

《續修四庫全書》編纂委員會編

續修四庫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一二四・子部・雜家類

- 畏齋薛先生緒言四卷〔明〕薛甲撰……………一
- 覺山先生緒言二卷〔明〕洪垣撰……………四三
- 涇林雜紀二卷〔明〕周復俊撰 涇林續紀二卷〔明〕周玄暉撰……………一〇九
- 虛舟集一卷〔明〕陳堯撰……………二一九
- 晝永編二卷〔明〕宋岳撰……………二三一
- 金鑿子四十四卷〔明〕陳絳撰……………三〇三

一一二四

住之歸者由聖人教之有道也易簡如象山庶幾自得之矣但其頓悟直截之學與溪造以道者大不相侔則晦翁之功其可少乎晦翁之學溪造以道者也學者不由晦翁之功而遽希自得之效鮮有不墮于空虛者晦翁溪為此懼故寧自任其短而不欲使學者妄意象山之長其所謂兩短所謂兩長學者默而會之微意蓋可識矣乃若文義之間未免有誤則晦翁之短城不能無愚于緒言中畧已見其一二但在執方之士持而循之有可據守比于說妙談空者不為甚害况善學者果能力到功溪超然自得則雖博約忠恕亦為渡河之後登岸無所庸矣况訓詁乎此又不得因枝葉而病本根矣

隆慶戊辰十月丙子朔畏齋薛甲述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一

緒言上

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形得其和則象無失度

生生之謂易何體之有陰陽不測之謂神何方之有精神附氣謂之物若思慮間雜心常不歸腔子裏此變也游魂也

告子以義在外面但事事要合他把這義驅使那氣去做如襲取然故曰襲孟子說義是天付的原在心裏只消收斂此心氣自會生故曰集告子看義與氣做兩件孟子是一件

集義與慎獨一般工夫自其條理分明而言謂之義自己所獨知而言謂之獨集者收斂操存此心使此理凝聚即戒懼慎獨也都是心上工夫不在外面說生者氣從心生理聚則氣聚如太極動靜而陰陽氣生本非二物亦不假人為也此精一博約之功千古道學之原一差千差若說事事求合便是義外了其說與致知而欲窮盡天下之物之說同

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曰賊夫人之子此是成就子羔處子路曰有人民焉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子曰是故惡夫佞者此是成就子路處蓋學貴心悟不尚口給子羔是箇潛心默識理會道理底人夫子常曰困如愚柴也愚與顏子並稱此等資稟正好讀書領悟大

其所養故夫子不欲遽使使仕子路是箇聰明才辨言
下解悟底人如日子之迂也末之也已都不沉思所以
他平日聽教讀書都如此他說何必讀書亦是實說亦
是他病處他所以不能入室夫子所以惡之者正以是
故曰惡夫佞者正是對病之藥欲其聽言讀書更須默
識而心求之以爲受教之地而子路終不悟也其後一
人行事徃徃皆驗崩輒之亂夫子曰柴也其來由也其
死柴便曉得不當死又如成人不爲兄衰聞子羔至途
爲衰他只躬行而化都無事子路道千乘之國便有許
多勞擾此正二人平日用功效驗處亦爲善讀書不善
讀書之驗也然世人讀書有幾般禪解頓悟底人不屑
讀聰明才辨底人易於讀粘皮帶骨底人讀猶不讀惟
潛心內會者善讀亦不可不讀學者各因病而自藥則
可矣
人心至靈無停運時若見道不明者聞言便神馳去故
子不語怪力亂神
日用百爲皆是顯諸仁然事事有箇理在其中用藏在
裏了又是顯仁之本
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統是一理之顯然一卦具一
卦之理一爻具一爻之理用已藏在道止如此而已無
思也無爲也鼓萬物不與聖人同憂也謂之易謂之乾
坤謂之占謂之事謂之神却是同處見出

通變之謂事若泥故常不得謂之事然通變須是心神
若心下滯礙安能通變故繼之以陰陽不測之謂神
尋常於制度字義考究妍磨極費精神糜歲月學得成
時反之吾身都無干預此正玩物喪志聖人只說學而時
習之時習是自得於心手舞足蹈而不自知非習熟之
謂也如此方有悅意不爲玩物
去傲心則恭去褊心則寬去僞心則信去怠心則敏去
吝心則惠故謂之仁仁人心也此告子張求仁於心也
主忠信則此心皆義乃能變動不居運行無滯
察言而觀色察已之言觀已之色如言思忠貌思恭色
思溫之類若待徵色發聲則已晚矣
夏子游子張事夫子者多如此聽教之多如此一旦
沒聖人便沒倚靠便欲事有若求趨向可見學者能以
心悟聖人則越千古可以得真傳若只在口語氣象上
彷彿則雖如三子親炙之深亦無依傍卒于影響無定
見而况煨燼糟粕云乎
隄潰蟻孔氣洩針芒學者于義利界限不可放過分毫
也
自吾人言軋本成象只是坤不效法有一善端便被私
欲錮了
同味同嗜同聽此只借言氣性之同以明心之有同耳
若論耳目口鼻之同更有不食易牙之食而甘蔬食不

悅乎都之姣而悅糟糠不聽師曠之聲而聽天籟者在氣性不足以盡之乃所謂心之同然也

未知時靠把捉既知時更不東靠西靠只靠心收斂精神自作主宰都不閑用

聖門學者多用心於外靠聖人言語此是他病痛處故

夫子常欲無言以啓學者之自悟所謂助我者蓋此等

病痛已次每問一番添得聖人一番言語他無心得惟

是顏子於聖人之言不去言上理會只於心上求句句

是他心得而于夫子之言未嘗有添故曰非助我者蓋

因是以喜顏子又以傲羣弟子也

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顏子

直是善燉煉此心聞言只從已心上理會既得於心自

動諸身譬之有根便有苗也

孟子告君不禁他臺池鳥獸只辨他一念公私所謂格

君心之非大人之事也

顏子得預聞四代禮樂可與權矣

富貴而憂榮華貧賤而憂卑辱此皆氣自張弛吾心未

常有着落處也吾身安得有結果處乎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斷絕一種私意惡習然後磨礱浸

潤可以求益

孔子小魯小天下不在魯與天下之中却因登東山泰

山也

象山云天亦有善有惡此說誤矣夫者理而已矣安得有惡若指災祥失正為惡却是氣也

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述有不合心却合周公只于合

處求不干迹上強合此真善法古者王介甫不知此意

故敗壞

今世言學問之大者不過讀書然讀書者豈惟記誦而

已乎將以致知集義求放心也致知集義求放心非所

以尊德性乎發育峻極之盛苟不於三千三百求之則

茫茫浩浩何處下手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也然道問

學而若朱子之成則尊德性在其中矣但其為教也既

尊德性又道問學未免岐而二之此則未免失之煩且

支耳蓋尊德性而離道問學則德性無所持循其失也

流于空虛道問學而非以尊德性則學問無所主宰其

失也流于口耳今並列其功而使下學之士從事其間

則德性未必能尊而學問之煩多者先已分散其精神

遑遑乎無所之惟有取便于口耳之習以成其矜眩之

私而已此固流弊之失也至若陸子簡易之說可不為

孔門之嫡傳乎然其與朱子並生一時而覺悟其煩故

其為學未免有矯枉過直之失夫矯枉而不得其中則

理有未窮學問有未道而德性有未專此所以議論之

間尤未免於尚氣之失也然今之尊尚陸子者亦不過

如耳之習耳非真有見於陸子也嗚呼朱陸二先生千

古道學之傳也朱子去兩短合兩長之說亦千古不夾之斷案也明于此者道其可望乎

非爾所及泊心之功未至也

子貢將文章看做一樣性與天道看做一樣此說誤矣性與天道不出文章之中子貢不於心悟只于言求欲問一等幽深玄遠之說故謂之不可得而聞不知聖人無行不與在在皆性與天道之發也然不獨子貢如此說當時門人皆然故曰子罕言性與仁

雖硜硜小人尚有些基趾不似今之從政者蕩無着落聖人以此教子貢正欲他少存得些子也勝是那務外虛張的人寧為此勿為彼也

隨人 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便在我有箇斷制不隨人

下學而上達則工夫出于耳目聞見之外無聲無臭上通于天

器夫則堯舜功業不留器小則簞食豆羹之恩溢于頰

回 靜者心之本體也孟子四十不動復其心之本體而已

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打着他病痛處果然驚惶天何言哉便付以藥使子貢肯服痼疾可愈惜終不悟

心在我則我為君物為民心不在我則我反為民物皆

君矣故以貴下賤然後大得民

知為知不知為不知心上如此分明纔是知也

人心不簡易如何知得險阻

無為其所不為無欲其所不欲打得過此莫非義理聖人以神用賢人以義用衆人以形用神用無方義用有體形用則靡然下矣

無暴其氣須集義待其自肯

不須靠聖賢却須靠我聖賢只提携得我須自悟

升堂是勇於從道之效入室須反已致思能入室則權在我

吾心與世事相為輕重吾心有太山之重則世界有浮雲之輕

穎考叔悟莊公勝子房招四皓考叔本于良心子房未免失之術

天德王道須從裏面做出子路雖識見正大而根本空踈故夫子告之以敬收斂近裏來乃白如斯而已正見他空踈忽畧未入於室處

子路慍見外面事變尚打得動內無本也故曰知德者鮮

非才無以應事然才不可獨用專用則陵物故雖有武仲之知必文之以禮樂乃可為成人子路不明比義是以不得其死

以不得其死

有六言亦有六蔽仁知信勇剛直專于言語上求不得若專求之於言則理非心有泥而不通斯有蔽矣故聖人啓子路以好學子路平日亦豈全然不知學者爲其專于言語上求故也然好學而不在言語之間則聖門所謂學者可知夫子所以啓子路者深矣

萌芽我固有不美鄧林枝天生吾身豈徒飢食渴飲如鳥獸然將以發揮道理也如此則吾身當從道理轉運不當從物欲轉運然道理豈是外物只在吾心則吾心乃轉運此身之機軸也嘗省其機張弛由之嘗固其軸關開由之則物欲不能移矣

小人備滯于知識言語之間者也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蓋夫婦之愚可以與知與能者道在邇而求諸遠何也

萬物皆備于我矣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目得之也所惡于智者爲其鑿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過此以往未之或知也

器爲物用不器者用物

分我所有不能掩人所有不可

懇譜不行明于己者也

喜折屐齒則知矯情鎮物之非真大小一也

履夷如險乃能履險如夷

心無町畦身有輿衛

告人主與自爲須從身上起念不可於法度上求人能弘道故當求道于人非道弘人不可求人于道

恬然無事則彼我俱省力

人無二心心無二道三代相傳不能易此心此道故損益可知後世去三代既遠損益不存而此心此道在也

故百世可知也不求之心與道而專求之法度則雖身履三代之世其損益亦不可知矣

文王之無憂舜之無爲一也

四時行百物生只示人處便是我心悟處無非教也

聖人無所不知只是此心神化無方後世耻一事不却

都康記著

謂之一夫言本心既絕莫與同也

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利其利人人自足俱不在我

心惺則氣不昏心定則習不作

一毫着意即非從心

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自是心上打不過處便自道是堯而已矣在爲之而已

羔羊之大夫循職守分而無媚嫉于進之心故能委蛇自得如此

二南之化婦人女子不過勤締絡親蘋藻思君子孝父

母仁衆妾守禮度皆後人所能行而世人望之若憂乎
不可及何哉彼自身而形之而此則無其本故也
甘棠思召公至于弗敢伐弗敢拜安有聲色笑貌之可
持循自有結乎其心者

置兎武夫使在後世律以明經射策之科必不能與新
進少年比肩然當時公侯所用以爲于城腹心者蓋在
此則夫先王之所以取人與斯人之所以爲可取者固
自有在而無假于外矣

齊近東夷晉隣西戎秦近北狄地險要而民勇尚敦朴
若陳衛鄭皆居中國其地饒易無四夷之儆民習于安
逸有暇而爲不善故變風所載淫佚怠惰之風皆出于
陳鄭衛而秦晉齊則無有焉固教化之不足亦風氣使
然也

幽風作于有天下之日故一之日二之日用周正朔非
先公時已用此紀候也

嗜慾深者其天機淺試之立見
顯不可見而日觀顯反觀也佛家觀世音之說義亦如
此

博學于文學者覺也一處覺他處不覺不可謂之博惟
精之精致知之致主善之主皆然
以生爲樂可得而死也以利爲樂可得而害也以貴爲
樂可得而賤也以富爲樂可得而貧也惟淡然而無樂則

莫得而死而害而賤而貧是常生常利常貴與富也
精則微精則一精則誠精則明精則密精則粹精則通
一精而內外之道合矣

陰陽之氣相爲勝負陽道勝則親陽陰道勝則親陰故
亡國多祀與國親民

人情好高務勝故老氏以卑下教人以妄爲真故釋氏
以苦空教人對病之藥也

以能加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能下人未有不得人者也
德行天行不厲言說

造化之神動于氣至誠之神妙于心
心無愧怍則神無怨恫

才以集事道以保身
無厭數則神常存神常存則不愧屋漏

緝熙卽所以敬止
知止而後有定其定實實有此理戒生定其定虛虛空
無住而已此儒釋之分

有此身則具此理聖人用功只是窮盡此理故博文以
約此禮惟精以一此理致知以至物之理理既立則身

自聽命而此理亦有賴籍扶持以運用于天下所謂配
義與道得以成其裁成輔相之功者亦賴此氣也若釋

老之說則不然以爲吾患者此身也去身則無患矣
故以身爲苦專務去之謂之根塵空幻如欲去聲色塵

則捐妻子斷香味塵則禁血食斷意觸塵則遺世事其強取捷求雖足以立一切之行而禁隔太甚道理不行人情不堪反以滋亂所利者小而所害者多矣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良其止止其所也是以不獲其身行不庭不見其人無咎也舍知性而言盡心舍良背而言不獲其身者妄也

精生氣氣生神是集義所生者義精則氣神老氏之言精氣而已矣

報不稱施怨之招也是以君子不處厚施循道而行以理而得爾矣矣

屯下一陽繼乾坤之後此天地之心人之極也

天下殊途而同歸一教而百慮無思慮則一理自相感應難以思慮只從思慮無感應矣無思慮者純乎天有

思慮者雜以人

口蹙嘯而風生可見人氣與天地之氣相感應

由精而一則為執中離精而語執中是執一也

只一刻不戒慎便開思雜慮牽引而來此時事至面前

莫知措置便手忙脚亂全無道理便是天地不位萬物不育

立已則能役物已不立則役于物

集如聚集之集不令道理放散之謂勿忘勿助乃集之法

復於獨知所以為不達

學問以窮理自修以去私恟慄以檢內威儀以檢外聖賢致知工夫多少完備

心中牽惹着纖毫事便天地憤亂變化不出

夷之隘惠之不恭佛者西方之教如何由得然不謂之

聖不得亦如春夏秋冬之氣隨時而發一定不得然不謂之天不得

謂之天不得

三代而下聖人之學破碎不完釋氏遺格物以言致知

儒者遺致知而言格物其為不知本一也

後世之學講得似行得似只心不是

人心精義便神少有些查滓便滯礙不神

感為一應為萬殊應復為感則萬殊亦一矣斯理也可

容雜乎

易不論成敗只論義理義理當然雖敗亦成

使桀紂而作聖其工夫甚易天資過人故也

論人者苟先橫好惡于中而夾于外論之是非則沒世

不能得其真矣

天作人國只是多生賢才故曰思皇多士生此王國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文王即天也

毋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天即文王也

江山岷山一溪流耳所以能達于海而成江者以其會

集眾水而通之也豈獨任一流之力哉是故人不可以

不學

仲尼生周則憲章文武矣生于夏商則憲章禹湯矣設生秦漢之世獨不憲章秦漢乎蓋風氣推移道化變易雖聖人有不得而知者要在祖述堯舜之心不失則隨寓而可故自用自專生今反古者災及其身

有堯舜之心則隨時憲章莫非中道否則不入于波靡必入于膠泥矣

五禮不彰五刑弗廢聖人之賞罰寓于春秋而已知我者以此罪我者以此春秋與命討同功矣

古有國學有太學無大學大學之說猶大觀大知大禮大樂不着于法之云爾

學至知止則中有定理矣中有定理則何思何慮其靜也貫動靜而常然不為沉空守寂故定而后能靜以靜為靜者遇動則亂若由定得靜則物理在我心常泰然無強制無助長自然不動于物而心安故曰靜而后能安安則有感必通中無凝滯故曰安而后能慮天下之理未有得于感通之妙而不能會其極者也故曰慮而后能德

物物有箇本末事事有箇終始只是不知先後之序便着于迹知先後之序便近於道着于迹者學之小近于道者學之大

身與天下國家皆物也格致修齊治平皆事也如平天

下者必先治其國則為近道苟徒恃法制之末即非道也致知者以至乎物理為極致即為近道苟徒記誦玩索倚乎物以為致空虛寂滅離乎物以求致即非道也其餘即此可以類推

道學者啓吾之明擇善之功也自修者去吾之累固執之功也然擇善在固執上見則啓明去累不是二事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聖人全得此理事來時理自應不是事事學之以待其來也

三年無改誠孝之心純也三年無改則終身無改矣逸其心而后可以勞心逸其力而后可以勞力

內有是德則于物必有油然而不容已之意故在明明德

及在親民然民物之中莫不有天然自有之中而不可易者在不止于是亦未得為明其明德也故又在止于至善

六藝可言學而德行不可言學性有之也精一便是執中惟精惟一雖未見諸事然中已在我矣故曰允執厥中

不知本末事事要去做知本末識終始一了百當

秦與六國同為變詐而秦不亡者變詐施于人而六國既亡天下之人皆秦人矣而變詐不休是以此自施也

已之亡也不亦宜乎程子曰知至意便誠若有知而不誠者皆知未至耳故

人能知至則誠正修齊治平之功已了豈有不誠者耶
夫婦所知所能而聖人有所不知不能知能之良不可
以聰明睿知求也

傳堯舜之心則可以憲章百王矣脩四時之理則可以
下襲四方矣

對書冊即對聖賢不必親承

君子之於道也覺則聚不覺則散故學以聚之大本立
矣問以辨之不過以證此理之同而已寬居仁行乃自
然之効非強致也

人心清明則光明繼續而不絕故曰維清緝熙

仁之中有義大德小德之謂也

滋蘭九畹樹蕙百畝將欲獻之君也既而萎絕蕪穢進
不得以致之君則退而修諸己由是飲蘭露餐落英製

芰衣蘘荷裳蓋衣服飲食無一時一息而不于此也
道率性者也故外有是道則其中必有油然而容已之

意內外相因不可須臾離者也若內無此意而外有此
道乃矯強襲取之為私意人欲之發不得謂之道故修

道不于道而于性也

朱均之惡不減桀紂而能保國傳家澤流千載者堯舜
處之有道也故曰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其唯聖人

人之精神堯舜與桀紂同但用處差耳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君子多乎哉不多也以予為多學
而識之者歟非也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
知之次也然則聖人之學聖人之知亦可見矣而後世
以多為學欲盡知天下之物者何也

地氣入南則融而為朱砂流磺之類陽之極也

知崇者無染累禮卑者不空踈

盡生理謂之生乃知不盡生理即死矣

人之良知良能須不學不慮如惡惡臭好好色如保赤
子如孩提之童知愛親長乃為無自欺而可達之天下

不然終是學養子而后嫁見君子而後厭然之類孟子
不取五伯而取齊王愛牛一念意蓋如此

乾初乃地之下上乃天之上天上不可處故過五即當
復于潛元必有悔

德業可極時與位不可極故乾三無咎而上有悔

互卦乃中古卜筮所用中古時非有文王周公繫辭故
旁推求通沿至春秋時多用此乃術數之學也文王周

公之辭正以發揮爻象正理以破術數之學今觀象者
豈得復取互體乎

天地之氣纒入秋冬則鷹隼擊豺獺祭隕霜殺救振風
脫木與夫樵蘇漁獵傷夷斬伐之慘相尋于地上此即

坤陰過中而能戰于野之證也

大始如大禮大樂之謂

見此之謂仁知此之謂知百姓日用而不知也故君子之道鮮

動則有變三百六十四爻皆有變于動見之若卦中所言往來上下乃就本爻言陰陽相與所以成卦之義耳非謂此卦自彼卦來也

易有意像有事像有象像不可執一

陰陽合德而後剛柔有體故曰萬物資始資生

清和任各用則偏兼用則全

東漢之亡也英賢駢首就戮而不逞之人羣聚于朝當

是時紀綱雖存已無把持之者矣然則是廢也各器雖

存已無羽翼之者矣然則是孤立也彼奸雄之睥睨竊

窺者安得不蕩然無忌而萌竊取之心哉

毋以事物割而神

何事獨貴古古人良者傳

能無求雖處人間可也不能無求雖離人間不可也予

不見夫鷹鷂乎摩霄凌空而卒不免于網罟者有求于

人間故也

海水鹹而海魚淡生意內足故也生意足者不受于外

况生理足乎

松柏之生其皮歲剝故千年而參天凡大于中者未有

不脫于外者也若堆積纏綿以外為大唯枯株耳

羣鳥見颯而鳴見鷗鷺亦鳴其鳴同其所以鳴異

聖王不作處士放恣則楊朱墨翟之言盈天下故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

一陽初動天地之復也感而遂通聖人之復也善端之

不容泯吾八之復也雖惡極必復于善雖亂極必復于

治惟其必有復此所以見天地之心也

木之生意不存則雨露之所潤腐爛其木者也心之生

意不存則詩書六藝之所陳腐爛其心者也

心之知覺處即是生意

吾儒之學即富貴而忘富貴即生死而忘生死釋氏之

學乃離富貴而忘富貴離生死而忘生死此所以異也

咸有變通之義所以能變通者以其有恒在也故曰貞

吉恒者一定之理所以能一定者以其有成在也故曰

利有攸往

耳目與心為一物猶萌芽與枝幹為一物也人之學問

要從心上通到耳目上去猶灌溉草木者須從根上透

到枝幹上去若世人不知只囿于耳目不能通其理于

心是心與耳目隔絕為二猶灌溉草木者不能浸灌到

根裏面去如何透得出來

長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二

緒言中

河圖洛書者數也方圓之體不同而同一數猶布之經緯不同而同出于一機也八卦九章者理也八九之用不同而同一理猶入身之表裏不同而同出于一氣也河圖虛五與十而不用故曰虛其中洛書總皇極而為九故曰總其實然卦雖止于八而太極之理流行乎其間是以不用為用也則亦可以為九矣皇極以前後八疇為用而九不見其為用是用而未嘗用也則亦八而已矣此經緯表裏之說也

古之聖人體天法地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後之人窮數以得象即象以悟理

陽生于東北而極于西南陰生于西南而極于東北蓋陽之生數在東北而成數在西南老陽位北而成數之九則極于西也少陽位東而成數之七則極于南也故曰陽生于東北而極于西南也陰之生數在西南而成數在東北老陰位西而成數之六則極于北也少陰位南而成數之八則極于東也故曰陰生于西南而極于東北也

陽主進陰主退七進而為九少陽進而為老陽也故老陽之數饒于少陽也八退而為六少陰退而為老陰也故老陰之數乏于少陰也

西北二老互藏其宅東南二少互藏其宅九居于四之外是老陽藏于老陰之宅也八居于三之外是少陰藏于少陽之宅也七居于二之外是少陽藏于少陰之宅六居于一之外是老陰藏于老陽之宅也

坤震之間藏一復為冬至乾巽之間藏一始為夏至凡數生則成成則變

有思有慮人也無思無慮天也有思復于無思有慮復於無慮人之所以求至於天也

通微者人復天之功也極靜之謂微不以一毫私意間之謂之通通微者靜之極也靜極而動則無所不通矣乾之專直坤之翕聚人之通復其理一也

天惟靜也故金木水火之氣升而為日月星辰地惟靜也故水火金木之精積而為水土石人惟靜也故仁義禮智之德發而為貌言視聽之用

聖人觀象繫辭亦是一定法如后世六神占課一般本是易曉孔子十傳發揮已甚明白只為后人不曾細心觀玩反看得難了大槩一卦之中必有卦象則天地山澤雷風水火是也必有卦德則健順動入陷麗止說是也或用後天卦象則乾父坤母長男中男少男長女中女少女是也居必有正不正則陽居陽陰居陰當位為正居不當位為不正爻必有應不應應必有正不正正必有中不中與夫剛柔之往來上下凡此數義便是文

王周公占卦法每卦中皆有之占者既得其卦亦可以前數者旁推求通則雖無文王周公之辭亦自通得假如占得屯卦以卦象言是震雷坎雨以卦德言是震動坎險以位言惟初二四五爲正以應言亦惟初二四五爲應即此數者推之便知得動而遇險爲屯難之象其卦是屯又陽動于下而坎險在上爲陽動險中有亨屯之義六爻之中初與四正應而交爲以陽下陰有以貴下賤之義二與五應雖正而不交二有中正之道而五非達權通變之君不足以用之三與上處動極險極而居皆不正有陰柔不正而冒進犯險之象此四爻皆非亨屯之道則惟初爻可以亨屯故以道言初爲人心所歸利干建侯以時言初爲六四所應必須大臣進之于五乃可以往如此看去象甚分明當初文王周公繫此卦之辭亦只如此更無別法此孔子所以發三聖之旨者觀一卦而他卦可知也

先人浮休先生通易詩書三經詩以授兄布書以授甲惟易無傳曰此無言之書不可傳也甲於是始知心悟之學

聖人之心如明鏡物至影生影去不留

用物精多則爲厲用道精多則爲聖

太陽雖高明矣然一指障目則太陽不能顯其光人心雖廣大矣苟一私蔽心則萬理不能復其體

吾儒之學即氣質之性而求天命之性也異端之學離氣質之性而求天命之性也孔子從心所欲不踰矩則人心就是道心氣質之性就是天命之性所謂以堯舜之心爲心也顏子克己則心與耳目口鼻還是二物還要把心去照管耳目口鼻及其克之而又則亦與心爲一矣

吾人之學只可言克己便未可說成己如耳目口鼻所謂己也然必先克去了私己的己纔復得一箇人己公共的己便是成己矣

文成而麟至乃孔子之禎祥而春秋之妖孽也

桀紂能亡三代之禮樂而不能毀人心之中和

精神不用則愚血氣不運則滯

論語一書中庸之見于微言者也孟子一書中庸之見諸行事者也

匡章之庶尾生之信微生畝之固直躬之直當作一事看蓋君子之學求諸心如其出于心也則行雖不必同而不害其爲道一介不與一介不取固廉也而食尤之食居于陵之居亦廉也久要不忘固信也孔子背蒲人之盟亦信也作春秋以明是非之公固直也而父子相隱亦直也如其不根于心則廉不免于避兄信不免于傷生直不免于背父就使做的都是好事亦不免爲一偏之行而不能克其類矣是以君子寧記誦之不廣而

不可離吾之良知寧使吾詞章之不富而不可離吾之良能只就良知良能上做去則雖記誦之不廣詞章之不富而不害其為道是故告而娶與不告而娶不必皆同而同謂之孝南面而臣與桐宮之放不必皆同而同謂之忠蓋知其心之無二故也此君子之學所以必求諸心而戒謹慎獨之功所以不可已也

大學在小學上見離了小學更無處尋大學未發之中在已發之和上見離了已發之和更無處尋未發之中以至大德寓于小德之中大雅寓于小雅之中皆此意也

人謂楊氏為絕物墨氏為徇物非也蓋楊墨之為我兼

愛與俗儒之訓詁皆謂之絕物何謂絕物以其不求諸心心與事物之理相絕也若徇物則衆人之徇欲而忘返者爾

人有知覺怎能無思人有才能怎能無為惟聖人則有思而實無思也有為而實無為也有思有為者其應事之迹也無思無為者思以理為以理也

內卦所以立體外卦所以致用內卦是寂然不動外卦是感而遂通一為天德一為王道

聖人之無所不學以崇德也吾人之無所不學以增累也

正君格論不能動王公大人而一言可以動赤子犧牲

玉帛神明不享而一念之誠天心為之格誠與不誠所致也

人皆以老氏將欲取之必固與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為狙詐之術此未知老子者蓋老氏當周末文勝之時而能矯然超于聲色貨利之外其為人要非庸下者其所謂取予翕張亦猶大易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龍蛇之蟄以藏身之意耳故下文遂繼之曰天之道其猶張弓乎可以想見其意矣孰謂老子作經以垂訓而乃以智術欺天下耶自知之謂知自行之謂仁自勝之謂勇舍此則自暴自棄而已矣

一三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之數所以成河洛之圖書太極陰陽之理虛太極而為八總太極而為九所以成八卦九章之妙用河洛之形異而數同八九之用異而理一此所以為經緯言同一機軸所成也此所以為表裏言同一氣脉相通也

聖人由理以知數自本而之末也康節由數以知理緣末而得本也故程子弗之學

無妄之得失亦隨焉無妄之福禍亦至焉

中庸論天命之性本離氣質而言及論中和却就喜怒哀樂上見喜怒哀樂氣也天命之性不雜于氣而亦不離于氣者也可見中和位育只是眼前事離此而談空

說妙則非矣

人謂先王之法度自秦而壞秦只爲廢了先王法度所以不旋踵而亡此拘儒之說也蓋秦之失不在這上只爲性上斬斷了所以有此就是變井田爲阡陌變封建爲郡縣這也難道說他不是蓋道者與時俱變如古者席地而坐到今時豈可拘定此禮就使先王生于今亦必然用今之卓椅以秦法度有先王精一之心布在裏面即先王之法也以今日之法度存得過關雖麟趾之意便與堯舜三代一般儒者不達乃曰不井田不封建不足以法三代之治而必欲講求周官之法度亦可謂不知本矣

器以日用故不敝水以日流故不竭精神以日運故不窮

問尊德性道問學從來分作兩截事先生只作一事說其欲以端莊靜一爲尊德性講學問難處爲道問學如何先生曰此章子思正爲後世學術分心與事爲二故合而言之以明德性問學非有兩事尊德性要在道問學上見道問學正所以尊德性也如以講學問難爲道問學則學是學個怎麼問是問個怎麼只爲心有未明故從事于問學是問學無非爲心而設則道問學即所以尊德性矣如以端莊靜一無與于問學則端莊靜一終不然是稿木死灰一念之發未免着于事上着于事

處便是道問學矣若必以德性問學判然爲二物則方其尊德性時倘有一事感于前則將舍其尊德性之心而從事于問學乎抑將尊德性之心而去道問學乎如舍其尊德性之心而去道問學則尊德性之心又將焉往乎蓋學也者覺也不必讀書纔謂之學凡動靜坐立莫非學也問不必有疑難問于人纔謂之問凡與人交接一言莫非問也但要心在裏面照管則爲尊德性不由于心則謂之口耳德性問學果二乎哉

三代以上諸儒專理會上一截其失也猶得爲老莊釋迦雖一偏小說皆可觀三代以下諸儒專理會下一截其失也流而爲訓詁詞章雖造詣極致不過董馬韓歐而已

能言距楊墨只是他心上打不過處這便是聖賢同歸處故曰聖人之徒

格字有訓至者格于文祖不格姦有苗格之格是也有訓感者格于皇天祖考來格之格是也有訓正者格君心之格是也惟致知在格物格字實兼三義致知者窮致吾知之理然知無形致與不致須在格物上見蓋物理具在吾心吾心與物理本相爲流通觸着便應感着便通我這裏動念他那裏就曉得自然感動只怕我不能致未有知致而物不感動者故要驗吾知至須是感動得物物歸于正纔是我的意到這物上而吾之良知

再無不盡如瞽瞍底樣是物格齊盡事親之道是致知這所在聞見假借之知一毫使不去故陽明先生斷然以為致良知如此纔是體用一原而于正字感字至字無所不通明此義者謂之正物亦可謂之至物亦可不必于字上執泥也

窮理者窮極其理之謂此心之理本自完全只為被私欲障蔽故欲反躬自治窮究其所以障蔽之故觸目做心只是這箇工夫纔有纖毫念頭差處便覺便改直要到此心明白全然無一念不是處這理纔窮得盡謂之精一謂之博約謂之一貫盡心致知無二說也理窮則盡性至命在其中矣

致知至於感物物格而吾無不致之知則此意此心此身純是天理作用故發之于意謂之誠發之于心謂之正形之於身謂之修這是千了百當的工夫聖賢所以節節如此說者欲人知致之後意之誠是如此心之正身之修是如此使人于此自考耳故意誠條內說許多學問自修恂慄威儀正是格致工夫更不須別說鬼神之所以不可揜天地之所以生物不測至聖之所以達天德皆不外乎誠故大學工夫意誠盡之矣誠之功致知格物擇善固執盡之矣誠則明誠則形便與聖人同歸寧復有不正之心不修之身乎若說意誠之外還有正心修身之功是天地聖人猶有所未至也而

可乎

王龍池問佛法云李天王托塔何理也予曰此存乎其人耳人若肯做則如孟子當大任而不動心若不肯做則折枝舉毛亦是難事豈特托塔而已哉

人若要學問長須從火坑裏乘涼舞雪咏歸只瞞得自己

輦馱陋巷顏子所以鍊其身也非禮勿視聽言動顏子所以鍊其心也身鍊則物不得而困之心鍊則物不得而動之故能無入不得凡耐不得勞苦隨物轉移之人終不足以入道

所貴乎聖人者為其能行人之所不能行也諸侯之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而伯夷棄國父命當遵而孤竹君之命叔齊違之君子道合則從不合則去而柳下三黜不去男女有辨而納夜奔之女忠君不二事而伊尹去來湯桀至于五就人臣無將而放太甲于桐君子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法言不敢言而虞仲文身放言此等事若使常人為之罪不可勝誅矣而群聖以此稱聖者以其達權通變行人所不能行也夫子叙逸民而折衷于已孟子叙清任和而折衷于時中正所謂是則同之意人不可得而知者凡觀聖人之言行而不得其心不得其意徒泥其迹求之是乃以小人之心而度君子之腹也

靜坐不是靜人若要靜須于鬧市中尋

無所不悅之人方承當得無行不與之教

欺是自欺不是他人欺我罪不得人罪我而已慊是自

慊不是他人慊我由不得人由我而已這所在責人知

不得只我自知故君子必慎其獨

人知妄行之足以殺身而不知忘念之足以殺神也知

干戈之盜之宜防而不知衽席之盜之尤宜防也

保身不如保神養外不如養內

形藏心藏神衆人用其形賢人用其心聖人用其神

愈外則愈淺愈內則愈深耳目見聞非學也

不思則罔思則得之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思

之不通鬼神將通之矣不思而得思之極也故學問貴

思

得道之人終日言未嘗有言終日不言未嘗無言以此

告顏子則不違以此告子貢則駭矣況餘人乎

成功以才而保身以德相須乃成若淮陰侯之爲臣唐

莊宗之爲君皆才足以取天下而德不足以保其身者

是以君子貴德

明理則胸中有箇主宰自不隨人亦不同人或曰易非

欺曰易之隨隨于理也同人亦同于理也惟理是隨不

害其爲隨惟理是回不害其爲同

天下無不弊之法亦無不可抹之弊患在無抹弊之人

耳

鳥之飛者可以一目得之不可以一目致之故求才不

可不廣

學者齊于內不必齊于外何謂齊于內如儉素存心則

自奉有常聲色貨利之私不得而入之矣勤厲存心則

起居有常晏安昏怠之氣不得而入之矣此之謂齊于

內何謂不必齊于外飲食之類苟可以飽則蔬食可也

何必珍羞服用之類苟可以安則朴陋可也何必靡麗

大凡天地間百物止有此數你多享一分人便缺了一

分自身多享一分子孫便缺了一分此虧盈常理人須

要惜福不要用盡了古人說留餘不盡之福以遺子

孫此最是至論人非聖賢凡事只是過當了些安得有

餘有志之士常以此自省可也

天地間福祿你若不存些勤苦惕厲的心聚他不來你

若不做些濟人利物的事消他不去

大山大水之地出大知慧之人小山小水之地出小知

慧之人卜宅者知之

學者怕世俗憎惡一念此最不是能消磨善根只要看

所憎惡于我者何如若憎惡得是便須自責反而從之

若憎惡得不是雖舉天下非之亦所不顧如此方能獨

立不懼遯世無悶

萬物皆自無而有無其根也能無者謂之歸根無意必

固我歸根之學也有若無若之一言尤隔影響顏子所

未至聖人

心死身存

天地間有形皆妄惟此心為實

草木皆兵或以為神助非也符堅意滿志荒神不守舍

故見聞皆妄也易曰睽孤見豕負塗堅之謂矣

學者有得于中則觸目皆文不然雖逼真古人只是蹈

襲

訓詁詞章之學佛氏之所謂化城也借以安身終非究

竟

莊定山其聖門之狂者與胡康齊其聖門之狷者與陽

明白沙幾乎中行矣

有資稟重厚而見理不明者在他分上不失為好人其

實却甚害事如宰我謂三年可期司馬公謂操取天下

于盜非取之于漢室他只在體面上看覺得禮樂功業

少不得若反在心地上看如何過得蓋心地大則萬物

皆小所以舜禹有天下而不與也

人須奈何得自家便人奈何他不得中人之資氣質未

定耳欲聲目欲色身欲安佚好人奉承惡聞做策譬如

鴻毛投之以火便焚物物都奈何得他智者處此只要

自覺纔覺得便收回覺惰便勤覺肆便敬此是對病之

藥奈何自家的方法嘗依此做世間人更奈何他不得

人漏鬼侵船漏水入

或問棖也然長得剛日子不見炭乎煙盡則堅矣消融

氣質則德性渾全亦猶是也

唐人之詩精深近理無如東野退之為之低頭而東坡

比之秋虫號此其所以不逮韓也東坡之文惟禪理透

徹蓋以其才發之于理故足以悅心其他雖工終是淺

老氏以氣言道不知道乃形而上者釋氏以虛空言性

不知性乃虛而實者諸子紛紛之論要不出此

聖人以心祭不以物祭以心觀不以目觀禘是天子之

祭既灌之後羣公皆諸侯必不敢享天子之祭是虛位

也主祭者又非天子是虛文也虛位無神虛文無誠無

十當于心中者故不欲觀與魯謂於山不似林放意同

楊墨是索隱行怪的人子莫是遵道而行的人聖門所

謂有恒狷者子莫可以當之故曰魯之賢人也

薛西原魏莊遠皆正人若論學術則去精一遠在西原

論禪往往援儒以釋之其解老子亦然不知彼之精詣

處已在吾儒範圍中若吾道明安用彼說彼之所說却

是乘吾道不明處寓言以示意如人有疾用偏方之藥

來攻疾去則藥無所用不可遂執為定方安用強附于

吾儒也至于莊遠則全守訓詁以自束縛他攻釋老全

在末節上攻如焚衣鉢之類不知彼已說過衣止不傳

棄之無用矣然其持正則有過人處

白沙陽明只與人提得大綱不曾細細與學者分疏所以學者必湏自去探求始得不然意見影響未免有偏吾于世間玩好如名畫寶玉之類非不知其可玩然而不以留心者不欲以有限之精神而供此無益之用也至如淫泆怪誕小說尤不可觀蓋心未定者聞言便神馳去故子不語怪力亂神意蓋如此亂謂荒迷亂常之事非叛亂也

朱子與象山論學云今日湏是去兩短合兩長此非大賢功深力到不能為此言蓋朱子課程最密只為源頭差了些所以費了許多功夫晚年方悟到合一處象山見處雖到然終是少了朱子一段工夫故從之遊者意

見雖高而持循處少往往失之虛玄又不知如學朱子者有着落也說食那能飽粘皮亦未僊湏從湯火覓方得返清澗以心學以心問不事口耳這便是尊德性的問學

或問宰予晝寢先儒以為晏安氣勝如何曰宰予非燕安者觀其習于禮樂不以親喪廢愛人心切至欲從之于井此豈無所用其心者只因他學不求心而從事于外則儀文度數乃是累心之物甚至過用其思心神不堪是以困倦今世學未聞道過用其心者大率類此若知道之人將有終夜不寢坐以待旦者而况于晝乎學易最不易人自云五十以學易此是知命之境此

時學易則居之而安玩之而樂纔可以無大過蓋六籍皆以言教惟易以象告言傳不得故性命與仁子所罕言若詩書執禮則不必限年矣先儒疑五十字是卒字若卒則是有盡時易理豈有窮盡時也聖人學之至韋編三絕繫象繫爻又為之文言為之繫辭說卦序卦雜卦以發明象義只是說不盡聖壽止七十二若更有進亦必更有發明敢自謂卒學乎

八卦以象告若何而告之亦若何而見之爻象以情言若何而言之亦若何而聽之觀象之法其可知矣

人若奈何得自家方纔奈何得人如目不奪于色則天下之色真能奪之是奈何得目乃能奈何得色也耳不

奪于聲則天下之聲真能奪之是奈何得耳乃能奈何得聲也推之百體莫不皆然然奈何自家有道如耳目之類亦曰內視返聽使嘗聽命于心而已

佛家說觀世音三字最好世上音聲不以耳聽而以目觀者觀之以心也

學者學晦翁之學湏透得象山門戶則晦菴學問方有受用處然不從事於晦菴之學欲逕從象山門戶而入亦有未易能者蓋聖賢立教雖云中才皆可與能然必使之歷盡艱辛備嘗憤悱期於自得乃為牢固故以子貢之類不輕授以一貫之道其餘則四教雅言問仁問知隨其材質多其條貫有終身不得聞而亦不以告者

然造就來亦自成得箇好人蓋材質限定有非聖賢所能強者聖賢只得如此今人只見白沙陽明二先生之言明白痛快傾心慕之便自謂一蹴可到不知白沙從吳聘君遊若干年歸而靜坐又若干年與陽明之居夷處困其所經歷其所備嘗者多矣此皆從晦菴學問透入象山門戶者也某少習舉業嘗是朱而非陸既又經世故畧知頭腦則又是陸而非朱今而自知皆非也聖門若無雅言四教只靠着一貫四勿則法堂前草深一丈矣故學問須自求自得靠不得聖人言語若自得之後雅言四教亦是一貫晦翁象山之學豈有異哉人須閑時不閑則忙時不忙此無他只是操心熟古之名將終日欽欽如對大敵此閑而不閑也至臨陣則意氣安閑如不欲戰此忙而不忙也凡做人須如此若閑時懶散忙時如何收拾得精神起來故多壞記誦之學中年而精神已衰義理之學至老而精神益壯舜與蹠精神同也在所用之用之於物欲則為蹠而至干殺身用之于義理則為舜而至于受命故曰善與利之問從事於內則人欲皆天理從事於外則天理皆人欲三代之時廟祠之禮極詳凡獻俘飲至朝覲會同皆於廟行之下逮臣民喪葬祭祀之禮有終日行之而不厭

者雖天理當然亦所以達人誠敬之心使之不流於他也後世祀先之禮太簡小民誠敬之心無所寄托故釋老與淫祠之說得行乎其間蓋勢使之然不干彼則于此也

長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二

長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三

緒言下

陽明知行合一之說從精一博約一貫忠恕上體貼出來學者須從這上細心體玩方知行分不得精是此心精純無少夾雜只有這一箇道理在此應用故謂之一言精而一在其中矣博是此心無少遮蔽照管得到事至面前其理自形在我嘗有箇把柄不須窮索故謂之約言博而約在其中矣一則理通於人貫得去忠則理同於人推得去都是合一的分說不得所以言知而行在其中言行而知在其中兼言亦得單言亦得其餘致知格物主善協一明善誠身窮理盡性擇善固執與天尊德性道問學即此可以類推

人心者人之心屬於血氣而有知覺者也不是不好字面以其物交易誘故謂之危然其中自有一點微妙的道理主宰其間所以不至於危此道心即中也若操存之功至於精純更無私意夾雜只這一點道心用事此心纔自信得過便是允執其中若工夫不到精處終是有夾雜終是勉強信不過執不執只在毫釐之間其危如此

析之極其精而不亂便是合之盡其大而無餘大德就在小德之中小德盡處便是大德分不得先後說然後合之者非或曰然則先生所言言精而一在其中言博

而約在其中正與此合自然

省察即所以存養離了省察無處尋存養以存養屬靜省察屬動者非

學問思辯口耳假得博審慎明是心上工夫口耳假不得此四者擇善之事須在篤行處驗之若學問思辯而不能篤行擇善而不能固執乃所謂擇乎中庸不能暮月守也此陽明真知乃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之說所自來也

奇耦者陰陽之象奇耦交錯而成八卦氣運而理寓其中矣此天地之奧借羲皇之心發揮出來文王周公孔子也不敢有所增益楊子雲乃作玄以擬之不知天地間除却奇偶更有何物可比擬得真為不知而作者

刻核太甚則必有不肖之心乘之而莫知其然也自己不覺而人不能堪故禍發不測不可採藥

舜文武周之孝皆良知良能之感孚無所待于外者不可以迹求故曰大不可以迹拘故曰達

鄉愿害道最大孟子發揮孔子之論透徹骨髓非之無舉者言文飾得忒似至於無可非也刺之無刺者言渾身都是病痛至於無下砭處也其病疼在同流合汗自以為是蓋其論道不求諸心只徇世俗之見故其害如此

此闢然媚世他在人情上做工夫他說人情得處便是道故曰善斯可矣不知人情不同那箇狗得他所以子

貢說鄉人皆好夫子以爲未可鄉愿以媚世爲心以人
 情合處爲善則忠信廉潔只是慕其名襲其迹原非心
 得善不根心以似是爲真其蔽愈深則其執之也愈堅
 而善言不入去精一之功愈遠而堯舜之道不復可入
 矣其害道與告子楊墨子莫同而聖人獨惡之者以其
 近於人情易於漸染人易趨之故也大抵當世諸說皆
 聖人之支流餘裔聖人在心上發出便都不差他在外
 面求便都差如云生斯世爲斯世善斯可若以心求之
 心合處便是善則今人與古人何異何必慕古通天下
 爲一心無往不合何必踴躍涼涼果然說得是只是不
 合媚世這意思便不好了賊者竊也言無是德而竊之
 也聖人以色厲內荏爲穿窬意亦如此
 晦翁聰明不爲勝人只是當他這堅忍沉潛不過所以
 學者須要自立
 聖如大舜不能逆象之偽賢如子產見欺於校人吾人
 能必人之不我欺乎但盡此心勿使自欺而已
 石勒一見王衍曰此人吾不可以再見遽令殺之蓋再
 見則恐爲所動英雄之畧也清談之不可近如此
 六十歲以前人做帳六十歲以後天算帳
 理氣本是合一無義則氣便餒集義則氣便生所以養
 氣者必有事於集義提其綱也
 滄海雖大亦須仰藉百川涓涓之泉盈科而進却無所

仰藉也自得之學湏如此
 自得者從自己得不從口耳得口耳得來終不牢固惟
 是自得則居之而安如自己已有物奪他不得方纔自受
 用得故曰資澤逢源
 有動非學也不動而敬乃學也有言非問也不言而信
 乃問也敬以立動之本此尊德性之學也信以立言之
 本此尊德性之問也敬信之功無他戒慎不覩恐懼不
 聞而已
 說者理之暢所謂理義悅心也樂者氣之和所謂驩欣
 交通也
 居上而驕五伯之功勳也爲下而陪楊墨老釋之學術
 也
 先儒謂韓子不及致知爲無頭學問是以知爲頭意爲
 項也不知格致即誠意功夫言誠意而格致在其中矣
 意是念頭知之起處孝弟忠信吾之良知無所容其學
 慮者也良知之發自能感物如格心底豫之類若物有
 不格則是良知有未顯不得謂之致知此物格乃知至
 之驗而致知所以必在格物也
 誠即命成已即性成物即道道在性中和在中中知在
 仁中成物在成已之中小德在大德之中都是一事總
 是性中之理隨感而應攔遏不住的如齊王愛牛乞人
 不受嗔蹴此皆無所爲而爲若念念如此便是時措之

宜只為私欲潛滋如與兵結怨萬鍾之受之類便蔽了
真心時措不去所以君子要慎其獨知而必以誠之為
貴也誠之者慎獨也

小人之中庸為善之小人也

耳目即氣心即理理寓氣中心與耳目一也離耳目無
心泥耳目亦非心釋氏塞耳目以求明心是離之也俗
儒假耳目以求明心是泥之也岐心與耳目為二此是
義外之學告子之傳也凡天下異端之術雖為說不同
皆原于告子故孟子闢告子衛道之功最大

禮樂刑政只說得率性之道說不得修道之教修道之
教須從根原上說率性者聖人事也聖人順吾心之中

而為禮順吾心之和而為樂由此而為政為刑皆率性
之道也其教人也使人欲由吾之禮必復其心之中欲
由吾之樂必復其心之和復其善心以由吾之政去其
不善心以不犯吾之刑此之謂修道而所以復其心之
中和者則在慎其獨知而無假于外故曰戒慎不觀恐
懼不聞君子之所不可及者惟人之所不見也

存天理須着工夫戒慎不觀恐懼不聞于人之所不見
而戒慎恐懼之一毫私意念頭也着不得此之謂過人
欲即存天理之功也此所謂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言
存天理而過人欲在其中致中便是一致和非有一也
故曰允執厥中中即天理天理即道心存天理即是精

一以存道心道心嘗存天理不失則中道嘗在此是謂
允執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在聖人身上說得在常人身
上便說不得常人只好說慎獨之功戒慎工夫純一而
化不假操存乃可謂之中矣所謂自明誠也

君子中庸從精一之功傳來則安止逮中逮極協一
貫一善天命之性性善皆君子中庸也不求諸理而惟
制其氣不從事道心而從事人心則告子楊墨卿愿釋
老皆小人之反中庸也中庸一書專為小人反中庸疑

似亂真而作故上章既探其原而此下分作兩項一項
是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小人之所以反中庸也一項
是舜知淵仁子路之勇君子之中庸也君子着理說小
人着氣說

發育峻極此天命之性也三千三百此率性之道也尊
德性道問學此修道之教也

昔人以象教出西方非也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即
聖人之象教故曰易者象也凡象皆可教在人以心悟
之耳

金剛經以盡空諸有為極則即此欲空諸有之心便是
礙吾人不觀不聞之中豈容有此碍耶他只是制氣之
法與告子勿求諸氣一般自家說不去至謂空無所空

則空亦一相矣學者離却慎獨工夫更沒把柄慎獨則

理以事形寂由感顯諸有皆實理也安用空他又自增此一碍故精一之外皆異端

思是心通處學是心安處思到安處便是通如聖人處人倫事物無一不安于心這便是思之通處故曰文思曰思誠思在學上見也異端之學如釋氏之思極深只是不從性上起不得謂之學如棄王位捐妻子雖父言不聽此豈心之所安于此不安而安則其思有所不通未有不害于政事者故思而不學則殆釋氏是也學而不思與思而不學是一般病痛如告子楊墨勿求諸心却去學仁義總是冥行妄作此之謂學而不思同歸于異端而已矣

食色性也言見食而甘見色而悅是人之生性可見人之生性只有一箇仁愛而已不分可與不可那有義在其可甘不可甘可悅不可悅乃是緣物而生此之謂義故曰仁內義外始終義外之說也他不曉得仁義本同一原仁爲體義爲用仁爲一本義爲萬殊萬殊就在一本裏則義從仁出猶和從中出小德從大德出安可岐而二之也異端之不近理如此

孔子之時斯道大明如日月中天楊墨釋老皆無所容其說只有一箇鄉愿言言皆學聖人事事皆法聖人而聖人反惡之者爲其事事有箇套子如今學者書肆中買部講套看熟便可高談性命讀箇敬齋箴目去束縛

便可繩趨尺步竊道學之名至於心地暗昧與所言所行全無干涉此等人更看他不出易以動人易以惑衆所以聖人深惡之也故學道之人寧可小結裏做箇楊墨釋老不可謾心昧已做鄉愿一流人由于載而下觀之此害最大人多墮入其中而不自知然後知聖人之爲慮遠矣

禮奢寧儉喪易寧戚此言分明近老氏喪欲速貧死欲速朽此言分明近釋氏蓋聖人因周末文勝與有感于南宮敬叔之賄桓司馬之靡故爲此傷時之言非以立教也及其擊原壤之脛惡子桑伯子之簡與夫爲中都定喪制將之荆而鄭重其行大經大法依舊在學者但從事于心求其所安則可因聖人矯時之論而遂以爲經則不可故不見惡人聖人不說子路不是而有子谷曾子之言所以爲似夫子也

谷神無形而萬聲出焉玄牝無形而萬形生焉虛故也人能毋望此虛此不死之道吾儒戒懼慎獨之功亦惟毋望此虛而已然虛只是氣必有理寓其中存此理而氣自從之此吾儒之道吾儒更不說長生然長生之道要不出此釋老少此一段工夫只是禁制此氣所以流而爲異端此王伯義利之分毫釐千里乃在于此無所住而生心釋氏此言最好只是理氣上欠分析入頭處差所以流而爲異端無所住是中生其心是和本

是理上說釋氏却在氣上說如云不住色聲生心謂目不住色耳不住聲耳目是氣色聲是物氣不住物而能生心能應物豈不是好殊不思氣之所以住者私牽之也私牽于內則理不流行理是氣主氣無所生被物引將去就住了則住物者非氣之罪私之罪也今不究氣所以住之由由于已私箇所以去其私復其理以立氣之本而但求氣之不住以生其心不知這氣內被私引外被物牽都不由自己作主如何得不住氣既不能不住心從何處生來其所謂不住者乃是強制之功所謂生心者乃是意想之私似中而非中似和而非和名為近道而實害道矣聖賢深為此懼更不說效驗只說功

夫不徒曰中和而必曰致中和戒慎恐懼致之之功也致之之久已私不容而天理流行則不期中和而自然中和不期氣之無住而自然無住故曰先難後獲難者去私復理也獲者無住生心也釋氏不施其功而遽期其效不務勝私復禮致之之方而遽希中和與無住生心之驗此其無住者乃所以為住而生其心者乃是死其心似是而非矣所以然者皆由理氣上分析不明認氣為理認強制為功故也凡天下學術只有精一一途此外皆為異端皆為強制告子學術是箇異端大窟宅

楊墨釋老皆出于此

義理熟則生神機械熟則生怪

二氏只說得氣更不會說到理上其空其無皆指氣而言故曰告子之學

神天德化天道至誠能化天之道也至誠如神天之德也至誠則無思無為絕乎人矣無可比擬之者故曰其天如天

老子處世事極熟為其以靜為主也

五氣和則無所事藥藥也者所以輔五氣之偏也五性和則無所事釋老釋老也者所以輔五性之偏也予不得已已真心已不得能言距楊墨亦是真心不喪的人故曰聖人之徒

萬物皆氣變一理揖之則羣妄俱消故慎獨為要

聖人之見也內故物物皆心物即心也眾人之見也外故心心皆物心逐物也

韓子以愛為仁宜為義亦告子仁內義外之意

致廣大洵是盡精微極高明洵是道中庸盡精微者致廣大之功也道中庸者極高明之功也如天之廣大其氣須從地中出方能發育萬物學者有如天之崇之知則必有如地之卑之禮以充擴之此三千三百之文所以為發育峻極之具也如象山之見豈不廣大終欠文理密察一段工夫其徒楊敬仲遂至六經之言亦不肯信夫六經乃聖人所刪定于此不信則所謂廣大中庸者于何而致之哉故學者識得象山之學則晦翁工夫

更不可少但要自家有箇規柄不隨文逐義轉耳
朱砂雖良苟無真丹點化則不成黃金伏雌雖善抱苟
未受雄則其卵不化學者讀盡天下書而未有心得是
亦無丹之砂無雄之卵也安能變化得出以成天下之
事哉

古之學者信已今之學者信人

戒慎者防已私之萌恐懼者懼外誘之入廣成子云慎
汝內閉汝外意亦如此

陽明文字發揮得義理透至於規矩法度則韓歐亦不
可少陽明是義理正脉諸大家是文章精英但有緩急
先後之差耳故曰文莫猶人又曰無文不遠

七篇之書句句發揮中庸道理如南華內外篇句句從
道德經中流出學者私淑諸人須如此如孟子道性善
即天命之性也情可以為善即率性之道也擴充以盡
其才即修道之教也曰持志集義曰存心養性與夫求
放心養大體為擴充之功即戒懼慎獨為修道之功也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即未發之中有不忍人之心斯有
不忍人之政即已發之和而擴充四端以保四海即致
中和以成位育之效也歷叙群聖之統以至清任和凡
從心而發者皆為道一即君子之中庸也斥告子之外
義與夫楊氏之為我墨氏之兼愛子莫之執中仲子之
非庶鄉愿之賊德凡強制其氣者皆為義襲即小人之

反中庸也由事而反諸心則雖舜之不告湯武之放伐
伊尹之放君皆為達德莫非大德之敦化由心而達諸
事則凡好勇好色好貨之情皆為達道莫非小德之川
流他如由善信以至于聖神即由尚綱之心以極于無
聲無臭而不失赤子之心以為大人本良知良能而可
達之天下即君子之費隱造端夫婦以察乎天地者也
蓋力到功深則凡見之言行者雖未嘗一一斷與聖賢
合而自無不合此象山先生所謂六經皆我註脚者真
非虛語而中庸一書亦為七篇之註脚矣此之謂私淑
之學不然則如法言中說非不逼真聖言終與優孟之
學叔敖者何以異哉

有實理在方可以言虛動時得力方可以言靜二氏離
實而言虛離動而言靜此所行為偏枯之學

罪我者惟春秋此是人見不到反以為罪春秋以匹夫
擅天子之權比于舜之不告湯武之放伐伊尹之放君
這樣所在常人如何見得到此是泥經而不知權的人
不是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若亂賊之人刑誅赤
滅也不怕那怕空言其曰懼云者春秋之義明則誅意
誅心亂臣之情更無所逃故懼也

或問擬經如何曰天地間之有六經如物之有權衡規
矩方員輕重更難他不得隨你擬來擬去左右只是這
箇道理擬之無所加不擬亦不少安用枉費心力去摹

擬他且如六經之文不相倣效而同謂之經何故蓋聖賢道得于心隨意而發皆可以傳非有心爲之也所以說愚夫愚婦胸中自有全經正謂此也學者有得于道則擊壤之謠孺子之歌皆可以爲經不然則雖作玄續經法言中說皆爲戲玩之具耳知此意則經不必擬而亦無所事擬矣

詩亡了春秋就作只是要昭人心之公道蓋古之聖王施政天下無由而考已之得失故採詩以備雅樂之章因其美刺以自考此所以昭人心之公道也周室東遷天子失政號令不行于天下列國雖有詩各言列國之事與王朝無與不可以備雅樂故謂之詩亡然詩雖亡

而國風之詩其美刺本國之事是非之公固在故聖人因桓文之事與魯史之文而寓褒貶之義以作春秋使人心之公雖不得達于王朝而猶得以達于天下王者之政雖不得行于天下而猶得以通于天下後世之人之心則王室雖衰而所以正天子之權以維持世教者不以治亂興衰異者其義與詩均也故世治則王者採詩章以察治忽而公道明于上世亂則春秋明大義以正褒貶而公道明於下觀於周而繼周者可知觀于二百四十二年行事而千萬世之行事可知蓋人心之公不容一日泯則春秋之義不可一日而不明此孔子之作春秋所以爲繼道統之傳而功比于禹之抑洪水周

公之庸我狄也

子貢之學多而能識多學不妨徒識則不可古之多識將以畜德若徒識則反累心故夫子告以一貫使知畜德之要此與告曾子者不同曾子是力到功深學已到此地位故夫子以一貫授之而曾子亦遂領畧無疑及其答門人之問又只說忠恕是自己平生經歷工夫使學者持循之可至于一貫者授受處各有端緒此道統之傳所在也子貢聰明雖過人都用在耳目上去不曾

在心地上用功所以雖聞一貫之言而終不知所入若子貢之聰明能如顏子用之於內又非曾子所及矣然吾人只合學曾子若顏子亦未易學何者不如顏子之天資也或問晦翁工夫比曾子何如曰晦翁分明學曾子只是于文義上忒分疏使學者役精神于此且文義亦未免有誤處如以致知爲窮盡天下之物修道之教不說戒懼慎獨而說禮樂刑政又戒懼慎獨只是一事而分爲動靜兩功至使中和知行誠明之類都合不得又如集義是關義襲之非宜在心上說却欲事事求合于義此等處將使學者循之以求事心之功其將何所入哉故其被象山說破亦遂無可奈何至于晚年而悔則規矩已成學者循習已定不可改矣然其科條節目有可執守更少不得不似象山之漫無歸着學者但識得他誤處自計分曉而一循其科條節目以爲持循執

守之方至于力到工深則與曾子之所以教人者無少
違異而象山之見亦在其中矣此正去兩短合兩長之
見謂欲去己之短以合象山之長于以見晦翁之公心
有望于天下後世之人者爲不淺也夫道之所在無人
我無古今而世之人乃有仍訛踵誤每議及晦翁者輒
怒罵而指斥之是晦翁欲去己之短而吾反爲護其短
晦翁欲合人之長而吾反爲掩其長晦翁以曾子之學
望天下而吾反以子貢之學事晦翁事之以迹而不事
之以心是豈晦翁所安平吾之師晦翁以心不以迹九
原之下晦翁亦必以予爲啓予雖有罪我者吾無恤焉
訓詁俗學做成片段舉世趨之學者一時沒溺其中要
透得出亦甚難與陽明爭辨者皆當世知名之士如困
知錄之類明者觀之良可惜也故學道之人寧可踽踽
涼涼不可使一鄉皆稱愿人自以爲是又不可透入別
教流爲異端但只在本心上尋求久之自有惺悟處到
得惺悟時則訓詁俗學莫非妙理稗釋瓦礫皆爲至道
矣一念是丹訓詁亦藥
戒慎不覩恐懼不聞通聖凡而言便堯舜兢業萬幾亦
只是這箇但有安勉之分耳古人云如行獨梁不爲無
人不矜其容即此行獨梁之心聖與凡何以異也蓋吾
人之心原是如此其不能戒慎者人欲害之耳
公孫丑曰何不使彼爲可幾及而日孳孳意欲孟子真

指道妙得做箇見成聖賢何必日日去孳孳求也殊不知教有定法聖賢只說得與人若道妙在各人心上須待他自悟出來言傳不得如一貫卓爾若非顏曾自悟聖人如何傳得與他故吾人學顏曾只好從事忠恕博約便說不得卓爾一貫此愚見所以斷然以爲學象山者須煞用朱子工夫不然終是說食不飽口無益也豈惟吾儒雖異端亦然昔五祖將衣鉢傳惠能而使學佛者誦神秀之偈夫惠能既得上乘真傳何不使誦其偈而更使從學神秀蓋惠能之偈是心之本體神秀之偈是復其本體之功夫若功深力到自能悟入本體此五祖之意也異端却識此意而今世學者反不免爲公孫丑之見何哉
人之學是要學做人須就己身上體認不得膠泥訓詁之說且如孟子得統于堯舜全在養氣一章義即道心氣即人心義在氣中即道心在人心中心集義即惟精義集而氣自生理氣合一即惟一也知得此意則言集義不言養氣而養氣已在其中言養氣不言集義而集義已在其中如此做工夫方有依據且推之其他如致知格物致中致和存天理遏人欲與夫一貫博約忠恕尊德性道問學無一而非合一者蓋理氣原不可分此虞廷精一正傳如此類者靠書冊上尋求不得學者所以貴自得也

予少深惡陽明之學居京師日語及必詆之同年王君
在菴每爲予言予詆之益力在菴言之益詳既謫官又
以傳習錄爲贖亦不省也舟中無事忽自念我平日學
問原何不得力偶錄在案取閱之見其論象山欲于人
情事變上做工夫一條先生云除却人情事變則無事
矣因悟得平日專靠書本子上做事所以不得力從此
稍知理會心地既履任同僚皆吏員不覺有快快心即
自念此官須人做我既爲人何得厭此官遂與其人歡
然無間此後每遇不得意事輒自省自省輒自得方知
陽明學問是孔門嫡傳致良知是問學問大頭腦我若
不遇患難不自體認虛却朋友盛心杜却一生工夫矣

薛先生緒言

從此學問方能得力不枉着平日功夫大抵天玉成人
每于患難處爲多吾人患難處正是天玉成人處蓋當
自勉不可孤負他也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三終

畏齋薛先生緒言卷之四

好勇則氣能蔽理而仁智不得行齊王之問亦甚切不
知仁以宏其量知以研其幾則義理嘗伸而血氣之用
自得其當此乃勇之大者天理就在人欲中非有也
人要知得自家病痛最難如好貨色是不能行王政的
病根好勇尚氣是不能事大恤小的病根戰國之君能
知得自家病痛的絕少齊王却自知得故孟子謂其可
以爲善至如提着他愛牛一點良心却便戚戚此是致
王之機孟子格心的手段惜乎累重又一暴不勝十寒
所以不能成功所謂措之反覆則夜氣不足以存者此
也

薛先生緒言

百家異端只是一箇制氣之法故與世漠然無情彼若
知精一慎獨之旨則氣卽是理而彼棄君臣絕父子處
皆其心之所不安其說亦有所不行矣孟子闢楊墨以
爲甚於洪水猛獸蓋洪水猛獸是有形之禍有形之禍
害及人身其禍淺楊墨佛老是無形之禍無形之禍害
於人心其禍深故也

大畜五六虛中尚良之一陽以下畜羣健而不自用是
乃無所畜而無所不畜者故曰大

吾平生只是看得一箇大字真切如云大德小德大學
小學凡大字皆不着於迹凡小字皆着於迹六經皆然
知此義看書便蹊徑可尋

政竄大學經文又云為學次第此伊川之誤朱子仍而踵之者也

禪家到處正是不到處為其尋根不着

天地間只一箇理與氣吾儒循理者也異端制氣者也衆人任氣者也理氣合一循理則氣自順有禪於天地所以為裁成輔相若制而絕之則氣無所用天地之化亦有所不行矣故佛老之學害道最甚

耳目口鼻便是裁成輔相之具如目以辨色耳以辨聲聲色臭味都賴他調停方成世界只要聽命於心心得其理使耳目口鼻各循其職則聲色臭味自然順其理而不亂這都是我性分上事若如釋氏棄而絕之則天

地生物都無所用而吾耳目口鼻之用亦闕矣且所謂收視返聽者非不視不聽也視聽以理而吾無庸心焉是視而未嘗視聽而未嘗聽舜無為文王無憂之謂也故吾謂二氏知制氣而不知所以制尋源不着者也

聖人精一之言譬如日月日月一照則魍魎魍魎自無所逃精一一照則楊墨釋老自無所逃所以不能照者訓詁之學蔽之也然此理亦未嘗不在訓詁中學者但不能反求耳若時時反求而以訓詁之學証之則我嘗有主雖楊墨釋老亦吾求心之資而况訓詁乎

荆公學問禪家之阿難也有釋迦通之可以入道惜當時心學未明未有能通其蔽者問如何通之曰不學柳

下惠是善學柳下惠荆公只少此意

李白天資近道如海陽紫極宮感興詩云何處聞秋聲脩脩北窓竹迴薄萬古心攬之不盈掬靜坐觀衆妙浩然媚幽獨非心地潔淨者不能為此言惜為才所使不能俯而就爾

漢興去古未遠又民苦秦虐因而復古最易若上有湯武之君下有伊周之佐因而復之但如武王反商紂之政由舊而已柰何高祖不知學其下又皆隨世就功之臣止欲求可求成無遠大之慮斯民又幸湯火之脫而安於簡陋之習遂使帝王之治從此斬絕此世道升降一大機括良可惜也

所性之德溥博淵泉故時措皆宜若多學而識者雖多有限故億則屢中而已

學者須致身規矩中此是立禮功夫至成於樂處却須自得着力不得曾見有士夫以其矯僻之行辨博之學取信於人而防身檢束處有所不屑比其父也彼亦自以為是遂欲輕試天下事至於一跌不復此真浩衍之流也故聖門言仁須力量到這地位乃許其餘只在規矩中教誨他成他之德達他之才不輕放過一步所以皆能有所有成立若未至於化而妄希越分則是枉尺直尋迷復之凶而已

人心即天地也其為不善譬之昏霧霧霾至其本真固

自在也翳去則本真自復此乾坤之所以不亡人心之所以不泯也

有太伯仲雍之讓故可以成季歷之立若諸樊以下諸兄諸姪豈能偃然讓國如太伯仲雍者乎雖微季子之明且哲亦必逆知其不宜受而况賢如季子者顧不能及此哉且季歷不得遂其辭於太王而札得遂其辭於夢壽在夢壽無廢長之嫌而在札亦免越次之咎其受與不受與季歷各有所宜有不容於執一者則札更無可受之理而諸樊以下諸兄與姪其賢與不賢亦更非所論矣然則如何而可曰若諸樊以下諸兄能如太伯仲雍避而去之如是而札不受乃可以罪札耳

有關雎麟趾之意則必有周官之法度變化在心陳跡不足泥也

學者欲識周禮須理會周公爰辭見得聖人之心精微廣大無方無體之妙如此則所謂周禮者乃是順其理而為之因其時而措之他何嘗膠泥於夏商之迹吾人之心亦聖人之心苟得周公之心亦何必泥成周之迹乎蓋化裁雖存乎變然神明乃存乎其人心者神明之舍變通之源也善學周禮者求之吾心而已矣宇文荆舒何足法乎

周禮一書乃集合百司所掌而成周公但潤色之爾與後世集禮令典一般孔子云周監二代此指周禮而言

至郁郁乎文非聖人不能也

釋氏離人倫事物而思吾儒即人倫事物而思其思同其所以思異故曰不如學也以球一偏之弊學即人倫事物如周公終夜以思在燕三王處用心便不是徒思若後世記誦之學又泥於迹與周公之思不同蓋其學非古人之學則其思亦非古人之思矣似是而非不可不察

周禮一書以周公之才之美為之如日月之行天容光必照如江河之行地容潤必漑猶且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乃知聖人義理愈熟則心思愈不苟此與入太廟每事問意同後世學者論事無一不知然反之於心其實一無所知病正在此

周公之心見得道理精熟故其繫爰只就眼前事物上發明而吉凶消長之理便自了然雖愚夫愚婦可以與知以此心制禮作樂真舉而措之耳後儒知治不法三代為苟道而不知不得三代聖人之心雖欲不苟其可得乎

六德是心六行是行有是心必有是行以是心而達之行則身之所習自然與藝相安蓋心苟不失則物則相須非強之也今之教雖非古之教然學者果能操存此心則即藝便可悞入書是六藝之一悞入最易聖人刪述六經以書教人意正如此以此推之則九禮樂射御

與數九觸於身心孰非可憫入者而後世乃求書於文辭記誦之間則書亦一藝與德行不相干涉其他可知矣豈聖人刪述之本旨乎善乎文中子之言曰古之學者志道據德依仁而後藝可游也如此方不失聖人之意

聖人之言無一字不說心無一些功夫不在心上求知此意則學方有得

內無障則外亦無障如影響然不治其內無益也

周禮與易象相表裏不是癡心做得人心之理至周易與周禮發揮盡矣此非周公不能故皆係之固

記誦之學亦可以言致知只是感動不得物致知假得

格物假不得故致知在格物

聖人之法至成周而備綿延至八百年者聖教維持之力也以秦之暴焚詩書坑學士必欲禁而絕之至以棄市加偶語詩書之人赤族加以古非今之士然先王遺俗入人之深終不能使其殄滅陳涉起義孔子之後至抱樂器歸之漢興欲制禮魯兩生不肯行漢滅項獨魯不肯下猶聞絃歌之聲使當時君相稍能知是則續服反政易於反掌何也因人心之樂從不必易耳目而為之也奈何一踵秦舊至孝武時始開挾書之禁六經始傳於世則秦之惡俗已深古道不可復回而當時諸儒稍知古道之當復者不過以訓詁為專門口耳為名家

二帝三皇精微之蘊所以深入人心者不復講矣沿至晉魏以及於唐復流而為詩賦則去道愈遠學愈無根并訓詁而失之迨至有宋周程諸儒始尋蹊徑表而出之而一時學者相沿舊說終未能脫訓詁之習朱子功夫雖密而於學庸問答之間拘泥亦多未能使學者超然於言語文字之外以神遊唐虞周孔之間也我朝白沙陽明就人本心探良知以示人可謂至明且切復還淳古矣而今之學者尤未能因所已明而益明所未明至使良知之說仍落訓詁口語相仍而無實得嗚呼二代聖人之法秦之絕之如彼其難宜後之復之甚易而更千百年以來終未有能復之者則漢氏君臣因循之責豈得而逃哉學者其尚不以已知為已足而因以益

求所未知不以良知之說為出於二先生而自求吾之所謂良知者則口耳不得而膠之訓詁不得而困之其遊於周孔之庭也有日矣

中世學者之趨佛者訓詁之學驅之也

治家如治軍三軍須恩以結之然必令行而後恩可施家人亦須恩以結之然必法立而後恩可久不然壞

移民移粟杯水與薪之仁也

凡有精氣之物皆能為怪人者怪之魁也

實上說空空始實無中尋有有還無無邪思靜無欲也無妄動動無欲也是謂主靜

小器者有形之器囿於形者也其受有限大器者無形之器不囿於形者也其受無窮

人有江海之器有溝澮之器有斗筲之器江海雖大亦器也惟君子不器器以形言不器以德言舜禹有天下而不與更說是何等器不得

后稷教民稼穡至公劉太王遂以農事興周契教民以人倫而孔子傳教萬世故曰君子為可繼成功則天聖賢直是取必得

集義所生堯舜精一之傳也義襲而取五伯假借之功也

六藝即小學六行即明明德親民六德即止至善德行在六藝中明德親民止至善即在小學之中小學大學非兩事也

物與理不相礙故曰游器即道也君有道則祝史無愧辭神降之福矣不道則矯誣之辭神所怨憫祝降時喪矣

告子之義從外來不從心出假之之學也

凡義根於心者雖小亦大襲於外者雖大亦小父子兄弟之愛根於心者也義之大也不受齊國之廉襲於外者也義之小也

精則氣隨理羸則理隨氣志氣交相動之說也以為無耶則如有所立以為有耶則從之末由此顏子

所以為見道也

學者任道非剛不立曾子子思孟子皆剛以任道者人心之私一有偏重則雖殺身而有所不顧聲色貨利皆然是以君子貴自省也

學須要識箇真真知真行分不得真動真靜亦分不得真動真靜者無時非動無時非靜不着境界

五伯猶知假借仁義楊墨釋老則直充塞之而已九合一匡堯舜之功也但其心非堯舜之心耳

五十而慕即孩提知愛敬之心舜但勿失之耳故曰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

以人治人者以人性治人情也忠即中也恕即和也子

臣弟友之道即庸也皆所以脩其道也而教在其中矣

訟九四云不克訟復即命渝安貞吉如陶侃之守臣節庶幾復即命者然每思折真之祥則安貞之道有未盡不能無失矣

吾人之情合於正即是理不着意即是時中即是聖人所以齊王好勇好貨之情皆可進於王道而愛牛一念無所庸心是即神化之妙也

高宗之學從師遯野可謂勤矣如何終罔顯蓋學問須從心地上做功夫纔這道理源源而來以馴至罔覺不然聞見雖多只是建事而已安能得心地光明故曰人求多聞時惟建事說破罔顯之由而後以遜志時敏告

之遜志時敏心學也古先聖王皆從此入故又以學於古訓告之以堅其信心然高宗恭默思道亦已自悟舊學之非其望說亦只說輔德沃心遜志更不說向外面來所以說之言方得入大抵下學之道世上功夫也須經歷一過然後悟入方為自得高宗之謂也

聖人之道成物乃所以成已湯之心直欲化桀為明君方為能盡臣道故使尹五就之欲化葛伯為孝子方為能盡友道故使遺之牛羊及二人終不可化天命誅之則又從而伐之蓋遇變而通理當然也聖人知奉天而已何庸心哉

學問之道收斂愈密則外面愈小而裏面愈大古之聖

人如竊如愚無名無為而心地則與天地同大日月同

明所謂闇然日章者也

心造日休休處即祥也視履考祥考此而已

泰之九三是否泰之交須變而通之如堯舜傳賢湯武放伐不是聖人做不得所謂勿恤其孚於食有福者德

盛之人只看做尋常事勿恤其孚是他內無疑慮于食

有福是他外無窒礙此神化絕塵之事若艱貞無咎只了得自己一身如許由善卷龍龐比于自靖而已

以死為安則囚與去不得而移其志矣以去為安則奴

與死不得而易其操矣故曰殷有三仁又曰好仁者無以尚之

若以釋老之學治天下必至大亂人消物盡而後已

賜不受命而貨殖命謂天命吾性之中無所不有此天

之所命於我者人若能反求諸心順而受之則萬理燦

然虛明之中自能應物不假外求賜不反求而以其聰

明多識於外然聞見有限終不足以泛應如商賈積貨

以待沽有則能應之無則不能應也故雖屢中只是億

此正與顏子相反聖門聰明顏子以下無如子貢然顏

子學從心悟夫子以顏子之學望子貢屢舉以勵之如

曰回也庶乎屢空言回之近道以其屢空也空則無所

不應如谷神然賜之屢中以其貨殖也殖聚雖多安能

盡應以之求哉此學術內外之辨與孰愈之問意同

三代而下格心遜志之學亡人臣事君專以訓詁把持

耳目如何感動得他若要感動君心須用致良知之

不學則無術以善道淮陰博陸之動名而不能保終不

學故也若諸葛武侯則知學矣其不能成功者天奪其

年且劉禪之庸天欲亡漢故也

正心誠意功夫須從致良知來蓋良知既致則意自然

誠心自然正如人知鳥啄之毒自然不食那有假意豈

是不正之心後世儒者不求良知而以耳目之知為知

憑仗聞見以求正其心誠其意不知聞見雖多良知不

曾啟得心地依舊不好誠正之言如何得入宜人主之

厭聞也

吾儒之學有無合一離無於有者虛無寂滅之學也離有於無者訓詁詞章權謀術數之學也吾儒未嘗不言虛然其虛者虛而實也無者無而有也寂者寂而感滅者滅其私非絕物也釋老直絕之而已矣君臣父子夫婦之倫漠然無所動心尚可與語感通之故哉此離無於有之失也至於聖賢讀書多識非訓詁乎立言垂訓非詞章乎曰可與權曰嘉謀嘉猷曰仁術曰逆數非權謀術數乎然聖賢自心出之則無害而此則假借之其害大矣此其得失甚明而卒莫能復古之道者上以此為教下以此為學雖有知道之士無所庸其力也但不極終泰聖君賢相當必有出而主張之者存乎時焉爾矣

傳文難約禮不難禮是事物之理具於吾心者若吾心無一私之蔽照得事物之理無所不到則一事之來一理自應事事合他準則更不消泛濫窮索故曰約古昔聖人制三千三百之禮亦只是順吾心而出之不能於此理而有所增加也故吾人之學只是傳文文傳而所守自約矣如致中則自然和擇善自能固執之類子見南子欲往佛僧往公山弗擾凡三事子路皆不悅此雖分量有限不能測聖人之神化然吾人自處合是如此此所以為升堂他死衛轍之難蓋因見理不明不合任他既仕了只合死這所在學者不可輕看不然曾

子何故畏他却單管仲權衡之極審矣

擇善難固執不難擇中庸而不能暮月守只是不能擇善若擇得善自能固執如知呂獲陷穿必不蹈矣

釋氏亦伯術也五伯伯於外釋氏伯於內其失一也途入之心即聖人之心以途入之心為心而不以已與其間此即聖人之事

散財發粟以天下為養也歸馬放牛以天下為守也利孰大焉

學問須從心上轉心上轉得方纔入得若只在口語上般弄未有能入者

知至蕪誠正修而言明明德之事也物格蕪齊治平而言親民之事也

顏子見道卓爾只是不自畫

悅夫子之道而不求諸心則變通之妙從何而出盖力有限心無窮也

君子之儒無物非心小人之儒以心逐物

吾之學取信於心不膠故說心之所通雖適言曲說亦所深信心所不通雖前言往行有明驗者亦所不拘故深以孟子指摘齊王愛牛與見孺子入井而有怵惕之心可以行王道者為學問求心之明驗

依乎中庸者不得力導道不已操持純熟自能依乎中庸此神化之事非思勉所及此章書是三樣索隱行怪

者走差了路頭楊墨告子之流也導道而行者路頭端正只要不已其功久而化矣到依乎中庸便是聖人着意不得

中是神和是化戒懼是功夫功夫純熟則神化在其中矣聖人只說得下學事脩道之教盡於戒慎過此而上則中和矣非思勉所及也

聖賢言語各因其時如孟子告齊王則曰誅獨夫紂告公孫丑則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蓋惟聖人為能行權若在賢人身上論自應守分此魯男子之不可所以為可也

聖賢無他只是念念要人好更不棄一人於惡

韓子云性有三品若就氣質上論何止三品將千百其殊惟以善攝之則一而已此精一之論所以為至極而告子義外之說乃為異端之淵藪也

受命者順天所命也順天所命則事至理形自無不中而無億度之勞矣

且夫男子之生也將祈有益於世也若其無益則如勿生

百伎或有應驗然無幹回之術善乎程子之言曰今日

晴明日雨安用知之一言盡之矣君子但求自盡可也善為政者不催科而常賦完不威嚴而人心服身率之也

薛平還金盃於王武俊錢鏐遣吊祭於楊溥皆一時機智事體相同然二人亦自英傑非敵人所能加也

君人者摠攝英靈之主也摠攝天下之英靈以治天下之人而後天下之人可底於治而不亂然摠攝之要在

心心有公私而王伯分焉故此英靈者用之王而王用之伯而伯惟吾所用而已矣武任且奭而十人畢來紂任廉來而遁逃羣聚雖治世必有小人雖亂世必有君子人君可不慎所任哉

宋臣好處都是佛學佛成則六經之言不入緣佛是絕物之學非事理合一之學也故荆公用六經不達其理至於壞事

今日取士之法不必盡改但要復古本大學至如格致誠明知行動靜與夫精一博約中和一貫忠恕之類皆看做合一以此引進學者他自會尋求

莫莖生庭堯典不載白魚入舟周書不傳以此知聖人只盡常道餘非所知也

或日一至或月一至總是未純乎仁未可謂之仁必如顏子三月不違則純矣特尚有操存之功未至於

大學一書乃孔門教人命脉於此一差則孔門之學不明故今日之教復古本大學為要

人各照顧自家則禍福不能感矣無善而得福謂之禍不必妖孽也

書云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怨詈之言更無隱諱定是已身之所不可人情之所不堪於此敬德最為切身不惟可省已非又可以消人怒若含怒又不可忍忍於此而發於彼又涉好名不是聖人如何體貼到此成仁取義乃是性成若說知了去做決無此理此先知後行之說所以為悞人

畏天命者心明也大人全此天命者也聖言載此天命者也心明則觸處皆明矣

朝聞道夕死可矣若幼而不遜長而無述老而不死奚益則知彭祖之不如顏淵矣

正是理中者理之盡盡則時矣正則賢人可守時中非聖人不能也

物物有神人人有盡神處用意則失之

萬物本無無却在有上見無無則有不神故曰陰陽不測之謂神陰陽者有也不測者無也有無之問者神也神不容言學者在自得之自得則無在目前無有非無矣孟子曰人之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所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知能非有乎知能之良則神矣告子之學主於有老子之學主於無各主一偏失知能之良均為義外之說孟子闢告子而老子在其中矣或問老子專說心何為與告子並論曰氣與心為一物無物則心不顯氣外無心有外無無則禮樂聖知皆心之顯也而可

絕乎絕有言無無則無不根心無所附麗是亦一物與義外何異釋氏之棄君臣絕父子而說空說寂亦然詞賦之學非不美但使人專用心於此則枝葉盛而根本衰義理踈而精神散不可以入道道無得則適用難矣學詩一章是聖人教人讀書之法始於興觀羣怨以全其忠孝之真因而多識於物類之名由此觀之詩賦蓋草木鳥獸之類也以此取士豈聖人之法哉我朝以經術取士意為得之然而致良知之學不明古本大學不復而欲使人盡窮天下之物茫然無所措手是亦詞章之類耳必不可以驟變宜別添一條使人於常格外能自得之必有翻然而興者矣

吾身皆塵土也賴籍心靈攝此血肉聚而為人耳心靈一散無所統攝復歸於塵土矣凡物皆然以此知過求者非也

王莽字文以篡竊得志遂謂古道可假欲行周禮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二人之行周禮亦篡也昔周公監二代兼三王以作周禮一書亦示人以變通之道如孔子所云損益可知孟子所云潤澤云爾非謂其法必可行於後世也豈有夏商之法至周須變而成周之法獨不可變乎故善學周禮者在心不在迹在理不在事周公之心何心也况易之爻辭雖鄙俚之言皆通至道皆可以為經是豈膠滯麤迹者耶故得

其心則目前常事便是良法便是周禮不然雖如王
甫以博學堅行為之亦為世所惡况奔泰乎有伊尹之
志則可無則篡聖賢之言豈欺我哉

以尊德性為王則問學皆德性也無口耳之累矣以致
廣大為主則精微皆廣大也無空疎之失矣以極高明
為主則中庸皆高明也無執滯之患矣故為心之原厚
為禮之本此內外合一之學中庸一書之歸宿處也

天地主體聖人主用聖人有功於天地全在裁成輔相
上見老釋之教曰自然曰無為如其說是有生長而無
裁成也

人心至虛意必固我有一存焉則塞之矣故必盡空所
有而後可以御諸有絕四之謂也

人君所以任用賢能者此天地英靈必須上之人宜之
以成其用若上失道而不能則英靈伏於下而拯拔
無人其國危矣

人但知怒人輕侮而不求所以去侮之道則終身
惡臭之觸於鼻未嘗思慮其可惡而後惡之也好色之
觸於目未嘗思慮其可好而後好之也此之謂誠人之
好德而無思慮知識泰乎其間則誠矣是乃所謂如惡
惡臭好好色也

天下治亂無預吾身吾身治亂關預天下吾身治則天
下治矣吾身亂則天下亂矣推之一家一國皆然

異端之說非不可以動人只是說不透為其理上不明
故也

吾之血肉其生也與禽獸異以異焉其死也與糞壤異
以異焉其所以超然特出於禽獸糞壤之中而與太虛
同運者惟此精神心思而已精神之固者寒暑不能變
心思之通者利害不能窮此之謂壽

先儒稱韓子因文見道韓與歐皆因文見道者也從事
於文則心苦心苦則思精思精則理出然則道不在文
乃在心也吾之質萬不如古人然而麤有知者以拜稽
於義文周孔之文而得之然義文周孔亦豈能有加於
吾心哉特因文而故不由文而得也其精思反求還在

我今人觀書泥辭着句而不知反求精思則吾心之理
不出記誦雖多終為糟粕而已不得為存本之學

佛氏教人最忌粘詞着句盖詞句是一時應務之言如
烹飪雖佳取其當時適口過時則無所用所以罵佛訶
祖者謂之善學為其不為言語惑亂故也
上達者以理運用不着事物神化之妙也下達則心思
不透滯於物而已矣

成己之仁在成物之知上見成物之知本成己之仁上
來分不得故曰合內外之道知此則知中和動靜誠明
費隱擇執大德小德與夫精一一貫主善協一克復忠
恕皆為性之德合內外而言者矣

好治如神宗而明道不得行其志好學如理宗而象山不得伸其學則亦好畫龍而不好真龍者矣
孔子之取管仲爲其能存周公之法度也故曰微管仲吾其被法左衽言先王之法度不可廢也今西方之教削髮異服分明被髮左衽所以然者由孔孟之道不明也然則孔子所謂被髮左衽者豈必真夷狄哉聖人憂深慮遠蓋慮此也故曰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孟子之意亦猶是也夫三王之制皆聖人範圍曲成之遺迹如有用我執此以往有能存之以俟後聖則假而存之者不猶愈於廢而絕之哉故曰小雅盡廢四夷交侵言廢而絕之則其流必至於此清談始於魏而盛於晉則五胡亂華虛無長於唐而極於宋則金元入統此管仲之功所以爲大也
多學而識是外面尋進來一以貫之是裏面通出去不徑不竇之人未可與語微服過宋之事於此不學則半途而廢矣故曰賊夫人之子
井堂是遵道而行吾弗能已則入室矣
五伯是功利心仲尼之徒之心是孩提赤子之心原無功利故不道不是陋他黜他原無此心故也
人心滯於迹則爲小人不滯於迹則爲君子如禮義信蓋而稼圃在其中志道據德依仁而藝可游稼圃與六藝是事而禮義信與道德仁則超乎事之外不滯於迹

者也君子務其大而小者不必言矣孟子所言大體小體大人小人正是此意故均是事有大人之事小人之事均一儒有君子之儒小人之儒此只於心迹間辨之所謂毫釐之差者先儒釋小人往往指爲凶惡之人不知此等人稍有知識者所不道何足與君子對舉而互言哉學者知此意則其體驗身心之間精微微發有多少受益在古人所以貴切磋琢磨去了一層又一層雖毫忽頃刻不可放過正謂此也曾子論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只爲不能慎獨至見君子而厭然則爲善矣却又不可用用之則菑害並至何哉亦只是一箇着於迹以此知功夫不到膠滯於物便是小人不必凶惡也韓子云坐井觀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其所見小之也出得井則大矣君子出井者也小人坐井者也此喻小人最爲親切
天下之不治心源之不顯也心源之不顯學術之不明也學術不明則心源顯心源顯則人欲無所容而天理流行天下治矣
吾道至簡至易物物有理吾但順其理以處之不消襲取得要空也空不得此之謂自然不知告子與二氏何故增許多勞攘
經傳所載小人多指爲善之小人而言若爲惡之小人不須說如樊遲如子夏聖人皆以小人目之此豈爲惡

者乎

人家子弟不知耕不知蠶而但錦衣王食此天理之所必不容者也諺云升高者跌重一定之理

思必學如理得於心必見於行學必思如外面做的事都從心思發出來此是合一功夫不思不得謂之學不

學不得謂之思聖人知周萬物便道濟天下其理如此若思不學則行不去是謂徒思如釋氏沉空守寂遂至

棄居臣絕父子此徒思之弊至如告子楊墨學仁義都不求心襲取其似是者為之則又學而不思為徒學之

弊矣然二弊徒思為甚為其不染世紛易以惑人聖人逆知後世必有趨之者故曰不如學也此時釋氏雖未

興而防範之意已有在矣後之儒者看思與學依舊做兩樣各墮一偏無怪釋氏與訓詁之說並行而莫之統

宗也學問須是真心方信得憑杖聰明智慧做來的信不得

聰明智慧之人假借得來勉強得去其議論足以服人其行事足以取譽便自謂是了不知此是聰明智慧所

為不是真心發出還是自瞞自家未可信得於此不察便入於伯所謂慎獨慎此而已若說欺天罔人定是不

為聖賢功夫不說這樣故五功之功告子之學孟子不取而愛牛一念不受嗟蹴却又取之正是此意

斯世不可一日而無禮法聖人所以必欲存此法至有

取於五伯之功者正為人各有心存此法在以是心通

之王道不難復也以此觀之法者心之寓也其存其亡存乎人焉耳釋老必欲廢絕此法則心何所寓乎君臣

父子之倫禮樂法度之具皆此心之不容已者去法是去心也心可去乎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曰今居中

國去人倫無君子如之何其可然則荷黃白圭之流已為釋老之濫觴而孔孟之言其亦後世闢異端者之權

輿歟五伯之功似仁非仁而有害於仁故曰假告子之學似義而非義而有害於義故曰襲千萬世而下九治不根

心者皆五伯之功也九道不根心者皆告子之學也彌

縫補塞遏絕橫流使異端邪說不得以陷溺人心吾孟子之功大矣

心學最難才高固易入却又不專事於才聖門學者如顏子之才最高他何嘗用但專從事於心外面退然如

愚而其中則神明內悟才與心合故也子貢之才豈不如顏子只為他用之於外為多識之學不知心也者虛

明無物一無所着者也識愈多則心愈累去道愈遠如何入得他却又不知識之為累只說識得還少自以為

歎尚與顏子計較多少於聞見聞這樣人欲其屏聞見黜聰明以從事於屢空之地如舞竿之人屏去其竿更

動不得所以雖夫子屢發終說他不轉來心學之難明

如此夫以顏子之學子貢尚學不上况其他乎乃若曾子之才不如子貢雖與顏子見道有遲速却又入得何也為其專求於內功夫有可持循心學明故也以此知雖才高之人不從事心學入不得道若肯從事心學雖無才亦可入道觀於聖門槩可識矣千載而下明道之學似顏子伊川之學似曾子得明道之傳者象山也得伊川之傳者晦翁也學術趨向之極定於此矣

多識雖非究竟法然有所持循與談空說妙者不同若識而不已其功終當豁然貫通有悞入處但不如顏子之省力耳故子貢晚年悞入性與天道夫子亦遂以一貫告之此亦聖門一法夫子不謂其不是也後世訓詁之學分明是多識又不合將知行動靜誠明尊德性道問學分為二途使學者費力愈多然在高才用功日久自能透下學之士循而行之縱改不來亦不失為遵道而行之人况從此悟入則曾子之一貫亦可馴致決不入於老釋惑世誣民此去短合長之機要學者不可不審也



序

道在天下未始有敝也而任之者人人殊焉記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君子小人之中庸豈有異哉然一得之以時其中一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夫以恣其無忌憚之爲則亦不得爲中庸已矣孔子倡道洙泗蓋逾知後世之學有出於此者矣故綢繆于仁義禮樂之文諄復于孝弟忠信之行而未嘗輒及於道豈聖人不欲人之蚤有知乎晚宋諸儒不得夫子之意保殘守陋至於晦塞而不明自白沙子出知其摸放似而非真誦說多而迷始也直以自然爲宗乾坤載闢而日月重朗學者當事逸功倍

以直躋聖人之域而無難徐而察之乃有大謬不然者何歟覺山洪先生嚴事湛文簡公師弟所授受淵源於江門者遠矣逮攷其論著所爲追琢於念慮檢束於躬行者詳哉其言之也而於自然之宗則有未數數然者余竊疑之豈先生之學而有未至歟將別有說歟居久之覈於身心者日以詳驗之朋儕者日以廣於是乎霍然而寤始知先生之旨殆自有主謂而余窺先生者有未盡也聖人者有道有器守於器者階循等歷猶有所執而不踰蓋潛心者可錄是爲上達之階而不能者亦可以寡過乃道之未明而務擺落古人之形迹將蕩然無復可守之矩度而移遊茫昧反易

弘明浮誕情縱者之所托以余觀於世蓋往
泝山然矣然則語文章而略性道殆孔門之
成法先生豈將以是為閑先聖之道之具
而防學之者之末放也歟余夙講聞先生
之學於友人潘去華詳矣頃與先生孫君
詢謁遊始盡得其書而讀之雖知先生已晚
而猶可因其言為反躬自治之助乃序而
傳付之與有志者共焉庶世教賴之而孔氏
之遺意亦可以不墜也哉

黃汝清梓
甫出曆戊申夏日後學秣陵焦竑敬書



黃汝清梓

象山先生緒言卷一

婺源洪垣峻之甫

男允溫敬輯

語錄

學者每言無知知是此虛靈開天闢地生生不死底
物事窮神知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是到無聲臭無
可言處未至於此豈可便說無知恐不免於信心而
妄用耳

吾斯之未能信斯天理也一信時便是仕止久速無
不可體段無聲臭可言上視堯舜事業直是浮雲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黃汝清梓

過太虛耳豈徒在仕曾點脫然事功見大意恐未必
能知此謂之有堯舜氣象則似其於體段則遠也

孔子言敬言集義言精一博約皆是渾淪片段功夫
不是逐事逐時照管有時事者感應耳常寂常感

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不分體用皆於感應上見之體
則無可言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行之
即忠也

入理無可見惟於氣機默運時觀之如何曰天地間
一氣而已氣機外固無理然氣機未必即是天理

須豫有存養省察之功始得故孟子養氣在知言

三年之內親喪未除猶如父在然動必有尊蓋未離其爲子者耳故曰無改於父之道何遽便說到有父之非道可改而不改也

溫良恭儉讓不離本色無甚奇言異行以聳動人主而與聞國政可知當時諸侯猶以誠實相感故夫子不能忘情其終不足與有爲者退而寒之者多耳

文莫謂吾猶人也非博以約禮縱有文總是躬行君子則吾未之有得蓋文與禮一惟文王所以爲文躬行之文也

潤身豈止一身之潤中和位育明明德天下都在

乃若其情則可以爲善此情字是就繼之者善善字上來忽然之間真情發見卽繼之之意若施之事爲離幾已遠其情不可得而見矣故曰乍見孺子入井必有怵惕惻隱之心

五十而知天命功夫全在立與不感到天命時亦大段着力不得

或謂立是行上功夫否曰也須是本體之知上用功

既立矣富貴貧賤一切無所動念惑又何生日夫子

之不惑乃脫蒂入天命去處照察審幾猶惑也然則顏子有不善未嘗不知與孟子之不動心如何曰還是惑時故未免猶有持循審察處六十而耳順是學否曰也是學此自是夫子之學自驗自知大段知天命以後無甚階級愈用功愈無窮

學實覺也學以感應言思則通乎未感應言之故學而不思恐徇事而罔於外思而不學恐離事而殆於中惟心事知行合一爲無病仁者見之仁知者見之

知猶未免於罔罔與殆學與思俱着一見字不得人不知而不愠是亦樂否曰樂公而愠私憂大而愠小君子之性無損故不愠君子之性不可不盡故不樂總是一體感應

舜見象謂鬱陶思君遂曰予茲臣庶汝其于予治只此一轉非聖人不能舜未嘗動心更何用轉

知恕之體則所強卽恕之流行對反身而誠言謂之強耳恕無強也

平旦未與物接無好惡可見而何以曰與人相近曰

只是其氣清明無所好惡便是相近對禽獸而言之
故曰人

以其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是因流尋源功夫便從
源上下手一了百了

志在幾先功夫則於幾時原非起念

為仁由己與克伐怨欲不行有天機人為之別

告子勿求於氣是持志而志與氣二故曰志一則動

氣氣動即心動孟子之養氣是志至而氣與志一故

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氣安即心安蓋心志皆氣之所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一

四

萃故予嘗謂不動氣者是不動心之要訣也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似不

動心而實病心似物各付物而實外物所失在毫釐

間佛氏其變証也

億則屢中只為有所見故知非全知必信必果只為

有所守故行非通行此夫子所以有取於屢空也

小人以土為土君子以德為土故懷德所以求安宅

也小人以惠為惠君子以刑為惠故懷刑所以玉汝

於成也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許多喫緊功夫都在此章此章

以上則未易言此章以下則無難事

倚猶偏倚也交也參天兩地而倚數變動流行俱在

交處幾亦從交處得之故無窮

如有所立卓爾此心與天地流通如初入人家尚有

許多見處聖道而未之見上下與天地同流如久於

其家將遂與之俱忘矣

雖欲從之之從即從心所欲之從若云道體無從恐

博約竭才之初回固已知之矣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一

五

言顧行行顧言顧不在言行而在體認天理一顧俱

得

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非偽行也從違取予率不

本諸吾心而以世俗之所謂忠信廉潔者為從違取

予云耳若聖人直是論理義所在一家非之不顧一

國非之不顧

戒慎不覩不聞乃誠意功夫不落意處即致知格物

之謂非渾淪無入手者故下文以慎獨言之從天命

之性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始終只還一箇獨字

以天下讓之大者泰伯處之幾於無聲無臭夷齊之相遜猶有心在季札直是成就一遜字引遠自得而不復顧其後也故程子曰季札之才近伯夷亦夫子所謂忠清之意至於中權中清又不足以論之文武之事皆天命流行而以至德歸之文王何也順天以革命者武王也原天以造命者文王也以紂之惡爲紂之過者武王也以紂之惡爲已之過者文王也三分天下有其二紂無可絕之道文王小心翼翼以服事殷不敢自絕於天此其所以爲至德與使文王未卽死紂或可以無伐矣

覺山先生語錄

卷十

六

仁以爲已任須是真已方得天下歸仁蓋一任時天下國家具在無放閒休歇處故曰克己曰爲仁由己爲仁而能由己者鮮矣非乾學不知此也得力全在由已上學思皆所以致知也學而不思則無以達知行之體其失也罔襲於外曾子之初年隨事精察似也思而不學則無以盡知行之實其失也則又墮於虛見之中顏子之初年仰鑽瞻忽似也

禮樂射御名節功業皆有可着脚處惟聖人無所着脚故學無精麓無彼此以射御言之在黨人則爲博學在夫子所執言之卽爲道學夫子蓋欲人隨處皆知學也執御以成名而實無可成之名故可名便非道

君子求諸已小人求諸人非謂爲惡之小人也正謂事迹與君子同而心之趨向異耳幾之不可不慎如此若夫爲人爲利之病非但好名其不得已而應與潔身以自立者皆此類也少涉軀殼則人矣

覺山先生語錄

卷十

一

仲弓功夫視諸顏子想是間斷去處尚多故顏子直以勿功告之仲弓仍從敬上說來蓋顏子之勿從已仲弓之勿仍從人已見也

龍之剛在首無首何以成其爲龍曰無首是無起念掛一虛五虛十之意故曰乃見天則無剛可言

誠者自成也天命之性之謂合人物貫終始正是仁以自成處成物時措率性之道仁之用耳一檐担在誠之爲貴一句上

動心未有着落着落在忍性性字上

盡性無功夫功夫在盡心上

凡事豫則立豫是本體知天明善曰一日誠所謂達德也不在事上

從人欲上起念便踏危機凶機從天理上起念便踏

安機吉機吉機如登天凶機如墮壑一失腳不可復

止故曰驅而納諸罟獲陷穿之中而莫知避驅者欲

心自驅之耳豈有驅至罟獲陷穿而莫知避者惟於

機動之初或自以為細微可以僥倖無事故忽忽為

之遂至於不可止而不知害已在其中故智者只觀

理欲於毫芒而利害不與利害展轉則昏塞愈甚

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功夫總在微處斡旋不動

言而敬信乃所謂微也不賞不顯不怒篤恭即此微

功之造於極耳

命之流行有剛柔純駁而生生之本未嘗不在故剛

柔純駁可以言偏而不可以言惡聖人之於天道其

所不至則亦不免於偏而已故盡心知性知天

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總是一知流行克塞

到底道即君子之道也言夫子於君子之道自道之

而不以為能乃亦學不厭之意子貢至是蓋知學之

要而夫子發之三達德以體達道知要也

古人纔言學便是君子為己之學故人不知而不慍

不慍與樂皆從悅上來夫子之時朋來甚眾又何以

曰人莫我知蓋為己之學不論朋來與否亦自有人

不及知之者若求人知則與天違矣故曰知我其天

總只是一箇自知不怨不尤非言語可以語人者

先難如草木之屯須從生意奮發乃為仁體不然如

原憲之不行終身以為難矣不可謂之獲獲者得我

心之謂也

不知所以裁之使狂者知裁當如何用功曰使裁抑

之未必便是聖人觀好勇過我無所取裁還須是裁

審輕重長短以歸於中於分殊上功夫多狷者則又

於理一上多了其不能致知格物一也是故狂者之

量虛而欲實狷者之量實而欲虛知裁則虛實不足

言矣然則賜求由張諸子者於狂狷又將何歸乎嘗

見孝甫云仲尼之門五尺童子羞稱五伯多是歸諸

狂者一路然狂狷病痛覺少而其餘諸子沾帶頗多

多聞靠不得故闕疑其餘亦靠不得故慎言乃不落
聞見忠信篤敬之學

行之著是生機露習之察是生機精到神處

焉知來者之不如如今如今二字承可畏而言觀四十

五十無聞斯亦不足畏一句可見

勿忘勿助忘助俱無即戒慎不覩恐懼不聞二句別

名

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顏子不論有道

無道直是用行舍藏於時上識取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十一

一知便化恐終未化一知未化終成大化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未立未不惑時許大艱難是一大不化

既立既不惑時再無回頭是一大化不是知了又惑

惑了又知種子無增減火候有淺深得一轉即成一

轉

稱孝稱弟是志從修行故經經小人徐行後長是志

從窮理故可為堯舜

觀弟子入則孝云云日間再無閒放時亦無有成念

着脚時從此養之便是作聖胚胎

多聞靠不得故闕疑其餘亦靠不得故慎言乃不落
聞見忠信篤敬之學

見善如不及是見景修念君子好仁無以尚之是為

仁由已聖學用功雖同家數則異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遠慮即近功只在目前為所當

為遠莫遠於道德近莫近於利欲

一言足以盡道一隅足以盡三隅三隅之反如司馬

牛因詗言而究為仁之實是也故切問近思

憤是不自安排不自是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十一

子路之死可謂妖壽不二而不得至於道終於知性

知天上欠缺

憤是生意奮發處故樂

憤悱是學者事發憤非聖人不能蓋憤悱有起念發

憤無起念乾道也

豈可謂善人全無功夫其中亦自有一種用力持循

處但不可以入聖耳可欲之善感於念而未必由於

知不知則其善也猶之外至然安得謂之有諸已蓋

知者善人入室作聖之端也

欲明明德於天下幾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故學問全在志願是乾道

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洋洋如在原非虛境明道所謂中庸言誠即是神是也故齋戒以神明其德望道而未之見

其言也詎到得後便天地盈虛消息以時

受命二字最喫緊惟仁人為能受天之命惟孝子為能受親之命安可過求纔貨殖便作逆親道理非小故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七

狂直侗愿恇信與狂肆矜廉愚直俱是實病有証之病故可揀下此則入於有心之惡為轉變之症療之則不入矣

所欲有甚於生所惡有甚於死孟子亦是不得已指出良心與人使人知所自擇若是聖人處生處死直是見義無比擬

夫子子貢所惡俱自善中發來無德者不足惡賊德者為可惡無德者善根猶存賊德者心喪久矣故子貢所惡是子貢晚年進德實學

稱人惡下訕上再無反已可為善處真無禮果敢而空再無謙已可與進善處

大臣必行已志具臣隨事供職然一仕季氏恐便非有大臣之志

億則屢中是乃念慮精察動多中理若謂料事當成敗而不爽所言斯又子貢之餘事耳

諸子不能變化氣質豈但不好學不知學耳故好學夫子獨稱顏子子貢子路啓其端而不能竟蓋須真知得之故可與幾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七

識幾難知幾亦難故曰由知德者鮮矣六言非德六言不蔽而幾達焉乃德也

萬鍾不辨禮義是平地跌殺人乞人弗屑是風波中自在

志字從士從心可見志伸萬物之上古謂之尚故曰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居仁由義不分在位無位有事無事

孟子不動心在集義有事上告子不動心在不動心上纔見定便非有事纔仁內便義外故曰學以自然

爲宗

不得於言勿求於心不得於心勿求於氣總是不知
養氣之義不得勿求是欲學廓然而實私也歸之內
焉爾彼長我長彼白我白是欲學順應而實逆也成
之外焉爾是內便非外不得勿求便彼長彼白一病
也

道不分身在不在年老未老只管學問不管年故不
知老之將至純亦不已之心也

人既孝弟不必說犯上此象山論心體處人能孝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上

五

而又說犯上此賀克恭所謂功夫精密處少不循理

即是亂不亂不犯上所以爲仁也故驕泰以失之

知命耳順而未至不踰矩聖人猶自以爲已過故聖

人之學如天

仁以爲已任除却此更無別事故只此一路死而後

已

善人直是欲實心爲善有恒實心不掩其善惡君子

則知學直是能實心去惡而復其善今之爲善者終

是欲人道好連有恒亦不是又安得爲君子

狷者篤行而志未達狂者見達而行不掩行之不掩
乃清虛曠大之志自有所未可掩耳非以行之不逮
而言

好仁者無以尚之是乾道

不是以博文歸之約禮亦不是於博文後復求所謂
禮者約之蓋顏子既見得此頭腦直從禮上着力故
非禮勿視聽言動即文即禮與初學不同

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夫人之所同欲者衣食耳
其所同不欲者不可衣食者耳今不去其所不欲而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上

五

與之以同欲欲民之無盜也得乎已所不欲勿施於

人夫子之告季康子是亦以懲矩之學也老子曰不

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近之

子路之與朋友共是謹於行義一事之仁也顏子之

不伐不施是達於所性全體之仁也夫子之老安少

懷是性同乎天無方無所上下同流之仁也故學在

盡性不在盡事

一言足以盡天下之道兩端全體也執其兩端揚善

用中於民此乃聖人全體其善以盡道處何者善言

善行發堯所有也執其兩端以用中於民非聖人不能有也故愚夫愚婦與知與能在聖人則便為察乎天地不知不能

問知言養氣曰行有不慊於心則餒一句知養俱從此出知其言者知其心耳故曰生於其心言子之病全在於不知心故不知義不得於言勿求於心

敦厚以崇禮禮從厚出也禮卑如地故厚懲忿窒慾全在震下一陽之復

人處大運中無一時閒吉凶悔吝一息不曾停聖人

隨地恁他去看道理亦無停息

一日二日萬幾總是一幾渾然而萬幾自感惟幾性康俱從安汝止上一日二日萬幾俱從兢兢業業上故無叢勝之病

出於形氣謂人心出於義理謂道心然否曰出於形氣而得其正即是道心出於形氣而不得其正即是人欲有生之後謂之人心未生之初謂之道心道心蓋繼之善也

一覺便化不遠之復交持而勝是謂頻復

中庸之道是日用常行之道本顯無隱本常無怪言隱怪便知有述言中庸便知有不見知言吾弗為便知遵道而行言弗能已便知依乎中庸夫子之意總說歸依乎中庸一節為聖門正路遵則似與道為二行則於真體上有間故半途而廢廢非廢棄也為其學有着脚不肯進步耳若依中庸則無須臾可離無可歇脚故避世不見知而不悔其曰唯聖者能之與中庸不可能一也

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於克一善者德之

根一者善之體善無定在惟一是在隨時而體認之以歸於一至協於克一則無人已無聲無臭連所主之善亦俱到忘處無迹可尋

耕稼陶漁不見有善可取大舜何以得之曰無非日用也與知與能與不知不能只是一體譬之池中之魚此魚之水即江河之魚之水故禹有人已舜無人已禹有聞時有告時舜則無時不聞無時不告總在善與人同樂取諸人以為善一句

戒謹恐懼對小人無忌憚而言蓋人只有一箇心非

戒懼便是無忌憚過與不及之流也然病多在過
遂志務時敏乃學古訓之功即教也古訓全靠不得
故曰惟教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念在已懷則猶有人
已之見觀道與德字可見蓋傳說是以聖學告君
人心但得如空水與物自然無怨思犯而不校犯者
是在已而犯在人也聖人則直不見已之是如天然
與反已不同顏子之不校乃亦於若無若虛中得之
其於知天也幾矣

齊家之道非專難在已耳妻妾僮僕之言
足以感吾之心而吾於妻妾僮僕左右至近又每足
以自感一家之志又安能通之故曰風自火出明自
內也

學不能成物還是不誠有厭倦處
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惟明故威爲德威
毅而不弘則所毅者終是有有我之心謂之爲仁不
可故先言弘後言毅毅即弘之不息耳寬以居之仁
以行之全體也

陰陽有老少而云九六者一三五爲九二四爲六用

其成數用老以含少也九斯全而羣龍具矣全則純
而中也無首斯無尾無始斯無終故曰見羣龍無首
吉中也凡遇陽爻皆以妄動不中爲戒而獨於乾言
之示則也有老少者著占時事耳

人肖形天地已屬後天坎爲腎艮爲膀胱震爲肝巽
爲膽離爲心坤爲小腸兌爲肺乾爲大腸陰爲脾陽
爲胃夫心亦離矣而獨能爲五行之主何也爲其在
南也午之中也萬物之所趨五行之精之所聚而極
至焉者也故艮其背止其所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
明爲向明也是故君子之學明德而已矣

火多過禮金多過義纔過便屬不仁故觀過知仁
卜筮何預於學曰神人一體也問之師友與問之卜
筮求之心與求之鬼神俱是研幾之事卜筮即心之
形著耳故曰擬議以成其變化

夫子以天下之否泰爲一身之盛衰故曰甚矣吾衰
也若謂精神血氣之衰則此亦常事耳夫子又何嘆
之
取善於人猶有人已取諸人以爲善是無人已舍已

從人舍己之善也

遜世無悶遜世不見知而不悔是無聲無臭地位

不動而敬不言而信本體全功不分動靜

孔子自十五志學以至五十學易七十不踰矩修己

誨人竝只以一學字體當用功不盡蓋學之為道至

廣至微吉凶悔吝變動不居故君子乾乾警惕隨在

占筮與時保之而猶不敢以為是而今却盡反却古

人為學成法而以不學不慮超出孔子用功之外少

涉思惟便為外道一加印証盡屬聲聞斯亦難與言

之矣書有言之曰好尚則裕自用則小學於古訓乃

有獲奈何其聽之者弗聰也

有天下而不與只是率性自然性何巍巍稱巍巍者

對天下對成功言之耳

君子去仁惡乎成名非成君子之名也古人名即是

實仁是體名是事安仁利仁是體處約處樂是事

原憲辭祿猶是狷介之資克伐怨欲不行之意必至

夫子然後為大故曰以與爾鄰里鄉黨乎憲守在己

而夫子之仁通乎人已也

日月至焉是真至仁否曰恐猶有些子在若是真知

必無可息之理故曰其心三月不違仁其不違焉者

於已則不違其日月至焉者若至自外然非已能流

通之也在為仁由已上分別

道問學是從德性脈絡來故曰道

洋洋乎發育萬物是德優優大哉是道曰皆道也尊

德性而道問學是求至德以凝之其功夫全在道問

學上尊德性而道問學則道問學皆德性也溫故知

新敦厚崇禮道問學貫下手處全在知行上致極道

盡皆道問學事也

易曰位正當也君子所思不出其位位之正當處即

是道可見古人言德言才言地位更無虛說

志與氣一也血氣何以有時而衰而志氣則無時而

衰曰氣無衰其衰者氣之軀殼耳白沙子曰萬物有

形難免壞此生何喜復何嗟猶之瓜菓然未衰則真

氣真性在軀殼既衰則真氣真性在天地天地既無

則真氣真性在無極

我欲仁斯仁至是求仁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

無加諸人是行仁至此便是顏子不違仁地位故夫子進之曰非爾所及在欲立欲達欲字上着力

學覺也一覺則本體自在然必問以辨之則所覺不偏寬覺之體也寬居則本體自全然必仁以行之則所覺所居者乃實無限量無蹊徑有覺無覺寬居之謂也

剛如金如石萬事萬變沾染不及柔如油如絮到處着物無以自持慾非能病人柔自病也故曰吾未見剛者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三

綏斯來動斯和斯來斯和如萬物之於天地神氣流行無可見處故曰斯

學貴切近之悟憤悱未悟也舉一隅以三隅反反身自悟一悟而三者也在也所可舉者事耳其悟者理也若夫口耳之學無反已之思則雖推一以知十夫子弗取矣明道曰三隅言其近若夫告往知來則其知已遠其所知者亦何物乎推一知十非知也

飯糗茹草若將終身看來直是欲終其身更無他意被衿衣鼓琴二女裸若固有之看來直是如家常淡

飯固有之物更無享用意思總只是一心

天開子地開丑人生寅夏正建寅以人道盡天地之用故曰我欲觀道吾得夏時焉是寅為天人之交萬物萬事之始仁之權輿也

好學近知力行近仁知恥近勇同路同體以功夫生熟言故曰近若謂好學非知力行非仁知恥非勇又安言近

樂則行之憂則違之憂樂在聖人處時上見原不在時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三

顏子欲罷不能是住不得手時欲從末由是放不得手時

不怨不尤下學上達已在其中若謂不得不合而始不怨不尤離天體矣故居易以俟命

下學上達至淡至簡豈人所可與知惟自知之惟天知之天知即於自知中見之天人二途中間更無別路去人所以還天人所不知者即天知也

不以女樂去而以微罪行夫子豈是意念計量有之蓋亦當時事理恰如此設使時非郊祭夫子必另

有機可說然則何不姑且諫止曰以夫子之誠而不能入則諫又是小事

養志事理甚大知養志則守身在中

察言而觀色慮以下人慮愈下則其德愈光是子張

堂堂對証之藥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意愈高則

其聞愈淺是子張堂堂傳變之病

或以視聽為氣以視聽聰明為氣之靈為性何如曰

視聽氣也亦性也視聽之聰明氣之粹而性之正者

也書曰惟天生聰明時又聰作謀明作哲以視聽為

覺山先生語錄

六卷

五

非性則形色天性非性矣

原壤豈不知孫弟者其為老氏之學蓋亦玩慢自放

如臨喪而歌之類不以孫弟累心耳以杖叩脛夫子

亦大警覺之而原壤不以動念老氏之教固然噫蓋

子之闢楊墨數百言不已而夫子之闢老學止於一

擊固聖賢之氣象其亦處時處人然爾

凡人只是無奈何此身耳若能將此一身放在天地

間與四時同流萬物同生同化更有何事雖然此猶

是奈何一身事耳若在聖人以一身盡萬身一人盡

為人更有參贊之功業在

君子而不仁者有矣夫故忠清果藝夫子皆不許其

仁是就全體上論之克其類忠清果藝猶小人也然

忠清果藝是實事小人則迹似而情異矣

有若之學頗亦得其要領諸子欲以師禮事之猶謂

其文章之似夫子耳而真夫子未知也會子曰江漢

以濯秋陽以暴方是聖門學問真宗旨無似可言

武王訪問箕子以天道故箕子便提出一箇五行來

說五行不言用其下八疇者皆五行之用也天命之

覺山先生語錄

六卷

五

謂性一章盡之五福六極中和位育事耳十數窮故

威用而不言十者聖人不得已也

斷除嗜慾想未徹天機障此亦麓之為言耳天機嗜

慾只在幾希之間故功在審幾久久漸熟知至而天

機全矣

苟為善不是定教文公遷國圖存彼時亦未有必死

之勢故猶勉之以仁義為仁義即是創業垂統為可

繼者視猶可以為善國之時又覺頗難矣效死而民

弗去自是為善以後事

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蓋司教化正人心全在士
人士人知而明之小民則由其器而已故敬敷五教
與教胥子乃由與知之別

觀堯典一書可知古之帝王全在虛心用人所以德
業在已今之才識志意之士都是欲了在已之見所
以德業不下於民

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舉直錯枉本皆所以爲仁
知與仁並論非也

子路好勇能臨事矣好勇不好學其蔽也狂惟懼而
好謀即亦好學之功無論精麓彼此

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皆人也明人倫是成其所以爲
人者不爾斯禽獸矣故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

終日云者行步一移也俟以終日即是人爲是心後
於事矣見幾天幾也事豫而立作者作於心也故曰

幾者吉之先見若謂不待終日而作其去幾遠矣
助者無根之謂也集義功夫止於根上着力則雖奮
迅勇果亦是生意震發槩謂之助不可捨却勿助而
止做正當底勿忘亦便是學問在人所見何如

孔門只說欲欲仁體也說無欲自周子始明道得之
乃以有爲爲應迹明覺爲自然無事思索亦無事乎
操持學脉在是功夫亦在是故予嘗謂周子得聖學
之宗亦在是

放者意也非心也求之者心也致知之事也故曰欲
誠其意者先致其知以心使心非矣

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只善與人同爲至
易以義理爲數潛虛吉凶臧否平王相休囚死則又
似以利害爲數不作可也

看春秋須大着眼力不然只是與齊晉諸君辨優劣
較利害夫子猶化工孟子直是春生秋殺無所假借

故曰天子之事
與知與能是造端夫婦處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造

端夫婦實學
性以一定言命以流行言至命所以盡性故仁義禮

知全在聲色臭味安佚上盡性所以至命知仁義禮
智本體之自然而聲色臭味安佚私慾自可寡矣
文禮不可分內外外之可見者影表耳何謂文是禮

之生意流行處何謂禮是文之命脉宰制處無淺深
先後淺深先後在博約上博未必中博主於禮則無
過不及而中在矣精未必一精主於一則純然不雜
而一者至矣

誠是已誠聖人也明是未誠賢而求至於聖人也不
是以誠為行明為知亦不是以誠為一明為精擇善
固執對不思不勉而言總是明善中事

春秋作而亂臣賊子懼懼者警惕之心良心也與孔
子懼字同人之言曰讀詩書如和風慶雲讀春秋如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上

未

震雷迅電聖人因時設教化功之妙用如是非為禁
欲而加之意也少有意存焉句句而筆削字字而褒
貶將有失其義者

有不善未嘗不知是不惑否曰還是立時事

志學而立是可與共學至可與立時事不惑則道明
理得而心之全體著矣知天命猶有知底工夫耳順
雖不着知然未離乎人也不踰矩則離人而化神矣
聖人十五以至七十只是知有一學字中間階級所
至不是預有可裁底物事

擇乎中庸得一善是共學適道既竭吾才以後有老
拳拳二字乃卓爾時也是三十而立事謂之見道便
是妄念

勇者不懼是不懼外患否曰仁與萬物為體智仁勇
通乎萬物萬事之外而貫乎萬物萬事之中其要歸
在仁上智者仁之神勇者仁之帥也人固有威武不
屈而為君臣父子兄弟朋友殺身以成仁者皆就已
上說君子遇外患處之有道不在此論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上

未

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有君道乾道可以托六尺之孤
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彼以其富我以
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有臣道坤道

或謂顏子微有迹故能發聖人之蘊夫曰微有迹猶
是查滓未化時豈所以發聖蘊者發聖蘊全在默識
如愚上見之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子貢便不知有
此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是蘊處無迹可尋
召忽許大氣節而夫子以匹夫匹婦之諒斷之只緣
於行義上結果管仲許大功業而夫子以器小斷之

只緣於事功上立脚于路而失之即似召忽子貢而失之即似管仲學之不可不講也如是

賢者能守而未能化曰自顏子漆雕開外賢者之守守其資質之所本有者耳守非其道又焉言化

曾點父子之學正相反一是從下做到一是從上見得如何曰見與做相反曾子亦自見到故做到點之倚門而歌恐亦後人傳附之說不然連見亦未也

據於德據德所以疑道也依仁又是據德功夫下手處故修道以仁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三

小人學道則易便是易從於教化非專指服役言

或問惡旨酒何以盡禹曰官家不禁醕飲乎然只謂之禁不可謂之惡惡從仁民真心上發來故一惡是仁故與好善言並舉

利與善之間同是此間此念出此入彼故舜禹兢兢業業懼其流而失之也故曰千里之途慎於足下

申韓之學本非慘刻只爲見法而不見情便有慘刻之心

天地不仁以萬物爲芻狗聖人不仁以萬民爲芻狗

原非少恩者以不仁却便有少恩之意故曰申韓原於道德夫申韓未必原於道德以其主名義而無惻惻之心其起於爲我之根一也

王荆公云無者萬物所以生有者萬物所以成聖人惟務其成物者不言其生物者言成物而不言生物此又荆公受病處所以後來作用反爲老氏所哂無厭其所生厭厭也樂與餌過客止無留情而在當情當情亦過客也

王純甫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譬之富者不自言其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三

有其役與其里之貧人乃竊竊然言之使富者聞之纔一笑耳老子曰知我者希則我貴是以被褐懷玉夫遯世無悶夫子能之亦老子所能中道而行夫子能之在老子則以爲多一中字是以惟恐其不遯變化氣質不如致良知直截是當下頓悟之說五十以學易可以無大過夫子亦且不敢如此說故其變化直至七十不踰矩

或論爲學之要曰論語首章盡之矣總在學字上下落學求自得原非爲人故悅樂不愠總是一體皆時

習也以直覺真知流行與遵道而行不同但習有生
熟耳熟即不惑之時知天從心之體段也此開卷第
一義學之終始盡之矣

善托生者陸行不避虎兇入軍不被甲兵兇無所投
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
死地每念此此心為之渾然無礙莊子曰復讐者不
折鎔于忮心者不怨飄瓦褊心之人不怒虛舟每念
此此心亦為之灑然無我在人自得

仁義為定名中正為虛位仁義而中正乃極也

覺山先生語錄

本卷一

三三

土石為體水火為用水火變而土石不變木金者土
石之精華而水火之實體也邵子以水火土石配日
月星辰自是邵子之意

晦翁謂人固有終身為善而自欺者得此便知聖學
命脉

懲忿如救火窒慾如防水懲忿如防火防火莫如抽
薪窒慾如止水止水莫如清源

天下最怕雷同雷同便不是學故如切如磋

周公還是才藝過美制作過盛啓末流文勝之漸見

禮知政聞樂知德使在夫子三千三百恐更簡易勿
從比如父母之喪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一
句道盡

仁者人也人與天地生生無間無求生以害仁有殺
身以成仁是去其有間者而通之以達乎天故身死
而心生仁理也

明道云顏子未至於聖還是心生柳子云老僧道機
熟夫仁亦在熟之而已矣然惟顏子可以言生熟其
餘猶蕘稗也

覺山先生語錄

本卷一

三三

克已復禮乃復其見天地心之復故可為仁

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類天無偏而地氣有偏然天
至於生時即已入地氣矣天氣須從未生時觀來

非禮勿視聽言動是機上用功否曰到得克已為仁
由已時已是禮根透露故言勿即謂之無矣如曰禁
止之云其勿將何日可以了之

祭者接也祭必有氣脉與所祭之人接續流通而無
間故感格祭天以冬至祭地以夏至祭祖禩以生辰
忌日清明之類亦謂其氣脉一路可流通耳冬至而

非其時即非所以事天故古人重之

吾人心地常使有餘裕地步常使有餘閒隨吾所往自然寬博有容平鋪自在事變之來是非亦可照察不可竭盡心力彼此俱迫迫窄窄無展布處

何謂素位而行曰妖壽不二不二處便是素有一毫暈腥夾雜非素矣

老子玄牝虛中無物故其道以不自有為本非有所指也有所指不足謂之玄牝

何謂饒他為主我為賓性為主命為賓以性定命也

老子得之不敢為天下先終是藏頭露尾於性命之本然自然不似夫道若大路豈難知哉難知處即是病

志氣一舟也志至氣次是有舵之舟運用伸縮只見舟不見其舟有舵氣一動志斯無舵矣志一動氣執舵而用之者非長年三老手也

張子韶曰覺之一字眾妙之門此亦未可盡非只是覺時要見天高地下萬物萬殊都盡

是尚友也何如曰千百世之下而求之千百世之上

得其人得其心焉是神交也神之所往故為尚

大畏民志畏者自畏也不得盡其辭者民自不得也即有恥且格之謂非畏上之威嚴而然此乃修身治

平之大用故曰此謂知本蓋家國天下之不平皆起於爭人無爭則天下無事矣皇王之治不過如此

望道未之見道體如是功夫亦如是故曰純亦不已不已亦功夫也若有見則有已於於穆之體不似

舞雩陋巷之樂俱是悟入從大處得來但陋巷較是耳設會點居陋巷時恐未必能承受或須假童冠發

之乃樂也

未應則此知渾然與物為體既應則此知燦然物各付物若云意之所在謂之物似有無知無物之時其為物不二與萬物載焉只是一物

問老子得易之體孟子得易之用曰老子似言伏羲時事孟子似言周文時事老子反本故以體為用孟子經時故言用而體自存二之非也

蘇子由曰杞宋皆天子事蓋禮樂車服在焉然則夫子所謂不足徵者其器其文耳然又曰宋雖不足徵

子所謂不足徵者其器其文耳然又曰宋雖不足徵

春秋之際晉楚大國有所不知未嘗不問焉何也豈其文其器尚可問而通文器之意以興先王之教者但無德獻而為賢者耳故夫子傷之傷杞宋之人終不可為而日淪於亡也

君子不能必天下無小人而恃吾所以處小人之道俗云打拳離手故須自盡不輕犯手為善壯於趾則孛窮壯於大輿之腹則尚往雖趾與腹且別也

洪如之嘗曰尺蠖之屈龍蛇之蟄精義入神利用安身俱從何思何慮脉絡上得來少不爾便入憧憧雖精亦非也謂之利用安身不可

聖人純亦不已之心與天同流故不知老之將至消息盈虛曷有已時

人只能一心一路如九河就道滔滔中行更無泛思雜念

作德則行惟一路乃近路大路故逸作偽則行有二

三漸入蹊徑而荆棘生矣故勞晦翁所謂事物交來

應接不暇念念遷革以至於死亦拙類也

敬不易見於緝熙時見之熙是敬體

不發育峻極不足以溫故知新故知崇如天不優優大哉不足以敦厚崇禮故禮卑如地

時習而說羣聖皆同此根脚否曰學者覺也伯夷柳下惠謂之心安則可謂之說則不可蓋說重知知通乎行故說行亦悅也行局乎知則雖知未免為障耳易曰潤萬物者莫說乎雨故受之以坎言智也

心肝脾肺腎貌言視聽思皆玄關流行而發竅於心之虛即玄關也非玄關心亦為一物耳

道本無也而以有為心本虛也而以盈為事本約也而以泰為皆在門面上不實故難恒若謂夸詐此又

小人在所不道致意有恒者作聖基耳

不逾詐不億不信而能先覺者在知人在知言其本在心無所偏着

戊土為父巳土為母丹家以下手種子是戊火候成事是巳猶母以養胎離火之用也故學在知止知幾而義存之

行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巳洋洋乎發育萬物孟子於禽獸又何難焉此又是因材而篤栽培傾覆之道依

舊是仁體發育

惡惡之心重一分則好善之心輕一分落意氣客氣斯去惡也又遠矣故曰在人自審

有已見便不能取人爲善惟見善而不見有雖真見亦忘也

信則悟生焉樂正子不能克實光輝還是信所不及連善亦未達故曰二之中

古人重德故言三德六德才亦德也今人重作用故舍德而言才雖孟子亦多是用上見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三

伊尹樂堯舜之道全在義與道上富貴利欲不足以動其心豈不是樂巖然是樂受用處翻然是樂發用處其受用也以樂天其發用也以代天非爲湯也此聖賢公天下之心

忠是體恕是用否曰一時感應流行何者爲忠爲體何者爲恕爲用蓋勿施之勿卽是忠言忠恕見全體耳體則無可言

大道無名而忠恕有路故曰違道不遠然於命脉則一耳

吾道一以貫之一貫在心如木之有根其生意總在根學問思辨篤行皆栽培灌溉之事也至於貫則生意全而一具矣是渾淪理道忠恕以體用內外分言非也

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分殊卽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貫處蓋一則內外兼該也若云以一理貫萬事是二之矣夫子曰吾道曾子曰夫子之道只論道上如此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恕豈爲萬事者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三

與國人交止於信豈止在命令之謂必也教養兼至能成一國之人皆至於善方是成得箇信字如天生水地六成之皆以五言五爲土信也書曰克寬克仁彰信兆民作新民無所不用其極

終日在世情裏盤旋起倒何由見得又何由出得首出庶物超類拔萃是豪傑事

陰陽生生之靈明凝萃主宰而爲心心有知故曰習夏聰明作元后夏聰明習也

漢張遐少知易義嘗曰易無定體強名曰太極太者

至大之謂極者至要之謂蓋亦混合融貫之說說得二字頗亦精當而後人乃謂是言至理至大至要在混沌之中失之矣蓋極則一元混沌氣也陰陽五行萬事萬物其條析者乃見其為理耳

殷仲堪問遠公易以何為體答曰以感為體蓋易無方神無體必感而後有體何言平未感無可言也

竈在東東方生物養人媚竈亦只重在當時用事而言非必謂其能神於奧也

顏子不改其樂鮮于侁以為樂道正叔曰使顏子而

樂道不為顏子雖然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

如樂之者之者道也謂顏子而樂道則不可謂其所樂者非道不可也不求於道便更無用力處尹和靖

一日看大學有得曰心廣體胖只是自樂伊川曰到此連樂字也着不得此又成德以後事

子路重行義是子路終身所至處亦是終身求進處故終身誦之而云以是為自足恐又非子路喜聞之

心其言曰人不能甘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生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故其進者直以行義進耳夫

子以道進之見道無可減知好義而不知好學以至於道此其終身之蔽也

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謂其志不忘此心於溝壑喪元之時耳

苟得其養如養嬰兒之養吾輩今日只見得不是養得所以不甚長進

蒲衣八歲而舜師之項橐七歲為孔子師墨子生五歲而贊禹言能師不在三子而在舜禹孔子三聖之心

口之於味一章非言氣質之性乎曰若然則命有至與不至仁義禮智天道亦為氣質之性矣蓋命者性

之原至命以盡性即仁義禮智天道之至也性者命之質正性以至命即耳目鼻口聲色臭味之正也性命一體一功夫合而言之始盡

舜君道故簫韶九成從黃鍾起調武王雖順天應人終是以臣而不敢遽以君道自居故從伐紂之歲月

而以筵賓起調盡美而未盡善乃不自諱之心非聖人不能也此可以知武王之心矣武豈不知韶之善

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故其進者直以行義進耳夫

而曰我行義吾弗信也故其進者直以行義進耳夫

而安於美者樂著誠也

自家閒了方有閒思自家雜了方有雜慮惟無物知止為得

利名聲色豈為賊其為賊者心之失也故善惡在心不在物而佛氏以聲色香味觸法為六塵併善惡心事一切廢置則又自取逃遁方便法耳

為學若如發癩子雖有清時終未脫體無自欺三字其倒倉藥

赤子初生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華屋各項帶來

及其既沒亦光光只有此身更無美衣華屋各項帶去中間惟有此心此理全生全歸本然自來可以帶去者却又為美衣華屋各項弄壞豈不是大罪過

此心靜定須於志上查考何如志是即眼下便是志不是則雖靜定猶氣定也

朋友切磋須受得苦楚不動念朋友講論須磨得更光采不虛說乃為已實得

經綸大經其大不在功業而在此心心無私則日用細微皆大經也

博文約禮為打門磚然否曰未至從心卓爾時豈可便如此說文禮本無盡博約功夫亦無盡入門由是升堂入室亦由是故竭才如有所立卓爾

了盡世間事方能出世間曰須是全放得下不然恐終未有了時

只管磨鏡不管照物如何曰吾心與萬物同體是天地間一面大鏡子不管照物則又何處是磨鏡功夫致知格物即磨即照即照即磨

天下五行惟水為多灾害惟洪水為甚人心之陷溺

淫蕩水象也故君子之學必以誠意忠信為主誠意忠信土象也

三陽三陰萬物化生故甲乙之年其年甲子甲子一陽也乙丑丙寅則為二陽甲木生丙火矣丁卯戊辰

則為三陽丙火生戊土矣故曰甲巳化土丙在中也物必有生機而後可化為學亦然

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亦是重新開闢再造感應是有物時見不是有物時起起則有生滅矣真知脫悟自然容光必照

千古學問付與千古豪傑擔當頂天立地豈因循愿
慙孝能之故吾人直是翱翔千仞

病根甚微人身之病即心病之境界未見病體難說
便有無病學問但不可無病又添病耳

不論好善惡惡須從至善處發之乃為真好真惡
日食時以扇作圓圈乘之其地影之圈亦隨日體盈

虧以為偏全可知本體不足垂照廣遍終是偏也
去人欲以存天理存天理以去人欲將以何說為當

曰知克伐怨欲不行不足為仁又知我欲仁斯仁至
之為仁也則存去二者之功始有下落矣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四四

天地之氣無形而貫金石日月之光無質而透豐蔀
非誠精有本孰能之尋丈之水能浮萬斛之舟六尺
之轡可調千里之馬惟不自用如是

性靜者可以為學性靜便近本體非惡動也
事父孝故事天明其敬之至平一之象也事母孝故

事地察其愛之至平兩之象也孝弟之至通於神明
不敢毀傷而曰孝始者謂孝之基本耳始於立身中

於事親終於事君許大功業皆從守身中出

今人都在瞽瞍身上論孝不在大舜身上自盡孝弟
之至通乎神明至以誠也故夔夔齋粟可以感格

月雖不受日光然謂月之光非日之精不可精一而
已丹家亦說月本生於日故十五會合之際月受日

化乃能生金金具太陽之色入火不變與日月同久
蓋月初出庚為震上弦為兌十五為乾乾兌金也

學如奕棋不對國手曉曉然謂我無敵也奕秋至而
茫然自失矣此以貴益友也

此心流行之精而有條理可見者為文威儀動作猶
文之表末耳故惟精惟幾為博文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四五

夫性始諸見忘見則悟入而修修則悟極而後能自
得非有路徑可尋也思曰睿睿作聖悟與修一睿兼
之不睿不得為善思

真知流行即是知行並進
幾乃生幾寂體之流行不已者感而遂通妙在遂字

易之藏往知來俱在此中誠神幾也生幾須存誠為
至

貞者事之幹知之真藏之固故發之力

孟子天下之公論是非不論人已若見已之是是猶以見障也見則狹是則止

滿腔子是心正心誠意致知通乎百體方是格物不然猶有我也

善體本一成於性而起於意則二矣故擇善止至善幾善惡俱從繼善之初得來至後天便難為功

行著習察由仁義行之學蓋知幾而存義也不是虛悟

孟子得傳於子思而不及無聲臭之說何居曰無聲臭之說即聖智神化無可無不可之說然而不至於

化何也曰終是有所見在願學孔子見未化也人之過各於其黨黨生於性之偏豈惟食色哉雖佛

老楊墨皆於吾人虛體仁義上偏重成之亦不是性外突來物事無形安有影

七情各循其則不可有有所之心有所愛則必有所憂未有無因而至者

會聚各以所見問辨如風雷雲雨之動滿盈只見風雷雲雨不見生意到不如天宇廓清時雨時暘萬物

應感而生天何言哉觀孔門師弟問答如顏子終日只省觀其在已者故如愚亦足以發是生發其自省而自足者即默識學脉只於言語上尋求便不能

或云有善有惡為二無善無惡為不二法門如何曰謂不着有善惡之見則可既云繼之者善無善無惡終是寂相吾儒自有不二法門正以其能善善而惡惡耳

二氏豈非欲為物各行物順應之學者但於吾人無有虛實內外之別耳其本在仁其幾在精義

如何是慎獨曰獨即性命有何形容慎則此心之真知真行以體之與性命合一亦有何形容可言

無過去無將來無見在心是三昧否曰猶吾儒之退藏於密也密則實昧則空矣近時又以無是無非無善無惡為密亦昧也

立與不惑同是不蔽於欲然不免有毅然暢然之分至此時心體員融明達無間辨邪正別真妄一切思惟擬議查滓俱忘故謂之不惑此天人之介猶禪家所謂慧門關者故予每驗立進不惑為難孟子知言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四六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四七

不動心明道存久自明庶幾近之非所可想度也

博文約禮何以不語諸子而獨語顏子蓋諸子多以其趨向意識各自為用語之恐亦無進步處如語子路好學而竟不問是也好學豈易言哉故曰知德諸子總於知上進步無力故不悟知豈易言哉知崇如天故言博博幾通也德也既知之便須坦然見之行義如地承天生物各順所生以成天能禮也業是也是皆磋磨吾心體以求見道乃知至行至渾淪一貫之學以博約分分殊理一亦非也於分殊見耳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四十六

道在求自得爾靜體渾融虛通無間原不在喧寂上故有用之博約如有所立者有用之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者各隨其資稟方便以入入則得之其言靜以養動者亦默坐澄心法也不善用之未免絕念滅性枯寂強制之弊故古來聖聖相授無此法門然則如之何道以自然為至知其自然動不以我斯無事矣故學在知止不在求靜

或問氣質何以能變化曰熟之而已矣瓜脫蒂蟬脫殼豈容欲速氣一刻不至不能強化速化之言妄也

觀物之變化必至其時言何容易

養金於沙試金於火

學須江漢以濯拖泥帶水不得

慎獨是靜功是動功曰言靜言動又恐學者於動靜時便生起滅惟幾則無間一體故也

君子之待小人如虎狼鷹犬然在識其性而各御之有道此仁義之用也若參以己之好惡斯拂之矣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是大舜以人之聞見為我之本體然否曰以人聞見為我本體似猶未盡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四十九

惟於善與人同上體之斯知沛然矣故稱大

或問陽九百六之厄曰此太乙說也天下之事不過九六而已其神巡行八卦察往彰來而觀曆運遠近之期在上為外卦為君道法乎天而為陽乾元用九故曰陽九十年乃行一宮八十年乃行一竟此考治陽九之灾年也在下為內卦為臣道法乎地而為陰坤元用六故曰百六三十六年乃行一宮二百八十八年而行一竟此考治百六之厄年也若宋癸丑聞杜鵑而康節云云自有他道至誠前知其理又別故

管不言

一念才起鬼神莫知可見立命在我故曰不由乎我
更由乎誰然天地鬼神人物氣機一耳而曰由我是
猶二之便有竊弄意思操之以數由此病也

學不得頭腦縱饒用功終是泥水洗塊不得乾淨

洪如之曰泉翁語予以復禮之功甚切其言曰仁道
難言禮是有機竅可循處其真復處即是禮易一陽
為復爻不遠復為仁也仁與非仁在復上辨別

公孫丑登天之問與顏子高堅前後之嘆同否曰顏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一

子欲見夫子道之體而不得其方故誘之以博約公
孫丑徒見孟子道之用而不得其本故告之以不發
而躍如引而不發即是孳孳可及處即是高美躍如
自得處此學之殼率規矩也殼率規矩可以言傳而
其不可言傳者在學者自得之

人能自訟已在爐錘中直須從此成器

象山謂不成徐行後長便是堯舜徐行後長與溫恭
克讓只在達與不達間耳

道在庸言庸行之間而今無事時懸思當面時錯過

要之總是無慥慥之心

由仁義行默識著察此聖學殼率也安勉雖殊塗徑
則一論者乃以此路歸之聖人而考索矜持為賢人
之事此便是兩箇塗徑此諸子所以不得其宗者何
謂之勉乃別名謂之賢耳中庸不可以不知天知行
九經總是此一字括之

人須大着眼力看破便有幾分功夫轉身自輕泉翁
每舉大波以蕩之等語濡濡沫沫不是勾手事

或言去朋黨之難泉翁曰我不為黨誰為黨者天下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二

國家只作一般看來以善養人為上辨賢否次之至
於辨時已不能無迹矣

人與物皆已也須通得人已方能正己故格物

太虛之涵萬象以其不與萬象也若與萬象則非太
虛矣又焉能涵心不與書史故能合一合一則不求
記而自記不求工而自工

康節心源無累萬物包羅自是內聖外王體段只緣
其主之以數痛癢弗直故明道謂其悠悠不仁

無起無滅心體也離心起意即為妄有起而後有滅

然石泉翁曰心為活物常靜而常動意欲其機竅耳
常寂常感夫又何起何滅離心起意誠意未常離心
也非誠意即明心矣

功夫雖由感見然凡言博約忠恕即一貫全體若各
以一事言便支離

致良知以體道猶磨鏡以照物不是一空知便了無
不知愛其親無不知敬其兄故在格物在敬止知止
定靜安慮能得則格之矣亦不是一正念頭便了

其言也詎何以便得為仁曰許大生意醞釀此中如
開發收閉各以其時不然便散漫了

或言魏鶴山督師未及施設而罷真西山參大政亦
未有所建明而卒才德兼全之難如此曰道一而已
矣才德安可二之勇可使智可使辨可使如古之英
雄達士恢奇捍闔勝筭億中以巨眼觀之蓋亦未離
乎伎倆意識而已不得謂之才才從性生伎倆意識
猶從軀殼魄爽發也好惡絜矩盡人盡物排大難解
大紛展大猷絲絲入扣斯之謂才也即德性矣西山
侃侃具見經綸事有遇不遇未可以成敗歸斷也

敬所以誠誠之者敬也敬是功夫誠是本體學者不
知便即以敬為道是又以敬蔽也

惺惺者無物無息時也瑞巖和尚每日問主人翁惺
惺否又自答曰惺惺恐又多一惺惺念惺惺是敬不
是空見亦不是着見

晦翁謂學者須要有廉隅墻壁便可擔負得大事如
子路世間病痛都沒了故能勇於為義為百世師頑
夫廉懦夫有立志豈是意氣可支撐得住者行一不
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為此亦子路能事其餘師

商諸子未可知也

晦翁謂浩然之氣孔子有兩句說盡曰內省不疚夫
何憂何懼孟子曰是集義所生者則又以一句說盡
在人用之何如

人只有確然拔去舊習為難須實見得又要實在捨
得

逾則成丹收拾此心不放便是逾反身之謂也
數往者順知來者逾從一陰一陽而二陰二陽三陰
三陽為順反而歸之於一為逾從四而揲之不用為

往爲順從四而揲之以歸奇之數用之爲來爲逾知
來者從藏從靜從內從初也故曰神以知來知以藏
往又曰極數之來之謂占逾數之謂也

佛氏以空通天下故見天下之物無非佛無彼此無
真妄而無格物之功儒者以道通天下故見天下之
物無非道無彼此有真妄而有格物之實

老子所謂絕學無憂唯之與阿相去幾何是欲併善
惡無之與天下善惡相安於無事而以無事化之恐
無此理蓋非因虛以爲用而其以虛卽用也善人勝

殘去殺設老子有成到底亦不過善人功用

巧言者出於舌不能言者出於躬出於躬而躬瘁不
出於躬而躬休便是國家元氣通塞之候故曰國有
道其言足以興興者通泰之象也

老子知進知退知存知亡何以非聖曰老子以退爲
進以亡爲存言自然而非自然故與聖人之用不似
或曰三皇以德老子得非上古之聖人乎老子言德
有霸心矣

管仲何以亦謂之仁曰子糾非一國之主乃一人之

事召忽不忍於一人管仲不忍於天下故曰一匡天
下民到於今受其賜但不知仁體而以事功起脚故
謂之器小

見過須從本體得之自訟難見過尤難聖門諸弟豈
無勇於改過者而夫子未見之嘆其有所指矣知至
善方知不善

或謂王弼說易遺象言理之非曰兩儀四象象焉可
遺古人簡實重行故尚象象易見而理難知故卽象
以明之後人因理盡性故尚窮理理以象見故雖不

拘拘於一定而理之發皆象也昔人有言欲求之孰
得而求之欲舍而求之孰從而別求之遺與泥胥失
之矣

何謂無思而無不通曰無思而無不通性體也聖人
之事也思而無思以至於通睿之謂也學者之事也
思而憧憧則有所思矣故思字從田者以廣闢言從
囟者以虛明言槩可識已

蓋有之矣有字與有能一日用力於仁有字相應言
用力於仁而力無有不足者其人疑或有之但我未

之見耳不敢絕望於好仁惡不仁之人而反覆致情於未見所以勉之也

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其所為信也如是

學須收斂方有生機至德凝道收斂之說是也大哉聖人之道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於天不得大志願大收斂恐猶是收箇軀殼在

煉精化氣煉氣化神煉神還虛總是虛上用功取坎填離因虛以致中也玄關玄牝正是中虛處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六

若以如有所立卓爾為見道則與仰鑽瞻忽何異參前倚衡乃為子張定心方法與察言觀色慮以下人意同非真有物見也忠信篤敬亦有何物可參倚者若到時滿身滿眼都是

問定性曰率性之謂道率性而行便不消言定定亦率也非率而定雖定未免有病

王龍溪嘗云吾輩於復六爻中止當得一爻迷復予初甚訝之後來究竟不見君道乾道縱有所至終是影響迷塗無根心生色意

方時素問何謂惟幾心上功夫惟康事上功夫泉翁曰等之精一然精則知險以行行而阻則不一知通乎阻則康行矣故惟一利用安身得力全在險阻上不是二路亦非一知路頭便已

人有不為而後可以有為為則有限之者故與曾點不與三子此孟子善藏其用處曰此好論道理如此然道理無為而無不為點之不為便又以不為限了又安能為孟子從不動心得來其所不為則又自有說耳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七

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今豈無用心於民者但恐用心而非盡心為民而非親民親民則痛癢相關盡心則物我同體若夫達敏果藝未免有我存焉故不以為仁

只主於敬便是為善或謂是未接物時靜功曰善體無動靜主敬工夫亦無動靜未接物時善無可言只可言敬耳若言靜功更於何處又有動功得來

或問致知有起處如何曰知無不在於致之之功則在於幾時蓋幾有可見未幾則無見也夫其所可見

即其所未見者耳故致所見而其所未見者在矣動靜有無一體

氣質變化有要否曰枯槁之發生以陽氣質之變化以知知透而行至查滓融矣故曰陽明勝則德性用乾道也如鷄抱卵亦然

或問有過須眼下斬截無終日終身改過之理曰須是有此志但習染既深如磨鏡然自初刮磨以至於員光俱改過實地非既復而又過過而又改也故曰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其次莊敬以持養之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

堯舜之中乃通宇宙萬物一體學脉知行博約格物絜矩俱從此路應感流通一中徧天下更無虧倚處是仁

不顧毀譽未嘗真是豪傑然顧毀譽而不能有為又却為豪傑所不能潛能飛者得之

知天事天修身之功盡矣而又何言乎立命也泉翁嘗云凡人自私自利有不得其正處都是壽夭得喪上起念惟能見破此着不逾於境不貳於心命我立而性天流行此實功要約亦實功之極致言事似有

天人之分立則天在我矣命有天壽而我之天無天

壽是壽天不足為吾命也是終始話頭不是知與事後有此

貴賤壽夭非性然亦不在性外蓋自流行主宰而無形質郭郭者為性為仁義禮智自流行凝結而有形質郭郭者為貴賤壽夭之命而仁義禮智之性行焉然而皆氣也故性命二字虛虛實實可以隨在往來善觀之

曾子隨事精察勝翁意其病在事字然隨事擬議從心亦是忠恕如心之學故予嘗謂曾子平日章章皆是心事一貫功夫但未透識此體故夫子呼而啓之即以一唯而悟子真便不能然以其未有曾子功夫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

或言未怒之先鑑空衡平既怒之後冰消霧釋然則方怒之時鑑已不空而冰霧塞否曰喜怒在彼而已不與如斯而已矣又何霧塞之有忘怒觀理不是着相亦不是平等法也

人之才智聰慧相馳倍莫亦繼善原初帶來否曰非也猶之生物然濃淡華素色色各別者地氣耳天無

形地氣有形人之質稟軀殼地氣也故君子學求端於天

學貴日新須於日間對境時自取證驗平日偏處今覺不偏急處今覺不急緩處今覺不緩乃是貼身實進步若只以虛悟做成學問觸發原根依然是舊人却不負良師友此等切勿以凡近放過也

心體無放其有放者意耳存之即在非外有所求也孔門自三月不違仁外能實存心者有幾師之過商之不及子路之六言六蔽皆放之類也故學問有道不是只一切直截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卒

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是慎獨知幾以上事故曰君子必慎其獨意有不善而獨無不善也

問仁以為己任曰今人只為一切累得身子重了安能勝任要勝任須是先減擔減盡則可誠盡心知性盡人物之性

於吾言無所不說便是若決江河體段故擇乎中庸得一善便得與舜大智同稱不知今之學者果能有此襟懷否總之見善不見人已有善與天下共為之

有過與天下共改之庶幾近是

或言纔覺是復纔覺便翕聚不致流散是知復不知知復則根不固知知復則機不員曰知復無端閒往閒來既知此意惟有知幾存義是正當也然而知知即知復矣顏子之博約正得閒往閒來意故不惰諸子豈不好學而獨與顏者諸子如好仁信之類皆不知於幾上即不得謂之學又安言好故曰知德者鮮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卒

神接則實得根生而德畜矣

洪章論朋友相觀而善泉翁曰如入珠貝之肆奇珍異玩於我何干又不是有物可取之於己惟是以神接之則色色皆我有也若決江河為上三人行必有我師其次之矣神精是仁神接是會友輔仁

問如何能得此心不動曰不可少有所着少有所着則雖一得一失亦有撼者矣或曰不須更涉安排只一良知便是不動根本曰知不惑仁不憂勇不懼豈可輕易說過孟子不動心全在知言無暴其氣來

聾者無以與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鐘鼓之聲蓋原是形骸間隔於性上無干性無不善其有不善者亦是形骸爲間隔耳惟心爲能達之故心學不論性善性惡惟存其心養其性

無知而無不知有無一體老子恃其所不知以爲知其知猶有着處蓋退以爲進也於寂體不似

潛龍勿用乃六十四卦之初天地開闢之始天一生水時也遯世不見知篤恭而天下平皆從此始見而文明躍而或之飛在天而不亢皆潛之發用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李二

論語一書未嘗有言人之惡者蓋夫子一身元氣也犀象龍蛇俱在化育之中

慮事周密處心泰然

竊負而逃是父子相隱之心推之

素隱無心於世者遵道而行半途而廢猶是痛癢不相關有可已處夫子直是栖栖依依無可已時故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蓋非知聖者

或言有諸已之謂信進此一步爲難曰有諸已之謂

信仍舊是成樂正子一箇可欲之謂善夫正子之善豈有不信者蓋緣其資質之美信從念而未知入體故須有此一步吾人既知之直是克實光輝以上用功故曰知皆擴而克之何須更此留難

可欲之謂善有間斷有諸已之信無間斷而有限量故須克實

潛龍勿用一句是五爻根基樂行憂違確乎不拔一

生事業都在此中龍惟能潛故不可拔

好仁六好好學六好只一念通塞之間故在見大而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李二

明善

人心逐境祇如今痴狗相似見物動處便吠吾人觀

此亦足爲傲

思從意起則滯思從心體則通體認亦然有從意者

有從心者言天理則非意矣

一貫之道時中而已常寂而常感知幾二字盡之

覺山先生緒言卷二

語錄

婺源洪垣峻之甫

人莫不飲食，飲食豈有不知味者？不知味，病人也。病即欲，欲乃醜淡豐膏之好，過與不及皆欲也。學在日用飲食男女間，此處得則窮通死生一塗矣。至無而有，至近而神，至近至無，吾人工夫亦須有着落，無欲近思乃着落處。理一分殊，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皆於感應幾時觀之，無內外動靜。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思慮不定，只為心中有物在耳。吾人居常有思為盜者，否以其無此念也。須廓然坦然，強把着不得。使於四方，謂之專對，剛柔在我，不在敵國，專在性情不在口舌語言上。

義不從仁，中流出便涉作好作惡。

真妄皆性，利害情偽六畫中所有，皆情。今人情偽古人豈盡習嘗有之，而豫為後世謀者，蓋大易一部爻位變化，自是宇宙古今吉凶情偽一大套子。夏商周聖人亦俱在套子中推移運用，惟聖人能不落此套。

耳

顯然之過易知，發於意見習熟而不自覺者為難知。顯然之過易改，發於意見習熟而不自覺者為難改。蓋非知改之難，執於意見之難也。

絕去人欲，須知存理否？曰：何者為去，何者為存？理欲只是一念，又何處絕得？只在過與不及之間。故中庸不說理欲，夫子亦不說去欲二字，止說非禮非禮者不中正之謂也。根也，悠悠者有心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一日二日萬幾幾是活物，無可無不可者幾也。意念似而天人大小殊塗，由求諸君猶未免落在意念中。故曰由知德者鮮矣。

程朱以理言性，以氣言才，然否？曰：才字從生之謂性，上生來五行生於人而為貌言視聽思肅，又哲謀聖謂之性，亦可謂之才，亦可二之非也。

心之虛處是性否？曰：惟真虛斯能與天地萬物同流，虛即性也。然性無虛實。

太極是無知無為底心，心是有知有為底太極。

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此愛者。曰：既有仁體，施即其

用耳未至於仁方有施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非謂仁愛中又更着一箇恕字恕是如心覺工夫有着落耳

領惡全好領字最好玩不是逐事上去之

仁義禮知信信在天地間撐天柱地的物事舍此便是消滅世界

義之宜收藏而為智智所以讓仁也一陽初動萬物方萌故仁為動物為復為見天地之心以知覺言仁亦是於復處動處見之而或以為未盡心有所由知知覺者乃為復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三

義堅實便不會生智惟虛所以能生而為仁仁者智之質也仁其根禮義其枝幹乎是故歸根而還虛學必以親民為大頭腦鄉黨自好豈無此等輩以之治天下國家則難矣故離天下國家無性亦無學以公言仁不足以見仁體以惺與覺言仁不足以見仁之全體惟夫子以愛人言仁周子以愛言仁仁之實理自在不必更說是仁之用又添出一箇心之德愛之理或曰其言也詎於愛何干曰惟其不詎便有

許多浮薄不載物處故言行慥慥為忠恕

民莫不信不悅不敬皆溥博淵泉之體至誠之功未有已時此心亦未有限量處

分殊須在仁上發好惡須俱在仁上流通方能與物同體好與惡皆親愛也聖賢千言萬語無非欲人克己以成乎此而已

中庸經綸大經而又說一箇肫肫其仁此是經綸學問頭腦淵淵浩浩不過成此而已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乃亦肫肫渾淪中派別非各自成一體也故溥博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四

淵泉

白沙先生以先覺自任三十年不講此學何也曰凡天地發育亦自有機有序功利蔽錮舉業成癖若曉曉然與天下士辨而諍之則生意發泄已盡更無滋味惟不講而相觀以善所以養得後來許多人物知言謂性者天地鬼神之與也善不足以名之况惡乎而晦翁斷以為非夫胡子非謂性無善惡也謂其不足以名之耳故其言曰天地神鬼其時無愆太和保合變化無窮凡人之生粹然天地之心道義完具

無適無莫不可以善惡辨不可以是非分無過也無不及也此中之所以名也不然以善名者亦將以善自見而適莫之心存焉又其答孫正蒙之說有曰天命之謂性流行發見日用之間患在學者未見全體竊見一斑半點而執認己意以為至誠之道如是如是欲發而中節與天地相似也難矣哉

此心操則存舍則亡幾微之間少有不在私欲乘間而入如水之蓄停不流而污濁投之聖賢終日終身兢兢業業不敢自逸以此故也堯舜至以天下大政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

更相禪代亦不過曰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益曰無怠無荒四夷來王太公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罪大惡極皆由此出勤則天地以立萬化以生怠則四極隨墮人物淪喪吾輩今日因循之病即此類也而乃以小視之不知已為死証矣

往者為鬼來者為神屈者為鬼伸者為神非知鬼神者也惟其忽然而往忽然而來忽然而屈忽然而伸若有物焉主宰於中以握其機而實非天地聖人之所能盡者乃鬼神也是故君子之學莫若原實以妙

其感致虛以存乎神

以全知為體以知幾為要以徒義為實以流行不息為至

古人耕稼陶漁版築魚鹽鈞弋等事皆動心忍性之學可見古人所行即是實事所事即是實學論分位不論俗情其無求異人處即是不能不異人處

論古聖賢只當論其學不論其事學古聖賢只當學其心不學其事

聲色貨利眾所同病豈謂之已惟已所獨犯而偏難者已也其已甚微如清惠如狂狷皆是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六

教胃子直而溫寬而果剛而無虐簡而無傲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俱是根本實學與今學術不同全在變化氣質

朋友會時能不動心否曰切磋問難是平地動心忍性

孟子不動心與動心忍性同否曰動心忍性即不動心命脉故增益不能舜之心孟子知之亦惟孟子能學之

慎獨甚微此處無容聲臭惟有善根一路體察消融
不是到此容有善惡交勝之病

今人只是落在世俗中不曾出頭落在造化裏不曾
經綸幹旋得造化

世人非索隱行怪便不見滋味聖人只於遜世不見
知處用功雖是本色却有許多安處故不悔

不識不知與百姓日用不知同一天機自然聖人亦
何曾加得些子只聖人不知不能察乎天地只一察
字迥別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二

七

喜怒皆天性流行少離體便是遷亦是出位遷對止
而言觀於未發之中一不但是怒時忘怒觀理忘怒觀
理亦豈易得

人品還他人品學問還他學問溫公韓范諸公人品
非不高只學問未真耳故曰豪傑而不聖人者有之
未有聖人而不豪傑也揚雄直是學問不真故人品
亦不高

交以道接以禮而猶固辭焉見財不見義也財不可
重亦不可輕其輕重在義而義又何有於輕重

君子在高位則雖不能無小人而小人之道自消吾
身在高位則雖不能無私欲而私欲自除陽剛者高
明之位也不知陽剛之體日恐恐焉懼私欲之勝而
以情強制之者篤行之士爾

言語須發從吾心所安自然明達無齟口處火之揚
越以其明也洪鍾叩之而聲盎然以其虛也虛明所
照詞不強假辭達而已云者求達其心之謂非取達
意而已

人須是廓然自存浩然獨往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二

八

眼前道路無窮須是放得脚步寬濶始有到達之處
往古來今上下宇宙事事物物何限至今存者能有
幾哉此可見一事一物不足為吾累也

人謂三自反即是三鍛鍊予謂三自反亦即是三點
化鍛鍊愈真則點化愈妙禽獸何難是又加入大錘
冶頑金遇之斯變色矣

學問如人食蔗漸入佳境方有長進若徒悠悠悶悶
然不見滋味恐終未免倒蹋耳纔不進即便退中間
無有于于然駐足者於此蓋當省也

學必為已然後自知痛癢學必克已然後與人痛癢
相關然而其致一也

人品之高有數路學問之高惟一路其不累於富貴
一也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本無間隔非有見有不見也
不見則塞見則二矣故曰魚相忘於水人相忘於道
術

孳孳為善孳孳為利只是幾微萌蘖之間故學貴初
念孳孳非汲汲之謂猶滋滋也

世間奇名種種皆足動人故必有遜世不悔之心而
後可以入道

設無此身何意之有為其有身故人已形而好惡之
意起焉是已與人流通之關鍵也通則格不通則不
格通則格乎天地不通則否塞消亡故曰物至知至
而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
天理滅矣故知者察好惡而開意之金鑰也知則覺
而軀殼忘故意有善惡知則惟有善而無惡
或云從實悟入敦行方是行著習察然實悟者必敦

行故曰實悟是誠

著大而察細著顯而察微有崇卑之義焉故曰事父
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士苟欲成一名亦須卓然拔乎流俗而況於聖賢之
道非有超越之見又安能遠到

敬勝百邪故敬即是禮無已可克又曰能敬則內自
直直養無害養自內也必有事焉勿忘勿助是敬不
是逐事

曾子守約即是集義義即約也臨終易箚何等大勇
何等自然可知浩然之氣自戰戰兢兢無自欺約中
得來

誠意即生意誠無內外渾身命脉都在故心廣體胖
而樂在中自慊之謂也動之全體即具靜體

名何以為造物所忌曰造物之氣每從空處流行滿
招損謙受益謙則空也今之處盛名而有上人之心
知謙者鮮矣惟聖人為能不自滿假故無忌

或曰操存如操練之操有主在焉或曰操存如操柁
之操有機在焉有主故主與卒通有機故柁與舟通

而內外相乘動靜得矣不然持志而暴氣欲此心之出入而以時也弗可也

今之勤學者有二病感時起念一病也又或於感時起念曰某事義所當為勉而行之即同義襲又一病也因是二病故有寂體之說然寂體而不善學則又加一病矣故全在大志願大知識知此寂體又何必言矣

被事占地步多只是心狹
事須謀始為可繼之道庶前途着足有地

至善無形何物可止不動於欲天則自如止水無波是也

天下之事非人做更要誰做古今之學非吾輩明更要誰明已不能做人必有能做之者吾大其心以用之耳已不能明人必有能明之者吾虛其心以受之耳

文字須從古人缺處補須從自家滿處發
士人平居具經濟之略者似亦不少但須養得誠理克實光輝至彼時運用斡旋得轉方是手段要在通

天下之志

不以軀殼起念即一念天下歸仁

心無根根於天天無根無極而太極其根也

或論小人閒居為不善看來也是吾輩同志中小人但今同志中恐猶只是保得箇無所不至此皆放寬門路說也

念從知轉則念正知從念轉則知亡

千古聖賢學術付在吾人身上吾人自當與聖賢一律看

行不到長安不出頭譬如驢子挨磨終日行來只是原路未志於長安故耳邦圻千里惟民所止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是就舜身上見之必至瞽瞍底豫天下化方是子道盡處定處不然猶是孝上欠缺謂之盡性不可

或曰禹以丹朱戒舜其危明主之過與曰人與禽獸所爭幾希聖與愚亦在幾希間耳少有循情任己心便入傲慢去丹朱不遠故微故危

明道獵心原不成念故謂之過吾人有過便連心拔

動故謂之惡

未冠以前屬之父母既冠以後付之自身未生以前屬之天地既生以後屬之吾人不自立自道更又何待

請問其目目者眼目猶訣竅也仁須有訣竅可循方得透露四者通則通體仁矣欲立欲達諸子恐尚未足以語此然言欲則視四者機要更約顏子之勿卽是欲也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二

三

豈但狷者費聖人鍾爐狂者日在大鍾爐中而不能溶化可知進德須有大知識大願欲不專志大也志大故難反

學然後知不足吉人為善惟日不足亦只是用功不已方見前路無窮

百姓與知何以謂日用不知曰百姓之病無根之病百姓之善亦無根之善主宰未立學問未講故也性無獨以其具於人心也故曰獨無內外無夾雜亦無間斷卽所不見不言動而敬信時也而曰人所不見又曰已所不見是支說

有起念處卽便有斷念時

未發之中正是指出微處與人看

聖人視氣節卽客氣吾人則氣節失而為客氣

物有內外否其為物不二則其生物不測渾然燦然一體耳格是感應時事物至知至不二於心處乃是格

為學如用兵須先立家計定規模然後得寸卽寸得尺卽尺家計規模志聖志道是也

學不見進還是前途無歸宿之心有歸宿之心其功自不可已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二

十四

習心卽慾心過與不及皆慾也非此外更有慾在問性近習遠曰性以理言言天道習以心言言人道善惡在心不在性故曰非天之降才爾殊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知心之所以為心則性不足辨矣問性相近與三品之說曰三品之說亦自近中翻來是乃過與不及之漸也但未知所為一者耳繼善成性原於一故曰近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總之一者未離也

學曰覺覺有小大言覺便知與天地同關物我流通
言學便知物我一體爲大人之學故朋來而樂
學時習者乃參前倚衡真覺之體流行克塞無時無
事可容息處不是逐時逐事

蹶者趨者是氣與浩然之氣有主客之分否曰人之
氣卽天地之氣謂有主客者非是只暴與善養異耳
蓋血氣之精靈爲志善持志卽是無暴也故有事勿
忘勿助否則雖節氣猶不免爲暴矣

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是學者事若在大賢以上則直
以已之心達之天下爾矣易曰上下敵應不相與

赤子之心有未發之中在爲其未涉於意也誠一無
僞乃和之脉絡耳要不足以盡之

致知窮理於事物上尋求固不是外事物上尋求亦
不是蓋此心原與天地萬物同體亦與天地萬物同
大洋洋乎優優乎隨感而發育擴克之耳原無內外
心事之判意必固我忘天地萬物自在不爾便是成
念之學非格物也所言不着不離是格一語得之
善無定在如行路然須先知一之路徑乃能隨感而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十五

慎擇之精義入神屈伸變化此豈意念可擬議而有
者如明鏡之照物然切磋琢磨都是刮垢還光功夫
垢去而光自在也故明意念忘而神可入也故精擇
去不善而善可見也故得一

顏子拳拳服膺本體幾於一矣幾於一故過不貳
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顏子拳拳處
天理有根人欲無根天理人欲只是一物只在此心
真妄之間顏子之過無根之過也

言坐忘不若動靜兩忘有內境卽有外境矣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十六

先言正修齊治平而歸之誠意則誠意卽誠正修齊
治平之意而意非小心非大見大學全體先言正修
誠意而歸之以格物則誠意卽誠修正齊治平之意
之理而意非虛幾物非麓迹見大學有實功或言意
而不言知言良知或言知而不言物言物爲求外皆
一偏之見誠無不善無間隔亦無出入

學必知止而後知能常止故致知在格物知通乎物
物我見忘止之道也

慎獨二字無論遠近終始知行博約身心家國天下

都是滾作一段更無可間斷離析處不可須臾離總
在此一處下落乃中庸一書總括也

濂溪謂讀一部萃嚴經不如看一艮卦莫是敵應不
相與於六十四卦中能自率性為最善否曰乾坤而
下何莫而非率性也此論在艮之時位艮一陽在上
為止之主動靜光明各得所安猶知止定靜安慮然
者萃嚴千言萬語只以性法真空妙悟為秘密而於
止上有何着落佛不見身知是佛知可流蕩員轉到
動靜行上則無可逃矣

學以先生語錄

八卷二

十一

誨人不倦何預默識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百物生

道以自然為宗不論學困利勉俱此一路自然上更
不可添一物惟默而識之連默識亦無可着念處子
絕四必有事而勿忘勿助惟一敬自在

志伊學顏其志其學安在曰在仁仁與天地萬物同
體不遷怒貳過成仁也得之偏全在人

孟子彼一時此一時不知此時何以又合有怨尤能
不動心否曰不怨不尤者聖人之心學也心學曷分
彼此稍涉怨尤便是動心又安得為心學孟子蓋指

謬不豫而言不豫公而怨尤私不豫大而怨尤小
時爽不顯是一日根脚味爽清則旦晝夜氣俱易為
力故聖人重之

止仁止孝止慈止敬止信如水之流行隨物灌溉各
足非謂有所止也有所止則物而不化遠於善而中
離矣與佛氏無住之意同而實非

如惡惡臭好好色一誠意何以便得至此曰知幾其
神乎倏而感倏而應還須慎獨以上事故曰誠於中
形於外誠是神便能與鬼神合其吉凶乃不欺全體
不爾便作其欠着了

覺山先生語錄

八卷二

十一

天地人物一氣而已不動氣是不動意之要訣
學者審幾正是大公順應功夫不是觸物起念支離
二段三段終身只一段滾成

有白刃在前而不避且安心為之者只是見得是處
既見得後便自無難事

古人用字俱實說如萬物皆備於我明於庶物不過
乎物為物不貳在格物物字皆以理言有物有則
白沙先生謂林緝熙曰此理無一處不到無一息不

運得此欄柄入手更有何事只此數句理一分殊都在其中理一分殊只是一理更無二理夫子川上之嘆便以一句道盡曷曾如是費力自茲以往更有分殊處合要理會此就緝熙工夫學力而言是周匝說話體用一原顯微無間萬殊一本是理理一分殊是功

天人一感應而已矣未感則不存而存已感則存而不存人之感應於元神中猶人呼吸於元氣中精一博約自是人心感應開闔不容已事不是聖門別作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十一

十九

一殼率與人知新於文歸根於一吾人患不歸根耳出息不入萬緣入息不落陰府此亦善喻

理無動靜時有動靜如何曰理無動靜而有流行因時而有動靜流行者感應之機耳麓譬之車然機動則動機靜則靜總此一車而機之動靜由人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總此一理而機之感應由心光明者心之至正明達也

問入門須先見光景否曰此所謂目注也初學不妨有之但見道之功在審幾其歸宿在真悟虛見與真

悟頗似故有虛見者遂以審幾為鈍根其病道不小深造自得連透悟亦忘又何容見幾即文也博文即無虛見

中無可見無功夫功夫在文禮上以文禮俱有則可持循故也博文約禮自是平正周匝猶之知味而食飽而飽博文為約禮工夫知味而未必食食而未必飽也觀夫子以非禮勿視聽言動言為仁可見仁為文禮歸宿處

易至善而言物何也曰道有變故曰爻爻有等故曰物言物者因意心身家國天下之等言之其即至善也善不是虛物知物之即至善而後吾身可無不善之動

覺山先生語錄

不卷十一

二十

窮理盡性以至命渾是一氣滾做一氣滾成自其處富貴貧賤患難各當而言為窮理自其各當之出乎本體而言為盡性自理性之自然出於人而實非人所能為為至命命其原也蓋人未生無可言既生則理性與富貴貧賤患難一體耳曷為理曷為性又曷為命又曷為富貴貧賤患難渾然宇宙一氣故也窮

盡之要惟有能知命行法流通不貳而理性得矣與
程子窮理便盡性至命反覆觀之益見功夫渾合無
先後別處

問心即理如何曰心之神心之生生乃理也存其心
養其性其心三月不違仁以心為理是慈湖之蔽
食色之根可去乎曰生生之根何可去也其過與不
及之間耳形色天性連不着相之說亦不是
改過一也而仁與不仁分焉在念之化未化耳由巧
不由力慈湖所謂天然之勇亦是也

龍山先生語錄

卷三

三

人心道心二心乎經固言一心也非人無以寓道非
道無以體人人心者後天成性合形氣而言者也道
心者先天繼善不落形氣而虛靈自如者也有形氣
則有知覺故可以精可以一不落形氣而虛靈不盡
於知覺乃所以為精一者精一之至形氣化焉純一
而中見矣猶之慎獨致中是精一之歸宿也非中則
精一者何物哉

無我便是道否曰如其然然而能致虛矣虛中有物
須物來精義順應乃見道理一而分殊也

毀譽得喪死生利害必外之而後此心可一乎曰然
然而猶二之也夫莫非命也君子行法以俟命法之
流變亦命也是故行法即命在是一一之道也

以念遣念為妄念然念有未當時如何曰纔覺便化
何遣之有化即克念遣亦為罔念也在勿忘勿助之
間
言得其當則言為時雨而聽者易入行得其當則行
如流水而受者無難

龍山先生語錄

卷三

三

陽燧以取火非日不生光神精接也多識前言往行
以畜德原不在聞見上
大凡先論心術然後可講學術心術不好的人難講
學術講得是亦虛言無用如不好的田地雖有美種
亦將奚施
憤樂何以同體曰非樂何憤憤則滿腔生意充發故
樂然則栖栖擊磬其憤乎曰非憤則沮溺是矣無可
不可樂也

夫子志學矣何以謂之生知曰自志學以至不踰矩
有進步無回步蓋其志也便是聖人生知之志自孩

提知能遂知達之天下故不禦吾人能於志上着落是造聖根基

道心惟微觀中庸尚綱一章至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可知中庸一書內省無惡不言動而敬信以至不賞不怒篤恭而天下平皆是微功妙用不在效驗上男女飲食其慾乎凡欲皆性也非慾也其欲動而爲過與不及則慾也故君子惟中之爲學

今之學者只怕說着一虛字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白沙先生有云至虛元受道又云虛實二字可往來者

虛中有實實中有虛予謂大虛中都是實理克塞流行只是虛實同原

幾者動之微寂而感未着於迹故微是天行

古人以同處切磋比之磨齒不齊若皆雷同豈能磨得物事出來但恐學者無至虛至公之心只爲人守門戶耳

明道云纔窮理便盡性盡性便至命窮理是大頭腦後儒錯看作知止了殊不知窮者知行皆至也

周公思兼三王乃是繼羣聖之心學四事者卽四聖

之心學非止上四條事

好善言非樂善忘已者不能許大神禹孟子直於好惡上斷盡禹之爲聖性情而已矣

盧守益問昔友云何思何慮乃聖人地步非吾輩始入路頭予竊謂繫辭本旨只要除去閒思雜慮惟順理感應自然此正切要功夫聖人與學者原只一樣但有生熟若如昔友所云乃是踵伊川答上蔡發得太早之說無異霖雨旣霽却指閒雲爲神化也

會中講知及之一章郭子川曰知及及字立根之說

甚好立根卽便是生理仁理惟在培養擴克爲守非此外別有仁守一道莊蒞動禮皆此根發用求盡仁耳蓋此是大人之學明德新民許大功夫都在此中不獨區區一規矩制度之間爾矣

擇善用中惟以語舜顏而不及他試思之何在

默識有物否是靜時得否曰識有何物亦有何時太公順應冥會而已不是息心除妄念只緣無事可謫量無事謫量近似心豈可息者息而無息得之存心如是致知如是緝熙退藏於密亦如是別無玄妙

知其寂不相離管虛不啻念恐復落着一虛何如
安命謂信而安之至立命則吉凶消長進退存亡其
主在我也俟之則知命視安為有功效在行法上俟
猶順也俱是當下事當下合理者法也其自然者命
也行法俟命雖未必便是盛德然亦是盛德自然脉
絡下學上達俟命處即上達也
與時偕行與命流通時中之謂矣夫子栖栖又是造
命一等

篤恭而天下平只在篤恭不在平天下上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五

問道德齊禮曰道德是主本匡直勞來因其脉絡而
引之猶導水之道而後禮可施也然亦不是二時二
事

於穆不已是感維天之命是寂體如何曰此亦難言
在人則為微之顯耳若以誠為微顯為感尚覺有二
路在微顯皆誠也誠混內外

天地之塞吾其體無缺欠處即是塞知此則知帥矣
不必更見有塞的體段

人為天地民物之主終身事業何限而乃區區以

豈與人較而決去之斯亦小丈夫矣枉尺直尋枉尋
直尺須亦識所為枉直者若徒以形迹論之或未免
於絕物而失義也

孤高之操與功名之會自是二路今欲得位望以行
其志於天下而復以峻絕之節臨之其勢必所不能
惟和而不同為立身行己之法同寅協恭濟濟師師
其氣象可想也

不悻悻以苟去是微罪正是仁處

不隱不得謂之費萬物非費萬物之生生處乃費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五

物則費之形影耳

百體即虛乎曰不虛何以痛癢相通大虛與萬物一
仁耳

聖人前知而神直是幹旋天命故無死地晦明以正
志文明以發志二者是也

聖人進身難轉身輕

聖人與天地相為存亡亦必以天地存亡為死生故
關天地死生則死之比于其人也夫子許之曰仁

告子得齊之卿相何如曰比管晏較正較輕快但生

心害政未必如管晏之能有成耳

萬章問孔子與三聖異處直是難言故止引三子極稱夫子之賢使人大着眼目自思得之

問愛盡得仁否曰人餓已饑人溺已溺為天下得人豈不盡仁非愛何物可盡

分殊在理一上流行如水各滿其器然

在處皆仁何獨鷄雛可以觀仁曰為具生意未散離

天地之根未遠也及長則漸分漸大漸剝落甚則嗜

慾至而爭奪生焉故觀仁必於萌芽時得之蓋仁乃

厚道也

鷄雛可以觀仁猶初交際可以觀敬

游於藝回至志於道一步虛一步志於道前至依於

仁一步實一步不知道不足以成聖學不知依仁不

足以進聖功故聖人只從為仁上下手依仁即依乎

中庸之依也

德性之德即道之凝聚處仁則凝聚之種子也故曰

至德凝道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生即仁也生親生

義生序生別生信皆生幾感應之不可已者知仁勇

三者其歸宿在仁

擴克全在知皆二字上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是不離體之知始者指知之幾時言也

動心忍性是自進步困心衡慮是差跌而後轉步

色取仁而行違是子張堂堂之証取在外也在外故

行違至於達則行自內矣

足以與是吾身與道俱與與以天下猶之顯諸仁天

道也足以容是吾身與道俱容容以天下猶之藏諸

用地道也全在明哲以保其身與與容皆身也

父母根也孝弟是不離根發生處故生生之謂仁舍

此便是無根之學仁義禮樂何實之有

仁有消息乎曰氣有消息即仁之消息無消息則亦

無仁矣是故消亦仁也言消息不言生死

心不入細微還從聲色利名習見粗處蔽之

水火木金必由五土而後成可知仁義禮知非信非

誠無物也誠則內外兼備

纔學便是朋友故朋友有信學不力即不信終日終

身由是不論有言無言

天理有根否曰根不可見惟於發育流行處體之仁義禮智根於心

緝熙光明流通不礙乃默識也此則在自得之良知良能與多聞多識知其不同而又知其不二乃為善學

凡人能用人故大能用小故大能用中故大故舜之大智如天地然

道理甚微私慾病痛牽伏亦甚微惟大病能去於其甚微者又更有商量耳

覺山先生詩錄 卷二 三十一
以文會友以友輔仁精神全在會字至以友輔仁則文俱筌蹄矣

無惡於志是不觀聞透體功夫一身精神命脉都在與事為念慮點檢無干夷清惠和恐尚未可以志言以其未入於微故也潛雖伏矣亦孔之昭蓋於昭處未盡也

神之聽之終和且平和平全在神上故交友全在神氣感通

戒懼不覩不聞須從大志願上真切未接物而本體

自在已接物而本體自如不涉觀聞乃戒懼也兢兢業業得無強心否曰知一日二日萬幾知全生全歸之道則戰兢皆是自有物事乃五常之信也故古人多言克言克

仁以天地萬物為體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若只了一箇自家之己此亦未足為難

無惡於志如日月着不得纖翳時故能無聲無臭致知如搔癢然隨癢隨搔即是實學未知痛癢者病人也

覺山先生詩錄 卷二 三十一
增益所不能舜安有不能者曰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瞽瞍未底豫時還是舜所不能處

戒懼不覩不聞猛然一爐真火自然點雪不容恭而無禮則勞四禮字與好仁不好學六學字同禮即天理也好學學此而已

由之瑟奚為於丘之門蓋造就子路不得不用大錘爐亦天厭之之類惟子路能受之升堂未入室惟夫子能知之

子路有聞未之能行是未能有之也唯恐有聞恐負

言者之教亦曾子三省傳不習乎之意非恐後更有聞也。

非禮之禮非義之義從無聲無臭上來天則也。

孟子何獨以夫子春秋接道統曰正人心息邪說與抑洪水兼夷狄皆聖人兢兢業業仁天下功用述而不作猶不足以識之故不以師道而以春秋言。

中庸不可能。是彼三者多了一可字。故不能聖人則無可不可。

小人而無忌憚亦是有學問的小人如王荊公之類。

覺山先生語錄 八卷二 三
此心非敬即肆。執見自任與賢智之過流而爲老莊之誕漫皆肆也。

必世後仁如何作用曰知吾身通體之仁。即知必世之仁。漸磨涵養功夫無窮時。

論天根月窟曰天根月窟間來往。惟其間所以能來能往。而天根月窟可見。

孰先傳焉孰後倦焉。重在君子之道。道字上。道無先後本末如草木之區。以別造化無心。只承當成就者異耳。條貫之先後本末皆道也。

占者占吉凶於無心。求吾天然之本心也。以聖人之心猶恐未盡。合於天猶驗之於占卜。今乃但以一己之知見爲是。而不之察。欲與神鬼合其吉凶。難矣。

神深藏則衆欲難攻。凡易得搖奪者只是淺耳。心有在則有所不在。天地人物一氣渾渾耳。其流行真虛處是誠。流行真實處是物。虛實一也。故不誠無物。一息不誠便與天地之氣不通。是死因。

學聚問辨學覺也。惟覺則理聚。寬其知覺之體也。曾孟尚觀夫子之標的。去做顏子合下直自做。

覺山先生語錄 八卷二 三
心地寬平。精神奮發。功夫毅密。知是三者自無迫塞。疎脫輕揚之病。

尺蠖之屈以求申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不論有事無事。人須常存此意。則神全而義易精。此一致百慮。

先天之知也。若但以知爲用。不惟其中已淺。又或誤以非幾人爲爲著察。而非天爲自然之學。人惟知有知而不知心之管攝者。元神心有知覺而神不止於知覺也。故以省察存養之言爲贅。

乾其天下之至健乎。至健之氣具於心而爲志。志不

可奪可奪非志也志不可息可息亦非志也

於吾言無不悅而何顏若孔卓曰仰鑽瞻忽竭才於無所用如登峻絕而不可及豈不是苦孔子因而示以博我約我之功引至於自家原有坦然之路無險無阻安得不躍然喜其循循善誘而能竭吾之才時雨之化蓋由苦中得之無所不悅是亦苦中後事謂靜為學則不可謂靜為非學亦不可在見與未見耳

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無上正等正覺也既云依摩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三

訶般若大智慧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而又云即非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理障之見也無卓錫之地方是了事之人更有何說矣

卿實曰吾人有虛見佛學亦有虛見水底芙蓉勝花赤花不浸落水不丹兩下沒相干使大師聞之又當在喝杖例矣佛本求見性後又更失之其流然也

何吉陽常舉佛語於卿實曰內觀無是外觀無彼無是故能以已為物無彼故能以物為已已物不二謂真一夫是以有本為宗而德人知之前際無捨後

際無取無捨故不斷一切偽無取故不住一切真真偽兩忘亦無真一夫是以無本為宗而道人知之蓋非有本則不能離相而歸空非無本則不能即空而證實有本然後明心無本然後見性卿實曰無捨無取之說甚好但到真偽兩忘上便難言三千大千世界一切只在眼下分明一切真真無物而亦何住也性實心虛然亦無虛實

心之體即是易體心之幾即是爻變故用易全在九六而學問之功全在幾之變處非變無功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三

儒佛天壽不二同否曰佛不生不死無相而無情廢志暴氣將頭臨白刃猶如斬春風儒無生無死不着相而有物是持志無暴氣故篤信好學守死善道為仁須能由己是乾道故非禮可勿

無所住而生其心無住似是亦是病惟明道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為當人本無心因境有前境若無心亦無無適無莫因境見心而無義與比則其生者亦死心耳

知過而能內自訟此箇功夫天然勇多少禪流妄詆

訶誰知此勇元不動慈湖此詩自好但若以不能絕
意爲過是自成一太過又恐有人爲鑄錯也

誠意而不知格物則誠意無頭腦格物而不知誠意
則格物無徑途故大學推言誠意至於格物則知行
並而大學之功備要之總是格物上一併成了

惡外物是自私而求靜也故不能廓然而太公自私
者必用智故其動也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明覺自然
之體卽定體也只是有病動亦定靜亦定定有何形
不爲而爲不定而定乃定也是故動靜一於自然只
是一定

覺山先生語錄

卷十一

三五

忿悽四者不有所於心是天德親愛五者不有所於
身是王道許大專業只在好惡一念上此格物最約
處

會中講誠意章曰此要知箇頭腦何謂頭腦下文所
謂獨卽至善之物本是也子張之色取仁原憲之不
行皆不知頭腦之故故雖與厭然異而好惡不由中
也非由仁義行之學也故物格而後知至意識
顏子何以其三月不違三月之後又或違之曰此孔

顏師爺印證微密處非常情可知違與不違化與未
化之間拳拳服膺還是有迹可指授處如天地之於
萬物造化淺深授與受之者脉脉不可假焉惟物自
知自得

誠神幾爲聖人審幾之功須是神發庶不爲軀殼所
撓神亦誠也

時素問了心之說心可了否曰此理無窮亦無物有
何可了只當了吾之私心耳了私心須大知識大志
願不是懂懂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三五

學不長進音人譬如啞子挨磨不得開眼若開眼安
肯如此盤旋前路無窮一日千里自有所至

先賢所說路徑雖殊古今只此一條中正大路若真
實求至自然不得不歸於一不行安有路可言畢竟
是富家門下索溫存也

天地萬物皆我分內小小心胸何足克拓白沙曰若
無天度量爭得聖胚胎要在變化氣質隘者不足言
矣曾子弘毅合下便欲明明德於天下

有對斯有形有形斯有對大人無對故好惡不作如

天之於萬物

武周豈不知韶之盡善而顧以美自安蓋一代有一代治化如元氣流行於春夏秋冬邵子所謂皇道帝德王功想亦其時事自合如此聞韶忘味而夫子以告顏淵自是夫子元氣作用造命手

不啻為樂至於斯聖人之學至此又是一進

乾為三才之主故志立是乾道

古冬至日在斗今冬至日在箕然則一陽之復亦在

箕矣曰冬至子之半天心無改移此必不易蓋日在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三七

箕而後一陽之復方應於子耳其於分至之中氣可

考也

天道寒暑節故能致中氣以成歲功人道辭受進退

節故能體中教以成德業蓋幾之交也功在豫

下學上達是聖門着脚不着脚功夫有云着空虛即

以空虛礙矣又將何處可進

自知天命始終惟了一天字知天命猶有知在耳順

猶有知驗從心則不必復驗而天則熟矣在夫子只

一學字無盡

網羅陰陽之感感處網羅所以為仁

感通是生生之心

欲明明德於天下幾欲字便是大學根脚故學問全

在志願是乾道

百世之下只論人品不論貴賤雖堯舜許大事業今

亦只於人品上觀之故學無貴賤人品亦無貴賤在

自立身而已

莫已知也斯已而已矣是不見知而悔生矣悔則行

藏由人不悔則行藏以義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三十八

與知與能是造端夫婦處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是造

端夫婦實學故愷愷察乎天地

聖人亦何嘗有過人底念慮有過人底事功自耕稼

陶漁以至為帝滿眼生意竹頭木屑皆家計也

問日新盛德日用功只在日新盛德其馴至耳如抱

赤子然乳哺之飲食之日長日大彼安知之心有限

量心之德無限量愈盛愈無窮

無意於天下國家終流於無君無君亦無父矣有意

於天下國家終流於無父無父亦無君矣無天下國

家是無世界離天下國家亦無學問惟能於仁上求之自不能外天下國家以爲仁

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此愛者曰既有仁體施即其用耳未至於仁方有施功故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非謂仁愛中又更着一恕字恕是如心覺功夫有着落耳

汪子烈問人所不見是獨否曰此非獨也泉翁嘗云慎獨之功須於人所不見致之乃是自慊無自欺與所不覩聞之體無起滅間斷對人言言不見是感應

時事

知善知惡是知爲善去惡是格物如何曰知善知惡真知也即真知一路致之以通格乎物若添爲善去惡二字似又加一轉身致與格二矣

慎獨誠意皆喜怒哀樂上消磨不落虛見

問顏子歿而聖人之學亡然否曰乃顏子之學亡耳不遷不貳以一良知具足然則夫子之好學何事乎又何以擇而得一也先天之復過怒未形擇而得之拳拳焉故曰好學此堯舜以來精一不可易之學脉

乃今更闢一門墻焉恐未免爲邊見也

良知爲學問規矩然否曰規矩天則也謂天良知爲自然之規矩可也然而學問規矩其敬乎敬立而良知在矣以敬爲道則不可求道而不以敬則不足以得之修己以敬敬以直內此聖門不易之法

人生覺有二初其賦予一初也脫胎亦一初也賦予之初繼於天者只可言善未可言心故親義序別信五達道者有其理而無知覺成性之後心氣始凝故智仁勇三達德者有知覺之體而無見聞惟其無見

聞也始生之初德猶善也不學不慮良知良能發於心而不落於心斯無有不善者過此以往聞見日移習染日積天然之良其能存焉者鮮矣故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盡乎人道所以還天道盡乎知仁勇之知所以還天然之良知理同而功異雖聖人亦在入道之科自少至老惟有學利困勉功夫可言耳不言功夫而言人人自有良知自致於人倫日用之間其亦誤已誤人矣孟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也斯無惡於智矣道本自然功本自然何病於心而亦何病

於知也不學不慮與爲之而非不學不慮者病耳
 如子之言不其有二知乎曰非也此亦就今之言良
 知者論之耳其言良知也卽至善卽天命之性之謂
 言理也言天言良者特其標的焉耳夫子之謂習固
 習之知行以求至卽知止卽戒懼之謂言心也泉翁
 嘗云戒懼所不覩聞着念非是不着念亦非是惟有
 勿忘勿助循吾中念明察而洗刷之雖未必卽是亦
 卽所不覩聞之昧絡日深日密久久漸自有湊合處
 習之爲道亦猶是耳以乃又訾之曰以心求心是爲
 心病以知求知是爲知病以心知求理是爲理病少
 涉體察便屬知外一有稽求輒成外照內外二而學
 於是乎難言矣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知斯三者則
 知所以修身以言乎智仁勇之德皆吾心固有之知
 行也至道上無功功在至德今之言良者非生知卽
 水面之清未着根之萌芽如無欲害人無穿窬人皆
 有不忍之類苟不克之不足以保妻子則此知亦奚
 賴哉故曰好學近乎智蓋必反歸之吾心固有之知
 行從知止上識取庶幾乎近之古聖傳心不傳知其

知之固有道矣
 龐子曰知止定靜安卽精一之謂慮得斯中矣此格
 物之事于聖一途隨在合轍其不言善而言物者何
 也曰人與天地萬物爲體善無體以物爲體君臣父
 子國人之仁孝慈敬信是也見物見道爲實學
 天地網緼萬物化醇斯道渾淪無朕可分精一博約
 之功如是蓋有感寂而無起滅惟默識緝熙得之
 鍾生問戒懼恐懼作何用功泉翁嘗曰旣無覩聞安
 有功夫可言只在志主乾乾上臨深履薄亦惟於感
 應幾時見之不是常有一箇深淵薄冰在心上或曰
 此亦是不難皆人所有如人之行路捧持物事自然
 直從安坦處卽是戒懼之心曰是又以知覺運動爲
 性矣還須見性黃憲曰循性而習之謂學是先正格
 言
 明道以聖心如鑑言必有事正得勿忘勿助之法勿
 忘勿助是敬字敬者德之聚有事集義以此一時一
 事點檢安能湊泊
 有一毫與天不似聖人皆以爲過故五十學易與天

同流補過也然此自是聖人之過惟聖人知之若在學者只洗心退藏當自日有所見

知微之顯自始學以至今八十矣只是做箇微功不盡顏子屢空庶幾近之然又謂之曰具體而微何耶不費不察乎天地猶是微有限量處

戒慎恐懼所不覩聞是誠意之功不落意處但在喜怒哀樂中和上識取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篤行皆其功也許大學問功業只在此四字故古來賢聖惟在理會性情通天地萬物成一體為仁

覺山先生語錄

本卷二

四

問思不出其位曰思而無思也存一敬如鏡然照而不着於照即誠意格物之謂全在知止上位在道亦在位隨時思亦隨時不知止便憧憧

心一也隨事精察是支節一以貫之是全體理一分殊分殊即在理一中有感應無分合內外兼該是一之通貫處其要在知一理貫萬事便為一此亦曾子所能矣

樂堯舜之道與尋孔顏樂處曰樂堯舜之道是言學時事孔顏之樂是言學後事樂道與非樂道然而無

非道也吾人須於語之不情亦足以發無所不悅處求之伯夷柳下惠於悅樂何如曰此却難言心安而已矣安有着脚悅樂無着脚惟我與爾之是漆雕開未信之斯子絕四之絕子貢其斯之謂皆無着脚地也總只於學上微上功用無盡期

為政以德其德全在大學好惡中庸喜怒哀樂性情上性情不中不和皆於氣上走作故曰持其志無暴其氣是理情性變化氣質關鍵此孟氏所獨得者而又曰集義所生又未克有理氣之分蓋因告子之病

覺山先生語錄

本卷二

四

針之云耳氣之中即道也予故曰不動意實是不動氣時着落

修德乃所以凝道洋洋優優皆道也故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以下皆問學事其功全在溫故知新知行上尊猶家尊主也終日終身只問學一大事莫非德性有何二事分別溫而不忘知矣而弗去則敦崇矣知行崇卑一體亦不是一用禮即知新之實用

聯翁敬字是通誠正修齊治平總括工夫與去人欲存天理相類答陳衛道書云才能格物致知便能誠

意正心天下國家可得而理不是二事惜乎俗學之失之也

千聖所講者心學不是事學所傳者心法不云事法傳繡傳針針與手未易言也

慈湖占得地步高只是無根脚錢緒山嘗謂不起意之說印證於到家之人則可如以語初學不免習成虛見然聖人初學門路一塗不起意自是慈湖聰明自成融融一境界耳不可以為訓也

晦翁謂聖門只說為仁不曾說知仁上蔡一變而為

學山先生語錄

入卷二

四十五

張子韶上蔡所不敢衝突者子韶盡衝了近年陸子靜又衝突張子韶之上夫知仁二字與學者先須識仁似不足為上蔡病其所病者從性日意雲之說失之耳張子韶上恐子靜更無可衝突處

聖人知行便是本體學者知行是本體工夫自其本體之知覺而言曰始條理自其本體之全具而言曰終條理其為條理一也南軒謂知與行互用晦翁謂知與行是齊頭做須從性體上流通不落見聞格子方是實知實行

敬是全體敬覺冲漠無朕萬象森然晦翁曰心若不盡燭理不明雖強把捉豈得為敬又曰敬是此心主宰處

初學便言無聲無臭如何曰以此指明性體則是以此自悟自超恐漸入寂寞無味味在仁故中庸至末始提出無聲無臭

一貫是微之顯否曰固是然既言一在學者則必有門路可循故曾子實之以忠恕忠恕皆一也程子大公順應得之

學山先生語錄

入卷上

四十六

萬物育者非必一一能化之如虎豹龍蛇各歸其所四罪而天下咸服服處是育

河圖為經洛書為緯經緯一理耳若言相為經緯即是支說

易較大於洪範

河圖東南離兌火克金火盛金伏之象也南西乾巽金克木金肅木凋之象也西北坎歸艮霜降水涸之象也北東坤歸震土墳甲拆之象也
木生火金生水先天離在東而坎在西未離母也

圖之五行以數之生成為順為卦之體書之五行以卦之流行為順為易之用

先天橫圖乾兌離震巽坎艮坤震坤不交為剝巽乾不交為夬陰陽之極生道消矣圓圖震兌離乾巽坎艮坤震坤交而為復巽乾交而為姤陰陽之始生道見矣故易以成卦立體以流行致用後天之震艮坎乾巽離兌坤又圓圖之變者也

八卦橫列震巽由交故曰天地之交起於甲寅此夫子所以求仁為邦以夏時為正也

覺山先生語錄 大卷二 四七

冬至起于坎此天地不可易之常道其日在虛在斗在箕者其應之遲速耳故有地盤有天盤地者天之根也建子建丑其根處同耳

呂巾石云陰陽之數九六而已九六之太少各四四其九而三十六為水木七十有二四其六而為二十四為火金四十有八兼而有之為土為百有二十蓋五行一周之數三才之一也人之生百有二十故人為貴可以配天地贊化育不可缺少天地底大數之全即性之全也惟性有此數故能變動交錯通人物

之情以成天下之務不可謂數為末論

天之生物必假於日月合朔何也曰非假於日月也一開一合而後天地生生之氣流行而不已開合所以致中和也是故有節氣有中氣閏則天氣之餘耳非餘無以養所有天下萬事萬物之理皆然

曆法精密豈上古聖賢智慮有所不及而堯舜止曰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未有如後人之玄思妙筭如杜預所謂順天以求合而非為合以驗天者也漢之太初法於律唐之大衍本

覺山先生語錄 本卷 四八

於易據大衍以為授時而今日因之大率竝以所測日影為據歲差微妙冬至日月所值之辰先後遲速至今莫能歸一此聖人之學所以畏天知天體天地愛民之心而不敢因緣人見徒自足於一術也

玄告曰玄生神象神象生規玄者幽摛萬物而不見形所謂資陶乎虛無升降不關萬類不別一之謂也一生二二生三三謂三摹即天地人三儀三摹外翼象兩手之張天左旋日月右旋一判一合五氣順布四時行萬物生所謂通同古今以開類摛散陰陽而

發氣邵子謂雄見天地之心其亦玄告此類與摘張也韻書以手舒也判合如日在子天在丑子與丑合日在亥天在寅寅與亥合之類所謂升降相關也不判合不相關不足以生萬物蓋天地陰陽自然之運其不得已固如此

五行相資相濟一時具備所以純粹中和而能為四時之消息流行也有微著而無彼此有偏全而無欠缺若謂春夏秋冬各以一物自為生克勝負謬矣蓋消息即是生克也

覺山先生語錄

六象

四九

古今曆算數不同只在四分度之一處難會古人以四分度之一屬斗分建星紀月牽牛紀日故即以斗分為歲終而日行起牽牛隨時修改以為天合至東晉虞喜何承天宋祖冲之以歲周天餘之數析分秒以立歲差而隨時修改之法變矣或日月建星名天官星在斗分不預二十八宿之列至今從之乃亦順天自然似不必用古法可也

皇極數始於一卦始於乾數以十二三十相乘加倍還元卦以乾兌離震巽坎艮坤為次卦終而始然元

會運世歲月日辰皆在元中而與元並起一卦如乾

一變與兌變為夬再變乾離為大有三變乾震為大

壯四變乾巽為小畜五變乾坎為需六變乾艮為大

畜七變乾坤為泰為元之元數乾初變夬是生兌故

會之元即為乾兌天澤履七變至臨而兌之爻盡運

之元即為乾離天火同人七變至明夷而離之爻盡

世之元即為乾震天雷无妄至復而震之爻盡歲之

元即為乾巽天風姤至升而巽之爻盡月之元即為

乾坎天水訟至師而坎之爻盡日之元即為乾艮天

山遯至謙而艮之爻盡辰之元即為乾坤天地否至

坤而卦終雖云七變之卦皆主於乾而不統於乾七

數之乘皆主於元而不統於元蓋七變之正反始天

終地而環八卦皆乾元之用也

卦起於河圖洛書之數數無吉凶必卦立而後吉凶

可見故邵子之數亦即卦也或曰乾為卦數之本而

皇極天數冬至起泰地數驚蟄起泰人數大寒起泰

物數春分起泰尊乾而避之故起泰然泰亦乾之變

生履為兌用交也天地交泰上交乎下下交乎上物

覺山先生語錄

六象十一

五十一

必交而後有吉凶有吉凶而又後有既濟故皇極以
交處起數爲吉凶消長進退人數從天物數從地而
三陽當泰位故無從似亦有理姑存之以備詳論
月行有遲速極遲則日行十二度極速則日行十四
度半強遲則漸疾疾則漸遲二十七日半強而遲疾
一終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
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裏去黃道極遠者六度二十七
日有奇陰陽一終故曰交至二十九日有奇而會會
則晦朔分焉此節氣所由不齊也齊則不可行矣月
從日日從天其大小之分然也日月有定分而天氣
有餘故閏從氣以合天
黃道度數如斗十二女五危十三之類大初費直蔡
邕皇甫謐所定古今不同今惟夾漈所取從之
天河金氣本水故曰天河曰漢津有起沒無分合
律娶妻而呂生子如黃鍾九以林鍾六爲妻太簇九
以南呂六爲妻其法以九六乃亦用九用六之意用
九而生必隔八者物必有衝有合而後生八卦之次
也遇衝而止故以八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一

三十年爲一世十二世爲一運三十運爲一會十二
會爲一元通計十二萬九千六百年一運蓋一萬八
百年也以是爲天地終始然乎夫天開於子地闢於
丑人生於寅乃亦一運當之自堯至今乃三千餘年
耳而其數在巳午之間記者謂從日月五星逾推而
上得之其將何所從始而又以何爲中星也王浚川
有云曆家章蔀紀元四者之法皆準於子年月日時
刻而皇極經世乃趙子恭所謂以歲月日時配元會
運世皆假合附會初無實事可指而又謂爲先天之
曆可乎邵子之說未必然也
律以三分爲損益氣朔以三分爲盈虛蓋天地之數
本於一虛於五用於三而成於九六皆其自然之妙
統於此亦盡於此
河圖以五行相生爲左旋之序蓋左旋天行也洛書
以五行相克爲右旋之序蓋右旋日月五星行也日
月五星即天行之用爾是故自水而火火而金退火
於西進金於南水火無定形而金木有實體乃流行
微著之漸若謂火金陰可變而陽不可變則亦安排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二

說耳然而必於西行者西克而就東所以就生氣也必於火金易位者五行惟水為始而金為肅殺之氣故火在金位金在火位平金所以生也是故曆有三伏樂有刻商引羽重生氣也

三五一都三箇字古今明者實然稀東三南二同成五北一西方四共之戊己還成生數五三家相見結嬰兒三家者意身心也身為精為坎一又為情為兌四兌為水母心為神為離二又為性為震三震為火母意即戊己土也心五身五意五三者本來合一知

覺山先生語錄

卷二

五三

三五之一則知鉛汞不離玄牝無處可尋身歸心心歸意意歸虛五乃虛中數也歸虛故身心意皆五金來歸性初乃得稱還丹坎中為金為情為身為精以性攝情故曰九還九乃金之成數也離中為火為性為心為神煉神還虛故曰七返七乃火之成數也丹云父母未生以前是金母之基釋云未生此身性在何處歸性初者煉化而還虛也虛則金剛不壞丹道用卦火候用爻紫陽真人云此中得意休求象若究羣爻謾役情又曰煉精在知時所謂時者古人

云時至神知鉛遇癸生須急採猶吾儒研幾於良心覺時其亦有取爾也

火木水無定體功夫全歸在土金土故有金剛不壞之說惟金剛故能生水水生木生火於人為生仁仁體剛而用柔因所生也五事一曰貌貌曰恭恭作肅坎體剛也故學全在忠信忠信土金象也

巷伯之惡惡是矣然至曰投之豺虎投之有比似非處諱自保之道曰巷伯近侍於王可以直言無忌凡百君子敬而聽之蓋戒人之勿為諂謀以免士大夫之禍忠愛所發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十

五五

白駒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愛之至矣然曰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則所以留之者或非其道宜賢者終於遠去也

尹吉甫六月北伐許大功業而詩人稱之者不過曰文武吉甫為邦為憲即其來歸燕喜所與其飲者亦不過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可知古來大將之道如是今之取威制勝而無其本者皆小材也

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乃亦以燕勞詩歌用

之於內外耳而謂之治者文武之治不在于慎防維之具而在於通上下之情仁感也

有眇而後有是非是非無窮故老子曰因是又曰無適夫已與物對然後有是非之見惟忘物我斯無是非之見而見物有是非之心莊子曰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於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故曰莫若以明偶者對也是又併是非之心無之忘則是無則不是惟明字善用則是也不然只一無窮一環中亦無着落故義之與比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五

莊子大宗師篇已外生矣而後能明徹明徹而後見獨謂此性無對故爲獨也以明徹爲見獨俗儒亦未易說得到此

或謂禪宗多機鋒之言於劍刀上工夫甚速曰說機鋒劍刀終是險道無誠意孟子所言五教者乃君子之教然時雨不屑未嘗無機鋒也

吾儒之學自其末流也有數等佛之學其失之也亦有數等佛之上也以解脫爲正宗禪定爲兼修其次禪定爲正宗多聞爲兼修又其次多聞爲正宗福德

及兼修又其次福德爲正宗鬪諍爲兼修又其次鬪諍爲正宗解怠爲兼修自多聞而下已無可與言者矣今之正宗隨緣而無事鍛鍊者皆懈怠也

佛氏原無二教及五祖成就神秀多就威儀拂拭上而六祖則又專就頓悟員通發之迄今取頓悟而不取拂拭此佛教所由偏也吾儒學術今亦似之故失中而難返

晦翁謂自漢以來專用黃老東晉佛法漸盛大率却祖老莊迨達磨入中國然後一切掃蕩直指人心而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十六

諸子百家俱廢又曰當時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功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所謂存養者也只是存養箇無存養功夫近時所說金剛等經又有援儒而雜入之者蓋吾儒好佛之惑將儒與佛俱失其本旨至惑初學滋甚此却所當論也

朱子謂儒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夫理因神識以發儒豈能外神識以自存但吾儒理與神識爲一物而釋之神識恐理爲之障耳理豈爲障障之者意也象山曰善最害心故晦翁疑之

凡夫不趣道惟恣六情乃行六道一念計死生即落
魔道一念起諸見即落外道見有生趣起滅即落聲
聞道不見有生惟見有滅即落緣覺道法本不生今
亦不滅不起二見惟是一心乃為佛乘又曰凡夫逐
境生心心遂欣厭若欲無境當忘其心心忘則境空
境空則心滅若不忘心而但除境境不可除祇益紛
耳故萬法惟心心亦不可得復何求哉故曰般若為
慧即無本心夫其言曰不起二見惟是一心已自明
白而又曰忘心心亦不可得即無本心等語蓋其過
高之學不免多為周遮之詞以成其空周遮處即空
病也惟不生不滅心境兩忘得之除境非是無境則
亦非矣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七

達磨滅寂有着脚即是無着脚故其道不可行夫子
栖栖依依不着脚即是有着脚故仁意滿天下
未出輪迴必嗔圓覺彼圓覺信一從輪轉儒者常喜
而樂道之不知圓覺還是打得破底圓覺便被這些
子枉了一生輪轉亦何用也
証諸善法本是幻造諸惡業亦是幻身如聚沫心如

風幻出無根無實性此西來本旨也而達磨面壁九
年又曷為幻及二祖求安心法達磨曰將心來替汝
安則亦非以心為風者豈皆以是為幻功耶二祖在
雨花臺說法天花散落後見達磨說他這些浮氣不
能成性遂截臂示信以盤獻跪雪中雪沒頸然後乃
得其傳然則達磨面壁或云是鍛鍊他人法為如此
等浮氣者亦未可知故予常於坐中徃徃見友朋識
者一開口輒盡吐其平生疊疊如傾流使人應接無
可間處此又達磨之所不與也未得其意吾於達磨
又安可易非之

覺山先生語錄

卷一

五八

佛氏千百億化身未了一身吾儒只了一身却是千
百億化身
佛如浮萍隨處自在只是無根其言性命亦無根之
性命
佛不知吾性却能言吾病曰四百四種病宿食為之
根三迷八難苦色慾為之根流轉生死道貪愛為之
根
有僧多寶老僧借觀之畢拜謝曰未與何謝之有老

僧曰爾與我皆只得一觀。我觀之與爾藏之何異。是高識不是常道。又一小僧具齋飯約次日請師僧共飯之。師僧不許。小僧曰此亦常事。僧師曰安知吾有明日否。是有心不是無心。

有釋徒於山中靜坐定心數年。自謂可以出矣。一過河埠。失跌不覺心動。復回山中習之。蓋其道因物見心而無心。可見原不在事。願亦近之。但不於事時磨鍊。還是煮空鑪也。

恒河沙者靜也。即無心無善無惡之謂。

覺山先生語錄

卷十一

五九

將謂心上別有一法可證。可取遂將心覓心。不知心即是法。當下無心便是本法。又云為有貪嗔痴。即有戒定慧。本無煩惱。焉用菩提。將心無心心却成有心。本無心亦無無心者。默契而已。其云默契二字善矣。而下又云言語道盡。心行處滅。有何可契。使人難於體當。此其所以終不免為寂滅也。

問智食識食如何。曰四大之身肌瘡為患。隨順給取。不生貪着。謂之智食。恣情取味。忘生分別。惟求適口。不生厭離。謂之識食。二食分別。識勿論矣。智食之中。

猶當補之一語曰禮食。

若不於心法上悟。惟於教法上悟。俱為聲聞。終成逐塊。

何謂化城。其言曰無佛無眾。生無能無。所何處有城。言化城者。二乘及十地等覺妙覺。皆是權立。接引鈍根人。語言若是上根人。他自己尚不可得。何況更別有法。當情前輩。每令士人謹禮不透者。看莊列亦以其接引鈍根之法。令人善用之。不以人廢言。亦取善之道也。

覺山先生語錄

卷十二

六

佛說法身報身化身。身一也。法身說身性。虛通法報身。說一切清淨法。化身說六度萬行法。法身不可以言語聲音形相文字而求。無所說。無所證。故曰無法。可說報身化身皆隨機。感見所說法亦隨事應報。以為攝化。皆非真法。故曰報化非真。佛亦非說法者。夫既說有法矣。乃亦隨機攝化矣。而又以為無所說。所說非真法。白沙先生謂其為大儻。侗是也。

問十八界其言曰同是一精明。分為六和合一精明。者一心也。六和合者六根也。六根各與塵合。眼與色。

合耳與聲合鼻與香合舌與味合身與觸合意與法
合中間生六識為十八界若了十八界無所有惟束
六和合為一精明但不免作一精明六和合解遂被
法縛不契本心自如來付法迦葉以來印心而已胡
康侯所謂句句是字字合然而不同亦此類耳
現在過去未來為三世三世俱捨只是一切俱捨惟
虛中順應自無念無三捨見

古人心利纔聞一 便乃絕學所以喚作絕學今人
只欲得多知多 又義喚作修行正如多與兒

酥乳喫消與不 不知三乘學道人皆是此樣
盡名食不消所 解不消皆入毒藥此亦吾人通

病視此當為一省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你清淨法身名為阿耨菩
提若不如是過此一關他日盡被閻老子拷校夫言
心似矣然曰無住生心還落二見不免猶有拷校在
在生字上善用得之

六祖語明上座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
明上座父母未生時而明上座於言下忽然默契此

佛氏宗旨但於已生已感心性印証不來惟無所思
而思為當只不可於思上添病耳

聖人無心即是佛凡夫無心莫沉空寂否師云法無
凡聖亦無沉寂法本不有莫作無見法本不無莫作
有見有之與無盡是情見所以云見聞如幻翳知覺
乃眾生祖師門中只論息機忘見息機忘見四字亦
善然不若依本心生幾自然而不起見得之

佛以廣大之心 乘之教人乘者教人持五戒而
常獲人身不墮 天乘者教人修十善而報

覺以至於佛道 凡生常住不滅證無上覺還度
眾生也天下之大道遠理孰有過於此者世有大道

遠理而懵然不知方且恃其聰明矜於聲勢謗襲聖
教多積過愆而自趨於惡道其亦可哀也已大抵人
有此身其生也甚難其死也甚易世尊握土以示其
徒以為輪回於四生六道之中得人身者如手中之
土失人身者如闍浮之土蓋謂為善之時少而謂為
惡之時多是以得人身時少而失人身時多則其生

也豈不甚難哉

經云若欲離苦先去無明則諸業不生故身心安樂
凡百迷塗皆由不知不覺有之此等指出病源君子
所不廢也

生滅滅已寂滅爲樂涅槃闍王俱是寂滅到處此則
三昧無漏之說也故儒欲生而佛欲死

空假中三輪觀法靜卽空觀動卽假觀動靜交卽中
觀夫三觀究竟一觀觀豈有假惟空故有假中又

何在哉無物則

空過矣



涇林雜紀卷上

東吳周復俊著

唐呂才駁星命云同年同月而貴賤懸殊共命共胎而夭壽頓異此確論也以予聞見若江西張都御史敷華與兄同時生山東臧都御史鳳與兄參議龍三河布政王君楊與兄尚寶司丞楠皆同時生然張擢中丞而其兄流落不偶家業俱廢臧登甲科晉都憲而龍僅以舉人累官參議壽亦不永王君先舉進士十餘年兄楠始

涇林雜紀

卷上

一

涇林雜紀

登甲榜官禁近其他共命共胎而貴賤壽夭殊科者縷縷不可勝紀嘗執是以扣諸星家皆不得其對曾不思吾人之生地有彼此稟有厚薄祖宗之積善積惡冰炭分形已身之作聖作狂臬鸞判質乃欲持一定不易之說概萬有不齊之人宜其不能通也

滇南黔國沐公堂前有枯一株長幹數陰盈匝一畝而歲久不實滇中凡民間植枯成林河樹輸錢縣官沐公王國美指樹曰汝以不輸稅于

公故久不實邪即命僉者報之官是歲枯乃實夫皇家尺地一民莫非其有則亦無一物而非其有者也以上公之貴而不能私一枯則公家之物其不可私亦明矣今之吏而漁者動輒金帛千萬其為枯多矣安得不賈禍哉

天下水皆東流惟昆明水西入金沙江以達于三峽其水倒流故曰滇

南宮富民於野外築室一區頗壯麗移入居之輒有鬼物夜出畏而遷出偶有他邑流民夫婦

涇林雜紀

卷一

二八

挽一小室其境暮無所歸遂宿于室是夜其妻就寢寢柱鐵錄生一男遂命名曰張攀鏹夜二鼓有鬼物百數踊躍而至其夫素有膽氣持挺逐之群鬼倉皇趨後房竄入地中已去復來如是者數四其人默記其竄入之處旦持鋪掘之悉黃白物也上皆有張攀鏹字於是夫婦托疾臥室中踰月潛出告主人曰吾邑有大姓將買是室可否唯命主人深幸粥之不早張遂以所得之金售而居焉攀鏹迄今為富室南宮

尹年文為予說

冢宰馬公文昇蒞仕時嘗道經一縣縣有公署
夙以恠聞吏白公不聽夜疑坐于堂唯一青衣
佐酒待之至夜分有長身黑衣男子抱琵琶而
入曰聞公於此飲酒請鼓樂以佐歡公浮白自
如凝然不動每息衣奏樂一終公輒命青衣舉
一大觥飲之酒十數行黑衣者漸醉其軀亦漸
縮而短俄倒于地舉燭視之乃一狐也公徐命
縛置于篋鑄而封之比曉聞篋中有聲曰吾晚

涇林雜記

卷一

三

侍公初無害公意况公他日前程遠大然至某
年亦有淪囷之患不敢不先告公素仁者胡不
惜一獸之命耶公遂釋之後公出入履歷一如
狐言而縣署之恠亦息

程津文安縣人也先時津同盜宋子良於大城
縣韓村劫殺賈彪後子良被獲指津津不承巡
按馮君璋命文安簿荆廷解鞠其事津堅辨不
輸服偶廷解以公幹至韓村忽飛蓬一株豎立
馬首行逆數次廷解異之即集保長咨訪有裴

經考言此地三四年前有軸北村民賈彪被殺

今尚未白廷解心疑之即携蓬歸送城隍廟祈
夕冥禱後列程津宋子良於庭高聲揚問曰蓬
乎若有寃即望警人行動蓬忽自立行詣津前
二次津遂款服不俟刑戊申三月八日子同巡
按張君洽論囚目擊其事亦異矣

震澤長語中載木稼云成化末余在京師親見
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茫茫尋丈不辨艸
樹玲瓏若蒙帷蓋少壯鬚髮盡成老翁丁未歲

涇林雜記

卷一

四

趙邦

予巡霸上仲冬廿八日晨興謁過客途中冉冉
烟霧蒙籠斯須飄拂裙袂須眉俱皜回至署中
則庭樹絡結曳玉垂珠一如震澤公所見時有
坤宮堯逝之報尚未成服又值有此不知何祥
越明年大學士夏言得罪僇于市

丁未秋予至京師偶觀二事頗異其一周序者
不逞人也藁城張千戶某與予同年尹子莘家
世仇序道出藁城解后千戶序曰若與我千金
請必寘尹于死張詢其故序曰若知楊壽乎以

言事繫詔獄今構尹與楊交通怨誹之辭達于上則二人必死而君之仇報矣張欣然從之至索序自製尹楊怨望詩詞往來翰札刻成集潛結校尉周某夜飲其室期旦日令周校尉擊登聞鼓飛進闕夜霑醉燈地委於謗書校尉廬舍延燒皆盡張千戶賂序金一篋亦為街卒持去序狂謀既無以施遂往謁陸錦衣訴告街卒求覓金篋陸曰吾素聞爾名爾乃今自至邪執付衛獄并逐京師潛住奸宄輦轂肅戢其一戶部

涇林雜紀

卷一

五

尚書王公果素持清譽金穀不緇其心兩淮鹽運司遣官黃正夫解銀參拾餘萬兩戶部郎中余繼善不即關收人言沸湧給事中馬錫奏前銀襍和鉛鐵尚書王果受托不行舉正上震怒繫公詔獄戶科給事中勵汝進五人疏解之上怒杖于午門并及提督太倉尚書王公晞下鎮撫司具獄聞御筆批果重刑時上方詣齋殿行香侍香擊鍾而紐斷鍾裂宸衷頓寤追還詔旨果改謫戍晞為民勵汝進各降遠方雜

職云予惟下民為惡於幽閉之中自以上玄濛漠若罔聞知而不知神示其靈炳若有燭其於為善者亦然夫以揚爵之忠華夷共觀尹子年少家居祇因閭里忿爭初無他端而周序乃肆其凶狡中傷善類脫燈燼不飛謗書上達二君其能免乎果旨意已行倘非追蠶之變則焉且不測蓋天既不欲汙穢善士又欲彰吾皇不殺之仁故應報神速如此虜酋也先奉

涇林雜紀

卷一

六

天順皇帝鑾輿至大同城是時撫巡鎮守諸臣皆閉匿不出獨知府律公某繼城出見抱持大哭也先義之比反正首擢律公為工部侍郎且命其子聯姻王室律關中人也於疊川憲副說武宗初年李西涯東陽秉政適流賊劫掠北直隸河南山東其勢猖獗李空同夢陽上疏蔽罪於西涯西涯執疏泣曰東陽燹理無狀罪誠有之若以此曹橫行皆東陽之過則有所不甘耳竟不以空同為罪也

湖廣攸縣解元羅星與張龍湖閣老治同舉于鄉嘉靖庚辰龍湖會試第一羅下第授徒於京師隆福寺龍湖元入翰林時袖古文就羅若請教羅便之羅百尾點竄龍湖欣然從之無忤色

張蘿峰字敬卒於家霍元厓韜為南京禮書呂涇野柙為禮侍元厓囑涇野綴文祭之涇野不應元厓乃手書張公十善以授之涇野復書云不聞十善但知百惡卒不肯作元厓大怒至携

涇林雜紀 卷一 六

涇野書於部中有欲上聞 當守之語涇野徐曰此事任公柙亦嘗於午門前杖過已上三事李鹿泉霍元厓博學高才性頗偏僻嘗見其疏乞一事似亦以天下為心者大畧以蘇松賦稅太重民不能堪廣東太輕民甚康樂天下之民皆朝廷赤子乞量減蘇松賦稅以蘇廣東庶彼此通均民不告病疏雖不飛見亦武功伯徐公有貞成未昌與張某善武功欲為一葬地期二日至山林相之武功已先

連日中張猶不來徐公怒欲還父之張至公責之張曰吾已早行遇有人刈我田穀弗欲其見迂道避之故來遲耳公曰若此念即是善地遂為相視定之張沒葬馬戶部侍郎南園公即張之孫也嗣後簪纓不絕

永昌楊生元言動不苟以貢入京滇人行遠者必持珪石取其輕簡且獲厚直元以五十金易珪石持之至京即鬻馬賈許酬百金元曰足矣賈意其嫌也增百金元又曰足矣賈謂其意

涇林雜紀 卷一 八

猶嫌也復增百金元受之召諸鄉人謂曰吾始以五十金易之而售得百金自以為足今賈乃與吾三百金非吾本心也遂析與鄉人為舍館川途之費後為校官乞歸永昌窘不能自存時中官與參將沐君松開鎮騰越雅重元名時以金緡牢醴餽之輒辭不受兩鎮暇其亡直入其室以三十金繫于床第而去元歸覺之仍復送還其介如此尤精數學藉以為養若蜀嚴云滇中氣候比吳中率先兩月洱海六月間木犀

花盛開乃若安寧季冬多善穎開歲食新蜜川
州於仲冬初旬薦戎菽又不翅兩月已也葵花
諸品皆艷麗雖秋冬霜露結葉更葩不歇曲靖
迤東戎菽四時有之

龍女樹惟大理三塔寺中有之崇可四丈株幹
凋瘁向南一枝獨榮春初開白花如杯花委地
皆仰

牯牛加以羈勒谷... 徐行於岡阪林箐間
宛若蝸牛之行垣壁也

涇林雜紀

卷一

九

漢中女婦良賤皆以玄帕封頤丈夫戴毡笠哨
兵戴笠則以髮敷其上土舍未襲冠帶戴犏牛
毛笠其毛下垂若流蘇然

賓川州西門外二里許有土城遺跡崇可一二
尺相傳武侯擒孟獲駐兵之地土人採城中土
用符水服之可以愈瘡

馬頭蛇項上有肉髻如髮蟻人至死不釋都閩
劉君絲於樂甸親見之

蒙化脆蛇見人其形寸寸自斷俟人去則形復

接不死也

安寧州南十里許溫泉噴薄香潔絕無硫氣中
有碧石如玉可愛予踞其上浴焉

太華寺山茶數株開時爛熳若錦霞誠奇觀也
不若華亭寺茶花尤為卓絕其樹三人環抱
與殿齊乙卯春予與將環山同探賞之適值
英盛開約二萬餘朵徘徊其下至不忍去遂作
詩以紀其勝

大理點蒼山十九峰連亘山腰常有白雲束之
涇林雜紀 卷一 十

如帶絕頂高寒六月積雪不融其山面東洱水
環抱長百二十里有漾濞水自西北來合流
北兩關北曰龍首南曰龍尾頗稱雄壯藉使此
山正南莫服當與金陵杭州抗勢爭衡豈天造
地設不欲遐方得水土之正歟然蒙氏段氏竊
據相傳亦四百餘年矣

武侯渡瀾江平哀牢也於江干左右各立二鐵
柱引筏渡兵當是時敵人對壘江水奮激不知
武侯施何術而無柱於彼岸也亦神矣或云

此時以舟筏渡江事平則立柱繫絙以利涉嗣後惟存鐵柱而已哀牢恃此險以抗中國中國亦置之於度外不卜何代有人積思經歲冥與神符乃緣武侯鐵柱接木為樑專用鐵絙纏繞牽綴施板於梁架屋二十六楹於其上周以鐵絙維之下無砥柱創形勢於虛無長川橫亘望之若飛樓畫舫人騎經行微有動搖而鐵絙堅固恃以無恐自是哀牢始通於中國矣是梁神巧誠宇內之一見也縉紳大夫過此者以其似

涇林雜紀

卷一

十一

虹也題曰霽虹云

滇中風氣大抵天晴微暄雨過即涼予備兵瀾滄駐節洱海六月重衣夜寒挾纒不爾則疾生焉與中土大不侔矣癸丑七月予按歷賓川公署煩歎時時陰息於竹間樹下比回至野豬舖離賓川三十餘里涼氣襲人至洱海則重衣挾纒猶前矣

近見大理府志凡山川草木之奇率歸功於佛夫自有天地即有此山川草木固不因佛而後

有也且考證失真冗穢妄誕遂以鷄足山某寺為迦葉示寂之所某巖為三藏晒經之地傳會光恠心亦邪矣假令葉迦果示寂於此寺三藏晒經於此巖亦何益哉曾不思大理非西竺西天竺乃今之西蕃烏思藏也由蜀雅州西行萬里可至其國予往年待選京師解后一僧談雅州入烏思藏道理甚詳蓋僧亦嘗一至其國者滇中艷卉甚繁不可勝紀有水金鳳者碧葉丹英生於山旁水渥葉似鷄冠花如鳳仙微風拂之綽約可愛亦奇葩也

涇林雜紀

卷一

十三

大理四時多風龍尾關尤盛此地山有穴風皆自穴中出

建山僧搗紫蘇實為醬味甚芳烈

滇城士女好遊芳辰美景輒携雲箜簫鼓群聚於水邊林下遨嬉竟日至以纒襟貫香英盤結於首陸賈云南中士女以絲縷貫花繞髻為飾是也至今雲津橋下四時有賣花聲

黔國沐公英與穎川侯傅公友德削平南中沐

公因賜第於五華山前闢十畝滿後一石壁上
書四句今止傳其二曰一木人家水邊住口
子擎天碧玉柱沐公五子皆英豪分茅授國至
今榮盛莫比事已先定或云此碑乃元臣郭守
敬所刻而瘞於此者

太華山寺有江山一覽軒軒據蒼巖高出林表
凭欄展眺凡滇省城闕昆明烟水漁舟商艇出
沒於濤沅葭蕩之間舉在目睫真奇觀也升菴
楊公題其軒柱曰烟雨樓臺南朝四百八十寺

涇林雜紀 卷一 三

醉鄉風月東坡三萬六千場
孔雀翠毛金粉栖息花間文雅可愛予嘗畜其
二於臺中日每察之雌遇其雄其容恒俯有唱
隨之道焉然有甚美亦有甚惡性喜啖蛇至或
與蛇交景東永昌山箐間此禽甚多凡雌伏卵
不育雄怒以氣禁之雌亦甘心受制遂稿死于
巢中一云雌竊與海鴨交既育卵于巢雄即以
土封之迨雛脫殼雄于穴外望之若是已子即
開封出之非是即禁之母子俱死于巢中

子巡歷遊西竟日山行深林廣谷絕不聞禽聲
嘗登鷄足峰林樹最稱繁密亦聞然絕響非若
江南春夏山林中百鳥之啁啾也虎狼屏跡熊
豹僅有之蛇虺亦不相見臨安迤東則山隣貴
竹虎豹時聞警耳

弘治某年月日先君夜夢足菴黃公招飲酒所
投瓊先君出令曰投得偶者請客先君首得偶
六舉杯浮主足菴一投得偶五舉杯醉賓次賓
得四主得三賓得二主得公皆一投而得偶主

涇林雜紀 卷一 四

賓互酬甚歡足菴予妻之祖時雖締姻而公已
下世先君覺甚異之方盥櫛間而公子伯仲偕
至即備述夜夢投瓊始末二君起謝曰蚤來無
他新構一齋已免李仁山書先父別號願起元
錄諸詩篇于齋中夫公與先父交好不揣欲丐
公作足菴記以光楮間耳先君笑曰有是乎是
日赴燕李顧二君先在坐謂先君曰今日之事
公主之今日之席亦公主之請以夢中之令行
可乎先君許諾一投得偶六衆已駭異繼轉李

君得五顧君得四伯子得三仲子得二皆一投而得偶且次序不紊相顧失色咸曰此足菴有意微公之文故假夢以寄情且托瓊以神之耳公之作其容已平平是實主舉爵無筭伯仲猶以終投為請先君雖曰不可太泄幸不可屢微子之先公以足菴自號安知不以義示人使知凡事皆有定數而吾人當知止知足不可求越其涯分乎遂不敢投而其事則備載于先君所撰足菴記中斯亦奇矣

涇林雜紀

卷一

五

甌瓦覆屋中州縉紳家皆不敢而滇中庶民白屋往往用焉傳言高皇初定南中遣金陵江浙民以實之民有不願行者上曰吾與爾快樂享宗故民間皆得用甌瓦順帝則也抑荒

雪山在麗江子登雞足山顛望之七月間群峰皆皓首人云此山積雪四時不化

吾崑王其字仁功為諸生時薄遊金陵友人女頗艷夜往奔焉王君拒之再四再三皆不應

無幾其女出嫁王君於簾下謂之曰今日如何女曰公是好人其孫太子校書兼國子司業同祖為予說

予祖贈通奉大夫左布政使諱元學為人仁厚長者嘗詣郡城舟艤於邑西門水滸道上見一人藍縷而來祖遙識之曰此是某男子邪何狼狽若此其人泣曰從賣田後展轉流離故至此耳祖呼至舟中出白金一斤與之其人驚駭祖曰若不聞吾一田三價買乎俟後推收前田

涇林雜紀

卷一

六

焉當以此數贈若其人泣謝而去予少時即習聞其事每遊宦四方輒對客揄揚之眾嘉歎以為不可及近族人以祖手書租簿賜予者因呼兒輩繙閱之則見其田三價者比比而是甚至有一田四價者嗟乎吾祖樹德深遠如此凡我後人盍本祖仁義以紹其休烈哉

歙人孫芹補縣學弟子綽有俊聲年十九遭虜瘡瞽雙目廢業嘗從唐主事樞遊唐授以康節數談未來多驗孫偶寓錢塘值歲大歉途有女

子年十七八插艸花于髮自鬻孫聞之問故女對父母伯姑皆亡炎暑將潰無計為此孫憐之即袖出白金一餅與之次日女率其舅踵門謝且委身焉孫曰吾昨偶為之念不及此女泣告旦夕且饑死時米價騰踴孫又授粢二石女感益切不去隣舍陳生者桐廬人無子孫遂以情投之陳生即聘為妾次年孫偕鄉人具舟還歙道經桐廬某鎮即陳生之家在焉見孫挽留之出妾拜謝閱數日陳猶戀戀不舍同舟人弗能

涇林雜紀 卷一 十七

不可為今廼療之愛所不能老父笑曰故善故脉亂然某部王脉平面上某部氣絕故及今治之可生若遲則無及耳安道心服且詣其廬請師事焉盡傳老父之秘嗣後脉理彌精聲溢朝野

商城王君浙備兵威茂嘗為予言其父年四十尚未有子有日者游洛中術甚神後事日者布筭已謂父曰汝至某年月日當生子且貴時其母未姓也父曰何言之易日者曰汝不信吾言邪吾已知汝子至某年中舉其科舉進士至期當驗且云汝壽止六十四此時正及見汝子登第也後果至其年月日生子即浙鄉舉登第皆符其言釋褐留都戶部郎前一考而父壽將六十四心獨憂之時時遣价抵家候問而父康寧如昔猶竊疑焉乃以三載考績乘便還家見其父飲食強健不少衰一日忽謂浙曰前月之夜夢一青衣童子自空而下謂我平日立心不欺鄉曲肆侮隱忍不校上帝遣

涇林雜紀 卷一 十八

一紀童子臨行再三囑勿茹葷言畢升空而去所云一紀何也浙起拜曰兒以終年日者之言一一皆驗大人年已及者心實憂懼今乃不

是夢豈大人平時積善之報邪其云一紀者二年也嗣後父為善益力持律甚嚴此人食肉乃其怕性父既老漸忘童子之戒猶廢葷葷食以七十三而終古云人壽可延有由然矣

吾崑太監院判盧君宗尹與邑成陸某俱生歲月日時無爽正德辛巳盧君以武康大

涇林雜錄

卷一

十九

漸主療治弗痊例下獄旋即赦病是歲陸以私鑄錢被理竟斃獄中蓋盧君精通醫術陰德在人而陸則自作孽不可這是知降年雖繫于天而永命則存乎人通乎此者可以參命矣今星家者流學謝巫咸藝慚詹尹而徒懸壺於生苑疆度之間以齊人禍福吾未見其中也盧君至嘉靖丁未令終享年八十有四

嘉靖乙卯丙辰陝郊地震經年不息嘉靖丁巳寺民居猶編蒲織菅為蓋不致

士女輒釋業奔走朝夕情焉莫知駐卓之誠窮古未聞之大變也憶嘉靖某年陝西斷山崩一分而南一分而西各行數里亦異矣出此視今直貌焉耳予聞即報見西方郡縣無不具列其崩移震壓之狀渭南華州為尤甚然亦祇聞其際爾茲臨蜀川日與斬兩城張復蒼二叅藩遊張同州人斬則視學于其土乃獲知其詳方其勢之突至也山或縮而入丘或引而高城翻如側掌地行若轉輪或東廣為狹或曳

涇林雜錄

卷一

二十

短使長變觀不一非止高岸為谷深谷為陵而已山澤迷其昔觀塗術易其舊貫地坼二三十丈黑水奔出崇與山齊所幸湍消耳然廬館傾壓棟宇縱橫人民覆亡骸骼枕藉甚有陷入坎淵舉家不見踪跡縉紳之流咸罹其酷姑摘其尤如韓公苑洛楊公南澗馬公溪田王公槐野皆海內英豪橫達毒慘而韓公遺體竟無聞焉粗舉覆壓之人亡慮百萬而弱子孀婦行旅羈客不知名籍者其麗莫測矣

成都萬里橋東有漢祠祀先主孔明義也亦禮也宋景濂氏任胡元為翰林編脩後遇皇祖命優渥然皇祖嘗曰宋濂一文士耳則宸衷亦未始不深知之也其子慎獲罪孫遂謫戍于蜀命濂隨行至夔府一寺夜與枯禪深坐微問曰濂生平謹言慎行毋敢自欺令子孫係辱萬里流離不知何業以召之禪曰公修前朝何官濂曰編脩禪默然不語濂其愧是夕遂經死至正德間蜀府中官有宋姓者妄稱景濂之後

不莊紀 卷一 廿二

於東郊虛墓在隴招魂墓之層簷遂閣金碧輝煌與漢祠東西對峙吁景濂其幸已哉

臨江教公英為予言景濂將至夔府晚投村店寓宿主人方炊黍堂上遽撤去且戒其家曰遠方行客宜謹備之濂僕不平曰吾主中朝大官爾何食也而避客之深邪主人曰君子防未然濂深用憤惋次日又聞禪語遂自經

具區之浸大魚出焉每夏秋之交輒乘風雨道吳淞江以入海往往為敵人所得食之

君宅近吳淞每歲速城中姻友張樂... 以矢魚焉嘉靖某年循故事速客惟三人... 乃曰今日得魚以次奉客客以齒叙三人... 駕周君最長僉憲周君次之顧文康公時以諭德請告家居年又次之飲數行舉網屢空惟見江流滔滔東逝而已忽報得魚重十三斤別駕主之頃又報得魚重十八斤僉憲主之酒又數行榜人譁曰一巨魚騰波而來第未知入網否耳既而盤網跳躍震掉久乃獲之重三十六斤

涇林雜紀 卷一 廿三

文康莞爾受焉夫鄰鄙以齒朝廷以爵魚亦叙爵邪其有數邪抑江神魚媵聊偶爾戲之也

關中地變 天子軫念元元爰命戶部侍郎鄒守愚奉璽書皇帛往望華山洎西方之神兼發內帑白金三萬餘兩為扶危拯亟之用此聖皇之仁愛也鄒一入陝郊即詫于眾曰此地山川不改觀士民不易色何變故足言何危亡可濟也比有事于華山群公在列忽狂疾噫氣燎炬俱滅笙鏞咽響牲體掀擲二十步外駭奔

之人咸錯愕罔措鄒入夜遽趨歸太原對辭工
猶以地方殊無災變為言居一日神思愴怛是
夜遂隕于行臺或曰神殛之也鄒為國大臣奉
命而往乃不能恭承德意祇若天變其罪可勝
誅哉

滇中雪柳高可四五丈莖葉枝幹皆若柳其花
似繡球望之皓然如雪

黔國園中有赤木一株孤挺枝幹胼理皆赤黔
國云先公自夷方移植于此蓋是木得南方之

淫林雜紀 卷一

廿三

正色者

少師華亭徐公七歲時隨父宦遊宣平遭疾鄰
死父母哀憐命一婦携出埋之是夕肆僞飲大
醉置公于熏籠上旦起欲埋之則公已復活蓋
其先時抱疾疾得煖氣而後蘇也後公弱冠進
士及第為翰林編脩以言事謫官擢浙江提學
士及第為翰林編脩以言事謫官擢浙江提學
士及第為翰林編脩以言事謫官擢浙江提學
士及第為翰林編脩以言事謫官擢浙江提學
士及第為翰林編脩以言事謫官擢浙江提學

衙當有中探花者至嘉靖癸未少師廷試第
一甲第三名果符其言

太常卿矯亭方公諱鵬遊郎署時夢至一所院
宇靚深中有亭臺池水瑤碧時月色方午寒氣
襲人俄登一堂見東窗下有裊褥一具守者曰
此文徵明鋪陳也後公累官山西提學副使改
左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脩撰而衡山文公以
貢至京師授翰林待詔與矯亭同登玉堂信乎
數之默定也

淫林雜紀 卷一

廿四

毛文簡公澄幼時父母議婚于某氏媒妁報命
已如約矣至日納采其家忽大怒將牲禮蹴出
媒妁奔回父母甚不樂是夕母夢人告曰昨所
議某氏非爾子配故不諧耳城中某巷徐氏乃
爾子之妻狀元夫人也寤對其夫言之恚弗應
謂曰媒妁不期而至母潛以其巷徐氏詞之媒
應聲曰有之其女年若干矣遂訂約焉後公狀
元及第聖鑒宮秩徐氏封一品夫人
毛文簡公清瀾王立績學待時年踰三十將上

春官辭邑令揚公子器揚公夙抱知人之鑑者不知何故漫問公曰子亦上春官乎公徐應曰然揚公遽指堂上垂簾屬公對曰菱花竹篋上明下暗鐵鈎鈎公即不思而對曰柳葉板箱外黑裡紅銅鎖鎖揚公始大異之明年弘治癸丑公舉進士第一

元世祖嘗問葉李留夢炎優劣趙孟頫曰夢炎為人重厚篤於自信好謀而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

涇林雜紀

卷一

廿五

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在宋為狀元仕至丞相當賈似道誤國罔上時夢炎惟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閣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那可說且將忠直報皇元君子曰孟頫是詩既以飾夢炎之非亦將以蓋已仕元之罪愚亦曰不知宋景濂輩濡筆脩文至此亦動心否乎

予性愛長松每於巖阿脩坂檻外窓前見之輒

神與之冥行則停真止則下想不忍別之至極梅枝橫斜而映葩竹翠扶疎而照色微月弄影清風沉濤此尤其可戀者雖自知其難亦不忍療之矣嘗於崑岡碧玉泉上植松數百本左右徧植梅竹友之今已漸成林蔚兒輩亦於所居宅後栽松竹梅交映每登樓俯檻頓忘寢食行役四方臨眺山水輒憶臺池間物未嘗不緬然長懷是公耳

呂氏春秋云子張魯之鄙家也顏涿聚梁父之

涇林雜紀

卷一

廿六

大盜也學于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學于子夏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于鄉曲學于子墨子索盧參東方之巨狡學于禽滑此六人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

董仲舒睹重幣之鳥劉子政晚貳負之尸由之山海經故也

史記正義云巫咸吳人今蘇州常熟縣

山上有巫咸冢郭璞巫咸山賦序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鑿此又一巫咸也

素問云拘於鬼神者不可與言至德思於鍼石者不可與言至巧註云志意邪則好祈禱皆至言也

禮別名記曰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倍英曰賢萬人曰傑萬傑曰聖

鵲蚌相持漁人得利犬兔俱罷田父擅功可稱切對

涇林雜記 卷一 廿七

嘉靖乙未予奉使南滇與楊太史用脩會于仙村偶談及世說新語阿堵事諸說未定予曰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猶言此中也楊公深以為然

晉人云何物老嫗生寧馨兒玩其語意當是稱羨之辭寧馨如言佳也今諸說紛紛不一有解作若何者恐非

王逸少父諱正故每書正月為初月或作二月餘則以政字代之可謂孝矣然其所名諸子曰

徽之獻之操之若兄弟然豈在已則欲其諱之而在子則不欲其諱邪且徽之子名直之三世同用之字何也

宋世稱三公為公相蔡京以太師為公相子攸自節度使除開府儀同三司遂父呼公相子呼相公嘗父子侍宴徽宗曰相公公相子京對云人主主人翁及觀蔡京太清樓記保和延福二記其一時遭際之盛前古無匹然父子奸邪欺君誤國萬世而下豈能追斧鉞之誅哉

涇林雜記 卷一 廿八

獬豸有定音無定字曰解廌曰解廌曰解豸曰獬豸是也琵琶有定字無定音琵琶字一音平聲一音仄聲是也

鄮有二音一才何切縣屬沛國蕭何初封邑也一則軒切縣屬南陽蕭何子孫所封也

王逸少不願仕宦自誓于父母墓道清獻不能制欲懸父母像于帳中黃魯直于泗州僧伽寺矢不御酒肉後飲食如常君子咸有譏焉竹也非草非木而列于草木魚也非禽非獸

或以漢高竹皮之冠文帝弋絲之衣咎其因陋就簡而廢禮夫漢代禮樂所以不能肩三代之盛者要自其本之失言而初無與于冠斯冠衣斯衣也賈生易服色之請繼其意固自有在亦不偏指衣冠而廢也夫節儉美德人主能行之及其初服而不忘其舊可以為後世子孫之法矣竹皮之冠微賤服之弋絲之衣深宮被之心之所思身之所安也何病于禮乎

涇林雜紀

卷一

公劉之詩云
紀聞

禹貢曰三江既入震澤底定三江在吳地久矣第吳中川澤之流派既繁故三江之名跡難定近升卷乃移三江併入巴蜀余笑而書之曰揚子其橫哉硬起三江水

太史公上會稽探禹穴此二句實一時事無待辨也揚子亦以禹穴在蜀若果然不應太史公方登會稽而遂幡然命駕萬里入蜀以探無繆急之禹穴也且引雲土夢作又蔡蒙旅平為比是又不然夫以雲土夢作又五字而括雲夢相

法例既視之也又云巡撫劉公掘地得禹穴石

涇林雜紀

卷一

三十六

刻劉公巡撫予時寓蜀數見其舉動顛倒心神恍惚此必其下捏為之以欺劉公耳未久劉卒于位

太白隴西人流寓而生于蜀比壯即下巴峽遊遊四方其止荆湘以婚許氏也繼托跡齊魯淹延歲時故子美詩白汝與山東李白好以白在山東遂及之也而白亦有貽其子伯禽在魯詩既而遊吳適越旅食匡廬後有詩憶之曰匡山讀書處頭白好歸來誌不忘也白嘗有詩云吾

將此地巢雲松際可想矣乃若秋浦敬亭采石諸類尤其所會心而欲終焉者余竊謂太白青山白雲之外其心不羈士也浮家汎宅遇景即安蕭僧鳴鶴論心斯合所詣不以家累自隨釋落塵紛寄標霞外觀夫一觴一咏興存山水恒紆用世之懷雖淪放疎遠啓自力士之讒玉環之釁玄宗嘗曰白負竇相則太白之不獲乎上遇時而蜚不可謂非命也世有高人曠士抱不世之才而淪棄不偶如太白者多矣豈獨為一

涇林雜紀

卷一

廿八

長庚惜哉

昔者嘗怪昌黎韓子列孟子與揚雄同科未嘗不悲之白斯言出而天下無公評矣曾鞏乃曰自周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孔子而能純于道德之美者揚雄氏而止耳則自周以來學術之純者惟雄一人矣又何其談之易而心術之偏邪也于時學者皆尊尚安石故不覺其言之失如此若曰由周而來天下學者知折衷于孔子而庶幾于道德之純者董仲舒而已耳其庶

乎

國初吏部尚書張公純死節事余往在滇南時書志皆云純不食而死今吾學編云純自經于吏部後堂異乎吾所聞矣及觀野史彙又云純建文時為雲南布政使永樂初召回與妻孥行至鍾山山下有龍潭公沐浴冠服慟哭再拜自投于潭其妻二妻四子并家僮隸卒各二人皆慷慨赴潭死此誠疑誤公之召為冢宰乃高皇帝臨御之時非永樂初也

涇林雜紀

卷一

廿九

劉公伯溫將終遺令焚屍揚灰勿葬後其子以公平時所習兵書上高皇大喜且欲命瑩堊其子以既焚對上不信嗟乎上之待伯溫至矣乃既死而猶疑上之深邪想留侯于漢高無此嫌也

景帝未崩時有駕帖取楚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伍姓者止之宜待金牌敕書來然後行去晚也後英廟復辟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英廟悅召長史賜襲衣金帶

說于少保被執但云親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
辨之時印綬尚寶諸內官檢各府符具在獨
無襄王府者因詢一老內官云符當在 張老
娘娘處比時 宣廟嘗天 老娘娘取金符召
襄玉以三學士議不諧而止符今在後宮煖閣
中某處因檢得之觀地則襄世子之名駕帖已
行而金符猶未下歟

景泰時于肅愍以少保兼大司馬總制中外軍
馬位重權尊專擅無憚威勢薰灼其弟某竊憂
涇林雜紀 卷一 廿三

之趨至京勸之早歸公笑而不答弟懇之至再
公終不允弟歸告家廟畢密擇地遷祖考以下
棺槨潛葬之且告縣與兄割籍人或詢其故弟
曰吾兄事勢已迫不久必有發塚滅族之禍吾
不忍見也 英廟復辟罪公誅之并逮其家
弟竟獲免馬弟亦智士哉 出野史彙

景泰三年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
朝 太上皇于南宮仍乞令群臣于時節亦得
朝見以慰 太上之心及皇姪猶子宜令親近

儒臣誦讀詩書以係人心以回天意留中不出
越明年莊以母喪赴京關領勘合于西角門朝
見時 上怒御史鍾同禮部郎中章綸建言復
正東宮方行逮責而莊適至遂并逮莊與同綸
各杖一百同遂死杖下 英廟復位陞綸禮部
侍郎同追贈大理寺丞莊亦累陞刑部侍郎
太上皇居南宮幽閉如狴牢至穴墻以通飲食
一時用事諸大臣倡為與子之說千戶龔遂榮
者獨草疏請還政于 睿皇疏未上而語泄

涇林雜紀 卷一 廿四

景帝大怒下遂榮獄將殺之會赦猶杖之幾死
學不能行者數年 睿皇復辟始授指揮僉事
錢塘田汝成氏論曰至今人言易儲事謂肅愍
公卷舌而不諫殆有罪焉而其子孫作家狀云
景皇帝太漸時肅愍草疏請復辟欲上而不果
是殆為其祖父文過語正不當爾也肅愍豈其
情邪所見或有一道馬第陳循因夷酋之議而
仍以為功肅愍不為開陳大體何也余謂田氏
斯言其所以責于公蓋有微意焉然建儲大事

諸臣不諫又從而助成之者衆矣今責不及他人而獨責公者何公當國者也

萬曆二年三月十八日是夕大風異常蘭溪居民無損獨徐氏居橫山下者宗族頗繁約三十餘家其家皆高簷複壁巨柱橫梁極為壯固每階石一方非十人不可舉重矣是夕大風并其家男婦一百六七十人皆擗去迄今人物俱泯杳無踪跡惟樟木一擲于九十里外徐氏尚有十五家片瓦一木無恙豈所在者果皆良善歟

涇林雜紀

卷一

對

江西寧州黃龍山上有葛仙翁壇壇生細竹長僅尺許每生一莖約離一尺枝枝下垂每風動壇上浮埃落葉掃之畧盡人目為掃壇竹且每春竹萌新挺離離踈立而亦不覺其繁若移植他所則不活也柴南阜為予說

年孫用晦諱哲嘗言其鄉人多小法每早驅牛羊至郊野牧放輒周圍禹步禁之牛羊終日在園中水草不敢逸出虎豹亦不能入為害至晚復禹步開圍引牛羊以歸此其常也又有丐

者及門求飯人知其有法即以飯與之亦不食者丐者輒暗收其火以去火遂不舉必後丐者過門苦求之方能舉火用晦山西石州人

霍州學正曹端字正夫河南滎池人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著述甚富父信佛及聞端言聖賢之道即從之于是作夜行燭一書其言曰佛氏以空為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為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言甚精核事父母孝居喪五味不入口寢苦枕塊始終不渝既葬廬墓

涇林雜紀

卷一

對

六年不用浮屠巫覡在霍庠十餘年士子皆服從其教不言而化後調蒲州霍庠弟子上章願留之蒲庠亦上章爭之霍州先上得允竟終于霍郡人皆罷市巷哭童子亦悲泣焉德化感人之深也學者稱月川先生余謂曹先生根之以實學蹈之以實行一言一動不務空言其視世人喋喋于虛玄之說自以為見高一世鼓舞後學而其心術之微乃沉溺于功利奄然自以為舉世莫予知而踪跡數露至顯而不容掩焉其

于前先生賢不肖何如也診者言昔先生
在吳康齋之右今理學錄乃錄康齋而遺
生豈微其為校官邪余以李商陽聽一石字猶
大司馬彭公濠稱月川為本朝理學之
朝一代文明之盛道學之傳斷自月川
先生始自彭公之言出而公論始定秉盞好德
人心所同後必有與起而舉行之者余尤惜先
涇林雜記 卷一 廿二

生平著述之多尚未行于世也
見山王公英為人仁厚長者由進士為監察御
史高皇帝知其德大書殿柱曰敦厚王英擢
陝西按察使時陝郊歲饑廷臣以為言帝曰
英在被朕必無西顧憂已而公賑賑有方民藉
全活嘗一日便服入吳閭門穿靴門卒拘之公
乃命僕取舟中冠裳至卒皇遽請罪公曰不冠
服穿靴吾礙時禁爾何罪焉又行委巷中有
者橫擔于道公冠履避之失足墮水負歸者

懼遺擔而逸公遣人追及慰而遣之其不校皆
此類也姑蘇七邑風俗淳厚當以吾昆為最觀
王公之與物無忤與葉文莊之官列貴顯猶恂
恂謙抑槩可見矣

石勒愛子斌暴病死勒以告佛圖澄澄取楊枝
沾水洒而呪之就執斌手曰可起矣因此遂蘇
勒子石邃有子病太醫藥之無效外國道士言能
療之澄曰正使聖人復出不愈此疾况此等乎
余以澄能起斌之死而不能拯邃子之病豈澄
涇林雜記 卷一 廿三

之術神于彼而不神于此邪或曰是不然邃有
反意常欲害澄故澄不救邃之子此說非也夫
平等佛之持心也見苦則救其教也今見若不
救垂其教矣平等之心固如是乎澄知斌之可
以無死故少試幻術以起之至于其他則不能
也不然何自啓瑩域于鄴宮紫陌還寺獨語曰
得三年乎自答不得又曰得二年一年百日一
月乎自答不得而遂卒于鄴宮寺乎
昔者嘗恠鳩摩羅什對眾謂姚興曰有二小兒

登吾肩欲墮須婦人與乃召宮女進之一交而生二子焉興又遺伎女十人復受之爾後不住僧坊別立解舍諸僧皆效之什乃聚針盈鉢引諸僧謂之曰若能見效食此者可畜室耳因舉匕進針與常食不別諸僧愧服乃止今謂此是西竺之幻術今之幻人術小小耳猶謂之幻術燕火况食針乎第諸愚僧尚未諳此故為所欺耳

河南密縣東十里有白松肌理如雪人瓜之則

涇林雜錄 卷一

卅九

肌間紅色隱起若血漬焉孤幹千尺杪焉無風自濤人莫敢犯也登封縣西北二十餘里有漢封三栢栢大者圍以七人次五人又次三人咸以將軍稱之從漢封也一柯一葉人莫敢剪伐犯之則禍病立至故自漢迄今猶存朱和川兵部為余說

永昌兵憲李公樂辰州盧溪縣人予仕南滇最承莫逆之雅公精于理學兼明釋氏凡釋典中有可相通者往往拈出以相發明予受其益弘

多間嘗問曰釋迦何為不娶公曰彼駕雲飛投胎以惑人天下之披剃者未必人人盡能胎而天下之人亦未必皆投胎所生其言謬修不足信其不娶亦緣力量淺予每莊誦其言以為逃禪者告予邑同年諸君邦正多才多藝人也晚歸林泉酷好釋氏予嘗以聖學正之君曰彼教精微未易窺測別去一年復會予因問曰來禪學何如君曰偏枯閃忽總是愚人極其所至盡空諸有虛蕩其心亦只自了一身無益于

涇林雜錄 卷一

卅九

人家國子出近日所作士人溺佛三說示之君曰吾非不知此第世皆崇好即復隨俗為之以冀增壽算耳予曰釋迦若何不娶君曰亦是為照管不來予笑曰兄之學進矣
二氏於功名富貴榮盛紛華之事凡世人所豔慕者直棄之如敝屣輕之如草芥而獨于生死之際未能灑灑釋脫于是或澄練以求出神或棲泊以求出世觀其言曰死生亦大矣則其志可知也然老氏之求出神不過欲求長生而已

而不及乎其他故其言曰莫與人間度子孫是也至于釋氏之寂滅玄澹棲泊以求出世其微意所在廼專欲托生他所希異日為侯王以享壽考富貴此則投胎之說也先君子有言求出世而未能忘世其心似公而實私矣且夫所謂投胎者由漢明帝以來學佛者未必人人能之而萬古之天下亦未必人人盡投胎而生也脫一有之則辛勤一生遺此苗裔况投胎之後此身雖云示寂亦已死矣亦何異于吾人之身已

涇林雜紀 卷一 聖

逝而留子若孫于天地間邪然由彼之術則逆而難由吾人之道則順而易故聖人之設教為其順不為其逆為其易不為其難

唐懿宗奉佛飯僧李蔚諫曰陛下自續帝圖克崇佛事正當脩外未甚得中臣畧採本朝名臣啓奏之言以證奉佛初終之要天后時曾營木像狄仁傑諫曰夫寶鏡殫于綴飾瓌材竭于輪奐功不使鬼必在役人物不天來皆從地出至如往在江表像法盛興梁武簡文施捨無限及

乎三塗... 福緇衣蔽路豈益勤王之師中宗時公主外戚奏度僧尼姚崇諫曰佛不在外求之于心佛圖澄最賢無益于後趙羅什多藝不救于姚秦何克符融皆遭敗滅齊襄梁武未免災殃但志發慈悲心行利益若蒼生安樂即是佛身睿宗造寺辛替否諫曰釋教以清淨為基慈悲為王常體道以濟物不利己而害人每去己以全真不營身以害教今三時之月築山穿池損命也殫

涇林雜紀 卷一 聖

府虛藏損人也廣殿長廊營身也損命則不慈悲損人則不濟物營身則不清淨佛書曰一切有為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臣以為滅雕琢之費以贈貧人是有如來之德息穿掘之苦以全昆虫是有如來之仁罷營葺之直以給遺賸是有湯武之功迴不急之祿以購清廉是有唐虞之德陛下緩其所急急其所緩親未來而踈見在失真實而冀虛無重俗人之所為輕天子之功業臣實痛之臣觀仁傑上公也姚崇

相也替否直臣也臣每覽斯言未嘗不廢卷而太息痛其言之不行也予愛其言遂錄于簡佛出西胡言語不通華人為之翻譯編次其文目之為經世所云經說性理大抵多晉人文章也傳奕謂佛入中國熾兒巧夫模象莊老以文飾之是也

石勒僭位尊寵佛圖澄莫與為比百姓因多奉佛皆營造寺廟相競出家真偽混淆多生愆過著作即王度奏曰佛西國之神非中華所應祠

涇林雜紀 卷一

聖

奉漢代初傳其道惟聽西域人得立寺都邑以奉其神漢人皆不許出家魏承漢制亦循前軌今可斷趙人悉不聽詣寺燒香禮拜以遵典禮其百辟卿士遠眾隸亦皆禁之其有犯者與淫祀同罪其趙人為沙門者還服百姓朝士多同度所奏勒以已出自邊我佛是我神所應兼奉其夷趙百姓有樂事佛者特聽之余謂著作之疏正矣夫勒戎也佛戎神也以戎祀戎俗也今非其俗而亦祀之何邪

慈雲僧姓袁名道益州人也居大慈寺時有僧惠明告師曰欲別造佛殿若得師一言則工易成師曰吾非造惡人汝何故遣為此事明日遣慈福善之大師何故有此言答曰佛求汝乎汝自欲造之乎佛無故求于汝汝自欲造之也今之佛宮凌雲之閣萬木之殿碧瓦鱗鱗軒牖金粉雖王公之居不能敵此也子之身一席之地

涇林雜紀 卷一

聖

聖

明日彼自樂施耳師曰安得樂施汝虛言天堂以喜人妄起地獄以懼人施財則獲福背意則陷罪是汝脇而取之也以教言與汝有所福不與汝有何罪報之乎明日佛言喜捨何也師曰吾乃空門也不耕不桑無所自養第默行善道彼見而樂予此所謂喜捨也施不求報不祈福自然之施容可強耶寺僧有煉指者師曰汝何故自傷父母之遺體僧言火指供佛當獲無上報師曰佛言割截肢體以人有本根六惡之情

朕體尚可載而豈不能斷彼哉此佛之善喻也
于古有然燈佛乃焚心燈耳心自明可以照無
明余以慈雲能發正言以祛其徒末流之弊可
謂出乎類者故錄之以為逃禪者戒焉

或問神仙有諸曰廣成羨門洪崖赤松之名吾
聞之素矣然未覩其人也夫仙者稟受既靈冲
養孔畜葆和履久與眾自殊故風前之燭易銷
灰中之火難熄然未有不銷不熄特比之尋常
易銷易熄者為差緩耳廣成羨門今果安在哉

涇林雜紀

卷一

四十五

或稱其後天地而恒存誤也予竊疑仙之壽皆
由于稟受乎嘗見三老人一姓劉蘇州衛戎籍
吳江人也予過之郡城邸舍年一百四歲扣其
服食之術則曰吾何知第蚤年不斷喪耳吾猶
能每日至吳江步行往返不倦也又三歲而終
邑有張老舟子也自言五娶婦矣年九十餘日
操舟往來東倉多步行所得僅給衣食一百五
歲而終隣人金叟年十六患瘵治不愈一旦請
浴父母不許叟曰兒得浴雖死無憾叟既偃仰

中屢呼熱水沃之熱氣如蒸且求笠覆焉父
母意其必死皆許之踰二時乃起舊疾隨瘥嗣
後每夜必浴逮老不廢寧不得食不可一夕無
浴浴罷必立簷間俟凍冷乃寢祁寒雨雪亦然
而竟無他疾此則理之所未喻者叟素奉道志
行孔虔嘗舉其子若孫于子家誦經故知之特
詳九十九歲無疾而終聖賢間之善人也予觀
三人者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皆
樞流水樞水樞水樞水樞水樞水樞水樞水樞水
涇林雜紀 卷一 四十六

之靈異致之也若曰永永能存
則生人之靈異有恒聚而不散者邪
孔氏大德云骨極堅雖用刀斧槌鍛鐵皆
不能入亦不能燒人得之詐為佛牙佛骨以誑
俗
孔穎達疏云月似彈丸日照處則明不照處則
闇余以為不然夫日陽也陽道常盈故其體恒
圓其光恒滿月陰也陰道常乏故其體有虧有
盈由虧而盈由盈而虧升沉于天地之間消長

于晦朔之候此其道之自然月固不得而並諸日也今云日照處則明夫日入地中則其光亦隨之而入矣日之光又從何處透之而照乎月耶又云日不照處則暗夫四方上下天地亦大矣更有何物大于天地隔蔽于中間而使之不照耶乃於其朔後三日漸漸推出而使至于明又于月之既望也復漸漸蔽隔而使至于暗耶其說起于京房月與星辰陰者也有形無光日照之乃有光殊不知月自有光初無假借于日

涇林雜紀

卷一

星

特魄有生死則其體有虧盈而光有明暗耳孔氏之誤皆京房啓之也

朱子云月體常圓無缺但受日光為明初三四是日在下照月西邊明人在這邊望只見在弦光十五六則日在地下其光由地四邊而射出月被其光而明信如其說則晦之時三日與朔之後三日日閃在何處而不照月耶至初二三又止照得西邊而東北三方乃不能照耶其言勝于沈括月本無光日耀之乃光耳光之初生

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纔如鉤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朱子復申之曰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夫人身在天地間亦甚藐矣月自有盈虧故所見有盈虧耳豈因其立之有偏正而月光隨之以為盈虧耶故曰朱子之疑由沈括導之也

涇林雜紀

卷一

天

之前後三日則其魄盡虧而死迨朔之第三日則魄漸始生而迤邐以至於望則其魄既完而其光亦滿此天地間至明至簡之理何必隨時俯仰跟人說話耶

王普曰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凌虛倒景傍日月而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得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此豈儒無稽之言可伸一嘆不足辯也或問月中有影果何物也曰子以為蟾蜍乎兔

平桂樹平書非也好事者漫立是名以為藻績
篇童之資耳然則天地山河之影淮南子有是
言也其信然乎曰天地間懸象著明者惟日月
為大日為太陽蓋輪郭之中皆陽氣充溢故虛
明空洞絕無纖凝月為太陰之精其陰氣所湊
泊自然消融未盡而或微有凝滯月中黑影之
交加皆積陰之查滓也假令大地山河之影映
入月中月已受之矣何獨大地山河之影不映
入于日中日又何為棄之而不收耶

涇林雜紀 卷一 聖光

易曰日入地中夫既曰日入地中則其光亦隨
之而俱入于地矣安得而餘光留于地上而
月星借之以為暉曜乎曰日光常留地上則
萬古有晝無夜矣是亦一理也蓋虧星有巨眇其
光不同而體質之中光耀自具不必假借乎彼
以益乎此也其云及至近反失其光亦非也蓋
月星皆陰類也皎日既出太陽一升則群陰自
伏理自然耳故晝陽也陽必明夜陰也陰必暗
而日與月星特經緯乎天地之中以佐成陰陽

之候耳

秦復翁云日食必于月朔而有前後之異者曆
官失之也何休所謂日食之遲疾象君政之強
弱者豈其然乎按西漢日食五十三朔十四晦
三十六先晦一日三東漢日食七十二朔三十
二晦三十七月二日三唐日食九十三朔九十
一晦二即此而推日不食朔而失之前後者西
漢過倍東漢過半至唐則僅見其二蓋古者曆
法尚疎至後世則曆法益密而無此失矣若以
君政強弱言之則漢漢之政豈
弱于唐哉凡食不應於朔而失之前後者皆司曆
置月小大之差耳其言是也故錄之

楚南公問于蕭寥子寥曰天有極乎極之外又
何物也天無極乎凡有物也必有極也蕭寥子
雲曰六合之外聖人不言也楚南公曰是聖人
所不能知耳而奚以不言也今不曰不知而曰
不言是何好勝之甚也楚南公不能對予代為
對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聖人有

所不知焉其所不知也非不能知也亦不知也
今夫天包乎水者也今夫水承夫地者也水也
地也其浮其載于太空之中太空皆氣也是故
天有極乎不必知也天無極乎不必知也不必
知而堅求知之感也縱知之亦無益也何也無
益于我也無益于天下國家也聖人者將以導
民非以罔民其所知者皆其切于我者也皆其
切于天下國家者也有益而非無益也今天心
知不知皆真體也聖人之心湛然虛明惟安所
止而已未嘗于其所不知而求知也所不必知
者而求必知之太虛之中添一障矣子何磴哉
虞夏人也甚哉子之蒙也

涇林雜紀 卷一 五二

聚伯宣浙江潮候說其畧曰浙江之口有兩山
馬南曰龕山北曰赭山並峙于江海之會謂之
海門下有沙渾跨江西東三百餘里若伏巖然
潮之入于浙江也發乎浩渺之區而奔流東
道凝沙渾回薄激射折而趨于兩山之間拗怒
而上躋如素蜺橫空奔雷殷地故為

東南之至險非他江之可同也原其消長之故
者曰天河激涌曰地機翕張揆其晨夕之候者
曰依陰而附陽曰隨日而應月地志濤經言殊
旨異胡可得而一哉蓋圓則之運大氣舉之方
儀之靜大水承之氣有升降地有浮沉而潮汐
生焉月有盈虛潮有起伏故盈于朔望虛于兩
弦息于朏魄消于朏魄而大小準焉月為陰精
水之所在日為陽宗陰之所從故書潮之期日
常加子夜潮之候月必在午而晷刻定焉卯酉

涇林雜紀 卷一 五三

之月陰陽之交故潮大于餘月大梁析木河漢
之津也朔望之後天地之變故潮大于餘日寒
暑之大建丑未也一晦一明再潮再汐一朔一
望再虛再盈天一地二之道也月經于上水緯
于下進退消長相為生成曆數可推毫釐不爽
斯天地之至信幽贊于神明而古今不易者也
或曰如聚伯宣之論則氣有升降而地之浮沉
以之地有浮沉而海之潮汐因之緣是以推而
知潮汐生長之期必無晷刻之舛矣然以質諸

所聞東萊膠西水行相去千里許耳然萊北潮
上即膠西潮下膠西潮上即萊北潮下何哉若
是乎其不同也又嘗訪諸楫師矣海上之潮致
其所至之時膠萊與江浙既殊江浙與交廣尤
異潮之有信果証也邪余曰是不難知也子獨
不聞潮之行也孰運之乎氣運之也氣惟其神
也吾固知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矣今以道里
計之由膠萊以漸交廣南北相距萬里而遙以
余觀天濤之飛也凌空乘颺來至飄忽若鵬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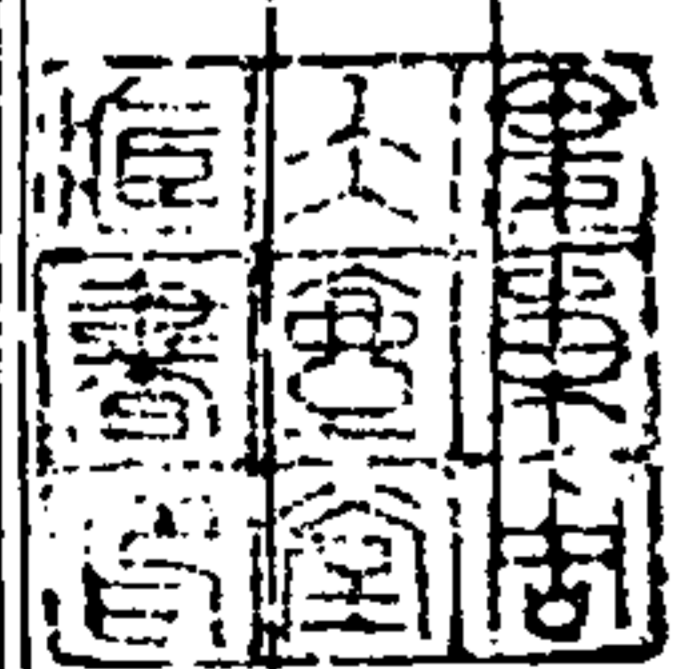
涇林雜紀 卷一 三五

鯨突雲崩霖傾耳不留聽目不黏睫速則速矣
然豈能一呼噓之間紛馳交至而遂放乎四海
一如其期而不爽邪故知道迂則行亦闕壑大
則浮彌遲其勢然也而又何惑焉或曰潮行于
地猶日月之行于天吾獨喜天日月之遷度萬
古不愆其常此日月之道所以為貞明也何潮
汐所行之地有至有不至邪曰天地間氣一而
已非有擇也惟彼日月獨以虛明之體會乎玄
明之辰不歎不傾惟福所載惟慶之中非有

焉以約之毆之而萬古猶斯履躔次如繩墨清
通往來孰測其朕也乃若潮汐雖云地載神氣
挾之以行而萬里所趨四澤灌注吾見其流而
不盈終歸有迹故不能不隨川谷之勢以為淹
速之常此在天在地成象成形之別也

涇林雜紀 卷一 三五

涇林雜紀卷一



廿六

涇林雜紀卷二

東吳同卿周復俊著

禁中佛堂釋殿。累朝有之。正德間近習張銳張雄錢寧輩導。武宗益創梵宇。極金碧之勝。所費不貲。世宗登極始議除之。命大學士李時禮部尚書夏言入視大善殿。內有金銀鑄夷鬼淫褻之像。巨細不下千百餘。又金函玉匣藏貯佛骨佛頭佛牙之類。枯朽摧裂。奇離傀儡。亦計不下千百枚。時等請瘞之。草野用杜愚民眩惑之端。上謂埋之必有竊窀以惑民者。可別議除。時等請將佛骨佛牙一切付之于火。以滅其跡。金銀像併令銷毀。實為千古稱快。萬民瞻仰者也。上盡從之。由是歷代醜穢遺踪不得獨留清禁。大聖作為真出尋常萬萬矣。

正德辛未劇賊趙風子流劫河南。破泌陽。褫職大學士焦芳。僅以身免。盡發其先世家墓骸骨。無遺取。芳衣冠繫庭樹。歷數其惡。使劍士斫之。言曰：此賊若遇吾必手劍誅之。以謝天下。進攻

州不克。眾欲屠之。風子曰：馬尚書家在何可。如此引眾去之。尚書馬公文昇也。觀此則焦芳之貪佞亂邦。馬公之勲德及物。寇賊固已藻鑿之久矣。

段文昌帥荆南。先墓在荆州。歲時享祀。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之。予以為享祀先墓。薦以陳子昂有言。布德澤下。詔書必待刺史。縣令謹宣奉行之。不得其人。則委棄有司。掛墻壁耳。由

涇林雜紀 卷二 二

隆慶改元 恩詔觀之誠然

左氏幣錦二兩。注云：二丈為一端。一端為一兩。所謂匹也。二兩二匹。

隆慶改元 恩詔內開。建言得罪諸臣。遵奉

遺詔存者。召用歿者。卹錄。兵部遠查開職

名議擬具。奏吏部看。得。得罪諸臣。際見

存。召用外。其身先朝。露。不幸。隕歿。但其死不同

大畧有三。典刑者上。也。復其原職。特贈二官。厚

加。諭祭。仍蔭一子。廷杖而死者。次也。復其原職。

量增一官亦陰一子或久繫囹圄或遠戍
或永棄草澤終得死于牖下者又其次也
原職仍贈一官內尚書熊浹諫止仙亭侃侃得
大臣之體御史楊爵敷陳一疏義膽忠肝繫
十年困心衡慮始終氣節原無與雙應與杖死
者一體錄卹以示優異奉 聖旨是熊浹准
少保還與他謚其餘依擬行

計開

一等官四員俱典刑

涇林雜紀 卷二

三

楊繼盛容城人兵部員外

郭希顏豐城人春坊左中允

沈鍊山陰人錦衣衛經歷

楊允繩華亭人左給事中

二等官一十五員

熊浹南昌人吏部尚書

楊爵富平人御史

已上二員為民

楊最射洪人太僕寺卿

王思泰和人編脩

浦鏗登州衛人御史

周天佐晉江人主事

薛宗海揭陽人左給事中

曾紳霍丘人御史

裴紹宗渭南人都給事中

張原三原人給事中

許瑜蒲圻人主事

臧應奎長興人主事

殷承叙浮梁人主事

涇林雜紀 卷二

和

已上一十一員俱建杖死

三等官二十八員

唐寓璫山人戶部侍郎為民

李鏗錦衣衛人右副都御史

豐熙鄆縣人學士

徐文華嘉定州人大理左少卿

楊慎成都人脩撰

王元正蓋屋人檢討

已上五員俱充軍

羅洪先吉水人春坊贊善為民

楊名遂寧人編脩

張翀潼川人給事中 已上二員俱充軍

張侃太河衛人都給事中為民

劉濟騰驤衛人都給事中

劉璿洛川人給事中

程啓充嘉定州人御史

盧瓊涇陽人御史

馬祿信陽州人御史 已上五員俱充軍

陳讓晉江人御史

涇林雜紀 卷二 五

桑喬江都人御史

包節華亭人御史 已上三員俱為民

王宗茂京山人御史謫縣丞

余翺定遠人御史充軍

方一桂莆田人御史

劉魁泰和人工部員外 已上二員俱充軍

陶滋絳州人兵部郎中

余寬臨海人吏部郎中

李時顯莆田人戶部郎中

章綸錦表衛人山西僉事

已上四員俱充軍

王與齡鄉寧人吏部郎中為民

楊世芳安邑人刑部郎中充軍

臣復俊伏讀至此仰思俯度迺知言事

臣日均暝于九原骨猶香于千古何其

與自今以往凡有言責官守者孰不欲

衆美而效之吾君哉斯寔勸天下為臣

之一大機也

涇林雜紀 卷二 六

余少時見北燕來巢必于清明左右恒期也巢

定生雛羽翼已成則引其雛城闕郊坰無乎不

到時或一至舊巢瞻眺嘆呼若有戀慕不忘之

意至八月社日左右則寂然矣古詩燕知社日

辭巢去言其去有定期也余自嘉靖戊戌謝政

家居每七月上旬燕飛甚少望後絕無形響迄

今每歲皆然豈禽鳥之智知歸途甚遠而欲式

過其歸以避夫寒之患邪然前時不然而今也

然此又不可知也

昌黎韓公子泉有金根棹之譏而其子紹袞皆
擢第袞為狀元君子之澤遠矣一云泉之子諱
承者狀元也

秦李斯諫二世曰田常為簡公臣布惠施德下
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于廐是宰
予不從田常為常所殺也斯去古未遠其言明
信矧左氏亦無宰我與田常作亂之文太史公
作史記不知何据而云宰予字子我為臨菑大
人與田常作亂以夷其族孔子耻之當是時有
注本雜記卷二

闕正者皆字子我太史公失于考究因諱云然
而使聖門賢者蒙不白之謗甚哉子長之
疎也
少時見蘇子由譏子長淺陋而不學得公而輕
之蓋以子由文章筆力未及子長而公如
公為心不平之今觀史記中孔子之言如
一之大學子思之古之孔子之言如
及之而獨取子貢之貨殖論等十篇而已
家婦清相培故班孟堅刺之曰序皆

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子由之所譏淺陋
粗畧者抑指其紀載失實自相抵牾者言耳若
聖門大賢之學純懿精奧彼亦未知也劉知幾
曰太史公述儒林則不取游夏之文學著循吏
則不言冉季之政事至于貨殖為傳獨以子貢
居先成人之美不其缺如則前人已及之矣
韓文公詩尾句云昌黎小子韓退之歐公醉翁
亭記尾云太守謂誰廬陵歐陽脩也其作李守
節墓誌銘末云撫辭而書石者侯之館客滅丙
注本雜記卷二

壽也詩云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則二公之作
亦皆有本

丘文莊公云蘇州一府七縣其墾田九萬八千
五百六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
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于天下
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科徵之重
民力之竭可知也已嗟乎今之撫臣亦有念及
此者耶

雨中作讀椒山楊公劄嚴嵩疏拊髀嘆曰斯

也洞照奸臣之肺肝矣凡高父子蟠結之深蒙蔽之巧鈎取之工排擊之險牢籠之秘終身自恃以欺天罔人而謂一世入舉莫之覺者率于疏焉發之宜乎嵩之沉怒切齒腐心必欲陷公于死而莫之解也嗟乎公今已矣而此疏之光燄若揭諸日月雖與天壤俱存可也

嚴世藩凶德萬端尤為天道所不容者姑舉其畧北虜不恭矢飛城下 天子震驚百辟奔走不皇暇食藩乃雍容娛樂招權徵賄不殊平昔

泥林莊紀 卷二

九

此何許時而忍為此也山西陝西地震崩坼山川改移死者億萬今古所無之大變而藩若罔聞知 三殿災 皇心所隱也爰採大木于川貴湖湘為飾構之儲甚非獲已而所司每奏進木材輒饋銀數千百兩方免指摘容令收受嗟乎此 王事也而可乘之以徼利邪頻年島夷肆毒閩中而蘇浙亦其藩漫漶優游授鉞于撫臣推轂于將帥不問才愚惟賄斯授卒之喪師債事如其某賄進獲免而奮身先登殫忠報

如撫臣曹公邦輔

兵備任公環

屢獻捷而弗錄悠悠蒼天何舛戾至此極也嘉靖辛酉吳中大水田疇立墟茫茫巨浸巡撫方其匿不以聞南北言官乃極陳東南昏墊之苦調 旨止云該部知道一毫罔加恤焉藩之罪惡如此其能免于 聖世之誅乎

世藩豐頤促項舉趾輕高談鋒利捷機智不思而巧尤警害堅忍人有微過終其身不忘時抽意緒以示低昂予 人尤畏甚之高入總機

泥林莊紀 卷二

十

務藩輒收攬 視中外臣僚若為其家私吏每授一官天下皆曰可而藩獨不下者賄不入也有天下皆曰不可而藩獨持以與之者賄穢也緣是進趨者奔走如狂爭出其門矣藩氣日驕心志日廣嗜好日繁天下珍奇日益進朱提屢餐矣黃金繼之黃金屢餐矣明珠美璧繼之珠璧屢餐矣人間彛鼎名畫搜獵殆盡有弗與者輒下所司苛切取之 高藩生辰普天並賀有獻金美人十二各高四

火上飾珠翠列侍于堂光彩曜日

蜀泉金銀器一宋祖猶怒而碎之落受金銀滿

器器然亦不覺其數初不為異

落器然亦不覺其數初不為異

不覺其數初不為異

昔下金銀器牙絲為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簪者過今金銀為細縷織成

容數輩已候伺于堦城矣斯須連袂接几浮白
嗽歎茂廢禮法晉世風流何以望馬關夜頽醉
始罷乃若絲管通作聲伎襍進異域珍品萃于
一席此其淺事奚足以云

藩邪心蕩志尤雋聲色士大夫飾獻名姝莫可

勝紀乃開一十八院院簡姝絕麗一人主之其

中錦繡珠玉璀璨紛紛皆非人代所有藩每

將歸院輒有雲鬟飛迎左右扶掖華燭高引

歌鼎沸十八院任其寢處淫泆平日翻然復起

視事旦旦如一初寒暑雨不易其度其精神壯

溢豈天相之與一何矯也

潘宅枕 皇城西南邸舍千間神奇之所貯積

又多不能容乃按籍分月運至河西務或張家

灣聯艦接軫晝夜直達莫敢少滯綱紀之僕隨

其記籍收之連楹充棟歲月增益莫知其麗又

于江右省城闢占官基初建大宅模倣宮闈旁

開洞門中疏華館樓閣雲翔峙鳳飄鸞為他年
貯妓之所蓋儼諸銅雀云

淮揚鹽場占奪邸舍歲收銀亡慮四五十萬常郡宜興受獻莊田二三十萬畝潘質富至贏而射利雄心日滋未艾州縣佐貳卑官也倉場庫務之司微乎微者也亦必責其賄入而後與之庶官安得不貪乎語云數罟而漁澤其無魚信矣

籍沒高潘家產其在京師及揚州所收動輒百萬令人不復記憶亦已多矣近江西巡按御史布按諸司籍收袁州所有財產金銀數各萬萬

汪本莊紀

卷二

三

首飾酒器皆黃金中多嵌奇寶珠玉殊形異態莫可名識羅綺絨葛古銅彝器法書名畫皆紀件數刊刻成書厚逾一寸人覽之者驚惋繁嘆數不可窮而神已先疲凡人間之所班皆萃于一家而况神異靈奇勢必飛去安能久留于鳩窟之中哉予流覽載籍漢收梁冀資財僅七十餘萬萬元載胡椒八百斛直不滿千金王縉賊賄狼籍曾無奇品王安石引用兇邪與其子雱貽禍宋室不聞其贖貨也無已其賈似道乎而

西湖閣中之所儲亦可鏡見今父典樞機子燭凶雲腹國剥民馴致二十餘年之久即如劉瑾朱寧江彬籍收財寶登載可稽亦未能希其萬一也

張綱字伯紀金壇人宋徽宗政和中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舍校定次上舍合格次升補上等上舍皆第一時稱五元徽宗曰自來止說三元今張綱五處作魁必非偶爾宜優獎之命除太學博士綱後立朝樹風節為世名臣宋史稱

汪本莊紀

卷二

十四

王曾宋郊馮京皆中三元曾為名宰相郊京皆為名執政而五元名節如張公者反獨遺焉亦猶今世之稱三元者不知有忠義之黃侍郎而惟知榮貴之商學士也

宋時三元不止王曾宋郊馮京三人淳化二年孫何慶曆二年楊質也

父子狀元三家安德裕子守亮張去華子守德梁顥子固世傳梁顥謝中制科表云白首窮經少伏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則是

時年已八十有二矣一云謂中狀元年僅三十
有餘與其子同登第少者天折未知孰是
兄弟狀元祿何從僅陳堯叟堯佐予嘗按試蜀
之南部見有三元坊二陳馬涓涓則二陳之
妹婿也
宋仁宗天聖二年王堯臣及第賜中庸篇寶元
元年呂濬及第賜大學篇是學庸二書之列于
語孟雖二程子之篤信表章而實仁宗預有以
啓之也

涇林雜紀 卷二

五

打字釋文撲也然今人之呼打字或用半運動
轉移施行開拓非專指朴實也如樵柴曰打柴
汲水曰打水蹴毬曰打毬揮扇曰打扇更舟上
開曰打船揚帆使風曰打篷雨潦曰打雨調笑
曰打諢餅曰打餅網魚曰打魚露米曰打米
關糧曰打糧點名曰打卯講事曰打鼓按察曰
打繩合絲曰打線築壩曰打壩沽酒曰打酒凡
展開物件曰打開灑掃堂階曰打掃按察空
曰打鞦韆挂地翻身曰打筋斗與天以對言不

曰打關節其他打熬打緊打撈打洗打發之類
不一而足取義多端烏可偏泥於朴拱手
國朝狀元邢公寬巢縣人會試北上途中遇大
雪車不能行遂止于民舍見其家棟下懸書一
冊取而觀之乃孝經而其後有十九章二十章
訝焉遂默記之比 廷對 制策問孝經十九
章二十章人無知者惟公條答融貫首末不遺
遂擢首選

嚴光南陽新野人梅福之婿少與光武同游學

涇林雜紀 卷二

六

此正在新野時耳後避王莽之亂與福同入吳
福為吳市門卒而光乃披羊裘釣澤中光武物
色訪而得之既而動星象歸江湖乃隱于富春
山耳予聞之揚升菴用修說

琵琶音皆平聲唐人詩有音琵琶為去聲者樂家
以自下逆鼓曰琵琶自上順鼓曰琵琶風俗通曰批
把言以手批把因以為名批把二字音同琵琶
搜神記謂之鼉婆則不知其何解耳

嘉靖乙卯年島夷寇蘇城時有童謠言屠岸殺

孫飛虎城頭上排排坐喫菓菓者殺人看放火
毛三官人割耳朵蓋紀實也而一時臣工之不
職于斯見矣

王晏石私作日記以掩飾已非陰誘君上移罪
同列奸莫加焉微尊堯集大行于世則一代之
公是公非幾搖動于奸雄之曲筆矣

宋仁宗圖農家耕織于延春閣哲宗代以山水
勤怠治忽判焉徽宗宣取祕書省圖書進覽陳
師錫奏曰六經載道諸子談理歷代史籍祖宗

圖書天人之蘊性命之與治亂安危之機善惡

邪正之遠在焉以此為心天地在心流出萬物
以此為畫日月在目為宅四海觀心于此則天
地神氣在焉注目于此則日月祥光麗焉心以

道觀則正日以德視則明惟徽宗之不能用也
予以其言典雅有切理道故錄之

錦城省院公署都不栽松惟迎暉門外十里許
有松數百畝予于冬月嘗出行其下見鸚鵡百
數為群飛鳴其間茹其實也

捷為石油產于巖穴中淺碧色土人以小罌盛
之土封罌口微鑽一竅以綿縷引之點燈供夜
照

射洪陰火出井中以竹筒籠之可煎醃熟百味
貴州有黃腰狸性極淫牝牝出遊十步一合
赤水衛九香虫冬伏水中千百為群三月出水
能飛其形如蠶絳羽翠燄至冬復潛水底

丁巳八月八日山東陽穀縣血出橫溢城市之
中懸噴屋柱之上濺染人衣分湧數處比之慈

溪血湧居民鄭家尤為可駭

濯錦橋東里許江上石犀石人各六云李陽冰
作之以厭水惟今人犀各墮其一于于矣

弘治乙丑吾崑刑部侍郎周公廣僉憲張公寬
春試已竣二公執瓊禱曰若獲雉則一投得渾
否則我等之望絕矣張一投得渾五周一投得

渾六大喜即治具劇飲于邸中聲聞達路顧文
康公偶過其門訪知其故文康祝曰吾若獲雉
則神報之與其其同爰執瓊投之瓊先下

西紅矣獨一瓊夾于指間未下公時猶豫甚難之然不可已也縱之下亦得紅遂共入席酣飲闌夕乃罷是歲三人皆登第吳俗投瓊重四與六而尤重四紅文康捷龍頭入黃閣蓋得紅之兆云而司寇公之得六與僉憲之得五又相違矣孰謂鬼神不前知耶

蜀藩叅教公英游我眉山歸謂予曰是山澗壑中皆五色石日射之光彩煥爛上通烟霄僧稱佛光現非也太史楊公慎云嘗宿一山寺僧謹

涇林雜紀

卷二

九

曰聖燈望矣望之冉冉而來或有飄入室者撲之乃丹楓葉耳由二事言之則世間光怪惑人之事未可易信也第知者知之而愚者不知故彼留之以誑愚者

一僚友云程門立雪世人稱之然道則尊矣情或未安也視日登暮侍坐者請出禮也今天晚大雪瞑目而坐既非講學又非論政乃不發一言而俾二賢僂立于側是時儻從伺候于階前下者未必無人于情安乎孔子之門必不加

是子因思伊川侍經筵哲宗憑檻戲折柳枝伊川曰方春發生不宜無故攀折嗣後哲宗不出經筵遂廢又嘗與明道入僧寺各由一門時竇徒皆從明道伊川曰此是其不及家兄處乃知和氣謙德自不可少也

唐德宗賜馬燧宸宸台衛二箴辭甚典美其叙撰君相之道甚悉然信任不疑不復又何以是箴為乎

涇林雜紀

卷二

三

天水胡公績宗嘉靖初元為吾郡守郡廳事即古所稱黃堂也予時為諸生見公帖堂柱云居家無不孝之子在朝無不忠之臣風存泰伯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志慕希文不知後為何人撤去

載鶴遊蜀萬里經行寧無煩擾不如孤山之鶴飛集于烟霞林渚間人與鶴之性皆得也先正范文正公微時倚文僧舍一日散步園中履陷一石中積黃白公遽俾土掩之後公嘗信

遣徒奉書意有所覲公寂然無以應也其徒言旋公作書貽之僧見書甚恚置几上不視久之封械壞爛僧檢發之始知圃窖有黃白凡得若干萬兩計公生平宦遊所得俸鈔適符窖中之數永新宋君國華說

弘治某年有日者垂簾談命于武陵橋下貢士陸君伸何君璧皆積學有文華徒步訪之不告以姓名求剖官業日者指陸云某科指何云某科皆舉進士但壽皆不永亦皆不得令終二君

涇林雜紀

卷二

廿

氣甚不平勃罵而遽路逢毛文簡公問將安之公曰聞武陵橋日者甚驗欲往卜出處二君曰大謬大謬毋往也公乃獨詣之日者布筭已大驚曰公明年必狀元及第某年陞某官某年丁憂後某年復陞某官必登一品公果于弘治癸丑魁多士遷轉廻翔年月無爽後拜禮部尚書晉太子太保一品玉帶歷歷皆如日者之言陸君正德戊辰登進士第朝班有投匿名書者夏月廷鞠竟日遂以賜終何君于辛未科亦舉進

士出守陳州流賊逼城下慮為所汙因自經而日者之談命無不驗矣先君說

自古文人罕實而詩人之言亦未足信如子美海鄭廣文云先生有道出義皇先生有才過屈木才過屈宋未嘗見之道出義皇又何舛也少陵詩史而亦若是邪

晉人有至吳者吳人以菱角食之因問君地有此物否晉人曰滿山皆是吳人笑之或曰王右丞詩中採菱渡頭風急又云桃花源裏人家桃

涇林雜紀

卷二

廿

花非採菱時也右丞其晉人邪予曰此右丞興到之詩不必泥也因思右丞畫雪中芭蕉宋人以世無此景嘲之然予往來滇蜀間其地芭蕉秋冬蒼翠特甚每每于雪中見之始知世間之物目所未經跡所未到未可執以為無也儒附釋釋不肯附儒華助夷夷不肯助華然夷之助華間一有之釋之附儒我未之見也張曲江詞章典則相業亦可觀然獨喜釋氏而輕孔子豈未窺聖學之奧邪

姚元之譏切釋氏頗得肯綮然不知孔子而目為亞聖其與元人貶孔子為中賢異世一轍蕭瑀以佛為西方聖人所以拒傅奕者甚至可謂佞之深矣然晚年不得于君進退維谷乃表請為僧太宗許之既而一悔不行至蒙太宗譙責累數百言有謂百矣豈彼所謂空空者比老而猶不得耶

王右丞清詞雅調如登樓歌雙黃鵠歌送友人歸山歌魚山神女祠歌洎五言律可絃歌者無

涇林雜紀 卷二 廿六

慮數十首七言律粹然者十首田家樂六言五言古詩五七言絕大抵高古清妙信乎枕林之獨步其佞佛也此唐詩之尤篤焉妻亡不復再娶蕭然一室日高禮謂至老不衰然觀其獻始興公詩賤子跪自陳可得帳下否何其氣之卑言之下也不將為彼釋所笑哉
嚴挺之與裴寬皆奉佛僧惠義卒挺之服總麻送于龕所寬為河南尹僧普寂卒寬與妻子皆服縗經設次哭臨妻子送喪至嵩山山之

也愚矣哉直名教之罪人也

吳越關營三眼蜀營四眼唐尹思貞為青州刺史境內有營一年四熟者史稱善政所致

姚崇云至前易知尚覺無應身後難究誰見有徵是矣迨臨終遺令汝等若未能全依正道須順俗情初七至終七任設七僧齋若隨齋布施宜以吾緣身衣物充不得輒用餘財為無益之枉事又何談之乎戾也

涇林雜紀 卷二 廿六

脩撰張公泰戎籍隸鎮海衛少時給侍武揮使家遣侍其子讀書其子文藻日進一日父召之面試文不成怒責之其子曰平日之文皆張某所教也偶庭有翔鶴揮使屬對曰鶴避茶烟歸別院公應云燕衝花雨過重樓又云半樹夕陽鴉背暖公云滿城春雪馬蹄寒揮使自責曰吾過矣安有異才如是而伴給使令之後非因待以子姓之禮恩眷有加公遂承襲甲申進士入翰林最有聲同院諸公咸推伏之以為深思之雄天才之秀儕輩皆莫能及

王右丞佞佛雖其素性然亦有託而逃也右丞昆弟夙相友愛公得罪于凝碧時弟縉願削已職乞代兄死公之感弟何如也及縉為相倚勢怙權賊賄狼籍公或規之而縉不從且虞其禍之逮已也于是一意栖寂以養生而免禍焉故曰右丞之佞佛有託而逃也

尚書席公春以議大禮驟加玉帶一朝士曰此帶非玉乃大理石耳

莊定山暴陳白沙獻章馬溪田黃呂涇野柎四

涇林雜紀

卷二

其

公皆負天下重名定山白沙同舟渡江客談閨閣事甚褻定山辭色俱厲白沙恬然溪田涇野同謁康對山階前有妓溪田退步主人肅而后入涇野直入不顧而氣甚和人以是知四公優劣

燕春來秋往恒有定期然亦有至秋社不歸者吳人冬月伐枯樹見其數十為群口皆啣泥蟄于隙間

倉庚冬寒潛于幽谷近有見其雌雄伏于川底

土中因發其封而知之也

郭景純云細腰無雌蜂萬是也大腰無雄蠶鬘是也予偶見細腰之蜂定窠于薔薇架間一蜂才破殼而出雄即來與之交乃知大腰無雄其說亦臆蒲荇川渚之涯人固不能測其隱也禽息曰坐音上聲杜詩黃鳥並坐交愁濕是也今人讀坐字作去聲非子美詠螢詩巧入坐人衣坐亦音上聲

滇中瀆水有短柳十月飛花楊太史詩云十月

涇林雜紀

卷二

其

滇南柳絮輕迎霜闌雪滿江城紀其異也宋叅知政事衛文節公涇吾邑石浦人也螿時館于里中大姓某氏其家失六鶯童奴懼獲譴乃逃千里神廟中香案下丙夜有列炬擁蓋而入者廟神出肅之列坐堂上一神問曰今夕來何晚應曰天門候送明年狀元榜又問狀元是何許人曰里中衛涇因問案下兒何為在此兒具以失鶯對神曰鶯乃汝家米困壓死非逸也諸神遂散比曉童奴亟歸以神語告其主搜六

鷲巢死困下奴又述衛公及第事時公方喪偶
主人密以女續之明歲公舉進士第一歷職清
華繼參大政按宋參知政事即今之東閣大學
士云公後遜位居于石浦極林池亭館之勝日
與群季消搖觴詠為樂今里人猶能頌其事洎
公寢疾手作折簡命僕齎至杭州密囑至某橋
候有三人一目者即投之僕如言至某橋候焉
忽一日薄莫有乞兒三人俱暫止存一目扶掖
而來僕即以公書似之中一人曰此衛某書邪

涇林雜紀

卷二

廿八

煩傳示可歸矣僕歸以報公即呼家人訣別而
逝公德行動業載在 國史及余所撰東吳名
賢記中茲不復述觀廟神報捷于始仙侶示歸
于終則公豈凡人也邪

永樂五年二月命西僧哈立麻于靈谷寺設壇
薦 皇考妣積十有四日有卿雲天花白象青
獅化現雲表諸異群臣上表稱賀學士胡廣等
獻 聖孝瑞應歌頌後封哈立麻萬行具足十
分最勝如來大寶法王諸號賞賚不可勝紀殊

不知蕃僧多善幻術諸所見示光景無非幻也
上製佛曲成并刊佛經以傳頌佛經至大報恩
寺是夜塔見舍利光次日現五色光千佛相畢
集頌佛曲至淮安續命尚書呂震都御史王彰
齋諸佛名稱歌曲至陝西河南頒給所在有願
光諸應此皆哈立麻遺術俾其徒鄙隨至所
為之予近見河南山東北直隸凡妖民作亂必
先呈幻相于水中或于雲表愚民眩惑翕然自
從則其術至今未泯也

涇林雜紀

卷二

廿八

永樂十七年鎮守遼東左都督劉公江初至豫
于金州衛望海渦築城堡烟墩瞭望一日瞭者
言東南夜有火光公計寇將至亟遣軍赴塢上
小堡備之翌日倭賊二千餘乘海艦直逼塢下
登岸魚貫行公令都指揮徐剛伏兵塢下百戶
蓋隆帥壯士潛燒賊艦訂約曰旗舉砲鳴伏兵
奮擊不用命者軍法從事既賊至塢下舉旗鳴
砲伏兵盡起公披髮督兵兩翼繼進賊大敗顛
仆草莽餘衆奔櫻桃園我軍圍之欲擊公不許

開一室繼之仍分兩翼並進生機數百
餘述此種者後為隆等所殲無一脫者
江廣寧伯以公善用兵故多美多
此目是海上寇息凡數十年

哈立麻號七寶法王來朝或請
尚書夏公原吉曰蠻夷來朝宜示以義若
為一臨則下將有奔走以死而不顧者矣
乃止哈立麻至上命原吉拜之原吉曰王人
無微序于諸侯之上見惟長揖而已

江林雜紀 卷二 三

首目中為市曰市者取其貿易也柳子厚詩
向包飯越虛人曰虛者取市散而人散也淮
南其皆稱集曰集者取百物之感聚也淮南有
道街虎街等稱取日之辰而為市也
曰誰者取市聲之韻諧也亦有稱集者
務販交易諸務之紛紜也
諺云梧桐大如斗家主出外走令人拘
國軍遂不植之慮有死亡遷徙之慮
人之死亡遷徙者多矣其家皆植此

梧桐不種故詩人詠之曰鳳皇鳴矣于彼
鄆陽梧桐生矣于彼高岡使梧桐而非嘉樹鳳
肯棲集其上乎古人有云梧桐榮木也名稱榮
木其為美材可知而何不可植之有

侍御斛山楊公爵再入 詔獄也時暑月狂
穢氣熏灼有貽之線香者公插于階側焚之香
已滅灰獨不仆公移插諸壁經五日方壞公
于獄中作香灰解以吊之
東禪寺毘盧閣乃巡撫周文襄所建相傳少保

江林雜紀 卷二 三

三江毛公冢宰王峯朱公大學士本齋顧公及
第之年鶴必巢于閣上亦異矣嘉靖戊戌邑士
無登第者而鶴乃巢于閣之中央人以為弗驗
是科狀元乃大河衛十洲沈君坤原籍崑山人
王峯朱公年十四補廬有人夢公門建牌坊而
執役之夫皆青衣方巾莫測其故弘治丙辰公
舉進士第一有司為樹綽楔巡行御史偶過其
門見之時里胥駢集命之助役焉而里胥則皆
青衣方巾者也

嘉靖辛丑余奉 命督學西蜀冬十一月自
州泝流而上至黃牛峽余操文以祭黃牛廟神
其廟碑文則孔明所撰也太白樂府三朝三宴
黃牛如故言泝流之難詩云朝辭白帝彩雲間
千里江陵一日還則言順流迅速之易然非身
履其境亦不知其險易若此也至大瀟灘高灘
悍怒聲響如雷舟人以險告茲地有以興來迂
者余母及家人輩皆登輿行一里許過瀟灘抵
民家少憇樓上俯視江流憤猛比黃牛峽尤甚

涇林雜紀

卷二

廿

宜舟人之不韜其險也余曰此去歸州不遠若
明日得至即當從陸晚登舟宿焉仰瞻民家樓
閣如在天上次早順風揚布帆搖櫓擊鼓過黃
龍三滾巨艦傾側若一杯然繼歷明月馬肝諸
峽及人鮓甕其名皆大書于石上人鮓甕者言
人沒溺于此若入甕中而為鮓也有兵書峽舟
人指示之則見削崖萬丈下臨深淵窺不可下
下不可升而兵書乃嵌于萬丈峽石之中央風
吹柙書葉葉飄動不知孔明何能為此意其役

使神乎自舟之入峽也榜人以竹綽挽之使
進綽者斷竹為大篾縶之以絲約長五六十餘
丈巴人目為火掌少陵詩百丈牽江色是也
舒卷上下日為厓石所摩萬一殊絕一舟之人
得無懼乎然自黃牛峽而上兩山東水峻絕無
路百丈篙師技皆莫展惟仗順風揚帆擊楫日
可行二三十里風逆則舟與水闕只尺不前矣
余舟將至歸州二十里許遙見水上一輕舟歛
歌而至乃歸州衛遣官來迎者余即奉母登其

涇林雜紀

卷二

廿

舟舟人二十餘皆持短橈善避激湍蕩滌沱中
其行甚捷時抵州城下城南一山云是昭君
村乃其生長之處也次蚤渡江遵塗由巴東巫
山世傳巫山十二峯峯環水遶勢甚巖嶭余覽
之南北兩岸相對其峯各六岡巒連亘稍露峯
尖耳矣豈履其高者反失其高邪緣思天台石
梁世誇去地若千百丈吾蘇前輩陸公容宦遊
此地親見崇可三四丈載于蘇圖記可稽也山
水有跡尚不可盡信

惑人者哉余至成都越明年壬寅夏五清灘兩
厓居民約百十餘家忽聞山中有哭聲凡歷三
夜識者虞其有變徙避深山昧者不從一夕厓
石迸裂崩入江中居民室宇傾沒幾盡巨石礙
江屹若城郭急流衝激若高屋之建瓴水舟楫
不戒者漂入深淵莫知踪跡遙聞曩日所登樓
閣亦蕩然矣

嘉靖二十六年陝西澄城縣北八十里界頭嶺
山高百餘丈七月二十四日未時山吼聲如風
涇林雜紀 卷三

晝夜不息至二十七日子時劈裂一半而下東
西移走三里南北五里山下有深澗土遂平塞
撫臣謝公蘭御史徐君柞奏曰地道主靜而山
恒不移今此山無故劈裂移走災異非常小民
流移之象也

桂林吳公廷舉素馳清謹之譽然矯情干名不
達大體巡撫吳中凡院署隙壤必命菘蔬瓜成
熟採摘以進或用站船或取民船裹載而往淹
延道途水蔬腐壞則主者易之以行比至公所

未能即報而前物已三四易矣逮獲進于公則
持以誇于人人曰吾巡行吳地雖小菜亦自菘
以食無煩縣官而不知呈送之勞公移廉賈乃
有什伯于市鬻者其他瑣屑干名皆類此

徐公臨江陰人為掾史嘗活一囚後役滿謁選
京師道出徐沛間值大雨雪趨道旁茅店避之
見囊所活囚夫婦陳饘饋酒喜公至牽挽留宿
酒次其人屢起入內出有愉色公問其故對曰
某今日夫妻團圓得以少延者皆公賜也自離
涇林雜紀 卷二

鄉國以來吾二人日夕言念以大恩久缺酌報
今天齊乎人解后相遇某之屢起屢入者以此
意喻吾內欲其薦公枕席少覓一夕之權以申
素志耳初拒不從再三喻之始諾故不覺有愉
色公却席正色曰吾以爾里閭故且天寒大雪
權寄于此爾乃為此事以汙吾行邪如必欲行
此吾即遠避矣其人驚畏不敢再言是夜宿于
店中夢人告曰東嶽天齊仁聖帝龍鳳纏身
不知所謂比入京朝見值 成祖視朝天語云

北方玄武大將軍... 北極星... 朝士不拘派品
皆可屬對久之未有處... 命者公因思曩夕夢
中所得語若相符契遂曰所司曰假令椽史能
對此亦可違乎所司曰奚不可即引歸至... 御
前奏之... 上大悅是日授吏部主事後公...
位至冢宰語... 廷信夫公仁厚長...
不欲陷人于... 璋峻潔之操尤不以...
昧廢禮宜... 而厚集之以休祐也孰云
兆庶之所... 不在茲哉

涇林雜紀卷二

世以公由... 拜尚書起對云天下吏員惟有
徐晞登二... 以世... 上子豈無商輅中三元為
對不知商公之... 許公觀三試皆第一改
姓黃建文時為侍中以禮部侍郎守安慶靖難
師入金川門公朝服再拜自投于羅刹磯而死
夫人翁氏被逮携二女沉于通濟橋下亦死嗟
乎三舉奪標一門秉節詩曰允矣君子展也大
成屹... 不可及也
予昔聞廣州遺有盧循之裔其人長三尺許

管仲王還自廣州為予言盧堂者結小茅屋居
于海濱洲階之上娶有妻妻捕魚為生人呼曰
盧堂盧堂云見人有圖之者輒泅入海中能一
二晝夜不出人則捨之而去然亦不能為人患
也惟海上漁舟歲必餽銀一二錢以為常如不
其然夜必潛往掣翻其舟故漁人畏之而或妻
之以女蓋其種類不蕃而其技亦止此疑即循
之餘裔與

涇林雜紀卷二

暱知商年命不利勉其蚤歸商從之泝江而上
至一村市舟泊焉見婦人携男女二將赴水商
亟止之詢焉婦曰吾家奉豕為生近吾夫他出
吾自鬻豕得白金一斤以上夫回驗之皆假銀
也今吾計無出來就死耳商即說曰此假銀乃
吾僕為之汝弟歸取來吾當易與汝婦携至商
謬曰吾固知其是也依數... 與之商抵家一年
無恙明年復至吳警師... 汝得非有善...
予胡為復得至此商以易... 對警曰術云五

禍惟難算或者其應在是然汝今年某月某日亦不易過以愚暫見亦當速歸耳商隨返棹復抵前者泊舟之處婦方汲于江見商喜曰五日日前倉卒不暇留君回家延欸至今吾夫懊懣今必無辭商見其夫情誼懇洽尊酒淹延越日未已舟人以解維告主人且曰君去家不遠奚必藉此舟也商遂移裝登陸焉舟行大風忽作一舟之人皆葬魚腹商聞之震駭屈指計之舟覆之期即警師預定之日也後商寄書謝警師

經林雜記

卷三

廿八

備道其詳商是後亦不再出矣

有山西人至洛中善治蝎毒凡蝎螫男子則以手摩之立愈若婦人則隔簾凝視其痛遂止此是呪法洛人有受其術者初時甚靈久後亦不應也王尹松雲為余說

蘇郡守文安王公儀剛明有為嘉靖間嘗謂民多隱田遂舉履畝丈量之法而委任匪人時倅有蒙佾者苛刻特甚淹延郊野雞豚靡算無市廛則使多人升屋引繩校量屋瓦都

城中尺地垆外荒山無不起稅陡增田數十餘萬畝糧增二十三萬石有奇大槩蘇田甚窄無滿十分者以周文襄公量田九分者即以十分分足數時已傷于隘矣家倅又于九分八分者添出一分故得田比舊則較多其實田無所增而糧則溢出于舊數之外矣吾民何不幸而重罹此厄哉

經林雜記

卷二

廿八

有建議者曰今之將官不盡盡其才而朝廷不盡得其死力者由邊塞每一交鋒朝廷即遣使者稽其財用之出入而使者未必皆通達國體曉練軍機之士惟知裝扶羅織以白己之無私甚則求賂無厭而故陷入于重罪以故將官功未足以成名而身已置于無一可容之地求其展布四體權陷廓清以克樹邊陲之保障如趙李牧漢魏尚烏可得哉余又聞內帑之發專為軍士衣糧之需洎賞賚有功之用九邊之上巡撫總督諸臣侵漁掙剋入自權門以徼福而

免禍者不少也將官習見亦效尤而乾沒焉曰
吾饋總督權門以救死也非為立功也此則邊
庭之積弊獨奈何青將官哉余往年寓京師嚴
氏父子勢方薰灼親睹邊官領銀方離戶部嚴
氏豪僕數十關之以入私家莫敢誰何問邊官
則云邊之所得十才六七耳其所關入則皆總
督諸臣及將官許饋之之數也使者非御史即
給事中豈不知乎胡為不究其漏泄之根而徒
瑣瑣以詰責將官也亦情矣

涇林雜紀

卷二

吾鄉有大差小差長差短差之說姑舉一事言
之葉生夢泗者文莊公諸孫也屢困場屋晚歸
林下不幸亦應是役一日縣公呼至後堂命以
明日早往太倉賀兵憲可備金段金花羨菓羊
酒早來伺候毋誤葉生倉皇備辦借其姑周夫
人金二兩入夜倩工造花完次日携諸物至太
倉送進州辦金花每枝二兩較之葉生所造尤
覺長大縣公見之瞋目而視葉生似不可宥之
狀幸不意止收菓二盤餘皆不受金段金花太

公自收餘悉令變價入官是歲秋試賓興又呼
葉生辦酒生以送過兵憲禮辭縣公怒曰汝以
前差即正差乎未也賓興酒非汝辦而何自郡
守王公儀立法凡一應力役皆于丁田銀內動
支不累里長此良法也今丁田銀不作諸項動
支則丁田銀不知作何公用又旋收里長上櫃
銀入官不知上櫃銀作何支銷茲復累及糧長
九是秋試生員七十餘人并提調校官該辦
酒八十卓每卓該銀一兩生家已落只得稱貸

涇林雜紀

卷二

辦完亦既苦矣至撥南運又欲生承行且懼以
辭必重責今時南運較之北運尤苦以南都內
官每收米壹石索例銀一兩此外又索諸般使
費生雖強勉至京竟不能支憂懣而卒膺是役
者如葉生之彫瘁奚翅千百惡能殫書余以葉
生名臣之後且同研席故特著之耳
潘尼正叔岳從子也著安身論畧曰自私者不
能成其私有欲者不能濟其欲又曰天下猶我
故與天下同其欲已猶萬物故與萬物同其利

入曰苟存乎道非不安也苟崇乎德非不進也苟正乎心非不治也故安也者安乎道者也進也者進乎德者也治也者治乎心者也未有安身而不能保國家進德而不能處富貴治心而不能治萬物者也然思危所以求安慮退所以能進懼亂所以保治戒亡所以獲存也又曰夫祭之所不能動者則辱之所不能加也利之所不能勸者則害之所不能嬰也譽之所不能益者則毀之所不能損也釋奠辭曰絲匪玄黃水

涇林雜紀 卷二

聖

罔方員引之斯流染之斯鮮若金受範若璫在甄上好如雲下效如川

不通古訓未可與談經不識古字未可與解經誠哉是言孔子對哀公曰妃以及妃此妃字即配字古人配妃二字通用或者不通此義解作后妃之妃夫國君之齊體可以稱妃也庶人之妻亦可稱妃乎

孔子曰君行此三者則愼乎天下矣大王之道也此大王猶言太上耳解之者乃以為周之太

王且引太王不以養人者害人為證吾聞太王避狄遷岐矣何嘗愼乎天下乎

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解曰孔甚也壬順也以上驪兜三苗例之安知非當時佞人姓名邪何取于甚順也

魯論自行束脩以上朱註未當鄭玄注云謂年十五以上也延篤曰吾自束脩以來為臣不陷於不忠為子不陷於不孝注云謂束帶脩飭李固奏記王商曰王公束脩厲節肅宗詔曰議郎

涇林雜紀 卷二

聖

鄭均束脩安貧杜詩云自行束脩從無毀玷沛郡太守薦劉般束脩至行為諸侯師註云束脩潔也光武曰密令卓茂束身自脩細玩諸語則朱註之非自見矣

禮不下庶人解之者以為禮不及于庶人非也夫所謂庶人者指無爵者而言也使無爵而可無禮則庶人者其無婚姻喪祭乎其無男女飲食乎皆可無禮行之矣庶人之中將為君子焉將為野人焉以野人而責其婚姻喪祭男女飲

食盡合古禮固有所不能若有君子之行而不
為士者亦將無禮行之乎蓋下者卑下之義也
禮不下庶人言禮不以庶人之微遂卑之而不
俾之行也白虎通曰禮不下庶人欲勉民使至
乎士其說亦似未瑩大學曰自天子以至于庶
人壹是皆以脩身為本何嘗以庶人而不脩身
乎脩身其可廢禮乎

禮云不友無禮于介婦石梁王氏曰友讀音感
友字無一點為友有點為敢

涇林雜紀 卷二

四

古人詩不苟作恒有傑秀之句鎮壓古今人
逸不可攀正在于此如左太冲振衣千仞岡
足萬里流非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峭崿蒼
閭竹栢得其真陶淵明日暮天無雲涼風起
夕夜景湛虛明子建驚風飄白日明月照高樓
秋蘭被長坂芙蓉冒綠池郭景純翡翠戲蘭苕
顏延羊流雲藹青闕阮嗣宗綠水揚洪波湛湛
長江水上有楓樹林沈休文春光發隴首秋風
生桂枝潘安仁游魚動圓波謝宣遠輕霞冠秋

日范蔚宗蘭池清夏氣鮑明遠身世兩相棄
文帝丹霞夾明月謝叔源水木湛清華江文通
日落長沙渚曾雲萬里生徐敬業迴首見長安
劉公幹汎汎東流水陸士衡明月一何朗謝靈
運白日麗江皋池塘生春草山水含清暉白雲
抱幽石心迹猶未并汎汎羅浮行息必衡霍期
巖高白雲屯壑葉入松門謝惠連亭亭映江月
玄暉魚戲新荷動鳥散餘花落窓中列遠岫大
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金波麗鵲鵲王絕低建

涇林雜紀 卷二

四

章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澄江淨如練紅藥
當堦翻皆神品也
唐人詩泯有于無啓無于有如春色滿園關不
住一枝紅杏出牆來妙在關字自家門戶重重
閉春色綠何得入來妙在入字蝴蝶紛紛過墻
去却疑春色在鄰家妙在在字
人皆云詩五言難七言易緣世人皆習學七言
將謂為尋常贈送之物而風格標韻興象華色
皆不與類故自以為易耳太白七言僅兩篇右

承英其其合作者亦不過十篇盛唐諸公多者三四篇惟少陵之言多至三十餘篇是可以為易乎

詩最怕近如張文獻公簷風落鳥毳窓葉挂魚絲固自嘉耳

張曲江開元賢相其古今詩數華藻于追琢寄雄渾于幽澹興象超超情悰亦得獨牽心利名畏憚權勢遊行篇章輒生憂惕似稍虧曠然之度耳我師高蘇門先生于湖湘刻二張集並傳

涇林雜紀 卷二

四十五

親為作序然曲江之詩非燕公可得班也

唐江詩云竹影橫斜水清淺桂香浮動月黃昏宋林和靖易以暗香疎影變作梅詩便覺融化景象迥別然和靖梅詩亦止二句膾炙人口餘不足觀也

少陵太白皆千秋高步至唐劉昫輩品裁竟欽杜而左李識者恨之然自宋元洎國初詞人非杜莫學曰吾希杜而止矣近時乃見少陵詩選豈其孤篇半格查滓猶有未融者邪

太白天才秀發流詞振響若躡雲御風不落方格而飄揚縱恣亦非方格所能拘也至宮中行樂詞八首君父之前凜然超傲而不敢肆排比勇勻抽配精切初疑非謫仙所作始知其才高平時不欲沾沾作配偶之句耳

右丞詩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雄渾渾渾超絕今古送友人歸山歌一字千金矣盛唐諸公皆不能及如少陵水流心不兢雲在意俱遲非為無見猶是着物緣

涇林雜紀 卷二

四十六

右丞襟情本自蕭遠加之屏棄聲色耽悟虛靜故所得如此

謝監浮舟千仞壑摠轡萬尋巔不如太冲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謝又云薄霄愧雲浮棲川乍淵沈不如淵明望雲慚高鳥臨水愧遊魚王仲宣迴首望長安不如徐敬業迴首見長安敬業名悱徐勉之子

玄暉諸凡綴屬初不構思未嘗追琢而行摹景物咸出神化究其風致則裴率之戲蘭若芙蓉

之沅秋水未足云喻也

顏延年詩長于朝廷郊廟若劍履趨蹌恒有難

犯之色康樂長于林巒川渚故遐討冥探極盡

清華之趣

國初善鳴者高公季迪為最若孫伯融劉子高

林子羽浦長源晏振之數十家卒無尚乎季迪

也

薛西原重辭疊意蹈襲前人以水對山酷似學

究徒以耽尚禪虛稍稱馴雅未詣玄極猥自列

涇林雜紀卷二

四七

于何李人苦不自知耳

袁永之集初讀樂府諸篇燁而蕩已繼尋別韻

鏗鏘播于宮懸鸞鳳翩于林岫又如倩婦靚粧

肌體流媚而端持娟性獨整孤標諒是石渠之

秀也

子安模倣雕鏤有意纂述追躡前人反傷情性

稍乏聞道之言感年悼景千首一情鬱辭促節

不病而響者也至遊覽之篇豈其殿王岑之後

將與謝靈運齊風而幽遠孤澹勝矣

空同賦才偉氣卓蕩不羈故每以倣俛之辭搖

弄二世其江右諸選沉秀典雅字字如畫五七

言歛歸矩矱逸氣故存君采駁其粗豪過矣

邊華泉稍得于五言而古詩七言皆非所長尤

取敗于賡韻或以齊眉何李未見其均也

孟有涯忠實有餘覽其序昌穀集則風人知所

耿耿弗磨

蔡林屋意外求工頗稱雅制聲言枯禪肆筵蔬菌

具陳又若稚子橫笛時流別調而短韻悠揚宜

涇林雜紀卷二

四八

于松竹下聽之

我師高蘇門先生弱冠詩篇駸駸入古加之性

味俱玄標格並秀故所詣超遠年踰三十出參

聖藩志慄氣愁云胡不樂旋擢湖湘遽以考終

其詩具在韋蘇州張曲江之流也

升菴楊太史少小逸才蜚聲天祿諸有所作刻

意以漢魏初唐自期宋以後不屑也春興八首

及古選諸什信婉美古人追晚年酷好使事頗

涉堆積猶大商炫露玳奇至不識其名目而寒

素之士稍不然之

王維宜長于律體多鋪叙之辭而少異入之

味故渾彩而不秀浮輕而不實此其居胥臺少

首九變之復乎

顧九變行之長才博學風神雋朗故藻翰之立

點綴茵莛景效睫前情融世外尤顧瞻風雅尚

風骨一篇一咏光采照人

大復詩如玉樹搖春風澄潭映秋月緣其襟情

夷坦亦罕外慕而咏歌諸體粹然咸備一時

涇林雜紀 卷二

四九

輩皆莫能及夫才各有長若何公者未可以偏

長律之也覽明月流鶯諸篇標韵可挹盛唐數

子何以讓焉

山人謝茂秦慕儻少日鍛月鍊亦覺其工近

代詞人其諸翩翩可咏者也樂府評澄江淨如

練頗涉牽泥

朱菱谿秋興八首可謂大雅不群他篇累牘亡

以越茲厥胤射陂鏗音繼響洋洋乎流燁于淮

之南矣

也穀徐公之逝也年甫三十有三英英孤標天

然特秀抒詞吐句類非塵世間語豈化工亦忌

之而弗昇其壽邪海宇於鏢之士誦談藝錄咸

曰穆穆清微抽擢玄秘古人未嘗言也

予兄虛巖山人諱詩靡室靡家韻精篇翰比老

而彌篤迺能特立騷坛高揖群彦其流連山水

之作皆清暉映發幽韻獨聞自許追蹤前哲亦

其信之真也

唐公荆川蚤年之製絕是初唐何期末齡音節

涇林雜紀 卷二

五二

頻變釋其微指將欲布理道于篇句闡禪虛于

華藻故邪

衡山文公緣理性情詩宗閑澹西苑遊矚之篇

尤稱合作停雲覽興率多箕頴之音

揚維禎庸部滂褻詩皆粗駁其稍善者亦皆鄭

衛之溺音本無可觀當時不見斥于季迪諸公

而獨見憐于顧仲瑛氏亦云幸矣盲士至今猶

或稱之將梧臺之石或賸其真遼東之豕尚迷

其白邪

為諸生時齋中柱貼云深居簡出學虎豹
山林遠舉高飛擬鴻鵠神霄漢邇來存居
見室中母鷄抱卵志意精專因嘆士人攻書如
鷄之伏卵則無不化者矣
人有言無欲易無名難愚則曰無欲難無名易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戊寅年仲夏一過雁不化



廿二八則

涇林續紀卷三



天南逸史周玄暉著
顧文康公諱鼎臣父桂軒嫡母吳夫人性端嚴
舉二子長矣公生

時值中秋

稍長就外傳名曰何穎悟異凡兒然個儻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不羈每踰繩檢吳軼加痛懲

端陽解就

師放假公與鄰兒登下將軍廟嬉游濡其書判
官背云發邊遠充軍其夕師夢判官乞哀云
徒天曹筆也非師抹解不得免師許之明日
館中詰問昨幾生往廟何人書字于判官背其
語云何諸生駭愕不敢隱具以實對師命公往
磨去所書復復夢判官來謝心知為大器遂
桂軒而未深信後公舉鄉薦三試不第臨行囑
老僕云吾此行將改名書于通鑑第二葉上倘

報捷者至名字不同可開書篋檢視當一符合耳後以鼎臣名來報桂軒疑之老僕乃白前語發篋驗之果然先時莆田舉人趙某曾向九鯉湖祈夢卜何年登第夢至一城入西關即儒學有狀元牌坊上書顧鼎臣傍有人指示曰汝當于此人榜下成進士覺而誌之每會試即詣禮部查省直諸舉子姓名而不得至是年凡五舉矣往查復如前意甚不懌及揭榜公名在八十三其人亦中式遍訪公寓一見即賀必大魁天

涇林續紀 卷三 二

下公咲曰海內英豪濟濟何及小生兄毋諷我趙遂細述前夢且云夢時兄尚未鄉薦亦非今名也而神已預示豈有弗驗之理又云綽楔上公後尚有三人夢中俱了然在目及覺則忘之矣公果廷對第一累官至大學士 世宗幸承天命公居守攝朝政三月恩寵甚隆始知狀頭乃天定非人也

桂軒幼習儒

遇貧者即周之不少靳鄰有少女

寅夜私奔投公堅拒不納明問其父若女許字何宅父對為媒所誤受皮工子聘今亦貧不通問者十餘年矣詢其居址云任湓濱村公遂間行至彼處見工父子聚首縫鞋公佯借坐詢其子年若干云二十餘受室不對以幼聘半山橋某人女因乏茶禮尚未成婚公曰我與爾親家比鄰若婦已長遠宜迎娶工以無貨辭公許貸銀若干備財禮歸見鄰人勸其許嫁遂得完娶其他陰德類是頗多因篤生文康公贈公官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品上柱國孫潛御史孫夢圭方伯曾孫允元進士玄孫天峻探花其諸孫曾舉鄉科者二十餘人崑邑鼎族鮮為與儷人咸謂積德之報蘇庠有尊經閣規制雄敞高侵雲漢每夜有神踞其上燈光燦爛歌吹喧闐有潛窺者徹僵仆欲斃相戒弗敢登韓襄毅公雍少年有膽氣醉中與同儕戲云吾能登此留宿諸人約爾果能然五盞置酒相款否則罰如之公遂奮袂升閣諸人各散去時已昏黃公整襟莊坐于左方

鼓初動忽見火光漸近聲勢赫奕奴婢數十人各携茵褥酒饌陳設于中央華燠耀目少頃絳衣少年携幼女至就座傳觴問忽云安得有生人氣令從者索之得公因請相見曰大貴人也序賓主禮甚恭揖公南向坐舉金杯奉酒公飲齏執杯不置聞鷄唱散去視杯猶在手袖之假寐黎明諸友至怪無影響謂已斃矣及見公方酣睡蹴之起詢其故公隱不言第索酒痛飲次日城中喧傳富室吳氏夜祀神失一金杯疑

涇林續紀

卷三

四

奴所竊揭示訪求公懷杯至其家求見主人詢失杯之由云有女病劇日晡徹昏暈不省人事至曉稍蘇抵暮復然醫人束手據巫為祟所憑昨禳謝求福不覺杯失公佯曰我善診視能若療之主延入內室令啓帳扶女起坐細視宛然閣中所覩者公曰無妨但許我為室病當立瘳主不得已諾之遂取筆大書女臂云韓雍之妻袖出金杯為聘主大驚詰所從來公曰第受之母多問女病果愈後公到一品夫人

黼菴柴公諱奇弘治乙卯讀書于清真觀池亭之東四月既望夜二鼓月色如晝公起步庭除忽見五童子披鶴氅揮羽扇凌空而下翩翩為迴波之舞歌曰駕而風兮策而霆乘白鶴兮入蒼冥山青青兮海澄澄又歌曰月為璧兮珠為星駕赤虬兮上玄冥水瀟瀟兮嶽亭亭舞竟一童持蒼玉管碧雲箋歷階而上置公書几請讀其歌公歌曰天之仙地之仙攝萬靈空萬緣道可道不可傳又曰道可道兮不可傳玄且嘿兮

涇林續紀

卷三

五

天之仙天地飯兮日月懸歷萬劫兮遍大千歌畢童子喜甚公心知為仙因長跏詢一生事童曰遇水則興逢火則滅言既冉冉駕雲向東南去公啓戶周視但見月光滿地殿閣若浮松影橫窓萬籟俱寂此身非復在塵寰問矣後公登第之年大浸瀰天累官至應天府尹致政家居數載清真觀忽罹火災焚燬殆盡公遂于是年化去詳見公遺藁中恐涉誕幻因托諸夢云廣東舉人王某韓某同上春官江中遇盜衣裝

劫去罄空去住兩難計無所出相持慟哭欲赴水死舟子聞之慰曰相公俱萬金之軀柰何一且輕棄倘慮途中乏用某當相應十金慎毋自填溝壑二君收淚稱謝舟子因取金相贈送之登陸詢其姓字曰我薛臨也後富貴毋相忘遂別去二君至京俱下第次科相繼報捷追念舊恩曰非薛臨吾輩葬江魚腹久矣得有今日乎後韓官戶曹王出為節推臨別韓囑王訪薛踪跡王將渡江遍詢至數日不得乃渡既抵岸復

涇林續紀

卷三

六

于巖舟處詳索之亦絕無應者不得已之任然每至一馬頭未嘗不再三博問冀一遇也後王以欽取入南道巡視上江韓陞湖廣憲副至楚中多方購問竟不能得王出巡鳳陽審錄囚犯見有薛臨姓名心疑之明晨一老嫗持狀訴陷盜問其故曰氏夫薛臨駕船為業曾于江邊載數商付舟金不如數與之忿爭不意商皆盜也至期口為捕盜者所執并逮吾夫盜挾前忿妄指為同伴拷掠備至遂自誣服實非盜也望憐

而赦之王聞其言駭然知即前薛臨無疑矣問曰爾夫于數年前曾載兩舉人上京至江中盜劫其衣裝彼欲投水爾夫贈銀拯之汝猶記否嫗曰此事誠有但音耗不通已二十餘年明公何為問及王遽下堂扶之起曰吾即王某也自登仕版訪問百端不獲一遇天幸相見于此迎入公廨令妻子羅拜立出薛于獄親解桎梏易以新衣薛驚愕不敢當王具道前事而泣薛亦感泣因詢韓起居王曰彼與吾同登進士今作

涇林續紀

卷三

七

湖廣副使常念爾不置當即作書報之試一往何如薛至韓一見感動待之如王傾囊得千金悉授之王所贈亦不下百鎰奉其夫婦若父母然薛內不自安言于王曰某一舟工耳蒙公脫我于死且恩禮周渥出自意外但鷗鷺成性不狎公府欲出外自便王心不忍捨而重違其意廼謀市地建室居之薛又不可曰某浮家泛宅初無定居偶因載盜被禍久羈于此願買一小舟復其故吾足矣王謀于韓各出百金造大舟

可容萬斛飾以丹青金碧輝耀具疏聞于朝賜
薛表裏白金名其舟為報恩船馬薛登舟意不
樂復市小舫繫于傍寢處其內王來訪乃登大
舟王去則不復居矣後王轉官邀與同往薛佯
許諾一夕解維揚帆去大舟中所置器物悉棄
不取王聞報驚歎令人追覓竟不知所適噫二
公之報德厚矣彼薛臨者亦知止知足者哉

楊州富室號羅十萬者父生二子長性愚朴次
多機智善居積父遂托厚資令貿易于外而長

涇林續紀

卷三

八

子分文不及子亦安然弗介意長婦輒憤憤不
平每訟言迺翁溺愛弗均父聞謂婦曰若視爾
夫能握筭為商乎胡私議爾翁為婦曰予以資
始可責其能否今毫無分柰何懸斷其弗能也
父弗能難乃授以銀二千聽其所為婦擇紀綱
奴二偕其夫同行且臚列應市貨物于一札枚
卜諸神咸無利獨白蠟則獲息甚厚遂決計過
往沿途訪貨蠟者弗可得直抵上江泊舟靜俟
將旬許忽二巨艦蔽江而下詢其載皆白蠟也

每塊重百斤外兩舟將數萬計計數而酬其直
將更買舟易載商曰毋庸予留此無用蓋予
百金併兩舟付若免更搬移羅許之遂操舟歸
舍粹弗售移置閑室中候至一季鮮問及者父
暨弟咸竊笑以為拙乃謀碎而零市之蠟破銀
露每塊皆藏元寶貳枚蓋富貴處故鎔蠟包
銀以防不測盜劫得蠟弗知中皆白物也計所
獲殆幾數萬富遂冠于一邑

郭武定侯花園亭池環匝垣墻高峻啓閉頗嚴

涇林續紀

卷三

九

無敢擅窺者忽一日守舍奴見墻西北角似有
人踰墻點檢器物俱無失心疑其夜坐堂側聞
鳥逮二更有童子越垣而入首挽雙髻身披鶴
氅手持大款徑至池邊挹水負于背仍踰墻去
目不忤視行不妄履飄飄似有仙風者次夕復
然守者往告侯不信抵暮親往潛窺與守者言
符乃密令健卒伏園外約聞掌號聲即起擒之
毋使逸去衆奉令惟謹獲童子來見詢取水之
故抵諱不吐實威以嚴刑始曰吾師在山鍊丹

領法旨來此取水相去五里許院定時列香爐
爐為信稍遲必加蕃楚今被擒過期已久必無
生理矣因憐憫憐憫其來去候獲之仍使點奴尾
其後俾據所見曾聽其言其言甚奇其言甚奇
山半見一草庵中置藥爐火微熾其香清涼
華陽巾服朱衣高冠其貌似仙
光陰陸離東嶽樹其為瑞
童子簡留進水真入教其
欲斬其首者秋
經林續紀 卷三

中漸縮而入惟餘靴在外衆遙見駭異再問具
白其狀侯音為神仙無疑翌日寧天宮躬詣伏
謁拜于壇下真人不覺加禮其言甚奇其言甚奇
而已侯問鍊何藥耶
也必水火既濟方成功
遠取于荒圃曰鍊藥
秀乃乳泉也是之取耳又問丹當何時成曰
期尚遠語畢頗有愁色侯問期遠何名曰藥
艱得水不易致且土爐構火文武難就必遲

歲月方有望也即成亦僅刀圭止可自濟未能
及物若得有力者借資大為脩鍊丹成之日不
惟返老還童即點鐵為金易耳侯心動因謂
師既須我池水何不移寓小園免遠汲之勞倘
用藥物亦當代備始不允強之陸乃許三日後
當來侯歸掃園亭盛供帳以俟及期果至問童
子安在云遣歸高山矣具賓主禮甚驩袖出一
柬授侯詳開藥品值幾百金侯如指悉市完更
問所須曰須白金鑄金小者三尺大者五尺愈

大愈佳得二十餘枚足矣侯出帑金募工鑄造
每釜約重五十斤大者倍之投藥釜中番覆煎
炒七日滿即令携釜歸內庫更新者代之鍊
完又謂侯當鑄銀萬三形類秦漢狀重鉅萬計
將前藥封固于內置火周其外至七七日火候
足則丹成而僊位可躋矣侯喜甚日與談道術
講內養同飲食卧起跬步不離將兩月許凌晨
出戶倏忽不見遍索園中無蹟而扇鎖不啓啟
則封視之藥皆消化三為依然故物也開庫驗

金數亦不缺召工細眎形質如初而精氣俱耗扣之作木聲重扣之則悉破裂如枯炭然侯大悔恨為奸人所給失銀將二十餘萬四散緝緝期必得迺已奸人窘逼改姓名為段朝用重賄內監李楹潛匿其家言已有點銀術願獻上位充國用時禱祀方輿日費不貲北邊兵餉急缺聖心焦勞無策楹乘間進言召試之得銀五萬上大喜賜以官號紫府宣惠高士支文官正五品俸後屢有進奉輒以高計蓋皆從武定家用

涇林續紀卷三

三

瘦銀法盜來者侯亦明知而事涉城社噤不敢發後復因軍與令點銀一鈞奈前銀已盡無以應命竟坐欺罔罪重未定以貪得而失財奸徒以左道而坐辟其罪者第其劍術頗能意人迺有識者謂劍用錫鑄胡盧申滿貯水銀遇水銀即鎔化為一亦非奇術也但愚者為所欺耳

吳中陸機行舉劍者為化縣令延開教子性極淳謹守心重之時與講稅款酌每至夜闌相

得甚驩師居平恒鬱鬱不樂令叩其故初諱無他後堅詢之乃云家有室女為妖所憑然獨處密室中無從得其踪蹟今女漸黃萎祈禱符禁皆不効旦夕就木是以憂耳令咲曰若爾保為汝除去毋自苦明晨令問左右此中獵戶若爾家可悉召來既至令曰今後得野獸悉以送官當償爾值違者罪後果有携狐兔之類獻者令擇一物受之而頒厚賞自是聞風踵至咸籍名于官又命工房市竹長丈許者百竿悉

涇林續紀卷三

三

用紅紗燈繼于首聽用令擇日召諸獵戶會畝山中所獲禽獸悉皆散予且命明晨各携鷹犬到縣領賞次早令請命師歸而遍閱獵戶得駿犬百餘頭每一犬配以一紗燈又令三人持兵办火炬金鼓翼之而行至郊外將里許下令曰汝輩姑潜伏于此一更後可環遶師舍數匝勿露踪影聞砲聲方舉火縱犬合圍而前毋得踈漏眾聽令而去令至師家誅書封皮百餘道用印鈴蓋將女室內外俱密封而與師當戶對酌

以候妖至黃昏後狂風暴起屋瓦刺刺有聲令
堅坐不動引白自如頃之間窓前劃然命燭諦
視則封皮已揭去矣因內復封固不能入第撼
窓發作響令厲聲曰爾若有靈何不從戶入乎
言未已空中擲泥土遍几席衆懼甚令神色不
變曰吾正人非泥土所能嚇也相持久之時夜
將半令計衆圍已合乃命舉炮炮聲一震百炬
俱然照耀上下宛同曰晝金鼓喧闐妖驚奔竄
為獵犬所斃斃仆于地舉而驗之一老牡猴也
涇林續紀 卷三

其性遂絕女病尋愈

台州黃岩縣鎮名溪上商賈輻湊百貨咸聚近
鎮居民姓崔家頗饒裕其俗不畜奴僕凡耕稼
負擔悉躬親焉冬月入山刈薪肩負而歸時已
薄暮忽暴風驟發吹墜石下乃虎窟也仰望山
巔懸絕數十仞穴中有大虎一小虎二耽耽磨
牙崔自分必死向虎叩頭求哀虎若解其意者
不傷之明晨大虎越嶺而上其行甚駛頃負一
犬歸嚙哺其子而推餘肉飼崔餒甚強食之腥

猶不能下喉次日虎復捕野獸如前至第三日
虎先負一子去次又負一子去崔歎曰虎在尚
可得餘肉延生今虎俱去而我獨留稿死無疑
矣正悲傷聞虎後來崔泣拜曰山君能拯我命
當圖厚報虎伏地不動崔乃附其背騰躍登山
得樵徑委之于地崔向虎拜謝馳歸家人失崔
三日謂必落虎口招魂設位舉家服孝矣崔入
門衆猶疑為鬼物爭前詰問崔述其詳方共欣
慰崔自幸再生日閉門誦經不與外事將四月

涇林續紀 卷三

十五

餘鄰人從溪上歸傳鎮中穿置一虎將格殺之
崔聞心動急赴偵覘衆方環列聚觀虎見崔至
前搖尾睜目口作嗚嗚聲若識熟者崔諦視良
久果採已虎也遂將前情細陳願備價取贖虎
主初不允崔曰虎實生我而我忍坐視其死是
禽獸不若矣哀請弗已主索價十金崔慨應之
昇虎至向採已處開穿縱之虎回顧再三始去
不兩夕夜半崔聞扣門聲急起視之見虎人立
于庭後有僧仆地崔大呼曰我釋爾縛爾適以

僧屍置舍前我罪何逃虎用爪搜僧腰間得
布囊投諸地復負僧去發囊視之藏白金數十
兩越數日凌晨啓扉得一斃豕幾百斤似亦虎
所遺者嗣後遂絕夫虎性暴得人即噬而于崔
獨不加害反全其生後亦竟藉崔援得免于死
一施一受毫髮不爽則果報之說不待未來而
于見在不惟人道為然而畜類亦然矣
嘉定陸廷材家鉅富生一子不肖心知必破其
家乃鑄一鐵龜鎔金百兩實其首腹中則用銀

涇林續紀 卷三

夫

克之計千兩囑僕陸用曰爾為我守此我死子
必敗待其困極汝多方試之若肯回心方可授
與慎勿負托因舁龜瘞用竹園中人無知者後
父下世子果日與群小癡賭不數年家計罄然
而陸用能自封殖頗饒裕子時往來求食謹飼之
且時稍給以銀錢試其所為子得銀入手隨即
妄費用知未可也姑秘之時年七十餘矣恐孤
主托時為子仁言如主所囑已者期必無負主
命未幾用死子仍往來仁家事之益恭後子年

漸長知改前非仁設鷄黍召而與謀令化貨殖營
生子謝乏本仁捐數金授之感謝而歸設肆貿
易資以糊口故態絕不復萌如此暮年仁察其
可矣乃乘間述其詳引至園中指視之鐵龜宛
然先以椎擊其首持去約明日令人來舁及往
則失龜所在矣疑仁匿之聞于官仁亦無以自
明但泣訴顛末而已官斷仁代賠乃傾產以償
准盜財論發雲南衛克軍隸籍後無以自給
為人版築一日方運鋤發土鏗然有聲諦視之

涇林續紀 卷三

一七

則鐵龜在焉仁拊之大慟眾駭詰其故曰吾之
犯罪為此物也胡遠至于此因白主人轉聞于
官官嘉其義給牒發回原籍仍為富翁
予曾祖除菴公方四歲時午後于家園後池邊
閑游失足墮水人無覺者抵暮王夫人覓之弗
得集家僮遍索之至園中見所穿小紅靴一浮
水面上亟令善泅者入池撈挾負以登岸則手
足俱冷僅心上微溫耳王夫人持之慟旁有老
嫗勸曰毋過哀我有術能令更生乃扶兒起倒

負于背環池而走口中呼曰六舍六舍兒小字也左右皆竊笑王夫人計無所出第任之良久兒忽微聲喘目稍開遂甦厚賞老嫗人問爾何術乃爾嫗咲謝曰吾何術嚮見主母悲切故解之耳祖長登弘治壬子鄉科捐田伍百畝置義庄以贍族建義學教諸子姪後就選得養利州守因路遠不赴生罔卿木涇公用方伯淵考贈公如其官王贈夫人今予與弟玄昭又俱叨科甲遺胤將及百丁後福綿衍若斯豈夭折于水

涇林續紀 卷三

十六

阨者耶

崑邑北二保有掘龍浜每夜聞櫓聲人靜始出往來數里間黎明即隱如此歷年村人飢聞之黠者夜覘其蹟見一快船數人執棹皆衣黃光彩耀目其去若飛竟莫得所抵止村民張姓者其門濱水岸側有一石棺相傳數百年物漸米澡浴者皆踞其上 一日有蔣人婦因午炊瀝米見棺傍微露金色發見之乃金船也製造極巧凡蓬檣篙櫓莫不畢具兩傍列數金人潛置飯

籠中携歸析而藏之村中從此絕響其家遂患病數口相繼死止存一子為人傭工或叩之云餘物皆不見止因禱祈乏用其母持一金船頭授夫典銀耳噫無故之獲信有禍哉

隆慶己巳吳郡大水淫潦晝夜不止田禾滄沒大半一日陰雲四合雷電震擊風沙蔽天白晝晦冥陽山居民見電光中一黃龍蜿蜒夭矯長百餘丈其首旁立一神人金盔金甲手執金槌狀極魁梧雄偉若刹中所塑金剛像識者云此

涇林續紀 卷三

十九

降龍神也合村聚觀良久方沒予叔文梧讀書治平山親見村民言之甚詳

胥門外跨塘橋居民蔡叟家頗饒裕偶送喪舟至閭門下塘見隔河一溺器浮水面命舟子取來色類處州青且甚潔淨遂持歸明晨家中忽有怪釜中炊飯皆變穢物時或空釜箱盛衣飾封鎖宛然開視已失索之乃在他所如此類不可殫述舉家惶駭詣卜者占之云家有器物為祟叟言家中什物皆舊所有者未常為怪或新

得溺器乎再占之云是矣急送出庶免禍遂備牲醴致祭仍載以舟送至舊處而歸方及門則溺器已先在岸邊矣凡送三次竟復如初叟愁懣不知所為傳播遠近觀者如堵有少年謂叟曰此瓦礫耳何不撲碎之怪何能為因舉而投于地應手破裂衆諦觀之惟瓦片耳方共喧笑忽內一女子方八九歲驚呼云適見一老翁長三二尺白鬚髮戴方巾服褐色衣踉蹌入內室去矣衆逐之迄無所見家中為怪滋甚迄一季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方少息堂兄靜山設館于新谷內親見其事

新塘橋潘匠女年十二緝麻燈下至夜分忽聞母鷄聲谷谷然自室東至西旋繞不已若一母引十數雛者意家鷄未曾收籠或為狸狸所竊因呼母起挑燈視之則家鷄固自若也少頃復鳴徐察其聲出自地中懼為鬼物滅燈而寢明夕復然由是無夜不爾因詢諸鄰或云此藏神已去矣潘匠掘之無所得後雖白晝亦鳴者

潘家已得金母鷄矣實無有也後聞此鷄乃鄰家陳婦薄暮往園中摘茄偶見鷄大小一群撮米撒而呼之皆伏地若死狀怪視之皆金也遂持歸因致富饒俗傳藏神變化不測遇米則止不動此其徵乎潘女後為予家乳媪時述其狀其厚友陸應龍妻王氏少美貌為怪所憑其交媾與生人無異且柔媚善迎合王意所欲得方舉念怪已豫知毋論飲饌有核隨取隨具即遐方珍果若荔枝福橘蘋果之類遠在千里外者

涇林續紀

卷三

廿

亦瞬息至前皆連枝葉若初摘者王因是暱之甚陸意不平夜強卧于床輒為怪提去置他室昏眩若迷百計弗能拒乃授婦計令索衣則彩繒至索首飾則金寶至未幾旋失去復令索銀初則小錠繼而元寶纍纍無算陸入手即用市田宅遂稱富室外人亦多知者陸心內媿聞張真人朝京道出金闈具狀投訴真人書一符封固若公文狀令焚于城隍廟中怪當自絕陸未抵舍怪已先覺告婦曰吾為爾夫所訟日下當

遠去不能復歡好矣因絮泣婦亦傷感陸持符
歸至廟儀門竊開視之方焚于爐中怪忽至
室云吾被拘至二門見神必無倖免理幸爾夫
痴私啓文書我得脫歸我為爾營家至萬金柰
何以此相報今須取爾同去不復留矣婦遂病
怪異百出篋中衣服俱失去封鎖不動索之在
灰積中錫于盂銅盆忽藏瓮內其口甚隘不知何
從而入頃復飛出群鼠晝聚作鷄鳴大人立而
嗥釜中大聲若雷吼種種不可勝述數月後婦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竟嘔血死諸怪亦息陸時往來予家人微扣之
獨諱得銀事若前果品諸異則其口譚者

吳郡五顯祠在上方山巔有流雲亭而太湖澄
波萬頃靈石天平諸峯環拱左右形勝奇絕香
火之盛甲于諸刹母論陰晴雨雪而簫鼓喧闐
牲醴稠疊踵相接也神時著靈響禍福立應漁
人每夜望見燈火滿山繹絡弗絕廟祝亦時聞
車馬雜水厓中列炬如白晝迨曉方息治平寺
僧雲岫與師徒輩赴施主家脩齋二更遶棹忽

見巨艦從東來呼聲振地火光接天冠裳列坐
紅粉環繞歌兒舞女各呈其技操舟者服飾詭
異狀貌猙獰舉棹若飛轉盼旋失雲岫驚愕問
師曰此何舟也師閉目搖手弗答歸寺復詢之
則曰五顯宴歸也其靈現若此然過鎮江則寂
若矣

南京生員蔣琦婦懷孕數月不動日就黃萎姑
懼召蓍媪診視駭然曰非胎也怪物耳急治可
生稍遲無採矣且要重藥方為療理許酬數金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飲以藥二劑服後覺腹中痛如割蓍媪用手探
之初產一物類鵝卵狀大如五升斗次漸小至
若鵝彈凡二十餘枚媪曰已盡可無患矣戒家
人持至空地用火煨過慎勿剖視夫欲知為何
物私剖其大者殼方破一蛇躍出持杖擊之則
已無及媪曰不信吾言今若何乃不敢剖其餘
蛇竄入堂後空舍中人靜則至產室沿床而上
若尋其母者母驚呼人擊之則遁去少頃後來
衆之不得覓之復藏乃縱火焚舍蛇始斃焉媪

云此暑月毒蛇遺精于地婦就地小便感而致然若更二三月蛇穿腹而出必致喪命夫遂棄其妻不復同寢處南京薛姬極善診視凡產男女必先知之產婦有疾亦不必別求醫云

中書王世業僑居崑山楊家產奴名汪蘭隨主入城令其先回道出西關時已薄暮忽遇少女姿容俊媿遍體衣白手持一盒屢流目盼汪汪婉言挑之亦不峻拒行半里許情款遂決入古墓中狎焉問其姓字云近村女也往母家道此

涇林續紀

卷三

廿

開盒取銀二錠授蘭且約後期鄭重而別行至新塘橋將過見一老人立岸邊云後生何適此處有白蛇精迷人久矣慎勿往也因駭然汗出視向所貽銀乃紙錠也驚投諸水亟返步覺身體暈眩神思憤亂強行至廟涇橋已不成步矣困坐地上見小舟西來喚之云我欲往楊家田去因疾發幸一載我當厚酬汝舟子扶之下船漫不知人口發謔語抵家但云還我銀來皆絕次家人莫知其由環侍涕泣祈禱醫藥俱不

刻至半月少蘇始識人乃知所遇少婦即白蛇精老人殆土地也非老人言必死矣幸而免耳此汪蘭自述者

北二保有土地廟地原一畝廟高僅三尺村民易之日墾削以擴已田所存者止廟基耳且廟在田下首每遇澆灌則污穢滿廟民習為固然不懼也萬曆四年夏忽風雨大作雷火下擊田禾盡燬其所侵地周遭以柳插之若人所植界樹然仍復其故址居民驚懼因共新其廟孰謂

涇林續紀

卷三

廿

神明可藥乎
華亭縣丞宋新鮮銀北上事完存元寶二錠裹以布禱用手巾細縛置卧榻枕下一夕酣飲睡熟黎明銀已失去周視四隅有穴從主人室中來訴于兵馬司提主人刑鞠遂誣服及追真贓則無有杖比甚急其妻號泣訴于衆曰吾夫實不竊銀而冤枉難辨諸君有能訪獲此盜者願將居房充賞因出房券示衆值參拾金衆莫應者獨一老番手錢姓云此盜最巧猝不易獲

細加查訪或可冀萬一耳因詢宋永爾銀若干用何包裹丞詳告之且云褲帶旁有圖書印記各散去數日後錢至婦家云稍有頭緒矣向宋丞索賞許以十兩咲曰爾銀久化為烏有非我何繇復得必用半相酬方為効力不獲已亦倣主人數許之錢令婦覓老嫗四五人須精悍可用者錢逐一自擇數足屏人密語云爾等今從東鄰搜起俱泛泛畧視即出至第六家必須直入內室亦不用細檢囊篋但逢其少女即抱定

涇林續紀 卷三 某

大呼云賊在此共扶掖而出吾輩自來接應則事濟矣衆婦悉如教至第六家其人業傾銀素暴橫里中覓諸婦至手持擗柴攔阻不許入諸婦遜謝云公長者諒不為盜盜自有在弟吾輩次第尋覓至此而公不容進則下首難復索矣幸稍通融吾輩暫入即出無妨也銀匠勉許之憤憤見辭色婦遂旅進至庭見女立廡下直前擄之群噪擁出銀匠失色不覺手中柴墜地諸番解女到司兵馬曰幼女安能為盜錢老云女

非盜也身有盜贓令老婦禡其衷衣示宋丞即果銀褲也印記宛然猶在又令脫女裹脚驗之則裂手巾所製者因擄女父至不訊而服押往起贓藏于厨房水缸下發地尺許盡得原物給主置盜于法釋主者錢老索謝如數而去夫盜之穿窬移禍店主所得巾褲密衣其女巧矣迺老番洞察隱微毫末不爽則尤巧之巧者也或謂女有外遇故露其蹟然服飾至曖昧而竟能縷析若斯真察見淵魚者哉

涇林續紀 卷三 廿三

朱玉峯會祖秘書即諱應得將建墓于蘇陽抱山掘地得石碑乃蘇林太守陸公神道公諱績載廉石泛海歸者碑旁有六小字云石碑斷人來換公知其高賢且有先兆遂易以新碑封閉毫無動損去之三丈許始定穴焉其夜夢神絳衣大冠執笏拜謝曰宅舍賴公得全真澤及枯骨已具訴上帝願生為公孫以報德夢覺秘之後子孫在元朝多位卿貳追我明科第不絕至恭靖公狀元及弟子孫振振未艾信乎冥冥之

中果有昭報彼損人風水圖自利者亦可鑒矣
 有巨盜事露繫郡獄卒因一面之識鬆其縛
 肘時餽以酒肉盜感其德謂卒我有銀數錠藏
 維亭村後竹園中上蓋以破白底可往取之少
 酬爾恩卒往細覓不得徘徊四顧有老者見卒
 咲云汝覓何物三日前猪母發地得銀鄰人競
 搶分去矣悵然空返盜復告卒千墩吳家橋我
 將元寶二錠用繩繫縛于北塊左柱下湏沒水
 索之方可得卒乃倩善泅者操舟而往泊于橋
 頭尋元寶即頃有婦人于地浣衣失手沉水歸
 告夫持挽蒿來撈衣疊覆而得大錠二枚下水
 底豈更有存者而爾覓之耶卒歸語盜故待之
 有加歲將暮盜告卒曰我半生行劫積金銀首
 飾酒器一竹簍埋于茜涇蕭家魚池大柳樹下
 土窟中今願以相贈但池水深廣防守頗嚴恐
 非爾力所及當密告其主得稍分其半可也卒

涇林續紀 卷三

六

喜過望及詣其處則池水盡涸柳樹依然窺
 土窟中空洞無一物迺往鄰家借宿細訪之云
 蕭氏近竭池捕魚于樹根得一筊中滿貯黃白
 器飾豈天將益其富乎卒嚙弗敢言狀而回因
 聞亦嘆曰吾賢蓋是更無復餘矣沉思良久忽
 云昔年販米至嘉定主人蔡某付現銀若干欠
 銀六兩約後來找足因緣事不果往試作數字
 索之其人素忠誠當必應付無虛也卒持柬見
 蔡發封讀過滿口應承畧無難色約明晨交銀
 而留卒夜飲各沉醉歸寢二更後廚房失火比
 屋延燒蔡醉卧樓上不能起併妻俱付燼中廬
 舍蕩盡卒夢中驚覺斬以身免毫無所獲夫盜
 知報德至于再四而卒竟不沾錙銖之惠豈無
 故之得造物所禁而大恩不報雖有心而莫伸
 乎諺云一錢尺布得之有數信哉
 孫曙峯諱文鵬業授經曾館于邑東金鷄河黃
 家前村李氏亦延陳生為師相去僅里許叙後
 常互往來閑叙良久方散陳館後有柴積車用

涇林續紀 卷三

七

已盡令奴掃除忽見白蛇長尺餘奴用箒奮擊蛇竄入館內潛床下奴隨入覘之已長丈許大如椽驚甚呼師共視蛇聞聲躍出頭帶雙角兩目燁燁有光遍身鱗甲至中庭天裊騰空蓋一白龍也風雷四布大雨如注龍在半天似怒人擊之者旋繞良久不去李有樓五楹頗壯麗時為龍攝起去地丈餘旋復置故處如是再三主人驚怖冒雨泣拜哀告龍乃徐徐縮入雲中及未末復見天日周視樓房不移尺寸四圍磚墻

涇林續紀

卷三

三十一

亦無裂縫時孫在館中但見前村雷雨交作白晝晦冥明午往訪陳為述其詳乃知龍果變化不測且不因暴怒而毀其室則其神靈信非介類可班者矣
誠慤守分奉母盡孝養訓蒙糊口館臨官河大柳數株蔭其前忽畫舫從西來泊柳陰下時當初夏天道乍熱舟門半啓一班白老人登岸徑入書館為叙賓主禮延坐聚談良久問上事何親曾受室否云家貧未娶與

老母相依而已抵暮別去明日晨老者復至云觀君篤實人也吾有少素所鍾愛今老矣恐不能長聚首又不忍嫁本處人沿途尋訪思澤嘉配用托終身今幸值君而未育室殆天假良緣倘能見諾則粧亦不薄可資以奉老親毋庸舌辯為也 遜謝弗敢當退而謀諸母母曰汝年已長無貲娶婦今幸有此機會豈可固辭第吾欲觀其女何若始決可否耳 遂往報謂母道母意老者慨允迎母至舟中命出拜年

涇水續紀

卷三

三十一

少端在遂面訂盟約聘財無所索令擇日迎娶凡結婚諸費老者悉捐貲備辦毫不累 合卺禮畢舉箱籠器物送至 所老者竟不道姓名飄然舉棹而去試詢之婦亦堅不肯言若受囑而秘之者發其藏得首飾銀兩頗多遂廣田宅擬素封焉後婦生三子 諸孫 昔人所稱有緣子 豈能相會非虛語也

蘇有苦... 遂成遼東三萬... 行
空中途用厚賄賂解子令釋已而用僕代解子
辱于重利且不慮其賣已也遂從之既
僕詰解子曰明晨投社... 解子乎予...
子錯愕不能置對僕曰... 放正身...
代... 我... 詳... 明... 若... 致
... 子... 無... 遂... 主... 文畢
... 到... 其... 子... 病... 解子既
... 為... 計... 悔... 無... 夜... 鄰居

涇林續紀 卷三

老軍聞而憐之詢其故具以實告慰之曰徒自
苦何益不若徐圖歸計可耳遠東在山海關外
凡出入必照引無俸漏者解子因市酒肉餉老
軍求計老軍曰予初至此思歸較爾尤切柰無
門路緝訪多年始知有間道渡海從登萊可達
淮楊第程途險阻且多虎狼汝果欲回當以數
金授予代為治裝始可啓行解子如教數日後
老軍手持一圖細畫路徑挨程各填註至末名
羊皮渡從此泛海則入山東境可尋路歸家更

授以長鎗利刃各一用禦猛獸布搭膊二條長
丈許夜無宿店逢大樹緣而上用布周縛其身
而卧夾衣一中遍置薄麵餅若絮然而用線聯
縫途中無從覓飯則取餅充饑再三叮嚀而別
解子依圖而往過三四程杳無人煙衰草連天
南北不辨但瞻日影向東前進饑則啗餅渴則
飲泉夜擇樹而宿一夕逢虎見樹有人影躍起
搏之僅及其履如此再三力疲始去驚怖幾墮
幸布袋纏腰得免又遇脩蛇張口向之拔刀斫

涇林續紀 卷三

其頸蛇墜地死又有樹臨大潭夜半忽聞呼嘯
聲群聚至潭中飲水殆千百計皆野猴也其他
所遇怪鳥異獸悉生平所未親者蓋濱死屢矣
行將月餘望見一草庵急投之中有老尼閉目
趺坐見解子詢所自來細述其由因留之宿問
羊皮渡去此遠近日將百里許有土民三家前
兩家俱好殺慎毋投足第三家頗積善供佛若
以情求當必獲濟身畔財物須傾囊予之若留
錙銖徒賈禍耳因授一淨瓶曰此亦彼所施者

持此達吾言必不害汝次日方到憶老尼戒不敢輕入至第三家窺其戶堂中果有佛龕方揚聲而主者出解子泣拜請命因出淨瓶致尼意主人欣然納之為設麵飯濁酒解子再三哀告且出腰間銀為獻主受弗辭及就寢遍搜其衣靴中見無餘藏廼曰誠實人也吾當挾爾還鄉凌晨從室後牽二胡羊至大如牛犢宰之仍密縫其傷痕于羊足開小竅吹氣貫其四肢務令充滿仍將繩網定不使洩漏復稱石各重二斤

涇林續紀 卷三

廿四

縛于四蹄置羊于水面而主跨其上手持小木槳用繩三丈許一頭繫已腰垂其餘令解子繫于胷乘羊在後穩若據鞍亦授一槳命視前槳揮動左右疾徐一如其式辰而發申而抵南岸雖出沒風濤間殊不覺險主人扶掖登陸指示曰前去三里有人家吾急欲返舍不能送若柰何登羊舉槳其去如駛解子遵所指忙奔得小徑抵村舍日晡矣問其地曰此登州萊陽縣界也競詰所從來解子詐曰浮海舟破幸善遇得

逃生至此時囊無一錢沿路求乞半年始抵諸舊鄰詢問則妻已改嫁子亦飄流往投黃家謂為鬼物初拒弗納因泣訴頭末遂同詣黃家黃出逐僕擊白兄何狼狽乃爾告以故黃聲言欲聞官黃懼引入內室謝曰兄宥我僕陷兄此固僕險惡而實我罪也若煩官我誠免兄亦何利願奉數十金為壽彼此兩全其富從中勸解不得已受金而歸續其妻復聚子聞父信亦還然間關數千里出萬死得一生實由一念

涇林續紀 卷三

廿五

貪得所召也倘不遇老軍與尼不老死窮邊則橫受屠戮矣利令智昏財能殺身可不戒耶嘉靖三十年間東門外夾潮塘忽有虎灰色大若牛犢人共逐之至古墓遇大樹遂踞其上一人從下以鎗擊之巨地適幼童當其前吐舌一銜臂肉遂去半數幸救得免後追至草舍內坐床上眾共登屋破穴用刃刺其背洞胸而死地平坦素無猛獸或云自常熟山來或曰山中

魚揚鬚鼓鬣乘潮上

下聲若牛吼交岸

或以為龍終莫觀其狀後蕩入一小港鄉民早

入城貿易月影中見一白物卧灘上其長大不

堪為魚也掣鬣担擊其首魚大吼躍入水民驚

走魚遂斃居民舟載獻諸官長一丈餘首類狗

又似鹿遍體細鱗白如銀其牝與婦人無異其

之中孕一小魚克類其母迄不知何名云

岸生潘士元有學行通州羅月溪携子姪三人

涇林續紀 卷三

其

來就學寓南門吳家夏初羅返舍潘亦夜歸三

子就燈讀書至夜分一假寐几上一對壁背所

讀書一出戶小解對壁者旋聞戶開覺一人就

几傍立頃之又聞裂紙聲復冉冉趨至卧房而

隱以為弟也殊不介意頃之弟入復啓門見

問云向啓門者吾以為汝也何倏不見弟云

未也因就几視所讀書已摘去一葉矣因詢其

兄云適汝自摘去胡問為弟云我未曾入何為

摘書相視駭愕取火燭之書葉在床邊上壁

成小團矣三子知為鬼物遂就寢寢後其童聞

堂中有足音及慨歎聲驚甚呼伴執火逐之

戶而卧頃之復若有人撼其戶者又大呼乃絕

明晨詢諸居人云此處素多怪蓋舊墓地也羅

懼遂遷居于予山園中

士元家人孫惠與郡城人爭毆致死弟恩以人

命聞官其家情慌托人求和許賂廿金恩諾之

邀飲于娼家定議授銀訖更闌不可歸矣遂與

娼同寢覺床前有人行聲恩恐為所紿墮計中

涇林續紀 卷三

其

問娼曰爾室中安得有人曰無有頃之又來牽

其被起逐之時已無火遍室摸索不可得因復

寢而舉足置帳外伺之似復有碍其足者恩云

向止作聲今有形矣不然何物碍吾足娼亦驚

起云吾家新移來此不知其故因共喧嚷鄰

有老嫗聞之云爾輩弟安寢此不為害因呼鬼

名囑之曰彼新遷來汝勿驚之遂不聞聲嚮明

晨叩其故嫗云此鄰人王某死後其魂不散常

夜出為祟而不傷人吾輩習熟已不畏之矣前

二事俱潘所述

王 諱 太常卿 長子善積聚富甲

于崑因與一仕宦妻私通為御史訪拿下獄仇家蜂起攻之禍且不測先是花園內用石條長五尺許支其籬忽自轉身者三離其故處三三尺頃又三轉而復其舊所又廷坐嘗坐于堂一鴉自外飛入墮地而死視之乃無頭者又緣事日供城隍神像于家有鴉飛集神帽而啼其怪如此而迄倖免

涇林續紀

卷之三

予妻父朱仰峯因買新宅大興營造時方臘月市醃魚飼匠婢臘梅持魚置地妻母自臨視之忽見一魚其腹微微蠢動心惡之佯為不見婢移魚置木柴上復動因驚呼曰醃魚乃復活乎妻母叱曰汝勿妄言其魚遂揚鬚鼓鬣若將騰躍者呼眾共視則不復然矣或謂魚方新醃故尚有微命審視則魚腹已腐問賣魚者亦云此魚販來已久非新醃也予聞往索視之魚長僅五寸許殊不足為怪時方有訟事舉家憂惶後

雖稍費而亦無大害

盧小洲名道充居尚書里東宅傍墓素為怪盧不信一夕被酒歸聞庭中鬼嘯若有形可觀盧往逐之鬼殊不讓因相搏大呼室中人持火炬出視形雖隱猶有聲隨聲擊之東則往西西又復東如此數次不已適同舍者自縣歸見盧喧嚷詢知其故高亦酒醉持杖共擊之追至田中而沒後遂無鬼又盧偶在爭舍飲酒將入更醉矣命燈送之辭而獨行至尚書里背後忽

涇林續紀

卷之三

有人衣青衣暗中不辨其貌手持繩長五六尺來縛盧盧疑為盜奮臂毆之奪其繩係腰間且罵且行其人尾而牽其繩逐之去而復來偶有持燈者至怪遂隱因送盧至家解視之真繩也因患病數日而愈

常熟 諱 為湖州府推官攝縣篆有村

民訟分藏物不平者 鞠之云始與數人共鋤地得錫磔三隻易酒而飲明目復往又得酒器數事審視銀也遂共發取各分若干而掩之其

窖初莫窮其際孫聞心動親往按視得金銀器皿無算中有製造極精巧者遂移之以置庫然愈發愈多因聞于上官審其所藏乃賈似道物也歸家亦不甚諱與相知飲必出酒器二三事見者咸羨其精工云

隆慶丁卯六月雷震東城楊樹其聲轟烈予家近城聞之亦驚倒令人視樹成齏粉矣城上邏卒云夜間往往見黃犬出其下必樹精也遇雷而滅不致貽害于人

涇林續紀

卷三

四

族伯祖安夫饒于財積銀一甕手埋于書館地下期年發用止鬆泥一道而已心甚驚惶隨泥發之將三尺許銀卒不見適次子從窓前過呼之告以故意必為人所竊子乃代父發土直至檻邊方得其甕啓視一無所失取銀二錠授其子後遂不復地藏

嘉靖四十年崑邑大水丘隴俱沒陸地行舟民不聊生村民趙芳有子十餘歲鬻于王春元家一日父來乞其子歸未許之至家隨群兒摸

魚至古墓中探穴得銀二甕兒素慧默不洩告其父往取之遂致饒裕倍價贖子歸宗

嘉靖中青浦縣新建村童王增隻身無依佃大戶地一畝栽青秧地旁築土室僅可容膝至秋青秧將熟掘池置之不數尺忽得石板發視滿中置白金童盡取藏卧薦下用亂草覆其上人無知者童駭且貧漸露踪蹟人始就其室物色之而毫無相籠莫測其實後復用銀娶婦成婚後數夕惡少數人群往竊窺見童坐草鋪上妻

涇林續紀

卷三

四

立燈下問曰人言爾得藏然歟童曰然爾欲觀否妻曰欲之遂立起輟席去草遍地皆銀爛然奪目諸少從壁隙窺見遽生惡念歸持刀杖破扉而入童見諸少素相識認因曰某官何事乃爾爾諸少恐事露遂擊殺之併斃其婦席捲所有而去地方聞于官嚴限緝捕而諸少方分所得乘肥衣鮮群聚飲博日廢百千緝者疑之試一拷問咸服其辜俱斃杖下官追出贓銀皆類馬蹄上有一眼可穿索蓋漢時物也吾邑張龍山

乃青浦岸生親見其事
驚鄰有婦年少喪夫止一婢同處守志甚堅絕
無瑕玷但好酒每午後即酣飲沉醉而卧婢伺
其寢即出街坊遊嬉比隣賣酒者詰曰爾五母
甚嚴何得在此閑走婢云此時在醉鄉矣何暇
問我其人誌之潛窺婢出經入其家登樓見婦
方醉卧遂亂之婦醒覺已無及矣深自悔恨乃
厲斧藏諸寢明夕令婢約之來斫酒痛飲至夜
分其人潦倒僵卧因持斧殺之而碎其屍藏大

涇林續紀 卷三

四

甕中埋空室內酒家失人四散尋訪寂無音耗
毫不疑為婦所謀也三年後婢納婿談間偶洩
其事夫遂持此脅婦欲淫之而取其財夫從更
詈之夫首于官發其室得屍置婦于辟

嚴世蕃竊柄諸貪淫不法狀詳載于祖紀中弟
其資性強記善揣主意精神壯健能任繁劇則
若天縱之而俾逞其兇者故老猶能道之聊附
記于左 世宗好觀經史每至夜分或有春解
者親硃書于片紙令內豎持示內閣立等回話

一夕旨至嵩與徐階等皆不曉其義惶悚無措
嵩曰無過慮即密寫前旨令從門隙傳出飛馬
問蕃蕃曰是在某書第幾卷第幾葉上其解云
何即飛遞回報檢書視之果然如其解復命
上悅夫史冊浩汗即諸學士猶未能悉記蕃以
陰子廼能嚮應若斯非明敏博覽而胡能爾且
于我朝令甲典故尤極熟諳凡各部院有疑難
事請教于嵩嵩弗能臆斷試以問蕃即援昔証
今合于律例凡所處分人皆帖服又 世宗夜

涇林續紀 卷三

四

傳旨問其事應若何發落調旨頗難嵩會徐呂
二老于直房細議各令書一揭帖云當何如反
覆忝酌終覺未妥不敢遽騰真時漏下四鼓矣
嵩曰姑徐徐當呼小兒來共評定庶不忤上意
傳命者始出而內豎索報踵至云上位立待且
嫌遲滯有怒容嵩猶預不發二公曰茲事裁度
再三似亦妥當即賢即有高見恐不能更越此
矧上命嚴迫難以因循嵩弗得已迺錄上聞頃
更蕃至示以前擬蕃搖首曰未妥未妥頃間內

降將揭帖用硃筆塗抹令再擬來者番因出已
意調旨以進 上果依擬二公乃服蓋番善揣
聖心喜怒陽施陰設罔弗中窾凡得賄而欲升
擢者則覆本類置于 上所喜中脩隙而擠諸
貶逐者其本置于 上所惡中甚而誅戮忠良
亦用此術激怒 聖上無倖脫者以此嵩勢薰
灼滔天舉朝咸意 聖明寵眷過隆敢爾肆行
而弗知蕃潛轉移其間即 世廟英明入其籠
絡而弗覺也若其交結內侍密探消息羨養臺

涇林續紀

卷三

四

省鉗其口舌特粗迹而已真萬古奸雄之魁也
哉世蕃公事私交冗如蝟集飲宴御女日不暇
給然雖沉醉酣寢中或父以緊要事見詢呼之
弗應則用金盆滿貯滾湯浸手輒于中乘熱提
輒圍其首三匝稍冷更易則醒然無復酒態舉
筆裁答處置周悉出人意料故父亦憎服凡有
施行俱不敢違養成其惡卒至誅夷豈非天耶
世蕃納賄嵩未詳知始置笥篋既付庫藏悉皆
充物蕃妻乃掘地深一丈方五尺四圍及底砌

以紋石運銀實其中二寶夜始滿外存者猶無
算將覆土忽曰此石亦亦當令一見因
遣奴邀嵩至室二寶夜始滿外存者猶無
自愕然復詢深若干石以一文對嵩掩耳返
走口中囁嚅言曰多矣嵩曰多矣嵩曰多矣
嵩亦自知不免矣此嵩之罪也後車運至潞河載
以十巨艘猶弗勝後復運入官

涇林續紀

卷三

四

處畫栽花木毫無雜陳可乘不帝萬萬而已其
心腹羅龍文富亦敵國一日聞居閣者報有宦
僕投書呼之入兩人俱大帽緇衣若承差狀叩
頭畢跪塔下不起詢所自來云有密語相聞乞
屏左右令登堂問故袖出一帋書通家侍生王
端明頓首拜羅沈思書其如問爾主安在云
在門外舟中欲躬造拜請心語而避嫌弗敢至
敬候候于彼屈尊一降尊官自陳稟白羅初有
難色奈來人哀請再三不得已許之令從潛往

覘其蹟歸報云有大座船泊河下侍從整肅官吏列伺若兩院按臨狀羅乃具服往拜主出迎衣麒麟服繫花金帶狀貌魁梧禮度閒雅坐定茶畢羅曰蒙公見招必有所諭荅曰王某奉主命奉屈有事相浼舟現泊郊外去此僅三里晤後當自明耳即命解維舉棹羅業已至彼不能脫身強坐談笑行一舍許寂無所覩羅心竊疑更詰舟所對云不遠復將十餘里抵湖邊遙望見一舟指曰此是矣及至則旌旗蔽日于戲森

涇林續紀

卷三

四六

列金鼓大振號炮轟天王揖羅過船羅欲辭而度勢不可已強從之登舟綺筵肆設優伶環侍王舉酒屬客器皆金玉珍饈盈前多目未覩者舟傍列八槳衆旋舉棹其去若駛漸入大江浩渺無際羅驚悸坐席安席細扣其主何職住何地所言何事荅云無勞多問至則自知行良久有快船來迎俱戎裝佩劍呼聲動地不久復有至者計十餘艘共翼大舟進發薄暮抵岸執炬提爐列仗張蓋百衆前導邀羅登輿王隨其後

山路險仄行復數里忽有飛騎口稱王旨云暮夜相見恐不成禮令王將軍速客宿別館明晨奉請語畢馳去羅至館中供帳甚盛王鄭重而別羅愈加疑猜竟夕弗寤黎明王來語羅曰吾主雄據一隅不臣中華公相見宜稍謙抑毋抗禮而觸其怒羅唯唯及至觀宮闕巍巍儀從森嚴宛若王者氣衆少頃闔鐘鼓齊鳴報王升殿將軍先進報命復傳宣羅入夾陛列甲士露刃操戈環侍左右遙見殿上絳衣大冠者南向坐

涇林續紀

卷三

四三

羅不得已行四拜禮王令左右扶掖升殿賜坐曰勞卿遠臨荒陋無以致敬柰何羅遜謝復微問中朝事羅權宜置對頃之左右報別殿宴完王携羅就坐儀禮嚴肅歡飲抵暮送歸原館羅私詢侍者王何姓曰姓劉迎予者何官曰大將軍如中國總兵又問他事悉謝弗知天曉羅往謝別王促膝相對羅請問何事見招王曰某居此窮取糧餉缺乏聞嚴相公蓄積至富托公作保借銀百萬散給軍士後當如數奉酬決不相

負幸勿推托羅曰嚴銀固多公所須僅百一耳何敢峻拒第其銀悉藏地窖中餘存併在典者止三十餘萬數不滿百且一時又不能粹聚柰何若欲遂尊意必發其藏可也王詰銀藏何所羅具對如前狀又問發之何術羅曰用夫數百人掘樹運石挑土去椿則銀見矣第恐工程浩大時日稽延未免驚動有司巡捕官兵或相抗衡未能萬全耳公請籌之若其可行僕歸告嚴公敢少恡耶王聞僂首沉吟曰公姑返舍當更

涇林續紀

卷三

四八

有處仍令快船送羅至湖口而別另覓舟返舍家人驚喜詢狀相對吐舌此亦一大盜也賴羅口辨得倖免耳後朝廷有旨命撫按抄沒嵩產然皆藉其目前現在者進內而山下所藏竟不及發事平後其孫魯因年遠人無知覺竊啓分用迄今尚為富室甲于分宜云

吳地素無狐嘉靖丁巳民間訛傳有狐崇黃昏後即出人遭之者如夢魘狀或據其背或扼其吭憤懣不能發聲甚則齒頰面目爪破肌膚但

不至傷命有先覺者持兵杖逐之則轉入鄰舍互相驚恐徹夜不寐咸擊鑼鼓傳柳鈴以為備予鄰季昇夫婦方夜膳畢婦向廚房洗滌忽見一怪物大若猫黑色兩目眈眈從梁而下婦大驚呼季持棍來索隱于床邊時比鄰俱未寢聞有警競來援舉火細覓怪漸縮而小如鼠繞屋奔走無隙得出值竈塘中有醋瓶未蓋怪遂竄入其中眾取塞掩之置湯中煮之數沸啓視僅得故紙一團鐵線一根而已他處有獲者云其

涇林續紀

卷三

四九

形亦相類而各粘鳥獸毛少許于背乃知邪術害民非真狐也或云為此術者乃江西人素習左道假算命為名始寓蘇城人有覺者遂轉至松江寓酒樓上間三五日携鷄酒魚肉令主人烹之焚香明燭詭云祀神必候人靜然後行事主人疑為耳報樟柳神之類不以介意後鄰人于墻隙窺之見其人開衣包中取紙剪禽獸無數布樓板上披髮持刀步罡誦呪畢以水噴之諸物蠢動悉從樓窓飛去甍甍有聲不一時則

左右鄰近皆喧嚷相聞矣其人危坐而俟將五鼓復步罡誦呪諸物仍飛回墮地復其故質收置包中而寢鄰人驚異知狐怪由此無疑質明告其主人且欲聞官主慮為所累微洩其語因遁去怪亦漸息

張國維子從母舅也性粗豪有俠氣重然諾不畏疆禦人咸呼為頑二嘉靖甲寅倭寇圍邑任二府環攝守募人間道往請救兵時寇方熾眾畏莫敢出張毅然請行任公壯之乃懷蠟書夜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縋城而下晝伏宵奔越水忍饑艱苦萬狀迄得請而反任公由是大加愛任使總土兵後任公陞兵備再來勦倭檄置幕下為近侍任公與倭戰于松江萬里橋敗績兵潰公背瘡方劇負痛墮馬幾被害張負之而逃走數里回顧則賊已尾其後矣張窘甚望見一小橋急趨而過置任于地奮力拔橋面投諸水倭不能逼仍負任從間道投村舍覓火種為任燎衣標其冠于竿上懸諸簷前眾望見稍稍集得全師而歸任德之

給以冠帶至隆慶五年善終後于松江七壇八壇地方附巫言曰我張某也生嘗勦倭于此今嘗為爾土神汝輩宜敬事我祀法以大盤盛酒肉又須血臟羹如其生時所嗜禱者無不響應又一日托巫語求療疾者曰吾家在崑山許墓塘遺婦孀居貧甚可贈以銀布吾當為汝造福其人如言尋至崑婦初不信來者細述其故乃受之始知匹夫義烈死不泯泯

涇林續紀 卷三

三

善相去各里許朱偶往候高留午膳命酒縱談將抵暮朱已半酣高留之宿不可辭去至更許朱僕忽來叩門覓朱所在高告以故意必往陸家矣詣陸問之則未嘗至復往詰高眾共惶駭歸報其家益人持炬遍索于常所往來者終莫得其蹟黎明抵一古墓見朱卧其間掖之起似中酒狀叩其故糊塗不可曉眾意為鬼所迷扶歸擣桃枝和水噴之灌以姜湯始少蘇云昨歸途中途見華棟連雲屋歌劇沸私念吾村安得

有此大家心竊疑之忽見二青衣云奉主命邀客就宴固辭弗能卻乃從之入賓客羅列燈火輝煌姬侍滿前皆殊色也主人起致敬曰某寓居于此托為鄰比未嘗稍致款洽今又坐邀文飾益增愧怍揖朱就坐命樂行酒賓主獻酬杯觥交錯朱素善飲開懷大酌不覺沉醉遂假宿西軒初不知為墓間也由是染疾不久下世

蘇郡糧長徐仁解糧至京寓戶部前主人乃番子手也仁偶飯後往外閑遊有銀伍兩藏靴靴

涇林續紀

卷三

五三

中歸索之亡矣知為掏摸者取去無可柰何愁悶獨坐適主人歸問客何事不樂徐具言其由主人曰毋憂當為尋覓斷不失故物遂詢其銀幾何并所遊之處徑詰其地揚言曰午後曾有人至此靴中置銀伍兩計幾錠幾塊裹以布包為若輩盜去此人乃吾家所主者可速還之不然恐若輩不得安枕卧也言訖歸謂徐曰客可再往前地一步何如徐咲曰適往失銀今空步何為主人曰試一往雖不得無害也况未必不

得乎強之再三納靴而行至向所遊處周視地上竟無所見悵悵而反及門主人迎笑曰已得銀否徐謝無有入室坐定又問答之如初主人曰豈有此理試令探靴中則銀包在焉開視一無所失而其去來之迹茫然不覺何巧于盜若此

一番子手因捕盜至村中有整容匠方為人理髮見番來顏色沮喪將身隱于人背後心疑其盜也復往過其前匠避匿如初而狀益窘遂坐

涇林續紀

卷三

五三

守不去俟其竣事隨之同行至中途叱曰賊奴死期至矣尚何往耶匠即錯愕伏地叩頭乞命縛之至廢寺內鞠問曰汝適見我何惶遽失措若是匠曰某實盜也先年曾于野外殺富商而劫其財移居于此改業理髮幾二十載矣適于店前見若來而向商隨其後故不覺驚怖耳押至其家搜得金帛無算皆商物也執以就吏竟死獄中

嘉靖中有李千戶善戲術往來公卿間顧文康

公尤喜之每設宴必召令佐酒席間時出小術如令打板則牙筋自動或三或五遲速適中又酒杯自行至客前飲不闕則杯留不去或手執一壺斟至數十杯而不竭或取果實自藏袖中頃云在其客懷間或巾內探之果然又臨池飲酒將金爵佯失手墮池中故作悚惶狀公曰無恐令善泅者覓之良久弗得頃之出諸袖中又令僮鎖書舍誤遺鑰于內將呼匠撬開千戶曰毋勞向鎖摸索口中念念有詞躬身施揖鎖鎧

涇林續紀

卷三

五十四

自躍出墮地嘗因嚴世蕃誕辰獻一金元寶為壽蕃大悅厚賞之後因製酒器將金付銀匠方着火化作青烟而散蕃召李誥之對曰某貧士也安得有多金若斯蓋用以悅目耳不能適用也蕃笑而罷文康公屢以難事試之卒不能屈一日忽謂曰予思見猛虎爾能令現形否李咲曰甚易弟恐驚動貴人為罪耳因命洒掃庭除用帟蔽之焚香禹步誦呪少頃天漸昏黑若大霧狀寒帟令觀見一黑虎從空而下怒目露牙

猙獰可畏從者咸驚公亦却步而退回視庭際明朗無物乃其幻術所化爾後往遊塞上不知所終

周壽誼崑山人年百歲其子亦躋八十同赴蘇庠鄉飲徒步而往既至子坐于塔石氣喘父笑曰少年何困倦迺爾飲畢子欲附舟父不可復步歸舍崑距蘇七十餘里往返便捷其精力強健如此後 太祖聞其高壽特召至京拜舞塔下狀甚矍鑠問今歲年若干對云一百七歲又

涇林續紀

卷三

五十五

問平日有何修養而能致此對曰清心寡慾上善其對笑曰聞崑山腔甚嘉爾亦能謳否曰不能但善吳歌命之歌歌曰月子灣灣照幾州幾人歡樂幾人愁幾人夫婦同羅帳幾人飄散在他州 上撫掌曰是箇村老兒命賞酒餚罷歸後至一百十七歲端坐而逝子亦年九十八家有世壽堂其孫曾多至八十外蓋緣稟賦素厚其繇來有自矣

涇林續紀卷三

涇林續紀卷四

天南逸史周玄晞著

陸水村諱完弘治中為長洲庠生織造陳太監路遇生員恠不避道橫加杖責三學諸生群聚伺其出大肆毆辱裂毀衣冠太監抗疏上聞兩院亦會稿欲上令諸生自舉為首者眾議其才幹素裕而家貧其貨用甚饒而口訥公奮然曰兼之者其予乎願以身當之母貽諸兄憂遂列名報院疏上得旨逮問公隻身與官校抵京下

涇林續紀 卷四

錦衣獄是夜夢神人絳衣我冠執笏施禮甚恭曰公大貴人也此微事尋當得白異日富貴不可量三十年後當復相見於此公醒心竊喜事下法司問轉咨兩院止罪被杖生員而公竟得全後連掇科第將就選至銓部過堂太宰聞呼公名問曰汝非打太監陸某乎對曰然曰是有風力者即註選給事中公立朝議論風采侃侃不群歷官兵部尚書時藩寧謀復扈衛內閣受重賄力主許之公不能固諍後宸濠事敗追論

先年請官事者連公... 苦如平生且謂公此善亦無恙毋過慮自此永別不得更見矣後果僅擬請戍計其去諸生被囚時恰三十年云

方孝孺少年嘗假宿民舍有處女為妖所憑每夜輒至女遂昏眩不知人天明妖去方復初孝孺命藏文他室獨宿其中將更許忽聞叩門聲曰可啟門納我內應曰今夕有貴人在不敢啟孝孺密啟門戶中出且稱已為貴人必不敢加

涇林續紀 卷四

害遂控杖開戶逐之妖瞞跚走去孝孺持燈周視其戶見門栓滑澤有光頗異常不知適應聲者必此也因持刀叱曰尔何為者敢與外妖相逼亂人室女吾今碎尔付火矣當速自陳毋隱言已猝忽作聲曰我乃山中古栢得日月精華漸以成質為人斲作戶栓豈敢亂人室女適叩門者前村某池中蝦蟆精也每夜至我則啟戶納之耳今已敗露敢不吐實若能相赦當以未然事報公孝孺許之遂安寢達旦起謂主人曰

妖魅所在吾已知矣可集衆隨吾往除之至前
村界得池大可盈畝亟聚車庠水將涸見一穴
中有光閃閃索之得金色蝦蟇大如筮怒目鼓
腹殊可畏怖孝孺曰是即為祟者命擊殺之其
家喜甚酬以金帛一無所受但指門栓曰當以
此相贈餘非所欲也扶之而去凡未然事輒預
報知後公死不知所歸

蘇郡書生陳山假讀野寺中展卷既倦信步閑
行至僧舍適僧他出卧室不扃啟戶而入明窓

徑林續紀 卷四

三

淨几清雅可愛壁上掛古琴一張用指撥之方
成聲忽床頭軋然作響一扉半闔少婦從中出
見生愕然生亦驚異方相疑眇聞而僧適至知
事已敗露深用悒悵遂閉戶留生共酌半酣謂
生曰僧家所戒惟色最重倘或犯之寺衆必不
見容吾何讐於子乃發吾私乎今幸未得播下
得不戕子以滅口此亦尔自取毋吾怨也生再
三謝過告以無心且誓必不洩於人僧然不
因礪刃相向生伏地祈哀再三知必不免乃

酒痛飲俟大醉當就縊勿以刃相加僧許之酒
至生故稱冷求極熱者執壺自斟伴舉白浮滿
而潛扯衣襟固塞壺口俟僧少懈倒持而奮擊
其首一發中僧悶絕於地遂破扉走出號呼於
衆其往縛之執付有司明正其辜

監生赫應祥江右人落拓不羈以風流自命歌
館花臺無不遍歷偶尋春郊外行倦求水不得
忽聞磬聲出林間趨而投之女真菴也生登塔
揚聲女童出曰貴客請坐少頃一尼至向生稽

徑林續紀 卷四

四

首美艷絕俗坐定詢生居止姓字何致置此生
詳善之且求漿止渴尼命烹茶談論頗洽女童
報茗熟美揖客入內曲欄幽檻紙帳梅花壁供
觀音大士像几真貝葉經生縮視之金書小楷
體類松雪卷後誌年月下書空照寫尼手筆也
橫絲桐於古紋石上窓前植脩竹數竿生履其
境別一洞天非復在塵寰中矣尼焚香於鼎
酌茗奉生而和琴以進生鼓闌睢以勸之尼深
歎其妙亦自操離鸞之調音韻凄切坐傾聽不

覺前席時天色漸暝生故淹留不去。日漸
行館何方此時當回生曰某寓在成。去此
二十里都門已闔欲暫借蒲團跌坐。不知
桃源中人能相容否尼微哂曰何家院即敢冒
入此第念歸路既遙聊宿一宵亦無不可生敬
致謝女童秉燭至酒饌隨列兩人對酌雜以諧
談尼亦情動遂携手歸寢晨起方櫛沐尼報鄰
尼靜真來訪生隱於屏後闕之容亦殊麗靜真
笑問照曰聞卿昨得情郎溫雅有文願得一見
涇林續紀 卷四

照笑不答靜真起索之方轉屏而生裾露遂出
相見真見生舉止風流談吐開爽疑眸流眇久
之曰天下有此美士乎臨別指其室謂生曰彼
此咫尺能枉顧否生往報謝尼留生飲并招照
照坐未久托事先歸生試挑之真遂與私焉由
是往來兩院歡淡無間兩尼惟恐失生意奉之
者無不至淹留洽旬樂而忘返生忽染一疾竟
至不起潛瘞菴後人無知者家人因生久不歸
意為人謀害出榜尋覓杳無影嚮後緣修造見

木匠腰繫舊紫絲縮生故物也僕識之告於妻
母詢匠何由得此云得於某菴天花板上執縮
聞官捕尼至一訊而服然以生實病故非尼所
害但杖而遣之還俗云

劉康居北都廟前市絨線為業有老尼時往負
易識熟已稔嘗謂劉曰小菴在高平門外幽雅
絕塵老官有暇可至一遊劉謝之而未及往一
日探親歸使道過其所尼一見甚歡具酒相款
命諸徒出拜中有絕艷者列坐侑觴遂至酩酊
涇林續紀 卷四

尼乘醉盡斃其鬚髮劉醒而捫其首不覺失驚
因大詬罵尼曰吾輩無主欲屈公為家長恐爾
志不堅故祝髮以絕爾歸念且使混迹吾儕中
人不疑耳此間儘可享用較爾家未必不倍也
何發怒為劉欲出則髮已削盡無顏見人兼諸
尼挽留甚懷遂暫棲焉家人失劉百計尋訪終
無音耗劉在菴中衣鮮食肥高歌慢酌每夕輪
一尼侍寢而常懷歸意尼覺之防閑甚嚴如此
暮年尼偶往大姓家修齋止留二三幼者在室

劉皆醉之以酒伴闖戶就寢穴壁逃歸暗中徑入寢室妻驚怪詰其父在何所具陳始末且曰吾為尼所髡耻見親屬姑隱於幃中尔潛携飲食飼我俟髮長方可出見客耳妻諾之不以告人子婦亦俱不知偶清晨妻出如廁忘閉其戶適婦來問安察其幃劉老羞澁遽引被蒙首婦不及審視第見一圓頂意姑與僧私通因告其夫子素剛愎聞之勃然手操利刃徑趨母室劉若聞人行聲復匿幃中子大吼登床揮刃刺之

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中其要害父負傷號呼母奔往探已無及矣鄰里共執子詣官以弑父論母詳請前情始知為尼所斃釀成奇禍子初不知為父也官為滅死寘尼於法而毀其菴

南昌人令

頗著能名而性殘刻饒

機智入為給事中丁內艱歸適覓吉壤術者稱泰和觀風水甚嘉朱遂謀奪之柁創立已久徒衆甚夥計無可施適御史按部與朱同年素相厚朱具以情告御史初有難色朱誑之曰此觀

不盈數畝亦無巨刹止小屋五六椽耳去之固甚易第當厚價別市地為建殿宇如不見信委官勘明何如御史乃命縣丞往朱啗以厚賄且用給舍勢臨之丞奉命惟謹呈繳一如朱言御史遂批撤觀而以地付朱給價三十兩更造諸道士聞之皆憤懣不平椎牛會衆推一黠者為首謀曰此事按院作主不可理爭但俟其來共擊殺之齊一人抵罪而吾輩寬憤伸矣衆皆稱善朱方倖得計偕三府統衆往撤其觀方入門

歷代通鑑輯覽 卷四

群道各持兇械蜂湧而出徑奔朱至庭中挺刃交下三府令人往援柁衆寡不敵乃奔告御史即命中軍率兵三百拔之至則朱已被捶斃曳至觀中縱火焚其屍矣中軍急令撲滅於煨燼中僅得其心一枚餘無所存悉擒諸道士解院御史震怒死杖下者大半刻木為朱狀納心其中奠於觀庭御史親往致祭憐其身死嗣絕為之大慟舉首見官殿巍裁幾百餘間度其基不下百畝歎曰朱禍乃自掇也吾為縣丞所誤致

同年橫罹慘禍向使吾知其詳必不許之何至是耶歎息而去

高杏東任益齋皆崑庠生赴郡應試坐於府前見一偉丈夫虬髯掩口垂過其腹亦來就坐二人私語曰彼髯長若此如飲噉何高曰我當試之因邀往麵店中用點心客初遜謝高強之遂同往問其居址姓名曰某上江人客遊於此蒙二君雅愛敢請貴姓庶他日毋相忘二人因各道姓氏客謹識之少頃趨至二君舉筋讓客探涇林續紀 卷四

帽中取小銀簪二枝各長三寸許分其鬚挽於願旁飲啖自若一無所碍食畢解簪拂鬚鄭重而別蓋二君欲觀其進食狀故留欸之實非憐其饑而進食也客去二人大咲亦不留意後場事竣買舟從江歸遇雨泊小港中忽一舟從外來聲勢洶湧鄰船俱竊謂曰此必盜也抵暮將不免矣二君聞言亦皆失措冒雨推篷試觀見舟子輩狀貌服飾俱不類常人益懼艤舟已一人自艙中出即向所見虬髯客也二人竊議曰

向在蘇城吾輩曾識其面且有一飯之雅彼深德吾今不早為計恐至暮則玉石無辨矣然又不敢直呼其姓字佯起登陸從其舟前過客瞥見即呼曰二君非任高二秋元乎曰然客喜甚邀登其舟曰向在蘇城適值饑困感君飼我至今不忘未審二君何以至此高具道其故客顧蒼頭曰舟中何有答云惟白蠟二担客曰蘇郡白蠟甚貴二君可各持其一歸貨之可得數金聊充路費非敢言報也言訖遽命解維揚帆而去

涇林續紀 卷四

去二君回至楓橋任詢知蠟價騰涌遂市去高携至崑將求善價舖家爭來求市而嫌其太重高遂擊碎之內藏元寶四錠因致饒裕云蓋前虬髯客實江中盜魁其元寶則商人工於藏銀者溶蠟蓋其外耳盜却得之不知有物在中故舉以相贈二君雖均所獲而高獨享實惠似亦有數

崑邑小西門外一宅素凶劉見山曾居之不勝驚擾乃遷去減價求售適四保王小溪不寓為

中所給用康值得之初甚喜及移居其中妖異百出意梓人夙勝所致悉撤舊房而鼎新焉上梁日忽有赤蛇出柱礎下衆持杖往擊王私念方上梁而殺一命恐屬不利遂固止之蛇復蜿蜒入土家俟王進內共議曰蛇毒虫也且近伏於礎釋今弗擊必貽後患乃共啟礎已失蛇所在意尚藏土中更發之至尺許得石板板下露一繡袱有木匣三枚視之一置首飾一置銀一置金奔告於王王奉首飾散諸工匠而掩有

涇水續紀 卷四

十一

其餘特二匣封鎖置置中令子婦守舍中夜忽聞吼聲驚起察之蓋從置中出俟王歸告以故遂傾匣所有悉市良田遷成富室不數年王死漸至蕩析無復孑遺

嘉靖辛酉歲大荒嘉定民有列肆賣米者其小兒年僅四歲持銀一錠為戲蓋父愛其子而授之也兒將銀埋米中嬉玩良久不取而入偶人來市米父舉手量米予之不知內有銀也其人歸傾囊出米忽得銀三兩許喜甚妻曰此銀必

店主誤遺於內今為尔所得彼必窮追將貽害無辜盍速還之必有所酬彼此俱利夫初不聽妻勸諭再三乃持原物詣彼則店主方以失銀鞭笞奴僕舉家皇擾幸舉舉授主不勝愧感分銀一兩為謝歸至中途遇鬻小豚者用銀三錢易其一持回妻詢得真詳乃悅將豚散放庭中數日後豚發地露一瓦釜中置白金幾百兩妻見之持歸予之以為還銀之報友人張歎齋在彼親見歸述其詳

涇水續紀 卷四

十一

崑邑東南四十里有聖像寺宋朝初建中列三世佛皆高丈許法相莊嚴相傳自水面浮來村民共撈置於寺中後建刹殿礎所鑿盤龍工製精巧勢若飛龍其前之穴龍輒出浴於河廟祝每見柱礎有火其測其故後龍身帶浮萍始疑而伺之噴昏人定乘霧出游至鍾鳴復歸舊所訝其為怪也鄰人用斧斷其爪遂不復出迄今尚存

予祖本涇公備兵瀾塗有赤石屋酋長抗命聚

殺之鄰近村落悉罹其毒被害者日赴道哀
苦公與分守李鹿泉等計勦之檄敵兩臺俱報
可獨藩司以發兵須轉餉慮無贏餘可應從旁
撓之公曰我調土兵用夷攻夷煩朝廷金錢
為也遂令各土舍統所部兵聽用至者六司兵
幾萬人公盡捐俸薪贖銀為犒許破賊後悉以
彼中金帛充賞眾欣然聽命一土官稟曰赤酋
兵誠勁職等愿協力效死戰保為明公破之第
首有後路通梓荆敗則渡江走無從進擒恐貽

涇林續紀 卷四

七

後患公問計將安出云近其後路有土司陳蔓
父子驍悍能制其死命召之來則萬全矣第性
耽麴葉日在醉鄉中曩時上官檄往皆不應恐
難猝致也公先遣六路進發試為檄陳使者
至陳是日醒然在署發檄讀罷即踴躍赴召二
日後來見陳與二子俱皮弁戎服徒跣露刃稽
首階下公令其討賊應曰擒此如縛兔耳毋過
慮為問兵幾何僅三百公恨少對曰足用矣請
公閱視當知其技倆公次日至演武堂陳率各

兵叩頭悉推擊跪是夜短檄甲不敵騰手執
牌插刃鎗數枝在右陳等令呈報各兵
舞牌拔刃鎗飛擲空中高一二丈許旋仰牌承
之不失尺寸狀貌儼若懸懸捷於猿猴真
目所未觀者公犒以牛酒花紅各兵拔刃割肉
生啗之歡呼歸營陳來謝辭公諭曰汝父子勇
猛必建大功但聞汝頗嗜酒恐失事機當稍節
之俟賊平痛飲可也陳唯唯是日即戒酒不飲
其兵而去先所遣六軍連戰破敵賊勢孤從後

涇林續紀 卷四

七

路逃至忽樓塵起呼聲振天地飛刀從空中來
大驚曰陳土司真逆矣安從遁耶俱束手就擒
其脅從者亦捕獲山中金縷山積銀寶無數各十
兩緞綉袍褂等物送陳妻于府存餘金銀器物
辨頭詳報於公與李公後分賞諸司而陳則
倍賜焉陳等奉命酌酒旌其勞所獲子女令自
陳籍貫召親族領餘金帛三千餘兩兩臺
置官庫毫無染指是役也不費錢糧分銀
而請軍運寇一旦蕩平斬首千數論功應列土

輕亦當進級值嚴嵩當國惡公清介平昔不通饋遺故撫臺雖有報功疏上嵩語兵部云平巨寇必調大兵今毫不費餉何從得兵破賊是未可信賞遂格不行向令舉賊中所獲賂嵩必蒙上賞而公性恬澹李公亦講學清修之士日對籌兵事外惟譚詩論道詳在公所著遊鷄足山記中宜其毫無覬覦念也第陳土官被檄而適醒愛戒而斷飲奮勇報國此乃土司之傑出者抑赤酋貫盈天假手於陳以靖此一方而全其

生齒耶

卷四

五

公遣土司兵行後五日杳無音耗不惟勝負難期且恐糧餉不繼欲令轉運接應柰路徑不熟深用為慮永昌生員楊時春素善六壬課召令卜之卦成云前行似逢一水不無少阻過水後即有積聚因糧於彼毋勞運去又令卜勝負何若布筮已即起賀曰此時已大捷報功者旋即至矣期不出明日詰旦軍前果有急脚來報連戰破敵斬獲無算詢其口糧何來云渡大河後

餘糧棲畝用之有餘悉如楊生言無一爽者夷方有妙卜若爾人亦所罕觀

河南村民往訪親慮途中饑渴藏蘿蔔數枚於囊中行數里遇一打滴柝者見所負塊磊疑有重貨遂與同行路逢酒肆沽酒共酌實試之也民以所藏為耻不肯飲其人益信為有物行至亂山中潛持石以擊殺之解負檢視乃蘿蔔也慚悔無及也石曰吾往山西打滴柝你在河南也錯我也錯若要此

事明除非馬生角意此事甚秘人必無知者故云然適有御史巡按山西道經其處見地有死人而石上所書如此遂私誌之既下車首令封內凡打滴柝者悉擒送官一鞠得盜具服其事問其所書則云出自無心乃御史實馮姓豈非馬生角之識乎蓋天網難逃而假手也

卷四

六

獄吏王煥太倉人宅心仁恕冬夜提牢憫諸囚寒苦寬其刑具施予酒食一囚泣拜稱冤王詢其狀云某姓董家素饒非盜也因有空房賃與

販蓋者聚居後群販盜敗妄指為窩主問官嚴刑遂自誣服今幸遇明公得為昭雪敢忘報手言訖哀慄不已王信為實許之會恤刑至王力白於州守遂得釋焉董持百金為謝王堅不受董益感刻嗣後凡逢節序及王誕辰必備禮來候情意慄至每乘間欲邀王至舍致款曲王許而未往後省祭家忌地術者推造云月中有竒禍必遠避百里外一季方無意忽忽不安偶憶董言因買舟往訪既及門董率妻子出迓羅拜

在木貴紀

卷四

七

堂下曰重生父母至矣置酒相款極其歡洽留連半月跣步弗離連榻而卧不歸內室凡可娛王者無弗至王感其厚遇遂無歸意一夕王醉先就寢忽門外剝啄有聲董啟視則昔年同夥盜也詢其來意約偕往劫數里外富室董辭有客無暇問客何人曰即昔活我王君也問今何安董指曰卧帳中衆驚曰事敗矣王故獄吏正與吾輩相水火適伴卧聞吾輩謀若不除之吾屬無噍類矣遂抽刃而前董身翼蔽於床衆

譁不已王驚覺墮地衆將加害焉叩頭求免董力為解勸衆曰必欲全生當與吾輩同上道庶可杜口遂墨其面怕其首挾共登舟前至巨室破戶而入置王坐堂中諸盜散入劫擄細軟滿載而歸王倦極不及洗淨其面竟和衣而卧群盜爭分所得失主家奴有黠者潛伏暗處悉觀其狀急操小艇陰尾於後得其居址飛往報主遂呼地方集保甲統衆追捕及門群盜奔散搜卧房得王於榻墨猶在面縛之解官王詳訴顛末董亦極口代辨而事蹟昭章終不能白而斃於獄命也

涇林續紀

卷四

七

燕都柳守商於淮揚遺妻獨處於燈下女工忽見美丈夫從天窓降云身是天仙宿緣嘗諧媾媿婦不能拒遂與私通嗣後無夕不至情款甚洽婦凡有所需無不立辦性善飲流連不絕分詭浪咲語鄰人悉聞相約捕其姦環守之至天明遍索室中無有也抵暮窓戶皆扃婦在席矣群闖直前忽又潛蹟言其為怪婦遂

歲餘商還鄰人先遇諸塗具述其詳且戒勿歸恐為所害商初弗信鄰人邀回令潜伏於家而穴墻以窺至定更後怪果候來與婦酣飲歸寢商不勝憤耻索刃欲殲之鄰人勸諭再三方止坐以待旦見妻從卧榻起而餘了無踪影商始駭然求計於鄰人曰此怪變幻甚神非人力所能制聞陶真人善用符咒驅邪盍往求之庶有濟乎商遂詣陶具以情告拜求祛除陶曰此妖未易捕也汝可密造一錫罈滿中置酒俟恠來

涇林續紀 卷四

九

飲罄令汝婦誘彼入罈內用吾所授符急掩其口將索縛繫繫置沸湯中煮之俟無聲響方止則怪除矣第恐汝妻不從稍或洩漏非惟怪不可除且有後禍秘之慎之遂授以朱篆黃絹符一道方可尺許告戒甚嚴商即市錫予工造甕完持歸舍其婦出迎夫操刀詰妻私通狀初諱不承商詳述夜來所見併召鄰人證之妻俛首無詞商挈甕與妻併教以真人法旨婦猶豫未決商怒遂欲砍其胷鄰人共勸止之婦懼而從

命商復隱於鄰家先啟板壁而虛掩之以俟寘酒罈几上怪至共飲將盡婦尚未忍發言商從壁穴中怒目流眄舉手指畫促之再三婦不得已迺曰尔素善隱能入隱此罈中否時怪已半酣笑曰此何難哉遂解衣登案徐以兩足插入漸漸全身俱隱止露其首商又從穴中促之婦曰尔能併首盡入乎怪大笑曰此易易耳一縮不露商遽推壁大呼用符掩罈口怪從中踴躍求出不得呼商哀告求釋許以厚酬商不從又

涇林續紀 卷四

三

呼婦令代求且叙嗜昔情誼任其贈金帛珠寶無數奈何與尔夫一旦謀殺我我死兄弟頽衆必來報讐決不干休商怒甚促烹之湯既沸冤號之聲所不忍聞婦亦悲慟良久始寂啟視則血肉糜爛中有雜毛驗之狐也不數日婦忽發狂疾若有憑者舉手自批其頰索命不置偶遇其夫輒毆言啣噬遠避弗敢近日披髮裸形喧鬧於通衢觀者環堵時陸炳掌錦衣衛朝回見人衆聞湧詢其故左右以實對陸曰審爾乃妖

婦也輦轂下豈可容此當速速來撲殺之遂命
二校尉往拿比至則婦已復初不復狂矣即其
所因云恍若夢中毫不知也乃釋之歸而怪亦
息

宛平李榮家累萬金將銀二千錠置石池中瘞
於卧房庭前蓋以石板列植花卉於上惟婦經
日子亦不知也父亡子縱情花酒家業蕩盡將
宅轉售陳翁母因子方浪費秘不言後貧窘日
甚為人傭工備嘗艱苦嚴冬衣食不周痛自悔

涇林續紀

卷四

廿

恨刻責母知其改行乃為言藏銀處子大喜倩
人持鐵錫同至舊居求見主人應門者意有所
需索堅拒不與通子怒大譁聲聞於內陳不得
已出接詰其來由子具道母語即欲入內發藏
陳又詰銀藏何所子云在花藥欄土中陳曰銀
是尔父物我豈敢妄認第此房乃吾卧室子姑
少俟當令內人他適任子入取遂命具酒饌相
款而耳語童子令急集家衆發土取銀事完來
報酒至慇懃勸酬故為延緩子意不在酒頃之

三四起陳翁勉留以俟內報良久僅出云可入
矣陳意銀必歸已索與子偕行至欄邊子視土
若新築者頗疑之令人舉鐵掘地又甚鬆意尤
不平將及石板忽於石角得銀貳錠家衆環視
莫不駭然子益信銀為主所竊而此其誤遺者
耳及啟板則滿中皆白銀計其數得一千九百
八錠足以先所得與母言相符子喜躍過望即
將二錠謝陳翁餘肩負以歸陳業已許之弗能
爭也第恨家人違其指教罵詈不已其婦云適

涇林續紀

卷四

廿

發土啟石吾親自督率安得有銀但見清水一
泓而已緣土污吾指掬水少許於外靜手仍前
掩之方與衆竊笑其子妄言弗意水復為銀也
陳始歎息而罷此二事乃吾崑閩小洲在京辦
事所目擊者閩誠慙人也言當不妄因誌之
盧廷選商販於川湖間每有贏金即投甕中積
久而盈用金釵一對置其上藏於密室土中偶
為少子窺見俟父出私發之用手探銀則皆水
也適甕摸索竟毫無有遂復掩之後父欲用銀

啟藏金釵已失去心竊生疑而甕滿如故發銀
至半得一釵至底復得一釵覆驗銀數亦無短
少焉莫測兩釵倒置之由父後偶為諸子道其
事少子不覺色動父疑有故微叩之而堅不言
後為友人說始傳播云夫父所藏物子尚不能
私取則前李翁之銀陳安得掩為已有其化為
水宜也二事頗相似並錄之以戒貪得者

商人傳養賢泊舟江岸夜半聞上流有聲轟轟
若雷鳴驚起披衣推蓬諦視見江中有物漂來

涇林續紀 卷四

生

月色照耀晶光眩目將近舟傍乃一大缸滿中
貯白銀傳素有膂力因舉手挽定大呼同伴來
援其缸應聲而沉傳堅執不舍僅裂得缸口尺
許衆爭起視已無踪矣舟人有善泅者即其沉
處沒水遍索毫不可得傳以坐失重貲居恒怏
怏每所往處常將缸口自隨冀有所驗後至揚
州主於陸店偶如廁見大缸其口類江中所
覩者乃取向所得繫其處若合符然因詢主人
何繇而得主諱云此吾家舊物因破不堪用遂

弃置於此後詰破口安在主人曰破即擲去留之
安用子何再三致問即傳乃詳述江中所見併
出原缸口示之主驚色動不能復隱始吐實云
某年某月某日於後園鋤地得缸而口缺焉不
意乃在子處傳屈指其期則得銀之日距傳所
見僅數日耳夫銀非水浮之物矧沉於江而得
於陸相去千里而遙乃知無故而獲信有定分
非可強求也

無錫華虹山家藏古玩玉器甚多偶有賣古董

涇林續紀 卷四

苗

者至出數種求售中有玉孩兒一其白如脂長
可五寸許但從首至腹俱有細墨點直洒而下
製造甚工而攢眉蹙頰作悲啼態見者惡其不
祥鮮有市者華獨諦玩不去手因詢所值以三
金對華即如數予之喜形於色賣者問市此安
用華微咲不言固詰其故適命童書房持一
玉兒來與之相比形體頗肖但其所持者手持
筆作揮洒狀開口而咲此則若因墨汚而泣耳
至工真巧手哉

一人將渡河而舟未至首無恙而舟中忽有...
塞涼露地上掘之得羅漢一尊高尺餘形...
古試持示華許酬十金其人大喜過望得價別...
尊尚缺其一購之久弗獲今幸復完敢悵價耶...
因引客登樓見沉檀作金盤各像於內以今所...
得配之適滿十八之數乃知世間尤物其合散...
固自有期抑物聚於所好耶亦異矣

涇林續紀 卷四 其六

公必有後但稍遲耳年八十適值迎春僮僕...
出觀公獨坐小齋一婢名春香送茶至公不覺...
情動遂與私通因有孕過三月婢泣告公恐二...
公子見疑潛為所警公少許得銀一封重八...
十兩付之令備日用另...
且書一絕云八十年來清...
真養女賄奩來嫁出生男家...
記付婢執照後果生子...
歷不明...
公管...
官...

涇林續紀 卷四

遷公治命申分...
禮樂名臣且天不斬其後

南場分考隆慶以前悉用教官中間多不自...
者沿途賣字眼遍關節希得重賂或托至...
友散寓白下擇富室子弟而售焉據予自...
嘉靖乙卯科予姑文 科舉至高有...
嘉慶亭介一湖廣人持字眼至...
草從史成之金自持年少能文且恐為...
片就屈以金富...
復來云此事甚確君胡固執乃爾適有他友欲...
引往沈 處予念與尊公文厚復來奉告萬...
勿嗟此機會也金意不可挽後得... 果得...
中屈歸為金父北塘言之深...
家素饒裕戊午科托... 挾重賞...
往覓考官買舉人過於上江... 如教書...
封金飾酒器為質將字... 如教書...
於卷中房考檢得之喜甚... 呈諸主司...
柰文理多謬... 不取房考... 呈...

涇林續紀 卷四 其八

復來云此事甚確君胡固執乃爾適有他友欲...
引往沈 處予念與尊公文厚復來奉告萬...
勿嗟此機會也金意不可挽後得... 果得...
中屈歸為金父北塘言之深...
家素饒裕戊午科托... 挾重賞...
往覓考官買舉人過於上江... 如教書...
封金飾酒器為質將字... 如教書...
於卷中房考檢得之喜甚... 呈諸主司...
柰文理多謬... 不取房考... 呈...

孫卷復進呈主司竟取彼而斥孫如此再三終弗能得乃藏其落卷至揭曉後詣孫處授之云我為君費盡心機竟成虛話何我兩人命之窮也泣下不止孫感其意厚贈以百金房考囑曰汝此番蹉過實緣文字未嘉下科須覓高才者倩其代筆庶可萬全至辛酉孫復得門路而憶前言頗當臨場浼庠友錢文臺代作暗書字於內房考過覓孫卷不獲索之三目始得於房已先取中矣因以已所中卷易之孫後為

涇林續紀 卷四

通判

在任途十餘年待

錢甚厚贈遺不可勝記

庚午科東倉 監生應試至京邀友人沈遂洲為伴曹有一童能書識字性敏捷曹甚喜之時刻不離左右至七月終童忽言歸沈竊疑之而弗解其故至初六日曹拉沈看迎考官携手立店家簷石上見諸考官從人俱青衣大帽乘馬而來中一人用馬鞭挑開眼罩顧曹微笑沈亦見之曹以手捏沈一把即下堦歸寓至夜飲沈

試詢曰日間所見執鞭者頗似君家某童何也曹笑弗答沈亦弗敢更問場事完曹出赴宴沈獨留守舍偶往厨房取水淨手見一人坐青布墩上服飾不類其僕詰之其舌侏僂似江右人詢所從來語甚支吾沈心知之而不露第時往覘其動靜見人坐墩上不少移若如廁則挾之而往夜用為枕而卧意其中必重貨也至揭曉曹果中式報喜者在寓喧嚷觀者肩摩而前童從人叢中歸矣沈詢久在何處笑而不答少頃

涇林續紀 卷四

大

往厨中索前人則併包俱無踪矣後細察之乃知童充房考家奴入黨代主覓卷而厨中人則房考令守質物者榜出則一去一來各歸原主此沈所細述者

本參 子某納粟入監日課僅寫做初無

志科舉偶有人持字眼至蘇聞徐厚積往見其管帳陸三老官言來歷甚確且不須現銀但議定封質為信俟報捷後始索謝陸往白徐曰事未必真即真吾兒筆下能完七篇否此尔所愁

知者毋空言適後夫人蔣在屏後聞之密召陸老扣其真偽陸力保可成蔣因私出金飾為質星夜差人往京央分上求得科舉既進號房適遇吾崑陳幼白素相識熟倩其代筆每篇酬銀五兩陳許之二三場亦俱浼人完卷揭曉果得中報至少浦意是妄傳堅執不信夫人為詳道所以方笑曰若爾則不妄矣子歸陳往拜賀即舉坊牌銀二錠相贈人服其量後因子代考事發為房心字問革竟不能永享

涇林續紀

卷四

廿

諱

人父

丹青

時

已游庠有科舉偶鄉間富翁吳姓者構巨室因日促上梁未及施采畫既成嫌其太朴浼為加飾搭鷹架令潘樓息其上而運筆焉辰而登畫西而下幾一月矣吳有子亦故科持重賫倩人買字眼持歸授子至堂中發封啟視忘梁上有入也諷誦再三遂入內室滿諦聽已得其詳夜歸潛告入場如父教書卷中考官檢得之即加圈點得中迨填榜拆號則而非吳也

時有聽生鬼之謠

名

富而好禮頗能文捐資買

得其關節矣入場夜天大雨若傾泥濘深尺許

卷失手墮地尾其後者適以足踐卷上踏

入泥水中急取起已汗穢毀爛不可用持

卷感泣業已無可奈何轉身欲出道遇

玄與伊父厚善遂呼至僻處語以關節

感謝領教時亦在場中自誇其文

必奪魁元見子所作笑其草草無倖理

涇林續紀

卷四

三

及報捷父斥而子中大用不平子亦不明言其

故後遇詳述始末謂子曰文章爾

弗如我造化我不如爾使我幸遇豈令孺

子稱雄耶當卷壞歸寓痛恨命薄念而自縊

幾死賴速林得活

場中傳遍懷挾弊端無窮其術甚巧隔年募善

書者蠅頭細字寫於金箔紙上每葉一篇工價

三分經書俱千篇厚不盈寸二三場亦如之或

藏筆管中或置硯底更有半空水注夾底草

之類又用藥煮墨寫於青布衣薄上毫無形蹟
將壁泥搽上旋即拂淨則文字立見名曰文場
備用每副價銀百兩其傳遞者重賂巡緝官舉
小簿授之至點進時官先潛候於儀門內聞唱
名聲即來接入送至號房乃出諸袖中授之毫
無覺者臨別官喚守號軍分付曰此兵部某爺
公子要小心伏事如遺細打不恕軍被哄嚇任
其抄寫不敢側聲後為諸生稟明御史將諸武
弁封鎖別室不許入號令其弊始絕今聞應

涇林續紀 卷四

世

天府吏書得賄符傘柄打通藏小簿在內併潛
貯於搗印箱衣箱坐櫃夾底中至點名則取小
簿隱於尹丞坐椅褥後隨呼名則隨予百不失
一蓋臨場各官行李雖各加搜檢而未有搜及
尹丞之傘柄與隨身搗箱者以故終不發覺又
聞謄錄生俱積年書手謀充預與富粟定計探
決科秀才文必入殼者告以姓名候分卷到則
秘藏之移秀才文謄為監生卷監生文反謄為
秀才卷監生得中秀才毫不知借已之文秀才

見擯實監生文理荒謬所貽也豈不究哉今欲
清此弊必先彌封而後送謄錄庶幾少杜乎又
富豪將賂囑托受卷所書吏先訪各處名士令
其牢記俟交卷時接得佳卷則壓於各卷下不
即封固候至夜分受卷官倦卧或打盹即潛懷
前卷投於行賂者將文盡錄為已作而毀弃其
卷其弊最隱最毒又或行賄於彌封房書手將
平日有文名士卷割去卷面而將文綴於已名
下如順天丙午科中式第四名監生鄭汝曠卷

涇林續紀 卷四

世

乃割福建恩貢馬者尤為可異馬於癸卯
年應貢入北監科舉不中遂留京不歸下帷發
憤期於必捷是年館於同鄉林主政家初場完
將七作錄示主政文果擅場許以魁元之選及
揭曉則被斥馬憤懣欲自縊主政亦大為不平
即令馬上人往順天府索其落卷至則毫非馬
文也意必謄錄生誤寫於他人名下令馬往順
天遍搜落卷而迄不可得及傳五魁墨卷至主
政閱之其第四名文與馬所作一字不

知中必有弊亟以告馬令具狀訴於監臨御史
拘繫繇彌封兩房書手鞠審實係彌封書手受
賄而割馬卷面作弊使然遂具疏上請各擬遣
戍而馬發監肄業雖再經疏辨禮部終不與改
止人皆惜之似此等弊實非當事者加意嚴防
惡能絕其禍本耶

郡守劉洪考績入京泊舟濟寧河下其夜夫人
就蓐適舟中燈滅呼隸戚金登涯覓之至委巷
中燈光熒然蓋民家婦亦坐產故也隸歸守詰

涇林續紀 卷四

廿八

得火之由隸以實對仍令隸往候俟墮地來報
所生男女逮夫人誕子則彼婦亦生男計其時
毫刻無爽守異而私誌焉守子漸長敏慧工文
年十九登鄉薦連捷南宮時守在京位列卿
子授縉雲令父告以初生時事俾到濟寧覓戚
隸問民家子安在何所營生詳以東復令至彼
詢戚金尚無恙語以廿年前事云其子流落作
賣菜傭矣命覓與偕來至則藍縷蓬跣寒苦無
似令歎曰吾與若生同時日尔亦貧至此何命

之不齊也今授尔十金可往浙中訪精於星命
者師事焉然必能辨尔我命中貴賤所繇異者
斯其人也汝得其解可至縣見我當厚賚汝子
叩謝而去至蘭溪遍訪星士試以前命迄無能
辨者將暮年子意亦倦辭主欲歸因浩歎曰蘭
溪術士咸誇技高海內今一命而鮮能剖析可
嘆哉主人曰予於命理亦頗諳一斑盍以告我
當為子决之予具道年甲主人推笑再三云據
此造只合一藝終身非顯貴格也子咲曰審爾

涇林續紀 卷四

廿八

則劉縉雲與我八字相同彼胡以得科第耶主
人沉思良久急趨入內食頃拊掌而出曰得之
矣適檢七政曆此夜子時太陰星坐水宮五度
若子產水中當榮發餘則否子乃服因投費受
業盡傳其術還以白尹迺知尹之貴因舟產也
語云同年同月而貴賤懸殊信哉
富室子張蓋日事遊冶偶見臨街樓堦有少女
姝麗凝眸流盼不能定情遂時往來其間
連以挑之女亦心動一夕月明女方倚欄

生用汗巾結同心方勝授之女報以紅綉鞋面情甚濃柰上下懸絕無絲聚晤生適訪熟於女家者得賣花粉陸姬訴以衷情併教重賂姬許為傳達遂懷鞋至女室微露其意書面發赤初諱無有姬備道生懷想真切且由鞋示之女弗能隱因就姬求計姬令將布鞋長可至地俟生至效嗽為號開窗垂布令緣之而登因訂期今夕女許諾姬即詣生復命會他出姬歸至門其子方操刃欲屠豕呼母共縛之宛轉間袖中

江林續紀

卷四

其

鞋不覺墮地子詰其故姬弗能隱子曰審爾慎不可為倘事洩其禍非小姬曰業已期今夜矣子發怒曰不聽我言當執此聞官免累及我因取鞋藏之姬無如之何適張令人問訊姬因失鞋無所藉手漫以緩言復之令其徐圖張聞言意亦懈屠遂乘夜潛往果見樓窗半啟女倚欄凝睇若有所俟屠微嗽女即用布垂下援之登樓暗中以為張也携手入寢屠出鞋授之縷述情歎女益無疑將曉復垂而下綢繆無間將及

半年父母頗覺切責其女欲加箠楚女懼是夜屠至為道父母嚴譴今後姑勿來俟親意稍回更圖再聚屠口唯唯而心發惡俟女睡濃潛下樓取厨刀殪其父母候曉遁去女不知也日高而戶尚扃鄰人大呼不應女驚下樓諦視則父母身首已離矣惶駭啟門鄰人共執女赴官一加拷訊女即吐露亟逮張至稱並未知情女怒罵細陳其詳官嚴加拷掠不勝楚毒遂自誣服與女皆論斬下獄張謂獄卒曰吾實不殺人亦

江林續紀

卷四

其

未嘗與女私通而一旦罹大辟命也第女言縷縷真若有因者今願以十金贈君幸引我至女所細質其詳死亦瞑目卒利其賄許之女一見生痛恨大慟曰我一時迷惑失身於汝有何相負而殺我父母致害妾命張曰始事雖有因然姬謂事不諧我遂絕望何曾一登汝樓女曰姬定策用布為梯汝是夜即至仍出鞋示信嗣後每夕必來柰何抵諱張曰此必奸人得鞋携來誑汝我若果至則往來半載聲音形體豈不識

燕爾試審觀曾相類否文聞言對踴注目良久似有所疑生復問之曰曰聲曰頗不似形軀亦肥瘦弗等向來暗中無由詳察止記腰間有瘡痕腫起如錢大可驗視有無則真偽辨矣張遂解衣象持燭共視果有知是他人體害感為稱究明且張具以聞官且言曾以鞋履屨狀連姬刑鞫具道子語約子至探而驗之瘡痕儼然乃置屠於理而張得釋

嘉定舉匠陸實妻少女徽商見而悅之伴以銀

授陸令造酒器時性權取坐必移慰陸每命婦烹茗飲之始去往來雖頗索時其夫在難以下手商嘗語陸曰汝為人打造勞苦若此而工價頗微胡不効吾輩貨殖乎陸謝之本謂許假五千金試持券往商慨然付之陸因併出已有市夏布往淮揚貨賣不兩月獲利返棹商往訪喜甚陸置酒留款情意愈洽席間許更貸百金明晨親持授陸不索其券且約他日當更多貸陸益愧感商俟陸出時詣婦詢音耗問安否意

間可私之也柰婦性醇謹絕不假顏色無計可入一日婦持茶飲商因握其手婦發怒弃茶逸去商慙悚歸寓婦候夫回泣訴其事且促夫將銀還商絕其往來陸笑曰徽人素鄙吝非慕爾姿色安肯輕以多金授我汝稍能降志後獲當不貸何固執乃爾我今邀彼夜飲仍宿於舟彼至當善事之毋仍前堅拒也婦初不從陸勸諭良久方允陸往邀商口雖許諾而以夫方歸且婦無好情迄不往陸歸令婦治具候商而徑脫

身出婦半掩其戶秉燭以俟至二鼓困倦隱几假寐偶對門王皮尋石磨刀陸室隱隱有火光窺之見肴饌羅列陸婦方睡熟探身而入接抱求姦婦驚醒舉聲欲呼王慌扼其吭用皮刀刺殺之以滅口平昔與東鄰鄭屠有讐遂割婦頭懸於其門歸舍投刀床下滅燈就寢毫無覺者四更鄭屠呼傭工起宰猪舉火開門驀見人頭鮮血淋漓奔告其主囑勿聲言潛埋於室後空地內亦不知為陸婦首級也天明鄰人見婦被

殺驚甚呼衆環視莫測其由喧傳遠近陸聞信馳歸意必商殺之也具詞告縣官廉得其詳嚴刑訊商遂爾招承當以因姦殺人罪斬弟索婦首迄不得拷掠備至身無完膚商懺獄卒曰死罪自甘但婦首不知所在枉受楚毒為覓一死屍首埋諸野外我願誣服即秋後處決猶可延殘喘於旦夕事成當持百金為謝卒許之時卒有寡姊在舍性克悍日與弟婦評語爭鬪卒思去之不得今利商厚賄遂夜殺姊携首埋荒塚間投身於水駕言隨人逃走莫之測也不數日官復訊商招埋某處塚間發之果得及件作取配原屍腰理不合官益震怒商具言獄卒假造狀抵卒大辟而婦首終無下落迄為疑獄云後暮年鄭屠緣小忿撻其傭人傭挾讐首鄭殺人埋首現在驗視得實將抵鄭罪索其身屍亦無有鄭詳訴其由則鄭屠埋首之朝即陸婦被害之夕也官命將首凌婦屍脛合不爽欲罪鄭則鄭抵死弗承陸亦稱素無嫌怨欲罪商則商

雜錄續紀 卷四 九

訴已若殺婦何得首藏屠家官弗能臆斷俱繫於獄後有按院審錄細鞠諸犯奮然曰安有一婦而兩人殺之又焉有殺人而鄰佑毫無知證者乎因令陸疏其鄰人姓名若干人悉拘來面審次日人齊按君命取大爐熾火置炮烙之具於中令諸鄰列踞於下厲聲曰此獄吾夜夢神人指示已識其面爾等可即招伏免受極刑語畢令吏逐一呼名至前熟視隸卒各持火器列左右衆皆悚汗閱過三人俱曰非也至王皮駭

雜錄續紀 卷四 早

愕失措應答顛倒按君覺有異命縛而灼之初亦呼冤火方燎膚即便吐實追其兇器得刀於床下尚帶血痕王乃服辜而商屠得更生焉夫商因漁色招禍卒以戕姊被誅宜也鄭屠積惡魚木之殃幾斃黑獄向非按君明照覆盆而復見天日

有刑部主事王失其名善決疑獄在部暮月屢年究係者悉為昭雪執呼明神先令山東民婦歸寧因居鄉路遙四鼓而起伺於城門

一第... 冊... 頁...

既聞衆爭出各散去婦乘月色獨行適遇一人
其後至野外握斧大呼向婦驚仆倒地遂
之盡擄首飾而去婦號泣奔還偶遇令出與
哀訴帶至縣中詢樵夫作何狀婦曰賊面黑而
圓髮蓬許頭裹白手巾身穿藍布衫腰縛纏
袋單袴草履手執利斧肩負繩担令曰吾當令
人往擒汝第言失去首飾已耳毋露姦情也遂
逮捕快十餘人散往四隅大呼云早有樵夫
此狀貌如此服飾至山中刈薪遇虎見噬必
涇林續紀 卷四 星

聞聲而應者詢得其實即潛伏於左右俟其
歸隨解縣勿令入門有所轉換也衆役奉命
號於遠近寂無問及後至黍菴中有婦方補舊
衣聞之驚起曰此吾夫也問信自何來役對以
親見復詳道其容貌衣服婦曰是矣慟哭不止
役者佯寬解之辭去隱伺於巷口日將晡夫果
歸方及門役人即縛之赴官百計哀求與妻一
訣不許擁至縣庭召婦審視貌頗類而首無巾
搜之得於懷中首飾滿置其內一無所失因痛

杖至百收監計氣絕召夫責曰尔婦將母胡不
伴送幸盜止利其首飾耳倘至傷命柰何亦十
笞之令携婦寧家蓋令不令言姦者緣律條坐
斬問擬頗重且恐夫知必弃其婦故曲為保全
耳情法兩全善斷哉

臨清守吳璉夜至四更睡醒見燈影下有人長
身而多髯手持匕首發篋取所藏心知盜也弗
敢作聲俟其去起視篋中重貲悉空矣即傳命
更夫四散追尋莫得其蹟天明嚴閉城門挨戶
涇林續紀 卷四 星

細查凡長而鬚隻身可疑者即擒解審鞫至一
酒店問夜宿何人云昨薄暮有人借樓樓上飲
酒狂歌直至三更殊可厭惡天明始寂然共登
視之一榻蕭然嘔吐狼籍酣睡正濃披之起立
長不滿四尺口亦無一鬚潦倒糊塗復吐不已
衆笑曰此豈長而鬚者耶釋之其人直至午後
方稍醒而去守閉城大索三日迄無形影而罷
明年他邑獲盜贓物頗多詰所從來乃州守廨
中物也其夜四更得財踰城而出往藏於十里

外野寺塔巔復還酒肆偃卧其鬚則帶假髯長則踏木增高以眩人目耳廼盜即前醉漢也計其時僅可一更許徃復幾二十餘里既以偽形惑守又假醉態免擒盜亦黠矣

長洲沈石田名周善畫名振宇內求之者戶外履相錯毋論長披廣軸不可猝得即戲墨寫生一鳥一枝亦宛然相肖莫不珍藏用供清玩性好施予每得錢帛随手散去至中年思為怡老計乃積銀至十兩傾成一大錠用紅線繫其腰

涇林續紀 卷四

四

藏卧榻下將數年得十二錠忽一夕夢白衣老者十二人腰繫紅線來就沈詰其所適云往無錫華家驚醒怪之天明探榻底所藏已罄然矣遂賣舟徃彼尋訪聞果有華氏拆房得銀連宅求覓主人論其名重所容置酒因詢來意沈以實告主人亦弗語即令僕取原銀來紅線宛然猶在主人遂舉奉還沈笑曰予蓋醒較鏗銖計得失者哉但欲驗其果否以決疑耳夫銀無脛而走舍我投君數應君得非予物也哉

妄取耶強之再三終弗受將拂衣去主人知其達乃收銀而止之宿酒竟主人謀於鄰翁翁實彼物而堅弗肯受明晨若顯然更予之終為塵惠不若製大餅十二枚用碎銀百二十兩實其中作點心送去彼歸噉餅自當得銀庶可表吾意耳婦如教造完明晨分袂舉以相贈沈意餅中有物也至舟適有賣剪糖者在旁鳴素嗜糖聞之垂涎探囊中無一錢遂出前餅與之相易用餅十枚易糖十枝餘二枚即賞舟子

涇林續紀 卷四

四

解維東歸舟子刺餅見銀秘弗洩賣糖者得餅亦弗肯食置批頭求售適經華門僕見餅類主贈客者奔以告主詰其從來知沈所易也乃以銀三分市之仍作書令奴送至沈家沈發書歎曰銀信非吾有也復書遣歸終弗受併呼舟子詢之弗能隱沈亦不索夫沈用丹青得銀毫非不義且銀僅百餘數亦不多乃顯弃沈而潛投華固可異矣及華隱贈沈而復歸華則尤似有定分者宜沈之固卻弗取也彼妄求者亦何為

耶

憲副

少年貧困應小甲夜守

東水關將二更忽見城上有火光覘之一人携燈兩人昇一小棺往南行從暗中尾其後將至東禪寺一人云此焉可矣遂掘地埋之一人笑云瘞此誰能知者毫無傷感意心疑是盜藏物歸取斧斂土發棺驗視惟破衣二件蓋一猶盲下俱有餽酒器脫衣包裹持歸婦驚詰所從來具道所以因命焚香首祭神盡醉而卧

汪林續紀

卷四

不數日果有押得盜至彼處起賊者但一空棺而已不知為所取也因與德城小樓列肆貿易漸成富翁時子已游庠屢試冠諸生

辛酉年崑城大水丘壘俱滄有漁人於婁縣廢塚中得銅女樂十二人持一向易米

升與之漁者去將女樂置卓上時米價每斗銀一錢以五

見之取視再三曰公何由得此諱不吐實携歸內室半月後漁者復經其門一喚問

曰汝前所賣銅人尚存幾枚予欲鑄火爐而患銅少可併持來將米相易漁者曰銅人實尚存數枚柰尔酬值甚賤故不輕售若能增價方可許加二升渙者遂悉持歸之每人各持樂器極其工巧舊傳委縣有墳此蓋殉葬物也計二百四十兩價值銀而僅費

米八斗

然性吝嗇計析

子連試秋闈竟不中式有善相者云翁相宜貴不止多財然以心計損福歿後當微

涇林續紀

卷四

馳封不能親見爾子榮發也後翁歿子連捷官至憲副贈公官大夫果若相士言

吳縣人少貧賤織段營生貨稜燈巷房

一間掘機坑不三尺得藏銀鉅萬猶莫窮其際遂併賃左右兩房發之銀皆充滿其中載以鐵

船長幾三丈蓋張士誠所藏物也用是富甲一郡凡美宅腴田皆歸掌握典房十所日進百金

人皆呼為新發云生二子俱監生長極不肖日與群棍徵逐花酒賭博費出無經遍借勢豪

無錢克用父恨不與相見次子娶水部衛檢吾
女為愛之凡細軟金寶悉移置衛舍長子益不
平日與父鬩并唆債主劉某向父索債群毆之
頃刻斃命次子遂以弑父告院論大辟禁獄中
恐不死貽後患用銀厚賄牢頭獄卒重囚其心
口登時嘔血死死後即現形從第索命先救其
二子後弟病危見兄持棍亂擊叩頭乞哀本家
拜跪求恕不得適水部從外來厲聲叱之鬼即
罵曰汝匿我家資又置我死地我今訴准上帝

遊林續紀 卷四

呈

先擊二賊去後即擒汝雪克商敢大言取衛快
息而退期年後往無錫乎喪方下與舉手揖讓
若有所見家人驚扣其故云潘大在崖上今已
登舟矣復躬身施揖頃之大呼痛極走避船中
噴血仆林立斃人以為鬼報
監生顧南江善書畫善酒廿斤而不
醉同儕皆不取與較量山西人登鄧於前門開
舖顧時與市雜物一日問曰聞公善信信乎顧
曰然飲若干曰二斤曰嘗爾吾鄉有一種酒

頗能醉人日下車到當以奉嘗過數日顧詣店
索飲曰酒雖有未識公向所云果然否顧笑曰
鄙量實浮於前言不知若有酒幾何故相詰若
此鄧乃於櫃中出一小黑瓶僅大於拳所容不
過一甌許用蠟封固其口顧見之不覺失笑云
此僅可供一呷耳鄧取銀箸鑽蠟破滴於小盃
中色白如蜜狀僅得八分持以奉顧顧一舉而
盡第覺喉中香氣酷烈且甘甚殊無時酒味持
杯再索鄧曰此酒不應如是飲須細細微嚥方

遊林續紀 卷四

呈

見味嘉且其力甚大少頃便發令人不能當公
可休矣固索之又滴半小杯令顧慢飲其味如
醇不之奇也因復求飲鄧曰公已大醉不可更
加笑顧大笑而起策蹇將歸鄧私招其僕囑曰
汝主醉甚可緊隨之防有顛厥顧問其僕云何
僕述鄧語顧益笑不止行里許覺頭目暈眩強
自掙扎忽從驢背墮地僕呼之不應扶起旋倒
乃顧有與昇歸寓則口吐白沫不醒人事矣僕
大驚扶浸水盆中頃之水熱如湯至四更方甦

水米不入口者三日後見鄧問酒何名云此老
猴採百花雜珍果釀成藏於深岩中獵人窮搜
方得亦不能多曩一瓶值銀三兩公飲將半幸
量素大故不致困頓耳不然恐三日未能猝醒
也予聞古有中山酒飲者醉千日豈亦猴酒之
類耶

嘉靖中年京師有飛盜踪蹟詭秘登樓踰垣若
履平地日出則隱夜靜始出入卿相侯伯諸貴
戚內室發其秘藏惟攫珠玉珍寶異物而銀錢

涇林續紀

卷四

四

毫無所取失生柳比然卒不露形影雖老番積
捕百計揆訪寂如也會顧玄山宴嚴世蕃等劇
飲通宵當爐者見其貌雄偉身穿青絹衣
時就爐索飲意甚嚴厲任其斟酌醉而後
去四鼓客散玄山命奴舉火遍照室前後忽見
茶廳梁畔垂一青裙梯登視乃一人酣睡其
間扶之下詰所從來醉甚糊塗不能置對疑是
飛盜交於該地方反接繫更舖中天明始醒曰
吾昨飲過多遂至沉湎並不曾作違法事胡縛

聞誦經聲清越而墮即風雨之夜亦不暫撤抵
此離世意甚遠有卷院僧僅夜作課也明日四
出遊訪其廢廟不可得因乘月徐步察之行愈
近聲愈朗朗乃誦金剛經也審其聲出萬叢中
遂結草潛誌其處明發携鐵發之二尺得一
骷髏皮肉俱銷惟獨骨宛然若生意誦經者必
此無疑持歸舍置於其至更許則經聲果自其
口出悚懼不敢聲奪本函盛之捨於大佛寺中
遠近觀者如趨焉亦有留宿聽其誦經者莫不

涇林續紀

卷四

五

欽仰後為游僧竊去夫金剛經靈異現諸載籍
者不可枚舉今此僧示寂弗知若干年而其舌
猶無恙則偈云誦得金剛不壞身信矣
孝莊皇后錢氏有賢德容止端莊不妄語笑
上北狩每夕禱天求免哭泣既多兩目為昏在
南城 上多不樂 后曲為曉譬及反正勸
上勿亟于邦施待景皇后尤有禮意以皇嗣未
廣薦達左右若恐不及 上禮重之終身無忤
色嘗一日幸宮中覓塵集几上 上視孝肅曰

汝曷不令心飾之歟宮人 后力解曰我不
愛繁耳非彼罪也其實怨如此

天順二皇后莊重有懿德無寵于 上終身不

十幸略無妬心 上遣病危 后省視 上舉

手揖之曰皇后吾慢女多矣 后退再往壽宴

却之曰 上不耐生人毋再至 后亦無溫色

然然而已在 孝宗朝尤著賢聲 武宗巡幸

后攀馬止之不聽泣道之性慈仁歸心內典未

嘗誤罰一人卒享遐壽以崩蓋天之報厚也

涇林續紀

卷四

五十二

黃溪張真人世襲一品位號樞貴擬於公侯榜
其門曰麒麟閣上神仙客龍虎山中宰相家家
紫鉅萬奸人窺其厚藏思以術給之候其誕辰
家飾若仙子提水火籃詣門請謁真人延接謂
所從來云昨暮遊浮羅歸知公華誕敬來上壽
開籃取香一枝長數寸裝置爐中覆有滿室香
煙墜山上輒成一金錢旋旋結凡五六枚
以授張祝曰此公添壽數也張大喜留飲茹素
進酒數行即起別張固留之曰予與公有宿緣

故來相投第同伴約於峨嵋講道期不可爽三
月後復來當以金丹法相授耳飄然而去張悵
望如有所失至期果至引入密室中虔叩以丹
法曰鍊金丹須用金鼎凡養沙洗藥貯水盛酒
悉須精金造器皿採先天之氣為母他日丹就
點石皆成金不可勝用張信之不疑俱如教奉
行將三旬聞戶外喧嘩聲甚急趨視之迺錦衣
衛官校奉駕帖拿妖人劉龍騰直入內室擒至
庭中宣駕帖畢即加肘祖將併遠張云竄藏妖
淫林續紀 卷四

蘇其相人富貴貧賤壽夭若燭照然萬不失一
與薛冲菴友善多主其家偶見童子方垂髻持
壺斟酒謂薛曰此童目下有大災可急遣歸父
家稍遲無及薛素神其術即令起行因詢向後
何若曰此行死耳三日內當就木矣童子面至
半途登廁見有布包發視之滿中貯白銀將五
十兩童始被縛歸使念來公謂我有大災而更
得此無妄之物不將益吾壽乎遂坐地旁俟
不一一人狂奔而來徑入廁窺視無有掩扉號
泣仆地僮前詰其故云我朱千戶家奴主令持
銀贖典因登廁置於地忘取而去行十里方覺
今急馳來索已失之矣驚疑是甘第何緣得典
物還主語畢遂欲持去童問銀若干共幾件奴
對相符出諸袖中還之奴喜邀與俱歸見主具
道其詳宋亦驚歎因詢童子何姓名有父母否
今欲何往童備述前事之詳童於家令人呼其
父至曰汝子拾銀不取誠哉好人我年半百無
子幸繼我為嗣何如父辭有主在宋曰彼既還

歸必不再索若果有言我自備價贖之耳父奉命童遂留宋室薛因久無音耗意必物故如友君肯矣不窮追也荏苒三年宋告殂而童襲職念薛舊恩冠服登門叩謝薛見之大訝詢得顛末亦為色喜歎曰有是哉表君之術之疎也盍招之來面質以證其謬表至留酌仍令童變服執壺以侍指示表曰此即昔年童子也子謂過死而今倖存何耶表熟視再三曰此非尔奴乃五品一武弁也吾向見其面有死光故云然今

臣本肅化 吳曰

形容改易豈有陰德轉移其間乎薛笑述其事乃知表相術果神而童子一發善念非徒免死且得顯秩亦自求多福者
蘇州西察院按君駐劄之所先年府縣官皆無公館因暫止民舍以候晉謁有鍼工蔡芳其妻美艷絕倫吳縣 嘗寓其家尹年少俊逸窺見婦姿不覺心動每微吟流盼以挑之婦解其意或微露羊面或斜漾雙鬢故作嬌聲佯粧嬌態無非設編局以愚尹而尹為所迷惑竟墮其

術中一日懷銀二錠潛投諸婦舉以授夫詳述尹意蔡曰此奇貨也須用計籠絡之俟其上釣庶有厚獲耳因與妻定策俟尹至婦寒暄用舌招之尹頓爾情蕩徑入其室接婦求合婦微笑引入卧房中乃欲解衣就寢忽其夫在外厲聲曰何人大胆擅入深閨欺姦良人婦女應得何罪尹驚慌欲出奈門已上鎖窘逼無措婦佯慰曰毋恐彼不過欲索賞耳尹遂許百金夫意熾少漸益至五百夫必欲得現物尹書一票喚

臣本肅化 吳曰

門子持至庫支銀且囑令速來去未幾而察院打板并堂矣尹愈惶悚再三求放而夫不允直至門子持銀到方啟鑰縱之出則按君已事完閉門尹倉忙歸縣芳即收拾細軟雇小快船黑夜遁去不知所適矣明晨尹謁按君問昨何以不來見尹以病辭按君笑曰汝何病或誤入房室間不得出耳遂具疏論尹改教去嗣後府縣官各市地傍院建公署不復入民舍

諱 太倉監生嘉靖壬子至南都應

試與院妓情好甚暱張約倘得中式當為贖身
妓亦願從良盟誓頗堅妓復接一徽友豪富擬
於陶朱先用重貲買得字眼懸於汗巾角上飲
酒沉醉歸寢將汗巾置枕席下天明忘取而去
妓檢點床褥得之發其封重疊印記甚密妓素
識字知為闕節也謹藏於篋中薄暮徽友復來
覓汗巾不得願出厚賞妓堅辭不露佯令女奴
輩遍索室中竟無形影悒悒而回妓遣僕呼張
至舉字眼授之張如式書卷中遂得登科因取

涇林續紀

卷四

五

妓為妾後生一子主家政與張諧老焉

涇林續紀卷四



虛舟子序

余少也好觀青田劉公金華宋公所著書曰龍門子郁離子者壯其文詞慨然大息焉謂二公皆翊運宗臣在

帝左右既以謀謨制作備載史館傳頌天下矣猶能操觚握牘作為裨官爾雅之談視今之儒生閉門綴業其勤勞不啻過之若類乎博雜而不情者比余稍長去而干祿常行乎憂患之途處乎得失之境每有感觸不能喻之于懷輒抗腕

虛舟集序

竊嘆乃知二公著書發憤若此意豈淺鮮哉彼固有概乎其心者也因取蟲魚草木人物之細小者敘而錄之以發其議論久之得若干篇名之曰虛舟子莊生有言人有方舟而濟于河虛舟來觸之雖有褊心者不怒於戲通其說者可以處世應變况于文字之間乎人之視之見謂為虛舟雖觸之不怒矣不然二公無以辭其責何有于余哉

嘉靖癸亥冬十月朔日維揚陳堯書

虛舟集

維揚陳堯撰 陳大科校

灌園得金

鍾離子隱居東郭之鄙晨起灌園得遺金焉其人不之隣父聞之挾一人來給曰是亡金郎也鍾離子舉金畀之頃之又一人來乃真亡金者告之故不信鍾離子脫婦簪珥償之而去其婦泣曰咄癡夫今人啗一錢即父子兄弟之間毋相讓也今君幸獲金不掩為已有復喪其家金癡孰甚焉鍾離子倚墻而嘆曰誠若婦言是知金之為貴不知名與行之尤貴也今得金可以華衣美食悅其妻子然特儻來物耳不知敗名墮行人尤而鬼譎之穢莫加焉與其穢而生寧餓而死虛舟子聞之曰鍾離子賢人哉窮不違其道

仁虎

山氓樵于高林墮足崖下仰視天日雲木虧蔽莫可攀越頃之虎至作吞噬狀已若憐之啣一鹿置其前而去明日復至若相狎者氓囑之曰吾西山樵夫也不幸失足于此即捐七尺之軀不足充爾一飽爾幸不食可謂

大德顧吾妻子眈眈焉待吾而舉火已越宿矣爾能致之歸乎虎聳耳聽之踉蹌而走氓尾之行荆棘中數十里衣被皆裂得達大路虎始不見其後山中人羅得一虎氓往觀之乃前日虎也百其背將其鬚虎亦眈眈視氓不輟遂暴其事于衆鄉人虎衆異之縱虎而歸虛舟子曰虎猛獸也以殺為性乃能脫人于險有仁之道焉豈非異乎彼有纓冠珮玉巋然其形者人也顧其心毒甚于虎於戲孰知人藏其心不如虎也哉

犬子

海上有婦與犬合而生子隣人惡之磔犬瘞諸野其子稍長與里中群少射獵馳逐或烹犬共食之隣人竊笑之曰汝食汝父耶其子聞之問其母母告之故乃具豚肩卮酒詣犬墓祭哭盡哀復以餒餘饗其母頓首別去越數年率其黨盡殺隣人無少長皆割其首置犬墓前負其母而去虛舟子曰犬子之生恠矣事誠鄙陋無足談然能復父之讐亦甚異焉使父非犬父子非犬子能伸大義于天下豈不毅然烈士乎哉彼有忘親事讐反面交權視伍員王褒之徒曾不足為奴者方以衣冠游

行天地間視犬子何如哉

鳩巢

中園有鳩巢于灌木天將陰雨則逐其雌于外比晴則呼之呼不時至其聲益急南宮生讀書其下聞而怒之曰是鳥無信義者且嘵嘵聒人耳命僮子緣高決其巢并其殼盡覆于地虛舟子曰鳩逐其雌信可怒哉然旋復呼之無終棄焉今有閭閻負販之夫一夫一婦處于蓬藿之下攻苦食淡以謀朝夕視若左右手比其溫裕探囊中得數千錢輒欲易美麗者視棄其妻如弊帚數絮不甚愛惜此其人視鳩何如也又豈勝其怒哉

蜃人

南海有珠生于蚌蛤之中隱于鼃鼃蛟螭之窟有蜃人者紐其腰泅而索之久之不出輒為水恠所食有血一縷直射水上則知蜃死矣虛舟子曰蜃之頑冥不靈亦甚矣哉雖然蜃以採珠為業而擅其利不死則不得利故輕其死君子以崇高富貴特儻來物耳乃乘危蹈險陷于大辟而莫之悟豈謂不死則不得耶於戲吾未見以死而易富貴者也

賈胡

賈胡腰百金渡江而獲其舟同溺者皆濟賈獨以金重勢就汨沒其黨呼之曰汝駭甚汝駭甚盍解汝腰下金乎其人握手應之呼之益急則握手益急頃之水滅其耳竟沉不測之淵飽蛟龍之腹并其金亦喪之虛舟子曰賈牟利者視百金亦大矣以是而喪其軀宜哉彼高官大祿可欲不止于百金其犯忌諱以蹈不貲之禍不止蛟龍之淵也乃塞裳就之自速其溺此其度量去賈不能以寸於戲又何賈之笑哉

鶴媒

清溪之鶴弋人視為奇貨其品高者得之以獻貴室可博數金乃畜匹鷓令其馴擾旦則置之水次謂之鶴媒乃有野鶴見而下之相狎焉舉網投之無弗獲者虛舟子曰鶴以高潔詩人頌焉乃受人之餌而傷其儕不卑陋哉雖然此羽毛之微者言不出人上故甘心焉彼有衣冠之士食人糠粃而為之媒者大則賣國小則賣友此其人方以豪傑自許置面目于世間不知人已禽視之久矣

鴈奴

蘆葦之間群鴈所集必推一鴈以司夜警名為鴈奴虞人舉火試之奴則先鳴已而試之再試之三鴈遂疑焉謂奴為誰已群啜之在外安寢自若虞人舉火羅之無一遺者虛舟子曰鴈欲偷安不信其侶卒使舉族遭烹為俎上肉而至死不悟豈非愚乎彼司夜者以誠見疑可謂之忠臣諍友不當以奴辱之於戲孰知天下之辜有大于鴈奴者乎

人鼠

倉中之鼠皆穿窬與下孽息蕃育大耗其粟縣官歲賦于民每石加斗升焉名曰鼠耗取足其數虛舟子曰鼠之耗粟甚矣不有人鼠之尤者乎夫守倉之吏至長子孫不得代其傭于官者皆里中博徒及屠狗之雄耳據其窟食其粟結為死黨莫可驅逐入其室豐酒大肉妻子淋漓皆倉之餘與鼠共之者也比其事覺官簿錄之輒曰鼠耗鼠耗執法之吏指為故事亦上下其手移罪于鼠于是吏日肥粟日耗鼠負屈日益甚於戲孰知人鼠之害甚于倉鼠也哉

娼魚

江南有魚張口縮項其骨脆其肉膏而美遇薦新時一尾直百錢貴家市之置盤中諸品皆廢其風致如此故譙客非此不懽人以其尤物名之曰娼魚虛舟子曰甚哉人之宣淫靡所不至也夫魚游于江湖非能傳朱粉熏蘭澤倚市門而悅人者也徒以其肉之美以娼辱之名雖奇不殆于誨淫乎夫君子不食邪蒿不飲貪泉惡其名也於戲娼魚有肉豈得而食諸

迎虎

春日載陽條風徐來虛舟子曳履行訝至于東鄙瞻彼林麓有叢祠焉牲酒馨香少長懽悅工祝致嘏笙鼓交奏虛舟子就而問之曰今日何日祀者何神父老前曰我里之田歲為豕食茲者吉日迎虎祀之以除患耳虛舟子曰噫吁唏父老愚哉吾聞物莫靈于人也運其智策水可剗蛟龍陸可縛犀象彼豕細物也來則禦之禦之不得則逐之逐之不得則射而殲之碎其骨醢其肉如腐鼠耳何假于虎之力哉夫虎猛獸也毒甚于豕以虎而滅豕是猶撲火而益之薪也胡能有濟汝惟率爾

婦子督爾耕省爾耘屏去爾蠹賊以諱其長茂父老又何求焉彼迎虎者古禮之失後世信之大過也於戲豈惟迎虎然哉

禳鴉

東隣有鴉止于屋隅跂足鼓翼戛然長鳴其聲甚恠隣之父懼焉謀諸婦曰是何妖哉不治吾與爾且重得禍婦曰善乃脫簪珥市酒肉使人迎巫禳之巫至禱于所事神揮擢上下曰神宥汝矣遂持主人金去虛舟子曰鴉妖鳥耳凡物之為妖者明神所殛豈能禍人隣父信

虛舟集

七

之愚哉吾聞禍福存乎天善惡存乎心盡其心者所以事天不然是妖鳥操其柄而巫史為智人也不亦悲夫

治狙

南山多狙恒百十為群出則踐人稼穡遇商賈奪其資或擢食庖中跳梁上下撥釜甑破之而去于是南山百里內瓜果不實鷄犬驚散稚子不敢出門如待暴客父老曰是毒物也不治將滋甚乃取數犍狙裹以尺帛畫為五彩復標其額作猱獍狀若世之虎豹犀象然者縱之逸去群狙見之謂為異獸將噬已也相率而走狙見

之疑焉亦赴其群而走于是群狙走益急而山中之狙聞之皆呼譟震動披荆棘越溪澗四散而去之蓋壘累數日不能休焉境內遂無狙民始安業虛舟子曰狙之不仁甚矣哉父老之策雖涉于戲亦快人心焉今有一鄉一邑子弟暴悍推排使博以氣凌人其稍慧者刺人陰車而啖之訟已則游揚其中因持吏短長竊其餘瀝以自潤其始一二人而已久之翕然成風十室而九焉雖有善者亦惴惴不保傳曰桀紂之世比屋可誅謂夫不善人之多也於戲安得操柄者誅之如父老治狙一廓清之為快哉

獨象

嶺南多象每數十成群亦不為害惟獨象遇人則蹂踐之必骨肉糜爛而後舍去蓋其性犷悍群象畏之不與為伍故常獨行山中人見之必挾弓矢操戈矛環而攻之拔其齒折其鼻以絕其種類虛舟子曰吾聞善養獸者去其不善毋使敗群象敗其群有去之道焉况肆暴于人乎其殺之宜也昔者桀紂淫刑滅德親戚叛之名之為獨夫卒至毀其家國為世大戮於戲斯獨象之儔

歟

門犬

齊人有東西隣者以賣酒為業東隣之酒甘且廉其直人無往市者至酒敗覆諸溝中西隣之酒味薄而直高人爭趨之自朝至于日晏履簇簇蒲戶外東隣之子恠之乃蕭衣冠迎客而問之曰吾與西隣之子相去直跬步耳客之之彼不之此豈酒厚薄之故歟客曰子酒良厚但子之門有惡犬故趨者憚之耳虛舟子曰豈惟市酒然哉夫自古人君懸爵祿以待天下之士上之求士甚于士之求上也乃往往不甚相遇如賈生才學謫死長沙仲舒之賢止作王傳此兩人者帝皆知之而不克用豈非絳灌公孫弘之徒遏其進歟於戲豈惟市酒然哉

路樗

樗之為木其高數尋枝葉蓬蓬望之如車蓋然顧其榦漏液易折爪其膚其理曲嗅之其氣穢麁之不灼斧斲之不成器具焉又好生田畔根善穿其土葉之所覆廣數十步其下禾盡稿虛舟子曰樗之不材一至此哉夫

韓易折類乎不剛其理曲類乎不正其氣微類乎不潔
處田畔非其據類乎不讓葉善害其禾類乎不仁是數
者博皆有焉信乎不材之木也徒以無用而壽穹其枝
豐其葉偃然路傍為世所棄於戲人之自處有不幸而
類于樗者乎

還珠

合浦產珠孟嘗為太守百姓譁曰珠還矣珠去之數十
年自使君來而珠復還珠亦靈異矣哉聞者和之筆諸
史傳至今以為實錄虛舟子曰珠塊物耳無目曷視無

虛舟集

耳曷聽無手與足曷行且止矣為而往矣為而來乎蓋
前守墨百姓苦其徵故以去告珠實在焉孟嘗為政廉
而不擾百姓乃以珠還告不然可謂之妖不可謂之靈
異矣諺曰吏墨則民詐詐生于墨者也於戲豈惟珠為
然哉

楚王獵于雲夢

楚王獵于雲夢之野龍旂在前鑾車在後冠舄雲從虞
人奏功有鹿方乳其子楚王援弓射之中其母其母恐
痛作嗚嗚聲乳其子不輟頃之踣地子亦舐其母面戀

戀不肯去楚王曰寡人國雖小豈無脯醢燔炙以羞先
王讎賓客奈何殺仁獸乎聞之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殺
仁獸者逆天寡人不願為也于是下令罷獵不舉樂者
三日群臣皆頓首賀虛舟子曰楚鬻熊氏之遺也其國
始甚小數世而後拓地千里甲士如林黃池之會偃然
南面稱王威加列國何其興之暴也豈非射鹿之事仁
心所致歟蓋國君好仁未有不興者於戲蠻夷尚然而
况于中國乎

勾踐伐吳

虛舟集

十一

吳王伐越敗其師棲之會稽之山越王行成于吳願以
身為臣以妻為妾吳王不許越之臣患之相與謀曰吾
聞婦女之姣者一笑傾城再笑傾國吳王好色當以美
人試之昏其智敗其謀而後可以得志乃求苧蘿山美
女西施進之吳王大悅朝絃暮歌不修政事其臣欲諫
者立宮門外數日不得見越王聞其亂而伐之入其郭夷
其宗廟以報夫椒之耻虛舟子曰物有賤而用之貴者
西施是已夫以吳之疆不納西施必不拒諫君臣一德
修其政事越雖衆無所用之越王論群臣功以黃金鑄

范蠡而車之君子曰黃金當鑄西施於戲奇論哉

營丘父老

齊王伐燕燕師敗績伏屍盈野易水盡赤齊王曰寡人
賴先王之靈諸大夫之力伐燕勝之其將旋師乎群臣
請再戰營丘父老聞之披褐躡屣踵門而告齊王曰隣
國有難簡書告急王枉玉趾臨下邑為百姓請命亦大
勞止野人願頓首謝齊王曰善父老曰王伐燕勝之聞
班師有日諸臣請再戰有之乎王曰有之父老曰王知
諸臣之意乎王欲旋師諸臣請戰者欲得富耳今王擬

虛舟集

一

馬千群黃金萬鎰擅齊國之權不患少此耳盍散之群
臣使不言戰以贖民命乎夫仁其民者天必祚之王之
宗廟將置之九鼎之安王之子孫慶流百世矣王曰善
趣班師虛舟子曰營丘父老非戰國策士之流也言必
稱民命真仁人之言哉於戲孰謂干戈糜爛之世而得
見斯人者乎

孤丘子

孤丘子與蓬閭子友也蓬閭子仕于魯魯君與之坐于
廟堂共圖國事魯之諸大夫望之皆自以為弗及也魯

君謂蓬閭子曰鄉里中有賢人乎有則與俱來蓬閭子
曰臣之友孤丘子賢人也魯君以白璧一雙黃金十鎰
加束帛而聘之蓬閭子服其蒼玉之珮結紫綬于腰車
騎甚都顏色有渥往見孤丘子孤丘子方坐磐石之上
觀魚為樂蓬閭子曳履而前致魯君之意曰魯君聞子
之芳名欲與子共圖國政子得無意乎富貴惟時不可
失也孤丘子笑曰子何人貌之備而議論之卑哉始吾
與子為友猶同隊之魚焉子之魚方入庖人之手曝其
腮頰其尾輾轉刀案間其魄死之久矣吾之魚方游于

虛舟集

一

深淵蘋藻之與居網罟之所不及幸全其生焉柰何以
子之死而欲奪吾之生乎子亟去毋混吾觀魚蓬閭子
不自得逡巡而退過鬚門夫人而告之故夫人曰吾日
者望子眉睫之間有驕氣焉宜其言之弗入也雖然孤
丘子者亦非通方之論焉夫天之生魚以食人也魚不
食于人謂之棄魚天之生材以治世也士而不仕謂之
棄材夫不為魚未有為魚而不食于人者夫不為材未
有為材而不仕者蓬閭子以仕而驕人者非也孤丘子
以不仕而驕人者亦非也二子者皆譏諷鄙夫者耳烏

能與于斯道之大全哉虛舟子曰翳門丈人其至人乎
通方之論聖人不易也

燕客

商鞅為丞相擅秦之權四方客子皆歸之一人自齊往
一人自燕往二客會于幕次齊客曰吾日者見丞相跪
而言事燕客怒曰公何卑之無高論乎吾見丞相當使
之北面稱弟子側席而坐他日齊客見丞相言事未卒
報燕客至齊客避之西偏室見燕客方偃僕而進長跪
階下曰某燕之鄙人願有所獻商鞅曰客起矣欲何言

虛舟集

十四

燕客仰視曰某自燕來入秦境見田無阡陌棄灰于野
百姓驕惰入其朝見宗室羶盛大臣不法公欲霸秦而
一六國當更法令不率者誅之語縷縷不能休丞相大
怒曰汝婁人子耳容貌祿位曾不動人乃開口論國事
此負心之尤者汝自燕來過渭橋乎橋水盡赤者皆負
心人之血也汝亟去毋汚吾劍其人鼠竄而去他日會
于幕次燕客辨論如昨辭鋒益峻齊客曰吾某日曾見
公論事來燕客大慚出境而逃之虛舟子曰於戲世有
身履小人之行而文之君子之詞非燕客之流歟

牧人

山澤之間有蘭生焉... 之食之而盡拔棗翁
過而見之罵其牛曰... 有暴珍之大罪吾將
而爾食之若蓬蒿然不甚愛惜... 有暴珍之大罪吾將
執爾付庖丁矣牧人聞之策杖而前曰子何罵牛之甚
乎夫麟踣于糞龜剝于網鳳歌于德衰龍醢于失其勢
此禮經謂之四靈者人皆弗識焉至于以鶴為饌以捕
梗為薪以騷而服鹽車以敦彝賣酒以瑤笈玉管而書
惡劊又不可勝數子不彼之罵而罵吾牛吾牛雖智豈
誠智于人乎虛舟子曰非所食而食焉牛信有罪矣雖
然牧人之言亦可勵世也哉

秦漢人

秦時邵平為東陵侯蕭何為刀筆吏望之而先拜其後
蕭何為丞相邵平失侯家居種瓜青門之墟望之而先
拜漢時平陽公主以帝姊貴震朝廷衛青委身為奴騎
而從行其後衛青為大將軍貴震朝廷公主屈而下嫁
事之為夫虛舟子曰此皆一人之身也而貴賤榮辱之
異在于俄頃之間令人可驚可喜可為長大息譬諸優

其封內而子羨亦襄陽人也故皆祀之云其後以杜拾遺訛為杜十姨而塑女像伍子胥訛為鬍子婿而塑羨鬍丈夫一日天大風禾盡偃有巫占之曰鬍子婿合與杜十姨為夫婦否者有大禍父老懼焉以筮卜于二人之前其兆吉乃具花冠繡裳被于拾遺之身用笙鼓旂稽繚輿擁蔽送之子胥之廟比肩而坐天乃反風禾大熟于是父老信之凡水旱疾疫必以壺漿豆肉祀之亦往往有驗虛舟子曰久矣哉氓之好怪也又奚罪焉雖然彼二人者節義文章之士也乃陷于淫鬼莫能解脫何哉使其有知子羨當作詩道與伍員亦仗劍而逝之矣於戲世俗之可笑豈惟是哉

劉禪孫皓

蜀後主禪入魏魏主曰頗思蜀否禪曰此間樂不思蜀也其臣卻正告之曰魏主有問當對之曰先人墳墓遠在巴蜀乃心西悲靡日不思言畢繼之以泣他日魏主復問之對如正旨聞其目魏主曰安得如卻秘書之言禪驚顧曰誠如聖諭吳王孫皓入晉晉主與之坐曰朕設此座待卿久矣皓曰臣于南方亦設此座以待陛下

他日又謂之曰聞卿在國抉人目剝人面皮此何刑也皓曰人臣有負國不忠者以此刑之時賈充在坐聞之變色虛舟子曰諺有之鷹生鷹鳳生鳳言各從其類也豈不信哉先主以仁厚立國其子化之雖愚懦不振猶質任自然不作狂語孫權以詐力得江東其後人猶有暴悍之心不逞之氣於戲孰謂人之仁不仁不繫于世類也哉

謔語

人有寒疾三日不汗陰陽易位神失其舍遂至昏憤切切作私語皆窳冥恍惚不可究竟之事謂之謔語遇國醫藥之汗出而愈虛舟子曰今之不為謔語者鮮矣夫六經孔子孟之書昭如也而學者諱焉搥唇掉筆作為詭異之談離經叛道漫不可解茲非謔之類歟雖然病而謔者身病也有死有不死無病而謔者心病也有死而已於戲安得遇儒醫而愈之乎

狙人

狙中有毒酒飲之殺人然有物解之則愈狙人與華人市其器苦窳不當其值于是以酒毒之華人覺有異號

于市曰狙毒我矣官長聞之則扶其人來責之解狙不肯其長罵之曰汝雖狙固人面也柰何以藥毒人使人謂我狙為豺狼虺蜴不可邇大敗吾俗汝不解吾將礪白刃挿汝腹中矣其人懼曰吾豈忍遽殺之哉顧彼欺我甚故忿而至此遂解之洞下而愈復置酒謝過飲食必先嘗之以示無毒結好而去且謂他日市毋以罏器來虛舟子曰狙之殺人其性也或諭之則懼而悔禍彼有密其網絡深其陷阱置人于死雖請之不釋憾於戲豈不為狙酋之所罵哉



畫永編序

吾邑令尹閻君者偶持書二卷示余曰此我天雄兵憲承山宋公之所為畫永編也余既卒業乃不覺矍然自喪焉曰嗟乎甚哉余之不善學也平生每見一佳書亦未嘗不檢閱及掩卷或間日而憶則茫然無所得或提綱而莫究其目或語首而輒忘其尾憑几悉睹不旋踵而若遺散帙羅如及立談之頃則噤噤而四視此其故何哉涉獵靡精汎濫而寡要目勞而心不應齒頰徒役而管楮太慵是余之病也又何咎焉承山公既登第兩拜部郎俱稱清簡于是博搜洽覽上自古人之載籍下逮

昭代名公達士之言行靡不得其根極要領有會於心則隨意錄之久之遂成鉅卷蓋無一條不概於胸中無一句不斂為已有公之用

心其何如哉始余與公為同年友公實少余並遊

闕下殆十餘年及余出秦晉暨齊梁而公亦敷歷郡臬又十餘年蓋至是而余忽已老而不
知公之學若此乎益精且要則余有竊媿之矣是編也不用篇什不求僻隱不委瑣不漫
漶繁乎如五彩煥施各標生意如繁星之麗天令衆快觀又如通衢廣肆百貨俱陳而良
賈者所居盡奇皆足為世珍異蓋公於天下
書無所不讀故取而錄者一一膾炙人口語
曰長袖善舞多財善賈言積之者備而出之
者當也彼卑卑為論者未可同年而語矣中
曰易云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大禹稱神乃
惜寸陰周公之聖坐以待旦况其下者胡可
暇逸今士人得志一朝往往遂棄其所學或
聲利是耽詩酒自廢者亦不可勝數如公日

無虛畧手無停披筆無倦錄而一意著述為
聖賢之學者可易得耶其書雖宏肆散見旨
趣不一要多歸之切身心明化理可以處天
下國家亦可以資聞見議論然且編名畫永
則公之意深矣使今之得是書者置諸左右
時時展玩儼乎若龜鏡在側師保臨前雖欲
頃刻背違頃刻自暇而亦不可得則公之所
以淑人者豈其微哉於是閩君聞之曰承山

公命我矣

賜進士出身通奉大夫奉

勅總督倉場督理 西苑農事戶部右侍郎致

仕年治生清豐呂時中撰

嘉靖甲子歲孟冬之吉

大名府知清豐縣事濩澤閻承光刊

畫永編小序

余昔為比部即繼補夏官之武庫皆簡署也畫
長公暇得檢諸家書旁覽焉條貫錯陳或往聞
而始覩記或夙淆而幸取裁雖事有纖鉅理有
顯幽其足以牖吾衷焉一也古人有云開卷有
益豈虛語哉輒忘固陋肆采輯焉有以省躬則
錄之有以保生則錄之有關世教則錄之有裨
見聞則錄之日積月累彙而成編嗟乎大道未
聞百家鮮究余寡昧焉久矣是編掛一漏萬無
足多者即所由集亦以效先儒隨筆之義云爾
雖然嗣是而典滄瀛則衝繁是競駐河朔則戎
務載營日勞形於案牘而讐視詩書矣畫永云
乎哉畫永云乎哉
嘉靖歲在壬戌仲春穀旦東越承山子宋岳書
於臬府之澹虛亭

自大舜稱禹不過勤儉兩字况下於禹者可以不勤不儉乎予嘗論儉有四益勤亦有三益蓋民生在勤勤則不匱一夫不耕必受其饑一婦不蠶必受其寒是勤可以免饑寒也農氏晝則力作夜則頽然其寢故非心滯念無從而生晉公父文伯之母曰瘠土之民莫不向義勞也淵明詩曰田家豈不苦弗獲辭此難四體誠廼疲而無異患于是勤可以遠滯辟也戶樞不蠹流水不腐周公論三宗文王之壽必歸之無逸呂成公釋之曰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明內守而不浮是勤可以致壽考也凡人貪滯之過未有不生於奢侈者儉則不貪不滯是可以養德也人之受用自有劑量省嗇淡泊有久長之理是可以養壽也醉醲飽鮮昏人神志若疏食菜羹則腸胃清虛無滓無穢是可以養神也奢則妄取苟求志氣卑辱一從儉約則於人無求於己無愧是可以養氣也故老氏以為一寶

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制之若無斯為聖人節而不縱可為賢人縱而不節是為下愚蓋殺生以資口腹媿然以喪天真二者更相助發因美飲食則血氣盛血氣盛則媿慾多媿慾多則反損血氣血氣損則又賴飲食以滋補是一者更相造罪也若欲省口腹必先節媿慾若能節媿慾即可省口腹此廼安身延年之道若能節而絕之則粗糲亦有美處矣若縱之則人生受用之數有限限盡即早終矣

郭林宗漢時有道君子也嘗論觀人有九德一曰容物之德君子量如江河無物不容招來虛受浩浩不涸小人升合之量豈能有容二曰樂善之德君子聞人之善則翕然而喜慕小人聞人之善則妬忌而欲害之三曰好施之德君子不貪不吝有財則施於人小人貪鄙好利而未嘗施四曰進人之德君子先人而後己能讓人小人不然而則進己而退人也五曰保常之德君子德性有常慎終如始小人則喜怒不常始終多變六曰不妄之德君子出言於己未嘗虛發小人惟妄傾覆未嘗獲信七曰勤身之德君子龜勉

好善能勤於身不慢不怠小人慢怠而不勤也八曰
愛物之德君子視人猶已所以養羸老而畜稚幼者
也小人惟自私而已九曰自謙之德君子居下自居
人後小人則好勝爭先豈能自慎

凡觀人之術無他但作事神氣足者不富貴即壽考
但人作十事若一一中理無可議者已自難得况終
身作事中理邪其次莫若觀其所受此最切要升不
受斗不覆即毀物理之不可移者

人生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夫人生身列三

書永編上集

卷

四

才至貴存焉心涵萬善至富存焉省事可以養心寡
言可以養氣

養子如芝蘭既積學以培植之又積善以滋潤之

子弟之賢不肖繫諸人而世人不以其不肖為可憂
子弟之貧富貴賤繫諸天而世人乃憂其貧且賤而
多為不義之事以求富之貴之得非倒見邪

君子錄人之長而忘其短小人據人之短忘其長
以歲之凶穰而荒其稼穡者非良農也以利之盈縮
而棄其資貨者非良賈也以行之有禍福而改其善

道者非良士也

無與禍隣禍乃不親

情慾之路嗜好之府也目愛采色命曰伐性之斤耳
樂淫聲命曰攻性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
悅芳馨命曰薰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感之機此
五者所以養生亦所以傷生

惟士之廉猶女之潔苟一毫之點污為終身之玷缺
毋謂暗室昭昭四知汝不自愛心之神明其可欺黃
金五六駝胡椒八百斛生不足以為榮千載之後有

書永編上集

卷

五

餘戮彼美君子一鶴一琴望之凜然清風古今

厚姻婭近小民尹氏所以不平於秉鈞開誠心布公
道武侯所以獨優於王佐故曰本心日月利欲蝕之
大道康莊偏見窒之聽信偏則枉直而惠姦喜怒偏
則賞僭而刑濫惟公生明偏則生闇

古者於民饑溺猶已饑溺心誠求之若保赤子於戲
入室笑語飲醲噬肥出則鼓朴曾痛痒之不知人心
不仁一至於斯淑問之澤百世猶祀酷吏之後今其
餘幾誰其小人而不為君子

爾服之華爾饌之豐兀縷絲與顆粟皆民力乎爾供
居焉而曠厥官食焉而怠其事稍有入心胡不自愧
昔者君子靡素其餐炎汗浹背日不辭難警枕計功
夜不遑安誰為我師一范一韓

人有常言為治之道必先除弊以悅民心然後興利
以造民福蓋除弊如解懸民心即喜興利便須用民
財勞民力非得其心則民將與怨故二者當有先後
至於二者之事則又各有先後也然非真知利弊之
詳的則是非混淆吾以為利而興之而不知其為害

以為害而除之而不知其為利或興除之際未得其
法則弊隨生而害又起故又在於廣詢博訪取決賢
智不專一己之見而求通輿論之公如古人所謂合
人情宜土俗而不失先王之意然後興除各當而德
澤及於民矣

宋璟愛民恤物朝野歸美時人咸謂璟為有脚陽春
言所至之處如陽春煦物也
蘇黃門云人生逐日曾次須出一好議論若飽食煖
衣唯利欲是念何以自別於禽獸余歸蜀嘗杜門著

書不令廢日只効温公通鑑樣作議論尚畧古人歲
久成書自足垂世也

張飽帆於大江驟駿馬於平陸天下之至快又思則
憂處不爭之地乘獨後之馬人或我嗤樂莫大焉
用心專者不聞雷霆之震驚寒暑之切肌為已重者
不知富貴可以殺身功名可以致顯禍行通衢大道
者不迷心至公無私者不惑

飽肥其衣輕煖不知節者損福廣積聚驕富貴不知
止者殺身飽兼者鄙富梁樂貧賤者薄富貴安讓
命者輕死生遠是非者忘滅否
軒冕不足為吾高而塵埃在我或有所不得避昔人
謂居軒冕之間當有山林之氣然則處塵埃之內不
可有市井之習

未雨而雷雨必不成未行而言行必不成古人所以
耻躬之不逮也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
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
是揆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

是揆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

歟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歟

山鷄自愛其毛終日影水目眩則溺人亦有溺於自愛者芙蓉山有異鳥其名曰鷄愛形顧影不自藏為羅者所得士之罹於世網皆由其不肯自藏故爾夜蛾撲繞燈燭驅去復來弗至焦爛弗止利祿聲色之在人往往其心而死之何以異於是哉

榮陽呂公希哲文靖公之孫正獻公之長子更歷中外凡典五州晚居宿州真揚間十餘年衣食不給有至絕糧數日者在和州嘗作詩云除却借書沽酒外更無一事擾公私古人清白傳家如此

關中隱士駱耕道常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坐左右夏至宜節嗜慾冬至宜禁嗜慾蓋一陽初生其氣微矣如草木萌生易於傷伐故當禁之不特節也且嗜慾四時皆損人但冬夏二至陰陽爭之時尤損人耳馬永卿曰不獨月令如此唐柳公度年八十有強力人問其術對曰吾平生未嘗以脾胃熟生物暖冷物以元氣佐喜怒如此亦可為座右銘也初道曰然陳瓘有詩餘酒量每飲不過五爵雖會親戚間有歡

適不過大白滿引忍以長飲廢事每日有定課自鷄鳴而起終日為閱不離小齋倦則就枕既寤即興不肯偃仰枕上每夜必置行燈於床側自提就案人或問公何不呼喚使者公曰起止不常若涉寒暑則必動其念此非可常之道偶吾性安之故不欲勞人也范忠宣公親族間有子弟請教於公公曰唯儉可以助廉唯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終身佩服公平生自奉養無重肉不擇滋味糲糲每退自公易衣短褐率以為常自少至老自小官至選官終始如一

畫永編上集

九

輔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為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貪緣憑籍而每遭人主為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

元城先生云安世尋常未嘗服藥方遷謫時年四十有七先妣必欲與俱百端懇罷不許安世念不幸使老親入於炎瘴之地已是不孝若非義固不敢為父母惟其疾之憂如何得無疾祇有絕欲一事遂舉意絕之自是逮今未嘗有一日之疾亦無宵寐之變陳

璿曰公平生學術以誠入無往而非誠凡絕欲是真
絕欲心不動故公曰然公曰安世自絕欲來三十年
氣血意思只如當時終日接士友劇談雖夜不寐翌
朝精神如故平生坐必端已未嘗傾側靠依每日行
千步燕坐調息復起觀書未嘗晝寢啜茶伴客有至
六七盃終身未嘗草書歲時家廟祭饗拜跪七十有
二未嘗廢闕此祖先相傳安世終身由之以勵子孫
一皆本之以誠故心嘗前知兩月前自覺必有變異
果長子不祿故至誠如神聖人豈吾欺哉

書永編上集

十

近世有人夙喪父母及冠唯叔父存焉叔有七子一
日叔謂姪吾當與汝析籍姪曰如何處其產業叔曰
分之為二姪曰誠不忍諸兄弟共一分可為八分叔
固辭姪曰不可遂作八分分之纔十七歲預薦入京
時同輩者二十餘輩有術士徧視之曰南宮高第獨
此少年諸貢士咸斥術者曰汝何繆耶吾等皆大于
筆父歷場屋豈不如一乳臭兒術者曰文章非我所
知但此少年滿面陰德之氣必積善之所致及放榜
果獨名餘皆下第

向敏中除右僕射麻下日李昌武為翰林學士當對
真宗曰朕自即位以來未嘗除僕射今日以命敏中
此殊命也敏中應其喜對曰臣不知上曰敏中今日
門下賀客必多卿往觀之昌武往見丞相方謝客悄
無一人昌武與向親徑入見之徐賀曰今日開降麻
士大夫莫不歡慰朝野相慶公但唯唯又曰自上即
位未嘗除端揆此非常之命自非勲德隆重眷倚殊
越何以至此公復唯唯終不測其意又歷陳前世為
僕射勲勞德業之盛禮命之重公亦唯唯卒無一言

書永編上集

十一

既退復使人至庖厨中問今日有親戚賓客飲宴者
亦寂無一人明日對上問昨日見敏中之意何如乃
具以所見對上笑曰向敏中大耐官職張九成論曰
仕宦至宰相亦可謂極榮矣文簡處之若不足以為
其心其所養為何如後之學者平時高談闊論自以
為富貴其能動然有得一官而滿者有得一薦而滿
者傷哉

韓魏公帥定武時夜作書令一侍兵持燭於旁侍兵
它顧燭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而作書如故少頃回

視則已易其人矣公恐主吏鞭之亟呼視之曰勿易渠今已解持燭矣軍中感服

曹州于令儀者市井人也長厚不忤物晚年家頗豐富一夕盜入其家諸子擒之乃隣舍子也令儀曰爾素寡過何苦而為盜耶迫於貧耳問其所欲曰得十千足以資衣食如其欲與之既去復呼之盜大懼語之曰爾貧甚負十千以歸恐為邏者所詰留之至明使去盜大感愧卒為良民

張知常在上庠日家以金十兩附致於公同舍生因

書永編上集

卷

十一

十三

公之出發篋而取之官集同舍檢索因得其金公不認曰非吾金也同舍生至夜袖以還公公知其貧以半遺之前輩謂公遺人以金人所能也倉卒得金不認人所不能也

李文靖公素有長者譽一世僕通宅金數千千忽一夕遁去有女將十歲美資格自寫一券繫於帶願嘗於宅以償焉丞相大恻之祝夫人曰願如已子育於室訓教婦德俟成求偶嫁之止請夫人親結綯以主婚然而務在明潔夫人如所誨及笄擇一壻亦頗良

且奩幣歸之女範果堅白其二親後歸京聞之感公淪刻心骨丞相病夫婦割股為羹饋之至薨衰經三年以報

當官處事務合人情忠恕遠道不遠未有捨此二字而能有濟者前輩當官處事常思有恩以及人而方便為上如差科之行既不能免即就其間求所以便民省力者不使搔擾重為民害其益多矣

張忠定公詠在成都府嘗夜夢謁紫府真君接語未久吏忽報請到西門黃蕪濟承事並濟以幅巾道服

書永編上集

卷

十三

而趨真君階接之禮頗隆蓋且揖張公坐承事之下詢顧詳款已有歆嘆之意公翊旦即遣典客詣西門請黃承事者戒令具常所衣服來比至果如夢中所見公即以所夢告之問平日有何陰德蒙真君厚遇如此且居其上坐耶蕪濟云無他長惟每歲遇禾麥熟時以錢三萬緡收糴至明年禾麥未熟小民艱食之際糴之價值不增升斗亦無高下在我者初無所損而小民得濟所急公曰此承事所以坐其上上也令索公囊二吏掖之使端受四拜黃公後裔繁

衍至今在仕路者比比青紫

沙門島舊制有定額過額則取一人投之海中馬默處厚知登州建言朝廷既貸其生矣即投諸海中非朝廷之本意今後濫額乞選年深自至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神宗深然之即詔可著為定制未幾馬方坐堂上忽昏困如夢寐中見一人乘空來如世間所畫符使也左右挾一男一女至馬前大呼曰我自東嶽來聖帝有命奉天符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上帝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遂置二童乘黃雲而去馬驚起與左右卒隸見黃雲東去後生男女二人馬親語余如此

范文正公守邠州暇日帥僚屬登樓置酒未舉觴見縷經數人營理喪具者公亟令詢之乃寄居士人卒於邠將出殯近郊贈斂棺柳皆所未具公憮然即徹宴席厚賜給之使畢其事坐客感嘆有泣下者薛簡肅公奎為蜀以惠愛得民名民有老嫗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

謝逸詔魯公布衣游京師舍於市側旁舍泣聲甚悲詰朝過而問之旁舍生意慘愴欲言而色愧公曰若第言之或遇仁人感然動心免若於難不然繼以血無益也旁舍生顧視左右欷歔久之曰僕頃官于某以其事而用官錢若干吏督之且急視其家無以償之乃謀於妻以女鬻於商人得錢肆拾萬行與父母訣此所以泣之悲也公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我愛離色衰則棄於溝中瘠矣吾士人也孰若與我旁舍生聽曰不意君之厚賦小人如此且以女與君不獲一錢猶愈於商人之數倍然僕已書券納直不可追矣公曰第償其直索其券彼不可則訟于官旁舍生然之公即與四十萬錢約曰後三日以其女來吾且登舟矣俟君於水門之外旁舍生如公教商人果不敢爭携女至期以往則公之舟無有也詢傍舟之人則曰某舟去已三日矣其女後嫁為士人妻逸自言元祐八年至京師得於鄴郡黃正叔以為公墓刻不載故惜其不傳因書其大畧云

張無垢云快意事孰不喜為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

於他人有甚不快者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
隱忍詳復不敢輕易者欲彼此兩得也

呂本中云忍之一事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
若能清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
乃有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切論也

祭酒胡公儼初為桐城令以愛民為主凡可使民者
以身任之民間積年通肩悉與奏免邑中虎為室乃
齋沐告於神虎遂戢避嘗捕蝗途中見餓病者悉督
里胥扶掖就民舍給以藥物是夜大風雨得免暴震
存活者數百人

少保于肅愍公謙以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等
處十八年始遷大理寺少卿公巡撫時或入京議事
獨不持土物賂當道其詩曰手把麈尾與線香本資
民用反為殃清風兩神朝天去免得問閻話短長汴
人至今能誦之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
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為
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

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
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况不義而入者又有
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文正公諸公咸以寒
微致位將相當貴兩極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
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為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嘗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為人言之陋亦其
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群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
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

甚至袒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亦有目
觀其事者可以為貪侈之戒

世之廉者有三有見理明而不妄取者有尚名節而
不苟取者有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者見理明而
不妄取無所為而然上也尚名節而不苟取循介之
士其次也畏法律保祿位而不敢取則勉強而然斯
又為次也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
分所當為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

受惠者多矣

予嘗愛劉道原能自攻其過云平生二十失桃易辨
急遇事輒發狷介剛直忿不思難說古非今不逞時
變疑滯少斷勞而無功妄自標致擬倫勝已疾惡太
甚不恤怨怒事上方簡遇下苛察直語自信不遠嫌
疑執守小節堅確不移求備於人不恤怨怒多言不
中節高談無畔妍臧否品藻不捨人過惡立事隨衆
好更革應事未揣已度德過望無紀交淺言深戲詭
不知止任事不避禍議論多譏刺論事無機械行止
無規矩人不忤已而隨衆毀譽事非大害而憂患太
過以君子行義責望小人此二十失者予亦有之每
自警察而已

予又嘗愛吳處厚能論相云相有三十六善夫人嘗
言意氣求官自如如此一也有剛有柔二也慕善近君
子三也有美食分人四也不近小人五也常行陰德
事方便六也能治家七也不厭人乞覓八也利人克
己九也不逐惡貪殺十也聞事不驚張十一也與人
期不失信十二也不改行易操十三也夜卧不使睡

晝永編上集

十九

着十四也馬上去不回頭十五也人不憎怒十六也
不聞過飾非十七也作事周匝十八也不忘人恩十
九也有大量二十也不毀善害惡二十一也濟人急難
二十二也不助強欺弱二十三也不忘故舊二十四
也為事衆人用之二十五也不多言妄語二十六也
得人物每事慚愧二十七也語有叙二十八也當人
語次不先起二十九也常言善事三十也不嫌惡衣
食三十一也方圓隨時三十二也行善不倦三十三
也知人飢渴勞苦三十四也不念舊惡三十五也竭
力救難三十六也三十六善全者位極人臣壽考永
終不全則福禍相抑盖有之固非外事無之實為累
德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傾
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盖言以瓦盆盛酒
與傾銀壺而注玉盃同一醉也尚何分別之有由是
推之寒驢布鞵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松床莞席與
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貧富貴賤可以一視矣
有目者謂黃直卿云善算星數知人禍福直卿云吾

亦有個大筭數書曰惠迪吉從逆凶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大學曰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此個數亘古今不差豈不優於子之筭數乎

徐孝祥居吳江同里錐茅屋數楹而樹石自然幽勝有田數段足以供饋粥而已隱居好學不求仕進尚文好客客至必留飲以故歲常釀酒數石而自奉則布衣草履泊如也一日後園徐步見樹根一坎墻陷諦視之下有石礎啓之皆白金也廼承拚之一毫弗

取人無有知者幾三十年值至治壬戌歲大歉民不聊生孝祥曰是物當出世耶廼啓其穴物皆如故日取數錠收羅以散貧人所全活者不可勝計物盡廼已女將適人惟荆布遺之而於藏中之物錙銖無犯其子純夫以明經發解官至翰林供奉承旨孝祥封如其官壽至九十七而卒

戴君伯康個儻士也有大志喜談兵言論風雷厲聽者恧倦嘗云人生一飽之外皆為長物至正末居姑蘇貧甚至於割薦而爨鬻鞞而食參政董公搏霄

君故人也時持節調福州兵道由姑蘇造君袖白金一錠餉之君受而不辭遂得以給朝晡友人告急者君持其手與之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陽營園圃以為佚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室哉吾今年踰六十生且無幾廼謀樹第治園顧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艱退不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者欲吾常遊不得誰獨障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為樂

和俸賜之餘宜以賜宗族若曹遵吾言毋以為慮韓魏公在相府時家有女樂二十餘輩及崔夫人亡一日畫厚遣之同列多勸且留以為暮年歡公曰所樂能幾何而常令人心勞孰若吾簡靜之樂也識者以為過人遠矣

李文靖公沈所居陋巷廳事無重門其偏下已甚頽垣壞壁不以屑慮堂前藥欄壞妻戒守舍者勿葺以試沈沈朝夕見之經月終不言笑謂其弟維曰豈可以此動吾一念哉家人每勸治第未嘗答維因語次

及之沈曰身食厚祿時有橫賜計囊裝亦可治第但念內典以此世界為缺陷安得圓滿如意自求稱足今市新宅須一年繕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豈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豐蔭哉

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襖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蓄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幃一十餘年時有破壞益命補葺或以公孫弘事靳之笑答曰彼詐我誠雖弊何愛且不忍處之久而以弊復棄也靳者愧之

季元衡儉說云與其貧養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于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奪以聚讐不若儉而養福放肆而遂欲不若儉而安性

趙清獻公寬厚長者與物無忤家于三衢所居甚隘弟姪有欲悅公意者以厚直易隣翁之居以廣公第公聞不樂曰吾與此翁三世為隣矣忍棄之乎命亟還翁居而不追其直

楊玠尚書致仕歸長安舊居為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玠批紙尾云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光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子弟不敢復言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亡何往不滅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者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禍奢者事君必有所辱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以為天下之牧

劉留臺白少極貧專事趨謁鄉人厭之一日往泉州謁親表徐司戶至則徐已別調復徒步歸至漳州入浴堂中拾金一袋浴畢託疾卧堂中終夕不去翌早

有一人號哭而至自言為商於外八年不歸只聚得金八十五片以一袋盛之昨晚醉中與同伴携而至此浴罷乘月行二十里始覺其金不見劉遂舉以還之彼以數片遺劉不受及還鄉人愈薄之曰拾金不能營生而復來相干邪公曰平生賦分止合如此若掩他人物以為已有必有禍災且彼辛勤所積一旦失去或不得還鄉或死非其命其害有不可勝言者吾是以還惟安分以畢餘生耳未幾父子同膺鄉薦一舉得第至官西京留臺後五十年間子此美仕途者二十有三人魯孫侍郎嘗錄其事鑄之以戒子孫曰當以高祖之心為心居家者慈儉以安分居官者廉勤以守節凡物非己者不得妄有覬覦云

東坡記齊人劉庭式未第時議娶其鄉人之女既約而未納幣庭式及第其女已病兩目皆盲女家貧甚不敢言欲勸納其幼女庭式笑曰吾以許之矣雖盲豈負吾初心哉卒娶盲女與之諧老陳無已談叢云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行既中第婦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後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後盲君

不為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丞相汲公是也

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形體有骨肉如地之厚有孔竅血脉如川谷也多食甘者有益於肉而骨不利多食苦者有益於骨而筋不利多食辛者有益於筋而氣不利

老智餘書云遺妄情如刀之伐樹非一斧可倒求真理如食之充腸非一口可飽修道積功大率如此

本草衍義總叙曰夫未聞道者放逸其心逆於生樂以精神徇智巧以憂畏徇得失以勞苦徇禮節以身世徇財利四徇不置心為之病矣極力勞形課暴氣逆當風縱酒嗜辛鹹肝為之病矣飲食生冷溫涼失度又坐久卧大飽大飢脾為之病矣呼吁過常辯爭倍答冒犯寒暄恣食鹹苦肺為之病矣又坐濕地強力入水縱欲勞形三田漏溢腎為之病矣五病既作故未老而羸未羸而病病至則重重則必斃嗚呼是皆弗思而自取之也

褚氏遺書曰養耳力者常飽養目力者常瞑養臂指

書永編上集

四

二四

書永編上集

四

二五

者常屈信養股趾者常步履

養生要訣曰一人之身一國之象胸臆之設猶宮室也支體之位猶郊境也骨節之分猶百川也腠理之間猶四衢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故至人能理其身亦猶明君能治其國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愛其氣所以全其身民弊即國亡氣衰即身謝又曰能攝生者當先除六害然後可以延駐何名六害一曰薄名二曰禁聲色三曰廉貨財四曰損滋味五曰屏虛妄六曰除疾妬六者若存則養生之道徒設耳蓋未見其有益也

書水編上集

二十六

又曰多思則神散多念則心勞多奕則臟腑上翻多言則氣海虛脫多喜則膀胱納客風多怒則腠理奔浮血多樂則心神和蕩多愁則頭面焦枯多好則智氣滯溢多惡則精爽奔騰多事則筋脉乾急多穢則智慮沉迷茲乃伐人之生甚於斤斧蝕人之性猛於豺狼

養生以不傷為本此要言也且才所不逮而困思之傷也力所不勝而強舉之傷也悲哀憔悴傷也喜樂

過差傷也汲汲所欲傷也戚戚所患傷也久談言失

傷也寢息失時傷也挽弓引弩傷也沉醉嘔吐傷也飽食即卧傷也跳走喘急傷也歡呼哭泣傷也積傷至盡則早亡早亡非道也是以養性之方唾不及遠行不疾步耳不極聽目不極視坐不至久卧不及疲先寒而衣先熱而解不欲極飢而食食而不可過飽不欲極渴而飲飲不可過多凡食多則結積聚飲多則成痰癖也不欲甚勞甚逸不欲起晚不欲汗流不欲多睡不欲奔走車馬不欲極目望遠不欲多啖生冷不欲飲酒當風不欲數數沐浴不欲遠顧廣志不欲規造異巧冬不欲極溫夏不欲窮涼露卧星下不欲眠中見扇大寒大熱大風大霧皆不欲冒之五味入口不欲偏多故酸多傷脾苦多傷肺辛多傷肝鹹多傷心甘多傷腎此五行自然之理也凡言傷者亦不便覺也謂久則損壽耳

書水編上集

二十七

養生論曰身有四氣人多不明四氣之中各主生死一曰乾元之氣化為精精反為氣精者連於神精益則神明精固則神暢神暢則生健若精散則神疲精

竭則神去神去則死二曰坤元之氣化為血血復為
 氣氣血者通於內血壯則體豐血固則顏盛顏盛則
 生合若血衰則髮變血敗則腦空則死三曰庶氣庶
 氣者一元交氣氣化為津津復為氣氣運於生託
 於氣陰陽動息滋潤形骸氣通則生氣乏則死四曰
 衆氣衆氣者穀氣也穀濟於生終誤於命食穀氣雖
 生蘊穀氣還死精能附血氣能附生當使循環則身
 永固乾元之陽陽居陰位臍下氣海是也坤元之陰
 陰居陽位腦中血海是也生者屬陽陽貫五臟喘息
 之氣是也死者屬陰陰納五味穢惡之氣是也氣游
 之氣以壯精神以填骨髓血海之氣以補肌膚以流
 血脉喘息之氣以通六腑以扶四肢穢惡之氣以亂
 身神以腐五臟

長沙有朝士某者還鄉意氣滿盈賓至鼓吹喧闐主
 中有執友來謁之朝士曰翁素好誦詩近日誦得何
 詩執友曰近誦得孫鳳洲贈歐陽圭齋一詩甚有味
 乃朗然誦之曰圭齋還是舊圭齋不帶些兒官樣回
 若使他人居二品門前簫鼓鬧如雷朝士聞詩嘿然

明日賓至門庭寂然

廬江有監司某者謝事懸車延方士煉丹敬信之如
 鍾呂復生其夫人頗知書史嘗戲問之曰丹成何以
 謝方士監司曰渠自能點化不圖謝夫人曰渠既不
 圖謝何故以丹法傳君監司曰渠謂我有仙風道骨
 故傳夫人笑曰君垂涎點化志在貪財妾未聞蓬萊
 三島乃有貪財神仙話聞其婿來謁之夫人曰金丹
 若成當傳之婿乎監司有難色夫人曰君得金丹不
 肯傳婿君非方士之婿渠胡為獨肯傳耶監司終不
 悟居無何方士化為烏有先生而丹其從之夫人又
 戲之曰夜來方士赴蟠桃之會未知騎黃鶴去耶騎
 赤鯉去耶監司默然長吁而已

上元姚三老贊甲問右管買別墅於勞勞亭之北接
 書浦之南其中有池有亭有假山皆太湖惟石鈎闢
 甃梁竒崛玲瓏又有飛閣曲房藥欄花徑逶迤斗折
 粧點如畫周遭又有老樹毒藤葱蒨相糾秀色映發
 魚鳥親人良愜賞心一日狂客王大痴來遊焉留酌
 池上酒半酣大痴曰樂哉茲野翁贊直幾何三老曰

費千金也大痴曰二十年前老夫曾觴詠於此者告我費且萬金翁何得之易耶三老曰我謀之久矣其子孫無可奈何只得賤售大痴曰翁當效刻石平泉垂戒子孫異時無可奈何不宜賤售三老聞其言愀然不悅既而巽然引觴浮白謝之且曰大痴真達者之言哉老悖空與子孫作馬牛矣

近時楊宗喬尹新鄉質任峭直與人議論不能下氣監臨者惡其不遜同列又從而交構其間勢如騎虎不可收拾一日桂古山過之宗喬告以故古山曰譬如對奕且饒一着譬如爭路且退一步便無事矣宗喬惕然謝教告政教職

友人鄺子元由翰林補外十年餘矣不得賜還管佐僚無聊遂成心疾每疾作輒昏憤如憂或發謔語有時不作無異平時或曰真空寺有老僧不用符藥能治心疾子元往叩之老僧曰相公貴恙起於煩惱生於妄想夫妄想之來其幾有三或追憶數十年前榮辱恩讐悲歡離合及種種閒情此是過去妄想也或事到眼前可以順應却乃畏首畏尾三番四復猶豫不決

此是兇在妄想也或期望日後富貴榮華皆如其願或期望功名遂告老歸田或期望子孫登庸以繼書香與夫一切不可必成不可必得之事此是未來妄想也三者妄想忽然而生忽然而滅禪家謂之幻心能照見其妄而斬斷念頭禪家謂之覺心故曰不患念起惟患覺遲此心若同太虛煩惱何處安脚又曰相公貴恙亦原於水火不交何以故凡溺愛治容而作色荒禪家謂之外感之欲夜深枕上思得治容或成宵寐之變禪家謂之內生之欲二者之欲網繆

染着皆銷耗元精若能離之則腎水自然滋生可以上交於心至若思索文字忘其寢食禪家謂之理障經綸職業不告劬勤禪家謂之事障二者之障雖非人欲亦損性靈若能遣之則心火不至上炎可以下交於腎故曰塵不相緣根無所偶返流全一六用不行又曰苦海無邊回頭是岸子元如其言乃獨處一室掃空萬緣靜坐月餘心疾如失子在沐臺聞子元道其詳且曰禪說可治心疾吾輩姑取節焉可也楊中丞繼宗風節林望標天下方其為太守考績入

京張芳洲贈以文謂公有今人所無者三古人所少者二剛直常持之以委易廉明常持之以含容勇敢常持之以寬靜而不速于成今之為郡而其所施有如其所存者乎揚伯起以清白著聞猶有可卻之金公治郡久始終無一足取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死為事史外猶有餘書公抵官以來遽遣妻孥歸養蕭然獨處齋閣此猶非夙昔之所見也非公不足以當之褒不過溢矣

書水編上集 卷二十二 三十一
鷓鴣子曰全宗父柔使齋米數千斛到吳市易宗皆

散給士大夫空船而還白父曰所利非急而士大夫方有倒懸之急故賑贍之柔乃奇之此周急之仁出於子而父不禁者范文正遣子堯夫至姑蘇取麥五百斛舟還次丹陽見石曼卿云三喪欲葬無可謀者堯夫以麥舟與之到家文正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三喪未舉方滯丹陽文正曰何不以麥舟與之曰已付之矣此周急之仁有於父而子能體者今人之謾藏者於骨肉間但知相勉以利而不知相感以義吾見亦多矣聞斯人之風寧不為之頹泚

陳瓚字錫用業通九經百家之說自言得養生之術年踰九十耳目聰明猶勤於筆硯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其家貧人憂其衣食不足嘗曰瓚賢能不及顏子而壽祿過之何患貧也時益重之後官至祕書監致仕歸剡

僕舊苦臧疾偶遇人語曰但不食豚足以試之一歲果爾按本草云其肉不可食令人暴肥而召風又耗心氣又文人尤所當戒且食多忌吳茱萸白花菜蕎麥皆不可同食由是久不食而他病亦鮮且覺氣爽而讀書日益恒始信不食豚之大功

書水編上集 卷二十二 三十二
山深嵐重仙道未能生薑豈容不種每日帶皮生薑細嚼熟酒下之或薑湯亦可矣

趙康靖公厚德長者口未嘗言人短與歐陽文忠公同知制誥後亦同秉政及文忠被謗康靖密申辯理至欲納平生誥勅而保之而文忠不知也

蘇子瞻東坡先生自儋之歸卜居陽羨陽羨士大夫猶畏而不敢與遊獨士人邵民瞻從學於坡坡公亦喜其人時時相與杖策過長橋訪山水為樂邵為坡

買一宅為緜五百坡傾囊僅能償之卜吉入居既待
日矣夜與邵步月偶至村落聞婦人哭聲極哀坡徙
倚聽之曰異哉何其悲也豈有大難割之愛觸於其心
歟吾將問之遂與邵推扉而入則一老嫗見坡泣自
若坡公問嫗何為哀傷至是嫗曰吾有一居相傳百
年保守不動以至於此吾子不肯舉以售人吾今日
遷徙來歲百年舊居一旦訣別此吾所以泣也坡亦
為之愴然問其故居所在則坡以五百緜所得者也
因再三慰撫謂曰嫗之故居乃吾所售也不必深悲
當以是居還嫗即命取屋券對嫗焚之呼其子命翌
日迎母還舊居不索其直坡自是遂還毘陵不復買
宅借顧塘橋孫氏居暫住焉
司馬溫公當世大儒博學無所不通雖已貴顯而刻
苦記覽甚於常布嘗為某言學者讀書少能自第一
卷讀至卷末往往或從中或從末隨意讀起又多不
能終篇光性最專猶嘗患如此從來惟見何涉學士
素上惟致一書讀之自首至尾正錯校字以至讀終
未終卷誓不他讀此學者所難也

蕭宗為太子時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
使太子割蕭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
不憚蕭宗徐舉餅啖之上甚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
愛惜
詩曰人倫何處定枯榮先相心田後相形心發善端
諸福集時藏毒害禍須生麻衣曰有心無相相逐心
生有相無心相随心滅斯言簡實相法之綱領誠可
忽諸
東坡論茶云除煩去膩世固不可無茶然間中損人
不少昔人云自茗飲盛後人多患氣否則患黃雖損
益相半而消陽助陰不償損也吾有法常自修之相
食已輒以濃茶漱口煩膩既去而脾胃不知凡肉之
在齒間者得茶漱浸乃不覺脫去不煩刺挑也而齒
性便苦緣此漸堅密蠹病自已然率用中下茶其上
者亦不常有間數日一啜亦不為害也此大是有理
而罕知者故詳述云又唐新語曰右補闕母景傳學
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著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
利暫佳瘳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功歸茶力

貽禍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者乎

聞君子議論如啜苦茗森嚴之後其芳溢頰聞小人

諂笑如嚼糖水莖美之後寒凝返腹

庸匠誤器器可他求庸婦誤衣衣可別製庸師誤子

弟子弟可復胚乎

君子對青天而懼聞雷電而不驚履平地而恐涉風

波而不疑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

而後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祗席之上飲食

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深山窮谷之人多尚年者嗜欲少故也

高卧閑窓綠陰清晝天地何其闊遠也

寡言擇交可以無悔吝可以免憂辱坐密室如通衢

馭寸心如六馬可以免過

語人之短不曰直濟人之惡不曰義

聲色者敗德之具思慮者戕生之本

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以謙接物

者強以善自衛者良

日費千金為一瞬之樂執若散而活凍餓者幾千百

人處眇軀以廣廈何如死寒士一席之地乎

夙興夜寐所思忠孝者人不知天必知之飽食煖衣

怡然自得者身雖安其如子孫何

保生者寡欲保身者避名無欲易無名難

溺愛者受削於妻子忠矢者屈已於富貴

張康節云或問希夷求持身之術希夷曰得便宜事

不可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去

盛名必有重負大巧必有奇窮

張無盡見雪竇教以惜福之說曰事未計便盡勢不

可倚盡言不可道盡福不可享盡

禍莫大於縱已之欲惡莫大於言人之非

觀朝夕起卧之早晏可以卜人家之興替

漢陳平嘗言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不能

復起以吾多陰禍也李廣與望氣王朔語曰吾為隴

西守羌嘗及吾誘降者八百餘人詐而同日殺之今

恨獨此爾朔曰禍莫大於殺已降此乃將軍之所以

不得侯者也後漢虞翻臨終謂其子恭曰吾所悔者

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期獲罪於天也宋王彥超將致政每戒諸子曰吾累為統帥殺人多矣自死得免為幸必無陰德以及後汝為善事以自庇及卒子孫果無達者史稱彥超自悔多殺垂戒後裔近乎仁人之用心矣若漢陳平輩之所言者比之彥超其用心得無亦有類焉者乎而彥超同時若曹彬其人乃真為仁人矣為將亦在人自處何如爾

陶侃為荊州刺史嘗出遊見人持一把耒執稻侃問

畫永編上集

三十八

一

用此何為人云行道所見聊取之耳侃大怒曰汝既不田而戲賊人稻執而鞭之張詠為崇陽令嘗坐城門見里人有負菜而歸者問何從得之曰買之市詠怒曰汝居田里不自種而食何情邪答而遺之此等小事史何足書然百姓因此知上人之教勤於農殖家給人足二公之為惠則大矣今人飲饌務尚豐腆一筵之設水陸畢具賓客向口蓋無幾堆盤累碟深杯大瓢抵以厭飲諸僕從耳不知此何益也宋司馬溫公言其先公為群牧判官時

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沾於市果止梨栗棗柿殺止脯醢菜羹器用瓦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作會嘗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為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忍助之乎公之在洛也文潞公范忠宣公相約為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潞公有詩云啜菽盡甘顏子陋食鮮不愧范郎貧范和之云盍簪既屨宜從簡為具雖疎不愧貧公和之云隨家所有自可樂為具更微誰笑貧諸公極救弊興儉之見今人盍少思乎此事惜福養財日用不細吾故備錄之以貽諸同志者

畫永編上集

三十九

一

賀若弼父敦為宇文護所忌臨刑謂弼曰吾以舌死汝不可不思因引錐刺弼舌血出誠其慎口其後弼事隋不免以舌死然賀若弼之刺舌不及磨堯堅之緘口戒之哉

狄仁傑為并州法曹時同僚鄭崇質當使絕域崇質

年老且病仁傑曰彼母如此豈可使之有萬里之憂
詰長史蘭仁基請代之行仁基素與司馬孝廉不
叶因相謂曰吾輩豈可不自愧乎遂相與輯睦夫善
之感人有如此者柳宗元初遷柳州刺史其友劉禹
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所居而夢得親在堂萬無
母子俱往理欲請于朝願以柳易播會裴度亦為禹
錫言得改連州韓退之作子厚墓誌實載其事以為
世勸夫即一善而稱之宗元亦可追蹤於仁傑矣

韓魏公中進士第二人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

書水編上集

四十一

去為顯秩公獨滯於堯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
於職事未嘗苟且及為開封推官理事不倦暑月汗
流浹背府尹王博文大重之曰此人要路在前而治
民如此真宰相器也後竟位宰相錢明逸在禁林不
滿意出於秦州居常怏怏不事事公聞之語人曰已
雖不足獨不思所部十萬生靈邪噫公之所存自其
監庫時已有以異於錢明逸輩之存心者矣
勝國許衡少時嘗暑中過河陽渴甚道有梨眾爭取
啖之衡獨危坐樹下自若或問之曰非所有而取之

不可也人謂世亂此無主衡曰梨無主吾心獨無主
乎

宋魏松之與人交嘉其善而救其失後進以禮來者
苟有寸長必汲汲推挽成就之或訾其好名則感然
曰使夫人而避此憊為善之路絕矣元程思謙與人
交有終始或有疾病死喪問遺賙恤往返數百里不
憚勞仍為之經紀家事撫視其子孫其家族尤盡恩
意好薦達人物或者以為好名思謙曰若避好名之
譏人不復敢為善矣

書水編上集

四十一

夫夫處世行已不可不宏常令我容人勿令人容我
寧令人負我勿令我負人曹操有寧負人之言此效
賊之所以追誅也陳述古有當容人之言此先正之
所以立訓也

宋大觀中有葛繁者常為鎮江守有士人問其所行
繁曰予始者日行一利人事嗣後或二或三或數四
或十今四十餘年未嘗少廢又問何以為利人事繁
指坐間路子曰此物置之不正則感人足予為正之
若人渴予與盃水皆利人事也但隨其事而利之上

自卿相下至乞丐皆可以行唯在乎常久而已

陽明先生答徐成之書云承以朱陸同異見詢此正吾儕今日之所宜明辨者細觀來教則與庵之主象山既失而吾兄之主晦庵亦未為得也是朱非陸天下之論定久矣久則難變也雖微吾兄之爭與庵亦豈能遽行其說乎凡論古人得失決不可以意度而懸斷之今與庵之論象山曰雖其專以尊德性為主未免墮於禪學之虛空而其持守端實終不失為聖人之徒若晦庵之一於道問學則支離決裂非復聖門誠意正心之學矣吾兄之論晦庵曰雖其專以道問學為主未免失於俗學之支離而其循序漸進終不背於大學之訓若象山之一於尊德性則虛無寂滅非復大學格物致知學矣夫既曰尊德性則不可謂墮於禪學之虛空墮於禪學之虛空則不可謂之尊德性矣既曰道問學則不可謂失於俗學之支離失於俗學之支離則不可謂道問學矣二者之辨間不容髮然則二兄之論皆未免於意度也昔者子思之論學蓋不下千百言而括之以尊德性而道問學

之一語即如二兄之辨一以尊性為主一以道問學

為事則是二者固皆未免於一偏而是非之論尚未有所定也烏得各持一是而遽以相非為乎請舉二兄之所是者以求正與庵是象山而謂其專以尊德性為主今觀象山文集所載未嘗不教其徒讀書窮理而自謂理會文字頗與人異者則其音實欲體之於身其極所稱述以誨人者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曰克己復禮曰萬物皆備於我及身而誠樂莫大焉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曰先立乎其大者而小者不能奪是數言者孔子孟軻之言也烏在其為空虛者乎獨其易簡覺悟之說頗為當時所疑然易簡之說出於繫辭覺悟之說雖有同於釋氏之說然釋氏之說亦自有同於吾儒而不害其為異者惟在於幾微毫忽之間而已亦何必諱於其同而遂不敢以言徂於其異而遂不以察之乎是與庵之是象山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吾兄是晦庵而謂其專以道問學為事然晦庵之言曰居敬窮理曰非存心無以致知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

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是其為言雖未盡亦何嘗不以尊德性為事而又烏在其為支離者乎獨其平日汲汲於訓解雖韓文楚辭陰符參同之屬亦必與之註釋考辨而論者遂疑其玩物又其心慮恐學者之躡等而或失之於妄作使必先之以格致而無不明然後有以實之於誠正而無所謬世之學者求之愈繁而失之愈遠至有弊力終身苦其難而卒無所入而遂議其支離不知此乃後世學者之弊而當時晦庵之自為則亦豈至是乎是吾兄之是晦庵固猶未盡其所以是也僕嘗以為晦庵之與象山雖其學若有不同而要皆不失為聖人之徒今晦庵之學天下之人童而習之既已入人之深有不容於論辨者而獨惟象山之學則以其嘗與晦庵之有言而遂藩籬之使若由賜之殊科焉則可矣而遂擯放廢斥若砥硤之與美玉則豈不過甚矣乎夫晦庵折衷群儒之說以發明六經語孟之旨其嘉惠後學之心真有不可得而議者而象山辨義利之分立大本求放心以示後學篤實為己之道

其功亦安可盡誣而世之儒者附和雷同不究其實而槩目之以禪學則誠可究也已故僕嘗欲冒天下之譏以為象山一暴其說雖以此得罪無恨僕於晦庵亦有罔極之恩豈欲操戈而入室者顧晦庵之學既已若日星之章明於天下而象山獨蒙無實之誣于今且四百年莫有為之洗者使晦庵有知亦豈能一日而安於廟廡之間哉愚謂是書如善聽者能悉兩造之情善媒者能通兩家之好足破千古之疑而慰二公之心矣錄之以扶世教以開來學豈曰小補之哉

先生序文章軌範其畧曰夫自百家之言興而後有六經自舉業之習起而後有所謂古文古文之去六經遠矣由古文而舉業又加遠焉士君子有志聖賢之學而專求之於舉業何啻千里然中世以是取士士雖有聖賢之學堯舜其君之志不以是進終不大行於天下蓋士之始相見也必以贊故舉業者士君子求見於君之羔雉耳羔雉之弗飾是謂無禮無所庸於交際矣故夫求工於舉業而不事於古作弗可

工也弗工於舉業而求於倖進是偽飾羔雉以罔其君也雖然羔雉飾矣而無恭敬之實焉其如羔雉何哉是故飾羔雉者非以求媚於主致吾誠焉耳工舉業者非以要利於君致吾誠焉耳世徒見夫由科第而進者類多徇私謀利無事君之實而遂歸咎於舉業不知方其業舉之時惟欲釣聲利弋身家之腴以苟一旦之得而初未嘗有其誠也孟子曰恭敬者幣之未將者也伊川曰自洒掃應對可以至聖人夫知恭敬之實在於飾羔雉之前則知堯舜其君之心不在於習舉業之後矣知洒掃應對之可以進於聖人則知舉業之可以達於伊傳周召矣愚謂是篇挽藻繪之習而進之以聖賢之心下學而上達智者得無躍然而悟哉

先生為董蘿石從吾道人記其畧曰世之人從其名之好也而競以相高從其利之好也而貪以相取從其心意耳目之好也而詐以相欺亦皆自以為從吾所好矣而豈知吾之所謂真吾者乎夫吾之所謂真吾者良知之謂也父而慈焉子而孝焉吾良知所好

書永編上集

卷上

四十六

一

也不慈不孝焉斯惡之矣言而忠信焉行而篤敬焉吾良知之好也不忠信焉不篤敬焉斯惡之矣故夫名利物欲之好私吾之好也天下之所惡也良知之好真吾之好也天下之所同好也是故從私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惡之矣將心勞日拙而憂苦終息是之謂物之役從真吾之好則天下之人皆好之矣將國家天下無所處而不當富貴貧賤患難夷狄無入而不自得斯之謂能從吾之所好也矣夫子嘗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是從吾之始也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則從吾而化矣蘿石踰耳順而始知從吾之學毋自以為既晚也充蘿石之勇其進於化矣何有哉愚謂先生以良知二字指點末學之迷又因從吾道人而發為真吾之說有良知者寧不為之一省

先生為應天府重修儒學記其畧曰夫立之師儒區其齋廟昭其儀物具其廩庖是有國者之立學也而非士之立學也緝其崩壞新其坍塌給其匱乏警其怠弛是有司者之脩學也而非士之脩學也士之學也以學為聖賢聖賢之學心學也道德以為之地忠

書永編上集

卷上

四十七

一

信以為之基仁以為宅義以為路禮以為門庶耻以
 為墻垣六經以為戶牖四子以為階梯求之於心而
 無假於雕飾也其功不亦簡乎措之於行而無所不
 該也其用不亦大乎三代之學皆此矣我國家雖以
 科目取士而立學之意亦豈能與三代異學之弗立
 有國者之缺也弗脩焉有司之責也立矣脩矣而居
 其地者弗立弗脩是師之咎士之耻也無亦擴乃地
 厚乃基安乃宅闢乃門戶固乃垣墻學成而用大之
 則以庇天下次之則以庇一省一郡小之則以庇其
 鄉閭家族庶亦無負於國家立學之意有司脩學之
 心哉若乃曠安宅舍正路圯基壞垣倚聖賢之門戶
 以為姦是學校之為萃淵藪也則是朝廷立之而為
 士者傾之有司脩之而為士者毀之亦獨何心哉愚
 謂是篇發明立學本意亦明且盡矣吾儕讀此可無
 惕然知所戒勉乎

先生有云凡人惡動之心非靜也求靜之心即動也
 斯二語者簡究親切玩之無窮體之益遠前賢精論
 疑未及此乎

黃山谷與洪龜父書云畧說人之常病有十種喜論
 人之過不自訟其過嫉人之賢已見賢不思齊有過
 不改而必文不稱事而增語與計較曲直喜窺人之
 私樂與不肖者游好友其所教誡及已而思之若一
 日去其一則十日亦盡去矣此言可深味

人貧則怨富則驕怨者起於情所難安而弗能安猶
 可恕也無故而驕人何為也哉

富者觀其所與足以見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見忠
 古人目短於白見故以鏡觀形心短於自治故以禮
 自防

物有效吾所用而不能無弊者病齒之人服苦參參
 愈矣而腰重不舉世有不類是者邪盤端有毒尾却
 鮮毒當歸生血鬚却破血麻黃發汗根節復止汗酸
 棗醒睡仁復令人貪睡蟻蝟腰以前治大小便之過
 滑者腰以後治閉結者一物也為用不同如此又益
 以浸魚肉則能經不敗以沾布帛則易朽爛一物也
 所施處各有所宜惟酒亦然阿魏性極臭用以入食
 餌乃能去臭胡氣何葷然置臭肉中能掩臭氣葷臭

書永編上集 四十九

非所當疑也君子醫國有興廢除害之責人才繫其
用舍可不審其所處者哉

君子愛日以學及時而成難者不避易者不忽且就
業夕自省可謂守業年三十四十無藝矣年五十不
以善聞則無聞矣鄙夫鄙婦相會於墻之陰可謂密
矣明日或有知之者故云執仁與義莫不聞也蓬生
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涅與之俱黑君子之遊必乎
如入蘭芷之室久而不聞則與之化矣小人之遊戲
乎如入鮑魚之室久而不聞則亦化矣故君子慎其
去就也

日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背而心能自知自克也
西門豹性急佩帶以自緩董安于性緩佩弦以自急
蓋識此矣

劉忠宣公平生不以執位自居自潘泉至中丞日遇
事有當行未嘗先洩事有疑難心未明者不以公文
顯行雖於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末必書名以
此士大夫於公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竭力圖有
成績期不相負人有言及勢要貪祿軍民有不得其

所者公必感額不樂於公所得為者一一思以濟之
吳廷舉嘗謂古人有言曰憂民如有病見客似無官
公足以當之

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
莫若樹人

慮不先定不可以應卒兵不預整不可以當敵廟筭
千里帷幄之奇百戰百勝黃帝之師

曹彜公在邊蕃部有過惡者皆平定之每以錢將官
為名出郊而兵馬次序以食和為節若曰下其食即

其隊發比至未飯則捷報至矣大帥料敵當如此其
知鎮戎軍日嘗出戰小捷虜兵引去公慎虜兵去已

遠乃驅所掠牛羊輜重緩驅而還頗失部伍其下憂
之言於公曰牛羊無用徒糜軍不若棄之整衆而歸

公不答使人候虜兵去數十里聞公利牛羊而師不
整遽還罷之公愈緩行得地利處乃止以待之虜軍

將至近使人請之曰蕃軍遠來必甚疲我不欲乘人
之怠請休馱士馬少選決戰虜方苦疲甚皆欣然嚴

軍飲良久公又使人諭之歛定可相馳矣於是各鼓

軍而進一戰大破虜師棄牛羊而還徐謂其下曰吾知虜已疲故為貪利以誘之比其復來幾行百里矣若乘銳便戰猶有勝負遠行之人若小憇則是痺不能立人氣亦闌吾以此取之

善游者必溺善騎者必墜傷於所恃故也

豫章旅邸有題十二字云願天常生善人願人常行善事鄒景孟表而出之以為奇語前輩彭執中云住世一日則做一日好人居官一日則行一日好事亦名言也

名言也

讀書編上集

五十二

竹谷老人早登慶元諸老之門晚年以其所自得者著畏說一篇其詞曰大凡人心不可不知所畏畏心之存亡善惡之所由判也是以古之君子內則畏父母畏尊長詩曰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又曰豈敢愛之畏我諸兄是也外則畏師友古語曰稟乎若嚴師之在側逸詩曰豈不欲往畏我朋友是也仰則畏天俯則畏人詩曰胡不相畏不畏于天又曰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是也夫惟心有所畏是故非禮不敢為非義不敢動一念有愧則心為之震掉一事有差則類

為之忸怩戰兢自持日寡其過而不自知其入於君子之域矣苟惟內不畏父母尊長之嚴外不畏儕朋師友之議仰不畏天俯不畏人猖狂妄行恣其所欲吾懼其不日而為小人之歸也由是而之習以成性居官則不畏三尺任職則不畏簡書撰卷則不畏市人嗚呼士而至此不可以為士矣仲尼所謂小人之無忌憚者矣夫人之所以必畏乎彼者非為彼計也蓋將以防吾心之縱而自律乎吾身也是故以天子之尊且有所畏詩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書曰成王畏相孰謂士大夫而可不知所畏乎聖賢之聰明且有所畏魯論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孰謂學者而可不知所畏乎然則畏之時義大矣哉余每以此自警且以劾切磋於朋友云

讀書編上集

五十三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為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直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膏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痒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

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便煩散作十分春蓋祖述梅溪而敷衍之

楊誠齋自秘書監將漕江東年未七十退休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庇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徐靈暉贈詩云清得門如水貧難帶有金蓋紀實也聰明強健享清閒之福十有六年寧皇初元與朱文公同召文公出公獨不起文公與公書云史能以樂天知命之樂而忘與人同憂之憂毋過於優游毋決於道思則區區者猶有望於斯世也然公高蹈之志已不

可違也嘗自贊云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為衾枕又云青白不形眼底雌黃不出口中只有一罪不赦唐突明月清風

士卒畏將者勝畏敵者敗愛將者勝愛身者敗畏將則不畏敵畏敵則不畏將愛將則不愛身愛身則不愛將畏將在將之威愛將在將之恩有李光弼斬張用濟之威則三軍股慄矣何患其不畏將有吳起叱士疽之恩則赴死如歸矣何患其不愛將雖然戮一不用命誅一不循律則威振矣不必數數然也至若

撫循之恩則終始有所不可廢東山之詩昵昵兒女語此周之所以長潼關之敗唐幾亡矣而僕射如父兄識者以是占中興焉謀帥擇將者則何以哉

項襄毅公忠按部齊州謀報賊携男婦數百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携家理慎無妄殺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釋之

方伯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客曰何也曰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不聞過二可惜此身一失三可惜也

或問古云有志者事竟成韓魏公曰成大事在膽然則膽與志奚異愚曰志者心之所之以平日存主言膽者遇事變能果敢為之以臨時倉卒言如趙子龍忽遇勦敵能偃旗息鼓而却之此是膽氣勝也而志不與焉故昭烈曰子龍一身都是膽楊大年平日自負八角磨盤其志似不可奪者及臨事變倉皇失措便溺俱下此是膽氣不勝也而志不與焉然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是故膽氣一也有魏公之心則能成大事無魏公之心不免為強梁故公平生未嘗

以膽許人往往自許

陳仲舉不掃一室或問之對曰大丈夫當掃除天下
安事一室乎夫言大而誇此乃仲舉踈漏處昔衛武
公九十之年猶以洒掃庭內自警蓋克勤小物則遠
大可期矧東京之季官官執政濁亂海內其深根固
蒂可易掃乎夫勢為將擊必匿其形願出臣章宣示
官者此何說也仲舉踈漏如此宜其有侯覽也即之
及也

宋高宗在潛邸遇道人徐神翁甚禮敬之神翁臨別

獻詩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西去待潮生與君不

負登臨約同上金鰲背上行當時不知詩意謂何後

高宗避金狄之難將遜于海一日次章安鎮閣舟灘

士以遲晚潮問舟人曰此何灘曰牡蠣灘遙見雲水

中有閣巋然問居人曰此何閣曰金鰲閣高宗乃登

焉見神翁大書往年所獻詩在壁間墨痕如新即此

而觀人生一行一止與夫禍福得失自有定數決非偶

然者惟有道者獨能前知而眾人昧焉乃役役經營

心勞日拙不知冥冥之中造物笑人

楊大年弱冠與周翰朱昂同在禁掖時二公皤然老
矣大年每論事則侮之曰二老翁以為何如翰不能
堪正色謂之曰君莫欺侮我老老亦終留與君昂曰
莫留與他省得後人又欺侮他厥後大年不及五旬
而終求為老翁亦不可得此事可以為少年英俊侮
老慢賢之戒

或問書云有容德乃大言有量也曾子曰自反而縮

雖千萬人吾往矣言有勇也然則量之與勇將奚從

乎愚曰九橫逆之來祇速我躬者固當弘量以容之

如蘭相如謹避廉頗之辱已李况不校在生之訕呂

蒙正不問朝士之名可也若事于天當人經之大當

裁之以義豈容姑息如舜之誅四凶周公之誅管蔡

孔子之誅少正卯漢高祖之斬丁公是皆發於義理

之勇也謂之無量可乎苟徒以姑息為事不知以義

裁之小如胡廣馮道之頑鈍無耻大如魯莊公宋高

宗舍垢包羞忘父兄不共戴天之仇是皆見義不為

無勇也謂之有量可乎易曰包荒用馮河包荒量也

馮河勇也知易之道其知勇與量之用乎

或問妻師德唾面自乾之量何如愚曰於此當論曲直苟曲在我須荆謝罪可也直在我當薄言往愬可也孟子曰人能克無受汝爾之實則義不可勝用矣夫汝爾且不可受况面可唾乎不然則是其頑不靈而無羞惡之心者矣又問張公藝百忍之量何如愚曰一家之內恩意禮節之不均與夫瑣瑣口語之過忍之可也若乃妻妾之乘夫卑幼之犯上與夫殆有甚焉者而槩忍之則是地族麗辟之人亦可群居而食矣而可乎故夫二子之量吾不敢取之也

書永編上集

五十八

古人穀潤家國惟貴務農故周人以稼穡艱難為王業根本秦人以力田受爵賞漢人以力田應辟舉觀古人制字富從田言富曰田起也田從一曰言有田之入又貴食之者寡也

或問浦江鄭氏家範如何愚曰卓哉雍睦之義歸然薄俗之靈光也胡可及哉或曰斯義也古有之乎愚曰周特一夫受田百畝仰事父母俯育妻子不過數口而已未聞合族而食也諸侯大夫之家立宗子以統族人使之聯屬昭穆不至渙散而已亦未聞合族

而食也或曰先王胡為不以此義訓天下愚曰先王蓋慮其勢或有難行也情或有不順也是故以勢言之世遠則祖宗桃廟情乖則兄弟閼墻夫妻且有脫輻之隙婦姑不免反唇之譏矧族之人親盡服盡而情盡猶塗人也苟欲之聚於一門之內而饗殮之能保無矛盾水火者乎將一繩之以家訓則法非官府人有悖心以情言之夫既合族而食矣則凡飲食諸需悉制於長族者老子之養親也欲每食必有酒肉將微必請所與可專遂乎慈母之愛孩提也欲以梨

書永編上集

五十九

栗而止帝可專遂乎卑幼之厚親交也欲以杯酒而合歡可專遂乎將人人各遂其願則政差池莫之統紀夫勢有難行情有不順是以先王不敢強之也即有能然者則褒嘉之寵錫之表厥宅里以樹風聲夫豈鄙夷其義而莫之訓耶或曰然則古禮者合族以食之禮如何愚曰非此之謂也古者世祿之家合族而食者以服世降一等齊衰一年四會食大功一年三會食小功一年再會食總麻一年一會服盡則不及焉非槩族而會食也

浦江義門鄭氏廳事中先世嘗列十木櫃五櫃貯經史訓族于五櫃貯兵器備不虞中榜孝友堂乃建文君筆也永樂初或誣建文君匿其家遣使應之使者未至三日前堂榜因索朽墜地撒之使者至莫可踪跡及發櫃惟見經史遂不盡發事聞乃斬誣者噫使當時當發不墜不撒七櫃盡發而兵器見焉則鄭之禍巨測矣於以見孝友之家鬼神實陰臨之也

昔人有言黃檗蒲帆風須留轉身地觀曹操空國而伐吳符堅空國而伐晉此是使盡滿帆風故一敗即

當稅駕無所

予在湖南一日山行午飯農家見其壁上有詩四絕

意其警策第不知作者為誰或曰晦翁詩其一曰鵲

張未為吉鴉啼豈是凶人間凶與吉不在鳥音中其

二曰耕牛無宿草倉鼠有餘糧萬事分已定浮生空

自忙其三曰翠苑因毛貴龜亡為殼靈不如無用物

安樂過乎生其四曰雀啄復四顧燕寢無一心量大

福亦大機深禍亦深

曹彬為侍中武寧宣節度使知徐州彬仁愛多恕有

吏罪犯既具案逾年然後杖之人問其故彬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杖之彼其舅姑必以婦為不利而惡之朝夕咎罵使不能自存吾故緩其事而法亦不赦也其用志如此

傅堯俞字欽之鄆州人知徐州前守侵用公使軍錢堯俞代償之未足罷去後守顧移文迫償堯俞劇力償之久之鉤考得堯俞竟亦不辨司馬光嘗謂河南邵雍曰清直勇之德人所難兼吾於欽之見焉雍曰欽之清而不耀直而不激勇而能溫是為難爾

蕭嵩為相與韓休不協因乞骸骨玄宗曰朕未厭卿

卿何庸去嵩俯伏曰臣爵位已極幸陛下未厭臣得以乞身如陛下厭臣臣首領不保又安得自遂乎退

齋筆錄元豐中三荆公乞罷機政神宗未許其去公

喚老僧化為為作一課更欲着命化成曰二十年前

與公看命今仕至宰相復何問公曰但力求去上未

許只看旦夕便去得否化成曰相公得意濃時正好

休要去在相公不在上不疑何卜公悵然歎服去意

遂決大臣去位如蕭嵩之見僧化成之所為告者可

以免後時之殆矣

憲宗賜裴晉公王帶公臨終封進表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既不敢將歸地下又不合留在人間識者賞其明而簡王文正公疾革上臨視賜白金五十兩召楊文公於床前作讓表公覽乃自書四句曰已懼多藏况無用處見謀散施以息災殃是冬公薨文公歎曰精爽不亂如此前代之風後世之法也

唐王起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

書永編上集

卷上

六十二

曰祿仕之不能撙節稍豐則飲及苟苑似歛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國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

輩豐世以為高尚道人王子常侍郎嘗問以脩行之術輩云非道亦非律又非虛空禪獨守一畝宅惟耕已心田又云以手捫膺欲心清淨以手上下欲氣升降又云常人以嗜欲殺身以貨財殺子孫以政事殺民以學術殺天下後世吾無是四者豈不快焉靖康之變不知所終此輩之所謂高尚道人者也夫以嗜

欲殺身貨財殺子孫舉世之通患以政事殺民雖能官有不自覺者以學術殺天下後世當時其有感于王安石之事乎

子路勇於義其言曰人不能其勤苦不能恬貧窮不能輕死亡而曰我行義吾不信也余觀其為親君求百里之外非其能其勤苦乎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耻非其能恬貧窮乎仕衛赴孔悝之難結纒而死非其能輕死亡乎嗚呼此所以為仲由也

張永德寓睢陽時有書生隣居卧疾永德療之獲愈

書永編上集

卷上

六十三

生一日就永德求永五兩既得即置鼎中煮之成中金自是日與永德游一日告適淮上永德送行數舍求藥法生曰君當大貴吾不吝此慮損君祿及後永德為將屯下蔡自出騎射淮民環觀有一僧睥睨永德召之乃睢陽書生也夜宿帳中復求前術僧曰始語君貴今不謬矣終能謹節當保五十年富貴安用此為范文正在南京朱家時學於府庠同舍有病者文正為療之病亟囑文正曰吾無以報子平生有一術遊遠方未嘗窮乏術之力也今以遺子曰授藥以

囊方書一小冊文正不得已留之未嘗取視後二十
年得其子還之封識宛然此事當時記者非一文正
之賢固非永德之所能及也

李德裕平泉山居戒子孫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
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此吾志也後經世變餘
胤意不能守花卉蕪絕惟石名品俱為洛城有力取
去記所云者祇足貽達人笑耳昔晉桓玄欲以謝安
宅為營其孫謝琨曰召伯之仁猶惠及甘棠文靖之
德更不保五畝宅邪玄慙而止唐嗣曹王臯將市取

雜家類

六十四

張東之襄陽園囿馬彞諫曰漢陽有中興功今遺業
當百世共保奈何使其子孫鬻乎臯之彼石家金谷
園其身不能守馬家玉杯地不復留身後今日諸如
此者又何道焉魏徵第九宗用殿材成其正寢其後
嗣不能守白居易以為言朝廷贖而賜之宋邵康節
天津之居本官地熙寧初法當賣榜三月人不忍
買司馬溫公諸人為集錢買之然則身苟富德不必
潤屋為子孫計也

江東有太守某者文雅風流頗著詩名在郡二年遣

吏携數百金入京賂劉瑾求速遷苞苴既入矣越數
日劉瑾事敗伏誅太守亦以鑽刺落職初太守遣賂
入京也尋慮事不諧悔之乃禱紫姑仙以决疑仙姑
降筆曰幾樹甘棠種未成使君何事苦經營雷霆怒
擊冰山碎只恐錢神也不靈噫人之作偽行險而鬼
神之不可欺也如此哉

新昌有七人某者少年負氣貌然皎厲筮仕得石邑
瀕行謁梁石門請教石門曰清慎勤乃居官三字符
也子力行之夫復何言士人曰雖然天德王道之要

畫水編上集

六十五

獨不可聞乎石門微笑而答之曰言忠信行篤敬天
德也不傷財不害民王道也士人退而語人曰石門
議論平平耳越三年士人以不檢罷官歸里中語人
曰吾不敢再見石門先生

昔有仁和尹君官頗不職時獵者獲一虎士林中阿
諛者從而賀之詩以為治效有士人俞珩者作口號
朝之日虎告相公聽我歌相公比我食人多相公若
肯行仁政我自雙雙比渡河至今舉為口實

某今含山時連值旱澇興築陂塘課民種大麥官貸

其種三升一畝收麥石餘乃倍所貸收貯社倉復貸之食每石春米米斗且大麥貯之年遠作飯愈香美此他穀麥不蛀甚及利人今官倉收小麥者若易以大麥不惟久藏不耗實使兵民兩利蓋在民易得而輸在兵則月春多米又比芒種免為鳥獸食致收時不慮浥傷誠嘉種也

韓魏公鎮相州因祀宣尼省宿有偷兒入室挺刃曰不能自活求濟於公公曰几上器具可直百千盡以與汝偷兒曰願得公首以獻西人公即引頸偷兒稽

書永編上集

卷六

頽曰以公德量過人故來相試几上之物已荷公賜願無泄也公曰諾終不以告人其後為盜者以他事坐罪當死於市中備言其事曰慮吾死後惜公之遺德不傳也

傳獻簡公言李公沆秉鈞日有狂生叩道獻書歷詆其短李遜謝曰俟歸家當得詳覽狂生遂發訕怒隨公馬後肆言曰居大位不能康濟天下又不能引退又妨賢路不寧愧於心乎公但於馬上踟躕再三曰屢求退以主上未賜允終無忤也

橫渠先生言嘗有欲為范文正公買綠野堂者公不肯曰在唐如晉公者是可尊也一旦取其物而有之如何得安寧使弊壞及他人有之已則不可取也

胡文恭公宿知湖州前守滕公大興學校費錢數萬未訖滕公罷去群小斐然謗議以為滕公用錢有不明者白通判以下不肯書其簿公於坐折之曰君佐侯幾時矣假滕侯之謀有不減奚不早告陰拱以觀其去迺非之豈古人分謗之意一坐大慚為公書

書永編上集

卷七

狄青平嶺寇賊師饑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不從以為趨利乘勢入不測之城非大將軍事智高因而獲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卒為名將譬如奕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迺青之過人處也

范公景仁既退居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具召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嘗乘藍輿歸蜀

與親舊樂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
然後返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強嗚呼向使
景仁枉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
樂邪景仁所得殊多矣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
善養三老求歸漢室卑詞四臣入侍為我強起無為
憚勤天下望公與溫公同升矣公辭曰六十二而求
豈以引年七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崔公孺諫議大夫立之子韓魏公夫人之弟也性亮
直善折人魏公執政用監司有非其人者公孺曰
公居陶鎔之地宜濶造化為心造化以蛇虎者害人
之物故置蛇於藪澤置虎於山林今公迺置於通衢
使為民害可乎魏公甚嚴憚之

韓魏公言社祁公公正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
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一二事祁公不樂
久而相信每事問曰諫議看未未諫議看者便將來
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祁公存心至公
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杜正獻公衍嘗曰今之在上者多猶發下位小節是

誠不怨也衍知兗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
公租所得均給公租不足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成
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文曰衍
歷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害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
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謹者諭以禍福俾之自新從
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濫也

龐莊敏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
為相自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何如公曰二
臣皆朝廷高選陛下拔而用之甚副天下之望上曰

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皆云
賢相也公曰文彥博臣頃與之同在中書詳知其所
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耳况前日被謗而出今
當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
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交口譽之矣其進補已有所
利焉是後若富弼以陛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
何足賢也若一以公議察之則向之譽者將轉而為
謗矣此陛下所宜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二臣之賢而
用之則當信之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

人之言進之未幾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之功未易可致也上曰卿言是也

劉忠肅公摯與同列奏事因論人才大槩公奏曰人才難得臣嘗歷觀士大夫間能否不一性忠實而有才識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守次也有才而難保可借以集事又其次也懷邪觀望隨勢改變此小人終不可用二聖論曰此言極是卿等常能如此太皇官家何所憂也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人而不人而人不撓之彼行從從此行伴伴彼鳴啾啾此鳴啾啾彼視矍矍此視汪汪彼心感感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爾何憂何害

真西山帥長沙郡人為立生祠一夕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其辭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湘人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幾百年方鍾間氣入千春願祝脩齡不須更作生祠記四海蒼生口

是銘

呂正獻公既荐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荐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可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公敬納焉

明道先生攝邑盛夏塘堤大決法當言之府府稟於漕然後計工調役非月餘不能興作先生曰如是苗稿矣民將何食救民獲罪所不辭也遂發民塞之歲則大熟

胡公安國仕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温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張繹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伊川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元城先生與馬永卿論禮記內則鷄鳴而起適父母之所僕曰不亦太早乎先生正色曰不然禮事父與

君一等一體父召無諾君命召無諾父前子名君前
臣名今朝謁者必以鷄鳴而起適君之所而人不以
為勞蓋以刑驅其後也世俗薄惡故事父母之禮得
已而已爾若士人畏義如刑則今人可為古人矣

畫永編上集

頭

七十一

畫永編上集

畫永編下集

記禮者云猩猩能言不離禽獸淮南子云猩猩知往而不
知來西國胡人取其血染羃烈色鮮不黯或曰若刺
其血問之爾與我幾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數若加
之鞭撻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焉阮汧云曾使封谿
見邑人說猩猩在山谷數百為群里人設酒路側又
織草為履更相連結人伏伺其旁猩猩見酒及履則
知為餌已又知設者祖先姓字遂斥罵其人且相戒
曰毋墮奴輩計中舍爾而去復相謂曰試共嘗之既
而染指知味則實然忘夙戒相與沾濡不覺遠醉因
取履着之顛連頓仆乃為人所擒予謂猩猩獸也魯
何足道人為萬物之靈迺有黷貪好色貪爵戀祿迷
而不知止者不亦猩猩之類也乎

王豈能長守山林長親蓑笠但居市朝軒冕時要使
山林蓑笠之念不忘乃為勝耳陶淵明赴鎮軍參軍
詩曰望雲慙高鳥臨水愧游魚真想初在襟誰謂形
迹拘似此自襟豈為外榮所點染哉荆公拜相之日
題詩壁間曰霜松雪竹鍾山寺投老歸歟寄此生只

為他見趣高故合則留不合則拂袖便去更無拘絆山谷云佩玉而心若槁木立朝而意在東山亦此意也

鷓鴣子曰昔者白龜能見夢于宋元君而不能避命且之網能知士十二鑽而不能避剗腸之患烏鰂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黑即知網之大獲余於是知夫小智不足以保身而深謀適足以召禍有為白龜烏鰂之所為而卒不蹈白龜烏鰂之所蹈者幾希

書宋編下集

卷二

二

王公且與楊文公億為空門友楊公調汝州公適當軸每音問不及他事唯談論真諦而已余嘗見楊公親筆與公云山栗一稱聊表村信蓋汝雅產栗而億與王公忘形以一種栗遺之斯亦昔人鷄黍縞紵之意也

馮瀛王詩雖淺近而多諳理若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吉人之類世雖盛傳而罕見其全篇今並錄之詩曰窮達皆由命何勞發嘆聲但知行好事莫要問前程冬去水湏泮春來

草自生請君觀此理天道甚分明不偶作云莫為危持便險神前程往往有期因須知海岳歸明主未省乾坤陷古人道德幾時留且去世舟車何處不通津但教方寸無諸惡狼虎叢中也立身

東陽陳同父資高學奇跌宕不羈常與客言昔有一士鄰于富家貧而屢空每羨其鄰之樂且日夜冠謁而請焉富家告之曰致富不易也子歸齋三日而後予告子以其故如言復謁乃命待于屏間設高几納師資之贄揖而進之曰大凡致富之道當先去其五賊五賊不除富不可致請問其目曰即世之所謂仁義禮智信是也士盧胡而退同父每言及此輒掀髯曰吾儒不為五賊所制當成何等人和

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州世以積德聞紹聖初再試制科宰相章惇覽其策以所對不以元祐為非大怒雖得簽書劔西判官以去而科目自是廢矣仕既不甚達益篤意植媿地慶以遺後人嘗一日晝寢夢神人自天降告之曰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驚而寤未幾而魏公生時魏公之兄已名滉君悅不欲更所從

乃字魏公曰德遠出入將相垂四十年忠義勲名為中興第一天固有以啟之者歟

支公好鶴住剡東岫山有人遺其雙鶴少時翅長欲飛支意惜之乃鑿其翮鶴軒者不復能飛乃反顧翅垂頭視之如有懊喪意支曰既有凌霄之姿何肯為人作耳目之翫養令翮成置使飛去

開元中頒賜邊軍績衣製於宮中有兵士於短袍中得詩曰沙場征戍客寒苦若為眠戰袍經手作知落阿誰邊寄意多添線含情更着綿今生已過也重結

書水經集

一

四

後身緣兵士以詩曰於帥帥進之玄宗命以詩遍示

六宮曰有作者勿隱吾不罪汝有一宮人自言萬死玄宗深憫之遂以嫁得詩人仍謂之曰我與汝結今身緣邊人皆感泣

光祿卿王守和未嘗與人有爭嘗於案几間大書忍字至於帷幌之屬以繡畫為之明皇知其姓字非詩引對問曰卿名守和已知不爭好書忍字尤見用心奏曰臣聞堅而必斷剛則必折萬事之中忍字為上帝曰善賜帛以旌之

子孟陽初為戶部侍郎夫人憂悵謂曰以爾人材而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必至也戶部解喻再三乃曰

不然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過招深執者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既罷會喜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愛矣未座黥綠少年何人也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別必是有名卿相

錢穆內相本以文翰風流著稱而尹京為近時第一余嘗見其剖決甚閑暇雜以談笑諱語而胥吏每一顧問皆股慄不能對一日因決一大滯獄內外稱之

書水經集

一

五

會朝處蘇長公舉之曰所謂霹靂手也錢曰安能霹靂手僅免葫蘆蒂也

狄仁傑之為相也有盧氏堂姨居于午橋南別墅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伏臘時朔脩理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携雉兔來歸膳味進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為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人公大慙而退

魏知古起諸吏為姚崇引用及同升也崇頗輕之無
何請知古攝吏部尚書知東都選士事以吏部尚書
宋璟門下過官知古心銜之思有以中之者時宗二
子並分曹洛邑會知古至恃其家君頗招顧請託知
古歸悉以上聞他日上召崇從容謂曰卿子才乎皆
何官也又安在崇揣知上意因奏云臣有二子兩人
皆分司東都矣其為人欲而寡慎是必以事干知古
然臣未及問之耳始以丞相子重言之欲微動崇而
意崇私其子或為之隱及聞崇所奏大喜且曰卿安
從知之崇曰知古微時是臣之所薦薦以至榮達臣
之子愚謂知古見德必容其非故必干之上於是明
崇不私其子之過而薄知古之眉崇也上欲斥之崇
為之請曰臣有子無狀撓陛下法陛下特原之臣為
幸大矣而由臣逐知古海內臣庶必以陛下為私臣
矣非所以禪元化也上久乃許之翌日以知古為工
部尚書罷知政事

太宗謂尉遲公曰朕將嫁女與卿稱意不敬德謝曰
臣婦雖鄙陋亦不失夫妻情臣每聞古人語富不易

妻仁也臣竊慕之願侍聖恩叩頭固讓帝嘉之而止
將軍王果嘗經峽口見一棺於崖側將墜使人遷之
平邊得銘云更後三百年木漂我臨長江欲墮不墮
逢王果

楚篋引朝鮮津卒霍里子高妻麗玉所作也子高晨起
刺舡而罹有一白首狂夫被髮提壺亂流而渡其妻
隨呼止之不及遂墮河水死於是投篋而鼓之作
公無渡河之歌聲甚悽愴曲終自投河而死霍里子
高還以其聲語妻麗玉玉傷之乃引篋而為其聲
聞者莫不墮淚飲泣焉麗玉以其聲傳鄰女麗容名
曰楚篋引焉

陌上桑出秦氏女子秦氏如邠人有女名羅敷為邑
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越王家令羅敷出採桑於
陌上趙王登臺見而悅之因飲酒欲奪焉羅敷乃彈
箏乃作陌上歌以自明焉

梅屋許先生曰耕堯田者有水廬耕湯田者有旱憂
耕心田者無慮無憂日豐年
楚師伐宋師人多寒楚子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

挾纒楚子不能使人皆挾纒而三軍為之煖煖其言也楚人有饋單醪者楚莊王授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楚莊王不能使河為醪而三軍為之醉醉其賜也然則虛言詭賜亦足以感士也士非虛詭所能感也楚子與心於此蓋有不費而惠者矣宋謝悔為荊州都督甚以年少自矜或問其年答曰三十五或笑曰昔荀中郎年二十七為北府都督卿比之已為老矣悔有斯色悔之慙生於自矜年少何足矜正如人言亦何是慙士夫得位領功德何如少老非所計必以年少官尊為勝祇生其躁進之心有所謂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者將無所不至矣始悔為宋臺者衛還都迎家窟容輻輳元瞻驚駭謂悔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傾朝野豈門戶福邪乃離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弟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悔遂建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悔不警於其先之言而慚於他人之問持此心志

馴至誅滅不亦宜乎
 詩曰它山之石可以攻玉孔子曰二人同行必有我師又曰明鏡所以見形往古所以知今賈誼曰不習為吏視已成事今已事可知也前車覆後車誠今轍迹可見而不避是後車又將覆也京房曰後世之視今猶今之視古也杜牧之曰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後人哀之而不鑒之是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嗚呼戒之哉
 魯男子不納嫠婦謂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則可在吾則不可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惠之可而孔子稱其為善學惠者善其能自審也宋晦菴嘗誨門人言今學者之病如學孔子便學微服過宋君命召不俟駕見南子與佛肸召欲往之類有多少處不學却只學此此是其不知魯男子之不可矣
 胡宿少與一僧善僧有祕術能化瓦石為黃金且死將以授宿使葬之宿曰後事當進力他非所冀僧嘆曰子之志未可量也楊楷為漢州軍事判官道遇術士曰君知有化瓦石為黃金者乎就楷試之既驗欲

授以方楷曰吾從吏祿安事化金哉術士曰子志若此非吾所及也竇舜卿監平鄉縣酒稅有僧欲授以化汞為白金術謝曰吾祿足養親不願學也是二者皆能不為此也

李西涯程篁墩少小時俱以神童被薦英廟親試之對句曰螭蟠一身鱗甲程即應聲曰鳳凰遍體文章上加稱賞時李尚伏地徐對曰蜘蛛滿腹經綸上遂大異之曰是兒他日作宰相耶俱賜寶錢而出后李出入館閣四十年卒如聖語

書永編下集 錢與謙初會試京師謁西涯學士時有以司馬溫

公像求涯翁替者翁遂命與謙代作其中有拔茅連茹公之在朝青苗變法公之在野公之再起是為元祐公之云亡是為靖康等語翁太加稱賞以為數語該括宋家治亂殆盡為之延譽于謝方石諸公謂有倫魁之才已而禮閣廷對果占首選

太祖初有天下一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燈下結網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網巾也用以裹之頭上萬髮皆齊矣明日召為道官且命取為定制

明天淵髯長數尺仕元為學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來復見心而其髯如故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留髯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惱留髯表丈夫上笑而遣之南京歷代帝皇廟每年一祀帝皇之前皆一爵惟獻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復至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階凡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至今遂為定制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像皆易成至元世祖其面乃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脩飾然越宿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痴達子汝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不加戮但驅遠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汝復何恨耶宜自寬釋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世祖面上無淚矣

國初時京都中有沈萬三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門至水西門是其所築也

南京國學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啟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遷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崇後因建學焉

書永編下集

洪武初制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九州縣之老人亦與焉某年朝覲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於後湖之中以為藏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曬而黃冊無沓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猶既明日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喜朕今復將託汝為守此冊無俾為鼠耗遂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

之自是後湖雖有鼠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獨坐于廳事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朝廷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鼠所噬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鷄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醪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常或曰老人廣之新會人也

書永編下集

十三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明日要作尊翁先生大人之藏於某山之原然吾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從而避之願以仁恕為心俯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闊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餘尾共一穴其一長數丈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妊後數日先生生焉厥狀甚異舌能銜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宋景濂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學士盡忠於建文君遭赤九

族蓋蛇之報云

太祖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下雲簾不著臣見拚今宵倚闌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之懽甚留縉飲至東方白

張士誠據吳中東南名士多往依之不可致者惟楊廉夫一人士誠無以為計一日聞其來吳使人要於路廉夫不得已乃一至賓賢館中時元主方以龍衣御酒賜士誠士誠聞廉夫至甚說即命飲以御酒酒

書永編下集

十四

未半廉夫作詩云江南歲歲烽煙起海上年年御酒來如此烽煙如此酒老夫懷抱幾時開士誠得詩知廉夫不可屈不强留也

朱陳村在徐州豐縣東南一百里深山中民俗淳質一村惟朱陳二姓世為婚姻白樂天有朱陳村詩三十四韻其畧云縣遠官事少土深民俗淳有財不行商有丁不入軍家家守村業頭白不出門生為陳村人死為陳村塵田中老與幼相見何欣欣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親屬居有族少長遊有群黃鷄與白

酒歡會不隔旬生者不遠別嫁娶先近鄰死者不遠葬墳墓多統村既安生與死不苦形與神所以多壽考往往見玄孫予每誦之則塵襟為之一灑恨不生長其地後讀坡翁朱陳村嫁娶圖詩云我是朱家舊使君勸農曾入杏花村而今風雨那堪畫縣吏催錢夜打門則宋之朱陳已非唐時之舊若以今視之又不知其何如也

書永編下集

十五

正統間宮殿當綵繪計用牛膠萬餘勅遣官齎勅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數辦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勅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歲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餘米買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正統中都御史陳智性剛而躁嘗坐堂偶有蠅拂其面即怒叱從者拿從者紛然東奔西突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稟問拿何人乃叱之曰是蠅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戒暴怒三字於上置諸左右以自懲及至有觸忤者輒舉木簡撻之一日

與寧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膺在朝議事不合相忿
詬 朝廷遂兩罷之

解學士縉應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為百獸尊誰敢
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時 仁宗留守南京頗懷慶因命

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即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楊文定公溥執政時其子自鄉來云道出江陵獨不

為縣令所禮乃天台范公理也文定深重之即擢為

德安知府再擢貴州左布政使或勸當致書范公曰

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也聞文定卒乃祭而哭

之以謝知已

于肅愍公謙為兵部尚書嘗已已之變議者請燒通

州倉以絕虜望公曰國之命脉民之膏脂顧不惜邪

傳示城中有力者恣取之數日粟盡入城矣

王文端公直在吏部時其子為南京國學博士考績

在部文選郎中欲留侍公改北學公不可曰是亂法

自我始矣

都御史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將領者聞

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而問
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
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公與夏公墳飲各出酒令公欲一字內有大人小人

復以諺語二句証之曰傘字有五人下列衆小入上

侍一大人所謂有福之人人服事無福之人服事人

夏云爽字有五人旁列衆小入中藏一大人所謂人

前莫說人長短始信人中更有人

章公懋為南京國子祭酒有監生請假託說一力採

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託有失

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莫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

曰公待我以誠奈何詒之明日返命其實謝罪

世傳呂洞賓唐進士也詣京師應舉遇鍾離公于岳

陽授以仙訣遂不復之京師今岳陽飛吟亭是其處

也近時有題絕句于亭上云覓官千里赴神京鍾老

相傳蓋便傾未必無心唐事業金丹一粒誤先生余

酷愛其旨趣蓋夫子告沮溺之意也

宋淳熙中王季海為相奏起汪玉山為大宗伯知貢

舉且以書趣來玉山將就道有一布衣之友平生極相得屢黜於禮部心甚念之乃以書約其胥會于富陽一蕭寺與之對榻夜分密語之曰某此行或者典貢舉當特相牢籠省試程文易義冒子中可用三古字以此為驗其人感喜玉山既知舉搜易卷中果有冒子內用三古字者遂徑批上置之前列及拆號乃非其友人也私竊恠之數日友人來見玉山怒責之曰此必足下輕名重利售之他人何相負乃如此友人指天誓曰曰某以暴發幾死不能就試何敢漏泄於人

書永編下集

卷下

六

一

果明前近已往寺中葬其女矣土山驚嘆此事馮北山可久為余言雖近於語怪然亦不可不傳足以祛人二蔽一則功名富貴信有定分有則鬼神相之無則雖典貢舉者欲相牢籠至於場屋亦不能入此豈人之智巧所能為乎一則人發一念出一言雖昏夜暗室人所不知而鬼神已知之矣彼欲自欺於冥冥之中而曰莫予云觀者又惑之甚者也

書永編下集

卷下

七

姚鏞為吉州判官以平寇論功不數年擢守章貢為人豪雋喜作詩自號雪蓬嘗令畫工肖其像騎牛於澗谷之間索郡人趙東野題詩東野題云騎牛無笠又無蓑斷龍橫岡到處過暖日暄風不常有前村雨暗却如何蓋規切之也君無何忤帥臣以貪劾之時端平更化之初特重施行貶衡陽人皆服東野之先見

漢程公為廷尉既罷門可設雀羅乃書門曰一貴一賤交情乃見唐李適之罷相作詩曰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為問門前客今朝幾箇來蓋笑而附寒而

棄從古已然灌夫一負寶嬰於擗棄之時任安不負

衛青於衰落之日徐晦越鄉而別臨賀后山出境而東坡宜其足以響千載之齒頰也

宋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為都督奏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者不知變繩束頓嚴諸君忿然統制劉瓌率眾縛祉渡淮歸劉豫魏公方宴僚佐報忽至蒲座失色公色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勞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為蠟書遣死士持遺囑言事可成成之不可速全軍以歸虜得書瓌分隸其眾困苦之邊賴以安南軒

言符離之役諸軍皆潰唯存帳下十人某終夕彷徨

而先公方熟寢鼻息如雷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即請月俸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往不省尋思此心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醫人既不自知病反惡人醫病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妬人之夫其惑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濁成風反相與非

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非笑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非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與非笑 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非笑儉約者傲誕成風反相與非笑譙默者賈子云莫邪為純兮鉛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瑩兮乃反謂子為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李疆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上頭今日登臨方覺險不如歸去卧林丘疆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薨于位謚文清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鷓鴣畏其天也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蛙十數聚于汙池叢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巨蛇蟠棘下以次啖群蛙群蛙疑立待啖不敢動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甚急蜈蚣漸近蛇不復動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逐蜈蚣甚急蜈蚣逃

入籬搶竹中蜘蛛不復入但以足踈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竹視之蜘蛛已節節爛斷如螻蛄矣蓋蜘蛛搖腹之時乃澆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蛇之噬群蛙自以為其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小於蛇矣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矣而能制蜈蚣物豈專以大小為強弱哉

書永編下集

卷下

莊子謂涇入水不濡入火不熟如周公遭變而亦烏几几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不熟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秦襄毅公絃巡撫陝西時秦府旗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擒治不少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怒逮公下錦衣獄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綃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貧狀上親閱其書嘉歎良久詔釋公繫且賜鈔萬貫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烜赫他巡撫官

率屈禮以見公獨與抗禮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撫臣賢否汪獨稱公廉能上以公疏示汪汪叩頭伏罪稱公賢不置 上釋之

張莊簡公悅奉職守法以不欺為本在刑部時朝士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某嘗有言耳訖事而聞之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無敢偽言以市恩聞者歎服在浙江始以糊名校士尋去之曰我且自疑人誰信我請托覲覘屹不為動

書永編下集

卷下

而士皆帖服無敢干以私者公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之聖賢其過人遠甚凡所獻為皆公無私故其事業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公忠尤恐不及况復濟之以私乎或言有善讀書不善作官者公嘆曰此正不善讀書耳世豈有違書本行而誤者家宰去位衆望咸屬公或言內未為之地者公直視不答其人懼而退公性素清約自小官至重任始終一節歸處杜門在外公私事一

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自甚益崇節儉以率子孫嘗
善揚屏間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殺隨有而設酒醴
量而傾雖新親不搥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
而可又亦將免煩勞以安生

臘月剖脩竹相接各釘以竹丁引泉之甘者貯之以
缸杜甫所謂剖竹走泉源者此也又須愛護用之諺
云近水惜木此實脩福之事云

諺曰慈不掌兵義不主財君子曰惟慈掌兵惟義主
財論語曰仁者必有勇非慈何以掌兵易曰理財正

辭禁民為非曰義非義何以主財不慈掌兵賊也不義
主財盜也

子奇年十六齊君使治阿既而君悔之遣使追追者
及國曰子奇必能治阿共載皆白首也子奇至阿鑄
庫兵以作耕器魏曰聞童子治邑庫無兵倉無粟乃
起兵擊之阿人父率子兄率弟以私兵戰遂敗魏師
昔管仲東縛自魯之齊路飢而泣過綺邑乞食封人
號死之因竊謂仲曰君用齊將何報我仲曰如子之
言我且賢之用能之使勞之論我何以報子封人恣

之韓信始為布衣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嘗釣於

城下諸母漂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日信嘗

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

食吾哀王孫而進食豈望報乎信後為楚王召所從

食漂母賜千金夫施人者不求報當如漂母不當如

封人受人施者不忘報當如韓信不當如管仲仲父

之言正矣我何以報子心無乃失之忍乎淮陰之言

陋矣吾必有以重報母情固有所不容已也

天之將明必倏暗而後明火之將滅必燿明而始滅

花果木將死先一年必繁華而盛實其氣始脫惟人

事亦有之倏暗者非所憂憂明者不足喜盛之極者

衰之兆也

古詩云一日看除目二年損道心予謂人患道心不

存耳道心果存豈有除目所能損哉彼慕膾鯁餌之

念洗滌未淨往往身寄山林而心存朝市跡履泉石

而意繫軒冕視山林泉石反若籠檻桎梏宜其看除

目而心為之損也特所損者人心耳豈道心哉伊川

曰百官萬務金董百萬之衆曲肱飲水樂在其中矣

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朱文公云良其智是止於止行其庭是止於動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人無己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止而至於如此其誰能動之昔有僧居深山中山鬼百計害之或誘以淫聲美色或眩以珍羞玩好或懼以奇形異物或脅以刀鋸炮烙僧皆不為之動久之迺寂然無有或問其故僧曰山鬼之伎倆有盡老僧之不聞不見無盡此即所謂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心安如是又豈除自所能損哉

書永編下集

二十七

真西山論菜云百姓不可一日有此色士大夫不可一日不知此味予謂百姓之有此色正緣士大夫不知此味若自一命以上至於公卿皆得咬菜根之人則當必知其職分之所在矣百姓何愁無飯吃苗劉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議舉勤王之師一夕獨坐從者皆寢忽一人持刀立燭後公知為刺客徐問曰豈非苗傳劉正彥遣汝來殺我乎曰然公曰若是則取吾首以去可也曰我亦知書寧為賊用况公忠義如此豈忍害公防閑不嚴有繼至者故來相告爾公

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俛而不答攝衣躍而登屋屋瓦無聲時方月明去如飛明日公命取死囚斬之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於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此又賢於鉏麀矣孰謂世間無奇男子乎殆是唐劍客之流也

書永編下集

二十八

慶曆中劫盜張海過鵠軍晁仲約令百姓歛金帛牛酒勞之海悅徑去不為暴事聞富鄭公欲誅仲約范文正不可富公愠曰方今患澶不舉而多方阻之何以整衆范公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主上手滑吾輩亦未敢自保也富公不以為然其後自河北還朝不許入國門未測朝廷意終夜徬徨不能寐思范公語繞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嚴尊字君平西漢時人卜筮於成都市日閱數人每依卦詞教人以忠孝日得百錢足以自養則閉肆下簾而讀老子蜀人羅冲具車馬衣糧勸之仕君平曰我有餘君不足奈何以不足奉有餘冲曰吾家萬金

子無擔石之儲何謂有餘曰吾嘗宿于家見子晝夜汲汲無有足時我賣卜不下林而錢數百塵埃厚寸無所用之豈非我有餘乎

李德明道中知絳州還朝閣門祗候李康伯謁之因謂德明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蓋一往見之僞曰我若昔謁丁崖州則乾興初已為翰林學士矣今已老大焉能隨群逐隊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莖推挽乎道之不行命也

書永編下集

卷九

二十九

文正公鎮越有戶曹孫君中卒子幼家貧公助之以俸錢百緡治巨舟差老衙校送歸作詩一絕戒其吏曰過關津但以吾詩示之十口相携泛巨川來時煖熱去凄然關津若要知名姓便是孤兒寡婦船顏曾公為臨川內史邑有楊志堅者嗜學而貧妻厭之一日告離志堅以詩送之曰平生志學在琴詩頭上而今有二絲漁父尚知谿谷暗山妻不信出身遲荆釵任意撩新髮明鏡從他別畫眉今日便同行路客相逢即是下山時妻持詩詣州請公牒求別醮顏

公案其妻曰王歡之廩既虛豈尊黃卷朱叟之妻必去寧見錦衣污辱鄉閭敗傷風俗若無褒貶僥倖者多遂箠之後無棄其夫者

近時江南有寡婦棄其孤兒再嫁富室又生一子及其死也前夫之爭爭葬之質之縣尹縣尹判其詞曰生前再醮已無戀子之心死後歸墳難見前夫之面斷今後夫之子葬之

楊虎得罪於衛北見趙簡子曰自今以後不復樹人矣堂下之人臣所樹者過半今反危臣矣簡子曰樹

書永編下集

卷九

二十九

桃李者夏得休息樹蒺藜者秋得其刺今子所樹蒺藜也自今以後擇人而樹之

王沂公與一朝士有舊欲得齊州沂公曰齊州已差人乃與廬州不就曰齊州地望畢於廬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慙而退

伊川先生在經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潛思存誠冀以感動上意而其為說常於文義之外及復推明師之人主一日當講顏子不改其樂章門人或疑此

章非有人君事也將何以為說及講說畢文義乃復
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
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為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
才也而簞食所飲季氏魯國之靈也而富於周公魯
君用於如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歎服

章惇蔡下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富廣
東則移廣以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
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
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

書永編下集

四

三十一

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
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
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垂涕公曰豈非安世有後
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
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其心
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時政之
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或不為動使者
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
惇卡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迺往請即以虛

聲通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下意時

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
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
以能殺公意達之惇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入
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郡
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留客
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曰聞朝
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難矣客從其
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當死者之家事

書永編下集

四

三十一

甚悉客驚歎以為不可及也俄報運使距郡城三十
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益號泣不食亦不能
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
至夜半伺公則鼾寢鼻息如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
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
血而斃矣明日有客言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
矣然公亦無喜色於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公巡邊至為環慶經畧使知環
州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种世衡素得屬

羗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
 有牛奴訛妻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來郊
 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深三
 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衡曰吾
 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邪遂冒雪而往既至奴訛尚
 寢世衡蹴起之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
 至者公了不疑我邪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又傳
 云世衡佯醉卧其帳中奴訛與其妻環侍不敢離左
 右既醒而謂曰我醉此爾何不殺我奴訛泣曰是何

畫水集

卷八

三十三

一

言耶惟有一死可報吾父爾自是為羗無不悅服

范文正公微時嘗詣靈祠求禱曰他時得相位乎不
 許復禱之曰不然願為良醫亦不許既而歎曰夫不
 能利澤生民非大丈夫平昔之志也他日有人謂公
 曰丈夫之志於相理則當然醫之伎君何願焉乃無
 失於卑耶公曰嗟乎豈為是哉古人有云常善救人
 故無棄人常善救物故無棄物且丈夫之於學也固
 欲遇神聖之君得行其道思天下匹婦有不被其澤
 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能及小大生民者固惟相為

然既不可得矣夫能行救人利物之心者莫如良醫
 果能為良醫也上以療君親之疾下以救貧民之厄
 中以保身養生在下而能及小大生民者捨夫良醫
 則未之有也

蘇文忠公軼與朱鄂州書云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
 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
 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
 目背面以手按之木盆中初嬰良父乃死天麒每聞
 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

畫水集

卷八

三十四

一

鄂人有秦光亨者今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母
 也其舅陳遵夢一小兒授其衣若存所訴比兩夕輒
 見之其狀甚急遵獨念其姊有娘將產而意不樂多
 子豈其應是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
 免準律故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
 以告諸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論以禍福約
 以必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
 克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但得初生數日不殺
 後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

豈可勝計哉

司馬溫公自以遭遇聖明言聽計從欲以身殉天下躬親庶務不舍晝夜或以諸葛孔明事多食少之語戒之公曰死生命也為之益力病革諄諄不復自覺如夢中語然皆朝廷大事也既沒其家得遺一表八紙上之皆手札論當世要務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強毅不為苟合初善主荆公荆公當國冀其助而抵之乃力於他人荆公嘗遣雲論意曰所爭者國事蓋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况朋友乎自守益確士論以此歸之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無不往者韓魏公於其間取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強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然同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梅尚書和勝執禮嘗序送吳仲儀提點江西路刑獄云劉夔侍郎自負有道術功行一旦上章解組徑入

武夷山樓居遐想日俟仙去俄有神降之言罪莫大

於殺人夔抱大罪奈何興妄念于帝所夔叩頭自列生平脩謹雖物無敢殺而况於人神曰昔提點某路刑獄時某縣入某死罪州如之夔弗察也其罪實繁夔於是悵然悔咎不可及又聞陳睦嘗提點兩浙路刑獄會杭民有妾夏沉香者澣衣井旁其嫡子墮井妻訟于州必以謂沉香者擠之墮井也三易獄不合睦怒劾掾別委官攝治之許獄具以才薦遂逐二掾而殺沉香東坡詩所謂殺人無驗終不快此恨終身

恐難了蓋有激云他日睦還京師父之無所授聞朝師邢頗從仙人遊乃密叩以未來事邢終拒弗之答尋詰所親曰如沉香何睦為之震汗廢食者累日

孫莘老覺知福州時民有欠市易錢者繫獄甚衆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莘佛致請于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又無露坐者孰若與其錢為獄囚償官遂使數百人釋

枷鎖之苦其得富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官因圖遂空

太宗在藩王顯與周瑩為給事赤脚道者相顯曰此兒須為將相但無陰德耳及長太宗愛之曰爾非儒家柰寡學問他日富貴不免回牆取軍誠三篇令論之咸平三年以使相出帥定州便宜從事忽且道亡通刺為謁被冠褐自稱鄆都觀主突則口角至耳亂鬚若剛鬚謂顯曰昨上帝憐蕃魂二萬至本觀未敢收於冥籍死於公之手者公果殺之則功冠於世然減公葬十年二端請裁之顯謂風狂吐起後月契舟引數萬騎獵于威虜軍境即梁門也會雨虜弓皆皮絃緩弱不可用顯引兵勁襲大破之梟名王貴將十註永編下集五輩獲偽羽林印二紐註漸築京觀於境上露布至闕朝廷以樞相詔歸赴道數程而卒

陳公泊初為開封府功曹參軍時程琳尹開封章獻太后臨朝族人貴驕自杖老卒死人莫敢言公當驗屍即造府白琳琳望見公來迎謂曰驗屍事畢乎公曰未也琳遽起隱屏間曰不得相見公唯而出適苑所太后已遣中人至曰速視畢奏乘公起再拜曰領聖旨未畢使者十輩督之吏等皆懼謂公應以病死

聞公怒曰何不以實吏等駭曰公固不自愛其語不致公復怒曰此卒寃死待我而仲爾曹依違懼斷法不爾赦即自實其狀詰琳琳又迎問曰如何公曰杖死琳大喜撫其背曰如此陰德官人必享前程遽索馬入奏已而太后族人有特旨原公亦不及罪公自此名顯歷官臺省終三司副使人以謂積善之報未艾云

趙韓王為相置二大甕於坐屏後凡有人投利害文字皆置其中滿即焚之於通衢李文靖公曰沈居重位實無補萬分唯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惟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徇所陳請施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山云往時充員救局浮食是慚惟是四方奏請廷臣面對有所建置更革多下看詳其或書生貴游不諳民事輕於獻計不知一旦施行片紙之出兆姓蒙害每與同官悉意論駁朝廷清明常得寢罷編摩之事格考之勤顧何足以當大官之膳或庶幾者僅此可以償萬一耳凡此皆至論夫子曰仍舊貫何必改作古人曰和不什不變法甚言

更革建置之不可輕也或曰若是則將坐視天下之弊而不知救歟余曰不然革弊以存法可也因弊而變法不可也不守法則散生非法之足以生弊也若韓范之建明於慶曆者革弊以存法也荆公之施行於熙寧者因敝而變法也一得一失蓋可觀矣或曰荆公有志於二帝三王之法度豈可厚誅乎余曰有志於二帝三王當自格君心始不當自變法度始有堯舜之君則有堯舜之治有禹湯之君則有禹湯之治法度云乎哉

禮水編下集

二十九

近時有以張巡傳糊窗者有一士人見之而題四句於其右云坐守睢陽當豹關江淮賴此得全安至今青史雖零落猶障窗風一百寒

蚺蛇長十丈常吞鹿肉消盡乃繞樹出骨養創時肪腹甚美或以婦人衣投之則蟠而不起其膽上旬近頭中句在心終旬近尾

蛇以桑柴燒之則見足出 蟬腹下有毛者殺人

盤目白腹下五一曰字卜一曰字者不可食

凡飛鳥投人家口中必有物當按而放之

聖人不貴其獨治貴能與眾共治工垂不貴其獨巧貴能與眾共巧

凡人富則不羨爵祿貧則不畏刑法不羨爵祿者自足於已而不畏刑法者不賴其身也二者為國之所甚蠹而不知防之故令不行禁不止由爵祿而後富則爭盡力於其君矣由刑罰而後貧則人咸畏而從善矣

兩智不能相使兩貴不能相睦兩辨不能相屈力鈞勢敵也慎子云兩賤不能相事兩貴不能相使

禮水編下集

四

賢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長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訥

天不能春菊冬蓮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摘汝貉是以聖人不違俗人不能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人不能使魚馳獸飛是以聖人不違物所長

邯鄲有吹者托李奇人爭學之後知其非皆棄之由未始知音也人有然狙召鄰者以為狗養之後聞其

但也據地吐之由未始知味也

待驟馮飛兔而駕則世莫有乘車者待毛嬙西施而

妃之則終身無家矣待古之英俊而用之則國無人

矣

食穀而卸田夫衣帛而笑蚕婦豈不惑哉

食水者善遊而耐寒魚食土者無心而惠蚶食虫者

多力而思糜食桑者有絲而蛾蠶食肉者勇敢而悍

虎食氣者神明而壽仙食穀者慧智而天人

虎豹之軀未成文而有食牛之氣鴻鵠之鷩羽翼未

洽而有四海之心

得十良馬不如得一伯樂得十良劍不如得一歐冶

得地千里不如得一賢人

夏不衣裘非不愛裘也煖有餘也冬不用絮非不愛

絮也清有餘也

言不相聞故命之金鼓視不相見故命之旌旗金鼓

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

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

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

孔子讀詩及小雅嘯然嘆曰吾於周南見周道所以

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正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德

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避世之士所以無悶也於

木瓜見苞苴之禮所以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

也於鷄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

之先事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

見亂世之懷明君也於七月見幽風之所以造周也

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

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

有功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

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

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保其祿

也於采芣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聽黃鐘之聲然後知擊缶之細觀袞龍之文然後知

被褐之陋倦立而思遠不如遲行之必至也孤居而

願知不如務學之必達也志者學之帥也才者志之

役也學者不患才之不贍患志之不立是以為之者

億兆成之者無幾君子必立其志

君子無尺寸之封而民尊之無刑罰之威而民畏之無羽蓋之樂而民樂之無爵祿之賞而民懷之其所以致之者一也

昔倉梧丙娶妻美而與其兄欲以為讓也則不如無讓焉尾生與婦人期於水邊暴水至而不欲以為信也則不如無信焉葉公之黨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欲以為直則不如無直焉陳仲子不食母之粟出居於陵欲以為廉則不如無廉焉宗魯受齊豹之謀死詿繫之難欲以為義則不如無義焉

周之人有愛其裘好其珍者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將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羶言未卒狐相呼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

兵之不可廢也馬善用之則為福不善用之則為禍

作法貴於易避而難犯救弊貴於省事而一令革弊則為腐樹鬱則為蠹人鬱則為病國鬱則百匿並起所謂國鬱者主德不下宜人欲不上達也
兒童之所喜者耆老之所非耳目之所娛者乃心慮

之所疾

大明光於天下燈燭何施時雨霈于地中涓滴何潤豈生者類父夜生者類母陰陽之氣也

立大厦先擇匠而後簡材治國者先擇佐而後定民貴有常名而賤不得冒尊有常位而卑不得踰縣千金於市市人不敢爭分定也委一金於路兒童爭之者分不定也

伊尹耕于有莘孰知非夏之時人呂望釣於渭濱孰知非殷之漁者遇湯武文王然後能知其材也

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內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

學士宋公濂嘗侍

上飲公素不勝杯勺舉觴即辭上強之至三觴面如赭行不成步上歡笑親御翰墨賦楚詞一章以賜仍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且曰俾後世知朕君臣同樂若此也

尚書魏公驥為松江教官汲汲成就人才諸生在學

居者候一更盡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盃
至三更乃携粥以隨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
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為尚斯文性好吟咏矍
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禮重之呼為先生贊見惟
帕一方振亦不較在兩都法司因早恤刑有王剛惡
逆訴寃或以其年少欲緩之公曰此婦人之仁天道
不時止此謂也獄遂決翌日而雨又成卒四人牧馬
三人互毆一人死所司拷訊一人當之公曰罪一人
情可矜罪三人律不合上請卒得旨三人各杖一百
改戍邊

尚書軒公乾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
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綿被裹之有司急為
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水
藻之聲為浙江按察使俸給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
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二斤
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留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鷄僚
屬見之驚異此舉不易得也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
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

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
卓食饋之亦不納

都督山公雲鎮廣西時有一老隸鄭半者性鯁直敢
言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矧廣西素尚貨利
我亦可貪否半曰公初到如一新潔白袍有一沾汗
如白袍點墨終不可前也公又曰土夷饋送苟不納
之彼必疑且忿奈何半曰居官贖貨則朝廷有重法
乃不畏朝廷反畏蠻子耶公笑納之在鎮踰十年廉
操始終不渝固不由半而半亦可尚云

神不散非類民不祀非族古人繼嗣大宗無子則以
族人之子續之取其一氣脉相為感通可以嗣續無
間此亦至正大公之舉而聖人所不諱也後世理義
不明人家以無嗣為諱不肯顯立同宗之子多是潛
養異姓之兒陽若有繼而陰已絕矣蓋自春秋鄭子
取莒公子為後故聖人書曰莒人滅鄭非莒人滅之
以異姓主祭祀滅亡之道也秦以呂政絕晉以牛叡
絕亦皆一類仲繁露載漢一事有人家祭用祝降神
祭畢語人曰適所見甚怪有一官員盛服欲進而躡

踏不敢進。鬼蓬頭叔祖手提屠刀剪而前歎其祭
是何神也。主人不曉其由。有長者說其舊日無嗣。乃
取異姓屠家之子為嗣。即今主祭者。所以只感召得
他屠家父祖而來。其繼立本家之祖先。非其氣類。自
無交接感通之理。然在今世論之。立同宗又不可泛
蓋。姓出於上世聖人所造。正所以別生分類。自從有
賜姓。匿姓者。故立宗者。又不可恃同姓為憑。須審擇
近親有來歷分明者。立之。則一氣所感。父母不至失
祀。今世多有取他子之子為後。以姓雖異。而有氣類
相近。似勝於姓同。而屬疎者。然晉賈克以外孫韓謚
為後。當時太常博士秦秀已議其昏亂紀度。是則氣
類雖近。而姓氏實異。此說亦斷不可行。天子祭天地
諸侯祭社稷。及其境內之名山大川。大夫祭五祀。士
祭其先。古人祀典品節一定。不容紊亂。在諸侯不敢
僭天子而祭天地。在大夫亦不敢僭諸侯而祭社稷。
山川如季氏族泰山。便不是禮曲。禮謂非所當祭。而
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淫祀者不必皆是不正之
鬼。假如正當鬼神自家不應祀。而祀他便是淫祀。如

書永編下集

四十七

諸侯祭天地。大夫祭社稷。季氏族泰山。便是淫祀。
宋高宗問岳飛曰。卿得良馬否。對曰。臣為有二馬。日
啗芻豆數斗。飲泉一斛。然非精潔即不受。介而馳。初
不甚疾。比行百里始奮迅。自午至酉。猶可二百里。馳
鞍甲而不息不汗者。無事然。此其受大而不苟取。力
裕而不求逞。致遠之材也。不幸相繼以死。今所乘者
日不過數升。而林不擇粟。飲不擇泉。攬轡未安。踴躍
疾驅。甫百里力竭汗喘。殆欲斃然。此其寡取易盈。好
逞易窮。鴛鴦之材也。高宗稱善。
晏子使楚楚。王令左右縛一人作盜。過王問何處人
也。對曰。齊人也。王視晏子。齊國善盜乎。晏子曰。橘生
江南江北。則作枳。地土使然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
入楚。則盜。臣不知也。楚王自取弊耳。
晏子使楚楚。土以晏子短。作小門於大門之側。晏子
曰。往詰狗國。從狗門入。今來使入楚。不可從狗門入
也。遂大門入。
兔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
鳴。鶴千歲亦極其樂。朝生暮死亦盡其樂。

書永編下集

四十八

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之聞不如一戶之明
屈軼生於庭見佞人則指必若如此舜何用今臯陶
陳知人之術

聖人前知千歲後知萬世孔子將死遺書曰有一男
子曰云秦王上我之牀顛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後
秦王果至沙丘而亡孔子又云董仲舒亂我書後仲
舒論春秋著傳記又云亡秦者胡後胡亥果亡秦此
信孔子前知千歲也

草之精秀者英獸之特群者雄張良是英韓信是雄
書未編下集 四九

漢未有管秋陽者與弟及伴一人避亂俱行天雨雪
糧絕謂其弟曰今不食伴則三人俱死乃與弟共殺
之得糧達舍後遇赦無罪此人可謂善士乎孔文舉
曰管秋陽受先人遺體食伴無嫌也苟侍中難曰秋
陽貪生殺生豈不罪耶文舉曰此伴非會友也若管
仲啖鮑叔貢禹食王陽此則不可向所殺者猶鳥獸
而能言耳今有大齧一狸狸齧一鸚鵡何足怪也昔
重耳饑齊女而欲食狐偃叔敖怒楚師而欲食玉參
賢哲之忿猶欲啖人而况遭窮者乎

郭林宗葬母徐孺子往吊之置生芻一束於墓前衆
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
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愚按今人用
束芻故會多以為美死者觀無德以堪之言又似美
生者蓋古禮知生者吊知死者傷孺子之來吊也非
傷也夫吊之為言唁慰之意也而美德焉意不左耶
且吊人母死而美子德於吊意無涉林宗之解無乃
即書燕說類耶惜乎當日會葬諸賢無有親閱之者
陳后山扈從南郊不肯服趙挺之衣因凍而死陽節

書未編下集 二

潘氏以為却衣凍死寔陳三之細事愚竊有說焉身
者親之遺也子全而歸之孝之終也故曰死生亦大
矣孰謂凍死而為事之細耶夫挺之人品固可鄙而
其衣固可却矣然當時班行故舊中獨無一縑袍可
假之以禦寒耶易曰苦節貞凶后山之謂也

陸象山曰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愚謂庸人豈能
擾天下也哉擾天下者惟奸作聰明暨大奸大惡則
然觀商鞅李斯之擾秦桑弘羊孔瑾之擾漢李林甫
之擾唐王介甫之擾宋謂之庸人可乎白夫斯言之

出也世之庸人於天下之事有必至之憂不測之禍往往以此藉口誰則肯履犯人憂天之念哉

秦始皇坑儒說者謂設為陷阱而殺之愚以為坑者只是掩其不知而加害也非真掘土而為坑也今民間訟牒亦有坑陷之詞即是此意此坑字當作虛活字者如古云聲色溺人非真溺於水也且畫之楛非指以刑也不然白起坑降卒四十萬於長平項羽坑降卒二十萬於新安設使掘土為坑若是其廣夫彼降卒寧不知之又寧肯帖然束手而就死乎

書永編下集

五十一

莊定山賦曾節婦詩曰二十夫君棄妾身諸郎痴小舅姑翁自傷薄命同衰葉不掃蛾眉嫁別人化石未成猶有淚舞鸞雖在不驚塵鎖窗獨對東風樹歲歲花開他自春羅一峯謂此詩苦心苦語可泣鬼神或問朱買臣養去婦於官舍陸放翁會出妻於沈園而皆及其後夫焉於義禮何君愚曰買臣之妻自厭糟糠而去放翁之妻得罪姑氏而離與廟絕矣况二婦無良再醮稿砧之義禮二子養之會之不亦過乎夫養之會之且不可而又及其後夫焉男女之防

不亦瀆乎或曰放翁不能忘其結髮之情四十年間而會於沈園者三焉其視買臣念妻厭翁求去而驕之以富貴養之以終身者不有間乎愚曰不然妻之出也母之憾也忘母之憾而溺妻之愛可乎彼既別有所天此猶不能割愛不已惑乎律二子之失猶魯衛之政也皆不可以為訓

胡東洲為督學時有士子某者不帥教懲以夏楚明年其人狀元及第官翰林東洲以述職至京師其人設席款之以新得古哥窰盤盞行酒且曰此器世所寶也但俗眼不識之耳其意蓋譏東洲往時不知已也東洲曰以老夫觀之此器脆薄容易破綻終不若良金美玉之器為可寶也其人深悔失言

朱文公有足疾嘗有道人為施針灸之術旋覺輕安公大喜厚謝之且贈以詩云幾載相扶藉瘦筇一針遠覺有奇功出門放杖兒童笑不是從前勃率翁道人得詩徑去未數日足疾大作甚於未針時亟令人尋逐道人已杳知其所往矣公歎息曰其非欲罪之但欲追索其詩恐其持此誤他人耳

綠雪亭中有二石缸日久水濁或曰放田螺數升食其淤泥可也或曰以黑鉛一片置水中水即清澈缸中養鯉魚數十頭每陰霧雷雨即跳躍出外或曰以龜鱉一二枚守之即不跳躍予試之皆驗

蘇東坡頻年謫居嘗作詩曰人家養子愛聰明我為聰明誤一生但願生兒愚且蠢無災無害到公卿近時楊宗伯月湖反其意作詩曰東坡但願生兒蠢且只為聰明自占多愧我平生愚且蠢生兒何怕過東坡

愚按詩二詞指雖若不同其由激而不由衷將無同書永編下集 五十二

平孟子曰其子之賢不肖皆天也杜子美曰有子賢與愚何必掛懷抱觀孟子與少陵之言其於天命委蛇消息盈虧之理可謂達哉

南宋王懿與兄叡同起義兵與慕容垂戰敗懿被重創走與家屬相失路徑大澤不能前困憊臥於林中忽有一小兒青衣年可七八歲騎牛行見懿驚問曰漢已食未懿言飢小兒去須臾復來得飯與之懿食畢欲行會暴雨江溢莫知津徑遇有一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即懿衣因渡水懿隨之得濟與兄叡相

及後宋武帝受命以懿為徐州刺史懿於彭城立佛寺作白狼童子像於塔中以存河北所遇也

元末時蕭縣一男子樵于白茅山時林木蒼蔚寂無人行獨一犬隨之樵者為虎所獲將噬之犬鳴鬪不已力竭而死虎亦遁去樵者遂免害父老相傳以為義犬噫世之忘義者有愧於此犬多矣錄之豈獨為一犬哉

日本國。即古之倭奴其地周回數千里西北至海東北限以大山國王以王為姓歷代不易文武皆世

官有五折十道附庸國凡百餘其俗黥面文身披髮跣足婦女不淫不妬飲食用籩豆初喪却酒肉計其道里在會稽之正東洪武四年朝貢至今不絕

琉球國。有大琉球小琉球在泉州之東大海中主姓歡斯所居多聚髑髏殿宇皆刻禽獸其人去髮黥手羽冠毛衣無禮節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產子必食子衣好剽掠殺人祭鬼不知節候國西有澎湖島海水漸低謂之落際舟行誤入者百無一回洪武四年朝貢其國王嗣立皆受

本朝冊封國有壽安鎮國山永樂初

御製碑文賜之

朝鮮國○箕子所封之國東西濱海北鄰女直西北至鴨綠江廣二千里袤四千里在山東之東北俗無淫盜讀書喜文字飲食用俎豆官吏閑威儀柔仁惡殺崇釋信鬼男女群戲相悅為婚死經三年而葬洪武二年其國王頤表賀 即位 賜金印誥命封高麗國王其後侍郎李成桂代位請改國號 詔仍朝鮮至今朝貢

禮水編集

卷

五十五

占城國○即古越裳氏其地東西七百餘里南北三千餘里東北至廣東舟行可半月國有縣鎮護以甌城王出入乘象頭戴金帽身被瓔珞每坐朝有美女三十人侍從官屬謁見皆膜拜其人好潔日三五浴以腦麝塗體以諸香薰衣性兇悍果於戰鬪商舶至即差官監盤十取其二外聽交易產大珠如水晶大於鷄卵前代爰服爰叛洪武初遣使朝貢 詔封為王每國王嗣位必請 命遣使冊封以為常

真臘國○即占城之南自泉州海行月餘日可到其地約七千餘里王視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頭帶金寶花冠被珍珠瓔珞耳懸金鐺國城周七十餘里殿宇三十餘所頗壯麗以象牙為壁文木為竿躋以金橋長三十餘丈有銅臺上列銅象二十四隻各重四千斤戰象幾二十萬馬多而小奉佛謹嚴日用舞女三十人舞獻佛飯民間亦尚華侈以錦圍身諺云富貴真臘是也洪武初表獻方物至今不絕

于闐國○在亦力把力國南東至 京師一萬餘里

禮水編集

卷

五十六

其王錦帽金冠不令人見髮見髮即歲儉地方千里山多美玉有好馬駝騾寺塔僧尼甚眾每設齋日王必親自洒掃饋食俗無禮義多淫盜喜歌舞上紡織初無蠶求婚於鄰國女懷蠶以歸關守不敢驗女刻石戒勿殺蚕蛾出盡始治繭宋開寶中獻美玉一塊重二百二十七斤又產獨峯駝獅子名馬有崑崙山黃河之源出于此永樂六年始通朝貢 撒馬兒罕國○疑即古之屬賓國東西三千餘里東至 京師一萬五千餘里有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

土身熟之阪騎步相持繩索相引危險特甚其王戴牛頭冠坐金馬座葱嶺有淮祠以金為屋以銀為地祠前有一魚脊骨其乳中通馬騎出入人多工巧善治宮室器用金銀以手取食有鐵門關產寶物千種琉璃光瑩勝王唐開元中遣使貢秘文奇藥

本朝洪武二十年來朝至今不絕

交趾國古南交之地至京師一萬二千餘里洪

武初其主陳日燧率先歸附賜安南國王印傳至

日焜其臣黎季犛立永樂四年討平之求立陳

氏後無所得因郡縣其地立三司以鎮之洪熙元年

寇黎利復反又討之始奉表乞立陳高為王詔封

高為王後利篡高而自立朝臣復請加兵會利遣

使謝罪請命因而與之天順初國王黎濬被黎宗

所弑其陪臣黎識等表請于

朝遣翰林錢學士溥特節封黎灝為王其地夷獠雜

居不知禮義椎髻剪髮跣足文身好浴善水席地盤

足人有頭能飛者以兩耳為翼夜則飛去海邊食魚

鰕曉復歸身然不常有也土產猩猩人面猴身諸言

嗜酒有波羅大如冬瓜其香可啖人有阮翁仲者身長三尺始皇使將兵威震匈奴及卒遂鑄其像立司馬門今人墳墓間有石人曰翁仲者此也

大秦國一名犁軒在西海之西地有弱水流沙幾

於日入之處地方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使者

數十約至京師四萬餘里其王以織金纏頭屋宇

以水晶為柱琉璃為瓦其人長大美哲有官曹簿領

皆髡頭而衣文綉王少出惟誦經禮物出則乘馬馬

皆飾以金玉珠寶或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

賢者廢者無怨有幻人峭鼻拳髮長四天餘能額上

為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幡旄

亂出海中有鬼市王客和同我往彼去彼來我歸以

互置諸物旁侍領直然後收物有珊瑚洲土人以鐵

銅取之

大食國本波斯之別種在夏州之西北地方千里

勝兵四十萬民俗侈麗天寒多雪其王頭纏織金番

布朝聖則戴純金寶冠所居以瑪瑙為柱以綠土為

壁以水晶為瓦帷幕皆百花錦堂榻飾以金玉皆砌

包以純金玉每視朝坐珍珠簾內有丞相披金甲戴
堦臺擁衛左右餘官各領兵馬馬高七尺士卒號勇
武藝絕倫街潤六七丈鋪以石板極精緻民居與中
國同但瓦則以薄石為之市肆喧譁百貨萃聚有駭
馬云與龍交所產者日行千里有駝鳥勝得人騎瓜
大者數人食一枚其王常令人入海經涉八年未極
西岸於海中石上見大樹皆生小兒見人笑而不語
連枝摘取即乾黑其國在唐宋時皆通朝貢

西洋吉里國○其國乃西洋諸番之會海濱為市行
者讓路道不拾遺俗稍近古產駿馬永樂以來朝貢
不絕

一弗敵國○在吐谷渾北有屈海周千餘里衆有萬
戶不食五穀惟食魚與蘇子類弱不諳戰鬪忽見異
人舉國便走性如野獸體輕工走逐不可及是蠻夷
中之醜類也

勿斯里國○有一十六州周回有六千餘里有三百
六十村每村供國用一日可足一年之食其王白誓
纏頭着番衫出入乘馬前有省馬三百疋皆金鞍寶

轡有虎十頭縻以鐵索伏虎者百人弄鐵索者五十
人持播捧者一百人臂鷹者三十人又千騎圍護有
親奴三百各帶甲持劔鳴鼓者百人儀仗甚都有大
塔高一百丈他國或兵侵則舉國據塔以拒敵上下
可容二萬人內居守而外出戰

三佛齊國○本南蠻別種與占城為鄰在泉州之正
南管十五州國人多姓蒲王出入乘船身纏花布衛
以金鏢民居蓋以椰葉習水陸戰男女椎髻好潔夫
氣多熱少寒俗稱其王為龍精不火食食則大荒不
水浴浴則大潦惟食沙糊浴蓋薇露而已有百寶冠
其重每大朝會惟王能戴之傳禪則集諸子能勝之
者嗣位自洪武以來朝貢不絕

沙華公國○在大海中其人肆行劫掠商船或漂至
其國則擒人燒食之又有一種曰毗舍耶者與泉州
之晉江縣相近其人語言不通裸袒野睚始畜類也
或時至晉江劫掠其來不測多羅羅生畜獸之意喜鐵
器及是筋人閉戶則免但刳其門闥而去櫛以是筋
俟俯拾可緩數步又東南有女人國水常東流蓮肉

長八餘核桃長二尺其國無男子其女感風而生女
女貴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生女從母姓

兀良哈國○即古之山戎無屋宇行則車為室止則
輶為廬自君長以下皆食畜肉衣毛皮貴在賤老怒
則殺父兄娶先掠女歌舞送葬無禮頭髻莠中最甚
洪武二十二年 命其酋長為指揮使各領所部朝貢
至今不絕

默德那國○即回回祖國有城池宮室民物蕃庶非
自殺不食忌豕肉齋戒拜 天製造雕鏤尤極工巧

宣德中來朝貢方物

木蘭皮國○在西海中自大食國發舟正西海百餘
日方至其國一舟可容萬人舟中有買食肆機杼之
屬言舟之大者莫如此國所產極異麥粒長三寸辰
圍六尺榴重五斤桃重二斤香櫟重二十餘斤胡羊
高數尺尾大如翬春剖腹取脂數十斤縫合仍活不
取脹死日長三時秋風忽起人獸速就水飲稍遲
則涓死

恭嶺沙國○城方一千餘里王著戟衫金帶金冠婦

入着珍珠衫工產金寶極多民居七層每一層為一
家其國先明乃太陽沒入之地至晚日入其聲如雷
每於城上用千人鳴金吹角以混日聲不然則孕婦
小兒皆驚死斯言恐未足信

勿拔國○邊海有陸道可到大食王人露頂跣足纏
布惟宰相及王之左右乃着衫纏頭王居用磚民居
蓋以茅人多妖術能變身作禽獸水族形善咒詛人
死將葬則親戚皆舞劍而入問以死故若人殺死我
等當為報讐喪主答以非人所殺自係天命乃投劍

而哭有大魚長十餘丈筋骨可架屋骨節可舂米有

山圍四千餘里大中無人烟出血竭玳瑁龍涎等物
三苗國○在荆陽之間唐虞時特險為亂今岳州是
也昔高辛時有大名盤瓠人有父為賊所殺者誓于
衆曰能為我復讐者以女妻之盤瓠聞之掉尾而去
遂啣賊首而還因妻以女入山三年生六子六子既
長問於母曰吾父是誰母指犬曰此是父也六子耻
之遂殺盤瓠今貴州夷人父老則賣之名賣翁苗又
有東苗西苗紫苗紅苗花苗又五溪之蠻曰

猶曰徭曰僮曰伧曰伶曰伧徭字皆從犬盡盤瓠種也

三嶼國○散居南海中每一聚落約一千餘家地多崇崗疊嶂憑高依險編茅為屋其人形短而小眼圓而黃虬髮露露巢于木巔或三五為群跣伏草莽以暗箭射人授以瓷碗則俯拾跳呼而去

百焚國○在雲南之西南即麓川平緬種類不一自漢以來叛服不常各有土酋為主洪武中猶負固不服命黔寧王討平之不加約束聽其自為葢教上

書永編下集 六十三
下僭奢雖微名薄職皆繫金銀寶帶官民皆以笏為

為帽飾以金玉珍寶為高頂如寶塔狀徧插翠花羽毛後垂紅纓以坐象為貴其相見則合掌拜跪而無端肅拱揖之禮長於已者則跪之見頭目則膝行以前三步一拜地無城池因高山為此若軍民無定籍聚則為軍散則為民師行無紀律倚象為聲勢每戰則自縛於象上悍而無謀房屋狹陋覆以草或為竹樓如兒戲狀不重處女未笄聽與弱冠男子通而相得為夫婦九子弟有職名則父兄拜跪之坐受自若

父母死則多聚年少歌舞飲酒謂之娛屍不知節序惟望月之出沒以測時候正統初麓川又反

命靖遠伯王公驥征之始平

元城先生在宋杜門屏迹不妄交遊人罕見其面然田父野老市井細民以謂若過南京不見劉侍制如過泗州不見大聖及沒耆老士庶婦人女子持薰劑誦經而哭父老日數千人至墳擁不得其門而入家人因設數大爐於廳下爭以香炷之香價頗貴後二年虜人驅墳戶發棺見公顏貌如生咸驚曰必異人也問誰墳戶對以其官一無所動蓋棺而去

寧王常獵于鄆縣界搜林忽見草中一櫃扁鎖甚固王命發視之乃一少女也問其所自女言姓莫氏伯叔庄居昨夜遇光火賊賊中二人是僧因劫其至此動婉含頰冶態橫生王驚悅之乃載以後乘時莫者方生獲一熊置櫃中如舊鎖之時上方求極色王以莫氏衣冠子女即日表上之具其所由上令克才人經三日京兆奏鄆縣食店有僧一人以錢一萬獨賃店一日一夜言在法事唯昇一櫃入店中夜久腦膊

有聲店戶人怪日出不啟門撤戶視之有能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露上知之大笑書報寧王寧音大能處置此僧也莫才人能為泰聲當時號莫才人轉焉

徐敬業年十餘歲好彈射英公每曰此兒相不善將赤吾族射必溢鎗走馬若滅老騎不能及英公常獵命敬業入林趨獸因乘風縱火意欲殺之敬業知無所避遂屠馬腹伏其中火過浴血而立英公大奇之近有盜發蜀先王墓墓穴盜數人齊見兩人張燈對

其待衛十餘盜驚懼拜謝一人顧曰爾飲乎乃各飲以一杯兼乞與王腰帶數條命速出盜至徐口已漆矣帶乃巨蛇也視其穴已如舊矣

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語與唐言通號長鬚國人物茂盛棟宇衣冠稍異中國地曰扶桑洲其署官品有王長戢波日役島邏等號士人歷謁數處其國皆敬之忽一日有車馬數十言大王召客行兩日方至一大城甲士守門焉使者道士人入伏謁殿宇高敞儀衛如王者見士人拜伏小

走乃士人為司風長兼駙馬其主甚美有鬚數士琅士人威勢桓赫富有珠玉然每歸見其妻則不悅其王多月滿夜則大會後遇會士人見姬嬪悉有鬚因賦詩曰花無蕊不妍女無鬚亦醜夫人試遣物心無未必不如物心有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順頷問乎經十年餘士人有一兒二女忽一日其君臣憂感士人恠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禍在且夕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令兩使隨士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

但言東海第三波第十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頃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岸岸沙悉七寶人皆衣冠長大士人乃前求謁龍王龍宮狀如佛寺所圖人宮光明迭激日不能視龍王降階迎士人齊級升殿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即令速勸良久一人自外白曰境內並無此國其人復表祈言長鬚國在東海第三波第七島龍王復叱使者細尋勸速報經食頃使者返曰此島鯨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為鯨所魅耳吾

雖為王所食皆置笑符不得妄食今為客減食乃令
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鰕有五六頭色赤
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土人
不覺非泣龍王命放鰕王一鑊令二使送客歸中國
一夕至登舟回顧二使乃巨龍也

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曠目出於燈下公
了無懼色徐染翰題其頰曰又成人備老長征馬不
肥公之驚句也題畢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
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有史秀才者元和曾與道流遊華山時暑環憩一小
溪忽有一葉大如掌紅潤可愛隨流而下人獨接得
寘懷中坐食覺懷中漸重潛起觀之葉上鱗起栗栗
而動史驚懼弃林中邊白衆人此必龍也可遠去也
頃叟林中白煙生彌於一谷中下山未半風雷大至
若有借人入房將睡暗中誤踏破一生茄心疑為蟾
蜍之屬臥中甚悔其枉害物命到中宵忽有扣門覓
命者僧約明日為薦拔及天明見之乃茄也此只是
目家心疑便感召得遊魂滯魄附會而來又如遺書

載一官員於金山寺薦拔亡妻之瀕水者忽婢妾作
亡魂扶語言死之甚冤數日後有漁者救得妻送
還之其類甚多皆是妖由人與人無異焉妖不自
作

昔武三思置一妾絕色士大夫皆訪觀狄梁公亦往
焉迺道不見武三思搜之在壁隙中語曰我花木之
妖天遣我奉君笑談梁公時之正人不可以見蓋端
人正士有精爽清明鬼神魘魅自不敢近所謂德重
鬼神欽是神之所以能近人者皆由人之精神自不
足故下

唐楊收少年廬山修業時遇一道者謂曰子若學道
即有仙分若必仕宦位至公相然終焉有禍能從我
學道乎收心在進取謝絕之及登廊廟竟罹南荒之
殛宋夏竦父為侍禁時竦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
子父止竦一子弗許道上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
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竦為通判又見昔道士曰尚
可作地仙在城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
矣遂不復見考竦行事墮落固所不免然則楊與夏

雖有異人之遇亦何救其平生哉

愚讀劉晨阮肇天台遇仙女之事心竊疑焉夫二女既仙必能離欲豈肯不有其躬而與塵寰乘藥之夫自為伉儷哉或者山精狐魅幻化以迷之耳其曰劉阮還家子孫無有存者此乃述齊諧之業者附會之過也何足信哉近年有朝士奉使關西過臨潼浴驪山溫泉相像玉環不覺心動浴罷還行臺望坐追涼忽見絳紗燈熒熒導一女官持節而來告之曰貴妃且至俄頃霓旌宮扇擁貴妃至中庭鳳冠翟裙環珮珊珊雪膚花貌姿媚流麗與朝士交禮畢款語移時遂携手入室薦枕席之歡五鼓既作女官又領仙仗迎之而去自是隨其所止源源而來朝士以為奇遇驪山父老聞之曰是此山老狐精也其女官輩小狐精也即此觀之劉阮之所遇非此類也乎

畫永編下集終

刻畫永編跋

我

憲臺承山宋翁節鎮天雄保釐河朔每事範今師古確有章程凡我屬吏仰承明憲時聆警效退而人人悅服乃知

翁文事武備醞籍有自非徒事一偏而弗睹其全者可倫也一日晉謁臺下手出是編選得而受讀焉則見夫嘉言善行隱德遺事種種具陳均之足以備觀省而昭鑑戒玩誦良久恍然有得始嘆翁之學術正大光明宜其發於事業章章赫奕足以為人師表如此謹用捐俸入梓布之諸屬以廣嘉惠抑者耀德崇化禁於未發亦翁之防範人心一端云

嘉靖甲子歲孟冬之吉

大名府知清豐縣事漢澤閻承光刊



金鑿子序

劉歆序七畧。三曰諸子。而
臚為十家。稗官小說家與焉。
自漢以降。諸子之名蓋罕。存者
多不足觀。而說日繁盛。不知

金鑿子序

乙

說固子之別名耳。然班固之論
謂諸子十家。可觀者九。說家
者。閭里小知。街談巷語之陋。
絀不足道。則說與子又似有
間矣。夫古之工於立言者。言

明也。莊周之於道德。韓非
之於刑名。其瞭然于中者。迫
於吐而必不可茹。如水盛堰
歟。沛不容遏。又如老農之計
園廩。大將之料軍實。舉所

金鑿子序

乙

有而已。潛夫論衡之屬。吾無
取焉。彼其中固無有也。固鮮
所明也。而強言之。故膚而不裏。
蔓而不根。讀之如啖木然。久
矣。夫諸子之屬。而難擇也。又

况虞初者流。又而非雅者乎。

金罍子者。其書類所謂說家。

其博而精。辨而正。酣經壘史。

聯絡曲折。而出之粹然。過潛夫。

論衡也。遠甚。其命名曰山堂。

金罍子序

三

隨鈔予懼名之近於說而不

知者與街談巷語之書。藥而

少之。故更之曰金罍子。金罍子

者其號也。或曰子之子金罍子

也。以為韓莊乎。曰金罍子儒

者也。儒家者流。非子與。以術

則莊韓非類。以文而曰金罍子

令莊韓也。予又敢哉。然而有難

有易。今夫老農之計。困廩而

大將之料。軍實。此順而易者也。

金罍子序

四

有善數者。馬。隔國而策。禽合

不爽也。有善兵者。馬。望敵而

揣。虛實不爽也。此逆而難者也。

莊與韓。通其欲言而止。若數

家。儲於易耳。後之儒者。是非

定乎載籍善敗決乎古今
引之也至繁而要之至當
此與隔困望敵而籌者奚
以異乎此金壘子之所為難
然均以言其所明則一也金

金壘子序

五

壘子上虞人嘉靖甲辰進
士仕至應天府尹所居近金
壘山故稱焉

萬曆歲丙午

賜進士及第國子監祭酒前

金壘子序

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
侍講兼修正史撰述制
誥會稽陶望齡撰

金壘子序

六

金壘子序

舒子曰。予讀陳京兆先生書。蓋竊歎古今人心賞之艱邁。生不同游。為之人絕無至。況矣。獨其名存焉。吾從特竊之以私

金壘子序

七

自比數。不以相如薰心。則夫子更稱其奇。厓合神造。本亦乃有。讀子虛賦。而為之喟然。在曰。嗟乎。生名。乃之。對人。因時。而幾。而。也。死。乃。而。幾。

成千古也。艱矣。奇矣。一。百。之。也。古。不。易。矣。一。室。之。四。海。不。易。矣。不。佞。敬。重。韶。而。集。古。文。舞。業。已。治。地。信。陽。歷。下。太。倉。混。也。考。先。生。者。恨。生。也。晚。修。役。

金壘子序

八

鞭。走。而。乃。比。壯。游。漁。內。而。中。即。之。能。有。至。報。倒。也。竊。自。以。中。原。以。儻。我。能。乃。之。生。者。把。其。臂。歿。在。後。至。也。謀。乃。之。矣。之。系。亦。陳。先。生。先。生。之。潘。予。

高州也。不傷故未齒青衿。先生

寔秉三代之遺。至以績問。泐。

令人飲。至。至。而。不。見。至。班。相

傳。先生。殆。古。為。石。君。在。流。樵

魯。而不。文。迄。予。官。延。令。而。先生

金罍子序

九

長。君。翌。在。貳。之。間。一。編。鳩。予

曰。先生。大。宦。囊。空。業。已。足

耳。詢。至。為。先。大。友。在。仍。如。人

則。系。采。之。昔。在。南。州。在。也。屢

而。淡。之。若。觴。予。以。海。先生。之

學。有。瓊。海。之。浩。汗。而。一。洗。至。萎

蕭。有。新。都。之。博。雅。而。不。作。至

摯。佻。儂。譁。之。態。大。率

國。象。法。先生。若。以。程。秦。詎

漢。介。之。咲。顏。衣。冠。是。莊。則。北。地

金罍子序

十

輩。自。獲。先生。其。有。律。按。經。象

旁。披。百。家。典。籍。定。幾。學。之。似

是。品。隲。補。百。代。之。缺。遺。則。二

百。餘。年。少。學。者。有。踞。先生。右

如。問。泐。之。也。仍。以。有。此。予。非

金壘子傳

邑後學車任遠謨

壘山陳公者。越之上虞人也。名絳。字用揚。居金壘山麓。因自號云。公幼而岐嶷不凡。為姚江謝文正所器。稍長。讀書過目輒成誦。為諸生高等。已嘉靖丁酉。舉於鄉。甲辰成進士。試樂平令。樂平俗故獷悍。每睚眦相殺。公為解喻禁絕之。時延禮文學士。與談治理。民始彬彬向風。至若賑歛歲毀淫祠。具有成蹟。晉冬官曹治器皿。厥事往內供器。輒留中。委積。公知為寔闕。金壘子傳

所乾沒。請得五日一領。所進器更飾以供。闕嗾之。每出。遊馬大詬。公不為撓。歲省縣官錢以萬計。大司空吳公鵬以廉幹。獨移牒天官留任。久之。或謂所省緡錢。盍疏諸朝。不則以儲公用。公曰。吾不以是博名。且謂前官何時論高之。既轉刑曹正郎。治城旦。書多平反。稍微。即手一編。佔俾若儒生也。無何。出守彰德。南漚。直旱災。躬為雩禱。雨即大澍。人謂隨車云。奸民馮瑛輩數十人。攻剽推埋。宵數警不寧。悉捕治之。趙王府旗校橫索錢。擾邑里。禁戢莫敢不服。吏李天祐者。

金壘子傳

藉部人郭侍郎勢。盜出帑銀千餘兩。取息。公廉治。抵干法。大忤郭公意。量移青州。青故懷碑俗。公至。殫心為理。與宋富鄭公比隆。當道以材賢特薦者八九上。竟用郭故格不行。僅常調兵備副使。居寧前。寧前隣虜穴。而阨全遼。勢甚孤危。公曰。事不避難。臣職也。遂獨身往。繕墮壁。立營屯。間卒乘。嚴烽堠。日大閱士。虜聞之氣沮。同敢闖入。當是時。巡撫王公之誥。巡按李公輔。咸倚公為長城。而公亦籌略有餘地。益大肆其力於典籍。談名理。核掌故。悉著之於篇。稱金壘子。益金壘子傳

空惚虎帳間。不廢毫楮。而世有傳而劄記者。莫不驚猶古人。居任五年不遷。尚以前憾云。公處之恬然。比以外艱歸。其不歸者。已十五年矣。服闋。穆廟時用宿望。授江西叅政。已一歲三遷。至左布政使。諸凡節用。釐弊。減火耗。水脚。羨餘銀。二慮歲省數萬。時謂清廉。廉二伯。前有馮轄。後有陳轄之謚。餘于縣民。有以銀解者。中途為同侶所易。啓封皆贗也。民故椎魯。公察其非奸。而銀止三百餘。乃以司吏班銀代償。民洒泣欲以死報。其子惠之心如此。尋擢光祿寺卿。未幾。傳

應天府尹而公已倦遊矣。乃乞身而歸。時大宰張公瀚疏留之云。秉性剛方。操已潔白。頗得公之槩矣。公歸而一意於立言。取所著金壘子。昕旦刪潤。以成全書。虞故有西溪湖。於水利最鉅。堙廢者已百餘年。而公為復湖議。精鑿明悉。邑令朱公繼藩得而請於憲府。僅復之。然其利於虞亦溥矣。夫公所已試者。十不得一。而其一足以濟世。如前歷宦蹟是已。所未竟者。百不售一。而其一足以名世。如所著金壘子是已。當公著書時。味不存口。枕不復宵。冥搜玄覽。殆無虛晷。

金壘子

傳

三

其言自天地名物之變。禮制政事之繁。上極象緯。中盡倫紀。下迨虫魚。皆援証精切。辨論正大。意皆古人之所未發。而無一字不根於古。是可以不朽公也。夫外史氏曰。余既傳陳公。則竊嘆虞多名碩。無庸縷舉。即如漢之王仲王。彪炳歷世。血食賢祠。他美固著。夫非以論衡最耶。亡論陳公政業。就以論衡繫材較長。故應無遜。公沒而未祭于社。何哉。四方嗜公之書者。必且翕然企慕之不置。語云。人貌榮名。殆是謂矣。

金壘子凡例

一是書始題山堂隨鈔。其稱金壘子者。陶石簣太史指也。

一舊無銓次。隨所錄也。今書以子名。迺始分為上中下三篇。各敘其世代為上篇。中篇。末復別分倫類為下篇。

一篇中。非經史子說疑佚。弗訂。非獨創胸臆。弗摭。其旁證肆引。非確有實據。弗贅。古今不剖之疑。未闡之旨。間或有發明云者。

金壘子

凡例

一上篇攷訂訛繆。自古今治亂是非得失。以及禮儀。撮其事之博大。義之宏深者。而揚扞之。凡二十卷。

一中篇。比事述詞。拾遺糾舛。並加攷訂。而儀禮尤詳。第議論視上為稍略。凡一十二卷。

一下篇。究古以原其始。攷禮以証其實。譚異而歸于正。多識而敷其詳。內入叢言。凡一十二卷。總三篇。通計四十四卷。

先君雅言。學士大夫。平居無事。宜釋其腹。以勒一

家言。即不為後世各庶足托其胸臆。雖仰屋若禱。含
 毫欲腐。亦良快已哉。故此書自筮仕抵遂。初時涉
 筆不置。然每有新得。輒復劄記。以故藁數易。而業卒
 未竟。晚病風痺。尚日几一編。矻矻窮年。中若猶有未
 自慊然者矣。曩與從傍。時請副墨。間亦流布寓內。然
 未廣也。已長兄簿泰興。稍梓一二。以嘗嗜古者。於是
 翕然矜為十襲之珍。第獲觀鈔本者。惜其未備爾。豈
 苦家貧。逡巡久之。而有不忍其終闕。爰請正於陶太
 史。辱名曰金罍子。以先君嘗讀書金罍山中。且以寓
 金罍子

凡例

二

號而子之云者。若古先儒之立言已也。顧脞錄無次
 已辱謀諸車遠之氏曰。昔陸士衡著要覽。自分為上
 中下三篇。今書以子名。亦宜臚列而敘焉。既成秩。敢
 付之剞劂。以卒先業。嗟乎。即先君猶尚自以為未慊
 乎。然是或稱不朽矣。梓始於萬曆丙午正月二十八
 日。訖成于八月望日。并紀末云。不肖男陳昱謹識。

金罍子目錄

上篇

卷之一

舜葬蒼梧考實

湘之二妃考實

辯善稱君過稱已

辯臯陶有後

辯君谷臣拜

辯湯七年之旱

金罍子

目錄

湯忠季歷友

仲雍太伯君荆吳

太史據法爭立紂

箕子為武王陳洪範

文王請除炮烙之刑

閔散計免文王難

文王更葬枯骨

辯武王未斬紂頭懸旗

論子卯日不樂 武伐紂卜筮不吉

辯夷齊餓首陽



論夷齊遜國

論比干剖心夷齊窮餓

天與武王九齡

享帝配祖考

天子承天意以王祖考

周公追太王王季

召棠齊槐 論卜世卜年之誣

鬻爵獄之漸

偃王非行仁義

金罍子

目錄

二

卷之二

曹沫劫齊桓盟

卜莊管仲為將三北

管仲不薦鮑叔為政

後宮盛色則賢者微女謁既昌斯讒夫進

里革更書斷罍

趙穿弑其君靈公而宣子反無一言

程嬰以死報公孫杵臼

晉衛魯弑君出君

齊慶氏利崔之薄以為厚魯季氏患叔之厚

以為薄

齊景公憂死

晉欒懷子

吳負薪者

申包胥救楚復楚

伍子胥伐楚覆楚

越有刑政

越沉西施於江

姦臣不死有二

佞人護國自護

趙襄子勝翟

卷之三

春秋重正朔而大一統 春秋獨行於當代

目錄

三

孝經卜其宅兆

君子居喪讀禮

陳子車止殉葬

嶠固守禮

獻公當祭必告為非禮

女子未嫁以死殉所許之夫論

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母氏之黨

曾子易簣論

柳下惠姬女論

季氏富於周公

孔子正名論 子見南子

夫子自矢道否

孔子稱賜受命而貨殖

原壤孔子幼之舊故

治人以短任人以長

正誦明道

楊氏墨氏

劉向孟子論詩不失孔子之旨

士與君臣有三品 人臣不可以冠簪視君

不更壘毋為章子之過

卷之四

人鼠人蚊 文字談及狗者用書以志感

賢者宰邑民化 二子德及飛走

射不可以二心中 操舟馭車無他心

庚市子止鬪 跖者大盜備說非六王五霸

金蠱子

目錄

四

荀卿非十二子之說當以韓詩為正

荀卿談治法無貳後王

孔子不答魯大夫練而牀之間荀卿以為君

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

卷之五

智伯以術自中

豫讓非國士

讓亦未得以眾人報范中行氏

豫讓論在史黯之對趙簡子韓非之和氏篇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滑稽傳真西門豹為弗倫 吳起出妻殺妻

名將不貪財

齊鄒忌毀田忌

秦孝公徙木之賞何名為信

蘇秦建立祗足誇嫂婦 孟嘗君受諫

却君不用公息忌之言

淳于髡之言與魯曰不韋之論不異

卷之六

鄒衍說行則樂毅奔趙 田單興齊厥功甚偉

莒太史終身不覩君王后

金蠱子

目錄

五

有為尚功之言者

樂毅袁渙可為不忘舊君

老臣謀國長慮

或問趙澠池之會何如 秦白起最多殺人

李斯諫秦逐客而以客害非

茅焦忠諫 茅重公非真明君親之倫

秦焚書坑儒非起於李斯

秦廟號其最近古

此道萬古流行

秦士可殺不可辱

秦法令無如后世嚴酷

秦亡實由於阿房宮

秦詔復瑯琊十二歲驪邑雲陽皆復不享十

歲

卷之七

高帝毋媼夢與神遇

帝咸陽縱觀之言以此始亦以此終

劉項始事觀成敗

沛公見羽鴻門

燒絕棧道

王陵不及為徐庶

金匱要略

目錄

六

良將制勝豈一端

漢王詐漢使者

項伯勸羽毋殺太公

項羽殺義帝

蕭何治未央宮

陳平秘計

冒頓取所愛閼氏奉隣國之請

高祖殺丁公

偶語封雍齒

四皓非王佐材

胡頤庵跋四皓圖

三老兩生

漢四百年大綱正二人之力

三老功蓋天下萬世

陸賈新語

蕭何多買田宅

信與陳豨合謀反辨

呂后殺三功臣 大風思猛士

高帝察守尉無罪 陳平計句樊噲亡死

卷之八

程子過望陳平 張良辟穀避世

漢君臣不為三代 求臣猶是求女

左袒右袒論 麗奇給祿誼存君親

文帝除秘視官 文帝后厯見仁宗

文帝不相竇廣國 張武金錢

賈誼鵬賦 與人主言不可不深長思

金匱要略

目錄

七

申屠嘉事業俊偉

文帝能容申屠嘉周亞夫申屠嘉剛義守節

殺鼂錯以謝七國 吳王不許田祿伯

孝景殺周亞夫 辨邛都非酷吏

西漢酷吏論 邛都田延年名註酷吏傳

政之寬猛附諸人性 賊吏娼妻

當官計吏曰清日廉 武帝對繼毋如毋議

卷之九

董仲舒策推春秋大一統之義

復徵賢良文學弘對稱旨

轅固以治詩教徵至武帝復以賢良徵

董仲舒請立相記室書

知文亦易牙之知味

公孫弘張湯性行相似

班史徵意 張湯有後

湯毋要是剛悻婦人

衛青二事可紀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

金罍子

目錄

八

汲黯為淮陽太守 田蚡奉邑食郿

孝謹之衰目石慶始

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

武帝尤信越巫

武帝為戾太子立博望苑

武帝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

倚不疑斷黃犢車男子事

卷之十

魏相因許伯白去副封

金罍子 目錄

長民者毋鄙夷其民之心則渤海之盜可為

良民桐鄉之民可為子孫

宣帝遇臣不逮光武 趙克國屯田

丙吉不以醉飽之失去士

陳萬年教子以調 蕭望之褊心為戾

望之何獨不置延壽

賈學黃老望之儒者表見不同乃反如是

蓋寬饒封事 孝宣殺趙蓋韓楊

惲死亦自有取 定國不能為釋之之守法

金罍子

目錄

九

民自以不寬則固有寬者

廣德賈欽永餘智 瑟操王昭君考

漢東平王土疏求書 王商更欲納女為援

漢魏議獄三事相類 谷永喪失本心

班史乖是非之評 不黨莽者闕一人

卷之十一

匹夫匹婦心合而為神

光武不可及 光武禁上書言聖

客星論 卓茂為密令

三一五

君子無取曲意矯情 漢李忠格殺寵弟

漢李善蒼頭 殊勲卓行皆長顏

瘦辛博士 周黨報仇

郅惲何顯不背死友 丁鴻求仁服義

虞氏祖孫材性實異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

陳忠奏獄代死聽 漢尚書即過誤可貴

吳恢蕭厚二子之諫信是卓識

承宮名播匈奴

馬季長非終身富貴不可

金龜子

目錄

十

酷吏傳王吉

陳太丘賈新息二事甚類

陳太丘不禁民訟 一事誣吾太丘

或問蘇不韋之事何如

文季為南陽郡吏 劉季陵清高士

袁安未嘗以贓罪鞠人

俊臣說經以逢君惡曲士棄禮以迓世患

徐孺子吊郭有道毋喪

郭有道過茅容氏

張奐深病為節所賣

范滂不謝霍詡 趙包殺母論

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

李信於禮可無遺憾 管寧去中國居遼

管寧大慚牛主 王子廉獨行

蔡邕得論衡考 讀蔡中郎集

蔡邕名世逸材

卷之十二

興大事在瞻弘大業在量

金龜子

目錄

十

孔明王佐材 曹操以畢謀為別駕

羽性矜伎上人 孔明廼心帝室之胃

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用賢者勝

昭烈馮凡之言 孫策先主指歸異同

後主庶幾文帝之風

荀文若材似子房

張掖郡浦石負圖

晉書何以存法戒於后世

卷之十三

魏武養狼以遺世患

司馬昭不居一字虛美以示讓

阮藉被後人刻畫太過

阮藉有用世志 阮藉酒狂

百姓有訟官長者 四公不及龔勝辛勉

王祥馮道不拜之節安在

觀人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

王裒行介不交於世

玉偉元方孔門原柴

金罍子

目錄

十一

王裒不仕晉

稽紹仕晉

稽紹忠奉父讐

晉隱逸傳范粲

晉武權從漢武之制

晉武問曹志六代論

羊祜非純臣

羊祜密啟留覓

羊祜傳有善相墓者

羊祜取弟子伊為子

郭景純葬書考

荀晞殺弟

西晉末詔

張裴立閭主兇后之朝

周仁作之於王導

王應王合

王式虧損世教

王道陳高貴鄉公事

蘇峻之平以温嶠

王懷祖受職不為虛讓

桓温欲移鍾虡

桓温將廢西海公

史亦近誣乎幼子

謝安命駕圍棋

安石量以濟其謀

安石所以待敵者豫

王羲之非無意當世

殷洪喬不為致書郵

王猛擬孔明

鯉盡幽州之境

金罍子

目錄

十一

卷之十四

有富貴不如貧賤壽考不如夭死者

南宋失刑郭世通坎子為孝 陶季直操識正

吉翰故敘典籤

吉翰刑政類橫

南宋北魏兩事皆經母子祖孫之變

梁吉粉辱舉因父取名

北史甄密盡財贖蘇良於賦中

魏崔亮停年格論

寇雋高行

李士謙善談玄理

長恭贖負自穢

李安不忠不孝

許善心以陳亡之術施諸隋下

薛道衡好盡言於亂世

四事皆人所難

卷之十五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朝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

古有將相兼材者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未央宮

金鑿子

目錄

西

太宗絕婚薛延陀

裴韓雅量

二宗猥用大臣而苛錄小過

或問唐太宗賜絹以辱賊吏

唐相房杜姚宋

姜師德賢于曹參

李世勣有子

尚論人物當觀其明志大節

蘇良嗣二事皆人臣所難

狄仁傑為知頓使

王方慶梁公之亞

寮友誼均兄弟

李昭德蓋古之大臣

樞機論三教珠英南郊賦

何易于調雜江 徐有功橋平

亦士孫瑞推功不侯之意

姚崇奏請除蝗

劉禹錫非篤論

張九臯有媿乃昆

韓休負帝

三事先后皆開元時

二子鼯鼠

賀季真以宅為千秋觀

卷之十六

張理琇為父報讐

唐玄宗西幸

玄宗阿保祿山

玄宗何有於兄弟

金鑿子

目錄

十五

郭公盛德務欲成人之美

東坡薄待子儀

令公夫易可及

郭狄二公易地皆然

郭子儀奏一縣官不報

楊綰易名文貞

常袞欲辭堂封

懷恩有母懷光有子

盧杞為魏州刺史

權之一字宜公卓契其儀

杜黃瓌清儉一德孚於內外

魚朝恩服子儀為長者

平淮蔡韓愈歸功裴度

錢徽不發宰相私書

柔立張必君子忘怨

上官請囚以克父

子於父母氣常相通

卷之十七

栖埜虞卿其奸一

杜悰保全大臣

史臣隨宰相入侍

金罍子

目錄

十六

諫君惟以理義為之斷

生死輪迴之說不可信

鄭肇知幾遠害 盧攜請討黃巢

杜曉不全忠孝 張昭能成張憲之節

楊涉父子猶勝蘓循楷

朱全昱戒唐之非

李德裕愛平泉山老石

竇儀急圖相位

卷之十八

宋太祖謂曹彬不欺其主

范質借其欠周世宗一死

太祖分刺史節鎮宰相權 始置參知政事

趙普晚年手不釋卷 使還與卿王溥官職

學士果神明 李文靖直聖人

寇公門生三策

欽若亦可謂有君子之功

馮拯雖謂之君子亦可

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

金罍子

目錄

十七

三臣所執有大臣之節

始悟程文簡之卓識 祈禱非迺所宜

王博文請解官持改適毋服

本朝第一人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

宋人品相業之優曰韓范

韓魏公諫藁七十餘章集為三卷

鄒浩以焚諫草致禍

兩公各以道德經誼抗顏人師

首級之賞願一切寢罷

富鄭公奉使契丹

富公弼蚤有公輔之望

宋世言韓公執政三世或病其專

司馬溫公以為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

程琳敏厲深嚴長於政事

王陶論韓公不為負韓公

卷之十九

二先生之造詣不同

金聖子

目錄

十八

尹洙源兄弟俱有時名

古士大夫以德業相觀法相勸勉

王荆公恠於改過而果於自用

荆公自知曾不如其知人

荆公醫論其有感於醫國

東坡醫論蓋懲荆舒

狄棐名士

二公議可謂切中事情而當於禮

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

先後評司馬公豈要下一語

杲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

世有不求之士有非常之士

今先達寧為孔光陳寵后進當為徐孺子劉

元城

元城劉氏師事溫公 溫公不信於弟與子

六公之言識體要

報知己者其道顧豈出此

心存誠敬之言不可易

金聖子

目錄

十九

皆屢屢孟氏之家法

人殺其子豈復有人理

自劾乃所以自衛

胡叔獻不信神異

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

曲端王庶之不相能

馬伸之忠績白則檜之奸狀益著

兩間合而宋事不可復為

胡忠簡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璿筆

岳飛才不止為將

高宗殺當事敢言之臣

善惡之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

檜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

卷之二十

當時已有公論

朱子按唐仲友事

繼母已更嫁而猶曰子母者楊敬仲之過

先生之文宜無以更此

目錄

二十

趙彥遠生朝必哭於廟

天下可幾大平

此兩節最足以惇彝倫正風俗

豈有朱晦庵翁孫失節者

元勿殺文丞相丞相可以無死

許文正蓋有江漢之思

許衡慨然以道為己任

董尚書真不虛俸祿者

彼同僚言譬自不類

寧使有不盡之法毋寧使無不盡之情

元人楊奐作鄆國夫人殿紀

吾屬宜各悉乃心慎言所事

誤可原盜不可原

林諫偕其子隨元主北去

後生搥筆論人無宜造次

中篇

卷之二十一

女媧非婦人名

目錄

二十一

堯典九族考

上古簡質有名無諱

許由 巢父池主

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

後人因謂鯀與舜禹同在祀典

鯀非誅死

或曰禹知鯀不能治水何以不諫

舉共工在四岳舉鯀治水之前

語類謂砥柱銘上是有箇文字上說得

夏啟獻犧於益 太伯三以天下讓

或問太伯父死不赴不得為不孝

糟丘生乎象楮炮烙生乎執升

八元八凱 三仁

文王先已生伯邑考武王后又生唐叔虞

夷齊食薇

伯夷讓國本意還是避紂

太公為齊太祖

成王剪桐葉封弟

金瓶梅

目錄

三五

呂刑顯為祥刑而言

管子論民毋大過上毋赦

古人見其君父則稱壽

宋伐杞狄伐邢桓公弗救

僖公二年冬十月不雨至六月雨

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

謚法布德執義曰穆名實過爽曰繆

晉文赦里見須斬顛頤

楚賢相稱尹令子文孫叔敖

孫叔敖諸葛孔明稱其賢

楚子聞令尹子文之貧

兩書皆紀荀吳伐鼓而稍異

子貢贖人而辭不受金

魯公甫又伯卒而後官為之自裁而從者二

八

子罕相宋

季札觀樂

吳伐越越伐吳各入其地窮追以及其國

卷之二十二

金瓶梅

目錄

三五

孔門三世出妻

孔子嘗許伯魚喪其出母

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無服

胡致室本生母歿亦不解官持服

王元感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

或問喪畢之月過有閏焉則如之何

宋孫冲舉明經嘗併喪父母議服

庶子為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

雜記三年之喪或遺之酒肉則如之何

徐及廢漢書傳尤長於傳會

嫡母在庶子為生母三年服 居服不飲酒

居喪讀書不習業 諸史書起服考

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

後漢晉魏畢竟風俗近古

晉猶謹嚴禮教 宋黜名教罪人

禮女子嫁服其夫斬而降其父母替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壻之父

毋死則如之何

金罍子

目錄

二五

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何 禮嫂叔不通問

禮為舊君有服 君臨臣喪以巫祝桃刻

曲禮六日不歌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哭日不歌樂飲酒 大臣喪與遇后喪同

宋重大臣之喪 歌哭不同日為是

弔賀不可同日

曲禮君子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

大宗小宗 宗法立則甚重大宗

庶支不主祭 合奠墓左

朱子謂古者男女皆有尸 祭以主用木

卷之二十三

春秋列傳體則太史事來語傳

漢儒不知書本百篇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

易豚魚鬼方考

記有雜引易文與今易異者 變化二字考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解與中庸義同

蒲人要盟程子遺書內有兩段議論不同

金罍子

目錄

二五

九夷 七人 夷居夷侯 齋必變食考

有神當云神在何煩如字

犬馬譬人子之養其親者非指言親

坐客有談孔子無兄者 微生高

顏淵伯魚之死 曾子問可謂博學明辨

時有兩子羔則可豈以牛耕或未見於春秋

史魚祝鮀較然兩人

既焚孔子之家廐 升車正立

逐民 蕭牆 執鞭

三歸

三讓

食酒

孟子語簡而意具

少艾

都鄙

簿今手版

置郵

孟仲子

告子非名不害 告子名勝 世人言謚曰聃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

馬以糞

左契右契 仁而有禮若叔子兼之

後門考 鉅子墨之精於其道者之稱

荀卿非墨氏之薄葬

金匱子

目錄

二十六

荀子以善為偽

饑餓字考

卷之二十四

前後母兄弟爭相為死

魯義姑得弗忝為慈母

杞梁考

青并何以死

吳起立信

隋高祖其言王者

左氏以無戎之城擬之無喪之感

一術用之而輒勝

古法可一不可再

頗與奢異議而奢成功二母知子抑知將

臣見君呼萬歲

人心欲趨亡秦故駕其詞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塵託於它書

者

今世但知指鹿事

操懿莽温而晏若固有

沈約何以獨網羅得失

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少恩

呂氏禪高祖之闕

金匱子

目錄

二十七

世傳陳平之無行

絳灌或謔平

鐵崖之論有所自

張子房非儒者

四皓不如淮南一老

太史公謂周勃安劉雖伊周何加

文人以筆墨滑稽

褚少孫作滑稽之語六章

古者婦人無爵

呂太后以魯元公主女為孝惠帝后

尚論人主於三代之下必以漢文帝為賢

申屠嘉有古大臣之烈

先儒以為變之未善

董仲舒曰儉非聖人之中制公孫弘曰人主

病不廣大

公孫弘晚粟布被

謂石慶澣衣周仁為垢汗

公主夫事其奴且姑其婢

始作備者晏敬之罪

文人議論鮮微於事實

金罍子

目錄

天

漢唐宋三事乃適相類

已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

疏廣疏受

兩事可謂百世法

丙吉廓大納人過

黃霸材長於治民

王褒守道不終

漢諸儒專門談經

君子謂數公之教為遠

劉向繆論

神羞非分之祭 孔光削草

杜欽谷永俱為王氏死容

四父奸賊而其女皆立節皎然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彌甚

楊雄投閣亦死

陳咸漢臘

古人交誼不輕

漢士尊隆舉主

師友間趨向如此

二子卓於樹立

元咨重玄屬以道計

梁商翕然稱為良輔

兩人皆目不知書

王成朱震全孤

陳仲弓吊張讓

兩孝廉皆義士

史家一字為褒貶

三子不過其姊之食

穆不得獨為君子

范丹不受遺麥

金罍子

目錄

二十九

德操過與市

豎儒欲以孝經滅賊

四君割情舉義

蔡邕無子 兩說並虛

卷之二十五

蜀漢三傑

劉備名字已在天下

劉表託國於備

刺客考

拜官考史殆兩義

孔明治蜀

蜀晉二事正相類

陳壽傳亮將略非所長

曹嵩避難瑯琊為陶謙所殺

曹瞞欺天罔人 老瞞諱敗

操置發丘中即將摸金校尉

何晏忠孝

小人害君子術不一端而可畏

惇死恨不早勸曹操之篡雲死願及見蕭衍

之篡

曹植庶幾有仲雍之志

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

王祥遺命諱其所闕 王祥不忠馮道無耻

金罍子

目錄

三十

阮嗣宗勸受九錫一牋深可毋作

李密初忿躁競 士衡猶為有禮

羊祜杜預 羊祜盛德遠逝 唐彬

人之驕奢豪貴乃有至於是者

何夔履正 何曾任愷日食萬錢

好財好屐 豪傑之士耻言財

晋世賄賂滋張 古人守清以慎

古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之拜

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

惜哉倫非其人 華廙守道

賈克秦檜無子 庾亮一事賢於孔明

古人權以應變類此

術家應乃若此 景純知數不知理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

稱是陳太丘女 劉遐妻朱序母皆將材

郭攸棄子 兇逆氣類相慕尚

死而靈威震於隔代

良將因敵設知事適相值

金罍子

目錄

三十

鳴鼓鳴角皆誤而成敗絕

半渡而擊此兵筭 老嫗亦關具象

昭明太子淵明傳 世俗雖賢者不免

卷之二十六

劉穆之愧懼 宋祖賜謝莊寶劍

兩人代其君父死 書此足厲薄俗

四君舍卒遇夜出奇 兩公風格嚴挺

蔡氏江左禮門 言介言惠

庾仲文好潔

好積聚而鄙吝者摘書為戒

堅儒一身不自樹立

君子去利以售盜賊之貪心奚居

如續乃真不慧者 到漑風致足尚

三事足以省頹俗 此格前固有之 師道之辱

北魏高祖遠過漢景魏帝

置樓懸鼓自李崇始 古人不造謝舉主

義孝 天為妻斬衰 父為子削髮 懷磚之俗昔號難治

東魏楊氏法門華俗 父兄子弟相成

金罍子

目錄

三五

人子之事父母當何所不至

此老真不媿乃姓 李萬歲射石入簇

真帝王之盛德

善奴臣下名者周宣齊文宣

讀魏徵隋書 隋書孝義傳首列陸彥師

廼知德行氣節猶是兩事

同傳而自相抵牾 李士謙刑罰論

婦事舅姑舅有殺其父者如之何

許善心以不謁贊被殺

卷之二十七

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 無逸不得稱孝

子報父讐有幸不幸

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之

倭人之難遠如此

將服人心往往假一事以見神異

巢刺王妃在何有於廬江

馬周焚章奏 唐相房杜姚宋後皆不振

徐敬業駱賓王皆逝于禿

金罍子

目錄

三五

仁傑不願知諧者名

十四歲女子造語驚人若此

桓袁爭取楊嶠為御史

君子傷二子不得為緹榮吉頊不能為吉玢

隨駕隱士 郭山暉名玷儒學

舊有配戶和市法 父子濟美之難

豫寬不撼不屈安在

房李為相不務徇天下之公

李光弼有愧子儀 子儀殺張曇

光弼知軍不知禮 盧奕死忠

甄濟不受偽職 杜老麗人行

是嘗傷於虎語

杜陵何獨於太白數數然

士斌胸中無數卷 直帝王之言

卷之二十八

李公父子潛德至行 李揆建議挺正

惟御史不當使宰相自擇

陸贄清慎太過 韋澳願公無權

金田子

目錄

三十四

政之寬猛隨地而異 裴范家法

盧坦救荒兩事為後世法

宦者掌財利與民市非任 退之二鳥賦有所諷

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

文章之作其可不慎

原歸盤公始意甚美

韓湘考

世稱元白

後唐明宗庶幾有堯舜官天下之心

裴休異乎范石兩公

南唐元宗賞花釣魚

漸高以賢隱於伶

歐史所以獨粹專美

宋事慘過於石晉

楊升庵好詆斥六一作冊鉛錄

卷之二十九

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

溫叟內行淳至亦何俟此

文清之言足破萬世之惑 趙普陰謀害諸王

金田子

目錄

三十五

古來如王嗣宗亦復不少

小臣妄言不罪 太宗盛德有愧乃兄

宋世守令以格外行事

忠定清獻未免剛制 范文正寄詩介之

世人評詩好穿鑿附會

寇準溫仲舒用搏擊取貴位

世多厚誣寇萊公

唐肅與丁晉公為益友

唐肅與丁晉公為益友

卷之三十

梁灝考

宋世三元不止三人

宋世祖孫父子兄弟狀元六家

張忠定詠嘗謂吾榜中得人甚多

本朝分三卷取士昉此

張師德為王旦所惜 張師德不謁王旦

宋制臺諫官不得往來相見

宋世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者

程子謂向敏中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取一妻

金罍子

目錄

三六

王欽若攘善推惡

宋史新編不能刊正斯繆

狄青知有孫歆李順事 史不載孫威平南功

存中輕信傳聞而好語怪

陳烈行怪多偽

忠獻論確

文忠內制集序

天子臨軒何嫌可遠

李淑奏宋郊姓符國號各應郊天

卷之三十一

觀其繩退之之明例其他皆無決然

王荆公心慕周茂叔

遠候人豈易然

二公肯為楊雄馮道不

觀二詞二公之志何如

安石乃以孔子讓其見

取兩人姓寓風刺

馮京父商考

宋史袁詔事與鶴林玉露馮商事正類

三人皆登第後娶瞽女

三公不欲居受人官職

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

金罍子

目錄

三七

司馬公無后

頴昌先後兩觀此盛事

石佛自是不復有光

程氏語納拜之禮不可容易

呂惠卿正叔猶不欲掩其材

淮陰義婦杜神烈婦

徐節孝呂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

禁及聖經諱嫌字

市北珠事具宋史不甚顯而關係甚大

龜山此言平日得力處在此失足處亦在此

而工愚知千里

蔡蕤不敢以族父事京

李太伯進孟子於孔子

呂祉此論獨公

汪藻無學術操行乃爾

汪藻請宰相監修國史

汪藻上疏詆中興諸將

曲端殺叔

宋殺岳飛金人酌酒慶賀

金國子

目錄

三十八

秦檜舞權逞私雖小必用

秦檜死怪中國無復有如檜者

万俟卨首希檜言殺飛

穢塚

先此固有訟朱子於蘇王議論間者

世言惟儉養廉

卷之三十二

金之種類出生女直

金國建號取此兩議

五

胡婦乃能以廉相其夫

褚承亮不愧管寧陶潛

高汝礪知體

學者稱為江漢先生

劉靜修言之不置

二公於後世公論何如

元君臣崇尚如此

葉李留夢炎優劣

希憲君臣間昌言正直世傑不應洪範招

金國子

目錄

三十九

元道山金士頌袖言定不誣

王著無五子之憾

夷狄雲用中國如此

高源事與本朝薛夫子類

下篇

卷之三十三

古禮類

古人席地而坐

古人跪坐于地

授坐不立

古者婦人拜禮

古今婦人拜禮 母敬子初冠

答拜不是交拜 九拜之名

主客左右禮 主客東西之位

將相東向臨下 乘車尚左

將相稱至尊 官府皆名曰寺

后朝殿宮都鹵簿 璽書勅奏命大行陵

諒闇至尊萬歲皆通稱 天王天子

後世以父呼臣下 莊公稱悝叔舅

帝父稱太上皇 公相相公之稱

金罍子 目錄

上柱國為人臣極階 縣令長之異

大人長者之稱

卷之三十四

稱名類

稱翁不可不慎 父公祖太公

叔侄稱父子 侄對姑之稱

異姓之稱謂之外 舅姑嫂妹

古人遺逸名字 參騫軻之義

與惡同名被累 陸價張俊名誤

張懿李賀以姓名見傾 王莽禁複名

祖孫世遠同名不害 史記諱談字

兄弟多取偏旁相近 後世取名多諱

劉徐謝諱嫌太過 袁粲改祖命名

李瑗改名綱 劉湛張稷名子

師道至今幾變 史多遺人之字

父母字其子 薄俗父敬其子

名同前賢 前臣不必名於君前

名溢若前定 後世自侈徽號

金罍子 目錄

寺人得謚之始 揚揚異姓

不識姓中字 嚴叶韻作莊

薛瑣音義 鑿齒黃目

辯歐陽修名字 訂東坡老泉號

卷之三十五

古禮類

王齋日三舉 六十閉房

養老免其征繇 君祭時臣卒

家臣曰僕 刑人于市

禮刑所用 黥刑塗於墨

古者兵刑問官 改太倉曰如京

漢法猶有泉府遺意 金有五名

古今金銀珠玉異用 黃金斤鎰之數

漢時黃金猶多 金有十四十九種

銅亦為兵器 皮革鉄革之制

古者胄亦用革 勞紙為鎧

比甲之衣 王侯十二而冠

君即位用白帽 士不衣織

金鑿字 目錄 四十二

唐時婦已經足 琵琶用皮絃

堯造園棊 象山好園棊

卷之三十一

考古類

以年號為州郡名 三楚三吳

荆楚一物 楚王族百姓

池魚林木 宋之四京

漢前會稽屬吳 管仲越人

會稽鏡湖 秦五大夫會稽五夫

謝安墓改葬長興縣 客作二字甚古

北人儂父 書鹿書厨

雖校書 李與理通

分禮割席 囚病曰瘦

奴僇隨罪輕重 一二三四字体

三尺法 巨萬即萬萬

卷之三十七

象數祠祀類

三統 閏月聽政 干支

金鑿字 目錄 四十三

五夜五更 五更鼓外有六更

冬至夏至俱曰日長至 龜策阿黨可罪

八蜡 城隍出處

祭啓聖及孔子不同日

江南之衡山即霍山非江北天柱山

北嶽今在大同府渾源州

天子宜拜岳瀆

楚人祀申包胥非祀伍子胥 玉女出處

配食縣社 立祠以子孫賢愚為興廢

飲飛是荆勇士名非官名

州縣土地祠不是剽賊官皮場

卷之三十八

仙技雜異類

昇妻是純狐非嫦娥

月中娑婆樹是娑羅樹

林甫夏竦俱列仙籍 仙貴絕累

仁宗非神仙降生 王梅溪非嚴伯後身

李老即稽康後身 醫能濟人

金罍子

目錄

四十五

李主君平隱於卜筮

君平耿玄不妄言吉凶

相貌不足盡憑 一相三四宰相

當富貴雖困厄不死 笏有相亦無相

數逢三逢五俱吉 生卒年月日俱同

夢不可言 張栻薛瑄生死厥狀相同可

照鏡不見頭面 忠貞血跡俱不滅

飯黍變化為凶兆 猫鼠相乳

舞象馴狻知義 烏城蟻樹竊之象

蒼蠅報赦

國瑞民孽

白乳不關人祥

蛟龍多變化

五色大鳥雉鼓山

卷之三十九

雜異類

異人日中無影

生死壽夭天所命

南方老人

蚤衰亡亦有種

髮早白亦壽

林英老而不衰

闕宦復生陽氣

死屍復還魂

金罍子

目錄

四十五

死屍無飛去理

婦人生髭

女詭男服

大賢不忘情身後名

鬼亦愛名

真德秀夢卜功名

見天門開

夢之應各以其人事

禍至夢驗

精神有時出入

創業君欲子孫世守

康王夢天狼降宮

二司同夢別胡公

九里湖夢

中由天定亦係人事

神附女子

妾屈死為崇

卷之四十

忌諱類

禍幾各有先兆

勝負不在播節之兆

熒惑守心

仁宗破除陰陽拘忌之惑

上官忌三五九月

納后受禪忌九五月

忌日忌月

須赦而帝疾瘳

富貴由命

景濂利用禍福甚奇

人生死皆有命

孟觀熙光知天不知人

袁氏祥禍非關墓地

羊祜鑿祖墓

金罍子

目錄

四十六

風水惑人營福停柩

居宅有常凶者

人死躲殺之俗非經

事有前定不可逃者

禮闈火焦狀元焦試官

張竦思古拘日

吳雄趙興不避凶忌

卷之四十一

雜言類

許由棄瓢

題彭祖觀井圖

季札解劍掛墓

徐嗣君不欺父

休類貪生

小人道消道憂

封口斂指

人喪者易溺

傑亡夏胡亡秦

火浣布吉光裘

知禮不言

齊宣誇用強弓

宋殺報實之使

賞罰在當順性公人

記功忘罪

漢詐降楚

義帝有帝王畧

漢元唐德誅正信邪

王庾禍晉張胡亡漢

賈翊懷思倡禍養亂

陳思艱貞懷愍晦明

鄭莊秦王志戕弟兄

太宗延問京官

僧道拜父母

金罍子

目錄

四十七

罷倡黜僧

禁僧及閹

諫官風聞言事

唐政急欲厚歛

宋重民牧

仁宗能君微宗不能

名相不結宦妃

相如因宦考進

漢武用人不遺

布被警枕

衛青容賢

定國不許邑子於翁歸

卓茂忠哲

陳寔受侯氏弔張喪

張綱剪兇活民

曹操借漢服敵

王導為節

阮謝不節

庚陶郭李殉國

謝孟何有桓桓

杜壬不諂

李藩批勅塗詔

李沆易于楚詔

何任清簡

御史諫捕虎養狗

御史不預妓宴

顧佐諫羅女妓

呂文起用直臣

折枝避蟻

宋人輕武臣

王狄皆相材

王將陣亡誅及從兵

蔣周風雨必記

荒歲听民他遷

甲寅京師大饑疫

甲寅水災

金鑿子

目錄

四十八

救溺得子棄溺殺妻

卷之四十二

雜言類

計史以廉

楊震胡質之清

去官留憤

袁安不鞠吏贓

清能吏多酷

吏商之姦

墨子遠情逢君

樂死樂貧

傲上趨勢皆非

陳蕃設榻

度尚禮淳于翼

孟嘗隱處窮澤

王充寄班固

漢李上虞多賢

帝貴之不撰裴均銘

温璉不苟銀燈檠

崔悅誤取孔英

張養浩不受進士謝

登第諫賢

庶不受餽

爭名利於朝市

公輸以母嘗巧

史記慎書堯前事

學猶飲河

不常以亂臣作春亂

西門豹非滑稽

周室楊雄

荀卿知孔不知孟

蔡邕陳蕃不密取禍

與仁同功同過

金鑿子

目錄

四十九

不可與言者自誇伐

善處得失

竊財竊美

不登稅者盜土田

國危不事家宰

荆公不欲士制命

螳螂翳葉可隱形

耳視目食

偽交易變

范胡文有所祖

朱耶赤子

劉昼語本亢倉子

伯彥為文求新

巢由拜馬首

卷之四十三

雜言類

報私恩者能盡公義 忠韓賊漢

忠臣不事異姓 父子忠邪

盧氏世德把獨奸邪 子割股不如女割髮

林攢以孝博名 搏虎救父母 孝感於虎

婆婦忠節 貞姜伯姬不避水火

二女愛太子 范蠡智不及一婦

妬婦不欲夫富貴 列女取才行高秀者

鍾謝矜才傲夫 翟素烈女

節婦不愧衾影 軍校僧道忠義

金聖子

目錄

五十

脫々尼獨超夷俗 蕭家奴知愛才

二氏恩撫婢僕 王義扞主受刃

園丁蕪絮程僕不欺 女奴存孤

揭容孝德卓然 女奴執燈覓火

三思丁謂不信善人 梁冀蔡京無人倫

小人誤主 鬚有無被註誤

以小人驅小人 變夷好自誇大

漢唐威行夷狄 金人重司馬輕蔡京

出子歸宗 仁傑有取日功

天地生物之仁 物至小猶有內

俞跗華陀之術 亡妃為秦王病

卷之四十四

辨物類

積和積威 人以其枝為不祥

神奇窮奇 禽稱獸亦稱禽

善為魚者無志為龍 龍首有尺木

燒尾宴 陳堯佐捕鰐 兔有雌雉

蝗鰐多子 猛獸死有餘威

金聖子

目錄

五二

雉愛尾狸嗜酒 陳鄭化及犬馬

雉耿介守域 珠瓊環又養而成

鷲鳥猛獸 舒鴈鳧翠 鮑苦不可食

食肉母食馬肝 南人食蠅

石决明名腹魚 頻婆果即林檎

竹木相靡 張九齡荔枝賦

癭疾所由 蒙山茶最佳

荀勗識芳心煩 蓴羹鹽豉

目錄畢

金罍子上篇卷之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困學記聞家語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薛氏曰孟子以爲卒於鳴條呂氏春秋舜葬於紀蒼梧山蒼梧山在海州界近莒之紀城鳴條亭在陳留之平丘今攷九域志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按薛氏此說則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家語與孟子兩書記舜卒葬處皆合其攷据近精而近時燕泉何孟春註家語亦云國語舜勤事而野死此云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孟子云卒於鳴條不同呂氏春秋載舜葬於紀蒼梧山今陳留縣平丘有鳴條亭海州東海縣有蒼梧山海州近莒之紀城去蒼梧不甚遠此家語所謂蒼梧之野而史記載舜南巡狩崩於蒼梧葬於江南九疑是爲零陵則司馬子長附會之訛而啟後學之疑者也正與薛氏合攷唐劉知幾史通云舜典云五十載

陟方乃死注云死蒼梧之野因葬焉按蒼梧者於楚則川號汨羅在漢則邑稱零桂地總百越山連五嶺人風嫫黠地氣歆癘雖使百金之子猶憚經復其途况以萬乘之君而堪巡幸其國且舜必以精華既竭形神告勞捨茲寶位如釋重負何得以垂歿之年更踐不毛之地兼復二妃不從怨曠生離萬里無依孤魂盍盍讓王高蹈豈其若是者乎韓子黃陵廟碑亦云書云舜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蒼梧二妃從之不及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二

溺死沅湘之間今讀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也謂昇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者與竹書同文也其下云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爲舜死蒼梧於時二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則先此唐諸大儒固已深疑子長之說特未嘗攷見所謂紀之蒼梧而併所謂蒼梧者皆不之甚信耳及宋司馬溫公史劄乃曰昔舜命禹曰朕耄期倦於勤女惟不怠總朕師是以天子爲

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夫天子之職莫勤於巡狩而舜猶親之卒死於外而葬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巡狩而死。禮記亦稱舜葬於蒼梧之野。皆如太史公之言。子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耶。虞書陟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十載。升於至道然後死耳。非謂巡狩為陟方也。按溫公之言與韓劉二氏之論同。所謂安知無

金罍子 上篇 卷之一

三

中國之蒼梧者。固已默會及此。而特亦未嘗攷見。呂氏春秋有以證所謂蒼梧者。果在中國而不在江南。以深明太史公之誣耳。或曰然則所謂湘之二妃。何以解之。曰史通詳之。而羅氏路史亦有說焉。史通云。山海經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郭璞傳。天帝之二女。而處江為神。即列僊傳江妃二女也。離騷九歌所謂湘夫人。稱帝子者是也。而河圖玉版曰。帝堯二女。秦始皇浮江至湘山。逢大風。問博士曰。此何神。對曰。堯二女舜妃也。死而葬此。列

女傳。二妃死於江湘之間。鄭司農亦以舜妃為湘君。說者皆以舜陟方而死。二妃從之。俱溺死於湘江。遂號為湘夫人。按九歌湘君湘夫人。自是二神。江湘之有夫人。猶河洛之有處妃也。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明二妃生不從。死不從。葬其義可知。且帝者之后。配靈神祇。何緣當復下降。小水而為夫人也。斯不然矣。原其致繆之由。由乎俱以帝女為名。名實相亂。莫矯其失。而路史則云。舜三妃。娥。育。無子。先帝而死。葬於陳蒼。育。即娥。皇漢志

金罍子 二篇 卷之一

四

陳蒼有黃帝孫舜妻育家。女瑩生義鈞。而封於商。故女英之家在商。事見劉禹錫嘉話廣記書。禹為天下帝之諸子。分適他國。其之巴陵者。登北氏。蓋從之。故其墓在巴陵。而登北氏二女。曰雷明。曰燭光。處河大澤。靈照百里。是為湘之神。蓋登北氏既從徙巴陵。則其二女。理應在焉。故得為湘夫人。而其光照於百里。是皆可得而攷者。胡自紛紛而爭為堯之二女乎。是同是帝女。劉氏則以為天之二女。羅氏則以為舜之二女。皆不可知。而有以明湘

之君夫人必非堯女舜妻則可知也。近讀謝靈運

擬魏太子鄴中集詩北渡黎陽津南登紀鄴城注

杜預左氏傳注曰楚國今南郡江陵縣北紀南城

也則南中亦自有紀終不可曉司馬溫公詩云虞

舜在倦勤薦禹為天子豈有復南巡迢迢渡湘水

張文潛詩云重瞳陟方時二妃蓋老人安肯泣路

旁灑淚留叢篁

詩外傳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

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民請服天下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五

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禹之所以請伐者

欲彰舜之德也故善則稱君過則稱己臣下之義

也按書有苗弗率舜咨禹徂征蓋贊於禹禹則班

師韓氏疏繆無足庸辨第其所謂善則稱君過則

稱己本出於記禮者之言虞夏之世君臣之交可

否之際唯有都喻吁咈昌言直弼未遠有此婉媚

之習也且亦必待人君自有其過幾爛勢流不可

撲遏不得已姑引之自歸寧詭天下之咎於其身

至所以替否糾違矯君之非義自不廢豈君本無

過無事輕造不韙之端贊於其側幾君之不我

從以為之德如此則周秦以來往往人臣道其君

以齋祠神僊土木歛權干戈誅殺亡所不至而皆

藉口於是曰吾將自予以過而惟君之擇之也幸

而君之不從則號於人曰吾志也已足以謝過於

天下不幸而其君之遂從之則殃民毒國且波及

後世是則所謂逢君之惡而人臣亦自以其身犯

天下之大僂又豈特為君受過而已耶其漸亦使

世之昏君盡疑其臣以賈直沽名亟誅天下之異

意者以盈其惡而又何以懲之夫物也予此則奪

彼矣故蕪辨之士率宜有讓此仁義人皆得有之

故當仁則弟不讓於師當不義則子可爭之父臣

可爭之君何則明良之會使臣王兼策豈必過常

在其臣而後善始歸於其君也且夫人臣之道止

於陳善閉邪夫道以不善之足以彰君之德詭若

道之以善足以成君之德之為宣明懿美也耶

後魏高允以獄者人命所係嘗嘆曰皇陶至德也其

後英蓼先亡劉項之時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

有刑之餘。况凡人能無咎乎。宋人眉山史繩祖有曰。唐虞大臣。稷契臯陶。稷以播時百穀。蒸民乃粒。而後世道祀。以配后土之社。至其子孫。本支百世。而繼世以有天下。又薦生文王周公。傳聖道於天下。後世遂郊祀后稷。以配天。蓋教民稼穡。功用之報如此。契以敬敷五教。使百姓親而五品。遜是生成湯。以有天下。凡六百年。又篤生孔子。傳道萬世。為斯文宗主。此敷教之功用也。至淑問如臯陶。然以明刑弼教。而後世卒不能有天下。左傳又載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七

臯陶庭堅之不祀。則以刑名絕世。雖臯陶尚爾。况不臯陶若者乎。是亦允之遺旨也。予以為刑與天地竝立。决無可廢之理。而如臯陶為士。以欽恤明刑。以哀矜折獄。則奸生之德。洽乎民心。式敬之風。長乎王國。况其家乎。若止以報應之理言。漢于公縣之獄吏郡决曹也。决獄平不冤。且高閭以待子孫之興。而厥子定國。孫永。果官至丞相。御史封侯。世况臯陶之淑問乎。呂刑苗民弗用。靈作五虐之刑。殺慘亡辜。帝用遏絕。無世在下。蓋報虐以威

則然。若使臯陶之明刑弼教。而亦不免於絕世。與苗民同誅。尚得為有天道乎。且如杜周張湯。為漢酷吏。而俱有良子孫。爵位通顯。作史者謂雖元功儒林之後。莫能及。然則天何報施酷吏之厚。而貽聖人之烈也。及不益為冠虎。傳翼乎。夫臯陶之不祀。未定然也。春秋時。臧文仲偶有感於英蓼之亡。而云。然臯陶之後。不盡英蓼。而蓼雖亡。國未必滅。宗如英布。固黜也。商周之子孫千億。豈無一人胥靡者。獨黜而王。迺為厥祖之餘孽耶。尋允之旨。蓋將以刑為廢。而可。攷允傳。允性好佛。幼嘗為沙門。然則固慈悲不殺之宗旨也。而史氏者。偶說其言。遂傳而為之說。亦殆於弗之察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八

益稷篇。帝拜曰。俞。往欽哉。林氏謂禮君於臣。則無答拜。然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有拜手稽首之義。所以尊師重道也。舜豈以師傅之禮待臯陶與。此不入蔡傳。而真西山讀書記取之。然誤矣。按周禮九拜。一曰稽首。謂臣見君之拜。臯陶所以稽首。颺言也。一曰空首。則君答臣之拜。又一曰奇拜。則

君答臣止一拜。所謂帝拜曰者，蓋卽空首拜奇拜也。記稽首然後成拜，明臣禮也。君答拜之禮，無不答明君上之禮也。又曰：大夫見於君，國君拜其辱，君於士不答拜也。是古者臣見於君，而君不答其拜者，惟士爲然。以其賤故耳。若卿大夫，則未有不答其拜者。舜固未嘗以師傳待臯陶，而亦不容待之以士則其因拜而答者，固君臣間常禮。惟太甲於伊尹，成王於周公，皆常拜手稽首，蓋臣之所以見於君，而君以此施之於臣，所以爲尊師重道，而非舜拜臯陶之比也。

金鑿子 上篇 卷之一 九

湯七年旱不著，見於書。它亡徵信焉。殆傳者妄也。至乃云桑林之禱，迂則大甚，以人禱亡國之妖言也。一鄴吏辨之，而湯信耶，剪髮握爪，嬰之白茅，犧其身若之何，躬不情之謫以欺天也。又稱禱乃大雨，威則大熟，天下謹洽，遂作桑林之樂，名曰大濩，則亦非夫湯旱也。禱七年而雨耶，旱七年而禱耶，禱七年而雨，天棄湯也。旱七年而禱，湯棄天也。夫洛圻川竭已亦豈一雨所能救哉。七年之旱而始有

省過之詞，一禱之應，而輒有象成之樂，克謹天戒，檢身若不及者，烏有也。曰然則何如。曰後世以水旱堯湯儷言，旱有亡不可知，或湯在位三十祀而旱之爲年者七焉，以七年之旱，軼見於三十祀之中，而其旱也亦適止乎一方，非連七年旱亦非舉四方皆旱。如傳記所云也。若連七年旱而以四方卽所謂煎沙爛石，信不虛矣。烏百穀有留種生民有遺育哉。雖莊山之金能食人乎。以魯僖公之憂民而厲有可閔之歲，梁惠王之用心尚有可移之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一

粟不意天之絕湯，乃至斯極也。曰若然則水旱怨咨亦常事，後世亦曷異而稱之曰以爲聖人在上當雨暘時若，而值此故異之也。曰以爲祭之餘烈則何如。曰諺所謂室於怒而市於色矣。夫祭烈也，從而湯天道乎。武王之伐紂也，師興之日而雨，乃紂獨無餘烈乎。曰然則所謂桑林之禱者何如。曰禱也。古者禱雨必有處。桑林蓋湯之所以禱雨與聖人視天下若疢疴疾痛之在吾身，故一方旱則禱之，一年旱則禱之，謂旱之七年而始禱，又犧其

身。若是之矯誣。則吾不然之矣。

季歷

桀為暴而湯伐之。循跡而言。是篡也。而書稱湯曰為

下克忠。泰伯既逃。而王季代之。循跡而言。是讓也。

而詩稱季曰。因心則友。則友其兄湯之忠。季歷之

友於其跡之外觀之。

泰伯

仲雍裸而之荆。因俗也。夫曰賢者。固同俗與。曰四方

習之。百年乘之。非一人之化也。非一時之積也。訖

異諸曰。泰伯端委而治吳。不然乎。曰。何必伯也。雖

仲亦然。曰。惡在其裸也。曰。始二子之至自周也。蓋

金罍子 二篇 卷之一

十一

荆吳之人人之。已而荆吳之人君之人之。故先因

其質。君之故宜廸以文。

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啟。其次曰中衍。其次曰

太史

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紂母之生微子啟與中

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

欲置微子啟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

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紂故為後。呂氏曰。用法若此

不若無法。子謂此太史乃亂也。何法之有。法云有

妾而妻者。雖紂之母。固妾也。何嫡庶之差之有。古

之立子也。有嫡立嫡。無嫡立庶。庶鈞立賢。賢鈞立

長。以長以賢。孰敢之。紂父不可謂不知子也。而

卒奪於匹夫之讒言。以立惡而覆其宗。契與成湯

之不祀。忽諸哀哉。

箕子之陳。洪範也。穎濱蘇氏論之曰。箕子之不臣周

也。而曷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昇之禹。傳

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

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斯

論也。近是而非道者何。當然而已。使武王以其不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十二

道。貪商而奄取之。則箕子即以死為其道。尚何肯

忍詬改面。覲縷於讐人之前乎。惟其深知武王之

心。非有利乎彼者。釋然未嘗有讐周之心。而時其

虛懷訪逮。則固就而登登焉。蓋亦以途之人俟武

王而已矣。必曰。意於傳道。而身不可死。武王之賢

不可失。則忘君事讐。先負不道之辜於我。而又以

有道授之人耶。道者流行於天地。貫乎古今。未嘗

以有人而傳。無人而絕。天畀禹鴻範數百年後。至

箕子而復續。箕子死後。豈必無人。而又何必武王。

哉

紂之暴也。就其告語。文王外諸侯。且身不免者歎矣。而炮烙之刑。解焉。惟聖而仁。斯行。暴斯化。與或問其事。何如。曰。載記殺矣。將為取袁焉。夫古今一情也。原情以攷其事。則是非省矣。按韓非子說難二篇。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事舉而紂惡之。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悅。仲尼聞之。曰。仁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知哉。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韓子曰。仲尼以文王為知也。不亦過乎。夫知者。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以桎梏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也。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知。未及此論也。予謂韓非之論是也。其所記文王之事。與仲尼之言則非。夫王以擅兵後土。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十三

得罪於紂。勢且叵測。隨井中者。奚堪。聞江河溺人。

乎。况所入之地。又非即還其所。侵以視悔罪之意。紂亦未見所以。與文王處也。而且趣焉。以請解炮烙之刑。蓋太師父師。從容燕語之所。不能得之於紂。而方闔門。肆戮之罪人。為之。斯豈人情事理乎。韓子不深明文王之無是事。與仲尼之非有是言也。而果於非聖人惑矣。然其謂收人心而重見疑者。可謂引繩墨。明是非也。若史記則謂崇侯譖西伯。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散宜生之徒。謀於呂望。而求有莘氏之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駒。他奇恠物。因殷嬖臣。費仲而獻之。紂大悅。乃赦西伯。西伯既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遂賜之弓矢斧鉞。為西伯與韓異。然亦非何則。羑里之囚。非以紂嘗醢九侯。脯鄂侯。而文王聞之。嘆耶。彼獨竊嘆也。尚獄矧公。為人請解炮烙。紂何肯但止。王亦何不少懲艾也。且以紂視文王。孰與齊襄之田單。漢高之蕭何。田單拯涉也。蕭何請空。蕭業民也。王猶以掠善而招吾。過於天下也。忌。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十四

七

而幾致之死况文王當紂時耶且崇侯方譖其行
 仁義而文王為是益已疏矣司馬溫公曰是正中
 崇侯虎之說於紂也然則如之何曰其說莫近於
 呂氏春秋呂氏春秋曰文王處岐事紂冤侮雅遜
 朝夕必時上貢必適祭祀必敬紂喜命文王稱西
 伯賜之千里之地文王再拜稽首而辭曰願為民
 請炮烙之刑文王非惡千里之地以為民請炮烙
 之刑必欲得民心也得民心則賢於千里故曰文
 王知矣予以為此一節特賢於韓非焉遷其曰冤
 侮雅遜尤足以槩文王之實蓋即易所謂內文明
 而外柔順以蒙大難記所謂有君民之大德有事
 君之小心者紂以此喜而命為西伯且賜之履千
 里之地文王不敢受而因為民請炮烙之刑皆事
 理宜有之蓋乘紂之不蔽而以進其忠正苟卿所
 謂事暴君者因其喜而入其道曲得所謂焉若如
 韓非司馬遷之言則請未必行紂且拂矣是東煜
 蓋營救火也且當是時尺地莫非紂有文王亦安
 得地千里而獻之信矣二子之繆也特呂氏所謂

金龜子上篇

卷之一

十五

文王

必欲得民心者猶不足以為文王之盛德文王豈
 有一毫救世之志者哉若曰務全民命也全一民
 之命則必於得千里之地方可
 文王之免於多里則闕天散宜生之為也或曰為人
 臣者下道以免其君於危則苟而可與陳子曰人
 臣以忠為其道夫能忠以免其君而何苟與吾聞
 之也人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也為人子者
 不幸而其父之有過苟可以全吾父何弗用也為
 人臣者不幸而其君之有患苟可以免吾君則何
 弗用也譬殺殺人臯陶執之夫臯陶之執之也則
 既已離於天子之司敗矣而舜且勿恤也竊負而
 逃竊負而逃非天子所以事其父而舜為之以救
 敗也闕天散宜生之間以行其賂而免文王於桀
 也是亦竊負而逃之辟也或曰文王乃亦以幸免
 難與曰文王何知焉闕天散宜生之為而紂之出
 之也其為之不知所以為而其出之亦不知所以
 出幸而出之而文王固且曰天王之聖明也又何
 怨焉且吾聞之也八臣之事君也猶子之事其父

金龜子上篇

卷之一

十六

也昔者舜之祗載警輿也。起居飲食未嘗不在側也。索而殺之則不可得。故曰小杖則受大杖則走。孝也。文王之幸免患於紂而受成於二三子之計也。是亦大杖則走之辭也。

呂覽周文王使人相池得死人之骸。吏以聞於文王。文王曰：「更葬之。」吏曰：「此亡主矣。」文王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也。有一國者一國之主也。遂令吏以衣冠更葬之。天下聞之曰：『文王賢矣。』澤及骸骨。又况於人乎？」賈太傅新書云：「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

金鑿子 上篇 卷之一 一七

已曰：「我東北陬之槁骨也。遠以玉禮葬我。」文王曰：「諾。」覺召吏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遠以人君禮葬之。」吏曰：「此亡主矣。請以五大夫禮葬之。」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柰何其倍之也？」士民間之曰：「我君不以夢之故而倍槁骨。况於生人乎？」蓋二書所記一事。差異如此。然新書繆矣。聖人無夢。夢亦無妄。烏有慨焉以王禮之葬。許人於恍惚之中。及其覺也。妖夢是踐而不復以事理自裁。阿鬼以不正之封。罔民以非義之信乎。而不常之云亦未為得。文王之

治岐也。猶有政乎。則民之養生送死自可以無憾。至於力之所不及。則比又使之相保。族又使之相葬也。又安有不衣冠之殮。不封樹之藏乎。而使吏發之。發之而始更葬之。則境內之慳。其被文王之澤者亦寡矣。

或曰：「史記武王陳師牧野。囚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於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武王至商。斬紂頭懸太白之旗。其事信乎。陳子曰：「否。不然。當是時。毒紂之虐而快於一決者之為。」

金鑿子 上篇 卷之一 一八

是言也。吾聞之也。君子惡惡不惡其身。雖大對夙怨。死則止矣。此臭腐何知焉。尸而侈之。負也。洩其重冤而為也。君子猶甚之。武王載其慚德以伐紂。而又其心於燬死之餘乎。夫旗之而鉞之。笑為哭。項祀袁者何也。曰：「然則它書之所傳皆誣與。」曰：「誣也。紂之死。非武王之心也。蓋武王深盡傷焉。故猶以舊君喪禮之。示紂自得罪於天。非有惡於我也。若曰：『吾固為君臣耳。子日之不樂。以謂之疾。日王且慘然若將有終身之喪焉。矧其遺體魄。初王之。」

始入商也。商容與殷民雜而往觀之。見武王曰：吾新君也。聖人爲海內討惡，見惡不怒，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夫至於侈死人，非不怒也。王克曰：紂至惡也。武王將誅，哀而憐之，故尚書曰：子惟率其憐爾。天哀而憐之，則武王之心，則夫死而猶惡之，而其心焉。後之人將以快紂而不慮其以曠武王也。或曰：然則武王何以處紂？曰：事無經載矣。猶有證焉。賈太傅云：紂將與武王戰，紂陣其卒，左臆右臆，鼓之不進，皆還其刃，顧以鄉紂也。紂走，還於寢廟之上，身闔而死。左右弗肯助也。紂之官衛相與糾紂之軀，棄之玉門之外。民之觀者，皆進蹴之，蹈其腹，履其腎，殘其肺，履其肝。周武王乃使人帷而守之。民之觀者，提帷而入，提石之者，猶未肯已。夫紂之死也，武王實使人帷而守之，夫帷而守之，則殯而瘞之，其皆以天子禮焉。固又其事之可推也。

紂死以卯日，紂死以子日，故子卯不樂，謂之疾日。蓋忌而疾之也。清江放英曰：子卯不樂，非明王之禮。

金鑿子 上篇 卷之一 十九

也。紂紂以子卯死，固可疾。湯武以子卯興，獨不可幸耶？予曰：非也。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重傷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此王者之厚也。或曰：其殺之而傷之，何也？曰：殺者獨夫，傷者湯武爲舊君也。湯既放紂，而有慚德焉，眎其骸，知其傷也。或曰：武王伐商，前歌後舞，非與？曰：爲說者，其起於世。

金鑿子 上篇 卷之一 二十

孔穎達疏云：秦誓武王曰：朕夢協朕卜，襲於休祥，戎商必克。聖人逆知來物，不假夢卜。言此以強軍人之意耳。史記周本紀云：武王伐紂，卜龜兆不吉，群公皆懼。惟太公強之。太公六韜云：卜戰龜兆焦，筮又不吉。太公曰：枯骨朽著，不踰人矣。彼言不吉者，六韜之書，後人所作。史記又採用六韜好事者妄稱太公，非實事也。愚按舜典：舜命禹之言曰：朕志先定，鬼神其依，卜不襲吉。舜之命禹也。成諸志，其

詞昌。先天而天弗違也。武王之伐紂也。依於神。其

增夷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扣馬諫不聽。延擗薇首陽山。餓

而死。先儒皆疑之。以今觀之。不特其父死不葬。一

言之繆也。蓋嘗論之。二子以清聖於天下。故非君

不事。不立於惡人之朝。當紂之時。而居北海之濱。

以待天下之清也。夫其居而以待天下之清也。腥

聞之。紂無復悔禍之期矣。真人應命與天下而共

誅之。將使宇內廓清。穢氛不流。固二子之所以伏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一

二十二

其身而有待也。如之何其非之也。是必胥天下為

紂而可耶。非二子之死心矣。古之賢者。誠重其死

雖爵於人之本朝。亦其君為社稷死。則死之也。武

王入商。而商之元子奔。太師遜。北海之遁夫。西伯

枵腹而死。義斯何以哉。且夷與太公同事文王。又

同為天下之大老。天子有問。無北面而詔之者也。

新君行大事。而不即謀於黃髮。夷固可子然去。就

謀之。宜以時諍。諍而不聽。則北海之北已矣。今也

不聞一言諍之於廷。而顧邀之於路。不救之於帷

幄。密謀之。而欲力奪之於干戈。倥偬之。而第不

知白旄既舉。可復偃耶。孟津之會。既集。可復濟耶。

亦不相於機。而空言矣。天下理無二。是者也。今一

人為之。是也。而一人非之。又不非也。是理可以二

是。而世無一定之執也。武王之舉。為伐暴而順天

而非之者。不以為不知天命而妄譏。吾不知也。曰

然則二子之之首陽餓而死也。則何如。曰。二子者

蓋求仁以逃國。違不仁以逃世也。其介絕而不求

於人。以時瀕于餓。則有之。未聞其以餓而死也。孔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一

二十三

子曰。伯夷叔齊餓於首陽之下。而世以為死也。曰

然則二子固終事武王耶。曰。亦未之前聞也。下則

公曰。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就其不紂。而

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之。

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意。豈異耶。及武王一

奮。太公相之。伯夷乃不與。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

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興。以至

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其至文王之都。而不

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耶。荆公持論固多好異。此

其言之切理者也。吁！推伯夷惡惡之心，使及武王而事之，又復見紂惡之甚，其若孤竹，豈不後八百諸侯，其猶大老於周也。抑豈十亂臣之下乎？

論天 齊遜 國

孤竹二子之遜國也。曰國有中子也，使微仲、墨台氏之鬼，其若敖氏乎？是故君子有達節焉，不可繆以爲經也。於斯時也，伯夷爲不當立，叔齊爲不當復，避曰不違天乎？曰父也者，子天之父之於子也，無適而非命也。父命叔矣，奚違天之有？曰若伯也，何

曰叔立而恭尚伯也。若唐明皇之還讓王也，不敢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二十三

以其國加焉。又樹伯氏子俾後我，曰國其國也。若宋穆公之於與夷也，則父子兄弟全而性得矣。曰季歷之不爲叔齊何也？曰叔齊逃，伯夷逃，國有中子爲不亡也。泰伯與仲雍皆之吳，季也在周，夫何行而之？

君子以道立命，命由我出，吉凶禍福，天不得而制之。比干刻心於殷末，夷齊榜腹于周興，斯豈天能爲之耶？按漢徐幹中論曰：所謂禍者，已欲違之，而反觸之者也。比干以知其必然，而樂爲焉，天何罪焉？

論比 干 心 齊 遜 國

天 武 九 齡 武 王

天雖欲福仁人，亦不能以手臂引人而昇之也。唐皮日休首陽山碑曰：夷齊之死也，太史公以責乎天道，嗚呼！若夷齊之行，可謂道不由天者乎？如不得仁而餓死，天可責也。苟夷齊以殷亂可乎，而臣於周，則周召之列矣。奚有首陽之厄乎？若夷齊者，自信其道，天不可得而應者也。予謂此二論極精，前人所未發也。

武王夢天與九齡，以告文王，而文王曰：古者謂年齡齒亦齡也。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二十四

迺終。武王九十三而終。按文王固聖，然亦人耳，何道以逆，自知其壽且百年，而夢帝與九齡，即信亦九年耳。何道以知武王之爲九十年，文王既知壽之且百年，而武王之爲九十年，何道以能自損其三年，以與武王，而以已之百年，爲九十七，卒以武王之九十，爲九十三，孰爲制若長短之命，而得以父子相揖讓乎？武王爲子，亦曷忍挹父之年齡，以自登也？緣記者以武王克殷滅紂，在武王之末年，故傳會焉。此二論極精，前人所未發也。

此則武王伐紂初非天命皆文王全以私智陰謀
幹旋造化奪改天命以私諸其子而得之耶

易有亨帝上帝之文又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而孝經曰宗祀文王於明堂以

配上帝正與易合上帝即昊天上帝蓋以形體言

謂之天以主宰言謂之帝而鄭玄遂有五感生帝

之說皆巧為之名以褻侮神天若後世道家拜章

者繆矣且易既曰以配祖考亦無必以父配之文

而孝經曰人之行莫大於孝孝莫大於嚴父嚴父

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然文王以周公言之

則嚴父以成王言之則嚴祖方其時政則周公祭

則成王安在必嚴其父哉且至於成康之世而文

王明堂之配實未嘗改故司馬光呂誦謂孝子之

心孰不欲尊其父聖人制禮以為之極不敢踰也

詩曰思文后稷克配彼天又我將祀文王於明堂

下此皆不見於經前漢以高祖配天後漢以光武

配明堂以是觀之自非建邦啟土造有區夏者皆

無配天之文故維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

無配天之文故維周之成康漢之文景明章德業

非不美也然而不敢推以配天避祖宗也孔子以

周公制禮作樂而文王適其父故引以證聖人之

孝以答曾子非謂凡有天下者皆當尊其父以配

天然後為孝也近代祀明堂者皆以其父配上帝

此乃誤釋孝經之義而違先王之禮也得其旨矣

周必大以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議曰周公雖攝

政而王祭則成王王方幼冲故周公參稽古制裁

事於明堂其曰嚴父者指周公能推本武王之志

追尊文王之功非謂自王其祭祀也謂周公推本

金鑿子上篇卷之一 二十六

武王之志追尊文王之功故曰嚴父此句極當

天子祭天 天子祭天

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

設奠於牧室遂率天下諸侯執豆籩駿奔走追王

太王王季文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鄭注謂

不用諸侯之號臨天子也是謂天子不可以諸侯

為祖父故司馬文正議以為記禮者深於聖人之

旨失之愚以為此記禮者未失也注禮者失之耳

禮父為士子為天子祭以天子其尸服以士服子

無爵父之也 祭父母也 師丹云尚書舜為天子贊

禮為士明起於匹庶者子不得爵命父母嫌於卑之曲禮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又為士庶已忽暴貴升為諸侯而忍為父作謚如是鄙薄父賤不宜為諸侯之父也蓋禮意如此武王為天子追王曾祖祖父如是擅爵命於祖父嫌薄曾祖祖父之為諸侯以已天子之貴臨之故必告於天地天地與之告於祖宗祖宗許之然後身率天下諸侯以天下之心共尊太王王季文王使若不出於我者正不敢以子孫之卑加其祖父耳後世天子崩群臣

金匱子上篇

卷之一

二十七

咸詣於南郊稱天以誅之亦是此義

史記文王已受命稱王改法度制正朔追尊古公為太王公季為王季而禮記大傳云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退而追王太王王季王季歷文王昌若文王已先自稱王追王太王王季武王何緣更追王乎中庸則又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第不及文王蓋武王克商即王位固已追尊文王在位二年未及追王太王王季遽崩故周公輔成王始克成之由此觀之大傳繆太史

公益繆矣

蔽芾之棠昔者召公之所芟也公則已矣而人猶弗忍拜之况剪之乎夫其盛德足以永所思也齊景公之槐也嚴刑以禁之置吏以守之將使人望而不敢指目焉而人傷之夫其空威不足以庇所愛也故威去無生君德存無死君思堯者見於羹見於牆而特棠耶然桀者喪及日而况視耶

元城語錄書傳之間有大害事者若上世上年之類是也先王之有天下日慎一日而惟恐其不終故

金匱子上篇

卷之一

二十八

書曰天難諶命靡常詩曰天命靡常此文武周公之書也豈有預為歷世長久之說以數告子孫使子孫倚恃天命恣為淫虐而不懼於危亡乎曰若是則王孫滿之言妄矣曰蓋有說也當楚子問鼎之時王室之威不能制也天子之德莫能懷也故假天命神告之事以拒之且曰十世三十年七百而尚未也不然則文武周公之志荒矣馬永鄉因退檢史記武王滅商至定王二十世凡四百二十一年故史記云王使王孫滿應說以辭楚兵乃去以

信先王之言。而唐孫邵卜世論亦云。帝王囊括宇宙。位重憂崇。非樂兆民之上。故遇夫聖則禪之。不遇則以子繼之。堯舜禹是也。是以周都天地之中。欲便四方之會。不恃山河。務從德化。原其意也在乎利民。豈異唐虞之道。而又卜年卜世耶。必也欲永其祚。莫先德義。貽厥後世。天人佑之。豈非亡窮也哉。何三十世七百年之有。若右其上而左其德。俾乎厥後。恃年世之永久。必輕乎德義。若此之謀。非君子之道也。昔太戊懼戒而盛。帝辛恃瑞而亡。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二十九

在此不在彼。彼豈不知之。而卜年卜世乎。按元城之言。且發聖王不敢預於天命。驕其子孫之意。而孫氏之論。又併明聖王未嘗私以天下擅諸子孫之心。蓋以二者竝觀。而厥誼益盡。元城又因史記設詞一言。而推其當世。假天命神告之事。謂非其詞之誠。則尤所謂探本綜實者。

周至穆王降矣。然其去文武成康時。非有幾也。顧其罔命則曰。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蓋時必有警。爵賣官者。已為鴻都之漸矣。呂刑則曰。非訖於威。惟訖

於富。蓋時必有翫法鬻獄者。已有梗陽之漸矣。非仁義 餘冬序錄云。史稱徐偃王行仁義。諸侯歸之。及敗而死。則又曰。吾不忍鬪其民故也。以是世以偃王乃仁義而亡國者。其信然耶。偃王事。詳無所攷。聞之尸子曰。徐偃王好怪。沒深水而得怪魚。入深山而得怪獸者。多列於庭。則知偃王之亡國而喪身。必它有以致之。非仁義之罪也。始之諸侯有歸之者。值穆王之西游。而天下適無君耳。非行仁義之所感也。陳子曰。余暇日攷東漢書。東夷傳。張華博物志。及劉氏通鑑外記。徐夷作亂。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熾。乃分東方諸侯。命徐子主之。徐子處璜池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欲丹行上國。乃通溝陳蔡之間。得朱弓矢。以為天瑞。自稱偃王。江淮諸侯。伏從者三十六國。穆王聞之。遣使乘駟。一日至楚。使伐之。偃王仁而無權。不忍鬪。其人為楚所敗。乃北走彭城。武原縣東山下。百姓隨之者以萬數。後徐子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故至於此。蓋偃王之事。猶有可見者如此。徐

儲處要服而偃怙其固陋不賓不王。嗚呼王無道武功匪兢乃狡焉啟封疆之思。至率九夷以戰天子。此豈溺於仁愛而不忍閔其民者乎。既得王東諸侯雄心方大且欲通舟上國溝而游之其勢非盡得周不肯但止疲民之力矯天之命。黷師而不自戢貪王而不知戒。僭王猶夏又不必言。此賊仁賊義之極有一於此足以為僂而况兼之則其喪身亡國猶有餘罪。固不必它有以致之而後明其非仁義之罪也。平居整鬣為仁。跋踈為義。以蠱誘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一 三十一

愚俗獲人廣疆方天子西游存其喘息。一日整旅徂征將以大國義已非威力又不敵守死而已。乃復用其故智。諂然出言曰。吾惟不忍用民以至此也。且夫無事則驅民力戰以逞雄貪事亟則恤民亡國以行仁義有是理乎。嶠夷之人朴愚易動。庸而從之。身死而嗣未滅是有天幸存焉。韓昌黎何人詞其廟碑乃亦曰。姹姹偃王惟道之躡以國易仁為笑于頑斯何言與。夫國云亡矣仁乎曷存。智猶惑此笑者頑耶。 金罍子上篇卷之一

金罍子上篇卷之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曹沫為魯莊公將與齊戰三敗益喪地及柯之會齊桓公方與莊公盟沫執匕首歷級而升劫桓公於壇上求所侵魯地桓公許之已而悔之欲無與魯地而殺曹沫管仲曰此愈一小快耳而棄信於諸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侯不可於是遂與曹沫三敗所亡地於魯諸侯聞之皆信齊而欲附焉。此一事也。蓋魯以劫得地齊以信市人魯之得為失齊之與為取矣。異哉沫之為魯顧將與藉齊也。魯之益曾不能蚤甲而爪喪焉。可誅也。魯猶有司寇之法在其得免於討乎。夫堂堂乎將帥之雄而盜賊之靡乎。失氣於旗鼓之間而逞志於樽俎之際乎。三軍之寄以扞圍也戰而喪地戰而還之。下莊孟明功無書焉。矧於行劫薄人於險非仁也。掩人之卒非勇也。小國而怒強

敵非計也。且夫耻匹夫有後顧而况震伯國之主耶。沫之志曰得地而已。三敗之土地非索諸桓公之衣帶而有也。沫之能以一匕首乘齊於壇之上者。時也。壇之下雖有百沫猶且孤豚豕焉。使桓也壇之上而許之。壇之下而悔之。國之中將悉呼諸侯之師而致討焉。則如之何。沫復欲以七首抗能乎。其不能也。魯何以存。當斯時也。食沫之肉庸足贖乎。幸而齊方以信懷諸侯。因以沫餌而漁天下也。沫且以爲得地。而前三敗之耻失矣。然而爲魯計者。得地之辱孰與喪地。師而喪地魯在。劫而得地魯亡。何也。禮義信魯所以國也。兩君好會。三等之階。揖遜而登。玉帛之贄。交相入也。尊豐之歡。交相舉也。一夫挾其區區。螳蜎狶突。咄嗟而來。劫脇萬乘。將有所求。謂魯志耶。則狡而貪。惡爲乎宗國。爲自沫耶。而君不禦。卽國有不逞之夫。而朝有不令之士也。則莊公奚君焉。以禮舉而阻之以兵。以義合而邀之以利。盟而詛諸鬼。口之丹猶濡也。而叛之矣。周公之魯何如者。而忽焉喪之。復魯之地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二

尺寸也。顧喪其所以爲魯。豈尋丈之間已哉。且夫土地者。固非齊之所愛也。齊之所愛。求得天下之諸侯也。桓公嘗伐山戎。道燕。燕君送之出境。涉齊地。桓公問管仲曰。諸侯相送。固出境乎。管仲曰。非天子不出境。桓公曰。然。畏而失禮也。寡人不可使燕失禮。乃割燕君所至之地以與之。諸侯聞之。皆朝於齊。桓公誠求諸侯。卽已之土地不愛。而况魯有耶。以齊言之。得之於魯。復之於魯。齊無失也。而顧漢然以市厚於天下之諸侯。以魯言之。失之於齊。取之於齊。魯未始得也。而不免爲盜賊之國。於是乎魯之辱不止於三敗。而齊固已萬勝乎天下矣。則沫之爲也。甚矣沫之罪可誅也。或曰。然則管子之所以勸其君則何如。曰。昔孔子爲魯大司寇。齊景公與定公好會夾谷。犁鉏請令萊人爲樂。因執魯公。可得志。方會。進萊樂。孔子歷堦而上。使有司執萊人。斬之以禮讓景公。公慚。乃歸魯。侵地以謝。沫乎亦柯之會之萊夷哉。魯乃爲夷狄之道矣。管仲之相齊。使出於尼父之舉。則沫之首足將異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三

門而出知求土地

下莊
仲

吾嘗為將三戰三北而鮑叔牙不以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家之孝子國之敗將耶記曰戰陣無勇非

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予謂人子苟不敢以其親之身許人當辭為將若之何受人之推轂而以與

尸乎

管仲
不薦
鮑叔
為政

管仲寢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不幸而不起此疾彼政我將安移之仲未對公問鮑叔之為人對曰鮑

金壘子上篇 卷之二

四

叔君子也不可以為政其為政也好善而惡惡已甚見一惡終身不忘其隰朋乎於是仲卒隰朋亦卒公遂委政於易牙開方豎刁而齊亂陳子曰惜也齊無以鮑叔為政也使叔也相齊無三子之亂矣何也曰以其好善而惡惡之甚知之以其好善而惡惡之甚見一惡將終其身不能忘而能忘三子哉或曰然則仲蔽賢與曰否仲蓋為叔之不能并容而畏卒禍之也是仲過為叔計未及為齊計也或曰為齊計者用叔迄無三子之亂與曰事未

後言
盛色
則賢
者微
女謁
斯諛
夫進

可知也蜀書元秉直匡主義形於色諸葛武侯為父為侍中武侯死而宦人黃皓畏元不敢為非者終元之世用叔亦齊之重元與事未可知也惜也仲之為齊計而不及武侯也

后宮盛色則賢者微女謁既昌斯諛夫進德與色好之所不兼與是其可不脊耶談者無室而難於庭鹵莽濶畧於君之身心而綜覈於用人行政則倒矣李泰伯之詩曰若教管仲身長在宮內何妨更六人昔者桓公宣嬖管仲實怨之以為不害霸也

金壘子上篇 卷之二

五

以苟容其身而倖一時之功卒釀禍於身後仲幸先死耳即其身在無必免者徒以有六人耳而容更六耶王荆公詩曰但願君王誅宰嚭不愁官裏有西施夫惟佞人為能養君之欲故凡所以用宰嚭者為有西施也有西施而後宰嚭用縱誅一宰嚭天下遂無宰嚭耶此皆不循其本昧沒而云爾也

更言
所著

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曰子莒太子邑里革遇之而更其書曰流之夷又宣公濫於泗淵章

斷其吾而棄之曰魚方別孕而行網吾貪無執也
 二事皆後世人臣所難而里革優爲之其賢矣夫
 然予以爲斷吾可也更其書則不可爲人臣者其
 君違則弼之甚則諍之若書而更是尸其君於國
 而自爲令也是與君爲君也開僭僞之端啟凌遲
 之漸不可止矣柳子曰盍若授僕人以入諫之善
 耶或曰引筆而塗秉燭而焚事不有大於此者乎
 曰艾於過舉不可以嘿而聽也迫於遂事不可以
 待而拜也於是乎有不得已焉亦斷吾者類也若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六
 棄君之令而自爲之書是矯制也是擅命也是與
 君爲君也按左氏莒太子僕因國人以弑紀公以
 其寶玉來奔納諸宣公公命與之邑曰今日必授
 季文子使司寇出諸竟曰今日必達無里革事
 宋人殺昭公趙宣子請師於靈公以伐之公曰非晉
 國之急也對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所以爲明訓
 也今宋人殺其君是反天地而違民則也公許之
 乃發令於太廟召軍吏而戒樂正令三軍之鍾鼓
 必備聲其罪也趙宣子於是能奉天討矣其不謬

沒於君臣之際矣故此一宣子也異時得舉出奔
 而其宗人穿殺其君靈公而宣子友也無一言焉
 夫可以不煩軍吏之力也而尼何哉有君之弗恤
 內賊之弗討而隣是師乎且宋之伐誅有罪也聲
 之鍾鼓正其名也索賂而還又與立其罪人而成
 之人之稱斯師也則謂之何雖曰此林父之以也
 然盾固已不堅於大義矣或曰夷臯之立也非宣
 子意靈公蓋不忘也宣子知之故爲宋之討以見
 義於靈公而又知公之終弗吾予也則又乘時以
 假手於賊而其心焉曰莫余毒也已則又偃然視
 息於天下曰弑君者我何知焉狡已哉夫寯氏之
 賊不曰羽父斃高貴鄉公於車中者賈克成濟歟
 唐昭公之弑碭山之爲也然則桃園之逆固不得
 委之穿矣穿之手盾之心與直哉太史氏不鍾不
 鼓乃以筆伐盾也誅其心懸之簡冊無容腹焉盾
 保首領而罪不滅於是乎下宮之役大夫屠岸賈
 曰靈公之賊盾雖不知猶爲賊首糾然與一國之
 師而汙其宮諸其室趙氏之宗幾亡炊火焉斯報

亦烈矣。宣子之言曰：大者天地，其次君臣。夫茂者臣而反天地，固不可也哉。

晉下宮之難

公孫杵臼死，程嬰不死而孤立，人勸嬰母死，嬰死，嬰以一死報公孫杵臼也。漢逮趙王，偃諸反者，趙午等十餘人皆先死，貫高獨不死而王已白，詔赦高，令勿死。高死，高以一死赴趙午等十餘人也。人生惟一死，死尤不欲，以此賒負人，古人重信義至此。宋張洎事南唐李煜，宋師至城陷，洎携妻子及橐裝，自便門入，止宮中，給光祿使陳喬

公孫子上篇

卷之二

八

同井閣，欲與俱死。喬自經，氣絕，洎及下，見煜曰：臣與喬同掌機務，國亡當俱死。又念主在，誰能為主白其事者？不死將有以報也。及入宋，洎遂顯用，而反倚勢，丐索煜亡已，煜貧甚，至以白類，同器與洎未滿意。袁天與宋末第進士，未仕而宋亡，人勸其退伏草莽，為自全計。天與不聽，迺結義兵，誓復州邑。兵敗，誓敵而死。初，與將作監謝昌元直學士趙孟頫約同死國，亡何，趙謝二人皆食元祿，而天與獨踐約，一門自盡者十七人。

晉書

卷之二

金龜子

卷之二

九

誠不足多愛恤，苟愛死，逝死不可。况百年之內，終不可逃，而書之信史，徒令清議之士，至今猶以筆舌督誦，諸人雖既死，不足償負，為可惜也。

春秋晉人殺其君厲公，邊人以告，魯成公在廟，問曰：臣弑其君，誰之過也？里革對曰：君之過也。衛人出其君獻公，晉師曠侍於晉侯，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師曠對曰：或者其君實甚，魯昭公出遜於乾侯，季氏出之也。趙簡子問於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諸侯與之，君死於外，而莫之或罪。

也對曰天生季氏以貳魯侯為日久矣民之服焉不亦宜乎或曰君臣之際嚴矣為人臣而至於放其君而弑其君而二三子者之對曾不以為不可也且或以過其君而甚之則何居豈所以被世扶教與曰君臣之際嚴矣君而可放也者必桀其君而其臣湯可殺也者必紂其君而其臣武湯武桀紂不並世而有也則君君而臣臣可矣晉之殺厲公也衛之出獻公也魯之逐昭公也以亂臣姦庸君逆之大也又何問乎雖然乃二三子之言之則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十

有間矣里革師曠對其君之言也告其君將啟之以不於常之命不可恃之尊以怵其心而作之條以成乎其為君蓋昔者孟子之所以告宣王也不猶可乎若晉之六卿魯之三家也六卿之趙猶三家之季也趙簡子之問亦隱然有將之心焉而墨也實怨憊之史以懼亂臣而墨以佐逆導亂其亦異乎董狐之為史矣

齊崔杼生成及疆娶東郭姜生明東郭姜以狐入曰棠無咎與東郭偃相崔氏崔成有疾而廢之而立

厚以叔之厚以

明成請老于崔偃與無咎勸崔子弗與成與疆將殺之告慶封慶封告盧蒲姑盧蒲癸曰彼君之讐也天或者將棄彼矣彼實家亂于何病焉崔之薄慶之厚也魯叔孫穆子卒仲至自齊季孫欲立之南遺曰叔孫氏厚則季氏薄彼實家亂子勿與知不亦可乎崔慶於齊唇齒也叔季在魯手足也為慶氏者則利崔之薄以為厚為季氏者則患叔之厚以為薄藩牆之內而各有心難與處矣夫何手足唇齒之不相為乎或曰固天道也夫能以同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十一

惡而終始者與有幾且夫四家不合則二國不分天固塞二子之衷而奪之鑿使讒人交閱之而以自稔禍也不然所以祖齊魯者未歇也

左傳晏子侍齊景公於遯臺飲酒樂公曰古而無死其樂若何韓詩外傳齊景公游於牛山之上而北望齊曰美哉國乎鬱鬱太山使古而無死者則寡人將去此而何之俯而泣沾襟史記景公三十二年慧星見景公坐栢寢嘆曰堂堂誰有此乎自有生以來未有無死者景獨何感之深耶顧獨有不

死者其德施於民。決於其心。則文武成康。沒世而不能忘。蓋死者。其不可傳者也。其可傳者。死耶。公也有馬千駟。死之日。即民無德而稱焉。其生也。而億兆之人。詛之。惟恐其一日之生。若是而徒死。憂亦末矣。

晉國語曰。欒懷子改桓子之行。脩武子之德。而離桓子之罪。以亡於楚。繆乎。其窺測天道之未瑩者耶。將使為人子者。不幸而有父之惡。束手跂足而禍耳。茂繩祖之志。弛幹父之心矣。且武子之福。不足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十二

以延其孫。而桓子之罪。乃必及其子。是善無延世之賞。而惡有及嗣之罰。非天道也。桓子之汰也。以武子之德。而免懷子之脩也。以桓子之罪。而及抑禍。淫福善之俱爽也。謂天不夢夢乎。

吳有負薪者。與延陵季子。交讓地金。是負薪者之節。競爽於延陵氏也。吳多人哉。亦季子之風類與。季子處其身。讓于乘之國。以遺金于人。故負薪者。嗤其居之高。視之下。且吳介公子。歷聘於諸侯。以知人。稱顧於吳。獨不知有負薪者。何哉。母亦昔人所

九

謂目論者耶。然人亦故難識。途之人。而欲素熟於公卿間。難矣。既翳其身。而藏焉。人知弗知。曷預弗取之可也。投鏹於地。瞋目拂手。非也。其不語季子。以姓名。乃不忘名之尤也。先王之制也。夏有葛。冬有裘。苟不能葛。亦安事裘。裘於五月。揭然以負。異於人。曰。五月負薪。衣羊裘。非杓之人與。故曰。其不語季子。以姓名。乃不忘名之尤也。

申包胥救楚

楚申包胥。哭血秦庭七日。而卒以秦師敗吳。救楚復楚。其節偉矣。其功烈卓矣。近攷越語。胥使越問越

金罍子二篇 卷之二

十三

王所以與吳戰。而曰。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於是越王曰。諾。而召五大夫。謀所以戰而伐吳。則是越之伐吳。胥實與其謀。胥楚使者也。非使命是共。而與知人國事。何其為區區。猶不忘宗國之耻也乎。故此申包胥也。既借秦以存楚。復因越以滅吳。胥為楚無幾餘矣。子房借漢以滅嬴。滅項。以為韓也。嬴項滅而無救於韓。亡。胥楚存而

伍子胥

吳滅二子之忠智鉤。而良德為獨愛其不幸也哉。伍子胥入吳。欲道吳以伐郢。而脩已之怨於楚也。吳公子光曰不可。子胥知吳公子光之怨王。而冀得其處也。則進專諸。使公子光享王。因置匕首魚炙腹中。而其心焉。公子光立。是為闔閭。以伍子胥為行人。伐楚。幾覆楚。是役也。子胥之志也。君子曰。毀人以自全也。敗人以自成也。仁者勿為。况將亂人之國。以徼幸匹夫之志。弑人之生君。而已自為其死父乎。夫苟可以得志而已矣。又何有於君。然則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十四

錫鏤之賜也。固亦畏有異時之匕首在也。且夫事君者。無外交。徇國者。無內顧。而胥也。功成不顧。幾見弗圖。既諫伐齊。勿聽。乃復為之。使於齊。又屬其子於齊之鮑氏。是讒口百抵。而胥且設之。讖而助之。攻其及宜矣。

越有刑政

史記吳世家。越滅吳。殺王夫差。而誅太宰嚭。以不忠於其君。而外受重賂。與已比周也。此語蓋必有受。而左氏傳。公如越。得太子適郢。將妻公。而多予之地。季孫懼。使太宰嚭而納賂焉。乃上可。實忘忘

江施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

十五

且復用事於越。何小人之多幸哉。然呂覽云。越王果與吳戰於五湖。吳師大敗。遂大圍王宮。城門不守。禽夫差。戮吳相。則嚭受僇也。吳越春秋。吳王伏劍死。越王謂太宰嚭曰。子為臣不忠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妻子。越王乃葬吳王。以禮於秦。餘杭山。卑猶越王使軍士人。際土以葬之。宰嚭亦葬卑猶之旁。則伯嚭被誅。并及妻子。且詳嚭葬處。越絕書言宰嚭之死者。五亦曰并其妻子。而又曰。三臺者。嚭妻子死所也。則又及嚭妻子死處。宰嚭之誅。且及其族省矣。劉向說苑。子石登吳山。而四望。喟然而嘆息曰。昔者吳王夫差。不聽伍子胥盡忠極諫。抉目而辜。太宰嚭公孫維偷合苟容。以順夫差之志。而越伐吳。二子沉身江湖。頭懸越。則又言嚭實葬江魚之腹。豈越將極嚭以謝吳。而重違其平昔不欲施之刀鋸。而投畀之然與抑亦以出爾反爾。其沉嚭以償子胥之忠魂。與丹鉛錄。世傳西施隨范蠡去。不見所出。只因杜牧西子下姑蘇。一舸逐陽夷句也。予竊疑之。一日讀墨子口。吳起

之裂其功也。西施之沉，其美也。喜曰：此吳亡之後，西施亦死於水，不從范蠡去之一證。墨子去吳越之世甚近，所書得其真，然猶恐牧之別有見。後檢脩文御覽，見引吳越春秋逸篇云：吳亡後，越浮西施於江，令隨鴟夷以終，乃笑曰：此事正與墨子合。蓋吳滅，即沉西施於江，浮沉也。又言耳。隨鴟夷者，子胥之諧死。西施有力焉。胥死，盛以鴟夷，今沉西施，所以報子胥之忠。故云隨鴟夷以終。范蠡去越，亦號鴟夷子。杜牧遂以子胥鴟夷為范蠡之鴟夷。

乃影撰此事，以墮後人於疑網也。此論甚覈，然則吳平之後，越行蜚廉惡來之罰於太宰嚭，又行未喜之誅於西施，而并浮之江，以隨子胥之鴟皮矣。詔與西施，內外比而滅吳，為越盡力，又為越剪其所忌，而殺子胥，吳亡，二人且以為越德而行自及之。夫禍人國者，亦豈其身家之利耶？然越可謂有刑政也哉。

宋王銍考范蠡載西子之妄，本出於杜牧之詩，所謂西子下吳會，一舸逐鴟夷。銍解詩意，却與亦菴合。銍書宋子嘗賞其精博，然詩人多隨

卷之二

十六

姦臣不死有二

姦臣不死有二。春秋時，有傳吳太宰嚭死於魯者。子貢以告孔子，孔子曰：不死也。久之，有自吳來者，云：太宰嚭果不死。子貢問曰：夫子何以知嚭之不死也？孔子曰：天生宰嚭，所以亡吳，吳不亡，嚭不死也。宋宣和末，蔡京病極，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謂陸宰曰：未死也。此老敗壞至此，若使晏然死。

唐沈顏著讒國曰：知倭之讒，讒人不知倭之讒，讒國也。是以子胥殺而吳亡，李斯誅而秦滅，伍尚死而楚昭奔，屈原放而懷王囚。故曰：知倭之讒，讒人不知倭之讒，讒國也。

見唐文粹 陳子讀之曰：夫倭讒國而已乎？讒夫鼓舌也。因申其義曰：知倭之讒，讒國不知倭之讒，自讒也。是以吳既亡而宰嚭沉，見劉向說苑。

秦未滅而趙高族，楚昭奔而無極誅，懷王囚而靳尚刺。

見戰國策尚為張旄所刺，史記上

卷之二

十七

九夫正義曰王逸云上官斬尚余故曰知佞之

讒護國不知佞之讒自讒也嗟夫此義明庶其為

佞人屈軼其有豸乎

子勝

趙襄子使新穉穆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

謁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曰趙氏之德行無所施

於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

氏其昌乎夫憂所以為昌也而喜所以為亡也勝

非其難者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

福及後世見列子呂氏春秋子以為此非孔子之

言也其言是也其所為言非也夫襄子之言豈其

衷哉襄子審憂得城之亡胡然而攻翟襄子且將

盡有翟也豈特二城而遽憂亡哉

金罍子上篇卷之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左傳曰春王周正月其誼明

矣是時雖周天子在上而諸侯亦各為其一國君

故各以其君即位之一年改元紀年而以行之於

其一國若頒曆授時則惟出於天子則春秋之季

金罍子上篇卷之三

而諸侯告朔之禮猶不敢廢所以重正朔而大一

統者當如是也此春秋魯史也其書元年者魯某

公之元年也於是焉而繫時繫月曰春正月則疑

於正朔之無所稟承矣故特書曰春王正月以別

嫌明微亦且紀其實焉此書法之自然蓋魯史之

舊文非孔子之特筆也非直魯史至於列國之史

無不皆然若周史既書某王元年則不待更書王

正月而自見此元經書帝某年又書春帝正月學

步効羣豈床架屋所以貽笑於後人也而東萊呂

金罍子上篇卷之三

金罍子 上篇卷三

三六一

孔子曰堯授舜正月上日受終於文祖舜授禹
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天下皆知有帝故虞之正
月不冠以帝天下皆知有王故夏之正月不冠以
王孔子作春秋以王冠正月為時之無王也不知
使時有王孔子作春秋書年書月當以何書可謂
鑒於理而蔓於詞矣

孟子曰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其義一也是則
當時晉楚各有史惟魯史名春秋耳今按晉語司
馬侯對悼公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

公羊子論語上篇

卷之三

二

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問誰能對曰羊舌肸習於
春秋楚語申叔時告士豐之傅太子曰教之春秋
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夫晉舍曰乘
楚舍曰檮杌而其臣所以對君與傅太子皆稱春
秋豈春秋雖未經孔子筆削而其善惡之文勸戒
之旨固已獨行於當代有非列國之史之可同語
者耶

孝經卜其宅兆注宅墓穴也兆塋域也葬事大故卜
之今按墓有宅有兆故孔子幼孤及喪母合葬於

防而莫知其父墓處謂墓穴也古者墓而不墳穴
其下揜其上即平地耳初葬叔梁紇時徵在以少
故不臨葬孔子方三歲不知也孔子少長則當夫
歲時寒暑之變雨露霜雪之感既祭於家復拜於
墓且既為東西南北之人則去國必哭而後行反
則展而後入皆即其塋域徘徊瞻戀悽愴怵惕以
為先人之遺體魄藏焉豈容識其塚曠之所在乎
至於喪母而祔則魯人之祔也合之將並兩棺於
槨中有不容於不知不容不慎焉者聊蔓父之母

金罍子論語上篇

卷之三

三

與徵在隣善蓋先時徵在嘗託以視葬故獨能知
之而孔子得以問而知之也此事在人間父母葬
日相距大遠或幼孤少寡往往時值况三代之世
非有四尺之封乎禮記既支離其詞史記復傳會
其事悠悠千古遂成不破之疑此殊可怪耳

禮記

記曰君子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何謂也曰
君子之於禮無弗學也及既際其事而復習其文
者追遠慎終將致其誠信而勿之有悔焉非至此
而始讀之也今親如死悲焉薄焉如弗欲生俛而

讀禮不已。晚乎。君子之讀禮也。以致其知也。非將預擬其親而儲以爲之用也。禮喪事。君子耻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然而有歲制時制。月制。日制。是時則雖父母之終事。亦有所不諱也。死也者。人之必有也。而諱之可免乎。夫預凶事。非禮也。至於禮。則固有吉凶矣。何可廢也。開元之制。禮也。大臣諱避。去國恤焉。嗣而山陵之禮。遂無所執。夫寺人宮妾之所爲愛也。非君子之所以事君父也。或曰。溫公之薨也。伊川先生董喪事焉。子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四

瞻周視無闕禮。乃曰。正叔喪禮。何其熟也。又曰。太中康寧。何爲讀喪禮乎。伊川不荅。鄒至完聞之曰。伊川之母先亡。獨不可以治喪禮乎。夫至完之言。何如。曰。覈已。獨未若以吾之言荅之也。

陳子車止檀弓。陳子車死於衛。其妻與其家大夫謀以殉。葬定而後。陳子亢至。以告曰。夫子疾莫養於下。謀以殉。葬。子亢曰。以殉。葬。非禮也。雖然。則彼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爲之也。於是弗果用。何燕泉以爲亢之言。祇足

以懼夫愛死者耳。匹夫匹婦之行。固有慷慨一時而殺身以相從於不義者。子亢之言。豈不有以敬之。余謂使若陳子車之妻。能慷慨殺身。則所以養夫子之疾於下者。必不待假諸其人。而復以謀諸人。以謀諸其人。以假諸人。則必不能自殺以殉。葬。此陳子亢之言。所以應機而中也。及讀五代史。至四夷附錄。契丹阿保機妻述律。爲人多智而忍。阿保機死。悉召從行大將等妻。謂曰。我今爲寡婦矣。汝等豈宜有夫。乃殺其大將百餘人。曰。可往從先

帝。左右有過者。多送木葉山。殺於阿保機墓蔭中。曰。爲我見先帝於地下。大將趙思溫。本中國人也。以才勇爲阿保機所寵。述律後以事怒之。使送木葉山。思溫辭不肯行。述律曰。爾先帝親信。安得不往見之。思溫對曰。親莫如后。后何不行。述律曰。我本欲從先帝於地下。以子幼。國中多故。未能也。然可斷吾一臂以送之。左右切諫。乃斷其一臂。而釋思溫不殺。夫思溫之言。無以異於子亢。思溫幸卒得不死。而述律之解脫。幾無難於殺身。使子車之

妻之妬之悍。有如是比。則雖子九之言。亦無所謂。謂一而勸自矣。

禮

禮弓季武子寢疾。螭固不說齊衰而入見。曰斯道也。將亡矣。士惟公門說齊衰。武子曰。不亦善乎。君子表微。疏曰。禮惟士入公門說齊衰。而入大夫之門。不合說也。將亡者。季氏世為上卿。強且專國政。人事之如君。故入其門者。皆說齊衰。而其嚮餘大夫之門。猶有着齊衰者。故云將亡也。然此謂不杖齊衰。若杖齊衰。雖公門亦不說之。予按杖齊衰。雖公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六

門不說。而况斬衰。且不說於公門。况後世之司府。川邑。以季氏之強。世顯國柄。如二君於魯。而螭固能守禮。矯衆且乘其寢疾。觸其所深諱。而勿之。季武子雖非其本心。然亦能降情從禮。而不敢以為忤。螭固不可及矣。而後世之為士大夫。有媿於季武子者。不亦多乎。又按曲禮。重素不入公門。苞屨扱衽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公門在魯。則謂魯公之門。要皆君門也。大夫則不稱君。雖天子之卿大夫。亦不稱君。無公門矣。

干

宋故宰相劉沆子瑾為館閣校勘。父亡得喪贈知制誥張環詞語泛譏。貶瑾滄泣不能食。闔門衰經。邀宰相自言。朝廷為改書命。黜環。瑾亦坐衰服入公門罷職。謂宰相政府門亦公門。至以禦人之斬齊。則宰相不學之故也。

獻公當祭必告為非禮

慈湖家記云。衛有太史曰柳莊。寢疾。獻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祭服而往。遂以禭之。予之邑。裴氏。予縣潘氏。書而納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七

諸棺。曰。世世萬子孫無變也。見檀弓下篇。無譏焉。蓋嘗論之。柳莊雖賢臣。所祭則君也。當祭而廢者。惟天子崩后之喪耳。臣攝其事。則君薨夫人之喪亦廢。不聞卿卒而廢也。曾子問諸侯旅見天子。入門不得終廢禮者。孔子曰。后之喪耳。不聞以卿之喪而廢也。况當祭乎。禮所本無而預戒之。使當祭必告。私也不釋服而往。異乎易羔裘玄冠之禮矣。遂以禭之。予之邑。予之縣。亦可少緩乎。知孔子不以車為伯魚。顏子之槨。則天理流行。人欲消釋。非

禮之禮不足以動其心矣。按慈湖論禮此一說。是為精密。獻公躁妄之君也。既以此失國。幸而得入。猶不悛。以及國及郊。將班邑於從者而後入。獨不可以族立朝乎。柳莊諫。始於果班。及柳莊寢疾。疑其即死。志不在祭。有宮祭必告之命。已請於尸。不說祭服而往吊。遂以禋之與之邑。與之縣。縱縱皇皇。然若將弗給於事者。猶及郊。班邑之初心也。豈知重禮而尊賢者哉。或曰。然則當祭必告。毋乃禮與。曰。非禮也。使禮無不告。則獻公不俟戒矣。胡氏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金罍子 上篇卷三

女子未嫁以死所許之

廢祭。柳莊卒於正寢。尸在宗廟之中。未及送而去之。其為非禮也。甘平矣。後世若魏淮南王卒。魏王方享宗廟。始薦為廢祭。臨視哀慟。梁大將軍馬道。道。卒。是日上方春祀。二廟既出。官有司以聞。上即幸其宅。哭之慟。皆為輕徇人情。而忘忽天理。貪好賢之美名。昧尊祖之實德。臣子為重。祖考為輕。是負失之矣。

女子未嫁。而以死殉其所許之夫。清江敖氏曰。哀哉。女也可以死。可以無死。夫既許之。納采問名矣。夫死而無或二者義也。故曰可以死。雖然。言乎妻道。未親迎也。言乎婦道。未廟見也。言乎子道。未醮命也。而以死殉未嫁之夫。不傷父母之心乎。故曰可以無死。陳子曰。女子。子者。非他。父母之子也。其許嫁於人。莫之嫁焉。是固父母之子也。子也。從父。生死制之。夫又將焉從乎。夫婦也者。非人女子之所得自為也。故曰可以死。可以無死。言死之勇也。無死之禮也。雖然。無死之而已乎。春秋衛女嫁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三六五

終之以死。曰：格子曰：禮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壻亦衰而吊，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衛女之所處，言出於此，今也不然。其於禮過矣。然則吊而未葬，女則何居？女未廟見而死，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死不可即墓而生，可即其室乎？吊而返服而待，一葬而除焉，可也。然則吊而返服以待葬而除焉，斯禮之正也。

而見

春秋女在其國稱女。在塗稱婦。然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則不遷於祖，不祔於皇姑。壻不杖不菲不次。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十

歸葬於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况既聘而未行者乎？周召南之國，有女既聘而男暴之者，其女不可因訟於召公而有行露之詩。見列女傳。北史魏涇州貞女兒氏者，許彭老生為妻。禮未成，老生輒往逼之。女曰：與君聘命雖畢，二門多故，未及相見，何緣不與父母擅見陵辱？若苟行非禮，正可身死耳。老生怒而刺殺之。女尚能言曰：生身何辜，與君相遇，我所以執節自固，寧更有所邀，正欲奉給君耳。今反為君所殺，言終而絕。老生持女衣，珠纓至。

其叔宅以告。叔曰：此是汝婦，奈何殺之？天不祐汝，遂執逸官。大和七年，有司上其事，詔標其墓。號曰貞女。繇兩事觀之，夫六禮不備，則貞女不行。且既聘之，男女生猶曰：兄弟死而輒相為夫婦，可乎？女曰：從父而自行可乎？男不可暴女，而女可從男乎？韓詩外傳：高子問於孟子曰：夫嫁娶者，非已所自親也。衛女何以得編於詩也？孟子曰：有衛女之志，則可。無衛女之志，則息也。然則春秋衛女之事，誠過也已。近世陸儼山願豐堂漫書云：張莊懿公簽。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十一

仲子早卒，聘都城趙氏女。女聞夫卒，即輿至夫家，守制奉翁姑如婦禮，年五十餘矣。弘治間，宜春劉晚守松上其事，旌之。題曰：趙氏張節婦。顧侍讀士廉以為言婦則無所傳，麗言女則已維其母家，若不當旌者。錢脩撰與謙奮臂起辨之，引張良陶潛為事類。至千餘言，不罷郡中。閱予時，存南雍，還心是士廉言，而與謙已病革矣。元余忠宣公闕為中書吏部員外郎，時安西邵氏女受聘未行，會夫卒，自縊死。有司請旌其門，闕以為過於中庸，格不。

下當時禮官無引此以駁之者

論
曾子
易箒

朱子答王子合書論曾子易箒之義曰子晦所謂使無童子之言則會子亦汨然委順未足以病其死惟童子之言一入其聽而士死於大夫之簣則有所不安故必舉扶而易之然後無一毫愧心而安其死此數句甚善但謂大夫有賜於士之禮則未知所據似未安也子合所謂大夫之簣季孫安得賜諸曾子曾子亦安得受諸季孫曾子固曰我未之能易則其平日蓋欲易之矣此論至善但謂會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十二

子辭季孫之仕則亦無據而曰不欲為已甚而黽勉以受其賜則又生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之心矣又云死生之際則異於是蓋有一毫不正則有累於其生如此則是人之生也可無不為必將死而後始為計也此亦必不然矣今但平心而論則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皆為非禮或者但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正耳但及其疾病不可以變之時一聞人言而必舉扶而易之則非大賢不能矣此事切要慮只在此毫釐頃刻之間固不

金罍子 上篇卷三

必以其受之為合禮而可安亦不必以為與世周旋不得已而受之也况善吾生乃所以善吾死豈有平時勉狗情安於僭禮必俟將死而後不肯一毫之差而足以善其死耶且若如此則聖賢臨終之際事緒紛然亦不勝其改革矣若曾子之事計其未死之前有人言之則必即時易之而不俟將死之日矣按朱子此書斷然以華而皖為大夫之簣以季孫之賜曾子之受為非禮然既曰非禮不察而受之又未察而用之至於病已革而尚未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十三

之能易乃不及一童子使微童子之言則所以置其手足於非禮之地雖曾子至是且不免也何以為曾子竊恐未然臨川吳氏曰考之於禮寢簣之制未聞有貴賤之殊但貧者素質富者華美童子見之驚其華皖故曰大夫之簣與其意非欲曾子易之也使曾子不易此亦未為害故子春元申皆不欲其易而曾子一聞童子之言必欲易之蓋曰禮制雖無違戾然不若終於常時所寢質素者之得其正也古之君子當臨終之際其謹有加於平

三六七

時平時夜卧在燕寢將終則必遷於正寢平時亦
有女侍將終則一切屏去而不使死於婦人之手
皆與常時異故曾子生時可寢季孫所賜華美之
簀至終則必易之而但用常時所寢素質之簀也
諸儒舊說竝謂曾子非大夫不可終於大夫之簀
此誤解童子所云大夫之簀四字之意也倘大夫
之簀與士之簀有差等則季孫之賜曾子自不當
受受之亦不當用今曾子用之寢至於將死而猶
不易其於禮制無不可也明矣若循襲舊說是曾

金學子上篇

卷之三

十四

子自安於非禮而不知子春陷師於非禮而不言
當時若無童子一語曾子竟以非禮而終也是曾
子子春曾元曾申之見皆不及一童子也彼童子
何知焉不過驚訝其簀之華美而已此說獨精當
其謂禮寢簀有華素無貴賤原無所謂大夫之簀
童子但幼小駭所未嘗見本不可謂之知禮皆從
前諸人所未及必如此然後於曾子平生察理之
一精檢身之密及死而任道之勇皆可以槩見不然
但如子合之言所謂知其非禮不欲為已甚而龜

柳下惠

勉以受之固出於世俗委曲計較之私而非聖賢
之心若如朱子所謂因仍習俗嘗有是事而未能
正則天下之事孰非因仍習俗所墮壞曾僭周三
家之僭魯亦習俗而不自知耳魯公曰吾何僭矣
此豈復自知其僭可以謂曾子而有是乎

或問柳下惠嫗不逮門之女仁夫惟其心之足明也
陳子曰不然君子之所以明於天下將惟其心而
已乎即證父之攘而曰吾心之未始不孝也兵以
脅其君而曰以行吾心之忠也終兄之臂而以為

金學子上篇

卷之三

十五

吾弟也而可乎夫所以著吾心之信者必迹也禮
於男女之際辨之嚴矣曰不雜坐也不同櫛架也
不同巾櫛也不親授也不共井也不同浴也不
通寢席也不通乞假也不通衣裳也嫂叔則不通
問也諸母則不漱裳也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
則兄弟不與同席而坐也同器而食也記魯文伯
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馬闕門而與
之言皆不踰闕夫叔嫂也母子也姊妹兄弟也
其尊也親也此其大倫之可以云嫗者也而猶不

敢暴於形迹之近而况將有疏於此者乎。坐也。施
架也。巾櫛也。授受也。非也。溷浴也。寢席也。乞假也。
衣裳也。此其外物之可得而假者也。而猶致謹於
形迹之似。而况且有暱於此者乎。逆旅之女子。此
其情之有疏於此者也。解衣而覆嫗之。此其迹之
且有暱於此者也。於此而可。又曷不可乎。夫君子
之於天下。無一物而非愛也。然而鄉隣有鬪。必不
被髮而往救。井有人焉。必不陷其身而從之。何則。
於人有可赴之急。而於我則固有不可越之禮。而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十六

不可罔之智也。拯人之危。而先寘我於不潔之地。
可疑之迹。是越禮而罔其智也。夫夜寒之女子。未
必死也。而死亦人之所不免。而吾之所無如之何
也。然吾不救而死。是死一行道之女子也。內之於
懷而覆之衣。是救一女子。而決男女之防。壞先王
之教也。此一女子。無故夜行。又望人而託之宿。內
之懷而甘心焉。故惠也。猶得以乘彼之愚。而行吾
之愛也。即楚之貞姜。且有寧水死而不下臺。以俟
其君之命者。宋之伯姬。有寧火死而不下堂。以待

其姆之至者。彼誠以為禮重於生。棄禮則不如死
也。而得而嫗之乎。則惠也得母望而愧乎。凡聖人
之所為。後世人之所做也。堯舜之禪讓。而後世且
有以竊人之國。湯武之放伐。而後世有以下偪其
上。彼數聖人之舉動。且昭昭然。揭大義而行之。天
下。而猶不能必善其後。而况乎處嫌疑之跡。開褻
污之端。自此始也。後世且有越而奔者。皆口實於
柳下之為。而何以止之乎。凡禮必始於謹。嫌疑爪
之田。而履不納。李之蹊。而冠不整。畏其形之似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十七

盜泉之水。渴而不飲。惡木之陰。勞而不息。誠惡其
名之近也。夫形之似。而畏之。名之近。而惡之。而况
將有處其實乎。踰東家之牆。而摸其處。子則得妻。
不摸則不得妻。夫不得妻。與夫一行道之女子。孰
重。然而寧不得妻。而不摸也。况將裸體袒懷。而救
一行道之女子乎。是其所全者幾何。而所喪不亦
大乎。蓋此出於書記之所傳。恐柳下惠未必有之。
苟其事出於柳下惠。則猖狂棄禮。不恭之罪。惠誠
無以辭之。又何以風天下。而師百世。然而孔子稱

其直。孟子稱其介則固不宜惠之。有此也。或曰。濼援之以手。權也。則何如。曰。是固不偷也。嫂之於我。戚也。長也。異乎逆旅之婦人。行道之女子也。况乎援以手者。固朗於體覆而濼以書者。抑表於夜行也。

季氏富於周公 周公不以富聞。擬季氏。益非偷也。然則謂季氏富於周公。正謂其富於魯耳。此魯也。周公始封之魯也。如曰富於魯。則今魯固貧矣。萬而僅具二人射而不足三耦。雖富之。庸愈乎。故曰富。

金龜子 上篇

卷之三

十八

於周公。蓋指其錫之山川土田附庸之初而言也。緣季氏雖用今魯。而加以培克。故富過之。

孔子論名 正名。按子由古史曰。衛之人道絕矣。孔子於是焉。而欲正之。豈將廢輒而立郢。與其亦將教輒避位。而納蒯瞶耳。蒯瞶得罪於父。生不養。死不葬。然其入也。春秋書曰。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瞶於戚。非世子而以世子名之。以其子得立於衛。或為世子也。若輒避位而納其父。是世子為君也。而名猶不正乎。名正而衛定矣。然齊三筆曰。夫子所過者。

化不言而信。衛輒待以為政。當非下愚不移者。其用我。必將道之以天理。而趣反其真。命駕虛左以迎其父。不難也。則其有補於名義。豈不大哉。傳習錄曰。先儒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廢輒立郢。恐難如此。豈有一人致敬盡禮待我。而為政。我就先去廢他。孔子既肯與輒為政。必已是他能傾心委國而聽聖人。盛德至誠。必已感化衛輒。使知無父之不可以為人。必將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愛。本於天性。輒能悔痛真切。蒯瞶豈不感動底豫。

金龜子 上篇

卷之三

十九

蒯瞶既還。輒乃致國於父。瞶已見化於子。又有夫子至誠調和於其間。當亦決不肯受。仍以命輒。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輒為君。輒乃自暴其罪惡。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而必欲致國於父。瞶與群臣百姓。亦皆表輒悔悟仁孝之美。請於天子。告於方伯諸侯。必欲得輒而為之君。於是集命於輒。使之復君衛國。輒不得已。乃如後世太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瞶為太公。備物致養。而始退復其位焉。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順。一舉而可為政。

於天下矣。按從前諸儒說孔子正名於衛，但云孔子當廢輒立郢，以事理度之，夫已事之輒廢之，非情也。且羈紲之人，一旦立於人之本朝，乃遽而議廢立可乎？告於天子，天子不能知，告於方伯，則晉固使趙鞅帥師納蒯賁於衛矣。故當於事理而協於人情，則三說為允必也。使夫衛國不改其視聽，君臣父子油然而各得於理，則陽明之說較尤獨優乎。

子見南子

史記謂孔子見衛靈公寵姬南子，孫奕云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三

二十

攷家語孔子適衛，衛靈公與夫人南子同車出而令宦者雍渠參乘，使孔子為次乘，游過市，孔子耻之。且聖人耻為靈公南子次乘，豈肯輕身以先於匹婦哉？又且六經魯論家語皆無見衛南子之事，不知子長何所据而云然。則南子者為誰，是必魯之南蒯也。何以知之？以佛肸召子欲往而知之也。佛肸以中牟畔，子路不欲其往，而夫子有吾豈匏瓜之喻。南蒯以費畔，子路亦不悅其見。蓋魯公十四年南蒯之奔齊也，待飲於景公，公曰：「叛夫對曰

士

夫子自矢道否

臣欲張公室也。南蒯欲弱季氏而強魯，此夫子所以見之也。與佛肸事不約而同，故知其非見衛之南子，而見魯之南子也。見餘冬序錄，予初亦當其說，且疑朱子註論語不知何故去之。及攷困學紀聞云：陳自明以子見南子為南蒯以傳攷之。昭公十二年南蒯叛，孔子年五十有一，子路少孔子九歲，年方十三，其說蓋不通。然後知孫說非事實，而朱子之不取有以也。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三

二十一

幾許大事，以聖人心胸師弟之際，輒指心露天以禍福為解，恐非平居廣大和平之指。程氏遺書謂孔子之見南子，禮當見之也。南子之欲見孔子，亦其善心，聖人豈得而拒之？子路不悅，故夫子陳之曰：「予所否塞者，天厭之，言使我至此者，天命也。」此朱註差近，然使南子理無可見，何天命使夫子必見耶？愚謂當時夫子既道不可行於衛，偶南子有以誠意欲見夫子，夫子亦以理見之。子路不悅，謂夫子詭遇以求獲耳，故夫子未暇明言其當見與

已不得見而但直語之曰道之不行天也蓋曰子豈違天以僥倖者所以白其本心而曉上路可謂辭不迫而意至矣

孔子稱賜不受命而貨殖

孔子稱賜不受命而貨殖焉蓋譏其學於仁義之道而猶不忘是心異乎顏子之屢空耳豈若販脂賣漿灑削胃脯日遑遑焉者哉傳貨殖者乃列子貢使與白圭烏氏保等同曹隋珠之雜糞丸也不亦謬乎又謂其結駟連騎束帛之幣騁享諸侯子以爲匹夫無執圭而交禮於邦君誰則內之獨其謂

金龜子一篇 卷之三

二十二

所至分庭亢禮蓋諸侯慕其聲實因而賓之亦非以富也或曰廢箸鬻財信乎曰古者有四民而士之未遇不耻爲之士而農伊尹之耕野是也士而工傳說之版築是也士而商膠鬲之鬻敗是也或曰王克之論何如曰王克之自叙也自傷其以貧賤見躓及跋而高之可矣何必詆富子貢不幸而富孔子有貨殖之言而班史列傳復以儕之猗頓陶朱之流固大絀辱矣克言又甚曰士願與憲同廬不慕與賜同衡樂與夷俱旅不貪與跖比跡抑

原壤孔子之舊

又曹賜於跖也可乎

魏李業與使梁梁武問曰禮原壤母死叩木而歌孔子聖人而與壤爲友業與對曰孔即自解言親者不失其親故者不失其故又問原壤何處人對曰註云原壤孔子幼之舊故是魯人又問原壤不孝有逆人倫何以存故舊之小節廢不孝之大罪對曰原壤所行事自彰著幼少之交非自今始既無大過何容棄之愚謂原壤母死且登人之木而歌女手斯豈薄物細故而孔子尚欲以親故全交也

金龜子一篇 卷之三

二十三

耶業與之對殆非也蓋是時孔子固已絕矣絕友者令其可交至於交絕而猶不出惡聲者厚也故律爲弗聞也者而過之爲弗聞也者而過之則不鳴冉求之鼓不歌孺悲之瑟若人之得失無我預者則亦以塗之人俟原壤而已矣其絕之也固已甚矣從者不知而怪問之則孔子有難於顯言焉故曰親者母失其爲親故者母失其爲故蓋一時之權詞非孔子之情言也

治人以短

教人者先察其所短而治之故柴之愚參之魯師之

任人

辟由之彥而學於孔子皆可以成德取人者當量其所長而任之故賜之達由之果求之藝而用於孔子皆可以從政以短治人教之嚴也以長任人用之寬也

正誼明道

正其誼不謀其利誼正即利奚謀哉明其道不計其功道明即功奚計哉故謀而後利違誼之利也誼外無利非誼之利害而已矣計其後功違道之功也道外無功非道之功罪而已矣強兵富國非曰正利而不勝其害也尊主攘狄非曰正功而不勝其罪也

楊氏墨氏

仁可無於楊氏之為我而不可無於不敢橫私其身之一語義可無於墨氏之兼愛而不可無於不忍薄莖其親之一事

劉向孟子論詩不失孔子之旨

漢書劉向云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裸將於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子孫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其何以戒慎民萌其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今按孟子謂孔子讀此詩而讚之曰仁不可為衆也與向傳异

然向意以殷戒亡者蓋主於喻漢而孟子則欲風齊梁之君以周之所以興要皆為不失孔子之旨可也

士與君臣

餘冬序錄謂斬裁之論士之品有三有志於道德者有志於功名者有志於富貴者按晁氏客語中已有此語予謂此語亦非獨晁氏此三品者亦不獨士為然孟子曰廣土衆民君子欲之所樂不存焉此志於富貴者之不足以與乎功名也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所性不存焉此志於功名者之不足以與乎道德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此志於道德而功名富貴不足以言也此自為人君者有此三品也又曰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則為容悅者也此志於富貴者也有安社稷臣者以安社稷為悅者也此志於功名者也有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此志於道德者也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此則和順於道德而志又不足言矣此自為人臣者亦有此三品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三

二五

人臣不可

不更 為章 子之 過而

孟子曰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讐聞讐言人者弗與之同國弗與之共天視其君者曷至是既君之而讐之可乎非所以教人為臣也漢賈傳曰王上遇其臣如犬馬彼將犬馬自為也遇其臣如官徒彼將官徒自為也其旨稍平然曰以犬馬自為則非矣夫王遇我以犬馬我獨不得為麟鳳乎

臣章孟子禮之呂覽記其言論為多史記齊王令章子將五都之兵因北地之衆以伐燕齊大勝燕注

今古圖書一箱 卷之三

童子即匡章見孟子今按戰國策秦攻齊齊威王使童子將而應之與秦交和而舍使者數相往來童子為變其徽章以雜於秦軍候者言童子以齊入秦威王不應頃間候者復言童子以齊兵降秦威王不應如此者三有司請王廢將而擊之王曰此不叛寡人明矣曷為而擊之頃間言齊兵大勝秦兵大敗左右曰何以知之王曰童子之母啟得罪其父其父殺之而埋馬棧之下吾使童子將也勉之曰夫子之強全兵而還必更葬將軍之母對

曰非不能更葬先妾也臣之母啟得罪臣之父臣父未教而死夫不得父之教而更葬母是欺死父也故不敢夫為人子而不欺死父豈為人臣而欺生君哉注亦以童子即匡章蓋必有措彼父母間如是其責善於父意必以是故與章母得罪於父其嚴止於放已手殺之而不以狗馬禮葬甚矣章蓋庶幾乎將成母於父而不能以得罪其父則黜妻屏子既以自罰猶將以身悟父而萬一焉迄於不可則童子之不得為孝非獨淄澠間人語矣

今古圖書上篇 卷之三

然其志其事不有可原者耶此孟子所以有取與或曰其不更葬母則如之何曰童子過矣固有違而道者語曰孝子從道不從父魏顆不從其父之亂命陳乾昔之子以父命非道則不從彼於婢妾間猶正之而况其母乎况重以君之命乎童子過矣

今古圖書上篇卷之三

金罍子上篇卷之四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鼠之口其食牛至骨而牛弗以為疾也俄而穿牛之腹及其心而牛死夫牛亦覺矣蠅蚋吮其腐則尾為之掉犬豕拂其膻則角為之觸而迺恬以其身倭麗鼠之口乎誠飲其甘也詩曰盜言孔甘然

金罍子上篇 卷之四

則人固有之夫靈劍腹於蜜口者其非人之麗鼠乎江淮之間有重日或能含沙於暗中射人之影中之者輒疾俗謂之射姑夫射人之形雖使逢萌挽弓由基機矢可避也射人之影中人於無形雖扞之以飛銜之棘端格之以黑卵之筋骨運之以慶忌之拳捷莫可得而避也其於以乘人則巧矣夫人亦有之詩曰如鬼如蜮則不可得謂非人之蜮矣乎

言及 罍人以狗甚已高辛氏有盤瓠殷有虞周有鬻有虺

有耗有獲有斷西旅有獒楚有獠韓有盧宋有狔

徐有鴟秦有獾有獨獠皆諱其名也徒各尚

諱之乃人有不狗行者乎暇日於古人文字中見

有諱及狗者用書以志感焉管仲云東郭有狗嗾

嗾曰暮欲齧我豕而不使也夫畜狗以防姦不吠

姦猶可而豕齧乎今之為人嗾者皆齧豕者類也

呂不韋云群狗相與居皆靜無爭投以炙雞則相

與爭矣或折其骨或絕其肋爭術存也今士大夫

平居雍容退讓相報施也相然與也及勢利之接

僅若錐刀之腥已蹴然而變乎色從而隨之以兵

是亦爭炙雞者類也江乙謂楚宣王曰人有以其

狗為有執而愛之其人嘗溺井其隣人見人之溺

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隣人憚之遂

不得入言今都其勢位以盈其惡而欲人之勿言

之也輒先事而呵禦之不亦當門而噬之與乃不

顧主人井之不可溺焉耳晏子謂齊景公曰人有

市酒而其美者置表甚長然至酒酸而不售問里

人其故里人曰公之狗甚猛而人有持器而欲往

則狗噬之器人亦不敢持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四

者。狗輒迎而齧之。是以酒酸不售也。嗟夫。今國家懸爵祿以延天下之士。而人臣之用事者。好傷賢以爲資。訕其聲音顏色而拒之。不勝其媚嫉而惡之。不亦抱而嚙之與。乃不顧主人之酒酸而不售耳。有憤世子曰。異時大人有不爲此類者。徒戴人面文以冠裳。能言走雨是也。

季子治豎父三年。而巫馬期纓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見得者釋之。巫馬期問之。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程明道調上元縣主簿。始至見人

金罍子上篇 卷之四

三

持竿道傍黏飛鳥。取其竿折之。教之使勿爲。及罷官。艤舟郊外。有數人共語。自主簿折黏竿。鄉民子弟不敢畜禽鳥。賢者之宰是邑也。其中心誠達於政。而民諭化之。將使欲妍之俗。忘於漁獵。而况其士乎。將使惠愛之澤。及於魚鳥。而况於人乎。

子及

魏公子方與客飲。有鷓擊鳩。鳩走巡於公子案下。鷓追擊殺於公子之前。公子耻之。即使人多設羅。得鷓數十枚。責讓以擊鳩之罪。擊鳩之鷓低頭不敢仰視。公子乃殺之。後漢董恢爲不其令。民常爲虎

射不
可以
中

所害獲一虎。恢呪虎曰。王法殺人者死。汝若是人者。當垂頭服罪。自知非者。當號呼禱寬。一虎低頭閉口。卽殺之。其一視恢。嗚吼自奮。遂放釋之。君子曰。以爲二子之德信及於飛走乎。則攫鳥且不擊。猛獸且不據。又安有擊鳩之鷓於庭。殺人之虎於市乎。其不能使鷓母擊。虎母殺。而曰吾斷其獄。使服罪焉。是事一鳥獸。徒以罔人而已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四

四

春秋魯人顏高射人中眉。退而告人曰。我無勇。吾志其目也。此高誇耳。繆爲之言耳。羿嘗從吳賀北游。見雀焉。賀命之射。羿曰。生之乎。殺之乎。賀請左目。羿中厥右。耻之。繇是每進妙。高出天下。如羿真能耻者也。羿之所耻。高之所誇也。此羿之所以能絕技於射也。戰國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爲伏虎也。而射之。沒金飲羽。羿逮事夏王。王命射於方豕之皮。征南之的。日中之賞。子萬金。不中。則削十邑。羿援矢而色蕩。射之。矢逸。再之。又不中焉。夫熊渠子之藝。不進於羿也。能渠子之射。能以夜中路旁之石。而沒之。金羿乃不能中其皮與的。何也。熊

無他

渠子以虎視石。其心誠於虎焉。而拜以萬金之賞。十邑之削。視皮與的也。夫萬金之賞。誘之乎前。而十邑之削。懼之乎後。一人之心。而喜懼交焉。雖羿之射。且不能以命中。而况技之劣於羿相萬者乎。射一技也。且不可以二心中。而况天下之事。苟不以無欲之心處之。而欲捷發而巧中其會也。不亦難乎。

操舟者。或左之。或右之。馭車者。或前之。或後之。當其不然。詭聲譁如。舟移車進。墮乎而順。斯何以故。緣

金鬬子上篇 卷之四

五

彼此心。即我此心。各無他心。舟車是行也。夫天下一舟車也。宰天下者。操天下若一舟。馭天下若一車。匪躬以殉國之急。舍己以從人之善。事有可行。不以不便已也。功有可成。不以不出已也。才有可用。不以不黨已也。不以己長格天下之物。不以己喜怒妨天下之公。斷乎其無技。休乎其有容。如是而天下之理。可幾而致也。

庚市

淮南子。莊子後解曰。庚市子。聖人之無慾者也。人有爭財。相鬪者。庚市子毀玉於其間。而鬪者止。陳子

論語

曰。毀玉止鬪。今立乎通國大衢之中。鬪者日十而彌起也。而玉能十毀乎。則玉常不能當鬪。是鬪終不止也。蓋西伯之境。涉者反訟。彥方之廬。望而息心。鄭融之里。不過兵。朱冲之村。無覓人。使庚市子聖人耶。其道出此。

跖者大盜也。備說非六王五伯。曰。堯不慈。舜不孝。禹淫。洙湯武放殺。五伯暴亂。及死而操金錐。令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吾將擗其頭。夫沒齒而猶不忘。甚乎其惡之也。雖然。跖惡夫不慈。孝與淫洙放殺。

金鬬子上篇 卷之四

六

暴亂也。非惡夫六王五伯也。以六王五伯為不慈。孝。淫洙放殺暴亂。誠非也。謂不慈不孝。淫洙放殺。暴亂而惡之。非非也。故跖為不知人。未謂不知道也。故曰。盜亦有道焉。後世則知其不慈且孝。非淫洙放殺暴亂而惡之。有不如跖者多矣。

宋賈同為文責荀。謂其非十二子。而子思孟軻亦末其數。至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以務息十二子之說。而天下之害除。則子弓者。亦道均於仲尼乎。夫荀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子思孟軻

比十子為十二而復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也
賈以此責荀而王應麟困學記聞又曰荀卿非十
二子陳仲史鮪與子思孟軻皆在焉仲子固可議
直哉史魚以為不如次無可乎豈有法仲尼而非三
子者乎然則謂史魚盜失入之罪可併案也予嘗
讀荀子所稱十二子蓋它豈魏牟陳仲史鮪墨翟
宋鈞慎到田駢惠施鄧析與子思孟軻其言子思
孟軻特後而文稍與十子殊意亦以其為學於仲
尼而流失者然其不知二子則固已甚矣至於息

金罍子上篇 卷之四 七

六說而遷化十二子者聖人之不得勢者仲尼于
弓聖人之得勢者舜禹而未又泛及於子張氏子
夏氏子游氏均謂之賤儒而至斥子游氏偷懦憚
事無廉耻而者飲食又不止如非子思孟軻矣學
於仲尼之道而醜詆其徒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不
信然與然考韓詩外傳引此大同而止言十子謂
范睢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鈞鄧析惠
施既不及子思孟軻而史鮪亦不與且無所謂子
張子夏子游氏之賤儒者其言聖人則上法舜禹

之制下則仲尼之義以務息十子之說而亦無所
謂子弓豈韓非亦覺荀卿之非為之芟繆剔於以
歸於粹耶然卿書亦多稱子夏孟子之賢雖性惡
之說異於孟子而意見偶偏亦不害其大致也何
相非之若是哉至於他篇謂行之難為者申徒狄
說之難持者惠施鄧析謂慎子有見於後無見於
先老子有見於屈無見於伸墨子有見於齊無見
於畸宋子有見於少無見於多謂墨子蔽於用而
不知文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慎子蔽於法而不

金罍子上篇 卷之四 八

知賢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惠子蔽於辭而不知
實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孔子仁知且不蔽夫申
重以訾數子而二子者曾不之及亦可以龜其臧
否之不大混淆矣王應麟氏謂必其門人如韓非
李斯之流託其師說以毀聖賢當以韓詩為正是
或其可信也

荀子不苟篇云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天地
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君子審後王
之道而論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非相篇云聖

荀卿 法無 王後

不可以一朝居也。卿既以此筆之書以授諸其徒，而其門人李斯遂以相秦而行非今之誅。嬴氏之不祀，忽焉一言喪邦之效於是乎灼矣。蓋孔叢子曰：得稱其非者，將使天下後世之不得遂其非也。此吾儒扶世掖教之語則然而說也行，則仰屋竊嘆者可以毋隄於姜里之獄，腹誅者少寬於秦而唇反者亦獲僅免於漢矣。

金罍子上篇卷之四

金罍子 一箱 卷之四

金罍子上篇卷之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中山之國有夙繇者，知伯欲攻之，為鑄大鍾，方車二軌，以遺之。夙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鍾，赤童蔓支諫不用，斷轂而行。至衛七日而夙繇亡。見呂覽

知伯欲伐衛，遺衛君野馬四，白璧一。南文子曰：無

功之賞，無力之禮，不可不察也。衛君以其言告邊

境，知伯果起兵襲衛。至境而反，曰：衛有賢人，先知

吾謀也。知伯又欲襲衛，乃佯亡其太子，使奔衛。南

文子曰：太子，親為君子也，甚愛而有寵，非有大罪

而亡，必有故。使人迎之於境，曰：車過五乘，慎勿內

也。知伯聞之乃止。見戰國策 知伯之中人多術矣

夫豈工謀於夙繇而拙於謀衛也？然嘗載用於衛

而格一用於夙繇而售者何也？且赤童蔓支之言

豈謝南文子哉？其君之愚與善用與不用也。他日

知伯既帥韓趙魏以伐范中行氏而滅之休數年使人請地於韓韓康子欲勿與段規諫曰君其予之彼狃又將請地於他國不聽必鄉之以兵則韓可以免於患難而待事之變康子曰善便使者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請地於魏魏桓子欲勿與任章諫曰君不如予之以驕知伯君何釋以天下圖知伯而獨以吾國為知氏資乎桓子曰善因使人致萬家之邑一於知伯知伯說又使人之趙請藺蔡皋狼之地趙襄子弗予卒與韓魏之師比而滅知伯分其地夫韓魏不愛萬家之邑而以致知伯一則曰狃之而待其變一則曰驕而圖之彼其所以蠱知氏即知氏之所以蠱衛與夙繇也而知果之言明且切矣又豈謝亦董蔓支南文子哉而知伯卒為夙繇知果之不得為南文子豈非惡盈其貫固天將遺伯之疾而奪其監耶不然何以其中人者還自中而不知耶劉子有云邯鄲子揚園一挑而即知之其自亡也而不能知知伯庭亡炙一篋而即知之韓魏將叛而不能

非國

未得 以衆 人報 范中 行氏

知夫以伯之聰可以亡兩國而不可以亡一炙此正古人之所謂目論也知伯以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豫讓果國士乎弼違於微弼患於初其必不以知氏之國危亡矣知氏之國危且亡讓非國士也或曰讓何害國士其主則怙心焉曰以讓之道而曾不能渝其王之怙心尚為蒙國士之遇乎哉或曰豫讓非國士也其於負知氏弘矣抑其報范中行氏則如之何陳子曰報恥其施范中行氏以衆人遇讓而讓亦衆人之何不可也抑讓亦未得為以衆人報范中行氏也今有人於此而吾適與之途相遘也而即相接也是非有夙乎我者也是行道之人也然而有一日之故矣盜至禦人而殺之將矯焉盡措厥藏而句我以其餘則受而為之役乎夫奮戈而相衛之上也不則挺而去之讓也與衆人偕棄而予盜者也故曰讓猶未得為以衆人報范中行氏也豫讓之事范中行氏也其論乃在史黯之對趙簡子

金罍子 上篇 卷之五

三

夫對趙簡子韓非之

矣其事知氏也其論乃在韓非之和氏篇國語趙簡子嘆曰吾願得范中行之良臣史黯侍曰將焉用之簡子曰良臣人之所願也又何問焉對曰臣以為不良故也夫事君者諫過而賞善薦可而替不獻能而進賢擇才而薦之朝夕誦善敗而納之道之以友行之以順勤之以力致之以死聽則進不則退今范中行氏之臣不能匡相其君使至於難君出在外又不能定而棄之則何良之為若弗棄則主焉得之夫二子之良將勤營其君使復立於外死而後止何日以來若來則非良臣也知伯與六家共滅范中行氏而讓從之斯來者也尚何良乎故曰其論乃在史黯之對趙簡子矣韓非子曰有忠臣者外無敵國之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知伯臣也上不能說主使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過難之患下不能領御其衆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伯也豫讓乃自黥剗敗其形容以為智伯報襄子之讐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而實無益

金學子二篇 卷之五

四

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

於知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讓之死也以為忠而高之者有矣而下之則自非始然其言大當故曰其論乃在韓非子之和氏篇矣
董仲舒云公儀子相魯之其家見織帛怒而出其妻妻齊也怒而可出乎此於七出何當焉夫不欲以食祿奪紅女之利乎則諭其妻使輟機投杼可矣且公儀子相魯妻命婦也又可出乎攷史記循良傳休見其家織布好而疾出其家婦燔其機意即其家有織布婦而休遣去之耳非其妻也曰如妻則若之何曰人各有見也子則以為歎之家而主猶績者非與夫休其蠶績而可與不曰貴而能勤與不曰勞則思善與夫道豈一端而已也
褚先生續滑稽傳實西門豹為弟倫矣豹豈滑稽者哉曰格于謂陳子亢之止殉葬仁也豹術而未仁亦惡嗜豹之未仁豈以其投大巫嫗又投三弟子又投三老者為忍耶禮感於者殺律殺人者死鄴三老廷祿祝巫者咸之豹獨赦廷祿與豪長與也

金學子二篇 卷之五

五

謂之陳子車之死也其妻與率之將用人以為
殉也其謀之也故子亢得以威之而戰若鄆為河
伯取婦非一歲矣歲沉一女不知殺幾千百女也
又歲歛民錢至數百萬私分之借曰婦資其人家
有好女者畏大巫多持以遠逃其為民毒苦蓋蛟
呀呷虎咆哮也不殺之姦已耶不殺之罪懲耶不
殺之冤理耶不殺之惑解耶豹之殺此數人是殺
數人生數十百人者也夫孰有如豹仁者或曰漢
宋均之守九江也浚道縣有唐后二山民共祠之

金疊子上篇 卷之五

六

殺巫遂取百姓男女為公姬歲歲改易不敢嫁娶
守令莫及禁均下書而姦止豹若均可乎曰公姬
非殺也以為猶祭之尸王不敢嫁娶愆人期耳故
均可以禁之而止亦猶陳子亢之止殉葬也若鄆
之巫姬三老廷椽是白晝殺人操矛孤者也
史記齊人攻魯魯欲將吳起吳起取齊女為妻而魯
疑之吳起於是欲就名遂殺其妻以明不與齊也
魯卒以為將而攻齊大破之世所謂起求將殺妻
也韓非子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頓

名將不食

狹於度吳子使更之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
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經之而不可更也
吳子出之其妻請其兄而索入其兄曰吳子為法
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致功必先踐之妻
妾然後行之子母幾索入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
君乃因以衛君之命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
是起又嘗出其妻為起妻也者不亦難乎且夫婦
人倫之重也苟以就名則殺而可苟以致功則出
而可。是亦孰不可哉妻子者人情之所安也夫人

金疊子上篇 卷之五

七

莫良為之妻而孰能為之友與處哉能為之君與
臨哉君子曰以起之材之衛之魯之魏之荆而咸
用之其功名傑然矣而其君卒猜之而其大臣卒
害之以逮於巖而死斯有繇也
名與利事之所不兼也貪與廉性之所不咸也史
記著吳起貪然又曰起廉平盡能得士心又曰起
為人廉節自喜名奚一人而廉貪兩濟哉然則起
貪自功名獨廉者財耳觀起少時家累千金游仕
不遂遂破其家及為將廼與士卒比下者分勞苦

斯豈貪財者能然哉。穆管曰：文官不愛財，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武官殊不責之以廉，然公亦各舉其所重言之耳。公，武人也。高宗朝為秦檜所殺，錄其家資，纔九十緡耳。大將握重兵在外，久而其家曾無中人之財，謂公平生不厲檢操，徒以不愛一死為諒者可耶。

戰國策齊威王時，成侯鄒忌為齊相。田忌為將，不相說。公孫開謂鄒忌說王而使田忌伐魏，田忌三戰三勝，鄒忌以告公孫開。公孫開乃使人操十金而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五

往卜於市曰：我田忌之人也。吾三戰而三勝，聲威天下，欲為大事，亦吉不卜者出。因令人捕為人卜者，亦驗其辭於王前。田忌遂走。陳子曰：勝負常數也。魏又露弱於天下，田忌以能將聞諸侯，聲威天下，豈待魏之戰耶。吾聞之南蒯之將為叛於魯也，則使人枚筮，吳廣則行卜。蓋始為大事者，人情之所陰也。操十金而市於卜，抑號於人曰：我田忌之人乎。此非人情，事理居然易晰也。田忌非反者，齊威王故明主使忌也，抱其誠心，泥首囚服而歸於

王之大理國冢之百口以昇戮曰：惟王之察之也。取卜者為人卜者與捕者王前而鞠之，烏詐而不覲乎。自古小人之計害人，未有如鄒忌之拙矣。鄒忌之為此也，是逆威王之必無以察而窮其術也。忌之不勝而遠走也，是亦逆威王之必無以察而雪其情也。然則何賢乎威王也。史記稱威王即位九年，召封卽墨大夫，召阿大夫而烹之。及左右之嘗毀墨而譽阿者，於是齊國震懼，人人不敢飾非。今也毀有功之臣者，非齊國之人與朝廷之上，一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五

將一相隱為敵國而不能御，何有於諸侯。將相交搆而情偽之不一也，何有於人人。乃曠然以威王為賢乎。始鄒忌之相齊也，蓋以絲桐之間悅也。淳于髡動之以微言，鄒忌曰：請謹事左右。夫王之左右，昔者譽阿而毀卽墨者，已膏於鼎鑊矣。忌復何事耶。是昔者王之左右能交私於齊國之下大夫而今也，左右之權可以移將相，其能毀人能譽人於王者，蓋又不於昔而可畏也。夫一忌也以事左右而容則此一忌也，必以其不謹事左右而

敗然則鄒忌者蓋不烹而封之阿大夫而田忌者又幸而未烹之卽是也

秦孝

秦孝公不廢徙木之賞司馬公以商君處戰攻之世

公徙

天下趨於詐力猶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愚謂不

名爲

然商君方以詐力彊秦懼令之不行法之不立故

信

設三丈之木五十金之賞蠱誘貪民以市其信是

廼詐之尤至矣何名爲信乎且夫變法以賞軍功

雖宗室亦以軍功論彼三丈之木立之南門徒置

北門何功於秦而賞之是故已自不信其法而安

能令民之信也耶

金鑿子上篇

卷之五

十

建立

史言蘇秦先貧賤後廼富貴其父母嫂婦亦先倨而

抵足

後恭故俗至於婦不夫嫂不叔父母不子恭至於

婦

婦不敢以爲夫嫂不敢以爲叔父母不敢以爲子

噫甚乎此家庭天性之間而市之道存焉悲夫縉

雲鮑生謂秦信有志然其所建立祇足誇嫂婦余

以爲此嫂婦亦徒見其路過維陽時也乃曾未見

其庭說諸侯抵掌而談時彼其戴鬚眉爲婦人殫

極宛媚舌故於萬乘之前以幾其說之一售蓋宵

其不爲中庭之訕而泣以相向也者幾希

國策孟嘗君出行國至楚獻象床郢之登徒直使

送之不欲行見孟嘗君門人公孫戊因獻其先人

之寶劍請得毋行公孫戊曰諾入見孟嘗君而說

之曰願君之勿受之也孟嘗君曰諾公孫戊趨而

去未至中閭君召而返之曰何舉足之高志之揚

也公孫戊曰臣有大喜三重之寶劍一門下百數

莫敢入諫臣獨入諫臣一喜諫而得聽臣二喜諫

而止君之過臣三喜輸象床郢之登徒不欲行又

金鑿子上篇

卷之五

十一

許戍以先人之寶劍孟嘗君曰急受之因書門版

曰有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私得寶於外者疾入

諫夫能揚文之名止文之過雖其私得寶於外猶

將許之况其非有私者乎孟嘗君於是能廓以求

過也已夫不貪楚床我寶也受郢之劍彼寶也一

言而皆得其寶我之得則大矣又何誅焉自是孟

嘗門下之諫者非特戍也呂氏春秋邾之故法爲

甲裳以帛公息忌謂邾君曰不若以組邾君下令

不君
息忌
君

今官為甲必以組公息忌知說之行也。因令其家皆為組。人有傷之者曰公息忌之所以用組者其家多為組也。邾君不說於是復下令令官為甲毋以組。陳子曰以二事觀之。隘乎邾君此其不逮孟嘗君矣。公孫戍納劍於言未進之先。而孟嘗君以其忠言而畏其貪心而勿疑也。公息忌為組於言既行之後而邾之君據探其私心而廢其忠言。夫公息忌之組則既以頹於家也。而用組之利遂亦廢於國。惜哉。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五

十二

國策齊欲伐魏魏使人以寶璧二雙文馬二駟致之淳于髡髡入說齊王而止之齊乃不伐魏客謂齊王淳于髡言不伐魏者受魏之璧馬也王以謂淳于髡髡曰伐魏之事不便魏雖刺髡於王何益若誠便魏雖封髡於王何損且夫王無伐與國之非魏無見亡之危百姓無被兵之患髡有璧馬之寶於王何傷乎髡之事與公孫戍同而髡之言與呂不韋之論不異然呂不韋為邾君言之也欲為人君者開不諱之門廓亡疑之路畧人臣之小過而

十三

納其大忠。聖論也。髡乃自為解耳。夫人君固不欲盡窺臣下之隱。而禁其私。若人臣至于懷詐挾說以欺其君。倚其國以為市。亦奚可哉。呂論曰。此邾君之尤也。為甲以組而便。雖多為組。何傷。以組不便。公息忌雖無組。亦何益。為組與不為組。不足以累公息忌之說。用組之心。不可不察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五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五

十三

金罍子上篇卷之六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在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樂毅將積弱之燕以數月舉齊七十餘城何壯決也及併強齊乃不能以五年之力下莒即墨抑何憊也夏侯太初以為毅舉國不謀其功除暴不以威力蓋庶幾湯武之事而蘇子瞻氏亦以為毅將以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六

乙一

仁義服齊民不忍急攻然毅何足以及斯耶至蘇子由古史直歸之勇知相敵是則然矣而猶未足以槩其實何者田單固毅之堅對也然區區小邑寡民財力有限摩以歲月師老而餉絕即墨霍不支而况單耶又何有於一城子以為此直毅之不韋也攷史燕昭王自滅齊之後心意侈極竊然有海外之想嘗使人入海求所謂蓬萊方丈瀛洲三神山者昭王至是非昔者吊死問孤與百姓同其苦之昭王矣夫卧薪食箝之意移則大夫種可殺

潢池之會成則子胥抉眼斯古今同嘆豈獨毅耶王卽一旦而棄群臣使王無一旦而棄群臣毅安得走趙又安望其越尺寸而有功哉或曰始昭王禮鄒隗以致士諸侯之士聞而皆歸之樂毅自趙往鄒衍自齊往毅材長於治國而衍善作恠迂之變其說闊大而不經謂九州之外自有大九州方昭王用樂毅無暇聽衍也及毅之功成則衍之說行衍說行毅不得安其位矣人心之敬忽無嘗而事之倚伏可畏也哉

金罍子 上篇

卷之六

二一

田單興齊厥功甚偉然人謂樂毅以燕齊二國之兵五年而不能下莒即墨為單善守雖蘇子由古史亦以為毅與莒即墨相持田單拒之五年而不決一愚謂此皆失考也按史記齊潛王走莒楚使淖齒將兵救齊因相齊潛王淖齒殺齊潛王而堅守以拒燕燕軍聞潛王之在莒也并兵攻之數年不得下乃引兵東圍即墨即墨之大夫出兵戰敗死城中相與推田單為將軍以拒燕頃之燕昭王卒于惠王立田單乃縱反間於燕罷樂毅以騎劫代之

大敗燕師齊七十餘城皆復為齊有是則始樂毅以數年攻不下者莒耳即墨因此亦數年不復攻及纒攻即墨即墨之大夫戰敗死田單乃代守而樂毅固已走矣要之齊亡國猶有人人心未忘齊齊會當復興田單又善兵然使燕昭王不殞樂毅不走騎劫不代單恃備備之即墨三里之城五里之部疲兵不滿七十毅深溝高墜守以數月即兩國之兵坐而困之諸侯之救絕單其危哉

齊閔王之遇殺其子法章變姓名為莒太史家庸夫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六 三

太史敷女奇法章狀貌以為非常人憐而嘗竊衣食之與私焉莒中及齊亡臣相聚求閔王子欲立之法章乃自言於莒共立法章為齊王王立以太史氏女為君王后太史敷曰女無媒而嫁者非吾種也汚吾世矣終身不覩君王后君子曰漢臨卭富人卓王孫女夜往奔令客而父以為不勝慙也一日客奉於天子建節馳傳至蜀蜀太守以下郊迎縣官負弩先驅蜀人以為龍於是卓王孫因門下獻牛酒交驩喟然而嘆自以得使女尚司馬

莒大史終身不親君王后

長卿晚當是時也不復憶人間有庶恥矣若太史敷者不賢乎乃不欲以一女易后推斯志也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也

有為尚功之言者曰君子鄙素隱下徒死蓋隱而無用乎世嚴穴之稿者也潔身而不足以行義死而無益乎事溝瀆之經者也殺身而不足以成仁陳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乎隱取乎合義則無用乎世弗論也用世與隱殊必其用世則無隱矣死取乎當仁無益乎事勿計也成事與死異必其成事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六 四

則無死矣又曰王蠲絕脰而死倡齊民以忠蓋復七十二城者王蠲也斯死之成事者與嚴陵加足而卧高漢王以節蓋昌漢一百餘年之業者嚴陵也斯隱之用世者與

史記燕樂毅既奔趙趙王欲與樂毅伐燕教泣曰臣疇昔之事昭王猶今日之事大王也若復得罪越在他國終身不敢謀趙之奴隸况子孫乎趙王乃止三國魏志袁渙者劉備舉為茂才後避地江淮為袁術所命呂布擊術渙為布拘布與劉備離隙

有為尚功之言者

樂毅不為君

布欲使渙作書罵辱備渙不許布大怒以兵賜渙
色不變笑曰惟德可以服人不聞以罵且渙
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日之事將軍也一旦去此
復罵將軍可乎布慚而止毅處七國渙處三國士
憑軾游談其間閱若塵邱有朝君臣夕寇讐者若
二子可謂不忘舊君也已

戰國秦王要會趙王趙王畏秦欲毋行而庶頗藺相
如計以王不行示趙弱且怯趙王遂行相如從庶
頗送至境與王訣曰三十日不還則請立太子以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六

五

絕秦望王許之宋契丹犯邊王曰從奉澶州雍王
元份留守東京遇暴疾命且馳還權留守事且曰
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且曰十日之間未有捷
報當何如帝默然良久曰立皇太子老臣謀國倉
卒之中而却顧長慮如此此人不取言亦不能言
也

或問趙澠池之會當何如曰推事之以珠玉之義則
趙雖徒予秦王璧可也以予之為也推身服犢鼻
供樵之義則趙王雖為秦王一擊缶可也以屈之

為仲也第患無太王勾踐之志耳曰既不能為太
王勾踐則如之何曰璧可予也缶不可擊也予璧
足以旌趙之不貪而負秦不信於天下也擊缶是
露趙弱於天下也

白起為秦將善用兵而最多殺人非特強戰亦其性
嗜然也今以史記攻之秦始皇之十四年為左更
攻韓魏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三十四年攻魏拔
華陽斬首十三萬又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
人於河中四十二年攻韓陘城殺首五萬四十六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六

六

年又與趙戰於長平盡坑殺趙降卒四十萬人前
後斬首虜四十五萬人最其斬馘非直百萬人已
中間嘗擊韓之新城又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
河又攻魏拔之取城大小六十一又攻魏取垣城
又攻趙拔光錠城又攻楚取宛又攻楚拔鄢鄧五
城又攻楚拔郢燒夷陵因取楚定巫黔中郡又攻
韓之南陽又伐韓野王連年用師掠地攻城亡慮
百餘戰又豈能不血一刃天道好生而起獨殺使
不中杜郵之劍是尚為有天乎

茅焦

至斯之初入秦也。秦王仕之客卿。秦宗室大臣皆言於秦王曰：「諸侯人來仕秦者，大抵皆為其主請一切逐客。而斯在所逐中，斯乃上書具言客之功，剴切明白，於是秦王感悟，斯得勿遣也。至斯害韓，非於秦王乃曰：『非韓之諸公子也。今欲并諸侯，非終為韓不為秦，此人情也。』是又即用廼者秦宗室大臣所以間斯於王者耳。斯獨不念已異日之言耶？小人無圖國之忠，其議論傾側反覆，往往以自私媚人而末之忌如此。或曰：『使秦用非，則如之何得？』

金龜子上篇

卷之六

七

毋如斯言邪？曰：『不然。非勸秦存韓者，非之為秦，其見偶失，非為韓也。非刻薄殘忍，果於功名，寡於天性。其言治則雖父母妻子同室之內皆敵國也。苟於行志而已，說難孤憤，異乎澤畔之行吟矣。使一日而為秦用，尚何有於韓耶？』

茅焦

齊崔杼弑其君，太史氏以書而殺者三人焉。而南史聞之，猶執簡以往，義之激也。萬死不足以危之，而况三乎？秦始皇實其母雍也，秦之庭諫而死者二十有七人。茅焦繼之，歷井楨而上解衣伏質，焦益

茅焦 董公 非真 明君 親之 倫

奇已哉。儒者蔽焦曰：『逝而輕生，夫焦則已輕其生矣。使秦人激然知有母子，也不鉅於田光荆軻之為死乎？』易曰：『義者利之和也。義安有不利乎？雖然較利而始為之，則其義也外矣。夫父子也，君臣也，皆吾性之所有，而非有待於外也。秦始皇之遷宜其母雍也，一時忿欲之蝕也。茅焦諫之忠矣，而曰：『大王有遷母之名，恐諸侯由此倍秦。』信斯言也，是害諸侯之倍已，而後始事其母也。一日而無諸侯，無母矣。項

金龜子上篇

卷之六

八

羽之殺義帝，蓋漢王未之能討焉。三老董公橫道而說之，正矣。而云：『兵出無名，事故不成。名其為賊，敵乃可服。』夫王辱而臣死之，况王死則無為視息於天地乎？董公之說云爾而已矣。是徒欲正賊之名於敵，而以成吾事也。又安知非利敵之賊吾主，而以為己名也？

秦焚 儒坑 起於 李斯

丹鉛餘錄謂秦焚書坑儒，非起於李斯，斯之先固有為此說於秦者矣。韓非是也。非之言曰：『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譁談多誦先古之書，以亂當世。』

之治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亂
又曰群臣爲學門子好辨可亡也又曰舍法律而
言先王者上任之以國主以是過子而臣以此徒
取矣此與斯所言是古非今若合符節作俑者乃
韓非匪斯也宋儒有過求者迺謂斯之學出於荀
卿焚坑之過卿有以啓之卿嘗入秦見應侯譏秦
之無士矣舍非而罪卿所謂洗滌而索瘢者耶陳
子曰是爲荀卿雪謗故特緩李斯之罪歸獄於韓
非然予考非與李斯同時非之言於韓乃斯之行

金龜子上篇

卷之六

九

於秦匪有祖襲至其入秦則李斯介之也當是時
李斯已相秦久矣安得斯之先非已倡爲說於秦
乎攷史記秦焚書之令始見於始皇在位之三十
四年坑儒又在次年是時韓非已死而斯尚爲丞
相故楊氏以作俑者爲韓非然以斯之疆橫本其
所學悖戾又其天性其平日相秦蓋不越此術至
是而始焚書坑儒明著是古非今之律耳非一日
行之也且斯既蠲謫非殺之而事諸與之異非言
請毋攘韓斯必請先取韓以恐他國也又肯復拾

其滄陞者耶而謂非作俑也且非與斯同師事蘭
陵先後同入秦而迺同爲滅學毀儒之說則雖本
遡源安得不委罪於斯乎論欲人毋言反王
而迂法先王蓋亦庶乎孔子從周之義然言之頗
失其平故其末流乃至如韓非李斯所謂其父殺
人報讐其子必且行劫宋儒之論固未爲過若必
欲緩斯之罪捨旃而議則先此由余之入秦當纒
公之世已曰詩書禮樂法度爲政中國所以亂也
不如戎夷商鞅之相孝公已專事富強鄙仁義曰
得獨以爲韓非耶

金龜子上篇

卷之六

十

秦二世元年用群臣議以古者天子七廟於是詔尊
始皇廟爲帝者祖廟謂之極廟雖萬萬世不軼毀
而以先王廟自襄公以下軼毀所置凡七廟秦人
恣用胸臆棄禮絕學姍侮詩書然猶知立七廟隆
祀祖宗崇報功德如此可喜也唐柳芳迺謂秦蔑
學不列昭穆不建迭毀者殆誣矣其最近古者先
王先公仍其舊號不復加尊此父爲士子爲天子

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所謂雖為天子必有父子尊不加於父母之義也

此道根着人心萬古流行真有不為桀亡者且禮義至秦盡矣而其立法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有禁是猶知父子兄弟也有子而嫁倍死不貞夫為寄殺殺之罪妻為逃嫁子不得母男女之別亦甚嚴

史記秦二世以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諫請止阿房宮役怒下去疾斯劫吏案責他罪去疾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六

劫曰將相不辱自殺秦之士也賤然其將相大臣猶有可殺而不可辱者蓋近古也漢蕭何周勃則處之油然戮辱秦偏而廉耻不行矣

秦法令最嚴酷最多諱惡動就參夷然始皇諱死而明年祖龍死使者得從關中來奏之諱亡而亡秦者胡盧生得自使海上還奏之然則秦之諱惡法令嚴酷曾未有後世之甚也

秦二世曰先帝營阿房宮今釋弗就是章先帝舉事過也復作阿房宮如始皇而是歲戊卒陳勝始作

亂下秦秦從亡天下非一技而貫盈於阿房宮矣是一世繼成一宮廼墟秦七世之廟屋秦數百年之社稷也君子曰以宋熙豐諸小人之言觀之如二世蓋所謂肯堂構者非耶而秦以亡然則人主之孝固有道哉

秦始皇二十八年南登瑯琊大樂之留三月廼徙黔首三萬戶瑯琊臺下詔復十二歲三十五年徙民三萬家驪邑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然始皇在位二十七年崩二世繼立才三年秦亡計終此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六

兩詔恩多半入漢年也南宋明帝以南苑借張永云且給三百年期訖更啟昏王信好禱祥狂易發言欺天罔人亡足怪者然在位厘八年又八年宋亡矣西魏武帝為高歡所逐出奔糗糲絕至胡城有王思村民以麥飯盡漿獻帝帝悅復一村十年其年七月奔宇文太於長安十二月被鳩死國亡彼為人主方寄命強臣之手朝不能謀夕計畧刻以上即非敢知之歲月侍御以外皆非已有之人民孫卿曰厲憐王言憂危困苦劫殺弑奪甚於厲

世恩施德存口惠莫慮諸責多見其不自量也已

金罍子上篇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三

金罍子上篇卷之七

明上虞陳 終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闕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五峯胡仁仲曰識緯之書謂慶都感赤龍之精而生堯簡狄吞玄鳥之卵而生契人廼與繁氣交而生子無是理矣西漢薄太后夢蒼龍據腹而生文帝若非史氏記之詳明則後世必謂薄與龍交而生

金罍子二篇

卷之七

子矣此察理之言也漢高祖記謂帝母媪嘗息大澤之陂夢與神遇是時雷電晦冥父太公往視則見交龍於上巳而有孕遂產高祖其傳訛亦此類羅整菴困知記曰夫人夢中所遇從未聞在他人有見之者若太公所見誠然則媪决非夢媪誠夢則太公之所見者妄矣亦五峯之論也呆齋雜著則又曰謂契母簡狄吞玄鳥卵而生契漢高之生也其母與龍交是則契非帝學之子燕父而人母爾高帝非太公之子龍父而人母爾必若此則是

人但能生福德不遠之人而福德之遠者其生必由於物是何人之賤而物之貴耶福德之遠者不能不由母以生而不可不由父以生是何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耶則又推本陰陽造化之理以深明其不然余謂姐誠夢何疑世人徒見高祖生而龍顏從時有赤帝子之異帝母姬又追謚昭靈劉系出帝堯而堯又有慶都感赤精之事故附會流傳漸違其質而遷愛奇不擇也固復因而不能改耳

高祖故豐沛間亡賴也臂鷹驪馬以酒色為天性技

金鬪子上篇 卷之七

十一

劍為本業嘗繇咸陽縱觀秦始皇帝喟然嘆曰大丈夫當如此也夫秦為不道圍奪其民以崇長私欲毒痛於天下跡其行事雖帝制萬方與權賊亡異自仁者觀之蓋所謂我得志弗為也而遷延其淫麗囁為當然斯豈知所謂大丈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者乎此其志直富天下而已也既以寬大長者見推扶義而入關未有設施以慰秦人父兄而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搔神慝志便欲止宮休舍非張良明大計樊將軍諍之強使還軍霸

帝感 陽縱 觀之 此以 此始 亦以 此終

上項羽以四十萬百戰之師意為猝嗟而來謂沛公遂有秦也左司馬之言又先入於明夷之左腹公雖百喙庸解耶及羽殘廢義帝負宇宙不載之惡而帝且恬之歲時始以新城遮說之言縞三軍而伐之固已淺於故王之恩矣然祖哭而告於諸侯關河之士浮漢而下堂堂乎亦奉詞問罪之義旅也雖王津之誓師幾無以進焉而罪人未得一入彭城遽收其美人貨賂置酒高會回視前日縞素之意已漸焉亡之夫災焉在疚而不忘乎酒色

金鬪子上篇 卷之七

三

之樂以名舉而成之以貪揚大義以責人而躬不義人誰其無詞也固不待睢水之敗而四方諸侯已騷然改面而去之矣迄乎曆數有歸亂離畧定而民起於魚爛之餘事建於草創之際在易雲雷屯而君子經綸之時也而英心遽摧於蓬暮故態漸肆於憑陵於是乎枕拳豎而卧擁愛姬而泣悍妻復動舊而無能剛制其漸寵子偏長嫡而無能早辨於微使夫殘彘橫於宮中牝雉雄於殿上而劉氏之未亡亦塵而已焉此無宅彼生於焚書坑

儒之世非有先王之遺言。以薰乎其心而廓其
而又弱冠嫚罵。未嘗親近儒者。以講明義理為之
辨乎是非之分。而究乎理亂之原。惟其天資近道
時或有合。而迄亡以勝其多欲之累。故暫開而旋
蔽。少怠而遽陵。以高祖之雄材大畧。而輒頹心於
馬上之治者。此也。故君子觀乎咸陽縱觀之言。所
謂以此始者。亦以此終。昔儒謂惟無欲而後可以
行王道。彼漢之不為三代。亦何足異哉。

自莊周氏為滿苟得之言。曰小盜者鈞。大盜者為諸

金壘子 上篇

卷之七

四

侯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是一論人於
成敗而勘察其理矣。以劉項始事觀之。殺秦王子
嬰。掘秦始皇帝塚。燒秦宮室。散其貨寶。婦女而東。
詐坑秦子弟新安二十萬。此項羽也。由項羽者是
惟必敗不敗亦盜而已矣。以秦降王子嬰屬吏為
置秦始皇守塚二十家。封秦重寶財物府庫。除苛
法。戒侵暴。以安秦人。父兄此沛公也。由沛公者。是
惟必成不成亦王而已矣。

或問沛公從百餘騎。見羽鴻門殆哉。曰否不然。公行

而亡顧有左尹者為之奧主也。且羽雖叱咤風雲
而其肝膽腎腸。盡在於人。其性橫直而不疑。多愛
而不忍。不疑故可以理論。而不忍可以情動。又公
於羽。故亡卻而新有功。羽既矯殺卿子冠軍。其勢
必難再殺公也。况還軍霸上。封府庫而待將軍。其
為跡易察。而其詞固足昌耶。公與留侯。蓋熟計此
耳。故區區持其空質。以冒於不測。而坦兮若夷。豫
兮若歸。其成謀夙計。固以制項羽。常自為去留。况
羽能制其短長之命者哉。

金壘子 上篇

卷之七

五

燒絕棧道。此必良與蕭何諸臣熟計之。當是時。漢新
造而巴蜀道險地隘。土著鮮。皆秦之遷民居之。易
世矣。恐其人人搖動。有舊土之恩。未可拊而有也。
項王與范增。初陰謀王沛公於蜀。已即此意。又漢
王所與入蜀諸將士。皆山東人。間關數年。入秦復
入蜀。人人謳歌東歸。即初從至南鄭。諸將道二者
已數十人。故燒絕棧道。特限關之。二者慮切一時
為根本計。而備盜兵。示天下無還心。亦一策耳。良
歸而蕭何相韓信將。稍拊循其民。部署諸將。填之

而已東出陳倉。傳檄諭三秦定之矣。蓋土之入蜀以元年四月。而其出。即以是年之八月。計在蜀。曾不能數月。漢書則又謂即是年之五月。唐歐陽詹有言。受琢之石長存。可構之材亡窮。棧道之絕。已隨手續也。而謂良計欲為韓。銅漢王於巴蜀。此不猶折柳為樊。以控扼哮虎。雖兒童之見不出。而謂良為之乎。又良傳。沛公為漢王。王巴蜀。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遣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許之。漢中地者。當秦坤蜀艮。蜀所從出入秦道。棧道在焉。其為漢取天下慮。已定於此矣。

金壘子上篇

卷之七

六

王陵不能為徐庶曹操劫徐庶母以祀。先主慰庶而遣之。以孝治天下者。不奪人母子也。項羽以王陵母招陵。則高祖自合遣陵。夫為天下。豈少陵也哉。使人亡母子。乃有君臣乎。或曰。陵則宜何如。曰。殺母者。陵之罪。於是乎彌天矣。或曰。陵以兵屬漢。而楚劫質其母。陵使者至楚。坐其母。以招陵。陵母私泣對使者語。陵而遽伏劍以死。送之。項羽復烹其母。陵之不及。

良將制勝一

為徐庶。以陵母之蚤決計也。陵於何罪哉。予謂陵母之決計。正以陵之不蚤為徐庶耳。陵胡以使者往乎。詩云。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而况或其母乎。雍容使命之交。是陵懷不決之心。而以觀其母也。於母有使。於楚無一箇焉。是陵示不屈之志。而以殺其母也。或曰。假陵歸楚。則如何。因為楚用之。與曰。非然也。曹操挾天子而為之相。一時思漢之士。磨至而歸之。士可以虛名集也。徐庶之不歸。操知操之為漢賊矣。其辭劉也。以存母也。歸操而竟未。

金壘子上篇

卷之七

七

有聞焉。庶固不為操用之。與不然。以彼其才。魏得而用之。豈文若輩下也。陵若庶可也。庶一名福。魏畧曰。荆州內附。孔明與劉備相隨去。福與同郡。石韜俱來。比黃初中。韜仕歷郡守。典農校尉。福至中。郎將。御史中丞。逮大和中。諸葛亮出隴右。問元直。元直罷仕。元付如此。嘆曰。魏殊多士耶。何彼二人不見用乎。庶後數年病卒。或問良將之用兵也。戰而勝與。勝而戰與。曰。知彼知已。勝而戰者。良將也。曰。韓信伐魏。問酈生。魏得無。

用周叔為大將乎。對曰：相直也。而後進，然則韓信之成功亦幸而厯矣。曰：否。不然。將如信，無幸而成之功也。且叔豈信對與？曰：假對則如之何？曰：信豈不能策魏之必不能盡用叔也？曰：一日而用之，則如之何？曰：凡兩將材武敵則視諸其將將者焉。昔燕以樂毅代田單，單畏樂毅，不畏燕王。卒能使燕為逐樂毅而用騎劫，燕以敗。趙以李牧當王翦，翦亡能制李牧，能制趙王卒，能使趙為殺李牧而用顏聚。趙以亡夫良將之制勝也，豈一端而已。

金鬪子上篇 卷之七

漢王自成臯逃北度河，宿小脩武，傳舍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王來，大驚甚矣。兩將之驕，兩將之仇也。與強敵交和而舍，乃不惕暮夜乎？周亞夫將兵營細柳，猶無事時也。天子先驅至，不得入。天子至復不得入，何況使者？漢王詐漢使者乃爾耳。藉項王詐漢使者，蠶蠶兩將之頭與印符，俱已危哉。項伯勸羽毋殺太公，此當是為項乎？為劉乎？曰：此為

羽

項明矣。宋李繼遷叛，或獲其母，太宗召寇準議將殺之。呂端曰：非計之得已。昔項羽得太公欲烹之，高祖曰：幸分我一杯羹。夫舉大事，不顧其親，况繼遷悖逆之人乎？陛下今日殺之，明日繼遷可禽乎？若其不然，徒結怨讐，愈堅其叛心耳。以臣之愚，宜置於延州，使善養視之，以招徠繼遷。雖不能即降，終可以擊其心。而母死生之命在我矣。太宗撫髀稱善，即用其策。項伯之言，呂端之言也。

金鬪子上篇 卷之七

項羽之殺義帝，亦高祖之心也。直未及焉耳。徒以有羽在也。羽滅而天下者，漢有矣。高祖能以此臣事人乎？非羽殺義帝，漢必殺也。羽實為高祖殺義帝。若代之手焉。而且以藉漢口也。斯喚豎子失計之大者矣。或曰：高祖之寬仁也，使項羽不殺義帝，而祖滅羽，必有以處帝者。豈必殺乎？曰：殺也。凡始定天下者，必防微而塗蠱。秦之滅也，起未易以服衆而初附之人心難遽習也。韓彭功能高，漢猶不容。而况各位足以挫天下乎？縱高祖能善處帝，而數年之間，反者九起，必有挾帝以為名者。當是時

雖帝亦自不能安於漢也

蕭何治未央宮極壯麗以固安高帝意於秦甚善夫國於四塞之地兵簡輿衛民節輓漕不拔之基屹焉雖然術也亦帝先入關見秦宮室即欲休舍何以此疑之故人主母見其欲懼為人得何以此得帝也

陳平秘計

白登之圍高帝紀云用陳平秘計得出而應邵注平使畫工圖美女間遣人遺閼氏云漢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厄欲獻之閼氏是其奪已寵因謂單于

金聖子 上篇 卷之七

曰漢天子亦有神靈得其土地非能有也於是匈奴開其一角得突出而水經注引孫暢之畫記亦問蓋皆本桓譚新論譚去高祖時猶近得於所聞當覆而他書一說云平造木偶美人運機關舞城上閼氏望見以為生人慮胃頓納之遂勸冒頓為退軍故馬孝常詩有舞木躑躅雪亂飛何人遂解白登圍之句是徒後人以意言之耳按漢書匈奴傳及陳平傳皆云使厚遺閼氏不言所遺何物史記但云使單于閼氏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其計秘

世莫得聞又楊雄上書建平間亦曰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眾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眾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則當漢之世以太史公孟堅子雲之多聞已不及識蓋必其勢危迫其跡鄙猥有不可使人聞之一時君臣深諱言之故史僅云秘計蓋平計至此已誠不可言奇矣又按主父偃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今陛

金聖子 上篇 卷之七

下盛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成既軼姓漢書不為立傳而高帝紀亦失載乃幸僅見於偃之疏然成可謂蚤識哉世徒多平秘計謂其厚遺閼氏不知當是時使高帝聽奉春君婁敬言則平計何事又使早聽御史成之諫則婁敬亦亡所見其奇矣自白登之圍解而平以戶牖更曲逆敬亦以奉春號建信至成也貌諸帝獨弗之恩耶夫曲突徙薪之果不為人恩澤也惜哉

取所
愛
氏奉
隣國
之請

漢敬之策司馬溫公曰冒頓視其父如禽獸而獵之
何有於婦翁子以為豈惟婦翁正且不有其婦耳
漢書匈奴傳東胡嘗使使求冒頓妻閼氏左右請
擊之冒頓曰奈何與隣國惜一女子乎取所愛閼
氏與之昔戰國中山司馬喜謂世無請人之妻雖
欲得請之隣國不與也彼冒頓直謂其妻一女子
苟可以射利伺便不難以奉隣國之請而敬乃欲
以一女子交歡締愛弭其生心僥中國一日之亡
事不已愚乎

高祖
殺丁
公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七 十二
獵禽於原野惟恐其創之少也巳得則惟恐其創之
多也高祖始間於項羽之諸臣而力去之惟恐其
忠項氏而為巳不利也及羽得而丁固者以項氏
之臣不忠於項氏修豈其肯哉亦惟恐其創之多
之說也或曰將誅不忠以殉於衆則項伯者渠矣
夫帝也舍其大而修其小奚居曰不然夫二人者
之事則有間矣丁公戰將也生高祖於刃下項伯
謀將也生太公於俎上夫臨陣縱敵是二心也謀
國緩刑是一德也安得比而語諸或曰項伯固亡

語
雅

罪與曰背國而漢忘其宗易氏而劉滅其祖伯罪
可殺也漢獨不當殺之也夫恩可我割故丁公之
罪不可原法可親屈故項伯之功不可棄殺丁公
足以勸忠賞項伯亦以明孝
沙中偶語必反耶必反廼語沙中使人王乎見耶
良非調者亦焉得知耶取天下難矣高祖百戰僅
得之諸將身親見也及天下才定而諸將以微功
少望輒生心耶審爾則良為帝腹心計畫臣不早
發而俟其成謀又必人王見臨問乃得言耶或曰

高祖
殺丁
公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七 十三
良事每被人刻畫加以藻績亡本實矣良意廼徒
為雍齒游說使帝棄怨錄功亡他也初帝方起沛
定豐令齒守豐齒及為魏守豐沛公攻豐不能得
怨齒時景駒為楚王在留沛公往從之道得張良
遂與俱見景駒請兵以攻豐卒不下後請項梁益
兵還攻拔之雍齒奔魏及漢定天下齒歸漢帝破
黥布過沛酒樂猶憾豐曰豐者吾所生長極不忘
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其怨齒如是安國
侯王陵者高帝功臣也以善雍齒故陵從高帝久

晚乃得封。夫徒善雍齒耳。不封。况齒良。以為齒本有功。而天下未定。雖莫適去就。亦人情。亡足深過。將伺間入其說。畏帝恨深。思有以動之。故不覺其危言。類恐喝耳。其曰取上素所不快。群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一人先封以示群臣。則非雍齒而誰。良之指固滿於是矣。然釋方啟封群臣之賞未洽。而帝自是有舉不盡信諸大功臣之心矣。昔子貢一出游說。亂齊破吳。疆晉霸越。而存魯。本意存魯也。然齊吳以亂亡。留侯一言而封雍齒。致淮陰九江。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七

十四

梁王相繼駢首。以反侈死。亦良一言之力也。與哉。京房嫉石顯顯權。欲去之。嘗晏見元帝。論幽厲所以亡。以君不明。而所任者巧佞。因反覆極論。且曰。臣恐後之視今。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上最所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雖不明言石顯。固石顯也。晉馮統思張華。嘗侍武帝。從容論鍾會事。因稽首曰。陛下既然微臣之言。宜思堅水之斬。無使如會之徒。復致覆敗。上曰。當今豈有如會者乎。統曰。陛下謀

謨之臣著大功於天下。以據方鎮。總六馬之任者。皆在陛下深慮矣。帝默然。頃之。徵華為太常。隨免。官終帝之世。以列侯朝見而已。統亦何嘗斥張華。帝固知其為張華。其所言固張華也。留侯之為雍齒說高帝。此類矣。

古未有使太子將者。春秋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臯落氏里克諫。陳誼引制則備矣。戰國魏惠王起境內衆將太子申而攻齊。太子自將。過宋外黃。外黃徐子曰。太子自將攻齊。大勝并莒。則富不過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七

十五

有魏。而貴不益為王。若戰不勝。則萬世無魏。漢黥布友高帝。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者相謂曰。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從此受禍。四人者之說。即外黃徐子之言。與此徒以利害言之。不若克之正也。以是審四人者。亦戰國策士之流。高可與魯仲連肩耳。謂其有王佐材。未也。

胡頤菴跋四皓圖曰。余讀留侯世家。至有所謂四人者。嘗高其義。不為屈辱用。高帝欲易太子。呂氏用

留侯計。卑辭厚禮。招致此四人。為太子助。此四人亦幡然無難色。司馬公謂審有此。是子房為子植黨以拒父也。愚以為當留侯被劫畫計之日。惟知用圯上老人設變制權之術。豈暇顧父子之倫哉。然此四人既不為父用。肯復從其子。有可疑者一也。向以帝之慢侮。而逃匿不從。今從太子見寧。必其不輕而且罵哉。有可疑者二也。且此四人高蹈遠引。宜不役志於物。一旦以金壁書幣而來。有可疑者三也。夫惟其有可疑者三。余是以知此四人者。必不苟出焉。雖然。四人從太子游者。必有謂其果為商顏之老。則余不知也。

金龜子 上篇 卷之七

論人於尚帝之世。能建大計。以道義倡人心。有新城之三老。而三傑之徒。不與焉。能立大節。以禮樂扶世教。有魯國之兩生。而四皓之屬。不與焉。然而三老逸其名。兩生失其姓。則以嫚儒之世。士皆逃名。出者既不復留。而處者又不復出。太史公又退處士。故不復博訪。而備著之。使夫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良不能已於撫卷之長嘆也。

金龜子 上篇卷七

漢四百年。高祖不知有君。一鄉老言。乃知喪義帝。不知有父。一家令言。乃知尊太公。漢四百年。謂大綱正。緊二人之力。與二人者。名不著於冊。史以人微歿之。高祖其軼賞哉。

漢法舉民年五十以上。有脩行能帥眾為善。置以為三老。鄉一人。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而秩亦至冗。猥矣。乃新城三老。一言而激發君臣之大義。於天造草昧之中。壺関三老。一言而感動父子之至情。於人欲橫流之際。當是

金龜子 上篇 卷之七

時。漢廷設策之士。論道之官。林立。空負尸素。而三老掌教化一鄉。乃其功在天下萬世也。由此觀之。人浮於官。亦何讓於三公之位哉。

陸賈說高祖詩書。因作十篇。命曰新語。上之。其論性曰。天地生人也。以禮義之性。人能察已。所以受命。則順。順之為道。斯數語也。與中庸首篇相發明。董相不逮也。

高祖自將擊黥布。數使使問相國何為。客說何多。買田宅。賤貨。資以自污。何從其計。而上悅。後漢吳漢

出征。妻子在后。買田業。漢還。曰。軍師在外。吏士不足。何買田宅為。悉散以予。兄弟外家。終吳漢未開。光武織芥也。史稱高祖豁達大度。善任。而此一事。方之。廼孫貶矣。又高祖罷布軍歸。民道。遞行上書。言相國疆賤買民田宅數千人。至何。謁上。民所上書。皆以予何。曰。君自謝民。後何為民。請曰。長安地。隱上林中。多空地。棄。願令民得入田。毋收。藁為獸食。上乃怒。下何。廷尉械繫之。夫為相。乃強市奪民田宅。攘利。此可罪。勿問。為民請田宅業。民。真宰相。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七

十八

事而輒怒以係。是何說哉。帝豈不欲過常在相。而勿令見德於天下與。如此。即一市井妄庸人。可置相。何必宿德。而窺顏順色。推美受過。以成王之惡於天下。是使李斯再見。而秦再續也。而可乎。高祖之王蜀也。使諸將畧地。拔隴西諸郡。因令故秦死剛民得田之。及已平定天下。蕭何為相。謂上林中多空地。棄請弛以與民。亦前令也。而何得罪何也。高祖以為此舉首何也。然不弘矣。此孰非君之士地。而何能擅以為功耶。田單相齊。解裘以糝。涉濫。

之寒者。齊王下令而嘉之。國人皆曰。雖單之善。王之善也。帝苟攘善於何。乎。為齊王亦可也。

信與陳希合謀反

信果與陳希合謀反。當自稱。反後。或然。希反。非有素也。希少好賓客。以代相。監趙代。邊。趙客隨之者。千餘乘。趙相周昌入言。上令人案之。而希客居代者。諸為不法事。多連。希恐始反。其初為代相行。邊。過辭信於邸。則漢天子親幸臣也。信顧獨居危疑地。兢兢自保。刃在其頸。此畔常之謀。滅族之禍。廼擊鼓而呼市人哉。且對人之親臣。無故而教之。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七

十九

以反。王不可也。予謂是時。縱希有言。安知不為漢問以嘗我。擊手中庭之語。豈輒出信之口。誰為屬耳者。舍人弟之告變。直呂氏甚之耳。且信大功。臣也。謀反。在漢法何等。廷尉不按實。公卿不雜議。而舍人弟奚在。亦不聞廷折一語。尚帝且破。希駕。返長安。有日也。長樂鍾室之誅。為此恩。豈非以信反無端。慮帝之寬仁。且有以開之也哉。且彭越之既得也。有司驗反。已實。帝猶赦越為庶人。時帝在雒陽。呂氏在長安。故越猶得以通其誅。其後呂。

氏卒使其舍人告越復反。乃就僂。然則楚舍人第亦安知不梁舍人也。故予意直以舍卒淮陰侯之誅。皆呂氏之陰謀使然耳。盧縮之言曰：往年漢族誅淮陰。誅彭越。皆呂氏之計。今上病。屬任呂后。呂后婦人。專欲以事誅異姓王者。及大功臣。當世之論則已然矣。

樂布可謂義勇。其哭彭越。撼天子逆鱗。天子震怒。布左足窺湯鼎。猶狼狽獨以其未死。抗言正色。明梁王之無罪。天子卒赦而官之。謂其言中也。且夫身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七

二十

南面稱王。闔梁之百餘城不反。乃以顛踣遷徙中反乎。韓信排蒯通之說。彭越拒扈輒之謀。兩人皆英雄。明天下大勢所歸。其無反端。曉甚。乃皆不免。族身死於女子。為可悲矣。淮南王業果反。漢一歲而以功高淮南誅者。此二人焉。欲終臣節得乎。然韓信不反。蕭相國則與呂后謀。因給信須臾斬之。黥布反。帝以告變書。示蕭相國。相國乃謂布不宜有此。恐讐怨妄誣。請繫布。而使人微驗。何相國誅信之甚。而歎布之過於深也。以高帝治黥布則

相國猶能明之。以高后治韓信。則相國自為其身計耳。故知殺三人舉非高祖志也。然呂氏之所以必殺此三人何也。帝百戰得天下。即病年亦漸衰。老矣。惠帝為太子。呂之自出。弱而少。呂氏以為此三人者。非少至臣也。故欲當高帝時殺之。帝亦為其所動焉耳。且后之陰賊猜鷙。豈徒三人。異時高帝崩。惠帝年十七。三人者已皆僂死。諸將與高帝掘起。獨絳灌諸人在。然后且秘喪四日。獨與其所。李審食其謀欲盡族是。而後發喪。微劉將軍計。且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七

二十一

喋血京師有日矣。夫此諸將。固淮陰羞與之同列。淮南以為不足畏者也。猶畏忌之如是。况三人而呂氏能以一朝容之也哉。
高帝既擊黥布破之。還沛。置酒沛宮。因大風思猛士作歌。甚矣帝之不悟也。猛士可使守。梟將不反矣。布反也。帝且躬萬乘。鑿天下勁兵。僅乃殪之。尚不自艾而猛士思乎。文中子云。大風歌其霸心之存乎。秋風籟其悔心之萌乎。蓋亦謂帝雄霸之心。老而不衰。會不如廼孫之知悔也。

晉帝 察守 罪無

陳平 計句 疑會 亡死

陳豨反常山二十五城。亡其二十城。趙相周昌請誅守尉。上曰。守尉反耶。對曰。不。上曰。是力不足。亡罪。察哉。自秦郡邑天下。置守尉。無寸兵之寄。故陳勝一舉事。而海內嚮應。郡邑瓦解。高祖起自豐沛。熟此矣。故不獨委罪於守尉。夫與人空城而責之守。是捧土而隄決河也。不亦難哉。

樊噲將兵伐燕。時帝已病甚。有讒噲當宮。呂氏欲殺趙王者。帝大怒曰。噲見吾病。幾吾死也。用陳平計。召周勃受詔。牀下馳傳載勃。代噲將。即軍中斬噲頭。

金罍子上篇 卷之七

二五

兩人行。謀曰。恐上後悔。寧因而致之上。上自誅之。乃為壇。以節召噲。及接載。檻車傳詣長安。而令勃代將。彼兩人豈將句噲須臾亡死。寧忤帝旨者。蓋牀下之對。察帝甚親。知帝病必不起。而政且自呂氏出。即執以歸上。上在。幸自誅之。則手刃噲者非我也。有如宮車一日宴駕。而噲得以通其誅。則為德於呂氏。豈有竟哉。此平之諂也。故當是時。帝儼然在。而兩人者。固輸情於他族矣。况千秋萬歲。後金罍子上篇卷之七

陳平 過望 程子

金罍子上篇卷之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或問程子。呂后欲王諸呂。陳平何以不諫。程子曰。當時王陵諫已不聽。若陳平諫無益而徒激呂氏之怒。故不諫也。予謂此未嘗深攷也。諸呂王誰為呂氏。首畫此策者。平尚得諫耶。按漢書劉澤傳。劉澤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一

者。高祖從祖兄弟。事高祖封營澤侯。呂后時。齊人田生以畫奸澤。澤奉金二百斤為壽。田生居二歲。澤使人謂田生。田生乃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卿。而乘間屏人說張卿。以太后春秋長。諸呂弱。太后欲立呂產為呂王。王代太后又重發之。恐大臣不聽。今卿最幸。大臣所敬。何不風大臣以聞太后。太后必喜。諸呂以王萬戶侯亦卿有。張卿大然之。乃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太后賜張卿千金。田生

因說營澤侯劉澤。諸劉長當王。彼得王喜。諸呂王益固。張卿入言之。而太后女弟呂頹女亦為營澤侯妻。故遂立營澤侯為瑯琊王。事顛末如此。其為風大臣語太后。太后朝因問大臣。大臣請立呂產為呂王。此萬世公案也。平尚誰欺耶。蓋呂氏之王實起於惠帝崩。呂太后持天下。欲顛私外家。劉澤欲王。田生利。張卿恬寵。而平勃等亦咸欲固寵位。以是參合。而平獨逢意。呂太后交關張卿。先太后未發。密為太后畫蚤定。獨重難王陵。其令后廷

金龜子 上篇 卷之八

今請拜呂台呂產為將。將兵居南北軍。及諸呂皆官。居中用事。如此則太后心安。君等亦脫禍矣。丞相如辟彊計。請之。太后說其哭乃哀。呂氏權由此起。夫平苟欲固寵脫禍於時。彼將且王之漸也。王猶空名。而將之為奇特重矣。平猶能望呂太后風旨。亟為之請。又何有於王。而當庭問王諸呂時。又何以幾平之諫也。程子之望於平。誠亦過厚矣。張良辟穀。曹參酒於酒。陳平淫於酒。與婦人。其皆有不得已乎。其憂思深。其道周。其當呂氏之際乎。良

金龜子 上篇 卷之八

也。辟世故引而立於潔。參平避事。故推而納諸汚。夫神僊為高尚所託。而公宰非優游之司。故易曰。肥遯吉。無不利。余以是軒夫留侯焉。書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於酒。周公之所以戒成王也。惠帝為君。則日飲為淫。樂不聽政。曹參為相。則日夜飲醇酒。不事事。吁。此君此相。漢之不為二代果矣。蓋當是時。以恬羸氏之敝。以養呂氏之亂。而會莫之止也。易未濟之上九。所謂飲酒濡首。有孚失是者。帝君臣以之。

求臣猶是求女

左袒右袒論

史記蒯通見曹相國曰婦人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幽居守寡不出門者足下即欲求婦何取曰取不出門者此固人情也通曰然求臣亦猶是也予謂相國與通言失矣婦人幽居守寡不出門即復何取既取即與夫死三日嫁庸諭耶夫烈女不更二夫二夫之女中士亦羞與為配故不獨女也况明君廼以此求臣也

周勃既入北軍下令曰為劉氏左袒為呂氏右袒宋浚儀王應麟曰儀禮鄉射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四

袒左是以大射及士喪禮皆袒左惟受刑者袒右故觀禮云右肉袒注云刑宜施於右是也以此攷之太尉勃誅呂氏之計已定為呂氏者有刑故以右袒令之軍中非以覘人心之從違也予謂深寧此論雅有考證然周衰教廢重以秦人蔑棄之餘雖學士大夫以莫講乎禮而勃以事變倉卒人心惶惑之時將驅人以必為此不為彼三軍之趣向視其指顧乃不正明其大義之所在而徒以色授意予諭人於不言之表母已迂乎正恐以勃之推

麗寄給祿君親

朴少文亦未嘗學禮而有見乎此且戰國齊王孫賈將討淖齒號於市中曰欲與我誅者袒右於是市中從者四百人陳勝詐稱公子扶蘇項燕以從民望乃袒右而稱大楚斯又何說耶豈將驅人以效義而顧先懼之以必刑其不然矣由此觀之袒左袒右皆出於一時號令之權宜本非有意其間而人心從違則惟其大義之所在曾不問其左右袒也或曰然則勃意無適莫與曰非然也此勃之術也呂東萊先生曰軍中忿呂氏而思劉氏不待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五

問而可知也必使之左袒者所以發其忠憤而為建義號令之始也士一左袒雖使有呂氏之人潛伏行伍之中亦皆膽落神禱無能為矣故曰此勃之術也

班史酈商子寄與呂祿友善及大臣欲誅諸呂呂祿為將軍軍於北軍太尉勃不得入北軍乃劫商令其子寄給祿祿信之與出游勃乃得入據北軍誅諸呂贊曰當孝文時天下以酈寄為賣友夫賣友者謂見義而忘利也若寄父為功臣而又執劫雖

摧呂祿以安社稷。誼存君親可也。得其旨矣。唐呂
溫著由鹿賦。乃及寄事。曰呂祿之難。誰非漢臣。交
則不義。賣亦不仁。彼美鄴生。既為交親。誘襲軍印。
豈無他人。謂寄鹿不如。不知當是時。漢事勢方急。
呂祿之信。惟况况。况父又已在劫中。成敗之間。逆順
之際。不容一髮。若况况少遲迴不決。使漢失其幾。則
誤國之罪大。即呂伏其辜。則及族之過深。友不可
賣。賣君父可乎。夫當仁而行。亦何必讓之他人哉。
溫侄文死黨。緣有斯言。易曰係小子。失丈夫。溫之
謂乎。

謂乎

文帝除秘祝官

漢文帝除秘祝官。曰不欲移過於下。聞祠官祝釐。則
曰專饗獨美其福。而百姓不與。是重吾不德也。令
專致敬。無有所祈。禍福英主之所大懼也。而過不
欲移之於下。福不欲歸之於上。其超世獨觀矣。有
皇極錫民之心焉。
人主所諱者死亡。至亡而趣死。而歿。雖明主亦或難
之。尤不樂聞者。死與歿也。賈誼上疏。當文帝時。迺
言事勢可為長太息。可為流涕。可為痛哭。若亡不

文帝
后
見仁
宗

去

及踵矣。猶可者。其曰歿為明神。廟號太宗。則逆期
其死猶可者。至曰苟身亡。事畜亂宿。禍孰視而不
定。萬年之後。傳之老母弱子。將死不寧。夫人主當
萬歲後。而母未嘗教子。未嘗改弱。是旦夕入地事
也。而誼能誦言之。帝亦恬不以為意。帝豈特明也。
與哉。蓋誼之所以言之。亦以帝之能受也。宋范鎮
請仁宗立後。至上封政書。言繼嗣不定。將有急兵
鎮義當死朝廷之刑。不可死亂兵之下。此乃鎮擇
死之時。又奏稱臣竊原大臣之意。恐行之而事有
中變。故畏避而為容身之計也。萬一兵起。大臣家
族首領。顧不可保。其為身計。亦已踈矣。就使事有
中變。而死陛下之職。與其死於亂兵。不猶愈乎。乞
陛下以臣此章示大臣。使其自擇死所。夫曰亂兵
又曰急兵。是謂人主危亡死喪。至不可測。當時聞
者。猶為之股栗。而鎮無折氣。仁宗無動色。文帝之
後。更千載。迺僅見一仁宗也。如兩王者。其可及矣。
乎。漢成帝諱死。至殺丞相翟方進。以當天變。秦始皇
皇。隋煬帝皆酷諱亡。然秦隋之亡。不及再世。漢成

金罍子一第

卷之八

六

帝之死距翟方進之死才兩月。夫諱死亡免於死。亡無此理也。

文帝知竇廣國賢有行。欲相之。以廣國親皇后弟。曰恐天下以吾私廣國也。又念不可。卒相申屠嘉。元帝時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馮野王行能第一。時野王姊媛克後宮為昭儀。上曰吾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卒用張譚。古者帝王之用人也。左賢右戚。謂賢則非必戚。謂戚而賢則用之。長君之退讓君卿之剛。

金鑿子上篇

卷之八

八

固可謂之賢矣。而以外戚罷。惟田蚡王鳳譚莽輩甚不肖而戚異時則皆重用之。然則非辟戚也。辟賢也。文帝念天下之議已。而棄竇廣國。而武帝卒用蚡。元帝棄馮氏兄弟。為後世作法。而用王氏群弟子孫者。即成帝之世也。賢者常不辜。不肖者常幸。吁豈惟疎迷之士然哉。

張武金錢

文帝賜張武金錢以賂而媿之。此以賞為罰也。使天下皆以辜受賞。賞不勝矣。武代來人帝故存之。其曰媿之術也。唐太宗之於長孫順德亦此。順德叔

文帝不相竇廣國

賈誼

房親有口庸。故太宗不欲行法。要之帝王之道。善有賞。惡有罰。無互用也。惡可賞也。善亦可罰乎。使二帝幸其誠心而質行之。則二人之罪亦未為無可原者。夫使貪使詐。則過行可畧也。議功議親。則舊章可覆也。何必術乎。唐史後召順德為澤州刺史。順德素少檢。至是折節為政。以嚴明稱。先時守長多通餉。問順德。絕摘無所容。遂為良吏。

金鑿子上篇

卷之八

九

黃氏曰抄云。賈誼鵬賦。稱單闕之歲。蓋丁卯也。時絳侯已就國。灌嬰已死。則絳灌無由譖誼。大事記移之甲子歲。然當缺疑耳。余按風俗通。劉向嘗對成帝曰。大中大夫鄧通。以佞幸見愛。擬於至親。文帝又為微行。數幸通家。及帝嘗從騎獵。大中大夫賈誼數諫止之。是時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誼又惡通為人。數庭譏之。由是疏遠。遷為長沙太傅。既之官不自得。及渡湘水。投吊書曰。關其尊頭。佞諛得意。以哀屈原。離讒邪之咎。亦因自傷為鄧通等所愬也。則誼之不安跡於朝。乃為鄧通非絳灌也。太史公稱鄧通無他能。獨自謹其身。以媚於上。苟悅

謂通謹身自媚不得干預政事然烏觀鳴泉好音
哉安有芝茨連枝梟鸞接翼者向去賈誼不遠博
學洽聞習識先朝事其對王言應不虛宋景文謂
賈生思周鬼神不能救鄧通之譖蓋亦正用此事
困學記聞以漢書無之遂以為誤則失攷也

其人
不可
不深
長思

與人王言不可不深長思也諷一而勸百不如下諷
之愈也張釋之為廷尉而奏當犯蹕者以罰金善
矣然曰方是時上使人誅之則已非也是道人王
倉卒殺人而以天下之公法飾私怒必自斯言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十

申屠嘉廷斥鄧通見謂剛挺然其言曰陛下愛幸
群臣則富貴之亦非惡為天子有私人况將徙其
命德之具而以寵席之哉

申屠嘉傳嘉為人廉直門不受私謁按故安号号挺
其剛節正色廟堂格非抵佞其事業後偉矣本此
平懷中少立者能然哉鄧通之死無間言亦侯夙
行高無以偵之故君子貴豫立也

漢文帝於相能容申屠嘉於將能容周亞夫能自誅
以申人臣之節世主之所難也至景帝兩人者無

文帝
能容
申屠
嘉

申屠
嘉事
茶俊

事乃皆以歐血死景之字其弟私矣哉司馬遷資
兩人之守節而一惜其無術一咎其不孫論之盡
可也遷之意則以寬帝之過也

申屠
嘉剛
節

申屠嘉材官蹶張也而相漢用人之塗廣矣然文帝
其知人哉夫其拜而納袁盎也以度其坐而挫鄧
通也以節後之相者未有能繼之者也班史贊申
屠嘉可謂剛毅守節然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
矣班蓋以術為學故云夫以術則嘉之堂堂誠不
若三人者之多知巧媚以自全也然謂三人學術
可乎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十一

文帝時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爰盎曰諸侯太驕必
生患可適削地上弗許而後淮南王謀反覺盎曰
陛下素驕之弗稍禁以至此則盎之嘗為文帝畫
淮南固錯策也錯乃行之吳楚而七國反盎單咎
錯勸帝亟斬錯以說何也錯死而兵不能盡亦終
不為是錯坐償其無辜又何也始錯建議以諸侯
王罪過請漸削其支郡下公卿列侯議而實嬰獨
爭之繇此嬰與錯有隙而嬰故與盎善盎又素不

錯以
謝七

好錯方乘吳楚反以盜經為吳相宜知謀不言請治罪而盜聞大恐乃夜見嬰為言上得召見此非盜殺錯則錯殺盜兩人曾領各繫其唇昭強弱先後問耳故盜雖違本心忘其前言嘗國大計以為邪謀盜誠奮不顧也且夫錯為天子擅道諸侯可殺而吳楚七國反可復救耶夫七國反兵交於梁之墟此固非一日而舉也楚王淮南三王皆不洗沐十餘年吳王雖白頭舉事然圖之三十餘年矣志不在錯也錯固曰削亦反不削亦反且擊吠狗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十二

不許田祿伯

也夫錯固熟談兵事於上矣周亞夫之可使將兵而錯不知也乃曰群臣不可信及錯死而亞夫由中尉為太尉卒大破吳楚然則謂此兵必天子將者是錯之銳於為國慮而闇於用人也雖然亦何足以死哉大氏兩人皆詭辨用智數方天下有事不深惟國家之急而先務崇其私讐錯之欲按爰盜者猶有跡也然非其時矣盜又乘天子孤危挾諸侯兵以虛聲恐喝漢庭使天子為其甘心於錯皆徼時射利非在公不欺忠信之臣也而錯獨死為火冤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十三

吳王濞之初反也吳臣田祿伯為大將軍田祿伯曰兵屯聚而西無他奇道難以立功臣願得五萬人別循江淮而上收淮南長沙入武關與大王會此亦一奇也吳王太子諫曰王以反為名此兵難以藉人人亦且反王奈何且擅兵而別多它利害徒自損耳吳王即不許田祿伯呂布攻劉備於沛備走曹操與備進屠彭城至下邳布敗欲降陳宮宮曰操遠來勢不能久若以步騎出屯於外宮將餘衆

閉守於內。若向將軍官引兵而攻其背。若但攻城則將軍救於外。不過旬日。操軍食盡可破也。布然之。布妻謂布曰。曹氏待公臺如赤子。猶舍而歸我。將軍厚公臺。不過曹氏。而欲委城遠出。一旦有變。妾豈得復為將軍妻哉。布乃止。薄與布之胥於敗也。人以爲不聽田祿伯陳宮之言也。夫兵大事也。而謀之妻子。宜其及也。雖然。友王之兵。不可以藉人與。友王之人。不可藉之以兵。不亦暢於情。而究於理之言已乎。以二豎之逆。雖使悉聽二子。吾固知其不能爲矣。

金鬘子上篇 卷之八

十四

孝景以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卒殺之。而衛綰無他長。昇能割鵠。鵠廉謹。徒以爲醇厚。可相少主。尊寵之。昔曾子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臨大節而不可奪。夫必有憫然不可奪之節。而後可以寄命。可以託孤。此非條侯其人乎。彼周勃非不厚重。而高祖先王陵之少。懸公孫弘。非不廉謹。而武帝欽汲黯之直節。蓋玉鉉輔德。金柅繫紆。類豈委瑣齷齪之流所能任。而景帝取舍若此。棄周

昂而寶康瓠。爲可憾焉耳。

郵都非酷吏也。自其爲中都。已犯顏數諫諍。不肯爲買姬擊廁。旣爲中尉。則長揖丞相。其伉厲守高足稱焉。至於不顧妻子。而奉職不避貴戚。而行法問。遺無所受。請寄無所聽。蓋矢心砥節。佐公不欺。厚然者也。當高惠文景時。海內又安。禁網疎漏。至於鄉有睚眦之豪。里有恣睢之戚。而公卿大夫。議論恂恂。依於淳厚。以弛姦宿。愚爲務。諱稱人之過失。都也。崛起其間。信其廉潔。一日去恩。任法以武捷。

金鬘子上篇 卷之八

十五

爲治。取於愉快。橫被酷聲。然非有其實矣。書西漢酷吏傳云。西漢酷吏。大畧有三等。一曰詘德。而顯任法。若郵都奉職。不顧妻子。行法不避貴戚。趙禹舍無食客。庭絕知友之請。孤立行一意。見法輒取是也。然皆能廉正不污。稍稍務大體。不專事酷急。故人猶得以法信之。若神羊觸姦。含性斯特。鷲鳥迅擊。孤鶩不朋。亦其似焉。一曰詘法。而專任意。任已意也。法不足持矣。周陽。居二千石。意爲酷急。矯恣所愛者。撓法治之。所憎者。曲法

滅之嚴延年以摧折豪強扶助貧弱為治貧弱雖
 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強侵小民者以文內之衆
 人所謂當死一朝出之所謂當生者詭殺之是也
 此不任法亦不任人而上下出心操縱自我使民
 莫必以為命而神其威然人人重足矣猛虎搏人
 而噬之豈擇豪英哉然亦可謂冠虎矣一日訕意
 而任情任情者任人之情也雖已亦不得而自專
 焉以三尺為媚人之具矣如張湯專阿主意主意
 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杜周善侯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十六
 侯以人主意指為獄上所欲擠者取而陷之上所
 欲釋者久次待問而微見其冤狀王温舒多誦少
 文善事有勢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
 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此捐已而託於人以
 為重撓天子之法而阿其私借勢於當事者之門
 而張其威狐附虎而人畏之然威在虎矣
 郵都田延年皆以形似名詿班史酷吏傳百世之下
 權德輿始議其非劉放為刊其誤公議哉然董宣
 疆項也而亦首之東漢蓋剛近傲嚴近酷似之而

劉都田延年名詿

附諸人性

賊吏

非固未易察焉
 政之寬猛附諸人性有終其身不能相為者聆其言
 便可察之前漢尹賞疾病且死戒其子曰丈夫為
 吏正坐殘賊免追思其功效則復進用矣一坐軟
 弱不勝任免終身廢棄無有赦時其羞辱甚於貪
 污坐賊慎毋然政在庇民而以殘賊為功將挾之
 以媒進用謂軟弱辱於貪污坐賊此真酷吏之言
 也後漢宋均性寬和不事刑法常以為吏能私厚
 雖貪汙放縱猶無所害至於苛察之人身或廉法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十七
 而巧黠刻削毒加百姓災害流亡所由而作夫貪
 污放縱寧可乎而苛尤甚謂苛察不如貪汙放縱
 此真循吏之言也
 賊而吏可乎予曰不知也將娼而妻之可乎人亦曰
 不知也予曰妻其娼者將密閭層室之矣能闔其
 心乎猴而冠之吾懼其野心難繼焉吏其賊者將
 高堂大府之矣能堂其政乎虎而冠之吾懼其貪
 吻愈張焉夫娼而妻之即妻而娼之與其娼於密
 閭層室曾不若列肆倚門之愈也賊而吏之即吏

而賊之與其賊於高堂大府。曾不若剽都賦。僕之愈也。

當官之三事曰清。計吏之六治曰廉。弁吏治者。其惟不貪乎。人亦有言。庶而無為。不若貪而有為。此甚非扶世掖教之言也。苟貪矣。夫復何為。其揮揮霍霍也者。其泯泯芬芬也者。得非以佐已之所不足而成其私。掩人之所不容。而蓋其欲耶。夫是以健翻傳虎。其傷人必多。以文錦冒擊。其害人滋甚。吾未見夫其以貪而能以有為為之民者也。

金龜子上篇 卷之八

十八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防季。繼母陳。殺防季父。防季因殺陳。依律以殺母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帝側。遂問之。對曰。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與殺人同。不宜以大逆論也。繼母有殺其父。而子殺之。此人倫自古所無之大變。禮與律皆所不載。而武帝以冲藐之年。能以意斷斯獄。可謂英特。然曰與殺人同。而不曰與殺罪人同律。殺人者死。母乃猶甚。先此梁人有後妻殺夫。

金龜子 上篇卷八

者。其子又殺之。孔季彥過梁。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季彥曰。言如母則與親母不等。欲以義督之也。昔文姜與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為親。禮也。絕不為親。即凡人耳。且夫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為親。則此下手之時。母名絕矣。方之古誼。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為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之。此蓋與武帝之見無異。而曰非司寇而擅殺。則以其人為可殺。而此特非其殺之之人耳。此

金龜子上篇

卷之八

十九

議為尤盡。然非司寇而擅殺。古律不可知。今大明律。父母為人殺。而子擅殺行兇人者。杖六十。其即殺死者。勿論。竊疑當人。此比庶幾。權與經協。法與禮皆然。畢竟為人子者。不幸而罹此變。不必以擅殺之為可也。要當如何。後魏書寶瓊疏云。臣伏讀麟趾新制。至母殺其父。子不得告。三反覆之。未得其門。按律子孫告祖父母。父母者死。蓋謂小者攘羊。甚者殺害之類。未必指母殺父。止于不言也。今母殺其父。而子不告知母。而不知父。且母之於父。

作合移天既殺已之天復殺子之天二天俱毀豈容頽默此母之罪議在不赦如或有之可臨時議罪何用預制斯條環此議是開人子告之門矣故母有殺其父者其子可告不可殺亡論繼母母也然則為子而告其父母則如何曰人生有父而至於母殺之有母而至於子告之無生之心矣母死以伏法子死以殉義其可也雖然繼母如母明非母也以義母之而已義之盡即塗人矣故勿死以全父之志其可也今大明律于各犯義條謂繼

金罍子上篇 卷之八
母殺其父聽告不在此限

金罍子上篇卷之八

金罍子上篇卷之九

明上虞陳絳用楊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至仲舒推秦一統之義

元光元年董仲舒以賢良對策因推春秋大一統之義謂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明致堂胡氏稱之謂其功不下孟子也及觀漢書武帝建元之元年

金罍子上篇 卷之九

實帝即位之初年冬十月始詔丞相御史列侯舉賢良方正直言極諫之士而丞相衛綰奏所舉賢良或治申商韓非蘇秦張儀之言亂國政請皆罷奏可則先此仲舒對策之六年已肇建斯議非始自仲舒矣綰既奏可未數年而仲舒廷對之言已復懇懇及之豈一嘗行之而輒復廢於積習之未易除與史稱綰以戲車為郎至丞相終無可言而其所建明乃如是蕭相國曹參貶矣特其言排申商韓非蘇張而不及老黃意實太后之餘人情猶

往徵
賢良
文學
弘到
稱旨

有所諱不然。或其所學正在此。史云。縮醇謹廉實。長者無他則其人可知也。至田蚡繼之。始盡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百數。而公孫弘又復以治春秋對策取宰相封侯。於是一時儒者始雲合風動。益知所嚮往。而天下之學始粹然一歸於正矣。是固諸臣先後倡導之力。而武帝表章之功亦安可誣與。世之談者往往媿秦皇於漢武。秦始皇既平一天下。納丞相李斯之奏。令史官非秦紀皆燒之。偶語詩書者。至於棄市。而武帝乃獨能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表章六經。罷黜百家。由此觀之。其大本固已卓然。夫窮奢極欲。繁刑重斂。內侈宮室。外事四夷。信惑神祇。巡游無度。所以異於始皇者。固亡幾也。然而諸有亡秦之失。而卒無亡秦之禍。其殆以是也。夫其殆以是也。夫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而公孫弘時年六十。以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上怒。以為不能移病免歸。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弘乃復至。太常上策。招諸儒。而弘對獨稱旨。天子擢弘為第一。

以治
詩被
徵至
武帝
復以
賢良

召見。容貌甚麗。弘之再上也。既有所創。而然。且年益邁。則知益深。是時為善順上旨之公孫弘。非復不合意之弘矣。然夫人雖佼好。老則衰醜。弘年已望七。而貌麗何。既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弘復上疏言。昔周公旦治天下。暮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惟陛下之所志。書奏。天子以策書答曰。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而弘對曰。操曲木者不參日。銷金石者不參月。暮年而變。臣弘尚切進之。則又晏然自咤。以為翁張變化。神於周公。蓋弘以遲暮遭逢。雅知帝喜功好銳。將斬其老。謂歲月不足以見效。故盛誇其致理之捷。以示可用。此其詐也。轅固以治詩被徵。景帝朝為賢太后弗悅。嘗使入園擊毬。已大絀辱矣。曾是莫懲乎。至武帝即位。復以賢良徵。當是時。年九十餘矣。天子就而有問之時也。胡為乎不憚馳驅。偶旅然來哉。宜諸儒之嫉毀也。然性廉直。不苟合人。公孫弘亦及目而事之。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毋曲學以阿世。則老成典

刑居然在矣

董仲舒
記室
丞相

董仲舒詣丞相弘記室書。見廣文選出本集余三復是書。深惟古人忠質之風。儒者直諒之義也。以一箇小臣。處䟽逃之分。當棄捐之餘。欲一望丞相府言事。輒神亂色沮。咕咕不能吐一氣。况敢發一辭。其盡言不諱者。惟稱頌功德。光於伊媪。及疊疊伸道私款。不勝觀縷爾。仲舒於此無與焉。而顧嗶嗶道以周公下士之義。及堯舜三王。所以致業之本。何其暢也。且云方今關東五穀咸貴。家有饑餓。死

全書上篇 卷之九

四

傷者半。盜賊竝起。良民被害。皆由仲舒等。夫佐天子理陰陽。司教化。真宰相責。豈關一江都相哉。而仲舒深自引咎。其意指蓋特有在。昔蕭望之為御史大夫。下丞相階僅一等。而望之奏言百姓困乏。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咎在臣等。此其自責誠切。而宣帝且疑望之意。輕宰相。况一江都相耶。而仲舒正色陳詞。畧無顧避。此雖坦懷恢度之所不能受。而况內深意思之齊人哉。宜其既遭

知亦易
牙之
味

中廢。旋相膠西。終其身遂不得復望闕庭也。唐之大儒如韓昌黎氏。其學術文行。豈謝廣川而走伏光範門。三上書宰相。乃至於大聲疾呼。求救窮餓之水火。夫卑之乎亦已甚矣。視仲舒此書何如。

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其之。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瀉其食。猴與狗則縣矣。而弗察也。顧以人言為旨惡。此以耳食者也。此以名為味者也。若易牙之辨也。而人不能消滯澀。此其知味者也。惟文之於人也亦然。漢長安饜之善為

全書上篇 卷之九

五

賦。嘗為清思賦。時人不之貴也。乃託以相如所作。遂大見重於世。晉左太冲作三都賦。初成。時人互有譏訾。思意不愜。後示張華。張華曰。此二京可三。然君文未重於世。宜以經高名之士。思乃詢求於皇甫謐。謐見之。嗟嘆。遂為作叙。於是先相非貳者。莫不歛衽讚服焉。南梁張率之屬文也。嘗以其向作賦。頌二千餘首。示虞詡。詡詆之。率迺一旦毀之。更為詩。託云沈約。而示之。詡便句句嗟稱。無字不善。夫文章之膾炙人口也。猶味也。而以為慶虬之

左思張率則人易之。託虬之於司馬相如。託左思於皇甫謐。託張率於沈約。而人始美之。此非知文者也。此以各為文者也。以耳食者也。唐李華著吊古戰場文。極思研確。已成汗為故書。雜置梵書之度。它日與蕭穎士讀之。稱工。因問今誰可及。穎士曰。君加精思。便能至矣。夫將繆李華於古之人。而不能度也。此其知文者也。亦易牙之於味也。

公孫弘。枝克而獨數稱。音張湯。弘與湯兩人合比。為奸於孝武之世。而史氏備列兩人性行。亦畧相似。

金罍子上篇

卷之九

六

矣。按公孫弘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固折庭諍。奏事有不可。不肯廷辨。務以順上旨。而湯亦專阿主意。主意所不欲。因而毀之。主意所欲。因而譽之。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餘贏。常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而湯內外亦脩。交通賓客。飲食於故人子弟為吏。及貧兄弟。調護之尤厚。其造請諸公。不避寒暑。坐事死。家產直不過五百金。皆所得奉賜。無他贏。弘性意思外。寬內深。諸嘗與弘有隙。無

遠近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王父。偃徒董仲舒。膠西皆其力。而湯亦收接士大夫。已心雖不合。然陽浮慕與之。及治獄。皆窮竟根本。殺嚴助。伍被。所巧排大臣。自以為功。多此類。蓋蠅應聲而集。腥羶群力而赴。穢小人之性。必合其類者。亦勢耶。

張杜班史

漢書張湯杜周。雖不入酷吏傳。而兩人傳。贊明言其竝起文墨小吏。致位三公。列於酷吏。酷吏傳。贊又斷斷詆訶此兩人。不少置。而明著以其子孫貴盛。故別傳。非諱之也。當為立傳於酷吏本。緣示戒使。

金罍子上篇

卷之九

七

人見殺人阿意。無殄世之報。既身享富貴。而子孫振振。世逢其吉。則繆於于公高閭。嚴姬除墓之誼。非所以風厲後來。故特沒其名於此。而初亦未嘗遺其實於彼也。斯班史之微意與。

張湯有後

張湯。鸞而有後世疑。天道曠矣。不然湯之惡。已足以殺其軀。而又誰僂焉。震風迅霆。不踰時。天襲世而怒人乎。且湯酷烈。而蒙咎其身。安世溫良。而餘休其裔。惡無及嗣之罰。而善有延世之賞。于斯焉。以徵天道信弘矣。史也。迨而為之詞。乃曰湯推賢揚

善。固宜有後。夫以湯所推揚。即正監掾史中。刻深為爪牙用。依於文學。稍稍鄉上。意能傳古義。平亭疑法。讞疑事。會上所喜。予則曰。某固為臣為之。能勿欺隱而已。若王溫舒杜周。皆以廷尉史事湯。湯數言其無害。為延譽。以至大吏尹齊。以御史事湯。摩其足。豈足以稱於賢善之間哉。而湯飾此小忠小惠。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沾沾巧譽於其下。挾賊吏以自為重。武帝不察也。見謂為忠。乃天亦納諛。

金罍子上篇 卷之九

乎。且以湯峻文。決理陷人於網。伎害如此。即使其開菑川之館。置長安之驛。功不足以冒過。而况實懷詐意。忌巧排大臣。以自為功。其收接士大夫。已心內不合。然陽浮道予之。豈所謂斷斷無技。休休有容者哉。而欲蒙以薦賢之福。遠矣。

湯母張湯傳。趙王求湯陰事。上書告湯。疑與所愛史謁居。為大奸事。下廷尉窮竟。及奏。上以湯懷詐。面欺。使使八輩簿責湯。湯遂自殺。湯死。昆弟諸子。欲厚葬。湯湯母曰。湯為天子大臣。被惡言而死。何厚葬為。

湯母 要是 剛悻 婦人

載以牛車。有棺無槨。上聞之曰。非此母不生此子。嚴延年傳。延年為河內守。母從東海來。欲從延年。臘到雒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謁母。母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良久。母乃見之。因數責延年。延年服罪。重頓首謝母。母至臘。乃語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儻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東海莫不賢知其母。按湯延年兩人。皆西漢酷吏。不謂乃皆有母。然余以為湯母誠慧。及湯存。乃未嘗一言戒之。以放於死。而猶對然出詞。非坐罪其子也。母要是剛悻婦人。湯惡母與有助焉。若嚴延年母。則信可謂賢知耳。雋不疑為京兆尹。每行縣錄囚徒。其母輒問不疑。有所平反。活幾人。耶不疑多所平反。母喜笑為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亡所出。母怒為不食。故不疑為吏嚴而不殘。嚴母乎。當與此母同傳。芬芳彤史。其子不如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九

衛青為將。雖起自人奴。然能小心慎密。謝遠權勢。迄

保全其功名可錄也。今紀其二事。蘇建嘗說青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士大夫無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者勉之哉。青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嘗切齒。彼親待士大夫。招賢黜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又青嘗出定襄。蘇建趙信并軍三千餘騎。獨逢單于兵。與戰一日餘。漢兵且盡。信奔降單于。蘇建盡亡其軍。獨以身得亡去。自歸青。青問其罪。正閔長史安議。郎周霸等建當云何。霸曰。自大將軍出未嘗斬裨將。今建棄軍。可斬以明將軍之威。閔安曰。不然。兵法小敵之堅。大敵之擒也。今建以數千。當單于數萬。力戰一日餘。士皆不敢有二心。自歸而斬之。是示後無反意也。不當斬。青曰。青幸得以肺腑待罪行間。不患無威。而霸說我以明威。甚失臣意。且使臣職。雖當斬。將以臣之尊寵。而不敢自擅專誅於境外。其歸天子。天子自裁之。於以風為人。臣不可專權。不亦可乎。此兩事使威福之柄一歸人主。恂恂有古良將風信。越不及也。史稱其以和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

柔自媚於上。然於天下未有稱。嗟夫。使青之賢。有稱於天下。縱不為國禍。亦豈其身家之福哉。近世休寧程公信。以兵部尚書提督軍務。討貴州山都掌蠻。時詔以便宜付公。公自發兵至凱旋。不爵一人。不殺一人。同事者以為言。公曰。刑賞。人主之大柄。懼閭外事不集。而假之人。若幸而事集。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也。其事頗與青合。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

漢李廣以簡易治軍。程不識煩。故士卒多樂。廣而苦程不識。而程不識終不以已煩。而為李廣之簡。唐

汲黯為淮陽太守

郭子儀以寬和治軍。李光弼以嚴故。士卒亦樂。子儀而憚。光弼而光弼終不以已嚴。為子儀之寬。將有常道。程李是也。廣材氣勝。子儀德度優。故有易常以成功。不可以訓。

汲黯坐免官。隱於田園者數年。召為淮陽太守。黯見上泣曰。臣常有狗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闈。補過拾遺。臣之願也。上曰。君薄淮。耶。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黯既辭。過太行。謂李息曰。黯棄逐

居郡不得與朝廷議矣。然御史大夫湯智足以拒諫，詐足以飾非。專向主意，好與事舞文法，內懷詐以御主心，外挾賊吏以為重。公列九卿，不早言之，何公與之俱受戮矣！息畏湯，不敢言。黯治淮陽政，清後湯敗，上聞黯與息言，抵息罪，令黯與諸侯相秩居淮陽十歲而卒。陳子曰：談者以武帝之言，遽謂黯薄淮陽也。以今觀之，豈足以喻黯之衷哉？黯先位列九卿，徒欲復得其處在帝左右，庶得為天子祛殘若湯者耳。其告李息之言，蓋以已之不得

金罍子上篇

卷之九

十二

而復望之人，真無所不用其至也。哉！昔史魚不欲以其身既死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子以告於君。而退弥子瑕，汲黯不欲以其身既逐而忘事君之忠，故托其友以告於君而去張湯。夫忠於其君，寧賊於君之側而安之，至其身始有所不計者矣。又曰：世徒褊汲黯薄淮陽守，廼長孺何嘗薄淮陽守。居十年而政愈清，郡遂逾大治。果薄而勿為，即一日曠也。况十年耶？黯未嘗薄淮陽，而武帝薄黯矣。瓜而不代以迄其世何也。且帝胡以抵息罪，非以

息嘗受黯言，湯耶。夫受而不言者罪，言之者不加召，又何也。

田蚡 承邑 食部

漢田蚡為相，其奉邑食部。時河決瓠子，東南注鉅野，通於淮泗。蚡以郿居河北，河決而南，則創無水災，邑收入多。言於上，謂河決天事，未易以人力強塞，是以久之不復塞。唐武三思食邑在貝州，時屬久陰，多用大水。刺史宋璟議稱租庸及封丁，竝合捐免。三思慮其封物，遂令宰相蕭巨源駁，以為穀稼雖被澆沒，蠶桑見在，可勒輸庸調。由是河朔戶口

金罍子上篇

卷之九

十三

頗多流散。古之忠臣，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亦有捐家以赴國之急。小人則不然，爭利於蚤甲，而貽國之害於丘山，亦奮而必為也。

孝謹 之象 自石 慶始

史稱石慶為丞相，諸子孫為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及慶死後，稍以罪去。孝謹衰矣。按慶子孫同時二千石，至十三人，其視萬石君時，為萬石者更幾。慶為漢相，三公之位，不深惟國家之重，廣進天下之賢材，以自輔益，乃多猥用其子孫。二千石官尊極富，至十三人，此十三人慶存以恩進，慶死以罪

廢。非有特達專進之才。謂也。徒以慶父兄故。私庇用之。且慶方在位。而丞相史田仁。上書言天下郡守。多為奸利。三河尤甚。而河東太守。乃右丞相子孫慶。無萬石君教子孫風矣。其專權行私。縱恣若此。又何得醇謹稱乎。然則孝謹之衰。實自慶始。班史咎其子孫非也。

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

趙王彭祖取江都易王寵姬淖生一男號淖子。後淖時淖姬兄為漢宦者。上召問淖子何如。對曰。為人多欲。上曰。多欲不宜君國。子民間武始侯昌對曰。

金龜子上篇

卷之九

十四

無咎無譽。上曰。如是可矣。遣使者立昌。趙江都親孝景子。趙弟乃不醜辰。處事乎。漢氏無家範矣。昔晉文公問原守於寺人勃鞞。柳子厚以為失問。武帝問立王於一宦者何也。然淖宦豎。曾不以已甥。蓋其多欲之敗。賢於長孫無忌矣。武帝知多欲不宜君國。子民已有天下。而顧反咄囁長孺之言。以斯知克已難也。

武帝尤信巫

風俗通。武帝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帝欲驗其道。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

因

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此與唐傳奕。令胡僧說已大類。事有無不可知。子以為就使有之。而仲舒不能懟之若無。乃朝服誦經。若作而自張者。然得無猶有悞於中耶。仲舒引巫自証。蓋將以身悟武帝。武帝親見越巫之証。不能行於仲舒。而異日乃卒以巫蠱之惑。至於逐妻殺子而不恤。邪說之能移人。而惑之不可開也如是。按隋唐嘉話。唐貞觀

金龜子上篇

卷之九

十五

中。揀此勇嗜試之。如言而死。如言而蘇。傳奕曰。此邪法也。不犯正。若使呪臣。必不能行。帝召僧呪之。奕初無所覺。須臾胡僧倒地。若為所繫者。更不復蘇。

武帝為太子立博望死

武帝為太子立博望死。使通賓客。故多以異端進者。戾太子之禍。所自始。及觀西京雜記。景帝為太子。而文帝亦嘗為立思賢死。以招賓客。且博望之死。至成帝建始之二年。始罷。則漢固以為故事矣。豈備衣冠四老人者。從太子游。在高帝之世。後世遂相沿。以為當然耶。夫愛子者。為遊師傅而教之。

乃殉私溺愛。使自為引援。其竟也。不有植黨之嫌。必有非類之害。可不懼乎。故微事之成。則唐之私文。足以游揚聲名。漸致奪嫡。若事之敗。則漢之博望。足以收召枚異。遂為禍源。

漢武帝道揚末命。託後嗣於霍光。金日磾兩人。光華英威。而秬侯狄孳也。然能恭慎以事其上。明哲以保其身者。秬侯也。博陸仰之。懸矣。或曰。何言乎。曰。以已事校之。光縱子奢侈。而日磾教誨兩子有法。子為帝弄兒。適見有自殿下與宮人戲。惡其淫。

武帝 託後 嗣於 霍光 金日 磾

金日磾子二篇 卷之九

十六

亂輒殺之。杜其漸也。日磾殺兩子以杜亂。而光赤及族以亂故。日磾不賢乎。光陰妻之。謀立女為后。而日磾不肯以其女入後宮。故女無專庭之寵。而族亦無滂池赭宮之禍。日磾不賢乎。莽何羅之變。日磾殺何羅。功方光為烈。武帝遺詔。並酬兩侯。而日磾以昭帝少。固不受封。蓋寵利而不居。勳勞而不伐。日磾有之。而光且自博陸侯。廢王立帝。益封萬七千戶。居之不疑。由此觀之。夫光賢何可望。日磾乎。

金日磾子二篇卷之十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宣帝即位。徵魏相為司農。遷御史大夫。下丞相。僅一等。尊顯矣。天子既雅重其能。勢無不可。顯言事。而相諸所論奏。如請抑損霍氏權。如白先去副封。以防壅蔽。皆剴切當上心。言之宜無不從而通。必因

魏相 伯白 去副 封

金日磾子二篇 卷之十

十六

平恩侯許伯何哉。至元康中。諫錢奴奴時。已為丞相。其疏乃云。願陛下與平昌侯樂昌侯平恩侯及有識者詳議。乃可。夫疇咨博詢。固帝王事。然何必變學外家耶。相蓋以為託重於戚。則其說易行。推功於衆。則其謀必協。而不虞后黨顯政之端。固自斯開矣。夫吐珠於澤。誰能不含。外戚之可憂。豈惟一霍氏哉。

長民 者母 諱展 其民

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長民者。謹毋有鄙夷其民之心。惟求諸我而力行之。漢之蜀郡。蓋時

則心
海之
宜可
為良
民之
鄉之
為子
孫

以為蠻夷之區也。而文翁之治蜀郡，不以蠻夷治蜀郡也。興學校，除更繇，凡以教之。故蠻夷之人皆為子弟，而刀布之俗，翕而效矣。漢之渤海，蓋時以為盜賊之藪也。而龔遂之治渤海，不以盜賊治渤海也。開倉廩，選良吏，凡以養之。故盜賊之人皆為良民，而兵弩之習，忽而鉏鉤矣。夫教之行，雖蠻夷可為子弟，而况不為蠻夷者乎？養之，雖盜賊可為良民，而况不為盜賊者乎？又曰：弛逐捕尉安而牧養之，則渤海之盜，皆可使為民。庶乎不苛，未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

二

嘗嘗辱人存問而愛之，則桐鄉之民皆可使為子孫。

論衡初直齋光祿大夫劉琨前為弘農太守，虎渡河。

宣帝
不逮
光武

光武皇帝曰：偶適自然，非或使之也。按東漢書儒林傳：偶然耳。此是琨對光武之言，所以深嘉其長者。若其言出於光武，則掩臣下之長矣。又西漢書龔遂傳：遂治渤海數年，上遣徵遂，議曹王生願從。至京師，王生日飲酒，不視太守。會遂引入宮，王生醉從後，呼曰：明府且上，願有所言。遂還問其故，王

生日：天子即問君何以治渤海，君不可有所陳對。宜曰：皆聖主之德，非小臣之力也。遂受其言，既至前，上果問以治狀。遂對如王生言。天子悅，其有議笑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遂因對以此。非臣所知，乃臣議曹教戒臣也。子謂王生所以教戒遂，不過歸功君上，此亦人臣對其君之常語，恐遂不疾生言，自須為此。彼宣帝雖神明，亦何緣遽知其非出於遂而云云哉？不嘉之為長者，而曰：君安得長者之言而稱之？既掠其善，復薄其能，宣帝之遇臣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

三

不逮光武遠矣。如遂者，已有能而不恃，人有善而不隱，斯直所謂長者。彼宣帝復安所求長者哉？又按遂本傳：渤海亂，上選能治者，丞相御史舉遂可用。上以為渤海太守。時遂年七十餘，召見，形貌短小。宣帝望見，不副所聞，心輕焉。然則帝之不意蒲於遂，固有自矣。復召見，且又數年，形貌則故而加以老，笑而謂之之言，所由發也哉？為天子用人，乃以年貌格士，繆矣。夫太公老，周公短，可廢耶？漢法郡守課最，多召入為九卿，而遂止拜水衡都尉。

絀也。王生一言。乃擢拜為丞。何番番黃髮者之不
幸。喋喋利口之多幸也哉。

漢宣帝時。西羌先零罕开等反。趙克國欲以威信招
降罕开及劫畧者。解散虜謀。而酒泉太守辛武賢
奏請擊之。天子下其書。克國議以為此空言。非至
計。而公卿議者皆是武賢。上乃拜許延壽為疆弩
將軍。即拜武賢為破羌將軍。璽書嘉納其策。以書
勅讓克國。使急裝。因天時勿疑。克國既得讓。以為
將任兵在外。便宜有守。以安國家。乃上書謝罪。因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

四

陳兵利害。璽書報從克國計焉。其秋克國病。上賜
書曰。將軍急因天時大利。吏士銳氣。以十二月擊
先零羌。時羌降者萬餘人矣。克國度其必壞。欲罷
騎兵屯田。以待其敝。作奏未上。會得進兵璽書。其
子中郎將印懼。使客諫克國曰。誠令兵出破軍殺
將。以傾國家。將軍守之可也。即利與病。又何足爭。
一旦不合上意。遺繡衣來責將軍。將軍之身不能
保何國家之安。克國嘆曰。是何言之不忠也。本用
吾言。羌虜得至是耶。吾固以死守之。明王可為忠

言。遂上屯田奏。而上輒下公卿議。丞相魏相任其
計。可必用。上於是報克國曰。將軍計善。果不煩出
兵而羌服。克國振旅而還。唐明皇方事石堡城。王
忠嗣為河西隴右朔方河東節度。詔問攻取計。忠
嗣奏言。吐蕃舉國守之。若垣兵堅城下。費士數萬。
然後可圖。恐所得不酬所失。請厲兵馬。待釁取之。
帝意不決。而李林甫尤忌其功。會董延光建言。請
下石堡。詔忠嗣分兵應接。忠嗣不得已為出軍。而
士無賞格。李光弼入說曰。大夫付萬眾。而不立重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

五

賞。何以賈士勇。有不如不捷。大夫先受禍矣。忠嗣曰。
吾固審得一城不足制敵。失之未害於國。吾忍以
數萬人命。易一官哉。明日見責。不失一金。吾羽林
將軍歸宿衛。不者。黔中上佐耳。光弼謝曰。大夫乃
行古人事。光弼又何言。趨而出。延光過期不克。果
誣忠嗣沮兵。而李林甫陰使人誣告忠嗣。帝怒。付
三司訊。驗罪應死。哥舒翰請以官爵贖忠嗣罪。帝
意解。貶漢陽太守卒。後翰引兵至石堡。拔之。死亡
四谷盡。如忠嗣言。秦少游謂有道之將。福於已而禍

於人則功有所不立。利於今而害於後。則事有所不為。克國之不擊。卒開忠嗣之不攻。石堡近之中。問兩天子惑於浮議。故宣帝以辛武賢言。促令克國進兵。明皇以董延光言。詔忠嗣為助兵。而兩將持之益堅。至於進愛子之諫。抵信將之說。而不從。所以為賢。然克國反覆上疏。必行其計。忠嗣黽勉出兵。而陰撓其策。忠嗣所處。又不如克國矣。蓋亦為明主一忠言哉。然論人者必論其世。處克國世。易處忠嗣世。難。克國之反覆。上疏。恃魏相之內。至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六

也。忠嗣之黽勉出兵。憂林甫之中制也。夫事豈一端哉。范祖禹氏謂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固守前說而勿出兵。夫固守前說而勿出兵。是也。然白起非殷監乎。

丙吉為丞相。有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吐丞相車上。西曹主吏白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人復何所容。此不過污丞相車茵耳。張安世以父蔭為光祿勳。時有郎醉。小便殿上。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不反水漿耶。如何以小過成罪。醉而污

與溺焉。過也。過而污丞相車茵。猶可也。過而溺殿上。不可也。吉之放吏。而安世之遂不發郎事者。何也。罪疑者惟輕。何以知不反水漿。疑也。宥過者無大醉而溺焉。過也。且夫五丈之城。而樓季不敢犯也。泰山之高千仞。而跛牂牧其上者。陵遲故也。天子之殿廷。而以郎溺聞。非所以風於四方也。故安世之所蔽者。郎吏之小過。而存者朝廷之大體也。

陳萬年漢陳萬年為御史大夫。嘗病。召其子咸。教戒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調也。萬年乃不復言。今攷萬年始以賂遺許史。尤事史高。得入。其為御史大夫。代于定國。則以侯丞相丙吉病。獨留衆人後。至昏夜乃歸。吉以故薦之。調之效也。其復將以教其子耶。咸年十八。以父任為郎。即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以為弗類已。故戒之。將俾一如乃公所為。然咸自父死。躋位中丞。公卿以下。皆敬憚之。時石顯用事。顯權而咸年少。抗節獨與。朱雲頌言顯短。致權中廢。咸可謂國司直矣。非復父之風類。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七

也。至再起為南陽太守。所居以殺伐立威。其治放嚴延年。其廉不如。乃一為貪酷者何耶。既滯於郡守。不得入見。后進薛宣朱博。翟方進孔光等。皆以廉儉躡躋公卿。時王音輔政。信用陳湯。咸乃數賂遺湯。予書。有即蒙公子力。得入帝城。死不恨之句。竟徵入為少府。則晚節末路。其調又加乃公一等矣。又何以獨徵其父調耶。此亡它。咸萬年子也。年少立朝。蠱氣一往。直自謂富貴可挾契取。冒險觸忌。不復顧惜。然皆血氣為之用也。已更窮蹙。則深自悔創。摧抑消沮。悉呈故態。無復叩頭牀下之激昂矣。故君子貴以理義養其心。而不以血氣之盛衰為之進退。以道德立其志。而不以富貴之得失。置其忻戚。此所以能至大至剛。塞于天地之間。浩然而無害也。

望之蕭望之。剛直大臣也。然平生褊心為戾。直是可憾。既不欲人以威名逼我之後。尤不欲人以大權當我之前。如韓延壽為左馬翊。代望之。而望之為御史大夫。輒令御史按問其在東郡不法事。乃更大赦。

者。竟用殺之。此是忌其名。而欲阻之也。既為御史大夫。而丙吉為丞相年老。天子雅重焉。望之乃奏言三公非其人。三光為之不明。意在退丙吉而得其處。此是忌其權。而欲推之也。

望之韓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馬翊。而望之為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會御史當問事東郡。望之因令并問之。望之何以獨斷斷不置於延壽耶。延壽為馬翊。乘望之之後。而

望之名過之。非望之之所平也。望之欲挾以相傾與。不然。何見閭閻於丞相而獨據於望之也。然延壽之為東郡。治餘兵車。至效放尚方用事。為御史所案。坐是棄市。何也。豈直氣疎節。不能自檢抑望之與延壽相訐。望之為御史大夫。案事者即其屬。風旨之下。何求不得。延壽亦終云以自明耶。然即信亦何害為延壽也。夫鏤篋朱紘。山節藻梲。塞門而反坫者。非春秋賢大夫耶。宋寇準知永興軍。以誕日排設如聖節儀。晚衣黃道服。簪花走馬。承受奏

準有叛心。真宗驚。手出奏示執政。太尉王旦熟視對曰。準許大年紀。尚駭耳。可劄與準知之。上意亦解。延壽之不免。惜望之之不為王。且耳雖然。延壽亦未得為無罪也。初望之被問延壽放散官錢事。未證也。即無之。宜上表陳訴。否則席藁私室。以待公論之白而已矣。乃淫忿以逞。輒亦許望之陰私。以相抵報。使後為御史大夫者。何以獨舉其職耶。以是不直於上。剛而不遜。宜其及矣。夫以高陵之訟。延壽且大傷表率。閉閣思過。此非思過時耶。乃噉嗥躑躅。還陷刑辟。望之固不能為國容賢。延壽亦自掇也。

金鑿子一箱

卷之十

十一

汲長孺蕭長倩。皆厚厚氣節。堂堂立于人之本朝。巖然無所撓廢。真古社稷臣也。田蚡以太后弟。為丞相。驕貴。踞受中二千石拜謁。不為禮。而黥見未嘗拜之。大將軍青尊重。黥亢禮而已。不拜也。望之自諸生被薦。庭謁大將軍光。即不肯露索受。兩吏夾持。自引出開。其不徒碌碌如是。又兩人皆正色在位。能直言爭人主過失。不少回避。雖不盡嚮納。其

學老之者見
表見
不同
乃反
如是

解益弘多矣。亦皆恃其剛直。不肯折節。官能大不能小。任內而不樂外。黥自起廢為淮陽太守。則泣稱病力不任事。願為中郎。出入禁闥。補過拾遺。望之拜平原太守。則請守諫官。斯其短也。蘇弗可圓為九。程弗可小為椽。材固然與。然黥自結髮仕漢。至武帝朝。擢列九卿。同時為小吏者。皆躋位至丞相。御史而黥至是已。歷官二十餘年。復出守淮陽。積薪之喻。黥固不能無少望。望之由諫大夫出。則憂末而忘本。宣帝固未為不失也。不然則黥於武帝之七年。嘗守東海。以治最聞。豈其薄淮陽。蕭望之為霍光所抑。由射策甲科。為郎署小花東門候。古抱關之職也。亦嘗進友人之嘲曰。各從其志矣。豈其不樂為太守。寄千里專城耶。士固有見也。然黥自一出。不復得入。而宣帝一入望之之奏。遂不復出。至於寢疾。則又屬望之以受遺輔孤。望之之獨可謂遇主矣。大抵兩人材氣畧同。獨長孺尤能以道誼發意氣。故常正直而不阿。務忠厚而不苛刻。正直故毀。公孫弘之懷詐飾智。忠厚故數。質責張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

十一

金鑿子 上篇卷一〇

湯之深文巧詆。望之始由丙吉薦得召。及吉以重德尊齒。任職三公。而望之意輕之。有相傾心。正直者不可也。又多論劾不能勸人主。情材省刑。趙廣漢韓延壽之死。皆其力忠厚者不為也。黜行脩潔。由列卿至為郡守。四十年死之日。家無餘財。而望之為御史大夫。嘗一為韓延壽持其在馬翊時。放散廩犧官錢百餘萬。一為姦音婁延壽奏其不奉法。自脩。攘受所監。臧二百五十以上。雖議起。摘缺跡。非左驗。似亦望之素行之不足亮矣。此二人者。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

十三

黜學黃老言而致儒。望之脩然儒者也。其所表見不同。乃反如是。抑豈察之天資。固自卓然也。

鑿封

妻賈饒封事云。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官以傳聖賢家。以傳子孫。若四時之序。成功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在其位。此說為天命難謀。天位難安。以厚廩

庶幾悚意人主。蓋詩書以來。人臣告其君。往往則然。而文墨吏。遽當以求禮。世豈有片言誦人之天下者耶。而阿意詆欺。甚乎哉。谷永疏云。臣聞天立王者。以統理人民。方制海內。非為天子。故垂三正。

趙蓋韓

元

列三正。去無道。開有德。不私一姓。明天下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此大指與次公同。而永又皮五帝弗言。顯顯稱三王放伐之事。使成帝一日以永屬吏。則議且以永意問焉矣。

餘冬序錄曰。漢孝宣殺趙蓋韓楊。皆不厭人心。後世追論其用刑之尅。必竝舉而言之。東坡作二疏圖。贊曰。孝宣中興。以法馭人。殺蓋韓楊。蓋三良臣不及趙者。豈以廣漢持魏相足。非猶有自取之道故耶。今按廣漢本傳。廣漢為京兆尹。初大將軍霍光乘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禹第。直突入其門。搜索私屠酤。推破廬。斫其門關而去。帝聞心善之。因召問廣漢。廣漢由此侵犯貴戚大臣。率多果敢。莫為持難。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客。客疑男子蘇賢言之。廣漢使長安丞按賢尉史禹。故劾賢。乏軍興。賢父上書訟罪。告廣漢。禹坐腰斬。廣漢會赦。貶秩。廣漢疑其邑子榮畜教令。以他法論殺畜。人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

十三

所親信長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伺丞相門內不法事。冀毋窮正已事。適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人妬殺之。府舍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欲以脇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殺死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制下京兆尹治。廣漢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辭。責以殺婢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伏辜。以詐巧迫脇臣相。事下廷尉治。實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 十四

丞相自以過譴。答傅婢出至外第。乃死。於是司直蕭望之。劾奏廣漢推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宣帝惡之。下廷尉。竟坐腰斬。事始末如此。則宣帝誅廣漢。公案也。廣漢之誅死宜矣。且夫已為京兆不能容。大將軍家私屠酤。已容私酤。而曲庇之。至欲誣殺數人。未已。浸淫且欲殺丞相夫人。不亦大橫矣乎。身為大臣。不深惟國家大體。以忠厚正直佐人主。顯挾小數。為微巧。伺人之得失。陷人於敗。以倖為功。其始也。窺上微指。輒摧抑大將軍家。大將軍

家於矣。廣漢名位。且因是起。已復妄意天象。至欲脇持丞相。陰罪殺之。若何儉人之用其心。而冀以是免乎。其視蓋韓楊二良臣。雖同日而尸于市。其枉直固有分矣。

憚死亦自取

楊惲貽孫會宗書云。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既。本惲遭譴。失侯家居。與朋舊書疏往來。道其平生。亡故斥及君父。至深言不諱事。且曰。有時而既。則景流跡熄。恩義且斬絕焉。雖亦死生常理。無足恠然。此言豈出於臣子之口。帝積前疑。又本下上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 十五

事頗類。咀呪。故帝以怨望致之死。誠過然。語言犯上。惲亦自有以取之也。若惲詩云。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箕。蓋自况其功名。迄無建立。故取樂旦夕。更復何意。而讀史者。求其說不得。乃曲為箋解。謂其詞旨。別有風刺。此雖當時漢廷深文不及此也。無惑乎後世詩獄之紛紛矣。或問于定國為廷尉。而坐視趙蓋韓楊之死。不能為張釋之之守法。潛室陳氏曰。漢廷有罪。未必悉下廷尉。自有詔獄。多丞相御史大夫治之。或下中二

定國不能為釋之之法

民自以不

千石雜議廷尉所謂平者非必皆寬縱之謂剛不吐柔不如者平也趙孟韓楊之死今作文人但浪說耳按漢書趙廣漢之獄明言下廷尉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除騎士之軍與數罪天子可其奏坐腰斬則于定國時為廷尉何解也至太僕戴長樂上書言楊惲罪事下廷尉則廷尉定國奏惲怨望稱引為妖惡言大逆不道天子不忍加誅免惲庶人而駕馬狼佐成又上書告惲童復下廷尉竟按驗當惲大逆無道署斬則定國於惲凡更兩當其大逆罪矣惟蓋寬饒封事則下中二千石韓延壽事則下公卿然廷尉不預耶寬饒之誅也鄭昌以諫大夫上書訟其冤不聞廷尉有詞也孟子告蚺龍矣身為廷尉使天子之刑有不更廷尉廷尉不得舉其職猶觀面居位尚得與張廷尉互哉夫阿意人主巧傳會使天子殺不辜盡力公忠之臣至於駢首猶曰不吐剛茹柔吾不信也或問當定國時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一者優劣曰天

公羊子十篇

卷之十

十六

廣德元帝

下無冤民民固自以為不冤矣民自以不冤則固
有冤者天下見之有以亮其心而然也綠曼情以
柔嘉之德事疆明之朝雖力乏匡言而心存於慎
當其詳讞審悉之意著乎色詞故天下能見之要
之克釋之之守法使臣主俱賢克定國之任職則
過在君上矣兩人雖遇主不同自其材性亦異予
竊謂張釋之殆可相景帝弗用也定國為相至元
帝時而猶無有發明受詔條責則惟有惶恐乞骸
骨歸印而已可獨謂宣帝弗任乎

元帝將合乘輿從便門乘樓船酌祭宗廟此經往程
數里平流設操容與平從橋矣廣德欲諫者身為
三公從容片言決何必免冠而上趣之冠禮之也
未有言不用之意而遽欲觸輪以頭血濺帝此豈
事體人情耶是時弘恭石顯與外戚史高比而殺
蕭望之詆黜張湛劉更生諸人無所容此其用舍
繫人主安危豈特從橋乘船問而廣德若罔聞知
杜欽谷永之專攻上身斯賈其餘智於此矣

琴操王昭君者齊國人顏色皎潔聞於國中獻於孝

公羊子十篇

卷之十

十七

元帝訖不幸納積五六年。昭君心有怨曠。偽不飾其形容。元帝每歷後宮。踈畧不過其處。後單于遣使者朝賀。元帝陳設倡樂。乃令後宮粧出。昭君怨患日久。乃便循飾。善粧盛服。光輝而出。俱列坐。元帝謂使者曰。單于何所願樂。對曰。珍奇怪物皆悉自備。惟婦人醜陋。不如中國。乃令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越席而前曰。妾幸得備在後宮。羸醜卑陋。不合陛下之心。誠願得行。帝大驚悔之。良久大息曰。朕已誤矣。遂與之。昭君至單于。心思不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

十八

樂。乃作怨曠思惟歌。

云。竊惟所記昭君事。頗與世所傳異。及讀漢書。元帝竟寧元年。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婿漢氏以自親。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賜單于。單于號為寧胡閼氏。生一男。曰伊屠知牙師。為右日逐王。呼韓邪單于死。嬙妻大閼氏生子曰雕陶莫皋。最長。立為復株累若鞮單于。復妻王昭君。生二女。惟此一婦人。而周旋匈奴單于父子間。下耻如此。又讀後漢書。昭君王嬙南郡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廷。時呼韓

邪來朝。帝勅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廷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願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於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閼氏子立欲妻之。昭君上書求歸。成帝勅從胡俗。復為後單于閼氏焉。與琴操漢書所記。一無異。竝天地間妖淫婦人也。祇緣曠生怨。積怨生忿。遂甘心背君父。忍以身妃犬羊。行狗彘。固欲是厭。它尚曷卹耶。世徒見西京雜記所傳毛延壽事。及晉宋以來諸家詞曲。往往借妃事。以寓君子禮義之思。因或發其悲歌慷慨之氣。遂以為妃事。然而不知也。惟王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羶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呂居仁云。人生有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如胡地人。兩詩為道妃意中事。然詞涉流宕。義鮮規刺。幾於勸矣。必也理正詞嚴。事窮情出。照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

十九

見西京雜記所傳毛延壽事。及晉宋以來諸家詞曲。往往借妃事。以寓君子禮義之思。因或發其悲歌慷慨之氣。遂以為妃事。然而不知也。惟王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又云。家人萬里傳消息。好在羶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嬌。人生失意無南北。呂居仁云。人生有相合。不論胡與秦。但取眼前好。莫言長苦辛。君看輕薄兒。何如胡地人。兩詩為道妃意中事。然詞涉流宕。義鮮規刺。幾於勸矣。必也理正詞嚴。事窮情出。照

漢東平王

邪膽於秦鏡懸妖首於周旄。廢幾哉其登璣一平曲。漢東平思王宇。成帝時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鳳。對曰。臣聞諸侯朝覲考文章。正法度。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奉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失。而求諸書。非朝聘之義也。諸子書。或及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恠。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阨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與不許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傳

金壽子上篇 卷之十 二十

相皆儒者。且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夫小辨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諸益於經術者。不愛於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唐吐蕃金城公主上書。請文籍四種。玄宗詔秘書寫賜。于休烈諫曰。戎狄國之寇。經籍國之典也。且吐蕃之性。標悍果決。善學不固。若使之達於書。則知戰。深於詩。則知武。夫有師于之試。深於禮。則知月。今有廢興之兵。深於春秋。則知用師。詭詐之計。必不得已。則請去春秋。夫春秋常周德既衰。諸侯強盛。征伐

王商 更欲 納文 為後

競興情偽。於是平生變詐。於是乎起。讓與之國之患也。疏入。詔中書門下議。侍中裴光庭曰。吐蕃不識禮經。今哀求稽顙。許其降附。漸以詩書。斯可致也。休烈但見情偽。變詐。於是平生不知忠信禮義。亦於是乎在。帝曰。善。遂與之。按經術德義。諸王之所宜。懋明也。舍曰。而于史博士乎。况東平王氣力勇武。曾未聞於師傅之教。五經之正術。其前罪且未有以貫也。而求他書。過矣。至於王者。以同文建治。使詩書之誦。被乎裔夷。忠信之教。行於蠻貊。豈

金壽子上篇 卷之十 二十一

非願乎。夫明乎書。則茂乎來王之義。明乎詩。則畏乎撻伐之威。明乎禮。則將以儀文之遜。讓易殊俗。明乎春秋。則將以名分之謹。嚴束悖心。於是乎四夷可以冠帶而撫也。奚不可之有。衛平休烈之言。何視天下以不廣乎。故均是求書也。以漢則不與之。為是。以唐則不與之。為非。王商為丞相。大將軍王鳳怨之。使人上書。言商閉門內事。因下其事司隸。先是皇太后嘗詔問商。女欲以備後宮。時女病。商意亦難之。以病對。不入。及商

以閨門事見考。自知爲鳳所中。悔怖。更欲納女爲
援。廼因新幸李婕妤家白見其并。會日有蝕之。大
中大夫張匡巧佞。上書願對近臣。陳日食咎。言商
誣罔。諄大臣節。故應是而日食。上素重商。知匡言
多險制勿治。鳳固爭之。卒收商丞相印綬。商免相。
三日。發病嘔血薨。晉賈克爲尚書令。而無公方之
操。以諂媚取容。侍中任愷。中書令庾純咸疾之。及
氏羗反叛。愷因進說請克鎮關中。朝之賢良皆倖
克此舉。克既外出。自以爲失職。深銜愷。計無所從。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 二二三

其平生爲可哀矣。竊商奪奪立朝。厚然大臣之節。
其所樹立。踰王鳳何物。而晚節末路。一遭困躓。遂
失故步。其計畫亡復之。至乃與賈克等。易恒之六
三。不恒其德。亦可羞也。蓋商之謂耶。
漢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廼始等六人。皆
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翟
方進。大司空何武。以爲今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
論之。明所有訖也。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
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廼棄去。於法無
以解。請論御史大夫孔光。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
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
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自知當坐大逆之法。
而棄去。廼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
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魏初。天下草創。
多逋逃。故立士亡法。罪及妻子。亡士妻白等。始適
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鍾繇駁之曰。
夫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恩生。成婦而義重。故詩云。
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我心則夷。又禮未

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吏議欲肆之大辟。則若同牢合卺之後。罪何以加。且記曰。附從輕言。附人之罪。以輕者為比也。又書云。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恐過重也。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為可。殺之為重。太祖曰。毓執之是也。又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又魏法犯大逆者。誅及已出之女。母丘儉之誅。其子甸妻荀氏。其族兄顛與景帝姻。通表魏帝。以句其命。詔聽離婚。而荀氏所

金鬻子上篇

卷之十

二十四

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荀氏辭請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法貴得中。刑慎過制。所以為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尊之文。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服紀。所以明外成之節。異在室之恩。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繆。與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慘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顯明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既醮之婦。同夫家之罰。於是有詔改

定律令。三事頗相類。而肇建大義。脩明永制。哀矜無辜。真仁人之言也。

谷永

谷永待詔公車。對策。天子雅知皇后許氏。先帝外家。不緣色選。后父許嘉。又用事。與王氏爭衡。疑有纖介。首言內寵太盛。嫉妬嬌嬖。專上妨嗣。等之哀閭。抵日食地震之異。又言後宮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事。以遠皇父之類。捐妻黨之權。閹各母黨。其巧詐多窺伺。善傳麗如此。王鳳柄重。外庭譏咎。而後宮無繼嗣。又太后憂念。輒復上書。盛陳骨肉大臣。

金鬻子上篇

卷之十

二十五

有申伯之忠。白氣黃濁之異。不可歸咎諸舅。宜急復益納宜子婦人。毋避管寧。廣求於微賤之間。以遇天所開右。斯數言也。於上無拂。而所以效款於王氏者。則已慤。且自謂忤心逆耳。必不免於湯鑊之誅。此天保佑漢家。使臣敢直言也。不知其所謂直言者何哉。又謂由疏賤納至忠甚苦。語不可露。願具書所言。因侍中奏陛下。以示腹心大臣。腹心大臣。以為非天意。臣當伏妄言之誅。所謂腹心大臣。非鳳耶。是乃公納私交。而曾不顧上之謂已阿。

黨可謂無忌憚之至者矣。鳳旣德永，擢永為光祿大夫，則又奏書謝鳳，謂無一日之雅，左右之介，而說其狂言，願同齊客，隕首宮門，以報恩施。為門下死士，及見鳳年老，而王氏諸舅，惟平阿侯，年次當繼，則又傾心，以預營其終身。鳳死，而以位授車騎，缺所圖矣。則又說譚與之不平，而又疑音之惡之也。則又說音執伊尹之強德，以守職匡上，舉善不避仇讐，以章至公，而享天意。蓋又欲音之拂前而用已也。至於黑龍之異，則又顯指其忠於同姓，蓋

金鑿子上篇

卷之一

二六

是時許氏廢黜，無可為分咎者矣。永通天官京氏易，明三七百六之數，知漢祚將亡，當移王氏。凡永前後所以自謀其身者，可謂無遺策，而所以喪失其本心，則亦已甚矣。

杜業，欽兄緩子。杜欽不遺餘力，以事王氏，誠背公死黨之賊臣也。使及新室，則綽為佐命元勛，豈甄豐劉秀後乎？而業欵欵正言，詆王氏殖黨，顯政之咎，及斥張永為奸人之雄，惑亂朝廷。蓋子真更生之貳，而班史贊，乃右欽而絀業，此為反道詭理，乖是

非之評，使後人何觀焉。

王莽篡漢，王氏之不黨莽者，闕一人而已。漢書不言其見忌之繇，然其必不為莽請，實說符命，可知也。故莽篡而闕獨懼，莽誅而闕獨全，闕知矣哉。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終

卷之十

二七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一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匹夫匹婦合而為神

傳曰匹夫匹婦合而言之神也謂夫衆心之合則大

公出焉王莽之擅漢也吏民上書請加賞於安漢

公者八千餘人又以不受新野田封而上書者前

後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可謂衆矣當是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時豈盡亡人心耶甚矣莽之行詐而無忌也彼八

千餘人四十八萬七千五百七十二人者孰號而

來諸孰數而孰籍記之又安知非役鬼而強名之

且莽歛張威權顯事誑耀矯誣上天則黃龍可使

游於江中風厲遠人則白雉可使貢於塞外而况

夫區域之內廟堂之前僞苟可飾孰證其非感苟

可勝孰為之梗彼同然上書有之無之其寡其衆

又何足覈乎然莽能使此八千人四十八萬七千

五百七十二人者和聲合詞雲滃霧起頌其功德

而非衛氏之絕故為變怪持血灑門以警懼莽者
莽之長子也痛劉氏之廢稱疾不復朝會者莽之
愛女也雖莽亦不能禦其必然則莽之詐於是乎
不可行夫莽威以行其詐故能詐於威之所及而
情愛之地反不能什其不相然之心蓋天理之在
人而不容已也由此觀之孰謂匹夫匹婦而不為
神哉

光武

人主至富勢矣祿位隆絕矣無可加矣加之而可者

名與壽而已故雖剛主明君超覽絕識眎天下無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以嬰其衷者而玉檢之侈心金丹之毒性沿乘而

莫之寤也不欲封禪禁上書人頌言聖過湯沐里

而不敢與父老遠期復十年租光武於是乎不可

及矣

光武

光武禁上書人頌言聖然賢主也秦政自以德兼三

功過五故合崇其號曰皇帝其焚詩書惡人以古

議今也削謚法惡人以臣議君也蓋愚天下而傲

然以獨聖已矣然人至于今愚之光武得天下過

湯沐里召父老賜復一年父老請復十年曰天下

至大日復一日。安敢遠期十年。此光武之所以慎守天下。而延祚長也。秦政自以為祖。皇欲子孫以一逝萬而無窮。然不再傳。而白馬出關。赤龍當天矣。

客星。觀象玩占云。非常之星。其出也無恒時。其居也無定在。忽見忽沒。或行或止。不可推筭。寓於星辰之間。如客。故謂之客星。觀其所出之日。所寓之舍。以占何國。視其五色。以知何祥。大抵星大者事大。星小者事小。守日多者禍深。守日少者禍淺。行速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一

者應速。行遲者應遲。其色青則為憂。赤則為旱。為兵為火。白則為喪。黑則為水。為病。黃則為土功。太公陰謀曰。六庚為白獸。在上為客星。在下為害氣。余因是以編考群史。凡書客星所經十二國分野。二十八宿。雖大小遲速不同。蓋未有以為吉占者。其為祲異著矣。天文象感。人恒以類應。賢人星聚。而陳寔荀爽兩氏父子。一日而胥會於五百里內。以為有合焉。月犯處士星。則何胤謝朓皆會稽嘉遯。爭為名高。惟恐其不以一死當也。客星至犯帝

座。而指以為子陵。足加帝腹。非其人與事之應也。桓帝與河南尹郗儉。龍潛之舊。通文飲博。客星遂犯帝座。夫帝辱王萬王夫。而狎寵秘戲相逐也。衰代凶德相值也。使夫逸士芳執。英王隆節。一夕高會。千載盛譚。而反速召逆象。冥會凶符。非天道也。按通鑑載。光武徵子陵。在建武五年。是歲漢書紀志。皆不載有客星之事。至建武三十一年十月。有客星。燄二尺許。西南行。明年二月二十二日。在輿鬼東北六尺所滅。占曰。死喪後三年而帝崩。客星之果為凶害祲異。光武當之矣。至謂與光共卧。光足加帝腹。客星犯帝座。此傳者妄也。里巷不識客星。徒高其名。又高子陵之不臣。光武客之帝座者。天子御處也。涇河皆傳共卧事。因傳會是應以相豔異。范曄偶不察而拾之傳。然終不再見於紀與志。故知范亦偶失之筆。而不及削也。千百年惟司馬文正脩資治鑑。灼見其誣。削而不書。可謂卓識矣。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一

問曰。卓茂為密令。部亭長私受人饋遺。茂不以律懲

為密

而以禮徐訓其民而靖之何居曰停夫子康所謂
先有司赦小過者直宰事也俗既下衰以廉叙吏
不得不峻慎其坊其削也吹毛索疵果桃李茹之
饋集以成賊而吏不勝安得長者之言而寬之雖
然廼吏之自處確矣平居無事曉昧而受諸人意
之所牽當事之際法必有停而不行夫懸魚瘞鹿
非高風乎問曰彼其為亭長也為縣令則不可曰
不然唐人有言取之在義不在官且記不曰小臣
庶乎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五

君子無取
曲意矯情

後漢卓茂辟丞相史嘗出行有人認其馬茂解與之
曰若非公馬幸至丞相府歸我乃步挽車去後馬
主得亡者乃詣府送馬劉寬嘗出行有人失牛者
乃就寬車中認之寬無所言有頃認者得牛而送
還叩頭謝罪寬曰物有相類事容脫誤幸勞見歸
何謝之有曹節素以仁厚稱時人有亡豕者與節
豕相類詣門認之節不與爭後所亡豕自還其家
主人大慚送所認豕并辭謝節節笑而受之劉虞
居鄉有失牛者骨體毛色與虞牛相似因以為是

虞便推與之後主自得本牛乃還謝罪晉王延家
牛生犢他人認之延予無吝其人後自知妄認送
犢還延叩頭謝罪延仍以予之不復取也朱冲有
隣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於林下大慚以犢
還冲冲竟不受余謂失主妄認不辭辨而遽與之
已非人情若歸而受之嘉其悔過不猶瘡乎而遂
不復取夫私惠不足以歸德小庶未足以比義而
予人以無故之獲陷人於不贖之罪若延與冲者
甚矣蘇東坡嘗讀梁史謂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六

即予之後得所失履復還之不肯取沈麟士亦為
隣人認所著履麟士笑曰是卿履耶即予之後得
所失履麟士笑曰非卿履耶復受之士大夫出處
當如麟士不得如凝之也蓋麟士胸中釋然疑之
有意若延冲亦疑之類已漢直不疑嘗為郎時同
舍有告歸誤持其同舍郎金去同舍郎覺亡金意
不疑不疑謝有之買金償之後告歸者至而歸金
同舍郎大慚後漢陳重為郎同舍郎有告歸迎者
誤持隣舍郎袴以去主疑重所取重不自申說市

禪以償之後迎親者歸。以禪還主。其事乃顯。晉桑
 虞嘗行。寄宿逆旅。同舍客失脯。疑虞為盜。虞默然
 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舍數失魚肉。鷄鴨多
 是狐狸偷出。君何以疑人。乃將脯主徧尋體問。果
 得之。客求還衣。虞投之不顧。宋徐積借人書冊。經
 久還之。人知其不校。乃誣曰。冊中有金葉。先生遜
 謝賣衣償金。聞者皆不平。強使歸金。終不受。元蕭
 顥嘗出遇一婦人失金釵。道傍疑顥拾之。謂曰。殊
 無他人。獨翁居後耳。顥令隨至門。取家釵以償其
 婦。後得所遺釵。愧謝還之。與前數事相近。然解衣
 脫釵。見非本物。買金市禱。大費經營。近於曲意。以
 成人之過。矯情以納。已於汗矣。孟子曰。人能克無
 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為義。盜賊之名。豈特爾
 汝。伐國之間。尚深歛責。孔子必察類。回之嘗飯。孟
 子不償。館人之業。屢疑之。輒子竭。嘗何名還而不
 受。含意尚在。直躬君子。宜皆無取焉。

東漢初。王郎遣將攻信都。大姓馬寵等。開門內之。收
 李忠母妻。時寵弟從忠。為校尉。忠格殺之。諸將皆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七

驚曰。家屬在人手。中。其勢何猛也。忠曰。若縱賊
 不誅。是二心也。世祖聞而美之。曰。吾嘗謂忠者。母
 妻子。忠竟辭。五代後唐。烏震。少事趙王。為張
 文禮所殺。震從符習討文禮。而家在趙。文禮執震
 母子。妻十餘人。招震。震不從。文禮皆斷手鼻。縱至
 習軍。軍中不忍。正視震。震感激。志先士卒。攻破鎮
 州。晉范延光之反也。以李彥珣為步軍都監。使守
 城。招討使楊光遠。知彥珣。邠人。其母尚在。邠道人
 之邢。取其母至城下。示彥珣。以招之。彥珣望見自
 射殺之。及延光出降。高祖拜彥珣。房州刺史。元石
 珪。本宋徂。徂守道之裔。孫也。金真祐南渡。兵亂。珪
 聚兵山東。與宋為敵。而遠歸。款於元。及渡淮。棄其
 妻孔於金山。宋將追而好語之。不顧妻子。皆沉於
 淮。珪因降元。與金戰於曹州。被擒。不屈。蒸殺於市。
 彥珣以身從賊。而手殺母。忠孝之賊也。震猶假手
 於敵。然不能一聞耳。忠之母妻。僅而完。幸也。殺其
 母若妻。忠志也。且馬寵在敵。寵弟在忠。非同謀。夫
 若之何。潭離之相反也。夫古之人。固有為其君棄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一

八

其妻子者。以為大誼所在。則私愛可割也。珪為金拒宋。殺其妻子可也。何者。固以金為君也。為宋拒元。殺其身亦可也。何者。宋又其故君也。今也既為元。拒宋。殺其妻子。復為元。殺其身。何為哉。隋堯君素者。守河東。唐兵攻之。又賜金券。待以不死。君素無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屬。君何自苦。身取禍敗。君素曰。天下事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弦而倒。子以為石君素者。其志可哀已。其身在於君。而其妻寓於敵。得而殺之。妻死於不辱。以殉其夫。臣死於不降。以從其君。不亦光乎。

金華子 上篇 卷之十一 九

漢李善。字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相繼死。歿惟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資財千萬。諸奴婢私議欲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亡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為生。潼唐元德秀。兄子。襁褓喪親。無資得乳媪。德秀自乳之。數日。潼流陰陽不同質。曷男子而潼者。此理之不可解也。然人之精神。亦安所不至哉。揮戈也。而却

漢李善

殊勲 卓行 皆長

漢李善

日。拊膺也。而頌霜。悲泣也。而頌城。浩嘆也。而決石。故誼奮於志。誠結於心。即天地為動。而况近取諸身乎。然則育之目。可使復明。誠孝之感也。折之脇。可使復合。忠精之祐也。以古揆今。何莫不然。世有奴婢。妄為之目。要是天地間蒼生。豈天實施生斯輩耶。如漢衛青。殊勲。李善卓行。皆長鬚也。賢而臧者。斯或蕃焉。何可滅之。劉文鏡嘗在人言。奴為畜產。有旨哉。昔陶彭澤居無僕妾。井臼自任。嘗遣一力。給其子。讀書助薪水。遺之書曰。此亦人子也。可善視之。仁人之言則然。黃太史亦嘗論御奴婢。迺云。退。自首不肖之狀。在於躬者甚多。夫人情苛細。責人矣。惟責勢人而不得。則忍之。責正人而不得。則或反之。奴婢待肆其責者也。迺於其怒。遽自斂戢。瞿然省已。非忠恕之道乎。孟子云。不仁不知無禮無義。人役也。孰為奴婢。彼獨貧耳。世之奴顏婢膝。奔走人門者。何限。獨以冠衣濟楚。反相驅策。恣為怒咎。不思其中之有愧也。哀哉。

金華子 上篇 卷之十一 十

東觀漢記建武中。每臘詔書賜博士一羊。羊有大小

肥瘦時博士祭酒。議欲殺羊分肉。又欲投鈞甄宇。耻之。因先自取其最瘦者。由是不復有爭。後召問瘦羊博士何在。京師因以號之。甄宇之瘦羊。馮異之大樹也。所全多矣。彼一羊肥瘠。而紛紛爭諸祭酒。博士平日所講誦。謂何。乃使人不爭於錐刀之末乎。

周黨

風俗通。太原周黨。伯况少為鄉佐。發黨過於人中。辱之。黨學春秋長安。聞報讐之義。輟講下辭歸報讐。到與鄉佐相聞。期闕日。鄉佐多從正。往使鄉佐先

金疊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一

拔刀然後相擊。佐欲直令正擊之。黨被創困乏。佐服其義勇。種與養之。數日蘇興。乃知非其家。即徑歸。而應劭云。謹按孝經。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脩身慎行。恐辱先也。而伯况被發。則得就業。鄉佐雖云克暴。何緣侵已。今見辱者。必有以招之。身自取焉。何尤於人。親不可辱。在我何傷。凡報讐者。謂為父兄耳。豈以一朝之忿。而肆其狂怒者哉。是也。而予以為凡黨之惡。佐以為辱已。而讐之者。以其發已過耳。昔子路人告之以有過。

何顛 到憚 不肯 死矣

則喜。尹綽數簡子也。必於眾人中。安知佐非黨之益友與。夫以身蒙過。所謂辱也。發而攻之。虜我。緼袍冒之。華袞榮莫加焉。斯我愛也。安得讐之。君子曰。漢世膺儒者。著儒行云。其過失可微辨。而不可遽數也。黨欲附為儒。其以斯言誤之。非其學春秋之罪也。

到憚

到憚友人董子張。父為鄉人所害。及子張病將終。憚往候之。子張視憚。歔歔不能言。憚曰。吾知子不忍

天命。而痛讐未復也。子在。吾憂而不手。子亡。吾手

金疊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一

而不憂。憚即將客。遽讐人。取其頭以示子張。子張遂死。何顛友人虞備。高有父讐。未報而篤病將終。顛往候之。備高泣而訴。顛感其義。為之復讐。以頭醜其墓。或曰。二子可謂不肯死友矣。况生者乎。對曰。不然。君子不違禮以為義。夫父之讐。不與共戴天。兄弟之讐。不反兵。交游之讐。不同國。斯禮也。則然解者曰。無故而殺人。君誅之。不得則子報之。子報之不得。則兄弟報之。兄弟報之不得。則交游報之。報兄弟之讐。則殺於父矣。報交游之讐。則殺於

兄弟矣。斯義也。以情生以禮節。故等殺者焉。緩急差焉。子夏問於孔子曰。居父母之讐。如之何。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遇諸市朝。不反兵而鬪。曰。請問居兄弟之讐。如之何。曰。仕弗與共國。街君命而使。雖遇之不鬪。曰。請問居從父兄弟之讐。如之何。曰。不為魁。主人能。則執兵而陪其後。夫以從父兄弟之讐。猶執兵而僅陪其主人之能者。而二子者。藉軀魁友氏。為之復讐。不已愆於禮。而傳於刑乎。曰。若是。則死者已矣。對曰。不然。必也為之。

金鬪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三

請於官。而以法行之。雖作死者於九地。而勿愧可也。

丁鴻 求仁 服義

丁鴻父綝。封陵陽侯。及綝卒。鴻當襲封。上書讓國於弟盛。不報。既葬。逃去。鴻初與鮑駿同師事桓榮。甚相友善。駿遇於東海。讓之曰。春秋之義。不以家事廢王事。今子以兄弟私恩。而絕父不滅之基。可謂知乎。鴻感悟。垂涕。乃還就國。按鴻率性推讓。效跡於西山。既而感悟就國。决機於東海。始逃爵以求仁。終逃名而服義。可謂不激不詭。中行獨復也。

虞氏 祖孫 材性 實異

虞詡。祖父經為郡縣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狀。恒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至丞相。吾决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耶。故字詡曰升卿。而詡後以材能崛起。歷官至尚書僕射。經言徵矣。及詡臨終。乃謂其子恭曰。吾事君直道行已。無愧所悔者。為朝歌長時。殺賊數百人。其中何能不有冤者。自此二十餘年。家門不增一口。斯獲罪於天也。祖父以决獄平允。衍慶於詡。至詡以多殺寡祚。詡祖父能為于公。詡不能為于定國耶。平時閱獄。少加矜恤。可亡冤濫。至于用兵。則倉卒之際。鋒刃所加。必有橫罹者。火炎現岡。玉石俱焚。非得已也。且天道恢幽。未易可測。以獄一事觀之。庭堅忽而不祀。張湯杜周酷吏也。多後而昌。斯又何說。可屑屑然數責之哉。然予觀於虞氏祖孫。其材性實異。經性仁恕。仁恕之推類多。平反詡性剛直。剛直之流。易至酷烈。且詡為司隸校尉。三公嘗共劾奏其盛。夏多拘係無辜。迺祖無是也。其在朝歌。掩

金鬪子上篇

卷之十一

十四

賊於劫掠之際緣而多殺蓋往往宜有之至其苛刻之聲亦豈一朝之積則其獲罪于天固亦自有繇矣惡莫慘乎其意一有輕忽人命之心天之所厭也豈必手刃殺人乎哉故君子觀於經與訓則一念之慘舒少異而天道之報施已不爽於幾微矣吁可畏哉

朱子有言天生天殺天之理也人豈能殺之余觀梁冀惡張綱則以為廣陵守鄧騭惡虞詡則以為朝歌長蓋皆借賊手殺之也而二子遂能驟起事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一五

彪名於周極殺之者乃所以成之雖使冀與騭以薦賢為國之心而用二子所以成全二子者亦豈能越足與蓋才全則運險為夷命在則因禍為福斯理固然而姦人者徒憑其勢之無不可為顧役其私知於不可如何之域以陷人害人亦惑矣然則唐顯卿張謐之皆不免於貶世謂處相殺之也者把雖姦能自為天子

陳忠奏上獄條請母子兄弟相代死聽赦所代者按子代母弟代兄孝弟存焉耳其勿聽以行法可也

陳忠 奏獄 代死

朱子 天生 天殺

漢書 可借

聽之以扶化起俗亦可也即有慈母含哀友兄抱痛發憤請命詞旨切切則如之何聽之則傷倫阻之則弛格於是乎不可行按應劭傳忠此議蓋起於尹次史王之獄初河間人尹次穎川人史玉皆坐殺人當死次元初及玉母軍並詣官求代其命因繼而死尚書陳忠以罪疑惟輕議活次玉夫殺人者死何有於疑初軍雖死次玉之罪固在一則伏法於市朝一則自經於溝壑毋相為也若以一人句死一人比生則人可百身法無一切誰無慈愛之心徒使禍延於無故之親長而惠常加於兇惡之子弟豈所以為教與昔孟子云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間耳夫使我殺人而人就殺我之父兄子孫以為猶已之殺其父兄也使父兄由我而殺為子弟者獨生有是理乎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一六

漢詔賜降胡十繚尚書案事誤以十為百明帝見司農上簿大怒召郎將答之鍾離意入叩頭諫而止唐度支奏誤漬為清樞密承旨孫隱中足成之宜

宗聞之怒推案謫罰之過誤可矜也漢尚書郎可
貴也如正人之誤誠無邪心然比周以象端不可
開也唐樞密承旨不可原也

皇祐

三子

信

早

後漢吳祐父恢為南海太守祐年十二隨從到官恢
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恠
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
燕兩首馬援以善書以興謗王陽以衣囊微名恢乃
止唐蕭廩第進士遷尚書郎父倣領南海廩解官
往視南方多殺紙倣敕諸子善補殘書廩諫曰州

金書子十篇 卷之十一

十七

距京師且萬里書成不可露齋必貯於篋司會者
同望得無意以嫌乎倣善其言而止昔人稱宦途
曰圖書數卷而已迺二子之諫其父有創於蓋於
之事可畏哉後周時江陵既平軍還諸將多因擄
掠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惟得書兩車載之以
歸或曰文帝曰唐瑾大有輜重悉以梁朝珍玩文
帝初不信之然欲明其虛實密遣使檢閱之惟見
墳籍而已宋曹彬平蜀回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
也太祖令伺之皆亡圖書無銖金寸帛之附唐瑾

之墳籍曹彬之圖書而向非有二帝之察又一馬
伏波矣乃知二子之諫信是卓識不可忽也北齊
郎基性清慎無所營嘗語人云任官之所木枕亦
不須作况重於此乎惟抄寫書籍潘子義遺之書
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吁風流罪過正自不
免吾輩不可不知以常自勗耳

承宮

承宮傳承宮中微拜中郎將數納忠言朝廷憚其節
名播匈奴時北單于遣使求見宮顯宗勅自整飾
宮對曰夷狄眩名非識實者也臣狀醜不可以示
金書子十篇 卷之十一

十八

遠宜選有威容者乃以魏應代之按少子居鄉篤
行立朝直節久而益著名播乎匈奴豈聲音笑貌
間哉夫彼以誠來而示之以詐非所以重中國而
懷遠人也

馬季

馬季長韜跡南山抗命於鄧氏庶幾哉有靈龜之操
乎已迺饑寒困心輒悔以尺羞滅軀猛然赴召何
初心之遽移也尺羞可忍尋柱亦為迺運至于頌
東巡頌西第且為冀執筆草奏誅季固亦其積漸
致然矣孔子稱無欲而後能剛夫處貧難處富易

然一理也。必毋慕富貴而後能安貧賤。融高堂絳帳。聲伎滿前。吹笛鼓琴。達生任性。以此自為。非終其身富貴則不可。其能放聲滅跡。巢棲茹薇。甘丘園之貧。同綺季之風乎。

酷吏傳。王吉為沛相。有生子不養。即斬其父母。合土棘埋之。黨錮傳。賈彪為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城南有盜劫害人者。北有婦人殺子者。彪出案。發而掾史欲引南。彪怒曰。賊寇害人。此則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驅

車北行。案驗其罪。城南賊聞之。亦面縛自首。按殺子者。與殺人鈞罪法乎。殺人之父母。將生其子。情理乎。夫父子天性也。有子而至於其父母殺之。長民者。其教之無素。養之不預。可知已矣。孰無舐犢之愛乎。夫將制之。當產。俾俯仰之。有資也。嚴之。不式。俾嫁娶之。勿踰也。如是而有不養子者乎。信其父母罪矣。如其不然。而徒以重法禁之。雖其父母日殺。而子不能舉也。非其父母之罪也。為民父母者之罪也。荀悅漢紀。王吉始居長安。東家有棗枝

吉傳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一

一九

金鑿子 上篇卷一一

番吉庭中。吉婦取其棗以哺吉。吉後知之。乃去棗。婦東家見吉去婦。欲伐樹隣人止之。因問請吉婦。還其厲節如此。君子曰。吉之厲節。不若無節。昔孟于惡敗而欲出其妻。其母亟止之。夫夫婦亦大矣。會唾洩而棄之乎。聞之。出其妻者。令其可嫁。故炊梨不熟。罪不止於炊梨也。曰。使子亦有過焉耳。此古人之心也。吉以剝棗而去婦。此何當於七出哉。過甚矣。昔吳起以織組異善而去妻。它日又以求將而殺妻。識者謂起去妻之心。已即是殺妻之心。

吉幸尚未殺妻也。然則吉之殘酷。蓋似是其天性云。

陳太丘 丘費 新息 二事 甚類

陳仲弓為太丘長。有劫賊殺財主。王者捕之。未至發所。道聞民有在草不起子者。因車往治之。王簿曰。賊大宜先按討。仲弓曰。盜殺財主。何如骨肉相殘。見世說新語政事篇。而東漢書黨錮傳。賈彪補新息長。小民困貧。多不養子。云。數年間人養子者以千數。此二事甚類。余意未必一時。兩人乃皆有斯事。或記者各集其所聞。而致有互異耳。然于此

四四五

察。枝人雖殘。而曾不若殺其子之甚。以盜跖知有妻子。而人安殺其兒。此司教化者。所以尤痛心而疾首也。

陳寔
不
民越

東漢陳寔。除太丘長。司官行部。吏慮有訟者。曰欲禁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理將何申。其勿有所拘。司官聞而嘆息曰。陳君所言若是。其復有怨於人乎。亦竟無訟者。北魏郎茂。授衛州司錄。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茂曰。長史言衛國民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進曰。民猶水也。法令為隄。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一

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患哉。暉無以應之。茂謂民猶水也。是也。然防而闕之。潰如之何。孰與導其源乎。陳太丘得之矣。

誣吾
太丘

世說載太丘為邑長。時吏有詐稱母病。求假。事覺。收之。令吏殺焉。王簿請付獄。考衆姦。仲弓曰。欺君不忠。病母不孝。其罪莫大。考求衆姦。豈復過此。余謂此一事。誣吾太丘矣。欺君誠不忠。然亦因事有大。小。豈得一槩執殺。詐稱母病殺。詐稱母喪。何所復。施刑乎。且禮大夫不稱君。吏詐令長而曰欺君。過。

矣

不
帝之
事何

不常。父讒為郡督郵。時李嵩為美陽令。令嵩為民。患。讒按其賊。讒遷金城太守。歸鄉里。漢法。免罷守令。非詔。旨不得到京師。讒後私至洛陽。時嵩為司獄。收讒。詰掠。死獄中。不常嘆曰。伍子胥何人也。迺馳到魏郡。掘其父塚。斷頭。以祭父墳。士大夫多譏其歸罪枯骨。不合古義。讒有在方之伍員。郭林宗論曰。子胥。憑閭閻之威。實懲讒。豈如蘇子力。惟匹夫。功隆千乘。比之於負。不亦優乎。或問不常之道也。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常父非有以受誅於法。而嵩以暱。嫌私怨而殺之。果人子乎。寔言枕干。不與嵩同天而生矣。雖然。故惠敵怨。不在後嗣。况先人耶。周書曰。父子兄弟。無相及也。文學曰。以子及父。若癰疽之相淳。夫豈帶何罪焉。弛生者。侈死者。非勇也。含有罪。非信也。以子殺父。非義也。不常於是。焉亦甚而已矣。或曰。易言。子嵩為大吏。負其材力。有黑卵之悍。而不常者。鷄。鷄。初。微志。

金鑿子
二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一

事如何。陳子曰。公牟子曰。父受誅。子復讐。是誰及之道也。父不受誅。子復讐。可也。不常父非有以受誅於法。而嵩以暱。嫌私怨而殺之。果人子乎。寔言枕干。不與嵩同天而生矣。雖然。故惠敵怨。不在後嗣。况先人耶。周書曰。父子兄弟。無相及也。文學曰。以子及父。若癰疽之相淳。夫豈帶何罪焉。弛生者。侈死者。非勇也。含有罪。非信也。以子殺父。非義也。不常於是。焉亦甚而已矣。或曰。易言。子嵩為大吏。負其材力。有黑卵之悍。而不常者。鷄。鷄。初。微志。

而日伺其便未有以逞也不勝憤懣亡俚之志也
少雪於枯骨亦足以當而上報其先矣夫殺人之
父人亦殺其父而又何過哉對曰不然殺人之父
人亦殺其父一時之言也殺人者死千古之通論
也夫高在而不常得以視息乎人亦患無志耳婦
有禘車而刺讐女有祗篋以舒憤况戴其鬚眉而
稱文夫者與故曰伏鷄搏兔乳羔敵虎振而行之
俟以歲月割刃可也復讐者不拆鏌干顧乘其人
之無知而甘心焉惡見其可乎夫貪暴之人又何
有於死父君子謂不常之謀父之讐也其猶在子
胥之後乎夫子胥讐國不常讐人然員猶為獨行
其志必當而無憾者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三

文季為南陽郡吏太守阮况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
况卒暉乃厚贈送其家金三斤人或譏焉暉曰前
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
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守欲歸女就暉買婢
曷謂貨乎死而貨之文季明已之不愛而意者以
愛誣死君矣或人譏之當是也若夫念張堪把臂

文季
南陽郡

高士

之託而厚贖厥奴為陳摺遺腹之孤則寧退其子
延陵帶劍之信程嬰存朔之義此乎見之

杜密穎川陽城人也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
同郡劉勝亦自蜀郡告歸鄉里閉門掃軌無所干
及太守王昱謂密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
者密知昱激已對曰劉勝位為大夫見禮上賓而
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恤已自同寒蟬此罪人
也今志義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遠道失節之士而
密糾之使明府賞罰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
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或問二子何如荅曰孔子
稱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恂恂居鄉似不能言者如
季陵常道也造膝之言詭詞而出推賢絀惡佐政
於理有周甫之志其可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四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賊罪鞠人嘗稱
曰凡學仕者高則為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
世尹所不忍為錮人於聖世而有不忍為然則聖
世無錮人與飛廉惡來武不誅共工驩堯舜不放
矣且安為大尹不能使人無賊罪有賊罪而不鞠

袁安
未嘗
以賊
罪鞠
人

必人盡為其富貴之望者民無類矣宋韓億在
書見諸路職司。摺拾官吏小過輒不憚曰。今天下
太平。主上之心。雖重草才。皆欲得所。况仕者大
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
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聖世乎。即符袁論。然摺
拾小過。誠不可也。

按臣
說在
以遂
君惠
禮
世以

漢戴良母卒。伯兄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
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
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苟情不佚。何

金罍子十篇

卷之十一

二十五

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
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周宣帝高祖山陵還。欲
作樂。令議其可否。太宗伯斛斯徵曰。孝經云。聞樂
不樂。聞尚不樂。其况作乎。內史鄭譯曰。既云聞樂
明即非無。止可不樂。何容不奏。帝遂依譯議。譯因
此銜徵。請之下獄。按食旨不甘。聞樂不樂。經本人
情以著世教。佞臣調妄。說經以逢君惡。曲士猖狂。
棄禮以逃世患。無足言者。

徐孺子吊部有道之母喪。置生芻一束於其廬前。而

徐孺子
子部
道母

去束芻非所以吊也。亦不當於廬之前。其以束芻
而實於廬之前。非吊也。其風也。白駒之詩云。皎皎
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說者以為賢
者尊德樂義。決於遁思。故詩人嘆美而咏歌之。孺
子持此義以風林宗也。林宗不得其義。而曰。吾何
德以堪之。若將以為玉比德焉。則孺子之意遠矣。
或曰。何以知孺子之風林宗也。曰。按漢書。稱嘗赴
太尉黃瓊之筵。哭畢而去。不告姓名。部林宗疑其
稱也。因選門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飯焉。談畢

金罍子十篇

卷之十一

二十六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林宗。大厦將顛。非一繩所維
也。何為棲棲不遑寧處。蓋林宗之愧為白駒。其不
意滿於孺子久矣。

郭有道
道母

郭有道過茅容氏。容割鷄以啗母。而疏食客也。有道
見而賢之。君子曰。茅也。賢。斯茅母不陶母也。昔陶
侃居貧。母賢。孝庶范逵過之。母曰。名士也。止之。鬻
髮盛為具。而以饗之。夫母也。賢。苟為其子致客。豈
庸之不愛。而何有於口腹。故曰。茅母不陶母也。或
曰。漢世尚辟舉。采誣譽。其竟也。浮偽之行。與流競

之俗成。夫林宗約然擊人物之柄。以行乎四方。故士有佛心詭理以相中。當是時。以林宗為成就人材。而不悟其敗壞風俗也。

建寧元年。時實武陳蕃謀誅宦官。事泄。中常侍曹節

以張奐新徵。不知本謀。矯制使奐與少府周靖。率

五營士圍武。武自殺。蕃因見害。奐以功封侯。奐深

病為節所賣。上書固讓。封還印綬。二年夏。青龍見

於御座軒前。又大風雨雹。霹靂拔樹。奐復上書請

改葬武。蕃徙遷家屬。君子曰。張然明西州豪傑。志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七

靖竟竟。召自邊垣。入司兵柄。雖孤立無借勢之援。

後進非同謀之素。然耳目於日月之下。固亦知當

世有實游平陳仲舉矣。顧乃受欺宦豎。手刃元臣。

何舉事之不審與。然則雖發憤讓封。莫救已成之

過。與哀改葬。徒傷酷死之冤。謂之何哉。謂之何哉。

范滂不謝霍謂。以附叔向之於祁奚。甚善。然或者疑

其矯。不知是時正以朋黨見。噴中人之口。若轉相

報謝。是中之也。故有午焉。以殊其跡。此固未易與

沾沾者論也。

趙苞 殺母 論

或問趙苞曰。慘矣。殺其母。授刃於賊耳。或曰。苞何施而可以存母。曰。是無策矣。程子言之曰。不得已。城

歸之君。身歸之母。曰。棄其守土乎。曰。母子天性也。

昔者舜蓋蔽屨棄堯之天下。而身從父矣。抑不曰。

在君為君乎。曰。在君為君。事有大於殺其父母也。

墟。王國。屋帝社也。今以大漢棄一趙苞。君之毛髮

也。於母則軀命也。曰。苞母也。賢。固嘗申伏劍之命

矣。曰。雖母命之。庸能解人子之心乎。予既申程子

之意。為此言。後讀二泉邵先生學史。乃曰。身可降。

城不可降。然必有所託。而圖為不可破者。而後可

以言不降也。苟身降而城隨之。其與幾何。為苞計

者。守而不必遽戰。母庶其全乎。或曰。徐庶何如。曰。

庶無專城。其為去也。異於苞矣。是邵先生猶慮夫

苞以身降。而城亦不免。未若守而不遽戰之足以

兩全也。然守而不戰。何道可以全母。賊有求而挾

質焉。一不得所欲。而肯置其母去乎。復讀空同子

或問趙苞徐庶之事。曰。苞傷勇。故不戰而死可也。

不戰而死。猶足以存母。吁。不戰而死。母庶其全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八

范滂 不謝 霍謂

張然 深病 為節 所賣

不與之戰以平其心。一死以明吾至心之無所解也。而盜亦有道。得無感而動乎。不然。彼悵悵焉。挾其空質而負不義於天下。亦安所歸也。吁。苟一死也。與其戰而殉母於死。孰若死於不戰。以贖母之生。知不出此。而於彼。則亦未嘗觀於會通之故也。昔盜欲有犯樂牟子妻者。乃先劫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釋汝刀。從我者可全。不從我者則殺汝。姑妻仰天而嘆。舉刀刎頸而死。盜亦不殺其姑。盜之不殺其姑。以牟子妻之自殺也。君子曰。若羗之

金罍子 上篇 卷之十一 二十九

挾武威太守母也。使太守不戰而死。羗亦豈遽殺其母哉。惜也。苟之為母。而不如樂牟子妻之於其姑也。晉周虓領梓潼太守寧康初。符堅將楊安入寇。虓固守涪城。遣步騎送母妻。從漢中將抵江陵。為堅將朱彤邀而獲之。虓遂降於安。堅欲以為尚書郎。虓曰。老母見獲。矢節於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為榮。堅乃止。自是每入見。堅輒箕踞而坐。呼之以為氏。賊堅黨以虓不遜。屢請除之。堅待之彌厚。后與堅兄子苞謀襲堅。事泄不

見子將 許可 與服

殺也。竟以病卒。太原然則趙苞如虓亦可也。漢許劭汝南人。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隋李德林博陵人。博陵豪族。有崔謚者。僕射之兄。還鄉車服甚盛。將從其宅詣德林。赴吊。相去十餘里。從者十餘輩。稍稍減留。比至德林。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恠人。燻灼劭。德林皆孤槩獨行之士。此豈其力有所勝。迺能禁人踰侈。使人意消神沮於詞色之外。所遵何道。而然。迺知毛玠典選。而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長吏垢面羸衣裳。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徒行。楊綰使相。麻出而上。將撤聲樂。中丞毀第宅。京兆尹臧騶從。舉非異事。彼直一箇士。而其所樹立。所鼓動。不已遠哉。

金罍子 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

李信 於禮 可無 情憾

襄平李敏。漢末河內太守。去官還鄉里。遼東太守公孫度欲強用之。敏乘輕舟浮滄海。莫知所終。敏于信追求積年。浮海出塞。竟無所見。欲行喪制。服則疑父尚存。情若居喪。而不聘娶。後有隣居故人與

管寧
去中
遼國君

其父同年者亡因行喪制服燕國徐進以不孝莫
大於無後勸使娶妻既生胤遂絕房室恒如居喪
禮不堪其憂數年而卒若信所娶雖情事終未克
申於禮則亦可以無遺恨焉漢末王叔漢父子方
出清二十餘年不還也叔漢向書郎有人告子方
死於汝南即遣兄往視之叔漢即發哀詔書賻錢
一十萬既而子方從者稽還叔漢詣闕乞納賻錢
受虛妄罪靈帝詔將相大夫會議之博士任敏云
凡人中壽七十視父同儕亡可製服也子方在遠
人指其死不可驗也罪不可加焉詔書還錢復本
官愚以為父游蒼梧即非阻絕難致死於汝南亦
須時月可審叔漢始則忽昧尋訪遽營顯秩既而
憚苦奔赴遂預凶事不孝孰大焉還錢奪官則漢
氏之政行耳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一

管寧
大衛
牛主

夫也寧去就出處如此何也曰難而往解而歸情
也寧自為去就豈關魏哉其去而復歸也狐死首
丘之仁也其辭而終隱也鴻漸于逵之義也君子
曰漢田疇管寧皆未嘗一日仕魏魏書有傳二子
之厚也按傳黃初四年以司徒華歆薦徵管寧時
遼東公孫康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
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
由起也適會徵乃將家屬浮海在遼東三十七年
乃歸寧歸自遼遼東之亂行與徵會非應徵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二

後漢管寧去中國居遼後中國少安客人皆還惟寧

晏然若將終焉魏文帝以獨行君子徵之寧遂將

家屬泛海還郡及魏拜寧為大中大夫又拜光祿

勳悉固辭不受上書稱草莽臣明不自列於士大

後漢管寧幼時隣有牛犯寧耒寧牽牛自涼處飲食

過於牛主牛主大慚若犯嚴罪焉晉朱冲有牛犯

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

為暴隋李士謙有牛犯其田者士謙牽至涼處飼

之過於本主昔人謂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

夫牽牛以蹊人之田過矣而奪之牛則已甚矣若

三先生者蓋雖其家奴僕不為也後漢承官避地

漢中與妻子家陰山肆力耕種禾黍將熟人有認

之者官與之不較魏趙設有比居擅耕其田數十

畝種之人以語蝦蝦曰我自以借之耳耕者聞之
慚謝還地吳鍾離牧會稽人居永興躬自懇田種
稻二十餘畝臨熟縣民有認之者牧即推與之縣
長聞之召民係獄欲繩以法牧為之請不可乃促
裝還山陰長自往止之為釋係民民慚懼率妻子
春所取種得六十斛米送還牧牧閉門不受民輸
至道傍莫有取者晉鄭明子長翔欲墾菜田立表
經年無主乃作逮熟人認乃皆與之郭翻居貧無
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種及熟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一

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種還翻翻
遂不受妄認人禾擅耕人田勿予之可也力不能
辨或義不屑爭就與之亦可也若鍾離牧者不過
乎彼縣長為法錄姦何以遽為之請彼縣民為誼
悔罪何以嚴為之辭夫將以明已之不較而不虞
其以縱人之怙惡將以旌已之不貪而不虞其以
阻人之遷善乎此其不可之大者矣翻之不受事
亦類此又後漢北海淳于恭家有山田果樹人或
侵盜輒助為收採又見偷割禾者恭念其媿因伏

草中盜去乃起里落化之會稽陳竟與民紀伯為
鄰伯夜竊潘嘗地自益竟見之伺伯去後密拔其
藩一丈以地益伯伯覺之慚懼既還所侵又却一
丈范元琰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歸以白其
母母問為誰答曰所以退畏其愧耻今言其名願
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菘者元琰
因伐木為橋以渡之自是盜者大慚鄉無復草竊
晉范喬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
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四

父母相歡娛耳何以愧為桑虞有園在宅北數里
瓜果初熟有人踰垣盜之虞以園援多棘刺恐踰
者見人驚走而致傷損乃使奴為之開道及偷負
瓜將出見道通利虞使除之乃送所盜瓜叩頭謝
罪虞乃懼然盡以瓜與之隋李士謙家僮嘗執盜
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
之張文詡嘗有人夜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
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且令持去
經數年盜者向鄰人說之始為遠近所悉鄰家築

牆心有不直。文詔因毀舊者以應之。南宋鄆原平宅上種竹。夜有盜其筍者。原平遇見之。盜者奔走。墮溝。原平乃於所植竹處溝上立小橋。令通。又採筍至籬外。鄰里慚愧。無復取者。宋孔寺丞牧有民盜伐所種竹木。家僮執之。牧見而釋之。且問其所欲之數。欲斫而益之。盜者愧謝。所居園圃近水。民有夜涉水盜蔬果者。牧嘆曰。晦夜涉水。或有陷溺。卽爲製橋。盜者慚不復渡。開道順偷。製橋便竊。或未發而輒匿。或既獲而就遣。獎惡縱姦。舉非人情。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一 三五

然盜亦人心焉。一發其伏。將終身自棄於不善矣。然則養其愧耻之心。開其咎悔之志者。亦或繇此術也與。若乃拔簞毀者。尤近矯僞。然情安爭席。義取讓畔。且夫灌瓜善鄰。毀玉止鬪。則君子以解糾息爭。宜有取焉。

穎川黃子庶古之獨行人也。飲馬輒投錢於水。過矣。人生蔬食水飲常耳。獨馬耶。將不勝投矣。夫人淫取於萬物。而不貪者。水耳。水亦畢灌萬物。而不言謝。穎流湯湯。一錢奚選耶。有貪泉也。而投之可又。

曰水有主以授其主。無主是輸流委壑也。吾傷夫有用之物而滯於無用也。

蔡邕得論衡考

上虞王克著論衡八十五篇。袁宏云。克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玩以爲談助。抱朴子曰。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抱數卷持去。邕丁寧之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得書止用談助。書亦何事。秘玩文章。天下公器。而視人勿廣耶。且伯皆之才。何謝仲壬。或曰。伯皆一見王粲。喜曰。此王公孫。吾所不及。吾家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一 三六

書籍當盡予之。於是書萬卷。末年載數車與蔡。此豈獨容私論衡者。予亦比得一證。初會稽山陰趙曄著吳越春秋詩細。蔡邕至會稽讀詩細而嘆息。以爲長於論衡。邕還京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以爲長於論衡而傳之。乃獨惜論衡耶。

讀蔡中郎集云。蔡中郎表。太尉董公可相國也。將擬卓於申伯山甫。亦猶新大夫楊雄。擬奔伊周。與復哉。夫屬其慶則懷。畏其威則誦也。卒卓也。死假登壇受終。安知無懷中之詔乎。

蔡邕名世

蔡龍損靈養虎奪猛以其所欲受於人也蔡邕名世

逸材荀爽當代者德皆濡跡於董氏始畏其威既

懼其榮矣雖誼申顯導謀切隱圖既無漸達之高

徒深遇用之愠哲人不為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一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一

三十二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與大事在膽弘大業在量先王初受獻帝衣帶中密

詔與帝舅董承校尉種輯將軍吳子蘭王子服等

同謀誅操先王未發偶辱曹操英雄之顧先王方

食頃失七筋此其膽不足張也既入益州攻劉璋

卷之十二

所向輒克便於涪大會置酒作樂怒龐統之諫且

以武王自夸此其量不足受也君子曰漢之卒不

能兼吳魏復高祖光武舊物天也亦先王之器有

所局哉

孔明有王佐材而隴首抒志迺自比於管樂亮覩化

洞微逆自涯其所至也異殊天下形勢于胸中矣

或曰孔明少游學獨觀大畧輔相日手寫申韓書

道固弗淵於伊呂也

曹操為兗州以畢諶為別駕張邈之叛劫諶母及妻

孔明王佐

陳昱

子。謚遂逸去。及呂布破操。生得謚。衆爲懼。操曰。夫
人孝於親者。豈不忠於君乎。吾所求也。以爲魯相。
馬超與關中諸將十部俱反。曹操西征。超等戰敗。
遂奔涼州。操收滅超家屬。超奔漢中。張魯以爲都。
講祭酒。欲妻之以女。或諫魯曰。有人若此。不愛其
親。焉能愛人。魯乃止。故孝於其親。則雖仇讐願得
以爲臣。曹操之於畢謚是也。不愛其親。則雖盜賊
不願以爲壻。張魯之於馬超是也。

先王定益州。拜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書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二

二

與諸葛亮問超人材誰比。亮知羽護前。乃答曰。孟
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當與
翼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髻之絕類。逸群也。羽嘗書
大悅。以示賓客。及先王爲漢中王。欲用黃忠爲後
將軍。拜羽前將軍。諸葛亮曰。忠之名望。素非關馬
之倫也。而今使領同列。馬張在上。親見其功。尚可
喻指。關遥聞之。恐必不悅。先王曰。吾自當解之。及
遣督詩就拜羽。羽怒不受拜。曰。大丈夫終不與老
兵同列。詩再三勸諭。乃大感悟。遽即受拜。羽性矜

伎。上人類若此。大廈非一木所支。太平非一士之
畧。而羽廼必欲材名勛位。無一人我匹者。誰能共
功乎。

諺有云。虬驥慶宵。不繼。秦龍之響。鳳鳴瑤林。不屈伶
倫之籠。蹄涔不足以濯神鬚。翳蒼不足以翔雲翮。
也。固夫三國志。張子布嘗薦孔明於孫權。亮不肯
留。人問其故。曰。孫將軍可謂人主。然觀其度。能賢
亮而不能盡亮。余以爲權之雄畧。豈其不能盡亮。
正亮不樂爲權盡耳。方龍卧南陽。鳳覽海內。閱成

金壘子下篇

卷之十二

三

敗之勢。暗逆順之分。則廼心於帝室之胄矣。顧眎
仲謀。區區藉父兄之威。苟幸中國之多事。割據江
東。蓋盜而竊者。華歆王朗且猶羞之。而足以在孔
明乎。余謂當是時。孔明固未嘗肯爲仲謀一出。非
特不肯留也。抱朴子。魏武帝嚴刑峻法。果於殺慘。
乃心欲用乎諸葛孔明。孔明自陳不願出身。武帝
謝遣之曰。義不使高世之士。辱於汚君之朝也。操
蓋庶幾知孔明矣。操知不可得用孔明。而不殺何
也。不敢殺也。操無容人之量。而惡殺士名。操殺禰

衡借手於劉表。殺孔融。借口於路粹。故操自以殺文舉有名。殺正平無跡。若手殺孔明。而口實於天下之士。操所不為。故曰不敢殺也。世擬三國人材。以武侯司馬仲達埒。晉書懿以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操為司空。聞而辟之。懿辭以風痺。操使人夜往刺之。及操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懿懼而就職。夫操間者釋然。能容孔明矣。而不能容一仲達何也。操知孔明之不可得而用。又不可得而殺。而知懿之可以富貴動。威武屈也。操自度能用仲達。而不能用孔明。故能容孔明。而不能容仲達也。

金聖子 上篇 卷之十二 四

兩將相敵。則賢者勝。兩賢將相敵。則主之能任賢者勝。范蠡之於伍子胥也。田單之於樂毅也。白起之於廉頗也。王翦之於李牧也。常孝寬之於斛律光也。主有任有不任也。諸葛孔明之於司馬懿也。皆任也。故功不能獨成焉。

或曰。昭烈馬凡之言。孔明滄泣之對。君臣之間。生死之際。其猶有不盡諒者耶。陳子曰。大哉先主之君

昭烈馬凡之言

將相敵則賢者勝

曰。非三代下者也。夫末也。何足以知之。或曰。何也。曰。先主知有祖之讐。可復而已。不復知有其子孫。孔明知有君之嗣。可輔而已。不復知有其躬。夫先主有堯舜之心。之大焉。孔明有伊周之志。之誠焉。孫策將薨。謂張昭曰。若仲謀不能任事者。卿自取之。漢先主臨殂。謂諸葛亮曰。若嗣子可輔。輔之。若不可輔。君可自取。兩事先後一時。指歸同異。曰。劉禪闇弱。知子如父。昭烈君臣。誼鈞父子。志詠漢賊。彼猶此也。子不可輔。勢當輸敵。堯舜禪讓。理有變通。策之量第。明若觀火。保安江東。自謂弗如。而况子布。豈情言乎。

金聖子 上篇 卷之十二 五

申屠嘉欲殺鄧通。文帝使通詣嘉。久乃為通請之。姜維惡黃皓恣擅。啟後主欲殺之。後主亦救皓。詣維謝。後主能詘所愛。以信大臣之節。庶幾文帝之風乎。然通之詣嘉。使通有不可免之懼。此為政在大臣。文帝之所以為賢也。皓之詣維。使維有不可免之懼。此為權歸奄豎。此後主之惑也。皓詣維。維因說皓。求宿中種麥。以避內禍。

後主文帝

孫策

蘇文忠嘗稱荀文若才似子房道似伯夷夫擬人者必於其倫知人者必論其世伯夷且不欲殷之為周况漢魏之際乎才似子房或庶幾焉然子房之才能用之於高祖又能用高祖以為韓滅秦功成而無迹迄免於患或祖父皆仕漢叔爽台司身為列侯平生心術事業乃無一不在魏有才而不善用之夫小有材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魏明帝青龍四年張掖郡柳谷口水澁涌寶石負圖狀如靈龜立於川西有石馬七又有玉匣開蓋於前上有玉字玉玦二玉璜一及八卦列宿孛慧之象又有麒麟在東鳳凰在南白虎在西犧牛在北馬自中列西方有字曰大討曹詔書頒天下以為嘉瑞鉅鹿張錡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今漢久亡魏以得之何所追為祥兆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符瑞也按涌石負圖文曰大討曹國姓也且曰魏祥雖其主闇臣諛不至此是時司馬氏顯政久蓄異志欲乘此明告天意遷化天下之耳目魏亡晉興即司馬氏當為符瑞非必明著瑞應

張掖郡柳谷口水澁涌寶石負圖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二 六

端為司馬氏也自茅累此事而閭巷傳訛涇河流轉盡度麟鳳龜虎八卦列宿一切諸象直以牛繼馬傳會其說沈約者淺妄人也輕信謠聞鑿水擊風因撰宋書遂明著之曰晉宣帝深忌牛氏嘗欲鳩殺其將牛金其後瑯琊恭王覲妃譙國夏侯氏與小吏牛氏通遂生殿胃姓司馬是為元帝而魏收作魏書因之廼又以小吏牛氏為牛金而不知牛金已前此數十年為何為懿所殺初五胡紛亂割據中原雖更帝迭王建樹名號猶自以昔經事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二 七

晉其子孫雖偏立江東嘗以為帝王齊數相承正統之國傳至齊梁而東魏高歡猶有吳翁蕭衍專事衣冠禮樂中原士大夫望之以為正朔所在之語然私心甚不願也魏收既魏人欲專事其國潛移正統自得約此說遂張而大之蓋曰司馬氏傳天下於魏我祖所經事馬牛不相及自江東之晉已絕裔於河內况歷宋齊梁更何馬藉而顧欲以一隅數州定地抗衡中國故其書每及晉事雖惠懷之昏弱亂亡猶書其帝至元帝則直曰司馬獻

又曰僭晉與竇李雄同傳。且曰司馬融之寬江表竊魁師之名。無君長之實。賜天階地。畏首畏尾。對之李雄。各一方小盜。其孫皓之不若。夫僭之李雄。既非竊。僭之孫皓則不亡。收且自以正統有歸矣。然帝王正統。當卜之天命。驗之人心。直付之天下。後世之公論。豈小臣執筆。私以其意所能于奪。而唐元澹行冲者。拓跋氏之世也。又著論曰。魏明帝時。河西柳谷出石。有牛繼馬之象。後昭成皇帝名捷。繼晉受命。惟此可以當之。澹移正統於魏。顧子孫欲誇大其姓。然猶徒牽合傳會於名字。筆之於一家之書。而收輒誣搆人於胎系之間。且公著之國史。昔昌黎氏謂為史者不有天禍。則有人刑。史亦何罪於天人。而交極之若是烈也。若收者阿意。詆欺鑿空。據據。至於無事而點人之家室。以陰黷其宗。欲以一人之私。而罔誣於萬世。則其異時殺身殄族之報。君子且猶以為薄乎云爾。

班固漢人著漢書其紀高帝方帝為沛公書沛公為漢王書漢王至即帝位乃稱上蓋綜其實云晉書

何公
存法
後世

金華子 卷之十二

帝紀。自宜首武帝。畧敘懿師。昭以著其篡跡之所由起。今迺首立高景文三帝紀。三帝號皆武帝篡後所追上也。顧懿自漢建安中。師昭當魏景初中。已悉以帝書。蓋其始出於晉。史臣之佞筆。而唐諸臣脩之。仍而不改。可謂終史矣。中間書關羽則曰賊。書姜維則曰寇。曹爽何晏。鄧颺丁謐。謀去天子之賊。以疆帝室。而書無君。書圖危社稷。書及畢軌。李勝桓範皆書實。其死曰誅。書令狐愚王凌曰貳。書毋丘儉文欽諸葛誕之起義。則皆曰作亂。夫史

誅亂臣作也。乃誅忠臣乎。將何以存法戒於後世哉。

九

金鬘子上篇卷之十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魏武
卷之十三

晉書宣帝漢末大亂常慨然有憂天下之心建安六年郡舉上計掾魏武帝為司空聞而辟之帝辭以風痺魏武使人夜往刺之帝堅卧不動及魏武為丞相又辟為文學掾勅行者曰若復盤桓便收之

金鬘子上篇卷之十三

帝懼而就職論曰懿之不樂為掾用豈薄操耶及時移世易迺復躬為操高世之下彌國賊者曰操懿亡軒輊焉嗟夫人豈有常也哉初魏武聞懿有狼顧相欲驗之迺召使前行令及顧面正向後而身不動因謂太子丕曰司馬懿非人臣也必謀汝家事太子素與懿善毋相全佑故免夫以魏武之猜也中夜逆旅之器聲而聞其家藏焉何有於司馬懿且知懿非人臣相既見之矣謂其狼也而遂以遺世患何哉蓋魏武既甚愛懿之才而又患吳

一而之為梗也方姑試用之以俸其成功抑亦謂其于丕之足以制之也豈知二方未靖而不之不足以盡懿世耶凡此皆天意雖瞞之多知不得而與馬耳

司馬昭不居一美以

晉禮書志云五經通義以為有德則謚善無德則謚惡故雖君臣可同此不易之論也魏初謚司馬懿文侯司馬師武侯司馬昭上言以為與二祖謚同於是改謚懿宣文師忠武真奸臣哉懿師昭父子且弑帝殺后虞慮逼曹氏之天下而敘之位乃欲

金鬘子上篇卷之十三

不居於一字之虛美以示推讓可乎夫君臣之間不可以毫髮借差者名與分也至德美則固相宜耳未聞舜禹避堯舜使獨為聖人湯武避桀紂遂不敢為聖人也

阮籍後人刻

阮籍被後人刻畫太過加以藻績將比美於中散余以為此非知阮籍也士君子立身應世繫其大節出處去就而已當魏末天下將亂炳幾守介之士自可下出不得已而出尤宜審其邪正逆順以致去就之决且夫亂魏者非司馬氏父子兄弟耶三

世擅政廢君弑主其處心積慮成於篡也天下行道之人而了其胸腹矣嗣宗方是時閉戶讀書累月不出登山臨水經日忘返太尉蔣濟辟則辭病大將軍曹爽召則告疾予以為固且畢志東皇之耕襲跡西山之蹈也已而司馬懿為太傅則為太傅從事中郎司馬師為大司馬則為大司馬從事中郎及司馬昭為大將軍則又為大將軍從事中郎雖一嘗請相東平旬日輒返再為步兵恒游府內至乃朝燕必預諧諱見親棲依牢圍之中嘯呢

全書子部上篇 卷之十三 三

掌股之上計以為天下能富貴我者司馬氏而已矣斯豈復大丈夫所為乎凡奸雄篡逆必以其漸曹操在漢室有成跡焉劉裕將篡晉亦先使王弘諷朝廷更加九錫九錫雖人臣得為然過是非帝且王莫耐矣文士以刀筆贊奸甚於武夫以干戈佐逆是以崔琰發憤於楊訓之表草王彪之致譏於袁弘之錫文而嗣宗方魏公卿以九錫勸進司馬昭籍腹藁於沉醉之中見謂遺忘手筆於趣就之時夸無改竄買勇於清壯之詞納忠於篡逆之

謀幸前死於魏景元之四年假少須臾母死則建炎革命禪受之詔且復出諸其懷中矣

阮籍有用世志

阮籍有用世志非飄然孤表於塵埃者也其登廣武睹楚漢戰處莽發長吁登虎牢山望京邑而嘆息斯呈其本趣嘗拜東平相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障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其設施畧可觀矣此豈俗吏拘拘齷齪者哉屬魏晉之亂酷害名流籍乃遂逃禮法而一洞於酒以此全其真而游於世傳云大人先生謂世之君子守禮法以竊鄉國

全書子部上篇 卷之十三 四

之譽高欲圖三公下欲牧九州而不免於害辟之群虱處禪中以深縫敗絮為吉宅炎丘火流焦邑滅都處禪中而不能出也以譏夫貪戀名位固而不知解者豈直白眼對禮法之士而已哉然君子處世所以全身遠害固自有術若孔子孟子皆各高於日月行危乎喬岳而春秋戰國莫之毀也籍欲免世之亂乎自治可矣天傾地險有禮可以自籓又何必一撤而毀之以游於方之外而後為出於炎丘也哉不吏不應不儒不豪至於縱情蕩檢

毀行越閑當墟醉卧穢於展禽之姬女圍棋決賭
狂於原壤之登木無近名之善而惡已近刑有喪
世之心而還復喪道此何以稱焉

阮籍

水經注陳留阮蘭為開封令縣側有劫賊外白甚急
數矣阮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阮曰局上有劫亦
甚急其耽樂如是然世更有耽於是者阮籍母臨
終籍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是也籍
恬母之急死生之際晏如平時史稱其至孝可乎
又稱籍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斗及將葬食

金罍子

上篇

卷之十三

五

一蒸肫飲酒二斗然後臨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
數升毀瘠骨立為至孝之實余謂是子本無天性
籍酒行之舉聲一號殆迺酒狂吐血數升復是酒
病何孝之有

劉惔為丹陽尹時百姓頗有訟官長者諸郡往往有
相舉正惔嘆曰夫居下訕上此蔽道也君雖不若
下安可以失禮若此風不革百姓將往而不返遂
寢不問予謂此固一義也然宿惡吏於疲民之上
使逞其欲而莫之告其可乎

百姓

西公

漢楊彪以魏黃初四年受拜光祿大夫時年八十二
又二年死魏王祥以晉太始元年為太保時年八
十又五年死宋王琨以齊建元元年領王師加侍

中時年八十一又三年死周寶熾以隋開皇元年
拜太傅時年七十五又五年死四公俛首反面迺
死也死可免哉等死遲百年亦死况數年乎乃以
壞其一生惜哉漢龔勝曰吾受漢恩無以報今年
老矣且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晉辛勉之言
曰大丈夫豈以數年之命而虧高節事二姓達矣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六

王祥

王祥事魏轉太尉加侍中封睢陵侯及武帝為晉王
祥與荀顛往謁顛謂祥曰相王尊重今便當拜也
祥曰相國誠為尊貴然是魏之宰相吾等魏之三

公公王相去一階班列大同安有天子三司而輒
拜人者損魏朝之望虧晉王之德君子愛人以禮
吾不為也及入顛遂拜而祥獨長揖帝曰今日方
知君見顧之重矣馮道歸黃太師奉朝請周兵
犯京師隱帝已崩太祖謂漢大臣必行推戴及見

道道殊無意太祖素拜道因不得已拜之道受之如平時太祖意少沮王祥不拜司馬炎馮道受郭威之拜以荀顛視王祥則祥難以王祥視馮道道尤難然究竟道一王祥祥又一顛也彼餘人但知貪富貴劫威趨勢以奔走蒲伏為恭耳祥與道老奸恃其夙望不相加偏亦逆知新天子立國且以意表行事姑示之無訓以微重於新朝耳可謂奸人之雄矣異時為晉太保周太師前日持不拜之節安在哉

金鑰子 上篇 卷之十三 七

觀人之大莫尚於氣節心術而氣節尤本於心術何則有誠與偽也誠則安且久偽則矯而日見其敝矣昔汲黯不拜衛青而王祥亦不拜司馬昭司馬昭之權尤過於衛青而世不以王祥之質直賢於汲黯馬援受梁松之拜馮道亦受郭威之拜郭威之勢尤重於梁松而世不以馮道之忠正優於馬援何則以誠與偽之判也

王裒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諸生有密為裒刈麥者裒遂棄之自是莫敢復佐刈者按裒以此

行其介而不交於世然亦固矣道之行也使民有無相均勞佚相適貨不必藏於已也力不必為已也此大同之俗也况以事長弟子事其師乎君子苟以禮處諸生雖受其佐可矣又裒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裒為屬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鼓門徒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裒廼下道至土牛齋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執手滄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一縣以為耻按役及諸生縣大夫之故也諸生之往役義也裒之往見不義也或曰裒自送別諸生非往見也曰一諸生行何至送以千餘人且必令見乎裒也不屬之以言而劫之以名蓋甚乎爾也君子曰隋文中子居家鄉人有水土之役則操畚鍤以往曰吾未嘗從大夫後也唐張志和築室越州豹席稷橋垂釣以自怡縣令使浚渠志和執畚無忤色偉元以二子之誼勉諸生不亦可乎

金鑰子 上篇 卷之十三 八

王裒 行介 不交 於世

觀人之大 莫尚於氣 節心術

田

余觀王儁元傳。蓋以方孔門原柴焉。羔執親之喪。泣血三年。未嘗見齒。而哀攀栢號悲。哀我較講。其以情居父母之哀一也。羔避難而行。不徑不質。而哀當京洛傾覆。盜賊蜂起。守戀墳隴。為賊所害。蓋亦不可不謂之愚矣。夫孔子嘗微服而過宋。何徑質而不由乎。以其為東西南北之人也。識其母墳。封之崇四尺。何墳壠而弗去乎。

語類朱子云。王儁為司馬昭軍師。殺之。雖無辜。哀仕

晉猶有可說。而哀不仕。迺過於厚者。稽康魏臣。而

晉殺之。紹不當仕晉明矣。蕩陰之忠。固可取。亦不相贖。蓋事讐之過。自不相掩。司馬公云。使無蕩陰之忠。殆不免君子之譏。不知君子之譏。初不可免也。予謂朱子之論。稽紹當矣。謂王儁元過於厚。似亦未學。魏在而王儁為司馬昭軍師。豈晉臣耶。卽使儀嘗臣晉。以非辜殺之。哀母為伍員可矣。冕而立其朝。非也。他篇有問父死。非其罪。子亦可仕乎。朱子曰。不可也。曾孫如之何。曰。世數漸遠。終亦漸

遠。亦有可仕之理。但不仕者正也。可仕者權也。予

謂此定論也

記居父母之讐如之何。曰。寢苦枕干。不仕。弗與共天下也。居昆弟之讐如之何。蓋仕焉。而弗與之共國。

魏稽康情繫王室。為司馬昭所忌。見殺。而其子紹

且仕晉。是君其父讐。可乎。夫紹也。根性由天。議道

自己。亦何山公之謬哉。濤為人臣。臨難而改節。為

人子。怙寵而奪情。豈足以語於忠孝之理者。雖紹

父臨絕之命。以山公為託。紹要以無違禮為孝。可

耳。吉茂之兄黃。為長陵令。自以司徒起溫。故吏溫

死。違科奔喪。為鍾繇所收。伏法死。茂時為白衣。以

兄追義而死。怨怒不肯哭。及歲終。繇舉茂。議者以

為茂必不就。而茂就之。夫以故吏違科奔其主喪。

過也。繇糾之可也。而殺之甚也。藉曰國法也。獨不

得為舉義之士。死宛轉乎。夫茂也不欲以法讐繇

可也。致身有術。亦何必自繇舉哉。始奮怒以忘哀。

終啣恩而忘怨。君子謂茂所以居昆弟之讐。未也。

稽康為晉文帝所殺。子紹以父得罪。請居私門。山濤

啟武帝。以父子罪不相及。紹賢佻郤缺。宜加旌命。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

詔徵拜秘書丞。積官至侍中。後蕩陰之役。王師敗績。紹以身捍衛。惠帝。兵交御輦。飛矢雨集。紹遂被害。沈勁父克與王敦構逆。及敗而逃。為故父將吳儒所殺。勁匿得免。竟殺吳儒以報父讐。嘗哀父死於非義。志欲立動。以雪先耻。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進郡將王胡之。遷鎮洛陽。疏薦勁清操著於鄉邦。父克雖得罪。然其門戶累蒙曠蕩。乞令勁參其府事。共濟艱難。詔聽之。胡之尋以疾解職。慕容恪侵逼山陵。陳祐代胡之守洛陽。勁自表求配祐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一

效力。因補祐冠軍長史。祐畏賊衆糧盡。為救許昌。率衆而東。留勁以五百人守城。勁志欲致命。所獲死所。尋為恪所攻。城陷。遇害。兩人並見忠義傳。其死事一也。君子謂紹忠以奉父讐。勁忠以雪父耻。晉書隱逸傳。范粲高亮正直。仕魏為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動左右。時景帝輔政。召群臣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又稱疾。闔門不出。於是特詔為侍中。持節使于雍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以太

范粲

康六年卒。年八十四。不言者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長子喬性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因與二弟並棄學。絕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沒。足不出邑里。嘗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按明夷之世。能艱以全其貞者。范武威也。然棄學屏事。以待疾為解。卒成父志。君子謂粲有子。粲漢萊蕪長子孫。

漢武 惟從 之制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二

晉武帝雖從漢魏之制。既葬除服。而深衣素冠。降席撤膳。哀敬如喪者。有司奏改服進膳。不許。遂禮終而復吉。及太后喪。亦如之。故三代之後。道喪禮廢。能以天子之尊。申至心於其所生。一武帝而已矣。於是詔諸將吏。遭三年喪者。遣寧終喪。百姓復其徭役。於是令二千石得終三年喪。於是聽士卒遭父母喪者。非在疆場。皆得奔赴。皆武帝時令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於是見之。晉武帝嘗問曹志。六代論。是卿先王作耶。魏陳思王植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錄。尋按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所作。以先王名高文

晉武 明 志 論

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向秀嘗為莊子解義
妙演竒致惟秋水至樂二篇未竟而卒秀子幼其
家零落然頗有別本遷流邵象遂竊以為己注乃
自著秋水至樂二篇又易馬蹄一篇其餘衆篇或
點定文句而已王隱為著作郎撰晉史著作郎虞
預私撰晉書而生長東南不知中朝事數訪於隱
并借隱所著書竊寫之所聞漸廣後更疾隱形於
言色預既豪族交結權貴朋黨交斥隱竟以謗免
黜歸於家家貧無資書遂不就按昔人謂立言乃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三
與立德立功同為不朽然言固未易立也楊雄草
太玄而人輕其書自劉歆嚴尤皆疑之惟桓譚以
為必傳而揚子雲亦以為後世有揚子雲然後知
吾書其後玄亦竟傳書之傳誠係其書不在人也
陸機欲賦三都睹左思賦而輟筆夏侯湛已著魏
書見陳壽書而壞藁誠吾之作無以逾人則舍已
而從之斯文人之高致何必掠人歸己而後以為
愉快耶如曹周必託人之名以行其書可謂之惑
邵象又竊人之書以託其名不可不謂之盜至虞

叔寧則又所謂益憎主人不徒穿竊王氏之譏矣
羊祜執德清劭老而彌篤惜其平生無公方之操不
著於君臣之義當魏晉之世志詘身全道濟功隆
識不足而量有餘非純臣也方其拒曹爽之辟能
卓然自遠於成敗利害之際夫何訾焉獨其為給
事黃門事高貴鄉公乃不在親踈之列此徒以形
事魏納忠司馬氏懲王經矣原繁中立樂廣保素
王延之持平意在斯乎陳留王嗣位賜爵關內侯
以少帝不願為侍臣求出補吏時司馬昭相國遂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四
拜相國從事中郎與荀勗參掌機密視天下能富
貴我者司馬氏也遠跡公朝飯心霸府何曾自魏
司徒求為晉宰相踵其故智耶武帝既受禪以佐
命勲進爵封侯王沉賈克裴秀皆前朝名望退讓
不敢處其右祜國之大臣帝復且非昏王親與奸
臣處顧願保其名位王伎蓄過容頭過身此於國
家奚賴焉及氏羗及克出鎮關中蓋任愷庾純圖
之萬方塵廼濟焉祜方是荆襄密啟留克夫祜日
夕不忘憂念者吳未平也且曰但恐平吳之後方

勞聖慮耳史誇其遠識庸詎知吳始平而晉亂勞
聖慮者乃復在於克之一留故君子謂祐慎密若
石慶清醇若馮道惟致身之大義不明立身之大
節未著故於逆順去留邪正趨舍多有可議非純
臣也

羊祐
密放
留克

陳石堂謂羊祐在襄陽不附中朝權貴謂賢於杜預
予以為當祐時中朝權貴帝所崇寵孰踰賈充姦
邪儉佞克逆黷醜孰若賈克氏羗反任愷等因事
為功請克出鎮關中綏靖西夏蓋名雖寄重實遠
金華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五

之天下且以為隼下高墉鼠離大社矣舉朝動色
以為太平有漸而祐帝之信臣獨密啟自襄陽請
留克克留而夕陽亭一語南風入宮弒太后殺太
子五王迭起五胡倣揆懷慈比轅那那南航而晉
事不可復支矣預結洛中貴要不過餉遺蓋執德
不恒真以詭遇免禍叔子何為耶

羊祐
傳有
善相
者

羊祐傳有善相墓者言祐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
則無後祐遂鑿之相者見曰猶出折臂二公而祐
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陶侃傳有善相者

師圭謂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為公若徹於
上責不可言侃以針決之見血灑壁而為公字以
紙裏乎公字愈明夫青鳥家言者未定然也至談
過福則易以搖矣人情誠不圖為帝王孰甘心以
其鬼為若敖氏乎而叔子寧以此易彼非朗乎有
純臣之操者耶夫人臣之貴極於為公至於不可
言則非分矣侃迺以針決指理克所包藏真典午
氏何地原士行之忠必亡爾也豈史氏喜采雜異
輕信讖妄并其飛冲之夢皆誣云夏正夫政監曰

金華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六

按蘇峻之亂温嶠邀侃赴難侃感嶠言戎服登舟
子瞻喪至不臨晝夜兼行以此而觀則初以不與
顧命為恨屢說不田之事可疑也峻平乃奏湘州
刺史卜倜擁眾不赴又不給軍糧請付廷尉以此
而觀則嶠軍之食求米怒欲西歸之事可疑也晚
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以此
而觀則據上流擁強兵潛有窺窬之志又可疑也
晉史可疑如此或以庾亮自羞策繆又不分詘服
士行士行既後嗣零落而庾氏兄弟世秉朝權疑

史氏因而加誣也。此說據史氏所書。就證史氏之誣。可謂得實。而宋陳忠肅亦謂陶公被誣。以晉之刑政不行於及元規也。元規以筆札誦王隱折翼化鶴之事。隱與杜延業共為之。

義存繼絕。禮著為後人子之不得已也。與為人後者。懼園之所不入也。雖然。聖人肇制。天地爰設。其可廢乎。晉鍾南將軍。無子。取弟子伊為子。及祐薨。伊不服重。祐妻表聞。辭曰。伯生存。養已。伊不敢違。然無父命。故還本生尚書彭樂。聽其議。於是下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三

十七

詔從之。夫伊之出後也。父不經命。及伯父之生而存。辭之可也。伊也。辭之於伯父之生而存。則祐及請之於帝而許焉。君之命。父之命也。奚為其不可也。今也。伯父之生而存。則不辭。伯父之死而後辭。是欺死而棄亡。如之何其可也。晉鄭后為瑯琊王夫人。生簡文帝。咸和元年。薨。簡文時為瑯琊王。服重。有司以王出繼。宜降所生王上疏曰。亡母生臨臣國。沒留臣第。臣雖出後。亦無所厭。則私情得叙。明穆皇后不奪其志。隋初。慶出後第四叔。叔亡

遭父憂。議者不許為服重。慶泣曰。禮緣人情。若於出後之家。更有直斬之服。可以奪此從彼。今四叔薨。背以久情。事不追。豈容奪禮。乖違天性。時論不能抑。夫儀禮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期。傳曰。何以替。不貳斬也。曰。不貳斬。盡矣。禮事生存。死一也。曰。所後父母死。得以越禮。申哀於所生。非也。必也。心喪三年。服喪以替。有官者解官。其可也。

郭景純

世傳郭景純。著書二十篇。宋儒蔡元定。以十二篇後。入增加繆妄。去之。而存其八篇。余攷之。并八篇皆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三

八

虛也。按璞傳。璞好經術。博學有高才。詞賦為中興冠。好古文奇字。妙於陰陽筭曆。有郭公者。客河東。精於卜筮。璞從之。公授以青囊中書九卷。遂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璞門人趙載。嘗竊青囊書。未及讀。為火所焚。惠懷之際。河東先擾。璞筮之。投策而嘆。云。所叙景純筮驗神中。凡十數事。都不及葬也。至言璞以母憂去職。上葬地於豎陽。去水百步。許人以近水為言。璞曰。當即為陸矣。其後沙漲。去墓數十里。皆為桑田。又嘗為人葬。明帝微服往觀。

之因問主人何以葬龍角。此法當滅族。主人曰。郭璞云。此葬龍耳。不出三年。當致天子。帝曰。出天子。耶。答曰。能致天子。問耳。帝甚異之。止此兩事。要皆以上筮先知徵驗。非其葬地為人禍福也。信能為人去禍。能福。不首其生。權而管之。南崗頭。雙栢樹下之祠。已知於數十年之前。至於街刀設醮。遑遑幽穢之間。而忽知不免。固已窮矣。孰與神通變化。幹旋於一杯之土乎。據傳。郭璞撰前後筮驗六十餘事。名爲洞林。又抄京費諸家要最。更撰新林十篇。上韻一篇。注什爾雅。別爲音義圖譜。又注三蒼。方言。穆天子傳。山海經。及楚辭。子虛上林賦。數十萬言。皆傳於世。所作詩賦。誄頌。亦數萬言。璞書悉是矣。無世所傳葬書。青囊書。亦止給卜筮。非葬書也。史贊景純沈研烏冊。洞曉龜枚。匪寧國冢。坐致身災。綜其實矣。

晉荀晞以撫軍將軍。都督清兗諸軍事。奉養其從母甚謹。從母子求爲將。晞拒之。固欲之。乃以爲督護。後犯法。晞杖節斬之。從母叩頭請救。不聽。既而素

晉書 荀晞 傳

服哭之曰。殺卿者兗州刺史。哭者荀道將也。晉史稱其仗法。余謂不然。晞蓋借一兇以立威名。殺兇者晞志也。不然。晞已知兇之非材。而法之不可以私貸。胡爲乎遽屈而從其請乎。仗法以殺之。孰與夫抗法以拒之。於初之爲得也。且王法不可以私貸。而王事獨可以濫使乎。旣以情用之。輒以法殺之。是其用之之始。已有殺之之意。是殺兇者固荀道將。非兗州刺史也。晞後移青州。以嚴刻立功。日加斬殺。流血成川。人不堪命。號曰屠伯。蓋其酷烈天性然矣。

西晉末。詔以中原喪亂。室家離析。二親陷沒。寇難應制服不。太常賀循曰。二親生離。吉凶未分。服喪則凶事未據。從吉則疑於不存。心憂居素。名當人情。元帝從之。及大興二年。庾蔚之。又曰。二親爲戎狄所破。存亡未可知者。宜令盡尋求之理。尋求之理。絕三年之外。便宜婚宦。胤嗣不可絕。王政不可廢。故也。猶宜以哀素自居。不預吉慶之事。待中壽而服之也。若境內賊亂。清平。肆青之後。尋竟無縱。便

金華子 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

晉書 荀道 傳

宜制服則其說益詳然愚以人子不幸而值是變大氏可婚不可宦有父不得事而事君叨其榮祿則哀素之情變矣夫江湖乘鴈林麓把水無預於損益之數一士不宦未闕於政也謝尚曰典禮之興皆因循情理開通私勝如運有屯夷要當斷之以大義夫無後之人三千所不過今婚姻將以繼百世崇宗緒此固不可塞也至於天屬生離父子乖絕抱傷心之巨痛懷切怛之至戚方寸既亂豈能綜理時務哉有心之人決不冒榮求進冒榮苟進之儔必非所求之旨徒開偷薄之門而長流弊之路或有執志丘園守心不革者猶當崇其操業以弘風尚而况舍艱履戚之人勉之以榮貴耶得其誼矣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一

張茂先
立閻
主克
后之
朝

張茂先裴逸民立閻王克后之朝國儲微弱諸王方剛而周旋其間欲展誠竭節無可為者惟方弑太后兩人宜以死生諍既不能死及廢太子兩人宜以去就諍復不能去則刃在其頸尚何道哉周伯仁之於王導也致堂胡氏曰當茂弘懇懇之時

伯仁
於王

顛若對曰此蓋非愚所敢任上體貌大臣忠邪自當有別如此既無市恩之嫌亦無失言之禍兩得之矣伯仁既失之於口茂弘又失之於心王敦問所以處周戴者至於再三導竟不答志在於殺也清遠之量於是乎隘而君子不由矣予按致堂所以教伯仁處良善然當是時導為友者族天子方蓄疑於鬼車顛亡意於教導則已救之則不得不午其跡不然且以為求而應之是徒益天子之疑而無救於導也要之顛救人於危疑之中故其術益深導望人於迫切之際故其怨特至此導之所以生而顛之所以殺然負則導矣漢辟陽侯呂太后倖臣也人或毀辟陽侯於孝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慚不可以言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見平原君朱建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迺求見孝惠幸臣閔孺說之帝果出辟陽侯始辟陽侯以君為倍已大怒既出迺大驚伯仁之救茂弘也其術亦平原之救辟陽也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一

世說載王敦亡王應欲投世儒世儒為江州王含欲
 授王舒舒為荊州卒授荊州舒果沈含父子於江
 彬在江州聞應當來密具船待之竟不得來深以
 為恨梁劉孝標注以為含之投舒舒遣軍逆之含
 父子赴水死昔酈寄賣友見譏况販兄弟舒非人
 矣唐魏徵作晉書同符斯評不謂兩人共出此
 天下之惡一也惡於宋而保於衛且猶不可况天
 下一晉江州荊州豈無君之國含應父子共敦存
 日相扶王敦作何許事敦敗而猶冀相存不南走
 越北走胡翻身見投當共再舉王敦事耶余謂彬
 具舟船將誘而致之上既不能得委宜深恨舒之
 遣軍正拒其來含應自沈不全王誅則彬罪也酈
 寄大計賣友何云見譏周公大誼覆親當相取正
 劉魏謬評為亂臣賊子樹黨詭於春秋之旨也

王式 虧損 世教
 晉王式繼母前夫終更適式父式父喪終服訖議還
 前夫前夫家亦有繼子奉養終遂合葬於前夫式
 自云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於是制出母齊衰其
 何燕泉云式父終式繼母嘗為式父服三年矣服

金鬻子 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五

三年之中則猶式父妻也不得為式母乎三年之
 後還前夫家則是其自還也式何為稱出母乎必
 如式言父臨終母求去父許諾是實式之所以事
 母者必不若其母前夫之繼子矣婦更二夫前夫
 義已絕而前夫之子以合葬其父非禮也式之罪
 則不啻非禮而已王順渠曰服三年之中則猶式
 父妻也猶式父妻也者則為式母也及三年之後
 還前夫家而死遂合葬於前夫則與式父已義絕
 矣是猶得為式母乎以出母服之式之處當矣何
 公之論非也式事二公之論不同王浚川慎言或
 問繼母持父服終去隨親子比之繼母嫁何如曰
 嫁則義絕去就親子亦人情也况持父服既終於
 夫無絕道其繼子安得以絕待之乎曰何以服曰
 生子以嫁母其繼子以如母三年可也曰何以葬
 曰先夫義絕穴不得同也反而附於後夫禮也親
 子必欲配父是干禮犯義自汗其親者也按此即
 何說迺定論也式父終式繼母前夫之繼子非親
 子也式母何以求去不安式也式父何以許知式

金鬻子 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四

不能安其繼母也。式父終而式之繼母，已爲其父服喪三年，而不安於式，無所歸，不得已復歸其前夫之繼子，死而又無所歸，前夫之繼子不得已而祔葬其父，爲式繼母者亦可哀，而爲式繼母前夫之繼子者，反能踰禮飾情，以致隆於其已嫁之母，爲式者亦可以耻矣。夫式之繼母，非見絕其父而式自絕其母，然將擬之出母，則父未嘗出，擬之繼母嫁，則母實未嫁，降而從期，式也。天地之罪人也，又何誅乎？御史中丞于壺之奏曰：如式父有命，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五

須顯七出之責，當存時棄之，無緣以絕義之妻，留家制服，如式父臨困，謬令使去，留自由者，式宜正之以禮。魏顆父命不從其亂，陳乾昔欲以二婢子殉，其子以非禮不從，竝以妾媵，猶正以禮，况其母乎？式母於天生事奉終，非爲既絕之妻，夫亡制服不爲無義之婦，自去守節，非爲更嫁，離絕之斷，在夫歿之後，夫之既歿，是其從子之日，而式以爲出母，此母以子出也，致使存無所容，居歿無所託葬，寄命於他人之門，埋葬於無名之塚，繼母如母，聖

人之教，式爲國士，閨門之內，犯禮違義，如父則無追亡之善，於母則亡孝敬之實，虧損世教，不可以居人倫，詮正之任，疏奏，詔式付鄉邑清議，廢棄終身。當時國論，則有定矣。

王導
陳高
貴卿
公事

後晉明帝時，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迺陳宣帝勦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論曰：乞播間之祭而飽者，伐其飽而藏其乞也；苟知其飽之自乞也，雖其妻妾，且相泣於中庭而訕矣。妻妾其至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六

暱也，而訕者，蕪耻存焉，故也。狗偷之子，而語人曰：吾父之裘獨有尾，子非不愛其父，而父獨不得捨之其子。凡懿昭之所以狐媚鼠竊，而取魏之天下，非將以遺其子若孫耶？而其子孫聞之，且將有不勝其媿恨者。掩面之舉，果誰使之然耶？夫爲人祖父，遺子孫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不足以弭其讎，爲人子孫，藉祖父以天下之大，帝王之貴，而且不足以蓋其辱，則是天理之果在於人心，而不容以親掩，不可以利沒也。

蘇峻之亂也。更亮於白石祠祈禱許寒。及峻平而牛未解。故鬼考之而亮病符堅之入寇也。會稽王道子求助於鍾南山之神。奉以相國之號。及堅之見草木若有力焉。此晉史妄也。何止聽於神。人事不脩。亟而求諸神。可國乎有。能脩德而恤祀。則海嶽効靈。百神受職。夫欲食所以鼓養夫虛名。侈號足以羈仰祿之上。會可以縻神也。如此則靖亂弭寇。皆一夫邀福於不淫之所為。運籌之相。聚旗之將。其功沒而已。蓋蘇峻之平也。以溫嶠之激。

金馬子上篇 卷之十三 二十七

烈誓師未聞更亮也。若亮則專復而激亂耳。符堅之敗也。以謝安之從容遣將。未聞道子也。若道子則荒淫而召寇耳。謝道元謂謝玄北禦符堅。所入公由及置陣淝水之濱。堅望山上草木皆為人狀。非八公之靈有助。蓋符氏將亡之感也。見又超矣。王懷祖每受職不為虛讓。其所有辭必於不受。其遠散騎常侍。子坦之以為故事。應讓懷祖曰。汝謂我不堪耶。坦之曰。非也。但克讓自美事耳。懷祖曰。既云。堪何為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按受爵不

桓溫欲移

讓而詩人以為刺。讓可已耶。雖然讓也者。禮之實也。非偽而為之也。如以為故事而為之也。以為美名而為之也。則亦異乎虞廷之所為。濟濟矣。懷祖之見。本之個質。蓋亦以矯世之虛偽焉。此義行。殷浩輩退以為進。辭以為受者。亦可以少沮矣。桓溫欲移洛陽鎮冀。王懷祖曰。永嘉不競。暫都江左。當漸平區宇。旋轉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先事鍾簾。溫不能奪也。蓋正義。厚然有以深折其氣矣。及簡文帝臨崩。詔溫居攝。王中郎坦之持金馬子上篇。卷之十三。王中郎坦之持詔命入於帝前。毀之事遂不行。坦之懷祖子也。又王忱臨荊州。溫子玄時在江陵。既其本國。且奕葉故義。常以材雄駕物。忱每裁抑之。玄嘗詣忱。通人未出。乘輿徑入。忱對玄。觀門幹玄怒去。忱亦不留。忱又坦之子。王氏三世處桓氏父子間。正色如此。史稱桓溫將廢海西公。百僚震懼。溫亦色動。莫知所為。王彪之既知溫不臣跡著。理不可奪。適謂溫曰。公阿衡皇家。便當倚傍先代耳。命取霍光傳禮廢儀制。定於須臾。會無懼容。溫嘆曰。作元凱不當如

桓溫將廢

是耶時廢立之儀既絕於曠代。朝議莫有議其故。典者彪之神采毅然。朝服當階。文武儀準。莫不取定。朝廷以此服之。按此一段。深可恠。強臣廢立。主志在奪國。爲之漸耳。以漢之衰。董卓之克虐。而盧植疑其正誼。蓋勳詆爲小醜。袁紹何人。復能橫刀長揖。懸節徑出。示不同逆。雖未摧克心。而卒各伸其志。桓溫造謀廢王。襲跡元克。樹威通朝。規移西祚。彪之爲國大臣。不能正色彊諫。守之以死。且傳會爲之。此亦關何禮度儀制。何先代可循。何故典可率。而絕於曠代。定於須臾。朝服毅然。曾無懼容。斯則勇於偏上。恬於黨逆。世之鄙夫小人。類優爲之。古之大臣。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決大疑。定大策。鋤大奸。排大難。跡豈同此。且夫臣廢其君。下干其上。天地大變。朝野同恠。而溫之色動。猶有良心。彪之神采。更無怍色。彪之既諛。溫以伊霍。溫復答彪。之以元凱。同惡相濟。數有宜然。而史云深譏。翻共溢美。异乎所聞矣。

桓冲傳。初冲之西鎮。以將相異宜。自以德望不逮謝

金罍子 上篇 卷之十三 二九

安故委之內相。而四方鎮扞。以爲已任。既而符堅盡國內侵。冲深以根本爲慮。乃遣精銳三千。來赴京都。謝安謂三千人不足。以爲損益。而欲外示閑暇。固不聽。時安已遣兒子女。及桓伊等諸軍。冲謂不足。以爲與廢召。作之嘆曰。謝安石。乃有廟堂之量。不閑將畧。今大軍垂至。方游談不暇。遣諸不經事少年。衆又寡。天下事未可知。吾其左袵矣。俄而聞堅破。大勳克舉。惡耻發病而卒。按桓幼子之忠也。此其心豈復有已哉。夫以其謀事之不逮於人。與功之不出於已。而耻也者。此出於私已之忤心。而非忠臣殉國之弘慮也。幼子之言。遂不驗。此非國之福與。且以爲耻之。死而甘心焉。假冒二冲喜而生乎。夫人死生有時。豈必慙耻死也。史亦近誣乎。幼子矣。桓溫耻襄邑之敗。而興謀於廢立。溫固盛威名。以自封也。如史之言。然則幼子元子。是亦魯衛之政而已矣。或曰。何以證史之誣乎。曰。冲平居避賢。以遠勢。而不復以身遠。關廷爲念。緩急則勤王。以務本。而不復以互守境土爲辭。天

金罍子 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

能忘其身以殉國者冲也故夫幸國之敗而區區以自信其言者必非幼子也

謝安命駕圍棋

謝安之相晉也秦兵逼淮水矣安命駕圍棋奕無懼色及堅之敗也兄子驍驎書報至安又攝書圍棋了無喜色安置國之成敗而耽勝負於一枰耶曰國之大事安危以之喜懼情也詎能免此安特不色焉耳心固以為秦晉之敵猶鄒拒楚也苻堅擁百萬貔虎咆哮而來將以氣吞江左當是時晉之所托重而倚存者惟安彼其冥測天時明察人事以為果無足秦虞也而小國當銳師弱王御驕士兵隳其氣則戰必衰人生其心則變必作故特示之整以外降敵氣與之暇以內鎮物情斯其筭耳夫此一棋也當局者昏而傍觀者瞭非以傍觀者立乎勝負之外而無以與耶安蓋以棋當局而以國傍觀故其區畫精其指撝當臨大變而不攝履成功而不居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一

謝安石晏游命駕而却苻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溫之兵安石之量以濟其謀者大也郭子儀免胃

安石重以添其

謝安石晏游命駕而却苻堅之師從容就席而撤桓溫之兵安石之量以濟其謀者大也郭子儀免胃

安石所以待敵者

以見而固紇推其大人羸弱以往而無朝恩服其長者子儀之誠以運其材者遠也君子曰不懼則虎亦畏焉不疑則時亦游焉右已以安而後可以制天下之危待物以信而後可以通天下之間夫何之而尼也就夷狄小人之有

謝安傳苻堅率眾號百萬大於淮淝京師震恐安夷然無懼色苻堅傳堅與苻融登城而望王師見部陣齊整將士精銳又北望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顧謂融曰此亦勅敵何謂少乎撫然始有懼色以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三

三十一

勢言秦壓晉猶燎毛以煬也然懼乃在秦而不在晉蓋不待陣而勝負之形已決於此矣夫非安石所以待堅者豫耶或者曰是役也使陣後無朱序之呼八公山草木不見惟則安母乃識諸斯蓋操論而不察事者夫空弦可以落鳥驚其懼也懸弓可以為蛇替其疑也我吐其氣敵禿其魄耳目亂矣故陣後之虛聲可奪而目前之見影皆疑也不然雖百朱序呼使八公山草木皆化作晉兵秦兵敗耶苻堅遂恐耶

王羲之嘗與謝安登冶城安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

羲之以夏禹胼胝文王旰食之事規焉謝萬為豫州刺史羲之與桓温箋謂是違材易務且貽書戒萬曰願食不二味居不重席與士之晁下者同又曰濟否所由實積小以致高大詳味羲之此語所以規戒二謝知其非亡意當世者其正色匡時危言格物蓋下聖之傳休奕之流使其會時行志則陶士行之忠勤祖士雅之壯烈當不足過雅性高潔不能屈抑於世以售其才故誓墓之志益堅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二

三十三

臨池之藝徒表惜哉

殷浩傳浩父羨為豫章太守都下人士因其致書者百餘函行次石頭皆投之水中曰沉者自沉浮者自浮殷洪喬不為致書郵史稱其資性介立是不然人亦皆為有情受人之書而不為致之以為介可乎則如母受之而已矣按庚真傳羨先為長沙在郡貪殘

屬之云大昔時長沙今日豫章既曰貪殘豈徵介立人我一也使庚冰書一付之浮沉洪喬當自

符堅得王猛擬先主之得孔明以余觀焉孔明龍卧南陽且不肯區區為吳魏起而况羗狄耶雖先主帝室之胄猶必三顧而後出而猛起徒以呂婆樓一呼斯亦過不自重矣且孔明志滅漢賊以弘王業隆中數語一時先登之言纒纒泮泮萬世之下猶可想對而猛之所與堅謀者何史稱其一見便若生平語及與廢大事異符同契是則堅實懷公子光之心者起細以行大事而猛實從史以成之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二

三十四

符生之變又不特與聞乎故而已也出處大致夷夏大防君臣大分猛固養如此廼欲以擬孔明不亦猶蝓蟻之比神龍乎若夫以衆望誅苛法而不能救也以辱已譖禁世而殺之史謂其睚眦之讐必報與夫開誠布公者又遠矣

幽州

蝗盡幽州之境廣袤千里遣使者發幽冀青并之民討之三時而不能滅使者為之下獄可謂蕃熾極矣然蝗終不越幽州又不食麻苳至於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其禾麥之地上田畝收七十石

下者三十石。自隆古以來。未有災患若此之極。收獲若此之穰也。至於一畝倍十餘畝之收。一歲兼十數歲之積。可謂罔誣矣。人主好大喜功。耻聞災異。群下化之。恣其罔欺。苟以蕩上心。豈復顧民窮嚴天憲乎。此秦人大舉入寇。先一年事也。亡徵著矣。司馬公豈妄言者。書之于冊。貽笑千古。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二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二

三十五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富貴不如貧賤 不如壽考 不如天死

人所甚親者。父子兄弟也。所甚欲得者。富貴壽考也。富貴壽考。父兄以欲之。子弟以欲之。父兄此又人之至情也。謝晦為宋臺右衛。還都寧家。賓客輻輳。兄瞻驚駭。謂晦曰。吾家素以靜退為業。汝勢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四

傾朝野。豈門戶福耶。乃籬隔戶庭。曰。吾不忍見此。又言於高祖曰。臣本素士。祖父位不過二千石。第年三十。志用凡近。榮冠臺府。位任顯密。福過災生。其應無遠。特乞降黜。以保衰門。高祖不聽。遂楚佐命功。寄任益重。瞻憂懼成疾。不治而卒。顏延之以子竣佐孝武。義師封侯。貴重權傾一朝。凡所以資供。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嘗乘羸牛車。逢峻鹵簿。即屏住道側。嘗語竣曰。平生不喜見要人。今不幸見汝。見竣起宅。謂曰。善為之。無令後

人笑汝拙也。表解師職。嘗蚤過。竣遇賓客盈門。竣方卧不起。延之。怒曰。汝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驕狠傲慢。其能久乎。王晏佐齊明帝廢立。建武中為尚書令。從弟思遠。謂晏曰。兄荷武帝厚恩。今一旦贊人如此事。彼或可以權計相傾。未知兄將何以自立。及此引决。猶可保全門戶。不失後名。晏曰。方噉粥。未暇此事。及拜驃騎。會子弟謂思遠兄思徵曰。隆昌之末。阿戎勸吾自裁。若用其語。豈有今日。思遠應曰。如阿戎所見。猶未晚也。後頗勸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之。晏默然不答。思遠退。晏方嘆曰。天下人遂勸人自殺。旬日晏及禍。故富貴人之所甚欲也。而兄曾不以欲之。其弟父曾不以欲之。其子。此其富貴有不如貧賤故也。褚淵以宋司空。兼太保。奉璽綬。帥百官。詣齊宮勸進。齊遂以淵為司徒。賓客賀者盈坐。淵從弟焯嘆曰。彥回少立名行。何意披猖至此。門戶不幸。復有今日之拜。又曰。使彥回作中書郎而死。不當為名士耶。名德不昌。廼復有期頤之壽。故壽考人之所甚欲也。而弟曾不以欲之。其兄此

壽考有不如死天故也

南宋郭世通家貧。與其妻傭力以養繼母。嘗生一子。輒瘞之。懼其違也。文帝賢之。旌其門。嗟夫。異哉。養子以繼嗣。未聞其以違養也。以為違養。如其勿生。斷一樹。殺一獸。非其時。猶曰不孝。况無故而殺其母之孫乎。斯人也。浮名所薄。至殺其子。則優為之。弑父與君。直亦未及焉耳。韓退之曰。不腰於市而幸已。况復旌其門。余以是惜宋之失刑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可餽也。則有餽子以為忠。易牙樂羊子也。大權可竊也。則有僂子以為威。王莽武則天也。

陶季直病免。望蔡令。時劉彥節袁粲。以蕭道成權盛。將圖之。素重季直。欲與謀。季直以袁劉儒者。必致顛沛。固辭不赴。俄而彥節等敗。齊初為尚書比部郎。時褚淵為尚書令。素與季直善。頗以為司空司徒主簿。委以府命。淵卒。尚書令王儉。以淵有至行。欲謚文孝公。季直曰。文孝是司馬道子謚。恐其人非具美。不如文簡。儉從之。季直又請為淵立碑。始

世通 郭世通 子為 孝子 通世 郭世通 子為 孝子 通世

南宋 郭世通

陶季直 陶季直 直操 識不 正

故後

終營護。甚有吏節。按季直宋人也。知有齊而不知有宋。當代人物。則知有褚淵而不知有袁劉。其為人識操。不正若此。且仕宋為望蔡令。佐齊為尚書左丞。建安太守。入梁。又為給事中。黃門侍郎。不忠亡耻甚矣。名註孝義傳。君子為季直孝而不義也。南史循吏傳。稱吉翰為宋武帝所知。累遷徐州刺史。時有死罪囚。典籤意欲活之。因翰入關。呈事。翰省訖。語令且去。明可更呈。明且與籤不敢復入。之。迺來取。昨所呈事。視訖。謂曰。卿意欲當宥此囚。

金鬪子 上篇

卷之十四

四

死命。昨於齋上見其事。亦有心活之。但此囚罪重。不可全貸。既欲加恩。卿便當代任其罪。因命左右收典籤付獄殺之。原此囚生命。其刑政類如此。子以為囚之罪。果不至於死。而典籤者欲生。雖生之可也。囚之罪已無可生。而典籤者直欲以意生之。則必有利其財。而然。是固有法之可按矣。胡為遽執而殺之耶。夫此囚可生。則欲生此囚者。又何可殺。不然。死豈易耶。而以人相代為耶。若曰。惡其賂。焉則其道。迺於明日。已有悔沮之心矣。乃呼之更

北魏 西事 晉經 母子 祖孫 之變

來。是誘之而必殺也。死者生之。生者必殺之。何居豈所以語於法之平乎。使其刑政類如此。亦橫而已矣。將以稱於吏曰。循不亦安乎。

南史宋傳。隆傳。會稽縣人。黃初。妻趙。打殺息。載妻王王。已生男。稱女。葉。依法徙趙二千里外。隆議曰。禮律之與本之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地出。父母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即載之於趙。雖言三世為體。猶一稱。雖創巨痛深。固無雙祖之義。舊令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者。聽之。趙既流移。載為人

金鬪子 上篇

卷之十四

五

子。何得不從。載從而稱不行。豈名教所許。孫祖之義。自不得以永絕。事理然也。從之。北史魏刑。蚪傳。鴈門人。有害母者。八坐奏。輟之。而潛其室。宥其二子。蚪駁奏云。君親無將。將而必誅。誅逆者。慘及甚。親害親者。令不及子。既逆甚。梟獍禽獸不若。而使禮祀不絕。遺育承傳。非所以勸忠孝之道。若聖教含容。不加孥。修宜投之。四裔。勅所在。不聽配匹。詔從之。兩事議者。皆經人倫。母子祖孫之變。然予以為姑有殺其婦。罪必行於姑。可也。婦之子。非姑之

孫與自不待以其母故而誓其祖子有殺其母慘止及其子可也子之子非母之孫與又不待以其父故以絕其宗故傳隆之議可也邢蚘之奏君子以為過之何則修其子及其孫使遺育遂殄禮祀永絕是豈殺其母者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惟舜乎孝至舜與曾參可以無遺憾於為人子矣而孟子僅以為可楊子且以為不足也此蓋本舜與曾參之孝之心而言也人子之於親其心寧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四

有既乎今世俗事其親曾不能萬分一古人之末節而哆然詡以自張至於廣求詩歌以播縉紳之譽乞哀當路以邀門楔之榮叶亦不知其何心矣南史梁吉玠請代父死帝赦之後丹陽尹王志欲於歲首舉克純孝玠曰異哉王尹何量玠之薄乎父辱子死道固當然若玠當此舉乃是因父取名何厚如之固拒而止古之純孝者不難於以身代父而尤不欲以父取名而今之事親者乃欲借父以取為名因名而始知有吾父是以我為重於

也而可乎吁誠不知其何心矣

北史甄密參中山王英軍事英鍾離敗退鄉人蘇良歿於賊中密盡私財以贖之良歸傾資報密密一皆不受曰濟君之日本不求貨豈相贖之意余謂密舉義甚高詩云如可贖令人日其身自身可贖而况長物乎然或者以為道求可繼復有蘇良則叔雍之貨贖矣昔子貢於魯贖人而不受金孔子聞之曰魯自此不復贖人矣竊恐叔雍之贖人不再也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四

魏吏部尚書崔亮奏立停年格不簡人材專問勞舊吏部郎中薛琰乃上書曰臣聞錦駮雖輕不委之以學割瑚璉任重豈寄之以弱力若使選善惟取年勞不簡賢否使義均行焉次若貫魚勘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今黎元之命繫於守長若其得人則蘇息有地任非其器為患更深請郡縣之職吏部先盡擇才并學通古今曉達政職者以應其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以其積勞之中有才堪牧人者自此在先用之限其餘不堪

才自止其力。豈容老而棄之。將佐丞尉。去人稍遠。小小當否。未為得失。宜依此補叙。以酌其勞。書奏不報。予謂亮立停年格。非為初不簡人材也。薛琬之任人才。亦非并棄舊勞也。二者固相須。不相妨廢耳。然自停年格。行世之不為巧宦鑽貴。幸滯。滯之聖書。淹滯豈盡不材也。若惟擇人材。應選不拘入職。遠近年勳。多少誠善。其散母乃反為僥倖之聖書。且人才非久試不見。既得其材。自益宜久。

金鑿子十篇 卷之十四 八

於其職。豈可使風去人耶。天下饒中材。其甚不材者。自有部刺史。考劾當擢去。吏言又懸三年之課。黜幽之典。於是乎行。其大賢大材。世之所希。楚如堂上。風標特出。資格自不得限之。衡誠設。寄以輕重。度誠設。寄以長短。物豈無差等耶。然一寄輕重。長短。於權度之中。使物各以其精。物醜好。輸之輕重。長短。而價辨焉。則輕重。長短。固與精物醜好。互準而並行。至於明珠不徑寸。良玉不盈尺。而所毓孕淵潤。所藏山輝。則初自不妨其兼。鄉連城也。

今以明珠良玉。不可為輕重。長短。遂欲與衡毀度。以意稱量。天下之物。詎知兼鄉連城之實。不世出。母乃益長人。偽而違物情乎。如琬之明。開簿領。當官敏事。稱小有材。然元又專政。則事元又元。又廢李神。執有寵於靈太后。則復事李神。執。其外託方格。內實浮動。則誠無事。停年格。若停年格。予則竊有取焉耳。又自亮立停年格。亮甥司空諮議劉景安。亦有書規亮。亮書答之。併見亮傳。

終傳

金鑿子十篇 卷之十四 九

得財失行。吾所不取。訪王還之。竊高其行。然不能信其中道以否。偶記它書。溫公自陝歸洛。以俸餘買布。洛布價高。即以陝價賣之。南軒先生曰。不如伊川塌麥。有來問麥價者。曰。依市價。欲損之。不答。蓋若減價。便是近名。乃知雋前事。終涉有意。又北史趙柔嘗有人遺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鬻之市。柔索絹二十疋。有商人知其賤。予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柔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柔初不知直。然信其一言。終不貳價。

不欲以利動其一心。誠可也。人之為善。誰不如我。竟使商賤。賈人物以去。潔已而類人。不可也。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義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取諸人。亦一介不以與人。此可謂以道義平分於人我之間矣。元順不及也。衛茲弱冠。與同郡圈文生俱稱盛德。郭林宗與二人共至市。子許買物。隨價鬻值。文生嘗呵。減價乃取。林宗曰。子許少欲。文生多情。此二人非徒兄弟。乃父子也。後文生以穢貨見捐。茲以烈節垂名。有道可謂善。觀人。蓋子許無心。而文生有意。雋之有意在於近名。而文生有意在於近利。又其最下者。

北史李士謙善談玄理。嘗有客坐。不信佛家。應報義士謙喻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豈非休咎耶。佛書曰。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為人之謂也。佛道未來。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鮌為黃熊。杜宇為鷓鴣。褒君為龍。牛哀為虎。君子為鵠。小人為猿。彭生為豕。如意為犬。黃母為菴。宣武為鼈。鄧艾為牛。徐伯為魚。鈴

下為鳥。書生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刑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為樗櫟。僕以為然。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本豈有心乎。陳子曰。木之無心也。故不能變化。松柏之不為樗櫟也。無心也。雖然。如松柏者。衆矣。繩之為鵠也。龍之為蠅也。魚之為鹿也。鵠之為猿也。蛇之為鼈也。鯀之為虎也。蠖之為蝶也。鼠之為鴛也。桑蠶之為蠋。蠶之為蠅也。水蛆之為蚩也。結蟻之為復育也。老耨之為猿也。胡蝶之為駒。駒掇之為乾餘骨也。蠶之為蛹。蛹之為蛾也。魚卵之為蝗。蝗之為蜻。為蠶也。蛇之為雉。雉之為屋也。雀之為蛤。蛤之為雀也。鳥之為鷹。鷹之為鳩也。魚之為龍。龍之為魚也。鷄之為鷓鴣。鷓鴣之為布穀。布穀之復為鷄也。臨淮之鷹化而為鷲。邵武之鷲化而為蛟。猶曰。此皆有生之性也。腐草之為螢也。朽木之為蟬也。腐菌之為蜂也。朽瓜之為魚也。稻之為蚕也。麥之為蛭。蝶也。蒿之為螻蛄也。積灰之為蠅也。老韭之為莧也。毒菌之為巨蜂也。

酒之為蠓也。醢之為蚋也。飯之為螭鬚也。羊肝之為地臯也。馬血之為轉燐。人血之為野火也。泉之有為乳為醴也。星之有為井為石也。果皆由心作乎。

易曰：隨有獲，貞吉。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言人臣居功當如此。比齊蘭陵王長恭，累以戰功，別封數郡。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憐其稱家事，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二

貪殘長恭未荅。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名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問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勳，今復告捷，威聲太重，宜屬疾在家，勿豫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嘆曰：我去年尚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而薨。然則遠禍果在道不在術，遠禍之道在退不在進。贖貨自穢，無救於敗。長恭是也。郭

汾陽當由至誠獲全。窮谷極欲為王檢身之計，漢高不忌文吏，故蕭相國出於獄中。使韓彭亦請田宅，賤貨貸，無免理也。

李安父仕周，開國封公安。復釋褐襲爵，固周世臣也。楊堅作相，蹶蹶然，引安左右，與其弟哲、谷、永、碎首誓為死士。君子惜之。安叔父璋以梁州刺史力扶賢藩，志靖兇醜。周公之過，誘恚中應，鄴寄賣友，義存君親。其在斯乎。而覆與安謀，謂它人父。安曰：丞相吾父也。見本傳。瓦合逆節，尼漏忠圖，遂僂趙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三

王叔氏亦族。宇文之不祀，忽諸矣。賣國以酌賊恩，覆宗而奸官賞。不忠不孝，天其覆諸。感疾而殞，啜泣何及。

許善心以陳散騎常侍，聘隋時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及命留繫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如陳官，賜衣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迺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此人能懷其舊君，即我

善心以陳散騎常侍聘隋時文帝伐陳禮成而不獲及命留繫賓館及陳亡上遣使告之善心素服號哭於西階下藉草東向經三日勅書唁焉明日有詔就館拜如陳官賜衣善心哭盡哀入房改服復出北面立垂涕再拜受詔明日迺朝服泣於殿下悲不能興上顧左右曰此人能懷其舊君即我

李安不忠不孝

言於亂世戀美仕於昏朝未遂懸車旋踵覆轍是所謂患至撥焉未足憫也

按詩魚藻序以為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情王居錫京將不能以自樂故

君子思古之武王焉今衡方頌文帝故煬帝云

隋盧景衡嘗行至浚儀所乘馬為它牛所觸致死牛

主陳謝求還價直景衡謂之曰六畜相觸自關常

理此豈人情也君何謝焉拒而不受李士謙奴嘗

與鄰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於手下震惶

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為相謝然可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六

遠去無為吏所拘也東漢宋則子年十歲與蒼頭

共習琴射蒼頭弦斷矢激誤中之而死奴叩頭就

誅則察而恕之潁川荀爽深以為美唐韓滉有幼

子弟洵抱弄之因失手墮地死滉戒約其妻必毋

哭曰恐傷小郎意四事皆人所難然盧以物賤則

義愈重季以人疎則命自輕此輜所謂德毛易舉

耳宋深體於人情韓篤會乎天倫故能損忿就平

抑哀處此非養性定而見理明疇然乎老牛舐

犢乳雞搏狸豈人忘諸而人異乎物者正以物稟

一至而人包五常為能靈應時出而不窮吁斯豈可與庸俗道也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四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四 十七

金壘子上篇卷之十五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

王魏不死建成之難。而從太宗尹氏曰。高祖在上。命出一人。太子藩王。俱人臣也。王魏初受高祖之命。而為東宮臣僚。事敗之後。惟當席藁待罪。惟高祖所命耳。今若不論君命。而各欲死於所事。其或未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五

亂之前。高祖遷王魏於秦府。則戰鬪之際。二人將何從乎。苟亭辨論。似為有理。足破千古之惑。愚謂不然。太子藩王。固俱人臣也。不尤曰。太子國之副君乎。故太子圖諸王。而有弗正。在太子則當諫。諸王圖去太子。則惟有死而已。記曰。士死制何君命之俟之有。

朝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

朱子與留丞相書。朝士有不願為忠臣之說。恐不得為興邦之言也。予按唐書魏徵嘗言於太宗。願陛下俾臣為良臣。無俾臣為忠臣。忠臣良臣。惟上之

將相材

所便者。而願太宗之俾為此。毋俾為彼。蓋所以望其君之厚。而非止以期待其身也。若後世不願為忠臣之說。直以避其君之當為桀紂。而以美舜諛其君。且欲以蓋其承迎之跡。是則奸臣之尤。而何足道哉。不為忠臣。亦豈得為良臣耶。夫仗節死義之士。恒得於犯顏敢諍之臣。故未有良臣。而不優為忠臣者也。

金壘子上篇 卷之十五

古有將相兼材者。李靖將材。也不可相。太宗嘗問李靖曰。卿嘗言李勣能兵法。久可用否。然非朕控馭則不可用也。它日太子治若何馭之。靖曰。為能下計。莫若黜勣。令太子復用之。則必感恩圖報。於禮何損乎。太宗曰。善。朕無疑矣。其後太宗將崩。黜勣授高宗而用之。蓋靖策也。用之人勿疑。疑之人勿用。靖乃使太宗疑用用疑。不失之疑。則失之用。失疑棄士。失用棄國。此授遺託孤何等。而可失哉。為將者。以術施之。敵可也。使君乃施之。臣下殆矣。太宗又問曰。李勣若與長孫無忌。共掌國政。他日如何。靖曰。勣忠義。臣可保任也。無忌佐命大功。陛下

以肺腑之親委之輔相然外貌下士內實嫉賢是靖能任勩不任無忌它日無忌不負太宗勩迺負靖此舉矣靖尚知人哉靖疑侯君集若集學兵法於靖而不欲盡其傳迺盡傳其書與李勣靖之不知李勣為老奸所瞞久矣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咏詩既而笑曰胡越一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臣知力所及昔漢高祖亦從太

金齋子上篇

卷之十五

三

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所不取也按高祖唐創業君太宗擬以太公以漢高自予也徒以晉陽造攻之自我而謂父蒙其成矣此其矜大孰甚焉高祖徒誇多其兄太宗嗤之太宗且欲掩父可乎太宗初許薛延陀婚既納其聘復絕之褚遂良以失信諫余曰忠信之行於蠻貊必也義乎夫復言非信也昔者孔子嘗與蒲之人盟而棄之矣言奚必信之有夫貢子女方物蓋殊方之所以效臣妾也若之何降天子之尊而以先之戎狄垢帝女之貴

太宗絕薛延陀婚

唐太宗從上皇置酒

而以竝之胡媼不已辱乎遂良善諫者不於其許而於其絕何也若衡山之降叔玉有成命矣而停之此失信之大者而遂良未之諫及焉何與豈謂信可負於已沒之大臣而不宜棄於方張之敵國乎夫亦是以存沒與替而為之蓋抑不堅於信矣攷是時唐將契苾何力奉詔往省母涼州為薛延陀毗伽可汗所執智使從何力箕踞拔佩刀割左耳誓不屈毗伽怒欲殺之其妻諫乃止太宗聞之泣下即詔許延陀尚王因求何力乃得還公主行

金齋子上篇

卷之十五

四

有日何力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既許之奈何何力曰禮有親迎宜詔毗伽身到京師或請靈武彼畏我必不來則姻不成而憂憤不知所出下必勢貳不及一年交相疑沮毗伽素狼戾必死死則二子爭國內叛外携不戰而擒矣帝然之后如其策然則天子蓋以禮示戎狄而戎狄目不能來乃為失信在薛延陀非在中國也唐裴行儉初平都支遮旬獲環寶不貲有馬礪盤廣二尺文彩燦然軍吏趨跌盤碎惶怖叩頭流血行

裴行儉

三宗
大用
大臣
而奇
錄小
過

儉笑曰。尔非故也。何至是色。不少吝。宋韓魏公在
大名。月有人獻玉盞一隻。云耕者入壤塚得之。表
裏無纖瑕。可指。亦絕寶也。公以百金答之。尤為寶
玩。每開宴召客。特設一卓。覆以錦衣。置玉盞其上。
一日召漕使。且將用之酌酒。俄一吏誤觸卓。倒玉
盞俱碎。坐客皆愕然。吏伏地待罪。公神色不動。笑
謂坐客曰。凡物之成毀有時。俄顧吏曰。汝誤非故
也。何罪。二公真雅量哉。夫其實吏勿罪。可能也不
徵於色。是難能也。斯下以動其中矣。二公名將相
也。有以哉。或曰。使獻公之不貪。有曹武惠之節。則
都支遮匄之寶。固不克於下陳矣。使魏公澹無嗜
好。若范文正公。則墟墓間物。豈至為席上之娛哉。
唐太宗以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杖。輕下士貴
吏。玄宗以御史大夫宋璟監杖人於朝堂。杖輕貶
睦州刺史。大將軍國之爪牙。而使之執杖。御史大
夫國之耳目。而監杖。又皆以杖輕得罪。猥用大臣
而苛錄小過。胥失之矣。
或問唐太宗嘗賜絹以辱賊。後漢王烈之居鄉也。

金疊子 上篇卷一五

或問
唐史
房杜
蘇許
姚宋
陸敬
輒上
陸敬
輒上

有益而覺焉者。以布與之。二事同乎。曰。帝者勅大
法以行教。士者持清論以華俗。所乘之異也。太宗
於是乎失刑矣。且太宗賜絹於方犯之初。此為賞
姦。彥方與希於已悔之後。此為賞善。固弗同也。
唐史稱賢相。必曰房杜。姚宋。而當時諸人之論。頗不
一。如陸長源上宰相書。稱房杜。蘇宋。而不及姚劉。
輒上崔相國書。稱魏房。姚宋。而不及杜權。德輿。作
陸敬輿翰。死集序。亦以魏易杜。惟房宋。無異詞。以
今諦之。蘇許公之獻。可替否。在公廢私。宋廣平所
遜。重然其相業。未能遠過於姚。以魏文貞之賢。房
杜不及。而世多以房杜稱。則以房杜夙事潛邸。及
太宗即位。首用為尚書左右僕射。共筦朝政。當時
天下初定。臺閣制度。憲物文典。率討裁二人之手。
二人同心濟謀。以左右帝。成一代之制。故時稱賢
相。必首房杜。而鄭公初事太宗。為諫議大夫。備咨
訪。貞觀三年。始以秘書監。參預朝政。十年始知門
下省。參議朝章國典。而未嘗正居丞相之位。又承
房杜之後。大業已定。閹飾而已。故止以諫諍顯而

金疊子上篇 卷之十五

四八七

不及以功業聞。然於徵何貶耶。至於杜與姚之時。有見遺不能如房宋之確然者。則亦有繇房杜以謀斷相資。而謀之所以開者。深姚宋以奇正相濟。而正之所以全者。大况杜任事日淺。又房所薦而姚之救時應變。或流於權譎耶。然必曰房杜姚宋。此又一代相業不易之定論也。已。或曰餘無狄梁公陸宣公裴晉公諸人乎。曰唐三百年。致治推貞觀開元。而致公際遇其時。君臣之間。以義始終。前後莫比。否者有臣而無君。是故諱於其遭已。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七

妻師德奮自邊鄙。戴紅抹額。應詔與虜戰。八遇八克。蓋猛士哉。及積功至台輔。乃能遜以受訶。斷以容技。忍以待濟。異以遠聞。不詭不隨。當猜暴之代。而晏然以功名終。攷其所為。大類曹參。皆更事女王。曹之賢。以其隨蕭。而妻之伐。存乎推狄。然曹無聞於輯呂。而妻有開於存唐。妻賢矣哉。

李世勣不忠不義。容易一言。負人付託。禍敗人國家。二賴賊性。老當在耶。身翼戴武氏。及武氏之亂。勣已死。勣子敬業。首事天下。起而討之。雖敗。訖於覆。

李世勣

妻師德

身滅族屍僂。及以勣然忠臣烈士。何意近出其裔。倡大誼而盡前愆。勣可謂有子。積不善之報。於是焉而爽矣。燕泉何氏謂徐氏為宗之禍。距勣死才十一年。謂天之報施。嗟夫。使天之報施。逆惡率以令子。則世之子孫。為善不幸。而罹禍。舉為其祖父不善之報。而首鼠草間。全軀苟免。妻子之臣。且反為家之孝子矣。蓋何氏以惡勣可也。浸淫殆及於敬業不可也。

尚論人物。當就其明志大節。觀之未易以一時成敗。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五

八

若是其幾也。駱賓王首事信草草。武氏之不誠。是亦天也。然其偽臨朝。一檄懸揭。逆賊布之天下。曝之日中。雖不幸而敗。迄免其身。妖狐之魄。禡矣。亦博浪之一椎也哉。余嘗讀其傳。而悲之。以彼其材。將馳軼於功名之塗。鼓行而前。孰禦。而卒遭廼於下位。沒身而不進。蓋骭勝奇介之士。與及觀其為武功王薄。所上裴吏部書。乃惓惓自託於徐元直。李令伯之流。繹其詞旨。蓋慈孝之誼。諄然。斯豈慷慨獨立。執一槩而已者。且其言曰。義士期乎貞夫。

尚論人物

忠臣出於孝子。既不能推心以奉母，亦焉能死節以事人。然則公蓋天性忠孝，而其所立固已素矣。

蘇良嗣高宗時遷荆州長史帝遣宦者採竹江南將時上苑宦者所過縱暴至荆良嗣囚之上書言狀帝下詔慰獎取竹棄之武后時遷文昌左相遇薛懷義於朝懷義體寒良嗣怒叱左右批其頰曳去武后聞之戒曰第出入北門彼南衙宰相行來毋犯之二事皆人臣之所難而良嗣能之其健佷伸其剛烈直往而不撓真古大臣風而史稱當世

恨其少學，蓋求之備矣。豈亦太史公評申屠嘉無學術，殆與蕭曹陳平異者耶。

秋仁傑為知頃使

高宗時將幸汾陽宮，以仁傑為知頃使。并州長史李冲玄以道出，妬女祠俗云盛服過者必致風雷之災。廼發數萬人，別開御道。仁傑曰：天子之行，千乘萬騎，風伯清塵，雨師灑道，何妬女之害耶。遂令罷之。高宗聞之，嘆曰：真大丈夫也。狄公之為大丈夫，乃此乎。見耶。公巡撫江南吳楚之淫祠，毀者千七百所。何有於妬女祠。帝也驟聞而激賞之，有悞於

中。而見以為不可及者與。且道有妬女而避之，若宮中何。帝悅而不能釋也。

王方慶為左庶子侍太子讀書方慶奏人臣於天子未有斥太子名者今東門殿名多嫌諱請一改之制曰可及為相子為眉州司士參軍武后問曰卿在相位何子之遠對曰虜虜王陛下愛子今尚在遠臣之子庸敢相近按前一節倉唐悟魏文侯之事也後一節左師觸龍喻趙太后之術也易所謂于巷以遇王公其近之又武氏嘗問數夢雙陸不

勝。而對曰：宮中無子以感悟后。李邕為狄仁傑傳則曰：仁傑李繁大唐說纂則曰：方慶而新唐書無採之。蓋綜其實然。則公惓惓為太子，卒返周為唐，其功蓋梁公之亞也。

察友誼均兄弟。若推而上之，雖其父母猶已父母古人處此，良不鹵莽。唐狄仁傑以薦授并州法曹，同府參軍鄭崇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謂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請長史蘭仁基請代行。柳宗元徙柳州刺史，其友劉禹錫得播州，宗元曰：播非人

發友誼均兄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五

所居而禹錫親在堂吾不忍其窮無詞以白其大人如不往便為母子永訣即具奏欲以柳州授禹錫而自往播二公為其僚若友親在迺甘心以其安易危之死而不悔他尚足動哉徐大玄為杭州參軍哀其僚張惠以賊抵死而惠母老迺詣獄自言皆受以薄其罪惠得不死而大玄坐免官十年此又寧為其僚分過以安其母之心以遂其子之孝者帝綬將為進士舉首以其友楊疑母老讓之不對策此又寧推美於友以為其母榮者今世士

金罍子二篇

卷之十五

十一

大夫處僚友若梗萍相值無少顧念事利害僅毛髮以秦越人視甚或擠焉矧推念及其父母此四公者皆唐事而可以激頽俗故堯而存之

李昭德

李昭德為相而答殺王慶之榜殺侯思正勇哉此中屠嘉所不能得之文帝而昭德行之武氏之世蓋古之大臣者與史稱其頗怙權為衆所指目弗察矣當官而行矯枉拂邪則有之以守道也何怙權之有儉乎丘惜迺為群小甘心焉武氏惑之以放於死悲夫

徐彦伯

徐彦伯為武氏任酷吏頗起大獄王公卿士以語言被引迺著權機論為世戒欲人慎言也亦庶乎孔子言遜之旨耶至乃與張易之等入禁中為武氏撰三教珠英又會郊祭上南郊賦誦矣或曰遜以辟咎不亦可乎曰不預撰三教珠英者無朱敬則耶武氏何嘗罪之况義所不可焉避咎

何易于

何易于自益昌調羅江宰相裴休出鎮綿州嘗從觀其政導從不過三人蓋刺史自以養縣令庶約也然亦自易于為益昌管腰笏引刺史舟一事有以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二

動之予謂使邑有蔣況則部中令且求蔬飯而過其軍邑有何易于則裴刺史不敢盛車騎而入其界夫風之乎誠在乎人之有以自立何如耳

徐有功

徐有功以當報皇甫文備之獄公知有法已矣曷文備胸中哉報怨者以直折獄者惟允公是謂耶或曰文備酷吏也公母念怨自當疾惡夫無其隙焉得而舍之是為惡人者常幸也曰不然公所閱者獄耳就事而論按之以法故稱乎焉若摺其它故使罰浮於事是又羅織也何以服人且為文備多

1.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卷之十五 十一

其

矣可盡殺乎抑公之為此所謂仁術焉公之正色而理寬多矣群不逞之心必有以私譖公於武氏者是役也所以少降酷吏之氣而大信於武氏之心公之道自是行矣

亦于
孫瑞
功
不族
之意

漢王允既誅董卓蔡邕在允坐有嘆息之音允責邕為王臣世受漢恩國王危難曾不倒戈卓受天誅而更嗟痛使使收付廷尉邕謝不聽竟殺之嗟夫邕之赴卓非其雅懷本以避刑憐然就修然其帷帳密謀所以佑扶善類衰止克心功亦有焉遷延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三

懼禍不即自裁斯其清行之累耳座上嘆息之音得微存亡今故之感耶允遽執而施之過矣唐張柬之等既遷武氏於上陽宮姚元之獨嗚咽流涕桓彥範張柬之謂曰今日豈公涕泣時耶元之曰前日從公誅姦逆人臣之義也今日別舊君亦人臣之義也雖獲罪實所甘心遂出刺亳州元之之涕非特伯皆之嘆矣邕以此見殺而元之乃僅出刺亳州蓋柬之之不為允也又按張柬之等之首謀也元之適自靈武至於是柬之等遂以其謀告

姚崇
奏請
捕蝗

之斬關之舉元之亦與有勤而隳功蒙讐潛焉滄之無從也豈以是自媚於賊后哉是時辟陽雖去產祿方張元之固以預觀其敗故不欲與享其成蓋亦士孫瑞推功不侯之意也然知而不告徒以孫免固亦憂國之不忠矣君子曰元之雖知其猶在薛季昶劉幽求之後乎

開元四年山東蝗大起姚崇為相奏請除之夫除之此固非本務也而縱之可乎倪若水之奏曰蝗是天災自宜脩德斯假人於越而救溺子者論也盧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四

懷慎曰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夫將孕洽長厲而以為保和是盡糜人以餌蝗也已且夫除毒蠱攻蠹物除狸蟲去鼃鼃除水蟲射妖鳥非先王之灑乎唐劉禹錫嘗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宜與善地然九齡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議者以為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忤心失恕陰責其大雖他美莫贖耶原禹錫以王伾叔文事被黜憲宗欲終斥不復廼詔雖更赦令不得原後它宰相哀其才稍稍內徙而終不逞故持此論以撼諷時宰非焉

論也。攷史稱九齡以雅厚稱。非苟為收者。公嘗著言六合元元之衆。宅生於刺史。命懸於縣令。不宜用牧守之任。為斥逐之地。蓋公意慎簡守令。以重民命。一言之間。仁心藹然。烏在其失恕乎。且善地非所以竊惡人。知其不才而放之。又何善地之有。古有以禦魑魅。投畀豺虎。蓋放而流之。必至此而後可者。鬼神亦福善。禍淫。苟妄畏陰責。則陽明之世。刑賞皆失矣。

張九齡以忠亮大節。事明皇時。上壽千秋節。群臣爭

金鑑上篇 卷之十五 十五

獻珍異。而九齡獨上所為事鑑。號千秋金鑑錄。傳

陳儆戒之意。蓋卷阿天保之所以祝其君也。頌而

不忘。將之以規。審乎大臣之風。與九臯公季也。為

嶺南節度使。楊貴妃寵盛。織繡之工。專供妃院者。

至七百人。中外爭獻器服珍玩。而九臯獨以所獻

精靡。加三品。吁。媿乃昆矣。

唐明皇嘗謂吾相韓休。吾貌雖瘦。天下必肥。世善帝

知休。亦謂帝能抑情克己。為天下用賢也。以李林甫傳攷之。林甫之相。寔休所薦。德林甫嘗薦已。故

唐明

張九

比周阿黨。以行其私。休負帝弘矣。廟謨顛倒。四海動搖。五十年來。作瘡痍。果誰為之。雖誓肥天下。旋縱虎狼。使食其肉。如勿肥可矣。

三章 元時

唐秘書監姜皎得罪。中書令張嘉貞希權幸。意請加

詔杖已而皎死。會廣州都督裴伯先抵罪。嘉貞復

援皎比。張說曰。刑不上大夫。為其近於君。且所以

養廉耻也。故士可殺不可辱。向皎得罪。官三品且

有功。若罪應死。即殺。獨不宜廷辱。以卒伍待也。况

勲貴在。入議乎。事往不可咎。伯先豈容復濫哉。帝

然之。嘉貞不悅。曰。何言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

為之。非可長保。若貴臣盡杖。正恐吾輩及之。渠不

為天下士君子地乎。夷州刺史楊濟。坐贓當死。上

命杖之六十。流占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為決

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為辱。止可施之

徒隸。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監察御史蔣挺。坐法

詔決杖朝堂。張廷珪為黃門侍郎。奏曰。御史有譴

當殺殺之。不可辱也。三事先後皆開元時。而燕國

諸公之論。蓋上尊國體。而下流福於士大夫弘矣。

金鑑上篇 卷之十五 十六

三子

李林甫善刺上意而養其欲揚國忠又先李林甫意而中所欲故玄宗雅安林甫相之至十九年林甫又雅無甚國忠也然卒之賊玄宗者莫材甫賊林甫者莫國忠夫薑有尾無或犯之鼯鼠之口其故食牛至心而勿之覺也二子鼯鼠哉

觀千秋之為

唐玄宗好道而宰相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迎上心而市寵也小人哉賀季真一代嘉德為秘書少監天寶初以夢游帝居廼請為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賀亦饋糟餒醢耶先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五 十七 幾察微適然遠遁留侯赤松之託也然君子謂賀哲於謀身而疏於悟王矣惜哉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六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張璠為父報善

楊萬頃殺張審素二子璠璠為父報讐殺萬頃張九齡欲活之李林甫必欲殺之而二子竟伏大罪或曰太宗雍熙三年七月癸未京兆鄠縣民甄婆兒報母讐殺人詔決杖遣之惜乎璠璠不遇聖王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余按唐本傳議殺璠者裴耀卿豈林甫亦一時預議者耶傳明言審素為雋州都督有陳纂仁者誣其冒戰級私庸兵則是審素非有罪也巳而纂仁復告審素與董堂禮謀反審素即反者至是且擁兵決計起矣豈一介之使馳咫尺之書遽可縛而獄耶汪也不請輒獄審素審素亦不詞而就獄其非反者亦大故可明也堂禮不勝忿而殺纂仁因以兵賜汪使為雪罪此不過武人情愆一朝二俚之至耳事起雋州審素獄於雅州其與聞乎故

又非有瞭然不疑之跡也。汪遵當審素以及實何也。琇與瑄方以弱稚之年。氣雄萬夫。祖擊父讐。如撲園豕。又條狀繫各。將盡指厥餘而甘心焉。然後以一死白官。其孝烈夙成。千古一見也。夫春秋之義。父不受誅。子復讐而可。然則寢苦枕戈。以誓衝讐人之胸。非二子所取。而曰格子。乃以為琇知父之冤。而不知詔使之不可殺。有親無君。不可謂孝。夫馳按狀者。詔使也。不按狀而移怒焉。以逞詔使乎。吾見楊汪殺張審素也。琇與瑄為父審素殺楊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二

汪何疑於詔使之不可殺之有

唐玄宗西幸。車駕自延英門出。楊國忠請由左藏庫而去。上從之。望見千餘人。持火炬以俟。上駐驂曰。何用此為。國忠對曰。請焚庫積。無為盜守。上歛容曰。盜至若不得此。當厚斂於民。不如與之。無重困吾赤子也。命撤火炬而後行。聞者皆感激流涕。迭相謂曰。吾君愛人如此。福未艾也。雖太王去豳。何以過此乎。後唐廢帝子重美幼而明敏。如成人。石敬瑭反。廢帝如河陽。重美居守。晉兵至。劉后積薪。

將焚其宮室。重美曰。新天子至。必不露君。德月。勞民力。后以為然。后及重美俱死。予謂唐玄宗之。不焚左藏。重美之。不焚宮室。皆瀕國之危亡。而有君人之心。然重美非自作之孽。而罹不可追之禍。可哀矣。玄宗貴為天子。不能藏富於海內。平居利日月之入。以豐其私。賄。一旦有事。而卒為大盜之積。雖運之未衰。福之未艾。以有反正之日。然亦不可不謂之倖也。

陰陽之和。不長一類。萬民之主。不阿一人。若玄宗之。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三

阿祿山可恠也。祿山營州羯也。開元中犯法當死。幽州節度使執送京師。玄宗詔原之。宰相張九齡識其有反相。執不可不顧也。天寶三載。祿山以范陽節度使來朝。肅宗時為太子。識其反相。請以罪誅之。亦不聽。帝嘗一日登勤政樓。坐左設大金雞障。施一大榻。詔祿山坐。太子諫其寵甚。必驕。帝曰。胡有異相。我欲厭之。是則雖帝之於祿山。亦心知其必反矣。曰。我欲厭之。至降其帝之尊。與連榻。又進其監妻。與之陪枕席。挈天下勁兵健馬悉昇之。

是使之必亂而何以爲厭哉

何有

唐玄宗以父則殺子以夫則棄妻何有於兄弟而獨

第

數數然者哉蓋宋王成器以天下讓而有以養其

不伎之良心也史以爲友愛天至則過矣或曰宋

藝祖非讓天下與已而太宗遷其嫂殺其姪則何

君曰讓不同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

非衷也夫柱斧之聲在而意宋氏之竊有以尼其

先也宋王之讓讓也藝祖之讓而以爲不終也夫

金匱之書在而懼德昭之將有以擬其後也或曰

金匱子

卷之十六

四

天下者藝祖之天下也受人之天下而有不思者

乎曰始陳橋之事蓋非藝祖之本謀也太宗實與

諸將密而遽以黃袍強焉太宗以爲手天下以授

兄而今返之也

嘗疑唐相楊綰是日麻出而郭中令公方宴客聞之

遽命減其座中聲樂之半以爲中令以一代宗臣

制行豐儉不能自裁而顧有所畏及讀蔣洸傳洸

歷四縣令美政流行郭子儀軍出其縣勅歷下曰

蔣洸令縣供億當有素去得蔬飯足矣毋撻其清

也由此觀之蓋公盛德平生所存務欲成人之美

類如是

東坡

蘇東坡言郭子儀鎮河中日河甚爲患子儀禱河伯

薄待

曰水患止當以女奉妻已而河復故道其女一日

無疾而卒子儀以其骨塑之於廟至今祝之惜乎

此事不見於史也余謂東坡待子儀薄矣子儀無

是也子儀之見迺不出鄴巫媪耶使西門豹笑人

矣

薛仁貴脫兜鍪以見突厥而突厥相視失色下馬羅

金匱子

卷之十六

五

拜郭子儀免胄見回紇大會而回紇捨兵下馬拜

曰果吾父也史所謂蜚英騰茂旣久方築壇推轂

之初人已失七箸者况臨陣耶然仁貴遂進擊突

厥大破之而子儀即召與飲遺錦繡結歡與之誓

奸如初蓋仁貴驍將子儀重將固不同也抑仁貴

之力度足以勝之欲因使大創以厭其復來子儀

散兵未合而虜衆數十倍故將示之至誠以服其

心然假好於悔罪之回紇而并力於棄親之吐蕃

因師于戎內以不疲煩中國而外以離戎狄之今

使不復相為用。則大計存焉。夫誠與謀合。威與信行。此今公之所以未易可及也。

秋郭狄懷英郭子儀皆忠之盛者。與艱以存其貞。晦以用其明。其志定。故不易其事。其意誠。故莫媚於物。其材具全。故迄成其功。弗露其倪。賢哉。夫周之黜黜。實之沾沾者。殞矣。抑狄又難也。其又有苦心者。與或問姚宋可以肩狄乎。曰。一代之良也。然宋也直而姚也。謫直或先事之幾露。謫或自全之計長。以龜其濟乎。則未之必也。曰。郭子儀更之則何如。曰。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六 六

斯二公者。蓋易地則皆然。

郭子儀唐郭子儀在邠州。嘗奏一州縣官不報僚佐以宰相不知體為言。子儀聞之。謂曰。自兵興以來。方鎮武臣率多跋扈。凡有所求於朝廷。常委曲從之。此無他。疑之也。今子儀所奏。人主以不可而置之。是不以武臣相待而親厚之也。諸君可賀我矣。德宗自復宮闕。常恐生事。姑息藩鎮。渾瑊嘗令人奏事。不過喜曰。上不疑我。

承相楊綰卒太常請易名。文貞奉符蘇端駁議。謂公

楊綰 文貞

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答惡。未歸於公。梁肅不然而之。乃代太常答。謂公與元載。猶荀爽之於董卓。晏子之於陳氏。又曰。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望慕我。我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請如前議。於是朝廷卒從之。兩議今見文粹。攷唐書本傳。綰嘗以侍郎歷禮部吏部。是時元載秉政。忌綰望高。疏薄之。因建言。大學當得天下名儒。汰其選。即拜綰國子祭酒。外示尊重。而寔以散地處之。然則載之薦公。果非善意也。常哀傳。哀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六 七

素嫉怒綰。及綰卒。有司議謚文貞。哀微諷比部郎中蘇端令駁之。毀綰甚過。端坐黜官。則端之毀綰寔寃意耳。

唐開元中宰相共食實封三百戶。謂之堂封。及元載為相。又日賜御饌。可食十人。遂為故事。常哀奏。停之。又欲辭堂封。宋渡江初。呂願浩為相。堂厨每廳日食四千。至秦檜當國。每食折四十餘千。執政有差。於是始不會食。此一事而唐宋宰相或辭或不辭。或因而折收以為已利。其賢不肖何如哉。或曰。

郭子儀 儀奏 一縣 官不 報

秋郭 二公 則皆

常哀 欲詳 堂封

史稱時人譏袁以為朝廷厚祿所以養賢不能當
辭位不當辭祿如之何曰養賢有常祿浮於祿之
外則為利夫利而處之賢者宜不為按唐張文瓘
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
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
節減以自取名蓋時之譏袁者取此吾意寧取袁
耳堂食之弊至於唐季益溢觴矣兩省每歲符江
淮大賈使主堂厨食利因是挾貨行天下所至州
鎮為右客富人倚以自高至李德裕始一切罷之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八

唐僕固懷恩李懷光皆身經百戰立殊功於王室卒
以纖芥遂棄而從賊固克德之根心亦上馭之失
其道哉然懷恩反其母曰我戒汝勿反國家酌汝
不淺提刀逐之曰吾為國殺此賊取其心以謝軍
中懷光初蓄異志其子璿從帝啓曰臣父必負陛
下願蚤為之備及懷光敗而璿死君子謂懷恩有
母懷光有子也懷光伏誅詔以懷光嘗有功宥其
一子歸其屍使收葬懷恩既敗走雲州群臣入賀

金鑿子 上篇卷一六

上條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勳臣顛越又何謂
焉命輩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
禮葬之唐待反逆之家猶追念功勳不絕其類亦
可謂有禮矣

盧杞為虢州刺史

州有官豕食民為害杞奏請去
之詔徙之沙苑杞曰同州亦陛下百姓不如食之
德宗從之且嘆曰守號而憂他州宰相材也遂有
意柄用矣宋真宗南衙日開封府十七縣皆以歲
早放稅即有飛語上聞謂放稅過實太宗不悅有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九

旨下京東西兩路諸州選官覆按時會會知亳州
王冀公在幕毫當按太康西平兩縣曾乃遣冀公
行公至兩邑按行甚詳諸抗言放稅過多追收所
稅物而冀公獨乞全放人皆危之明年真宗即位
首擢冀公為右正言且謂輔臣曰當此之時朕亦
自危懼欽若小官敢獨為伸理此大臣節也自後
進用超越卒至入相兩人為唐宋問小人决然亡
疑意其平生所為皆蠹國害民事而撫機進會一
且諂然且有仁人長者之言豈其猶有不其為小

人者與然君子積行在窮積功在民而九重之上
有曾不孰何其姓名者兩人一時為片善而即以
此遇主終其身富且貴然則小人者常幸耳

宣公
其儀

子謂漢儒以及經合道為權故有權變權術之說
自漢以來無人識權字今按陸宣公替換李楚琳
狀有云夫權之為義取類權衡衡者平也權者鍾
也故權在於衡則物之多少可準權施於事則義
之輕重不差其趣理也必取重而捨輕其遠禍也
必擇輕而避重苟非明哲難盡精微故聖人貴之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

乃曰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言知
幾之難又曰以反道為權以任數為權此古今所
以多喪亂而長奸邪也致堂胡氏謂贊之學其師
承不可攷然觀其陳輕重之義破反道之說皆秦
漢諸儒所不及則權之一字宣公固已卓契其義
而程子乃遠空視漢唐以下諸儒槩以不識幾於
闕畧漏道矣

杜黃

杜黃裳傳黃裳有經濟大畧而不脩小節頗通餽謝
無潔白名卒後數年御史劾奏黃裳納郊寧節度

高崇文

高崇文錢四萬三千緡按黃裳子載辭服則黃裳
於行已已無可觀不特小節之不脩矣倘見唐人
幽閒鼓吹載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乃命一
幹吏寄錢數千緡并氈車子一乘亦直千緡使者
未敢遽送迺於宅門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
婢二人青衣藍縷問何人曰相公夫人使者遽歸
以告師古師古抑其謀終身不敢失節審然則杜
公清儉一德內孚於深閭外諭於強藩蓋庶幾乎
誠而動矣又何無幽隱之節操潔白之嚮稱哉按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一

昌黎順帝實錄黃裳當子壻王叔文用事而處之
悠然不群不黨其立節如是直宰相也

魚朝恩

魚朝恩嘗約郭子儀脩具元載使人告以軍容將不
利於公其下裹甲願從子儀不聽但以家僮十數
往朝恩曰何車騎之寡也告以所聞朝恩泣曰非
公長者得無致疑乎裴度元稹同相度嘗條積愆
按李逢吉欲併中之陰令李賞誅裴度曰于方為
積結客將刺公度隱不發神策軍中尉奏其事帝
命韓瑒等劾方無狀積度皆罷遂命逢吉為門

一 丹黃參日 1

下侍郎平章事。逢吉信險賊多知善運巧。然幸幸
售亦晉公之識之量。差貶於汾陽矣。公雖隱不發
然受人之言不能無疑。有動於其心而激發於聲
色。兩激相訟而逢吉遂得以乘其敝。且夫元載亦
逢吉也。載計不行而顧以深服於朝恩之心。子儀
神用襟識豈夷所思耶。不然萬一疑信之間且聽
其下之衷甲。載必復使人騁而告於軍容。此春秋
賢無極所以惡卻宛於子當而殺之。漢劉粲之所
以誅其太弟義也。其禍又豈如度而已哉。甚矣小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人機詐可畏而貴在於君子之有以待之也

唐淮蔡平。天子詔刑部尚書韓公愈撰平淮西碑。公
以吳元濟之平。由丞相裴度能固。天子意得不赦
卒禽之。多歸慶功。而李愬特以入蔡功居第一。愬
妻唐安公主女也。出入禁中。訴碑不實。帝詔斷其
文。更命翰林學士段文昌為之。見舊史云。而羅隱
記石烈士孝忠者。猛悍多力。折節事李愬。為愬前
驅。其信任與愬家人伍。元和中。蔡人不歸。天子用
裴丞相計。以丞相征蔡。若愬者。光顏者。重胤者。皆

受丞相指揮。明年蔡平。天子快之。詔刑部韓侍郎
撰平蔡碑。將所以大丞相功業於蔡州。孝忠一旦
熟視其文。大恚怒。因作力推去其碑。僅傾墜者再
三。吏執以聞。帝甚訝之。命具獄。將斃於碑下。孝忠
度必死。乃伺吏隙。用枷尾拉一吏殺之。天子聞之
怒。且使送闕下。因召見問。孝忠頓首。因盛推愬功
而刻石紀功。盡歸乎丞相。愬之名。乃與光顏重胤
齒。陛下賞不當功。非所以勸人。臣不推碑。無以為
吏禽。臣不殺吏。無以見陛下。臣死不容時矣。請就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六

刑。憲宗既得淮西本末。且多其義。遂赦之。命曰烈

士。復召翰林段學士撰淮西碑。一如孝忠語。如此
則韓碑之踏。又若不專出於愬妻之為者。豈愬妻
既以此愬於帝。而烈士事。又適當其會與。抑或烈
士者。亦有所恃。而後敢然與。夫將相之致懸矣。功
人功狗。亦切喻也。以信越之百戰。猶不得比績于
蕭何。而况是舉也。度既以謀贊天子之決。復以氣
作諸將之敢。身履行陣。又非特指示發蹤者耶。韓
之功。裴非特事體。固亦事實。彼愬妻之訴。與烈士

之忿。正戰國鄒忌之妻與客。所以美忌於城北徐公者。是亦安足以爲信。而憲宗遽入其說。歸於不暇。耶吾觀退之之碑。亦未見所以歸美於度者。間嘗一二及之。而亦其叙次之不得。不然。至其所以叙愬者。初未嘗畧也。不知褊心者。何故乘之。然嘗反覆思之。蓋淮蔡之役。一時用事者多不與。而退之方盛叙憲宗斷之功。且曰皇帝歷問於朝。一二臣外。皆曰不可。大官臆。快唱聲。萬口和附。則唱聲和附者。益不樂。故群言鑄詆。而憲宗卒亦不能堅

金鑄子 上篇 卷之十六 十四

其信。蓋憲宗至是。非特疑愈。且有不釋然於裴相之心矣。若愬之所以入蔡。正緣阿跌氏以其衆當一面於洄曲。每戰克捷。賊勢日窘。遂悉銳卒聚界上以抗。而元濟僅憑空堞以居。故愬得以乘虛而入。退之之碑亦云。元濟盡併其衆洄曲。而始叙愬破蔡取元濟事。而愬黨以爲如此。則蒙人之成。不得爲奇。不知不如此。則亦何以爲直筆。傳信來世也。攷是時。退之定從裴相軍中。退之嘗請於裴須兵千人。問道以入蔡。必爲賊未及行。而愬已自

文城夜入得元濟三軍之士。咸爲公恨。見公行狀。神道碑及舊史云。然則使愬師稍緩。夜半之功。且出一書生矣。愬亦何得區區矜負其白額豕耶。然愬雖世將。識道理。入蔡之役。市肆不改。索鞭以見裴度。示蔡人上下之分。非恣肆矜功者。是役也。出於其妻與宰之私。而成於二三臣外之唱聲和附者。未必愬之本心。然適足以敗愬。而累憲宗之盛德矣。談者以李愬之入蔡。乘雨雪也。攷史先是告裴度師期。於是乘夜發出文城。柵引而東。襲張柴

金鑄子 上篇 卷之十六 十五

益甚。以夜半師傳蔡城下。坎墻登焉。是偶會天雨雪耳。師非緣雨雪。亦非緣雨雪而後功也。蓋是時吳元濟悉蔡之銳士於洄曲。以抗光顏。而元濟所與憑堞者。疲羸不過千人。愬以故持其虛。又用蔡之降將李祐等爲鄉導。故得以夜行如歸也。雖微雨雪。元濟投首矣。然師行雨雪。因而用之。自是一奇。高宗朝。薛定方討賀魯。會大雪。軍中請須霽。定方曰。今岑暉風烈。虜謂我不能師。慮其不虞可也。

當日無功上策。於是晝夜進收。所過人。氣。張。抵。金。牙。山。取。之。得。獻。昭。陵。

錢徽
不發
宰相
私書

錢徽為禮侍。知貢舉。楊憑家多藏。鍾王張鄭遺蹟。在書。斷畫品者。憑子渾之畫。獻於宰相。段文昌求致進士第。文昌託徽。繼以私書。翰林學士李紳亦託周漢。實於徽。及榜出。兩人皆無名。而李宗閔與元稹。素厚善。後以爭進相。嫌隙。揚汝士與徽有舊。是歲宗閔督蘇巢。及汝士第。殷士俱及第。故文昌紳皆大怒。文昌百奏。徽所取進士。鄭朗等十四人。皆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六

子翁莖薄。不當選中。穆宗以訪於學士元稹。李紳交證之。遂內出題。命中書舍人王起。王客郎中白居易。重試於子亭。而朗等十人皆落下。貶徽為江州刺史。初議貶徽。宗閔及汝士皆勸徽以文昌紳私書進呈。上必開悟。徽曰不然。苟無愧心。待喪一致。脩身慎行。安可以私書相證耶。令子翁莖焚之。其後朗果以次舉登第。致位宰相。起居易之覆試。落下。非至公也。然吾所以深服徽者。不在其拒宰相學士之請。蓋不阿權勢。不佞交游。一公則能之。

至於受人之敝。而不肯發人之私書。以自明。則幾於畏得喪。忘順逆。進乎道矣。是難能也。大曆中。劉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晏用令狐峒判吏部南曹事。峒德晏之舉。每分關。必揀其善者。送晏。不善者。送炎。炎心不平之。及建中初。峒為吏侍。炎為宰相。不念舊事。有士人杜封者。故相鴻漸子。求補弘文生。炎常出杜氏門。則託封於峒。峒謂使者曰。相公誠憐封。欲成一名。乞署封名。上字。峒得以志之。炎不意峒賣也。即署名託封。峒即以炎所署奏。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七

言宰相逼臣以私。臣若從則負陛下。不從則炎當害臣。德宗出疏示炎。炎具道其事。德宗怒甚。曰此奸人無可奈何。欲決杖流之。炎苦救解。貶衡州司馬。夫人能容已。已則裏其私怨。夙負而疑之。疑已過矣。及乘人之不疑。機而致之。書先發而制之。峒自以為保富貴。計無遺策矣。其如人理之莫可容何哉。讀徽事。謂是於士大夫。若饑食渴飲。然無大異者。因感令狐峒。識士大夫間。狼貪狐媚。狙詐鴆毒。何物度有。吁。亦可畏哉。

柔立
張似
君子
忘怨

上聞白居易欲相之李德裕素惡之乃言居易衰病其弟敏中辭學不減居易且有器識遂以為翰林學士入相而後德裕之貶敏中詆之甚力初有薦丁柔立於德裕不用及其貶也柔立為右補闕上疏訟其冤坐阿附貶南陽尉宋李昉好接賓客江南平士大夫歸朝者多從之游雅厚張洎而薄張似及昉罷相洎草制深攻詆之而似期望必詣昉或謂似曰李公待君素不厚何數詣之似曰我為廷尉日李公方秉政未嘗一有請求此吾所以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八

重之也君子之於人也亡已好惡其心惟其人之臧與否焉而已小人之與人也亦亡已愛憎其心惟其人之盛與衰焉而已柔立可以訴德裕之冤而似可以數詣李昉柔立張似君子也以其人之臧否為好惡而不以已恩怨故也敏中可以訐德裕之非而張洎可以深詆李昉敏中張洎小人也以其人之盛衰為愛憎而不以已恩怨故也

上官
請因
以危

唐興平縣民上官興以醉殺人而逃聞械其父乃自歸京兆尹杜棕御史中丞宇文鼎以其就刑免父

請減死詔兩省議以為殺人者死百王所守若許以生是誘之殺人也諫官亦以為言文宗以興免父囚近於義杖流靈州君子以為失刑而日格子曰唐文宗於是乎失刑哉未失也上官興歸獄之期於必死不若縱囚來歸者之期於幸免也是故殺一人固足以守天下之法釋一人尤足以悖天下之倫或問日格子之議何如余謂不然文宗之失刑於是乎果矣使上官興父殺人而興哀號請代父父之生出於至誠如梁之吉粉然於是乎皆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六

十九

降而宥之為孝子屈法以成其志以風民而出於孝情其可也殺人者興而捕以逮及其父是興既擅殺人之竟復負危親之辜而沛然來歸正免其父興於何有哉昔漢安丘男子毋丘長從母行市人辱其母殺人而逃安丘追蹤得之長歸而以械自繫請罪夫歸而以械自繫與聞父械而自歸者幾無以異而長也不忍親辱之故而殺人與夫殺人以危及其親者不同膠東侯相非文害吏也而長不道於殺興也免殺奸萌而長罪隙不甚乎文

子於父母
信常

宗惡得為有刑也哉

唐張志寬為里正。忽請縣稱母疾求急。令問狀對曰。母有疾。志寬輒病。是以知之。令謂其妄繫於獄。駭驗如言。乃慰遣之。裴敬彛補陳王府典籤。一日。忽泣涕謂左右曰。大人病痛。吾輒然。今心悸而痛。事叵測。迺請急倍道歸。而父已卒。先儒謂子生於父母。一體而分。喘息呼吸。其氣常相通也。若母之指齧。而兒痛在心。兒之口噬。而母汗于乳者。非此理耶。東漢蔡順母有急客。順出求薪。母噬其指。順即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六

二十

心軌棄薪。馳歸。劉宋朱脩之。被圍城。聞脩之母在家。乳汁忽出。甚怪之。梁城有有孝性。富入宿直。死尉母劉氏在宅。夜暴病亡。指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曉。宅信果報。函問推此而終天悼殞。明冥殊塗。然而隻雞危酒。馨香達之。有赫斯臨。不俟頃者。感通之故。未可遂委之恍惚矣。惟其心誠於孝。而無以間之之謂與。今人當偶富貴。輒高廣紅黃。喜徵于氣。或接遇上人。得一顏色。則夢有朕兆。至或親有過。不遠千里之外。而澹兮寂然。若罔聞知。此

金鑿子 上篇卷一六

非其心誠于富貴。而或火殺於父母耶。所謂仕則慕君者耶。

金鑿子 上篇卷之十六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六

二十一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七

明上虞陳 終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聖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極楚 其奸

劉棲楚之險躁也阿宰相李逢吉為盡力進裴度使不得更入相其人蓋八關十六子之一而自為拾遺乃能諫敬宗之晏朝數游至於叩額出血楊虞卿之佞柔善附麗倚宰相李宗閔牛僧儒為姦利

卷之十七

世謂之黨魁而拜監察御史乃能諫穆宗之逸游拒諫何躬市人行而口烈丈夫也哉儉佞小人知榮利之可求而又未嘗不知美名之可掠也特其好名之心終不若好利之切而既規利於宰相復取名於優柔不斷政非自出之天子兩得之而無少損夫何憚而弗為哉君子曰唐劉棲楚楊虞卿漢杜欽谷永其姦一也

杜仲 杜仲

唐武宗初立以非宰相楊嗣復李珣意聽仇士良言遣中使就潭桂州誅此二人戶部尚書杜仲奔馬

見李德裕曰天子年少即位茲事不宜手滑於是李德裕與崔珙崔鄆陳夷行三上書奏謂嗣復珣等若有罪惡乞更加重貶必不可容亦當先行究鞫俟罪狀著白誅之未晚今不謀於臣等遽遣使誅之人情莫不震駭願開延英賜對至晡時乃開延英召德裕等入德裕等流涕極言竟釋之懿宗時侗為宰相一日兩樞密詣中書宣徽使楊公慶繼至獨揖侗受宣他宰相畢誠杜審權蔣伸起避公慶出書授侗發之迺宣宗大漸時宦官請鄆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七

二

王監國奏也且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當以反法處之侗反覆讀畢復封以授公慶曰王上欲罪宰相當於延英回示聖旨公慶去侗謂兩樞密曰內外之臣事猶一體今王上新踐祚固當以仁愛為先豈復遽贊成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乎兩樞密相顧默然徐曰當具以公言白上非公重德無人及此三相復來見侗徵請宣意侗無言三相惶怖乞存家族侗曰勿為它慮既而意然及延英開上色甚悅兩事相類而以仁

愛養君之初心以忠厚存國之大體。精力也。純純臣哉。又按楊嗣復以牛僧孺李宗閔黨牽連入相而李珣曰相又嗣復所引李德裕既與僧孺宗閔讐。陳夷行為德裕厚嘗與嗣復珣先後相議論相短。文宗為罷夷行相。而獨相嗣復。至武宗初立。迺欲首誅嗣復珣二人。而德裕夷行救之。獨力蓋二公非特為嗣復珣也。其所全大矣。劉昫舊唐書言此事迺無李德裕然德裕以武宗立之年秋自淮南入輔政。明年始有命使往荆南。桂管殺嗣復珣之。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三

事則德裕時方首相不宜無與今會昌一品集中論救楊嗣復等三疏歸然。

武宗時延英訪對。史官不及知。楊嗣復建言。故事正衙起居注在前。便坐無所紀錄。姚璿趙憬皆請置時政記不能行。臣請延英對宰相。語關道德刑政者委中書門下直日記錄。月付史官。他宰相議不同。止便敬休拜起居舍人。建言天子視朝。宰相群臣以次對言。可傳後者承旨宰相示左右起居注。載錄季送史官如故事。詔可。既而執政以幾密有

不可露罷之。按史官隨宰相入侍。仗下美惡必記之。此貞元開元事。二臣何不引以為比。且嗣復宰相也。而欲自為史。便敬休史官也。而欲受成於宰相。異乎吾所聞矣。

唐懿宗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於鳳翔。或言昔憲宗詩嘗為此。俄晏駕。帝曰。使朕生見之。死無恨。四月至長安。天子御安福樓迎拜。至泣下。七月帝崩。按四月迎佛骨。至禁中。七月而帝崩。或者之言。驗耶。曰不然。此枯腐安能與知人生死。人生死。天也。或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四

言憲宗迎佛骨。而無救於必死。可也。謂憲宗以迎佛骨亦死。蓋論事於人主者。惟明義理以為之斷。而無必以禍福之說。恐而搖焉。斯可耳。敬宗將游驪山。或叩頭諫。以天寶事者。敬宗曰。驪山若是險耶。朕宜一往以驗卿之言。及往而返。謂侍者曰。彼叩頭之言。安足信耶。吁。此皆唐事也。

佛氏之說云。輪迴五道。無有窮已。謂人出沒於生死海中。人可鬼。鬼可人也。如此則一人一鬼一鬼一

人絕於此育於彼攝入凡錄曾無踰時生登民版
愜有定數既不由世道盛衰為之繁耗亦不由造
化合散制其死生此悠繆不經之至易斷者矣且
復歷世賢聖今化何人本家祖宗更聯姻屬甚者
牛羊犬豕皆且以為吾祖而奉之吁猥褻極矣

鄭縕
知幾
遠害

鄭縕武無它技業可槩見然始為州能以一州之力
傳檄歛黃巢兵使毋犯境任滿去州雖他盜至不
敢取所藏庫贏錢曰鄭使君錢何敢犯其威重如
此斯豈碌碌無材具而然遭王政廢絀抱奇弗洩

金聖子上篇 卷之十七 五

故托詩以諷其語多俳諧苟以匿景晦跡混世免
患一相豈其心哉搔首之言匪曰自量蓋審勢洞
化知不可矣固讓而後始就位三月而乞骸君子
以是服其見幾之豫而違害之遠也不然白馬驛
之禍且朝暮及之無救於唐亡而胥及溺亦何為
哉而作史者徒善其自知不亮其知時之哲也亦
淺乎涯涘蘊武矣且謂繁輩不次而用捍豚臚拒
羆牙為趣亡夫以唐之亡非一日歐陽永叔謂其
大勢已去雖有知力不能為者以孔明之賢不能

盧攜
請討
黃巢

夫漢於既衰而欲以興唐貴之繁不亦難哉

唐僖宗乾符六年黃巢陷廣州騰書求天平節度使
帝令群臣議咸請假節以紆難而盧攜方倚高駢
使立功乃曰駢才畧無雙淮南天下勁兵又諸道
之師方至葺爾賊柰何捨之令四方解體耶鄭畋
曰不然巢之亂本於饑其衆以利合如以恩釋罪
使及歲豐其下思歸衆一離即巢檟上肉耳今不
伐以謀而怖以兵恐天下憂未艾也天子內亦屬
駢乃然攜議及巢破江淮天下危懼人皆各攜始

金聖子上篇 卷之十七 六

下詔以巢為天平節度而賊已破潼關是夜攜御
藥死巢入京師斲棺磔屍長安市唐史贊曰唐將
亡攜為之鳴梟宜天之假手於賊而磔其枯骨也
吁史之論其不然哉巢逆勢既盛豈一天平節度
能厭其欲而其下之從巢者轉戰既多獲利滋久
漸生心於僥倖矣苟非大創大剷豈歲豐之所能
解而况賊跡徧天下四方流離百姓失業必及豐
年所謂侯河之清議固已悞矣如駢之材畧信可
倚以為用而賊首未授僧口茲多致使懼震王之

威內嬖將之策以保境為解蓋失於朝廷馭之無其道非攜倚之失其人也攷是年黃巢屢為高駢所破遂趨廣南陷廣州而駢奏請遣兵馬使張璠將兵五千於郴州守險留後王重佐將兵八千於循湖二州邀渡自將萬人自大庾嶺趣廣州擊黃巢巢必逃遁乞勅王鐸以兵三萬守梧昭桂永四州之險其處分已大定屬巢在嶺南士卒罹瘴疫死者什三四而廷議不從遂失事會是朝廷實未嘗一用駢何得以用駢拒巢之請為攜罪乎或曰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七

史稱攜素不悅王鐸又欲激巢使戰而敗鐸者果如是攜罪不容死矣日事之有亡未可知然鐸傳鐸移檄討賊士氣皆起爭欲破賊故巢賊數蹙而宦人田令孜策賊必破功出于已乃攜鐸於帝故鐸功危就而讒見奪是固亦非必攜之罪也

杜曉不全 忠孝

杜曉祖審權父讓能皆唐相昭宗以王行瑜等兵犯京師殺讓能以自解曉以交死無罪居喪哀毀服除布衣幅巾自廢十餘年崔胤屢辟不起及崔遠判戶部又辟之或謂曉曰稽康死子紹自廢不仕

山濤以物理責之乃仕吾子恣令杜氏歲時鋪席祭其先人同匹庶乎曉乃為之起累遷至翰林學士梁太祖即位歷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友珪立袁象先等討賊兵大掠曉為亂兵所殺蓋君子之事其君以義故不為苟合也其祭先以禮故不為苟豐也曉之父相唐無故而殺之曉不能讐君亦安能忘親夫茹哀不仕以終其身不亦善乎誰謂庶人不足以祭其先哉昔稽康死紹仕固山公之勸而亦康之遺命也彼曉之為或人起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八

張昭能成 張憲之節

唐莊宗時張昭以游士攜文數十軸謁與唐尹張憲即署府推官奏授真秩加監察御史憲為北京留守昭亦從至晉陽莊宗及難郭中兵士推戴明宗昭謂憲曰得無奉表勸進為自安計乎憲曰我本書生見知主上位至保釐乃布衣之極苟覩頽求生何面目見主於地下昭曰此古人之志也公能

行之死且不朽矣。相泣而去。憲遂死之時論重昭能成憲之節。謂昭能成憲之節。不謂昭起憲之死者何也。昭知憲當死。亦料憲之必能死故也。昭與憲可謂相知矣。憲死而昭不死。以留守推官御史更事明宗。夫幕官奏授加憲職焉。昭不能為憲死。獨亦不當為莊宗一死耶。既仕明宗。至禮部侍郎。御史中丞。已更事晉事。漢事。周。又事宋。歷封數國。君子謂昭能成憲之節。惜不能自成其節也。

新唐書載楊涉。昭宗時。仕至吏部侍郎。哀帝時。進同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七 九

中書門下平章事。為人端重有禮法。方賊臣陵慢。王室殘蕩。賢人多罹患。涉受命與家人泣。與其子凝式曰。世道方極。吾嬰網羅不能去。將重不幸累汝。然以謙靖。終免於禍。今按五代史。涉名列六臣傳中。當昭宗時。仕已至吏部尚書。非侍郎也。及朱全忠篡。逼涉以唐宰相。領押傳國寶使。奉寶朝梁。至於金祥歿。北面舞蹈再拜賀。梁遂拜涉門下侍郎。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終其身富且貴。豈特免禍耶。然謂之謙靖可哉。豈亦偶弗之致與。資治

通鑑載唐禪梁攝侍中楊涉。為押傳國寶使。涉子直史。言於涉曰。大人為唐宰相。而國家至此。不可謂之無過。恐手持天子璽。綬與人。雖保富貴。奈千載何。蓋辭之。涉大駭曰。汝滅吾族矣。神色為之不寧者數日。陶岳五代史補。謂凝式諫父。恐事泄。即日佯狂。時謂之風子。容齋二筆。亦謂凝式病父失節。託於心疾。五代十二君。佯狂不仕。至胡三省攷異。乃曰。按世宗實錄。凝式仕梁。未嘗有疾。唐同光初。知制誥。始以心疾罷。明帝及清泰帝未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七 十

俱以心疾罷官。天福初。致仕在洛。有風子之號。非梁初。即佯狂也。據此。則狂亦自其心疾。不可謂之佯狂矣。當唐梁之際。楊涉與蘇循。備極奸諂。棄唐事。梁以苟富貴。循子楷。為起居郎。自謂有功於梁。求不次擢用。嘗上議。駁昭宗。謫全忠鄙薄之。循亦朝夕望為相。為敬翔。李振所惡。言於朝。詔循及張禘等十五人。竝勒致仕。指斥歸田里。循父子至河中。依朱友謙。及唐同光初。求唐舊臣。以備百官。朱友謙遣詣行臺。至魏州。入牙城。望府解。即拜。請之

拜殿見王呼萬歲舞蹈泣而稱臣。翌日又獻大筆三十枚謂之盡日筆。王大喜。即命循以舊官禮部尚書。為河東節度副使。張承業深惡之。循父子無燕耻。一至此涉與循雖同入六人傳。疑式亦牽連入梁。又仕唐晉。非守節不仕者。然授人富貴。當國家禪受易代之際。父子相顧。猶有咨且嘆息之言。度梁室富貴非甘心受之者。直畏禍耳。蘇循父子方持此求富貴不止。涉父子變為猶有人心。循指真梟獍之不若哉。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七

十一

朱全昱知成唐之非
朱全忠將受禪。有司備禮前殿。其兄全昱視之。顧全忠曰。朱三尔作得否。及宴居宮中。會諸王飲博。全昱已封廣王。酒酣。取骰子擊盆而進之。呼全忠曰。朱三尔。碭山百姓遭逢天子。用汝為四鎮節度使。於汝何負。而滅他唐家三百年社稷。吾見汝赤其族矣。安用博為。全忠不悅。罷會。全為亦不樂在京師。常居碭山故里。按全忠有兄如此。此獨不愧。朱五經見矣。余嘗性全昱不能自為。及為其三子辭。封雖身死。膺下而三子終見殺。知赤族之禍而不

能辟也。然亦可謂難矣。史稱全昱無他材能。以其明理識勢。如是。豈可馬季所望。初全昱當晚唐時。嘗一為嶺南西節度。及見全忠無君之萌。遽歛身求退。使其更能超然遠引於唐梁之際。則魯叔肝吳季札曹子臧之儔。夫何遠焉。

李德裕平泉山居石刻云。吾後世有以一草一石與人者。非吾子孫也。又云。吾百年之後。為權勢所奪。則以先人所命。泣而告之。後五代時。唐莊宗入洛。張全義監軍者。得德裕平泉醒酒石。德裕孫因託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七

十二

張全義復求之。方于戈倥傯之時。而其子孫不忘守其舊物如此。蓋亦恪承先誠。然矣。嗟夫。莫寶於吾之身。吾之身已不能遂有之。數窮景滅。還為造物者所取去。百年之後。卒歸之宇宙之寥廓。以為一可誰何也。一花一卉之奇。一水一石之怪。所以為耳目之娛。今耳目已無所傳。而顧區區欲留其所以為娛者於後世。不已惑乎。而况夫時運推移。市朝遷改。洛陽之銅駝。棲于荆棘。茂陵之金魚。出於人間。亦何有于一園。而唐之諸公。房魏諸賢。仁

人之後不幸衰廢不能保五畝之宅而為德裕之子孫者乃必其母以一草石之細與人祇恐衣食之計迫於身外之娛不待為權勢所奪將有持券而請之市者雖刻石之戒亦何為乎若衛公者可為惑之甚也然監軍者苟知念夫外物之在我有不足恤先志之在彼有不當違則一朝與之亦可以毋悵而顧以小鞭片言之不遜卒害其身不亦可悲已哉善乎東坡之記寶繪堂曰凡物之可喜而足以悅人時復蓄之然為人所取去亦不復恤此可以破衛公之感歐陽子菱谿石記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亦何必取而去也哉此達人之言而恒情之所不察况乎薰腐之餘亦何足以明此也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十三

實儀
急面
相位

容齋續筆引薛居正五代舊史韓林醫官馬道元進狀訴壽州界被賊殺其子獲正賊見在宿州本州不為勘斷帝大怒遣實儀乘驛往案之及獄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儀奉辭之日帝旨甚峻故儀之刑刑傷於深刻知州趙勵坐除名去氏謂本只馬

氏子一人遭殺而族誅二十四家頗歸咎周世宗苛斷好殺而不及儀若寬之者余以為事在餘人誠亡足責儀被服儒者以學行見信幸人王平居樹立謂何而畏威希旨輕殺人以求全富貴此則深可罪也惟明主可為忠言世宗初自然賊殺人其疑某某枉濫備以狀上使詞覈而旨側事具帝見之移矣不則以死繼之寧以一身易二十四族休明之朝亦何遽至此史稱魏仁浦事世宗世宗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七

十四

下急輕殺儀而仁浦營救因獲免者十七人從征鋒刃之下無橫死者然則惟儀無能為仁浦在廷諸臣又諸皆儀比故世宗成其過此非世宗之罪也談苑亦著儀目周朝負文章識度有聞望以公台自許急於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為端明殿學判河南府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期恩寵以取相位洛人苦之又嘗奉詔按筠州獄希旨銀鍊枉陷過多筠州宿州疑一獄所傳聞異不然則儀在陷又不知幾獄矣儀豈不知勸人主以省刑薄稅

為盛德事而一念圖相位繆迷失路遂至如此然相亦迄不得也仕宦會合要自有命焉耳自歐陽五代史出薛史幾廢宿州之事遂不傳朱子又以儀為宋名臣采其言行而錄之不復摭其訾繆至宋史閣畧又太甚儀事世遂無知者余故因洪氏之筆參以楊文公所錄而聊記于此以發明儀之隱微且以為誠焉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七

卷之十七

十五

金鑿子上篇卷之十八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闕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宋太祖謂曹彬不欺

四

宋太祖侍周世宗澶州曹彬為世宗親吏掌茶酒太祖從彬求酒彬曰此官酒不敢相予自沽酒飲太祖及太祖即位諭群臣曰世宗舊吏不欺其王者獨曹彬耳由是委以腹心太祖從曹彬求酒求官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酒耳官酒既不可予詞拒之足矣必自沽酒以飲太祖謂此霑霑者賈小忠市私惠納外交近於微生高之乞鄰與醢僖負羈之餽殮寘壁矣是時太祖霸業日起物望漸歸當五季草昧之際彬亦以周室至親乘間蚤自貳焉乃曰不欺主可乎周國之社稷已墟故主之子孫為庶而彬位窮將相尚云不欺主太祖之論彬暱矣誠不若太宗之論范質猶得其公也

宋太宗曰范質可謂賢宰相惜其欠周世宗一死耳

范質 惜其 欠周 世宗 一死

余以為人臣事君。策名委質。有死無二。天之制也。質自後唐長興中。登進士第。入官。歷晉及漢。至周已四姓。質賒人死多矣。一周世宗耶。或曰。質至周廣順始相。然則必相乃死人國事。尤非也。或曰。假質死於陳橋之變。尚亦不負周世宗乎。曰。無及矣。周為宋豈一日耶。夫霸府之威名。舊矣。五代相傳。禪有故事。當恭帝時。質為宰相。有右拾遺直史館鄭起者。上書質言。太祖得衆心。不宜使典兵。而質不悟也。及陳橋之變。蓋赤白囊未嘗審其虛實。而倉卒遣將。舉國之兵而授之。質於宋若任命焉。而謂一死足以報周世宗耶。或曰。使質不死。晉死漢而。適為周死。其庶幾哉。亦周世宗之豫讓氏矣。然質常稱馮道。厚德稽古。宏材偉量。雖朝代遷。質人無間言。屹若巨山。不可轉也。其言如此。則質固馮道中人。其不死固然耳。

陶穀 松本 松本

陶穀唐末由小官。受知宰相李崧。躡崇顯。入晉。李崧為蘇逢吉所陷。下獄。穀厚誣崧於朝。李昉崧族子也。以告崧。嘆曰。單州判官也。吾取為集賢校理。不

始置 參知 政事

數年。權掌誥命。吾何負於陶氏子哉。及崧遇禍。穀問昉識李侍中乎。昉曰。遠從叔耳。穀曰。李氏之禍。穀出力焉。嗟夫。世乃有以怨報德者乎。穀父。渙以夷州刺史。唐亂為兪帥。楊崇本所害。穀幼隨母柳育崇本家。至於長仕且貴。終其身迄于不聞有它。此固穀義與分天者也。世適有以德報怨者。穀者乎。

宋太祖即位。詔以文臣知州。分刺史之權。又令節鎮所領支郡。皆直隸京師。得自奏事。以分節度使之權。蓋厥猷弘遠矣。皆趙普協議於帝之為也。及始置參知政事。尋詔與普更知印押班奏事。所以分宰相之權。普即不自安。求去。何哉。

趙普 脫年 手不釋卷

趙普傳。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及為相。太祖嘗勸以讀書。晚年手不釋卷。每歸私第。闔戶啟篋。取書讀之。竟日。及次日臨政。剖決如流。既薨。家人發篋視之。則論語二十篇也。按普臨政處事。自是渠習於吏事。非開論語。普事中論語幾夫。讀書致用。乃以義理厭悅於心。久而出之沛然。豈今日讀之。明日用

使還與卿官職

之也。然普事止此。今世傳少微通鑑。却傳會普嘗自言某讀論語。以半部佐太祖。定天下。以半部佐太宗。致太平。則已極誇誕。匪徵於實。夫簡秩太重。離部上下可也。前十篇為勘亂之畧。後十篇為致治之謨。何物語哉。

王晉公祐。事太祖為知制誥。太祖遣使魏州。以便宜付之。告曰。使還與卿王溥官職。時溥為相也。蓋魏州節度使符彥卿。太宗夫人之父。有飛語聞於上。祐往別太宗於晉邸。太宗却左右。欲與之語。祐徑

全書子一篇

卷之十八

四

趨出。祐至魏。得彥卿家僮一人。挾勢恣橫。以便宜決配而已。及還朝。太祖問曰。汝敢保符彥卿無異意乎。祐曰。臣與符彥卿家各百口。願以臣家保符彥卿。又曰。五代之君。多因猜忌殺無辜。致享國不長久。願陛下以為戒。帝怒其語直。貶護國軍行軍司馬。華州安置。七年不召。太宗即位。召任兵部侍郎。不及見而薨。出邵氏見聞錄。而石林燕語亦載。太祖與符彥卿有舊。常推其善用兵。知大名十餘年。有告謀叛者。亟徙之鳳翔。而以王晉公祐為代。

且委以密訪其事。戒曰。得實吾當以趙普所居命汝。而授旨。徑使上道。祐到。察知其妄。數月無所聞。驛召而問。因力為辯。曰。臣請以百口保之。太祖不樂。徙祐知襄州。彥卿竟亦無它。兩書詳畧小異。又按凍水記聞。太祖欲使符彥卿典兵。趙普屢諫。以為彥卿名位已盛。不可復委典兵柄。上不聽。宣已出。普復懷之。請見。上曰。卿苦疑彥卿何也。朕待彥卿至厚。彥卿能負朕耶。普曰。陛下何以能負周世宗。上默然遂止。則太祖之疑彥卿。實萌自趙普一言。而彥卿與晉邸連。則晉公此行。實關晉邸。祐自彥卿正道其實。明主可為忠言。帝君臣獲全始終。兄弟之間。怡然天性。無復纖介之隙者。亦固祐力也。然祐少延不死。不十年。太宗即位。即王溥趙普官職。固次第有。不待兒子二郎而做矣。植槐之言。公一時自舒其幽遺可也。而卒驗於其子。是有數存焉。必以為此陰德之報。則當此盛朝。明主。人臣苟不為謬誦。即可勉為。何者。彥卿事本無跡。無太祖不可測之怒。以疑之乎前。而又有太宗必不可

全書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五

聞之覺以懼之乎後雖常人吾任其必然而况在
晉公亦何足以為異謂之陰德者耶

學士 果神

宋張公詠知成都討劉玘兵廻有以斬首級來賞者
公曰當奔突交戰之際豈暇獲其首耶此必戰後

剪來知復是誰殿直段倫曰學士果神明也當時

隨倫為先鋒入賊用命者其中傷被體王帥令赴

營將理矣公命悉昇以來先錄其功帶首級者次

之於是軍情以公賞罰至當相顧歡躍按戰後論

功先吊死而後問傷傷重優於俘斬刀傷優於箭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八

六

傷重傷優於輕傷而傷在前者迎敵傷在後者避

敵因而稍致甄別第其賞罰此固今日軍中所以

激勸將士之大端也按唐杜伏威用兵選敵死士

寵厚之與均其苦每攻戰罷選劍在背者盡殺之

故人思奮戰無堅敵南詔用兵其法亦前傷者養

治後傷者斬殺斬殺則已酷矣今欲肅士公爾賈士

勇蓋亦畧仿其法戰後檢閱一施勸懲乎

宋史

宋史稱真宗初年李沆為相王旦叅政沆日取四方
水旱盜賊奏之且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日人

至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

於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

及見此叅政它日之憂也及旦親見王欽若丁謂

等所為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乃嘆

曰李文靖真聖人也蓋文正至此已不能自悔

然儒林公議又稱真宗祥符中行封禪之禮興造

宮觀以崇符瑞時王旦為相迎合其事議者或罪

之旦謂人曰自古帝王或馳騁田獵或淫亂聲色

今王上崇真奉道為億兆祈福不猶愈於聲色田

金龜子上篇

卷之十八

七

獵之感與夫文靖以土木禱祠之憂與聲色犬馬

同且為旦它日憂之而且亦以此深服沆之遠識

至是則方且以為瘡乎彼夫旦可謂恕已量王善

乎其自寬也謂為大臣之道不可也

寇公 門生 三策

湘山野錄寇萊公罷相移鎮長安情況寥落忽天書

降於乾祐縣或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公從

之士論譏惜未幾召入相有門生日某有三策第

一莫若稱疾求外補第二朝覲日便以乾祐之事

露誠上奏必救公生平第三不過為宰相耳公不

悅竟有海康之謫。按史準罷相。改節度山南東道。巡檢朱能。挾內侍都知周懷政為天書。上以問王旦。旦始不信。天書者準也。今天書準所。當令準上之。準從上其書。因此復入中書。則所謂稱上意。欲公保奏。取信天下者。王公且也。天書之事。且已身為之。至是乃薄餌公以利。而重分公以謗。且不欲公獨為祥符。天福間完人矣。始準固不欲壻王。署與周懷政善。因力勸成之。然此等事。豈宜決諸子壻哉。以彼其平生然而為之。陷於其中。而不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八

自覺他日愧悔。宜不埃海康之謫矣。門生三策錄。失其名。史又佚其策。然青出於藍。詎不信夫。

真宗初即位。王欽若與母賓古同位三司。賓古謂天下宿逋。自五代訖咸平。理督未已。民病不能勝。將啟蠲之。欽若得賓古言。即夕俾吏以其數。翌日具奏。真宗愕曰。先帝何不知此。欽若曰。先帝固知之。特留遺陛下。收天下心耳。真宗感悟。因遣使四出。蠲宿逋。凡一千餘萬。釋係囚三千餘人。由是遇欽若甚異。卒用為相。欽若真小人也。然昔人云仁義

欽若亦可謂有君子之功

蹈之則為君子。此亦可謂有君子之功矣。使賓古初不欲獨上將從。更欽若使奏之者。欽若從之。可不謂服善之勇耶。使欽若能贊賓古之策。即相與傅名同進。翊濟斯美。則固亦光明俊偉君子事也。雖然。賓古一念。而天下實陰被其賜。雖其功之不必自我出可耳。昔晉梁山崩。伯宗路受絳人之言。以告于公。孔子聞之曰。伯宗其無績乎。攘善也。欽若攘人之善。終不得為有功。獨其一言。感王。致大位。既而天書符瑞。謾詞調說。以蕩上心。東封西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九

祀禱祠土木之紛紛。而煩賦重役。以困小民。使天下頌君子之功。未幾而被小人之禍。無已。孔子曰。未有小人而仁。豈不信夫。

丹鉛總錄亦載此一段。用脩不讀宋史。却於李巽嚴送湯司農歸朝序內見之。遂為此事。史不書。當為表出。不知用脩所謂不書是何史也。

當景德祥符間。不聞馮拯相業。天下亦雅不以拯為君子。及史稱拯氣貌嚴重。宦者傳詔至中書。不延坐。工部尚書林特嘗詣第。累日不得通。錢惟演營

馮拯雜謂子亦

入相。搃以太后姻家力沮之。遂出。惟演河陽。其持守嚴趨向端矣。雖謂之君子其可也。

王會為翰林學士。帝嘗晚坐承明殿。召對久之。既退。使內侍諭曰。嚮思卿甚。故不朝服見卿。卿勿以朕為慢也。其見尊禮如此。余謂為朝廷侍臣。使人主不冠不敢見者。汲黯也。使人主不冠服則亦不肯見者。竇儀也。使人主思之。至於不及朝服而見者。王會也。

仁宗時。丁謂為山陵使。雷允恭為都監。判司天邢中。金鑿子。上篇。卷之十八。

和謂允恭曰。山陵上百步。法宜子孫允恭入見。太后言之。后使與山陵使議。謂唯唯而已。既而改穿。上穴果有石。石盡水出。詔兩府議。遣王會覆視。會還。請獨對。因言。謂包藏禍心。令允恭移皇堂於絕地。太后怒。欲併誅。謂馮拯曰。帝新即位。亟誅大臣。駭天下耳目。遂止。誅允恭。降謂太子少保。分司南京。神宗時。以陝西用兵失利。內批出令斬一漕官。明日宰相蔡確奏事。上曰。昨日批出斬某人。今已行否。確曰。方欲奏知。祖宗以來。未嘗殺士人。臣等

不欲自陛下始。上沉吟久之。曰。可與刺面配遠惡處。門下侍郎章惇曰。如此。即不若殺之。士可殺。不可辱也。按丁謂大奸邪。一漕官小官耳。而三人悉力保護。以畢屬其腰領。果宋之天下三百年。士大夫鮮為以誅死者。固藝祖開基之盛德。亦其臣維持之力也。哉。拯惇確三人皆小人。而其所執。有大臣之節。君子不逆詐。與其潔也。不保其往。故余於是。有取焉。商鞅之治秦也。內刻刀鋸之刑。外深鈇鉞之誅。既黥公孫賈。剗公子虔。而囂然猶未以為厭也。已而身犯輻裂。方悔為法之自禍。亦大遲暮矣。蔡確一發仁言。以忠厚輔宋治。而車蓋亭詩之事。與日卒賴以全其身。故賊人者自賊也。存人者自存也。吁。可不畏哉。

宋夏秋泐納之物。如鹽麴錢之類。各件頗碎。慶曆中。有司建議。併合歸一名。以省帙。欽程文簡為三司使。獨謂仍舊便。若殺其舊名。異日不知。或再敷鹽麴重複矣。張文定為三司使。前使王拱辰請推河北鹽。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上。問曰。河北再推鹽。

何也。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推河
北鹽犯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鹽
課均之二稅，而弛其禁，世宗許之。今兩稅錢是也，
豈非再推乎？仁宗大悟，手詔罷之。觀王拱辰之請，
張文定之對，仁宗之罷行，始悟程文簡之卓識，為
不可及也。

李文定為宋名相，獨嘗知徐州，奏所部鄰兗州，欲行
縣，因祠岳為上祈年禱皇子，此何為也？仁宗語輔
臣曰：大臣當為百姓訪疾苦，祈禱非迪所宜，其毋

令往真，聖王之言哉！王荆公在金陵，神宗嘗遣內
侍凌文炳傳宣撫問，因賜金二伯，荆公望闕拜受。
既語文炳曰：安石間居無所用，即庭下發封，送蔣
山常住，置田飯僧，祝延聖壽。置田飯僧，祝延聖壽，
既誕妄，且亦豈所以尊君賜也？

王傳文幼孤，母改適，及登朝，謂子無絕母禮，請恩封
母死，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厭宗廟
之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
然議者以喪而祭，謂非禮。按父在母出，父絕母，父

歿母嫁，母絕父，惟子母自無絕道耳。故報之以人
子之私情，祿養可贍，恩命不可踰，服制不可濫也。
博文既拔天子恩，以錫失行無義之婦，復違先王
典，以服絕族無施之母，是焉而可，則奚不可耶？或
曰：以喪而祭，則如何？曰：以喪而祭，如以祭而喪，皆
非禮也。古人重喪祭，喪思哀，哀則志有所適，不能
主敬，故喪者不祭，祭思敬，敬則心有所主，無所容
哀，故祭者不喪，祭者不喪，以純敬也。所以重祭，喪
者不祭，以全哀也。所以重喪，禫記有死於宮中者，
三月不祭，以見聞凶人，衷心生焉，况有服而可以
祭乎？故曰：喪者不祭，喪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
祭。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為一體，不敢
顧其私親也。以其上承宗廟之重，故不曰與父為
一體，而曰與尊者為一體，與尊者為一體，故雖出
母，猶以為私親，而不敢服以妨祭也。出母且然，况
其它乎？故曰：祭者不喪，後世喪未嘗喪，而喪亦可
祭，祭未嘗敬，故祭亦可喪。古人蓋兩得之，今則兩
廢之。

南軒張先生嘗稱本朝第一人為范文正公忠宣公豈能及誠然斯言又云觀忠宣救蔡確謂逆會參

及爾之言。違天道好還之戒。又語同。以不肖聞

此路。是論一已利害。平生心術見於此矣。司馬溫

公改新法。或勸其防後患。公曰。天若祐宋。必無此

事。更不論一已利害也。則其論似已嚴。予以為事

有不可以一律者。方天下大計。哄於不然之論。同

列之間。隱為敵國各憑意見。乘氣不相下。不可純

以義理諷也。矍然而以危言動之。雖文正公之救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四

晁仲約嘗文忠且有它日王上手滑。吾輩不能自

免之語。况忠宣於劉摯呂大防諸人乎

君子以仁合族而以義防之。以明教也。婦無二夫者

義也。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調族。而有再嫁之恤。何

也。世降而教衰。婦於人者。其不能以貧居孀也。子

思之母嫁於衛。明道之婦嬪於王。夫豈無節。勢不

行矣。公以為禮之所不能禁。而仁之所及也。故為

之法。使亦以法吾餘亦仁者之用心也。按禮喪服

傳。夫死妻禫于幼。于無大功之親。妻得與之適人。

世

是於禮猶得嫁。故詩序於柏舟。恭姜自誓曰。守禮不日守禮。

范文正公表章先中。庸。韓魏公踐履先論。學未

大聞也。一公知趣。尚或宋人品相業之優。曰韓范

有繇然也。

韓魏公嘗為諫官。所存諫藁七十餘章。集為二卷。自

序於首。以為欲斂而焚之。以效古人慎密之義。然

恐無以見人主從諫之美。及司馬溫公出知邊州。

嘗二上書言事。皆不納。時范公鎮為諫官。公以稿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十五

付之。貽書謂古之人有奏疏而焚稿者。蓋謂言已

施行。不可掠君之美。以為己功。若奏而不通。又自

焚其稿。則與不言何異。按二公論不同。如魏公之

言。則溫公諫而不行。以諫草與人。不免為彰君之

過。如溫公之言。則魏公諫已施行。猶自存其草。不

免為掠君之美。蓋二公皆因古人有焚諫草者。又

不忍自焚其草。故各委曲分疏。以曉明其意。不自

覺其反墮於一偏。要以會南豐書魏鄭公傳後之

議。為明白正大。而無弊焉耳。

致討

各以
而公
德
抗
人師

百
之
切
切

鄉浩諫立賢如劉氏為后。羈管新州。徽宗立。召還。帝首及前事。獎嘆再三。論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遂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紙。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迺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請衡州別駕。尋竄昭州。由此觀之。焚諫草。畏慎以辟禍也。迺有以焚諫草致禍者。

學廢教弛。胡翼之孫明復。兩公傑起。南北各以道德經誼抗顏人師。任斯文之重。風動當世。學者稱胡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八。十六

曰安定先生稱孫曰泰山先生。不敢有所軒輊。然明復嘗惡胡之為人。其在太學。嘗相避。胡布衣時。與孫同讀書泰山。相友善。又同出范文正門。下胡治經。不若明復。而教過之。暨兩公同在太學。而四方士多歸胡。庠舍不能容。至旁拓步軍營以廣之。太學教法。又朝廷下有司。取胡學法。明復於此。蓋不能無動心。爭名為累。雖賢者而不免耶。秋青征儂智高。臨行。上言謂古之師。還以訊馘告。割耳鼻。則有之。不聞以獲首者。秦漢以來。方有是事。

故獲一首。賜爵一級。因謂之首級。然開爭。啟倖。莫此之甚。故軍士爭首級。以致相殺。又其間多以首級為貨。售於無功不戰之人。非所以勸願一切。寢罷。如師有功。則差次其勞。全軍加賞。無功則斟酌其罪。全軍加罰。庶合上下一心。不專自為私計。則決勝之道也。何栢齋與程遠菴論兵曰。凡戰勝。殺敵者。俱討首級。行賞陞官。但此法可施於小敵。而不可施於大敵。兩軍相接。兵刃相交。縱有殺傷。豈暇斬取首級。縱賊衆大敗。我軍若務斬取首級。其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八。十七。姦惡必從容逃去。斬首雖多。亂終不息。况揮刀雖在於一人。成勝實由於衆力。今有首級者。方論其功。無首級者。通不見錄。亦非所以使之併力齊心也。且中隱危機。使賊知餌兵之法。則破軍殺將。其機皆出於此。是尤不可不慮。今宜別立賞格。戰勝之後。總討首級多寡。而次第其賞。將領作一等。先登陷陣作一等。衆人作一等。其有顯立奇功。人所共見者。另賞。不拘常格。則接戰之機。勸功之道。兩不悖矣。

富鄭公奉使契丹。虜王言欲舉兵。公曰。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群臣爭勸舉兵者。此皆其自謀。非國計也。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與抑人主當之。與。是時語錄傳四方。蘇明允讀至此。曰。此一段議論。古人有之否。東坡年未十歲。在旁對曰。記得嚴安上書云。今狗南夷。朝夜郎。降羌。焚畧。葳州。建城邑。深入匈奴。燔其龍城。議者美之。此人臣之利。非天下之長策也。

金鑰子 上篇 卷之十八 十八

國也。陸丞相抗亦曰。夫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奸。便非國家之長策也。兩丞相議論。又在崔伯深之先矣。又唐太宗時。突厥自將攻太原。詔鄭元璠持節往勞。既至。虜以不信。咎中國。元璠隨語折責。無所屈。徐自數其背約。突厥媿。眼因好謂頡利曰。突厥得唐地無所用。唐得突厥不可。臣而使兩不為用。而相攻伐。何哉。今掠財資。劫人口。皆人所部。可汗一無所得。豈若什旗接好。則金玉重幣。一歸可汗。且唐有天下。約可汗為兄弟。使驛銜籌於道。主坐受其利。不肯。乃茂德造怨。若何。頡利當其言引還。太宗賜書曰。知公口伐可汗也。則此尤是使虜專對。與鄭公事近。而嚴安顧雍陸抗。崔浩諸人之言。則皆商榷利害於人主之前者耳。

金鑰子 上篇 卷之十八 十九

富公 有公 輔之 聖
宋史稱富公弼。蚤有公輔之望。名聞四夷。云。而王素嘗對仁宗論相。以宦官宮妾。不知姓名者。可與其選。仁宗撫然久之。曰。然則富弼耳。夫名聞四夷。而宦官宮妾。乃不知其姓名。此所以為富公與它

日遂與文潞公彥博同相。雖同副天下之望。仁宗亦自私喜兩相得人。而至語歐陽脩。則曰文彥博有材。然膽大。弼甚好。又語龐藉曰。文彥博猶有私。至於富弼萬口同詞。夫並相之麻已無及汗。而天子大廷公對羣臣。褒予之詞。迺復意有軒輊。曰有私。曰膽大。不一言足。豈異時張貴妃所服端門所見。猶在仁宗眉睫間者耶。

石林過庭錄。至和間。富韓公為相。以母喪去位。時久無以宰相持喪者。詔書必欲起復公。再下公再力辭。末以盧珠崖薛文惠故事切責。且命中人督公起。非同就道。不得先還。公復抗章言。天下無事。宰相奉行常務。豈可與太宗時比。中書樞密院臣僚韓琦等。平居皆常與臣論起復。不是好事。今在嫌疑之地。必不肯為臣盡言。惟斷自聖意。上知其不可奪。迺已。此實錄也。而龍川志乃云。鄭公與韓魏公同在中書。鄭公母老矣。一日語及故事。宰相有起復視事者。魏公曰。此非朝廷盛事。已而鄭公居母憂。朝廷屢詔起之。上章三辭。貼黃信臣在中書。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

自嘗與韓琦言。史不當起魏公。曰。吾但以實言之。不料以為怨。自此兩公稍稍有隙。則殆乎誣矣。富公忠孝大節。身為上相。家有老母。政事之暇。相對宿僚。慨然發語。蓋亦創彼往繆。因自至心。豈蟬雀蟬綾之比。縱使其發端。魏公亦君子愛人以禮。將為公先事之戒。而公遂沛然行之。至於三再。可謂降心從義。致情赴禮矣。貼黃之言。亦叙陳事實。披豁本情。併明至公。必冀俞允求仁得仁。抑又何怨。而魏公果有斯語。亦可謂不察。而不能成人之美矣。攷二公致隙。自有本末。初至道三年。仁宗遣豫鄭公與文潞公劉沆王堯臣同在政府。首發大策。請立英宗為嗣。詔已具草。會帝翌日疾瘳。且已而嘉祐末。魏公迄贊成之。魏公遂一身承當其事。兩府不與。及宗正之命既下。而當時兩府通簽御劄。張昇太尉見之。愕然。有不與素議之語。事可知矣。天下皆以定策之勲。獨歸魏公。鄭公既耻於自言。中外縉紳。亦鮮有能知者。然其意未嘗不病魏公之專也。及英宗臨御。魏公進擬數宦者策。立有功。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一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一

當遷官。鄭公曰：先帝以神器付陛下，此輩何功可書？魏公有愧色。對人曰：琦便怕他富公，則際於此開矣。英宗驚疑得疾，遇貂璫尤少恩。左右不悅，多道禁中隱密者，雖大臣亦心惑之。光獻一日送密札與魏公，有為嬪婦作主之語。他日又對中書泣訴帝疾中語言起居狀，繼而復對語樞密院鄭公。長樞密鄭公謂魏公曰：適聞簾下說否，病不忍聞。蓋公意亦以太后之言為然，頗歸咎於英宗。公亦面奏帝曰：陛下之立皇太后之功也。今皇太后謂臣等曰：無夫婦人無所告，至不忍聞。臣實痛之，而時亦有倡言大臣不預策立者。陰進廢立之說之語，意實指公也。魏公亦獨力調護，以身任其責。自此上前造膝及簾前之語，自歐陽公外大臣皆不與聞。至於迄全兩宮，帝疾尋瘳，魏公勸太后還政，鄭公亦不知也。中書已得旨撤簾，復不開報密院。太后手書下公，始知之大驚，謂人曰：韓公欲致弼於族滅之地，蓋先此已流言可畏。魏公又每事見相疑阻，故鄭公有是語。於是二公遂為不可

彌縫之隙矣。公遂堅求去，出判河陽。自此與魏公絕。後公致政居洛，每歲生日，魏公不論遠近必遣使致書幣甚恭。鄭公但答以老病無書，魏公之禮終其身不廢。至薨，廼已。而公於魏公薨亦皆不復吊祭。詳見二公言行錄。蓋二公所爭皆緣國事功名之際，曲直當兩分之。及后鄭公乃若絕之已甚。然兩宮嫌隙，仁廟舊臣，忽聞太后語意，不無感動。誼關母子，不得賒于責。毋入告於君，出告於相，本無二語。豈有兩心？兩府大臣義均體國，朝廷大事，豈有不相關白之理？易幾事不密則害成，鄭公非害人成者。魏公似亦過矣。宋史言琦執政三世或病其專，專之為病，豈亦此類也。元豐初，王堯臣之子同老以其父至中和所撰立英宗為皇子詔草上之。且曰：時宰相文彥博富弼知狀，神宗以問彥博。彥博具以實對。至元祐中，賈易為諫官，與韓忠彥爭辨其事。彥博乃著私記一卷，記至和請建儲及元豐褒賞事甚悉。題其後云：自古惟霍禹云：縣官非我家將軍，不得至此。揚復恭自稱定策國老。

金史卷之十八 二十二

金史卷之十八 二二三

謂昭宗為門生天子快快不道之言卒被東坡
云按潞公言至此則鄭公心事可知忠彥魏公之
子而猶不與人分功至此諫官爭辨不較則當時
魏公之專亦自可見呂公誨曰自至和而后先帝
服藥文武官請建儲副者亡慮百十人可盡其功
賞即去歲賞定策之功今日賞建儲之議恩寵便
蕃前世未之有也使人因事以言必思後福其可
乎陛下自幼鞠育宮中迺先帝之意天命所屬保
護者皇太后之功耳群臣何力之有借使臣丁不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五十四
言曆數將安歸乎貪天之功以為己力古人羞之
琦等豈無是思按公亦嘗建言請預立英宗為嗣
者其言亦深病魏公之專矣後其孫為記潛德錄
凡一卷云

歐陽公言平生何嘗讀儀禮偶一日見之子弟書院
中几間因取讀有為人後者為其父母齊衰杖期
云及濮園之議遂執以禮為人子者雖出為伯
叔父母後而於所生父母初不沒其父母之名司
馬溫公駁之以為禮須指事立文使人曉解今欲

言為人後者為其父母服若不謂之父母不知如
何立文司馬公之說是也然於所生父母遽例謂
之伯叔父母亦大亡別蓋謂之伯叔父母則該親
從服有降殺惟所生父母則雖於所後為踈從亦
槩得以持朞服固自不同猶庶出之子謂其母曰
生母而不得與諸適子例稱庶母蓋皆天理人情
之至有不容於少紊者隋劉子翊嘗駁河間劉炫
議謂永寧公李公孝當為所生父後妻解任而疏
中有本生之文朱子謂本生父母却在隋書劉子
翊傳江西有士人方庭堅引起今言得以引用因
嘆諸儒議禮不可廢當別類作一書看則本生之
文朱子殆有取焉他日又謂今日為所生父母齊
衰不杖朞為所養父母斬衰三年以所生與所養
對而皆以父母言之高宗取宗室秀王備之子以
為太子時侍郎汪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生之親
內批亦曰皇太子所生父而近時大學士王公鑿
著論深是之夫名也者因物而命禮也者緣義而
起同居繼父不同居繼父父之為繼也者此於人

豈雅稱也。猶以為母之後夫而名之。何獨於本生父母而不可哉。

程頤
深處
長於
政事

水史稱程琳敏厲深嚴。長於政事。而章獻太后時嘗上武后臨朝圖。人以此薄之。余謂劫諱躋躋。篡諱莽。溫牝之晨者。諱呂武。武為唐鳩鴆。惡尤浮於呂。而琳以此圖獻於垂簾稱制之日。可謂厲刺矣。夫飛燕昭陽之句。揚太真憾太白。終其身而琳甚焉。而反用見薄於士大夫。何哉。琳嘗權知開封府。力爭王齊雄之獄。卒正其法。抵罪齊雄王蒙正之子。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六

與章獻連姻。又章獻族人。杖殺一卒。竟驗其實。索馬入奏。琳蓋庶幾乎。非唯咿嘯兒事婦人者。

王陶
論韓琦

神廟初。王陶拜御史中丞。時郭逵以簽樞宣撫陝西。詔還都。而陶言韓琦置逵二府。廼用周太祖故事。願罷逵。渭州帝不聽。陶既不逞。遂以琦不押文德殿常朝班劾之。陶始受知於琦。驟加獎拔。帝初臨御。頗不悅執政之專。陶料必易置大臣。欲自期重位。故視琦如讐。力攻之。琦閉門待罪。帝徙陶為翰林學士。旋出知陳州。此宋史叙陶劾魏公本末也。

陶微時苦貧。寓京師教小學。其友姜愚氣豪樂施。一日大雪。念陶奉母寒餒。荷一挿剗雪行二十里。訪之。陶母子凍坐。日高無炊烟。愚亟出解所衣錦裘。貨錢置酒肉。薪炭與附火飲食。又捐數百千為之娶。陶既貴。尹洛愚老而喪明。自衛州新鄉往謁之。意陶必念舊哀已。陶對之邈然。但出樽酒而已。愚大失望。歸而病死。聞者益薄陶之為人。此宋史叙陶素行也。有無不可知。姑以陶劾魏公事參之。當時公論石林燕語云。狄武襄以樞副討儂智高。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七

換宣徽南院使。宣撫荆湖經畧廣南。師還復舊任。蓋不欲以本官外使也。嘉祐末。魏公待郭逵厚。始使帶簽樞知延州。故熙寧初。王樂道論魏公為用。周太祖故事。蓋郭威由是變也。魏公亦無以解之。此石林所記。蓋未嘗以陶劾魏公用郭逵為念言。失實也。凍水集乞罷詳定宰臣押班劄子云。近者御史中丞王陶請宰臣依舊制。赴文德殿押班。宰相若從其請。豈有後來紛紜。迺堅執不行。迭相激發。遂至王陶語言過差。今王陶既補外官。宰相已

赴押班。謂朝廷可以無事。而宰相復有文字。乞詳定。合與不合押班。萬一禮官有希旨迎合。以為宰相不合押班。則朝廷之儀。遂致廢。伏望令宰臣依國朝舊制押班。所下禮院文字。乞更不令詳定。又論宰相押班。劄子云。伏覩敕文。今後宰臣赴文德殿押班。自春分後。或遇辰初牌上。秋分後。遇辰正牌上。垂拱殿視事未退。止令傳報宰臣。更不過令御史臺一面放班。餘日。竝依祥符敕命指揮。臣竊見從來垂拱殿視事。比至中書樞密院。及其餘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八

臣僚奏事畢。春分以後。少有不遇辰初。秋分以後。少有不遇辰正。自陛下臨御。近因服藥。曾以辰牌以前。駕起入內。自餘皆在辰牌以後。然則自今以往。無事之日。宰臣永不赴文德殿押班。臣竊惟文德殿為天子正衙。宰臣為百僚師率。百僚既在彼。常朝則宰臣禮當押班。自祖宗以來。未之或改。伏望令宰臣。一依國朝舊制押班。司馬公。厚復申明。蓋未嘗以陶劾魏公為過。亦未嘗不以魏公因陶之言。而轉更紛紜。為廢祖宗舊制。而求勝。遂非也。

卅

石林亦云。本朝百官。俟朝於前殿者。俾殿初引班。常以四色官一人。立垂拱門外。抗聲唱前殿不坐。及宰相便殿奏事畢。即復出押。百官虛拜於前殿。庭下而散。其宰相遇奏事日。高皆不復視。亦百官以序。自拜於殿下而出。韓魏公為相在位久。遂更不押班。王樂道為中丞。力擊之。以為不臣。其言雖過。然當時議者。猶以無故不押班為非禮。則石林之論。亦溫公也。由此觀之。則魏公倚用郭達。不存形跡。與天子正衙無故。而不與百官押常朝班。皆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八

二十九

魏公以名德元勳。在相位久。積漸至此。公亦不自知其過。王樂道為御史中丞。言事迺其職耳。今論陶者。但當問其言事當不當。當即宜勸宰相受之。不必言外別求心術。又倚摭旁罪。使不容於天下。後世且以人而廢其言也。方陶力詆魏公時。吳奎為叅政。已上章言陶天資險薄。造言反覆。真市井小人之不若。陶本因臣與韓絳延薦。裁為御史。即攻韓絳。頃年選用事。陛下於東宮。蓋韓琦會公亮進擬。今以一立班久廢之禮。肆行深詆。是其心見

利忘義。惟攫搏是為。畧無羞惡。溪壑無以喻其深。沮如宋史之所詆排矣。然愚以為受人之薦。因事而論之。左雄之於梁不疑。呂岱之於徐原。皆有故事。陶以言韓絳被謫。歐陽脩上言陶與唐介范師道呂景初皆以言事被逐。四人剛正敢言。縱跡有本末。宜早賜牽復。又言陶本出孤寒。只因韓絳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為中丞。陶不敢內顧私恩。與之爭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斷恩以義。非知道之士不能。以此言之。陶可謂狗公滅私之臣矣。歐陽公言如是。已不薄陶負韓絳知。且原陶之論韓琦。不為負韓琦也。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八 三十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八

金罍子上篇卷之十九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生之

濂溪先生之學。其於聖人。蓋具體而微耶。以生於道。墜文喪之餘。而又隱於卑官下位。不盡抒其所志。時又寡及門之賢。以發其蘊。故人鮮克知之。而先生之學。亦決非世之所能及知矣。蘇黃二公天挺

金罍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人傑。方卓然雄其詞章文學。以撼動一世。空閱千古。而獨雅知有先生。豈非懿德之秉。果有不可忘者。而其超然絕識。亦非世之人所得而及與。黃之敘先生濂溪也。不過仕宦三十年。而平生之志。終在丘壑。短於取名。薄於徼福。非於奉身。陋於希世。聞先生之風。猶足以律貪。如此而已矣。則是澹懷當世。而一丘一壑者之所有事也。其近者曰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是亦謂其不窘於世故。不累於俗好。逸人高士之襟韻耳。克其至。伯夷之所以師

源沫兄弟俱有時名

百世也未足以名先生之槩也東坡追先生而哀之詩廼曰先生本全德廉退廼一隅因地彭澤米偶似西山夫則侶有見於先生之時行時止本無轍跡矣至曰先生豈我輩造物乃其徒則所以推遜先生者惟孔子足以當之非真有見於先生詎肯一日畫降其虛驕之氣歛其侮弄之習而為之屈服嗟嘆如此哉以其知有先生不宜輕程氏而後也而異日酷排正叔至結黨以擠之且目之為姦嘻其甚矣又何好德之頓謬異耶豈濂溪生乎

金鑿子 卷之十九

其前流風餘韻僅有存者故將以名慕周子而本非有知德之實伊川生乎其時感德尊範動足以尼其非心故不免以名忌程子而不覺自忘其好德之素與抑波汪萬頃酌者盈腹壁立千仞望者栗服亦一先生之造詣固不同也

尹源沫兄弟俱有時名劉渙知滄州杖一卒不服命斬之以聞坐專殺降知密州源上書論直得復知滄州渙即劉渥之兄也渥嘗訟沫文致其罪因謀水洛城事而源乃抹雪其兄其不私如此卒于

古大以茶相觀勉

嘗作李白祠記極詆高力士董宋臣怒與丁大全共嗾御史交章劾其在太平賦杖已降兩官猶未已帝疑之密以槩問安吉守吳子明子明奏曰臣嘗至子才家四壁蕭然人咸知其清貧陛下母信讒言帝語經筵官曰卒子才之事吳子明廼謂無之何也衆不敢對戴慶柯曰臣憶子才嘗繳子明之兄子聰蓋子聰嘗以其姑知古為女冠得幸子聰因知閣門事子才繳之也帝曰然事遂解夫子才之清貧能行於讐者使為明之可謂信矣而子明當事之會廼不以其私讐掩子才之清貧尤難能也

金鑿子 卷之十九

司馬溫公自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呂申公亦自外同召溫公既就試而申公力辭不至改除天章閣待制溫公大悔自以為不及命下凡九章辭不拜引申公以自比云臣與公著同被召公著固辭得請而臣獨就職是公著廉退而臣無愧耻也朝廷察其誠亦除天章閣待制

石林語錄 張說冷簽書

樞密院給事中莫濟封還錄黃學士院周必大不

肯且草上批王驟疾速撰入濟必大與宮觀月下
出國門說露章薦濟必大於是濟除溫州必大除
建寧府濟被命即出必大至豐城稱疾而歸濟聞
之大悔必大三請祠以此名益重宋史古之士大
夫同朝以德業相觀法相勸勉宜溫公濟之有悔
也雖然使溫公終受知制誥亦何愧於中公之辭
哉易曰包承小人吉大人否亨夫以小人包承君
子此自小人之利而君子之否固若也故必安守
其否而後道亨然則濟之悔何及乎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四

讀荆公上田正言書曰公書勸正言不矜寵利不憚
誅責一為天下昌言以悟主上罰乎其言之也與
孟子之於蚺鼃韓退之之於陽城孫可之之於李
諫議歐陽永叔之於范司諫同一忠告焉顧其諫
官論迺疑諫官以士而制命何也然其言曰必不
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可也唐太宗之時所謂
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繆一事之失
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
爭之也是也及既登政府而孫莘老李公擇兩人

王荆公
公孫
過而
未於
自明

者皆請如唐故事諫官隨宰相入閣奏即中議
而公曰是益兩叅政不可又何也大抵荆公之意
主於令之必行以尊尊貴貴為文欲天下之事獨
成於君宰盡徹諫官不使以士而與三公之事得
以制上之命此其本心不知國是所在無容以士
之卑職廢也詩曰楊園之道倚於畝丘惟義之昌
狂言可擇而況士耶國有大事士得以言之主聽
之而改制天下之命錫天下之福者常王也士曷
與焉太宗使諫官得以隨宰相議事事有不然者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五

救之於將然固善即使其偶失於建議之初而旋
正於既行之後何妨歸於其是而已矣青苗諸法
公之所行者一日說就天下之公論而宋之民之
倒懸猶可及解也將又非公之盛德與強狠自用
以人言不足恤至於欲空諫官而去之師氏保氏
固周官也而併為其不足信甚夫公之恠於改過
而果於自用也

讀荆公知人論曰此王荆公論知人者公益有感於
是也夫然子以為公之自知迺曾不如其知人又

荆公
自知
曾不
如其
知人

何也。自爲小官，恪守恬退。方召試館閣，則辭爲郡牧判官，則辭除館職，三司判官，則辭命修起居注，則辭。至避勅，則溷中。及除知制誥，迺不復辭。公之濟貧以廉者與，衣垢不浣，面汚不洗，平生絕無聲色之嗜。而縱其妻窮奢極侈，迺至斥逐娣姒，詬叱官吏。公之濟淮以潔者與，初見神宗，直以漢文帝。唐太宗不足法，以諸葛亮、魏元成不足與有爲。其議論卓然，欲盡復三代之政。一時人心傾向，謂不世出，而卒以誤國殄民。宋社幾屋，公之濟倭以直者與，吁！公不能以此道知人，故甘受呂惠卿之姦，以誤其身。而又不能以此自知，故終身倚其姦，誤天下。故曰：知人者哲，自知者明。人固難知，自知豈亦易耶？然則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親貴之尤，知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公之所以與王禹玉者，公既以自悟其不能知人，而卒不能勉於自知，此公之所以爲公者耶。

金壘子 上篇卷之十九

東坡 醫論

王荆公使醫論其有感於醫國也。夫其言曰：一人疾馬，而醫者十，並使之與，曰使其尤良者一人焉耳。

烏知其尤良而使之曰衆人之所謂尤良者，而聽之以吾心，其可也。夫能不相逮，不相爲謀，又相忌也。況愚知之相百者乎？人之愚不能者常多，而知能者常少。醫者十，愚不能者，烏知其不九耶？並使之，知能者何用，愚不能者何所不用。一日而病且亡，誰者任其咎？此公蓋自署以爲醫之尤良，而諷任者之未或專也。故持論若此，豈以司馬公一蘇九與之異意者，皆愚不能相忌者耶？然公之論則自不可易。醫扁鵲見秦武王，武王三示之病，扁鵲請除左右，曰：君之病在耳之前，目之下，除之未必已也。將使耳不聰，目不明，王以告扁鵲，扁鵲怒而投其石，曰：君與知之者謀之，而與不知者敗之，使此知秦國之政也，則君一舉而亡國矣。夫與知者謀之，而又與不知者敗之，雖扁鵲且投石而不彈也。而況非扁鵲之流亞者乎？推此則國可知也。故曰：公之論自不可易也。

金壘子 上篇卷之十九

東坡 醫論

東坡寶墨堂記云：蜀之諺曰：學書者紙費，學醫者人費。此言雖小，可以喻大。世有好功名者，以其未試

之學而驟出於政其費人豈特醫之比乎此論蓋懲荆舒荆公異時方論使醫以一良於九醫之中而並使不可彼嗶嗶然且欲顯一病以自試其醫豈虞以人學醫之費也然宋至神宗承一祖四宗休息安養之後天下無事雖少有偏弊亦易所謂無妄之疾勿藥有喜者而輕延不恒之醫妄投未試之術卒以反正失宜轉淪為劇其可悲也已

宋狄棐起家甲科致位侍從卓然以清節自砥厲蓋名士也王荆公銘公神道亦謂其淳厚焉嘗

名士

金華子集卷之十九

妄言笑然史稱有狄國賓者仁傑之後分仁傑告身與棐未奏錄國賓一官自稱仁傑十四世孫棐乃不知邁迹自身矣狄武襄起湮卒致位樞府一時士大夫交口攻之然青能却梁公像棐不及也元豐末哲宗即位太皇太后攝政司馬溫公入相民日夜引領以觀親政而進說者以為三年無改於父之道請稍損其重者公慨然爭之曰先帝之法其善者雖百世不變可也若安石惠卿等所建為天下害非先帝本意改之當如救焚拯溺猶恐不

三公 議可 謂切 情事 於

及況太皇太后以母改子非子改父也家議乃定元祐未徽宗即位太后攝政有旨復哲宗元祐皇后孟氏位號時有論其不可者曰叔無復嫂之禮伊川先生亦疑之邵伯溫曰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太后於哲廟母也於元祐皇后姑也母之命姑之命何為不可乎非上以叔復嫂也先生喜曰子之說得之美方事大變朝論大疑人心大懼兩公決然一言訂訛決惑斷而行曰毋改子非子改

金華子集卷之十九

父曰姑命婦非叔復嫂可謂切中事情而當於禮也

項既東云司馬公作相欲除諫官而難其人問於伊川不對公曰出於子口入於光耳何害終不為言之此事因屬伊川故後儒莫敢議其非者予却不取信以為然薦賢為國非為私也因問而答非攬權也在溫公當國密問而不言然則伊川言之當在何時豈功業必身親為之然後為盛耶如此則一言可以喪邦也予謂東既此論甚正然宰相於

相 公 司 馬 公 難 其 人 而 不 言

百官無所不當除惟諫官為不可宜歸之天子委之臺長使自擇以為天子耳目不可為宰相腹心防阿黨也司馬公它日除范純仁諫官已受過於章惇矣則公之問蓋非也使溫公泛論人材則伊川豈得無言予又曾見別書呂申公當國凡進退人材多與伊川商量蘇軾遂忌之因黜孔文仲使劾伊川而洛蜀之黨所由起則伊川此時蓋或有懲大賢所處恐未可便以為非既東又謂劉器之於司馬公閑居時節問訊不絕及位政府器之獨無書公由此薦之器之自守之正公取人之公兩盡之矣然予竊謂公或懲前政門賓之獎借器之以諷天下焉耳仁者與萬物為一體苟有裨於當路其功業不必一一身親為之然後為盛也以器之之誠信不妄語從公游舊矣借使有書於政府亦必關朝廷天下事於公未必無少補也而必以無書為足重哉以無書為重此非所以待器之也則持論甚悉使二公聞之自當心服

楊畏元祐初請祠歸洛恐得罪於司馬光嘗曰畏官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一

後司馬公 直下

宋老 禪師 與張 天覺 論元 祐人 材

夔峽雖深山羣僚聞用司馬光皆相賀其盛德如此至光卒畏復曰司馬光若知道便是皇變親契惟不知道故於政事未盡也史詆畏反覆余謂不然畏誠反覆人也然先後評司馬光豈妄下一語耶程子嘗曰君實之忠孝誠實亦只是天資學則全不知學謂不知學即不知道矣或問君實悔叔於韓魏公它日大用當何如魏公曰才偏規模小雖魏公固不以政事許司馬公紹聖之紛紛亦溫公未盡政事有以啟之畏之言亦何嘗不公論耶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一

宋老禪師與張天覺論元祐人材因問溫公如何張曰大賢也杲曰然則相公在諫臺時何故論他張曰公便不會只是後生時死急要官做故如此汪彥章曾投李伯紀啟贊美甚至及官翰苑草伯紀謫詞極其醜詆人有問彥章者彥章曰我前啟自直一翰林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張之論溫公汪之詆伯紀皆為貪自己官爵昧其本心一至於此自今觀之溫公伯紀之賢如日月未有晦蝕而張與汪區區所較計之官爵安在徒自

貽亡窮之差耳。又尹穡者，博學工文，杜門讀書，不汲汲於仕進。後以薦起，迺附麗湯思退，力排張魏公，以得諫議。公論始薄之，厥後貶嶺南累年，蒙恩北歸，便道訪周益公。謂益公曰：「某三十年閉戶讀書，養得少名望，思之不審，所得於彼者幾何，而破壞掃地，雖悔何及。悵然者久之，少稷尚猶有悔，張與汪且公對人言，無覩面目也。」

世有不求之士

蓋世有不求之士，而上人之不復求也。則求於我者，用而孤介之操遠矣。有非常之士，而以尋常格之。

金馬子上篇 卷之十九

則常人者，進而豪傑之才阻矣。夫祝鷄而張弓，無馴鷄也。伏馬而駕鼓，無駿馬也。善用人者，以度外容人，而後世之無求者重，以格外拔人，而後士之非常者奮矣。

據政府而展私門，則士之僥託下節者，且重趼竭蹶而集矣。固不可也。若開道學之門，設游談之肆，以收召後生，辨析名理，游揚聲名，尤未見其宜。蓋勢權所出之人，所歸蠅附，蟻集，茅靡波流，必有摳衣執經之名，幻處囊彈，缺之實者矣。昔漢孔光自為

全七 達寧 為孔 光陳 龍后 進當 為徐 孺子 劉元

尚書，則止不教授。陳龍自任樞機，謝遣門人，蓋自見此。黃瓊教授於家，徐穉從之，咨訪大義，及瓊貴，穉絕不復交。劉安世於司馬溫公，義訂師生，恩侂父子。然平居時節問訊，往來不絕。及公登政府，則未嘗有書。蓋造經席，則師於諸弟，候政府，則相於庶寮，固自不同。愚願今之先達，寧為孔光、陳龍後進之士，當為徐穉、劉元城也。

元城劉氏師事溫公，服膺終身，可謂篤信。至意見同異，則亦有異不相入者。溫公深排佛，而元城愛看佛書，溫公頗非孟，而元城喜讀孟子也。

溫公 不信 於弟 子

其言之不詳，道不載焉。雖師有不能必行之高弟，父有不能必行之愛子者。溫公之疑孟子，溫公之過也。劉器之平生篤信溫公，而獨喜讀孟子，是不能信溫公也。溫公之子康，篤孝也。抑謂孟子書最醇，正是亦未敢以公為信信道也。何師弟父子之相為乎。

金馬子上篇 卷之十九

佛書，溫公頗非孟，而元城喜讀孟子也。

傳公堯俞除御史中丞，上疏言陛下使臣拾遺補闕，以輔盛德，明善正失，以平庶政，舉直措枉，以正大

已者
其道
出

臣臣請極其力以死繼之若窺人之私摘其細故非臣之志也。范蜀公鎮知諫院。溫公遺書道以責之。可懼。公復書曰。必欲伺大臣之細故。發其隱微。以布已直。實不能也。溫公曰。此則不惟景仁耻之。光亦耻之。不願景仁為也。明道先生被薦為御史。神宗召對問所以為御史者。對曰。使臣拾遺補闕。裨贊朝廷則可。使臣掇拾臣下短長。以沽直名。則有所不能。神宗嘆賞。以為得御史體。陳公瑾遷左司諫。議論持平。務存大體。不以細故藉口。未嘗及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九 十四

人。晷昧之過。嘗云。人主托言者以耳目。誠不當以淺近見聞。惑其聰明。況以訐為忠。無補於時。反傷治體乎。廖剛拜御史中丞。奏言。臣職在搏擊奸邪。當思大體。若乃收拾細故。矜一得於狐兔之微。則非臣之本心。予謂此六公之言。識體要矣。當拈出以備風憲忠告。

見我
情情
謂我
不能
言而
以是
處我
也其
輕我
甚矣
不數
日首
論其
黨遂
并攻
之論
者服
其勇
見矣

金鑿子 上篇卷一九

文公與張元善書。以御史處我。猶以為輕我。古人重知我。不以富貴我為感也。然自宰相不以能言倚臺諫。臺諫之地。率求溫潤美秀。沈默弘寬者為之。在唐時。陸長源已有斯嘆。唐是擢者。以為右職。苟非呈身於前。以預營必得。則且請碎首於後。以務求息私。若蕭之識。加於人幾等矣。蕭之攻虞。本以允文之輕已。然韓厥修宣子之僕。張陵奪梁冀之劍。周舉之劾左雄。卻詵之糾崔洪。所以報知己者。其道顧豈出此。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九 十五

伊川先生嘗渡洛中。流遇風。舟人皆懼。惟先生儼然抵岸。或問先生何以不動心也。先生曰。存心誠敬耳。岸上一人忽曰。心存誠敬。曷若無心。伊川欲與之語。其人遂去。其人亦接輿沮溺之流與。然無心之言高矣。伊川欲與之何言也。嘗有人問伊川說無心者。伊川曰。無心便不是。當云無私心。伊川之言當及此。然伊川易傳又曰。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乃妄也。乃邪心也。由此觀之。必無私心而合正理。然後亡殺。此心存誠敬之言。所以不可易也。

五三三

家法

全書載伊川在經筵閣上在宮中起行漱水必避螻蟻他日因請之曰有是乎上曰然誠恐傷之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則天下幸甚東坡集韓維進讀三朝實訓因奏言皇帝陛下仁孝發於天性每行見昆虫螻蟻遠而過之且勅左右勿踐履此亦仁術也願陛下推此心以及百姓則天下幸甚避螻小行也曲愛也而二臣淳淳獎道其君一則曰推此心以及四海一則曰推此心以及百姓皆慮慮孟氏之家法焉

金鑰子 上篇 卷之十九 夫

一程全書云人有疑祖殺其父則告之其罪如何律孫告祖當死此不可告明矣然則父殺子其罪如何律徒一年以理攻之當徒二年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專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愚按今大明律子孫違犯教令而祖父母父母非理毆殺者杖一百故殺者杖六十徒一年與宋律同惟孫告祖今大明律子名犯義條云凡子孫告祖父母父母杖一百徒三年但誣告者絞是告實者不得至死也亦豈有創於寶璣之議若謀反大

人殺其子 其子 復 有人 理

自効 乃所 以自

逆者故將寬子孫自告之路非謀反大逆其不可告決矣今律凡奉制書而有所違者杖一百亦無徒二年程子謂父殺其子雖是子亦天子之民也不當殺而殺之是違制也違制徒二年班固白虎通則曰父然其子當誅何以為天地之性人為貴人皆天所生也託父母氣而生耳王者以養長而教之故父不得專也本因為父然子父至尊故一以其子為天子之民一以為其子為天之所生父不得有以厭其父而正其罪然亦迂矣人至性如父子狼虎猶仁於父子而人乃殺其子豈復有人理耶義不容因子而殺父苟為人父而忍以非道橫殺其子竊以為自殺以降或徒或流王者之法皆可加之

金鑰子 上篇 卷之十九 十七

陳希亮移知鳳翔初州郡以官酒相餉例皆私有之而公不可以遺游士之貧者既而曰此亦私也以家財償之上書自効求去不已見蘇文忠公集余謂處天下事不可大段有意若有意為之雖公亦私也以官酒相餉而實私付之私也不以自私而

予游士之貧者可也。雖私固公也。償之以家財。有意矣。此復何罪。而且上書自効。求退不已。其自効也。乃所以自備也。其求退不已也。乃所以求進也。

胡穎

胡穎提點湖南刑獄。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數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徹之作。來諭堂奉母居之。嘗詣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有。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九

十八

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略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咸心疑焉。以為未嘗請也。已而旱。咸咎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僧昇蛇。至則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曰。爾有神靈。當二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不神矣。既及期。蠢然猶象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及獻之。不信神異。其見超矣。

何許 大事 而可 以舍 幸誣 人

而楊教授尤至論也。蓋義理無窮如此。且檻蛇三日之約。使期而見變。怪當何如。無亦所謂疑其有而察之。與雖然。其辨惑祛邪。固與孔道輔之擊蛇。陳文惠之修鱷。同功矣。

朝野遺記。謂方汪黃養安之際。外傳北風極勁。而二人傲然謂無事。故上亦不甚虞。比江都宮中。方有所御幸。而張浚告變者。遽至。翼然驚惕。遂病薰腐。故自明受殂。後宮皆絕孕。高廟中年不樂。張忠獻者。非特以和戰異議。亦貽歸來望思之怒耳。苗劉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九

十九

之變。植虛器於前星。蓋二凶狂妄耳。春宮未辨。方甲而魏公在建業。乃責而殞之。過矣。睿宗嘗帝數年。入為皇嗣者六十餘載。中宗復位。以親王就列。德王裕為劉季明等迫立。昭宗返正。復歸東宮。皆量其非出於已也。今明受之殤。在鐵塔下。父老尚能言之。蓋當時并乳媪皆掩之云。按此記。殊驚人。謂帝病無子。若魏公致之。然者。方敵騎南侵。國之存亡。在乎呼吸。帝宮中御幸。浚千里外。能延知之。匿警報不聞耶。苗劉之變。委裘於明受。兇監之狂。

謀耳父子之間人所難言也。戾太子親弄兵犯關及武帝追思太子卒盡族致太子死者。況明受之立三歲法有三赦。一日幼弱謂其不識獨不能推此誼以相全佑。雖其魏公之橫不至此。朝野雜記亦宋人所編。謂元懿太子專高宗後宮潘賢妃出建炎元年六月生於南都。九月拜集慶節度使。封魏國公。三年春。苗劉為逆立為皇帝。改元明受。是歲上復辟立為皇太子。其秋薨於建康。初太子得疾未瘳。有金香鼎置於地。宮人誤觸之。仆地有聲。太子應時驚搐不止。上命斬宮人於廡下。少頃太子薨。年三歲。此紀始末極詳。悉元懿之薨。蓋距魏公靖難之師踰一時矣。當是時高宗已復辟元懿。即立為皇太子。浚安得復追責而殞之。世人不樂魏公者多。妄撰邪說以謗公。不知是何許大事。而可以倉卒誣人也。

曲端王廢之不相能。亦楊儀魏延。近即孔明能用儀。延於交關紛爭之中。使少殺其氣。而並盡其能以當其任。而魏公畢以廢言殺端。非廢之罪也。此為

曲端
王廢
之不相能

金聖手

卷之十九

十一

馬仲
之忠
續白
則檢
之奸
之益
著

魏公之不遠孔明。愚矣。或曰。端之驍勇。不謝於延。而延之橫恣。未及於端。故亮得以全延。浚不得以用端。不知延之暴當孔明而戰。端之勇。遠魏公而橫。且儀不得用。間以傾延。而廢乃得。鼓譟以殺端。故曰。魏公之不遠孔明也。曲端之死。齊東野語深究之。以予觀之。端未易馭也。其心術良不可測。容齋五筆。李彥仙之守陝州也。金婁室引眾十萬。復圍陝州。踰月復益兵。傳壘晝夜進攻。而彥仙隨機拒敵。圍復不解。日憑堞須外援。張浚為遣軍。虜先沮擁不得進。則令涇原曲端出郿坊。繞虜後。端素嫉仙聲績逾已。幸其敗。詭託不行。丁巳城陷。仙挾親軍巷戰。矢集如蝟。左臂中。亦不殊。戰逾力。遂死之。并其家遇害。仙之抗節。矢忠。無愧為巡遠。端非賀蘭進明乎。殺仙者端也。使魏公軍令行。端可獨生乎。

宋史。姦臣傳。載秦檜為中丞。靖康三年二月。留守王時雍等。召百官軍民。共議立張邦昌。皆失色。不敢答。監察御史馬仲言於眾曰。吾曹職為爭臣。豈容

金聖手

卷之十九

十一

坐視當共入議狀乞存趙氏時檜為臺長聞伸言以為然即進狀曰檜荷國厚息云云金人尋取檜詣軍前因挾以北去云云未嘗云狀本會同臺出於連名屬藁馬氏也其書亦但云檜上未嘗曰檜等又載何允訟其師馬伸發端上金人書乞存趙氏為分檜功允編管英州未嘗及伸怨思秦氏本末若檜自激發大誼迅奮孤忠方敵威虜闕國祚垂絕之際而能萬死一生為趙氏出力雖發端有在成功未究其誼槩廩然固已動於華夷矣審然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二十一

平生云秦氏將敗趣往陳之琬即持其稿以叫聞檜大怒誣以他罪下琬大理官獄領外未幾檜果死其家訟冤詔復琬官伸之忠績始白事始末如此伸之忠績白則檜之奸狀益著矣史傳益出秦氏之筆非信史也

兩間合而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二十三

密謀置弼飛軍中使偵飛自是飛語默動靜纖微皆知腹心肝膽盡在檜耳目矣及飛死秦軍朱芾李若虛俱被黜而弼無恙自是遂大用新編謂弼於主帥之冤曾不動念為愧於胡閔休不知主帥之冤弼實成之葉水心怪弼本岳飛參謀而為秦檜用不知弼本秦檜門客而為岳飛參謀此其鬼怪神姦豈人能測識也檜以身為金人間諜據宋腹心以偵飛宋事所寄在飛又以弼為之間據飛腹心以偵飛兩間合而宋事日去不可復為矣先

是彌知虔州言州民朽柱中有文曰天下太平年
秦檜大喜乞詔付史館於是修彌文以飾治鄉飲
耕藉之類節節備舉為苟安餘杭之計自此不復
巡幸江上而祥瑞之詔日聞於四方彌所以逢迎
檜非一日也羅大倫曰洪忠宣自虜回戲謂檜曰
撻辣即君致意檜大恨之厥後金人徙汴其臣張
師顏者作南遷錄載孫大呂疏備言遣檜間我事
且邀中國曰毋易首相以輔和好於是檜之奸賊
不臣其跡始彰然則檜為宋相為金人間宋人皆
知之惟高宗不知耳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五

胡忠簡公論王倫秦檜劄子並出范公璿筆而忠簡
以為公親老上疏必有危禍取而自上之遂南遷
也虞學士松谿集序云夫食人之祿則不敢內顧
其私此公所以奮筆而不辭知其必墮危禍忍及
其親朋友之厚德又公所以寧歿世而弗敢忘也
王公曰為相薛奎為江淮轉運往見公無它語但云
東南民力竭矣奎退而嘆以為此真宰相之言也
岳武穆用兵每調軍食必蹙額曰東南民力竭矣

王倫
秦檜
劄子
並出
范公
璿筆

臣言

年將亦憂良乎此其材豈止將也
生事以要功然而戒之可也以為生事而罪之則當
事之臣沮矣妄言以沽名然而容之可也以為妄
言而罪之則敢言之士詘矣夫勿罪生事者所以
縱天下之當事也而況當事者乎勿罪妄言者所
以作天下之敢言也而況敢言者乎至於沮當事
之臣則國有大事而莫敢言之士則國有隱
憂而不聞矣嗚呼子曰宋高宗蹙岳飛於
獄棄陳東於市於是乎觀輿而北舟駕而南謂之
天運也可乎

金鑿子上篇 卷之十九

十五

知鄂州羅願以父汝楫為御史時嘗附秦檜論飛不
敢入飛廟一日自念吾政善姑往祠之再拜遽卒
於像前人疑飛之憾不釋云見岳集出鄂州志死
生命也卒於像前亦數與事會耶不然以侯之忠
而死固順而安之脚恨於黨惡之臣而甘心其幹
蠱之子恐亦未定然也汝鄂州小集載其本傳乃
曹弘齋撰不著鄂州所以卒但引新安續志謂值
旱立日中精禱致疾而又云志公之猶子任臣教

善也
之報
不於
其身
而於
其子
孫

臣所共訂也。蓋曹亦致疑於是。故託之續志。而又著志之所自出。以為作者或有諱。而然則羅之所。以卒。果可疑矣。鄂州廩廩。為宋乾道淳熙間名臣。其卒也。而朱子尤痛惜之。恨未見其止。鄂之人感其德政。又為之圖像以祠。其素行無愧於侯。而祇以父故。抱終身莫道之恨。蒙千古不雪之耻。其卒也。未必出於侯之所為。而意者善惡之報。不於其身。而於其子孫。樂盈非為汰。而受樂厲之惡。以殺其身。亦神理之或然者。世之君子。盍亦強於自立。庶幾貽子孫以積善之慶。而黨惡害正。若汝楫者。既身載惡名。而復貽子孫以不可活之禍。亦可休矣。

元星吉河西人。任江西行臺御史。秦檜裔孫奪民田。羣訟不決。公問秦檜何人寮屬。以奸臣對。公閱檜傳。大署其狀曰。檜之誤國。千載有餘。矧茲遺胤。敢為民害。盡斷其田於民。星吉胡人也。秉正嫉惡。且及其世。可謂義形於內矣。宋史檜曾孫鉅通判。蘄州。金人犯境。與郡守李誠之竭力捍禦。城破鉅

命以
姪婦
珍絕
兵家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九

三六

三

與誠之各率兵巷戰。死亡略盡。鉅歸。著疾呼。吏人劉迪。令火諸倉庫。乃趨一室。以自焚。有老卒見烟焰中。著曰。戰袍者。識其鉅也。冒火挽出之。鉅叱曰。我為國死。汝輩可自求生。掣衣就焚而死。次子浚。先往四祖山。兵至。亟還。與弟灑從父皆死。此亦奸臣之後。迺一門死忠。死孝。豈復繫其世類乎。攷史。檜無子。立妻兄王喚。孽子為後。曰煇。其孫曰墳。皆王之自出。則秦氏世絕於檜久矣。或曰。檜妻王。妬悍。檜嘗一妾有娠。遂出諸蒲林氏。及長。曰林一。飛齊東野語志之。朱子亦謂興化一傳聞云。林一飛。乃秦作教官時。婢所生。夫人不容。與同官林家。人養之。秦後欲取歸。未遂而死。其黨又欲為料理。其夫人自陳云。妾有幾子。林非是。林遂貶某地。林死。有子。今無祿。乃檜親孫也。而史亦載林一飛於檜死。為檜子煇。借其黨經營。襲相位。甚力。陸務觀老學庵筆記亦謂。客曹泳嘗獻計於檜。欲一飛還作子。則事之始末。頗亦著悉。秦之子孫。實為蒲林氏。其易胤者。寔皆王氏也。檜以奸臣亂人之醜也。

金鑿子

上篇

卷之十九

三七

亦自以妬婦殄絕其家天道乎

金豐子上篇卷之十九

金豐子

二十九

金豐子上篇卷之二十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問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當時已有公論

朱文公極貶蘇氏以為未敗露之王安石今議者多過之比見孫升在元祐初嘗言王安石擅名世之學為一代文宗及晉居大位出其私知以蓋天下之聰明遂為大害今蘇軾文章學問中外所服然

金豐子上篇卷之二十

卷之二十

德業器識有所不足為翰林學士已極其任矣若使輔佐經綸願以安石為戒及弟蘇轍為尚書右丞除命始下右司諫王康國奏曰轍之兄弟謂其無文學則非也蹈道則未也其學乃學為儀秦也其文率務馳騁好作為縱橫押闔無安靜理陛下若悅蘇轍文學而用之不疑是又用一安石也轍以文學自負而剛狠好勝則與安石無異則當時已有公論非文公一人之言也

朱子按唐仲友事齊東野語云唐平時恃才輕晦菴

而陳同父頗爲朱所進。與唐每不相下。同父游台。嘗狎籍妓。囑唐爲脫籍。許之。偶群集。唐語妓云。汝果欲從陳官人耶。妓謝。唐云。汝須能忍饑受凍。乃可。妓聞大恚。自是陳至妓家。無復前之奉承矣。陳知爲唐所賣。亟往見朱。朱問近日小唐云何。荅曰。唐謂公尚不識字。如何作監司。朱啣之。遂以部內有寬獄。乞再巡按。既至台。適唐出迎。少稽。朱益以陳言爲信。立索郡印。付以次官。乃撫唐罪具奏。而唐亦作奏馳上。時唐鄉相王淮當軸。上問王。王曰。此秀才爭閒氣耳。遂兩平其事。詳見周平園王季海日記。而朱門諸賢所著年譜道統錄。迺以季海右唐而并斥之。非公論也。其說聞之陳伯玉。式卿蓋親得之。葵之諸呂云。按密此論著。爲仲友辨雪無辜。其說行。則陳爲游俠無籍之徒。而朱尤爲恣睢敢爲。浮薄而輕信。此市井小兒綠戲作鬧。而尚得爲秀才閒氣乎。及宋學士濂脩宋史。爲唐仲友補傳。朱右題曰。世固有証人以理之所有。君子或昧焉。語曰。君子不逆詐。不億不信。予讀唐仲友補

金鑿子 上篇 卷之二十一

傳。而竊有感焉。初仲友以乾道七年守台。時朱熹提舉常平。仲友發粟賑饑。抑姦拊弱。矧中津浮梁。以濟艱涉。民至今賴之。永康陳亮以縱橫之術。與仲友不相能。然亦未嘗信程朱氏學也。亮揆無以抑仲友。廼設詭計。若爲歆艷性學者。朱子遂信之。行部過其家。乘間爲飛言。中仲友。高文虎爲通判。復以舊怨傾之。嫉惡之心。君子爲多。於是朱子力擯劾仲友。至六上章。廷議終不決其說。蓋亦祖堊語所記。而詞稍回互矣。然余觀龍川之學。事功之學也。其平時跌宕簸弄。玩侮一世。雖朱子嘗戒其自處於法度之外。而不樂聞儒生禮法之論。是其所以罹此謗者。固或有以致之。未爲無兄盜嫂。取孤女而搗婦翁也。然亦何若人言之甚乎。至於朱子之明白正大。夫豈容易受人之譖者。以常情觀之。唐旣夙有浮名於時。而鄉親宰相。又爲之奧主。其勢固未易輕動。使非大姦巨慝。灼於耳目。雖朱子且無以自信於心。而徒以浮詞憶語。角以取勝。至於六上章而不悔。亦豈知者之所爲乎。其必不

金鑿子 上篇 卷之二十一

然矣。母乃仲友之黨。王於仲雪已寃。而為此流言。不根以相報耳。近時吳興陳震兩山墨談。謂陳同甫與朱晦菴書曰。亮平生不曾謂說人是非。唐與正乃見疑相譖。是真足當田光之死矣。然困窮之中。又自惜此潑命。一笑。初晦翁劾台守唐與正之罪。相傳謂其納陳同甫之譖。以是成怨。周公謹叙其故於楚語中。今以同甫之書觀之。使同甫誠譖唐於晦菴。豈後交訟。是非終竟。則晦菴之受錯。同甫實為之。同甫當自引咎歸罪。乃不出此。顧復飾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四

詞以自掩於事主之前。使其誠病風而且愚。將不羞夫晦菴之鄙其為。及復人耶。此說明允可據。而陸象山集有與陳倅書。亦曰。朱元晦在浙東。大節殊偉。劾唐與正一事。尤快台人之心。百姓甚惜其去。雖士大夫議論。中間不免紛紜。今其是非已漸明白。江東之命。出於九重。特達於群疑之中。聖鑒昭然。此尤可喜。元晦雖有毀車殺馬之說。然勢恐不容不一出也。又與勾鳳載書曰。初聞臺評相及。固已恹駭。亟欲一見全文。以覈厥旨。及得而觀之。

亦良可笑。如論吳洪章中。乃為唐仲友雪屈。波及朱元晦。謂以洪醞釀。竟成大獄。致仲友以曖昧去。議者寃之。此尤可笑。吾人所安者義理。義理所在。雖刀鋸鼎鑊。有所不避。豈與患得患失之人。同其忻戚於陞黜之間哉。顧所深念者。道之消長。治亂攸分。群從比周。至理鬱塞。遏絕齊語。楚咻盈庭。聚蚊成雷。明主孤矣。云云。象山非苟同晦菴者。而兩書言劾唐仲友一事。乃稱服嘆美之如是。既以為快台人之心。則六章內所言唐之立威收貨。娛悅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五

婦人。燕會夜深。因與踰牆。欲行落籍。遣歸本州。皆台人狀中語。證實可知。而又曰。百姓甚惜其去。蓋是時朱子劾唐。唐適遷江西提刑。未行而朱奏上。仲友亦隨自辨。事下紹興府鞠之。獄具。情得。遂奪唐新命授熹。而熹以為蹊田奪牛。力辭不受。且知時相意徑歸。故台人惜之。史言獄上久旱而雨。固或天道之適然。而人情如此。且出於象山之筆。世猶猜同甫。併不信晦翁。象山徒為唐仲友雪寃。為王淮殖黨。是誠可惜也。

此以更宜無文

朱文公為浙東倉。民有繼母接脚夫。破蕩其家業者。其子來訴情甚切。文公遂委楊敬仲。敬仲深以子告母為疑。文公語之曰。父死妻執。棄背與人私通。而敗其家。不與根治。其父得不啣冤乎。按繼母如母。明非其母。以義母之而已。蓋為父也。妻則自為子也。母若父不得妻。子安得母。繼母已更嫁。而猶曰子母者。敬仲之過也。

晦菴先生既啓手足之四年。韓侂胄誅朝廷下有司。議所以易名者。太常狀先生之行。請謚文忠。而考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六

功郎官劉彌正。謂復謚非古。且言先生晚為韓子考與一書。其心有合乎韓子。請以其謚謚。遂謚曰文。去忠著文。所謂一字非貶與。予謂節惠以行不以言。以言則五經四書之發明燦矣。考與一書。先生涉而為也。非先生之與存也。劉也。舍其大而錄其細。奚居夫文之為謚。義有更端。節以其一。皆曰文焉。韓子是已。昔周公歿。謚曰文。孔子亦曰。文王既歿。文不在茲乎。是則文王周公孔子之文。乃天地之文。而道之極也。先王之文。宜無以更此。迺舍

曰而擬韓子。以韓子之謚謚淺乎。見先生於庸末而未測其裏矣。胡澹菴嘗薦先生於朝廷。與陸放翁等。同以詩人見列。故先生深耻之。不意先生歿而所以尊先生者。乃僅同之韓退之。吾固疑先生之靈。猶有不甚安於此也。

宋趙彥遠丞相趙汝愚父也。生朝必哭於廟。有欲為禮者。號泣而向之。元北麓處士宗仁李自華。常以不及終養二親。遇初度之日。號慟抵暮。家人不忍見。因諱言之。王義士天爵夏縣人。每生身之辰。寢

金罍子上篇 卷之二十 七

苦一月。懿哉悃孝乎。程子嘗言人無父母。生日當倍哀痛。更安忍置酒作樂以為樂。若具慶者可矣。朱子亦謂須以忌日之禮處之。昔唐太宗萬葉之主也。歛歛却賀。哀感旁侍。率禮而不愆如此。况儒生學士耶。問曰。具慶而可也。張樂置酒。軒車臨於閭里。母已侈與。曰。飲食必祝。慕夫始之也。身有自始。庸而忘之。夫劬勞之日。而起敬起孝焉。厄其豆臠以壽其親。何有不可乎。夫父母在。恒言不稱老。而憫然自都其齒髮。以召其里之人。而可乎。問曰

父母歿却賀禮也將人情之不可以禮說則知之何日如三君焉號泣而對之使家人見之而不忍言彼誰非人之子乎

金宣宗嘗諭宰臣曰向有人言便宜事卿等屢奏乞作中旨行之帝王從諫足矣豈可掠人之美以為已出哉大哉王言與爾有嘉謀嘉猷則入告尔后於內尔乃順之於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者異矣予謂人主如金宣宗不作中旨人臣如宋李文靖不進密疏然後朝廷清明天下可幾太平

此兩節最足以正原

金章宗朝嘗定祖父母喪婚娶聽離異又定妻亡服

內婚娶聽離法按此兩節最足以悖彝倫正風俗未可謂餘分偏閏之制格之也然妻亡更娶又須訖其子服不當止以夫服論故儀禮喪服傳曰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是也春秋傳周景王穆后喪太子壽卒叔向曰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賓燕又求葵器樂憂甚矣非禮也妻之喪子未除不可以再娶故亦曰三年之喪演繁露謂賈似道當國浙漕朱浚深源每有劄子稟

事必稱某萬拜覆時人謂之朱萬拜浚晦翁曾孫頃見昭忠逸詠載浚為兩浙轉運兼侍郎元兵下江南遣八使入閩說降兵至福安王剛中以城降浚家欲降之浚叱曰豈有朱晦翁孫失節者遂仰藥死以朱晦翁孫不恤一死徇節豈區區為富貴諂佞權勢之門乎

勿文丞相丞相死可以無死

文文山之亡也元翰林學士徐景隆感卿以詩吊之曰大元不殺文丞相君義臣忠兩得之義似漢王封齒日忠如蜀將斬顏時乾坤日月華夷見嶺海

金罍子十篇 卷之二十 九

風霜草木知只恐史書編不盡老夫和淚寫新詩蜀將斬顏用關羽報効曹操事較耕錄作蜀將斬頭却用嚴顏事殊戾謬也元勿殺丞相丞相自可以母死乃亦將如關雲長周旋曹氏耶元於丞相亦可謂有禮矣公誠義不屈使終能待以不死則公固嘗曰異日得以黃冠備顧問則雲長之事意者公優為之雖或一時之權詞然箕子亦授洪範於武王矣

許文正公新鄭人以金太和九年生公固非宋人也

許文
正益
有江
思

許衡
慨然
以道
為已
任

哉。逮顯於元。伐宋之舉。一時名公卿人受攻取之
畧。而公獨言。惟當脩德。以致賓服。若以力取。必戕
兩國之生靈。以決萬一之勝負。蓋公有江漢之思。
與丘文莊公著論。謂公不常仕元。雖公之卒。且囑
其子曰。吾平生虛名所累。竟不能辭官。我死爾慎
勿請謚。勿立碑。但書許某之墓四字。使子孫識其
處足矣。則公固已自恨其所遇之不辛。以是論公。
公復何詞。但復謂許子。倘以生民為念。盍勸世祖
以通和睦隣。息肩南北之民。雖宋人拘留使臣。尚
當為之反覆開諭。明其為權臣之罪。勸之以成湯
待葛之道。庶幾其有及人之功。得以少掩其輔夷
之罪。而許子乃不及此。則少冤矣。豈亦未見圭齋
集所著公神道碑耶。

許衡居蘇門。慨然以道為己。任嘗語人曰。綱常不可
一日而亡於天下。苟在上者無以任之。則在下之
任也。凡祭喪嫁娶。必徵於禮。以倡其鄉人。予謂衡
當時不能不仕元。亦正以綱常不可一日亡於天
下也。

董文用
拜禮部尚書
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待

彼同
傳言
不疑

董文用拜禮部尚書。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待
幸。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
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陽問曰。此錢取於
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民耶。取於右丞之家。則吾不
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說矣。牧羊者。嘗歲兩剪其毛。
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王者固悅其得毛之
多矣。然而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哉。
民財亦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盡刻削
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丞相安童謂坐中
馬文正矣。

金鑿子上篇

卷之二十

十一

吳草廬著元中子碑。元中子姓黎名立。武嘗佐洪府。
歲饑。有同僚言。殺一牛活萬蟻。欲籍富戶賑貧民。
黎駭之曰。萬蟻固可憐。一牛何罪死。衆稱善。噫。有
德之言哉。余謂此非有德之言也。彼同僚言。譬自
不類萬蟻。天壤間。贅生雖微。一牛不死。死死亦何足
惜。牛無罪有功。殺一牛餉萬蟻。何為。若凶年饑歲。

貧民無糠粃而富戶之粒米狼戾且以飽黠鼠肥
畜犬藉富戶賑貧民拔九牛之一毛以活萬姓何
不可之有

江南守令聽訟遇民有犯情重而法輕者既以其辜
附律又罰穀或至千石以上入倉或罰金使脩理
廨舍往往不訾予嘗聞之亦問一同年荅曰有之
夫科有罪之富人以賑無告之貧民哀私家之羸
佐公庭之急曷有不可乎予謂此意甚美然萬一
犯者或舉訾不足以抵罰至於以瘦死或遂傾其

家或膏其妻女則反為情輕而法重矣如何呂刑
罰懲非死人極於病夫以五刑之疑赦而為罰猶
足為病况刑與罰兼加之乎大抵律設大法準事
而施其劑量輕重至於無可增減哀矜折獄者常
使欽恤之意行乎法之中豈忍有加於法之外哉
西漢郵都趙禹一為人公廉問遺無所受請寄無
所聽一為人廉倨舍無食客門無造賓惟奉職死
節孤立行以伸法守而世謂之酷吏蓋守法已
難於刻况又溢於法之所不及也羊陶曰罪疑惟

元人 楊奐 作 國夫人 紀

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故寧使有不盡之法毋
寧使無不盡之情

元人楊奐作鄆國夫人殿記其曰祀天而不祀地祭
日而不祭月非禮也又曰夫人姓开官氏宋女也
泗水侯鯉息也沂水侯伋息之子也先聖之為中
都宰為大司寇攝行相事夫人不以為泰畏於匡
拔樹於宋削跡於衛絕糧於陳蔡夫人不以為否
窮通出處無一而不預所以血食者其在斯乎按
夫婦之道榮耻共之不以為泰否常事也然尚不

能知夫人之與孔氏訣在夫子紀年之何歲亦安
能知其窮通出處無一不預乎嫁與出一也昔子
思之母嫁而死於衛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廟門人
至曰庶氏之母死何為哭於孔氏之廟子思曰吾
過矣吾過矣遂哭於他室夫庶之母不哭於孔氏
之廟而开官氏之女乃得廟於孔氏且夫人之而
殿焉以強合於夫子其非禮如是而勿知乃抗顏
為人執筆可乎
裕宗封燕王巡撫稱海至冬還京問謂諸王札刺忽

言所
原

不可
原

隨元
北去

及從官伯顏等曰吾屬適有茲暇宜各悉乃心慎
 言所守俾吾聞之於是使黑德曰太祖有訓欲治
 身先治心欲責人先責己曰聖上有訓敢罔
 盜竊人之至惡一為欺罔則後世出言言人終弗
 信一為竊盜則事雖未覺心嘗惴惴若苟者將至
 札刺忽曰我祖有訓長者稍深者底蓋言貴有始
 終長必極其秋深必究其底不中輟也王曰皇
 上有訓毋持大心大心一持事即墮敗此一時倉
 卒宿從會集各言所守而深切道理斐然成章又
 金鑿子上篇 卷之二十 十四

皆歸本之君父蓋斷斷洙泗之風焉
 謝讓初為吏歷刑部尚書刑部有案讓未署字而誤
 用印吏懼遂私効讓署事覺度無損於事且憐吏
 以罪廢遂視之曰吾署也其寬厚多類此予謂吏
 以罪廢而憐之則吏之犯罪者滋應衆矣此吏誤
 用印而盜署字誤可原也盜不可原也

元末兵部侍郎青田林公諫見天運已去作詩送其
 姪俾南歸以子自隨及天兵至通州遂偕其子臨
 元主北去嗚呼痛哉諫以身殉元以子孫還中國

後生
論人
無宜
造次

一可也此帝王數千年遺黎祖定幾百世消息之
 何併擊而夷乎

後生揮筆論人無宜造次孟子云是以論其世也元
 余忠宣之死節尚矣頃見有楊儀者乃曰余闕之
 守安慶也特感虜帥結襪之恩與志士投筆之嘆
 竭誠赴難禍及妻孥其心義固昭昭矣然春秋
 外夷之義忘危邦不入之訓許身大疎不能無可
 議者其視子路之死於孔俚殆亦庶幾其無愧與
 又有詩云千載結纓悲子路九原被髮愧夷吾蓋
 金鑿子上篇 卷之二十 十五

深詆其初仕元之非也因考元史本傳闕字廷心
 一字天心唐兀氏世家河西武威父沙刺厥上官
 廬州遂為廬州人則公家世蓋由余之倫蒙古色
 目自為同類公慕華姓名中國耳當時元一統東
 夏雖中原河洛之英奕代文明之胃皆辨髮而立
 其朝乃以此責公公可乎小兒強作解事語真可笑
 也

金鑿子上篇卷之二十

金壘子中篇卷之二十一

明上虞陳 絳州楊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聖賢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女媧
非婦
人名

宋俞琰席上腐論曰女媧繼伏羲王天下後世以女媧為古聖女伏羲之妹顓頊之母豈其然乎且夫女名女媧猶國名女真又左氏所謂女艾莊子所謂女偶女商孟子所謂馮婦果皆婦人乎此說殊

有理但不可復攷耳又記但稱女媧亦風姓蛇身人首有神聖之德代宓義立一號女希初不著其為女婦及代伏羲有天下之故蓋以世遠莫能質言也

堯典
九族
考

堯典親九族古文注謂上從高祖下至玄孫而詩小序葛藟棄其九族毛傳謂據已上至高祖下及玄孫之親言親者謂同出於高祖者當皆親之是也今文歐陽說乃連異姓之有親屬者曰父族四五屬之內為一族父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

已女昆弟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已之女適人者與其子為一族母族三母之父姓為一族母之母姓為一族母女昆弟適人者為一族妻族二妻之父姓為一族妻之母姓為一族孔穎達曰禮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為異族其子則異耳婚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謂欲及今三族未有不億度之事而迎婦也如三族當有異姓異姓服皆總麻總麻之服不禁嫁娶是為異姓不在族中明矣喪服小紀說族之義曰親親以三為五

金壘子口籍

卷之二十一

以五為九以此言之知高祖至玄孫昭然察矣朱子亦曰不若從古注史記荆軻之湛七族張晏曰上至曾祖下至曾孫司馬貞曰父之姓一也姑之子二也姊妹之子三也女之子四也母之姓五也從子六也及妻父母凡七族也然從子非父姓乎賈誼新書六親應劭曰父母兄弟妻子後漢黨錮傳鈞黨諸附從者錮及五屬章懷太子賢注謂五服內親儀禮士昏禮請期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康成注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而禮記仲尼燕居

上古

篇以之閭門有禮則三族和鄭注父子孫孔疏曰兩注異者彼謂請期恐有替喪廢昏故云三族皆據期喪者與此不同然皆是已族至親而史記秦文公二十年始有三族之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則曰父族母族妻族大抵言族皆主同姓孔氏之辨據學矣然禮雖九族苟不止於同姓不失為推恩之厚如夷三族苟遂及於異姓雖其秦人之虐恐或未至於是

論語

上古簡質有名亡諱雖帝王亦以名行天下帝堯是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

也土高曰堯義止斯矣謚昉於周今日堯謚又謂翼善傳聖曰堯夫堯謚舜作也乃方謚堯逆以聖善自謚乎放勳史贊堯之烈太史公曰名尤失之許由揚子雲云無是事太史公並疑其無是人今考春秋傳許太岳之胤杜注云堯四岳高士傳云堯召許由為九州長九州長亦四岳也則疑於有是人矣帝將禪位首咨四岳曰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異朕位四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揚側陋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則遜位許由且亦有

巢父池主

是事矣惟四岳自知其不可謂命即辭又能舉在下之鰥以當帝堯之舉堯亦不疑而遂用之卒禪帝位而有天下此所謂為天下得人而仁之大也莊周曰帝授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則周誣矣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

陳思王許由巢父池主贊曰堯禪許由巢父是耻穢其園聽臨河洗耳池主是讓以水為濯嗟此三士清足厲俗按嵇康高士傳許由字武仲隱乎沛澤之中堯致天下而讓焉由廼去宿於逆旅之家曰而遺其皮冠巢父堯時隱人年老以樹為巢寢其上故人號為巢父堯之讓許由也由告巢父巢父以為汚乃臨池水而洗其耳池主怒曰何以汚我水由廼退而遂耕於中岳潁水之陽箕山之下今人但知巢由傲堯不悟且有池主也然其事堯荒唐矣人死則魂升於天魄降於地故書稱堯二十有八載放勳廼徂落徂言升落言降也又必其魄神先游而後體魄從之故敘舜曰五十載陟方乃死陟方

言祖。死言落也。後世於帝上之歿乃道稱陟或稱
徂。或云登假。或云升遐。或云崩。然無不可。或曰舜
陟方乃死。言舜升於天也。猶詩言文王配天。
明聖王之歿與衆異耳。疑於文義為複。然古人
文句亦多有。呂不韋謂王季薨而死。本味賈誼謂
越王勾踐崩而死。耳。是也。

後人 因謂 舜禹 同在 祀典

祭法。舜勤衆事而野死。謂舜鯀障鴻水而殛死。禹
能修鯀之功。謂禹後人誤讀鯀障鴻水而殛死。
句。因謂鯀與舜禹同在祀典。孔疏云鯀塞水而無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功而被堯殛死于羽山。亦是有微功于人。故得祀
之。若無微功。焉能治水九載。夫祭法六典。登微功
乎。使鯀尚有功。則且法應入議。何遽名隸四凶。豈
所謂罪疑惟輕。功疑惟重乎。此一人一事。當時為
罪。則屏諸四裔。後世為功。則祀通萬禩。彼謂得禮
則此謂失刑矣。孔疏又以死勤事謂舜及鯀。冥夫
三人者。非惟事不同實。抑固語不同文。舜勤衆事
而野死。冥勤其官而水死。故曰以死勤事也。鯀障
鴻水而殛死。尚庸稱勤乎。

鯀非 誅死

鄭玄答趙商曰。鯀非誅死。鯀放。禹與之若以為殺
於朝。禹乃其子也。以有聖功。故堯與之。若以為殺
人父。用其子。禹舜何以忍乎。而尚書云。鯀則殛死。
禹乃嗣興者。箕子見武王。誅紂。今與已言。其意
有慚德為說。父不肖。獲罪其子。賢則惡之。以滿武
王意也。子按舜殛鯀於羽山。原非死罪。而曰鯀則
殛死者。謂終死于殛所。鄭說是已。至言廢父興子。
思新朝。箕子何以有此乎。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或曰。禹知鯀不能治水。禹何以不諫。曰。按鯀方命。圮
族。方命則日專。圮族則自用。以其剛愎。忿戾。雖君
臣上下同朝之言。且或不能矯其違。豈禹為人子
而能救之。然洪範稱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是鯀死
于殛也。不知鯀一殛幾年乃死。鯀死後幾年禹興。
據禹初治水。娶于塗山。甫四日。所謂國君十五而
生子。冠而生子。則昏娶又當蚤年。又須服鯀三年
喪畢。然後娶。則方鯀治水時。禹蓋幼也。
書。驩兜舉共工在四岳。舉鯀治水之前。而共工下有

或曰 鯀不 誅死 以不 諫

舉共
二在
四岳
舉縣
治水
之前

重出下文滔天二字。或曰狀其過惡漫于天也。然不容一辭而彼此兩義。今春秋識云共工理水。國語周太子晉亦曰。晉共工虞于湛樂淫泆其身。欲壅防百川。墮高墜庫。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廢民弗助。禍亂並興。共工用滅。其在有虞。有宥伯鯀播其淫心。稱遂共工之過。堯用殛之羽山。則謂堯先使共工治水弗效。因滅共工而後用鯀。豈書文脫誤耶。世遂謂共工水官。然堯命人治水。不應徒以官使之。其後舜又命垂共工。無水事也。曲禮六工。水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七

無與焉

語類謂砥柱銘上說禹掛冠莫顧。過門不入。掛冠是有箇文字上說得。今記不得。今按鴻烈解原道訓云。禹之趨時也。履遺而弗取。冠掛而弗顧。鹽鐵論文學曰。禹歷洪水。身親其勞。澤行露宿。過門不入。當此之時。簪墜不掇。冠掛不顧。豈朱子所謂有箇文字上說得者。

越絕書曰。夏啟獻犧於益。啟者禹之子。益與禹臣於舜。舜傳之禹。薦益而封之百里。禹崩。啟立。曉知王

太伯
三以
天下

事達於君臣之義。益死之後。啟歲善犧牲以祠之。故經曰。夏啟善犧於益。啟與益君臣始終如此。啟之敬承。益益之教也。猶伊尹之於太甲。周公之於成王。與其避之箕山。亦伊尹之復政。周公之明農。與大紀云。伯益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然則竹書云。益于啟位。啟殺之。何物語也。

伊川云。太伯三以天下讓者。立文王。則道被天下。故太伯以天下之故而讓之也。不必革命。使紂賢。則文王為三公矣。按伊川此說。與朱子異。明道云。太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八

伯知王季之賢。必能開基成王業。故為天下而三讓之言。其公也。明道之旨。與伊川同。而稍不若伊川之密。南軒之說。又衍伊川曰。太伯知文王有聖德。天之所命。當使天下被其澤。故致國于王季。為文王也。故曰。以天下讓。言其至公之心。為天下而讓也。或曰。太伯之心。知文王得國。則周有天下乎。非然也。以是存心。則是利天下者也。

論語或問謂太伯父死不赴。而不得為不孝。按韓詩外傳。太伯之吳。太王將死。謂季曰。我死。汝往讓兩

或問
太伯
父死
不赴
不得

兄彼即不來汝有義而安太王薨季之吳告伯仲伯仲從季而歸羣臣欲伯之立季季之讓伯伯謂仲曰何以處之仲曰刑有所謂矣與於扶微者可也立季季遂立太伯及吳吳以為君太王將死之言與季於其親之喪遽舍其倚廬而之吳皆不可為事實然觀此則伯仲固嘗交歸周矣王克論衡昔太伯見王季有聖子文王知太王意欲立之入吳采藥斷髮文身以隨吳俗太王薨太伯還王季避王太伯再讓王季不聽三讓曰吾之吳越吳

金龜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九

越之人斷髮文身吾刑餘之人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王季知不可權而受之此論始末視韓詩更詳蓋可見伯於父死而未有不赴事也

糶丘生乎
炮烙生乎
熟升

淮南子糶丘生乎象糶炮烙生乎熟升皆用紂事而熟升未詳所出注但言庖人進羹於紂熟以為惡以熟升殺之因熟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亦不言熟升何物按殷本紀紂時諸侯咸叛妲己以為罰輕乃為熨斗云則知熟升即熨斗耳鄒誕生云見蟻布銅升足廢而死於是為銅烙炊炭其下使

罪人步其上

唐虞之世八元八凱雖各同出一父未必一母周有八士蓋一母而又四乳所生百謂其美矣孔子紀之以見周室之盛非特得材多及天之生亦媿美唐虞也故董子繁露云傳曰周國子多賢審殖至于騁厚男者四產而得八男皆君子俊英也今此天之所以興周國也得其精矣八士宋王伯厚引周書武籍篇尹氏八士注武王賢臣晉語詢于八虞注周八士皆在虞官以為當在文武時近時

金龜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成都楊用修則云周書克殷解乃命南宮忽振鹿臺之財乃命南宮伯達遷九鼎三巫疑南宮忽即仲忽南宮伯達即伯達也尚書有南宮括疑即伯適則八士者南宮氏也按兩人同據一書而一以為尹氏一以為南宮氏今亦莫適考正然其散財遷門正皆在武王克殷之際君與敘文王修和有夏已有南宮括以為文武時人近之而用修依式說反以為成王時人何哉按國語詢于八虞咨于二虢度于閔天謀于南宮肅氏解云八虞周八士

皆在虞官南宮南宮適也既詢于八虞而又日謀于南宮則南宮之不八虞者矣

微子去之云自輕而重豈紂之惡亦以漸而甚與

書微子謀于箕子比干以箕子言而去它書亦言

武王觀兵于商聞其殺王子比干而入則三仁之

次第明矣微子去之初不言奔周孔穎達正義曰

微子啟知紂必亡告太師父師而遁於荒野非去

紂即奔周也武王既克殷微子乃歸之僖六年楚

子問諸逢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面縛啣璧武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後之使復其所史記宋世

家云武王克紂微子啟乃持其祭器造於軍門肉

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武王乃釋

微子復其位如故是言微子克殷始歸周也馬遷

之書辭多錯繆面縛縛手於後故曰啣其璧又安

得左牽羊右把茅也要言歸周之事是其實耳樂

語云武王下車而投殷之後於宋投者舉徙之詞

時武庚已封於殷墟為殷後傳言復其位者什之

使從本爵復其卿大夫之位未及封也以其終為

殷後故云投殷之後蓋武庚誅乃因舊宋命微子

為公今為湯後耳不繼紂也按言微子歸周事莫

詳於此劉歆亦曰古者同姓雖危不去國微子紂

庶兄也何入周之有論語云去之者去紂都也雖

去不踰周斯仁矣得其指矣冊鉛錄云史記宋世

家武王克商微子肉袒面縛左牽羊右把茅亡弟

恒讀史至此謂予曰微子有四手兄知之乎予曰

書傳未聞迺笑曰使無四手何以既面縛而又有

左手牽羊右手把茅乎按斯語錯繆正義已言之

金罍子口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日面縛縛手於後故口啣其璧又安得左牽羊右

把茅也揚恒偶見此疏而藉口讀史以誇其兄升

庵亦偶弗察耳

文王十五生武王然先已生伯邑考矣鄭康成曰文

王十三生伯邑考武王八十四生成王然後又生

唐叔虞

古史攷伯夷叔齊采薇而食之野有婦人日子義不

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三子餓而死風俗

通鮑焦耕田而食穿井而飲非妻所織不衣餓于

山中食棗或問之此棗妻子所種耶遂嘔吐立枯而死三秦記則又謂夷齊食薇三年顏色不變武王戒之不食而死

伯夷讓國不意遂紂

永嘉張君純云伯夷之讓國以父命為尊固是但其本意還是避紂若不去則必北面紂矣惡人之朝不可立也伯夷為諸侯人心必歸之何以自處只得讓國以全其清若云叩馬而諫孔孟之言未有及者謝景平謂其初出於莊周司馬遷遂作列傳韓昌黎作頌事傳三人而空言成實黃山谷謂三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三

家之學皆有罪於聖人者也以謝氏之論謂篤信

好學

太公為齊太祖

太公封於齊為齊太祖故後世尊之曰太公亦猶田和篡齊為田齊太祖故亦曰太公也曰太公望曰周公旦曰召公奭或號或爵以名配之故知望為太公名無疑齊世家謂文王獵得太公曰吾太公望子久矣故名之曰太公望此說殆非也

成王封弟戲

成王剪桐葉封弟戲也而周公曰天子無戲言乃封小弱弟於唐柳子厚曰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是

周公教王遂過也孟母買豕肉啖子欲視之無誑而東萊先生曰一誑成兩誑最是入小人之徑路兩論極精嚴

呂刑為刑

呂刑一篇顯為祥刑而言之無已者乃曰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曰惟時庶威奪貨曰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曰獄貨非寶惟府辜功蓋人情一為利誘則官箴不恪民罪使以貨免則王法不行故戒之然其首為贖法五刑之疑其罰百鍰至千鍰非貨耶富耶夫王者躬自為鍰獄何以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四

禁切其下

管子論民毋大過上毋赦也

管子論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罪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又曰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故赦者奔馬之委轡毋赦者墜車之礮石也又曰文三脩武無一赦惠者多赦者也先易而後難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惠者民之仇讐也法者民之父母也其大旨則以風人

主慎毋赦其察治理則省矣至行之治齊乃曰
兵未足請薄刑罰以治甲兵於是死罪不殺刑罪
不罰使一以甲兵贖是又何說哉昔唐虞之世五
刑無贖法周穆王始為贖然猶五刑之疑者赦不
罰之亦庶幾罪疑惟輕之意先儒猶以為雖大辟
亦贖引蕭長倩之言謂開利路以傷治化况概死
罪刑罪而一聽其贖勿問其疑與實矣是慕小利
而忘大害也是赦小過而貽重罪也其為奔馬之
委轡主民之仇讐不愈甚乎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齊人見其君父凡所嚴事則稱壽舉觴必
壽隨在致祝非必其始生之日與夫登秩之年也
然其為詞益異矣齊桓公嘗與羣臣飲酒酣謂鮑
叔曰圖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捧觴而起曰使君
毋忘出如昔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
戚毋忘飯牛車下也使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
大夫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魯田
至於麥丘見麥丘邑人年焉對曰八十三矣公曰
美哉壽乎子以其壽壽寡人麥丘邑人曰祝主君

使主君甚壽金玉是賤人為寶祝主君無壽無
惡下問賢者在旁諫者得入祝主君使主君無得
罪於羣臣百姓公曰善願國家之福社稷之靈使
寡人得吾子於此觀二人之稱壽桓公所謂壽不
踰德頌却是規也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弗救裸體綬胸稱疾召管仲

宋伐杞狄伐邢衛桓公弗救裸體綬胸稱疾召管仲
曰姑樂乎管子諾於是令之懸鐘磬之棖陳歌舞
竿瑟之樂羣臣進諫請救三國而不許也宋已取
杞狄已拔邢衛矣桓公起行笱簞之間視管子曰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六

樂夫管子曰此哀也非樂也於是定三君之處始
封三國其始封三國也天下潢然皆以為桓公之
仁也故思加乎三國而義行乎諸侯矣然其封之
孰與夫始救之救之則宋毋以有杞狄毋以有邢
衛也杞與邢衛則先王之封國也宋已有杞狄已
有邢衛而復封之則齊之封之也夫持危孰與興
之於滅繼之於絕則其德齊也始弘此桓公管仲
君臣所以夙暮計者不然宋伐杞狄伐邢衛而桓
公不之救且乘以為樂管仲覆以為慶何哉得微

多寇之虐而以大其功幸隣之禍而以彰其德與
說林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大盛而下
亡晉不敢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知存亡之德
大君不知收效以敵晉齊定利行邢亡而復存之
其名定美桓公乃弗救鮑叔之謀亦管仲之故知
也蓋桓公君臣夙夕圖謀每如此

傳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春秋傳公二年冬十月不雨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六月雨
一書閔雨也閔雨者有憂乎民者也胡氏據詩稱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七

公節用愛民務農重穀為有志乎民之實予謂此
特其居常事耳後漢書黃瓊上疏曰昔魯僖遇旱
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者十三人誅
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注引春秋
考異鄭曰僖公之時雨澤不澍比于九月人大驚
懼率羣臣禱山川以六過自讓絀女謁放下讒佞
郭都之等十三人誅領人之吏受貨賄趙祝等九
人曰幸在寡人方今天旱野無生稼寡人當死百
姓何謗請以身塞無狀觀此則僖公所以閔雨勤

宋終其大夫何名以不

民者如是此固春秋之所賢也其云不澍比于九月蓋自先十月不雨至六月雨正得九閱月云

公羊傳僖公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何以不名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內娶而不名其大夫不名之者不臣之也是以臣其妻父為不可矣昔陳勝立為王其妻之父兄往焉勝以衆賓待之長揖不拜其妻之父怒而去之陳王跪謝遂不為顧勝慙焉問於博士孔子魚子魚對民王之所問者善也今以禮言耶則禮無不拜且宗族婚姻又與衆賓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八

畢敬者也敬而加親自古以然也昔唐之內親九族外協萬邦禮以婚為昆弟妻之父母為外舅姑由是觀之則拜之可矣夫婚親之義非宗賢之類也雖自己臣莫敢不敬子魚之對亦公羊之旨耶然予以為勝匹夫之雄不成為王乃子魚則固已儼然王之已王之則率士皆臣也奚妻之父之有惟古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以勝擬於始封之君以妻之父況於諸父可矣奚什此而疊疊也且諸侯必無內娶則天子於何娶之公羊之說固不行

矣。或曰：然則勝之不拜也禮乎？曰：非一也。天子諸侯於其妻之父，臣之可也；拜之亦可也。以臣也，則周公也；臣成王微子也；臣紂，奚妻之父而不可乎？以拜也，則禹也；拜皐陶、大甲也；拜伊尹，奚天子諸侯之妻之父而不可乎？

誣法 蔡邕 獨斷 謂布德 執義 曰穆 各實 過爽 曰繆 蓋

二謚也。秦穆公，一曰繆公。唐皮日休著論以為公知晉公子重耳之賢不立，乃聽公子摯先置夷吾，是為惠公。晉亂十五年，以謚繆為定。夫秦人謚秦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九

君。廼外取它國之事，謂不能為晉廢昏舉明易亂為治者，斯豈當時諸臣稱誅本意乎？攷史記秦蒙毅將伏誅，曰：昔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然則謚秦繆，蓋自以秦事耳。風俗通亦曰：穆公受鄭其言，置戎而去，遠黃髮之謀，而遇殺之敗，殺賢臣百里奚，以子車氏為殉。詩黃鳥之所為作，故謚曰繆。則穆公之為繆久矣。百里奚，孟子稱其去虞適秦以為智，若卒不能免其身，豈所謂蓋及之者與？

晉文 赦里 須

晉文公赦里，須使駮乘於國中，而國之人皆曰：夫里，鳧須且不誅，而駮乘吾何懼焉？於是晉國大寧，則赦里，鳧須之以也。田於圃陸，期以日中，而公有所愛者，顛頡後期，吏請其罪，文公墮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頡之脊以殉，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頡之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文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東伐，一舉而有功，故文將釋怨以昭德，則封必先乎首讎，將欲樹信以立威，則誅必加于深愛。漢高祖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

封雍齒而誅丁公，用此道也。

楚賢 相 孫叔 敖

楚之賢相，稱令尹子文。孫叔敖子文相成王，叔敖相莊王，兩人先後相楚，不大遠，而其性行亦絕相似。論語稱子文三仕為令尹，無喜色；三已之，無愠色；而莊子亦稱叔敖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相而無憂色，其喜怒不形如此。戰國策稱令尹子文繼

帛之衣以朝，鹿裘以處，未明而立於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一日之積，燕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文是也。而春秋列傳亦記孫叔敖之

為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此其為廉也。羊之裘。其恭儉之行。又如此。子文之族。嘗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而釋之。子文讓之。謂吾族之犯法甚明。而使廷理緣吾心而釋之。是吾不公著於國也。廷理懼而刑之。而成王為出廷理。艾臘之為相。虞丘子之所薦也。虞丘子之族犯法。而叔敖執而殺之。其秉直奉公。不以已阿私撓法。又皆如此。

諸葛孔明曰。昔孫叔敖乘馬。三年不知牝牡。稱其賢也。可謂憂國忘私之至矣。古文苑孫叔敖祠碑不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知誰氏作。謂敖相楚廷。堅禹稷不踰。殆非聖論。若謂專國權寵而不榮華。一旦可得百金。至於歿齒。而無分銖之蓄。破玉玦。不以寶財遺子孫。終始如矢。去不善如絕絃。避患難於無刑。術高節義。敦良奇介。自曹娥孤竹。吳札子罕之倫。不能驟也。立溷濁而澄清。處幽暗而昭明。其遺武餘典。恨不與羲皇帝同代世。其意常暴暴。若冠章甫而坐塗炭。病甚臨卒。無棺槨。以歛葬。蓋綜其實。云惜春秋左氏不詳記其事。行史記循良傳亦落莫。它紀載散出。

無倫。若楚莫敖子華。稱自先君文王。以至威王。有憂社稷之臣。謂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乃推令尹子文。而不及叔敖。固且以令尹子常。問其賢。聚馬。稱令尹子文。先恤民而後已之富。亦不及叔敖。不知曷以故。蓋不可攷矣。

楚子問令尹子文之貧也。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而子文逃之。或問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也。齊慶氏敗。公與晏子邱殿。其部六十弗受。子尾曰。富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云。吾邑不足欲也。益之邱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吾非惡富也。惡失富也。嗚呼。世知有富而已。孰惡而逃之乎。抑孰知逃富之為逃死。惡富之為惡失富乎。夫是固非二子之心也。然理不越。是矣。夫以富死。或求富而失之者。不多有之與。雖然。乃二子者。則誠無以富為也。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緇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燕。晏子一狐裘。

三十年。泮衣濯冠以朝。祀其先人。豚肩不掩豆。其取用於天地也甚薄。夫既已貧其身。而富其家。奚爲故誠無以富貴爲者。斯無有乎富貴矣。

兩書皆紀荀子而稍異

左傳。晉荀吳帥師伐鮮虞。圍鼓。鼓人或請以城叛。穆子弗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爲。穆子曰。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故鼓人殺叛者。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請降。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晉中行穆伯攻鼓。經年而不能下。魏間倫曰。鼓之嗇夫。間倫知之。請無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三三

疲士大夫而鼓可得。穆伯不應。曰。間倫之爲人也。佞而不仁。若使間倫下之。吾不可以不賞。若賞之。是賞佞人也。佞人得志。雖得鼓。安用之矣。兩書皆紀荀吳伐鼓而稍異。左傳云。圍鼓三月。克之。而彼云。經年。然其寧失鼓。而內不欲用佞人之謀。外不欲納叛者之請。則仁義存焉。或曰。叛而納之。是數道也。服而降之。不亦可乎。何必疲民勞師哉。佞人勿用。若其謀安可廢也。賞以金帛。不足以酬功乎。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金

類人而詳不受金

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辭不受金。孔子曰。賜失之矣。夫聖人之舉事。可以移風易俗。而施後世。非獨以適己之行也。今國之富者寡。而貧者衆。贖而受金。則爲不廉。不受金。則不復贖人。自今以來。魯人不復贖人於諸侯矣。顏雝善事親。子路義之。而雝以非義執於衛。將死。子路請以金贖焉。衛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三三

恐。況二三子於由之所親乎。子貢贖人而不受金。過而爲義。以自潔者也。故夫子憂魯人之莫可繼也。子路受人之金。而以贖其私。子路蓋與人共爲義矣。故夫子嘉之。子貢事見淮南子。子路事見孔叢子。又曰。魯國之法。魯人爲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魯人於諸侯。來而讓不取其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往。魯人不贖人矣。取其金。則無損於行。不取其金。則不復贖人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

曰魯人必拯溺者矣孔子見之以細視化達也

魯公甫文伯卒而後宮為之自殺而從者二人焉敬

姜曰斯子也必於婦人厚而於君子薄也撫其尸

而不哭齊崔杼弑其君莊公賈舉州綽那師公孫

敖封具鐸父襄伊婁埋皆死焉祝佗父申刺馮蔑

又死焉皆發侯也國之士無死者晏子入枕尸服

而哭興三踊而出曰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

而焉得下之晏子之哭而不為之死也是耻為婦

人而殺以從之也賈舉州綽那師公孫敖封具鐸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五

父襄伊婁埋祝佗父申刺馮蔑非愛其死也是二

八之死者也夫生則從之於昏死則殉之於難是

妾婦皆有之而又何賞焉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謁宋

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司城子罕哭

之哀而民悅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見人

國乎詩云凡民有喪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

其孰能當之見禮記檀弓篇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擊於前而不直西家之

潦徑其宮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

家工人也為鞞百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恃為鞞

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為鞞者不知吾處

也吾將不食願相國之愛吾不食也為是故吾弗

徙也西家高吾宮痺潦之經吾宮也利故吾弗禁

也士尹池歸荆王適與兵而攻宋士尹池諫於

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

仁者能用兵荆國攻之必不勝而為天下笑遂釋

宋而攻鄭孔子聞之曰夫修之乎廟堂之上而折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六

衝乎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見呂覽召

類篇一司城子罕也相宋而晉人不能怙其霸荆

王不敢用其彊以宋國區區介二三大國之間而

終子罕之世以其國又無兵患君子曰相得其人

安事將

吳季札以其嗣君餘祭之命來聘請盡觀周樂是年

五月閻已弑吳子餘祭則季子實在疾矣自魯如

齊如鄭如衛又自衛將之晉宿於戚孫文子之邑

也問鍾聲焉時衛獻公未葬曰異哉夫子君在殯

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爲之終身不聽琴瑟。觀樂與其擊鐘，何以異。夫季子獨非其君之喪，歎其君死于弑也。枕戈之不遑，而觀樂何居。且已不能其君，而謂他人耶。王深寧氏亦疑之。予按杜預注，吳子餘祭既遣札聘上國而死，札以六月到魯，尚未聞喪，以經傳攷之，不誣矣。吳僻處荒服，雖暫通上國而言凶之間，不能以時至，故札非特在魯，且終其使事，蓋亦未之及聞也。不然，已則無禮，而何以服孫文子乎。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越世家云：威王大敗越，殺王無疆，盡取吳故地。至浙江，是則吳越本以一江之限也。吳伐越，越王迎擊，敗吳師于檣李。越因伐吳，敗之姑蘇。檣李，吳地名，卽今嘉禾。姑蘇，又吳國都。豈越先吳未祭而擊吳，遂入其地，迎吳師，敗之，窮追以及其國耶。賈逵乃以檣李爲越地，誤也。其後越又與師伐吳，吳王聞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夫椒。杜預曰：夫椒，吳地。太湖中椒山，賈逵則又以爲越地。司馬貞亦曰：太湖中椒山，非戰所也。且夫差以報越爲志，又伐伐

當至越地，何乃不離吳境，近在太湖中。是司馬徒見吳世家，吳王悉精兵以伐越，不知參以越世家。越王不聽范蠡之諫，先吳未祭而與師也。國語亦以爲敗之五湖，張勃吳錄云：五湖者，太湖之別名。以其周行五百餘里，故以五湖爲名是也。蓋越又先伐吳，深涉其地，而吳擊敗之耳。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于會稽。吳王追而圍之，則吳王旣以敗越，因亦窮追，以及其國都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二

明上虞陳 終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校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孔子
三世
出妻

世謂孔門三世出妻。按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注伯魚卒其妻嫁於衛則非出也。然嫁母出母等耳。喪服小記為出母齊衰期。為父後則無服。注不敢以已私廢所傳重之祭祀。疏母犯七出為父所遣而

卷之二十二

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子皆為出母。服若父歿則適子一人不復為母服。所以然者已係蒸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無服。今考世本。自孔子以後數世皆傳一子。則子思子上皆應為父後之子。伯魚死子思之母死。而子思尚欲為之服。鄭康成注云。說者謂子思哭嫂為位必非長適。是一義。然又哭於廟而門人譏之。子上則子思在猶未為後。而子思獨不聽子上之行服似不怨矣。豈子思為人嚴毅其流少息。或子上之母必有得

孔子
出妻
伯魚
喪其
出母

罪浮於出者。而子思故重之。深以至此。即此大賢上事非世俗所容。輕議然檀弓一篇。記變禮而無害於義者。則曰自其之為之也。記變禮廢禮則曰自其始。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蓋非之矣。而朱子獨以子思為守禮。是何也。

孔子嘗許伯魚喪其出母。至於期而猶哭。子思則哭庶氏之母於廟。獨不使子上之持服。張子朱子皆據禮出妻之子為父後者無服。以子思為守禮。其解道隆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朱子曰。子繼祖與祖為體。出母既得罪於祖。則不得入祖廟。不喪出母禮也。恐古者為出母本自無服。遺德下衰時俗方制此服。聖人固用古禮。亦有隨時之義。故伯魚之喪出母。孔子亦令伯魚喪之。子思自謂不能如此。故但守古之禮而已。其實子思正禮。孔子却是變禮也。古註鄭則云。為出母期。父卒為父後者不服耳。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子思始也。記禮所由廢非之孔。疏按喪服齊衰杖期。章出妻之子為母。又云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云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與尊長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是也于思既在
子上當為出母有服故門人疑而問之其解道隆
則從而隆道汗則從而汗孔氏道猶禮也禮有可
隆則從而隆父在為出母加厚為之著服道汗汗
猶殺也若禮可殺則從而殺謂父卒于為父後上
繼至尊不敢私為出母著服按二說不同緣解為
父後一句鄭孔則謂須父卒適長子方得名之若
父在則主祭者父無嫌於服張朱則以適長子即
為父後不論父在父歿所以不同恐鄭孔得之漢

金疊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五

出妻
之子
為父
後者
充服

儀禮出妻之子為父後者則為出母無服傳曰與尊
者為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宋范文正公蚤孤母
夫人謝改適長山朱氏因孽公盲于其家公稍長
始感寤家世流涕之南京就學登第乃迎母夫人
以養母卒喪之三年既天子用公貴贈母吳國夫

金疊子 中篇卷二二

胡致
堂本
生母
歿亦
不詳
官于
服

人與公會祖祖及考同命而歐陽文忠公著公神
道碑獨不書公丁母夫人憂一節豈以公之喪嫁
母如母為獨踰於禮而為之諱者與當公之居母
夫人憂也晏元獻公適尹南京屈致教導諸生從
之者多有聞於時而又以其時上相府書且自謂
上書言事為居喪踰禮而不自知公之居喪已自
踰禮陸象山亦嘗與呂東萊書謂文正雖近世大
賢而居喪教授天下事理固有愚夫愚婦之所與
知而大賢君子不能無救者夫以居憂授徒為大
賢君子之救而曾不謂公以三年居嫁母夫人之
憂謂大賢君子之過斯又何也

金疊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四

宋郭積幼孤母適更嫁王氏既而母亡積解官服
喪知禮院宋祁言積服喪為過禮詔下有司博議
用馮元等奏聽解官申心喪解官不持服申心喪
自積始石中立薨子繼死無它子其孫祖仁疑所
服下禮官議同知太常禮院宋敏求謂宜為服三
年解官軒衰同僚援摺不一判寺宋祁是其議遂
定為令而文文山先生伯祖母梁先生父儀本生

五六三

土元 感著 論三 年之 長必 六月

毋改適劉卒時先生父已捐館先生新差江西提刑以服制未定請於朝作假職指擬適臺臣高黃石論其不職未及得報遽解官遂以義起照承重例心制二年論者遂謂文山有重服匿不舉至梓龍溪友議行天下吳齊歐陽秘書守道為或問以解之文山亦自為通廟堂一劄子辨明其事且請得朝廷討論墳典禮意播之邸報著為令式得旨許令承心制著為令蓋先生係祖母母既他適而父復別繼致有斯疑不然即損祖仁已是故事又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五

或問 喪畢 之月 過有 門焉 則如 之何

宋何澹進御史中丞澹有本生繼母喪乞有司定所服禮寺言當解官澹引不逮事之文乞下給諫議之太學生喬嘉朱有成等移書於澹謂足下自長臺諫此綱常之所係也四十餘年以所生繼母事之及其終也反以為生不逮事而不持心喪可乎奉常禮所由出顧以臺諫給合議之識者有以窺之矣澹乃去終制澹自有母而由人言以執喪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六

兄則死而子皇為之衰可嘆也按隋書元寧人李公孝四歲喪母九歲外繼其後父更別娶後妻至是而亡河間劉炫以無撫育之恩議不解任劉子翊駁之曰傳云繼母如母與母同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又為人後者為其父母甚服甚者自以本生非殊親之與繼也父雖自處旁尊之地於子之情猶須隆其本重是以令云為人後者為其父母並解官申其心喪父卒母嫁為父後者雖不服亦申心喪其繼母嫁不解官此專據嫁者生文耳將知繼母在父之室則制同親母若謂非有撫育之恩同之走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喪焉可獨異子思曰為後也妻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親所以聖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義是使子以名服同之親母繼以義報等之已生如謂繼母之來在于出之後制有淺深考之經傳未見其文昔長沙人王必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必於內國更娶生子昌必死昌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繫

居重不攝政事。於時議者不以爲非。然則繼母之與前母。於情無別。若要以撫育始生服制。王昌復何足云乎。事奏。竟從子歸之義。澹事適與公孝類。子路之議悉矣。而當時禮官學生不知引以爲證。故併及之。朱子語類一段問某人不肯丁所生母憂。曰禮爲所生父母。齊衰。其律文許須心喪。若所生父母再娶。亦當從律。某人是也。又問若所父與所繼父俱再娶。當持六喪乎。曰固是。按問答內所云某人者。正謂澹也。

金學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七

胡致堂康侯弟之子也。初生其母以多男欲不舉。時康侯未有子。而康侯夫人夢大魚躍盆水中。急往取而子之後。康侯連舉兩子宏寧。致堂亦竟不歸所生。而致堂本生母歿亦不解官持服。斐然集中有與秦丞相書言之甚悉。卒爲右正言章夏所劾。謫置新州。見史本傳。夏劾秦檜意也。致堂每讀史亦慘然發明爲人後者之義。謂不得復顧其私親。蓋斷以自見。而不悟康侯自有子。其爲人後者。雖爲其父母期。而心喪解官。必終三年。蓋情之所不

能遠而亦禮之所許者。曾大儒君子而不辨此乎。此於致堂曾不得爲小失也。晉賀羣婦陶其弟喬婦無子。乞羣小息。羣於孩抱子字之。及羣喬安張生子。羣驟騎將軍。顧榮謂羣曰。喬已有男。宜使率還。后羣亡。率漸長成。向喬乞還。表於朝。母陶復有辭。尚書張闓總於議。令率還陶。竊意致堂宜尋率此。不然與爲人後亦可畏耳。

金學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八

李彭山說理會編。謂三年之喪。禮家以爲二十七月而終。此必衰世之制。短喪之漸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豈有二十七月。即可免喪之理。況魯宣公新宮災。在薨後二十九日。其時主猶在寢。可見喪不止於二十七月矣。予按魯文公二年。書丁丑作僖公主。公羊注云。禮練主十三日。文公亂。聖人制欲服喪三十六日。故十九日作練主。是春秋時已有斯議。漢文帝遺詔。令天下吏民服喪以三十六日者。三年之喪故也。所謂以日易月也。故當時程方進以漢相之重服。後母喪亦三十六日。以爲不敢違國家之制。而唐書儒林傳有王元感

者亦著論三年之喪必三十六月因深詆禮儒之非云

雜記三年之喪不計閏閏在三年之內也今夫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而畢或二十七月而畢而畢之月遇有閏焉則

何如按晉書禮志寧康二年七月簡文帝崩再周

而遇閏二十五月也博士謝攸孔繁議魯襄二十

八年十二月丁未楚子卒實閏月而言十二月者

附正月於前月也喪事先遠則應用博士吳商之

言以閏月祥右衛將軍殷康曰過七月而未及八

月豈可謂踰替驍騎將軍袁宏曰漢書以閏為後

九月明其同體也散騎常侍鄭襲曰閏是後七而

非八也豈踰月之嫌乎尚書令王彪之獨曰丞相

桓公嘗論云禮二十五日大祥何緣越替取閏廼

二十六日乎參詳一代大禮宜準經典陽秋之義

閏在年內則略而不數明閏在年外則不應取之

以越替忌之重禮制祥除必正替月故也於是已

酉晦帝除縞即吉而徐廣論曰禮宜從重喪易寧

戚順情通物固有成言矣彪之不能徵援正義有

雜記三年之喪不計閏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九

以相屈執政從而行之其始固矣

宋孫冲傳冲舉明經歷鹽山麗水主簿嘗併喪父母

去官有司循五代故事必六年乃聽調冲援古制

以書干宰相不聽按宋史禮儀志御史臺言文武

官併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日別無條例下太常

禮官議議曰按禮喪服小記云父母之喪偕先葬

者不虞祔待後事其葬服斬衰注謂同月或同日

死也先葬者母也其葬服斬衰者喪之隆衰宜從

重也假令父死在先月而同日葬猶服斬衰不葬

不變服也言其葬服斬衰則虞祔各以其服矣及

祥練皆然卒事反服重雜記云有父之喪如未沒

父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

服注沒猶終也除服謂祥祭之服卒事既祭反喪

服服後死者之服又杜預云若父母同日卒其葬

先母後父皆服斬衰其虞祔先父後母各服其服

卒事反服父服若父已葬而母卒則服母之服虞

訖反服父之服既除練則服母之服喪可除則服

父之服以除之訖則服母之服賀循云父之喪未

涉 庶 亦長 傳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十一

終又遭母喪當父服應終之月皆服祥祭之服如
 除喪之禮卒事反母之服臣等參攷典故則是隨
 其先後而除之無通服五十四月之文請依舊禮
 改正詔從之冲事不知與御史臺之奏太常禮院
 之議孰先後然禮官之議備矣冲所遺書當不出
 此如宰相不學何也近蔡虛齋提學江西時饒州
 府學生周鴻呈母董氏弘治十六年八月故次年
 閏七月父故鴻居喪三十九箇月母喪雖終父喪
 尚缺一十五箇月况廬墓未滿二年乞容在外廬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十一

墓私補父服先生移文曰先王制禮不容少有過
 不及之差周鴻母喪幾一載繼喪父則父母之哀
 一時俱以作於其心而父母之服及一切喪事俱
 不容不並行於外矣乃今於母喪二十七箇月之
 外復修父服如此則是母服未滿之先其哀父之
 念能過之使不行格之使有待乎宜無是理也蓋
 雖過厚之意實非中正之行吾所期於鴻者要在
 為善於獨不求甚異於人
 庶子為其所生母按大明令齊衰暮年而注謂嫡母

庶母在庶子為生母三年

在室意嫡母不在室則齊衰者三年也然是時子
 為母雖三年而亦齊衰蓋是書頒行於開國之元
 年正當庶事草創禮樂未遑之際而孝慈錄成於
 洪武七年始斷自宸衷著為定制子為母雖父
 在庶子為其母雖母在皆得以終喪三年蓋以天
 子之制而伸人子之情則父固不得壓其子母亦
 不得而壓其庶子也此亦當於天理而較於人心
 所以破百代沿承之陋而立萬世常行之典者至
 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十一

雜記三年之喪如或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
 衰經而受之注受之必正服明不苟於滋味疏曰
 雖受之而不得食也尊者食之乃得食肉猶不得
 飲酒故喪大記曰既葬若君食之則食之大夫父
 之友食之則食之矣不辟梁肉若有酒醴則辭是
 不得已而食肉猶不飲酒蓋以酒能變性尤易忘
 哀故也有問喪禮不飲酒食肉若朝夕奠及親朋
 來奠之饌則如之何朱子曰與無服之親可也又
 曰喪葬時只當以素食待客祭饌重食只可分與

僕從。又問居喪為尊者強之以酒當何如。朱子曰：若不得辭，則勉徇其意亦無害，但不可至沾醉。食已復初可也。問坐客有歌唱者如之何。曰：當起避。若到於必不得已處，猶可飲酒，決不可聽樂。

居喪不習

南史徐爰頗涉書傳，尤長於傳會。世祖崩，公除后，晉安王子勛侍讀博士，咨爰曰：習業與否。爰答居喪讀喪禮，習業何嫌。少日，始安王子克博士又咨爰。

爰曰：小功廢業三年，喪何容讀書。史譏其專斷而失訂其是非。按朱子曰：居喪無不得讀書之文。古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三

人居喪廢業，業是筮簞上版子，廢業謂不作樂耳。古人禮樂未嘗斯須去身，惟居喪然後廢樂也。故曰：喪復常，讀樂章，周禮司業亦是樂官也。則居喪讀禮初亦不妨讀書，而兩博士意主於讀書，問發於君業，則其問固已繆矣。然呂東萊制中下帷，朱子亦遣其子就學，而陸象山毅然非之，移書東萊謂儼然憂服之中，而戶外之屨常滿，為大人君子之蔽。近世程篁墩以為即此一事，亦可以見二先生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意。若

主於陸晉孔子孟子，皆常居母之喪，今雖無從攷見其講學論道之實，而一則以門人治防墓之崩，一則以門人敦匠事，似亦未嘗謝遣生徒，介然守其不語不問之節於三年之中者，至於葬魯反齋，則亦已非必柱楣之廬矣。且夫食蔬飲水，因不廢食，寢苦枕函，固不廢寢，繩纓菅屨，不廢衣服，柱楣剪屏，不廢居處，何讀書而廢之有。記父母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君言王事，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事，不言家事，既練君言國政，大夫謀家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四

諸史書起復其為某官，緣朝廷食用材舊，不欲使以三年釋位，方儼然在憂，遽起而復用之。記所謂奪人之喪，與自奪其喪，非嘉稱也。然多將相大臣出於特命，以為故事，其他亦有州府劇員，有司奏留，雖宋禮義立國，而其臣能政情及禮終奉几筵者，富弼王淮劉琪崔與之，不越數人。武帥則有田況一人，餘蓋多奪情矣。國初大臣，時不免此。自羅公倫一疏，然後人知耻諱。至於今且百年，鮮有以三年之喪從利者，前代數有也。然士大夫訖喪請

諸史考

京投牒詣選曹。或進名狀於貴人之門。往往自稱起復弗攷矣。已祥禫而來里閭有勸結司府有憲由非躐其實。何自誣以弗躐名乎。及廼臺府文移國家典章諸書。亦或公立科條。踵襲訛舛。流聞後世。此非小闕矣。今大明會典百官終喪。赴部請選用起復字。吏部稽勳司有起復科。王順渠羅念菴皆讀善翰林集內上人書。與人作誌狀。往往書起復實非起復也。

伊川看詳學制云。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朱子

士人遭祖父母喪不得應舉

謂伊川此言。法令雖無明文。看來為士者。為祖父母。若服內。自不當赴舉。余按宋史舊制。若喪百日內。方應試。士人病之。多有冒哀竄籍。奔走京師。被罪者。天禧四年。學士晁迥言。請自今卑幼期。周聽令。應舉。天聖七年。興化軍進士黃價。赴舉。有叔為僧。疑所服。禮官言。檢會勅文。若周尊長服。不得取應。又禮為叔父。齊衰。若外繼者。降服大功。價合比外繼。降期之制。從之。如此。則期長格試。宋氏祖宗以來。有令式明文矣。朱子謂法令無明文者。豈渡

江之後。經亂之餘。載籍軼亡。無所遵守。故耶。竊惟祖父母正統之期。最重。古者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於祖父母之期。不絕。亦不降。女子外適。盡降其旁親。而獨於祖父母。若而不敢降。

後漢晉魏風俗

後漢戴封。光祿主事。遭伯父喪。去官。譙玄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晉稽紹為徐州刺史。以長子喪去職。桓冲版王蒼補江州刺史。時蒼始遭兄邵喪。將葬。辭不出。魏李岳居墓之慘。未曾聽婢過前。南宋王景文為司徒左長史。坐姊墓。開不臨。赴免官。畢竟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六

風俗近古。清議尚在。

晉禮教

○晉陳壽在蜀時。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為貶議。及蜀平。坐是沉滯累年。楊旌有伯母服。未除。而應舉。孝廉。天水中正姜銜。博士韓光。議以為旌。本周喪之戚。猥當貢舉。應貶。司隸荀愷。從兄喪。自表赴哀。詔聽之。而未下。愷廼造楊駿尚書。左丞傅咸。奏其急諂媚之敬。無友于之情。宜加顯貶。以隆風教。世子文學王籍之。居叔母喪。而婚東閣祭酒顏含。在叔父喪。嫁女。廬江太守梁龔。明

三年之內。凡筵尚在。天居苦塊之中。婦被羅紵之飾。夫婦齊體哀樂不同。乞令舅姑之喪。婦從其夫。齊斬三年。於義為稱。有僕射魏仁浦。亦請如後唐制。詔從之。既違不二斬之義。於是婦適夫家。始覺偏重。而於生身之思。反落莫矣。舅姑之服。唐初家婦大功。象婦小功。顏師古以猶子之婦。並服大功。請象婦大功。象婦以并。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

昏禮既納幣有吉日。而女之父母死。婿之父母死。其女若婿曷故焉。於義則無絕也。於禮則無嫌也。曷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九

何如之父母死則父母死則父母死

為與其人。有百年之約。而曾不能以三年須乎。謂貴夫男女之時也。蓋即其初致命。而更娶嫁。又必疾夫。女若婿之免喪。既以免喪。而即吉矣。此守制待期之男女曷故。而必確守前言。迄渝大盟。非野於禮者之為是言乎。按黃氏日抄云。謂不得嗣為兄弟者。言遭喪不得成婚為夫婦。未成婚。故托兄弟為辭。遭喪之餘。無望生全。故以此辭於女。女不敢嫁而待之。服除而後成婚。婿之於女。氏父母死亦然。羅氏困知記云。言弗取弗許者。免喪之初。不

何如之有吉日而女死

恐遽爾以吉。故辭其請。亦所謂禮辭也。其後必尋有往復。昏禮乃成。聖人雖未嘗言。固可以義推也。二氏之解。其庶乎得禮意矣。

曾子問曰。取女有吉日。而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婿齊衰而弔。既葬而除之。夫死亦如之。鄭注。未有期三年之恩也。女服斬衰。曰未有期三年之恩。則服從何生。然則既葬而斬衰之服除。男取女嫁。其為禮之所許也明矣。宋大中祥符八年。廣平公德彞。聘土顯孫女。將大歸。而德彞卒。疑其服制。禮官夜會。除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

禮嫂叔不通問

禮嫂叔不通問。又曰。叔嫂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鄭注。以為昆弟之妻。夫之昆弟。不相為服。不成其親也。男女無親。則遠於相見。孔疏亦曰。此兄弟之妻。夫之兄弟。既無尊卑。嫌於褻瀆。若其成服。則數相聚見。姦亂易生。故令之無服。曰不相見。則其明微別嫌。又不止於不通問。不相為服矣。晉阮籍嫂嘗還家。籍見與別人。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輩

禮為舊君有服

設也。方悟去古未遠，雖晉人猶知謹禮如是。

禮為舊君有服而雜記遠大夫之諸侯不反服。遠諸

侯之大夫不反服。解者謂尊卑異體，不反服舊君

皆以避新君也。則惟新君與舊君皆諸侯，然後無

嫌於服耳。是時雖天子在上，而諸侯亦各自為其

國君。由是以降，則禮固曰：大夫不稱君。仕於大夫

之家者曰僕。已皆無君臣之分之可言矣。況異時

封建為郡縣，而天下大君廼惟一入乎。然自東漢

隆辟舉尚節俠，怨惠大明，報施過當。士由曹椽而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升王朝有往往輕千里，解官奔故主之喪。至於治

塚廬墓，行服三年。下逮魏吉黃輩，又伏法違科之

死靡悔，以相高尚。於是背公死黨之議成，迷國罔

上之俗作。左官外附之法繁，而奸雄乘間，展拓私

門，樹置私人。天子孤立，而篡竊襲踵矣。昔者管仲

遇盜取二人馬，上以為公臣，曰其所與游，辟也可

人也。管仲死，桓公使為之服，宦於大夫者之為之

服之也。自管仲始也。有君命焉爾也。疏官於大夫

為公臣，不合為大夫者服。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挑薪執戈，惡之也。所以異於

生也。喪有死之道焉。先王之所難言也。宋劉原父

氏著論深非之，以為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

而乃惡之，非禮也。周之末造也。劉氏之論得禮意

矣。予謂古者天子蓋出戶而巫覡有事，出門而宗

祝有事，乘大路，越席，側載墨芷，寢兒持虎，蛟韞絲

幣，彌龍庶士介而坐道，蓋一出入而所以祓除不

祥，警戒非常，若是具也。豈待臨臣喪，惡其死而然

乎。至於君臨臣喪，則喪大記言之，雖巫至門，猶恐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三 三十一

主人惡之而用祝。況挑薪執戈，惟臨士之喪，亦以

祝代巫。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故鄭注孔疏，皆

以為檀弓。特據天子禮也。昔柳莊之卒，衛侯不說

祭服而往，故王有大臣之喪，亦有不待其襲者。用

此禮也。若諸侯臨臣之喪，雖未襲，巫止於門外，使

祝代巫，執芻先入。小臣執戈，死之明日，既襲及殮

殯以來，天子諸侯並巫止祝代，無挑薪小臣執戈

也。周禮春官，男巫王吊則與祝前，故知此皆天子

禮也。

曲禮 哭日 論語 不歌 是日 哭則 不歌

曲禮哭日不歌。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伊川先生因謂賀吊不同日。深矣。鄭康成注禮乃三哀未忘也。專解哭後。朱子集註論語川之。皆逗却日字。且如一日之間。聞人之喪。欲往哭之。未哭之前。謂尚可歌乎。是不以情居哀。而哭為無從之涕也。故生與人相知。死而往哭之。是日也。將哭則已有未祭之哀。自不容歌。已哭則猶有未忘之哀。亦不能歌。故曰哭日不歌。又曰是日哭則不歌。知此則可以証程蘇當日之是非。蓋不辨而自明矣。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曲禮哭日不歌。檀弓吊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夫自朝至於日中。曷謂之日。吊與歌不樂不飲酒食肉。則一日七情。惟哀為易感而難化。誠敬之至故也。故未哭吊而已。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既哭吊而猶哀。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故不歌不樂。不飲酒食肉。皆曰日。曰君子哀樂不同日。又曰以全哀。曰以全哀。則所謂餘哀未忘。祇覺其欠矣。

晉時帝欲納后。而尚書左僕射王彬卒。議者欲節期。孔坦曰。婚禮之重。重於救日。

大臣 喪與 過后 喪同

食救日食。有后之喪。太子墮并則止。納后盛禮。豈可以臣喪而廢從之。按大臣之喪。與后之喪。正為一例。尊卑不同。要為君皆與有變焉。雖日食納后。皆常事也。故可以后之喪。廢日食之救。亦可以大臣之喪。緩納后之期。坦乃以后婚比后喪。寧以喪婚不欲卻期。此謂有夫婦無君臣。失常變輕重矣。宋杜鎬從幸澶淵。遇懿德皇后忌日。疑軍中鼓吹之禮。時鎬先還備儀仗。命馳騎問之。鎬以武王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為對。按忌日不樂。禮也。武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載木主伐紂。前歌後舞。則於書未之聞。此俗儒傳會。佞臣矯誣。而人臣以對其君。不敬之大者矣。

宋太平興國元年十月七日。叅政竇備卒。明日太宗臨其喪。還宮。即令罷宴。天禧元年九月。長春殿宴。餞節度使張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嘉祐六年三月。宰臣富弼母薨。禮院請罷春宴。聲樂。詔并罷春宴。

元祐元年九月一日。司馬溫公薨。六日明堂肆赦。諸公賀赦畢。欲往吊喪。伊川先生曰。不可。子於是

歌哭 不同 口為 足

四

日哭則不歌或曰不云歌則不哭東坡素嫉程遂以鄙語戲之至今未有明言其是非者近日何肝江何燕泉皆謂伊川非是朱子門人有問此事朱子答以可疑或問賀則不吊而國家事體又重則不吊似無可疑朱子曰便是不恁地所以東坡謂子於是日哭則不歌即不聞云歌則不哭若由哀而樂則難由樂而哀則甚易且如早則樂而暮聞親屬之戚不成道既歌則不哭道夫問這事且看溫公諱日與禮成日同則吊之可也或已在先則更差一日亦莫未有害否曰似乎在先但執不恁地自是合如此只如進以禮退以義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天下事自是秤停不得則雖以朱子之深信程氏而不能阿其所好惟石堂陳先生云此惟伊川為是溫公薨五六日矣未吊者門堂禮各致齊也賀赦畢隨往吊者預辦一日行二事也賀畢而吊則其賀其吊皆不誠非與人交之道亦非事君之禮也必明日而吊為是不然則賀畢始聞喪疾往哭之猶或庶幾要之執禮者亦不以為可也

不可同日

石堂之論甚精然其義始發於道夫天禧元年太尉王旦薨時季秋大享明堂其日餐哀真宗疑之禮官言祠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既祠之後於禮無嫌詔可吉凶同日真宗猶疑之而禮官不知也則沿襲之繆而傳會之非也程伊川先生謂賀吊不同日故不以郊畢賀赦之日往哭溫公東坡深譏焉雖朱子亦致疑之余竊以伊川之考禮精矣亡可疑者按宋史禮志南郊儀注郊禮畢是日帝御宣德門肆赦羣臣稱賀則賀赦與郊祀禮成本一日溫公薨則前此蓋六日矣郊特牲曰祭之日喪者不哭不敢凶服曰不哭不凶服而以日言之雖既祭而猶不哭不凶服可知也此無他為敬之至故也檀弓曰吊於人是日不樂又曰行吊之日不飲酒食肉焉曰不樂不飲酒食肉而以日言之雖將吊而已不樂不飲酒食肉可知也此無他為誠之至故也故祭之日而吊方祭而逆有吊之心於祭為不敬吊之日而賀將吊而先行賀之事於吊為不誠夫以溫公六日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三五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三六

喪雖及是不稅喪服而往吊之已不可言匍匐矣則盍亦姑差一日以分辨吉凶各致其誠敬非禮之善物乎

近荷亭程蘇曲直論曰或問司馬光之

卒百官方有慶禮事畢欲往吊願不可曰子於是

日哭則不歌或曰不言歌則不哭軾曰此枉死市

叔孫通制此禮也願怒遂成隙二人曲直何居曰

百官方有慶禮即朝廷之善事也錦衣繡裳遽變

而素欣躍舞蹈遽變而哀伊川不可謂無見特引

論語為不切耳東坡之言何如曰戲侮也非忠信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七

也使伊川明義禮以正之彼將愧服不暇何必怒

耶怒而成隙克已之未盡者也

曲禮

君子

已孤

暴貴

不為

父作

謚

曲禮君子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謚注子事父無貴賤

親疎暴貴是本為士庶今起為諸侯也謚者列平

生德行而為作美號若父昔賤本無謚已今暴貴

升為諸侯乃得制謚而恐為父作之如似鄙薄父

賤不宜為貴人之父也或舉武王為難鄭答趙商

曰周道之基隆於二王功德由之王迹興焉凡為

人父豈能賢乎若夏禹殷湯則不然矣喪服小記

大宗

父為士子為天子諸侯則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註祭天子諸侯養以子道也尸服士服父本無爵子不敢以已爵加之嫌於卑之二者同義禮有大宗小宗指諸侯之別子與繼別者而言天子諸侯皆無宗大夫以下則有宗詩云大宗毛傳以為王者天下之大宗是指天下宗之不謂族人之所宗也鄭箋以為大宗王之同姓之適子亦不指天子孔疏曰以天子諸侯皆絕其宗名羅念庵嘗著宗論見本集亦曰諸侯以上庶人以下無宗法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二

二十八

宗法為公卿大夫設云

宗法立則甚重大宗故白虎通云禮服傳曰大宗不可絕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已之父往為

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漢戴聖魏田

瓊晉范汪亦皆言大宗不可絕適子不為後者不

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瓊又云

謂禮諸父無後則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

父汪又因其子甯不同猶楊言之無餘蓄矣但以

其庶子還承其父如此則以昭繼昭穆繼穆中間

立則甚重大宗

不免間隔一代。有補祖之嫌。豈禮至窮處有變之不能盡通者。聖人亦無如之何與。

不主祭

二程全書。伊川將屬續顧謂端中曰。立子。蓋指其適子端彥也。語絕而歿。既除喪。明道之長孫昂。自以當立。侯師聖不可昂。曰。明道不得入廟。即師聖曰。我不敢容私。明道先太中而卒。繼太中主祭者伊川也。今繼伊川非端彥而何。議始定。或謂師聖曰。明道既死。其長子不當立乎。曰。立廟自伊川始。又明道長子死已久。況古者有諸侯奪宗庶姓奪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嫡之說。可以義起矣。況立廟自伊川始乎。尹氏注云。此一段差誤。近世侍郎呂公枬亦曰。此差必矣。雖伊川繼太中主祭。亦未必然。余嘗竊疑之。豈大賢講禮而有未詳。至於易簣之際。為此紛紛。侯師聖亦豈誣其師者。及考通典。晉元帝建武初。孫文上事宣帝支子。不應祭。章郡京兆二府君僕射刁協云。諸侯奪宗。聖庶奪嫡。況天子乎。自皇祚以來。五十餘年。宗廟已序。而文攻乎異端。宜加議罪。杜佑曰。按梅福云。諸侯奪宗。此謂父為士庶。子封為

諸侯則庶子奪宗。嫡主祭祀也。在諸侯尚有奪宗。況天子乎。所云聖庶者。謂如武王庶子有聖德。奪代伯邑考之宗。嫡也。張子理窟亦曰。天子建國。諸侯建宗。亦天理也。譬之於木。其上下挺立者本也。若是旁枝大段茂盛。則本自是須低摧。又譬之於河。其正流者河身。若是涇流泛濫。則自然後河身轉而隨涇流也。宗之相承固理也。及旁枝昌大。則須是却為宗主。至如伯邑考。又不聞有罪。只為武王之聖。顧伯邑考不以承太王之緒。故須立武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一 十一

所以然者。與其使祖先享卿大夫之祭。不若享人君之禮。至如人有數子。長者至微賤。不立其間。一子仕宦。則更不問長少。須是士人承祭祀。則其說與伊川合。蓋侯氏之誤。是本於此。嘗因是論之。諸侯奪宗。謂諸侯也。聖庶奪嫡。謂天子也。卿大夫士則異於是矣。卿大夫士之不可以奪宗者。何也。古者天子世及。諸侯世子世國。大夫不世爵。諸侯之大夫不世爵。祿天惟不世爵。祿將一再傳之後。而已復為士庶人焉。大宗則百世不遷者也。故大夫

士之不可以奪宗者。重宗也。曰虎通曰諸侯世世傳子孫。故奪宗大夫不傳子孫。故不宗。宋庾蔚之曰大夫士尊不相絕。故必宗嫡而立宗。承別子之嫡。謂之宗子。收族合食。紂正一宗者也。故特加齊衰三月之服。至諸侯尊絕大夫。不得以太牢祭。卿大夫之家。是以經無諸侯為宗服文。則知諸侯奪宗各自祭。不復就宗祭也。記孔子曰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張子亦曰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非特宗子之為士。為庶人亦然。朱子曰。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然則大中之歿。明道雖先歿。伊川是支子。主祭主喪。自合明道之子。若孫。伊川自不得主喪。大中之廟。雖始立於伊川。亦合立於明道之家。伊川亦不得主祭。而伊川立子之託師。聖奪嫡之議。以卿大夫上。偏於天子諸侯。而不自知大賢大儒倉卒議禮。愚於是終不能灑然也。唐書禮樂志庶

金鑿

子官尊而立廟。其主祭則以支庶封官。依大宗主祭。兄陪於位。以廟由弟立。已不得延神也。或兄弟分官。則各祭考妣於正寢。至和二年。因宋庾蔚下兩制禮官詳定。諸大臣皆得立廟。或廟因衆子立。而嫡長子在。則祭以嫡長子主之。嫡長子死。即不傳其子。而傳立廟者之長孫。伊川蓋用此制。
鄭注合奠墓左。為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固已明矣。唐中書舍人武儒衡乃謂韓臯引漢官儀。古不墓祭。臣據周禮家人之職。凡祭墓。則為之尸。古亦墓祭。但與漢家陵寢不同耳。安得謂之無哉。按周禮家人。凡祭墓。為尸。疏曰。禮墓神也。本文大喪既有日。請度甫窆。遂為之尸。蓋始穿地將葬。祭以告於后土。又小宗伯成葬。而祭墓為位。是葬畢為先人形體在此。故祭后土以安之。禮葬日反哭。後虞以前。無他祭。其為禮墓神省矣。古者祭必有尸。內祭則以孫。無則取之同姓。外祭則用異姓。故祭竈用庖人為尸。亡國之社。以刑人為尸。祭外神。故也。祭墓以家人為尸。乃緣此

墓祭祖考可乎。且墓期得卜甯。先人之體魄猶在。未墮也。謂墓祭祖考可乎。

朱子謂古者男女皆有尸。自周以來不曾說有女尸。

想是漸次廢了。或問妣有尸否。朱子曰一處說無

尸。一處說有男尸有女尸。亦不知廢於何時。愚按

祭統云設同几。通典曰夫婦共尸。婦人祔從於夫

同牢而食。故共尸也。是夫婦止用男之一尸。以統

於夫。然士虞禮又稱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

使賤者記少儀云婦人為尸。坐則不手拜。鄭玄曰。

金龜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夫婦雖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几。體實不同。祭於

廟。同几。精氣合。是異几。異尸。虞以前之祭。同几。同

尸。祔以後之祭。耳。魏高克謂今已葬之。魂人直求

貌類者。事之如父母。燕好如夫婦。則祔以後。祭皆

然。此自夷俗。宜乎損敗風化。壞亂禮禮。誠不免矣。

祭以主用木神而明之也。古並用尸。則吾不解其謂

夫尸卑且幼者於上。而羣尊從拜之。非儀也。使尸

者有軀軀之情焉。則神安由棲立。影于堂。亦一髮

不相似。先儒謂之拜他人。况拜他人也。二十卷終

金龜子中篇卷之三十三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同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春秋二百四十年。人物隸十六國。行事之詳。各載其

國史。而湮矣。猶幸塵見於左氏傳國語。傳分年語

分國。諸臣之事。猶散漫不倫。讀者靡以鏡見始終

予竊病之。嘗觀宋史儒臣眉山王當字子思者。著

金龜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春秋列國各臣傳。云人競傳之。而惜予之未及見

也。然其書曰。各臣蓋止錄當時諸臣善跡之較著

者。至讀近世大庾梅國劉先生所為春秋列傳。體

則太史事來語傳。而分繫其人。善惡畢紀。可鑒可

師。舉於是在。烏乎亦略備矣。

漢儒不知書本百篇。故孔臧與弟安國書曰。今學者

惟聞尚書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謂至然也。此

史齊遵明。見鄭玄論語序。云書以八寸策。誤為八

十宗。因曲為之說。儒生篤信泥古。誤書闕文而不

知類若此

越絕書或曰作於子貢或曰子胥謬夫其自敘外傳

記之卒章曰以去為姓得衣乃成厥各有米覆之

以庚則袁康又曰以口為姓丞之以天楚相屈原

與之同名則吳平也由此觀之則造端類事蓋本

袁康而屬文定辭乃吳平耳兩人疑皆後漢時人

王克嘗稱臨淮袁太伯會稽吳君高為能知之襲

蒙文雅之英雄且曰君高之越絕錄則越絕當作

越絕平字乃伯高然字書吳本從口從六六音仄

非從天三國言有口為吳無口為天本吳人捷給

鑿空以自尊大之辭而此亦以天承口為吳類苑

謂古文自變錄其法已錯亂後轉為楷字愈訛舛

則漢世蓋已然也太伯疑即康字

易中孚象曰豚魚吉按豚魚即是河豚此物雖以河

名是冬生江海其出有時率以冬至後應期而來

中孚冬至十一月之卦故取象豚魚中孚之象曰

豚魚吉夫子傳之謂吉不在豚魚也人之信能若

豚魚則吉耳世解遂以為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

豚魚則吉耳世解遂以為人之孚信能感及豚魚

豚魚至無知者尚能及之則其信可知故吉則違

其本矣物之無知獨豚魚耶且於中孚奚取焉是

說予得之爾雅翼易既濟之九三日高宗伐鬼方

三年克之楊雄趙克國圖畫頌范曄漢書西羌傳

皆謂鬼方為西戎曄又引殷頌自彼氐羗莫敢不

來王竹書紀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以為證通典

主之然它無攷焉且於易爻亦無取吳幼清曰三

離之終南方之窮國也荆楚居南而好鬼故名之

然它書亦未見有以楚為鬼方者且三為離終豈

當迴戈自伐耶近熊過作象旨決錄引于寶曰鬼

方北方國也離為兵戈故稱伐三與上應上為坎

終坎當北方故稱鬼方又引張說赴朔方軍詩遠

靖鬼方人其說當是晉書四夷傳北狄之類夏口

薰粥殷曰鬼方周曰獫狁漢曰匈奴亦其證也堯

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幽都鬼方義亦相近

記有雜引易文與今易異者祭統引易曰君子慎始

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註不及疏云此易繫辭文也

今十篇無之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今本

今十篇無之坊記引易曰不耕穫不菑畲凶今本

越絕書或曰子貢或曰子胥

易豚魚

無凶。乃曰則利有攸往。注疏皆不及緇衣引恒其德。值婦人吉。夫子凶。注值問也。問正為值。而今本作貞。

變則化。正義云。初漸之謂變。變時新舊兩體俱有。變盡舊體而有新體。謂之為化也。月令鳩化為鷹。是為鷹之時。非復鳩也。猶如善人無復有惡也。

坊記。鄉道而行。中道而廢。解與中庸遵道而行。半途而廢。同義。如此則下文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已。都不合。愚意此中

字音眾。中道與中庸從容。中道之中道同。道謂仁也。中道所謂中心安仁也。言求仁者必至是而後已。猶射者之期於中的而止耳。

浦人要盟事。程子遺書內有兩段議論不同。一云浦人要盟事。知者所不為。况聖人乎。果要之。止不適衛可也。盟而背之。若再遇浦人。其將何辭以對。出呂與叔東見錄。一云盟可用也。要之則不可。故孔子與浦人盟。而適衛者。特行其本情耳。蓋與之盟。與未嘗盟同。故孔子適衛無疑。蓋要盟而可用。則

浦人要盟 程子遺書 內有兩段 議論不同

辭典 中庸 義同

坊記 鄉道 而行 中道 而廢

變則化 正義 初漸 之謂 變時 新舊 兩體 俱有 變盡 舊體 而有 新體 謂之 為化 也 月令 鳩化 為鷹 是 為鷹 之時 非復 鳩也 猶如 善人 無復 有惡 也

金龜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九夷

賣國欺君。亦可要矣。出游定夫錄。當以游錄為正。王荆公答龔深父書。亦云孔子與浦人盟。而適衛者。將以行法也。不如是。則要盟者得志矣。且有制於人而不得行。則聖人無所奈何。孔子適衛。非蒲之所制。則孔子何為而不適衛。蓋適衛然後足以明義。此孔子之微也。與游錄一段合。

子欲居九夷。按說文。南蠻从虫。北狄从犬。西羗从羊。惟東夷从大从弓。俗仁而壽。有君子不死之國。亦在焉。子謂孔子欲居之意。或以斯與。其謂君子居

之。正指九夷君子之國。與中庸答子路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誼同。而今解謂孔子將以君子之道化其俗。若然。則忠信篤敬。蠻貊可行。亦何獨九夷居哉。班固亦稱。自箕子去之朝鮮。教其民以義理。田蠶織作。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可貴哉。仁賢之化也。然東夷天性柔順。異於三方之外。故孔子悼道不行。設浮於海。欲居九夷。得其旨矣。

論語作者七人矣。不著姓名。陶靖節聖賢羣輔錄。謂

金龜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五

儀封人荷簣晨門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條丈人
皆見於論語與孔子同時而燕泉何先生注又云
一作伯夷叔齊虞仲夷逸朱張柳下惠少連即論
語後篇所謂逸民者按逸民與孔子不同時而孔
子之嘆是有傷世之感焉似不若陶錄之得張子
正蒙則又謂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創制興王
之道非有迹於人者然此皆無可攷矣

夷居
夷侯

殷受夷居原壤夷侯踳踳夷俗乎齊顧歡曰擊踳磬
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踳荒淫之肅又曰夷俗長跪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六

法與華異翹左岐右全是踳踳故周公禁之於前

孔子戒之於後是也

齊必
變食
考

齊必變食孔氏注曰改常饌居必遷坐孔氏曰易常

處而邢氏疏又以食不厭精至蔬食菜羹瓜祭必

齋如也為皆蒙齋文凡言不食者皆為不利人亦

齋者孔子所慎齋必嚴敬若必食之或致因病則

失敬慎心故不食也其凡常不必皆然是則孔子

之齋有膾有割有脯有魚有肉有酒膾擇其精割

必得正脯不用市魚禁餒肉忌敗酒不取一宿飲

四

不至亂皆孔子之所為慎齋也非他所為不飲酒
不如葷而以為齋也致堂胡氏論梁武之齋乃浮
屠氏所行不飲酒不如葷之齋非祭祀散齋七日
致齋三日之齋也散齋七日致齋三日居必遷坐
衣必變服食必盛饌一其心思明潔其體以與神
明交不聞不飲酒不如葷也然則不飲酒不如葷
而以為孔子之齋也者朱子之注毋亦陷於近世
二氏沿習之陋而不之察矣乎按葷有五道家謂

韭蒜芸薑胡荽薤佛家謂大蒜小蒜興渠葱葱茗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七

葱五者熟之則發姪生噉增毒故皆忌而勿食然

儒者無是也記凡膳於君有葷桃荊皆造於膳宰

應氏曰臣子之致膳者愛心也葷菹不祥者敬心

也是則薰烈之物古人且羞於王公獨不可薦諸

鬼神乎自有不如葷之說道家崇事玄武玄武七

宿虛危形似龜蛇因忌龜蛇又因龜忌鱉因蛇忌

鱉而佛家又併牲血之類而盡去之於是有斷屠

放生素食長齋至於初織官文錦不得用鳥獸之

形宗廟犧牲代以蔬麩而庖犧氏始為天下一時

之聖人迄為地下萬世之罪人矣

有神比史齊永安王浚神武第三子也早慧年八歲謂博

士盧裕曰祭神如神在為有神耶無神耶對曰有

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也浚可謂明悟矣記有之曰之死而致死之不仁

而不可為也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然

則謂鬼神於若有若無之間者聖人正以此誤教

耳

至於犬馬云包注謂犬以守禦馬以代勞雖能有

全書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八

卷於人但畜獸無知不能生敬於人入子卷其親

而不能加敬則與犬馬何以別乎大馬譬人子之

卷其親者非指言親也似得之唐馬周上疏言臣

蚤失父母大馬之卷已無所施即同此義

宋劉恕道原幼時坐客有談孔子無兄者道原曰有

論語曰以其兄之子妻之可謂的証豈悟矣孝經

正義亦謂仲尼有兄字伯故曰仲按家語孔子父

叔梁紇娶上官氏無子側室生子字孟皮足弱不

長於行叔梁紇曰猶無子也乃謀於顏氏之九女

大馬 子之 卷其 非指 言親 百談 孔子 無兄

有神 齊云 博在 何煩 如字

微生

而得微在王仲尼則仲尼固有兄字孟非伯也曰

虎通曰嫡長曰伯庶長曰孟邢氏乃獨以意言之

故不同耳又按孔子弟子傳有孔子兄子名忠在

七十二人之列

論語微生高戰國策曰尾生高蓋一人也

顏淵伯魚之死按論語其先後曉甚而家語所記歲

月乃子淵死伯魚曾未有恙司馬貞注史記遂以

論語為設事之詞夫詞固有設事而後見然亦何

至逆人之死況慈父而以施之其子哉以孔子取

與且不能一言自白於羣弟必指愛子以自明誠

斷斷孔門師弟間矣

顏之推云曾子年七十始學名聞天下攷家語弟子

解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乃及聞夫子一貫之後

即在夫子慶奠年亦二十有七歲耳使七十始學

安得登孔子之堂況傳道先七十二子者哉繆也

宋景文筆記云曾子年七十女學始熟乃能著書

孔子曰參也魯蓋少時止以孝顯未如晚節之該

曾子 問可 謂博 學明

伯魚 淵 之 死

時有西子
可蓋則

一貫之唯博極而約。乃謂晚始該洽。何哉。曾子未嘗著書。莫粹於大學。乃門人述曾子意而為之。非手筆也。世所傳曾子淺駁。蓋贗書耳。謂曾子年七十著書。而所著乃僅止如是。亦曷足以為曾子哉。孔子稱柴也愚。家語亦謂子羔為人篤學而有法。其逃蒯瞶之難。追者幾及之。猶不徑不實。其愚如此。注班固幽通賦。乃云蒯瞶亂。子羔滅眉鬚。衣婦人衣。逃得出。時有兩子羔可也。

周平園序農器譜。謂論語犁牛之子騂且角。蓋犁田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三。

豈以耕
或未
見於
春秋

之牛。純雜牝牡皆可。祭牛則非純非牡不可。故曰騂且角。此說殊穩。懣而注疏不取。豈以牛耕未或見於春秋。然冉耕乃字伯牛。司馬牛名犁。見於孔子弟子名字間矣。山海經曰。后稷孫叔均作犁耕。大庾劉公節編春秋列傳。衛史鮪字子魚。亦曰祝鮀。余按記王前巫後史。太史公稱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周史祝同一官。然史魚之直。祝鮀之佞。孔子定論。較然兩人。祝鮀亦字子魚。蓋偶同耳。廐焚。孔子之廐也。雜記云。廐焚。孔子拜鄉人為火。

史魚
祝鮀
較然
兩人

孔子
之案

正立

晚民

少連

來者。拜之士。一大夫。再。亦相吊之道也。以斯知之。蓋使當時若焚魯廐。則路馬國馬亦自須問。升車必正立者。古人惟安車乃坐。婦人不立乘。餘皆立乘。故遇有敬事。則俛首偃躬。以手憑於車前之衡木。以致敬。謂之式。若後世之坐乘。則手加於軾。即如隱几相似。謂之傲惰。而非所以為敬矣。古今異宜。此亦其一也。
逸民。虞仲。次夷。齊之後。知其非仲雍也。且仲雍實君吳。何逸民之有。不論朱張之行者。王弼云。朱張字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三。
子弓。荀卿以比孔子。蓋其行與孔子同。故不論也。孔子於記稱少連。大連。先少連於論語。獨稱少連。孔子稱伯夷。叔齊。孟子則單舉伯夷。尚賢也。
或問蕭牆。朱子曰。據舊說。諸侯至屏內。當有蕭然之意。爾雅翼則曰。周人燔蕭。使吳陽達於牆屋。故曰蕭牆。愚按爾雅蕭。蕭然也。意古者儉朴。雖諸侯內屏。皆用土築。以蕭覆之。故曰蕭牆。猶茨土階耳。後世雖有尚文。趨奢。或用雕牆。猶存斯名。義無頓改。

執鞭之士正義曰按周禮秋官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注趨而辟行人蓋下士也

三歸正義曰婦人謂嫁曰歸禮大夫雖有妾媵嫡妾惟娶一姓今管仲娶三姓之女故曰有三歸國策亦曰齊桓公宮中七市女問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也

禮凡賓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而許曰終辭論語三讓當作終辭朱子訓為固孫誤

金罍子中篇卷之十三 十一
于定國傳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注如淳曰食酒猶言喜酒師古曰依如氏之說食字當音者非也食酒者謂能多飲費盡其酒猶云食言焉予謂顏注當矣然沽酒不食酒自言食何詞費乎

孟子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語簡而意具矣賈子勸學篇云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傳白騰黑掄流波雜芷若籠蒙視冶由笑佳態佻志從容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憚怵癢心而顛一視之淮南子

修務篇云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蠟皮衣豹裘帶死蛇則布衣常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珮玉環掄步雜芷若蒙籠自視冶由笑目流眇口曾撓奇牙出蹶脯搖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無不憚怵癢心而悅其色矣子華子天道篇云今有美麗佼好之人人之所同悅也然而蒙之以便首則見之者棄之而走更之以輕紈阿裼焉則向之走者

金罍子中篇卷之十三 十一
留行矣皆不能出孟子而詞已費

孟子知好色則慕少艾趙注艾美好也妄意當只是美好男子少年情實初發慕止此也然不敢以為安偶讀新安文獻志程大昌謂徧思經傳絕無有以艾為美好之文或云女字訛耳然孟子書不經焚毀記在三館汪少監聖錫言衢有士子陳其所見少讀如少長則習騎射之少艾即懲艾之艾音刈慕少艾云者知好色則慕差減於孺慕之時矣云妄便以程說為長且謂即如其旨艾字不妨

仍讀如字。艾衰意也。記五十始衰曰艾。是也。既而以朱注云。義同楚詞戰國策所謂幼艾。因攷楚詞九歌大司命章。竦長劍兮擁幼艾。彼艾自指衰老。幼艾猶云倪毫。與此不同。戰國趙策。建信君以色貴幸於趙魏。卒過趙。因言王有尺帛。何不令前郎中以為冠。乃以與工。為天下而不以予工。乃予幼艾。即指建信。則始知艾果為美好男子之一証。又春秋晉獻公內嬖驪姬。外嬖二五。而此以搆其太子申生。故國語狐突云。國君好艾。大夫殆。好內適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一。十四

子始以艾與內對。因知其不得兼女色。宋公子朝男子之美者也。衛靈公夫人南子宋女。相與淫。既嫁而復與私。會于洮。故野人之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猥婁豬求子猪。譏南子耳。猥牡豬。謂子朝。而艾云者。以寓子朝之有美色。蓋自是春秋戰國間有此語。雖不見於經。而錯見於傳。而何謂無哉。

鄙。美其人曰都。惡其人曰鄙。朱子曰。都者君子之居。鄙者野人之居。故古者謂野為鄙。謂美為都也。

孔子先簿正祭器。簿按韻會云。籍也。笏也。左傳。蒞珽注。今吏持簿。徐廣云。手版也。周禮。司書注疏。古有簡策以記事。若在君前。以笏記之。後代用簿。簿今手版。

置郵。許謙曰。字書。馬通曰。置步。逝曰郵。丘公濟曰。置即漢時之騎置。今之驛傳也。郵即漢時之郵亭。今之舖舍也。

孟仲。詩正義云。孟仲子。趙岐云。孟子從昆弟。學於孟子者也。譜云。孟仲子者。子思弟子。蓋與孟孫共事子思也。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一。十五

後學於孟軻者。詩論詩。

告子。鄭注。謂各不害。豈以七篇有浩生不害。以浩為告耶。

告子之不動心。以強制。其於氣也。以助長。孟子斥之。今按。墨子書。二三子復於子墨子曰。告子勝仁。子墨子曰。未必然也。告子為仁。猶跛以為長。偃以為廣。不可久也。勝蓋告子名。與孟子所稱非二人。

陳氏曰。世人言謚曰聃。故世稱老聃。然聃之為訓。耳漫無輪也。似不得為謚。予按。老子姓李。名耳。聃豈

其字與又老子耳七寸而參扁益各與字所由起荀子正論篇。搯管臙脚楊倞注臙膝骨也脚古脚字。臙脚則則其膝骨也。鄒陽云。司馬喜臙脚于宋卒相中山。予按孫臙嘗以談兵見。臙消刑足于魏。臙之稱其亦以斯與。司馬遷亦云。孫子臙脚。然則孫子固應別有名。臙不得為名也。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

老子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天下有道却走馬以糞。糞下本無車字。而朱子語類云。却走馬以糞。或以為疑。按張平子東都賦亦云。却走馬於糞車。何

郊天下有却走馬以糞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十六 惜驥與飛兔。蓋朱子用此語也。老子兩言本皆合用一車字。第不言耳。古者兵不用騎。戎馬生於郊。馬駕兵車也。却走馬以糞。馬駕農車也。

左契右契

老子。聖人執左契。而不責於人。魏策。操右契而為公。責德於秦楚之王。古者交易為一契。中分之。左契

仁而有禮 君子之

藏以待合。右持以責取。故言不責曰左。責者曰右。春秋魯柳下惠遠行歸。遇夜宿於郭門外。頃間有女子來同宿。時天大寒。惠恐女子凍死。乃坐女子於懷。以衣覆之。至曉不為亂。又魯人有獨處室者。鄰

後門

之娶婦亦獨處一室。暴風雨至。娶婦之室壞。趨而託焉。魯人閉戶而不內。娶婦自牖與之言曰。子何不仁而不納我乎。魯人曰。吾聞男女不六十不間居。今子幼。吾亦幼。是以不爾內也。婦人曰。子何不如柳下惠然。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魯人曰。柳下惠則可。吾固不可。戰國顏叔子獨處一室。夜大雨。比舍屋崩。一女子趨而投之。叔子使執燭於手。燭盡。焚燎以繼。至明不二志。三子之所遇一也。其所以處之異也。君子曰。夫處詭忍汗以恤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十七

人之急。其柳下惠乎。別嫌明微。以旌已之節。其魯男子乎。夫惟仁而有禮。若叔子兼之矣。

荀子。柳下惠與後門者同表。而不見疑。非一日之聞也。注為後門。君子守後門至賤者。柳下惠衣之。救惡與之同。言安於貧賤。甚無謂。按此即家語魯之娶婦。所謂姬不逮門之女。國人不稱其亂。蓋相發也。不逮門。故曰後門。呂覽亦曰。戎夷遠齊。如天大寒。而後門與子弟宿於郭門外。是也。近何燕泉又解後門為當時門名。皆不察而失之。

鉅子
墨之
精於
其道
者之

巨覽去思篇。墨者有鉅子腹醇。居秦高。注鉅子
通稱腹醇字。上德篇。墨者鉅子孟勝。善荆之陽城
君。注又云鉅子孟勝。二人學墨道者。皆之言鉅子。
曰鉅子腹醇。則為一人。曰鉅子孟勝。則為二人。何
耶。然鉅子孟勝。下文止稱孟勝。其非一人學也。考
莊周天下篇。墨者以鉅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
得為其後世。劉向注云。墨家號其道理成者為巨
子。若儒家之碩儒然。則鉅子。墨子之精於其道者
之稱。腹醇孟勝其人也。高注妄。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十八

荀卿
非墨
氏之

荀卿非墨氏之薄葬是也。然墨之言曰。大古薄葬。故
不相也。亂今厚葬。飾棺故。相則不可易。如荀子焉。
得聖王在上。以富人變盜。儆俗而後死。諸而厚葬
焉。且聖王在上。禮教興行。法度修明。何厚葬也。必
言珠玉滿體。文繡克棺。黃金克槨。加之丹。研。曾。青。
犀象以為樹。琅玕龍茲華。觀以為實。而葬而莫之
相。則愚甚矣。李斯相秦。驪山之葬。始皇役工作七
十萬人。積年而始成。項羽入關。發之。以三十萬人
三十日運物而不窮。虛天下。實地下。師之說惑之。

秋謂
荀子
以善

黃氏曰。秋謂荀子以善為偽。蓋以偽者人為之名。非
詐偽之謂。古今字義。漸變不同。如古以姪為深愛。
而後世以為邪。古以佞為能言。而後世以為諂。荀
子之所謂偽。殆類中庸之所謂矯。而擇言不精。遂
犯象焉。不然。何至以善為詐偽之偽也哉。愚按荀
子正篇云。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好惡喜怒
哀樂。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性
為之動。謂之為。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偽。則
知謂偽為人為。允符斯指。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十九

荀子云。家有常業。雖饑不餓。淮南子云。學一月。饑毋
一句。餓餓甚於饑也。荀子云。仁義禮善之於人也。
辟之若貨財粟米之於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
者貧。至於無有者窮。窮甚於貧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三

金壘子中篇卷之二十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者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用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前後母兄弟相爭為死

四

列女傳齊宣王時有人闖死道者被一劍齊義二子立其旁吏問之兄曰我然之弟曰非兄乃我殺之暮年相推不決召其母問所欲殺活母泣對曰殺少者相曰少者人所愛欲殺之何也對曰少者妾之子長者前妻之子子雖痛謂義何宣王美其義皆赦之南史張悌家貧無以供養以情告鄰富人鄰富人不與不勝忿遂結四人作劫所得衣服三劫持去實無一錢入已縣抵悌死罪悌兄松訴稱與弟景是前母之子後母性生悌松長不能教誨乞代悌死景又曰松是嫡長後母性生悌若從法母亦不全亦請死母又曰悌應死奈何累諸兄悌亦引分請全兩兄供卷縣以上讞梁武帝以為孝義特旨降免元秦母柴秦閨夫繼室也生一子與

前妻一子俱幼閨夫病且死以前妻子囑之柴鞠養無異心辛勤紡績遣二子就學至正中有惡少殺張福家屬者福訴於官連柴氏長子法嘗誅柴氏引次子詣官泣訴曰殺人者吾次子也次子曰我之罪可加於兒乎鞠之至死不易辭官又疑次子非柴所出訊之他囚始得其情官義其行歎曰妻善愛以從夫言子趨死以成母志此天理人情之至也遂併二子俱釋之有司上其事旌其門復其家兄弟爭死昉諸衛壽倂然禍乃由母至漢孔氏褒融併其母賢然同母也若以前後母兄弟爭相為死而母亦不以私愛庇其所生則此數端乎見之

齊攻魯至郊見野婦携兄子抱已子以逃及軍至乃棄抱者抱携者問之曰子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感之而回魯君聞之賜束帛號為義姑君子曰魯婦誠義姑也使齊之三軍樂罷而悅於義也推鋒却敵賢於十萬師矣雖然愛其子亦非私也婦為義姑得弗忝為慈母

齊攻魯至郊見野婦携兄子抱已子以逃及軍至乃棄抱者抱携者問之曰子私愛也姪之從姑公義也背公向私妾不為也齊軍感之而回魯君聞之賜束帛號為義姑君子曰魯婦誠義姑也使齊之三軍樂罷而悅於義也推鋒却敵賢於十萬師矣雖然愛其子亦非私也婦為義姑得弗忝為慈母

言義姑得慈

金壘子中篇卷之二十四

乎婦處此良難矣。意者以婦之仁且知秦之不可而欲俱存之。倉卒之際故為起義以救秦人乎。不然亦豈無介然於其子也。

何燕泉謂杞殖字梁春秋齊人。距楚及秦築長城時不啻數百年而列女傳及樂府注所謂秦崩乃杞都城非長城也。秦趙所築去杞不啻數千里。唐僧貫休賦杞梁妻云。秦之無道兮四海。楚築長城兮。渡北胡。築人築土一萬里。杞梁貞婦啼烏烏。二事打合成調。不知何據。予按貫休賦杞梁妻事。正無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主

據而誤亦有因秦築長城以拒胡齊亦嘗築長城以備楚。括地志云齊長城西北起濟州平陰縣緣河歷太山北岡上。經濟州淄州。即西南兗州博城縣北。東至密州瑯琊臺入海。而齊記以為齊宣王築竹書紀年曰齊閔王未知的自何時。但既曰備楚則楚之抗衡中國。宜莫盛於春秋。蓋春秋齊既有之。其杞梁妻哭而崩者。即齊之長城。瀕河相傳世遂以為秦之長城。而詩家不考所出。併未審梁何時何人死於何事。便以為死於秦築長城之後。

今遼東前屯衛中前所芝。諫灣有石人立海濱。若世所謂望夫石者。而世又相傳以為杞梁妻孟姜者。哭夫死因葬於此。則影響附會而形音逾遠。逾失其本真者也。

何死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不肯進。青井為參乘。襄子曰。迫視梁下。類有人。青井視梁下。豫讓却寢。伴為死人。叱青井曰。去。長者吾且有事。青井曰。少而與子友。子曰。為大事。而我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為人臣之道。如我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四

者惟死為可適。乃退而自殺。見呂覽。豫讓者。青井之愛友。而趙氏之賊臣也。為井者。奉君命。執君賊已伏其辜。則請於君。而以友道殞焉。其可也。井何以死也。

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効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若一也。加務善之。吳起曰。非語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起家無虛言。織組而異善何罪乎。起欲以妻立信。而托之組。

也苟以為信則黜無罪之妻而可耳妻猶可以無罪黜而況將有疏於此者乎況其果有罪者乎為魏武侯西河守將伐秦而徵兵甲於是乃倚一車轅於北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如令俄又置一石赤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夫徙轅與菽何功乎起將示信於民而假之車轅與石菽也苟以為信則賞無功之民而可耳民猶可以無功

金壽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五

賞而況將有暱於此者乎況固將有功者乎

言王相其

燕樂毅伐齊曰若不遂乘之待彼悔前之非改過恤下而撫民則難慮也李斯說秦王曰今息而不急就諸侯復強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晉羊祐勸武帝伐吳曰孫皓暴虐已甚於今可不戰而克若皓歿更立令主雖有百萬之眾長江未可窺也北史周宇文忻勸武帝伐齊曰若使齊人更立令主雖湯武之勢未易平也王者之志安人而已彼一方得令主寓之司牧將干戈不揚普天

左氏以無戎之憾

同慶不善乎而三臣區區方利人之虐殺以為資誅其君不以吊民為心人之怨是師也何善乎隋高祖之伐陳投梯於江順流而下曰若彼懼而知改吾又何求高祖雖莫得國力得天下然其言王者也

金壽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六

左氏以無戎之城儼之無喪之感非然也嘗見呂覽齊卽墨之大夫欲城卽墨卽墨之人曰不城固亦卽墨也大夫曰不然不城而無變固吾卽墨也城而有變始吾卽墨也卒城之及燕之難齊七十餘城俱下而卽墨以有城得不亡因與莒併而復齊君子以是嘉卽墨大夫之功蓋直隸崑山卽邑也故亦無城嘉靖間邑人顧采齋閣老始主議城之而鄉以為煩已也怨及倭患作癸丑甲寅倭兩至城下而迄無事余虞亦四望郊墟也已亥邑大夫莆田鄭君芸始因蕪址城之崇不踰五尺昨倭寇抵城下者九十三人而非是則邑幾無炊火矣功著而怨始消恃陋而偷安固不可哉

春秋楚王以燧象奔吳師戰國田單以火牛克騎劫

後漢楊璇以火馬散獵賊晉江適以火鷄破賊襄
宋趙通以火獵攻上漏一術數用之而輒勝如此
春秋吳伐楚五戰及郢王使鍼尹固執燧象以奔
吳師田卓火牛見史記後漢楊璇為零陵太守有
獵賊攻郡縣璇制為車數十乘囊盛石灰於車上
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轉設弓弩馬車居前順
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燃馬尾馬驚奔突
賊陣弓弩亂發羣盜駭奔追斬亡數百城去賊
治營十里以逼浩浩令適擊之適進兵至表營謂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七

將校曰今兵非不精而衆少於羗且其整備甚固
難與校力當以計破之乃取數百鷄以長繩係之
繫火於足羗鷄駭散飛集賊營火發因其亂隨擊
之襄遂大破宋史晏州夷首卜漏反以適為瀘南
招討使會漏據輪縛大同其山崛起數百仞林箐
深密乃壘石為城外樹木柵當道穿院阱夾以守
障俯瞰官軍矢石所中皆靡碎適軍不得進聞從
巡檢种友直田祐恭按視其旁山崖壁立峭絕賊
無守備適以囊取命友直祐恭俱下而身當賊衝

不可一

番車迭攻賊不得休息友直所部多思懸上下言
山險而山多生篠適遣士丁伐去密家緣前石梯
藤葛而上捕得篠數十頭束麻作炬灌以膏燒縛
於篠背暮夜復遣士丁負繩梯登崖巔乃絕梯引
下人人卸校繫篠蟻附而上比鷄鳴友直祐恭與
其衆悉登擁刀斧穿箐及入賊柵出火燃炬篠熱
狂跳賊廬舍皆茅竹篠窠共上火輒發賊呼號奔
撲篠益驚火益熾官軍鼓噪破柵適望見火麾軍
躡雲梯攻其前賊赴火墮崖死者不可計卜漏亦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八

田單用火牛戰卒敗騎劫亦偶一用之幸耳按宋王
則亂蜀文彥博攻之為地冗通城中選壯士夜由
地道入衆登城賊縱火牛官軍以鎗中牛鼻牛還
攻之賊大潰然則當單時緣騎劫駕下非駕馭材
軍無紀律故一閃而潰使知有鎗可中牛鼻則火
牛反為燕用必矣紹興初王德平秀州賊謀言則
將用火牛德笑曰是古法也可一不可再今不知
變此成擒耳陣交衆遂殲焉

秦伐韓圍關與王召庶頗而問曰可救否對曰道遠
險狹難救又召趙奢奢對曰其道險狹難救而秦
圍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乃令奢救之而奢大破秦
軍遂解關與之圍良將黃釀料勝其所見必大同
而是後也頗與奢異議而奢成功何頗夙將非百
克不行師蓋知教養由基射之法與奢新進崛起
非自險出奇云以自見所由異耶

戰國趙奢之子括括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而
不謂善也及長平之後趙且使括代庶頗將而其

金鑰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九

毋上書言括徒能讀父書不可使將趙乃卒將括
而括敗死國幾亡五代南唐吳越克宏者再用之子
也沈默好施不事家產雖典宿衛日與宿客博奕
飲酒未嘗言兵時人以為非將帥材克宏請效死
行陣而其母亦表稱克宏有父風可為將後克宏
營州一戰遂敗吳越婦人賢明藻鑑者則有矣廼
二母不特知子抑知將也

有頃殿上呼萬歲則萬歲之呼自秦已有之非始

於漢武之登嵩山也但無山呼字耳予因記通鑑
宋潘王為長夜之飲於室中室中人呼萬歲則堂
上之人應之堂下之人應之門外之人又應之至
於國也無敢不呼者則萬歲之呼又不特始於秦
矣觀詩人之咏歌稱願其君不曰萬年則曰萬壽
亦萬歲之別也蓋皆臣子祝君無已之至情恐自
有君臣即宜有之非特秦漢間事特後世以為彌
文耳

耶耶姬既獻入宮至大期時生子政大期注十二月

金鑰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十

也何緣審是陽翟賈人兒耶譙周謂人為之則恐
無此造化固有姪身十四月生者非人能為之也
人心欲趣亡秦謂先於六國故駕其辭

忠正之臣有名湮滅於國史而猶幸僅託於它書者
西漢京房傳京弟子姚平謂房曰秦時趙高用事
有正先者非刺高而死高威自此成故秦之亂正
先趣之世言趙高威行秦廷羣臣傳會至蒲可脯
鹿可馬也乃猶有正先乎使正先脂膏自全不復
非刺高即已不失富貴延數寒暑可耳乃能使高

見呼

瑯琊漫抄謂臣見君呼萬歲按優旃傳秦始皇置酒

知時

秦成

威不成。秦不亂耶。何言之異也。然正先之名類。平言猶傳矣。

今世記或素或青。夏殷因注云。變白黑言素青者。二世時。

趙高欲作亂。或以青為黑。黑為黃。民言從之。至今

語猶存也。按後漢崔琦斥梁冀曰。將使玄黃改色。

馬鹿易形乎。取此風俗通秦相趙高指鹿為馬。束

蒲為脯。二世不覺。按晉潘安仁思征賦云。野蒲變

而成脯。苑鹿化以為馬。唐蘇安恒劾張易之亦曰

指馬獻蒲。取此。今世但知指鹿事耳。藝文類聚蒲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十一

下引史記曰。趙高將為亂。先設驗。獻蒲以為脯。或

二世有言蒲者。諫之。今太史公記無此文。

秦趙高既劫二世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

從。上殿殿欲壞者。三晉桓玄既篡位。後御床忽微

陷。梁侯景受禪。升御床。床脚自陷。奸以窺神器者。

固不可與。及操懿莽温而晏若。固有者。又何也。

漢高帝父曰劉執嘉。執嘉母。赤鳥若龍。戲已而生。

執嘉是為太上皇帝。母名含始。是為昭靈后。昭靈

后游於洛池。有玉鷄。含赤珠。刻曰玉英。吞此者王

沈約 獨得 羅得 夫

操懿 而晏 有

今世 但知 指鹿 事

亦足 以發 明高 祖之 少恩

昭靈取而吞之。又寢於大宅。云云。見沈約宋書按
司馬遷漢人也。去高帝世不遠。史記紀帝家世。但
云高祖父太公母媪。謚昭靈后。而莫得詳其氏名。
其紀帝始生之異。止有大澤陂一事。而後人尤切
疑之。約宋齊間人。去高帝不啻五六百年。不知何
以獨網羅放失。聞所不聞。撰次若此之備。良妄誣
也。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侯公伏軾。皇媪來歸。按史記

高祖父曰太公。母曰劉媪。則皇媪者。高祖母也。本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紀元年八月。漢王用韓信計。從間道出襲三秦。因

王陵兵南陽。以迎太公。吕后於沛。楚聞之。發兵距

之。陽夏不得前。項羽紀漢王遁去。欲過沛收家室

求太公。吕后不相遇。審食其從太公。吕后間行求

漢王。反遇楚軍。項羽遂常置軍中。蓋史凡兩稱太

公。吕后而未嘗一及媪。及高祖既即帝位之二年。

始用家令言。尊太公為太上皇。而亦不及媪。蓋先

是媪已歿久矣。何緣實在楚而來歸耶。惟本紀於

睢水之戰。云楚乃取漢王父母妻子於沛。置之軍

中以為質。鴻溝之約云。項王乃歸漢王父母妻子。項羽純又云。乃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蓋成詞也。言父而及母。猶言妻而及子耳。且睡水之敗。史明言孝惠魯元。以夏侯嬰收載。卒得脫。而言妻子何耶。陳留風俗傳云。沛公起兵野戰。夏侯嬰於黃鄉。天下平定。使使者以梓宮招幽魂。於是丹蛇在水。自灑濯入梓宮。其浴處有遺髮。詔曰。昭靈夫人。漢儀注云。高帝兵起時。死小黃城。後於小黃立陵廟。是驗高祖之母。歿於兵興之初也。由此觀之。則士

金華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十三

衡之說亦可謂不考矣。然高祖自起兵來。未嘗一迎致其父母妻子。及是已入關封王。南面稱孤者二年。間復濶如。編素三軍。連天下諸侯。而東擊楚之殺義帝者。太公呂氏及二子在敵也。非推刃之道乎。孰無父而有君者。魯元孝惠。幸得脫。乃必欲棄之。至欲斬夏侯嬰者。十數斯又何也。天下大定。已即皇帝位。妻曰皇后。子曰皇太子。太公偃俛而稱人臣。非得家令言。固不皇也。乃迄昭靈猶故夫人耳。雖庶事草創。此係何禮樂。而勿之。違哉。固不

待異時分羹之言。亦足以發明高祖之少恩矣。高祖王漢之五年。始誅項籍。平天下。乃即位於汜水之陽。后曰皇后。子曰皇太子。追尊先過曰昭靈夫人。而太公亦仍厥稱。六年始善家。公言尊太公曰太上皇。而昭靈猶夫人也。至呂后七年。始詔昭靈號。詔不稱尊昭靈夫人。曰昭靈后。云嗚呼。帝有天下。且十二年。而追崇之典。猶儉於不遺事之母。幾於忘本矣。雉以牝司晨。而此一事也。乃足以禪高祖之闕寔弘多焉。

金華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十四

世傳陳平之無行也。攷平世家。平少年時。家貧好讀書。獨與兄伯居。伯嘗耕田。縱平使游學。平為人長美色。或謂平曰。貧何食而肥。其嫂疾平之不視家生產。曰亦食糠覈耳。有叔如此。不如無伯。聞之。遂其婦而棄之。及平長。可娶妻。富人莫肯與者。戶牖富人張負。以其女孫妻之。負戒其孫曰。毋以貧故。事人不謹。汝事兄伯如事父。事嫂如事母。本末如此。似不應有盜嫂事。昔直不疑以美狀貌。而見毀於人。然不疑乃無兄。平不幸有兄。故謗流於後耶。

陳平傳絳灌或讓平賈誼傳絳灌之屬書之注皆云絳灌侯周勃灌灌嬰何二人好讓害人耶嬰二論勃重厚長者為此何也或曰博平之火行惡誼之多材斯所以為長者

古源日錄曰嘗觀四老人者不出於蕭張進計之司韓彭立功之時後為子房一呼而即至異哉前後不倫也鐵崖曰子房之所呼者老人之廣者也漢祖驚見以為真而太子之羽翼遂成漢廷諸人罔有覺者耳斯言其或然與王原言有詩曰萬古乾坤一局棋五文雲采九芝芝高皇自墮留侯計肯

下山來進諫辭觀此則知鐵崖之論有所自云宋廬陵羅大經曰張子房蓋俠士之知義策士之知幾者要非儒也故蚤年頗似荆軻晚歲頗似魯仲連按尚論子房者多矣予竊以羅之言為然

應耀淮南人漢初與四皓同被徵不至時人為之語曰商山四皓不如進南一老此者之賢必有過於人者太史公退處亡故皆忽不書可惜也又以徵四皓出處已不滿於當世矣程伊川先生又謂召

平高於四皓今史記歷以事一見其姓名不為立傳

太史公贊蕭何之勲爛焉與閔天散宜生爭烈稱周勃之安劉氏雖伊尹周公何以加昔人云謂珉為玉既不知玉亦不知珉若太史公真可謂兩失之也

漁父詞屈原讓蓋設詞以抒志而史記敘以為實又如滑稽傳孫叔敖死優孟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像孫叔敖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

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此事理所有也却乃云欲以為相不知莊王果真以為孫叔敖復生欲相孫叔敖耶直以優孟像孫叔敖欲相優孟也味其詞始出於文人以筆裏滑稽而太史公傳之信史過矣東方朔答客難褚少孫亦作實事書之目者傳少孫以司馬季主補亡其詞亦疑是當時人一篇文字蓋矯言推高卜筮之術寓貶刺於士大夫至乃云家生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則害理何教矣要是士之不得志者見世之顯仕類慮罔不

烈臣大

光備以爲末善

之以外朝宰相而君側是問。可謂敢以行法不阿而守正也。矯哉有古大臣之烈。亦文帝慈惠以成斯美焉。及相景帝時內使晁錯方貴幸用事。錯爲內史門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乃太上皇廟壞。嘉聞之欲因此奏誅錯。錯聞乃夜入自歸於上。詰旦丞相奏其事。帝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且又我使爲之錯無罪丞相悔爲錯賣也。罷朝至舍嘔血死而錯以此愈貴幸。嗟夫爲天子而躬擁一匹夫乃自以爲淵藪至捐一大臣墮朝廷之法棄宗廟之敬而勿卹何哉。他日故太子臨江王榮以侵壞垣爲宮。乃召詰中尉府簿責迫其自殺。夫此一事也以天子子至親貴而曾不得視錯一匹夫又何哉。

漢法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陋哉馬上之舊規乎。古者崇德象賢。豈掄功於鞍馬之間哉。如此則制禮樂致太平者。且不得俾侯於東位冢宰正百官也。自文景世守不易。故相沿命相者。率材官蹶張販繒戲車之屬。武帝始稍變而用公孫弘以儒者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十九

金鑿子 中篇卷二四

董仲舒曰 儉非聖人 之中 曰弘 孫弘 曰人 病不 大

起家善矣。然亦安用平津封侯哉。此先儒以爲變之未善也。然自文景以前相皆以武功登用。維時周亞夫申屠嘉乃蹕然皆剛勁不屈護大臣之節。皎厲於漢庭。武帝始以文學爰立。而哀然首舉者乃外寬內深多詐無情之齊人也。由此觀之相非其人亦何擇於文武之際哉。

或問春秋御孫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其著論嚴矣。漢董仲舒公孫弘皆儒者。而所以告其君。一則曰儉非聖人之中制。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此何以也。曰孔子云禮與其奢也寧儉。又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皆稱量於奢儉之間。與而寧之云耳。固未嘗遽以儉爲當然也。謂儉非聖人之中制。董子言之未失也。然而於規儉君心固已濶焉。弘之言則曰人主病不廣大。是惟恐其不奢而甚之也。夫萬戶千門者豈以爲不足乎。帝好大也。而弘從吏之斯束熅燿膏而赴火也。曲學阿世斯其證矣。

家語齊景公問政。夫子曰政在節財。子貢以問於孔子。孔子曰齊君爲國奢乎。臺榭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二十

五九七

淫乎苑囿五官妓樂不懈於時一旦而賜人以百
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因其事也孔子曰景
公之奢而節之以儉也然則因武帝者宜何如哉

公孫弘脫布

史者公孫弘身食一肉脫粟飯以奉祿給故人賓客
家無所餘然西京雜記弘為丞相故人高賀往從
之弘食以脫粟飯覆以布被賀怨曰何用故人富
貴為脫粟布被我自有之弘大慚賀告人曰公孫
弘內服貂蟬外衣麻桌內厨五鼎外膳一殺豈可
以示天下弘內服食固未可知觀賀此言則所謂

金華子中篇 卷之十四

三十一

以俸祿給故人賓客者固亦未必優贍已雖出於
伎者之口然長孺峭直亦曰弘為三公俸祿甚厚
然為布被此詐也則固深挾其隱微矣

謂石慶孫衣周仁為垢汗

班孟堅謂石慶之澣衣周仁為垢汗君子譏之予以
為禮人子在父母所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
灰請洗固職也何譏之有若周仁為郎中近幸至
入天子臥內於後宮秘戲無不與固天子所褻弄
猥用之臣徒齷齪修謹卒無所讚毀人以自固其
位又何問溺禱乎

衛青姊

衛青父鄭季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
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衛媼通生青霍去病
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儒以縣吏給平陽侯家
與侍者衛少兒通生去病皆見本傳及霍光傳按
陽信長公主既寡擇對於武帝前時青立功封侯
位大將軍貴寵無二帝擬尚之公主曰此我家馬
前卒也不可已而徧擇羣臣中無大將軍跡者卒
嫁之觀此是公主不惟夫事其奴且復姑其婢也
淫猥亵耻如此

金華子中篇 卷之十四

三十一

漢武帝既通西域烏孫使使願得尚漢公主為昆弟
於是漢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往妻烏孫王
昆莫以為右夫人而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
愁思歸昆莫曰我老欲使其孫岑娶尚公主公主
不聽上書言狀天子報仍其國俗岑娶遂妻公主
昆莫死岑娶代立為昆彌後公主死漢復以楚王
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岑娶且死以國與季
父大祿子翁歸靡號肥王復尚楚主生三男兩女
其男曰元貴靡次日萬年曰大樂而翁歸靡死岑

文八
詳徵
實

娶之子。胡婦所生者曰泥屏立為昆彌號狂王復
尚楚主生一男鴟摩。及狂王被殺而元貴靡鴟摩
繼死。公主上書乞歸老於漢。此兩主者。出歸異域
一為人祖母。而復為其孫妻。且其祖父故在。曾不
報其聚麀也。一既以兄嫂妻叔。叔夫死復歸妻其
子。人道絕矣。然皆高皇帝子孫也。忍貽之乎。始作
俑者。妻敬之罪。於是乎滔天矣。

文人之詞。固有徒嫻於議論。而鮮徵於事實者。蘇灤
城謂漢昭之享國不永。霍子孟之過也。謂成王之
壽考。則歸美於周公無逸之訓。誠然。至論蓋本春
秋傳秦醫和以晉平公之疾責趙孟為良臣將死
而推類及此。今考漢書。孝昭上官皇后傳。后霍光
外孫。光欲皇后擅寵有子。帝時體不安。左右及醫
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令。皆為窮禪多其帶。
後宮莫有進者。皇后立十歲。而昭帝崩年二十。后
年才十四五。則帝一生於後宮之事。益稀濶矣。昭
帝之母。嗣霍光之罪也。昭帝之不永年。非霍光之
過也。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

漢三
事乃
通相

漢戾太子死。有夏陽人。姓成。各方。遂居湖以下。遂為
業。有故太子舍人。嘗從方。遂下。謂曰。子貌甚似衛
太子。方利其言。幾得富貴。即詐自稱衛太子。詣闕
廷尉。逮驗。鄉里知識者。張宗祿等。方遂坐。誣妄不
道。署斬東市。唐德宗生母沈氏。天寶亂。長安陷。遂
失所在。及德宗即位。乃具冊。皇太后尊號。分遣諸
沈。行州縣物色。故中官高力士女。頗能言宮禁事。
而狀貌差似后。后嘗削脯哺帝。傷左指。高女亦嘗
削瓜傷指。是時宮中無真識后者。馳聞帝喜甚。具
駕迎還上陽宮。羣臣稱賀。高力士子具言其情。始
知非是。詔仍貸之。宋靖康之亂。帝姬柔福陷虜中。
建炎四年。有女子詣闕稱柔福。自虜潛歸。遣老官
人視之。良是。問以宮禁舊事。略能言彷彿。但以足
長大疑之。女子顰蹙曰。金人驅迫如牛羊。跣足行
萬里。寧復故態哉。上惻然不疑其詐。即詔入宮。授
福國長公主。下降高世榮。紹興十二年。顯仁太后
回鑾。言柔福死虜中久矣。始知其詐。執付詔獄。乃
一女巫也。嘗遇一宮婢。謂之曰。子貌甚類柔福。因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

金鑿子 中篇卷二四

告以宮中事。教之為詐。遂伏誅。此漢唐宋三事。迺適相類。鶴林玉露。偶遺唐事。然德宗之不殺偽妄。與以求真。志猶可哀也已。

宣帝為曾孫民間。嘗娶暴室許貴夫女。及為天子。公卿議更立后。皆心疑大將軍少女。宣帝詔求微時。故劍。大臣乃白立許氏。許后既立。霍光以后父。廣漢刑人。不宜君國。歲餘乃封為昌平君。刑人之不可封爵。固也已。立后刑人家。此語安可復出哉。攷史昭帝外祖趙嘗坐法官刑。為中黃門死。及昭帝

已立 后刑 人家 此語 安可 復出

金華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二十五

立毋鈞弋使仔。追尊為皇太后。亦追尊外祖趙父。為順成侯。此光輔政昭帝時事。何獨斷斷許廣漢。豈光心有不平。許后之憾。於是而洩者耶。它日女醫入弒。雖事由顯寔。光醜成之。隱而不討。使良史執節。固無辭趙盾弒君之書矣。況大行亡何。而成君。輒復衣補入宮乎。謂光不與知。誰信諸。

疏廣受以父子並傳太子。殊遇也。厚責也。太子年十一。二僅通孝經論語。未可謂成功。二千石仕宦。不可謂名立。胡然而相携去乎。攷史平息侯許伯。太子

兩爭 可謂 法百世

外王父嘗以太子少。自上使弟中郎將。子家上以問廣。廣對太子國儲副君。師友必於天下。英俊不宜獨親外家。示陋非所以廣太子德於天下。上善其言而止。謀之不行。必有宿嫌於許氏矣。且許氏東宮外屬。重親廣為之傳。計異日必有所裁格。引大義以制其私。不少也。宣帝以側微恩。恒震威許氏。丞相弱翁猶不辱為門下。何有慶父子賴上威明。未有以逞也。不者。特殊代更政。由外氏太子之孺。慎其能保師傳舊恩乎。蕭太傅事可睹已。與其留無益於太子。而多殺師傳名。孰與去。蓋有以見躡躅之孚於羸豕焉。其曰不去。懼有後悔。意已瞭也。

金華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六

漢宣帝次子淮陽憲王欽。毋張婕妤最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寬仁喜儒術。上數嗟嘆。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依倚許氏。及即位而許后以毒死。太子早失其母。故弗忍。久之。上以蕭賢子玄成。嘗讓爵於兄。經明行高。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王。輔以推讓之誼。

因是太子遂安齊高帝從弟季敞性頗豪縱上心非之嘗語之曰卿可數詣王思遠以其立身潔簡也兩事皆擇人教子弟使夫恬讓敦就簡潔教奢皆因其所闕而儀以其賢使之潛消默化不言而喻可謂百世法

丙吉為相廓大納人過馭吏嗜酒數通蕩嘗醉嘔丞相車吉藏之不欲以醉飽之失去吏良是然謂公府不案吏使表則之地橐姦數惡殆於不可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事既蒙賞過嘗出適見驛騎馳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二十七

亦自囊至馭吏因隨至公車刺取知虜入雲中代郡邊歸府白狀因請吉預視虜所入邊郡長吏未已有詔召丞相御史問吉因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被譙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予謂吉長者何不自上以其實乎使帝知吉之對馭吏力也則分過於御史矣

黃霸傳霸自潁川徵為太子太傅遂代丙吉為丞相霸材長於治民及為丞相總綱紀號令風采不及丙魏于定國功名損於治郡時而予攷霸初自潁

川徵守京兆尹後復自京兆尹貶秩歸潁川張敞傳云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由此觀之則霸之功名損於治郡時不待為相矣

王褒承詔作聖主得賢臣頌詞旨休美末乃嗤彭祖而陋喬松頗戾人主務好神仙之失可謂忠矣夫事君者先資其言而後拜獻其身以成其信此非言之先資者與而晚乃為上使祀金馬碧鷄益州竟以道病死有言不信守道不終哀哉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二十八

漢諸儒專門談經然有可嗤者匡衡說詩以解人之頤詩戲具乎朱雲論易以折人之角易爭詭乎至於桓榮之陳車戴憑之重席誇榮博勝舉不足尚也

漢匡衡罷秦中之祠於南山秦中秦二世王朗廢始皇之配食於禹廟晉溫嶠去王敦之像於武昌北魏蘭根廢董卓之祠於常山唐薛伯高斥毀有鼻之祠於道州狄仁傑檄毀項羽之廟於會稽高適議焚董卓之廟於狄宋劉隨請毀王欽若之像於

四

茅山。王質孫瑜先後撤去吳元濟之祠於蔡種大
中投歐希范之神於龔州劉領去英布吳芮之廟
於桂陽晦菴移去秦檜之祠於溫中屠子迪撤毀
曹操之廟於夷陵近世林俊斥毀公孫述之祠於
夔下關天下之惡一也詎古今異也何馨香之氣
而用於昏暴之鬼哉君子謂數公之教於是乎遠
矣柳子曰苟離於正雖千載之遠吾得而更之況
今茲乎苟有不善雖異代之鬼吾得而攘之況斯
人乎又曰以其誕漫傲悅冥冥焉不可執取而猶
諷削之若此況其貌言動作之塊然者乎是說乎
彼而戒乎此者也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

无

神羞
之分
之祭

傳曰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夫聰明故惠逆必焯焉
正直故祥咎必斷焉一故聰明者弗眩而正直者
勿遷焉今也德涼而祀豐雖躑躅可使受祿道直
而禮簡雖回參不免維殃則是愚喜怒而作威福
昧善惡而鼓妖祥竊天工以欺蕩盜帝權以私飲
食也靈場之鬼而且羞之猶况神乎

劉向上封事曰孔子與季孟借仕於魯季斯與叔孫

俱宦於秦定公始自賢季孟季斯而消孔子叔孫
故以大亂叔孫注謂叔孫通也按通傳通以文學
待詔博士諂事二世至盜賊徧山東二世不得聞
秦竟以亡通反獲賞拜為博士後秦亡通降楚事
項梁又事懷王事項王又降漢魯兩生曰公所事
者且十主皆面諛取親貴秦何嘗消叔孫亦何預
季斯事乎且通之邪佞季斯不為迺至與斯分邪
正角消長儗諸孔子向可謂繆論矣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

无

班史稱孔光領尚書典樞機十餘年時有所言輒削
草藁以為章主之過以紆忠直大臣大罪也孔光
不忠不直以檢回巧佞成性所言豈復切主過光
正欲自益其諂諂耳觀光當時位太師在王莽太
傳上而光嘗稱疾不敢與莽並莽所欲搏擊輒為
草以太后旨風光令上之莽睚眦莫不誅傷光疏
如是猶有人心宜其不令草見於天下後世也
杜欽谷永俱為王鳳死客谷嘗上疏方今四夷賓服
北無薰鬻冒頓之患南無尉佗呂嘉之難諸侯制
於漢吏不得有為亡吳楚燕梁之執百官懸互骨

肉大臣有申伯之忠。白氣黃霧之異。宜益納子婦人以解謝上帝。譴怒而欽於日食地震。應詔上對。亦言觀人事以考變異。則本朝大臣無不自安之人。外戚親屬無乖刺之心。關東諸侯無強大之國。三番蠻夷無逆理之節。殆於後宮。及永既自陳忠苦。而欽亦自嗟愚戇。何其納誕貢欺。不謀同聲也哉。然欽猶能以穰侯武安戒王氏。而永直阿以申伯永。因緣王氏。致位九卿。而欽以不仕終。則永尤為諂首。欽要為猶有人心。永醜然而人面也哉。

漢平帝后王莽女也。莽既篡。降為安定公太后。嘗稱疾不朝會。時年未二十。莽欲嫁之。更號為王皇室主。欲絕之於漢。令孫建世子盛飾。將醫往問疾。后大怒。笞鞭其旁侍御。因發病不肯起。莽不復敢強也。後亂兵放火燒及掖庭。承明王皇室主所居。王皇室主曰。何面目以見漢家。自投火中而死。曹操嘗進三女。憲節華為漢建安帝夫人。後並拜為貴人。伏后弒。立節為皇后。魏受禪。遣使求璽綬。后怒不與。如此數輩。后迺呼使者入。親數讓之。以璽抵

奸賊
而其
女皆
立節
皎然

軒下。因涕泣橫流。曰。天不祚爾。魏以后為山陽。夫人後四十一年薨於禪陵。合葬焉。隋高祖楊堅亦以女為周廢帝后。堅遂輔政。后初亦喜之。後知其父有異圖。頗不平。形於顏色。及禪位。憤惋愈甚。堅甚愧之。廢帝為介公。改后號樂平公主。欲奪其志。后誓不許。南唐先王李昇受吳王禪。奉為讓皇。璉讓皇長子也。納昇第四女為妃。及禪代。封永康公主。聞人呼公主。則嗚咽流涕。辭不願稱。宮中為之慘戚。璉未幾卒。永康終身縞素。斥去容飾。不苟

金蠶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十一

董血自稱未二人居延和宮中。年二十四。無疾而亡。四父者。天下之大姦賊也。而其女於國家廢興之際。皆立節皎然如此。

人知惡做官。貪財。不知一愛做官。其貪也彌甚。荀子云。盜名不如盜貨。陳仲史。鮪不如盜也。陳仲史。鮪猶不是貪官職者。朱子云。人奉身儉約之甚。克其操。上食糲。壞下飲黃泉底。却只是愛官職。或云。似此等人。分數勝已下底。日不得如此說。纔有病。便不好。更不可以分數論也。只愛官職。便弒父與君。

人知
惡做
官貪
財不
知一
愛做
官其
貪其
甚

也。敢此論最精當。孔子嘗論鄙夫不可與事君。其未得之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此得失初不以世間阿堵物言也。華歆楮淵馮道。豈妄受人餽遺者。只一愛做官。何所不至耶。

楊雄文母之誅。其崇後聖新。光大於唐虞。豈惟劇秦論哉。或曰固葬之命也。曰楚無龔齊無薛乎。夫此三子也。一唾涕不妄委之土。而况鼠坻牛場之間乎。或曰雄歷三世。蓋與葬處者夙矣。葬將登用名賢以文奸。豈容雄之母仕乎。曰必畏死。則仕而可。

抑投閣不足以死乎

漢沛國陳咸。以律令為尚書。見何武鮑宣死。即乞骸骨去。及莽篡位。召咸為掌寇大夫。咸謝病不肯應。三子參豐欽皆在位。咸悉令解官歸鄉里。閉門不出。猶用漢家祖臘。人問其故。咸曰。我先人豈知王氏臘乎。晉陶潛自宋室之篡。自以祖侃晉世宰輔。耻復屈身二姓。投劾而歸。以躬耕自給。其所著書。自義熙以前。題晉年號。永初以後。但稱甲子。咸存漢臘。潛書晉年。義存本朝。身全異代。可謂忠知。

矣

侯霸欲與王丹友。丹被徵。霸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丹下答之。昱曰。家公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丹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後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難矣。古人欲全交。故慎重擇交如此。且既交之後。上即以子弟之禮。致隆其親。下以父兄之道。安誥其子。於以效古人交誼。不輕而重也。

後漢鄭弘為太尉。時舉主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劉陶遷尚書。以所舉主為尚書。不可齊列。乞就冗散。詔拜侍中。漢士取之辟舉。其尊隆舉主如此。其後至有解官行服者。光武二十八年。桓榮為少傅。賜以輜車乘馬。榮大會諸生。陳其車馬印綬。曰。今日所蒙。皆稽古之力也。可不勉哉。三十年拜太常。榮初與桓元卿同饒尼。

而榮講誦不息。元卿噉榮曰。但自苦氣力。何時復施用乎。及為太常。元卿嘆曰。豈意學之為利。乃若是哉。以稽古也。而誇其所賜。學也。而嘆其為利。榮師友間趣向如此。

三子卓於

趙岐馬融姪婿。鄙融之豪。不與相見。盧植少師事馬

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而植侍講經年。目不忤觀。三子所樹立卓矣。夫白也。涅於緇而自白。其岐乎。青也。出於藍而愈青。其植乎。又曰。觀馬融高堂麗帳。庭列女樂。固當為梁冀執筆。夫其

金蠶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五

柔腸暖腹。幾女子能挫之。而況威武哉。觀子幹之目不忤視。固知其廷抗董卓之議。排戈刃。越戕折而不辭也。

元初重玄以

孟子逢蒙學射於羿。盡羿之道。思天下惟羿為愈已。於是殺羿。列子紀昌學射於飛衛。既盡衛之術。計

天下之敵已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此弟子之甚其師者。後漢鄭玄為馬融高弟。嘗弄渾天不合。召玄一筭決之。及玄業成辭歸。融心忌焉。玄亦疑有追者。乃坐橋下。在水上據履。融果勅追之。既而

告左右曰。玄在土下。水上據木。此必死矣。遂罷追。此又師之甚其弟子者。然考玄本傳。玄西入關事馬融。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得召見。玄因從質疑。義問畢辭歸。融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觀元吝重玄。屬以吾道。計必無追殺事。

東漢梁商女為順帝后。拜大將軍。京師翕然稱為良輔。每有饑饉。輒載租穀於城門。賑予貧餒。而性慎弱。無威斷。頗溺於內豎曹節等用事。遣子冀與為交友。論曰。寒泥之相昇也。蓋行媚於內。而施賂於

金蠶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六

外。伯夏近是乎。或曰。彼與粟以濟天子之民。而曷靳焉。曰。非也。昔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起眾為長溝。子路以其私秩粟為糒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餼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而子奚私愛焉。夫以一縣令。無可以疑君之勢。為君牧民而愛之。猶嘆其與君爭此民也。況后父之尊。而公相之貴乎。何不一言於朝。饑以天子之廩。哉。不然。彼田成氏之於齊。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於民。國饑而父子相牽。懸司氏。不

人自不知

聞不生也。彼謂非以蠱賊其君，而以狐惑其民也。漢朱穆奏記梁冀，謂明年丁亥，刑德合於乾位，因引易經龍戰于野之文，而其後適黃龍二見沛國，冀遂以穆龍戰之言為應。穆嘗併薦种暉、樂巴，於是暉、巴與穆皆得擢用。北齊源師嘗攝祠部，屬孟夏，以龍見請雩，時高那肱為相，大驚，謂真龍出見，問龍所在，師答以此是龍星初見，依禮當雩祭郊壇，非謂真龍別有所降。高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一豎皆穹位將相，而兪鄙不學，迺若此。唐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七

戶部侍郎蕭昉嘗與嚴挺之談，稱丞嘗伏臘，乃為伏獵，挺之以白宰相張九齡出之，謂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然昉、李林甫所引，林甫嘗走書賀太常姜度誕子，稱弄璋為弄慶，又聞閔選人嚴迥判語，讀秋杜為杖杜，兩人皆龔夫，目不知書，而佞倭氣合，牽連進用，資千古好事者之譏笑。吁，國事矣，復賴焉。金內族合周為叅知政事，性好作詩，詞語鄙俚，人采其語以為戲笑，因自草括粟榜文，有雀無翅兒不飛，蛇無頭兒不行等語，以而作兒，京城目

之曰雀兒叅政，哀宗用而不悟。元兵圍汴，司諫陳岢屢上封事，切中時病，副樞赤參合喜大怒，召入省，呼其名責之曰：子陳山可耶。果如子言，能退大敵，我當世與若為奴。荒夷且及亡國，辱主錯亂，用人又奚怪也。

漢李固死於梁冀之難，其女文姬，豫藏其弟燮，告父門生王成，委以六尺之孤，成感其義，廼將燮乘江東入徐州界內，燮變姓名為酒家傭，酒家異之，妻燮以其女，後梁冀誅燮，始還鄉里，陳實之戮也。番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八

友人朱震時為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菴蕃尸，匿其子逸於其陵界中，事覺繫獄，合門桎梏，震受拷掠，誓死不言，故逸得免。武府掾桂陽胡騰，少師事武，獨殯斂行喪，坐以禁錮，武孫輔時年二歲，逃竄得全，事覺曹節等捕之急，騰及令史南陽張敞共逃，輔於零陵界，許云已死，騰以為已子，而使聘娶焉。翟公言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一死一生，乃見交情。夫市儈然棄賤而背死，何足道哉。至於艱以全人之孤者，不逾賢乎。梓曰：嬰無專美矣。南史宋袁

蔡旣死。蔡小兒數歲。乳母將投蔡門。生欲靈慶。靈慶曰。吾聞出即君者。有厚賞。遂抱以首。乳母呼天曰。公昔與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即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矣。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犬。狗戲如平生。經年餘。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廷。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歿。此狗即哀即所常騎也。事頗涉怪。然人窮歸我。恃與有先君之義焉。而乘而殺之。因以爲已利。雖犬寧食其餘。而甦也。區區猶不忘異日之恩。其以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三五

讐人之肉。汗其牙吻。夫犬亦仁義已哉。

陳仲弓

陳仲弓之吊張讓。致堂胡氏以擬易之見惡人。予以爲易曰。見之而可者。謂彼來而我見之。蓋孔子之見陽貨是也。若仲弓之吊張讓。斯往見之也。或曰。見之而不可。然則禮亡交際與。曰。斯亦有解也。讓於太丘同郡也。於其昔也。若知死者吊死者。知生者問生者。斯何過乎。惟無風昔。而一日爲無從之。涕。則佞之以不誠之衷。納之以無因之交。踰情損節。於是乎不可。或曰。杜喬爲大鴻臚也。梁冀有女

死而喬不往會喪。則如之何。曰。禮殤者不吊。何介喪之有。雖然。與冀同朝。吉凶通之。致其惻怛。官而問之。其可也。

兩孝義士

中常侍侯覽。怨史弼。遂詐飛章。誣弼誹謗。檻車徵吏。人莫敢近者。惟前孝廉裴瑜。送到峭澗之間。大言於道傍曰。明府推折虐臣。選德報國。如其獲罪。足以垂名竹帛。願不憂不懼。弼曰。誰謂荼毒。其甘如薺。昔人刎頸。九死不恨。及下廷尉詔獄。前孝廉魏邵。毀變形服。詐爲家僮。贍護於弼。弼遂受誣事。當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棄市。邵與同郡人。賣郡邸。行賂於侯覽。得減死。輸左校。時人或譏曰。平原行貨。以免君。無乃屈乎。陶丘洪曰。昔文王姜里。闕散懷金。史弼遭患。義夫獻玉。亦何疑焉。於是議者乃息。兩孝廉皆義士。而瑜能以道輔志者。經也。邵能以術濟其身者。權也。

字蒙

相曄傳。曄修志介。姑爲司空楊賜夫人。曄父鸞卒。姑歸寧。赴哀。將至。止於傳舍。整飾從者。而後入。曄心非之。及姑勞問。號哭而已。賜遣吏奉祠。因縣祭。取祠具。曄拒不受。後每至京師。未嘗舍宿楊氏。其貞

伎若此。予按此桓文林。貞非伎也。太史公謂汲長孺與周陽由同為伎。皆此失也。史家一字為褒貶。豈可苟哉。

三子不道其姊之食

漢太原赦子廉饑不得食。寒不得衣。一介不取諸人。嘗過姊飯。留十五錢。默置席下去。范丹嘗過其姊。設食。食畢乃留錢而去。姊家追送與之。不受錢。委於路。沐並者袁紹父子。時為名吏。嘗過姊。姊為殺雞炊黍而不留也。三子之於天性。其蔑矣乎。夫不過其姊之食者。姊亦不得而食於彼矣。推此而父子兄弟。皆途人也。

金鑰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四十一

穆不為君得獨子

後漢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云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賣猪人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問其故。齋半直。追以還買猪人。語以猪實有病。欲賤賣。不圖買者相欺。迺取貴直。買者言買賣定約。亦復辭錢不取。穆終不受錢而去。予謂此穆終當不受錢。買者固宜取贏錢去。因以成穆之美。然買者亦不取。可謂難矣。穆不得獨為君子也。梁明山賓家甚貧困。嘗負所乘車牛。既售受

錢。山賓語買主曰。此牛經患漏蹄。治差已久。恐復脫。發無容不相語。買者遽追取錢。宋曾叔卿家苦貧。心存不欺。嘗買江西陶器。欲貨於北方。既而不果行。有從之轉售者。與之既受直矣。問將何之。其人曰。欲效君前策耳。叔卿曰。不可。吾聞北方新有灾饉。此物必不時泄。故不以行。余豈宜不告以誤子。其人即取錢去。二君之忠信。亦穆也。然買者遽邀其直去。甚率。豈無感於二君乎。又晉庾亮所乘馬有的顛。殷浩以為不利主。勸亮賣之。亮曰。安有已之不安。而移之於人。浩慚而退。北史皇甫亮所居宅洿下。標榜賣之。將買者或問其故。亮每答云。為宅中水淹不泄。雨即流入床下。由此宅終不售。後周孟信家貧。惟有一老牛。其兄子賣以供薪米。契券訖。信適從外來。方知其賣。因告買者曰。此牛先來有病。小用便發。君不須也。杖其兄子。買者嗟異。苦請不得。宋陳堯咨為翰林學士。日有惡馬。不可馭。蹄齧傷人多矣。一旦諫議入廡。不見是馬。因詰圍人。迺曰。內翰賣之商人矣。諫議遽謂翰林曰。

金鑰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四十二

置

汝為貴官。左右尚不能制。旅人安能畜此。是移禍於人也。亟命取馬而償其直。戒終老養其馬。建昌南城陳策者。嘗買驃。得不可被鞍者。不忍移之他人。命養於野廬。俟其自斃。其子與猾駟計。因經過官人。喪馬。即磨破驃背。以術買之。既售矣。策聞追及。告以不堪。官人疑策愛也。秘之。策請試以鞍。兀兀終日。不得被始。謝還焉。有人從策買羅綺者。策不與其人口。向見君帑之有。今何斬策曰。然有質錢而沒者。歲月已久。絲力糜脆。不任用。聞公用以嫁女。安可以此物病公哉。數公物有不堪。不欲欺人而售。與山賓叔卿。售於人而不欺。其用心同。而不售更善。然數君或取其贏。而二君乃不幸當其乏。不得已而售之人。欲者予之。姑取其直之當。固亦君子之事也。

范舟
不受
貴麥

金罍子中篇上卷之二十四

四十五

帝名

司馬德操。有人臨轅求旅箔。德操自棄其髮。而與之。或言凡損已贍人。謂彼急我緩。今彼此正等。何緣如此。德操曰。人未嘗求已。求而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德操行高矣。乃余謂誠心直道。則或人之語為然。又嘗有人妄認其猪。德操便推與之。後數日亡猪者。得猪。以猪見還。叩頭自責。德操又厚謝之。初亡猪者。從德操追猪。非必得猪也。德操為詞。其不然。則舍然反矣。世有攘亡司馬徽哉。夫迨而就與之。弄人於過而市為名。挾眇而賈奢。吾不之許也。

經儒
欲以
孝經
請賊

金罍子中篇上卷之二十四

四十四

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堅儒乃欲以孝經滅賊。是何物語。

四君
劉情
舉義

後漢劉平弟仲為賊所殺。平扶母逃難。仲遺腹女始

一歲。平抱仲女而棄其子。母欲還取之。平曰。力不能兩活。仲不可絕類。遂去不顧。三國魏夏侯淵時

大亂。饑乏。淵棄其子而活二弟。孤女張範。子陵。及範弟承。子戩。為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

以陵還。範謝曰。諸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義而悉還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四七

元劉廷讓至順初。北方起兵。廷讓挈家山中。幼弟

方乳。母王氏寘於懷。兵急。廷讓棄已子。一手抱幼弟。一手扶母。疾驅得免。當急難時。寧棄其子而活

弟。及活亡弟之子。或弟之女。蓋割情舉義。不獨鄧伯道也。然伯道則甚焉者耳。

蔡邕
無子

漢書蔡邕無子。一女琰。初嫁河東衛仲道。沒於匈奴。

曹操憐邕無嗣。以金帛贖歸。更嫁。禮今按晉書羊祜傳。祜蔡邕外孫。邕女不獨琰也。傳稱祜母甚

賢。祜前母孔融女。生祭與祜同母。兄承俱得病。祜

母度不能兩存。乃專心養祭。而承竟死。祜後討吳有功。當封進爵土。以讓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邑三百戶。邕當有子耶。蔡克別傳亦稱克祖睦。蔡邕孫。

蔡邕題曹娥碑後八字。世說以為楊修解。異苑以為

禰衡解。謂魏武見而不能曉。以問羣僚。莫有知者。有婦人浣於江渚。日第四車中人解。乃禰正平也。

衡便以離合意解之。更荒唐矣。攷史曹操平生不遇江。兩說並虛。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四 四六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四

金鬪子中篇卷之二十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蜀漢三傑

古云千人為俊萬人為傑漢高祖謂蕭何張良韓信此三人者皆人傑也吾能用之所以定天下至先主始襲蜀魏博士傅幹亦稱諸葛亮達治知變正而有謀而為之相關羽張飛勇而有義皆萬人之

金鬪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敵而為之將此三人者皆人傑予謂孔明以治國為賢相以策敵為謀臣蓋兼蕭張而駕越之關張之材差劣於韓然其義勇識君臣之分豈信可望是蜀漢三傑賢漢初矣唐明皇嘗同日拜宋璟張說源乾曜三故相官帝賦三傑詩自寫以賜蓋意有所擬然宋璟無媿也說乾曜亦濫竿乎

劉備名字已在天下

劉備首事雖顛踣困頓中名字已在天下矣曹操何等英雄眎天下亦何有然猶曰劉備人傑也曰劉備吾儔也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孤耳誠敬而

服之不能殺者不可得殺也袁術何人語人曰生年以來不聞天下有劉備吁不聞天下有劉備斯所以為袁術耶

魏書

魏書稱劉表病篤託國於備顧謂曰我兒不才而諸將並零落我死之後卿便攝荊州備曰諸子自賢君其愛病或勸備宜從表言備曰此人待我厚今從其言人必以我為薄所不忍也裴松之謂表夫妻素愛琮捨適立庶情既久定無緣臨終舉荊州以授備此亦不然之言今攷孔衍漢魏春秋劉琮

金鬪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既約降曹操或勸備劫將琮及荊州吏士徑南到江陵備答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為按備曰託孤不曰託國則魏書之舛已明矣初先主歸徐州牧陶謙謙納之及謙病篤謂別駕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死竺率州人迎先主下邳陳登北海相孔融咸勸之先主遂領徐州謙之遇先主不劣於表也謙死謙有子商應二人而備遂領徐州以謙託也備無嫌於有徐州而迺獨以有荊州為薄乎

義知

三國蜀志。先主領平原相。郡民劉平素輕先主。臣為之下。使客刺之。先主不知。而待客甚厚。客不忍刺。語之而去。其得人心如此。北史後魏司馬楚之方劉裕誅夷司馬氏。楚之逃匿得免。及宋受禪。楚之規欲報復。收眾據長社。歸之者常萬餘人。宋武憚之。遣刺客沐謙。圖害楚之。楚之待謙甚厚。謙夜詐疾。知楚之必來。欲因殺之。楚之知謙病。果自齋湯藥。往省之。謙感其意。出匕首於席下。以狀告之。遂留事之。其推誠待物。得士心。皆此類也。按先主司馬楚之。皆以待人不疑。消釋不肖之心。因自免於倉卒暮夜之中。故史稱先主得人心。楚之得士心。以予觀之。乃不惟然。漢四百年。晉百年。有天下。而賊臣者。一日篡之。非天下心。先主漢景帝子中山靖王勝之後。楚之晉宣帝弟太常胤之後。方將以一田一旅。有祀祖配天之志。天下人心之所後也。蓋名義所在。其服人固已遠矣。豈特一朝一夕之故耶。然二客亦可謂義俠也。予因攷春秋。晉靈公患趙宣子之驟諫也。使鉏麇賊之。晨往寢門關矣。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三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四

威服將朝。尚早。坐而假寐。麇退。嘆而言曰。不忠。敬民之主也。賊民之主不忠。棄君之命不信。有一於此。不如死也。觸槐而死。漢梁王怨袁盎。刺者至關中。問盎稱之。皆不容口。迺見盎曰。臣受梁王金。刺君。君長者。不忍刺君。然後刺者十餘曹。備之。杜林拘於隗囂。而不屈節。弟成物故。囂聽林持喪歸。既遣而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坻。遮殺之。賢見林身推鹿車。載致弟喪。廼嘆曰。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因亡去。崔琦以激刺梁冀。冀怒。遣琦歸。令刺客陰求殺之。客見琦耕於陌上。懷書一卷。息輒偃而誅之。客哀其志。以實告琦曰。將軍令吾要子。今見君賢者。情懷忍忍。可亟自逃。吾亦於此亡矣。琦得脫走蔡邕。以中常侍程璜怨得罪。與家屬鉗髡徙朔方。程璜女夫楊球。使客追路殺邕。客感其義。皆莫為用。唐太子承乾。以干志寧強諫。大怒。遣張師政往刺之。見志寧。惘然在苦塊中。不忍殺。乃去。五代葛從簡為忠武節度使。聞許州富人。有玉帶。欲取之。而不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夜卒

踰垣隱木間。見其夫婦相待如賓。一卒嘆曰。吾公欲欲其寶。而害斯人。吾必不免。因躍出而告之。使速以帶獻。遂踰垣而去。宋張浚之討苗劉也。師次于秀州。嘗夜坐警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因如何。客曰。僕粗讀書。知順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蓋鈕麂之不賊趙宣子。感於君臣者也。楊賢之不殺杜林。感於兄弟者也。張師政之不忍殺于志寧。感於父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五

拜官

考史

殆兩

子者也。隱垣之卒。以情告富人。感於夫婦者也。梁王之客。不殺爰益。梁冀之客。不殺崔琦。程楊之客。不殺蔡邕。苗劉之客。不殺張浚。感於忠邪順逆之際者也。由此觀之。盜亦有道。豈不信哉。拜官考史傳殆兩義。一授而拜之。一拜而受之。三國蜀志。先主爲漢中王。遣費詩拜關羽爲前將軍。羽聞黃忠爲後將軍。怒不肯受拜。用費詩言。大感悟。遽卽受拜。此爲授者拜也。宋書殷景仁丁母憂。葬竟起爲領軍將軍。固辭。上使綱紀代拜。景仁臥疾

五年。及收劉湛。上夜出華林園延賢堂。召景仁。猶稱脚疾。小床輿以就坐。誅討處分。一以委之。使爲楊州刺史。僕射領吏部如故。遣使者授印綬。主簿代拜。卽受者拜也。豈羽爲將軍。事亞登壇。禮隆推轂。拜而授之。特異常典乎。宋之領軍。雖襲將軍之號。然制沿中壘。職掌內軍。有營衛之責。非征戰之寄矣。

孔明

孔明之治蜀。事無巨細。咸決焉。至躬校簿書。流汗終日。夙興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之。後費禕繼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六

常以朝晡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然事亦不廢。夫以材則優劣之分。懸以時則盛衰之勢異。然勞逸不同。而皆以之治。何哉。孔明當其規。而文偉之佚。曹參之守也。雖然。孔明之治蜀也。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畜積饒。朝會不譁。市無醉人。其帥師也。所至營壘井甯。藩籬障塞。下至園澗。皆應繩墨。一月之行而去之。如始至勤之。以焉。禕卒以歡飲沉醉。遇害於降人。蓋其曠達不

疑濶防檢而咎細微。所謂禍成於此。而此見於彼矣。

蜀志

費禕遠大將軍。錄尚書事。時魏曹爽寇蜀。卒十餘萬。次于興執。蜀假費禕節。率眾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禕許別。求共圍基。於時羽檄交馳。人馬

授甲。嚴駕已訖。禕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晉書符堅率眾百萬寇晉。次于淮淝。京師震恐。加

安征討大都督。禦之。安夷然無懼色。旋命駕出山。聖親朋畢集。方與玄圍棋。賭別墅。遂游陟。至夜乃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七

還。二事正相類。禕與安皆輔弱主。制危國。而當橫敵。苟見其弱。人心搖矣。故示之暇。以內鎮物情。外倡士氣。此其略也。

陳壽傳。壽父為馬謖將軍。謖為諸葛亮所誅。壽父亦

坐被髡。故壽為亮立傳。言亮將略非所長。無應敵

之材。而比史後魏毛修之為崔浩言。昔在蜀中。聞

長老言。壽曾為諸葛亮門下書佐。得捷百下。故其

論武侯云。應變非其所長。兩書不同。考孫盛異同

非所

壽傳

避難 陶瑯 為陶 讓所 殺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記云。晉永和三年。蜀史常璩說蜀父老云。陳壽為諸葛瞻吏。為瞻所辱。故因此事歸惡黃皓。而云瞻不能匡矯。晉書亦云。諸葛瞻亦輕壽。由此觀之。壽特逮事瞻。未嘗為亮門下。而提壽者瞻耳。壽之詆亮。蓋自以父怨故。修之所傳論也。然大都蜀漢亡。壽入於晉。為之執筆。則紀蜀之君臣。自宜無完美詞。是亦不待父髡然矣。宋武事多鄙濇。符生性極凶暴。豆信史耶。

晉高避難瑯琊。為陶謙別將所殺。操得而仇之者。謙

也。夫雖有褊心。不伎飄瓦。復仇者不折鎔干。而操乃飄然釋憾於徐土。睢陵夏丘之民。至於坑殺男

女數十萬。何為乎。蓋虎豹終日而不殺。則跳踉大

叫。以發其怒。蝮蛇終日而不螫。則齧噬草木。以致

其毒。若操者。亦虎豹蝮蛇而已矣。

古文苑載漢高祖手勅太子云。吾遭亂世。當秦禁學

問。生不讀書。又自不喜。謂讀書無所益。踐祚以來。

時方出書。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

是。高帝能責躬。翼子乃爾。彼大英雄人。披抉胸懷。

以教其子。豈復有所隱飾哉。曹操征孫權留子
守鄴。戒之曰。吾昔為頓丘令。時方二十二。思此時
所為。無悔於今。汝今亦年二十三矣。可不勉與。瞞
平生欺天罔人。亡所不至。至是年六十矣。尚不知
愧悔。乃復誕其子。真可笑也。

曹操使阮瑀作書與孫權。至言赤壁之後。遭雜疫氣
燒。舡自選。以避惡地。非周瑜水軍所能抑挫也。江
陵之守。物盡。殺殫。無所復據。徙民還師。又非瑜之
所能敗也。善戰者不諱敗。老瞞諱敗。乃至飾彊辭。

於事主之前。偷鍾者掩耳可笑。

陳孔璋為袁紹檄曹操云。操又置祭丘中。即將摸金
校尉。所至。噍突。無骸不露。果然。則操一椎埋賊也。
然操別傳。操引兵入峴。祭梁孝王塚。破棺收金寶
數萬。天子聞之。泣。則琳言蓋不虛。操死。葬鄴。為疑
塚若山。於魏郡之講武城外。漳河上。纍纍相望。凡
七十二處。夫操自扣人多矣。能惜弗懲乎。
何晏母曹諝。納為小妻。故晏幼處宮中。七歲。明慧。若
神。操竒愛之。欲以為子。晏乃畫地令方。自處其中。

人問其故。答曰。何氏之廬也。操知之。即遣還。出
以家。知有何氏。不知有曹氏。故操不得而子。終得
遣還。以國則知有曹氏。不復知有司馬氏。故師昭
不得而臣。終當見殺。晏忠孝人也。忠不忘公。孝不
忘本。矣。世說載其潔白。魏帝疑其傅粉。夏月。以湯
餅試之。拂拭愈白。知其非傅粉。而魏略乃譏其粉
白不去手。此魏略用司馬家誣說耳。豈信史乎。亦
猶梁冀之於李固。冀怨李固。使人飛章誣固曰。大
行在殯。路人掩涕。而固獨胡粉飾貌。搔頭弄姿。吁

既日。誣何所不至也。世嘗言晉世浮競之俗。長自
何晏。予觀傅咸疏云。正始中。任何晏。以選舉。內外
之衆。職各得其才。粲然之美。於斯可觀。按晏任選
舉如此。蓋用世材矣。安在其浮競耶。然非傅公公
忠。不能當司馬家時。為此言也。

魏鍾會善效人書。其傾軋艾也。於劍閣要艾。章奏白
事。皆易其言。令辭曰。悖慢。多自矜伐。又毀晉公昭
報書。于作以疑之。朱夏。疎怨石介之斥已也。因介
嘗奏記於富弼。責以行伊周之事。弼乃先遣女奴。

吳

陰習介壽卒改伊周為伊霍又作介為彌撰廢立詔草介以得罪小人之害君子其術不一端而可畏有如此

悼不

篡逆大罪也阿黨極惡也奸諛之徒為之至有容易

早勤

一死者可哀也已桓階初勸魏王正位夏侯惇以

之哀

為宜先平定二方然後遵舜禹之軌及操卒惇追

及

刑言發病死梁武九錫之出范雲欲預盛禮已

見肅

病兩月召醫診視欲得速愈醫曰若緩之一月

像

乃復欲速汗之即時愈恐二年不救雲曰朝聞夕

金壽于中篇 卷之二十五 十一

死而況二年乎汗之果即起後二年果死惇死以

恨不能早勸曹操之篡而雲死以願及見蕭衍之

篡也人死亦大矣死於疾病猶可而獨以此死其

心乎

曹丕既篡漢曹植為發服悲哭植不母弟也忠存漢

室遠矣制於父兄狂以自廢庶幾有仲雍之志耶

程篁墩東阿王詩曰我愛東阿王翩翩貴公子雖

讀萬卷書日日弄文史已乖弟兄好更遂君臣理

盜漢者何人胡不相諫止所以大道行重義不重

有仲 庶幾 植

悼不 早勤 之哀 及 見肅 像

司馬懿稱疾不與政事

死。淒涼甚箕咏掩卷吾不齒當年何國地寂寞小山址諒無朱昱心千載有餘耻著論誠嚴然頗詎東阿東阿尚媿美泰伯何全昱也

魏正始九年帝稱疾不與政事曹爽何晏謂帝疾篤

與黃門張當謀圖之帝亦潛為之備會河南尹李

勝將詣荊州來候帝帝詐疾篤使兩婢侍持衣衣

落指口言渴婢進粥帝不持杯飲粥皆流出露胸

勝曰衆情皆謂明公舊風發動何意尊體乃爾帝

便聲氣纒屬說年老枕疾死在旦夕君當屈并州

并州近胡善為之備恐不復相見以子師昭兄弟

為託勝曰當還忝本州非并州帝迺錯亂其辭曰

君方到并州勝復曰當忝荊州帝曰年老意荒不

解君言今還為本州盛德壯烈好建功業勝退告

爽曰司馬公尸居餘氣形神已離不足慮矣他日

又言曰太傅不可復濟令人愴然故爽不復設備

按此一司馬懿既先以瘋痺請魏武再二則不中

嘗試於曹爽而輒隨其伏中然則非懿知得也蓋

爽輩愚失也

爽輩愚失也

金壽于中篇 卷之二十五 十一

王祥 遺命 諸其 所關

魏志司馬朗年九歲有人道其父字者朗曰慢人親者不敬其親者也客謝之常林年七歲有父嘗造門問林伯先在否汝何不拜林曰雖當下拜臨子字父何拜之有於是咸共嘉之字人父於其子固不可耶顏之推云古者名以正體字以表德名終則諱之字乃可以為孫氏孔子弟子記事者皆稱仲尼呂后微時嘗字高祖為季至漢袁種字其叔父曰絲王丹與侯霸子語字霸為君房江南迄今不諱字也河北士人全不辨之尚書王元景兄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三

皆號名人其父名雲字羅漢一皆諱之其餘不足性也是則以字若不當諱者魏鶴山先生云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子弟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觀鶴山此說又以稱字為至重非特不當諱之而已夫子且可以字其父况稱人父字於其子耶然則二子之所執蓋過也後世自別號行乃深以字為

至輕士大夫間不復知有字至於諱字若爾汝就遇倫儕輒舉號呼况尊行已者乎今也倡優儂隸博徒販客皆軒然以道號相命則流弊之極不知如何也

王祥 不忠 無耻

魏之太尉爵為侯晉之太保爵為公崩角以君奉其警覩面以賈販其主事君不忠如此孰懿其孝哉君子曰王祥臨終遺命訓其子孫以信德孝悌讓五者為立身之本不言忠豈諱其所關與馮道已更事四姓及契丹終其身富且貴因自號長樂老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十四

人著書備陳累代所得階勳官爵以為榮且自言孝於家忠於國其亡廉耻至此

阮嗣宗 受九 錫一 廢深 可母 作

阮嗣宗勸晉王進相國受九錫一廢深可母作禁人之升堂則盡拒諸門矧掖而登諸階步兵失矣然其言僂僂諸所比倫止以伊尹周公自尚之事末又言大魏之德光於唐虞明公盛勳超於桓文而勸以臨滄洲謝文伯登箕山揖許由固不必勤勤於小讓則其意指所亟亦不可以不察始予讀李密陳情表妄意謂密奉祖母又故嘗事蜀

不肯奪其志。蓋忠孝之道。以焉。獨嘆其少事偽朝。為孫言之過。乃讀晉史。孝友傳。廼知密不久即仕。晉嘗以才能望內轉。而不得。失分懷怨。拜漢中太守。賜錢東堂。奉詔賦詩。末章有官無中人。不如歸田之句。或帝念之。免官卒於家。然則密之悵忿躁。疑近如此。

昔李密故漢人。陸機吳人也。密辭太子洗馬。陳情表云。臣少事偽朝。歷職即署。而機謝平原內史表云。臣本吳人。出自敵國。一詔吳於敵國。一認漢於偽朝。雖二人之仕仇同。而士衡於其故國。猶區區為有禮焉耳。

金罇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十五

羊祜杜預同朝氣合。決策平吳。寔相後先。而祜身不

披甲。固不施衛。預身不跨鞍。射不穿札。舉克成功。廼知決機悍。悵折衝。豈同自有人哉。彼棄瓢。豈策者終豈兼資也。

羊祜杜預皆有事於峴山。而預尤好。為後世名。嘗謂高岸為谷。深谷為陵。故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峴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以為後世必有存其

人之

唐彬

一者。而今碑與預俱亡矣。羊祜游憩風景。甚得酒之間。豈不深哀夫賢勝之湮廢哉。而後世祠而碑之。令聞令望。遂與此山俱傳。至今言峴首者。必曰祜。預不得割而有焉。此亡它。祜以其德。而預以其功。而盛德之所遺遠矣。

晉書稱唐彬有經國大度。而不拘行檢。然嘗自敘於文帝座中曰。修業陋巷。觀古人之遺跡。言滿天下。無口。過行滿天下。無怨惡。雖未明其遠然。觀一時英彥。未有以挫之。帝且顧四坐曰。各不虛行也。蓋許之矣。則其素行。固在人也哉。始朝議以益州東接吳寇。監軍位缺。欲用楊宗及彬。武帝以問散騎常侍文立。立對彬多材欲。而宗好酒。使立之言信。則彬行檢可知。而帝竟用彬。然異時伐吳之舉。眾方揚帆。而彬策其將降。屬疾淹留。以示不競。夫大者爭功。小者爭財也。而彬澹然於功名之際。多財欲者如是乎。

金罇子中篇

卷之三十五

十六

首王濟家。武帝嘗幸之。因設燕。蒸豚甚肥美。帝問之曰。用人乳汁飲之。帝變色而起。唐侯君集家得二

方有

者

姬顏色殊異。問之乃不火食。止食人乳耳。人之驕奢。乃有至於是者。晉符朗之逃奔江南也。每與朝士燕。不用唾壺。使兩小兒跪而張口。承唾。含出。宋謝景仁性矜嚴。自滌居宇淨麗。每唾轉唾。左右人衣事畢。即聽一月。澣濯。故每欲唾。左右爭來受焉。人之豪貴。廼有至於是者。

三國何夔其履正。而史稱其於節儉之世。最爲豪快。夔子曾又繼之以華侈。至於不食大官所設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筋處。曾子劭又有父風。一日之供

廼以錢二萬爲限。大官御膳。無以加之。所謂作法於奢者。則夔不爲亡罪矣。自劭兄遵亦皆相競奢。怵而遵子綏機羨劭子岐。益以矜傲。好陵駕人物。於是鄉閭疾之如讐。永嘉之難。何氏滅焉。蓋驕與奢相因。而必至之禍。有不俟數世而後見者。爲人祖父所以貽厥子孫。可不深長思哉。

晉何曾日食萬錢。猶云無下箸處。而曾子劭有父風。一日之供。以錢二萬爲限。又倍於廼父矣。任愷一食萬錢。猶云無可下箸處。隋蕭道達公窮治饌。羞

何夔履正

何曾佳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十七

財聖之七

每食厨所棄。猶不減萬錢。度日費。又如何。吁。愈後愈靡矣。後山談叢。宋仁宗每私宴。閣中分獻熟食。是歲秋初。蛤蜊初至。都或以爲獻。仁宗問曰。安得已有此。其價幾何。對曰。每枚千錢。一獻凡二十八枚。上不樂曰。每常戒爾輩勿爲侈靡。今下一箸。輒費二十八千。吾不堪也。遂不食。以天子且惜二十

八千之費。而不食。平如曾輩何哉。晉史謂祖約性好財。阮孚性好屐。同是累素而未判其得失。有詣約。見正料財物。客至屏當不盡餘。兩小籠以著背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自蠟屐。因自嘆曰。未知一生當着幾量屐。神色甚開暢。於是勝負始分。此語皆當世清談中語。好財好屐。即累中之得失已判。何待更試於閒忙間耶。朱子云。財猶賊也。近則汚人。豪傑之士。耻言之。余以爲晉崔洪手不持珠玉。而迄全雅操。桓玄手不離珠玉。而大著兇節。豈非近之爲汚耶。然王衍之口不言錢。王敦之口不言色。卒無改爲王衍王敦而酌食泉者。亦何害爲。吳隱之是亦存乎人焉耳。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十八

晉世賄賂滋彰。肅令袁毅尤為貪濁。賂遺公卿。山濤為吏部尚書。而餉濤者絲百斤也。王戎為侍中。南

郡太守劉肇賂戎以筒中細布五十端。然已為司隸所糾。今賸此二賂。走權門之奴隸。其不抵而笑乎。

晉華表有賜客在甬。使其子興。因縣令袁毅錄名。三客各代以奴。及毅以貨賂致罪。獄辭迷繆。不復顯

以奴代客。直言送三奴。與興而興妻父盧毓。毅亦盧氏壻。又中書監荀勗。先為中子求興女。興不許。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十九

為恨。因密啟帝。免興官。削爵土。元元明善在江西時。行省叅政朱瑄。以明善有馬駿而瘠。假為從騎。久益壯。瑄愛之。致米三十斛。酬其直。後瑄敗。浙江行省籍其家。得金穀之簿。書米三十斛。送元復。初不言以贖馬。且元善坐免。免官削土。亦仕宦得失常事耳。然自此兩人。徒負不潔聲於天下。亦可鄙也。古人守其清。必以慎。其遠小人也。雖不惡而嚴有旨哉。有旨哉。

人不容易拜人。亦不容易受人拜。惟父友則拜之。

言人不容易受人拜。亦不容易受人拜。

為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事父友而不拜。與為人父友。而不受其子弟之拜。皆薄也。晉荀勗諸子。謂饒系曰。與卿為友。應向我公拜。勗又曰。我與尊先君親厚。系曰。不奉遺教。若先君相厚。往日哀頓。當垂書問。親厚之論。非所敢聞。遂不拜。庾異行。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諸兄友之。皆拜其母。異行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何以不拜吾親。異行曰。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於人之子。其義至重。余敢輕之乎。遂不拜。此皆不容易拜人父母也。後漢侯司徒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二十

欲與王仲回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昱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為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冊未之許也。此不容易受人家子弟之拜也。馬伏波嘗有疾。梁松來候之。獨拜床下。伏波不答。松去。諸子問梁伯孫帝壻。貴重。大人奈何。獨不為禮。伏波曰。我乃松父友也。雖貴。何得失其序乎。晉虞駿與桓彝俱為吏部郎。情好甚篤。彝遣溫拜駿。駿使子谷拜彝。此所謂父友則拜之。為人父友。則受其子弟之拜也。唐柳公

綽甚知張尚書正甫。公綽子仲到嘗遇張於途去。蓋下馬而拜。張止之不獲。他日張公言於公綽曰。壽即相逢其謙太過。公綽作色不應。久之張去。公綽謂客曰。張正甫與公綽往還。欲使兒於街中騎馬衝公綽。此人亦不足與語。張聞之而謝過。此事父友而不拜。與爲人父友而不肯受其子弟之拜者。皆薄也。晉荀松與王濟何劭爲拜親之友。

晉張華爲司空。中台星拆。兩星不相比。華少子勸

華遜位。華不從曰。天道幽遠。不如靜以待之。北周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主

晉公護。顯政問稍伯大夫庾季才曰。比日天道如

何。季才對曰。荷恩深厚。敢不盡言。頃上台有變。公

宜歸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享期。願之壽。受日與

之美。子孫常爲藩屏。不然非復所知。護沉吟久之。

曰。吾本志如此。但辭未獲免耳。卿旣爲王官。可依

朝列。無煩別參寡人也。按天文志。三台星。上台司

命太尉。中台司中司徒。下台司祿司空。華處昏亂

之朝。護則驕擅已極。兩人不信天道。獨不徵人事

耶。至於抵愛于之請。拒直士之諫。旋就刑誅。殉以

兩人不信天道 敬不事人

惜哉 倫非其人

家族。宇文護無責矣。華之識達而不免。不亦可惜也耶。

晉元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廢皇太后楊氏爲庶人。

徙于金墉城。二年。賈后弑皇太后于金墉城。九年。

廢皇太子適爲庶人。永康元年三月。賈后矯詔害

庶人適于許昌。四月。梁王彤。趙王倫。矯詔廢賈后。

爲庶人。未幾復矯詔害賈庶人。永寧元年正月。趙

王倫篡帝位。遷帝于金墉城。論曰。賈氏弑姑殺子。

且沒乎未有已焉。彤與倫之殺之也。奉天討矣。謂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主

之矯詔何居。夫惠之不君。置而伐之。苟志安宗社。

惡篡之有。惜哉。倫非其人也。

守道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主

晉華廙。華表子。歆孫。中書監荀勗。先爲中子求廙女。

廙不許。因之別爵。後復封。因進爵爲公。時河南尹

韓壽。託賈后求以女配廙孫陶。廙復不許。后深以

爲恨。故遂不登台司。廙雖不登台司。守道如此。蓋

乃祖矣。

晉賈克。宋秦檜皆無子。然克妻欲後其甥。而廼殺其

子於乳母之懷。檜妻欲後其姪。而故出其子於

賈克 秦檜 無子

妾之腹已以姦臣妬人國亦以妬妻自滅其家天道哉槍事見齊東野語十一卷朱子語類亦云

晉元帝方任刑法以韓子賜皇太子庾亮侍讀東宮諫以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天子甚納焉昔諸葛孔明輔蜀嘗手寫申韓管子六韜送太子而元規能諫其上勿以韓子賜皇太子夫此一事也將取節焉雖謂賢於孔明不亦可乎

元經薛氏傳晉元帝為瑯琊王蕩陰之敗懼禍將出奔而月明無由去有頃雲霧晦暝因潛得出成都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

二十三

王頴先令詣關無出貴人帝至河陽為津吏所止從者宋興鞭帝馬曰官禁貴人汝亦被拘耶遂聽帝過晉書王華厥之子從王恭起兵敗走時華年十三軍中與厥相失隨沙門釋曇水逃使提衣襪從后津邏咸疑焉華行遲曇水罵曰奴子怠懈行不及我以杖箠華數十衆乃不疑南宋袁昂顛之子顛敗歲於沙門沙門將以出關關吏疑非常人沙門杖而罵之遂免北史周太祖擊齊師於苦山太祖臨陣擊馬李穆突圍而進以馬策擊太祖而

罵之授以從騎賊見其輕侮謂太祖非貴人遂緩之以故得免四事相類此東波所謂事有倒行而逆施之者也春秋時楚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筆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蓋古人權以應變類如此

術家應乃若此

晉元帝以丁丑歲稱晉王置宗廟使郭璞筮云享二百年然自丁丑至禪宋為庚申實一百四年丁丑係西晉庚申入南宋所餘惟一百有二年耳璞蓋以百二之期促故婉而倒之為二百也南宋武帝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二十四

於嵩高山得玉璧三十二枚神人云此是宋卜世之數三十二者三十三也宋自受命至禪齊凡六十年然則其應乃若此

郭景純知數不知理

郭景純知數而不知理也故憂其受之促而極欲以戕其生豈所謂殒壽不貳修身以俟之者耶病其位之卑而著詞以申其志豈所謂樂天知命不憂者耶又曰璞自知所受有限用之恒恐不得盡故嗜酒好色過度于寶常誠之而不能更也然璞可謂立乎巖墻之下者矣非吾儒所謂知命也以其

謂立乎巖墻之下者矣非吾儒所謂知命也以其

四

言頗近達。似亦能類心於禍福之際者。至廼裸身被髮。銜刀設齋。遑遑於溷園之間。斯又何哉。史稱璞洞五行天文卜筮之術。禳災轉禍。通致無方。夫以璞之術。能活居停既死之馬。而不能自延其日中。將盡之命。以斯知術也。固焉能如命何。

術者之說。何啻百家。各以一夫擅司命之權。盜天地以鬻諸人。斯欺人惑世之大矣。京房郭璞不良死。而況其徒乎。夫禍不自免。何以福人。

晉徐藻妻陳氏太丘女。與妹劉氏書云。因見備方所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五。作先君誄。極陳先君奉親事君。行已養民。立德立功。示之軌儀。云。而又云。老莊者絕聖棄知。渾齊萬物。等貴賤。忘哀樂。非經典所貴。名教所取。何必輒引以為喻。益以備方之論。未學也。晉世尚玄虛。方波流茅靡中。而簪理中。有此淵識。稱是太丘女矣。

晉劉遐朱序兩人同傳。而遐妻羊卽續女。驍果有父風。遐嘗為石季龍所圍。妻單將數騎。拔遐出於萬衆之中。及遐假節。令淮陰卒。遐妹夫田防等欲為

劉遐 妻朱 序母 皆將 村

陳氏 稱太 丘女

術者 之說 何啻 百家

亂。遐妻止之不從。乃密起火燒甲杖。都盡。朱序領襄陽。苻丕攻之。序母韓自登城。履行陣。謂西北角當先受救。遂領百餘婢。拜城中女丁。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固守新城。丕遂引退。襄陽人謂此城為夫人城。遐妻序母。蓋將材也。

郭攸與其妻。逃石勒之難。嘗擔荷其子。與其弟之子也。已而度難之。棄其子。君子曰。其志可哀也。蓋存者可胤也。弟亡矣。不再子也。雖然。棄其子可也。棄其子。子輒號而及之。寘之木。加徽纆焉。使必無以為生。何哉。

王敦慕曹操。至詠其樂府歌。以如意打唾壺為節。壺邊盡缺。桓溫慕王敦。嘗行經王敦墓。望之曰。可人可人。兇逆以氣類相慕。尚如此。

孫太孫恩死。海濱人猶傳為仙。安祿山安慶緒史思明死。河朔人皆稱為聖。莊周云。跣躄暴戾。其徒誦誼。窮斯民之直道。安在耶。晉王敦反。疾已危。明帝詔勅中外。敢有不呼王敦姓名。而稱王大將軍。

死而 震怒 相慕 氣類 兇逆

存姪 存姪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五

二十六

者以軍法從事。世說新語。南宋人作每稱王敦猶必曰王大將軍。何王敦死。而威靈震於隔代如此也。

下將 國敵 謀知 事道 相值

晉陶侃遷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商舡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唐調露元年。突厥阿思德溫傳反。詔裴行儉討之。行儉詐為糧車三百乘。車伏壯士五輩。齎刀頸弩以羸兵挽進。又伏精兵踵其後。虜果掠車。羸兵走險。賊驅就水草。解鞍收馬。方取糧車中。而壯士突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五

十七

出。伏兵至。殺賊幾盡。自是糧車無敢近者。宋祥符元年。王德用為邢洛磁相。巡檢提舉。捉賊男子張鴻。霸聚黨界中。為盜朝廷。以名捕。久之不得。公以德車載壯士。偽服為婦人。以誘之於野。於是鴻霸與其黨三十二人。皆得良將師心匠意。因敵設智。事適相值。而皆成功如此。

鳴鼓 鳴用 皆誤 而成 改絕

晉桓溫伐蜀。師次窄橋。李勢悉眾出戰。龍護戰歿。眾懼。溫遽下令退師。而鼓吏誤鳴鼓。師遂進擊。大破之。宋柳元景討元兇劭。元景水陸受敵。劭兵執垂

半渡 而擊 此兵 案

金鑿子中篇

卷之十五

十五

克。而魯秀誤擊退鼓。邵眾遽止。元景延開壘鼓。謀以乘之。邵眾大潰。隋王辨與王世克討李密。阻洛水相持經年。辨率諸將攻敗密。因薄其營。戰破外柵。密諸營已有潰者。乘勝將入城。世克不知。恐將士勞倦。於是鳴角收兵。翻為密徒所乘。大潰不可救止。辨涉洛水。竟溺死。事固有幸而成。不幸而敗者。或鳴鼓。或鳴角。皆誤也。而成敗絕。豈非天耶。秦符融遣張蚝敗謝石於淝南。晉謝玄謝琰勒卒數萬。陣以待之。蚝乃退列陣逼淝水。晉師不得渡。遣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列陣逼水。非欲戰者也。若小退師。令將士周茂。僕與君公。緩轡而觀之。不亦美乎。融於是麾陣少却。欲因其濟水。以鉄騎覆而取之。軍退遂不可復止。融馳騎略陣。馬倒被殺。軍遂大敗。周尉遲迥之起義。相州也。魏安公惇率眾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州。隋常孝寬等諸軍隔水相持不進。隋文帝又遣高穎馳驛督戰。惇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惇遂大敗。隋李密馳向洛

亦家

口。王世克夜圍偃師。密欲待世克兵半渡洛水而後擊之。密候騎不時覺此將出戰。世克軍已悉濟。密引騎而遁。天侯軍半濟而擊之。此兵筭也。司馬子魚以教宋襄。漢以擊破大司馬曹昂於汜水矣。然陽平既敗於前。而惇與密。又接踵於後者。紀律不嚴。部分不明。號令不信。將威奪而士聽搖也。彼師既迄濟。則背水無反走心。勝地在敵矣。

晉史謝敷傳。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

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得死。北

史魏孝武帝西渡河入長安。是歲二月。災惑入南

斗。眾星北流。羣鼠浮河向鄴。梁武跌而下殿。以禳

星變。及開帝之西。慙曰。虜亦應天平。人謂梁武帝

之慚。亦定是求走不得走也。然予觀晉時符堅稱

帝于秦。堅毋苟氏甚愛少子融。融為冀州牧。代王

猛將發。苟氏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

知。堅寢于殿前。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

后妃星失明。左右闔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

之慚。亦定是求走不得走也。然予觀晉時符堅稱帝于秦。堅毋苟氏甚愛少子融。融為冀州牧。代王猛將發。苟氏三至灞上。其夕又竊如融所。內外莫知。堅寢于殿前。太史令魏延上言。天市南門屏內。后妃星失明。左右闔寺不見。后妃移動之象。堅推

太子

問知之。驚曰。天道與人。何其不遠。當是時。晉為正統。故在。而應移於秦。由此觀之。非特虜主。雖其妖淫老嫗。一出入細故。亦冥關玄象。殆不可曉。

何燕泉謂昭明太子統作陶淵明傳云。淵明為彭澤

令。不以家累自隨而繼之云。公田悉令種秫。妻子

固請種秔。是時淵明家累既不自隨。胡為乎有妻

子種秔之請。予謂此固不足為異。先生家潯陽。官

彭澤。相去百里。蓋手信之往來。有足以代面請者。

最有一節。語不酬副。傳稱淵明居無僕妾。井曰自

任。而先生五子。乃皆異出。與子侯等疏。有爾等雖

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語。先生婦翟耕。饒至

於偕老。胡所出異母哉。先生詩云。弱冠逢世阻。始

室喪其偏。則先生年二十。固已悼亡妾。不知其得

妾。又自何年而早失之。妾理無蕃胤。異母之子。復

是幾母。國風好色而不淫。大雅君子。正復不必以

煩禮小嫌。曲自拘束。而貪賢之言。往往浮實。存而

不論可耳。

男女雖均所生。而男重女輕。世俗比皆然。雖賢者不免

男女雖均所生。而男重女輕。世俗比皆然。雖賢者不免

如陶靖節詩和郭主簿云春林作美酒酒熟吾自
斟弱子戲我側學語未成音此事真復樂聊用忘
華簪和劉柴桑云谷風轉淒薄春醪解饑飢弱女
雖非男慰情良勝無弱子之樂至於忘華簪弱女
可以慰情僅勝於無之而已此其辭抑揚輕重雖
出於一時吟弄之餘亦可以見其情之所鍾也

粵子中篇卷之二十五

卷之二十五

三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六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劉穆之愧

劉穆之傳但稱穆之病卒而王弘傳廼言已平雒陽
未遣九錫弘衍使還京師風旨朝廷時穆之掌留
任而吉反從北來穆之愧懼發病遂卒竟不知穆
之愧懼為何事愧無乃為夏侯惇懼無迺為荀文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六

若咸無取焉耳

宋世祖賜謝莊寶劍

宋世祖賜謝莊寶劍莊以與豫州刺史魯爽送別爽
後反叛世祖因宴集問劍所在答曰昔以與魯爽
別竊為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當時以為知言然
莊亦巧言時中幸而免矣漢衛綰嘗病景帝賜之
劍綰曰先帝賜臣劍凡六不敢奉詔上曰劍常盛
所易施獨至今乎綰曰具在上使取六劍劍常盛
未嘗服也當時以綰為忠實蓋敬君之賜當如是
宋張禱為晉瑯琊王國郎中令從王至洛還京都武

代其死

帝封藥酒一罍付禘使密加醜毒受命於道自飲而卒唐賈直言代宗時父道冲坐事賜鴆將死直言給其父曰當謝四方神祇使者少息輒取鴆代飲迷而踣明日毒潰足而出久乃蘇帝聞而憐之詔減父死俱流嶺南兩人代其君父死忠孝竭矣賈偶不死非其志也

善此足屬薄俗

南宋孫棘大明五年發三五丁弟陸應克行坐違期不至當死棘詣郡辭列棘為家長令弟不行罪應百死乞以身代陸陸又辭列自引太守張岱疑其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二

不實以棘陸各置一處報云聽其相代顏色竝悅甘心赴死棘妻許又寄語屬棘君當門戶豈可委罪小郎且大家臨亡以小郎屬君竟未妻娶家道不立君已有二兒死復何恨岱依事表上孝武詔特原罪州加辟命賜帛二十疋按兄弟爭相為死難兄嫂又能以死從史其夫尤難書此足厲薄俗宋檀祇為廣陵相義熙十年司馬國璠兄弟亡命自北徐州界潛得過淮因天陰暗夜幸百許人緣廣陵城入呼喚直上廳事祇曰賊乘暗得入欲掩我

四君 念卒 奇

不備但打五鼓懼之以為曉必走走矣賊聞鼓鳴廼奔散追殺百餘人唐太宗永泰三年詔回鎮北庭兵徙涇州眾皆怨刀斧兵馬使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日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知邠州留後乃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卒擒之十四年王栩為河中少尹知府事部將凌正暴橫栩抑之正與其徒謀乘夜作亂栩知之故縮漏水數刻以差其期賊驚潰走擒正誅之軍府適安金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三

僕散忠義為博州防禦使在郡一夕陰晦囚徒謀反獄倉卒間將校皆惶駭失措忠義從容但使守更吏搥鼓鳴角囚徒以為天且曉不敢出自就桎梏宋馮瓚知梓州時劍外初平卒有亡命者散匿為盜無何蜀軍校上官進率亡命三千餘人掠民數萬夜攻州城瓚曰賊乘夜奄至此烏合之眾以箠挺相擊必無固志正可持重以鎮之且自潰矣城中止有雲騎兵三百令分守城門瓚坐城樓密令促其更籌未夜分擊五鼓賊悉遁去因縱兵追

之擒上官進斬于市。此數事者。倉卒遇夜。更變出奇。事定而迄不擾。易夫之九二暮夜有戎勿恤。蓋四君以之。

兩公風格嚴要

宋中書舍人弘興宗。為文帝愛遇。帝謂曰。卿欲作士人。得就王球坐。乃當判耳。若往詣球。可稱旨就席。及至。球舉扇曰。君不得爾。弘還。依事啟聞。帝曰。我便無如此何。齊中書舍人紀僧真。幸於武帝。稍歷軍校。容表有士風。謂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邀奉聖時。階榮至此。為見昏得荀昭光女。即時無

金鼎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四

復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帝曰。由江敦謝瀟。我不得措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敦。登榻坐定。敦便命左右曰。移吾床讓客。僧真喪氣而退告帝。帝曰。士大夫固非天子所命。兩公風格嚴挺。不以士大夫借天子要人。可謂鯁正。而時天子之能容兩要人之慕為士大夫。其風致亦皆可尚也。

江左

宋蔡興宗。以征西將軍。開府儀同都督。荊州。被顧命徵還都。時右軍將軍王道隆任參國政。權重一時。躡履到興宗前。不敢就席。良久方去。竟不呼坐。而

興宗子約仕齊。遷司徒長史。齊明帝為錄尚書輔政。百僚脫履到席。約躡履不改。父子世直矣。又蔡順之方雅。蔡樽之英凝。蔡凝之正色。爰自子度已來。百年高閣。四代忠節。國憲攸存。家風不頹。為江左禮門。休哉。

言

南史宋顧常侍協清介。為廷尉正時。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廓謂人曰。我解身上褊。與顧郎恐。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唐李虞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其妹是劉晏夫人。晏方秉權。常造廩。延至燕室。見

金鼎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五

其門簾甚敞。乃潛度廣狹。以鹿竹織成簾。以贈虞。三携至門。不敢發言而去。宋陳后山。後常罷歸。貧至累日。不炊。傳堯俞知之。懷金餽之。聽其議論。不敢出口。子謂士處不足。當使人遺於我。至於不敢言。可以言介矣。晉阮裕在剡。會有好車。借無不給。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後裕聞之。乃嘆曰。吾有車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車為。遂命焚之。子謂士處有餘。當使借於我。至於無不敢言。可以言惠矣。宋庾仲文好潔。士大夫造之者。未出戶。輒令人拭席。

文好

好積聚而高法者摘

洗牀齊王恩遠立身簡潔諸客有請已者說知衣服垢穢方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後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思遠之清正潔便自其疾耳仲文領選通賄無厭至問客好牛好馬皆云無之政有佳驢便答言甚是所欲客出門遂相聞索之賊穢若此獨好人潔豈非友耶

余於他書見好積聚而鄙恠幾人摘書以為戒南史曹虎轉散騎常侍右衛將軍而晚節好貨賄吝齋在雍州得見錢五十萬伎女食醬菜無重餽每好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六

景輒開座拍張向之齊王疑虎舊將兼利其財新除未及拜見殺比史崔和官平昌太守家巨富而性吝埋錢數百斛其母李春思董惜錢不買子軌盜錢百萬背和亡走又庫狄伏連者鄙恠愚狠為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家口百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莛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

四

不自

物藏在別庫至死時惟著敝禪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歸天府五代漢吏部侍郎張九家資萬計而性吝不委妻子自繫衆鑰於衣下如環珮聲郭威入京師九匿佛殿藻井之上板壞而墮凍餒而卒

比史房文烈性溫柔未嘗嗔怒為吏部郎時經霖雨絕糧遣婢糴米因爾逃竄三四日方還文烈徐謂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竟無捶撻為吏部郎俸入故足瞻俯仰經霖雨便絕糧至遣婢子入市偷糶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七

少立即此幾婢子弄光恠為房氏尾閭足困房氏矣唐王起敷歷省寺三任節鎮而昧於理家俸入盡為僕妾所有老年寒餒至與伶人分月俸以自給議者謂祿仕之家不能樽節稍豐則飫及狗彘似歉則困彼妻孥晚節苟得盡棄其平生者多矣以王相公德望名品而有此累人可不思儉以足用乎齊周洽常歷句容曲阿上虞吳令廉約無私卒於都水使者無以殯斂吏人為買棺器武帝聞而非之曰洽累歷名邑而居處不理遂坐無宅死

令吏衣棺之。此故宜罪貶。無論褒恤。乃勅不給贈。賻。北海曹昇。官至黃門郎。散騎常侍。國子祭酒。而不營家。以餒卒於鄴。時人傷嘆之。豎儒將身任天下之重。此一身不自樹立。至不免以生死託人。人固何賴焉。

君子去利以售盜賊之貪心矣

南梁張率。嗜酒不事事。於家務尤忘懷。在新安。遣家僮載米三千石還宅。及至宅。遂耗大半。率問其故。荅曰。鼠雀耗。率笑而言曰。壯哉鼠雀。竟不問。唐柳公權善書。公卿以書貺遺。蓋鉅萬計。而王藏奴或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八

盜用。嘗貯杯盃一筭。勝識如故。而器皆亡。奴妄言。巨測者。公權笑曰。銀盃羽化矣。不復詰。君子之去利以就義也。散財以軫窮也。若售盜賊之貪心焉。矣。

如續乃真不慧者

梁廬陵王續。耽色愛財。極意收斂。倉儲庫藏。盈溢。既薨。世子憑罪誅死。次子應嗣。應不慧。王薨。至內庫閱珍物。見金錠。問左右曰。此可食不。荅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竝持乞汝。余謂此應固是達。非不慧也。廬陵多財為累。未及騁暴。幸而蚤歿。貽禍其子。

風致足尚

如續乃真不慧者

梁到溉為建安太守。任昉與之友。以詩贈之。求二衫。段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名寶。為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閩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庶夫貪。任與到夙相賞好。漫有此乞。到不荅之。以物而荅之。以詩。其風致足尚也。按溉以清白自脩。性又率儉。不好聲色。虛室單牀。旁無姬侍。冠履十年一易。朝服或至穿補。百結之云。諒非欺友。昉之死。而其子便流離不振。亦非人可得而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九

衣食者

梁范雲少與領軍長史王暕善。雲起宅新成。移家始畢。暕亡於官舍。屍無所歸。雲以東廂給之。移屍自外入。躬自營舍。招復如禮。時人以為難。蓋俗禁冷屍入舍。以為不祥久矣。况師友之間。情謝天倫乎。元周仁榮嘗築一室。纔落成。友人楊公道輿疾造門。曰。願假君新宅以死。仁榮讓正寢居之。俄而楊死。篋中有遺金數錠。莫有知者。楊弟詣仁榮。求分之。仁榮曰。賢兄寄死於我。意固在是。喪之費。我自

三事足以

任之終不敢利其一毫乃對衆封藉自平陽呼其子來悉付之顧潤之者嘗從俞觀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之感動弗忍受金我行且老必託之以死後訪醫吳中疾革起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携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經就位士人爲潤之來者潤之拜之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與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我斂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則將尸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爲也聞者嘆服仁榮台人潤之嘉興人予謂此三事足以省頽俗故載而著之

沈約宋書恩倖傳論云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叔度名動京師以一人名字分兩句道若尋常只當云胡廣累世農夫致位公相黃憲牛鑿之子名動京師耳然此格前固有之漢書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文選劉越石贈盧誼詩

此格前固有之

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是也至宋亦有兒童誦君實走卒知司馬之句

師道

南史賈思伯與弟思仲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酌之鳳遂質其衣服時人謂之語曰賈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陰鳳留人衣及思伯遷南青州刺史之部送縑百疋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慚不往經師聚斂如此北史徐遵明與劉獻之張吾貴皆河北聚徒教授懸納絲粟留衣服以待之名曰影質一時南北成俗真師道之辱也古者師不制服晉書志以爲有淺學之師有暫學之師不可皆爲之服而不悟且有影質之師師而至此黷然市販之相與何服制之議之有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北魏 高祖 遠過 漢景 魏帝

北魏高祖宏爲太子生五歲即位高祖幼有至性前年顯祖病癰高祖親吮之及受禪悲不自勝顯祖問其故對曰代親之感內切於心按此五歲兒也其篤性神解如此吮癰之年則生之三歲矣此其過漢景魏文遠矣

北史李崇魏除兗州刺史兗土舊多劫盜崇迺村置

自李崇始

一樓樓懸一鼓盜發之處雙槌亂擊四面諸村聞鼓各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便爾擒送諸州置樓懸鼓自崇始宋薛季宣從荆南帥辟書寫機宜文字令武昌縣鄉置樓盜發伐鼓舉烽瞬息偏百里按世亂多盜所以弭盜之法莫良乎此獨宋向子韶知蘇州吳江縣太守孫公傑下令欲一大保置一鼓樓保丁五人以備巡警盜發則鳴鼓相聞子韶執不可曰鬪爭自此始矣是亦一見

金華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二

古人不造謝舉

北史僕射臨淮王彧表薦祖鴻勳文學除奉朝請人曰臨淮舉卿竟不相謝或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關祖鴻勳何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古人不造謝舉主如此是乃所以為謝也不然會市道而償諸則所以俟知己者薄矣

奇事

北史魏王叡以姿貌嬖於文明太后封王及薨將葬京都文士為作哀詩及誄者百餘人士女諂稱叡美造新聲而絃歌之其葬也假親舊衰經編冠送喪者千餘人皆舉哀慟泣以要榮利時謂之義

齊和士開母喪托附者咸往奔哭鄴中富商下第嚴興等竝為義孝有一士人亦在哭限封孝琰入吊出謂人曰嚴興之南丁鄒之北有一朝士號叫甚哀聞者傳之義孝事甚奇宋蘇過范溫皆出入梁師成之門以父禮事之又有某人亦以父事師成師成妻死溫與過當以母禮喪之方疑忌某人不得已衰經而往則某人先衰經在帷中矣某人不知為誰此兩人皆以名父之子爭相為義更奇也 過東坡子溫淳夫子

金華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三

夫為妻新

唐有皇太后疾而給事中閻朝隱沐浴為犧伏身俎盤以自祈代宋有邊塞王妻病而虞侯為割股以獻兩事甚奇然北燕王慕容熙后符氏卒熙哭之絕而復甦服斬衰食粥逮葬毀北門以出喪車熙被髮徒跣步從二十餘里宋有呼延贊為將其子病贊割股為羹療之夫為妻喪喪之如考妣父為子病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此一段更奇絕也北史魏李延實莊帝舅也除青州刺史辭去帝曰懷磚之俗昔號難治舅宜好用心時黃門侍郎楊寬

之俗 難治

在帝側不曉其義。私問舍人溫子昇。子昇曰。齊上
民俗淺薄。虛論高談。專在榮利。太守初欲入境。皆
懷磚叩頭。以美其義。及其代還。以磚擊之。言其向
背速於反掌也。已未。余自彰德移青州。相知或舉
以相嚇。然余竊用自厲。富文忠在青州。將擊之耶。
若唐李實為京兆。其行也。瓦石滿車。是亦不待青
州也。

東魏楊氏法門華族。播及椿津。咸稟名德。為時鉅公。
一。代宗仰。自今攷之。族大而勢重。越禮茲多。所以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四

保家亦踈矣。播嘗為華州刺史。至州借人田。為御
史王基所劾。椿為朔州刺史。在州為廷尉奏。椿前
為太僕卿。招引百姓。盜種牧田三百四十頃。史不
稱誣也。椿為司徒。華州人史底與椿訟田長。史以
椿勢貴。皆言椿直。欲以田給椿。寇雋為司空。主簿
曰。史底窮人。楊公橫奪其地。若欲損不足以給有
餘。見使雷同。未敢聞命。遂以地還史。底不直。公論
類若此。泉僊者。除東雍州刺史。部人楊牟皮。太保
椿之從弟。恃椿侵擾百姓。守宰以下。多被凌侮。皆

畏而不敢言。僊便收之。楊氏不軌不法。貪橫為眾
動。被繩彈。兄弟尚然。况厥苗裔。殲族之禍。未云不
幸也。

父兄子弟相成

北齊崔劼。二子拱。擢並外任。弟廓之。從容謂曰。拱。擢
幸得不凡。何不在省府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
劼曰。立身以來。耻以言自達。今若進見。與身何異。
卒無所求。聞者嘆服。唐源乾曜為相。嘗建言。大臣
子。併求京職。後又率任外官。非平施之道。請出二
息補外。以示自近。始詔可。而後公卿子弟。始皆出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五

外補。宋章惇。雖窮克稔惡。而不肯以官爵私所親。
四子連登科。獨季子援。嘗為校書郎。餘皆隨牒東
銓。仕州縣。迄無顯者。范忠宣作相。其子平。正當入
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正平堅不肯。曰。當入遠。
不欲以恩例。事僥倖。愚謂世之為大臣。任其子者。
當如崔劼。源乾曜。章惇。為大臣。任其子者。當如范子
夷也。此其父兄子弟。交相成矣。今指乾曜。謂人尚
經。經不服。况章惇乎。然。或不如章惇多矣。
北齊庾黔婁。妻父易。遘疾。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黃

父母之節 所不 至

黔婁輒嘗之柳遐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疾無可
救理惟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遐應聲即吮旬
日遂瘳隋趙郡李士謙母曾嘔吐疑中毒因跪而
嘗之田翼母患暴痢翼謂中毒遂親嘗惡唐張士
巖母病癰士巖吮其血焦懷肅母病每嘗其唾若
味異輒悲號幾絕宋顏衍父在青州有風痺疾衍
棄官侍疾歲餘父疾不能起衍親自掬矢未嘗少
倦李虛已母喪明旦日舐睛不懈二年母目復明
李行簡父嘗患癰極痛吮其敗膏不唾於地父患

金瓶梅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六

尋平元孫瑾事繼母唐嘗患癰吮之又喪目舐之
尹萃杜佑皆父病嘗糞孫希賢卜勝榮皆母痢嘗
血人子之事其父母當何所不至矧疾痛死生耶
然諸若此亦罕矣誠難之與乃舐秦王痔吮漢帝
癰嘗淮陽王黃龍湯歟大總管馬騰嘗御史大夫
假液奉五郎溺器御僧懷義馬挽公主車拂中書
丞相鬚拭相公帶尾垢濯太尉足何代不乏賢也
舐痔見列子吮臍鄧通事見漢書北史齊和士開
寵貴至極封淮陽王錄尚書朝士多相附會為其

假子有一士人曾參士開疾患醫云王湯寒極重
應服黃龍湯士開有難色是人云此物甚易王不
須疑惑請為王先嘗之一舉便愈唐書侯君集馬
病舐頸行軍總管趙元楷親以其指沾其膿而舐
之御史劾奏其誦左遷括州刺史郭弘霸為右臺
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人舐
兒顏間請視便溺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其者病
不瘳今味苦當愈喜溢于面元忠惡其媚暴語於
朝宋之問為尚方監丞左奉宸內供奉時張易之

金瓶梅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七

等丞烝寵甚時人以五即目之而之問傾心媚附
至為之奉溺器薛懷義方烝武三思痛屈節為
假義御馬趙履溫誦事安樂公主嘗禱朝服以項
挽其車拂鬚丁謂事見宋史又崔公度婿附安石
晝夜造請雖踞廁不避嘗後執其帶尾安石反顧
公度笑曰相公帶有垢敬以袍拭去之耳警池筆
記李憲用事士夫皆奴事之彭孫氣凌公卿然嘗
為憲濯足曰太尉足何香也意以足踏其頭曰奴
誦不太甚乎

北史王思政都督荊州刺史嘗命都督蕭小歡督工

匠繕脩城塹掘得黃金三十斤夜中密送至且思
政召佐史以金示之曰人臣不宜有私悉封送上
周文嘉之賜錢二十萬予謂思政廉矣然送上不
若惠下蓋錄之州藏乎其賜錢亦當辭不然是責
償也元蕪希憲行北京行省事朝廷降鈔買馬六
千五百希憲遣買於東州得美馬千三百希憲曰
上之則若自致即與它郡之不及者以其直還官
此老名利俱不貪真不愧乃姓矣

金疊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八

石入

周李萬歲嘗獵於莎柵見石於叢薄中以為伏兔射
之鏃入寸餘視之乃石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今
之李將軍也按夜行疑虎射石沒金李廣前有能
漢子呂覽亦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乎
虎也又宋史何灌與遼人戰灌迎高射之發輒中
或著崖石皆沒鏃則灌之中石又不特疑之以虎
矣

五帝

後周王羅鎮河陽嘗有朝使至為設食使乃裂去餅
緣公怒曰耕種牧獲其功已深春爨造成用力不

善切 臣下 名者 周宣 齊文

少公之選擇棄物必是未饑命左右徹之唐李英
公為相有鄉人過宅為設食客去其餅緣公即責
之餅緣甚微而二公重惜去之如此因攷唐太宗
嘗使宇文士及割肉以餅拭手帝屢目焉士及佯
為不悟更徐拭而使嚼之帝迺已肅宗為太子時
嘗侍膳尚食置熟俎有羊臂臠上顧使太子割肅
宗既割餘汚漫在刃以餅潔之上熟視不憚肅宗
徐舉餅嚼之上大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夫
玉食惟碎而一餅之愛乎迺不忍暴殄天物不敢

金疊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十九

祖廷嘗曰陛下殺臣臣得名不殺臣陛下得名斑小
人也又在其頸然雋乎其言之有味焉今人主莫
不與臣下爭名見臣下諍已者逆之曰爾自為名
諍我不知殺一諍臣是自宣諍也還予之名矣齊
文宣之不道也末年而甚裴詢之正諫之文宣怒
將殺之士敬色辭不移帝曰痴乎敢哉楊愔曰聖
陛下放以取後世名帝拔又嘆曰小子望我殺爾

以取後世名我終不成爾名遣人送出周宣帝暴京兆丞樂運與視請朝堂諫帝大怒將戮之元巖請見於帝曰樂運知必死欲取後世名陛下者殺之乃成其名落其術內不如勞而遣之以廣聖度因獲免余以為善劫取臣下名者周宣齊文宣也

讀魏徵隋書云周宣帝崩靜帝立幼冲隋高祖以后父之尊嫡詔入總朝政陰蓄篡逆天下洶洶兵起於是尉遲迥起相州王謙起益州司馬消難起鄖

州畢王賢欲圖堅趙王招越王盛繼之皆踵未旋敗今隋書書迥謙曰反曰亂曰逆曰作亂曰搆逆賢招感曰為變曰陰謀其死皆曰誅又以疑忌殺陳王絕代王達滕王適皆曰誅書常孝寬梁睿之師皆曰討隋高祖之崩煬帝為太子實弑之血濺於屏風今高祖紀書疾甚與群臣握手歔歔相辭訣又備書遺詔書崩煬帝紀書即皇帝位皆不書弑史為誅亂臣賊子作當其時則諱失其事則疑非疑非諱徵為何書乎徒使亂臣賊子不長氣耶

四

德知 德行 氣節 走

同傳 而自 相抵 特

隋書李義傳首列陸彥師特書其父喪結廬依墓負土成墳一事耳祖父事魏俱至顯官身又為魏襄城王元旭參軍入齊歷任至中書黃門侍郎出為太守周授載師下大夫轉少納言封男楊堅篡周尉迥起兵彥師即委妻子逃歸長安周亡隋拜尚書左丞封子平生踐歷如是事君不忠尚稱孝乎隋盧昌衡見謂公平蘇威為冢宰亦考之曰德為世表行為世則雅重國論若此惜其仕魏歷齊更周及隋卒於大業假令母死須臾且行與裴矩虞世基結綬入唐矣迺知德行氣節猶是兩事王祥之孝褚淵之清而改面反主非不脩也或曰亦為其德行非顏閔也乎

裴矩始事齊無聞焉已事隋則不遺其餘力以亡隋蓋將為唐歐除耶其精明多識所謂小有材足以行其惡而已獨傳言宇文述虞世基用事官以賄遷惟矩挺節無穢聲予甚疑之及觀楊恭仁傳迺言宇文述裴蘊與矩參掌選事皆受賄不法然則本傳誤也安得如躡蹠廉哉然矩恭仁本同傳而

李士謙論

自相牴牾若此可謂疏矣

隋史李士謙嘗論刑罰畧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為煩改今之賊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則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則去右手三指又犯則下其腕小盜宜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則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為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為得體予按隋時高祖用法嚴峻嘗患令史賊汗因私使人以錢帛遺之得犯立斬此賊不誤重也盜一錢者棄市有四人共盜一椶角三人同竊一瓜即時行決小盜者爾大盜如何取一錢已上聞見不告言者坐至死不盜者爾盜又如何所謂憲擬於秋荼網踰於朝脛者不虛矣士謙之論肯寄乎傷時然使論也行則所以生人於死豈有涯哉

龍門子疑道記婦事舅姑舅有殺其父者如之何曰父子天合夫婦人合天合者不可離人合者則惟

何如之

義所在何如耳舅殺其父則義乖矣義乖則途人而已也夫何舅之為離而去之可也去之可再適人乎曰不可也婦人於禮不再適也按齊東野語宋莆田有楊氏訟其子與婦不孝官為逮問則婦之父為人毆死楊亦與焉獄未竟而羈需得不坐然婦仍在楊氏家其後楊又訟其子及婦軍判官姚瑤以為雖有讐隙既仍為婦則當盡婦禮欲併科罪陳百上振孫時以倅攝郡獨謂父子天合夫婦人合人合者恩義有虧則已矣在法合離皆許

金鬻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二十三 還合而獨於義絕不許者蓋謂此類况兩下相殺又義絕之尤大者乎初間楊罪既脫合勒其婦休離有司既失之矣若楊婦不去於舅姑則為及親事讐稍有不至則舅姑反得以不孝罪之矣當離不離則是違法在律違法為婚既不成婚即有相犯竝同凡人今其婦合比附此條不合收坐即符此論然則夫有殺其妻之父母其妻則如何白虎通云夫有惡行妻不得去者地無去天也悖逆人倫殺妻父母義絕乃得去也則去之可也又夢谿

筆談云。壽州有人殺妻之父母兄弟數口。州司以不道緣坐其妻子。刑曹駁之曰。毆妻之父母。即為義絕。况身謀殺。不應復坐。刑曹此論。是蓋為其夫忿起於一朝。而其妻曾不與聞乎。故者。方其下手之時。大義已絕。不得復坐。以為夫之婦而併案其父之女也。斷其夫以法。而離其妻以義。可也。曰。妻歸而更適可乎。不可也。猶為其故夫有恩乎。曰。非然也。婦無二夫者。義也。夫一朝而二天。豈焉。尚可以視息乎。為之婦者。抱塊茹荼。以終其身。可也。又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二十四

按南史齊大司馬王敬則。及于會稽。至曲阿。敗死。敬則子婿謝朓。先時告之也。朓遂以功遷吏部郎。三讓不許。朓妻常懷刃欲刺朓。朓不敢見。隋書煬帝長女南陽公主。嫁於許國公宇文述。子士及。述病且卒。主親調飲食。手自奉上。及宇文文化及弒逆。實建德誅之。主有一子名禪師。年且十歲。建德以化及當族滅。以公主之子聽留之。主泣曰。武貴是隋室貴臣。此事何須見問。建德竟殺之。公主尋請建德剃髮為尼。及建德敗。將歸西京。復與士及遇。

許善心以不謁賀被殺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六

二十五

於東都。主不與相見。士及就之。請復為夫婦。主拒曰。我與君讐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謀逆之際。君不預知耳。固與告絕。士及不得已。拜辭而去。朓與士及。非手刃其妻之父。敬則又實反謀。而二妻處之若此。漢命陽任延壽之妻季兒。兄季宗。與延壽有隙。延壽陰殺之。會赦得免。乃以告季兒。季兒遂號哭求去。延壽慚曰。汝何不殺我。季兒曰。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遂自經而死。隋宇文文化及之弒立也。許善心以不謁賀被殺。忠於事隋者。夫雖然往陳之使也。繫於隋而終事之。不死于陳之亡。而死于隋之亂。死晚矣。或曰。陳之亡也。善心披袈藉草。東向號焉。雪涕而受命。得已乎。曰。婦之夫。臣之君也。婦人亡其夫。終喪而嫁。賢於奪哀以奉所歡矣。然貞婦乎。

中篇卷之二十六

金鬪子中篇卷之二十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

唐皇甫無逸父誕隋并州總管府司馬仁壽末漢王諒於并州起兵反誕抗節不從為諒所殺無逸時在長安聞諒反即同居喪之禮人問其故泣而對曰大人平生狗節義既屬亂常必無苟色尋而肉

金鬪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問果至正德末忠節許公達任江西按察副使死宸濠之難其父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為位易服而哭人恠問之父曰必吾兒也吾兒素有此志已而果然生死之際人情所難任二公取信於父子之間非其守死之素而然乎

無逸不得稱孝

隋煬帝以皇甫誕死節令其子無逸襲爵侯封甚見親委帝幸江都以無逸留守洛陽及江都之變與段達元文都尊立越王侗為帝王世充作難無逸棄老母妻子斬關而走竄身歸唐嗟夫無逸信父

之守節而不能以其身繼之非孝也受君之命而棄之非忠也且一夫作難變起倉卒而國之大臣家之宗子顧弁棄弱主散履老母捨而何之人固不可以其小者信其大者陳仲子能以不義讓齊國而孟子以為是舍簞食豆羹之義以其避兄離母亡親戚君臣上下也彼無逸之於大者如此自其為益州而閉門自守不通賓客母上表奏懼有誤失必讀之數十遍仍令官屬再三披省使者就路追而更審每遣一使輒連日不得上道則曲謹

金鬪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而已矣按部樵採不犯於人嘗夜宿人家遇燈炷盡王人將續之無逸抽得力斷衣帶以為炷則小燕而已矣母在長安疾篤唐太宗令驛召之史稱無逸性至孝承問惶懼不能飲食因道病而卒贈禮部尚書太常考行謚曰孝禮部尚書王珪駁之曰無逸入蜀之初自當扶持老母與之同去申其色養而乃留在京師子道未足何得為孝竟謚曰良劉昫曰蜀道初開老親地梗至孝滅性子道可知不得謚為孝也惜哉君子曰無逸之不得稱孝

已在於棄母斬關時矣又何惜焉

唐書王君操父隋大業中與鄉人李君則鬪殺因被
毆殺君操時年六歲其母劉氏告縣收捕君則棄
家亡命追訪數年弗獲貞觀初君則始出詣州府
自首而君操密袖白刃刺殺之剗腹取其心肝咀
食立盡詣刺史且自陳告州司據法處死刑上其
狀太宗特詔原死周智壽者父永徽初被族人安
吉所害智壽及弟智爽乃候安吉於塗擊殺之兄
弟相帥歸罪於縣官司經數年不能決鄉人或證

子報
父讐
不幸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三

智爽先謀竟伏誅神色自若智壽頃絕衢路流血
遍體張瑒者父審素為揚州都督後為御史楊汪
奉勅勘其賊罪因事奏審素謀反構成其罪斬
之瑒與兄瑒以年幼坐徙嶺外尋各逃歸累年隱
匿汪後累轉殿中侍御史改各萬頃開元二十三
年瑒瑒候萬頃於都城既刃殺之其發謀及手刃
皆瑒所為既殺萬頃係衣於斧刃自言執讐之狀
便逃奔將就江外殺與萬頃同謀構父罪者行至
泥水為捕者所獲時都城士女皆矜瑒等幼稚孝

烈多言其合矜恕者中書令張九齡又欲活之裴
耀卿李林甫固言其國法不可上亦以為然乃下
勅付河南府告示決殺瑒瑒既死士庶咸感傷之
為作哀誄榜於衢路市人歛錢於死所造義井并
葬瑒瑒於北邙又恐萬頃家人發之并作疑塚數
處焉君操智壽智爽瑒瑒皆奮節報父讐或歲愈
久而彌厲或年雖孺而克壯卒各成其志可謂孝
烈而其所罹有差不幸如此若瑒瑒又不幸之大
者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四

張橫浦曰元吉勸建成除秦王乃自為計欲去世民
乃所以去建成也予按舊史太宗府寮皆曰若使
建成元吉肆其毒心群小得志元吉狼戾終亦不
事其兄往者護軍薛寶上齊王符錄云元吉合成
唐字齊王得之喜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
為亂未成預懷相奪然則元吉心事當時固已言
之矣
太宗嘗憇一樹下頗嗟賞其美字文士及侍側傅和
無已太宗正色曰昔魏徵嘗勸我遠佞人朕不知

元吉
心術
固已

佞人
之難
遠如
此

佞人爲誰。乃今是汝。宇文士及叩首曰。南衙群臣。面折庭諍。陛下不得舉手。今臣幸在左右。不少有將順。雖爲天子。亦何聊。帝意解。帝知以佞斥人而旋意解於佞口之前。佞人之果難遠有如此。朱全忠嘗與僚佐及客坐於大柳樹下。全忠曰。好大柳樹。有客數人。辟席對曰。好大柳樹。全忠又曰。此樹宜爲車轂。人皆曰。宜爲車轂。全忠厲聲曰。書生好順口。玩人車轂。須用夾榆。柳木豈可爲之。顧左右。摔下撲殺。撲殺則猛矣。然竊快全忠之壯決也。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五

唐裴行儉大軍次單于。比暮已立營。塹濠既周。行儉更命徙營高岡。吏白土安堵不可擾。不聽。比夜風雨暴至。前占營所水深丈餘。衆莫不駭嘆。問何以知之。行儉笑曰。自今第如我節制。毋問我所以也。張預曰。孫子曰。犯之以事。勿告以言。行儉不告土卒。以徙營之由。予按凡師行占兩有法。守約故不告。以示之神耳。又按戰國策。楚王使景暘將而救燕。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至皆滅表。此焉可以舍。迺令徙。明日

將服人心
假一
事以
見神
異

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蓋爲將欲服人心。興士氣。往往假一事以見神異。使不測而愈傾嚮之。此亦行兵之一法耳。

莫刺
王妃
在何
廬江

唐王珪入燕。見有美人侍帝側。帝指之曰。廬江王瑗之姬也。瑗殺其夫而納之。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爲是耶。非耶。帝曰。殺人而取其妻。何問朕是非也。對曰。今陛下知廬江之亡。而其姬尚在。何也。帝嘗其言。遂出之。帝之出之也。能自克以從諫也。其有肯乎。珪之言也。乃珪之所不言者。帝蓋亦思之乎。夫巢刺王妃寔在也。何有於廬江。而帝弗之思也。珪亦弗之及也。按舊史傳云。太宗雖不卽出美人。而甚重其言。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六

唐馬周疾甚。取所上章奏悉焚之。曰。管晏暴君之過。取身後名。吾不爲也。管晏不能諫其君。以弔其過。則有之。何暴君之過之有。且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德莫大焉。以周之遇太宗。蓋所言無不從。哀而傳之。亦足以宣君臣一時契合之美。光揚於亡窮。曷爲其儘之。徒使周負能諫之名。而太宗從諫之

馬周
張諫
草

實悲夫

唐宰相多世家或父子相繼居大位或累數世而顯

或遂終唐之世不衰載諸世系表可見獨房杜姚宋一代賢相其後乃皆不振按舊史房玄齡傳玄齡薨子遺直嗣爵次子遺愛尚太宗女特承恩遇永徽中主書黜遺直而奪其封爵因告遺直無禮於已高宗令長孫無忌鞠其事仍得公主與遺愛謀反狀遺愛伏誅諸子皆配流嶺表杜如晦傳如晦薨子構襲爵坐弟荷謀逆徙於嶺表卒初荷以

金學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七

功臣子尚王貞觀中與太子承乾謀反坐斬姚崇傳崇在相位縱其子光祿少卿彝宗正少卿昇廣引賓客受納餽遺由是為時所譏少子奕特脩謹開元末為禮部侍郎尚書右丞天寶元年右丞相牛僊客薨奕男閔為侍御史僊客判官見僊客疾逼為僊客表請以昇代已相僊客妻因中使奏之玄宗怒閔決死奕出為永陽太守宋璟傳子昇天寶初大僕少卿次尚漢東太守次渾與李林甫善引為諫議大夫平原太守御史中丞東京採訪使

次恕都官郎中劍南採訪判官渾在平原重徵一年庸調採訪東京又使河南尉朝宗影娶妻鄭氏鄭氏即薛稷外孫姊為宗婦孀居有色渾有妻使朝宗聘而渾納之恕在劍南有雒縣令崔珪恕之表兄妻美誘而私之又養刺客李晏至九載並為人所發賊私各數萬貫按驗得實渾流嶺南高要郡恕流海康郡而尚亦為人訟其賊貶臨海長史其子華衡居官皆坐賊相次流貶房杜子孫至以謀反覆族姚宋子孫又皆以貪淫敗類濟美之難餘慶之殄遞若此

金學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八

樹萱錄南岳天柱寺僧道相居寺之西嶺枯木中其徒常數百人李邕見之問曰昔日徐敬業敗走入海李孝逸使別將追之不得迺斬類敬業者獻其首和尚識此人否師曰始以足下為洞悟物理今乃暗於事機如此師將終召門弟子曰余本姓徐國初有大功逃難至此言訖而終迺敬業也沈拾遺為作碑不敢正言迺云敬業兄弟又唐詩本事傳宋之問至江南游靈隱寺行吟曰鷲嶺鬱蒼苔

徐敬業 李邕 沈拾遺

龍宮隱寂寥。第二聯搜思未就有老禿點長明燈
坐大禪床曰少年吟諷甚苦何不日樓觀滄海日
門聽浙江潮云待明訪之則不復見寺僧曰此
駱賓王也當敬業之敗與賓王俱逃將帥慮得罪
求類二人者函首以獻故敬業得為衡山僧賓王
亦落髮徧游名山按史言敬業等兵敗輕騎走入
江都挈妻子奔潤州將入海奔高麗李孝逸分遣
諸將追之敬業至海陵界阻風其將王那相斬敬
業敬業弟敬猷及駱賓王首降矣據此則皆逃於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九
禿也唐書敬業傳貞元十七年吐蕃陷麟州驅掠
民畜而去至鹽州西橫槽烽蕃將號徐舍人者環
集漢俘於呼延州謂僧延素曰師勿懼予漢五代
孫也屬武氏斲喪王室吾祖建義不果子孫流落
絕域今三代矣雖代居職任堂握兵要然思本之
心無忘於國但族屬已多無由自拔耳此地蕃漢
交境放師還鄉解數千百人縛而遣之是敬業子
孫實未嘗滅通播戎狄代為雄長且其歷世雖久
族屬蕃盛猶有不忘中國之心可喜也

武后謂狄仁傑曰卿在汝南有善政然有諳卿者欲
知之乎謝曰陛下以為過當改之以為無過臣之
幸也諳者乃不願知后嘆其長者按仁傑不願知
諳者亦願武氏之不以諳行耶此示之以坦以深
感武氏而服其心也
則天嘗因吉頊奏事援古引今怒曰卿所言朕飫聞
之無多言昔太宗有馬名獅子驄肥逸無能調馭
者朕為宮人侍側言曰妾有三物能制之一鐵鞭
二鐵搨三七首鐵鞭擊之不服則以鐵搨搨其首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
又不服則以匕首斷其喉太宗壯朕之志今日卿
豈足汗朕七首耶按太宗之世太白屢書見太史
占曰女王昌又傳秘記云唐二世之後女王武王
代有天下太宗嘗密召李淳風訪其事淳風曰臣
據天象推算其人已在陛下宮中是陛下眷屬更
三十年當有天下誅殺唐子孫殆盡曰王女曰武
王曰其人已在宮中由後以徵於前此非武氏莫
可當也以十四歲女子逞雄傑於萬乘之前造語
驚人若此是豈粉黛間物而太宗恬之不悟願以

疑似求人而殺之豈非數耶

楊嶠調將陵尉桓彥範袁恕已爭取為御史楊再思知其意不樂彈梓為語彥範曰為官擇人豈待情樂乎惟不樂者固與之以伸難進抑躁求也

遂為右臺侍御史予謂使世之舉御史皆彥範也則呈身御史遠矣

紀處訥通妻於武三思以進其身而吉頊納二女弟

於武承嗣以救父死紀亡耻而吉孝也然君子傷二女之不得為緹縈吉頊之不能為吉玃矣抑閔

金龜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一

天進妹事亦可原者耶吉得幸武后而能勸殺來

俊臣以嚴語侵武懿宗皆人之所難至於勸二張

以易吊為賀之資請相王廬陵以副人望則周之

反唐與有功焉賢於酈寄之賣友矣

唐廬藏用隱少室終南二山而有意當世人目為隨

駕隱士與陳子昂等相友善藏用見召於則天神

龍中附太平公主驟致權勢後取流新州素節盡

矣子昂亦仕武后勸與明堂太學后既革唐上用

受命頌聲流之鮮實文士之寡行至是

中宗宴近臣使偏為技而郭山惲誦鹿鳴蟋蟀二詩雖乖蹇諤賢於祝欽明遠矣晚乃與欽明比而獻議以帝氏亞獻郊親其不終也哉舊史各玷儒學當為一灑

當為一灑

裴耀卿遷長安令舊有配戶和市法人厭苦耀卿一

切責豪門坐賈豫給以直絕僂欺之弊予謂今戶

工二部遇有宣索及一切貿易必召京師富戶入

貨而後徐予之直貨責於倉卒而直給不以時惟

其然故又常厚估以示之贏則近於官民兩困矣

金龜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二

如裴長安然豫給而公其直可

唐嚴挺之負正不肯見李林甫因下除刺史而其子

嚴武官至黃門侍郎與元載深相結求宰相父子

濟美之難如此高貫之父肇以言得失見惡於元

載載謂過我當以善地處之不往後代宗賢而欲

相之不果卒貫之及進士第擢賢良方正異等補

伊闕渭南尉或薦之京兆尹李實實舉劾示所記

曰此其姓名也素聞其賢願識之而進於上或者

喜以告貫之唯唯不往官亦不遷子澳亦第進士

十年不肯調。御史中丞高裕與其兄溫善，欲薦用之。諷澳謁已，溫歸以告。澳不答。溫曰：元祐端士，君輕之耶？澳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往。甫氏乃三世直節，可仰也。

不減安祿山兼范陽節度，席建侯為河北黜陟使，稱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皆順旨，稱其美。三人皆上所信任。由是祿山之寵益固，不搖。見通鑑。予謂此皆林甫之為，而席、裴、寬比以成之也。是時李林甫獨相，權震天下，而阿保祿山，故以風旨授黜陟使而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三

寬和焉。林甫無誅矣。豫與寬非小人，史稱豫清直。亡欲當官，不撼於勢，權稱寬舊德為政，清簡不屈。權貴由此觀之，所謂不撼不屈，安在哉？君子謂豫之不為草書，曲謹也。寬之瘞鹿小廉也，皆無取焉耳。

房李房瑄與賀蘭進明有怨，既為相，乃拜進明帥河南。兼御史大夫，以平其心。又用許叔冀者，進明所忌也。為都將，亦兼御史大夫等其官，使不相下。寔率制之，及睢陽之急，南霽雲如進明請師，進明深畏叔

冀乘虛見襲，亦忌巡遠威名，擁兵不收。於是睢陽城陷，巡遠為戮，則房瑄之為也。李逢吉為相，忌李紳欲去之，故事京兆尹例當臺參，乃拜韓愈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詔放臺參，而除紳中丞，以激怒紳。紳大不平，與愈交章奏計，未幾紳去。愈亦不安於位，則逢吉之為也。宰相進退人才，不務徇天下之公，而以已私喜怒，曲折其間，斯豈忘身為國盡忠慮於人之本朝者，闔爾虎於莽罔，頃已於平地躡足而徐觀之，勝受其成，不勝亦辭其敗，若二相者是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四

李光弼郭子儀、李光弼皆累戰功，崛起為中興元勳，第一不幸，皆為僉王所鐫，詆禍切於剝床。而子儀居之晏，溫雖屢奪兵柄，然朝聞命，夕就道，無纖芥嫌。卒以此悟庸王彌小人之間，而全功名於世。光弼畏禍之及，則擁兵河中，厚自營衛。雖天子詔書，援京師之急，亦不行也。以此幸自安，而身益危，其名節亦稍貶矣。且子儀拒衷甲之請，以羸騎赴軍容之約，而魚朝恩為之泣下。光弼一為遷延，即諸將出

功等皆不受約束迄以憂憤死夫此諸將也非平日屢更百戰令行禁戢蹈火赴坑者乎以斯知信字則無讐敵道迂則無僕御而全身遠害果不在它易所謂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蓋子儀有焉光弼其有愧哉

子儀殺張曇

郭子儀以朔方節度副使張曇性剛率謂其以武人輕已銜之孔目官吳曜為子儀所任因而搆之子儀怒誣奏曇扇動軍衆誅之掌書記高郢力爭之子儀不聽奏貶郢倚氏丞既而僚佐多以病求去

金昌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五

子儀悔之悉薦之於朝曰吳曜誤我遂逐之此一事也過而能改猶足以為子儀雖然晚已夫其復怨非公也信讒非明也狠而肆誣以欺其上非忠也愆而違諫以憑其下非恕也吾不圖子儀之有是初光弼入太原也有詔侍御史崔衆以其兵付光弼衆素狂易見光弼長揖不即付兵光弼怒斬衆以徇夫奉詔交兵偃蹇不付衆未為無罪也然議者以深詆光弼謂其不請而擅誅暗於大體况曇無罪而子儀殺之乎君子謂張曇之剛率猶然

之狂易而不容於二將彼為大將軍而不拒揖客不斬裨將者何人也

知禮

李光弼趨東京謂留守高陔不欲委地五百里予賊而欲移軍河陽以守使賊不得西者是也至日辨朝廷之禮我不如公論軍勝負公不如我繆矣斑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孰軍而不以禮行之其可乎詩書禮樂戰所蓄也將知朝廷之禮則尊君親上義由是生不然則弓馬之麤材一夫之力也庸足任乎光弼知軍而不知禮也故他日

金昌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六

以忿輒擅殺侍御史崔衆至於堅抵王命而不從一畏忿而之及則擁兵不朝雖天子有詔令援京師之急抗而不往竟以憂死君子曰橫而不輯宜其及也夫人有禮則安無禮則危可不信乎

盧正烈

盧正烈奕以御史中丞留臺東都安祿山陷東都吏民亡散奕遣妻子問道走京師而朝服坐臺被執數祿山罪罵賊不空口臨刑西向再拜而死忠矣哉君子曰人臣以身殉國不必以家雖遺其妻子可也 奕懷慎子祀父

于禁降關羽。惟龐德不屈而死。後孫權殺關羽。後
禁送還魏。文帝先令詣鄴。謁高陵。豫於陵。羣書關
羽戰克。龐德憤怒。于禁降服狀。禁見慚。恚發病死。
唐克復東西京。令百官受賊官爵者。皆脫巾徒跣。
立於含光殿前。帷首請罪。甄濟布衣。不受偽職。詔
起詣京師。上命館於三司。令受賊官爵者。列拜以
愧其心。旌別若此。當時列拜者。廼會無一人能為
于禁之慚。恚發病死者。蓋其心死固已久矣。

老杜麗人行。形容秦虜一國濃態。遠意膩肌。勻肉。妖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一

粧艷飾。珍羞選。從驕貴之極。無怪詞矣。卒曰。慎莫
近前。丞相嗔。二夫人移貴妃之寵。儼之合德水邊
之游。辭擁而迫。觀之。廼不顧天子之所愛。而畏丞
相之嗔。何哉。明楊國忠。宣淫諸妹。聯騎嬉遨。招淫
大都。亡避耻矣。按唐史。國忠太真妃從祖兄。嗜飲
博。無行業。益困。從父元琰死。國忠護視其家。因與
妹通。所謂虢國夫人者。哀其貧。至成都。榜蒲。一日
費輒盡。乃亡去。復入蜀。節度使章。詈燕瓊與李林
甫不平。聞楊氏新有寵。思結納為助。得國忠餉蜀。

貨百萬。至京師。見群女弟。致贈遺。於時號新寡國
忠。多分賂。室淫不止。以榜蒲寵幸於上。與虢國鄰
居。第往來。或並轡入朝。嘗從監侍。好百餘騎。炬密
如畫。觀粧盈里。不施幃帳。時人謂為雄狐。及夫人
從車。駕幸華清宮。會於國忠第。禽獸亂如此。麗人
行所為作也。雖不通篇。誦言直詆其事。而結尾一
語。薄露端倪。國忠穢惡。懸於白日。言而婉刺。而微
真風人之義也。

杜詩莫相疑行云。當回輪心背。面笑貧交行云。翻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八

作雲覆手雨。李太白贈從弟南平太守詩亦云。前
門長揖後門關。今日結交明日改。皆形容交情俗
態可畏。是嘗傷於虎語。

杜陵平生何獨於太白。數數然耶。至讀寄白二十韻
有云。才高心不展。道詘世無鄰。處士禰衡。陵諸生
原憲。貧稱梁求。未足慧。以訪何頗。五嶺炎蒸。地三
危。放逐臣。幾年遭鵬鳥。獨泣向麒麟。蘇武終還漢
黃公豈事秦。楚筵辭醴日。梁獄上書辰。已用當時
法。誰將此誼陳。予三復而深悲之。數語為太白麗

謗事且而情嗽白無儒迹於永王璘事省然矣白亦嘗有詩書懷贈江夏常太守云甚詳然不若杜韻之可據蓋親又不得為其子媒其父譽之不若人譽之之為信也

王法胸中無數

太白流夜郎永華寺寄潯陽郡官詩末句天命有所懸安得苦愁思按呂覽晏子遭崔杼之患援綬而乘其僕請馳晏子曰安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山命懸於厨吾命有所懸矣白句本此其時所處又正與平仲類而士贇未詳所出乃引陶潛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七

十九

詞樂天知命復奚疑渺亡干涉止傳會天命二字也且樂天知命又豈出歸去來辭哉足云淺安特甚矣金鄉送常八之西京末句云望望不見君連山起烟霧此詩正為送常八而致其搔首踟躕之意以重其別故上云此情不可道此別何時遇而士贇乃曰李白此詩因別友而動懷君之思可謂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者且周書稱君陳秦漢以下臣下自以君相命何限豈必魏闕者哉亦繆至是乎他注多類此昔人謂讀書不破萬卷者不得姓

王之

詩如士贇胸中蓋無數卷也李泌初警敏嘗賦詩譏楊國忠曰青青東門柳歲晏必憔悴國忠訴於帝帝曰賦柳為譏卿則賦李者為譏朕可乎此語與彼自詠檜耳同真帝王之言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七

卷之二十七

二十

金鑿子中篇卷之二十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南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南開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唐李濟公勉少貧客游梁宋與諸生共逆旅諸生病且死出白金語濟公曰左右無知者幸君以此葬我餘則君自取之濟公許之既葬密置餘金棺下後其家來謁濟公其啟墓出金付之此與後漢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忱墓空舍中書生事大類公子約嘗江行與一商胡舟楫相次商胡病篤固邀與約相見以二女託之皆有異色又遺一大珠約悉唯唯及商胡死財寶數萬約皆籍送官與二女求配始殮商胡密以夜光舍之後親屬來理資物約請官司發掘驗之夜光果在墓中公父子潛德至行迺爾此足以泣鬼神矣韓非子謂死者復生生者不愧而後為貞其人哉又勉任江西觀察使時部人有父病以蠱道為木偶人署勉名位瘞於其壘或發以告勉勉

曰為父禳災亦可矜也舍之

李揆吐蕃酋長以為唐第一人眎其處元載盧杞間貞矣李輔國傳迺言揆當國以子姓事之號曰五父何耶又本傳稱京師多盜輔國請選羽林騎五百備徵捕而揆格其議不從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時揆為中書舍人上問之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高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皇后張氏即張良娣與輔國相表裏為奸惡者也其建議挺正如此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崔寧代喬琳為御史大夫寧以為選擇御史當出大夫不宜謀及宰相乃奏以李衡于結等數人為御史楊炎大怒其狀遂寢陸贄嘗奏請許臺省長官自薦屬官仍保任之所謂臺省長官即僕射尚書左右丞侍郎及御史大夫中丞是也然議竟不行夫許臺長得以自擇厥屬則各舉所知已悉明聽之實乃保厥任且懲暗繆之愆有勿覆手惟御史尤不當使宰相自擇也故寧是舉也正符賢宰相陸敬輿之心迺揚炎竟以私慙沮公議後世宰相

又不皆陸敬輿也。故諫官御史其不為宰相之私人幾何矣。

清慎

上嘗謂陸贄曰。卿清慎太過。諸道餽遺。一皆拒絕。恐事情不通。鞭靴之類。受亦無傷。贄上奏曰。監臨受賄。盈尺有刑。至於吏士之微。尚當嚴禁。况君風化之首。反可通行。賄道一開。展轉滋甚。鞭靴不已。遂至金玉自見。可欲。安能自窒於心。已與交通。安能中絕其意。鞭靴與金玉為賄。則有間矣。以君子觀之。則一簞食之與受人之天下。一介之與千駟萬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三

鍾。其遠道義一也。安得以大小多寡。分辭受哉。攷公自十八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罷歸。壽州刺史張鑑有重名。請與為忘年交。既行。餉錢百萬。曰。請為太夫人一日費。公不納。止受茶一串。曰。敢不承公之賜。是公自年以為小官。已立節如此矣。周墀節度鄭滑也。表署常澳幕府。會墀入相。私謂曰。何以教我。澳曰。願公無權。墀愕。曰。爵賞則歸人主之柄。公無以喜怒行之。俾庶官各舉其職。則公歛袖廟堂上。天下治矣。烏用權。墀嘆曰。吾

意相

政之

此得無媿乎。澳此語。即箕子所謂臣無有作威作福也。能如其言。以相天下。即古之阿衡莫進焉。其曰烏用權。是乃所為善用其權者也。唐崔郾觀察虢州。經月不答一人。後改鄂岳。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其故。曰。咬土瘠而民勞。吾撫之。不暇。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柳仲郢拜京兆尹。政號嚴明。後為河南尹。以寬惠為政。或言不類京兆時。答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邑之治。本惠養。烏可類乎。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四

唐裴坦長子娶楊收女。裝資豐厚。坦尚儉。聞之不樂。一日與夫人至新婦院。臺上視果。棊。迺卧魚尾。邊拂袖出。曰。亂我家法。今撤。宋范文正公。將為子純仁娶婦。或傳以羅為帷帳者。公聞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帳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亂吾家法。敢持至。當火之於庭。昔虞翻為其子納婦。止求小姓。顏靖侯戒其子。婚姻勿貪勢家。胡安定先生亦曰。娶婦欲其不若吾家者。苟率此義。則率羊可以盡

家法

南宋王敬弘孔淳之鬻大足以成禮

箕帚之外已悉長物又安有奇技淫巧得闖其

門乎

盧坦

救荒

為後

唐盧坦救荒兩事為後世法初坦為觀察處置等使於宣歙池等州值江淮大旱米價日長或說節其價以救人坦曰宣州地狹穀皆他州來若制其價則商不來矣價雖賤如無穀何後米斗及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坦乃借兵食多出於市以平其直人賴以生蓋趙清獻之救越州取此當塗縣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五

有渚田久廢坦以歲旱苟貧人得食取傭可易為功於是渚田盡辟藉傭以活數千人蓋范文正公之濟杭州取此

後漢襄楷上書曰天官宦者四星不在紫宮而在天

市明當給使王市里也宦者給使王市里可乎按

唐以宦者為官市使先是官中市外間物令官吏

主之隨給其直比以宦者為使謂之官市置白望

數百人抑置人物以紅紫染故衣敗縑尺寸裂而

給之仍索進奉門戶及腳錢名為官市實奪之嘗

有農夫以驢負柴宦者稱官市取之又就索門戶農夫曰我有父母妻子待此然後食今以柴與汝不取直而歸汝尚不肯我有死而已遂歐宦者街吏擒以聞由此觀之宦者審門閭謹房室司昏守夜供掃除之役乃其職耳掌財利出入贏縮與民市非任也

退之

之感二鳥賦於以風有國者乃不能以禽鳥畜士

意古之諫諍者非耶絕上林長楊矣按史貞元十

年置鵠鵠鷹狗皆有坊五坊給役者曰五坊小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六

兒暴橫取人錢物至有張網羅於人家門不許出

入或張井上使不得汲出錢物求謝乃去殃人若

此公所為賦也詩序為貞元十一年作感乎微矣

退之

韓退之送鄭尚書赴南海詩一聯云衙時龍尸集上

日馬人來馬人注謂後漢馬援討尋邑蠻衆不能

還者數十人留於象林南界所鑄銅柱下南蠻至

今呼為馬留人見新史南蠻傳而演繁露乃引傳

燈錄富那夜奢昔為毗舍利國王其國有一類人

如馬裸露王運神力分身為蠶彼乃得衣王後復

生中印度馬人感戀悲咽因號馬鳥大士中印度
在西域西域地與廣近昔唐時嘗有中印度人來
至廣境耶則大可笑西域處天地絕西與中國川
陝接境而廣居中國極東南距川陝已萬里謂西
域與廣地近豈胡粵一家耶

文章
之可
不慎

文章之作係人材性奚可勉為而擗管操觚春於動
俗一以擅美則勢易以驅賄或以誘因而喪失本
心墮敗素節誣莊柳於夷札競詭斯於伊周往往
而然雖昌黎不免况其他乎是其可不慎耶按唐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七

史鄭權傳權在京師以家人數多奉入不足求為
鎮有中人之助南海多珍貨權頗積聚以遺之大
為朝士所嗤薛廷老傳鄭權因鄭注得廣州節度
權至鎮盡以公家珍寶赴京師酌恩廷老以右拾
遺上疏請按權罪如此則權貪邪亡耻劇矣而公
為其時諸卿大夫作送行詩叙乃言權功德可稱
道家屬百人無數畝之宅僦屋以居可謂貴而能
貧為仁者不富之效權仁人乎彼其用為豪侈者
財為權幸散尚得謂貴而能貧乎李實者諂事李

齊道驛遠至京兆尹恃寵強慢不顧邦法是時
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聚斂徵求以給進
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
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聊生及謫通州長
史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見公自著順宗
實錄而公嘗上之書乃曰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
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
而已未見有赤心憂國事上如閣下者今年以來
不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盜賊不敢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八

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
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奸宿賊消縮摧沮魂亡
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
其何能及此校實錄所書若兩人然公豈不悟其
矛盾耶此無他蓋方殉人之求以通其情則逆耳
之言自非所當作方有求於人以効吾之忠則諛
面之浮詞熏心之虛美勢所必至亦何惑其然也
然大姦大逆年運而事往百世之下惟君子之言
為足以傳信乃學如退之辭如退之好言論如退

之慷慨自謂正直行焉如退之而猶若是小
於以言語文章調人至於詭情亂實則後世何所
折衷考信乎所謂匹夫而為百世師一言而為天
下法公亦不能無媿斯語矣

厚編
盤谷
始意
甚美

韓文公送李愿歸盤谷序為貞元十七年作按唐史
本傳愿西平王晟子與元初以父功推恩召授太
子賓客柱國門列戟顯矣未為不遇於時者而能
脫然遺去將宮於盤谷之中有事外之致可不謂
難也然非久復授節鉞歷徙諸鎮蓋非倘伴終其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九

身矣又邇聲色侈費用好以威刑操下豈輕裕長
袖粉白黛黑負寵爭妍者以蕩心悅目喜有賞怒
有刑入耳之言皆譽盛德其流漸至是然與宣武
之變絕城僅免其家威焉朝廷責愿不職貶秩所
謂車服不維刀鋸不加理亂不知黜陟不聞非愿
事也既以荒侈敗復起自貶所曾不少悛結納權
近官貨輒盡於賂遺蓋伺候於公卿之門奔走於
形勢之途處穢汗而不羞觸刑辟而誅僇微倖於
萬一老死而後止者愿實以之愿如此則公於知

人為少貶矣然愿歸盤谷始意甚美公亦安能道
拒其未然也

韓湘

世傳韓文公兄孫湘神僊人也嘗諷公冲舉公不從
一日因晏集忽席上開牡丹二朵詩其上云雲橫
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公未知其解後公
以言佛骨事潮州途中遇湘冒雪來曰憶花上之
句乎公詢其地名即藍關也遂足成其詩云予
按唐世系表湘字北渚公姪老成于公兄弁孫長
慶三年進士又按公集公詩題云左遷至藍關示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

姪孫湘一首他日有宿曾江口示姪孫湘二首而
賈島集寄韓湘詩又有過嶺行多少潮州瘴浦川
之句則公之赴潮湘寔從行非邂逅不期之遇也
而湘第進士去是年纔四年耳後官至大理丞湘
固公輩人何得有神僊事耶酉陽雜俎載韓愈侍
郎有疎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韓令學院中伴
子弟子弟悉為凌辱韓知之遂為街西假僧院令
讀書經句寺三綱復訴其狂率韓遽令歸且責曰
市肆賤類營衣食尚有一事長處汝所為如此竟

作何物。姪拜謝。徐曰：某有一藝，恨叔不知。因指堵前牡丹曰：叔要此花，青紫黃赤，惟命韓大奇之。遂給所須，試之，乃豎箔曲尺，遮牡丹叢，不令人窺。掘窠四面，深及其根，寬容人坐。惟管紫鑽輕粉朱紅。日暮治其根，凡七日，乃填坑，白其叔曰：恨校遲一月。時冬初也。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白紅，歷綠，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一韻曰：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姪且辭歸江淮，竟不願仕。據此則公自有疎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一

從姪挾術自售，乃遠從江淮來。又竟歸江淮，不復仕。非湘明甚，而花上之句，即姪於公還潮之後，述其初赴潮之詩，亦非公姪之逆自為也。今公遺集有贈族姪詩，擊門者誰子。問言乃吾宗。自云有奇術，探妙知天工，疑謂此人事記段成式與公同時不誣。而近日唐荆川史纂左編，全不致證，妄列湘道門。且謂湘送公藍關一宿，即辭去，公留之不可得。作別湘詩云：舉世都為名利醉，伊予獨向道中醒。他時定是飛昇去，衝破秋空一點青。既雅非公

本趣。燕詞句凡狠，退之家奴不為。至謂湘出藥一瓢，戒公日服一粒，以禦瘴烟。公謝湘有慮不脫死魂游海外，一思至此，不覺垂淚之語。何公一日衰，颯狂惑遂至此乎。反數千里而過，勤友人之憂哉。宜不然矣。編又謂湘公猶子，併其家世皆失之。白樂天與元稹執友，世稱元白。稹死，樂天為誌墓。稹少年養氣，位屬喜立事，不自回挫，宦跡所至，輒可觀。甄斥晚締交中人，以奸相位，素節盡矣。樂天雖曲隱其事，而不能掩其實。其二云：公始以直道律人，勤而行之，則坎壈而不偶，謫瘴鄉凡十年。髮班白而來歸，次以權道濟世變而通之，又齟齬而不安。居相位僅三月，席不暖而罷去。通介進退，卒不獲心。蓋實錄也。然方稹拜相，樂天為代撰謝表，乃云：臣遭遇盛明，不因人進，擢居禁內，訪以密謀，恩獎太深，讒謗並至。雖內省行事，無所媿心，然上黷宸聰，合當死責，不因人進，諱之也。欲蓋而彌章矣。讒謗並至，謂裴晉公。晉公豈讒謗人者耶。初，晉公為相，積方在翰林，結中人魏弘簡，規相位，欲力排去。

度。度討河北。慮度復有功。妨已進取。凡度所規畫。輒沮之。度憤。因上言。逆豎搆亂。震驚山東。奸臣作朋。撓亂軍政。陛下欲討河北逆賊。先去朝中奸臣。上不得已。為罷弘簡樞密。解積翰林。故曰代筆云。然與所撰墓誌。若更一手。志墓則白。自以其意為之也。雖誼存諱惡。而理謝溢美。若謝表則直以積意為之。故不同耳。以是知文章至於應人之求。害人心術。當是時。白雖辭不作可也。元積始為御史。言事慷慨。有諍臣風。遂遇中人仇士良。與爭驛舍。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三

不避亦矯矯自將者。取至為翰林學士。稍尊顯矣。則歸中人為援。尤附魏弘簡而傾裴度。以宰相僅三閱月而罷。然聲譽其平生辛苦。所自樹立。而棄之悲夫。

唐宣宗曰。若一立太子。則朕便為閑人。宋太宗曰。人心遽屬太子。欲置朕何地。人甚愛者。子。子復有足忌者。即後唐明宗嘗以中國多亂。身是胡人。禱於宮中。願天早生聖人。為生民主。其言甚達。庶幾哉。有堯舜官天下之心。末年貪戀大位。當壁無王。卒

聃子禍固。知亢龍貽悔。知進退存亡難矣。

裴休

劉昫唐書列傳。裴休與兄弟同學於濟源別墅。虞人

有以鹿贄傳者。傳忽之。召共食。休曰。我等窮生菜。食不克。今日食肉。豈日何繼。無宜改饌。獨不食。范文正公家錄。公讀書南都。留守有子同學而敬公。見公食粥。歸告其父。以公厨食饋公。既而悉已敗矣。留守子曰。大人聞公清苦。故遺以食物。而不筋。得非以相免為罪乎。公謝曰。非不感厚意。蓋食粥。其之已久。今遽享盛饌。後日豈能啗此粥乎。趙善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四

璩自警編石徂徠。介為舉子時。寓學南郡。王侍郎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殮遺之。石謝曰。其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享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繼。便以食還。二賢平生篤志苦學。不分心於衣食。乃人亦不得而衣食之有如此。何燕泉餘冬序錄。獨不及裴。裴傳家世奉佛。休尤深於釋典。中年後不食葷肉。然則休不肉食。異乎范石兩公矣。馬令南唐書。元宗賞花後苑。幸近臣臨池垂釣。臣下皆登魚。惟元宗獨無所獲。優人李家明因進詩曰。

元宗 賞花

王整垂釣與正濃碧池春暖水溶溶几鱗不敢吞
香餌知是君王合釣龍元宗大喜賜宴極歡歐陽
公歸田錄真宗一日集群臣賞花釣魚臨池久之
而御釣不食丁晉公應制詩曰鶯鷺鳳輦穿花去
魚畏龍顏上釣遲真宗稱賞群臣皆自以為不及
也按李家明者優人元子所謂諧臣顛官怡愉天
顏耳然其進詩有風道焉夫縉微餌明大魚且不
食之况龍乎若謂之詩則徒以捷給取寵解人主
顏面其用意庸辭且不及一優人群臣皆自以為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五

不可及何耶歐公言過矣南唐書元趙七延叙云

宋陸務觀著予頃見馬令南唐書乃借之臨江教
方伯家惜不見陸書也

唐 莊宗 健令

南唐莊宗好田獵獵中牟踐民田中牟令當馬切諫
為民請莊宗怒叱令去將殺之伶人敬新磨知其
不可乃率諸伶走追令擒至馬前責之曰汝為縣
令獨不知吾天子好獵耶奈何縱民稼穡以供賦
稅何不饑汝縣民而空此地以備吾天子之馳騁
汝罪當死因前請亟行刑諸伶共倡和之莊宗大

申新 戰國 伶 隱於

笑令得免去事與世所傳晏子數養馬王鳥者東
方朔殺上林鹿者郭舍人救乳母相類中牟令史
佚其名何澤為洛陽令莊宗畋獵澤潛身伏草間
伺莊宗當馬諫莊宗大笑為之止獵時多健令如
此亦莊宗之不殺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六

都統徐知詢數與知誥爭權知誥患之召知詢飲
以金鍾酌酒賜之曰願弟壽千歲知詢疑有毒引
他器均之跪獻曰願與兄各享五百歲知誥變色
左右莫知所為伶人申漸高徑前為詠語掠二酒
合飲之懷鍾趨出腦潰而死此伶人能以一死解
徐氏兄弟紛也然予謂伶人只合以二酒一什亦
可以無死又按金陵志申漸高者南唐優人上嘗
於便殿引鴛鴦賜周本本疑不飲別引卮傾酒跪
而進曰願陛下飲此酒庶見君臣同心上色變無

言者久之。左右皆駭汗。漸高竊喻其意。乃盡解其
飲之內。孟懷中趨出。上密使親信持藥請私第解
之。已不及矣。與此稍異。志又云。南唐建國。軍儲未
實。關市之利。歛率尤繁。農商苦之。時亢旱日久。祈
禱無應。上他日舉觴死中。示宰臣曰。近京三五十
里外。皆報雨足。獨京城不雨何也。諸相未對。漸高
進曰。雨懼抽稅。不敢入城。上悟。即日下詔。停一切
額外稅。信宿之間。膏雨告足。夫以微言悟主。感動
天意。顧諸宰相乃徒默默然。則漸高其殆以賢隱
於伶者與。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七

初魏人柴翁。以經義教里中。有女。後唐莊宗時。備掖
庭。明宗入洛。遣出宮。柴翁夫妻迎往之。至鴻溝。遇
雨。甚踰旬。不能前。女悉取裝具。計直千萬。分其半
以予父母。令歸魏。日見見溝旁。郵舍隊長項黠。黑
為雀形者。極貴人也。願事之。問之。乃周祖也。父母
大愧。然終不能奪。他日語周祖曰。君貴不可言。妾
有緡錢五百萬資君。時不可失。周祖因其資。得為
軍司柴翁。好獨寢。人傳其能司冥間事。一日晨起。

歐史
所以
獨粹

宋事
添過
於石

大笑不已。妻問之。不對。翁好飲。其妻逼令飲。極醉。
因漏言曰。花項漢作天子矣。其妻頗露之。見宋史。
張永德傳。歐陽公作五代史。記聖穆柴后傳。皆不
載。第云與太祖同里。遂以歸焉。太祖狀貌奇偉。后
心知其貴人也。事之甚謹。亦無柴翁事。不輕信。恠
妄。歐史所以獨粹專美也。

契丹耶律德光入晉。北歸。留蕭翰守汴。後德光死。翰
亦北歸。有同州郃陽縣令胡嶠。為翰掌書記。隨入
契丹。而翰見殺。嶠居虜中七年。亡歸。畧能道其所
見。地里風俗。作陷虜記。且云。契丹謂嶠曰。夷狄之
人。豈能勝中國。然晉所以敗者。王暗而臣不忠。因
具道諸國事。日子歸。悉以語漢人。使漢人努力事
其主。無為夷狄所擄。吾國非人境也。按此必出自
吾中國人。久陷虜庭。語歐陽公五代史。備書之以
志戒。越數十年。而宋事之慘。有過于石晉多矣。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八

楊升
唐好
詆斥
六一
夜舟
路錄

歐陽公五代史。稱錢氏燕有兩浙幾百年。其人比諸
國。號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鏐世。常重
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鷄魚卵殼。必家至而日取。

四

每筭一人以責其負。則諸索吏各持其簿列於庭。凡一簿所負。唱其多少。量為筭數。已則以次唱而筭之。少者猶積數十。多者至筭百餘人。尤不堪其苦。云云。錢氏子孫深不然之。有世昭者。遂為私考。載文忠嘗任文信幕官。文忠少年豪俊。多不檢同。幕尹洙。梅聖俞。諸公皆薄之。以聞于文信。一日。公張宴。客。文忠與一妓獨久之。始至。而公數責妓。效白。偶睡。憇涼堂。失却金釵。公命妓。即席請文忠為小詞一闕。以自解。文忠黽勉立就。座上無不咨美其文。而竊嘆文忠之薄行。公亦屢以為諷。而不虞文忠以為怨。作十國世家。深肆詆誣。如此。則是文忠以曲筆洩怨。非信史也。然近岑聞畧。吳越錢氏歸宋。令其從臣江漢臣上圖籍。漢臣慮賦重厲民。沉諸河。太宗大怒。廢斥死。後命右補闕王永均。吳越田永以錢氏稅畝五斗為一斗。曰。此天下之中正也。太宗從之。永曾孫珪官至尚書左僕射。封岐國公。江氏至民表。以直言正道重於世。子萬里至宰相死國難。君子以為陰德之報。則吳越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十九

賦厲民。非歐陽公一人之言矣。宋史范質子昂。平興國初。錢俶獻地。以旻為考功郎中。權知兩浙諸州軍事。旻上言。俶在國日。徭賦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屬。悉收笑欲盡。請釋不取。以蠲其故。旻之所奏。適符文忠後山談荒。又載吳越錢氏人成丁歲賦錢三百六十。謂之身錢。民至有老死不冠者。而文忠公異日作河南司錄。張君墓表。謂大聖明道間。錢文僖公守河南。多招集文士。而河南吏屬。適皆當時賢材。知名士。故其幕府號為天下之盛。文僖公善待士。未嘗責以吏職。而河南又多名山水。余日得從賢人長者。賦詩飲酒。以為樂。是文忠方深服文僖之待士。終其身且德之弗忘。怨何從生。然司馬溫公通鑑載吳越王錢弘佐年十四即位。溫慕好書禮士。問倉吏積穀幾何。曰。十年。王曰。軍食足矣。可以寬吾民。乃命復其境內稅三年。而五代史不載胡致堂於是致疑。要之史通叙錢氏之立國耳。通鑑顧獨載其一王一時事。宜不足相掩。至於美惡畢記。則五代史不害其為疎畧。而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二十

至誠以為報復。恐亦不然也。近世揚升菴氏好詆斥六一作丹鉛錄。遂亦摭摭以為公罪案云。

金鑿子中篇卷之二十八終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八

二十一

金鑿子中篇卷之二十九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改年
百未
者未有

史稱太祖欲改元。謂宰相曰。今改年號。須古來未有者。宰相以乾德為請。且言前代所無。遂用之。三年正月。平蜀。蜀宮人有人掖廷者。太祖因閱奩具。得鑑背字云乾德四年鑄。大驚曰。安得四年所鑄乎。

出鑑以示宰相。皆不能對。乃召學士陶穀實儀問之。儀奏曰。蜀少主曾有此號。鑑必蜀中所鑄。太祖大喜。因嘆曰。作宰相須是讀書人。今按宋朝類死。江南保大中。浚秦淮。得石誌。按其刻。有大宋乾德四年凡六字。他皆磨滅不可識。令諸儒參驗。廼輔公祐反江東時年號也。此不惟年號同。併其國號亦同矣。宇宙間變化紛紜。何事蔑有。獨以紀年之號。必求前代所無。不惑也夫。

石林燕語記劉溫叟父名岳。岳卒。溫叟終身不聽琴。

亦何

今攷史本傳。溫叟改都官郎中。克翰林學士。初出仕後唐。嘗居內署。至是溫叟復居斯任。時人榮之。溫叟既受命。歸為母壽。候立堂下。須臾聞樂聲。兩青衣舉箱出庭。奉紫袍兼衣。母命捲簾見溫叟曰。此即爾父在禁中日。內庫所賜者。溫叟拜受泣下。退開影堂列祭。以文告之。母感倍累日。不忍見溫叟。按此雖溫叟家不廢樂。謂終身不聽樂非也。且溫叟之內行淳至。亦何俟此耶。公孫几領太常定雅樂。而黃氏日抄遂譏以為其祖不聽孫廼喜言樂。尤非也。

金龜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二

之世

宋杜太后金滕之事。載之信史。莫有知其非者。元袁文清公集。載其事云。趙普退居洛陽。太宗疾之後。以此事密奏。太宗大喜。秦王廷美。吳王德昭。秦王德芳。皆由普以死。今宋史普傳無一語及之。李燾作通鑑長編。亦不敢載。私家作普別傳。始言普將死。見廷美坐於床側。與普忿爭。文清之言。足以破萬世之惑。而人鮮有知者。故表而出之。今按史本傳。普初年與帝相失。屏居洛陽。及入朝。

王

上書自陳。預聞昭憲太后及太祖顧託之事。帝感悟。召見慰諭。不久柴與錫趙鏞等。遂告秦王陰謀。帝召普言。願備樞軸。以察奸變。秦王果得罪死。及普疾篤。先是遣吏甄潛詣上清太平宮致禱。神為降語曰。趙普宋朝忠臣。久被病。亦有冤累耳。潛還。普力疾冠帶出中廷。受神言。涕泗感咽。是夕卒。二女皆笄。普妻和氏言。願為尼。太宗再三諭之。不能奪。賜長女名志願。號知果大師。次女名志英。號知圓大師。雖不能明言。與太宗締構陰謀。欲盡害諸王。萬年大統。獨歸子孫之意。及其它始末曲折。然大槩可見矣。

金龜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三

亦復不少

宋吳處裕掌金吾三十餘年。年八十八卒。蓋終于位也。初有右金吾上將軍王彥超告老。處裕語人曰。我縱僵仆殿階下。斷不學王彥超。年七十致仕。年七十致仕。猶以為異。至動色相戒。彼武人貪昧宜爾矣。王溥在相位。父祚以宿州防禦使家居。每公卿至。必首謁。祚置酒上壽。溥朝服趨侍左右。坐客不安席。輒引避。祚曰。此豚犬耳。勿煩諸君起。溥諷

祚求致仕。祚意朝廷未之許也。既得請，祚大罵溥曰：我筋力未衰，汝欲自固名位而幽囚我，舉大槌將擊之。親戚勸諭，迺止。身為防禦使，子作宰相，是亦不可以止乎？王嗣宗為中丞，日嘗忿宋白郭贊邪，昂七十不請老，屢請真宗，勅其休致。又遣親屬諷激之。及嗣宗晚歲，疾甚，猶享厚祿，徘徊不去。嘗謂人曰：僕惟此一事，未能免物議，嗟夫！此一事未能免物議，它又何問？嗣宗之見人，瞭矣。惜其不能自克也。吾輩亦知忿王嗣宗，未知究竟何如。年高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四

須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時共嗤謔，晚歲多因循。三誦白傅之詩，迺知古來如王嗣宗，亦復不少。良可畏也。李白洲刑侍，嘗以老不去位，為言者所劾。白洲詠行，路人寄與曰：車騎軒軒一道塵，後人相逼促前人。後人還有人隨後，若只如前後亦嗔吁。前人而妨賢人路，宜不免於後人之嗔矣。後人嗔之，而不知戒之，是使後人而復嗔前人也。

宋太宗朝，有雍丘縣尉武程上疏，願減後宮嬪嬙。太宗謂宰臣曰：武程疏遠小臣，不知官帟中事，內庭

示臣

縱使不過三百人，皆有掌執，不可去者。卿等固合知之。時李昉奏武程妄陳狂謬，宜行黜削。太宗曰：朕曷嘗以言罪人，但念其不知耳。終不之罪。後宮止克役三百人，疏遠小臣尚言之，以疏遠小臣妄言官闈事，天子不罪，皆盛世事。李昉何遽有斯奏哉。事載趙清獻公奏議。

宋史

有愧

乃兒

宋刁衍嘗上言刑人於市，與衆棄之，則知黃屋紫宸之中，非用刑行法之處。望今自御前不行決罰之刑，按隋盧思道亦嘗言殿廷非責罰之所。士大夫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五

之笞罪當贖，即符此論。自唐以來，襲舛承陋，至宋藝祖始用仁厚立國，以禮義待士大夫，故史稱其辱罵不及於公卿，鞭笞不行於殿陛，為一代法。此太平興國時也。去藝祖三幾，而衍有此疏，則太宗之盛德，有愧於迺兒者多矣。

張詠治尚嚴猛，嘗有小吏忤詠，詠械其頸。吏恚曰：非斬某，此枷終不脫。詠怒其悖，即斬之。呂公弼徙知成都府，其治尚寬，人疑少威斷。嘗卒犯法，當杖，扞不受。曰：寧以劍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劍汝自請，杖

宋史

守令

以格

外行

而後斬之。宋世守令以格外行事。法外殺人。然上卒能容之。於以見古者馭守令之寬。不肖者或縱其惡。而豪傑之士亦往往得藉以行其志。國初定律。凡在外各衙門。吏典祇候禁子。有犯死罪。從各衙門長官鞫問明白。不須申稟。依律取決。然後具由申報本管上司。轉達刑部奏聞知會。然罪固止於應殺。非若小吏營卒所犯。止合杖者也。今則守令之權漸奪。自笞十至杖百。屢得專決。而徒一年以上。必申請待報。往返詳駁。經旬月始得行。則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六

文案益繁。而徃行之濳繫亦多矣。

瘦竹談藪云。鄭宗聞紀聞云。乖崖帥蜀時。仕蜀者不挈家。給漣濯級縫二人。乖崖悅一姬。中夜心動。而起繞室行。但云張詠小人。於是稍令自近。及將歸。出帖子議親云。某家室女。房奩五百千。以禮遣之。皆未嘗有犯也。趙清獻帥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獻喜之。戲語曰。頭上杏花真可幸。妓應聲曰。枝頭梅子豈無媒。趙益感悅。夜語直宿老兵曰。汝識某妓所居乎。曰識之。曰為我呼來。去幾二鼓。不至復令

人速之。旋又止之。老兵自幙後出。公恠問之。兵曰。某度相公。不過一箇時辰。此念息矣。雖承命。實未曾往。它日置酒。公猶却此妓使勿進。元肖云。此說未然。某向見郭持正言。却有理。張帥蜀時。新有變。為帥守者。不許將家之官。擇處子十人。執浣濯。紉紉之役。張始不肯用。既而恐不便於後政。遂留之。執事二年。將歸。悉嫁之。則處子也。後趙為帥。聞其風悅之。然已不敢親近。置之它所。有宴即呼之。一日偶喜其中一人者。酒罷留之外舍。公先入宅。

金罍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七

曰。俟來呼汝。則入。女不勝喜。孔目官以下。皆通名請見。求庇覆矣。公又久不出。或覘之。則周行室中。連聲自此其名。趙某不得無禮。如是一時頃。廼呼語吏云。適間女子。可支錢五百千。明日便令嫁人。毛義夫云。清獻既留此女。入而濯足。且將復出。時天大寒。熾炭。命老兵持盆水出。忽舉盆澆炭上。烟火飛揚。滿室公悟。乃遣女去。余謂此皆流俗所傳。恐不得實。忠定清獻而未免剛制。它人獨奈何哉。慶朔堂前手自栽。便移官去未曾開。年年憶得成離

范文正公詩介

世人評詩好穿鑿附會

恨只託春風勾管來。此范文正公自饒州移潤后。以詩貽魏介之也。初公守饒州。乃於州圃之北。偏荆一堂。顏曰慶朔。以儀古諸侯藏朔之義。而且親植花卉。欄為二壇。既移潤而心不能忘。是以作詩而紀之。其本事如此。而後之人。觀公之堂。思公之政。及公詩之來。而爭和之。以刊於石壁者。下慮數十家。中有主人當日留真賞。魂夢還應屢到來之句。蓋屬公詩意也。見公鄱陽遺事甚明白。而曾見一書。乃言公於饒樂籍中有所屬。其去也。以詩遺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魏而乞之。此與他書所載。趙清獻筆青城一妓以迯者何異。小人不難於以筆舌污人。而亦波及二公。所謂滓穢太清者。不甚乎。

孔殷甫野史。趙周道為青城宰。嘗私倖一樂妓。及官滿挾以迯。為縣尉所追奪。愧恨久之。又因與其妻忿爭。感志云云。

世人評詩。好穿鑿傳會。不信心而信耳。甚可怪也。宋寇萊公。令巴東時。詩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此分明用常應物詩。野渡無人舟自橫一句。乃演七

位取錄

字為十字耳。而評者云。已是安排宰相事業。然則常詩曷云耶。程明道郊行即事云。莫辭酒盞十分醉。只恐風花一片飛。此融合老杜曲江詩。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唇。蓋約四句為兩句。而評者云。有浴沂風雪之趣。然茂以謂杜詩者。因其人傳會一至是耶。

金壘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天旱。太宗駕過館。詢所以致旱之由。眾皆不對。寇準獨言天旱。刑罰偏頗所致。太宗怒不答。已復召問。準請召兩府。及至。因極言參政王沔。庇弟淮盜所主財。至千萬。得不死。太宗顧問。沔污頃首伏罪。沔罷。準遂大用。宋史以準傳書之。蓋著準之剛直敢言。太宗善用言也。至宋白傳。亦載此事。題言準方詆訐求進。故沔被出。沔既以面伏罪。準言不虛。準職非諫官。御史因問而對。據寫忠憤。頗亦近徵明主。咨嗟直言。躡至大用。然豈準之本謀耶。此語或出宋氏家狀。史因而不改。然準太平興國五年。蘇易簡下進士。是歲宋白以禮部侍郎知貢舉。世

所謂王司也。汚妻白女。第復言曰。家用黃金器。蓋舉人所賂。其實白嘗奉詔。撰錢惟濬碑。得塗金器。非黃金器。因汚及白。以門生攻王司。又非其實。準不為無過矣。楊徽之者。清介純篤士也。尚名教。疾非道。干進者。嘗言曰。温仲舒。寇準。用搏擊取貴位。使後輩務趨競。禮俗浸薄。史稱為名言。云然。則準不幸以訟受服。受爵不讓。蓋自有以致之。老成名言。森然法度。殊可畏也。

寇萊公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多問其年。年少。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十一

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者。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乎。按萊公立朝事。君平生大業。發軔此言。觀此則世所傳公異日欲變鬚髮。趣取宰相。服地黃蘆。服丸者妄矣。自警編。寇萊公初為樞密直學士。賞賜金帛甚厚。乳母泣曰。太夫人不幸時。家貧求一縑作衾。不可得。豈知今日富貴哉。公聞之。慟哭。盡散金帛。終身不畜財產。後雖出入將相。所得俸祿。惟務施與。公外奢內儉。無聲色之娛。寢處一青。二十餘年。時時有破壞。輒命補葺。處士魏野贈

國

詩有無地起樓臺之頌。觀此則世所傳鄧州花燭。燭名著天下。相傳云是寇公燭法。公嘗知鄧州。公自少年富貴。不點油燈。尤好夜燕劇飲。雖寢室亦燃燭。達旦。每罷官去後。人至官舍。見廁溷間。燭淚在地。往往成堆者。此或亦公麤豪少檢。一事之失。恐非所以繫其平生也。晁氏曰。或云公在位時。與張齊賢相傾。朱能為天書降。乾祐。準知而不言。曾子固明其不然。曰。審如是。丁謂拂鬚。足以悅之矣。司馬温公訓儉文。亦言其奢侈。公歿後。子孫丐於海上。然以史考之。萊公蓋無子也。由此觀之。則世之厚誣萊公多矣。

金鑿子中篇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唐肅待制。與丁晉公同舉進士。為益友。後居水櫃街。宅相對。及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避之。或問其故。曰。謂之入。即大拜。數與往還。事涉倚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耳。後晉公南遷。唐曰。丁之材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不可以家百官。宜其及也。見李昉該聞錄。肅識慮過寇萊公。諸人遠矣。宋史傳。止載其與

唐肅 為益友

世多厚誣公

孫何丁謂書商游。廼不載此事

金罍子中篇卷之二十九終

六

十二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

明上虞陳絳用楊周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脫脫宋史傳梁顥雍熙二年進士甲科。歷端拱淳化至道咸平。至景德元年。凡二十二年。而權知開封府。夏六月暴病卒。年九十二。則顥登第年七十一也。遼齋閒覽載顥登第謝上表云。皓首窮經。少伏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

一

生之八歲青雲得路。多太公之二年。則訛為八十一。又云任終秘書監卒。年九十餘。而容齋四筆則又謂以國史攷之。梁公雍熙二年甲科及第。景德元年。以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暴病卒。年四十二。黃氏曰抄亦然。則遡其登第之年。才二十二耳。備列史臣論贊。謂方當委遇。中途天謝。又云梁之秀穎。中道而摧。兩人皆及見當代國史。不誣而李秀巖心傳朝野雜記亦載宋一代狀元年三十以下者二十八人。曰梁內翰顥年二十二。正與洪黃兩人

所記同。皆宋人記宋事。無可疑者。近世程寶璣等
士題梁顥墓詩。乃有四十登科五十二之句。并叙
其年四十四登第。官至秘書監。年五十餘卒。各載
宋史。則不知學士所見。是何宋史也。禮九十四。蓋
京府務殷於百司。顥以望期倦勤之年。恬然居之。
至於漸盡。蓋謝而猶曰。暴病卒。脫脫史。亡足據。著
甚。况稗官野史乎。

宋史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會
宋庠馮京。予按宋世科舉初以秋取解。春集禮部

金龜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二

考試合格者。列名放榜於尚書省。其後以李昉知
貢舉。繆取武濟川等。太祖別加殿試。始與省試各
次。互有升降。是為三試。終宋不改。其由鄉貢試禮
部。廷對皆第一者。廼惟王會一人。宋庠初以名郊
試。開封第一。禮部試第三。郊第一。故事。天子
諒闇。則罷殿試。就用禮部第一人為榜首。時真宗
崩。章獻太后臨朝。遂不復殿試。而以弟不可先兄
詔。易郊第一。真初第十。馮京鄉貢禮部皆第一。廷
試第二。仁和沈遵第一。時遵已由父蔭為齋郎。大

臣謂有官不宜先諸生。廼退遵而擢京第一。則庠
京三元。亦數偶然耳。此外有孫僅。自開封禮部皆
第一。真宗初立。不復廷試。就為第一。鄭毅東解。取
解省試。殿試皆第一。謂之三元。楊真慶歷二年舉
進士。京師試國子監。禮部皆第一。既試崇政殿。天
子臨軒。啟封見真名。對輔臣喜動於色。遂擢第一。
初授官。持母喪。病羸卒。先是其友夏真作龍首山
人。真謂龍首。我四冠多士。山人無祿位之稱。我其
終是乎。已而果然。則真且四試皆第一。張綱政和

金龜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三

中以三舍釋褐。徽宗御崇政殿。賜之及第。顧知舉
吏書張克公等言。祖宗有三元。及綱四元。克公對
曰。綱自本州升貢。次公試。次內殿合格。次升補上
舍。皆第一人。所以京師有五元之目。則綱且五試
皆第一。惟真天各位不升耳。孫漢公鄭獬官止侍
從。綱雖為宋名臣。迄不至相。曾庠皆位宰相。馮京
執政。史是以錄謂宋世三元止是二人者。不攷也。
僅事見朝野雜記。文獻通考。獬見石林避暑錄。真
見史本傳。綱見坦齋筆衡。按李心傳朝野雜記。謂

宋世狀元年三十以下二十八人內沈內翰連年
二十又記祖孫狀元者一家沈邁邁孫晦邁雖由
第一抑置第二當時不謂之非狀元也文獻通考
天聖二年進士二百人而省元吳咸狀元宋郊山
堂考索亦稱天聖乙巳御崇政殿賜宋郊葉清臣
鄭戩等一百五十四人及第四十六人同出身初
郊與其弟初居太學已著名至是禮部奏郊各第
三太后不欲弟先兄迺推郊第一而置初第十禮
部初奏各初第三豈第一人果吳咸耶考索據宋
朝會要宜不妄也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四

雜記記宋世父子狀元三家張去華去華子師德安
德裕德裕子守亮梁顥顥子固祖孫狀元一家沈
邁邁孫晦兄弟狀元二家陳堯佐堯叟孫僅孫何
皆本朝所未有古今詩話云孫給事僅僅孫暨則
僅暨亦祖孫狀元
宋太平興國五年放蘇易簡等進士一百一十有一
人是年張忠定詠名在甲科而公嘗謂吾榜中得
人甚多謹厚有雅望無如李文靖深沉有德量鎮

服天下無如王公面折廷諍素有風采無如寇公
當方面之寄則詠不敢辭既盛自誇其榜中得人
又自以身為榜中得人數其質直不自憚如此且
其品隲皆確論也當時榜中若蘇公易簡向文簡
敏中馬忠肅亮宋忠定湜晁文元迺皆卓然一代
名臣若謝泌之端直王礪之孝謹又雜出于他傳
皆復不與則其榜得人之多益又可徵矣易簡下
第二人為李若拙而史載其誕妄少學術當時以
第二人及第為榜眼若拙素無文故目為瞎眼又
以微得人果不在高科也
王氏揮塵錄太宗朝天下混一每歲放榜所得率江
南之秀其後又別立分數考校五路舉子以北人
拙於詞令故優取及南渡後北路陷沒於金齊人
選士惟江浙閩蜀於是吳潛又建議請分路取士
以收淮襄之人物亦祖宗遺意也按本朝分南
北中三卷取士議實昉此
宋張師德兩及相門為王旦所惜後世稱躁競者豈
然歸之矣近攷史傳稱師德孝謹有家法不交權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五

張師德

本朝分三卷取士昉此

貴時相頗不悅之。然亦多病。在西掖九年不遷。於官所謂時相。豈曰耶。則是師德方以簡仇得罪。異乎前聞矣。

澠水燕談又稱王沂公當國求抑奔競師德久次館閣。魯簡肅公盛稱張才德。沂公以未識為解。魯諷張見沂公。張辭不往。魯屢諷之。張重違魯意。始緣職事一往。沂公謝不見。張大悔恨。他日中書復議知制誥。魯曰。無以易張矣。沂公曰。張公器識德行。足以當此。但尚有請謁耳。逾年方命掌誥。謂魏

金華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六

公為沂公。向文簡為魯簡。肅蓋誤。然觀此。則是張果以一不見。王公為王公所望。官久次不進。及文簡屢以王意諷張。張始不得已。緣職事一往。王遂拒不見。而以此實其口。官竟不遷。王墮人之節。足謂險譎。而張亦守道不終。為人所陷。是誠可惜也。宋制臺諫官不得往來。不許私相見。蓋冀聞異同之言。以廓公正之路。寒黨蔽之源。其意甚善。故當其時。御史趙抃論劾宰相陳執中。而范鎮知諫院。乃力與之爭。抃遂繫鎮。至以為可斬。諫議大夫馮繼

朱制臺諫官不得往來

張不諷

請祖述王安石。已詔榜朝堂。為待御史李光所駁。右正言翟翬。繼復擊之。鷗又泚同官。不止如莊簡。徒以彼此事守相聯而已。吁。嗚呼。風寒諤之誼。此乎見矣。本朝御史臺如舊。而官不以諫名。迺默移其職於給事中。謂之六科十三道。嘉靖初。宰相嘗建言。許兩項官。互相糾劾。今不復然矣。

石林燕語記宋世宰相執政。未有兼東宮職事者。天禧末。仁宗初立為皇太子。因命宰相丁謂。馮拯。兼少師。傅樞密。使曹利用。兼少保。而任中正。王曾。以

金華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七

參知政事。錢惟演。以樞副。皆兼賓客。前此所無也。謂等因請師傅十日一赴資善。賓客以下。隻日互陪侍講。從之。蓋若其官。則思任其事。稱其職。丁謂馮拯知之。而况餘人乎。元世祖二年。以姚樞為太子太師。樞曰。皇太子未立。安可先有太師。以所受制還中書。其不欲虛受人官職。猶謂等意也。而直氣勁節。繫情元良。計培國本。誼凜然矣。今自莊敬薨逝。東宮虛位。且二十餘年。師傅保以東宮列銜。殆徧於閣部院。然未聞一人有以為言者。

程子謂本朝向敏中號有度量。至作相却與張齊賢爭娶一妻。為其有十萬囊橐故也。按宋史故相薛居正子惟吉死。孫安上不育。其居第有詔毋得質。易敏中違詔質之。會惟吉婦柴無子。盡蓄其貨產。及書籍。將改適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言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庇安上。真宗問敏中。敏中言近喪妻不復議婚。未嘗求婚於柴。真宗因不復問。而柴伐鼓訟益急。遂下御史臺按問。乃齊賢子太子中舍宗誨教柴氏為詞。齊賢坐責太常卿分司。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其家事乃乘時射利。至違詔勿卹。獨勿念身亦異。特故宰相皆有子孫。亦可醜矣。且一宰相死併漁其貨色。至闕兩宰相於朝。使人主有盡不信宰相心。得喪孰多也。齊賢亦當世名相。曲歸張氏。程子度而不言。豈責備之意有在。敏中至此一念弗謹。遂使平生睚眦之怨。得以奮筆行詞。詩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其是之謂乎。

王欽若本傳。欽若改太常丞。判三司理。欠憑由司時。毋賓古為度支判官。嘗曰。天下逋負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民病不勝矣。僕將啓蠲之。欽若一夕命吏勾校成數。翌日上之。真宗大驚曰。先帝顧不知耶。欽若徐曰。先帝固知之。殆留於陛下。收人心耳。即日放逋負一千餘萬。係囚三千餘人。帝益器重。重欽若。召試學士院。拜右正言。知制誥。為翰林學士。西川按撫使。還授左諫議大夫。叅知政事。給事中。會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路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咸平中。嘗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泰者。與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厚懿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惠秦將去。欽若已入院遂納所書于欽若妻李氏。李氏令奴祁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入試第五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與而登科去。仁雅持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即捕祁睿等亦請逮欽若屬吏祁睿本毫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毫州。欽若迺言向無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若厚命邢昺聞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承翰等於太常寺別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舉官洪湛嘗俱造湛門始但以銀屬一僧不知達主司為誰。昌等遂誣湛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收駕且死。睿又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備于家。它奴使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証驗。湛坐削籍流儋州。而欽若遂免。方湛代王旦入知貢舉。懿已試第三場。及官收湛賦家無有也。迺以湛假梁顛白金粟輸官。湛遂死。貶所人知其冤而欽若恃執人莫敢言者。昔孔子曰善則稱

人過則稱已。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怨益亡。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善則稱人。善在我也。過則稱已。過在人。而引之以自歸。善在我而稱之於人。如此讓善。故能不爭而怨亡。若欽若不然。善端發自它人。攘以為出已。惡業本由已造。推以歸諸人。其攘善也。非知慕為善也。攘富貴也。其推惡也。非知不善不當為。直推罪累耳。此市井小人之尤。何足訾焉。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富弼傳弼使契丹契丹欲增幣且曰遺我之辭當曰獻否則曰納。弼力爭之。契丹復使劉六符來。朝廷竟以納字與之。按中國以歲幣事戎。辭又云納。辱矣。然事止如此。遼史劉六符傳。迺云六符與耶律仁先使宋。定進貢名。宋難之。六符曰。本朝兵強將勇。海內共知。人人願從事於宋。若恣其俘獲。以飽所欲。與進貢字孰多。况大兵駐燕。萬一南進。何以禦之。顧小節。忘大患。悔將何及。迺從之。歲幣稱貢。狄乃好為嫚詞。以自誇其國。然何以稱信。言近莆田柯維騏宋史新編。遼國劉六符傳。乃不能判

正斯繆。一仍遼史舊文為可恨云。

狄青破邕州。斂賊積屍以為京觀。屍有衣金龍衣。又得金龍帽於其旁。衆言儂知高死矣。當亟奏。青曰：安知其非。寧失知高。敢欺朝廷耶。其後知高果不死也。晉王濬伐吳。吳都督孫歆遣軍出拒。大敗。濬表上已得孫歆頭。初杜預遣周旨伍巢等率奇兵襲歆於樂鄉。伏兵樂鄉城外。歆軍之敗還也。旨等發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王帳下虜歆。至是預生送歆洛中。以為大笑。蜀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書功行賞。了無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案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然則青寧失知高。不敢欺朝廷。亦知有孫歆李順事耳。

學士睢陽滕甫撰孫威敏征南錄一卷。言平南之功。皆本孫沔。狄青之至。莫能出其右者。余靖歸美於青。非實也。甫時通判潮州云。今按史威敏徵南。亦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二

無孫一事。其可信哉。抑或亦滕阿私所好與。

文正公守南陽少日。師魯忽手書與文正。別仍囑以後事。文正極訝之。時方饌客。掌書記朱炎在坐。炎老人好佛學。文正以師魯書示炎。曰：師魯以遷謫失意。遂至垂理。殊可恠也。宜往見之。為致意。開喻之。無使成疾。炎即詣見。而師魯已沐浴衣冠而坐。見炎來。道文正意。乃笑曰：何希文猶以生人見待。洙死矣。與炎談論頃時。遂隱几而卒。炎急使人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三

馳報文正。至哭之甚哀。師魯忽舉頭曰：早已與公別。安用復來。文正驚問所以。師魯笑曰：死生常理也。希文豈不達此。又問其後事。尹曰：此在公耳。乃揖希文復逝。俄頃又舉頭顧希文曰：亦無鬼神。亦無恐怖。言訖遂長往。存中以此嘆師魯之所養。今按文正公集。公所與韓魏公書。為師魯乞墓表。記師魯卒時。曲折頗不類。書云：師魯去赴均州。時已覺疾作。僅百餘日。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以存沒見托。至五日而啓手足。初相見時。却且暮。久不

疾勢漸危。遂中夜詣驛看。他告伊云。足下平生節行。用心待與韓公。歐陽公各做文字。垂于不朽。他舉首叩頭。又告伊云。待與諸公分俸贍家。不令失所。他又舉手云。渭州有二兒子。卽就枕。更不他語。來日與趙學士看他。云夜來示論。並記得已相別矣。顧家人則云。自了當。不復管汝。略無憂戚。官員又問以家事。荅云。參以人事。則不樂也。終更無言。又兩日。猶能扶行。忽索灌漱。訖。憑案而化。眾人無不悲泣。無不欽服其明也。莊老釋氏齊死。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四

生之說師魯盡得之。奇異奇異。又細註云。別趙學士云。不但化。別韓倅云。少年樹德。別賈狀元云。亦無鬼神。亦無煩惱。如此而已。及爲師魯作河南集序。亦畧及之。都無死而復甦。笑談等事。及韓魏公作墓表。亦曰。疾革對賓客妻子。無一感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亦未有他事也。且師魯被董士廉之誣。自知潞州。貶崇信軍節副。徙監均州酒稅。得疾。乃沿牒而至南陽。故文正書謂得提刑司文字。昇疾來鄧。豈移官鄧州哉。傳言失措。區區失

形存中。輕信傳聞。而好語怪。故不覺其言之異也。烈行怪多。僞嘗爲蔡君謨所知。與歐陽文忠公共薦于朝。及蔡君謨母死。烈往吊其家。匍匐而進。人問之曰。此詩所謂凡民有喪。匍匐救之者也。其所爲類如此。後爲其妻訟。不睦事。爲監司所按。詔置獄。劾治。司馬溫公爲諫官。上疏救之。曰。烈旣嘗爲近臣所推。必無甚過。若遽摧辱。恐沮傷山林處士之氣。然亦竟坐罪。見石林燕語。而元人號輟然子。拊掌錄亦載此事。謂烈爲巾幗。轉與二十餘生望。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五

門以手据地。膝行號慟。而入孝堂。婦女望之。皆走。君謨匿笑受吊。時李遣書匍匐圖。予按尹和靖嘗謂伊川之學。本於至誠。疏通簡易。不爲矯異。或云匍匐以吊喪。誦佛經。以追薦。皆無此事。則知當時輕薄者流。白眼禮法之士。造爲不根。卽此戲笑。已偏歷詆誣。非特烈矣。至與妻訟。則朱子嘗言。陳好古行禮。其妻厭之。而求去。蓋遭值不幸。孔門出妻。何足深訾。固無虧於儒行之大也。

韓魏公爲歐陽公墓誌。詔稱自漢司馬遷沒幾千年。

而唐韓愈出愈之後又數百年而公始繼之氣談相薄莫適高下。蘇文忠序六一居士集則云自漢以來五百有餘年而後得韓愈學者以配孟子蓋庶幾焉愈之後三百有餘年而後得歐陽其學推尊韓愈孟子以遠于孔子二公推崇歐公以公配韓愈則同而一止溯其源于子長一乃極其統于孔子蓋蘇以文人相慕其致宜然而忠獻論確矣

歐陽文忠公內制集自序謂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六

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屠之說祈禳秘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果可謂之文章者與吁感慨深矣然公今集中猶載道場齋文道場功德疏右語道場青詞道場密詞種種諸不一而足豈公不能不為之又欲為而發嘆於斯耶抑公獨能以周公孔子之道易老子浮屠之說其所禱秘祝一本於道德性命者耶

劉敞原父舉慶曆進士廷試第一編排宮中聖旨其內兄也以親嫌自別迺以為第一一二處名耳然

廷試天子臨軒人臣何嫌可遠耶蔡京與蔡襄同部晚出欲附名閣自謂族弟政和初襄孫佃廷試唱名居首京侍殿上以族孫引嫌降為第二佃終身恨之蓋事可笑有如此

宋李俶與宋郊同官翰林懼其軋已因潛奏郊姓符國號名應郊天又曰郊交也宋郊為不祥仁宗雖不惡郊迄今郊改名是為其說尚行也孫沔知杭州州有富人許明父禱于水仙大王廟而生故幼名大王兒沔其所蓄名畫不予因按以為僭王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七

配之如沔所為欲加之罪者然亦見當時多諱矣戰國時趙廼有苦成帝魏曹問字元首乃宗室子南史民間子乃有名皇太子者聞於朝初未嘗罪也徽宗政和八年有戶部幹當公事李寬奏請禁中外以聖為名字者給事中趙野又請禁天子併君王字悉革正之又有浮梁丞陸元佐上書言選人徐大明陳不顯謹按大明文王之德不顯文王之謨皆取王者之實以為名請悉令改正之夫天道也聖德也文王聖也豈天子所顯而后穆若

雖天子亦以自命其臣下矣。且漢武帝世有光祿大夫吾丘壽王。昭帝世有太史令張壽王。哀帝世有大鴻臚馮野王。有北海相平丘。秦周字平王。北史段孝言傳。客有宋孝王楊惜傳。小字秦王。彼皆腹心大臣。或肺腑至戚。乃至以人臣所不可當之號。朝夕人主之前。而倏然上下相安。不以為異也。世之質實鮮忌諱如此矣。徽宗禁天下稱聖。稱天。稱君王。欲飲以自為尊。而昏德公之封。則所謂聖與天與君王安在。是亦不可以鑒乎。

寄學子中篇卷之三十一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異端假吾儒而重久矣。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謂濂溪之學出於壽巖禪師者。此類耶。然濂溪他日歸老九江。嘗於歸宗寺結青林社。以與真淨文禪師者游。若以踵夫白蓮之故者。而又名寺左之。

金魯一山解卷之三十一

溪曰鸞溪。擬虎溪其事為佛者所盛傳。比自譚耶。抑道大德宏。無不可耶。攷先生嘗題太顛堂詩有曰。退之自謂如夫子。原道深排老佛非。不識太顛何似者。數書珍重更留衣。觀其絕退之之嚴例。其他皆誣決然也。

王荆公初年氣高。不可一世士。而心獨慕周茂叔。嘗三及門往候之。而辭焉。荆公喟然曰。吾不可求之六經耶。蓋自此不復請矣。予謂以彼荆公之材。值其未壞。其刻意向道。未有可遠絕之。

易然
人豈
易然

理而茂叔儒者其胸次寬厚亦不宜遽有深絕之
人以夷之墨者再而孟子見之三而不見荆公豈
非茂叔之過哉及考邢恕叙明道先生事乃云茂
叔聞道甚早王荆公為江東提點刑獄時已號為
通儒茂叔遇之與語連日夜荆公退而精思至忘
寢食始徵荆公於茂叔深矣羅所傳論也

王荆公急行新法一時賢人君子舊臣宿老皆出力
與之爭而公亦仇之力獨呂惠卿以為不可不行
故公首薦之元祐初司馬溫公入相急改新法而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顧役一事一時賢人君子如蘇文忠范忠宣皆以
為可毋變公不為動蔡京知開封府獨依公五日
之限盡改畿縣顧役之法公以是大悅之二公皆
君子平生不悅聲色不愛官爵同而柔曼之情脂
膏之態二公者乃皆浸淫入之而不自覺未幾而
卒皆為所賣昔堯之治而曰難壬人孔子告顏淵
為邦而必曰遠佞人吁豈易然哉
人各有蔽雖大儒君子不免夫馮道之不終而亡耻
三尺豎子能言之而王荆公有取焉司馬溫公深

鄧馮道而阿好揚雄獨不知二公當揚雄馮道時
亦肯為揚雄馮道否此其所蔽也

王介甫有明妃曲二首溫公和焉今具二家集中云
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云家人萬里
傳消息好在蘊城莫相憶君不見咫尺長門閉阿
嬌人生失意無南北此荆公之詞也云宮門銅環
雙獸面回首何時復來見自嗟不若任巫山布袖
黃簪嫁鄉縣云妾身生死知不歸妾意終期悟人
王目前美醜良易知咫尺掖庭猶可欺君不見白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頭蕭太傳被讒仰藥更無疑此溫公之辭也書曰
詩言志觀於此二詞二公之志何如哉

王安石子雱常稱商鞅為豪傑之士言不誅異議者
法不行安石亦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
令法必行父子間議論如此雱季安石與之詩云
斯文信有奇天豈偶生才一日鳳鳥去千年梁木
摧介甫氣壓天下謂司馬歐陽公輩何有若新經
著字說倏然欲做大賢上事乃安以孔子議其見
可笑也

蘇東坡集中咏王莽董卓據紀年不詳其何時作大

抵王荆公罷相歸金陵呂吉甫發其母使齊年知

母使上知書時也故前一章言莽不識經綸紛紛

妄作以譏介甫後一章以呂布比吉甫言其反覆

皆取兩人同姓寓風刺也

鶴林玉露載馮京父商也壯年無子將如京師其妻

授以白金數笏為買妾資及至京師買一妾立券

償錢矣問妾所自來涕泣不肯言固問之廼言其

父有官因綱運欠折鬻妾倍償遂惻然不忍犯遣

金瓶梅中篇卷之三十一

四

還其父不索其錢及歸妻問買妾安在具告以故

妻曰君用心如此何患無子居數月妻有娠將誕

里中人皆慶鼓吹喧闐迎狀元京乃生按世傳京

父名商據此乃商非各商也而近時楊升菴謂氏

族言行錄載京父名式任其官京生而後邁不群

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將作監丞通判荆

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年京舉進士第一

為將作監通判荆南如式之言時人謂式為知子

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則京父不但不名商

亦不為商也當亦非必有還妾之事皇朝類苑黃

氏日抄古今紀要略同而宋史新編又載京嘗過

外兄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妻亟請而嫁之則

京寔嘗從更外兄為同年妻請嫁其妾寔盛德事

然不在京父矣

老韶慶元人韶之父為郡小吏給事通判廳勤謹無

失歲滿當代不聽去後通判至復用之因致豐饒

夫妻俱近五十無子其妻資遣之往臨安置妾既

得妾察之有憂色且以麻束髮外以綵飾之間之

金瓶梅中篇

卷之三十一

五

泣曰妾故趙知府女也家四川父歿家貧故鬻妾

以為歸葬計耳即送還之其母泣曰計女聘財猶

未足以給歸費且用破矣將何以酬徐曰賤吏不

敢辱娘子聘財盡以相奉且聞其家尚不給盡以

囊中貲與之遂獨歸妻迎問之曰妾安在告以其

故且曰吾思之無子命也我與子周旋久若有子

汝豈不育妻亦喜曰君設心如此行當有子矣明

年遂生韶見宋史與鶴林玉露記馮京父正類而

馮事幻予蓋辨之矣宋惟溫國荆國兩公嘗還妾

然皆儒者且相亦何有。而袁父簪筆小吏可不謂難已哉。惜史尚不能舉其名也。然既有子亦託以傳矣。此女之父官二千石。歿而不能返其喪與其家。若無他者。可不謂清貧乎。而官不能恤一小吏恤之何也。

沈存中筆談朝士劉廷式本田家。隣翁有一女子。約與廷式爲婚。後契濶數年。廷式讀書登科歸鄉間。而隣翁已死。女因病雙鬢。家極困餓。廷式使人申前好。而女子之家辭以瞽。仍以傭耕之家。不敢如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六

士夫。廷式堅不可。卒與成婚。閨門極雍睦。其妻相携而後能行。凡生數子。廷式嘗坐小譴。監司欲逐之。嘉其有美行。故爲濶略。其後廷式管勾江西太平宮。而妻死。哭之極哀。蘇子瞻愛其義。爲文以美之。陳無已叢談華陰呂君舉進士。聘里中女而行。既中第。女家言曰。吾女故無疾。既聘而目盲。敢辭。呂君曰。既聘而目盲。君不爲欺。又何辭。遂娶之。生五男。皆中進士第。其一人則丞相汲公也。又程氏。周恭叔自太學。早年登科。幼議母黨之女。登

科後其女雙鬢遂娶焉。愛過常人。伊川曰。願未三十時亦做不得此事。按二人皆娶瞽女於登第之後。今人知恭叔事耳。然尹和靖嘗謂伊川。請涪後數年。周以酒席有所屬意。既而密告人曰。勿令尹彥明知。又曰。知又何妨。此不害義理。後伊川歸洛。和靖以是告之。伊川曰。此禽獸不若也。豈得不害義理。又曰。以父母遺體。偶娼可乎。事傳於和靖。必不誣如此。則隱微之行。周蓋媿二人矣。

劉元城先生初除諫官。以母老辭。毋勉使爲之。廼供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七

職。鄒公浩除諫官。恐遺親憂。欲固辭。母曰。兒能報國。吾何憂。遂就職。唐璘寧宗時。拜監察御史。臺吏且至。璘皇恐。避不敢詣闕。母曰。人言此官好。汝何得憂乎。璘曰。此官須爲朝廷爭是非。一拂上意。或忤權貴。恐重爲大人累。何得不憂。母曰。汝第盡言。吾有而兄在。璘拜謝入就職。諫官銜史職。雄地峻。人以爲顯身榮親耳。三公顧覆爲其親憂。三公不欲虛受人官職矣。後元城供職未幾。卽論胡宗憲。至二十四章。論章惇十九章。惇必欲殺之。春循梅

三公不欲受人官職

新葛寶雷化八州歷其七。鄒公諫廢皇后孟氏得
編管璘既就職首論韓侂胄奏行簡

杜莘老嘗嘆曰。臺諫當論天下第一事。若有所畏。故

言其次。是欺其心。不敬其君者也。論天下第二事

已謂自欺其心。賊其君矣。異時若上疏乞禁銷金

鋪翠。鹿胎冠。子凌雲巾。方鳥禁嚮糖獅子。乞省士

大夫宴會。遂南戲。子乞省士大夫相見揖拜之禮

乞添額取進士。若是者不知天下事第幾等耶。朱

子曰。今世人材若所謂剛大之氣者。且先一筆勾

金學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八

斷秤。停到第四五等氣。字厭厭布列臺諫如何得

成。事故某向謂姓名未出。而內外已知其非天下

第一流矣。由此觀之。天下第一流人。廼能論天下

第一等事也。

他書言司馬光卒無後。時人以公盛德諱言之。今按

宋史本傳。公一子康。邵伯溫傳。康李子植。幼宣仁

后。欄之。呂大防曰。康素謂伯溫可託。請以伯溫為

京教授。教之。伯溫既至。則誨植曰。溫公之孫大諫

之子。賢愚在天下。可畏也。植力學不懈。卒有立則

事 天下第一

司馬公無後

國

公後幸有一孤孫。且見成立矣。范冲傳。冲性好義

樂善。司馬光家屬皆依冲所撫育之。請以光之族

曾孫宗召主光祠。以公族曾孫宗召主公祠。豈公

死。康亡。幾亦死。子植又死。無後。兄且之孫曾。又亡

可繼嗣者。故特取公之族曾孫奉公祠。耶。忠義傳

司馬夢求者。光之後嗣。母程節婦也。舉進士。調江

陵沙市監鎮。元兵至。夢求朝服望闕再拜。自經死。

蓋又公族曾孫宗之自出耳。洪容齋則又謂溫公

無子。以族人之子康為嗣。其賢如公。康之子植復

金學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九

賢如康。植蚤亡。而公之世遂絕

鄒浩為穎昌教授。范純仁為守。屬撰樂語。浩辭。純仁

曰。翰林學士亦為之。浩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

業則不可。當時志完為教授。擬於祭酒司業。故見

潤略於翰林學士。予按。本朝成化初。嘗以上元

燈火詩讚。令翰林諸臣擬進。時章懋黃仲昭為編

修。莊景為檢討。曰。翰林之官。以論思代言為職。雖

曰供奉文字。然鄙俚不經之辭。豈宜進於君上。因

上疏諫被謫。然則雖翰林學士。亦不當為也。志完

穎昌 先後 兩現 共盛 事

程氏遺書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一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迺是呂涇野釋云。古人一拜如此。重安肯諂佞也。

程大中。公知漢州事。中元節。宴開元寺。酒方行。眾呼曰。佛光現。觀者相騰踐。不可禁。公安坐不動。頃之乃定。明道先生調鄆縣主簿。南山僧舍有石佛。歲

傳其首。放光遠近。男女聚觀。晝夜雜處。前政莫能禁止。先生始至。詰其僧曰。吾聞石佛現光。有諸。曰。然。戒曰。俟復現。必先白。吾職事不能往。當取其首就觀之。自是不復有光矣。

程氏遺書先生語子良曰。納拜之禮不可容易。非已所尊敬。有德義服人者不可。余平生只拜一人。其一呂申公。其一張景觀。奉議也。昔有數人同坐。說一人短。其間有二人不說。問其故。其一曰。某曾拜他。其一曰。某曾受他拜。王拱辰君貺。初見周茂叔。

為與茂叔世契。便受拜。及坐上。風起。說大畜卦。君貺乃起曰。某適來不知受却。公拜。今某却當納拜。茂叔走避。君貺此一事。亦過人。謝用休問。當受拜。不當受拜。曰。分已定。不受。迺是呂涇野釋云。古人一拜如此。重安肯諂佞也。

呂太尉赴延安帥。道出西都。時程正叔居里中。謂門人曰。吾聞呂吉甫未識其面。明日西出。必經吾門。我且覘之。迨旦。了無所聞。詢之。則過已久矣。道傍多不知。正叔嘆曰。夫以從者數百人。馬數十行道。

中能便悄然無聲。馭眾如此。可謂整肅矣。立朝雖多。可議其材。亦何可掩。余謂惠卿方由荆公之門。故過程氏之里。而不入其室。亦亡足恠。然其行道。乃更閭然。豈其屏騶約。從不敢過。為薰灼。如博陵豪族之過李公輔耶。夫以惠卿之惡。而正叔猶不欲掩其材。斯所謂憎而知其善者也。

淮陰義婦富商之妻李氏。有姿色。邑人有同商者。見而悅之。因道殺其夫。厚為棺殯。持其喪以歸。給云溺死。且盡歸其財。無一毫私焉。于是俟其葬而除。

服謀為婚。且自陳有義於其夫。義婦亦為之感泣。許而嫁之。一日家有大水。水有浮漚。其夫輒顧而笑。義婦問之。未應。固問之。恃已生二子。不虞其妻之讐已也。即以實告曰。前夫之溺。我所為也。已溺復出。勢將自救。我以筒刺之。遂沉去。刺處浮漚之狀。正如今日所見。義婦默然始悟其計。而復讐之心生矣。即日奔告有司。卒正其獄。夫讐既復。又自念。以色累夫。以身事讐。一子讐人之子也。義不可復生。即縛其子投於淮。已而自投焉。故謂之義婦。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又北神烈婦有美色。夫為小商。舟行上下。載以自隨。至地名北神。其夫病死。貧無以殮。同舟富商者假貸與之。衾棺之費。一切皆具。商自恃有息。顧其妻以為已物。烈婦既葬之。三月復墓。以歸富商迫之。勢甚急。遂取其嬰兒。縛至胸前。母子號呼。赴淮而死。惜哉。亡其姓氏。以其死於北神。故號北神烈婦。兩婦見徐節孝集。然淮陰之義。何如北神之烈也。婦止此一身事其夫耳。若夫死復更事。事之夫。息與事夫之讐。曷異尚足稱義乎。魏蔣濟萬機論云。

甲作乙婦。丙來殺乙。而甲不知。遂嫁丙。作妻。生二子。丙乃語甲。甲因丙醉殺之。並害二子。於義剛烈。得寬死否。答云。文子潔行專一。不以鼓刀稱義。今又改嫁已絕先夫之恩。親害胞胎。又無慈母之道。按蔣廼虛設此論。以擬事變。而淮陰婦事。乃暗與之合。或世亦傳會為之。而節孝偶有取焉。然蔣之論確矣。

徐節孝呂東萊兩公議論古人一事。其見偶合。茲為拈出。節孝云。與人不苟合。可知其所守之正。楊綰以清儉在位。天下之士多敝衣為儉。以求合於綰。惟武元衡素好鮮美。不改所為。至其議論。則未嘗苟從。蓋惡衣食未足以為賢。惟不苟合。乃可以見其人。東萊亦云。毛孝先崔季珪等用事。貴清素之士。于時皆易車服。以求高名。而徐邈不改其常。大凡人多為世態習俗所駮。有為善所驅者。有為惡所驅者。不為惡所驅。猶可用力。至於不為善所驅。方始見胸中有所立。按此兩論。最精微。儒者制行以已。合滄流俗。雖忠信廉潔。而不免為鄉愿。奚取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一

徐節孝 東萊 兩公 議論 古人 事

哉武元衡當作儒術元衡弟楊紱當作鄭餘慶等
見舊唐書

崇寧四年鮑耀卿言州縣學考試未發文字精弱先
問時忌有無苟語涉時忌雖甚工不取如曰休兵
以息民節用以豐財罷不急之役潛入仕之流諸
如此語今悉糾之宜禁止詔可按此數語皆爛熟
時套豎儒頤頰中常談猶切用為時忌不知當年
士子所答策云何其試而列上第者何也五年臣
僚又言比者試文有以聖經之言輒為時忌而避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四

之者如曰大哉堯之為君以為哉與災同制治于
未亂安不忘危吉凶悔吝生乎動則以為危亂凶
悔皆當避不諱之朝豈宜有此吁至是又禁及聖
經諱及嫌字矣

梁適傳適孫子美崇寧間任河北都轉運傾漕計奉
上至捐緡錢三百萬市北珠以進北珠出女真子
美市於契丹契丹嗜其利虐女真捕海東靑以求
珠兩國之禍蓋基於此子美用是致位通顯按子
美當時亦一已通顯豈虞禍兩國哉然遼亡而

市北珠事 其宋 史不 甚顯 而關 係甚 大

宋因之則其禍又不止兩國矣事具宋史不其
而所關繫甚大故著之

龜山嘗言圭角多刺人眼目亦易玷缺故君子處
世當渾然天成則人不厭棄矣龜山此言是其平
生得力處在此它日失足處亦在此唯顏子渾然
天成孟子已露圭角然人亦安能遽做顏子若合
下便學它渾然天成則模稜糊塗矣一鄉皆稱善
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善人豈復有人厭棄者然君
子不貴也一家非之一國非之天下非之吾人所

龜山 此言 平日 得力 處在 此失 足處 亦在 此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五

蔡京撰姦黨碑詔州縣立石長安石工安民當鑄字
辭曰民愚人固不知立碑之意但如司馬相公者
海內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民不忍刻也官府怒
欲加之罪民泣日被役不敢辭乞免鑄安民二字
於石末彼工知世間有司馬相公如此紹興初有
旨令毀公墜碑孫舍人君孚云方毀折之際大風
走石群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
墮於碑下兩工愚智千里也

石工 愚智 千里

金鑿子 中篇卷三十一

蔡寔者開封人。以諸生試第。揣蔡京且復用。遂倡言

紹述擢第一。蔡寔就一意附京。叙族屬尊京為叔

父。它日京命攸修等出見。寔亟云。向者大誤。公乃

叔祖。比諸父行也。遽列拜之。京之得以族孫視佃

者。蔡襄死。京無求于佃故也。寔且不敢以族父事

京者。不欲重行京之諸子。寔方有求於京故也。

太伯上孫寺丞書云。雞鳴而起。誦孔子孟軻群聖人

之言。纂成文章。以康國濟民為意。進孟於孔子。且

曰。群聖人尊之至矣。集中時引用七篇特多。謂李

不喜孟。至於不讀。妄也。世遂傳泰伯因不讀孟子

義疏不試四科優劣論宋人葉紹翁力辨之以為

無足事。此年泰伯實不與試

宋紹興間。張忠獻公為相。不主伊洛之學。一時諫官

陳公輔輩。遂倡言伊川之學。惑亂天下。請加禁絕

而尚書呂社。獨申奏謂程頤之學。專宗中庸以為

入德之要。中庸曰。君子而時中。頤之所得也。近世

小人慕之。遂變巾易服。互相汲引。所謂小人之無

忌憚者。非學之繆。乃學者之罪也。此論特公社忠

此論

獨公

獻客也

汪藻代張邦昌勸進表云。天下屯危。方苦存亡之未

定。而古人事業。惟觀濟否之何如。使生靈相顧以

無歸。雖溝瀆自經。而奚益。輒慕周勃安劉之計。庶

伸程嬰存趙之忠。又為雪罪表云。孔子從佛。所之

召。本為尊周。紀信乘漢王之車。蓋將誑楚。其掩飾

巧矣。及邦昌安置。當草制。乃云。方宗社有非常之

變。乃人臣思自盡之時。而不能抗虎狼強暴之威。

徒欲為鼠雀偷生之計。何一事而先後是非迥絕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七

耶。又嘗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

中。紫氣秋潭。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冤。咸

舉。旆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胄。以見國人。其贊

美至矣。及伯紀遷謫。汪為行詞。乃曰。朋姦罔上有

虞。必去於驩。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何一

人而先後邪。正類殊耶。故由邦昌失於先之過。誤

由伯紀失於後之妄毀。蓋藻胸中。本不知有張邦

昌。李伯紀。徒隨其人之升沉用舍。以為是非邪正

文人無學識。操行乃爾

汪藻

行

汪藻進修日曆狀。謂漢法太史公位在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自唐及本朝亦皆以宰相監總國史。按藻此疏緣衛宏注漢官儀之誤。宏云武帝時。今按漢書百官公卿表丞相與太尉御史大夫位三公。而丞相特重。蓋向上無官矣。奉常官屬。乃有太史與太樂。太祝太宰。太卜太醫。爲六令丞。故司馬遷云。嘗陪下大夫之列。又曰文史星曆。近乎卜祝之間。固王上所戲弄。倡優畜之。流俗之所輕也。安得武帝時。尊重是官。若宏所言乎。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九

八史公遷自爲以尊其父。其官固太史令耳。郡國上計。則不妨先上太史。重國史也。宰相監修史。人主觀史。自是後世史職一阨。藻何得傳會漢事。從史本朝。誤矣。誤矣。

汪藻高宗朝上疏。歷詆中興諸將。謂劉光世韓世忠張俊王瓌數人者。敵人之來。曾不能爲朝廷施鏃矢之勞。寵極至驕。平時飛揚跋扈。不循法度。所至焚掠驅虜。甚於夷狄。在古法皆當誅。及詣行在。赴州。又條具時政。極論御諸將之言曰。示之以法曰

選之以權。曰別之以分。至以履霜堅冰言之。而又論岳飛軍中。多四方遊手。竄名借補官資。支行祿廩。可謂深憂極論矣。或曰藻檜黨。故力抑諸將。以崇其權。然其詞嚴而誼正。弗可奪也。一時諸將聞之。當有膽落於溫御史矣。天門九重。虎豹守之。然後百獸辟易。而不敢嗥動。予謂當王憂國疑權在閫外。朝廷之上。此等議論。自不可少。史稱浮溪嘗客秦蔡竟以是敗。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九

發喪。祭之以文曰。烏乎。斬副將者。涇原都統制也。祭叔者。姪曲端也。尚享。一軍畏服。此事與晉荀道將殺其從弟同。而皆失在於用。不在於殺。夫用之而不効。殺之賊恩。勿殺則廢法。故君子以爲不如勿用之愈也。唐竇執入蜀。將其甥以爲心腹。嘗夜出呼之。不以時至。斬之。劉昌守寧陵。昌始令守。內顧者。斬昌孤甥張俊。守西北。未嘗內顧。梓下斬之。君子之殺人。也非得已。故法行而人信服。夫非法而殺其親。於人何有。人亦於爾何有。李勣將兵

擊高麗。勅欲與其婿京兆杜懷恭偕行。以求
懷恭辭以貧。勅贖之。復辭以無奴馬。皆具。懷恭乃
走。亡匿岐陽山中。謂人曰。公欲以我立法耳。勅聞
之。流涕曰。杜郎疎放。此或有之。迺止。亡賴賊性不
可任。伊胥嘗之耶。然迄幸免。為兩甥者。胥蚤見之
力矣。

秦白起賜死。諸侯酌酒相賀。楚殺子反。

晉文公聞之。為之側席而坐。曰。莫余毒也已。宋殺

檀道濟。魏人聞之。喜曰。道濟死。吳子輩不足復憚。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齊殺斛律光。周武帝為赦其境內。唐武則天殺程

務挺。突厥為所在宴樂相慶。仍為立祠。每出師攻

戰。即致禱焉。宋殺岳飛。金人酌酒相賀。嗟夫。毀于

城以業敵國。內為本朝墮黨。外為賊復讐。策有繆

於此者乎。

秦檜無子。取妻兄王煥孽子。燻養之。南省擢為第一。

檜以為嫌。進士陳誠之策。專主和議。乃以為首。燻

次之。陸游鎖廳薦送第一。秦檜孫墳。適居其次。檜

怒至罪王司。明年試禮部。王司復置游前列。檜顯

秦檜 釋私 暹小 必用

宋殺 岳飛 金人 酌酒 慶賀

秦檜 死怪 中國 無後 有知 檜者

黜之。張孝祥方弱冠。高宗試進士策問。師友淵源。
秦墳曹冠力攻程氏專門之學。考官定墳為首。孝
祥次之。高宗讀墳策。皆秦檜語。於是擢孝祥第一。
墳次之。檜大怒。既知孝祥乃祁之子。祁與胡寅厚。
於是風言者誣祁有反謀。繫詔獄。檜死得釋。一第
先後偶然耳。檜乃必欲天下士無出已孫右者。既
顯黜陸游。復為棄怨於王司。若孝祥事又極力與
天子角勝。死而後已。推斯心也。豈復知身與子孫
外。有國事可念。人才當惜耶。檜事此特疥癬耳。書
之亦見檜平生舞權逞私。雖小必用也。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二十一

宋吳曦謀叛。潛以蜀獻于金。金章宗賜曦詔云。卿自

視翼贊之功。孰與岳飛。飛威名戰功。暴于南北。一

旦見忌。遂被殺。之誅云。飛見殺於宋。宋奸相

媚金也。金一時大首。固已酌酒相賀。至是數世之

後。猶以之實口。招狹中國之叛將。使盡以飛為戒。

方秦檜殺飛。檜黨羅織飛。以為不容殺也。乃顧敵

人之情何如哉。金貞元二年。宋賀正。旦使施臣朝

辭海陵使左宣徽使敬嗣暉問曰。秦檜作何官。

萬侯

高首

希檜

萬侯

今幾何對曰檜為尚書左僕射中書門下平章事

年六十復謂之曰我聞秦檜賢故問之正隆三年

正日未賀正且使孫道夫陞辭海陵復使敬嗣暉

諭之曰秦檜死果否對曰檜實死矣又曰汝國比

來行事殊不似秦檜時何也檜生而問其年惟恐

其老衰死又問其位惟恐其不用死而怪中國無

復有如秦檜者

秦檜死高宗內禪孝宗立孝宗將反檜所為視諸與

檜善皆禡或謫或寬或緹管緹置紛紛焉萬侯尚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憾岳飛首希檜旨殺飛得為言官遂盡掃檜所忌

使檜逞所包藏於天下者尚一人也晚登政府位

已彌望高宗老矣檜嘗異議於掄儲之日意資善

之且有以擬其後故稍稍為一二異同以離其跡

檜果弗能容罷去嗣天子立一新廢政遂首緣此

牽復登三事榮備於懸車之時美溢於蓋棺之後

嗟夫何小人之多幸與

函關止有一種侯瀛詔寧無再帝立天極八重心未

死台星三點圻方休只看壁後新亭策恐作移中

屬國羞今日牛羊上丘隴不知丞相更嗔不此

誠齋宿牧亭秦太師墳庵作也人生有死伊斯旦

莽同歸一坵牛羊何知正復奚擇以檜平生薰灼

一朝至此為足感人耶檜墓在建康近錢塘姜正

郎云墓上豐碑屹立不鏽一字蓋當士大夫鄙其

為人蕪畏物議莫敢作神道碑及孟珙滅金回屯

軍於檜墓所令軍士糞溺墓上人謂之穢冢吁是

與王蠋在齊燕兵不敢樵採何遠也恨其罪非浮王

敦猶逋剖棺之慘奸侂林甫終迺跽尸之誅然萬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年遺臭穢及丘塚亦可悲矣

揚用修丹鉛錄一段譏彈朱子謂於荆公則未減其

已著之罪於東坡則考索其未形之班且傷朱子

之無忠臣予頃見黃氏日抄嘗回制參黃通判書

云垂諭考亭於介甫愛而不知其惡於東坡憎而

不知其善跡誠有之然特激於汪玉山一時往復

之書然耳考亭平日亦未嘗不罵介甫未嘗不敬

東坡雖論語集註亦取東坡之說又不特嘆服其

文章而已玉山極口稱譽東坡考亭方辨之玉山

再護東坡。則考亭遂一向便發東坡短處。遂有等
可是介甫之說。考亭有性氣。此一時有激之言。非
平日議論之正也。則先此固有以訟朱子於蘇王
議論間者。通判名大有。亦蜀人。然黃氏之答之。其
論極公

廖德明為廣東刑獄提舉。有鄉人為王簿。德明聞其
能。薦之。會德明行縣簿感其知己。置酒延之。悉假
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主簿若是侈耶。必貪
也。於是追還薦章。仇念知明州。嘗欲薦一幕官。問
日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二千。念驚曰。
吾為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
止。世言惟儉養廉。一公之觀人有以也。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一終

金罍子中篇卷之三十二

明上虞陳 絳用揚南

會稽陶望齡周望南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金之種類 女直

盧瓊東戍見聞錄。謂海西山寨之夷曰熟女直。男務
耕耘。婦女以金珠為飾。依山作寨。為金完顏氏之
遺。其居黑龍江者曰生女直。按金史世紀。兩女直
同出于黑水靺鞨。居肅慎氏之地。為勿吉七部之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二

一後役屬于渤海。契丹盡取渤海。而黑水靺鞨附
屬于契丹。其在南者。籍契丹。號熟女直。其在北者。
不在契丹籍。號生女直。因此分兩女直。而生女直
有混同江長白山。混同江亦曰黑龍江。所謂黑水
白山是也。金始祖起于此。則金之種族。出生女直。
若熟女直。隸籍契丹。為契丹熟戶久矣。

金國建號 取西

金史世紀太祖收國元年。正月即位。乃曰遼以質鐵
為號。取其堅也。質鐵雖堅。終亦變壞。惟金不變不
壞。金之色白。完顏部色尚白。於是國號大金。而地

皇志又云。金襲遼制。建五京為十九路。上京路即海右之地。金舊土也。國言金曰按出虎。以按出虎水源於此。故名金源。建國之號。蓋取諸此。是金國建號原取此兩義。

金路伯達嘗使宋回。獻所得金二百五十兩。銀一千兩。以助邊表乞致仕。未及上而卒。其妻傅氏言之。

上嘉其誠。贈大中大夫。仍還其所獻。傅泣請弗許。

以伯達嘗修冀州學。乃市信都棗強田以贍學。元

伯都卒。朝廷知其貧。賻鈔一萬五千貫。御史臺奏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賻三萬五千貫。仍還所辭祿。妻弘吉刺氏弗受。曰

始伯都仕于朝。不敢虛受廩祿。今歿矣。受之非其

意也。卒辭之。胡婦人乃能以廉相其夫。死而不渝

其志。可謂賢也已。

褚承亮宣和末進士。調易州法曹。未及赴。而金兵南

下。幹離不破真定。拘籍境內進士。就試承亮匿不

出。軍中嚴令押赴。與諸生對策。策問數。徽欽之罪

承亮徑詣主文劉長揖而出。主文多其誼。薦知臺

城縣。漫應之。即棄去。金史傳之。隱逸誠不虛也。

之管寧。宋書之陶潛矣。

高汝礪為左司郎中。一日奏事紫宸殿。時侍臣皆迴

避。上所御涼扇。忽墮素下。汝礪以非職不敢取。以

進奏事畢。上謂宰臣曰。高汝礪不進扇。可謂知體

矣。予謂昔文王視朝。鞶絛解。顧左右無可為結係

者。斯王臣並賢聖一時也。汝礪不進扇。宣宗亦遂

以此得之。君臣之間。亦庶幾哉。

江漢先生趙復。德安人。德安陷。姚樞奉詔。即軍中求

士。而樞就脫復。得籍中。欲携之北。復輒乘間投水。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十一

為樞所得。因強以歸燕。時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

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手。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

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復

亦終不仕也。惟以程朱所發明諸書。口傳手錄。由

是姚樞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

始知有程朱之學。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

忘故土。以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

江漢先生。先生以道淑人。而不立其朝。豈所謂傳

道則可。仕則不可者耶。

劉靜修言不置

劉靜修退齋記云。挾老氏之術以往。則莫不以一身之利害。而節量天下之休戚。其終必至於誤國而害民。然而特立於萬物之表。而不受其責焉。而彼方以孔孟之時義。程朱之名理。自居而不疑。而人亦莫之奪也。當是時。以孔孟程朱自居者無幾人。其肯必有攸寄。及又為劉仲祥著蠶齋說云。近世士大夫多。以頑鈍椎魯。人所不足之稱。以自號。彼其人未必真有是也。亦非故為是謙托而然也。或為老氏之說。以為天下古今必如是而後可以無營而近道。葆嗇而自全也。則擇而取之。而其意則將以自利而已。然則靜修惇惇而言之。不置。其殆為許魯齋與。

三公後世論何

元吳定翁字仲谷。臨川人也。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為詩。辟薦相望。終不起。程鉅夫遺之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予謂定翁之不仕元。其趣尚高矣。視彼鉅夫。正蘇子卿之罵衛律。所謂不忠不孝。為降虜於蠻夷。何以汝為見者。乃欲使之躡及。

不巳愚乎。擗草廬先生與仲谷同里閭。又同姓同時。而出處異。草廬以道學名。仲谷乃止以詩名。顯然二公於後世。公論何如哉。定翁嘗曰。士無求用於世。惟求無愧於世。蓋先生之不求用於世。乃所以求不愧於世也與。

李庭芝護宋幼主赴燕。世祖大宴。命庭芝坐諸王之下。百官之上。曰。劉整在時。不曾令坐此。蓋整先降元位中書右丞。至是已死。廉希憲為平章政事。整初附時。為都元帥。詣門求見。因令撤去坐椅。自據中坐。令人整拜起。側立。不與一言。整退。愧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冠衣襤褸。袖詩求見。廉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備酒饌。肅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又錄其居止。諸士但言乞歸。明日遂言於上。得遂其請。是夜廉諸昆弟問曰。劉元帥主上所倚任。而反薄之。江南窮秀才。乃却禮遇如此。廉曰。我國家大臣。言動嘖笑。係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臣也。故折辱焉。若寒士數十。皆誦法孔子。在

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况今朝家起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四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三 五

葉李
世祖
劣

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此輩則儒術且掃地矣。按世祖薄劉整。猶富貴之。其待之。屢不若李庭芝。庭芝宋忠臣也。固且徒逢掖諸生。爾而廉公之禮。乃復出於元帥之上。元君臣崇尚如此。

世祖嘗問趙孟頫。以葉李留夢炎優劣。孟頫對夢炎。臣父執。有大臣器。帝曰。汝以夢炎賢於李耶。夢炎宋狀元宰相。當賢似道。誤國。夢炎依阿。取容。李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汝以夢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賦詩譏之。孟頫賦詩。有往事已非。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六

那丁兒。且將忠直報皇元之語。帝歎賞焉。孟頫退。謂奉御徹里曰。帝論賈似道誤國。責留夢炎不言。葉哥罪甚於似道。而我等不言。他日何以辭其責。然我疏遠之臣。言必不聽。侍臣中。讀書知義理。慷慨有大節。又為上所親信。無踰公者。夫捐一旦之命。為萬姓除殘賊。仁者之事也。公必勉之。既而徹里至帝前。數葉哥罪惡。帝怒。命衛士批其頰。血涌口鼻。委頓地上。少間復呼而問之。對如初。時大臣亦有繼言者。帝遂誅葉哥。罷尚書省。按李與夢炎。

皆宋人同事世祖。其禮接委任同。而賢佞優劣之判。割然不爽於上心者。如此。可謂明也已矣。然葉哥。李所薦。帝知惡賈似道。而不自知有葉哥。知嘉葉李之斥似道。而不怪葉李之薦葉哥。此又睫之在於目也。孟頫能因帝之惡似道。推之於葉哥。度未可言。又愚徹里使言。與汲長孺之言。張湯於大行李息類然。李息不言。而徹里竟言之。可謂忠已。世祖寄任葉哥如手足。及一言而悟棄之。如决疣。抑勇已哉。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七

至元七年。詔釋京師係囚。西域人匿贊馬丁。用事先朝資累鉅萬。為怨家所告。繫大都獄。既釋之矣。時廉希憲為中書平章政事。在告。實不預其事。是秋車駕還自上都。怨家訴於帝。希憲取堂判。補署之。曰。天威莫測。豈可幸其獨不署。以苟免耶。希憲入見。以詔書為言。帝曰。詔釋囚耳。豈有詔釋匿贊馬丁耶。對曰。不釋匿贊馬丁。臣等亦未聞有此詔。帝怒曰。爾等號稱讀書。臨事乃爾。宜得何罪。對曰。臣等忝為宰相。有罪當罷退。帝曰。但從汝言。即與左。

丞相耶律鑄同罷。一日帝問侍臣以讀書對帝曰。讀書固朕所教。然讀之而不肯用。多讀何為。意責其罷政而不復求進也。阿合馬因讒之曰。希憲日與妻子燕樂爾。帝變色曰。希憲清貧。何從宴設。按希憲君臣間如此。宜其昌辭正色也。或曰其補署堂判一事何如。諸宰臣相與釋匿贊馬丁當否。曰此亦有說。分過可也。分罪不可也。又奕赫抵雅爾丁回回人。遷中書右司郎中刑部。嘗有獄事上讞。既論決已而丞相知其失。以譴右司王者。奕赫抵

金罍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八

雅爾丁初未嘗署其案。因取成案閱之。竊署其名於下。或訝之。如茲獄之失。公實不與。丞相方譴怒而公反追署其案何也。奕赫抵雅爾丁曰。吾偶不署此案耳。豈有與諸君同事而獨幸免哉。丞相聞而賢之。同列因以獲免。事正與善甫類。

張世傑范陽人。金貞祐間。河北盜起。與豪張柔聚族。黨結隊伍自保。金以柔為中都留守。行元帥事。世傑見金事日非。元益強。勸柔歸正。柔怒斥之。世傑遂來歸。積功至副樞。封越國公。元大將張弘範

世傑

公範

柔子也。柔既降元。元還其舊職。恒愧世傑。弘範以世傑故。父部曲。嘗至港外呼世傑。與語舊。世傑不往。甥韓在弘範軍中。使三至招之。迄不答。世遂傳世傑與弘範兄弟。實非兄弟也。弘範北元帥。世傑南將軍。兩人本兄弟。奉主各致身。篋墩之詩特失攷矣。

山金

神言

金罍子中篇

九

元人歐陽玄。迭振光歸祖庭詩。小叙云。歐陽公晚乞守洪。累表不得請。於是歸江右之志。遂不果。南渡以來。宋人多議公此事。洪景廬楊廷秀之賢。亦未免有此意。甚者謂公子孫居穎。為金人所戕。遂絕。是大不然。近年奉詔修三史。一日於翰林故府中。攜金人遺書。得元遺山裕之手寫。壬辰襍編一秩。申言安平都尉完顏斜烈嘗鎮商州。偶搜伏於竹林中。得歐公子孫甚多。以歐公之故。并其族屬鄉里三千餘人。悉縱遣之。則知未嘗戕于金兵也。元遺山金士領袖於歐公。極知向慕。其言定不誣云。元阿合馬專政。內通貨財。外示威刑。廷中相視無敢論列。有宿衛士秦長卿者。慨然上書。發其姦。竟為

無五

子之

阿合馬所殺。十九年三月。世祖在上都。皇太子從有益都千戶王著者。素志疾惡。因人心憤怨。容鑄大銅鎚。誓擊阿合馬。會妖僧高和尚以事逆。詐死人無知者。著乃與合謀。以戊寅日。詐稱皇太子還都作佛事。結八十餘人。夜入京城。巨遣二僧詣中書省。令市齋物。及午著又遣催總管矯傳令旨。發兵。以是夜會東宮前。偽太子者。以二鼓入建德門。至東宮前。其徒皆下馬。獨偽太子立馬指揮。呼省官至前。責阿合馬數語。著即牽去。以所袖銅鎚碎其腦。立斃。繼呼左丞赦禎至。殺之。阿合馬黨也。尚書張九思發其詐。留守司達魯花赤博敦遂持挺前。擊立馬者墜地。弓矢亂發。衆奔潰。多就擒。著挺身請囚。事聞。世祖命樞密副使蒙羅等馳驛至大都。討為亂者。壬午。誅王著。高和尚于市。皆醢之。著臨刑大呼曰。王著為天下除害。今死矣。異日必有為我書其事者。阿合馬死。世祖猶未深知其姦。詢蒙羅乃盡得其罪惡。始大怒曰。王著殺之誠是也。乃命發墓剖棺。俾尸于通玄門外。縱犬啗其肉。按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著素無怒于阿合馬。為天下除殘耳。昔商容嘗執羽籥。憑於馬徒。欲以伐紂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高漸離欲以筑擊秦始皇。而不中。見殺。張良博浪之鎚。乃又誤中於副車。伍孚衷小鎧於朝服。挾佩刀刺董卓。而為卓所殺。施全亦見殺於秦檜。如著雖見殺。而阿合馬已塗腦于著之手。著可無五子之憾也已。

元烏古孫良楨任漳州路推官。上言律徒者不杖。今杖而又徒。非恤刑意。宜加徒減杖。遂著為令。蓋至治間事也。豈前此杖與徒並施之耶。按金史梁肅為濟南尹。上疏言刑罰世輕。世重。自漢文除肉刑。罪至徒者。帶鐐居役。歲滿釋之。家無兼丁者。加杖准徒。今取遼季之法。徒一年者杖一百。是一罪二刑也。刑罰之重。於斯為甚。今太平日久。當用中典。自今徒罪人。止拘作。更不決杖。不報。則造端實遠。而遂沿襲於金元。夷狄之虐用中國如此。

高源僉江南浙江道提刑按察司事。劾常州路達魯花赤馬恕奪民田。及他不法事。恕懼。悉賂權臣阿

金鑿子中篇 卷之三十一

高源 事 本朝 薛天 類

合馬以他事誣源。既係獄。一日忽釋之。莫知所由。先是源所居隣里多阿合馬姻戚。素知源事母至孝。至是聞源坐非辜。悉詣阿合馬曰。源孝子也。非但我知之。天必知之。况婢孽之罪非實。若妄殺源。悖天不祥。阿合馬感悟。得不死。事與本朝王振以嬰僕之言。釋薛夫子類。

金瓶梅中篇卷之三十一終

卷之三十一

十一

金瓶梅下篇卷之三十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古人席地而坐

古人席地而坐。自秦漢猶然。況溫門之會。項王留沛公飲。項王項伯東鄉坐。亞父南鄉坐。沛公北鄉坐。樊將軍入項三廼。按劍而跪。何以跪為。方坐於地。驚見噲入。故按劍作色。欲起為踞勢也。武帝時武

金瓶梅下篇

卷之三十三

十一

安過魏其飲酒酣。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及魏其為壽。惟故人避席。餘半膝席。何以避席伏。因皆坐地為敬之。至不敢安席。就伏於地以迎之也。何以膝席。一膝着地不離席。一足跂以相迎也。

古人跪坐

朱子謂古人只是跪坐。雖有共壁以先乘馬。不如坐進。此道謂跪而獻之也。文帝不覺膝之前席。蓋亦是跪坐。又曰古人坐於地。未必是盤足。只是跪以。其慣故脚不痛。所以拜時易也。又著跪坐拜說云。兩膝着地。以尻着膝。而稍安者為坐。伸腰及股而

勢危者為跪。因跪而益致其恭。以頭着地為拜。則謂跪坐拜三者。體勢本不甚遠。故跪亦可坐。坐亦可拜。蓋不主於盤坐。又引管寧坐一木樹積五十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則雖後漢時已有木榻。不必橫席於地。然亦是跪坐也。他日有問盤坐於理有害否。則又答曰。古人席地。亦只是盤坐。又有跪坐者。君前臣跪。父前子跪。兩膝頭屈前着地。觀畫圖可見。據此則古人之坐。原有兩般。盤足而坐為安坐。蓋席端尊長則然。其卑幼侍坐亦只如跪謂之跪坐。以示不敢安席。兼尊長之前可跪可拜也。觀曲禮云。坐毋箕。謂舒展兩足狀如箕。舌蓋盤足則易箕。故戒之也。

不立
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則古人卑幼之坐。雖只是跪坐。竟亦有坐有跪。原是兩般。伸腰及股而屈其膝。以着於地。謂之跪。亦謂之坐。屈膝着地而尻着於兩蹠。謂之坐。不可謂之跪。記如云。侍坐於先生。侍坐於君子。皆坐也。至曲禮。先生書策在。前坐而遷之。少儀。尊長寢。則坐而將命。又賜者。既致命。坐委之。

古者
拜禮人

受立授立不坐。玉藻。臣侍君。燕退則坐。取屨隱辟。而後屨。坐左納右。坐右納左。此皆跪也。

少儀。婦人吉事。惟有君賜。肅拜為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為喪主。則不手拜。鄭注。肅。低頭也。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尸為祖姑之尸也。士虞禮曰。男男尸。女女尸。為喪主。不手拜者。為夫與長子。當稽顙也。其餘亦手拜而已。疏正義曰。此一節論婦人拜儀。又曰。此手拜。手至地也。而周禮空首拜。鄭注云。頭至手。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故兩注不同。其實一耳。婦人以肅拜為正。言肅拜是婦人之常。而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交。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左傳。穆嬴頓首於宣子之門者。有求於宣子。非禮之正也。按此一節。註疏解婦人拜禮之常。且盡其變。可謂無餘蘊矣。朱子語類一段。乃更為兩膝齊跪。手至地。而頭不下。為肅拜。拜手亦然。則以肅拜即拜手。與古注不同。不知何據。前一段。即云。只低首。祇揖。便是肅拜。引鄭注。但俯下手。今時搢。蓋定論也。

朱子謂古者婦人與男子為禮皆俠拜。每拜以二為禮。昏禮婦二拜。夫答一拜。又拜二拜。夫又答一拜。冠禮母見子亦俠拜。予謂使男女相見。男一拜而女兩拜。雖尊男卑女。乾坤之義。然施諸一時。殊不酬副。此惟夫婦猶可。而母至以見其子。不亦重乎。按少儀。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肅拜。鄭云。但頰下手。今時搢孔氏陳氏云。如今婦人不跪地而拜。朱子亦云。肅拜只是低頭祇揖。蓋婦人首飾盛多。如副笄六珈之類。自難俯伏地上。則古者婦人惟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四

肅拜。但立於地。小低頭下手。不跪不伏。却容易。必再拜。始得當男子之一拜。所以必俠拜者。有由然。與昏禮則又云。舅姑既歿。婦人三月乃奠。采婦拜。扱地。注。扱地。手至地也。疏。婦人肅拜為正。扱地則猶男子之稽首。拜中之重。以其新來為婦。盡禮於舅姑故也。少儀又云。為喪主則不手拜。注。手拜。手至地也。婦人以肅拜為正。凶事乃手拜耳。為夫與長子之喪。當稽顙。故不手拜。按二禮云。然則婦人惟凶喪乃有手至地之拜。即周禮九拜之空首。而

昏時廟見舅姑及為喪主。則又有稽顙之拜。即六拜之稽首。此外則惟有肅拜耳。然宋太祖嘗問趙普拜禮。何以男子跪而婦人不跪。普問王貽孫對曰。古詩長跪問故夫。婦人亦跪也。唐武后時。婦人始拜而不跪。普問所出。對曰。唐張建章渤海記。備言之。夫論拜禮不致禮而証諸詩。古詩莫出於漢魏之間。則其時風俗之變。有非三代之古初者。不獨此一事也。然禮稱授坐不立。授立不跪。凡授坐則跪。無間男女。至男女以喪祭而相授器。則女受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五

以篋其無篋。則皆跪奠之。而後取之。女曷嘗無跪。但不以此為拜耳。況古者席地而坐。方夫婦交坐。因事更端。欲起不起。微作拜勢。以致其恭。正可謂之跪。而不可謂之拜。如鴻門之讎。項王已東嚮坐。及見樊噲入。則按劍而跪。豈是拜耶。故朱子謂古樂府亦只說長跪。不曾說伏拜。古人坐也是跪拜。亦容易。正不當以是謂婦人之跪拜。而晉書賈克傳。克後妻郭槐。盛威儀。往見克。前妻李既入戶。李出迎槐。不覺屈膝。因遂再拜。曰。屈膝而後再拜。或

古之肅拜。今之揖亦未免少屈其膝。未必便為伏地之拜。或遂伏地為男子之拜。皆不可知。意漢魏已降。此禮已少變。鄭注肅拜已為今時揖。則當時必別有婦人之拜。如男子然而變之。未通周天元帝。又始令婦人拜天臺。及命婦朝見跪伏。一如男子。至於晚唐。而王建宮詞有男兒跪拜謝君王之句。迤邐至宋太祖。又有拜禮婦人不跪之間。朱子亦謂不知婦人不跪地。而變為今日之拜者。起於何時。則唐及五代宋世婦人之拜。已又一變復古。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六

貽孫既為建章所誤。而程泰之復為貽孫所誤。遂指聖王典禮。槩誣以為賊后之制。則亦失攷之過也。一處云太祖嘗問拜於范質。范曰。某對云云。

母敬
子初
冠

冠儀見於母。母拜之。朱子曰。禮初冠。母子相拜。不特君臣相答拜也。孔氏正義則曰。按儀禮廟中冠。子以酒脯奠席訖。子持所奠酒脯以見於母。母拜其酒脯。重從尊者處來。非拜子也。今唐禮母見子。但起立不拜也。孔說為精。杜佑通典則曰。九拜之儀。肅拜今揖也。尊屬祈其備禮。念其成人。以揖示敬。

不是
交拜

在禮非爽便同匹敵。竊謂不然。

鄉射禮稱賓再拜。主人答再拜。主人再拜。賓答再拜。而鄉飲酒禮。但稱主人再拜。賓答拜。是主人再拜。賓止答一拜也。又二禮但稱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少退云者。蓋不敢正當其拜。乃斂躬逡巡。以示不安。是又并不答拜也。又主人西南向三拜。眾賓。眾賓皆答一拜。是眾賓於主人三拜。止答其一。古人最重納拜。今乃使賓主時時獨拜堂上。此禮可復施之今日乎。其答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七

拜。朱子以為主客列兩邊。主人一拜。客答一拜。主又拜一拜。客又答一拜。却不交拜。又皆比嚮拜。不相對。又曰。某赴省試時。眾士人拜知舉。知舉受拜了。却在堂上令眾人少住。使人大喝云。知舉答拜。方拜二拜。是古拜禮猶有存者。近年問人。則便是交拜。是二三十年間。此禮又失了。愚謂此禮之失。亦謂人情終不相安耳。畢竟古之答拜。何似今人之交拜也。又按世語。王渾為徐州刺史。納後妻。瑯琊顏氏女。交禮拜訖。王將答拜。觀者咸曰。王侯州

將新婦州民恐無由答拜可見晉時答拜猶不是今之交拜

九拜之名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曰稽首謂頭至地稽留多時臣見君之拜二曰頓首謂以頭叩地即舉平敵相見之拜三曰空首謂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所謂拜首也君答臣之拜四曰振動謂戰栗變動而拜五曰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者之拜即殷之凶拜而云吉者對下文凶拜為輕也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即三年之喪拜也七曰奇拜謂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君答臣一拜八曰褒拜褒讀為報報拜謂再拜拜神與尸也九曰肅拜謂揖拜但頰下手禮介者不拜故軍中及婦人之拜也此九拜稽首於拜中至重肅拜至輕稽首頓首空首及肅拜為正其餘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種正拜而為之振動附稽首吉拜附頓首凶拜亦附稽首奇拜附空首褒拜亦附稽首拜古文作擗然奇拜朱子依杜子卷註以為先屈一膝唐人謂之雅拜

南北士大夫相見禮考儀禮士相見主人揖入門右

禮記

賓奉摯入門左曲禮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為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呂氏春秋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客也則今惟北猶為得禮意南乃以東讓客非也

主客之位

禮記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古者賓位尚右以西為尊雖漢猶然漢書韓信傳信解廣武君縛東鄉坐西鄉對而師事之王陵傳項羽取陵毋置軍中陵使至則東鄉坐陵毋欲以招陵周勃傳勃不好文學每召諸生說事東鄉坐責之趣為我語田蚡傳蚡自以漢相至尊自坐東鄉坐其兄蓋侯北鄉蓋寬饒傳許伯請之寬饒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王尊傳尊劾丞相衡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等會坐殿門下衡南鄉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九

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延賞私語衡知行臨百官供職萬眾會聚而設不正之席使下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樓護傳護嘗客成都侯

王商商子邑為大司空父事護時請召賓客邑居樽下稱賤子上壽護東鄉正坐字謂邑是皆以西上為尊也。今俗謂主人東道客曰西席本此然賓主揖儀惟有南北無復東西鄉之坐矣。蓋古者南面北而惟施於君臣之際若賓主相鄉則惟有東西也。

將相
東向
臨下

雍也可使南面邵子經世以為可使從政是不考也。古者惟天子諸侯南面取向明而治。人臣雖尊位皆北面。臨民從政則尚東面。戰國至秦漢皆然。雖

金鑿子下篇卷之三十三

唐猶然故趙括毋曰。今括一旦為將軍東向而朝羣吏無敢仰視者是將之貴東面也。田蚡自以漢相至尊自坐東鄉坐其兄蓋侯南鄉是相之貴亦東面也。韓退之送幽州李端公序上堂即客位必東鄉是唐時諸侯尊禮王人亦皆東面也。

乘車
尚左

古人道尚右。乘車則尚左尊者處左故戰國魏公子無忌從車騎虛左自迎侯生秦王納茅焦之諫自駕虛左方往迎太后皆為將處尊者於左故虛之也。候人於車下亦曰道左為尊者在焉故也。

將相
稱至

容齋續筆謂陳壽三國志獨吳書稱孫權至尊以為疑愚按至尊自是漢世所嚴事之通稱非必天子也。田蚡傳蚡自以稱相至尊自坐東鄉是丞相稱至尊也。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稱至尊也。方漢建安年權已為將軍何詎不稱至尊也。

官府
皆名
曰寺

石林燕語謂東漢以來九卿官府皆名曰寺與臺省並稱。今按范曄漢書光武幸南頓縣舍置酒高會父老前叩頭言皇考居此日久陛下識知寺舍又

金鑿子下篇卷之三十三

馬援傳曉狝道長歸守寺舍樂恢傳父親為縣吏得罪於令收得殺之恢年十三常俯伏寺門皆謂縣也不獨九卿注引風俗通云寺司也諸官所止皆曰寺。

后朝
殿宮
和園

古臣下皆稱后。虞書后稷是也。又畢命三后協心同底於道謂周公君陳畢公甫刑三后成功。惟啟於民謂伯夷禹稷古者見所尊敬則稱朝有期集亦曰朝。王制命鄉以告耆老皆朝於庠。呂覽堯朝許由於沛澤之中。列子尹儒夜夢受秋駕於其師明。

日往朝其師漢書張蒼為丞相洗沐嘗先朝陵夫
人上食臨叩令繆為恭敬日往朝司馬相如後漢
書任延拜會稽都尉署吳人龍丘長議曹祭酒丘
長卒延自臨殯不朝三日晉書庾亮領江州褚裒
時為豫章太守正旦朝亮是也人子見其父母亦
曰朝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昧爽而朝是
也郡縣庭亦曰朝會稽若耶山老叟謂太守劉寵
曰山谷鄙生未嘗識郡朝是也古者室之高嚴皆
曰殿不必宸居漢書黃霸令郡國上計吏條對有

金匱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十一

舉孝子者先上殿注殿丞相所坐屋後漢蔡茂慶
坐殿極上注屋之大者通呼為殿是也宮穹也屋
見於垣之上曰宮士庶通謂之宮禮記東宮西宮
儒有一畝之宮孟子舍皆取諸宮中是也使節所
蒞亦得稱都後漢臧洪為東郡太守都東武陽是
也士大夫導從威儀稱鹵簿南史宋顏延之子竣
貴重延之乘羸牛敝車逢竣鹵簿避之是也人臣
之章亦稱璽書晉語襄公在楚季武子取卜使季
冶逆追而予之璽書是也人臣下教所屬亦稱勅

勅命 顧命 大行

書漢陳萬年傳公移勅書曰云云是也臣下相通
書記亦曰奏漢桓譚以大司馬董賢聞名欲與之
交譚先奏書於賢後漢龐參奏記於鄧騭是也相
關白事亦曰奏褚先生謂魏丞相相其人好武皆
令諸吏帶劍帶劍前奏事是也臣下臨死之言亦
稱顧命禮記緇衣葉公之顧命是也人臣初薨殯
亦曰大行漢韋玄成父賢病篤兄弘坐宗廟事係
獄賢卒賢門下生博士義倩等共矯賢令使家丞
上書言大行以玄成為後是也人臣之墓亦得稱

金匱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十一

陵曹操經過喬玄墓為文以祭之曰北望貴土乃
心陵墓是也人臣居喪亦稱諒闇晉武帝詔山太
常雖尚居諒闇是也臣下相頌祝亦得稱萬歲東
觀記吳良為郡議曹掾歲旦與掾史入賀太守門
下掾王望言明府視事五年五穀豐熟家給人足
今日歲首請上雅壽掾史皆稱萬歲是也人臣亦
得稱至尊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
宜入閭巷是也
記君天下曰天子臨諸侯吟於鬼神曰有天王其甫

天子

崩曰天王崩。告喪曰天王登假。秦豈獨斷曰王畿內之所稱天王。諸夏之所稱天子。夷狄之所稱賈。達曰畿內稱王。諸夏稱天王。夷狄稱天子。杜預曰施於夷狄稱天子。施於諸夏稱天王。施於京師稱王。蓋天王之為號。與王俱矣。王者天子之定號也。天子之所稱。與稱於天子之畿內則曰王。王者殊號也。稱於諸侯之國。與諸侯之國稱之則曰天王。春秋魯史也。稱天王。魯史之舊文也。有王而不天者。史文偶失之也。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後世以呼臣

禮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小國曰叔父。其稱異姓則曰伯舅。叔舅。不曰父也。士冠禮。字辭伯某甫。仲叔季。惟其所當注。甫字或作父。故太公姜姓。名牙。一名望。尚字武王曰尚父。管夷吾字仲齊。桓公曰仲父。孔子字仲尼。魯哀公曰尼父。皆待以師友之名。父亦甫耳。後世不解。槩以父呼臣。下見謂尊寵。秦始皇謂呂不韋仲父。晉元帝謂王導仲父。唐肅宗謂李輔國仲父。代宗謂郭子儀尚父。僖宗謂田令孜尚父。昭宗謂王行瑜尚父。梁太祖謂錢鏐尚

稱公

稱

稱太

父嗚呼臣父乎。齊東楚人之陋也。父臣乎。則張常侍我父之衰醜也。

春秋衛莊公銘孔悝於門。一則曰叔舅。二則曰叔舅。按左氏孔悝寔莊公姊伯姬之自出。伯姬潛入蒯。瞞於孔氏。逼其子而盟之。故孔悝出輒而立蒯瞞。是為莊公。莊公既立而德孔悝。因為之銘。如此則悝親莊公甥。公銘悝反謂叔舅。亂名實矣。以是知周室天子。凡稱於同姓之諸侯曰伯叔父。稱之異姓曰伯叔舅。皆全不顧倫行。徒謾為好詞以相要。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此文勝之弊也。其流至於漢呂氏遂娶張敖女配。惠帝乃以甥妃舅為獸亂而不耻也。後世尊皇帝曰上。故秦始皇追尊其父昭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於太公亦如之。所謂因上以生名。然皆皇而不帝。不兼三五之號。蓋父子之間猶慎別也。如此魏靈太后追崇母皇甫氏。秦太上君及父胡國珍。薨追崇太上秦公。夫施太上之號於臣妾。胡姬之變禮也。宋安南國王陳日昭傳位其子。求封太上國王。下省官議秘書正字歐陽守道謂非

便南越尉佗嘗自稱蠻夷大長老正南夷事也禮
 方伯自稱曰天子之老大夫致仕曰老自稱亦曰
 老漢亦有老上單于之號易太以老無損或去上
 字存其太字稱太王則有古公太王且三太三少
 太宰少宰太所以別於少也太以尊言則太后太
 妃太子太孫以卑言則太史太卜太祝樂太師太
 圍上下所通用也當時守道以病足不及與議然
 詞嚴義核反覆證引辨析於一字之間可謂篤論
 周人並建三公而以公一人領冢宰為相故後世曰
 金鼎下篇 卷之三十一

宰相之稱
 宰相曰公相曰相公所自始至召公以西伯相則
 謂之伯相周書顧命篇伯相命士須材是也三國
 魏司馬昭以相國進爵晉王南宋義康以彭城王
 領相則當時謂之相王荀顛謂王祥云相王尊重
 殷景仁密啓文帝云相王權重是也宋賈似道以
 太師平章軍國重事則一時詔命又謂之師相而
 蔡京又自以太師領宰相令人只呼已公相不得
 呼相公以太師是三公故耳秦檜亦然大抵宋世
 宰相皆稱相公凡使相亦稱相公惟以三公正真

上柱國為人臣極階

相之位者乃曰公相云
 上柱國為本朝大臣勳階之極相傳凡陞躋此級
 立就顛躓動或奇慘故從來公卿多不受之然其
 辭但宜以盛滿崇亢無功德而繆膺躋居為戒乃
 或曰正名謹嫌上字非臣下所蒙則諛且誣矣上
 者對下而言如加片席於地即席乃地之上也豈
 必至尊太上哉周禮上公上卿上大夫上士後世
 相或曰上相將或曰上將何嘗諱耶周宣帝自稱
 天元皇帝因不聽天下有天高上大之稱凡官各
 有犯皆改之此昏猜多忌之政而大臣以此從史
 其君父不可之大者矣
 漢有稱某縣令某縣長者按西漢書縣令長皆秦官
 掌治某縣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
 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又東漢書百官志每
 縣邑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
 置長三百石此縣令長之異
 韓歆性剛直岑彭嘗對光武稱為南陽大人蘇竟祖
 父純字桓公性強固而持毀譽士友憚之至相謂

縣令長之異

大人長者之稱

金鼎下篇 卷之三十一

續修四庫全書 子部 雜家類

見桓公惠其數責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西漢每頌人必曰長者取其忠厚東漢之大人推
其正直所尚異也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三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三

六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鑾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稱翁
不可
不慎

公與翁皆父稱也公猶不同以爵有三公之公有五
等諸侯之公以齒德漢董公申公唐房公惟翁舍
父無稱焉是故不可以不慎也夫父一而已胡今
之人擾擾皆父乎蓋前此二三十年士大夫書疏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達於所尊猶稱公昔司馬遷史記稱天子鉅公晉
史孫惠上東海王越歲稱明公王鑒上疏元帝時
元帝在瑯琊國亦曰明公公之稱於人至不賤矣
古者以天子諸侯王稱之今稱之士大夫而不欲
則何也則誠不知其惑之所自始可怪也或曰稱
翁不可與遜翁非與曰朱子是時春秋六十六矣
當慶元改元龍臣佐胄逐宰相汝愚朝事大變人
情悚恐先生草書萬言將極言之門人慮禍更入
諫蔡元定請卦之得遜之同人先生默然遂取諫

業焚之自號遯翁。蓋言老也。先生自是亦將去矣。若曰吾已為人翁。筋力之禮。四方之事。非所任矣。此所以志也。夫禮。天子之大夫。致其事則稱老。未致其事。不敢稱老。父母在則恒言不稱老。謂有君父也。今斐然翁之稱於人。與倏然翁稱於人而居之。謂皆無君父可。

父公
祖太

俗謂祖曰公。謂曾祖太公。按東漢書。侯霸子昱語王。丹曰。家公欲與君結交。則父固稱公。李固女文姬。嘆曰。太公以來。積德累仁。謂其祖。則祖父固曰。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太公

子稱父
稱父

爾雅。父之弟。弟。先生為世父。後生為叔父。而今世俗稱父之兄弟。率曰伯叔。兄弟之子曰姪。不曰昉。自何時。然五倫有父子。無伯叔姪。則是以父子該伯叔姪也。攷前漢疏。廣謂受曰。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仕宦至二千石。宦成名立。不去懼有後悔。豈如父子相隨出關。歸老故鄉。以壽命終。不亦善乎。受叩頭曰。從大人議。即日父子俱移病。受廣兄子也。又後漢蔡邕叔父質為衛尉。與將作大匠楊

姪對
姑之

球有隙。球中常侍程璜。女夫璜。以邕前對金商門。言切直。恨之。遂飛章言邕及璜事。於是詔下尚書。召邕詰狀。而邕上書自陳。願身當辜。質不併坐。書中凡兩言父子。皆叔姪也。然則古人雖伯叔稱父子。

朱子云。兄弟之子稱從子。自曾祖而下。三代稱從子。自高祖四代而上。稱族子。愚意謂我姑者。吾謂之姪。姪字亦只合從姑稱之耳。顏氏家訓曰。兄弟之子。比土多呼為姪。按爾雅。喪服經左傳。姪各雖通男女。並是對姑之稱。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異姓
之親
謂之

儀禮。總麻三月。姑之子。注外兄弟也。疏曰。姑是內人。以出外而生。故曰外兄弟。又舅之子。注內兄弟也。杜氏通典。馮懷曰。左氏傳。聲伯以其外弟為大夫。所謂外弟。蓋管于溪之子。聲伯同母異父弟。聲伯謂之外弟。復謂聲伯為外兄。然則異姓之親。通謂之外。今謂舅子為內兄弟。末俗所云。鄭玄還舉俗言以喻俗人。非正名矣。

舅姑猶云父母也。舅舊也。姑古也。長老之稱也。婦以

夫為家夫以婦家為外家故婦稱夫之父母曰舅
若夫亦稱婦之父母曰外舅姑夫婦判合為一體
也今人以舅稱妻之兄弟朱子語錄曰據前章但
以兄弟稱之妻亦稱夫之姊妹曰姑然則據古人
直當稱姊妹耳漢書薛宣傳敬武長公主曰嫂何
與取妹曹大家女誠亦稱嫂妹其証也伯叔者兄
弟之別名故妻稱夫之兄弟曰伯叔然古人稱其
夫兄曰兄公據此稱夫之弟亦宜直謂之弟耳稱
其夫兄之妻亦稱嫂張負以女孫事陳平戒曰汝
事兄伯當如父事嫂當如母

金疊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四

餘冬序錄謂古人姓氏各字不見於史傳而雜出於
書疏記注者下慮數十人今按縣字熙禹各文命
字密許由號箕公字仲武陽城槐里人出皇甫謐
伊尹名摯見孫子仲雍宋東曰字孰哉孰食曰雍
夷齊之父姓墨云氏名初字子朝見史記索隱微
子開卒立弟衍為微仲而家語微子弟仲思名衍
一名泄嗣百里奚字井伯出楚國先賢傳范蠡會
稽典錄字少伯大夫種吳越春秋姓文字子食此

古人姓名

石司馬彪云字伯夔高祖母媼皇甫謐云王氏索
隱云溫氏春秋握成圖帝王世紀云名舍呂后父
呂公相經云魏人名文字叔平呂后漢書音義云
名雉索隱曰字娥姁皆序錄之所未及其他益未
及考錄者尤多

參之

曾子名參論語參音森而史記云字子輿則取參乘
之義宜讀如駝舍含切閔損字子騫騫馬腹虧也
故為損字而俗以騫為飛騰則誤孟子名軻軻車
接軸也平聲讀故字子輿一字子車而廣韻入箇

金疊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五

時有兩曾參一曾參衛人衛曾參殺人於市而曾曾
參遂傳殺人時有兩宰我一宰我齊人齊宰我為
人殺於朝而魯宰我遂傳為人所殺與惡人同姓
名且不可耶蓋宋建炎初權臣誤國六軍萬姓皆
欲得而甘心焉者宰相黃潛善也倉卒御舟南渡
而司農卿黃鏞之頭刎於江上鏞何罪焉以姓同
故也紹興中奸人附和秦檜構陰謀逞宿憾殺岳

武穆者張俊也。今人率曰張浚也。則不幸姓同。其名文字皆疑焉。夫名之一字。疑寡聞輕信者。猶肆其無鬚之戮。況或同其姓名乎。

張無垢心傳錄。誤以黨王叔文之陸儼為陸贄。近時崔後渠追錄宋事。誤以殺岳飛之張俊為張浚。一字之誤。何啻曾參殺人耶。

後漢書崔輔為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將作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政事。天文道術。以高第者補之。輔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恐有先用。乃給懿曰。

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知。為中書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因對之涕泣。懿憂懼移病。不試。由是輔對第一。拜尚書。孫懿即非孫登。徒以姓偶同也。唐元和中。李賀以歌詩著名。時元稹年老。明經中第。亦工篇什。願與賀交。執刺見之。賀見刺曰。明經及第。何事來見李賀。稹慚退。未幾制策登科。為禮部郎官。乃議賀父名晉。不合舉進士。時輩從而排之。賀竟不第。見康駢劇談錄。蓋韓退之諱辨本此。士懷忮心相傾。乃至乘人姓名之間。可謂儉巧。若

懿之愚。賀之傲。則亦自有以取之。非不幸也。王莽禁複名。故東漢以來。因之多。一字各者。複各者。予僅見梁不疑。成翊。世孔。季彥。仲長。統。鄭玄。子鄭益。息孫。鄭小同。北海孫賓。碩。薊子訓。

宋宋偓初名延渥。以父名廷浩。下字從水。改為偓。彼二名猶諱其旁側之嫌。似若此。李文靖祖名滔。公名復。從水。何耶。容齋隨筆。襄陽有隋處士慈羅君。墓誌曰。君諱靖。字禮。而父亦名靖。為不可曉。拓拔魏安。同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祖孫同名。胡人無

足言者。但羅君不應爾也。吁。至於祖孫父子同名。不益野於禮耶。酈道元水經注。元嘉中。檀和之征林邑。其王名楊邁。楊邁猶華言紫磨金也。出奔死。其太子初名咄代。立。復改名楊邁。昭穆二世父子共名。所謂胡人無足言者。易歸妹之五曰。帝乙歸妹。孔子曰。自成湯至帝乙。帝乙湯玄孫之孫也。易

帝乙即湯也。殷錄質以生日為名。順天性也。玄孫之孫。外息絕矣。同以一日生天之錫命。疏可同名。故曰。易之帝乙為成湯書之帝乙。六世王同名不

史記
諸談

兄弟
名取
偏旁
相近

害。然則祖孫世違同名不害。蓋亦殷道然也。

孔平仲謂太史公名談。故史記無談字。季布傳改趙

談為同子。予謂子嬰即位。患趙高。乃稱疾不聽事。

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

令韓談刺殺之。見李斯傳。遷近諱趙談而遠忽韓

談何也。

今人命名。為其兄弟。多取偏旁上下。字畫相近。或複

名者。必同一字。蓋取其雁行排比。易為叙列。若祖

父子孫。則深避其似。蓋畏嫌也。不知坊自何時審

古人未嘗有此。如西漢陳遵而祖曰遂。東漢馮勤

之父曰伉。而伉父偃。黃瓊之孫琬。張綱之子績。陳

球之兄子珪。劉瑜之子琬。任文公之父文孫。皆未

嘗避也。惟晉王導三子曰悅。恬。協。王洽二子曰珣。

珣。王謐三子曰璿。珍。琇。毛穆之六子曰珍。璩。球。璠。

璿。璠。謝安二子曰琰。瑤。孫纂二子曰統。綽。卞壺四

子曰眇。盱。瞻。子曰謝述三子曰綜。約。緯。疑起自晉

宋而不盡然。如晉王昶父澤字季道。而昶名其兄

子曰沉。字處道。其子曰渾。曰深。而渾又名其子曰

濟。王羲之之子曰悅。之徽。之徽之子曰禎。

之顧。愷之父曰忱。之皇甫謐之父叔侯。而祖父

曰叔獻。衛瓘字仲全。玠字叔寶。而祖父曰璿。字伯

玉。謝玄之從弟曰琰。而玄子曰瑛。陸玩祖父曰瑁。

郭璞之父曰瑗。孔愉之父曰恬。袁湛弟豹。而豹之

子曰洵。曰淑。唐裴蕭三子曰儔。曰休。曰倅。而蕭父

曰修。諸如此類。不可殫錄。然顏氏家訓。近世有人

制名兄弟。皆山旁立字。而有名峙者。兄弟皆木旁

立字。而有名機者。兄弟皆水旁立字。而有名疑者。

歎其不識字。然則以兄弟取字。偏旁相近。而制名。

蓋亦萌自魏晉之降。特未盛行耳。

大抵古人敦質。非若後世之多諱。然既遜異於父子。

而復聯比於兄弟。因名定分。尊尊親親。於斯乎寓。

則今人之義。父母乃優。弟

宋劉溫叟父名岳。終身不聽樂。不游嵩岱。每赴內宴。

聞鈞奏。則涕泣移時。曰。若非君命。則不至是。徐節

孝積。以父名石。平生不用石器。遇石則避之。不踐。

或謂之曰。天下用石多矣。必避之。然後為孝乎。他

後世
取名
多諱

劉徐
謝壽
姬太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九

日山行如何仲車曰此吾私迹則然吾豈故避之哉吾遇之則惕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
 三他日若有君命敢從私乎二公至心獨行如
 三三所謂見似目瞿聞名心瞿者耶然禮嫌名不
 三三不諱不諱嫌名二公過矣南史宋謝鳳子
 三三謝宗謝莊子名肅明帝嘗勅二人由鳳莊門入
 三三宗曰君命不可以不往乃趨而入肅曰君處臣
 三三以禮遂不入時人以比之王陽王尊夫君前臣名
 三三公所無私諱况嫌耶以父嫌辭君命非禮也君子
 三三謂肅之孝又有二公之所不能者

南齊袁粲幼孤祖哀之名曰愍孫普慕荀奉倩之為人明帝立乃請改為粲字景倩按晉荀粲字奉倩文若之子常評其父或不如從兄攸謂婦人者材知不足稱自以色為主卒哭禮婦以殯其身其人可知不識袁公曷懿而尚之至輕移其祖之命乎夫曰愍志孤也且宜盡然終身有家世之感焉何忍忘之君子已孤不更名而公為此喪父祖矣
 唐李綱初名瑗慕張綱為人改焉字文紀綱知有張

綱而不知有濩瑗何耶

宋劉湛負其才氣常慕汲黯崔瑗為人故名長子曰黯字長孺第二子曰琰字季珪而末年任悖乃至謀殺天子此豈黯琰二人所為耶梁張稷弑東昏召梁武尋篡後為中丞陸杲所彈稷內慙口實乃名其子伊字懷君霍字希光以族其志恐伊霍之志正不如此

孔子於諸弟子皆名惟語於閔子騫記於子游特字蓋記者誤立醫問先生因謂孔子於弟子只稱名至程門便有秀才賢輩諸君等稱呼余按不止如此孔子於弟子直爾汝之孟子去孔子無幾時已

是稱子至文中子又稱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為先輩朱子去程子又亡幾時其稱門人往往曰公又呼廖德明余大雅輩老兄則師道至今不知更幾變矣

漢初功臣惟張良見字高祖故獨以字傳然亦有間見當世稱謂語作史者偶未詳耳按漢世有楊王孫馮唐子遂字王孫實嬰字王孫韓嫣字王孫漂

論語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論語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十一

身曰吾哀王孫而進食安知不字信也後漢有徐孺子其它以孺字者何限里社父曰善陳孺子之為宰安知其不為平字也陳勝項梁起鉅野澤間少年相聚百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則仲者越字也

父母其

古人父母字其子如東漢趙苞傳苞母遥謂苞曰威豪人各有命何得相顧陳太丘曰元方難兄季方難弟南宋何尚之傳何叔度曰此自送吏部即耳非關何彥德也北齊斛律金傳金每稱其二子光金鬘子下篇卷之三十四美曰明月豐樂諸書傳中如此者亦多

漢書

漢書龜錯遷御史大夫而父從穎川來謂錯語必稱公霍去病為驃騎將軍擊匈奴道出河東至平陽傳舍遣吏迎父中孺而中孺趨入輒拜謁至扶服叩頭自謂老臣謂去病將軍出舍翁驟見其子富貴過不自重一如此亦見道濟俗降勢利行人父子間久矣

同

後世有名偶與先賢同者或出於父命不可改復同其字則罪矣褚淵字彥回司馬伋字季思是也至

齊丘又字超回伏几襲裳蓋不足言矣

言今進呈文字若試錄或疏奏有及宋元以上臣合名予曰此後世之陋也何休注公羊曰禮臣死君字之記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歿矣則稱謚若字古者卒哭諱行雖稱人臣於當代之君且猶不名況前賢乎

古者謚以易名名終則將諱之亦以人之行至死而始見其大小真偽故曰蓋棺事始定也春秋衛靈公薨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沙丘掘之數仞得石

榔洗而視之有名曰不馮其子靈公奪我里梁武帝之始生也有文在其手曰武帝然則靈公之靈武帝之武前定乎

漢南粵尉佗自稱武帝晉豫章黃綽自稱孝神皇帝宋儂智高僭號仁惠皇帝生謚乎然彼偷安知禮也後世則穆然帝且王矣乃侈為號以自徽至數

十字有加焉亦風其臣下為之可嗤也

漢宣帝以保護息追賜掖庭令張賀謚曰陽都哀侯此寺人得謚之始與蘇明允以為起自東漢之孫

程非也。至宋謚者則什八九矣。

揚雄之揚字從材。揚修關西之後乃云修家子雲。是且自不識其姓矣。慈湖云自古挑才揚。暨漢多書木才木所不同。一音貫吳蜀。大道無異同。奚自析耳目。苟惡姓氏之析耳目。則聖王別生分姓。誠贅矣。

不識姓中

龍錯之龍亦作朝。袁盎之袁亦作爰。揚雄之揚非楊也。楊震之揚非揚也。震孫修乃曰家子雲是不識雄姓也。苻堅之苻非符也。符融後漢之符非苻也。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十四

顏真卿云。從草為姓。從竹為印。是不識融姓也。

葉叶

東漢嚴光嚴遵本皆姓莊。避明帝諱故改。愚按朱子語錄云。詩云下民有嚴。叶不敢迫遑。吳才老欲去嚴為莊。云避漢諱。却無道理。其後來讀楚詞天問。見一嚴字。乃押從莊字。乃知是叶韻。嚴讀作昂也。然姓氏原無叶韻。

薛瑄

漢書音義稱臣瓚者。裴駰以為莫知姓氏。劉孝標則曰。于瓚。司馬貞曰。傅瓚。水經注屢引用之。則曰薛瓚。按晉書穆帝八年。書大原薛瓚者。其人也。史炤

陽修名字

有文曰。瓚主瓚也。不以為人姓名。可笑。有習鑿齒按山海經云。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天海水南入焉。有人曰鑿齒。并殺之。宋有樂黃目。按明堂位云。周以黃目。古者以黃目為鬱氣之上尊。黃目龜也。以為人名可乎。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四

十五

校正居士集者。謂十六卷薦蘇軾制科云。行業修飾。說文以修為飾。以脩為脯。蓋韻修兼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多以脩為修。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古錄千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彡。未嘗從月。而漢武帝策仲舒亦云。何修何飾。古字簡少。殆可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也。予按正韻。修脯也。又長也。飭也。洵也。葺也。修飭也。通作脩。則兩字本通用。然脩可為飭。而修不可為脯。此又其別也。公之名自當作修。公字蓋取於虞書慎厥身。修思永。非長義也。穆參軍則名脩。乃字伯長也。

蘇軾

石林燕語。蘇子瞻謫黃州。號東坡居士。東坡其所居地也。晚又號老泉山人。以眉山先塋有老翁泉故。

云按世稱東坡父明允曰老泉據此則明允未嘗自號老泉乃後人妄加以別於東坡濼城不知東坡已別號老泉也雖明允嘗作老翁井銘并叙見集中深寄意焉然寔未嘗以為號子瞻既號東坡晚年顛蹟衰落之餘又寓號於此豈其先壙所在有狐首之思與然則公異時自海外歸遂僑於常終厝於穎非公志也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四

卷之三十四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五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周禮膳夫王日一舉王齋日三舉解謂殺牲盛饌曰舉一日之中食有三時同此一舉而已盱江何氏曰王之燕食不敢暴殄天物也將祭而齋則一日三舉於朝於日中於夕凡用三大牢蓋不敢餽餘

卷之三十五

以賣其精明也鄭司農亦以齋必變食釋齋日三舉之文葉文康言將交神明必變食以致養且豐於常日孰謂齋必變食為不飲酒不茹葷乎自朱子有不飲酒不茹葷之解近來王明齋先生作周禮傳遂改王齋日三舉為不舉比之大喪大荒大禮以傳會其說則失之遠矣王府王齋則共食玉惟辟玉食正此可過自非薄乎

洪武七年禮部尚書牛諒上進膳禮奏云周禮凡大祀齋日三宰猶牛為膳以助精神且曰周禮是聖人所定非過後

也。上曰周官之法不行後世多矣。惟自奉者乃欲法古。其可哉。詔罷之。是嘗齋日。緣周禮。奉謂宰牛為膳也。

六十

禮疏六十開房者。素問云。人生五八而腎氣衰。髮墮齒稿。六八陽氣衰。竭。面焦。鬚髮白。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祭竭。精少。腎藏衰。形體皆極。八八則齒髮去。身體重。五藏皆衰。筋骨解墮。天祭盡矣。故於此須閉房也。魯男子曰。男女不六十不同居。謂可無嫌也。七十開房者。七十則益老益衰矣。惟資人

金匱子下篇 卷之三十五

養而婦人能養人。故行役以婦人非復有房中之事也。夫婦之禮。惟年七十同藏。無間亦此意也。

卷之三十五

王制。凡三王養老。皆引年八十者。一子不從政。九十者。其家不從政。注謂復除之。管子。人國篇。凡國都皆有掌老年七十已上。一子無征。年八十已上。二子無征。九十已上。盡家無征。

君祭

何休曰。禮大夫卒。君廢一時之祭。有事於廟而聞之者。去樂卒事而聞之者。廢繹。陳氏亦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祭之日不用樂。祭之明日不可以

家臣

釋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齋。君子以為非禮也。按古者君祭。臣卒則禮不以告。以告而廢祭。則無祖宗。告而不廢祭。則無大臣。故不若無告之愈耳。春秋魯叔弓方有事於大廟。而卒於其所。君之聞之不待告也。故去樂卒事。所以為禮。若叔弓自卒於寢。當祭而告。則春秋當為異書。左氏亦不敢以禮許之矣。

金匱子下篇 卷之三十五

禮大夫不稱君。故仕於大夫之家曰僕。以避其為臣耳。漢儒不達。而直以奴隸目之。其作王制亦曰。仕於家者。出鄉不與士齒。吁。甚矣。當是時。列國皆世卿大夫。士苟有志於用世。不階仕於大夫之家而奚也。

刑人

記爵人於朝。與士共之。刑人於市。與眾棄之。古之帝王不私其刑。賞蓋如此。朝陽也。主德。士大夫之所聚也。爵一人而欲千萬人勸。故於朝。市陰也。主殺小人之所聚也。刑一人而欲千萬人懼。故於市。蓋亦有不於市者。劓。誅則適於甸師。官刑則甸之蠶。

室夫固各有取焉。夫刑之不可於朝也。猶爵之不可於市也。然論語檀弓曰。肆諸市朝。孟子曰。捷諸市朝。豈時至春秋戰國而先王之意已漸失之者耶。或曰。此固殷法也。周法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薄刑用鞭朴。所謂五刑五刑三次。大者陳之原野。小者攻之市朝。故自用刀鋸以下大夫而上。尸諸朝。士與庶人尸諸市。鄭康成則曰。凡有爵者與王同族大夫以上俱適甸師。

禮記

禮記

禮記

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疏張逸云。庶人非是都不行禮也。但以其遽務不能備之故。不著於經文三百。威儀三千耳。其有事則假士禮行之。大夫所犯之罪不在夏三千。周二千五百之科。不使賢者犯法也。非謂都不刑其身也。其有罪則以八議議其輕重耳。

鄭玄周禮注云。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然周書曰。刑苗氏作五虐之刑。爰始淫為劓刑。搯鄭謂黥。面甚於墨。頰是黥。異於墨也。刻其頰而涅之曰

墨。伊訓臣下不匡。其刑墨。臣下不匡。猶用此刑也。其輕明矣。黥重於墨。然宋人以此配軍。謂之刺配。本朝不用五刑。惟盜刺字。猶有黥之遺意。第用兩手腕。易除滅。又隱處。非別惡。瘴惡之義。不若以竊盜二字。就刺其面。使人易表識。難滅。且以宋人刺軍之法。今用之。刺盜。何濫用之有。

古者兵刑

古者兵刑同官。故唐虞以蠻夷猾夏。寇戎奸宄。兵刑之大者。總責士師。後世刑用始煩。士一官不得兼統。周有司馬司寇。秦因之。故以三公掌兵。則有太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

五

尉列卿掌刑。則有廷尉百官。惟兩官。皆曰尉。以慰安天下。為文猶古意也。廷尉者。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故云。

改太倉曰

撫臺西石王公之誥。一日。指予宋史問曰。如京使何官也。予對曰。詩云。曾孫之庾。如坻如京。蓋倉使也。公曰。觀諸傳。中官高似不為倉使者。何也。蓋指今日倉大副使。皆雜流不入品。予無以應。一日偶閱事物紀原。唐以前以殿中侍御史。或監察御史。克太倉使。五代梁諸使始有如京使。當是梁改太倉

使曰如京也則如京使特為大倉差遣猶今之巡倉則用御史耳

周禮泉府凡民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為之息。吁江何氏集註謂民有貸物於官者與有司辨其物定其價以授之還本之後服役於國中各有日數以為息。所謂以國服為息也。按王克云貧人負官重責貧無以償則身為官作。責畢竟是漢人之法猶有周官泉府遺意耳

金

金有五。曰青金曰錫曰赤金曰銅曰黃金曰金曰白金。金鑿子下篇卷之三十五

金曰銀曰黑金曰鐵而黃擅金名故經傳稱金者皆黃金也。銅以金命之則遜黃曰赤以鐵名之則進赤曰黃。故唐孔氏呂刑罰鍰傳謂鍰是黃鐵為銅而虞書金作贖刑。漢孔氏注謂黃金唐虞以黃金為中幣行使皆用黃金故耳。雖秦漢猶然。漢第少其斤兩令與銅相值。至後魏始改用緡。近時澹老却以銅鐵皆名金。鐵亦近銅。故兩傳注黃金黃鐵皆是銅則別用鄭注鄭注禹貢金三品曰銅三色也。

山海經

山海經志海內諸名山必曰其上多金玉無草木金玉與草木氣相刑。多金玉無草木矣。理也。然今海內諸名山。歷歷故在何上古金玉多耶。豈至治之代地不愛寶與。或曰唐虞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下至戰國秦漢謀臣說士一言合主輒賜黃金百鎰。白璧二雙。有賜金百鎰珠二斗者。珠玉雜黃金行使耳。非以其多故。然與秦漢始以黃金為上幣已不同於古矣。然周以斤。秦以鎰。漢復用斤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止為器飾寶藏不為幣。珠玉不為幣。以為寶藏貴之也。銀錫不為幣。以為器飾賤之也。至漢武征伐四夷。虛耗海內。於是大司農藏告竭。不足以給費。而少府多銀錫。始詔雜用以為錢。而民終以賤不實用。歲餘報罷。夫以漢武之威行於海。不能強民情所賤。以為貴。銀錫終廢不行。以賤故也。後世既乃以銀為上幣。黃金為寶藏。不復為幣。民間又公雜鈔銅與銀用之。而尚不給。不知其道曷由有。世道之責者其可不深長思哉。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五

七

戰國策

趙取周之祭地周君患之鄭朝曰臣請以三十金復取之鮑注云一斤為一金吳氏正曰正義云秦以一鎰為一金又史記平準書米至石萬錢馬至疋百金瓚注曰秦以一鎰為一金漢以一斤為一金而孟康云二十四兩國語注同趙岐云二十兩按莊子逍遙遊篇我世世為泝澠統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注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為一金百金百斤也與鮑注同恐李鮑說為長

漢食貨志金有三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

而黃金者不多得然漢時賞賜臣下數數用之諸稱金者未知孰何姑不著如高祖時賜張良黃金百鎰又用陳平言行反間間項王君臣乃出黃金四萬斤武帝以東方朔諫引董君設飲宣室賜黃金三十斤又因諫止籍蓋屋鄠杜田為苑賜黃金百斤元帝時丞相趙克國大司馬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以歲惡民流乞骸骨各賜黃金六十斤成帝時黃門郎楊雄以上書諫請母拒匈奴單于入朝賜綉帛五十疋黃金十斤哀帝時傅喜以忤得

卒

太后意以光祿大夫養病賜黃金百斤至宣帝時賞賜尤多如疏廣受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贈以五十斤夏侯勝受詔撰論語說賜黃金百斤黃霸為潁川太守有績效下詔賜爵關內侯黃金百斤龔遂以渤海太守之任召對稱旨加賜黃金贈遺之杜延年為北地太守而郡中清淨居歲餘使謁者賜璽書黃金二十斤朱邑為大司農卒以廉潔守節詔賜邑子黃金百斤尹翁歸以廉正治民異等而蚤天賜其子黃金百斤如賞賜大

將軍霍光前後黃金七千斤其他散見紀傳下暇悉舉蓋古人質儉山海所產不糜耗於他用郡國流布帑藏克溢故天子得以為息澤後世雖內府所積亦貧矣又王莽末天下旱蝗黃金一斤易粟一斛雖其粟貴亦金多與逮莽下省中黃金尚餘數千萬斤

唐六典有十四種金曰銷金曰鍍金曰織金曰研金曰披金曰泥金曰鏤金曰撚金曰戣金曰圈金曰貼金曰軟金曰裹金而楊用修謂古有鈿金尚不

在其中至宋大中祥符八年三月庚子又詔應銷
金貼金鏤金間金戴音尹金圈金解金剔金撚金陷
金明金泥金榜金背金影金闌金盤金織金金線
皆不許造中官以下衣服並不得為飾凡十九種
吁工匠日繁各色愈巧服色寢侈金之消耗無窮
矣鏤金疑即鍛音咸金又有瓊金俗作廂不知唐十
四種宋十九種內作何金也

鐵亦為兵
唐劉秩請禁銅謂銅之為器不如漆以為兵則不如
鐵此自後世之兵以鐵故知銅不如也按荀卿論

金匱下篇 卷之三十五

王之所寶者六一曰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古者
金三品黃曰金白曰銀赤曰銅以禦兵亂為兵器
則必用銅賈誼諫聽民放鑄欲禁民采銅使銅畢
歸於上以致七福一曰以作兵器是銅為兵器也
春秋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
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鍾季武子以所得於齊
之兵作林鍾而銘魯功焉秦始皇既平六國盡銷
天下兵鑄以為鍾簠及金人十二是銅為兵器不
為兵即為鍾也

以羊之制

周禮甸人為甲犀甲七屬兕甲六屬合甲五屬注屬
讀如灌注之注謂上旅下旅札續之數也甲堅者
札長鄭司農云合甲削甲裏肉但取其表合以為
甲而管子亦稱定三革偃五兵三革疑即此三甲
注以為車馬人皆有甲曰三革未詳孰是大抵三
甲之堅犀不如兕兕不如合合甲蓋只瑩牛皮為
之故止於五屬牛家畜也皮可時得而一角之兕
三角之犀產於窮山來自荒徼豈能給三軍之用
易但云鞞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言牛革堅也宋

金匱下篇 卷之三十五

程大昌亦引春秋華元牛則有皮犀兕尚多言是
牛皆有皮可甲而自牛以外犀兕亦不乏雖例為
夸言亦可以見犀兕之少於牛以今推之豈惟少
於牛殆絕無矣觀戰國吳起見魏文侯曰今君四
時使斬離皮革掩以朱漆畫以丹青爍以犀象意
古者獸蹄鳥跡交於中國尚有以犀兕為甲自周
公駢遠唐叔射殪爾後中國不可多得故但得漆
牛之皮以為甲而以丹青繪兩獸之形於其上徒
以壯軍容而作士勇亦謂之犀甲兕甲非實有兩

獸之皮以為甲也。程大昌又引晉書載馬隆之討涼州，夾道累磁石，賊負鐵鎧行不得前，而隆卒悉披犀甲，無所留礙，賊以為神王。隱晉書載隆兵悉著牛皮鎧，得過則是實用牛皮，而名以為犀。余謂牛之有皮，以為甲，則謂之犀，蓋亦自古以然。古人凡堅謂之犀，雖器物之堅利，通謂之犀。如車曰犀車，舟曰犀舟，鈹亦曰犀鈹，豈徒甲哉？惟後世用鐵為甲，雖朱子以為不知起於何時，仲長統昌言曰：古者以車戰而甲無鐵，札之制今誠以革甲當強。

金龜子下篇

卷之三十五

十一

弩亦必喪師亡國也。然則甲之用皮，本由車戰自春秋之戰已有毀車為行，則鐵甲之制亦將漸興於此時。孔子曰：衽金革，金鐵甲也。革皮甲也。互用之矣。

古者

馬

古者胄亦用革，故古字作皐，亦作軸。荀子軸帶劍書鹽鐵論犀軸兕甲是也。兜鍪蓋字亦从枚，从革，後世用鐵始改革从金，作鍪。說文曰兜鍪首鎧也。鈇臂鎧也。鈹鍛頸鎧也。

金龜子 下篇卷三五

千人劈紙為鎧，勁矢不能洞。南唐李元清父方周世宗征淮南，方聚鄉里義士，劈紙為鎧，號白甲軍，與唐軍同守濠州。

比甲

元世祖昭睿順聖皇后製一衣，前有裳無衽，後長倍於前，亦無領袖，綴以兩襜，名曰比甲，以便弓馬，則今比甲所自始。

王侯

禮二十日弱冠，此士禮耳。古者天子諸侯皆十二而冠，冠而生子十五而生子，殷周皆然。文王殷諸侯也。十三生伯邑考，十二而冠，始昏可知矣。左氏襄

金龜子下篇

卷之三十五

十三

公九年，晉侯與諸侯伐鄭，還公送晉侯，以公晏于河上，問公年，季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君可以冠矣。是晉侯亦以禮冠之，期謂魯公也。尚書金縢王與大夫盡弁，時成王年十五，云與大夫盡弁，知成王之冠已久矣。故曰天子與諸侯皆十二而冠禮也。天子之元子亦十二而冠，冠則用土冠禮。太古冠布，白布冠也。齋則緇之，鬼神尚幽故也。三代冠有牟，追始以白布冠為喪冠，後世遂漸忌白南。

君即位用

宋宣陽門謂之白門。明帝以白門名不祥，甚諱之。而右丞江謚嘗誤犯之。上變色曰：白汝家門。謚稽顙謝。久之方釋。徒門名猶忌之。至於皇帝即位，廼用白帽。湘東王或既誅子業，休仁引升御座，召見諸大臣，猶着烏帽。休仁呼主衣以白帽代之。王敬則弑宋主昱，召諸大臣入議。蕭道成謂劉秉秉辭道成讓，袁粲不敢當。王敬則拔刀跳躍曰：天下事皆應關白。蕭公敢有開一言者，血染敬則刀。仍手取白紗帽，加成道首曰：事須及熟。侯景僭主時，着白紗帽，而尚披青袍。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五

十四

士不衣織

玉藻士不衣織。織音志。注：染絲而織之為織。功多而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按此即今之織絲。禹貢所謂厥篚織文也。俗訛織為紵。紵音柱。說文：縠細者為紵。粗者為紵。宋洪氏松漢紀聞又作注：縠。

唐時婦已纏足

樊川集詠襪云：鈿尺裁量減四分，織纖玉笋長輕雲。五陵年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是已形容婦女纏足矣。墨莊漫錄乃云：杜牧之輩作詩無及之者，誤也。張平子南都賦：修袖繚繞而縠縠躡躡。

蹠而容與躡蹠，小步容與徐進也。此猶直說舞態耳。樂府焦仲卿妻詩：足下躡絲履，頭上玳瑁光。腰若流丸素耳，著明月璫。指如削葱根，口如含朱丹。纖纖作細步，精妙世無雙。曰：纖細，曰：精妙，皆不直言之而言其步可謂善形容者。題下曰：古辭不著何時人，蓋已非止唐世矣。月出之詩：云月出皎兮，佼人僚兮，舒窈窕兮。毛傳：僚，好貌。舒，遲也。窈窕，舒之姿也。正義謂婦人行步，貴在舒緩，窈窕是舒緩之姿容。然則當三百篇時，固已有是姿容。論魏也。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五

十五

琵琶用皮

餘久序錄。五代史補：馮道之子能彈琵琶，以皮為絃。世宗令彈，深善之。因號琵琶為繞殿雷。而後山詩話：歐陽公詩：坐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自從彬死世莫傳。世遂以皮絃為杜彬故事。而後山亦謂世未之有，不知馮事已更先於彬者。余偶閱酉陽雜俎云：古琵琶用鴟鷂股，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皮絃，質樸知被撥彈之不能成聲，則皮絃亦非起於馮道子矣。

博物志堯造圍棋以教丹朱。中興書陶侃亦云圍棋堯以教其愚子。南宋虞愿亦云堯以此教丹朱。豈以朱顯蒙不慧。若後世疑鹿問蛙者。故為縱衡押闔之小數。以攻破其愚心哉。然蔡蒙有術。何必是而觀之。書帝堯將遜位。咨四岳而岳對以胤子朱啟明。帝曰吁。嚚訟可乎。斯其人必彊明自任而好高。以放於愚。然異乎世之所謂愚也。路史稱帝初取富宜氏曰。皇生朱。鷲狼媚克兄弟為閹。嚚訟媢游。而朋淫近之。而又曰。帝悲之為制奕棋以閑其情。天奕棋豈所以閑情者哉。況將平其閱而教之。爭將防其媢而誨之。戲乎斯妄庸下足辨。而偶客談及故為一言之。

象山語錄先生曰。棋所以長吾之精神。琴所以養吾之德性。藝即是道。道即是藝。又嘗看諸人下象棋。因曰。凡事不得胡亂輕易了。又不得與低底下。後遇敵手。便慣了。便敗。獅子捉象。捉兔。皆用全力。竊怪先生以簡易超忽為學。平居謂六經皆註我。幾廢文學。不觀。迺獨不能忘棋。頃檢鶴林玉露。象山

少年時常坐臨安市肆觀棋者。累日一日。迺買棋局一副。歸而懸之室中。卧而仰視之。忽悟曰。此河圖數也。遂往與棋工對。連勝二局。棋工起謝曰。官人之棋。天下無敵手矣。先生二弟。每喜令其着棋。嘗與包敏道書云。獅子初時與春弟。頗不能及。今年反出春弟之下。近旬日。棋又甚進。春弟又少不逮矣。凡此皆在精神之盛衰耳。然則先生於棋數。數然也。

金壘子下篇卷之三十五

卷之三十五

七

金壘子下篇卷之三十六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目秦漢降代遠化遷郡國廢置疆域離合名號沿革

不可方物而古蹟湮矣是故好古者脊之也古者

名終則諱之故名子者不以國不以山川以國則

廢國若秦之楚以山川則廢山川若魯之具敖惟

年號者至漢武帝始有之蓋書契代結繩之後用

以表年識事治官察民與天下同之非廟諱比也

唐德宗興元元年以梁州為興元府宋太宗太平

興國江南仍置太平軍真宗大中祥符畿內因改

祥符縣高宗紹興升越州為紹興府孝宗隆興改

洪州為隆興府彼方龍州郡以紀年之嘉名況因

年移州郡之名乎蓋今隆慶之為延慶也一時建

言者不審也

三楚淮以北沛陳汝南南郡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

廣陵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南楚三吳吳

與會稽吳郡或曰丹陽無會稽

荆說文云楚木也楚說文云叢木一名荆也荆楚一

物故楚一名荆

南公之言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三戶猶云三閭楚

王族三姓昭屈景耳是時楚亡僅存家族公知終

亡秦者楚人故以為言及漢興詔遷楚昭屈景三

姓實關中此可見其族存之驗

古諺云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楚國亡猿禍延林木呂

金壘子下篇

卷之三十六

二

覽謂池仲魚為魏城門候城門失火仲魚燒死然

則林木亦定是一人耶淮南子曰楚王亡其猿而

林中之木為之殘宋王亡其珠而池中之魚為之

殫當以淮南為是

宋都汴梁仍五代之舊是曰東京開封府而以洛陽

為西京河南府南京即今之歸德府亦曰應天府

北京則大名府呂夷簡請建示將親征以復虜謀

者此宋之四京也

梅聖俞待制知越州詩末句買臣嚴助當時貴破賊

會稽
屬吳

論功未足誇。意則美矣。而未審也。當為會稽。其時屬越。賺耳。兩人皆會稽人。非越也。項梁避仇吳中。因與項羽斬會稽守殷。通起兵。此會稽亦吳。即今蘇州。江東者。大江之東。非浙江東也。按會稽故為越郡。即越州。自勾踐伐吳滅之。因遷都於吳。亦曰會稽。秦即吳置會稽郡。漢因之。所隸吳曲阿。烏傷。毗陵。餘暨。陽羨。諸暨。無錫。山陰。丹徒。餘姚。婁上。虞。海鹽。剡。由拳。太末。烏程。勾章。餘杭。鄞。錢塘。鄞。富春。冶。回浦。凡二十六縣。治吳。至後漢順帝永建四

金壘子下篇

卷之三十一

三

管仲
越人

年始分會稽郡。浙江以西。別為吳郡。而以東仍會稽郡。徙治越。故秦漢以上。諸稱會稽郡。皆吳屬也。管仲亦越人乎。然並管在齊。有管至父。先此有管子奚矣。宋雷西吳里語云。舊傳齊管仲。烏程樓賢山人晏嬰。長興晏子。鄉人曰舊傳。不著出何書。證以桓氏之言。則亦有因也。

會稽
鏡湖

能改齊漫錄。謂會稽鑑湖。乃避翼祖廟諱。本謂鏡湖耳。輿地志曰。山陰南湖。縈帶邨郭。白水翠岩。互相

映發。若鏡若圖。故王逸少云。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名始羲之耳。李太白登半月臺詩亦云。水色綠且淨。令人思鏡湖。終當過江去。愛此暫踟蹰。則知湖以如鏡得名無疑。而梁任昉述異記。以為鏡湖。世傳軒轅氏鑄鏡湖邊。因得名。今有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漫草。恐或不然也。予謂昉記信誕妄。謂湖以如鏡得名。宜可信。若曰名始羲之。則未必然。東漢順帝五年。馬臻為會稽太守。始開鏡湖。則湖名在右軍之先矣。然宋史賀鑄者。嘗

金壘子下篇

卷之三十一

四

自言賀知章之後。且推本其初。出王子慶忌。以慶為姓。居越之湖澤。所謂鏡湖者。本慶湖也。避漢安帝父清河王諱。改為賀氏。慶湖亦轉為鏡。而鑄因自號慶湖遺老。則又不知其說之所自出。審然則賀狂客以鑑湖請於玄宗。乃亦似乞其家舊物耳。史稱臻立湖築塘。週迴三百十里。灌田九千餘頃。至今人獲其利。郡無凶年。而會稽志乃云。臻創湖之始。多淹塚宅。有千餘人怨訴。臻故被刑於市。乃遣使按履。總不見人籍。皆是先死亡者。其說殊怪。

安有鬼至千餘。赴訢臺府者。且臻能貽生者千萬年無窮之利。而廼不足以功覆死者千餘人之冤哉。又安知非生而怨訢者千餘人。懼罹罪戾。故冒籍先死。亡者以覲自解脫也。

素五大夫會稽

唐成春正月。余登太山。道半至黃現嶺。見五松蒼然。曰。秦封大夫者也。松雖著節。後凋。豈能更數千百年存。其膺無疑。因檢雲谷雜記云。秦始皇下太山。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初不言其為何樹也。後漢應劭作漢官儀。始言松。蓋樹在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一 五

太山之小天門。至劭時猶存。故知其為松也。五大夫。蓋秦爵之第九級。如曹參賜爵七大夫。遷五大夫是也。後人不解。遂謂松之封大夫者。五故。唐人松詩。有不羨五株封之句。皆仍襲不考之故也。紹興上虞縣有村市曰五夫。故老云有焦氏墓於此。後五子皆位至大夫。因得名。近世好事者。或易其說曰。此秦封松為五大夫之地也。紹興間王十朋為郡。幙官搜訪所聞。作會稽風俗賦。遂有楓挺千丈。松封五夫之句。疏於下云。上虞有地名五夫。始

皇封松為五大夫之處。蓋越人但知始皇嘗上會稽。刻石頌功。初不知封松。乃在幸太山時。非在會稽時也。而十朋復失於致審。遂以為實。予嘗過其處。見道傍有古石塔。有刻字。尚可讀。乃會昌三年。余球所記云。草市曰五夫。因焦氏立墓於此。孝感上聖而為名焉。乃知五夫之名。實由焦氏。惜乎十朋之不見也。按此說。考訂甚詳。非惟有功於太山之五大夫。且亦有功於吾虞之五夫矣。因備錄之。相傳謝文靖葬上虞東山。上虞音經亦謂安墓在縣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一 六

西南四十里。雖不言東山。較其方域。地里當是。而近金陵志云。安墓城南九里。梅嶺岡。長興縣志則又稱安墓在其縣南六十里三鴉村。安初墓建康梅山。後被發。其裔孫為長興令。遷葬於此。今攷陳書。始興王叔陵傳。晉世王公貴人。多葬梅嶺。叔陵母彭氏卒。叔陵啟求於梅嶺。壅之。乃發。故太傅謝安舊墓。棄去。安柩以壅其母。尚書八座。奏太傅晉朝佐命。草創江左。斷棺露骸。事驚視聽。則長興志所傳甚的。而宋書載靈運父祖。俱葬始寧。則在上

虞之東山者。廼玄與瑒之墓耳。靈運墓金陵世紀云。與惠連墓皆在上元縣。與本業寺相近。會稽志乃云。在山陰縣西南二十三里。靈運死建康。蓋歸葬於此。

三作甚古

北史邢邵彫蟲之美。獨步當時。每一文初出。京師為之紙貴。於時袁翻祖瑩文筆先達。深共嫉之。每洛中貴人拜職。多憑邵為謝章表。嘗有一貴勝初授官。大事賓食。翻與邵俱在座。翻意主人托其為讓表。遂命邵作之。翻甚不悅。每告人云。邢家小兒嘗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六

七

客作表章。自買黃紙。寫而送之。邵恐為翻所害。乃辭以疾。文人以技相憎。忌如此。客作二字。初見吳志。焦先傳。乃更見於是。上虞毋詈人。客作。同郡舉為雅讓。戊午。予與餘姚宋仲石同。自河南入覲。途中切被相黷。予謂二字甚古。非妄言也。但恍惚記所出。應聲輒啞。卒為所困。今竟得之時。予在山東。宋官山西。恨不即蹂碎大行也。

北人儉父

晉書南人謂北人儉父。按雜俎。帝女子澤性妬。有從婢散逐四方。無所依託。東偶狐狸。生子曰殃。南交

猴存子曰。漢北通獲猴所育為儉。

書籠

東晉傅迪好廣讀書。而不解其義。劉柳謂之曰。卿讀書雖多。而無所解。可謂書魔矣。南宋陸澄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文義。欲換宋書。竟不成。王儉戲之曰。陸公書厨也。書籠書厨狀其能藏書不能解耳。

書校

劉向別錄云。雒校書一人。按今校書。句句字字相對。正與雒反。

李與通

李字人。姓果名。而左氏云。一介行李。又行李之往來。杜注止云。使人也。李濟翁資暇集云。按古文使字。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六

八

山下人人下子。李字當是傳寫訛。其說倡通。而泊宅編云。史記臯陶為大理。一本大李。天官書。熒惑為李。徐廣注云。外則理兵。內則理政。又黃帝有李法一篇。顏思古注云。李者法官之號。總兵刑故名。李法。北史叙傳李氏先為堯之理官。因為氏。后改曰李。則李與理通。蓋人將有行。必先治其行裝。如孟子之治任。鄭當時之治行。理亦治也。則就字而義已解。

分禮

分禮。劉席皆交游事。各記二種。梁江革自少孤貧。齊

吏部謝朓。雅相欽重。朓嘗候革時。大寒雪。革散絮
單席。而朓學不倦。嗟嘆久之。乃脫其所著襦。并手
割半。與革。革臥具而去。宋韓忠憲公與李康靖
公同行。應舉。有一氈同寢。臥到別。割氈為二分之
此皆分氈事也。東漢公沙字與荀爽共約。出不得
事貴勢。而爽當蓋卓時。脫巾未百日。位至司空。後
相見。以爽違約。割席而坐。見北海者舊傳。而世說
新語管寧嘗與華歆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
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

也。此皆割席事也。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一

九

律家囚徒病曰瘦。字从病从史。說文束縛捽地為史。
从甲从乙。徐曰甲束縛也。乙屈也。然則加之病為
瘦。是束縛捽地而病也。其義自矣。蘇林如淳注大
氏皆同。初無可疑。頃見項既東私錄。謂楚茨詩我
倉既盈。我庾維億。朱註露積曰庾。緣罪人死。積屍
獄中。上無救蓋。即與庾死同。故曰庾。則以瘦作庾
蓋既不得其讀。又未詳所出。而遽為解也。

鄞楊文懿公著諸經私抄於書。謂古者罪人不挈。而

奴
隨
罪
輕
重

漢書引湯誓。挈作奴。蓋或奴或僂。隨其罪人之輕
重施之也。程實墩學士為作家傳。稱此類多先儒
所未及。今攷宋王深寧困學紀聞一段云。其誓予
則挈僂女。孔傳謂辱及女子。王莽傳作奴顏。注謂
僂之以為奴也。秦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
則唐宋諸儒已有此說。又按漢書王莽傳。莽曰秦
為無道。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欄。謬於天地之性
人為貴之義。書曰予則奴戮女。惟不用命者。然後
被此辜矣。則說自漢已及此也。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一

十

枝園雜記。壹貳叁肆伍陸柒捌玖拾阡陌等字。相傳
始於國初刑部尚書開濟。然宋邊實崑山志已有
之。蓋錢穀之數用本字。則姦人得以盜改。故易此
以關防之文章。中非所宜用也。然予頃檢容齋五
筆一段云。古書及漢人用字。如一之與一。二之與
二。三之與三。其義皆同。鳴鳩序刺不一也。又云用
心之不一也。而正文其儀一。今表記節以一。惠注
言聲譽雖有衆多者。節以其行一大善者為謚耳。
漢華山碑。五載一巡狩。祠孔廟碑。恢崇一變。祝錄

碑非禮一不得犯。而後碑云非禮之常一不得當。則一與一通用也。孟子市價不二。趙岐註云無二賈者也。本文用大二字。註用小二字。則二與二通用也。易係辭參天兩地。什文云參七南反。又如字音三。周禮設其參。注參爲卿三人。則三與參通用也。九之與久。十之與什。百之與佰亦然。予按孟子或相什伯。軍法亦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百人爲伯。漢書食貨志。商賈無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由此觀之。則古字寔皆通用。卽周漢以上經傳已然。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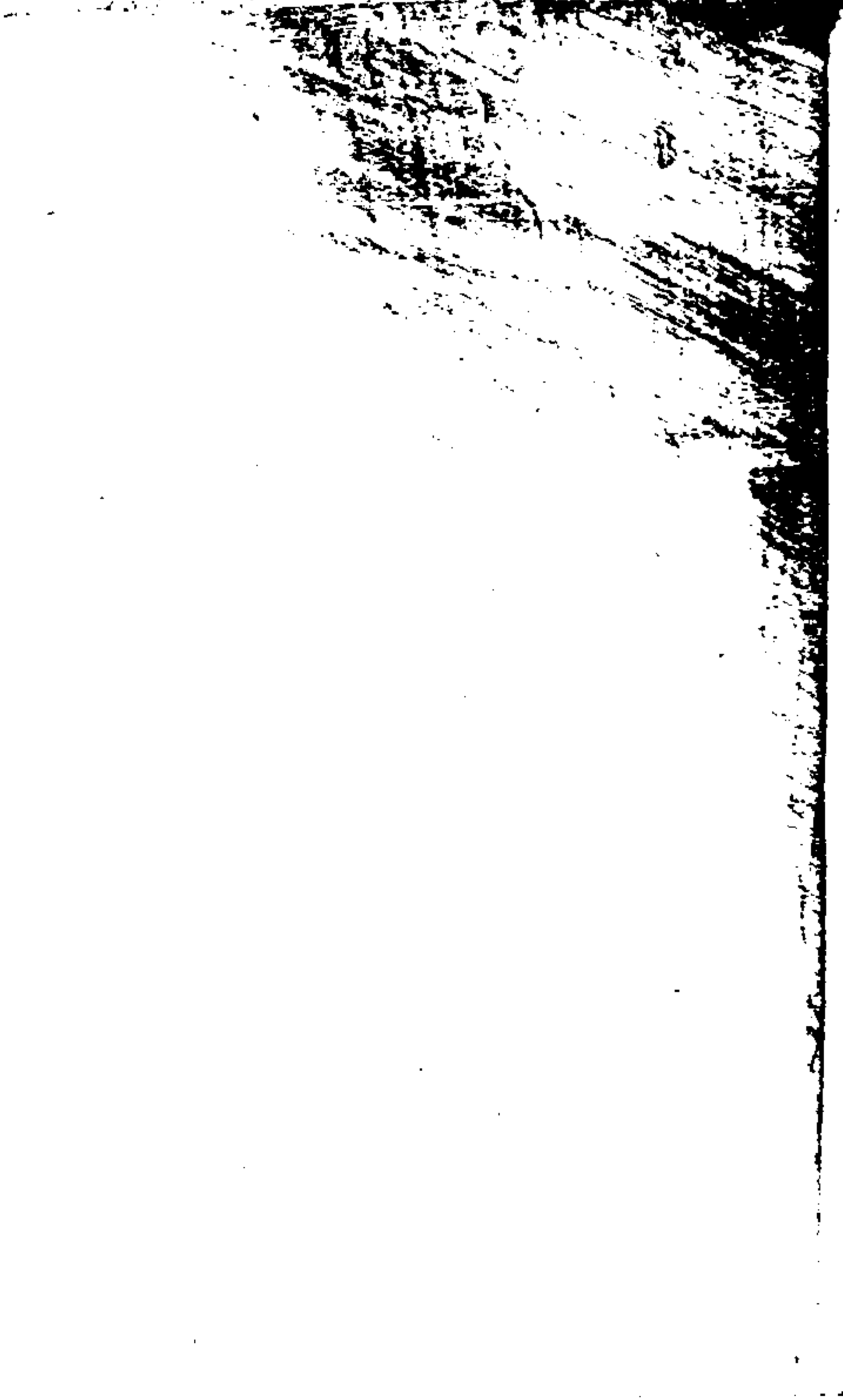
亦安見文章中非所用哉。惟肆之爲四。陸之爲六。七之爲七。八之爲八。絕無意義。字書兼無七。當是黍字亦作漆。舟鉛總錄云。方言吳有黍娥之臺。東暫賦。朝享五鼎之奉。夕宿黍娥之房。黍卽七也。書六律五聲。八音七始。而古文作夾始。史記作來始。夾與來皆黍字之誤。大玄七政亦作黍。褚遂良書枯樹賦。七亦作黍。此皆七當爲黍之証。久俗作玖。九是黑色玉非也。當依五筆作久。陽數九爲老。久義也。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而復窮。且變矣。故

久爲九同。拾之爲十。亦是俗字。當作什。

杜周曰三尺法。安出哉。注謂以三尺竹簡書律。然鹽鉄論大夫曰。二尺五寸之律。古今一也。豈三尺成數與。

史漢稱大萬。大百萬。或巨萬。百巨萬。注皆謂萬萬耳。宋史蔡挺知博州。均博平聊城二縣稅。歲行巨萬。不知兩縣額稅歲幾。輒衍至是。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一



金匱子下篇卷之三十七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聖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三

王者易姓受命必改正朔。正謂年之始。周子殷丑夏寅是也。朔謂月之始。周夜半。殷鷄鳴。夏平旦。是也。

四

四門王者四時所居。各隨斗柄所建。聽朔於十二堂。至衣服飲食車旗器用。靡不法象焉。閏月斗柄無

五

所建。乃各於時之門。故太史謂告王居路寢門。閏字於文為王在門為此。

六

支干猶言枝幹也。有幹而後有枝。太史公謂十母十二子。亦枝幹之義。

七

尋常說五夜絕。不知其解。顏氏家訓曰。五夜之法。漢魏以來。謂甲乙丙丁戊也。所以爾者。假令正月建

八

寅。斗柄夕則指寅。曉則指午。自寅至午。凡歷五辰。冬夏之月。雖復長短參差。然辰間遼濶。盈不至六

九

縮不至四。進退常在五者之間。更歷也。經也。故亦

曰五更爾。按此五辰之說。謂指每夜斗柄轉旋所歷五辰。但月建不同。則所歷亦異。既以甲乙丙丁戊為更。又當以巳庚辛壬癸為更。間雖前後迭出不一。要皆歷五而更也。

五更

豹隱紀談云。楊誠齋詩。天上歸來有六更。蓋因內樓五更絕。柳鼓徧作。謂之蝦蟆更。禁門方開。百官隨入。所謂六更者也。方外謂之橫點演。繁露亦云。禁

中鐘鼓院。鼓記五更。竟外間通用漏刻。方交五更也。殺五更後。譙上不復更擊鐘鼓。需平明漏下二

刻。方椎鼓數十聲。門開。人知促配。五更不擊六鼓。何義也。王禹玉宮詞云。焚香薰熨赭黃衣。恐怕朝

陽進御遲。禁鼓六更交。早直歸來還直立。班時以是詞詳之。蓋交更之際。翌日當直宮女。須以未曉

前。先來受事。則凡應奉早朝。皆可夙辦。若欲正交五更始來。則不及事矣。禹玉謂六更者。明宮殿五

更之外。更有一更也。其實宮鼓以外。間四更促為五更。故五鼓終。竟時。蚤於外間耳。鼓節未嘗溢六

也。按兩書皆出宋人。乃通不知六更所自起。文簡

金匱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冬至
夏至
俱曰
日長
至

又以禹王宮詞傳會其說妄也攷宋史五行志宋祖以周顯德七年庚申受禪有天下當時有寒在五更頭之謠和維愚見紀忘亦云太祖嘗卜世於陳圖南陳圖南不對但日睡到五更醒時再問因有此語故官漏特演作六更以溢其數而渡江來猶襲用之然宋曆至開慶元年已得年三百歷五庚申又一十七年為德祐二年正月國亡則此後庚申竟屬之元曆矣數不可益故也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三

夏至曰日長至蓋是日晝漏刻五十九夜四十一先此晝漏尚五十八刻日之長於是而極故曰日長至則至取極至之義也呂覽十二紀仲夏月日長至是也冬至亦曰日長至蓋是日晝漏刻四十一夜五十九過此晝漏即四十二刻日之長於是而始故亦曰日長至則至取來至之義也記郊特牲曰郊之祭也迎長日之至也是也然呂覽於仲冬則自曰日短至黃氏日抄曰世俗多誤冬至為長至不知乃短至也則短至自宜為冬至冬至亦曰日長至陽之始長故喜之也扶陽抑陰之義也

龜策
阿党
可罪

月令立冬之月命太史爨龜筮占兆審卦凶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黃氏日抄陳氏集說吳氏纂言自遵鄭孔以吉凶二字連占兆審卦是察阿黨則罪無有掩蔽且謂阿黨掩蔽別指獄吏於上下文義不屬愚意謂太史以龜筮報吉凶而或有假緣為姦者故以此禁之如春秋衛侯占夢嬖人求酒於太叔僖子不得與卜人比而告公曰君有大臣在西南隅弗去懼害乃逐大叔遺遺奔晉又如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獮貨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四

筮史使曰以曹為解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且合諸侯而滅兄弟非禮也公說復曹伯若是者非所謂阿黨掩蔽耶晉之筮史不失為道其君以復善改過然其意可罪也
八蜡按記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鄒表畷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庸八而繼之曰土反其宅水歸其壑昆虫毋作草木歸其澤則祝詞也王肅主之鄭乃合猫虎而以昆虫備八之數即螟蝗之屬則記固曰昆虫毋作蓋詛之矣大田之詩曰去其螟螣及其蟊

賊無害我田穉。田祖有神。秉畀炎火。田祖則農與
畜是也。可與之並饗乎。則何以謂索饗報神之有
功者乎。若曰畏其害稼。則亦曷不首饗豕鼠。乃迎
猫虎乎。

城隍

城隍祠或以唐李陽水始作祠。記謂昉自唐李。又曰。

惟吳越有之。宋趙與時辨其非。是然不足以相詘。
何則。趙所徵皆水以後事也。惟謂蕪湖城隍。初建
於吳赤烏二年。則誠不起於唐。余讀魏收魏書。明
帝熙平二年。詔州鎮城隍。令各嚴固齋會。聚集糾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五

執妖誼。則北魏時固熏灼矣。杜祐通典。止載晉傅
玄云。帝之都城。宜祭一門。蓋周官天子七祀。為有
國門。故都城門。門祀之一耳。太祝掌六祈。其四曰
禳。人禳門。用瓢。齊門亦謂國門。禳是水旱之祭。
而隋制霖雨則祭京城諸門。郡縣苦雨亦各自祭。
其城門。唐因之。祭門不止。乃祈山川嶽鎮海瀆。不
止。祈社稷宗廟。此所謂靡神不舉者。然祀止一祭。
不聞他祭。祭止一門。不見特祠。則祠祀誠非古。愚
以為天地間有是物。必有是神。城隍於郡國為物。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六

鉅而最有功。先王保釐萬民。懷柔百神。不應獨遺
此南陽王。鴻儒以為周禮八蜡之祭。有水庸庸。城
也。隍水也。理當或然。今江右郡縣城隍。乃率祀漢
顏陰侯。灌嬰。按高帝六年。始命灌嬰率師下江南。
定豫章諸郡。或平定之後。因秦燔夷城郭。至是侯
乃董築。因食焉。元王學士。惲作汴梁路城隍祠記。
亦謂世說秦功臣。馮尚。見夢於漢高帝。曰。奉天帝
命。與王知領城隍事。雖兩事。皆僮悅。莫可詰。然意
秦漢間。因已肇祀。兩人皆功臣。或於時保障有功。
人心信焉。故尸而祝之。以配神作主。亦未可知也。
嵩高之詩云。因是謝人。以作爾庸。毛傳云。庸。城也。
迺知南陽之論。亦有所本。

祭塔至及孔子不同

郡邑舉例。歲每以春秋二仲之丁祭孔子。是日也。先
祭啟聖孔子。曰子不先父食禮也。子曰此兩失之
矣。禮莫大於祭。祭莫大於敬。敬也者。主一無適也。
一日而祭啟聖孔子。又祭孔子。一人之心。而兩孔
子之祭。交營乎其中。是適也是惡。在其主一也。祭
啟聖孔子。為將祭孔子。則苟而藏事。其於是而後

祭孔子禮煩人厭矣故曰兩失之也曰然則當何如曰祭孔子於月之上丁以其月之朔祭啟聖孔子或丁朔同日展啟聖孔子之祭先三日

爾雅釋山曰江南衡郭璞注云衡山南嶽又曰霍山

為南嶽郭璞注曰天柱山潛水所出也兩注互

異衡山即霍山也一山二名耳地里志衡山在長

沙湘南縣故曰江南衡若天柱在廬江潯縣則江

北矣亦曰南嶽者漢武帝以衡山遼曠移其祠於

天柱亦名天柱為霍山郭氏注爾雅不以爾雅時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之霍山注南嶽而以漢魏以來相沿肇啟之天柱

釋霍山致有斯疑其實衡山一名霍猶泰山一名

岱非二山也同禮職方氏辨九州河內北冀州其

山鎮曰霍山此則分辨九州而各指其一山以為

之鎮亦名霍山非五嶽之霍山矣河內鎮之霍山

在尋今霍州

宋朝類苑曰北嶽恒山今謂之大茂山者是也半屬

契丹以大茂山分春為界岳祠舊在山下石晉之

後稍遷近裏今其地謂之神棚乃在曲陽縣祠北

北岳 在今 大同 府 源州

江南 衡山 即 天柱 山

有望岳亭新晴氣清則望見大茂山近時馬端蕭

題釐正祀典亦云三代歷秦漢隋唐五岳之祭俱

於原封之山北岳在今大同府渾源州至五代失

河北之地宋有天下未能混一北為契丹所有以

白溝河為界所以祭北岳恒山於真定曲陽縣俗

傳有飛來石之說周禮載恒山為并州之鎮我

朝一統志亦載恒山在渾源州南二十里則北岳

當在渾源州無疑當時奉旨下禮部看詳而迄今

北岳之祭未聞改正不知禮官何說也正德間尚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書喬公字嘗奉命到彼因便過之謁岳肅祠祠

上有飛石窟兩崖壁立豁然中虛相傳飛於曲陽

縣今尚有石突峙蓋曲陽之祀所自始爾雅什山

恒山為北岳郭璞注云在常山上曲陽縣西北水

經恒山下廟北舊有北岳祠廟前有碑闕壇場相

列焉東逕上曲陽縣故城本岳牧朝宿之邑也古

者天子巡狩嘗以歲十一月至於北岳侯伯皆有

湯沐邑以自齋潔周昭王南征不還巡狩禮廢邑

郭乃存秦罷井田因以立縣縣存山曲之陽是曰

曲陽有下故此為上矣酈道元後魏所謂上曲疑
即渾源州也而唐史禮樂志祭北岳常山於定州
晚唐晉王擒劉守光還甲申至定州舍於關城丙
戌與王處直謁北岳廟是時河北之地猶未入契
丹然已廟在真定知曲陽望祭非始於五代也虞
書望於山川周禮祀四望山川謂祀四岳四瀆不
得至其地故四面望為壇而遙祭之疑虞周之世
蓋已然矣

草山堂羣書考索論天子祀嶽瀆山川拜禮曰武王

天子

卷之三十七

九

伐紂所過各山大川稱周王而自名唐武德中親
祠華岳舊儀上祝版御名北面再拜謹遣證聖間
右司言天子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於禮有再拜之
儀其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天子無拜公侯之
禮正元中裴堪奏禮記云非其臣則答拜之鄭康
成注云不臣人之臣也星辰岳瀆是天地之命官
人君不得而臣之故開元禮祭岳瀆禮文皇帝稱
名又云謹遣於義有必拜之文遂復申拜禮裴堪
此奏是千古不易之定論也 本朝洪武初詔定

岳鎮海瀆各號曰五岳五鎮四海四瀆之封起自
唐世崇名美號歷代有加在朕思之則有不然夫
岳鎮海瀆皆高山廣水自天地開闢以至於今英
靈之氣聚而為神必皆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
國家封號之所加瀆禮不經莫此為甚今合依古
定制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用稱朕以禮事神之
意意國家封號非所得加況得而臣之乎

唐李善夷重修伍員祠議曰伍相公員廟在澧江之

渚垂二十年向為墟矣太守欲重建廟宇里人曰

金壘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十

不可負楚之仇也鞭我死君其過也甚大一向余
愚曰太守不知伍員非不忠於周夫楚平王非員
之君也當平王之時君上乃周景王也吳楚之君
乃五等封不得為侯伯而為子男故仲尼修春秋
止稱子夫覆載之內天子為君子胥乃周之臣也
復父仇孝也安得無馨香之祀乎此議似辨而迂
宜未為確禮惟大夫不稱君耳天子君天下者也
諸侯亦各自君其國可謂國之人非臣乎如此則
春秋十二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書弒其君者三

十六舉非信書。衛吁宋督不復討矣。惟平王殺伍員之父。宜非君道。然當時即公固言之。自敵以下。則有仇。非是不仇。君而討。臣何仇之爲。子胥之以吳入楚也。至於刑死君妻。君之母。夫人雖其甘心於敵。以下之仇。不啻其矣。況故國故君乎。由此言之。謂平王非子胥之君。謂子胥非楚之仇者。皆妄說也。劉駸亦唐人也。論江陵父老訂詞子胥事。其當略曰。太原王生嘗檄江陵父老。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人之所宜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仇。謂耆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能復其仇讐。其後自懷王入關。楚人怨秦。不忘干戈。何獨江陵之人能忘子胥之破國家而事之乎。吾以其廟乃申包胥之廟也。申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寔遠。楚人以子胥常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耆老得書。速易其板。曰。申包胥之廟。無使人神皆媿耳。此論極正。考訂最精。按國語書。子胥但曰申胥。以吳嘗封子胥於申。故救楚復楚者。申包胥也。楚人感其忠思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十一

其功故世祀之代久而忘。漸以申包胥爲申胥。又遂以爲伍子胥。至於功之不祀。而轉事仇楚人。亦但知土木衣冠。則敬事之。豈復知其父兄德怨於千世之上哉。然申包胥在楚。訛爲申胥。又以爲子胥。固亦未怪也。伍子胥在吳。吳人且有五其大夫。長鬣而施之。以奪朱之色。不復問其姓名之誰何矣。

泰山玉女祠

昔秦始皇東遊海上。禮所謂人神者。而無之。至漢初元中。方士有天淵玉女之說。豈昉自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十一

此通考謂舊有玉女池。在泰山頂。池則有石像。泉源素壅。而濁真宗東封。先營頓置。泉忽湍湧。其流自廣。清泚可鑑。味甚甘美。經度制使王欽若請浚治之。像頗摧折。詔皇城使劉承珪。易以玉石。既成。上與羣臣臨觀。遣使龍石爲龕。奉置舊所。上爲作記。則祠祀始顯。然莫詳其何物。女子也。博物志文。王以太公爲灌壇令。其年風不鳴條。文王夢一婦人。甚麗。當道而哭。問其故。曰。我泰山之女。嫁爲東海婦。灌壇令當道。妾不敢以乘風雨。過豈泰山之

女東海之婦與。然文王有天下三分之一而青堯尚屬紂境。文王何得擅署太公於灌壇。亦是不待知者。已灼見其妄矣。昔宋儒陳氏論泰山封帝曰：帝只一上帝而已。安有山而謂之帝。今立廟儼人形貌。垂旒端冕衣裳而坐。又立後殿於其後。不知何山可以當其配。而為夫婦。余因讀笑曰：陳氏悞矣。謂山無婦而有女。一時聞者絕倒。

配食

庚桑楚為尸而祝之。社而稷之。謂以其主配社。稷以食也。古者思賢而祠之。則於社。故曰鄉先生坐於

金齋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十三

里門以教子弟。歿則以配於社。漢甄子然臨孝存皆配食縣社。晉宋登為汝陰令。及卒人配社祀之。陸雲補浚儀令去官。百姓追思。圖形畫像。配食縣社。古之仕而有功德於民。民追思之。及鄉之致其仕。而有道德可宗者。皆祀之於社。不必重祠。亦非如今皆配食學官也。

立祠 以手 孫資 為 區 孫資

唐狄仁傑為魏州刺史。百姓德之。為立生祠。後其子景暉官魏州司功。貪暴為虐。民苦之。因毀祠。五代張全義守洛四十年。洛人德之。有生祠。至宋其七

世孫奎知河南府。民見其儀觀。嘆曰：直齊王孫也。因復興齊王祠。凡立祠以報功報德也。久而忘之。且以其子孫賢愚為興廢。蓋三代以下之人心。為不復寢於古矣。然為人子孫。正可毋念耶。

名非 官名

明州瀕江。舊有飲飛將軍廟。鄞人中丞周公相曰：飲飛將軍號。非名也。無其人。曷施面目乎。銳然以淫祠令撤去之。余按呂氏春秋曰：荆人飲飛涉江中。流兩蛟繞其船。飲飛拔劍刺蛟。殺之。則飲飛者本楚勇士也。當戰國時。越入於楚。鄞為楚地。或其時

金齋子下篇 卷之三十七

十四

截蛟此江。何渠不得立廟乎。逮漢武崇尚其勇。始改秦左戈官為飲飛。在上林中。紡繒繳弋。鳧雁數萬頭。以供宗廟。原本人名。非官號也。

州縣 王地 祠不 是利 賦官 皮場

宋有皮場。一曰皮剝所。蓋斂屠者所輸皮肉筋骨。即周家廛人所掌者也。建中靖國元年六月。傳聞皮場土地。主瘍疾之不治者。詔封為靈貺侯。遂所在建廟。而南渡來。杭廟在農華館。與貢院。士之試禮部者。遂相率行禱於其中。見貽誤。士可謂無識矣。瘍。鑿也。安知人祿命事乎。然望於州縣

猶有廟遺址。累見諸志。不得其說。輒傳會謂。初峻法懲賊吏。至剥其皮以禱後官之座。此其行刑處也。則妄誕矣。

金疊子下篇卷之三十七

卷之三十七

十五

金疊子下篇卷之三十八

明上虞陳 絳用揚甫者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鮮

非純 狐非 常娥

汪葵峰廣寒宮賦叙云。唐逸史異聞錄。明皇遊廣寒宮事。語皆怪誕。不經。惟廣寒宮之所以得名。蓋日陽精。主乎離。月陰精。位乎坎。日月運行。而寒暑生焉。則是月也者。以其配坎生寒。而得名也。與世傳

嫦娥居之者。豈亦以陰柔為陽剛之配。故有是說。猶乾父坤母之義也。其旨精矣。然宋眉山史氏近時。成都楊用修。又皆以古儀娥字同音。嫦娥常儀之訛也。黃帝使常儀占月。而後人因傳會為之。厥證益明。而世傳又以嫦娥為羿妻。說見淮南子。予攷楚詞天問云。泥娶純狐。眩妻爰謀。柳子厚對云。寒讒婦謀。后夷卒戕。則是羿妻者純狐。寔與泥交。揆殺羿。因復妻於泥。劉氏通鑑外紀云。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羿將歸自田。

家絮殺而烹之。泥乃自立。因昇之室。生澆及獯則
拜妻既手殺拜。又治泥棲。居然生子矣。何緣先拜
未死。服靈藥仙去。且天上何許有狐媚鼠偷。鶉奔
麾聚仙婦人耶。

月中 童時聞長老言月中有樹。曰娑婆。仙人吳剛以過謫
令斫之。隨斫隨合。今按酉陽雜俎木篇。巴陵有寺。
僧房牀下。忽生一木。隨伐隨長。外國僧見曰。此娑
羅也。廼悟世間自有此樹。娑婆當作娑羅。且仙人
之過宜不為惡。一謫萬年。抵乳馬肉。木不可砍。是

金鬪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二
天無復赦過乎。

林甫 世傳李林甫弱冠。縱蕩無檢。有一道士甚醜陋。愛之
為約。後三日五更。會城下槐壇。及往。道士已先至
矣。曰。何後也。更期三日。林甫夜半往。良久。道士至
甚喜。談笑極洽。且曰。某行世間五百年。見郎君一
人已列仙籍。合白日昇天。如不欲。則二十年宰相。
重權在已。即君且歸。熟思之後。林甫願為宰相。道
士嗟嘆咄叱。如不自持。曰。五百年始見一人可惜。
可惜與之叙別。又宋夏竦父某為禁侍。時竦尚幼。

有道士甚愛之。乞為養子。父止竦一子。勿許。道士
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及
竦為判官。又見昔道士曰。尚可作地仙。後在成都
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握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林
甫於唐夏竦於宋。皆卓然小人。使仙錄當注如是
人。吾寧屈曲自世間耳。

仙貴 貫乎仙者。謂其清遊漫化。而絕累於形感也。蓋橋之
約。赤城之媾。始於不有躬矣。閒情葆氣。冲合自然。
故能抱一而長視也。山中之棋局未終。樵者之斧
柯已爛。不機心。特性乎。

金鬪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三
章聖皇帝之未有上也。常遣內侍往來茅山上祈禱。
內侍遇異人。言王真人已降生。為宋第四帝耳。內
侍問王真人何人。異人曰。即古之燧人氏也。是時
章懿皇后亦夢羽衣數百人。捧一仙官。自空而下。
謂曰。此託生於李夫人者。既而奏其事。真宗甚悅。
及帝生。火光屬天。佳氣滿室。帝方五六歲。嘗持槐
木片。以筋鑽之。真宗問曰。何用。曰。試鑽火耳。真宗
謂后妃曰。所謂燧人氏言不誣耳。出遵堯錄雜從。

彥辨微曰。一五交運。雖剛柔雜揉。美惡不齊。然聖人之生。必得其純粹而不偏者。此理之常也。自古帝王之有天下。與士庶人無子。祈禱而得者。有之矣。皆出於至誠之所感。感必有應。此亦理之常也。夫事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若內侍之遇異人。章懿皇后之夢。所謂無徵者也。無徵而言。啓詐妄之道。君子不取也。按無徵不信。啓詐妄之道。羅從彥一言盡之矣。況天書紛綸。神人雜揉之世乎。他書史略。又記乃赤脚大仙一笑而生。故異僧撫頂而

金疊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甲

謂曰。莫叫莫叫何事。當初莫笑。益誕妄矣。

主梅溪非
威伯
威後
梅溪先生記。人說前生事。謂身嚴伯威之後身也。嚴伯威者。梵名嚴闍梨。伯威字。先生祖母賈兄。先生父舅氏。而法門之師也。博學工詩文。初先生父母無子。禱焉。及師卒。而先生之祖。一夕夢師集眾花結爲一大毬字。先生祖而道之曰。孝祖。此君家所求也。吾是以來。是月先生之毋娠。彌月而先生生。稍長。眉濃黑而垂目。深肖嚴闍梨。人皆曰嚴闍梨復生也。先生是以記之。按先生亦遊戲翰墨間云。

三

爾前後生世。容有之。而以先生祖母。遂孫其兄先生父。乃子其舅氏。如此造化乎。則佛家且認六畜。皆我祖先而敬之。宜不誣矣。夫舅甥雖異姓。然以一氣脉兄弟相通。母子相接。至并其形性。有絕肖似者。桓豹奴形。恒似王丹陽。神復時似何無忌。又酷似劉牢之。人不疑其甥舅也。如先生於嚴伯威。雖中隔一輩。然祖孫氣脉。豈無傳禪。眉目尤容易表識。形似神似。且復酷似。理亦何異。而花毬之夢。先生大儒大名。釋氏抱送。生有善徵。恐未可以前後身謂之也。且先生他日絕句云。石橋未到神先到。日裏還同夢裏時。僧教我名劉道者。前身曾爲石橋碑。既前身劉道者。復前身嚴闍梨。何擾擾二氏之徒。皆先生前身乎。

金疊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五

李老
即稽
康後
青社李老。世業醫術。善鼓琴。自言得稽康之妙。因醉誤墮枯井中。至一洞門。題曰玄都洞。見一道士。使李鼓琴。奏廣陵散曲。道士曰。爾所製也。叔夜。卽爾前身。命酌石髓飲之。又抽石架上素書。展視。療三十六種風白。九子方。道士曰。將歸配合。遍療世人。

功滿此來令李開目乃在青州北門外到家妻子已除服矣。廼乾符三年也。遂合其藥無不痊。瘡後數年不喜食。廼斷穀。因訪枯井。一旦不歸。疑得路而仙矣。見燈下閒談。今青州盛傳此方。流布天下。自李老始相傳。須用范公亭井泉。據此則李老時無此井也。乾符唐僖宗年號。

醫技也。然濟世之仁術存焉。賈誼曰。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醫卜之中。有旨哉。程先生遺書記先生將傷寒藥與兵士。因曰。在墳所與莊上。嘗合藥與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六

人。有時自笑。以此濟人。何其狹也。然只做得這箇事。予謂此先生所謂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者。不必居位行志也。范文正公未遇時。嘗卜於神。言他日不得為良相。愿為良醫。陸忠宣罷相被謫。杜門避謗。不著書。而地苦瘡瘍。祇習醫方。集古今驗方。為陸氏集驗方五十卷。行世。蓋仁人之用心皆然。

筮者賤業。世俗所輕。然而名賢時伏焉。豈非假以行志。猶賢乎盜勢竊位者耶。史記日者傳。司馬季

李王
居平
隱於

主卜於長安東市。以為掃除設坐。正其衣冠。然後乃言事。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患或以免。事或以成。此之為德。豈直數十百錢哉。漢書王貢龔鮑傳。序蜀嚴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為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眾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尸龜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自養則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七

閉肆下簾而授老子

記。少儀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解者曰。謂所問合義則為之下。若出於心之隱微。則不為之下。心之隱微。蓋若春秋南蒯之枚卜者是也。左氏亦曰。易不可以占險。其嚴如此。然漢嚴君平賣卜筮。成都市。乃人有邪惡非正之間。則依著龜與言吉凶。依於孝弟忠順。則不問其義志矣。要之各因其勢而導之以善。則亦易意也。北史魏耿玄善卜占。而時有王公欲求其筮者。玄輒拒不許。每

君平
取玄
不妄
言言

云今既貴矣。何所求而復卜也。欲望意外乎。雖貴家必有吉凶。使貴者更慕望富貴。信鄙矣。若問它吉凶。那得無言。然其不妄爲人卜。則亦禮意也。

相術周亞夫鄧通梁武帝皆法令入口。雖極富貴。而終餓死。然南史梁有水軍都督褚羅。向甚尖危。有從理入口。而竟保衣食以終。唐夏者。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食必列鬲。又狀貌豐美。頰頰開張。人謂夏必爲方伯。有萬鍾之饗。及魏克江陵。卒餓死。世傳朱子面左臉具斗文。爲文章之瑞。國朝宋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景濂亦然。攷晉書桓溫傳。溫面有七星。則瑞不必文章也。西伯生有文在其手曰昌。唐叔虞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魯仲子生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大夫。季子生有文在其手曰友。晉劉元海生有文在左手曰淵。梁武帝生有文在右手曰武帝。隋文帝生有文在手曰王。史記其始生之異。然漢書王莽傳。甄尋手理有天子字。後尋以作符命。言故漢平帝。后黃皇室主爲壽之妻。王莽怒。慘死。晉書康帝建元二年。衛將軍營兵陳漬女臺有文在其足曰天

下之毋。炙之愈明。有司收繫以聞。俄自建康縣獄。去迄無他祥。公孫述乃至刻畫掌文。陶士行亦或針尖指理。此何爲者也。刻掌文曰公孫帝

相四

漢韋丞相賢。魏丞相相丙。丞相吉。微賤時。會於客家。相工田文曰。今此三君者。皆丞相也。其後三人皆至相。而適以先後相代。宋張鄧公舉進士時。與寇萊公詣一卜肆。卜者曰。二人皆宰相也。既出。逢張公齊賢。王公隨復請之。卜者大驚曰。一日之內。而有四宰相。四人相顧笑。其後亦皆如其言。兩工信奇術。然塵埃中。一日而三四宰相併合於一地。亦奇事也。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人生有命。苟合富貴。當貧賤困厄時。人不能殺。天亦不能殺也。漢竇廣者。竇后弟。年四五歲。爲人所略。賣。傳十餘家。至宜陽。爲其主人入山作炭。暮卧岸下。百餘人。岸崩。盡厭殺卧者。少君獨脫不死。自卜數日。當爲侯之。長安。聞皇后新立。家在觀津。姓竇氏。廣國去時。雖少。識其縣名及姓。又嘗與其姊採桑墮。用爲符信。上書自陳。召問。果是。封章武侯。宋

李遵勗生數歲。相者曰。是當以姻戚貴。少學騎射。馳水雪間。馬逸墮崖下。眾以為死。遵勗徐起。下恙也。及長。舉進士。大中祥符間。尚萬壽公主。兩人起貧賤。緣戚里富貴。然瀕危得全。殆似不偶。

古有相筭經。筭亦相乎。南史宋庾道愍精此術。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以言語忤顏。見道愍託以已版為它物。令道愍占之。愍曰。此廼甚貴。然使人多怨忤。休祐以褚淵慎密。密求換其版。它日淵侍明帝。自稱下官。則筭有相矣。它書稱宋韓魏公判北京。

有術者上謁。言能視筭文知吉凶。公語其人。明日。至明日。魏公作筭。召通判。預與通判易筭。令術者視之。術者視公筭曰。某日當再召在相位。當若干年。視通判筭曰。某日進秩當至某官。則是但相人未嘗相筭也。

宋桐陰舊話載韓絳發解。過省殿試。皆第三。以元祐三年三月薨。皆三數。故蘇公頌挽詩有三登慶曆三人第之句。蓋異事也。可談載何執中第五徵時。從人筭窮達。其人曰。公莫第五。何曰。然。其人對。

大笑。連稱奇絕。因云。公凡遇五。即有喜慶。後何以熙寧五年鄉薦。余中榜第五人。及第。五十五歲隨龍崇寧五年作相。每遷官。或生子。非五年。即五月。或五日。元困學齋雜鈔云。轉運田特秀。大定十九年進士。善作詩。所居里名半十。行第五。以五月五日生。小名五兒。二十五歲鄉府省殿四試。皆中第。五年五十五。八月十五日卒。往往造物之戲。人有如此。

吳越王錢俶。以梁天成四年八月二十四日生。以宋金甌子下篇。卷之三十八。瑞拱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卒。復與父元瓘卒同日。張邵建炎二十五年六月丁酉生。生朝先一日沐浴就寢。詰旦家人起為壽。安卧逝矣。年六十一。生卒年月日皆同。近時凌谿集著吳朝散卒。年六十一。生於景泰丙子三月二十一日。計卒之年。日月并其支干俱無異。

聲伯夢涉洄。或與已瓊瑰食之。泣而為瓊瑰。盈其懷。及從公還自鄭。至于狸服。而占之曰。余恐死固不敢占也。今眾繁而從。余三年矣。無傷也。言之之莫。

金甌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十

生卒年月俱同

詩言

而平左傳杜畿嘗見童子謂之曰司命使我為一
童問請之童子曰今將為君求相代者君其勿言
忽然不見後二十年年六十二而畿乃言之其日
而卒

堪齋筆衡張南軒晚得奇疾虛陽不秘每嘆曰養心
莫善於寡欲吾平生理會何事而心失所養乎竟
莫能治踰年而卒就殮通身透明腑臟筋骨歷歷
可數瑩徹如水晶蓋談者以為自昔醫書不載此
疾之症近刻薛文清行實亦載文清生而肌膚如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十一

水晶瓶五臟皆露家人以為怪欲棄之祖聞啼聲
止之曰體清而聲洪必異人也遂舉之南軒之卒
文清之生而厥狀適類可怪

宋呂夏卿字緝叔晉
江人舉進士歷知制誥年五十三得奇疾身體日

縮卒時纔如小兒見本傳

晉甘卓元帝時節鎮襄陽王敦反卓乃率兵至猪口

卓年老多疑聞王師敗竟還鎮一日照鏡不見其
頭視庭樹而頭在樹上後周慮者密承敦意害卓
於寢殿仲文桓玄姊夫也與玄同逆後歸晉為何

照鏡不見頭

無忌中傷伏誅初仲文照鏡不見其面數日而
梁河東王肅譽為王僧辨所殺初譽之將敗引鏡
照面不見其頭

齊祖珽陸令萱共譖大將軍斛律光帝使劉桃枝與
三力士以弓弦骨其頸拉而殺之血流於地刻之
跡終不滅南劍州小安村民婦楊者賊就掠而欲
污之婦毅然誓死不屈遂遇害棄屍道傍人為收
瘞屍所枕籍處跡宛然不滅每雨則乾晴則濕削
去即復見覆以他土其迹愈明臨海王貞婦為元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十一

兵所執主將欲納之行至青楓嶺下臨絕壑婦伺
守者少懈齧指出血書字山石上南望慟哭自投
崖下而死後其血皆漬入石間天且陰雨即墳起
如始書時永新譚婦獲者元兵掠之趙抱嬰兒奮
罵同時死血漬於禮殿兩楹之間入甕為婦人與
嬰兒狀久而宛然如新或磨以沙石不滅又煨以
熾炭其狀益顯

晉石崇以孫秀之怨矯詔被收斬於東市初崇家稻
米飯在地經宿皆化為蠅衛瓘被楚王瑋矯詔就

僂。先是家人炊飯墮地化爲鵲。裴楷家炊黍在甕。或變爲拳。或作血。或作蕪菁子。其年而卒。

和乳

猫相乳。夫猫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其感於所畜者乎哉。退之所以賀北平也。猫鼠相乳。怪甚矣。可

吊而賀。袞也。於是乎好。善乎。崔佑甫曰。禮迎猫爲其食。田鼠以爲人去害。今猫受畜於人。不能食鼠而反乳之。無乃失其性耶。猫職不修。其應若曰。法吏有不觸奸。疆吏有不捍敵。嗚呼。盡之矣。抑見於朱泚軍中。專閭者。與賊之兆也。泚之逆氣感者於

物象矣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十四

舞象

唐明皇嘗有所教舞象。祿山亂。據咸陽。出舞象。令左右教之拜舞。象皆弩目不動。祿山怒。盡殺之。昭宗

時嘗養一猴。頗馴。賜以緋衣。號孫供奉。每朝會皆隨班起居。後朱温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殿上。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擲。温令殺之。此象此猴。而知苑順識向背。義哉。又明皇嘗令教舞馬。四百蹄。目之爲李家驕。其曲謂之傾杯樂。奮首鼓尾。無不應節。祿山亂。散落人間。田承嗣得之一日。

軍中大饗。馬聞樂而舞。承嗣以爲妖。殺之。馬不知主輕用其技於賊。竟亦不免於殺。其視猴與象。雖殺懸矣。

鳥城

晉陽雜俎。唐貞元四年。鄭汴二州。羣鳥飛入田。緒李納境內。銜木爲城。高至二三尺。方一里餘。納緒惡而命焚之。信宿如舊。鳥口皆流血。芝圍集。元至正

七年冬。嘉禾城西。有鳥數十。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騷亂。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十五

城自嘉禾始。嘉靖甲寅間。嘉禾郡學有蟻無數。一日集樓堂壁上。案爲梅一章。枝幹花葉皆具。潔若刻畫。揮之輒集。火之一日復然。是時倭連年騷海上。其秋突至城下。豈鳥合蟻聚皆盜徵。而城符據樹言立也。亦一時假竊之象耶。

蒼蠅報赦。出處有二。一是晉明帝嘗欲肆青。秘而不言。乃屏曲室。去左右。下帷草詔。有大蒼蠅觸帳而入。萃於筆端。須臾。帝出。帝異焉。令人看蠅所集。輒傳有赦。喧然已遍矣。見異苑記。一是秦符堅欲肆

赦與王猛符融密議甘露堂悉屏左右堅親為赦
文有一大蒼蠅集於筆端聽而復出俄而長安街
巷人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驚曰禁中無
耳屬之理事從何泄也勅窮之咸云有小人衣青
大呼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嘆曰其向蒼
蠅也見廣古今五行記

真宗朝丁謂拜叅知政事獻白鹿并靈芝九萬五千
本夫物以不常有為瑞芝近十萬稱靈乎徽宗政
和五年山東密州界產芝彌漫山谷或附木石或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十六

出平地中有一本層疊高大衆色咸備縣令捕數
百夫入山採之及三十萬本郡守李文本首焉每
萬本作一綱吁國之瑞民之孽也

白兔
不關
人祥

宋紹熙五年八月揚州獻白兔侍御史章穎劾守臣
錢之望以孽為瑞曰占曰國有憂白喪祥也是歲

光宗崩穎誠直言然亦時中耳余謂不必然真宗
天聖九年五月宿州獲白兔五月廬州獲白兔仁
宗明道二年唐州獲白兔皇祐三年十二月秦州
獲白兔神宗熙寧元年九月撫州獲白兔十二月

嵐州獲白兔四年九月廬州獲白兔徽宗政和五
年十二月安化軍獲白兔六年秦州軍獲白兔七
年二月遠州獲白兔胡不應耶要之化工以五方
色染萬物白兔玄兔鈞理所有色在禽獸祥不在
人可也

金熙宗天眷元年夏有龍見於熙州野水凡三日初
於水面見一蒼龍良久而歿次日見金龍一瓜承
一嬰兒兒為龍所戲略無懼色三日如故又見一
人乘白馬紅袍玉帶如少年官狀馬前有六蟾蜍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八

十七

凡三時乃歿郡人就往視之見五行志余嘗見隅
略萊陽縣東北有蘆塘八九頃其深不可測此塘
有大蛟魚五日一化或為美婦人或為好男子豈
蛟龍變化往往若此耶然孔叢子稱山林之怪夔
罔兩水石之怪龍罔象淮南子神狀如三歲小兒
赤黑色赤目長耳美髮豈五行志所載亦龍罔象
類與

元章宗承安二年八月丙申磁州武安縣鼓山石聖
臺有大鳥下集於臺上其羽五色爛然文多亦

冠鷄項尾潤而修。狀若鯉魚尾而長。高可逾人。九子差小。侍傍亦高四五尺。禽鳥萬類。形色各異。或飛或蹲。或步或立。皆成行列。首皆正向。如朝拱。然初自東南來。勢如連雲。聲如殷雷。林木震動。牧者驚惶。即駢牛擊物以驚之。殊不為動。俄有大鳥如鷓鴣者。怒來搏擊之。民益恐。奔告縣官。皆以為鳳凰也。命工圖上之。留二日。西北去。按視其處。糞跡數頃。其色各異。遺禽數千。累日不能去。所食皆巨鯉。大者丈餘。魚骨蔽地。章宗以其事告宗廟。詔中外按大鳥五色。將九子果鳳凰耶。鼓山非岐山。而表斯祥何也。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八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九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世謂老人生子。日中無影。蓋謂其氣形薄。亦類不能無影。南史蕭映刺荊州。一老人年八十餘。生子遂生子。亦無影。其事已信。然梁書武帝生有異光。狀

金罍子下篇卷之三十九

貌殊特。日角龍顏。亦身映日無影。此非係稟受薄也。壽踰八十。乃以事殂。非不壽也。左思魏都賦。謂玄俗無影。玄俗古之異人。將世自有此類。不可以常道測者耶。

生死壽夭命天所

生死壽夭。天所命也。淮南子謂暑氣多歿。寒氣多壽。是以氣言之。蓋人乘氣而生。暑氣泄故多歿。寒氣蓄故多壽。是或一理。又曰東方其人長大。早知而不壽。南方其人早壯而歿。北方其人蠢愚。禽獸而壽。然東方之夷。蓋有不死之國在焉。陳壽魏志及

晉書東夷傳皆言倭人多壽百年或八九十年安
見東方不壽乎苻堅嘗問涉翼捷曰中國人以學
養性而人壽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壽安見北方
壽也仲長統昌言亦曰北方寒其人壽南方暑其
人歿要非通論

南方
老人

左思魏都賦宅土煇暑封疆瘴癘宵貌最陋稟質蓬
脆巷無扃首里罕耆老北人所以謂南也今按南
史梁宗室映任北徐州刺史被徵將還鍾離鍾離
人顧思遠挺刃行部伍中映見甚老使人問焉對

金疊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二

曰年一百一十二歲凡七娶有子十二死略盡
今惟小者年已六十又無孫息家缺乏養是以行
役映大異之召賜之食食兼於人檢其頭有肉肉
長寸遂命後舟載還都見天子與之言往事多異
所傳擢為散騎侍郎賜以奉宅朝夕進見年百二
十卒史稱映在任弘恕嘗載粟帛遊境內以賑貧
者而貧且老如顧思遠尤不替行役使辱在泥塗
政可知矣又普通中穰城有人年二百四十歲不
復能食穀惟飲曾孫婦乳荆州上津鄉人張原始

年一百一十六歲膂力過人進食不異年九十七
方生兒兒遂無影將亡人人告别迺至山林樹木
處處履行少日而歿時多壽考如此老人星見史
不絕書宜矣是亦安見南方不壽也

亦
有種

南宋謝莊嘗與江夏王義恭自陳家世無年亡高
祖四十曾祖三十二亡祖四十七下官新歲三十
五加以疾患云莊後果四十六亡不失天也唐
韓退之與崔羣書亦言近年猶衰憊左車第二牙
無故動搖脫去目視昏花尋丈間便不分人顏色

金疊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三

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鬚亦有一莖兩莖
白者僕家不幸諸父諸兄皆康彊早亡如僕有又
何以圖於久長哉其後退之卒亦止五十七不及
下壽人蚤亡蚤衰信有種耶

亦
壽

王彪之年二十鬚鬢皓白時人謂之王白鬚後卒年
七十二壽矣顏天豈早白與宋杜公衍年四十餘
鬚鬢盡白及卒壽八十

林英
老而
不衰

宋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
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

日無飯吃亦不憂。事至遣之。釋然不留於胸。治獄多所全活。余謂存英之言以貽世可矣。英年七十鐘鳴漏盡。猶解其既懸之車。倒行升朝。是豈能釋然於事者。治獄視其情與法比。苟曰全活而已。幾陰佑可乎。

閣宦復生

閻無人道。而東漢樂巴始以宦者給事掖庭。後陽氣通暢。白上乞退。子賀官至太守。巴好道術。豈其練精易形。必有幻巧者耶。西漢李延年坐法腐。給事宮中。而久之浸與中人亂。宋內侍林億年以別業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四

養娼女。陳源在貶所與妓濫。俱以淫媒聞。童貫領下有鬚長尺餘。吁人妖耶。宦者罕夫。笑妾殺其妻。糜其肉飼犬馬。宦者以名並畜妻妾可也。至笑與妬曷從生。斯輩可盡信乎。

死死復還

晉元康中。梁國女子許嫁而夫成。經年不歸。女家更強以適人。尋病亡。夫還問女所在。夫徑至墓開棺。女遂活。因與俱歸。後婿聞之。詣官爭之。王導曰。此非常事。不可以常理斷。宜還前夫。見五行志。及續博物志。金世宗大定十三年正月。尚書省奏。宛平

張孝善。有子曰合德。十二年三月且以疾死。至暮復活。云本是良鄉人。王建子喜兒。而喜兒前三年已死。建以家事能具道之。此蓋假死還魂擬付王建為子。上曰。若是則效倖小人。競生詐偽。壞亂人倫。止付孝善。見金史。

死死復還

酷吏尹齊死。怨家欲燒其屍。屍下。去歸葬。此必其屍屬。恐為怨家所得。一夕篡取去。史筆高簡。少襯墊耳。應邵風俗通。遂云。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死未及殮。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夫自淮陽至在平

金華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五

婦人

不啻數百里。屍能自歸。亦能自葬。有是理耶。宋宣和中。京師豐樂樓酒保朱氏妻。年可四十餘。忽生髭長六七寸。踈秀而美。詔度為女道士。說者以陰為陽。矣狄乘中國。又女真之應也。唐李光弼母李有鬚數十莖。長五寸許。封韓國太夫人。二子皆積戰功。長即光弼。封臨淮郡王。次元進。封威武郡王。及其卒也。葬長安南原。將相莫祭。凡四十四。此不獨其身福壽遐永。有子如此。亦國瑞也。流離倉卒。有寓女婦於丈夫者。不啻古木蘭也。成化

女詭
男眼

間南京淮清橋女子黃善年十二失母有姊已嫁人矣父販線香為業往廬鳳間憐其幼且無母乃令為男子飾携之旅遊者數年父死詭姓名張勝仍其業弘治辛亥正月廼一日還南京歸其姊年二十矣猶處子也元至正中明玉珍亂蜀保寧城中女子韓年十七詭服戎伍中粵七年事定明其身以歸於其叔父奇其二女者能艱以行其正矣氏族大全謝小娥者段居貞妻居貞與陳父同賈為盜申蘭申春所殺小娥詭服為男子託備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六

宣徽夫人得疾洛陽先夫人亟以棊入洛先公參大政臨行戒曰洛中有邵堯夫吾獨不識汝為吾見之棊既至洛求教先生特為棊徐道其立身本末出門揖送猶日足下其無忘鄙野之人於異日棊念先生未嘗辱教一言雖欲不忘其何事耶歸白大人則喜矣幸矣堯夫有以處吾兒也後二十年棊入太常為博士適先生卒棊次當作謚議乃恍然周省先生當時之言落筆若先生自序無待其家所上文字也按先生節惠康節即歐陽博士

天質
不忘
情身
後名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七

所上議云廉布清尊錄亦載富韓公謝事居洛邵康節謁公公指胡床曰病中設此惟待君耳康節顧左右更取一胡床曰日中當有一綠衣少年候公公雖病強見之此人後當秉筆記公事公素神康節言因戒閭人今日客至無貴賤立為通既午范祖禹來遂起入問勞且曰老病即死念平生粗懷朴忠他日筆削累君願少留意後十餘年夢得果撰修韓公傳易各公典紀實直筆無容托人歐范亦豈受人託者賈克嘗憂謚傳矣自題其好惡

必不得掩於後世也。真宰大儒為此契契豈寂寞身後名。而大賢於此且有不能忘情者耶。

鬼亦

范文正公言行拾遺。公知慶州日。有人以碑銘託公者。公為誤諱。續緣及一貴人陰事。一夜夢貴人告曰。某此事實有之。然未有人知者。今因公文暴露矣。願公易之。公夢中討曰。隱公此事則某人當受惡名。公實有此。我非誣人者。不可改也。貴人曰。公若不改。當奪公子。公曰。死生命也。未幾公子純仁病。既而又夢貴人曰。公子我豈能奪。今告公為我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八

改之。公子安矣。卒不改。唐秘史司馬公作通鑑。至唐太宗之世。忽有穿黃袍者。見於前曰。先生幸善書。公起持筆。知為帝也。跪而言曰。陛下穢德多矣。臣頭可取。筆不可奪。遂不見。二事近怪妄。果然鬼亦愛名乎。毋謂寂寞身後事矣。然二公稱是鬼之董狐也。漢唐秘史本朝臞仙著

直德

秀夢

希元以命訊日者。而和叔教以須忘富貴利達之心。豈富貴利達之心。雖大儒初年。亦有不能忘者耶。草木子又載德秀赴會試。嘗謁夢於吳山梓潼帝

君廟。是夜得吉夢。其年果第。夫或卜或夢。然則其不忘者猶在也。

夏大

南宋薛安都征關陝。至日。夢仰視天。見天門開。是直夢耳。宋王旦乃正見天門開。天豈有門耶。予意是天裂耳。天裂陽不足。地震陰有餘也。

夢之

晉文公以公子過衛。出五鹿。乞食於野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受而載之。公立。將及楚師。戰于城濮。公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盡鹽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九

罪。吾且柔之矣。與塊慢也。而曰得地。楚子之伏已。非祥也。而曰得天。皆詭詞以安公心。而驗。蓋子犯之所見者。人事也。楚靈王之亡也。旁皇野中。遇其故洧人。而乞食焉。洧人曰。無所得食。王因枕其股而卧。洧人以土自代。亡去。梁太寶二年。簡文帝夢丸土而吞之。尋為侯景所廢。以土囊壓之。而斃。與塊果為吉祥。則吞土枕土。豈獨凶咎耶。又考晉桓玄之篡。劉敬宣素曉天文。知必有興復晉室者。尋夢丸土服之。既覺。喜曰。丸者桓也。桓既吞矣。吾復

本土乎尋與劉裕起兵共滅玄簡文敬宣一夢應應各以其人事耳

漢武帝夢木人果得木人明帝夢金人果得金人與孫豹夢豎牛得豎牛趙武靈王夢吳娃得吳娃文帝夢鄧通得鄧通唐明皇夢元玄皇帝像得元玄皇帝像類皆祲夢也蓋自是發木人帝一辭父子夫婦間流血召金人而中國茂君臣父子去婦者幾千年大禍將至而兆魄於牀第之間豈偶也哉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高祖留守太原時嘗至霍邑夢甲馬無數飛滿空中帝問是何軍伍對曰是公身中之神也若無此何以威制天下言訖並飛入帝身北齊李廣嘗欲早朝假寢忽驚覺謂其妻曰向吾似睡非睡忽見一人出吾身中語云君用心過苦非精神所堪今辭君去因而恍惚不樂數日便遇疾積年不起人身精神常隨時為盛衰然乃出入聚散更似有物者何也

晉賈克伐吳時常屯項城軍中忽失克所在克帳下

孫欲

都督周勤時晝寢夢見百餘人錄克引入一逕勤驚覺聞失克乃尋索忽覩所夢之道遂往求之果見克行至一府舍侍衛甚盛府公南面坐聲色甚厲謂克曰將亂吾家事必爾與荀勗既惑吾子又亂吾孫間使任愷黜汝而不去又使庾純詈汝而不改今吳寇當平汝方表斬張華汝之顛闇皆此類也若不悛慎當旦夕加罪克因叩頭流血公曰女所以延日月而名器如此者是衛府之勳耳終當使孫嗣死於鍾簾之間太子斃於金酒之中小

金鑿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子困於枯木之下荀勗亦宜同然其先德小濃故在汝後數世之外國嗣亦替言畢命去克忽然得還營顏色憔悴性理昏喪經日乃復自是謚死於鍾下賈后服金酒而死賈午考竟用大杖終皆如所言元知樞密院達理麻識理之卒也先一夕怯薛官哈刺章者夜夢元祖召見語之曰我以勤勞取天下以傳於汝歡帖睦爾而愛歡識理達獵不肖廢壞我家法苟不即改圖天命不可保矣爾吾功臣之後且誠實故召汝語女明旦亟以吾言告

而主及愛猷識理達臘。汝不以告吾。吾即殛女。告而不改。則吾他有取之。達理麻識理其人。庶幾識事。宜者。然知而不言。將焉用之。吾其先殛之矣。明日哈刺章入見帝。具以夢告。帝令以告皇太子。比出。則達禮麻識理已無疾而卒矣。按兩事。具信史。果然。豈括括取天下。亦欲其子孫世守之。雖死而猶不忘者耶。府公南面錄賈充者。蓋司馬昭也。昭已生如鬼。死尚神乎。且昭惡充。能使庚純之言之。任愷之黜之。而終不能使其子武帝之勿惑。能使賈充子女皆不良。死而不能蚤趣其死。以倖免其一孫。是殆有天道焉。明帝嘗問王導。以晉前世所以得天下。導為陳至高貴鄉公事。明帝以面覆床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夫昭貽厥之不永。其孫而知之矣。達理麻識理者。蓋元世勞臣也。元祖徒責備其不言也。而殛之。及怯薛官哈喇章者。既言之矣。而不能使其孫之悟。能但其臣以死。而不能恐其孫以亡。是則元之亡亦天也。

國朝寧藩宸濠父康王甚賢。至今洪都人道之。初王

夢天

無子。嘗於宮中齋禱。一日王午寢。忽夢天狼降宮中。須臾食。宮中人殆盡。復繞而偪王。王寤甚惡之。申刻宸濠生。其母洪也。洪亦失愛於王。王命亟殺兒。宮中人環跪而請曰。憂無子。有子而又棄之耶。鍾陵王者。康王弟也。狂易常放言。凌其兄。至是。亟騎而至曰。喜王兄之得子也。又聞將殺之。甚善。弟幸多子矣。康王怒。遷命育之。六月十三日也。及濠年十三。即私幸樂妓。微服而游市中。王覺曰。符吾夢矣。以鐵鋤斫殺。數侍者。縛濠於柱。親鞭之數百。必殺之。王春者。臨海人。王甥也。兼而多才。以明經舉於鄉。王素愛之。春馳至。以身救濠。曰。殺春殺春。王不得已。遂舍焉。後謀逆。國除。卒符夢云。

金罍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十三

二司 夢訣 世享

九鯉 湖

國朝兵部尚書胡公世寧。歸老於家。第在杭之忠清。先晚之一日。忽二司諸公。皆夢公往與之訣。且而言皆合。怪之。遂相率詣之。三恙也。坐定。茶至。眾方舉匙。公已實於座上矣。

一舉子困場屋。祈夢於九里湖。忽夢一人謂曰。成不成了。不了。此舉子自分永棄矣。迄以戊子。發。然

由大定亦係人等

國

神附女子

舉子得夢。悵懷久之。是則神亦虐於譴耶。

涿州史直臣以舉人試嘉靖丁未會試將之京先

夕夢人謂曰君此行當作羅洪先羅洪先江西吉

水人先是已丑廷試第一人及第喜曰吾將獨對

耶及就禮部試果奏名而直臣後一人為羅洪耳

又蘇人李松御史巡按山東監丁酉鄉試得一卷

絕奇泚筆將批點之而蒼蠅忽集止其筆端揮之

輒來如是者三廼投筆嘆曰是生得無陰譴乎遂

大書其卷曰此卷當得上第方咨美間而蒼蠅撲

金龜子下篇 卷之三十九

筆者三竟鬼神艱之也吾敢違天乎遂不果開卷

視之益都某生也續詢知其行多不法為鄉里所

舌行部之縣提之十日庶幾悛乎後生次舉復中

而不久死兩事得之及節齋居中僚友所談近事

不妄而前事見天命又一事見人事皆足以儆來

者

嘉靖初慶陽真寧境中有女子年二十許自稱九

天聖母能先期言人禍福輒驗鄉人咸神禮之女

子遂令眾為立廟廟且成廼移居廟中遠近稱為

金龜子 下篇卷三九

妾屈死為祟

活神就而禱祠者如市女子面黃形漸枯槁將不

久死廟中廼以土木肖其像矣有潘參政頃者過

其廟見人蟻集詢知其事遂呼女子考訊頃之女

子忽如夢醒吐其故云家有樹朝陰在東夕在西

嘗疑其異而諦觀之久之有綠袍人自樹頭而下

自是如夢中有言不自知矣潘即令毀其廟以其

女子妻軍士無妻者而去明年再至其處軍士同

女子來謝已生一子矣潘公頃直隸山陽人正德戊辰進士

鳳陽通判甚愛妾其妻妬甚因日撻妾竟斃之裸

卷之三十九

而掩諸溷中遂為祟殺其妻之弟復殺其妻通判

瀕死者亦數矣後遷去邏者假宿其中終日擾甚

皆往白守守審之皆曰判之來也輿而弗日七焉

今歸五耳一為夫人以柩歸矣此一亡聞焉妖其

在此乎守命遍跑諸地亡有也頃之得諸厠屍立

而僵覆之浮土尺守憐而為衣周身而棺之改葬

焉且為文祭之曰女為嫡死嫡以汝亡汝亦何辜

瘞汝厠傍葬汝于郊祀汝于壇汝其速往母有後

艱自是妖絕矣 金龜子下篇卷之三十九

七四七

金龜子下篇卷之四十

明上書陳 絳用揚甫著

龔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已軍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 昱輯

稿我 各有 先兆

相人者迫於人高帝幾中貫回武帝微行至相谷遂
為老父所窘彭二岑彭二小刺客馬燧兵營埋懷
村果擒李懷光契丹主至叔胡林而死吳璘大敗
金人於殺金坪近時廣西尚參議玟與同姓一都

金龜子下篇 卷之四十

司征從俱敗死於雙倒馬關江西寧賊兵敗泊舟
黃石磯嘆曰我固應失幾於此已而就擒數事餘
冬錄序撮之。余又疏所憶數事。東漢睢固字白菟。
大司馬張楊為將楊醜所害。睢固殺醜屯兵射犬
城。或言將軍字菟。而此邑名犬菟。見犬必驚。宜急
去。固不從。漢興平四年。曹操斬之於此。見水經注
晉張植伐焉耆國。其國王熙率眾先邀之於遮留
谷。植將至。或曰谷名遮留。殆將有伏。植單騎嘗之。
果有伏。發馳擊敗之。秦主苻堅之伐晉也。攻陷項

城駐師焉。苻融偪晉將軍胡彬於峽石。白堅賊少
易俘。宜速進。眾軍持禽堅大悅。捨大軍於項。以輕
騎八千兼道赴之。初諺言堅不出項。羣臣勸堅停
項。為六軍聲鎮。堅不從。故敗。唐寶建德舉兵。至井
陘之牛口峪而敗。先是童謠云。豆入牛口。勢不得
久。李密歸唐。封邢國公。後叛。唐兵追之。至陸渾。乃
斬於邢公山下。先是山側有亂石縱橫。頗妨人行。
時謂之邢公厄。密果死於此。唐高祖崩。太宗詔營
獻陵於京兆府。唐朱里及朱氏篡立。即唐朱之驗。

金龜子下篇 卷之四十

而後唐莊宗中興。乃知里者李也。為再造之徵。朱
梁許州節度溫韜於衙城壕內。得一小龜。金色。徧
身綠毫。石函而進之。後主勅於苑內鑿池養之。構
屋宏敞。號金龜堂。來年莊宗立。國號唐。及入汴。見
之。指左右曰。金龜堂。今歸我也。宋楊繼業與契丹
耶律邪軫戰。伏發敗走。至狼牙村。心惡之。旋中流
矢被擒。狼牙村者。以楊羊同音。

晉成都王頴假陸機後將軍大都督討長沙王乂。機
始臨戎而牙旗折。意甚惡之。及與乂戰於鹿苑。機

不在
之兆

軍大敗。機尋被誅死。王澄為荊州刺史。時京師危迫。澄率眾軍將赴國難。而颶風折其節柱。會為賊所疑。所間散眾而還。竟不能進。宋武帝統軍討盧循。循走豫章。悉力柵左理。大軍次左理。將戰。帝麾之。麾竿折。沉於水。眾咸懼。帝笑曰。昔覆舟之役亦如此。今勝必矣。攻其柵。循單舸走。眾皆降。唐哥舒翰部兵二十萬守潼關。師始東。先駢牙旗。觸門墮注旄于折。眾惡之。已而出關。次靈寶東原。與賊將崔乾佑戰。大敗。遂降賊。其子曜擢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兵萬人討李希烈。帝祖通化門。是日牙于折。時以翰出師如此。而斬持竿者。卒以敗。今曜復爾。俄而曜擊賊收賊將汝州人周冕以獻牙旗折。節柱折。麾竿折。皆非吉祥也。而勝敗殊應者。以陸機王澄哥舒翰則敗。以劉裕哥舒曜則勝。然則勝負在其人與時。不在旛節之間也。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

守心

宋景公時。災惑在心。占者曰。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景公不許。星節徙舍。公亦無恙。後二十一年而公卒。漢綏和二年春。災惑守心。二月乙丑。逼丞

宗
破陰
陽拘
忌之
感

相翟方進令自殺。以當天變。三月丙戌。宮車晏駕。宋嘉佑中。將修東華門。大史言。太歲在東。不可犯。仁宗批其牘曰。東家之西。即西家之東。西家之東。即東家之西。太歲果何在。其興工勿忌。一言破世俗陰陽拘忌之惑。可謂英斷。然晉徐邈傳。舊疑歲辰在卯。此宅之左。則彼宅之右。何得俱忌於東。邈曰。太歲之屬。自是游神。辟如日出之時。向東皆逆。非為藏體地中也。據邈之言。亦似有理。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

上宮
忌三
五九

士大夫上官類忌正五九月。宋相庵趙師俠拜命曆云。今人不用正五九月。訪彼名流。稽諸故實。皆無所據。愚嘗論之。正五九月。斗建寅午戌屬火。臣為商。商為金。火能制金。是以忌之。壇經云。正月上旬。與九月下旬吉。往賢本指以正月上旬。火力猶微。九月下旬。火力已滅。故不日凶。或得吉日時辰。此不足執。惟金曹避之尤緊。按其說。差有理。釋氏知論迴云。天地有四大神洲。中國為南瞻部洲。天帝以大寶鏡。照四大神洲。每月一移。察人善惡。正五九月。照南瞻部洲。故此三月。省刑修善。然則俗忌

上官以此三月禁屠宰。止誅撻也。吁誕妄至是夫帝之鑿物庸疎鏡乎。則照之所遺多矣。以其照之所及。矯飾修善。則一歲之中。此三月之外。皆怙惡之日。何欺天也。此三月之中。當官行政。使刑當其罪。亦何忌之有。

納后受禪 忌九月 五月

趙師俠但見拜命曆。知正五九三月為上官者所忌。按晉書禮志。穆帝納后。欲用九月。九月是忌月。是帝王婚娶忌九月也。北齊書高洋謀篡魏。其臣宋景業請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景業請以仲夏受禪。或曰五月不可入官。犯之終於其位。是帝王禪受亦忌五月也。

忌日 忌月

晉王延九歲喪母。泣血三年。幾至滅性。每至忌月。則悲啼三旬。齊張融有孝義。忌月三旬不聽樂。按記云忌日。此乃有忌月。晉志王洽曰。若有忌月。當復有忌歲也。非禮不經甚矣。唐王志興建言。天子誕月。請築壇度人。以資冥福。自唐始有天子誕日。以為節。至是且復有誕月。

頌赦 而帝 疾瘳

耶律楚材傳。歲辛丑二月三日。帝疾篤。醫言脈已絕。皇后不知所為。召楚材問之。對曰。今任使非人。賣

官鬻獄囚。係非辜者多。古人一言善而災感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入奏請肆赦。帝已不能言。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適宣讀赦書時也。翌日而瘳。予謂此晉卿精於數。知帝當且起。又知天下多冤濫。故乘帝疾行之術也。然亦多幸免矣。非法也。嘗試一為之。異時且有左丞相疾革。家人請赦重囚者矣。按是年冬十一月四日。帝將出獵。楚材以太乙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帝崩於行在。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六

賈 賈

金史宣宗嘗謂宰臣曰。海陵時有護衛一人私語。一曰富貴在天。一曰由君所賜。海陵竊聞之。詔授言由君所賜者五品職。意謂誠由已也。而其人以疾竟不及授。然予見宋人改齊漫錄。載宋仁宗嘗御便殿。有二近侍爭辨。聲聞御前。上召問之。曰甲言貴賤在命。乙言皆由至尊。上默然。即以一小盒各書數字藏於內。曰。先到者。保奏給事有勞。推息。封秘其嚴。先命乙携一往內東司。約及半道。命甲携

一繼往。無何內東司保奏甲推息。上怪問。乃乙至半道。足跌傷甚。甲遂先到。不應兩事酷類也。曩予在刑部。嘗以事詣端門。會諸內監喜談此事。乃又謂在宣德間事。大抵是一時一事。人競傳之。而訛耳。

景瀛
利用
禍福
甚奇

宋侯莫陳利用以黃白事。寵信於太宗。宰相趙普奏其殺人及諸不法。果案得姦狀。詔除名。禁錮商州。勅籍其家。俄詔還之。運副宋沆以籍利用家。得書數紙。皆指斥切害。悉以進上。太宗始怒。令中使鬱金。鬱子下篇。卷之四十一。七。殺之。已而復遣使貸其死。乘疾置新安。馬旋潭而踣。出潭換馬。比追及之。已為前使誅矣。國朝宋濂謝病家居。

人生
死皆
有命

太祖偶以薄故。遣使驟騎往誅之。既而悔之。復遣騎追赦之。會前使至錢塘江。以雨沮三日不得渡。後騎追及得免。兩事禍福甚奇。使微三日之雨。則景濂亦利用矣。抑謂兩人邪正異軌。而殃慶各召耶。金張柔為河北東西等路都元帥。燕帥孱赤台數凌柔。柔不為下。乃請柔於中都行臺。行臺召柔幽之。

土室孱赤台施帳寢其上。環以甲騎。明日將殺之。孱赤台一夕暴死。柔乃得免。柔苟不當死。殺柔者死矣。信乎人之死生皆有命也。

知天

晉孟觀解天文。趙王倫篡位。署安南將軍。臨河北諸軍事。軍既起。多勸觀應齊王冏。觀以紫宮帝座無他。變謂倫應之。遂不從。眾議而為倫守。惠帝反正。斬首傳於洛陽。遂夷三族。而不知帝座無變。故惠帝所以反正也。南宋孔熙先素善天文。知文帝必以非道篡。當由骨肉相殘。江州應出天子。時彭

金壘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八

城王義康。以大將軍領司徒錄尚書。為江州刺史。遂說范曇輩。佐義康謀反。事泄。伏誅。義康坐免為庶人。後元凶劼果弑帝。而武陵王駿為江州刺史。入討事。定遂即帝位。江州之言竟驗。而不知乃後江州。非前江州也。孟觀熙先皆知天。不知人耳。正德末。吉水舉人劉養正。亦頗諳天文。以帝星耀吳頭楚尾。力勸宸濠反。竟敗。而真天子龍潛江漢間。渠不知也。人不可知。終是天不易知耳。

祥禍
非地

史稱袁安父歿。母使安訪求葬地。道逢三書生。問安何之。安為言其故。生乃指一處云。葬此地。當世為三公。須臾不見。安遂葬其所占之地。故累世隆盛。而其後董卓亂。卓怨紹術起兵。殺太傅隗太僕基。及其族。尺口以上。男女五千人。皆下獄死。君子曰。使地果為袁氏之祥。則異日之赤族。非人也。使人自為袁氏之禍。則其世為三公。亦非地也。

羊枯
鑿祖

墓之有相。始見於漢晉之世。史言有善相墓者。言羊祜祖墓。所有帝王氣。若鑿之。則無後。祜遂鑿之。相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九

者見曰。猶出折臂三公。而祜竟墮馬折臂。位至三公。而無子。然祜祖續漢南陽太守。父術。上黨太守。而女瑜為晉景帝妃。武帝篡魏。崇號太后。猶帝王氣也。祜雖無子。而祜兄祭。祭子倫暨。凡備四人。又祜伯父秘叔父耽。則無後者。蓋獨祜耳。

風水
惑人
管福
守極

温大雅字彥弘。將改葬其祖父。筮者曰。石壘此地。當害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我當含笑入地。葬訖歲餘。果卒。家弟温彥博也。死生有命。豈關地理。兄弟一體。害此福彼。亦那可為。然中心至性。

凶者
自常

非可勉也。今親死且僵然在室。悲流未及。而福利是營。舉求壘師。惑於各房風水之說。互為排斥。甚有停柩經年。至相列訟。亦復何人。

世傳凶宅。蓋從古有斯語。南史初大社西空地一區。吳時丁奉宅。孫皓流徙其身。晉江左初為周顛蘇峻宅。其後為袁真道宅。又為章武王司馬修宅。皆以凶終。後給臧壽亦頗遇喪。故世稱為凶地。王僧綽常以正達自居。謂宅無吉凶。請以為第。始就築未及居而敗。唐淮南二節度皆卒於鎮。宣宗廟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

李珣以檢校尚書右僕射。領淮南節度。人勸易署寢。珣曰。上命我守揚州。是實正寢。若何去之。果疾亟。歿於官。

人死
據殺
之俗

今俗家人死。輒行課算。某日魂當還。輒棄屍徹哭。傾戶走竄。謂之躲衰。此雖鄙猥。絕有所本。魏皇女淑薨。車駕欲幸摩陂。實到許昌。陳羣諫曰。聞二宮上下。皆悉俱東。舉朝大小。莫不驚怪。或言欲以避衰。臣以為吉凶有命。禍福由人。移徙求安。則亦無益。又顏氏家訓亦云。偏旁之書。死有歸殺。子孫避竄。

莫肯在家。盡瓦書符。作諸厭勝。喪出之日。門前燃火。戶外列灰。祓送家鬼。章斷注連。凡如此比。不近有情之推。南齊人魏。又在三國。則愚瞽流傳。下搖上惑。非一日矣。衰字通書作然。

不可定有

侯景反。周命慕容紹宗為東南道行臺。加開府。討景於渦陽。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詔紹宗同劉豐圍擊之。紹宗嘗自云有水厄。遂於戰艦中浴。并自投於水。冀以厭當之。房豹為開府主簿。白紹宗曰。夫命也在天。豈人理所能延保。公若實有水厄。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一

非禳辟所能却。若其實無。何禳之有。今三軍之事。在於明公。唯應達命任理。以保元吉。方乃乘船入水。云以防災。豈如岸上指麾。以保萬全也。紹宗笑曰。不能免俗。為復爾耳。先是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數年以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紹宗堰洧水灌潁川。城將陷。紹宗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斷。艦徑向敵城下。西人鈎之。紹宗自知不免。遂投水卒。見紹宗及劉豐房豹傳。蓋事

狀元焦顯

張竦思古

吳雄趙興不避

之不可逝。有如此豹之言。則篤論也。宋元豐間。開寶寺寓禮部貢院。火。其後別試。乃更得焦蹈為魁。故時有不緣南省火。焉得狀元焦之句。天順癸未。禮闈亦災。時御史焦顯為監試官。好事者亦為之詩云。先兆或從焦御史。未然奎焰可為災。兩事偶相似也。

前漢張竦。苦約。為信士也。王莽末。客居池陽。賊兵至。竦居當去。會反。支日不去。因為賊所殺。桓譚曰。為通人之救也。唐陳思古。居父喪。詔奪服。客往巾思。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孤矣。則無不哭。世服其言。漢順帝時。廷尉河南吳雄。少時家貧。喪母。營人所不封土者。擇葬其中。喪事起辦。不問時日。鑿巫皆言當族滅。而雄不顧。雄遂起自孤宦。致位司徒。及子訢。孫恭。三世廷尉。為名法家。初肅宗時。司隸校尉下邳趙興。亦不恤忌諱。每入官舍。輒更繕修館宇。移穿改築。故犯死禁。而家爵祿益。用豐熾。官至潁川太守。子峻。大傳。以才器稱。孫安。世魯相。三葉皆

為司隸時稱其盛。桓帝時汝陽陳伯敬者。行必矧步。坐必端膝。呵叱狗馬。終不言死。目有所見。不食其肉。行路聞凶。便解駕留止。還觸歸忌。則寄宿鄉亭。年老寢滯。不過舉孝廉。後坐女壻亡吏太守邵。獲怒而殺之。時人罔禁忌者。多談為證焉。

金壘子下篇卷之四十

金壘子下篇 卷之四十

十三

金壘子下篇卷之四十一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許由

逸士傳。許由隱居箕山。以手掬水飲。人遺一瓢。飲畢

掛之樹上。風吹歷落有聲。以為煩。去之。陳子曰。橫

渠子曰。佛者塵芥天地。以為至大。然未嘗能為大。

若界之一錢。則必亂矣。許由之度。已不能容一瓢。

卷之四十一

而堯煩以天下。是堯不智也。

彭祖

友人出彭祖觀井圖。視予。且索予題圖。不著作者姓

氏。其工拙勿論。若其事。則有可言者。世傳彭祖之

觀井也。冒井以車之輪。以其身絙於大木。而後遂

巡倚視焉。足縮縮乎。猶將推之也。目眴眴而迷。吁

亦大繇神矣。則曷若置勿視之。愈耶。以彼其尊生。

宜何所不至。迺終其身。至七十娶。晚以鄭氏妖淫

敗道。率放於死。矜蛙坎而忽鯨海。又何也。余聞之

也。古之至人。潛行不窒。履空不陷。行乎萬物之上。

而不悚。蓋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而丈人游而安之。若陵。况此不盈蹄涔水耶。祖不足以及此。

季札
詳劍
刺墓

吳季子札使北道徐。徐君心好其所佩劍。而不敢言。季札知之。為使上國。未獻也。使還過徐。徐君死矣。札嘆曰。詎豈以死。二吾心哉。遂解劍掛徐君塚樹上而去。好事者因為是。高。君子曰。一劍易解也。然可謂高行矣。夫不以人之死。而易其心。況生者乎。徒諾之心耳。猶不忍宿況已惠之言。已見之事者乎。道塗邂逅之交。之死而不忘。況君親朋友之間乎。

徐嗣
君不
欺父

延陵季子掛劍一節。每為好事所圖。余亦一嘗題之。大率據史記所傳耳。按桓譚新序。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徐君觀劍不言。面色欲之。季子為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返則徐君死。於是脫劍致之嗣君。嗣君曰。先君無命。孤不敢受劍。於是季子以劍掛徐君墓樹而去。今人但知季子不欺死友以存信。不知徐之嗣君能

不欺死父。以成義也。

休類
貪生

圖為一老人披裘拾遺穗。故哇中。蓋列子之所謂林類者與。其一人肅立於隴首。蓋即子貢。夫子所使往訊之者也。世言列子之學。參本佛經。今其為類之言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嗚然輪迴之說也。死者生之所必有。時至而勿怛焉可已。而以死為樂。樂死可也。而猶幾其復生。夫貪生者。一世而彼無竟。貪戀孰大焉。泰以三陽御小人。而包荒中行。直以理服之。故小人

道消。蓋化小人為君子矣。夫以五陽決小人。而壯

小人
道憂

頡獨行。廼以勢偏之。故小人道憂。憂其不免於君子而已。然小人之計益深矣。

封口
斃指

帝鑄金人。使封其口。明大辨之不可為也。周出鑄。使斃其指明。大巧之不可用也。

人乘
者易
溺

火烈而人畏之。莫嚮邇焉。水襲而易溺之。天下之溺人者。其所襲也。衽席之間。能殺人。樽孟之間。能殺人。而人以為為不如鋸鉞也。亦襲而易溺也。亡夏者。桀而夏之所誅者。盡蒙僂也。豈謂我之為桀

秦胡

哉。亡秦者胡。而秦之所備者。乃西北胡也。豈虞其子之為胡哉。通志曰。桀見錄書云。亡夏者桀。於是

大誅豪傑。

火浣

列子周穆王大征犬戎。西戎獻火浣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牽

西京雜記。漢武帝時。西域獻吉光裘。入水不濡。上皆服此。以聽朝。此二服誠異。然皆出於西。而集於鶩。遠好大之世。

知禮

叔向知晉室之將卑。不明言於國。而私諸隣。何曾知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四

晉室之將亂。不昌言於朝。而私諸家。一子之知也。然皆在君子之後乎。

齊宣

齊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彊弓也。其常所用不

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宣王之情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九石。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北史魏宣武幸鄴。閱武躬御弧矢。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羣臣勒銘於射所。魏收魏書。靈丘南有山高四百餘

宋使

文。文成詔羣官仰射山峯。無能踰者。帝彎弧發矢。出山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二十步。遂刊石勒銘。時無直士矣。意者皆九石之類乎。

齊攻宋。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使者還曰。齊寇近。宋之強。齊兵之弱。惡能如此。宋王因怒而誅殺之。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誅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而問焉。曰。為君視齊寇。不知其近而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五

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不報其情。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二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益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驅而走。此人得以富於他國。陳子曰。秦諸博士。隋元善達。楊義臣等。以報罪死。秦隋亡。而叔孫通。虞世基。還用於漢唐。終其身富且貴。夫古今一也哉。

賞罰
在當
順性
公人

或曰信賞必罰。曰賞有功。罰有辜。信必在其中矣。如
信必而已矣。毋已。迂諸。或曰人主賞以飾喜也。罰
以飾怒也。曰不然。率性而行。順性而動。好善惡惡。
賞罰行焉。烏乎不可乎。昔者紂好蜚廉惡來崇侯
費仲。而惡三仁九侯矣。飾之以賞罰可乎。或又曰
人主作威作福。必有不測之賞。以搖天下之心。有
不測之罰。以褫天下之氣。曰此亡國之言也。非明
主之賞罰也。明主之爵人也於朝。與眾共之。其刑
人也於市。與眾棄之。故賞未行。而天下皆知其賞
之有在也。罰未行。而天下皆知其罰之有在也。夫
何不測之有

記功
忘罪

周書曰。記人之功。忘人之罪。宜為君者也。史記稱項
羽於人之功無所記。於人之過無所忘。其亡也不
亦宜乎

漢詐
降楚

偽漢王降者。乘黃屋車。傅左纛矣。直漢王降。則白
素車。係頸以組矣。此敵情也。甚哉項氏之愚也。
楚懷王孫心亡國之殘孽。窮戶之細豎也。項王徒以
名義起。牧羊而王之一日在上。乃獨運大柄。擡置

義帝
有帝
王畧

漢元
唐德
信和

諸將若素君臣然。雖項王之慄悍。且有宿德。固亡
假也。入關之後。獨遣沛公以寬大長者。故此一事
而知人之哲。安民之惠。咸焉。及項羽既擊沛公。破
咸陽。使人致命懷王。王乃曰如約。不以羽動也。可
謂有帝王之英畧矣。天命不在。卒死於賊。惜夫。
漢元帝之優游也。而斷於僂君子。唐德宗之猜忤也。
而信於任小人。故小人者常幸。君子者常不幸。

王更
晉張
百漢

唐楊夔原晉之亂。以為不自敦峻。而稔於王道。庾亮
豈非以翼虛駕偽。崇扇跳薄。躡敗跡以剋立朝綱。
金鬘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賈詡
懷恩
倡禍
恭亂

蠹時風以基構。王業者。導與亮之為耶。權德輿論
兩漢之亡。以為不自莽卓。而深罪張禹。胡廣。豈非
以多方善柔。保位持祿。陷時君以滋厲階。附兇沴
以結禍胎者。則禹與廣之為耶。
四方多事。此小人之福也。故董卓誅。而賈詡勸賊黨
李催郭汜。張濟於關東西。所在復收兵。攻長安。漢
之亂。遂不可支。史朝義敗。而僕固懷恩。因請投降
將薛嵩。張孝忠。李懷仙。田承嗣。於河北。分為大鎮。
迄於唐亡。不可復取。詡倡禍以成其功名也。懷恩

養禍以自固其威寵也

魏陳思王之狂也。報其貞與。晉懷愍太子之愚也。悔其明與。嗟夫淫虐如南風。賈后而太子少全理矣。

然思王之免亦塵已哉

鄭叔段之惡也。或勸莊公殺之。而公曰。俟其自及也。

隱太子之變。長孫無忌等勸秦王先決。王曰。俟其發而後以義討之。吁。母為兵首。靈殺機以窺天倫也。厚乎。

唐太宗即位。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

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按此乃明四目達四聰之要也

貞觀五年。詔僧道致拜父母。顯慶二年。禁僧尼受父母拜。然則先此貞觀之詔。蓋未之行也

罷娼籍。俾之從良。黜僧行道徒。約之返正。此變風俗第一事。而舉世恬之。以為宜然耳。至粉黛填巷。緇衣塞衢。上之人不惟勿之禁。寔鼓盪之。欲人心從善。風俗不壞。悖可得哉

唐披削盛闡。絕氏族。戾天心。王政禁之

許諫官御史風聞言事。武氏紀元之初。政而后此。置銅匭。開告密。遂紛紛矣。以此稱天下之口。而行其姦。可也。治世仍而不改。何與。至廼以帷簿曖昧。贖人甚矣

人甚矣

王仲初華清宮詞。有二月中旬。以進瓜之句。而薛夷中田家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夫達時以棘欲。至破二月之瓜。峻法以厚歛。至使民賣一月之絲。糶五月之穀。南唐時政如此。毋趣亡得乎

宋朝官以數任除知州。簿尉以兩任入縣令。閣官須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

親民一任。方許入省府。重民也。此足為百世法

比窓炎輟。周正夫曰。仁宗皇帝。百事不會。只會做官

家。草木子曰。元順帝。閣宋徽宗。盡稱善。瓊瓊進曰。

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帝問何事不能。曰。獨不能

為君

問相於宦官。宦官不知各兒。童走卒。皆知名。則名相

得矣

蘭相如曾為宦者。令繆賢合人。因之以進。迄位。庶頗

上。故頗詆曰。相如素賤人。吾羞不為之下。有跡

哉

漢武帝以牧羊得卜式以養馬得金日磾雖小善不以庫眇隔也因而得其大者帝可謂察也已矣

公孫弘布被司馬溫公亦布被然公儉也弘詐也曹操為圓木驚枕而司馬溫公亦驚枕然公勤也操猜也

衛大將軍不薦士然愈賢黷公孫丞相開館延天下士而獨心內忌黯此為青有容賢之實弘有好賢之文也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尹翁歸為東海太守過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東海欲託其邑子兩人與翁歸語終日竟不敢見其邑子既去乃謂曰此賢將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史稱翁歸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是故其氣可挹也何廷尉大臣不敢一見其邑子豈莊子所謂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與雖然亦于廷尉賢不欲撓人以其私也不然且有免冠為弟請者矣史言何並之節亞翁歸也廼知鍾廷尉不于廷尉耶

同時何並遷潁川太守潁川鍾元領廷尉事

弟戚為郡掾贖千金並過辭元元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願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太守竟殺之

病免於居攝則存本之誼明乞骸於更始則見幾之哲著偉哉子康豈以一節為諒者耶

陳仲弓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為文學掾寔知非其人曰此人不宜用而侯常侍不可違乞從外署倫從之於是御論怪其非舉寔終無所言大將軍竇武辟寔為掾屬時中常侍張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讓權傾天下父死歸葬潁川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甚耻之寔廼獨吊焉後復誅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按私請不可行也而受侯覽之託以全其主也往見非義也而赴張讓之喪者以全其黨也夫苟可以扶善人而恬小人之心汗其身亦為之所謂太丘道廣者非耶然共順貞厲含章直方義則進之以達道否則退之以光操太丘豈有求於世者君子謂二事也有太丘之志則可

張文紀埋輪劾奸單車諭賊剪當路之豺狼活枯益

之遊魚可謂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也

曹操之未篡欲借漢以盪吳蜀也亦前者挾天子都許之餘知與於夏侯惇之謀知之

王導之於王敦亦司馬師昭之司馬乎也幸敦以不成事而死耳

蘇門之不答阮籍蓮社之不受謝靈運察其神失吁誕而不節豈真儒之棄耶

庾亮陶侃因蘇峻而釋憾郭子儀李光弼遇安祿山而解仇以心為國而毋以有日者然夫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一

謝安遲緩而取憤孟嘉風流而落帽二人胸中豈有溫耶斯亦孔融禰衡之於曹操哉

杜景佺不肯賀九月之梨花王求禮不肯賀三月之雪能正言以爭惑國之瑞也

李藩為給事則批勅為宰相則塗詔吁噫矣然世安得此風乎

李沆對使者引燭焚天子詔猶曰宰相也唐何易于窮色下吏也焚天子詔以一身易萬民之命不益異乎

何易于為益昌庭有兢民轍親自與語為指白枉直

小者勸大者杖悉立遣之不以付吏三年獄無繫

囚為政簡易若是今郡縣事大者不能不付吏蓋

事有成案則後奸絕然能無失易于之心則善矣

又梁任昉為新安太守在郡不事邊幅率然曳杖

徑行邑郭人通詞訟就路決焉為政清省吏人便

之

唐李昭德以白兔御史王弘義對蒼鷹獄吏朱子語

類胡致堂以鷄鵝御史當虜中龍虎大王相傳以

金罍子下篇 卷之九 十三

為笑鶴林玉露記嘉定中察院羅相言越州多虎

乞行下措置多方捕殺正言張次賢言八盤乃禁

中來龍乞禁人行太學諸生遂有雜擒虎張降龍

之句余又記嘉祐中侍御史宋禧上言乞宮中養

羅江狗以備不虞上曰養兵百萬威制夷狄尚慮

不足備不虞卿言令宮中養狗其無謂也曹穎叔

因曰朝言不及犬馬云禧被黜於是有宋羅江

之號李清臣言御史宋禧勸陛下宮中養犬諛棘

以為守衛削弱朝體取笑四夷不加譴訶擢為諫

官然則禧非黜反陟矣。餘冬序錄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順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騾驢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使。弘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軍國事。一條云京城士人多好着馬尾襯裙。營操官馬因此被人偷拔鬣尾。馬拔尾落。聽不無有誤軍國大計。乞要禁革。何燕泉曰。此事春少時親所聞見。二人後來亦作大官。吁崇臺閔垣以寵之。又大官厚祿以獎其能言。何弗至乎。朱子語錄高宗朝有御史上言聖節殺鷄鵝太多。請只令殺猪羊大牲。適有傳虜中一龍虎大王南侵者。造方以為懼。胡侍郎云不足慮。此有鷄鵝御史當之。嘉靖甲寅大荒。京師人饑。物耗一鵝之直需銀八九錢。上供繁急。大官密蒐民間。輒用黃布為幟。志之以絕他販。御史聞人何廷鉅條陳云。近時荒歉。四遠蕭索。物價高貴。牲口漸盡。恐他日供應祭祀。一切上用無從厝辦。在位臣工所宜同心體國。節情殺禮。今後暫止往來會席。仍嚴禁屠宰。只許十

日一開。吁鷄鵝御史再見今日矣。

唐李栖筠為御史大夫。故事百官賜宴曲江。教坊媚

穎雜侍。栖筠以任國風憲。獨不往。臺遂以為法

國初士大夫宴集。仍用女伎。踵晉唐故事。以都御

史顧公佐言而罷。公之功。又有光於蒼皇矣

呂許公復相。則起范文正於饒州。文潞公復相。則起

唐皆肅於英州。汪乎大臣之度。亦其為國之忠也

哉

折柳小戲也。而諫之。此桐葉必封之意也。避蟻曲愛

也。而稱之。此易牛可王之說也

王武恭狄武襄皆積戰功。起行伍。脫兜牟。致位兩府。

縉紳所嫉。貌類藝祖。宅枕乾崗。蘇儀甫孔道輔言

之宅。現光怪。姓合識書。歐陽永叔劉原甫屢言之

且夫貌遺之父母。姓受之祖宗。皆用為罪。四公非

讒人者。以斯知文武分鑑。爭進為忌。君子而不免

亦以徵宋世儒者委蛇守文。耻言兵事。劣視武夫

其所由來漸矣

王德用不怨詆已者。惜孔道輔為忠臣。狄青不怨詈

王德用

王武恭

折柳

呂許

文潞

蘇儀

孔道

已者。處劉易如平昔。兩人之德。宇遠矣。皆相材也。殺一隊長。則斬一隊法也。然則殺一將。誅三軍乎。宋
 廊延亡金明。若王將張興戰歿。宰相章惇議盡戮
 全軍四千人。李清臣曰。將死亦多端。或先登爭利。
 或輕身入敵。今悉誅吏士。異時亡將。必舉軍降虜
 矣。於是但誅牙兵十六輩。此議誠是也。嘉靖癸亥
 秋八月。遼東總兵官楊照偵得虜帳近邊。揚一夕
 提兵出塞數十里。往襲之。黎明。逼虜營。既出虜不
 意。虜倉卒被甲不暇。內顧其妻子。其魚驚鳥迸。駢
 首就俛。一時俘斬男婦老稚。亡慮已數百。馬牛羊
 羸橐駝。皆散被山野不收。楊大喜。遂悉遣其兵。皆
 四出逐利。隨行。屢數十人。忽伏虜起溝。一矢正
 中楊右頰。已復中其喉。楊墮馬。虜遂從而甘心焉。
 師還。御史遣人蒐其事。本未皆不以實聞。竟坐罪
 偏將及中軍。而當時揚左右數十人。皆牙帳親兵。
 反未嘗一執何也。後事白。坐罪者次第皆被雪。叙
 用。而迄未嘗有一人為大師坐其疾視不救之誅。
 良可嘆矣。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七

李薦談記。蔣順叔為江淮發運漕運。絡繹蔣吳人。
 暗知風水。嘗於所居公署前立一旗。曰占風。旗使
 人日候之。置籍焉。令諸漕綱。日程亦各記風之便
 逆。蓋雷雨雪電霧露。或有不均。風則天下皆一。每
 有運至。取其日程。曆以合之。責其稽緩者。綱吏畏
 服。我朝周文襄公。忱巡撫江南。聞公有曆一冊。
 自記日行事。纖悉不遺。每日陰晴風雨。亦必詳記。
 如云某日午前晴。午後陰。某日東風。某日西風。某
 日晝夜雨。人初不知其故。一日某縣民告糧船江
 行失風。公詰其失船為某日。午前午後。東風西風。
 其人不能知。妄對。公一一語其實。其人驚服。詐遂
 不行。於是知公之風雨必記。蓋亦公事也。然亦即
 蔣事耳。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七

昔唐張延賞出為淮南節度使。歲旱。民他遷。延賞曰。
 拘此而斃。不如適彼而生。乃具舟遣之。已勅吏為
 修室廬。民逋債而歸者。更增於舊。古者移粟移民。
 粟無可移。雖聽民之移。不亦可乎。嘉靖癸丑。徐亮
 間亦大饑。民挈妻孥流而南。官府為戒約。其言適

所聞異此

癸丑冬甲寅春京師內外大饑厄羸塞衢往往一
仆不復起時司禮監大監黃錦掌東廠令九門外
多掘土坑以埋腐肉一坑深廣可容數千人不幾
日輒滿鄉民携子女鬻京師弗售即委去婦女挿
草標以自鬻民有鬻妻者妻亦少美見一人持錢
二三十輒捨去遺券于道曰以妻償有食其子者
官逮鞠之對曰兒且餓死委之中野適餒他人腹
耳曷若供父一殮乎又有困甚知盡慮為鷹犬所

金學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八

屢廼就途邊跑淺坑爬搔沙土以自冒僅露鼻孔
以待斃者有自經樹枝者有服毒者有全家投河
者是歲三月始詔祭太倉米四萬石各門煮粥以
待餓於是外郡蟻集死者復無數顛踣僅至而膏
已屯矣米價一石至白金二兩二三錢京師富人
有華居潔衣而終日不得一食者夏又瘟痢大作
延及士夫至於闔門華命於床褥間者多矣誠三
十年來未有之一大變也

甲寅六月十八日京師陰雨連日不解二十三日

大雨至二十五日皆晝夜如注坍塌公私第舍萬

餘所多厭死者平地水深丈許街巷之間一望汪
然亦有死於溺者外城初畢工用費六十餘萬兩
禮部議告郊廟自閣輔兵工大臣皆錄功惟恩進
爵賜賚管工大小官員下至書辦工匠以千數皆
例有陞賞方極沾渥至是皆蕩為川墻垣梁口鋪
舍水關冲塌幾盡先是癸丑五月外城始築忽數
日大雨渾河水突至漫過盧溝橋冲壞堤岸楊木
廠狼窩口等處直冲新城撫按奏請修築堤岸以

金學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九

護外城工部方鳩工集料忽一朝漂盡費亦萬計
順天屬縣數百里外城市鄉村通行舟楫滄沒人
口亡筭哭聲殷地說者以為京師之變二十五年
之所無而內外州縣居人墊溺亦癸丑之所未有
雙槐歲抄記高郵一千戶者以公事之淮安時大風
雨憚於湖行故往返遵路其反也適沿湖堤望一
舟覆焉一少年宛轉波濤中號呼良苦千戶惻然
憫之顧視一漁舸遽解其囊得金可十兩示其人
曰幸往救彼以此奉酬漁人鼓舸往救之至乃其

子也省其父來矣。并哉某千戶救人也。乃得其子耶。使千戶少有愛金之心。即殺其子不俄頃矣。予因憶幼時嘗側聞先太恭人言正德壬申七月大風雨海溢。余虞地方沿海。一夕水深二丈許。居民民居。漂沒二筭。水少定乃多有駕筏撈取資貨。因之致富者。一夫操竿率水許。適見一女子。年可十七八。載浮載沉而來。手扶一筭。將抵涯。其人顧利其筭。遂沉其女子。已發筭視之。乃顧其妻也。庚帖宛然。歸有日矣。此人自謂殺一女子而利其

卷之四十一

二十

有詎意乃殺其妻也耶。世謂積善之慶則餘鍾其子。失道之敗則延及其妻。然或有迂而不合。或驗而稍遲。迺若救人而適救其子。殺人而正殺其妻。善惡之報驗于頃刻。一念之間。天道之報施。曾亦不爽於毫厘。有如此二事者。

金壘子下篇卷之四十一

金壘子下篇卷之四十二

明上虞陳 降用揚東者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五 輯

計吏以廉蔽之矣。蔽宰相以廉。未盡也。雖然。一廉而天下士大夫蒙福。天下蒼生蒙福矣。

清畏人不知。人情也。有清畏人知之者矣。貪畏人知。猶人情也。有貪不畏人知之者矣。楊震之貪畏我

金壘子下篇

卷之四十二

知胡質之清畏人知

留犢事。徵于古三焉。一是漢建安中。時苗為壽春令。乘薄傘飯車黃犢牛。歲餘牛生一犢。及去留其犢。日令來時本無此犢。此犢是淮南所生有也。群吏曰。六畜不識父自當隨母。苗不聽。一是晉羊祜兄子篇。歷官清慎。有私牛於官舍。產犢及遷而留之。一是王遜為上洛太守。遜在郡有私馬生駒。私牛生犢。悉留以付郡。云是為郡所產。以還官也。此圖不知誰指。大率世知有壽春事。此為苗壽春亡疑。

耳。壽春平生大節。不特此一事。此一事。則當時已報縮於群吏之言。逮元太祖閱之笑曰。彼官生子亦肯留否則苗之心事。蓋漏於是矣。

袁安為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臧罪鞠人。嘗曰。凡學仕者高則望宰相。下則希牧守。錮人於聖世。尹不忍為也。聞者率感激自勵。余謂吏以理民也。股民肥已奚理為。夫明法以馭吏。貪則去之。若以人皆有希望高位之心。將諱其惡以盈其實。是習隼于高墉。縱狼于牧圍也可乎。彼侵欲崇侈。不可

金龜子下篇

卷之四十二

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聖王之世。謂之饕餮。投諸四裔。又何啻于錮。袁公盛德。蓋有廉頑之風焉。不然。未有不宿蠹長姦也。或曰。漢法賦吏錮及三世。礪矣。袁公以為甚之。而有不忍也。曰。甚其法。曷一言于朝。蠲之。若陳伯始乎。甚朝廷之法。而至于廢法以申情。抑末也已。

清吏多酷。怙節也。能吏多酷。怙才也。怙節者矜其名。以為於人不撓。可以任情獨肆。怙才者急其功。以為與人無借。可以樹威倚辦。故其流皆迄至焉。余

見陰酷吏傳。冠庫狄士文者。可以謂之清矣。若趙仲卿者。可以謂之能矣。而皆暴於猛獸。故云。

寧士不遇毋吏。寧農不獲毋商。噫。猾胥貪豎。何涯哉。豎鬻財。姦民者也。胥鬻法。姦官者也。

墨子儉嗇而非樂其說曰。民用樂器。撞巨鍾。擊鳴鼓。彈琴瑟。吹笙竽。衣食之財。安可得乎。故之朝歌而

不入者。惡其名也。其見荆王也。則衣錦而吹笙。是將諧時好。違本情矣。君子曰。墨子見其君。徒見其君而已乎。固將以行志也。夫墨子以儉為其道。豈

金龜子下篇

卷之四十二

以儉為非。是而不貴也。然而見其君。先之以奢。是以其所賤事君也。彼衣褐於漢廷者。不易鮮操。瑟于齊門者。不徙技道。固重乎始。違焉。如墨子者。將何以終之。

鼓盆而歌。荷插而隨。嘉死而輕生也。夫嘉死而輕生。與貪生而懼死。俱未離乎生死之域耳。鑿冰而遞負石而沉。羞富貴而樂貧賤也。夫羞富貴而樂貧賤。與厭貧賤而慕富貴。俱未脫乎富貴貧賤之畛耳。

翟公罷廷尉。則門可張雀網。公孫賀。劉屈氂。任丞相。則館壞為馬廐。士當寄公卿於衰勢。公卿常敖士於盛時。故當兩失之也。

陳蕃為樂安太守。以郡人周繆。賢。特為罷一榻。去則懸之。及為豫章太守。不接賓客。惟徐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

度尚為上虞長。民故洛陽市長淳子。翼學問淵深。大儒舊名。常隱於田里。希見長吏。尚往候之。晨到其門。翼不即見。主簿白。還不聽。停車待之。翼補廼見。

尚尚宗其道德。極談乃退。見表宏後漢紀。此吾邑之故。而邦君下士。邑士尊德。有足尚者。

孟嘗為合浦太守。以病自上。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尚書同郡楊喬前後八上書表其賢。竟不見用。年七十卒于家。喬為傷人也。今上虞縣東地名孟開。相傳是合浦太守故宅。宅西一里有楊喬巷。豈楊公慕德依仁。曾就公居止。為百餘家之一耶。曰隱處窮澤者。此時尚不為縣。縣在今百官。晉孫恩之亂。始遷今縣。故

也

謝承漢書曰。班固年十三。王充見之。拊其背謂父彪曰。此兒必記漢事。孟堅一部漢書。充能見之。成童時也。

會稽典錄。虞忠翻第五子。宜都太守。好識人物。造吳郡陸機於童齒之年。稱上虞魏。遷於無名之始。終皆遠致為著聞之士。遷在當時為著聞之士。今生百世之後。文籍荒落。風蹟斯盡。鄉里晚學。不足以羅識矣。然於此益嘆漢季吾虞之多賢。魏氏太宗之有人也。

奉與語。太悅之。曰。太宗雖衰。魏氏已復有人。注引魏氏譜曰。隱字安時。會稽上虞人。歷義興太守。御史中丞。第湯黃門。即云。

宋公景濂序黃學士日損齋筆記。謂宋景文初嘗著筆記一編。以釋俗。攷古雜說。析為二門。而上虞李衍指其瑕疵者七條。今按衍自識七條云。寶慶三年。四月初吉。謹書理宗即位之次年也。今亦莫詳其世系出處。然可謂博雅矣。又公集中。有上虞

魏仲葵嘗為公說嚴宗爽事。宗爽餘姚人。公因為
小傳。仲葵亦好古樂善者。派與

裴均子持萬緡。請韋貫之撰先銘。荅曰。吾寧餓死。豈
能為是蓋鄙之耶。有謂文人贏囊金多。設墓中人
得焉。宜皆背汗於貫之矣。

溫璉五代時燕人。以儒學著稱。與馮道少相善。為幽
州從事。郎中經兵亂。道賣漆燈檠於市者。璉以為
鐵也。百錢買之。家人用燃燈燭。因施拂拭。廼知銀
也。璉憫然曰。此不義之物。安可寶為。訪其賣主而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六

還之。主曰。某自不識珍奇。粥於街肆。郎中原加酬
直。又非強買。不敢復收。璉固還之。主乃別賣得五
萬錢。將其半謝璉。璉終不納。施於僧寺。后璉官至
尚書侍郎。見耳日記。璉固難能。彼賣者亦非常人
也。然施於僧寺。不若施諸顛連無告者耳。

五代桑維翰為相。命崔悅知貢舉。進士孔英者。素有
醜行。為時所惡。悅既受命。往見維翰。維翰尊貴而
語簡。謂悅曰。孔英來矣。悅不諭其意。以為維翰以
孔英為言。廼考英及第。入出處有命。且或有因禍

以為福者。廼悅之諂。維翰至。聽於無聲。可哂也。

元祐初。設進士科。以禮部侍郎張養浩知貢舉。進士
詣謁。俱不納。但使人戒之曰。諸君但思報効朝廷。
奚勞謝為。此科目中一段盛事也。

張詠郡舉進士第一。以張覃宿儒。與冠準。改嘗郡將
共薦覃居首。薛奎舉進士第一。廼推與里人王巖
而處其下。李常擢第。歷宣州觀察使。推官。發運使。
楊佐將薦改秩。常推其友劉琦。佐曰。世無此風久
矣。并薦之。豐幽登第。調重慶府司法。參軍。郡守。度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二 七

正欲薦之。幽辭曰。章司錄母老。請先之。正敬嘆服。
楊大雅遭風覆舟。遇拯得活。不受丁謂贈衣。陳無已
不着趙鼎綿襖。至於凍死。皆可能也。劉道原不受
司馬溫公衣襪。徐節孝不受胡安定餽食。不可能
也。

人言爭名於朝。爭利於市。今也不然。爭利者於朝。爭
名者必於山林矣。

王亮論衡。世傳魯般巧。亡其母。言般為母作木車馬。
木人御者。機關備具。載母其上。一驅不還。遂失其

毋因極辨之。余以事之誕妄。無足庸辨。偶讀記檀弓。季康子之母死。公輸若方小。斂般請以機封。將從之。公肩假曰不可。夫魯有初。般爾以人之母嘗巧。則豈不得以其母以嘗巧者乎。則病者乎。噫。弗果從。乃悟般以巧亡其母之說。以其母以嘗巧之言誤之也。夔一足。宋丁公鑿井得一人。古有之也。因書以發一笑。

太史公云。尚書但傳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其紀五帝顓頊以下。但書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二。

崩。黃帝書崩。又書葬。蓋禩之也。其有感于建元來海上言事之紛紛矣。封禪書獲一角獸。蓋麟云不日獲。漢書五行志有。如日夜出。不日日夜出。隋書李景傳。景府井中。瓮上生花。如蓮。不日生蓮花。

學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大叩之則大鳴。小叩之則小鳴。傳曰。人之學者。猶渴而飲河海也。大飲則大盈。小飲則小盈。

文中子曰。君子服人之心。不服人之言。孔子作春秋。而門人不能贊一詞。服人之心者也。呂不韋作春

秋。而國人不能損一字。服人之言者也。孔子作春秋。以懼亂。臣呂不韋。乃以亂臣作春秋。將誰懼哉。曹沫。豫讓之傳於刺客。太史公之卓識也。滑稽之有西門豹。褚先生之繆也。

王莽以井田靈臺辟雍。擬周公。楊雄以法言太玄比孔子。王莽周室之楊雄也。楊雄孔門之王莽也。荀卿知孔子不知孟子。蘇軾知周子不知程子。司馬公不知孟子。劉元城先生不知程子。易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

成。嗟夫。夫圖事之幾微。曷可不慎乎。漢蔡邕被召對金商門也。曰。願寢臣章。毋死。盡忠之吏。受怨姦仇。已而更衣竊視。旋被髮鉗之禍。此君不密而失臣之效也。陳蕃請除諸常侍。曰。願出臣章。宣示左右。并令天下諸姦。知臣嫉之。已而拔刀突入。甘受殞軀之僂。此臣不密而失身之效也。

記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也。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而色無憔悴。文舉刑之。斯與仁同功者。與又一

不常以亂臣作春秋

學猶飲河

史記慎書堯前

金罍子下篇

孟不知

王莽

同功同過

人毋病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隣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藉。勿復盜也。斯與仁同過者與。

不可
聖言
若自
毀伐

孟子曰。不仁者而可與言哉。不仁者而可與言。則何亡國敗家之有。夫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嗟夫。雖其君至狂。孰有自毀自伐者乎。惟不可與言。而至於毀且伐。是亦自毀自伐之已耳。又曰。自暴者不足與有言也。自棄者不足與有為也。嗟夫。雖其人至愚。孰有自暴自棄者乎。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十

惟不足與言。而至於暴且棄。是亦自暴自棄之已耳。蓋知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者。桀也。列子

楊朱篇

知足以距諫。辨足以飾非者。紂也。斯二主

者。非無敏博喬捷之才也。而獷然不懼以行其惡。此獨夫之雄也。此自毀自伐者也。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者。跖也。鴟冠子陸農師注。其談說足以

飾邪熒衆。其強禦足以逐是獨立者。少正卯也。斯二子者。非亡辨知聰達之名也。而狡然不返以行其偽。此姦人之靡也。此自暴自棄者也。

賢美

邵子曰。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失難處矣。必至於墮獲。予以為此善處得失之際也。

賢美

荀子曰。盜名不如盜貨。顏氏家訓曰。竊人之財。刑辟之所處。竊人之美。鬼神之所責。

不
盜
後
盜
土

小荀子曰。語曰。盜跖不能盜田尺寸。寸不可盜。况尺乎。夫事驗必若土田之張于野也。則為私者寡矣。信斯言也。豈畫野分井。古之田雖尺寸不可盜耶。盜跖不能盜田尺寸。而今之盜者。豈特尋丈之間而已。或黍禾積於倉。而升勺之稅。不登于官也。非盜土田者哉。又豈必盜跖哉。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十一

春秋楚王謂廷尉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王而不屬。矜矣。是吾守法之臣也。三國魏邢原云。國危不事家宰。君老不奉世子。本此。余謂丕老君之世子已。操非危國之冢宰乎。原見一蔽一也。

命
王
制

管子曰。命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王威下係於人也。王荆公曰。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荆公之言。管子之言也。

命
王
制

管子曰。命在上。而論可否在下。是王威下係於人也。王荆公曰。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荆公之言。管子之言也。

笑林謂楚人居會讀淮南方有云得螳螂伺蟬自鄣
 葉可隱形遂於樹下仰取螳螂執葉伺蟬以摘之
 葉落樹下樹下先有落葉不復能別乃掃取數斗
 一一以葉自鄣問其妻見我不妻始但荅言見經
 日乃厭倦不堪給曰不見於是竊嘉齊葉入市對
 面取人物為市吏所縛此語本昔人白撰以資捧
 腹今按晉桓玄嘗以一柳葉給顧愷之曰此螳螂
 所斃葉也取以自蔽人不見已愷笑之得之而喜引
 葉自蔽玄就溺焉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用珍之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則實事矣事見晉書秉筆至此宋晁氏譏其叢冗
 不誣也

南宋周朗上書曰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
 過數襲而必收寶連積集衣累箚目豈常視身未
 時親是為積帶寶箚著衣也宋司馬溫公迂書曰
 衣冠所以為容觀也稱體斯美矣世人舍其所稱
 聞人所尚而慕之豈非以耳視者乎飲食之物所
 以為味也適口斯善矣世人取果餌而刻鏤之朱
 綠之以為盤案之玩豈非以目食者乎耳視色目

食味積帶寶箚著衣說人情通感語甚奇

子華子云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咕咕相為然
 約而自保其固曾膠漆之不如也及勢利之一接
 未有毫澤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
 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又後漢張奐與延篤書云北
 為兒輩所讐中為馬循所困真欲入三泉之下復
 鎮之以大石耳今按韓退之作椰子厚墓志云今
 夫平居里巷相慕悅酒食游戲相徵逐詡詡強笑
 語以相取下握手出肝肺相示指天日涕泣誓生
 死不相背負真若可信一旦臨小利害僅如毛髮
 比及眼若不相識落陷窞不一引手救反擠之又
 下石焉者皆是也此全是膠合兩書成文渾然亡
 跡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十一

唐楊植許由廟碣云堯不以天下讓先生先生之道
 猶昏先生不以清節避唐堯唐堯之道何尊宋范
 文正公作嚴子陵祠堂記遂略化此語云非光武
 無以遂先生之高非先生無以明光武之大也夏
 覺道切又胡康侯嘗云高祖之威能行於暴秦強

楚而不行於四皓。世宗之威能行於匈奴西域而
不行於汲黯。光武之威行於尋邑王郎而不行於
嚴光。周黨何也。威有所當加。勢有所當屈。加於所
當加以立威則強。屈於所當屈以忘執則昌。子竊
壯其議論甚偉可誦。近讀申鑒。或曰在上有屈乎
曰在上者以義申。以義屈。高祖雖能申威於秦項
而屈於商山四公。光武能申於王莽。而屈於強項。
令明帝能申於天下。而屈於鍾離尚書。若秦二世
之申欲而非笑。唐虞若定。陶傳太后之申意。而怨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一

人主以義申也。乃知胡先生之論取此

沈存中評表句云。自朱耶之狼狽。致赤子之流離。不
特朱對赤。耶對子。而狼狽二獸名。亦對流離二鳥
名。極贊其工。然五代梁。嘗使盧汝弼移檄討李克
用。其文云。致赤子之流離。自朱耶之板蕩。汝弼謂
人曰。天生朱耶赤子。供我之筆。則前人詩句。已犯
師允矣。恐亦其造語存本也。唐子西視銘筆之壽
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歲計唐書百官

赤子

志。席壽二年。禮壽五年。禔壽七年。考功記。犀甲壽
百年。兪甲壽二百年。合甲壽三百年。莊子乘庚篇
云。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楊植許由廟。碑云。堯而許
之。日而月之。獨孤及仙掌銘云。月而日之。星而辰
之。左氏傳曰。室於怒。市於色。曾南豐曰。室於議。塗
於嘆。魏書文帝詔群臣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
長者。知飲食。俗語云。三代仕宦。學得著衣吃飯。太
平御覽曰。禾實於野。黍缺於倉。今風水家曰。木華
於山。栗芽於室。古語。屋下架屋。牀上疊牀。晉史云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二

其字重軒之下。施林連榻之上。

劉子新論。北齊劉畫著。宋太史嘗讀其書。至萬人彎
弧。以向一鵠。鵠能無中乎。萬物眩曜。以惑一生。生
能無傷乎。三復而為之流涕。蓋悲夫。一生而有萬
傷之謂。其言立也。然此非劉子之言。萬人操弓共
射一招。招無不中。萬物童童。以害一生。生無不傷
見於亢倉子矣。全道篇 亢倉子。或曰後人贗為之
以附於莊子之所謂庚桑。晁氏曰。唐天寶初。王士
元所撰。獻然此數語。定始見於呂覽之本生篇

劉子

唐徐伯彥為文多變易求新以鳳閣為鸚鵡龍門為虬戶金谷為銑溪玉山為瓊岳竹馬為條駮月兔為魄兔進士効之謂之遊體見唐詩紀事以今觀之殊足資捧腹也

宋郭昱好為古文狹中詭僻周顯德中登進士第耻赴常選獻書於宰相趙普自比巢由朝議惡其矯激故久不調復伺普望塵自陳普笑謂人曰今日其榮得巢由拜於馬首世廼有拜馬首巢由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二終

卷之四十二 十六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車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司馬溫公曰受人之恩而忘之者其為子必不孝其為臣必不忠秦淮海先生曰人臣能報私恩然後能盡公義有師賣友之人必不能以身許國

五世相韓分之深誼之重及乎韓亡存於必報張子房之忠也五世相漢衰因而自為紹興術之所以為賊也

國亡矣而自以其忠臣之子不事異姓者王哀也國

亡矣而自以其功臣之孫不事異姓者陶潛也國

亡矣而以忠臣之子功臣之孫改面而事其仇人

者諸葛京也吁不忝前烈乎

京諸葛瞻之次子亮

之孫也漢亡瞻與長子尚俱死事蜀京事晉為郿令官至廣州刺史

徐敬業世勣之子李湛義府之子許遠敬宗之孫盧

世德
好邪

元輔祀之子。氣類橋梓也。志忠邪。則荃蕙蕭艾也。盧杞祖懷慎。唐名宰相。父奕忠臣。子元輔仕至兵部侍郎。史稱其端靜介正。克紹祖烈。可謂世德。而一代奸邪。乃獨祀耳。

子割
股不
知女
割髮

或問女子截鼻割髮以全貞。人子割股刈肝以為孝。同乎。曰。截鼻割髮。女子率其貧而為也。不愛尺寸之膚。以養大也。割股刈肝。毀親遺體。無益於親。而祇自為名耳。曾是以為孝乎。故皇極之世。勿旌

以孝
博名

唐林攢。泉州人。母亡。自捃篋作塚。廬其右。有白鳥集。甘露降。觀察使李若初廉實。會露晞。攢哭曰。天降露禍我耶。俄而露復降。鳥亦回翔。夫鳥來則去。露降而晞。非異也。斯何足為禍。而攢哭之。豈畏物色之將不吾及耶。是以死母博名。吾無取焉爾。

博虎
救父

唐韓滉為宣徽觀察使。有老婦拾榛藜間。猛獸將噬焉。幼女號呼搏獸而救之。母子俱免。又許坦者。年十歲餘。父入山林採藥。為猛獸所噬。即呼號以杖擊之。獸奔走。父以得全。

水經注云。上虞縣東北有孝子楊威。母慈威少失父。

貞妻
伯姬
不避
水火

事母至孝。常與母入山采薪。為虎所逼。自計不能禦。於是抱母且號且行。虎見其情。遂弭而去。自非誠貫精微。孰能理感於英獸乎。嫠有不恤緯而憂周之傾。有紉焉以度。而乘其亂。思圖其君。忠也。志雪其夫。節也。

子愛
三女

楚貞姜之不下臺。而水死待君也。宋伯姬之不下堂。而火死待姆也。魯漆室女倚楹而嘆曰。君老不立太子也。楚國之處女。諫其王曰。有龍無尾。言年四十未有太子。吁。此

婦
不
智
不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三
莫非天下事也。廼徒區區一二女子憂乎。陶朱公逃貴得富。謂其貴之足以殺身也。孰知富之亦足以殺其子耶。見史記。申鑒曰。陶朱既富。室妾悲號。雖莫詳其事所出。然明於損益。屈信之數。豈知乃不逮一婦人矣。

夫
不
似
夫

夫婦之道。祭耻共之。然至於妬。則有不願其夫之富貴者。春秋衛人有夫婦禱者。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布。其夫曰。何少也。對曰。益是子將以買妾。是不欲其夫之多得布也。推此則終其身分可耳。

三國魏上洛都尉王琰獲高幹。以功當封侯。其妻哭於室。以琰富貴。將更取妾而奪已愛。是不欲其夫之功封侯也。推此則終其身賤而可耳。吁亦人情耶。

列女高才書後漢列女傳。范曄云。但按次才行尤高秀者。不必專在一操。宜其取董祀妻也。袁隗妻亦詞辨。詘其夫。然何取於清淑哉。曹世叔妻來往官掖。嘗應詔作賦頌。及鄧太后臨朝。又與聞政事。牝鳴重肉矣。

尚足徽管彤乎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鍾謝晉王渾妻鍾氏琰。渾嘗共琰坐。子濟趨庭而過。渾欣然曰。生子如此。足慰人心。琰對曰。若使新婦得配

泰軍。生子當不啻如是。泰軍渾弟湛也。出語亂倫。如此。名在列女傳何哉。王疑之。妻謝氏字道韞。聰明有才辨。初適。疑之甚不樂。曰。一門叔父則有阿大中郎。羣從兄弟。復有封胡羯末。不意天壤之間。乃有王郎。婦人自矜其才。知以傲睨其夫。而亦以列女稱。君子曰。漢列女之有蔡琰。晉列女之有鍾謝。列女之辱也。

烈女朱育論女曰。永寧翟素。遭寇劫。賊死。不污行。近世之事。尚在耳目。按列女傳。會稽翟素者。翟氏之女也。受聘未及配。適遭亂賊。欲犯之。臨之以刃。素曰。我可得而殺。不可得而辱。賊遂殺素。自吳改上虞為始寧。又分始寧為永寧。則素者。疑亦吾虞之閨秀與。足配曹娥朱娥包婦矣。

不悅唐堅正節婦李者。年十七。嫁為鄭濂妻。踰年濂死。夜忽夢一男子求為妻。初不許。後數數夢之。李自疑容貌未衰。醜所召也。即截髮麻衣。不熏飾。垢面塵

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厲。自是不復夢矣。按此聖賢之學。夜驗諸夢寐者。李也能之。豈特縞衣綦巾之所難乎。春秋晉解居父聘吳。過陳之墓門。見婦人負子。欲與之肆情。曰。二人焉。婦人曰。墓門雖二人。棘上猶有鸚。秉禮者。至於畏棘上之鸚。是無所不用其畏矣。余謂墓門之婦。能戒於人之所不及見。獨行不媿。影者也。節婦之操。至察於已之所不可知。獨寢不媿。衾者也。宋史列女傳。有郝節娥。毛惜惜。皆娼籍。忠義傳有唐琦。衛士李震。小校閭進。隸易青。推鋒軍。范旺。軍校

馬進兵。直實其謙之。萬安僧皆溜流。徐道明黃冠。皆他代所獲。聞於此。馬效宋家三百年禮義之化。忠厚之澤。其入人信深矣。

元脫脫尼雅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

元脫脫尼雅吉刺氏有色善女工年二十六夫哈刺不花卒前妻有二子皆壯無婦以本俗制欲收妻之脫脫尼以死自誓二子復百計求遂脫脫尼恚且罵曰汝禽獸行欲妻母耶二子慚懼謝罪乃析居三十年以貞操聞按漢書匈奴父子同穹廬臥父死妻其後母兄弟死妻其妻曰惡種姓之失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六

也此俗不知幾千百年雖元入主中國仍而不改乃有此婦

蕭穎士傳

蕭穎士傳有奴事穎士十年答楚嚴慘或勸其去答曰非不能去愛其才耳赤脚長鬚知愛才乎蓋亦陸沉於人答罵間矣後漢郭泰嘗止陳國童子魏昭求入其房供給灑掃泰曰年少當精義書曷為求近我乎昭曰益聞經師易遇人師難遭故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耳泰美其言聽與共止嘗不佳夜後命昭作粥粥成進泰泰一呵之曰為長者

東齊記事

東齊記事廣安軍俗信巫疾病不加醫藥康定中大疫壽安縣黎太君王氏家婢疫相枕藉他婢畏不敢近且欲召巫治之王氏不許親為煮藥致食膳左右爭勸止之則曰平居用其力至病則不顧視後當誰使者鶴林玉露楊誠齋夫人羅氏年七十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七

餘每寒月黎明即起詣厨躬作粥一釜遍享婢僕然後後役之其子東山啟曰大人年高且賤事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婢僕亦人子也且甚寒須使腹有暖氣乃堪役耳兩氏皆嬪名門生長富貴為主婦乃思撫婢僕軫念疾苦至憊已弗卹今世為人家主婦如何

王義并主

王義裴度隸人也度為御史中丞武元衡遇害之日度亦為人所刺義并亦而死度由是獲免乃自為文以祭之仍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

十二三焉。出國史補。近世戲劇還帶記。乃稱度為御史言事。請伐淮蔡。與宰相李逢吉忤。逢吉夜遣人刺之。公僕裴旺。乃效程嬰代公死。不知公自有王義事也。

司馬公置獨樂園。當春明之際。卉木繁秀。許人觀之。觀之者。咸以錢與園。丁呂直謂之茶湯錢。積十千而納於公。公却之曰。吾豈少此哉。就與之。直曰。天地間只端明不愛錢耶。於是創一井亭。以便行客。亦不私其錢也。夫公之廉潔。乃行於園丁矣。明道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八

○主簿上元時。謝師直為江東轉運判官。師宰來省。其兄嘗從明道假公僕。搗桑白皮。明道問之曰。漕司役卒甚多。何為不使。曰。本草說桑白皮。出土見日者殺人。以伯淳所使人不欺。故假之耳。此雖先生所使僕。人亦學其必忠信也。蓋躬行之化遠矣。傳有之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聞。習使然也。信夫。此段合下段大快人意。

女奴金將郭斌守會州。元命按竺邇往取之。斌食盡。城破。手劍驅其妻子聚一室焚之。已而自投火中。有女

奴自火中抱兒出。泣授人曰。將軍盡忠。汝忍使絕嗣。此其兒也。幸哀而收之。言畢復投火死。按竺邇聞之。惻然命保其孤。昔程嬰存孤不死。公孫杵臼死不必存孤。此女奴倉皇危難中。乃兼二人矣。

揭容

元揭容。揭文昭家僕也。容不讀書。而孝敬天出。或得佳味。必歸獻主。次及其母。母死。遂辭主廬墓上。先是容父出亡。至是喪畢。誓曰。見吾父。雖天涯我往。廼刻其親像戴於首。衲衣跣足。無間寒暑。自江而浙。歷荆襄。過建業。直抵燕遼。行丐於市。歷幾歲。竟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九

不能得。人咸哀之。見建昌志按容所值。有朱壽昌之不幸。而復不幸。不獲如朱壽昌。悲夫。然而嘗謂漢李善蒼頭也。范史以其卓行而紀之。彪名至今。度其時王公傳者。亡幾耳。夫道之所尊。豈問貴賤若容。揭家僕也。而其立德卓然。亦足以不朽矣。

女奴

陳子一夕大醉。自外歸。遽命枕。家人備其需也。戒篝燈宿火以俟。中夜果索飲甚急。女奴已鼾睡中矣。連呼之不應。蹴之始矍然起。提燈以往。久之頗聞語刺刺。而飲不至。家人曰。是必調羹耶。起視之。則

女奴

與諸王鬪。鴛為戲。一鴛之直至五十萬錢。宋蔡京媚徽宗。歲令蘇杭運花石綱。一石之費。至用三十萬緡。

無被

漢袁紹勒兵以清宮掖。盡誅宦官。或有無鬚而誤死者。唐盧懷貞諂事權宦。或見無鬚者。誤為之禮。實從一為州刺史。時閩人用事。從一每聽詞訟。望見無鬚者。輒加意推問。何無鬚者所值。乃幸不幸如此。然諂如二子。亦可謂下耻矣。又晉冉閔將弒石鑿。知胡之不為已用也。躬率趙人誅胡羯。無貴賤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男女少長皆斬之。於是高鼻多鬚。至有濫死者。人生形似。詿誤豈少哉。

小人

以小人駢小人。必禍國。何進呼董卓誅常侍。崔胤召朱全忠殺軍容是也。以夷狄駢夷狄。必禍國。唐用回紇擊安祿山。宋和女直滅契丹是也。

好自

漢文帝時。單于遺漢書曰。天所立匈奴大單于。敬問皇帝無恙。又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敬問漢皇帝無恙。隋文帝時。沙鉢略致書曰。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

奴方張燈而彷彿問。何以及不具。飲曰。亡所從得。火而汝手何物也。曰。燈燈非火耶。再三女奴方解。一笑。家人大笑。陳子聞之亦笑。既而曰。豈必奴哉。心之神明萬象涵焉。而不知求也。迺汎汎於末跡之尋。而遑遑於故楮之索。斯手火而隣于乞也。已又何奴之訾哉。於是冷然而省。勺未濡口。而醒解也。

不信

武三思嘗曰。我不知何等名善人。宋丁謂亦曰。古今所謂忠臣孝子。皆不足信。乃史筆緣飾。欲為後代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美談。二人者恬已之為小人。而盡疑古今天下之無君子。此二豎當烹。

無京

漢梁冀夫婦對街為宅。宋蔡京父子分門立戶。皆人倫之奇事。宋蔡卞蔡京弟。以京晚達。而位在上。致已不得相。故並位二府。時有不合。又於上前互相詆訾。蔡攸者京子也。既權勢相軋。浮薄者復間之。父子各立門戶。遂為讐敵。

小人

吳何定邪。佞為吳王皓所信任。嘗使諸將各上好犬。皆千里遠來。一大至直數千疋。唐田令孜勸僖宗

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倭王亦遣使詣闕其書曰
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蠻夷好自誇
大類如此

西北夷至今謂中國曰漢東南夷謂中國曰唐漢唐
威行夷狄雖異代如此

金人之入洛也傳令軍中毋得驚動司馬太師家其
入汴也令宣素秦太師京家姬

宋亡矣其故臣仕于元者變於夷也孀婦從人也元
將亡而其故臣仕於我 朝者用夏變夷也出子

金鬻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十二
歸宗也

女穢宸極狄膺中原古今天地之大變也許文正之
於元猶狄文惠之於唐與文惠有取日之功故其

業顯文正有旋天之力故其用藏

蠶將浴而葉肥於桑見方產而汁通於乳長之者與
生而俱蝮蛇之地鳩鳥生焉治葛之地薤葉繁焉
制之者與毒而俱於此驗天地之仁

髮至細也酉陽雜俎魏時有句驪客善用針取寸髮
為十餘段以針貫取之言髮中虛也客固善術以

此驗天下之物雖小猶必有肉

割皮解肌結筋搗髓此俞跗之術也而俞跗能之破
背抽腹截腸斷胃此華佗之術也而華佗能之

隋許智藏良醫也秦王夜疾召之醫忽夢二妃泣既
而日須入靈府避之及智藏至日病已入心不可

為也此事與春秋晉侯召秦醫而夢二豎子泣類
大抵亦傳會耳

金鬻子下篇卷之四十三
金鬻子下篇 卷之四十三 十三

金鑿子下篇卷之四十四

明上虞陳絳用揚甫著

會稽陶望齡周望甫閱

同邑軍任遠遠之甫校

男陳昱輯

后夔拊石而獸舞。伯牙鼓琴而魚鳴。師曠援瑟而鶴集。子喬吹笙而鳳鳴。積至和之所感也。逢蒙撫弓而豹嗥。養由矯矢而猿哭。蒲盧繫繳而鳥下。更羸控弦而鴈落。積威之所劫也。

卷之四十四

物有以其尤為殃。土有以其異為傷。人有以其技為不祥。麝之薰也。狸之血也。象之齒也。翟之尾也。推此而物稟尤美身之災也。故曰有以其尤為殃也。藍溪之玉也。合浦之珠也。益陽之茶也。瀘南之荔枝也。推此而地產殊異。民之賊也。故曰有以其異為傷也。伯喈之琴也。正平之鼓也。羊欣之書也。立本之畫也。推此而士擅絕藝。人之伎也。故曰有以其技為不祥也。

獸有神奇者。一名任法。性知有罪而好直。古者決訟

神奇

則命之以觸不直。其直者不觸也。有窮奇者。牛似也。而狗聲。食禽獸。逢忠信之人。則嚙而食之。逢姦邪之人。則捕禽獸以餉之。嗟夫。乃物性之相違。有如是乎。世固有執憲之綱。秉法之紀。望總於鐵冠。威雄於石室。擬而命之。以為百獸之神奇也。而性大繆異。迺觸抵正直。則至於抽其筋而絕其髓。阿保兒回。則為之奮其爪而舐其牙。若此。其為神奇耶。為窮奇耶。東北荒中有獸名獬豸。一角。性忠。見人鬪。則觸不直者。聞人論。則咋不正者。

金鑿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二

二足羽曰禽。四足毛曰獸。然獸亦言禽。易即鹿無虞。以從禽也。鹿亦禽也。曲禮。狸能言。不離禽獸。狸亦禽也。儀禮。以禽作六犖。卿羔。羔亦禽也。蔡邕月令。問答。十二辰之禽。鼠牛虎兔馬羊猴雞狗猪。龍蛇皆禽也。華陀五禽之戲。虎鹿熊猴皆禽也。禽亦言獸。周禮。梓人為筭。虞天下之大獸。五羴屬羽。屬鱗屬。是鳥龍蛇皆獸也。曲禮。行前朱鳥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鄭注。四獸為軍陳。是朱鳥青龍龜蛇皆獸也。

人以技為不祥

後夔

禽獸亦稱

龍

龍首

龍

魚有鮪鱣侶岫居。每仲春始出。乃浮陽北入河西。薄集於龍門。龍門古河津也。禹鑿之。兩山劃峙。一水淙流。其中懸下數十仞。砰然雷也。魚之思變者。乃趨焉。而若期。望焉。而若思。沿波而驚。沂瀑而怒。俄升復沉。絕定倏動。不勝力殫。有越而直上焉。龍矣。於是則挾風霆。曳雲雨。咄然耳。其不得上者。則點額而還。有暴腮於河壩者焉。蓋歲以龍去者。恒百不一也。能以魚還亦十不一也。故善為魚者。亡志為龍。望龍門。輒逝。君子曰。不得為龍。不失為魚。矣。夫出乎枯轍之中。升斗之水。倏然可以鼓鬣。而況於鴻流浩浸。奚之非所乎。

新論云。龍無尺水。無以昇天。聖人無尺土。無以王天下。按酉陽雜俎。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昇天。則謂尺水。君山誤也。論衡曰。昇天。又言尺木。世俗見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隨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昇天。則又不得尺木之義。

唐自中宗朝。大臣拜官。例獻食天子。名曰燒尾。至蘇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三

鱈

兔

鱈

瓊始罷。然燒尾莫解。近閱太平廣記。三秦記。龍門山。每歲季春。有黃鯉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初登龍門。即有雲雨隨之。天人自後。燒其尾。化為龍矣。則義取諸此。名乖雅馴。事殊褻猥。姚宋諸公。曾沿而不韋。何也。

宋咸平中。陳堯佐判潮州。有鱈魚食人。公命捕得。鳴鼓於市。僇之。今按爾雅。鱈魚南海有之。四足似鼉。長二丈餘。喙三尺。長尾而利齒。虎與鹿渡水。鱈擊之。皆中斷。以尾取物。如象之用鼻。往往捲取人。家畜羊豕食之。亦能食人。既飽。浮出水上。若昏醉狀。土人伺其醉。殺之。然則公捕鱈於食人之後。益亦乘其醉耳。

世謂兔無雄。常望月而孕。按古樂府。木蘭辭云。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雌雄。兔非無雌雄。但難辨耳。陶氏書曰。兔舐雄毫而孕。或曰。兔目不瞬。視雄毫而孕。大抵陰陽所生。無無雌雄也。

鱈有鯉。一生九十九子。鱈有鱈。一孕生卵數百於陸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四

地何惡醜之蕃育也

虎豹之皮不棲螻蟻獅子尾拂夏月蠅蚋不敢集其上

水犀角置米中鷄驚駭不敢啄置之屋中則鳥

鳥不敢集屋上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獺嗜食

銅鐵及作寢其皮辟瘟圖其形辟邪死而餘威哉

奔鯨一名溯相傳嬾婦所化然一頭得膏三四斛

取之燒燈照讀書紡績輒暗照歡樂之處則明是

死猶賴

翟雉山鳥也尾修而麗善自愛用雪降輒棲樹杪不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五

下食私念有羅已者然往往餓死獸有猩猩血丹

可以染羣麝而性嗜酒能前知常什伯羣行山谷

間土人設酒又織草為屨連絡之併置道周張之

猩猩至即知張者父祖姓名大嘯曰奴輩張我去

去已復再三四試往共飲之輒醉輒羣戲穿其屨

土人逐之輒牽連墮亡逸者到之得血焉雉之死

以其尾而猩猩之死以血也余觀猩猩以獸羣頗

能言而有知知張者之為我矣廼不能自引决旋

貪濡唇之味而其隕身之慘禍猩猩者豈血耶雉

雖不免於死然其炳幾負潔直羽族之介也在人

抑據梧採薇之倫乎顧其矜美而不自戢亦可為

士之涉世不能忘已之美而沾沾自喜者之戒

宋江州義門陳兢家有羣犬一犬不至眾犬不食元

浦江義民鄭文嗣家畜兩馬一馬出則一馬為之

不食

揚用修訓禽經云鸚上無尋鸚上無常雉上有文鸚

上有赤上飛而上也赤古尺字雉鸚飛不及尋常

故曰無雉鸚飛不過丈尺故曰有鸚上尺故莊子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六

云斥鷃斥亦尺也雉上能丈故記文用雉傳云都

城不過百雉羅壁識遺亦云周禮名城以五雉七

雉九雉什者謂一雉之墻長三丈高一丈而未詳

雉所以名丈之義陸氏埤雅謂雉性妬龍護疆飛

不越分域潘安仁雉賦所謂畫墻衍以分畿者也

其飛崇不過丈修不過三丈所以雉計丈也又曰

古者士贄雉士死制故贄雉雉以計城亦有望於

耿介死守封疆之臣豈徒然哉

魚之懷珠以目至五十年鬚紫汗溢於腦則不能復

成

用

鵝

舒鴈

匏

鼓鯁矣。鹿之戴瓊以角。至六十年。角班涎出於口。則不能決蹄矣。兔之懷環也。以腋毛有彩色。至百五十年。轉環於腦。則形隱人。不見之矣。夫人積久。卷重者。亦如之也。

蛇色逐地。鷹色隨樹。茅兔必赤。混於物類。以藏形也。犖鳥將擊。必縮首。猛獸之攫。必匿其爪。虎豹不外牙。噬犬不見齒。又曰。猛獸將擊。必弭毛。帖伏鷲鳥。將搏。必卑飛戢翼。

記舒鴈。翠舒鳥。翠鷄肝。舒雁鷲也。舒鳥鴨也。翠尾後。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四。

肉。與鷄肝。皆常用之物。三者皆不宜食。

匏。苦瓜也。不中食。春秋百叔向云。苦匏不材於人。是也。孔子曰。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而不食。亦謂其不見食用於人耳。朱子注乃曰。匏瓜則係於一處。而不能飲食。豈他瓜能飲食乎。又一說。匏瓜星名。史記四星在危南。天官星占一名天雞。在河鼓東。孔子言匏瓜繫而不食。謂虛有其名。實則無用。如詩云。箕不可簸。鷲不可挹。酒漿牽牛不可服。箱也。然差盛何晏注云。言匏瓜只繫一處者。不食故

食肉

也。吾自食物。當東西南北。不得如不食之物。繫滯一處。陸佃曰。長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瓠其匏苦。西漢轅固與黃生爭論於上前。黃生謂湯武非受命。乃殺也。固謂不然。固言必若是。高皇帝伐秦。即天子位。非耶。於是上曰。食肉毋食馬肝。未為不知味也。言且置此義勿論。蓋帝寔是固。但難正言於君臣之際耳。曰。毋食馬肝者。師古注謂馬肝有毒。食之殺人。余觀淳于意醫案。亦謂齊淳于司馬病。曰。我之王家食馬肝。食甚飽。註馬肝能殺人。然戰國金罍子下篇。卷之四十四。

荆軻嘗謂千里馬肝美。燕太子丹乃殺千里馬。取肝進之。其後軻死。不以食馬肝也。論衡云。食走馬之肝。殺人。氣因為熱也。當以克言為是。史記封禪書。武帝曰。文成食馬肝死耳。索隱亦云。氣動而毒。盛故食走馬肝殺人。而正韻云。馬生於午。真火氣。而生。火不能生木。故有肝無膽。膽木之精氣也。木臟不足。故食其肝者死。余謂臟氣不足。食之良不能益人。何至乃殺人。漢東方朔諫武帝除上林苑書。南山天下之阻也。其

地從汧隴以東。商頌以西。厥壤肥饒。土宜苽芋。水多蠅魚。注蠅即蛙字。似蝦蟇。人亦取食之。則北人之食蛙古矣。後山談叢云。漢書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羔菟。顏注羔菟。以供祭也。周官蠅氏。鄭康成注。蠅今御所食蛙也。宋書張暢弟收有大腹疾。醫云當食蝦蟇。而收甚難之。暢為先食。前世北人食蛙。南人不食也。然予按昌黎集中。初有南食詩。貽元十八云。蛤即是蝦蟇。同實浪異名。其餘數十種。莫不可嘆驚。又答柳柳州食蝦蟇詩云。余初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九

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恐染蛮夷。失平生好樂。而君復何為。其食比豢豹。獵較務從俗。全身始為孝。公與柳柳州。皆北人南謫。而難食蛙。安見前世北人食之。南人未嘗食乎。又朱或可談云。閩浙人食蛙。湖湘人食蛤蚧。大蛙也。廣南人食蛇。市中鬻蛇。羨中州人。每笑東南人食蛙。有宗子任浙官。取蛙兩股脯之。給其族人。以為鷄腊。既食然後告之。由是東南謗談始息。又是南人食蛙。北人初不食也。鰕魚。蚌蛤屬。生遼東金復等州。海上土人。薨以魚羹

嘗有鮑子。京師書狀作蝮。竊意蝮是毒蛇。螫人觸膚。輒殺人。不宜名魚。攷遼志亦書蝮。志極淺陋。無足據。或疑即鮑魚。家語入鮑魚之肆。久而不開其臭。證類本草云。其臭如屍。史記秦始皇道死。不發喪。載屍輶。輶車中。用鮑魚一石。亂其臭。非是魚了。其適讀西漢書。王莽傳。莽憂。不能食。曾飲酒。啗鰕魚。顏思古注。海魚也。音霄。東漢書伏隆傳。隆使青徐等州。招降張步。步遣使隨隆詣闕。上書獻鰕魚。郭璞注。王蒼云。似蛤。偏者石。廣志曰。鰕無鱗。有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一名鰕魚。乃殊用洒然。且喜幸。為此魚。頌寬。無令人妄以文字形聲。間疑似。橫復見加。亦一快也。京師有頻婆果。余頗疑所出。毋於作字。閩筆。今按太平廣記。唐永徽中。魏郡臨黃王國村人。王方言。嘗於河中灘上。拾得一小樹。栽埋之。及長。乃林檎也。又非常美。紀王慎為曹州刺史。有得之獻。王貢於高宗。以為朱奈。又名五色林檎。或謂之聯珠果。種於苑中。西域老僧見之。云是朱果。亦名林檎。上大

重之賜。王方文林郎故亦號此果為文林果。俗云頻婆果。則知此果入中國所自始。今南方特怪此物。然宋大中祥符二年嘗詔罷韶州獻頻婆果。則廣中亦嘗以克貢。

想

僧見說家云。竹木相靡也。頃讀呂覽審已篇。樹相近而靡。或軒之也。乃知其說之所自。予因是驗之。但木枝幹。小大相亞。雖違丈許。無相壓之勢。其小者必迴斂柯葉。共而別向。如揖遜狀。以語老橐駝。或亦未之知也。始寤古人精察物理矣。夫草木有生。無知其於大小強弱之間猶爾。而況人不量力度德。獷然主其不懼。而以行於世。可謂識時達變乎。予以是傲矣。

金華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十一

張九齡

張曲江在西掖。嘗盛譏荔枝之美於諸公。因未之信。乃作荔枝賦云。夫其貴可以薦宗廟。珍可以羞王公。亭千里而莫致。門九重今曷通。山五嶠兮白雲。江千里兮青楓。何斯美之獨遠。嗟爾命之不逢。居無何。見賞於貴妃。紅塵一騎。千里傳送。逢矣如疲人。勞師何毋亦公是賦為之先容耶。宋康伯可桂

子荷花之句。而其禍致胡馬之飲江。故言不可不慎也。又按東漢書。南海獻龍眼荔枝。十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險。死者繼路。時臨武長唐羗縣接南海。上書言狀。和帝感之下。詔省焉。則荔枝之遭逢。已在漢矣。此物之命。乃與民命互相短長。咀人膏以飴口。宜仁者勿為。

太山境百數里。居人十瘵九焉。已酉春。予行長青。太安道中。蓋所見皆羸羸矣。問何以故。或曰。山產葛。而根牽條引。泉流經之。飲者輒瘵。其殆然耶。問冶

金華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十一

葛食之。殺人飲其流泉。亦復瘵耶。然呂氏春秋。輕水所多。禿與瘵。人博物志云。山居之民多瘵。由於飲泉之下流。今荆南諸山。郡東多此疾。是不必葛也。鴻烈云。險阻氣多瘵。又云。頸處險而瘵。亦非必飲泉故耶。丁巳。余行役河南。經太行山下。見居民率瘵。

蒙山

凡群茗木生而青郡屬之。蒙山茶。獨產頂石上。若茗。采而乾之。以入沸色。味香皆絕。真殊品也。世傳楊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之句。而宋范景仁東齋紀

事稱蜀茶數處雅州蒙頂最佳其生最晚在春夏之交方生則雲霧覆其上若有神物護持之晁氏客語亦稱雅州蒙山常陰雨謂之漏天產茶最佳味如建品竟不知昔詩所稱蒙山茶配合江心水者定是誰茶也

荀勗
心炊

世說荀勗嘗在武帝座上食肴進飯謂在坐人曰此是勞薪炊也坐者未之信密遣問之實用故車脚劉須溪批云薪豈知勞而烟氣亦異耶疑之也然春秋晉師曠食飯云是勞薪所爨晉平公使視之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十三

果然車輞則事誠有之神識術解常在事外豈可以恒理推也楊升菴尼言信師曠事以今傳荀勗事為非訛荀勗為符朗且亦繆所出矣

專美
據鼓

士夫間與吳人諺必曰鹽豉未詳所緣按郭子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指以示陸卿東吳何以敵此陸云有千里萐菜未下鹽豉然則由來古矣千古未下說者謂皆吳中地名酉陽雜俎酒食部有千里萐今溧陽有千里湖產萐多且肥美未亦當作未前漢地理志會稽郡屬縣有大未或云

當作秣省文耳秣下即秣陵笑林吳人至京為設食者有酪酥未知是何物也強而食之歸吐遂至困頓因戒其子蓋謂吳人不識酥至於強食困頓如陸公又以敵鹽豉故笑其寒儉然儒者腹為唐圍惟菜是盛毋使羊踏翻亦可也吳中人恒謹然不平正亦坐不知此中風味耳學士雪茶必減党家羊羔兒酒耶

金罍山人對附

上虞城西南偏有山踴踴潔立於烟市野水中與雉堞上下老檜修篁停雲寫霧望之鬱然者金罍山焉山之崇不竟數仞廣以畝計者百而羸虞四面多大山皆障起壁絕獨是貌焉蓋魁父然而山稱舊矣志曰漢魏伯陽氏所嘗棲真也迨晉太康中有於此澹井得金罍者故山名云陳子者邑人讀書其山而樂之狡焉將遂據而有之因自署金罍山人或問金罍山人子何選於是夫升高望遠可以曠懷攬幽極深可以怡性迺金罍有一與若吾虞故饒佳山水諸足以稱子需矣昔者謝公之屐

金罍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十四

虞故饒佳山水諸足以稱子需矣昔者謝公之屐

翻焉猶曰疲於奔命弗之遑也。而子果儻然無意乎。何以蹈堦井而雄視東海。與山人對曰。唯唯否否。誠善子之言。然味之酸醜嗜也。子能為我耶。吾聞之。即境而適。不在高大山曰高乎。泰山高矣。昆崙俯之。俯昆崙者無山與。是亦焉所底止。如以為皆山而已矣。則嵬乎萬仞。非有餘於絕頂之外。儉乎一丘。非有蹙於容足之中。故曰毫末之為丘山也。而何羨乎。夫幽顯喧寂。而心為境。天下非有真境也。逃名者必山林。濫巾竊吹者不黷乎誠虛。吾

余言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十五

供吾之一瞬。而況百樓五祭。蘿岩蘭阜。妄有名字於吾虞者乎。是何以易吾之處乎。問者曰。固而不可徹者。子之謂矣。抑宇宙此山。子烏得晏而有之。天山之一草木。盡屬他人之籍。而子將奚攘耶。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有也者。將筭藏而捷局耶。彼固天地之塊物矣。誠會之以心。而游之以神。則過而未始留取。而孰或禁。故天地萬物。而富有於吾性之內者。克如也。而獨此山也。與哉。語曰。仁者樂山。有其山者也。孰謂巢由買山。而稱箕山者。必巢由。其精神性術。既恒與之宜。而氣魄力量。又適與之對。故生而以其實契之。歿而人以其名配之。度其賢豪特達。感慨而登臨者。古今豈乏也耶。而曾莫與之爭。安知金罍非之箕穎也。問者曰。是亦或之然矣。藏山於澤。夜半有功者。不負而去乎。夫山人得而有之。則魏氏固窟宅於此矣。山人對曰。唯唯否否。斯亦未覩厥理也。相尚以道。不聞以力。元凱之賢。而不能與叔子爭一峴首。其道貶也。夫有對而後與之爭。儒者之道。無對於天下。而神仙

余言子下篇 卷之四十四 十六

者流。廼能役其游魂。倚險而與吾角。斯丘也。聲吾
儒之說。鼓行而前。猶有激乎。將啗其督。九縞車服
而陳乎道左。吾得有斯山。省矣。問者於是。墨墨不
復致辯而去。頃之。山人亦隱几就睡。夢有鬚眉皓
潔。偉衣冠者。肅而前曰。予山之靈也。甚善辱子之
不鄙予。雖然。辱子矣。搗人者。乘其虛。子毋廼它
日。馳予以當塗。而遺我以空山。與則厚顏蒙耻。膜
膽而怒目者。訂有人矣。卽山之草木。皆敵兵也。况
宿其不平而伺者。與山人愧其言。蹴踏未對。嬰然
就悟。嘆曰。非山君謂我耶。儒者之道。不苟爲富貴
而神仙之所棄也。將以儷儒而當真仙。勝負之變
倏然移矣。然安可終以也耶。廼酌于九井之水。而
矢之曰。予它日其貴往而不返。負此山也者。
幸爲賦以招我。不然。移文以謝我。

壻 葛 燮

甥 陶 履 中

姪 孫 陳 志 裕

孫 陳 志 凌

陳 志 澄

陳 志 宸

陶 光 啓 同 校

孫 壻 陶 崇 義

陳 志 寰 同 輯